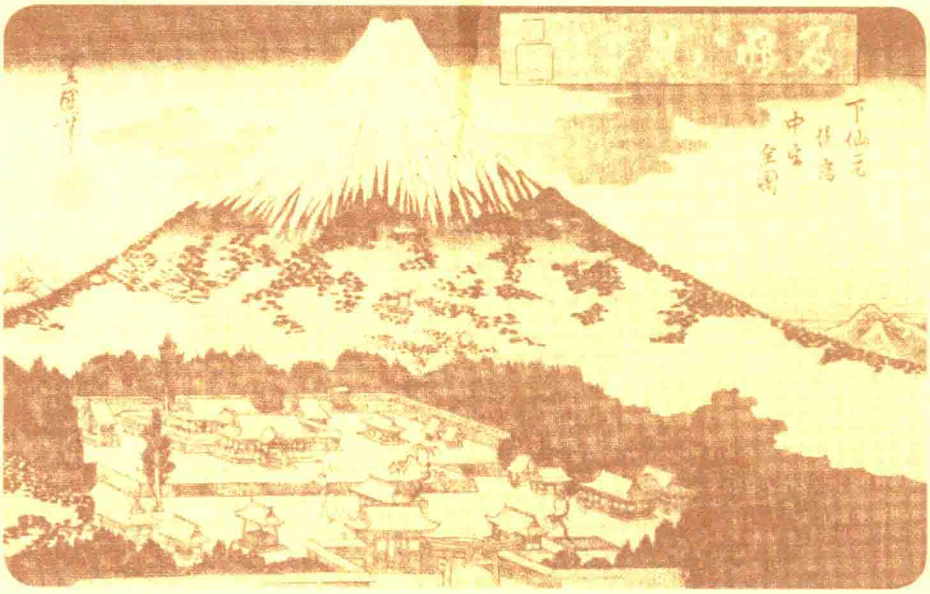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十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册目録

明治己巳孟春刻成

賴山陽先生鈔本

大日本史賛藪

平安書林

平樂寺
攤萬堂發行

據明治二年（一八六九）
京都平樂寺、擁萬堂刻本影印

敘

偉丈夫之在世出則立廟堂之上端冕正笏參決大義躋斯民于仁壽之域入則雍容閑雅与名流高士攜挈角逐以立不朽之言是豈非偉丈夫之所為哉水府義公抱英邁特達之資生覇府昭運之時

天下治平無所展其力嘗讀伯夷傳慕其高義慨然有志賛述退而就國以翼戴

王室維持世道為己任一時名流悉赴其徵相率翼賛公之志自神武断而臻近代盖其間數千年其治亂興亡之故典章兵刑之變人之淑慝忠姦之蹟粲然羅列而間立論賛雅頌其功德其論約以悉其賛簡以確盖其心正故議事不偏其學醇故論人不私而文字穩當絶莫有激昂悲愴抑欝不平之氣亦可以觀公之心矣而諸儒翼賛之効亦不為尠也豈与丘

明馬遷之輩借古人以漏自家之憤者可同日而語哉司馬君實負海岱之望而編集通鑑其事業文章固不愧三代之英千歳之下使讀之者粛然起敬其為人既足于千古而後通鑑之一書以垂諸不朽矣公以東照公正胤抱有

為之資鞱晦存養遂定一代大典比之君實撰通鑑其優劣抑何如哉盖

吾朝自

王室之衰覇府擅權爭亂相繼臣弑其君者有焉子殺其父者有焉天經地緯殆將絕矣公獨以尊王

大義為任揭名教于既墜於是乎天之經地之緯復明于世是其効有過于君實而莫不及也謂之非偉丈夫得乎哉論者曰史之有論贊本屬贅疣美人不借粉飾天真自露史既紀其行事正邪判然何以此贅疣為耶曰史之有論

贊盖不得已也今夫事君忠矣事親孝矣雖嬰孩孺子猶能知之知而不能致其知故有簒撻之勞仍不免犯上也史雖紀其行事輙誣罔其人使抱寃于地下是仁人君子所不忍也若夫事之是非情之曲直紛緒不可尋者雖明者

或惑焉況其下者乎以此有論難有論辯有論贊丘明之傳馬遷之史可以觀矣公據以取法則贅疣之誚所不避也歟故學者先就本紀明其事實而後就論贊求之乃其是非曲直与正邪之蹟可得而領也而公立論贊之意亦可

知也。此書本係城多氏藏板。頃
書肆某等。欲公諸世。乞序於余。
余嘗讀此書。欽公之風者久矣。
因不辭而序。
明治己巳假宣月
長岡恂醒卿謹撰

大日本史本紀贊藪卷之一

神武天皇紀贊 卷之一

贊曰。神世之事。邈遐眇忽。考諸古事記日本書紀。其略可見矣。伊弉諾伊弉冊二神。開闢宇宙。生成萬物。大日孁貴。光華明彩。照徹六合。乃神乃聖。不可測度。至皇孫瓊々杵尊。離天磐座。降而主於瑞穗國。皇祖授天璽鏡劍。以詔寶祚之隆。器則三。道則一。其旨遠矣。然鴻荒之世。天造草昧。蠢爾醜類。未霑皇化。雎盱跳踉。暴殄天物。神武承神聖之烈。奮東征之略。不數年而掃蕩妖邪。恢廓丕業。廼偃武敷教。撫育黎元。光宅區夏。定天日嗣。遂爲人皇之祖。觀其即位之初。謹祭祀。察政理。擧有德。賞有功。奉安三器。以開萬世之基。盛德大業至矣哉。聖人作而萬物覩。覆載之功。與天地合其德。可謂創業垂統。規摸宏遠矣。

綏靖天皇以下。至開化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綏靖英毅果斷。負荷大業。與母兄神八井耳命協謀。立誅罪魁。天位以正。尚武之稱。不亦宜乎。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七帝。淵默冲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朴。其民皡々如也。纘太祖之隆緒。蘊列聖之耿光。無爲之德。不宰之功。人莫能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者。其在斯時乎。

崇神天皇紀贊 卷之二

贊曰。太祖闢壤經世。列聖播德育民。然肇造之初。區宇之廣。遐方獷俗。猶或不服王化。而利用厚生之道。亦有未能周孳者。其有蒙以養正之象乎。蒙者物之穉也。故受之以需。崇神以濬哲之資。施仁恤之政。勸農務本。移風易俗。制以調役之法。教以長幼之序。而又分遣將軍於四道。以征不庭。允文允武。庶績咸熙。其有剛健中正有孚光亨之象乎。故繼體求治之詔曰。道臣陳謨。神日本以盛。大彥申略。膽瓊殖用隆。當時亦稱其功德。曰御肇國天皇。豈不美哉。凡敬神尊祖。奉天之道也。君臣畏愼之要。國祚久長之幾。皆所係焉。帝畏神威。遷三器於笠縫邑。別摸國寶。以安殿內。誠敬神之至也。聖子神孫。相承傳於無窮。而人神相遠之漸。亦基于此。後王其可不思帝敬恪神祇之故乎。

垂仁天皇以下。至成務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垂仁生而岐嶷。夢兆既叶。總攬乾綱。誠知帝位天授。非人力之所能致也。至其以土偶代殉葬。則惻怛之誠。惠天下後世。至深遠矣。可謂知喪道而得仁

者也。蓋當此時去上世未遠。魑魅魍魎物怪神姦布濩山澤。神人雜糅。景行英武天縱。知勇兼資。不憚跋涉之勞。親征西陲。指授方略。善擇將帥。遂使日本武尊御諸別王征伐東夷。崩角脫距。殲魁剪兇。妖氛廓清。四海寧謐。神武奄有中州之業。于是有光其功與夏禹侔矣。成務毓德儲宮。志慮周遠。畀國郡開阡陌。立首長定等差。澤浹遐邇。民志定矣。蓋崇神分征四道之烈。至景行而彌著。敎寧黎庶之德。至成務而益隆。若二帝者。可謂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矣。

仲哀天皇紀贊　卷之三

贊曰。天璽鏡劍。神祖所以傳萬世者。而古昔稱頌威靈。則必擬三器以旌其德。景行征筑紫賊帥神夏磯媛來降。仲哀討熊襲筑紫。五十迹手來迎。皆奉瓊鏡劍以須皇猷。其爲物也。固不足辨。而五十迹手稱三器之德。則其言未嘗不美也。景行東征西討。不遑寧處。恃險屓固之徒。靡不率服。而熊襲餘燼有時而復然。仲哀以皇姪入纂大統。躬厲橐鞬周旋險夷。大有其父日本武尊之風。遠略未振崩于行宮。惜哉皇后總戎。訖能盪定熊襲。芟夷妖賊。餘威所加遠及三韓其王厥角稽首稱藩朝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皇后藏干戈於武庫。而四海無復烟塵之虞。征韓雖非帝之志。而武功足以恢隆其業矣。

應神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仲哀崩殂。應神降誕。胎中天皇之稱。見靈異於聖表。時皇太后攝政。立應神爲皇太子。其義不可得而聞也。蓋上古淳素。固非後世爭貪天位之比。而太后英烈。政自己出。應神未正位號。而母子之間終無嫌隙也。及太后崩。帝方七十一歲。而登宸極。歲月之久。在常人則不勝年邁齒頹之歎。而曾無形迹見於史策。怡々色養。能盡歡悰。其意若曰。太后長存則吾

終身爲儲貳。唯朝夕問安視膳是務而已。及百濟新羅朝貢。慨然思慕乎先帝之不能及見。至使廷臣感泣。可不謂之純孝至德之君乎。當時干戈既戢。而阿直岐王仁慕化而來。文教之興。適在此時。殆天所以啓昌運歟。

仁德天皇紀贊　卷之四

贊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爲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壑。菲飲食惡衣服。宮室敝而不改。三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及四海既富。爨烟盛起。百姓爭請輸税調修宮殿。而帝不聽。又經三載。然後聽之。勿亟子

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之文景而下。不足較焉。崇神下詔曰。惟我祖宗光臨宸極。豈爲一身。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也。帝小心約志。躬服節儉。不以天下爲侈。務遵祖宗經邦之道。而體崇神恤下之仁。可謂盡善矣。周公作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斯可以贊帝之德化。玉衡正而太階平。享國永年之效。亦可覩矣。聖帝之頌。出於當時。仁德之謚。上於後世。豈虚文哉。

履中天皇以下至允恭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履中置史郡國。允恭甄別姓氏。皆所以垂範後世也。履中未踐宸極。遷遭仲皇子之變。彊圉驕縱。黨與梗塞道路。嚮非反正之立效。則社稷幾危矣。其誅仲皇子也。歎息之言出於天理之公。而善處人倫之變。幾乎周公殺管叔之心。而必欲得忠直之臣與之偕行。其慮遠矣。允恭躬齎圖籙。兢々業々。兄終弟及。臨馭四十餘年。仁德之化浹洽人心。嗚呼休哉。

安康天皇雄略天皇紀贊　卷之五

贊曰。允恭登遐。皇太子淫虐。衆之所棄。安康以弟伐兄。戡定禍亂。衆之所推。天命歸焉。尤宜戒慎恐懼以修前王之政。而又蹈皇太子之覆轍。以誅殺皇叔。則昏而虐矣。奪其妻而爲后。則放而淫矣。匹庶防患者。猶所不爲。其罹禍宜矣。雄略猛厲嗜殺。急於討賊。濫殺諸皇子。暴亦甚矣。寵信嬖幸。刑罰嚴峻。群下惴々。朝不謀夕。然天資英明。斷自宸衷。征新羅之闕貢。存百濟于將亡。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皆可以爲成憲也。暨乎末年。遷善豹變。益勤政事。遠安邇悅。天下歸心。遺詔諄諄。顧託得人。大哉王言。頗有漢武輪臺之意。星川王之凶悪。皇太子之仁孝。帝能洞察。以誓臣庶。猶武帝之黜旦胥而立昭帝。雖星川恃逆。終不能

悛。而大臣誅之。易如反掌。豈非顧命之力耶。要其雄材大畧。亦曠世之所無也

清寧天皇以下至仁賢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列聖以神明之胤。居九五之尊。貴亢之極。鮮能聽斷獄訟。而清寧親錄囚徒。罷犬馬器翫之獻。可謂勤儉之主矣。能舉顯宗仁賢二帝於側陋中。畀以大器。繼纘皇統。其公天下之心。可與日月並明矣。二帝相讓。天位間曠。故飯豐青皇女臨朝稱制。雖不踰年不成君。而皇支神胄。固非紫色蠅聲之比。亦一時之權宜也。顯宗以弟先兄。仍以仁賢爲皇太子。名不正

言不順。蓋上世質朴之風。未暇擇歟。二帝避難在外。
備嘗艱難。悉知民之情偽。一旦垂冕旒握璽符。而無
盈滿之志。愼乃儉德。飭躬行化。咸凞時雍之治。度越
前王。凡其君國子民之道。皆得之於友愛謙讓之餘。
而措於事業者。充實輝光天下。孰有不歸其德者哉。
宗儒蔡沈釋皇極曰。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
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二帝其庶幾乎。至仁賢發陵之
諫。則發乎傷父之哀。而循於敬君之禮。以能感動時
主。不使陷于非。其義之盡。誠之至。又將俾天下之為
君臣父子者。於此取則焉。懿哉。

武烈天皇紀贊 卷之六

贊曰。武烈專好刑名。肆行殘暴。智足以拒諫。言足以
飾非。故大臣雖有如大伴金村大伴室屋。而師保之
訓不能入也。孰謂仁賢之子而有暴虐如此之君乎。
其不至百姓怨望畔者四起者。雖由祖宗之餘烈。亦
其天資英爽。善斷獄訟。鈎幽伸枉。夬非庸劣之主。此
其所以克保天祿者歟。

繼體天皇以下至宣化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繼體以帝室疏屬。無尺土之封。羇旅單羸。晦處
北鄙。及大臣定策來迎。則尊嚴自持。正席引見。不為
少動容色。居然有足以服夫巨室世胄之心者。遂踐
九五之位。而厭億兆之心。又能孜孜圖治。求賢致意
農桑。弗敢逸豫。武烈之弊政。一旦更革。而海內得以
蘇息焉。自非睿哲淵懿蘊于中。而彪于外者。其孰能
與於此。安閑德量寬大。宣化器宇爽朗。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皆經世之良主也。

欽明天皇以下至崇峻天皇紀贊 卷之七

贊曰。欽明朝。新羅滅任那。奪我日本府。而高麗大亂。
百濟藉皇靈之遐暢。介立彊寇之間。救援屯戍。國家
始多事矣。帝臨崩。猶以興復任那為言。興滅國繼絕

世。固非好大務遠之比。亦所以聞罪討亂宣揚可畏
天皇之徽猷也。方是時百濟初獻佛像經論。帝雖欽
嚮其教。而一二大臣猶有不可者。敏達聰明特立。不
信其法。詔蘇我馬子曰。汝獨為之。勿慫他人。天語可
謂簡要而禁之。勿慫他人。則知其法不可也。既知不
可。而許馬子為之。則私之也。在廷諸臣。皆知其許馬
子。則孰有不嚮其風者哉。使帝毅然禁遏馬子為之。
毀絕佛像經論。而一遵祖宗之法。則社稷之福可勝
言哉。用明享世不永。頗尊崇之。馬子無所忌憚。與廐
戸皇子同志。殺弓削守屋中臣勝海。而其法盛行。浸

滔瀰漫。遂至便歎朝儀。擾亂國典。殆相出入。而蠹害天下。未必不由天語輕發之所致。此識得失隆替之樞機也。崇峻疾惡已甚。言出禍隨。履霜有漸。堅氷自至。可不戒哉。

推古天皇紀贊 卷之八

贊曰。崇峻崩而無嗣。額田部皇后蘇我氏之出也。馬子既行弑逆。權無出其右者。蓋群臣承其意。而勸進皇后。此國朝女主登極之始也。帝既正坤則於往日。握乾符於當宁。誠宜修擧政令以遵祖宗之道。而納皇太子之言。盛興佛教。剏寺院度僧尼。天下翕然嚮

之。惑溺之甚。在女主固不足論。而其不能討馬子之罪。亦非所責也。然帝頗知駕馭之道。馬子請賜葛城縣。帝下詔拒之。辭直理正。不惡而嚴。馬子雖專恣。終不能違此。其不少假於馬子者。亦可以觀。而弑逆之罪。則晏然無所問。豈非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耶。遺詔薄葬。憂恤百姓。此固君德之美。而不能顧命大臣以定皇嗣。雖有遺囑舒明帝警戒山背王之言。而大臣不得與聞。遂致紛紜之論。惜哉。舒明繼纘鳩緒。厥德無愆。可謂良主矣。

孝德天皇紀贊 卷之九

贊曰。氓之蚩蚩。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故泰之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祖宗經國之制。至崇神始立矣。然猶有闕而未修。厄而不行者。孝德以慈儉爲寶。日晏忘食。勤以自勵。大綱既擧。萬目畢張。懸鍾設匭以求善言。是明四目達四聰也。罷市司津濟之稅。是關市譏而不征也。至若建號紀元。置八省百官。造戶籍。禁兼並。辯上下。定民志。良規懿範。不一而足。其戒飭國司之詔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富乎言乎。此

孔孟扶世立教之旨。而好儒之效。亦可觀焉。帝王之學。詞藝固非所貴。而要在經世化民。若帝者可謂眞好儒術矣。人誰無過。能改爲美。誤信比羅夫之言。卽日罷役。人皆仰之。如日月之食焉。蓋帝天資既粹美。知人善任。輔以皇太子之德與中臣鎌足之忠。制度備而紀綱振。可謂財成輔相能成天下之泰矣。舊史稱其崇佛法。輕神道。此雖春秋責備於賢者之意。而嘉謨休烈。至治之隆。求之前古。亦不可多得焉。

齊明天皇紀贊 同上

贊曰。女主臨馭。昉於推古。而復位肇於皇極。後世上

謚以分前後。蓋出於一時之識。而非萬世之通制也。帝能摯遵古道。綜理萬機。誠虔感格。禱雨而應。遂有至德天皇之稱。然威權移于蘇我蝦夷父子。而僭迫已極。逮天智帝手斬入鹿。而帝大驚。此雖女主智慮之所不能及。而至再踐天位。則命將授律。遠救百濟。親帥舟師。爲之聲援。英邁之風。亞于神功皇后。蓋亦女主之所難能者。而窮極土木。不免狂心渠之譏。何前後之相反也。史載輿人之誦。則其實有不可得而掩者焉。

天智天皇紀贊卷之十

贊曰。蘇我入鹿藉父祖之威。專恣日久。戕剪天支。公然無忌。罪惡貫盈。勢將不利于社稷。帝職居子弟而奉女主。九五不應。樞機易泄。不得已乃擇賢智之人。協心合謀。不動聲色。而手殲大憝於論座之側。其功固盛矣。而其威亦將有震主者焉。然天祿之臻。眇乎不省。一則推年長有德之輕皇子。再則奉親生至尊之皇極。帝歷兩朝十有餘年。而容與儲宮。若將終身。及母帝崩。猶尚素服稱制。殯六年而登祚。是其至孝篤讓。得乎聖賢者如此。其美矣。有而若虛。成而無跡。推其無所利之心。雖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不多讓焉。即位之後。益自節儉勤劬。罷石棺之役。弛禁城之勞。歌咏之發。莫非以百姓爲念。而又能好學尊賢。則諸古而施諸今。興學校以明教道。定禮度以齊俗化。制刑書以示法象。凡崇神之規模。孝德之經綸。至此大備。論者推其弘闡皇猷之功。而上與神武相配。抑亦宜矣。

天皇大友紀贊　同上

贊曰。是是非非。天下之公論也。至壬申之事。則舉世莫能辨其是非。大友之鴻業。鬱而不暢。隱而不彰。可勝嘆哉。天智臨崩。託後事於皇弟。而不弟不受。剃髮遁于吉野。其志固不可測矣。陵土未乾。輒動干戈。世徒以成敗論之。故是非混淆。而順逆倒置。亦由舊史不以大友係紀。而以天武接緒。故致此紛紜耳。然天武之於舍人親王。君父也。不能直筆書之。固亦宜矣。天智登遐。以至天武得志。凡所書機務政令。非帝而出於誰歟。其書近江朝廷。豈非欲蓋而章之謂乎。觀者就而繹之。則其是非曲直。自不能掩。今不敢以私意斷之。一徵舊史之成文。立爲本紀。抑亦從天下之公論也。蓋壬申之亂。其原起於天智不蚤定儲位。及疾革方策立之。亦已晚矣。嚮使速正青闈之號。則人

心有所係屬。而皇綱大定矣。聖慮豈不能及之。殆勢有所不可歟。帝亦文雅有餘。而材畧不足以敵天武。是以旗鼓一交。而大事去矣。淡海三船歎其天命不遂。豈唯天哉。而亦由人也。悲夫。

天武天皇紀賛 卷之十一

賛曰。逆取順守。蓋陸賈權時之語。而非聖人之大經也。遂使姦雄得藉口湯武用濟其私。後世視以爲常。恬不知怪。嗚呼取之固不可逆。而况於骨肉之閒乎。帝以雄傑之資。處危疑之地。出家修道。深晦其機。一朝飈起電掃。取京師如振落。駕馭將帥。算無遺策。故能濟其大志。卒定累葉之基。勲庸大集。廼偃武修文。施于政事。皆有可觀。蓋守之雖以禮樂。而取之未免用干戈。舊史稱其雄抜良有以也。

持統天皇紀賛 卷之十二

賛曰。帝居天武之正嫡。周旋軍旅之間。賛畫機密。多所毗輔。坤儀既正。壼政克諧。及踐大位。能平大津皇子之亂。却新羅之貢。而責其無禮。誠非庸常主之所能及者。躬以衣禕翟之人。手薦天智之冥福。置國忌於崇福寺。以爲永制。可謂孝矣。然大友親其弟也。掬天武之私。棄父皇之命。戎車一駕。而同氣相戕。則雖能輸追遠之誠。而父皇在天之靈。其能享乎。不可得而知也。

文武天皇紀賛 卷之十三

賛曰。帝以嫡孫承統於皇祖母。遜位受禪。實昉于此。自時厥後。萬機未倦。輙辭宸極。而朝覲溫凊。鸞輿屢駕。尊爲太上天皇。養以四海之富。而優游和樂。以終寶算者。歷世相繼而然。傳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豈不信歟。方帝之時。淳朴未散。而文明漸開。譬猶春花之新敷。陽曦之將中。始釋奠於國學。興隆儒教。大寶元會之儀。文物大備。而帝徽柔懿恭。恩信被於下民。薄海內外。無有所虞。蓋其丕治極盛之時歟。此雖由帝天質之美。而亦孜孜學術之力也。假帝享年之永遠。則德化所布。將有不止於此者。可勝惜哉。

元明天皇紀賛 卷之十四

賛曰。文武臨崩。聖武尚幼。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請元明。攝行萬機。至和銅末。聖武立爲皇太子。年既長矣。宜傳天位。而詔旨謂。年齡幼穉。未堪負荷大業。廼禪位於元正。逮皇太子親庶政。然後元正傳之。皆出於天理之公。而非有一毫之私。其意以爲君者民之

司牧也。豈可使幼弱之主莅其職哉。其公天下之心。貫諸鬼神而無疑。故能致雍凞之化。度越推古持統之治。上之所以仁漸義摩。下之所以家給戸足。凡在人主。皆所難能。而母儀之德。君臨之業。可謂美矣。

元正天皇紀贊 卷之十五

贊曰。帝受元明之禪。弗敢逸豫。宵衣旰食。悉心民瘼。飢則賑之。疫則藥之。免調免役。以至免天下之租。而惠鮮鰥寡。表旌孝義。每有災異。戒慎恐懼。以求直言極諫。嘉讃美績。史不絕書。蓋一代之良主也。凡元明元正二帝。內行端慤。至誠惻怛。和煦及物。恭儉仁恕。

出於天性。既富既庶。四海乂安。用能致郅隆之治。雖謂之女中堯舜可也。後之人主。能體二帝憂勤之心。則大日孁貴照臨宇宙之德。亘萬世而無虧矣。

聖武天皇紀贊 卷之十六

贊曰。帝爲皇太子。久侍元明元正二帝。故即位之初。畏天變。憫黎庶。徽猷善政。頗有古先哲王之風。其在儲闈。元正使舍人新田部二親王輔佐之。此周召傅保之義。而列聖之所未及。可謂美矣。蓋其初政可觀者。皆二帝訓導之力。而二親王啓沃之功也。臨馭日久。驕泰易生。而帝擧動輕佻。土木妄作。恤下之誠不能勝事佛之心。殫天下之財力。以鑄方廣佛像。創建國分二寺於七道諸國。率億兆之民。以歸浮屠之法。三善清行所謂。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者。切中時弊矣。豈二親王匡救之德。有所未至耶。抑以二帝亦素所好。寖成其風。而然歟。後之營構伽藍者。莫不以帝爲依據。其所以詒厥孫謀。不與先王之道異乎。唐時因置內道場。豈帝亦效之歟。男女雜糅。緇素混淆。其弊殆甚於唐。然舊史隱諱其事。則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

廢帝紀贊 卷之十八

贊曰。帝以宗室之冑。附麗藤原仲麻呂。納其亡子之妻。以結驩心。寄身第中。耳受私恩。其無操守。昧於禍福之機。可知矣。及皇太子廢。入繼大統。雖由孝謙皇帝之命。而其實仲麻呂之所推戴也。政出上皇。帝拱手而已矣。改易官名。更張法制。良規懿範。疊見簡書。紀綱若將振擧。而不能救上皇之內行。皆仲麻呂干譽獵美之爲也。及道鏡得寵。帝之處心亦苦矣。知而不言。則禍將不測。言之則逢彼之怒。寧受譴責。不得不言。故仲麻呂敗而上皇誣以其黨。卒致踰垣之變。哀哉。

稱德孝謙天皇紀贊 卷之十九

贊曰。帝再負扆。正位乾綱。發號施令。綜理萬機。教習禮樂。勸督農桑。俾天下舉隱逸。尚高尚之士。家藏孝經一本。皆可以為世範。而始焉寵藤原仲麻呂。終焉嬖僧道鏡。姦慝橫行。忠良拉口。赦宥之令屢下。而告蜜羅織之獄。接踵而起。帳守開平。蠶文表德。甘受欺罔粉飾太平。白龜青馬之瑞。與佛舍利並見。而天下不勝寃抂。相率籲天。蓋帝資悍戾之性。而懷淫縱之行。戕時主。剪國支。或請建儲。怫然不納。獨尊道鏡。稱之以師而猶不足。又封以法王。禨祥神語之偽紛紜並作。將死。收緇服。加黃袍。予以祖宗天下而後已。甚矣其與唐武后之世相似也。舊史歸罪于道鏡。其亦薛懷義之徒歟。

光仁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

贊曰。帝父列諸王。累歷獻納。勝寶々字間。宗室有才望者。皆所猜忌。國本不定。人情疑懼。才者足以買禍。孱者不能自立。而帝乃韜晦。與時浮沉。其得坤六四之義歟。及稱德登遐。大臣定策。終居九五之尊。櫻井白壁之童謠。至是驗矣。蓋天武之統。至稱德而絕。及帝踐位。方得復天智之統。中宗功德之在人心。終不

可泯焉。夫豈人力也哉。若帝之器宇君德。則舊史書之備矣。

桓武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二

贊曰。自神祖都於橿原。列聖遷徙不常厥邑。蓋亦從衆所欲也。元明遷自藤原。定鼎平城。故其告諭王公有殷宗五遷。周后三定之詔。聖武承豐富。好侈大。或徙恭仁。或營難波紫香樂。然終不欲拂物情。還都平城。以迄光仁。衆志所嚮。畧可觀矣。帝英畧蓋世。恢量包荒。尋墜緒。舉廢典。祀於圜丘。以展敬天報本之誠。征伐蝦夷。大奮干戚之威。蓋蝦夷之為種類。暴戾恣雎。急之則雲散。緩之則鳥集。不有大懲。禍將不輟。帝善擇將帥。責以成功。斬獲酋長。獷俗讋服。恢弘祖宗之業。有光前烈。乃相攸奠居。遷都山城。新制平安之號。肇經國之洪猷。龜筮皆從。人神胥慶。據龍盤虎踞之勢。建萬世不易之基。嗚呼盛矣哉。然觀藤原緒嗣之諫。方今所苦。在兵與土木。則征夷遷都。亦非無勞而帝度德量力。為一勞永逸之舉。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苟非帝之英武明斷。則鮮能及之矣

平城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一

贊曰。日本後紀。散軼堙沒。存者不能什一。然賢否治

亂之迹。求之於閫簡破牘。猶有足徵者。嘗竊聞之。前此王室以色而敗者殆希。而帝首踐其禍。何歟。蓋禍之中人。必有所受。其猶病之中身。必有所應也。帝聖質之秕類。專在猜忌外。似察而內實闇。故不能不疑乎人。而兩宮嫌隙之易萌。疑于彼者。必信于此。故不能不惑乎左右。而婦有長舌。浸潤易行。遂至倉皇舉事。蹉跌而噬臍。悲夫。帝初政粗有可觀。宅憂纏悲。孝道足以感人心。而鉗於豔妻。幾致覆亡。可不戒哉。

嵯峨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三

贊曰。天位授受之間。其事至重。上皇之於帝。其實雖兄。而其分則父也君也。凡在天子。孰有不奉君父之命者哉。上皇信憸邪之言。欲奪已授之重器。以再臨宸極。則帝視棄天下。猶棄敝蹝。唯命是從可也。然天下祖宗之天下也。使上皇得志。則立招禍亂。喪失祖宗之天下必矣。故帝不得已。用干戈。除君側之姦慝。以安祖宗之天下。此乃所以深愛君父者也。帝天資英敏。而果斷明於見事。故能選將決機。哲婦兇豎。不日而戮。輦轂肅清。纔旬寧謐。奉養上皇。勤於溫清。及釋萬乘之重負。退享二宮之尊榮。非有曠大之度。惻怛之誠。焉能至此哉。然漢文短喪之制。後世有識議之者。帝損之又損。雖不合於中道。而明燭死生之理。遺詔薄葬。繾綣於愛惜民力之意。則盎然溢於簡牘。況又天才煥發。下筆成章。其訓飭諸皇子。莫不以學術。而皆以政事文學顯於當時。右文之治。可謂隆矣。

淳和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四

贊曰。平城嵯峨淳和皆桓武皇子也。亦猶履中反正允恭以仁德皇子相繼傳位。而太上天皇先後並存。我駕汾陽。奉卮未央。琴書相娛。泉石互賞。則為千古義事矣。蓋帝與嵯峨。皆英明之主也。帝之德量可以抗衡嵯峨。而嵯峨之器宇則頡頏桓武。中世人主所

不易得者也。嵯峨皇子衆多。而必欲致位於帝者。帝之賢明仁孝。有以感動上皇也。觀其朕遇太弟猶子。太弟遇朕亦猶子之語。則正大洞達。絕無纖芥之嫌。公平之誠。可以無愧千載矣。及帝登極。上皇使立恆世王為嗣。而王固辭。更立仁明為儲貳。遂使上皇之紹奕葉重光。福祚流于萬世。兄終弟及。上皇豫卜啟王之世。而善繼善述。帝克行周室之孝。洋洋乎其盛德也哉。

仁明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五 六

贊曰。漢張釋之論秦弊曰。徒文具耳。謂無惻隱之實

也。帝受淳和之付託。克纘丕緒。水旱疾疫。罪己卹下之言。史不絕書。而拊梗檜穰之事。無不備至。日御紫宸視事。可謂勤於圖治。而崇重儒雅之效。亦可覩矣。然覈其實。則有不能稱者。豈非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文具之弊。而無惻隱之實歟。三善清行意見封事。論帝尤好奢靡。傷農事。害女功。後房內寢之飾。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為之滋起。此與史臣所記。不甚相類。蓋史溢其美。而封事得其實也。

文德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七

贊曰。帝勤於庶政。發奸擿伏。實錄所載備矣。蓋實錄之設。起於桓武。敕修文武元明元正聖武孝謙五朝實錄。而其書不傳。及攝政基經提舉史局。妙選一時文臣。著帝之實錄。畧加論斷。美刺兼舉。遂使千載之下得以考信。而覈實其舉。善矣。然實錄之為書。記當時之事。辭多隱諱回護。凡人君之舉動。臣庶之謀猷。以至天下之大勢。不能明暢洞達。此實錄之通患。而其勢不得不然。竟與古史之體異矣。蓋弘仁天長以降。人文日隆。延及帝世。薰釀酣浸。史臣之選。不亦宜乎。

清和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八

贊曰。自佛法入我邦。無貴賤賢不肖。皆一皷而宰籠之。天下靡然。習以為常。屆萬乘之尊。歸依三寶。列朝比比。莫不皆然。而帝好之尤篤。年齡未至三十。遂去天位。忽然授大器於幼冲之主。而不顧其果能負荷乎否。政刑之柄。一委之於藤原氏。抖擻勤苦。而高遺世之志。三日一齋。泊然枯槁。古今人主之奉佛。未有如帝精練薰修者。苟非涯識崇教之至。則孰能臻此哉。貞觀之政。世之所稱。而藤原氏之權。自此而盛。蓋亦有所從來矣。

陽成天皇紀贊 卷之二十九

贊曰。廢立天地之大變。而開闢以來未有人臣行之者。孝謙皇帝以母廢子。天下猶以淡路帝之無罪為悲。於是基經乃以人臣擅行廢立。而朝野肅然。莫敢支吾。豈非帝之失德有以自取歟。傳云。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帝之被廢。延光孝之所由興。而權歸相府。功烈震主者亦兆於斯。究其所以。豈非天地之大變邪。

光孝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

贊曰。荀況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王文矩藤原仲直之相帝於龍潛之日。可謂奇中矣。然不如

攝政基經案見帝於大饗之座。知其有人君之量。故排衆議而立之。其擇術之精者乎。及踐大位。雖有志於正軌度擧廢典。而以康寧為基經所推戴。故畏憚之過。於負芒。竟不能正剛健之德。而臨馭不久。賡續猶有不能愜洽者。惜哉。

宇多天皇紀贊十一　卷之三

贊曰。新國史不傳於世。自帝馭寓以降。斷編殘簡。掇拾匪易。掛一漏百。譬諸裒腋成裘。操史筆者其難乎哉。然其抜概之可見者。猶足尚論。帝以英粹之姿。起諸兄而居少陽。及嗣寶圖。紀綱大振。其拒賀瑞之敕。

蕩滌粉飾之陋。源親房稱寬平之政。有上世無為之風。良有以也。蓋自清和溺於空寂。委政藤原氏。而相府之權日盛。帝有背於此。故擢菅原道真於非次。而與藤原時平相並秉政。知人之鑑。經邦之猷。可謂明遠矣。惜其崇信佛教之篤。一致清和之所為。傳位幼主。遂其初志。幸而守邑有器。嗣主賢明。雖藤原氏不能張其威福。而道真左降。藤原氏獨當國。子孫世握政柄。刑賞黜陟。一出於其門。而其弊遂至王室陵夷。豈非帝勇於歸佛。遺落國家。専用精明勤勵之力於傳法灌頂之故耶。遺誡一篇。可備百王龜鑑。而法皇

尊號推與於帝。蜜教之分為二流。推帝為祖。過於梁武帝之捨身。甚於唐懿宗之流涕。佛教之盛至此。蔑以加焉。而其為害亦深矣。

醍醐天皇紀贊十一　卷之三

贊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胄。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擧延喜之治。為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脫御衣之為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為盛德。此致治之本也。當是時材能之臣。布列朝廷。帝能屈己咨詢。容納讜言。制作軌度。煥乎其有文章。格式之設。天下至今賴之。惜乎載

籍不備。闕畧漸盡。纔堪據撫者。大率災沴氣祲之類已。文獻足徵。則雍熙之風。必有可觀者。良可慨也。帝聰明仁恕。超軼前古。而信藤原時平之讒。黜菅原道真。遂使法皇燕翼之志堙鬱而不伸。嗚呼。千載之下。使人不能無遺憾也。

朱雀天皇紀贊十三　卷之三

贊曰。自藤原仲麻呂反于近江。天下不知兵革。幾百八十年。而有大同之變。嵯峨帝能施機略而禍難立銷。昇平之久。殊方異域之所不能及。皆祖宗風化所被。而宇多醍醐之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故能致晏

清之治。而無風草之警。墮乎帝世長鯨橫擲。東南鰞亂。擅車四馳。而民不聊生。帝之寬裕溫厚。足以維持人心。而互有烽燧之虞。將天生贅賊。以警人主乎。抑上下偷安。政教廢弛之所致歟。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有國家者可不正紀綱而振頹俗乎。

村上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四

贊曰。帝王之學。莫大乎誠意正心。而賦詩屬文。非所貴也。帝勵精圖治。仁育群品。其必有志於聖賢之學。而時無其盤傳說之臣。故其所講。不過詞藝之末技。而聖賢授受之要。未之或聞也。使帝用力於帝王之

學。則其所成就。豈特止於如是而已哉。然帝天資之粹美。勤於政事。民安其業。朝野肅清。蓋中世之明主也。繇此言之。延喜天曆之政。可與漢氏東京建武永平比隆。宜乎後世稱為至治也。

冷泉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五

律令格式所以為治之具也。守而弗失則雖中村之主。猶足以主社稷養民人焉。帝容止似村上。而無賢德之聞。心疾似陽成。而無廢立之患。時屬昇平。政令修舉。豈非制度大定而治具畢張之效歟。列聖勵治之德。至此益可貴矣。

圓融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六

贊曰。甚矣權相之鉗人主也。將欲有為。而不能為。唯英傑之主。而能制下。若中村之主。則率受制於人。僅能遵守規度。不失故步。而謂之治平。見其形則是也。論其實則有大不然者也。帝之御極。禁網疏濶。而盜賊充斥於閭里。延喜天曆之政。至此衰矣。及釈重負。方為游觀登臨之舉。徒使後世稱其風流文雅。此豈先王游豫之義。而恩惠及民者哉。權移相府。政不已出。宸衷所及。不過如此。悲夫。

花山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七

贊曰。漢爰延稱桓帝。為中主。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圓融末年。朝憲廢弛。逾惰委靡。帝臨御日淺。然藤原惟成與藤原義懷戮力匡弼。紀綱頗張。一旦為藤原道兼所誘。脫屣萬乘。情慟撲裁。勢急束薪。此惟成義懷之所不能救。而道兼之姦謀。過於中常侍黃門之所為。則將謂之何如主哉。即位初下詔求面折廷諫。何其美也。帝王之道。信及豚魚。而可以欺天下乎。其不克終宜矣

一條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八

贊曰、所貴乎得賢才者、以其憲範王猷、能補袞闕、亮采熙載、躋斯民於仁壽之域也。方帝之馭寓、號為多士、而謇諤鯁直之風、概無所聞。王鳳之威方熾、而舉朝循默、無敢一效王章之忠憤者、果可謂之得人才乎。抑其所謂人才者、皆浮華麗藻之徒、而緩急不足恃歟。帝惻怛慈仁、雅尚淳朴、雖總攬乾綱、不能及醍醐村上之治、而維持風教、猶有愈於圓融華山之朝。然則臣鄰之力、未可全無、其得才能之士、亦可從而知也。

三條天皇紀贊　卷之三十九

贊曰、自攝政良房居外祖之重、攝籙之家、莫不欲生女為后妃、以徼宰衡之任也。既進女而為女御、由女御而冊中宮、錮寵擅愛、一生皇子、則不擇長幼、不顧明闇、扳而立之。其意若曰、是我家所生也、是我家所立也。太阿之柄、移於外戚、歷世三公、宗族盤互、勢禁威懾、莞執樞機、而其間不能無梁冀之跋扈、揚駿之專愎。雖有英明之主、終莫能如之何、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帝雖黙禱求佑、果何所益哉。

後一條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

贊曰、國家之隆替、在民心之向背。民心一去、則有土崩瓦解之憂。雖有智者、不能留之。其可以留民心者、唯仁恕乎。帝在位二十年、政理未能浹洽、而刑憲或多廢隳、盜賊劫掠於輦轂、桀驁跳踉于邊鄙、不得謂之清平之世。及其崩也、民感弛勞之恩、競供褰車之役。不仁而能如是乎。蓋帝亦有君德之美、而輔弼將順、有所不逮歟。

後朱雀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一

贊曰、一條欲傳天位於小一條、以存冷泉之統、故不聽攝政道長而立小一條、為後一條之副。其公天下之心、可與嵯峨淳和競美。而道長固欲帝繼後一條

以父握外祖之權、及一條崩、益無所畏憚、終使小一條去儲位、而立帝為皇太弟。雖帝不能成先帝之志、而獨不媿於上東門院之言乎。其忘公而營私亦著矣。劉向所謂王氏一門、乘朱輪華轂、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者、非此之謂耶。帝雖有睿明之姿、而日月之明正有所蔽、雷霆之威不能獨運、當時外家之隆、可謂深根固蔕矣。

後冷泉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二

贊曰、蠻夷猾夏、獷俗難馴、自日本武尊略東國、桓武信威蝦夷、黔黎霑化、荒遐綏服。方帝之世、安倍賴時

反于陸奥。源頼義討而平之。朝廷無復東顧之憂矣。自厥時後。源率豪酋。邀功藉勢。相踵叛亂。雖以宗社之威靈。終歸於芟夷殄滅。而後　東國之兵。委質將家。其奕世為其臣僕者。亦萌蘖於此。蓋非帝之失德招亂。而列朝狃於苟安。頼惰媮靡。吏不奉法之所致也。遂使保元平治以後。天下大勢一變。而不可復救。此王室隆替之樞機也。操國家之權者。將焉逃其責哉。

後三條天皇紀賛　十三　卷之四

賛曰。一條以來。政歸戚里。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帝以非藤原氏出。前星殆易動搖。而光芒既著於壺切劍。足使權貴望而畏之也。及躬總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而炳煥明盛之治。如日月之麗乎天也。大江匡房所謂可比隆於承和延喜者。可以稱頌帝德。而紬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殆有漢宣之風。而可謂中興良主追蹤近江朝廷矣。

白川天皇紀賛　十四　卷之四

賛曰。賣官鬻爵。固衰世之蠹政。帝承先帝之餘烈。賞罸運於冲襟。文明之象。如日方昇。而反襲衰世之轍。不亦謬乎。漢汲黯諫武帝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溺釈氏。甚於武帝之好神仙。故窮財殫力。營建佛宇。以求福田。破壊祖宗之憲章。朘削民庶之膏血。彫斲淳朴。天下日趨侈靡。皆多欲之所為也。傳曰。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帝仁義不施。而多欲是務。退居仙院。殆經四紀。天子威令所加。無不如意。而牀笫不修。斁敗倫理。保元之亂。釀蘖於此。可不鑑諸。

堀河天皇紀賛　十五　卷之四

賛曰。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恵。故曹劌語莊公。以民弗從。孟子謂鄭子産不知為政。帝之給兵衛尉功錢。以賙所衆某之貧窶。敷念所及。可謂縝密周匝矣。然天下窮者。不止於此。豈得毎人而悦之哉。祖宗致治之道。莫不以大德化之。況討金授官。當時之弊政。積習成風。不以為非。其故何也。機務綜理於上皇。而帝不得決。雖有君德之美。而不能澤被生民。僅能如是而止耳。後三條之業。自此寖衰矣。

鳥羽天皇紀賛　十　卷之四

賛曰。帝幼冲負扆。機務決於白河法皇。及躬萬機。嘉謨善政。無所著聞。而延暦興福二寺數交兵而鬩。雖

由列朝崇佛敬僧養成驕傲不法。而朝憲之廢莫甚於斯時。僧人睥睨廟堂。將置公卿於何地乎。帝尚富春秋。而決然脫屣。退與法皇燕居逸豫。游觀登臨。每行必從。養志之義。可方軌於嵯峨淳和二上皇。而善後之慮不能企及。遂致京師蹀血之變。哲婦傾城。鼎臣覆餗。蓋有以啓之也。

崇德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七

贊曰。兵貴有名。師出以律。帝之搆兵孛恐蓄怨。固非一日。重仁親王既不得立。復位之念。切於夢寐。故舉歷朝之典故。以洩其憤於藤原賴長。君臣昏議。以爲舉事之秋。雖法皇惑於寵姬之言。而立四宮者。非其命耶。距崩七日。遽欲及其所以爲此逆父命也。敵國猶不幸災。帝爲人子。曾無哀戚之容。而輒動干戈。可謂有名乎。集烏合之衆。據白河殿。地非險固。坐受強敵。羈縻掣肘。將帥不得展其力。可謂以律乎。宜其敗衂汚衊而播遷南海也。憤恚切齒。果何所益。殆非所謂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者耶。

近衛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八

贊曰。善善惡惡。人心之公也。攝政忠通。雖非良輔之器。而比之賴長之凶悖。相去甚遠矣。帝親信忠通而疎賴長。可謂知所好惡矣。使其永祚而親政。有所樹立。則忠通得盡其才能。而賴長亦無所肆其毒螫矣。憂鬱成疾。無何而崩。豈天欲降喪亂乎。何錫壽之不齊耶。

後白河天皇紀贊 卷之四十九

贊曰。兄弟鬩牆。骨肉相殘。蓋人倫之大變也。保元之事。不亦慘乎。崇德上皇之興戎。固無名義。帝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也。拘而流之。不已甚乎。漢文以兄廢弟。猶有尺布斗粟之譏。帝以弟流兄。將謂之何。禮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古之制也。親王及三位以上暑月薨者給氷。況天子乎。鳥羽法皇以辛丑崩。即夜葬之。是何禮與。此必當時有聞上皇之謀。而欲速襄事者。帝惑其言而從之也。人子之心。所不能忍。而帝能忍之。其能不忍於兄。此彝倫攸斁也。至於嬖寵藤原信賴。立招兵革。委任平清盛。反遭吞噬。逼於源義仲源義經。而下討源賴朝之詔。則朝令夕改。天下莫知適從。大權潛移于關東。而不知懲其狙詐之術。中材之主。亦所不爲。此與唐僖宗脅於強藩。下詔招討。旦宣武而暮太原。國祚終移于朱梁者。何以異哉。攝政兼實記清原賴業語曰。嘗聞之於通憲法師。帝之

為閩主古今必其比。叛臣在側。恬不之省。人雖言之。亦無所警。又載藤原俊憲語曰。法皇全然晋惠帝也。八王爭權。今將不遠。甚矣其言之也。此雖非臣子之所可擬議。亦當時之公論也。

二條天皇紀贊卷之五十

贊曰。唐肅宗遷玄宗於西内。張后李輔國之所為。而肅宗不與知也。君子謂肅宗不孝。而肅宗不獲辭焉。上皇之於帝。慈愛既至。傳位受禪。出於上皇之志。而初無即位靈武之嫌。何故每事凌軋。至使上皇歎歔於邑乎。蓋藤原經宗藤原惟方。不欲上皇干預機務。多方沮遏。而帝亦崇信姦回。矜能炫智。遂致二宮不協。而上皇之擅政事。曾不如玄宗之居興慶宮。則上皇亦不能無累德。而帝之不孝。人主所未嘗有也。至尊無親之語。不幾一言喪邦乎。其得令終幸矣。

六條天皇紀贊卷之五十一

贊曰。襁褓之主。古所未有。中世以降。或不能無。然未冠而為上皇。與以叔父為皇太子。皆前古之所無。而後白河上皇之所為也。叔姪易位。昭穆不協。何以垂訓後世哉。玉海載通憲法師語。以為叡慮所及。不恤人言。必遂行之。信乎其言之也。

高倉天皇紀贊卷之五十二

贊曰。漢唐人主。皆以孝稱諡。蓋以天之經。地之義。莫大於孝。而孝子善述人之志也。帝之仁孝。禀於天性。故無聲色狗馬之娯。而唯欲得法皇之歡心以為樂。然遭時多難。強臣制命。法皇居危懼幽辱之地。而帝不堪其憂。淨海欲握外祖之權。而帝亦厭其凶暴。權以濟事。冀以成志。紓法皇之難。盡為子之道。孰謂二條帝之身而有純孝如此者乎。遜位未幾。竟以憂崩。雖政教未洽乎四海。而萬姓哀慟。如喪考妣。莫非仁孝之致也。儻以上諡之例議之。可不以孝稱之哉。

安德天皇紀贊卷之五十三

贊曰。平宗盛挾帝西奔。京師不可一日無主。故立後鳥羽帝。其勢有不得已者。而帝之與後鳥羽。皆法皇之孫也。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法皇以為京師立主。平族絕望。可以招討慰諭。而神器得復。帝得以還也。平族以為帝我家之所出也。奉還京師。安乎天位。則我輩可以瞑矣。今彼既立主矣。是遂廢帝。而名我為賊也。寧與神器俱沒。不以天皇餌敵。然則海上之崩。殆非法皇速之耶。當此之際。使法皇有宏遠之略。而輔臣有規畫之才。則必有以善處之矣。雖然帝僅任衣

冠。不知運祚既傾而平時子之果決。固非法皇所能料。則亦未如之何也矣。

後鳥羽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四

贊曰。人君即位。必正其始。正其始。所以正其終也。自古未有無神器而登極之君。元暦踐祚。出於一時之權。而不可為萬世法。藤原兼實議之於當時。藤原冬良論之於後。異邦之人猶議。白板天子。國朝赫赫神明之裔。豈可不重其禮哉。是蔑祖宗之法。而不正其始也。及帝遜位。悪北條義時之竊權。承欲誅之。此誠有為之主也。然不修德教。不審時勢。憸壬姦邪。譸張

欺罔。而欲以畿輔之招募。捍關東之堅鋭。是猶根本撥而求枝葉之暢。腹心潰而冀癰疽之除。庸可得乎。况將非其人。兵無紀律。萬馬犯闕。三院蒙塵。古今未有慘於此者也。寶字之變。以皇太后幽皇帝。保元之禍。以天子徙上皇。事雖不可。而猶得以諉於人曰我流之也。承久之亂。以陪臣制至尊。天地否塞。人神共憤。而又使元弘之世賊臣得以藉口。豈非不正其始之故耶。後之議者。不能無憾於後白河法皇也。

土御門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五

贊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百行莫先乎孝。帝之篤孝。酷似高倉帝。而有難能者焉。本院欲立順德帝。而使帝去位。曾無幾微見於天顔。此非孔子所謂色難者乎。本院欲誅北條義時。而帝諫之。此又非孔子所謂幾諫者乎。設使本院從其言。觀釁而動。待時而發。則豈復有播遷之禍哉。帝既不預其謀。義時亦無所施其悖逆。而帝必欲與本院同其憂。冒波濤之險。蛇虺之與處。蒼梧之駕。竟不能返。天乎何不鑒衷也。及四條帝崩而無嗣。北條泰時懇求皇胤。立後嵯峨帝於榛莽之中。璇源天潢。傳於無窮。而垂裕後昆。永錫爾類。豈非孝感之所致歟。天之保佑。果不誣矣。

順德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六

贊曰。魯昭公伐季氏。意如登臺請囚。請亡弗許。公室若將張焉。既而日入匿作。公孫于齊。及適歷之會。意如練冠麻衣。徒跣而請歸。此雖非其本心。而君臣之禮猶存也。北條義時。以將軍家臣。抗萬乘之尊。爵雖班於王室。位豈埒於命卿。而其狡猾之計。倔強之力。足以蔑視季孫。而不復知有君臣之禮也。帝聰敏有英氣。其意必以新院之言。為懦緩不切事機。故用群小之謀。以贊本院之擧。在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豈帝未之思乎。不能學于家羆之賢。而務

欽致郈昭伯之為。其及也宜矣。

九條廢帝紀贊　卷之五十七

贊曰。本院下詔。暴白北條義時之罪狀。天下孰不聳動。而王師敗績。遭陽九之厄者。時有不可也。及其窮蹙。嚮之為逆。今則奬之。係累征伐諸將。百方求媚於鎌倉。而終不能免。抑又甚於唐肅宗失信於史思明。而歸罪於死事之烏承恩。天下其誰信之。帝在嬰襁。廢立任其所為。獻生不辰。身播國仆。哀哉。

後堀河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八

贊曰。幼帝以順德皇子。為北條義時所廢。而求高倉

皇胤立之。此關東擅廢立之始。而置君如奕棋然。嗚呼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當此時。豈無一二廷臣。憤惋切齒者哉。然兵權已奪。赤手不得施力。俛首屏氣。而唯義時之命是聽。事雖異於王衍之勸進。勢殆甚於石勒之虓闞。其不排墻而殺之者幸矣。帝君臨之德。雖有餘裕。而為義時所推戴。一有所動。則有不測之禍。故拱默聽其所為。王風不競。亦甚矣。探本究源。則起於後白河法皇輕以刑賞之柄假人也。有國家者。可不鑒哉。

四條天皇紀贊　卷之五十九

贊曰。晉郤芮稱惠公曰。弱不好弄。楚鍾儀稱共王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列國之君猶如此。而況於天子乎。故太師太傅太保。通為三師。而皇朝三司之設。皆其任也。帝嬉戲無度。蹉跌而崩。輔弼之臣。得無內愧乎。何保慎訓護之不至也。

後嵯峨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為宦官所立者七君。故政柄在其掌握。以武宣之英傑明敏。猶不能去中尉之兵權。其餘可知也矣。帝以先皇之餘澤。為北條泰時所立。

刑賞黜陟。不得由己。一聽鎌倉之處分。勢固然矣。然宦官在禁闥。威脅人主。其勢順便。而北條氏在關東。坐制朝廷之命。宜若所難。而圖事揆策。無不如意者。置兩六波羅。為之腹心也。是左右神策。變為錄鎗致節都也。欲不仰成。其可得乎。至於皇統判為二流。建十年迭立之議。則有甚於定策國老門生天子。陵遲之極。可不寒心也哉。

後深草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一

贊曰。詩美周文王之德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帝君德之至。孝友之篤。不愧祖皇之美。而不能

施文王之化者。時勢使之然也。及狂賊誅不軌。龜山法皇不能自明。至賜誓書於北條時宗。窘亦甚矣。藤原公衡之議。未可謂非。而帝孝友之言。發于至誠。遂使法皇免鬩牆之譏。浮言飛章。從而銷滅。可謂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豈非孝道之大者乎。帝承一院之眞傳天下於皇太弟。而太弟不能盡爲弟之道。帝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其含弘光大之德。豈不美哉。

龜山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二

贊曰。帝王之德。莫大於仁孝。而材藝非所貴也。而況賚力乎。材藝賚力。而無德以輔之。此後鳥羽帝所以

速禍也。帝既遜位。置後院別當。以壓新院。此議何心哉。及北條時宗。承新院之旨。立伏見帝。則帝不能無怏怏之心。雖能鑒前代之覆轍。不耀其材武。而孝友仁恕之德。有所不足焉。推其所由。一院牽於偏愛。不念鳲鳩之平均。僅以長講堂領。資新院之供給。而帝之驕泰。習與性成。蓋亦有所馴致也。

後宇多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三

贊曰。蒙古忽必烈。乘並呑之勢。移兵于我。凶焰甚熾。朝廷之憂。莫斯爲大。而計議謀畫。無所聞。唯事禬禳虔禱耳。既而蒙古十萬之兵。得生還者僅三人。懲毖後來。杜絕覬覦之心。上之神祇保祐颶風大發。下之北條時宗。處置得宜。懸筭與臨事無異。故能致此奇捷耳。帝雖有英畧。勢不得施。時論稱爲亞於後三條。殆亦有所見而然耳。豈匪美哉。

伏見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四

贊曰。皇統豈宜有二乎。二之階亂也。後嵯峨上皇專屬意於龜山。欲使其世膺圖籙。而後深草之胤。不復得立。雖非大公至正之道。而大宮院面聞天語矣。在關東則北條時賴。敬奉遺詔矣。此宜一定不可移動者也。北條時宗不忍見後深草上皇之憂鬱。擁帝居

儲貳。原其情似不可深罪者。而違遺詔之責。則不得辭焉。帝爲苞桑之計。欲傳祚于無窮。不得不倚關東爲重。故百方曉譬。而北條貞時逼於詔旨。立後伏見帝。此關東再違遺詔也。元弘之誅。焉得不加其子哉。

後伏見天皇紀贊 卷之六十五

贊曰。皇統之在龜山。分既定矣。關東豈得動搖之哉。源親房謂關東將帥亦知龜山之爲正統。而慮或啓爭端。故分皇統爲二流也。蓋後嵯峨之立。專出北條泰時之意。而帝之立。亦由北條時宗之力。故動息不能違之。人主一以威權假人。則不可復收。後白河法

皇既誤之於前。後鳥羽上皇亦失之於後。關東茍無釁之可乘。則雖有英明之主。終莫如之何也矣。

後二條天皇紀贊卷之六十六

贊曰。後伏見帝之立也。後宇多上皇不懌。故遣藤原定房於關東。譴責北條貞時。貞時病之。遂定兩宗遞立之策。而帝得以登宸極。然兩宗之議。出於一時姑息之計耳。豈得為長久之道乎。況天位限以十年。開闢以來所未聞也。陪臣執國命。君若贅旒。然可悲也矣。

花園天皇紀贊卷之六十七

贊曰。義學之變。為單傳直指。掃蕩層累駕騰之陋。而發揮明心見性之旨。故人主之精於佛理者。往々嗜之。其源出於龜山。而浸淫於後宇多。至於帝而匯焉。帝以關東之建議得繼伏見之宗。政理不能斷於宸衷。而皆決之於六波羅。及遜位閒曠。益得研究禪旨。至後醍醐討北條氏。帝與後伏見上皇。遷六波羅鎮將潰圍挾之東走。流離狼狽。僅而得免。嚮之擁立推戴者。反為其累。然帝處喪亂之際。不以榮衰嬰其心。蓋有得於所學。而其沉溺亦甚矣。

後醍醐天皇紀贊卷之六十八・六十九

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義之。帝族誅北条高時。以刷三帝播遷之恥。其事難於襄公。而中興功業可以與憲不朽矣。龜山法皇之屬意。至此益驗。而足利尊氏特倒戈之功。蓄不臣之志。狡獪桀黠。比於高時更有甚焉。故隱岐之狩。猶有再航之期。而吉野之駕。永無回轅之日。何也。蠱妻嬖而賞罰濫。諫臣去而紀綱紊。雖有忠臣義士肝腦塗草野。而終莫之能救也。特惜其撥亂之才。足以驅使俊傑。而聰叡之蔽。不能甄別忠佞。欲復延喜之治。其可得乎。蓋創業既難而守文尤難。自古皆然。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豈帝未之思歟。雖然帝英邁之氣。百折不撓。其拒傳神器於新王之語。義正辭嚴。而出皇子鎮陸奥之語。不分文武為二途。大哉言乎。中古以來人主所不能及也。恢復之念。挫而彌厲。臨崩按劍顧命凜然。故能擁神器於嶇嶔之間。定五十餘年之基。正統所在。炳如日月。豈不偉哉。

後村上天皇紀贊卷之七十

贊曰。延元中。足利尊氏請降。後醍醐帝信而許之。既而被幽。僅得脫虎口。而遜于吉野。正平中。尊氏與弟直義搆難。故為緩兵之計。又請降。帝許之。始焉猶可。

再焉不可。然正平之事。勢與延元異矣。足利義詮與父尊氏謀。卑辭厚幣。賂遺左右以納款。帝明知其姦而許之。聲言還闕。其實襲之。挾以詐術。應以詭道。事之不成。孰不察之。蓋壯轅之舉。出於一時之權略。而非萬全之謀。使新田義貞楠正成猶在。則必不使主上有此行也。男山之變。雖能突圍。而祝聃之矢。將中王肩。吁亦危矣。雖然帝自幼冲。躬蹈行間。或赴邊徼之鎮。或涉風濤之險。風櫛雨沐。冒犯矢石。自古未有勤瘁如此之天子也。故義旗一麾。將士響應。四方勤王之師。敗而復振。嗚呼此乃所以孝於先帝。而不失祖宗之舊物者歟。

長慶天皇紀贊 卷十一之七

贊曰。長慶後龜山二帝。承先皇之餘烈。偏安吉野。朝儀禮典。大率廢缺不能行。而猶能鼓舞士氣。號令四方。二十餘年。雖運移祚衰。而蹈義徇節之徒。之死靡二。神器所在。其可以維持人心者。乃能如此。蓋後醍醐之拒而弗授。知天命在己也。後龜山之與而弗悋。知天命既去也。當是時。足利義滿主和議。勸後小松欲待之以受降之禮。而帝拒之。竟以父子之禮授之。雖在流離顛沛中。不失義之正者。凜乎其不可奪也。由是觀之。二帝在位。豈無嘉謨善政可書於簡牘者。而兵燹之餘。百不存一。惜哉。

後小松天皇紀贊 卷十二之三七

贊曰。皇統之判為南北。猶元魏之分為東西乎。曰非也。孝武孝靜皆出於孝文。固無所輕重。唯視名分所在為正耳。孝武為高歡所逐。而孝靜為其所立。則正統之在西。從可知也。皇統之出於後嵯峨。亦無所輕重。唯視神器所在為正耳。光嚴光明。皆為叛臣所立。非無神器。而所傳非真。則不得謂之有焉。然神器之輕重。係人心之向背。人心歸則神器重。人心離則神器

輕。天人惟一。道器不二。固非閏藉亂賊之所得而覬覦者。則皇統所屬。不待辨而明矣。明德中。帝受神器于龜山帝。於是乎皇統合而為一。聖緒傳於悠久。彼宇文普六茹。亦有所謂傳國受命之璽。而異姓吞噬。父子戕賊。豈可與皇統綿邈亘千萬世不可動搖者。同日而語哉。然則神器之為靈物。自有所歸矣。嗚呼盛矣哉。

大日本史本紀贊藪卷之一 終

大日本史列傳賛藪卷之二

后妃傳 卷之七十四

國朝後宮之設。員次不一。曰妃。曰夫人。曰嬪。曰尚侍。曰典侍。曰掌侍。皆令之所載也。曰女御。曰御息所。曰更衣。曰御匣殿。皆後世所置。而女御最貴。寵之所在從而册立。其皇后中宮。並立無別者。蓋非古也。源親房既議之詳。拔其實則桓武朝始置中宮職者。推尊皇母為皇太夫人之義。而非如後世配匹之例也。故清和踐祚。改先中宮職為皇太后宮職。據令義解。太皇太后亦可稱中宮。文武藤原夫人。聖武之皇太后。

而孝謙之太皇太后也。舊史書中宮。此其證也。然則古之中宮。所以別尊称。而後之中宮。所以妣義皇后也。皇后中宮蒙門院號者。亦國朝之創例。而上徽號之謂也。亦有非二宮而授院號。或准三宮者。禮亦人情。化先內治。尊崇之義。豈不休哉。蓋後世立后。必出藤原氏之門。他姓不得與焉。輔佐幼冲。秉持鈞衡。外戚之權日重。而宮闈之寵益隆。其如建禮門院。乃一時之勢。而非通制也。若夫坤德柔順。壼政穆宣。易賛家人。書羨釐降。關雎之化既行。而椒聊之實蕃衍。皇統清明。萬世不易。上無呂雉武曌之亂。下無霍顯賈午之禍。正位蘭殿。齊体玉扆。可謂莽矣。如額田部皇后。寶皇后。鸕野皇后。皆以皇胤臨朝。歛襜翟而被袞冕。事詳本紀。參互可見。作后妃傳。

垂仁狹穗姫皇后傳賛 同上

賛曰。垂仁時。狹穗彥將謀逆。問狹穗姫皇后以兄與夫孰愛。此與鄭雍姫問其母者相似也。雍姫殺夫以全父。皇后自首以全君。固不可同日而語矣。然終與狹穗彥同死城中。亦非從其夫耶。此蓋人倫之變也。楚棄疾唐李璀。以父逆告君。而以身從父。後之君子未聞有以二子為逆黨者。由是言之皇后之從兄而

死。獨可罪乎。且狹穗彥以皇后言誅死。皇后無復面目以立於世。則其死固可悲矣。觀其臨死有不可奪之志。求之後世簪紱之徒。亦有不易得者。孰謂簡朴之世。得之於淑媛之倫乎。若皇后者。可謂不愧女德者矣。自狹穗姫后之後。其正位內官。以母天下者。率能致貞淑而成內助之美。豈由其選色不選德之故歟。嘗曰。此考上世置后妃。往々有亂倫理者。以仁德帝之明。猶納矢田皇女。降及桓武平城淳和之時。亘循舊俗。莫之克改。後之修史者。宜為國諱。然舊史所載。不得不據實而書。蓋鴻荒之世。民俗蒙蒙。男女蠢

然自遂無復種類之別。故雖朝廷之擧。猶有簡襲不經不可訓者。置而不論可也。其曰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亦非當時實有此號。皆後世所追稱也。然則上古草昧之時。豈可以後世禮文已備之日例而觀之。故曰鴻荒之世有不可訓者。置而不論可也。然其弊遂使風化已開之後。猶致有斁倫悖禮者。是可歎也。今因首叙皇后之事。附著于茲而並論之。亦有不得已焉耳。

仲哀氣長足姫皇后傳贊 後世諡神功皇后〇同上

贊曰。仲哀征伐不庭。中道崩殂。皇后奮其威武。大整

六師。執訊獲醜。掃蕩妖氛。卒能移兵平定三韓。建不世之勳。剛明雄毅。傑出古今。諡曰神功。不溢美矣。方仲哀之崩。皇后有身。凱旋之日。誕皇子於筑紫。踰四歲而冊為皇太子。遂據有大寶七十年矣。舍人親王修日本書紀。書皇后稱制曰攝政。此特筆也。後人讀史不繹其義。徒見其跡為即眞。以列皇統世次。亦已過矣。然應神降誕在仲哀崩後。是宜立為天子者。而為皇太子果何名哉。使之冊立柩前。則固仲哀之儲貳也。崩踰四歲而冊立。是誰儲貳歟。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不立天子。而立太子。正名覈實。則不可謂之非即眞也。且仲哀之崩。親王書曰神祟。而其事曖昧。不可詳核。然當時或有不服其所為。而擧兵抗皇后者。則其不能免後世之容疑亦宜矣。親王不予閏位。其義嚴矣。微顯闡幽。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雖然御燃極發渙汗。其所行則天子之事也。故今備書皇后擧動於仲哀應神本紀。而不揭年。庚子得其正。而於親王修史之旨亦莫相邪矣。嗚呼應神居青闈六十餘年。踰七旬得負扆。設使不幸崩於皇后稱制之日。則赫赫皇統將何所歸乎。此殆神之所佑。豈人力所能為哉。

允恭忍阪大中姫皇后傳贊 卷之七十五

贊曰。允恭之為皇子也。謙讓不敢即帝位。皇后固諫。卒回其意。為太平天子。賢矣哉。及為皇太后。雄略帝荒禽多暴虐。后置宍人部。以慰諭之。帝為霽威。聰敏仁恕。饒有母儀天下之德焉。

雄略草香幡梭皇后傳贊 同上

贊曰。雄略天資勇猛。蹈殺突豕。欲斬舍人以洩其怒。群下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言以諫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聞善言。賢於楚樊姫之諫莊王矣。

聖武藤原皇后傳贊　諱光明子○卷之七十六

贊曰。甚矣佛教之為蠹也。藤原皇后聰慧能文。伉儷至尊。宜正坤儀。以嚴奧帷簿。顧乃置內道場。延僧玄昉而寵之。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至尊恬不之省。縱其所為。其故何耶。託之佛而掩其迹也。後之纂僧史者。公然書之。以為后建浴室。親去千人垢。終感阿閦佛。野乘叢說。又從而實之。遂使愚夫愚婦。無所忌憚。咸謂佛之勝功巨德乃能至此。則其破壞人心世法。甚於蛇虺虎狼之害。可勝言哉。然皇太夫人藤原氏。既與玄昉姦。后亦效其所為。而至尊不能禁。床笫不修。家法壞亂。無怪乎孝謙皇帝之穢德彰聞也。舊史遷就其辭。為后隱諱。然藤原廣嗣之表。當時播于民間。欲蓋彌彰。此之謂矣。

平城尚侍藤原藥子傳贊　卷之七十七

贊曰。平城帝中主也。溺於弟禍之變。嬖寵尚侍藥子。險言佞忠。受而不詰。憸壬衆之。搆成邪謀。衆興東遷。旌旗西靡。苟非嵯峨帝之善用將師。則戰爭方始。而禍亂未艾也。書戒牝雞。詩刺豔妻。龍漦結釁。燕尾挾災。色之為禍。慘於莫邪。而烈於燎原之火。可不懼哉。

嵯峨橘皇后傳贊　諱嘉智子　稱檀林皇后○同上

贊曰。檀林皇后以良家子。嬪於藩邸。及正位椒房。幽閒令淑。能副四海之望。雖沿襲時習。崇信釈教。而置學館院。教育子弟。則當時帝王所不慮及者也。遺令薄葬。愛惜民力。蓋有達於死生之理者。豈非賢哉。

村上尚侍藤原登子傳贊　卷之七十九

贊曰。盥饋率禮。祗承內事。儆戒相成。罔有曠失。此后妃之職也。村上帝賢明之主也。世之言治。必稱延喜天曆。而尚侍登子前為重明親王之配。以中宮之妹。出入宮中。及親王薨。納之掖庭。寵冠六宮。遂使帝有晏起之愆。豈啻粧怪飾蠱。惑人心。一至此乎。抑嬖溺之私。雖賢明之主。亦不能免歟。進不以正。其能以禮自持哉。累乎主德多矣。

一條藤原中宮傳贊　諱彰子　号上東門院○同上

贊曰。皇朝並立二宮。中世之制也。位號之尊。方在皇后。而寵幸之渥。實歸中宮。故上東門院立為中宮。而定子更號皇后。敦康親王。一條之長子。而定子所生也。方禪讓之間。立為三條之儲貳。則名正言順矣。帝憚攝政道長之威。以後一條為皇太子。非其志也。后勸其父使立敦康。而道長貪外祖之權。不用其事。及小一條去儲位。后又欲成先帝之志。而道長不可竟

以後朱雀為皇太弟。皆以后之所生。立為青闈。則其欲益固戚畹之親。而經營私門。蓋可知矣。后不惟絲髮無妒心。撫視皇后所生子女。不異己之所出。不賢而能如是乎。世徒以其壽考福履。為門院之最勝。稱之。孰知觀天作儷。內無慙德乎。

白河藤原中宮傳贊 諱賢子〇卷之八十一

贊曰。古者左史書動。右史書言。故王者言動不可不慎也。白河帝遭中宮賢子之喪。抱屍哀慟。源俊明正言以諫之。帝曰自朕為始。此言出於哀戚之餘。而不覺其累聖德甚多也。王者法天敬祖。兢兢業業猶恐

失墜。若任其志之所欲。為肆意行之。而曰自我作祖。則驕奢淫佚。何所不至。此喪邦之基也。帝脫屣之後。聽政於仙院。猶在位。然遂來關白師道之議。而後白河法皇踵行其故事。此亦承其弊也。

鳥羽藤原皇后傳贊 諱得子號美福門院〇同上

贊曰。鳥羽法皇寵美福門院。錮於哀誓言無不聽。后以近衛之崩。歸罪於崇德及藤原賴長之蠱祝。故勸法皇不立重仁親王。而立後白河帝。此國家治亂之所係也。後白河之於近衛兄也。其事異於顯宗仁賢之推讓。不宜以兄繼弟。世嫡相承。在禮為正。衆心與論。實歸重仁。而豔妻煽方處。法皇惑其言。而立所不當立。遂激崇德之怒。陵土未乾。京師蹀血。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信矣。然保元之禍。推原其本。實基於白河帝之好色焉。帝鍾愛待賢門院。而遂至敗斁彝倫。法皇亦知崇德非己子。嘗有叔父子之語。故其不慈於崇德。固非一日。而后之狡謀。亦因而易入。可不戒哉。

近衛藤原皇后傳贊 諱多子〇同上

贊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大臣皆諫爭。獨李勣阿其意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二條帝欲以

太皇太后為皇后。群臣以為不可曰。神祖以來。未有並為二帝之后者。然後中草香幡梭皇后。再為雄略之后。事見正史。此雖非得禮之正者。皇朝非無其例。當時公卿偶失檢閱。而或有援武氏之例者。則益謬矣。武氏之事。固異於此。而帝未嘗不以勣之言為是。其意亦謂此朕家事。不須問人。故外議一切不聽。至於法皇亦以為不可。則以天子無父母之語拒之。不孝不君甚於高宗之所為。其不馴致禍亂。豈非幸歟。

高倉平中宮傳贊 諱德子號建禮門院〇卷之八十二

贊曰。平軍熠於壇浦。而養和帝崩于海。建禮門院亦

自投于海。登時東兵拯之。其在舩中。百艱備嘗。卒蒙汚衊之名。不能自白。可哀也矣。蓋源頼朝戒範頼。以勿使侵陵前帝太后。謹護送之。故將士恐違其令。力救之。太后終闕一死。而不能與母氏比潔。惜哉。由是觀之。頼朝所以保全之者。顧非所以累之歟。然死固非一端。求死即死耳。何必蹈波濤而葬魚腹。然後為快乎。漢平王后為莽敬憚。及新室亡。后投宮火而焦糜。太后所遭之地。亦頗相類。而志操之烈。則不逮遠矣。

後嵯峨藤原中宮傳贊（諱姞子。號大宮院。○卷之八十三）

贊曰。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後嵯峨帝寵大宮院。而生後深草龜山二帝。此宜無所輕重。而後深草長子也。主器在其子孫者。大經大法。而春秋居正之義也。設使不幸而後深草無胤。則以龜山承紹。亦不失兄終弟及之義也。帝牽於偏愛之私。而使後深草傳位於龜山。固失春秋之義。而必欲使龜山之胤紹纘皇統。此有所蔽而然也。后聞密旨。以成帝之志。在后則可矣。在帝則亦為得也。偏陂反側。不遵王之道。皇極何由立哉。卒致後深草之悒鬱。使北條氏得建二宗迭立之議。其實帝有以啓之也。

龜山藤原皇后傳贊（諱佶子。称京極院。○同上）

贊曰。京極院以才色。承殊寵於龜山帝。及其崩也。帝甚悲悼。居常忽忽不樂。故遁於禪寂。以為排遣憂鬱之資。薰修制行。不異頭陀。而晚年懈弛。沈溺床第。醜聲聞於遊義門院。汚名被於談天門院。放情逞欲。古今少其比。嚮之所謂明心見性。果安在哉。後醍醐之於一條局。後伏見之於三條局。皆有累于君德。而帝家道不正。二帝亦有以效之也。楊時叙墻有茨詩曰。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內。世無得而知

之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方帝荒淫之日。豈謂世有知之者。而播于中外。傳于後世。乃能如此。使帝能用直指徑悟之力。於詩書禮樂。則亂倫敗度。未必至於如斯之甚。悲夫。

後醍醐藤原皇后傳贊（諱禧子。号新待賢門院。○卷之八十五）

贊曰。曹大家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藤原皇后兼是四者。而反於大家之所論。宜其固寵專房。而得以蔽惑主聽也。蓋后資質濃粹。迎意輒

悟。從帝於板蕩之間。歲月既久。顔詞媚熟。襃謁易行。恩之所加。無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諂諛。庇護足利尊氏。招納利權。離間護良親王。讒搆忠良。將士解體。憤恐而思亂。則其蠧害建武之政。為何如哉。然后誕育允良。尊為國母。雖偏安之業。未備六宮之盛。而甘毳之奉。殆盡四海之養。幸矣哉。

皇子傳　卷之八十五

國朝皇子為親王。皇孫為二世王。以至三世四世五世。皆稱諸王。亦猶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上世樸質。親王之名未立。

稱命稱皇子。天武以後。始有親王之稱。嵯峨仁明文德清和陽成光孝醍醐諸皇子。或為親王。或賜源姓。以別人臣。如桓武皇子。良岑安世。長岡岡成。仁明皇子貞登。光孝皇子滋水清實。皆特例也。亦有出家歸佛乘者。光仁皇子開成。華山皇子深觀。覺源是也。法親王肇於白河皇子覺行。其後比比相繼。唐太宗所謂。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者。勢或然也。然唐初諸王。猶有茅土之封。開元中諸王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等。而實不出外。國朝親王領諸州大守。皆為遙授之官。釐務一委上佐。主之雖多。維城之固。而無犀大之患。蓋與開元之制相符。而昇平無事之宏規也。至後醍醐朝。軍國多事。叛亂煽起。恒良親王居撫軍監國之地。勤恢復招討之略。尊良護良宗良三親王。受元帥之寄。奮鷹揚之績。名實不睽。功效可睹。日本武尊以來。所未嘗有。亦可以觀世變也。若夫蹤派天潢。莫非神明之胄。重跗累萼。皆是若木之幹。本支百世。子孫千億。任城蘭陵之烈。間亦有之。河間東平之義。不多讓焉。其如春日岡宮崇道盡敬崇道天皇。皆據追尊之徽號。以示特書之崇重。作皇子傳。

日本武尊傳賛　景行帝皇子元名小碓命　〇卷之八十六

賛曰。易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景行馭寓。西有熊襲。東有蝦夷。獸聚鳥駭。猖獗難制。肆其妖毒。互相吞噬。日本武尊。以不世出之姿。奮雄偉之略。一駕誅戮梟帥。再駕龍服蝦狄。我武維揚。疆圉寧謐。征伐之功。莫之與京。而帝建立輔助。用能濟屯。憂勤兢畏。不遑寧處。正得雲雷之象。以致大亨之道。神器之託。將在他日。而皇子薨於中路。不能經綸大業。天祚其胤。仲哀登極。奕世廟祀。以假以享。神靈所依。四海瞻仰。嗚呼盛矣哉。

麛阪忍熊二皇子傳賛　〇共仲哀帝皇子　卷之八十七

贊曰。仲哀神功之間。其事秘矣。加之年代荒邈。其詳不可得而知矣。蓋皇后身居正嫡。誕育元良。庶孽不得奸天位。此一定不可易者也。麛坂忍熊二皇子。舉兵抗之。可謂亂賊之徒非耶。雖然仲哀暴崩于行宮。皇后與武内宿禰謀。乃張皇胎中天皇之殼威。聳動天下之耳目。意必有衆心不服於下者。武内宿禰以元老輔皇后。不能速以大義諭告二皇子。使其事明白於天下。此乃所以招兵也。二皇子亦不能於仲哀崩殂之時。日夜以身赴難。舉事已晚。坐失事機。其敗死也宜矣。至於赤猪咥殺麛坂。則事甚神怪。不可窮

詰。今據舊史直書其事。而二皇子之是非曲直。則後世之論。將有所歸矣。

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傳 應神帝皇子〇同上

贊曰。應神以菟道稚郎子為皇太子。分既定矣。而避仁德於菟道。讓猶可也。繼之以死則已甚矣。蓋太子之讓。宜在立為儲貳之日。而不宜在應神既崩之後。今推其心。太子應神之所甚愛也。固辭則傷其志。不得違其命也。仁德之仁孝岐嶷。立之為君。則天下受其賜。我之不肖。豈可以弟先兄哉。此公天下之道也。故至宮車晏駕之日。決意行之。然社稷不可無主。帝位不可久曠。太子以天下讓仁德。久之不許其請。則歸而即位可也。若必欲追夷齊之迹。則晦跡遠去亦可也。何遽以死為哉。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若太子者仁而過者歟。昔者泰伯三讓。逃之荊蠻。其遜隱微無迹可見。故孔子歎美。以為至德。太子之讓固善矣。其迹則不可為訓。其將死進母妹八田皇女於仁德以為妃。此雖上世之風。亦害於倫理。當是時文籍始入國朝。太子師阿直岐王仁而習焉。文教之興。實昉于此。而其聞道則未也。可不惜哉。

大草香皇子傳賛 仁德帝皇子〇同上

贊曰。安康帝信讒夫之言。殺大草香皇子。虐取其妻為后。而心憚眉輪王。則帝亦嘗有戒心矣。然以母寵出入宮掖。亦不謂七歲小兒能報讐也。眉輪對雄略帝。雖辭直氣壯。然弑逆之罪。固在不赦。而安康帝亦有以自取之。不可獨罪王也。

皇太子木梨輕傳賛 允恭帝皇子〇同上

贊曰。皇太子木梨輕。與母妹輕大娘姦。遂有盛夏羹氷之異。卜者之言。頗似漢儒洪範五行傳之説。蓋君子之畏天也。雖微不敢忽。為之戒慎恐懼。敬之至也。允恭以儲貳之重。不忍加刑。亦存忠厚之道。而太子

不悛。竟以淫虐隕命。不畏天戒。其及也宜矣。然亦竊怪親親相姦。不特止於太子。上世之事。姑置不論。下逮叔世。間亦有之。謂羮將不勝其凍。而舊史特書之者。蓋亦有深意焉。據實以記異。因事以存戒。而後之賢君明主。其將有省於斯乎。

聖德太子厩戸傳贊（用明帝皇子○同上）

贊曰。皇太子厩戸有聖德之稱。其聰敏穎悟。度越世人從可知矣。然考諸載籍。施為多有不厭人心者。敏達不好佛。亦為異域之神。其言正大明白。而太子券曰。諸佛之道。諸神不敢違。是蔑如神祇也。用明頗信佛法。先是天子未嘗禮佛。而太子勸帝禮之。是隳壞國典也。弓削守屋中臣勝海固排佛法。而太子黨于蘓我馬子。必欲除此二人。使人陰殺勝海。而以殺生為戒。是欲濟其私也。守屋之誅。雖由欲立穴穗部皇子。而其實在與馬子相軋。大行在殯。太子不治喪事。銳意攻戰者。非為國家。而惡其異己也。崇峻切齒馬子。而太子務寬容之。馬子謀不軌。而太子為不知者。賊在朝廷。而不能討責。以春秋許世子趙盾之義。則雖謂之太子與行大事。亦不能辭也。太子漠然無所顧曰。此過去之報也。佛氏固立三世之說。其要令人

斷惡修善。而流弊亦至如此。今子弑其父。臣弑其君。而諉過去之報。則天下可得而治哉。太子之志。則在佛教。不在綱常。故立陰柔易制之女主。而倡為宏濶勝大之言。其效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隆。朝儀與佛事竝行。此太子之志。而馬子所欲也。其制憲法十七條。剽竊聖經賢傳。而近於經世治民之術。然以篤敬三寶為宗。則其立言之旨亦可見矣。至於辨聚太子之得失。則近世林道春之論悉之矣。

崇道盡敬皇帝傳贊（天武帝皇子名舍人○卷之八十八）

贊曰。史者所以著興廢垂勸戒也。國朝庶事草創。文教後興。上世之事。鬱而不暢。漠而不萃。履中四年。始置國史於諸國。記事言達四方志。此國宰之史生。而亦史官所由起也。推古二十八年。皇太子厩戸與蘓我馬子撰天皇紀國紀。其子蝦夷之亂。罹兵燹而亡。天武九年。詔川嶋忍壁二皇子撰帝紀及上古事。其書亦不傳矣。舍人親王奉元正之敕。著日本書紀。以浩博之才。騁雄贍之文。蓋據二皇子之成書。參以稗田阿禮之言。上自神祇。下至持統。列聖往事。粲然可觀。繼之者有後紀實錄之撰。莫不依倣親王之書。遂使後之覽者。得以考信而覈實。則親王之於文史。可謂其

功冠於古今矣。居宗室之長。為維城之固。與新田部親王。塤篪克諧。同寅協恭。輔佐皇太子。致雍熙之治。追尊之典。光于史冊。宜矣。

崇道天皇傳贊 光仁帝皇子名早良○同上

贊曰。早良親王。寔桓武之弟也。此宜為皇太弟。而不宜為皇太子。舊史不書其故。豈帝未生子之前。以光仁之命子養之乎。抑當時禮典未備。概稱皇太子歟。今皆不可得而知也。然帝於親王。親則同胞。恩則父子。宜擇保傅教以父子君臣之道。衛翼輔導。以成其德性。而帝荒於禽。委政太子。太子亦宜恭敬溫文以守主鬯之器。而專行除拜。以忤帝意。竟與群小相謀。殺帝之寵臣。帝大震怒。廢而流之。斃於道路。可謂兩失之也。帝畏其為厲。多方禳禬。遂至追奉尊號。果何益哉。真德秀曰。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豈唯異邦之事為然哉。國朝治體固美。而贊善諭德之方有闕焉。歴觀皇太子被廢黜者。皆不豫養儲德之所致也。其可忽諸。

桓武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八十九

贊曰。桓武諸子。皆有令聞。葛原親王。恭儉不傲於物。歴覽史傳。練達典章。蔚為蕃屏之望。萬多親王。精究譜牒。著姓氏錄。尊卑區別。至今賴之。明日香親王。雅尚節儉。舉世事華靡。而獨服澣濯之衣。在天潢中。尤難得者也。葛井親王。自幼以射藝播名。惜其酣醟終至喪軀也。良岑安世。以學術顯。遂開治體。蘇息民瘼。豈可概以才藻之士視之哉。賀陽親王。意匠巧妙。小惠不足濟世。而其子忠貞王。歴任諸州。威惠並行。興庠序之教。有良二千石之風。當時稱為宗室之最。宜矣。唯伊豫親王。性非醇良。憸壬甚之。能拒藤原宗成之邪謀。而秘不之發。此與謀逆同科。何以自白乎。宜其為宗成所連累。而不得其死也。仁明追贈之典。可謂厚矣。

嵯峨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九十

贊曰。嵯峨諸子。前為親王者四人。後賜源姓者十八人。可謂螽斯詵詵宜爾子孫矣。據其賜源姓詔。出身之初。一敘六位。若源寬及弟。補文章生。前此所未嘗有。而帝謙遜之德亦可見也。夫以皇子之尊。下同人臣之列。停封邑之濫。省府庫之費。其為後世慮者。至深遠矣。帝雅崇文。睿藻煥發。故教諸子以學術。源信源弘。皆通經史。兼善草隸。源明。博覽諸子百家。源啓。

善射好文藝。其餘朗悟開爽。渉獵書傳者。不為不多。而源常務進才能。退讒佞。時論以為有丞相器。則其成就德業。從可知也。方文德有易太子之意。信直言犯顏。以定清和之儲位。頗有周昌廷爭之風。此其大節較著者也。源定長於深宮。不知稼穡之艱難。蓋子養於淳和。勢使然也。源融歷仕四朝。官爵貴顯。嘗河原院。擬其侈麗。不免文人之譏。而處廢立之際。出言昧於時宜。輙為相國基經所折。此二人之所為。殊非帝燕翼之志也。

廢太子恒貞傳贊 淳和帝皇子 卷之九十一

贊曰。平城皇太子高岳。仁明皇太子恒貞。遭廢黜者。實由藤原仲成尚侍藥子。蠱惑上皇。興戎階亂。與橘逸勢伴健岑謀不軌。皆非其罪也。高岳為僧練行勤苦。恒貞亦披髮持戒精嚴。兩太子志操不凡。何其相似也。然恒貞豫慮讒搆。淳和兩上皇百歲之後。必有不測之禍。固辭儲位。而仁明不聽。及兩上皇相繼而崩。果有龍樓之變。是太子之安危。繫兩上皇之存歿。而仁明之不慈不明。愧於兩上皇之德多矣。太子嘗奏仁明。釈奠於大學。能舉曠世之廢典。博覽經史。兼妙草隷。方其被幽。擧止安詳。不以絓禍動其心。則有過人之度。亦可知也。及相國基經廢陽成。屬意於太子。在廷大臣。亦皆翊戴。而太子拒之。其言甚正。可謂卓爾不群。能守沙門之行者矣。使其毓德春闈。負荷重器。則能紹隆鴻緒。必有可觀。惜哉。

仁明帝皇子源光傳贊 同上

贊曰。源光洞察妖魅。以解時人之惑。可謂明矣。然黨於藤原時平。讒害傾危。計行姦售。竟逐菅原道真。而奪其位。能辨鬼物。而不知其自為鬼為蜮。何明闇之相反歟。

文德皇子惟喬親王傳贊 同上

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之道也。蓋諸母皆同埒。則母以子貴。嫡母所生。則子以母貴。義竝行而不相悖。故正嫡有子。則庶子雖長不得立。亦甚明矣。惟喬親王文德之長子。而帝無正嫡。則嬪御皆同埒也。曷為不立親王為儲貳。而立幼冲之清和。是有所蔽而然也。清和所生藤原氏。以相國良房之女。位次稍貴於親王所生紀氏。然未至如魯隱公之母賤。而桓公之母貴也。既立其子為太子。曷為不立其母為皇后。六宮爭寵。勢有所不可也。然則曷為舍親王而立清和。良房之權重也。帝嫌太子之弱。而

欲擁立親王以待其長。此又不可行者也。使帝有明斷，則不畏良房之權。立親王以從長子守器之義，不然速正藤原氏之位號，以明嫡庶之分。不由此道而優柔不斷，既立之又欲易之，此殆啓釁端也。豈不危哉。幸而帝納源信之諫，國本不動搖，此社稷之福也。親王退居閒散，固無慍色。清和亦不廢懿親，能存友弟之誼，華萼光輝，可謂兩盡其美矣。

醍醐帝諸皇子傳贊 卷之九十三

贊曰。醍醐諸子皆有材器。重明親王性素豪奢，而獨爲君父心喪三年，雖非古制，而屛絕綾羅縣器，哀慕

不輟。能盡臣子之誠，亦曠世所無也。兼明親王博學能文，饒有曹植之才。居端揆之重，兼傅保之任，施設將有可觀，而關白兼通欲使從兄賴忠代其位，乃尊之爲親王，其實疏而遠之，爲計深矣。親王不勝讒口之囂囂，賦菟裘以見志，亦可悲矣。世謂其子伊陟闇劣，失對於一條帝，遂以賦獻。此殆不然。縱雖至愚極陋之人，豈有不知賦之爲文，衆之爲物者哉。伊陟官至納言，職兼金吾。又豈有不知文字而可以居獻納之職者哉。當此時，權相用事，轉喉觸諱。親王憤世嫉邪之志，無由上達，因帝之問，冀其經覽，果使至尊動

容。則寓譏規於嘲笑，明先志於泉壤。見其知而未見其愚也。源高明失勢觖望，時出怨言，竟爲藤原師尹所傾禍，將不測讒慝乘之，張大其獄，爲之株連，誣以謀反，則誠冤也。要亦其禍有所從來矣。

村上帝皇子爲平具平二親王傳贊 卷之九十四

贊曰。村上諸子，其稱於世者，爲平具平二親王。而爲平親王以結昏於源高明，不爲攝籙者所喜。帝嘗欲傳位親王，而事多支吾，訖不能成。及外祖藤原師輔薨，益不得志。遂起橘繁延藤原千晴等之變，而高明左降，親王剃髮。勢之不可恃，固然矣。具平親王以文

學才藝著於當時，聲譽亞于兼明親王。大江匡房舉父子以文章繼業者，以親王爲稱。則帝好文之美，亦可併觀焉。志操恬退，不競權勢，終能保其令名，賢矣哉。

三條帝皇子小一條院傳贊 名敦明　卷之九十四

贊曰。小一條院，以三條皇子爲後一條東宮，非其所欲也。一條三條皆村上之皇孫，而一條繼於華山，三條以一條之從父兄，爲其儲貳。昭穆已爲不協。方三條傳位於後一條，儲位未定，攝政道長欲立後朱雀爲皇太弟，而一條不聽，遂立小一條爲太子，蓋欲存

冷泉之紓也。其舉固善矣。然太子長於帝十四歲。昭穆何以得敘。不待傳壺切劒。而其不終可知也。一條登遐。太子不能安位。道長恫疑虛喝。遂讓儲位於後朱雀。果如道長之志。而冷泉之紓。至此絶矣。宜詔總畢。官殿輒毀。道長之所為。不亦甚乎。當禪讓之間。太子固欲避於後朱雀。而母后強之。終至此極。謂之何哉。道長畏物議。上院號以安其意。進女為妃。以慰其憾。可謂其計至巧矣。使太子有特立之操。則盤桓巖谷。而追蹤於高岳恒貞二親王。豈不美哉。顧乃戀戀於茅土之封。棄故妻而宴新昏。至使棄婦與父俱憤

怨而死。其無志操亦可見矣。然則太子之讓。非出於至誠。而逼於勢者也。

後三條帝皇子輔仁親王傳贊　同上

贊曰。輔仁親王。以文藝著名。時論比兼明具平二親王。以有河間東平之風。後三條遺詔白河。欲使以次立為皇太弟。故搢紳士庶歸心久矣。白河違詔旨。親王不得立。退居北山。琴書自娯。其處身甚善矣。然不能杜絶賓客。至有三宮百大夫之稱。豈非招殃之道耶。未幾果有僧仁寬之變。親王雖不與知其事。能得免禍。而為累亦多矣。盛名之下難久居。可不慎歟。有仁。以帝室之胄。不降其志。博洽多藝。善繼親王之業。然修飾儀容。衣冠務出新様。天下靡然嚮風。斲喪淳素。馴致奢靡。有仁與有罪焉。而其不阿關白忠實之權勢。與之抗禮。以整一時公卿。庶子有威而可畏有儀。而可象者矣。

後白河帝皇子以仁王傳贊　卷之九十五

贊曰。術士之誤人多矣。以仁王以母無寵。不得為親王。悒鬱日久。故信相者之言。自謂蛟龍終非池中物。一聽源賴政之計。而不度德量力。倉皇舉事。遽稱最勝親王。其器小矣。宇治河之戰。賴政力屈死之。親王

中流矢而授首。可哀也矣。然關東源氏。奉王之令旨。而建義旗者八州響應。終能殄滅平族。而鍾簴不移。廟貌如故。豈非羽檄所至激厲義氣歟。當京師無主。法皇議所當立。源義仲盛稱王之功。而欲立其子北陸宮。武臣敢議皇統。固非所宜。而其言未嘗不是也。法皇欲立高倉皇子。決疑於卜。而北陸宮不得立。當時執政亦以為不可。則天人之所不與。終莫如之何。王首事之功。泯沒而無聞。不能澤流子孫。悲夫。源義仲之亂。圓慧法親王與天台座主明雲。抵法住寺殿以赴法皇之難。竟為亂兵所殺。明雲亦同其死。夫既

出家歸佛。固無臣子之分。釈氏絕滅天倫。雖不赴君父之難。孰有非之者哉。然天理之存於人心。有時而明。一聞其難。有所不忍。故冒犯矢石以赴之。若法親王。可謂能存天倫之義者矣。世有居臣子之職。而求苟免者。豈非無君父之徒歟。聞法親王之風。亦可以恧怩矣。是有關於世教也。義仲悖逆。固不足道。其梟二人之首。果何謂哉。此旌其善而揚己之悪也。謟天之罪。其能免于刑戮乎。

後高倉天皇皇子守貞傳贊　高倉帝皇子名守貞○卷之九十六

贊曰。西漢末。赤眉賊起。書札為符。軍中得城陽景王

後三人探之。劉盆子探得符。遂立為偽主。養和帝孫於西海。京師無主。法皇欲選高倉二皇子。源義仲固請立北陸宮。法皇難違其意。乃決於卜。亦三人焉耳。三宮吉凶相半。四宮吉。北陸宮凶。四宮遂登天位。是為後鳥羽帝。而三宮則後高倉院也。彼以賊此以正。彼以巫言。此以卜筮。盆子見衆拝。恐畏欲啼。親王啼號不敢前。不為法皇所喜。一何相似也。然盆子得位。親王不得位。帝位果有命數。而非人之所能為者歟。親王及長。不通賓客。遁跡於釈門。可謂能守其分者矣。承久之變。北條義時肆行廢立。欲奉親王之子為帝。使人言其意。親王不省曰。適足亂道心矣。及其妃藤原氏慫慂之。乃許焉。在常人則不勝其喜。而親王。耳若不聞。此又可見終非盆子之比矣。義時雖以順德之故廢幼帝。而其意亦在求高倉之皇胤。遂立親王之子。是為後堀河帝。而親王亦蒙太上法皇之尊號。高倉君德之美。仁厚浹洽乎人心。福祚流行於子孫。於斯益可見矣。

順德帝皇子忠成王傳贊　同上

贊曰。忠成王以順德皇子。為北條義時所忌。終不能登宸極。亦不得為親王。其悒鬱可知矣。王孫忠房養

於後宇多帝。陞為親王。當時以為殊禮。忠成王豈不忻於地下哉。建武中興。親王將兵討足利尊氏。王師蹉跌。親王不少見敵。直入鎌倉。尊氏進犯京師。勢甚猖獗。後醍醐帝幸叡岳。親王反旆至東阪本。官軍大振。雖不見摧陷廓清之功。而其與後醍醐諸皇子。方駕齊軌。亦從可知矣。惜乎載籍淪沒。其詳不可得而知也。

皇太子邦良傳贊　後二條帝皇子○卷之九十八

贊曰。後二條之崩也。皇子邦良。宜承皇統。而北條貞時。建二宗迭立之議。立花園帝。則儲位宜在邦良。而

後宇多法皇不從。託疾避之。遂立後醍醐。寵渥甚者
何耶。後醍醐固法皇之所愛。而邦良其所最憐者也。
故使後醍醐立之爲東儲。皇姪之親。猶子也。而況法
皇之所託。豈可遇之不厚哉。然帝既有長子尊良。則
太子之立。非其志也。特以法皇之命。與北條高時之
議。勉強從事。而非出於至誠者。其能得全父子之恩
乎。及法皇崩。帝果有易儲之志。太子處嫌疑之地。能
供視膳之職。溫良仁恭。中外悅服。固無罪之可廢。是
帝欲成其私。而不顧天下之正理者也。幸而高時執
先人之議。固爭之。太子遂得不廢。不亦危哉。使太子
不蚤薨。則料其紹襲之間。必不能無歉。李泌所謂陛
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者。帝不能行。而群小
投機構成恒貞之變。亦未可知。然則太子享年不永
者。豈非天全其令名耶。

後醍醐帝諸皇子傳贊卷之九

贊曰。後醍醐諸子。皆英烈有風骨。才堪禦侮。蓋帝欲
圖北條氏。而教習之漸使之然乎。尊良親王。年雖最
長。壓於邦良。不得立爲儲貳。建武之亂。管領關東。仗
大義以討足利尊氏。竹下之戰。偏裨降敵。官軍敗績。
既而經略北國。奉東宮據金崎城。東宮弟也。親王兄

也。親王輔之。毫無怨色。及城陷。志氣慷慨。從容就死。
帝子宗藩。未有義烈如此者。可謂忠孝兩全矣。護良
親王。天資雄勇。武藝絕倫。敵王之愾。誓殄彊寇。艱楚
嶇嶮巇。瀕九死。終能建牙吉野。號令四方。新田義貞
赤松則村。東西起義。而車駕返正者。親王之功居多
焉。親王見尊氏不臣之漸。必欲誅鋤之。尊氏忌親王
之威名。讒構百端。是親王與尊氏。勢不兩立。天下安
危。一係於此。而尊氏狡獪。通裏謁而設機穽。帝不問
其曲直。赫怒而囚之。親王不勝憂憤。上書訴冤。有申
生死而晉國亂。扶蘇刑而秦世傾之語。至今讀者爲
之嗚咽。隋太子勇爲弟晉王廣所陷。自以廢非其罪
頻請見文帝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親王所上書。亦
爲有司所沮。不得奏冤枉之痛。如出一轍。文帝付勇
於廣。而帝付親王於足利直義。是皆自墮姦人之計。
而招國家之亂者也。孰謂帝之英武彊毅。而壅蔽一
至此乎。直義拘親王於土牢。遂枉殺之。而帝猶不知。
世以不慈不明譏之。亦宜矣。其子興良。居閫職之重。
而昧興復之機。反欲乘危作亂。徼幸一時。大有愧於
乃父之烈焉。皇太子恒良。爲尊氏所幽。能知死無生
理。諭成良親王與俱仰藥。而薨。慘虐之甚。古今未聞

其比。尊氏之罪著矣。宗良懐良二親王。受征東征西之寄。有岳陽江夏之略。竭誠赴敵。志不圖生。雖兵有利鈍。不能克復京畿。而勤王之節。始終不撓。懐良征伐携貳。綏撫筑紫。不負帝之所託。其功不可没矣。

皇女傳一　卷之一百

宗之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尊。史官猶外而不詳。然則其行履罕傳于世。亦宜矣。國朝敬神祇謹祭祀。自倭姬祀皇太神於五十鈴川上。有智子內親王主祭於賀茂社。歷世相承。卜定齊宮齋院。其禮至重。下嫁王公者。亦重其選。而宮壼之設。沿襲古風。故有登宸漢。母儀天下者。撫養幼主。恩禮兼施。故有為準母。蒙門院號者。又有非匹敵。而號皇后者。有賜姓如皇子者。有削髮為尼者。皆國朝之特制。而不可例以外國之史視之。今撫載籍之所存。悉列於傳。而其性行之淑慝。操守之有無。亦可以槩見。作皇女傳。

諸皇女傳贊　卷之一百五

贊曰。稚足姬被讒自經。遂感神鏡之異。得雪其寃。山邊皇女悲大津皇子之誅死。以身殉之。皆貞烈可稱者也。當孝謙猜忌之朝。不破內親王。以誣告蒙譴責。則誠寃矣。然始以其夫從逆削籍。終以其子謀反處流。非不幸也。有智子內親王才藻豔發。罕有疇匹。蓋帝姬之俊秀者也。親子內親王。以父皇崩。哀毀遂至不能起。可謂至誠篤孝者矣。近衛崩而無嗣。鳥羽法皇欲使暲子內親王莅位。關白忠通諫之而止。非特能救法皇之溺於愛。亦所以保全內親王也。

大日本史本紀贊藪卷之二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

可美真手命以下至野見宿禰傳贊 卷之一百六

贊曰。國家之興。必有佐命之臣扶翼皇運。可美真手。不墜天孫之緒。挈寶器而歸真主。屏翰王室。為物部氏之祖。後世武士之稱。權輿于此。高倉下。至誠感格。殄滅妖賊。道臣。忠勇天性。鷹揚奮庸。其師尚父之流與。椎根津彥。出奇決勝。摧陷彊寇。弟猾弟磯城。能知天命所歸。不從其兄之逆謀。輸誠竭力。卒受茅土之胙。皆開國之元勳也。彥國葺。定難持危。為世虎臣。能見宿禰。雄勇絕倫。著名當時。進埴輪以代殉埋。克成

垂仁之美。可不謂之仁者之勇乎。

大田田根子以下至秦酒公傳贊 卷之一百七

贊曰。異哉大田田根子之事崇神帝也。夢兆頗類傳巖。雖不見旱霖之用。而帝精誠求治之效亦可觀矣。天日槍以新羅王子投化而至此。非海表朝貢之漸耶。田道間守灑誠輸忠。誓死復命。可為人臣之勸。物部十千根。同寅協恭。不忝五大夫之列。赳赳武夫。世為干城。阿知使主。酒君。秦酒公。皆以殊方之產。來仕天朝。各奏爾能。若酒公之教蠶桑。而衣被生民。琴歌悟主而弗使陷於殺無辜。可謂出乎其類者也。

武內宿禰傳贊 卷之一百八

贊曰。神功皇后之還自筑紫也。麛坂忍熊二皇子。稱兵邀之於路。其勢甚危。武內宿禰。擊忍熊而走之。終能定基業於倉卒之中。獻神器于皇太子。雖非聲罪討逆之師。而臨陣決機。其功不可掩。輔佐五朝。為棟梁臣。享希世之遐壽。奕世昌熾。宜其享祀廟廷。而與宗社不敝也。若平群木兎。諫反正帝使誅刺領巾。則漢高戮丁公之義。而可為萬世之法也。

千熊長彥以下至紀男麻呂九人傳贊 同上

贊曰。千熊長彥。使于新羅百濟。得其要領。遂使百濟

為我西蕃。可謂不辱君命矣。荒田別。出征不庭。威稜懾乎隣國。田道曉暢軍事。不忝爾所生。擊左軍以破新羅。即鄭子元為右拒以當陳人之故智也。紀小弓。身死絕域。功著褒典。大磐。不思堂構。狂悖僨事。其得保首領幸矣。武振熊。誅妖賊而安黎庶。小子部雷。諭詔旨。而致神物。蓋精誠之感。的戶田。襲養由基之藝。縣守。不愧周處之勇。紀男麻呂。勝不忘敗。全師而還。皆難得之士也。日羅。長於百濟。不忘天朝。持論老成。當時無出其右者。惜乎功未及立。罹无妄之禍。乃猶在身能為善後之慮。殆有來歙之風焉。

大伴室屋以下至朴市秦田來津傳賛 卷之一百九

賛曰大伴室屋。託孤寄命。能竭股肱之力。臣弼七帝。誅暴亂。及武烈崩。天位間曠。迎繼體而立之。四海莫敢動搖。其功大矣。然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與之。遂致新羅之叛。兵連禍結。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此之謂與。古之命將。其禮甚重。安閑之於物部麁鹿火。其殆庶幾乎。故能戡定禍亂。鎭撫西陲。其妻明見遠識。不下辛憲英。惜乎史失其名也。阿部比羅夫。出車遠征。不遑啓處。秦田來津。料敵明。處事審。臨死果決

名振外夷。近江毛野。傲狠不法。汚瀆閫職。自我致我。又誰咎也。物部尾輿。敬神排佛。可謂知本矣。惜其不學無術。不以物則民彝開陳主聽。徒以災厲徵其言。嗚呼此乃所以反招其法之盛行也。

葛城圓以下至物部弓削守屋傳賛 卷之一百十

賛曰。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眉輪王弑其君。雄略之討當矣。葛城圓。身為大臣。不能執而討之。反守匹夫之諒。與俱就死。君子無取焉。平群眞鳥。憑勢凶恣。父畜不臣之志。一旦赤族。隳父祖之業。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之謂矣。蘇我稻目之佞佛。弓削守屋之惡佛。若氷炭之相反。而守屋與馬子。積不相能。忿狷構難。兵敗孥戮。舊史歸罪於馬子之妻。蓋得其實也。當此時。佛法日熾。如火之燎原。救之不以其術。而欲蹂躪以滅之。庸可得乎。遂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為。箝口不敢議佛。可謂失計之甚矣。境部摩理勢。阿其所好。廢格詔旨。輕議天位。其及也宜矣。

藤原鎌足傳賛 卷之一百十一

賛曰。古無功臣之名。有之非得已也。藤原鎌足。德量包荒。才畧絕世。不幸而遇蘇我入鹿之跋扈不臣。廼與天智帝協謀。立不世之功。其實非所望也。無智名

無勇功。致君於堯舜。使民為堯舜之民。此其志也。漢之蕭曹。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慶流苗裔。斯蓋近之矣。而未足盡也。孫子赫奕。其蕃不億。廟食千祀。與國家同休戚。可不景仰哉。

橘諸兄傳賛 同上

賛曰。橘諸兄以宗室之胄。錫姓分族。乃心王室。共而不貳。舊史載孝謙上皇不豫。諸兄祗承人佐味宮守告去。大臣飲酒言辭無禮。稍有反狀。上皇優容不問。諸兄知之。無幾致仕。蓋當此時。藤原仲麻呂。大被嬖寵。醜聲彰聞。諸兄不勝憤歎。偶發于言辭耳。豈有不

[illegible]下脫略異。而然不忍所掌故事雖十一字

軌之謀乎。後來奈良麻呂。圖除仲麻呂。蓋繼其志也。

蘇我赤兄等傳贊（卷之百十二）

近江朝廷。紀綱不振。皐虁許謨。呂虎勲庸。咸無聞焉。然而革除之間。興廢之會。各守所見。克行其志。豈天理人心之公。不容泯滅者歟。苟非如斯。則何以維持綱常乎。蘇我赤兄至智尊。凡十八人。或匿或執或流。跡雖載于本紀。甄其姓名。以錄于此。其他如佐伯男。物部麻呂。仕天武。累受官爵。穗積百枝。物部日向。違執復釈。並不得列于此。若夫紀大人。倍執盧之盟。其罪不言可知矣。

贊曰。帝大友之諸臣。死節死事。宜有等差。蘇我果安智尊。見危授命。激厲壯烈。斯其上者也。境部藥。秦友足。大養五十君。谷鹽手。折北不支。力戰而死。斯其次者也。蘇我赤兄。中臣金。巨勢人。書藥。忍阪大麻呂。穗積百足。社戶大口。土師千嶋。陷身俘獲。不虧臣節。抑又其次也。其餘不知所終者。亦非畏懦藏匿之謂。其間豈無忠節相埒者哉。喪亂之世。史逸其事也。若田邊小隅。出奇破敵。將畧可見。而功不能立。惜哉。

大伴吹負等傳（同上）

天武稱兵。其迹不可掩。毀信效逆。恃彊陵弱。遵養時晦。惟有勲德。而猛將謀臣。雲集影從。大伴吹負至黃文大伴。三十五人。際會風雲。樹立殊勲。率皆識時達變之士也。生登榮顯。死受賻贈。朝廷疇功之典。亦可謂優矣。置始兎。出雲狛。膽香瓦安倍等。舊史不記卒年。弔賻贈位。亦無聞也。如其事跡。既載諸本紀。故不揭于此。

贊曰。大伴吹負之爲將也。才能迥出等輩。其下令曰。唯誅元凶。非殺百姓。似乎王者之師矣。循名責實。則元凶之稱。可加于天武。而不得加于帝大友。然不爲此。則無所號令。此其方畧也。高市牟狹村屋三神[illegible]

佑吉野之軍。何其悖也。聰明正直之謂神焉。有神而助虐之理乎。此又方畧。而齊田單用神師。晉李矩稱子産神教之類也。假仁義而愚黔首。觀者勿泥其迹可也。三輪子首羽田八國。去順效逆。功愈高而罪愈著矣。

村國男依三輪高市麻呂傳贊（同上）

贊曰。村國男依。破堅挫鋭。每戰克捷。其功亞于大伴吹負矣。栗隈王。翊戴吉野。幾瀕于死。三輪高市麻呂。大伴安麻呂。效力行間。不避矢石。皆忠於所事矣。國朝凡百臣僚。莫不進思盡忠。而退思補過。或有歉焉。

故犯顏觸諱之言。謇謇無聞。而攀檻斷鞅之風。希世一見。高市麻呂。諫幸伊勢。可謂鳳鳴朝陽矣。諫不行而挂冠。豈非萬夫之望歟。

小野妹子阪合部石布等傳贊 卷之百十一

贊曰。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小野妹子。粟田眞人。中臣名代等。皆有專對之才。經涉萬里。阪合部石布。小野石根。厄于風濤。隕命溟渤。悲夫。小野滋野。冒險履危。得竟使命。津守吉祥海上三狩。拘留執畧。百艱備嘗。伊吉博德。身在絶域。能辨誣枉。實奇士也。多治比縣守。建牙擁節。訓練強兵。廣成博雅好文。丹墀播穀。常棣聯芳。鄂不韡韡。藤原葛野麻呂之諫平城上皇。言雖不聽。而忠義之心。藹然可掬。常嗣奉使稱旨。父子齊名。可謂繼美矣。夫廣開言路。固王者之良規。而知彼築室於道謀。乃古今之通患。氏宗奏疏。切中時弊。能知藤原基經於衆人之中。欲讓闔職居端揆之地。辭廩料之重。褒讓之風。皆當時之所無者。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藤原不比等及子孫傳贊 卷之百十四

贊曰。世勞世祿。古之所以延賞也。藤原不比等。極人臣之位。居外祖之貴。謙讓不遑。滿而不溢。故能福祚流于子孫。而南北式京。世濟其美。胙之茅土。賜之美諡。朝廷疇庸之典亦至矣。房前受顧命之重。盡匪躬之節。身雖不登顯位。而餘慶延于苗緒。名德相望。衮鉞蟬聯。七世內侍。八葉宰相。未足爲比。盛矣哉。宇合才兼文武。功著邊陲。麻呂善自韜晦。託於琴酒。如其將略。見于東征。田麻呂隱顯有時。不喪其志。富士麻呂。馭軍有法。能得士心。皆將相之才也。貞敏之彈琵琶。敏行之善書法。名一藝者。無不庸也。

秦河勝等傳贊 卷之百十五

贊曰州牧之任。民之父母。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國朝仁恕爲本。視民如傷。選賢簡能。隨器授任。慰安牧養之才。彬彬輩出。阿部御主人。大伴御行。多治比池守。石川年足。清原有雄。南淵永河。皆以政績著名當世。道首名春枝王。悉心民瘼。不媿黃霸龔遂之治。藤原岳守。山田古嗣。甘南備高直。紀夏井。爲人子盡其孝。故爲民父母。能施其慈愛。而夏井被疲駿之稱。展逸驥之足。出典州郡。恩威兼著。殆所謂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者乎。秦河勝。藤原高房。禁巫覡絶妖妄。蓋有西門豹之風焉。長岑高名。橘良基。清白遺其子孫。可以厲世激俗。小野恒柯。坦率簡

朴。名不逮實。丹墀門成。廉勤嚴明。治劇有法。馭黠馬者。利其銜策。亦救時之良吏也。

阿部仲麻呂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六

贊曰。選學生而遣之唐。欲使之學聖賢之道。而成就人才也。阿部仲麻呂。慕唐之文物。留而不歸。易姓名。受官爵。是蔑祖先。而二本也。豈聖賢之道哉。世徒眩于才藻。不究其本。而歆豔其爲唐廷文士所推獎過矣。藤原清河。通聘結好。遭風濤之險。竟不能歸。亦留而仕唐。凡我使臣在彼者。例授官爵。以寵勵之。其與仲麻呂有間哉。皇朝覆載之仁。不罪二人。而存恤之。亦

忠厚之至也。大伴古麻呂。爭坐次。而宣國威。膳大丘。謁文廟而傳徽號。可謂一時之良矣。大伴繼人。亦使于唐。我陷蛟涎。僅免魚腹。高内弓理。秦朝元。平群廣成。高元度。内藏全成。皆辛勤於王事。清海惟岳。屬唐之亂。留仕天朝。勢雖不得已。而行事無足稱焉。

長屋王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七

贊曰。巧言如簧。詩人所以惡讒毀也。長屋王一罹讒口。闔家顛覆。舊史多回護。蓋有所諱也。當此之時。僧玄昉出入宮掖。醜聲播于中外。藤原廣嗣。韜文武之才。除君側之惡。其志偉矣。然擅舉兵諫。君子謂之愛君。而猶不可爲訓。矧與晉陽之甲乎。橘奈良麻呂。謀之不臧。事洩廢立。城狐社鼠。自古難治。而告密羅織。訐人得以乘其隙。非有仁明之贈典。則千載之下。烏能明其冤枉哉。

佐伯今毛人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八

贊曰。佐伯今毛人。思理通贍。妙究規矩。蓋宇文愷之流。百濟敬福。高倉福信。皆以蕃種入仕。雖有幹局。敏以濟事。紀勝長父子。以善射名。田上深江。蒞政循良。吏民懷惠。爲司牧者。豈老資於明察哉。伴善男。陰鷙桀黠。自蹈禍機。殆孟子所謂患失之鄙夫也哉。

文室淨三等傳贊 卷之一百十九

贊曰。寶字初。詔求直言。此忠讜規誨之機。而文室淨三。屑屑焉。唯以悔過修懺爲急。天下之事。豈無大於此者。可謂陋矣。然當吉備真備等欲授而立之。拒而不受。子臧之節。未足爲高。可以拭目改觀矣。大市髡首避禍。有時而仕。知足告老。壤蘘姚美。綿麻呂之將略。秋津之武藝。皆出群者也。船王審議邊備。悉而肯綮。山村王疏屬訖親。與討叛亂。平高棟厚重少文。政存大體。一子樹立。不墜家聲。豐前王犯馬援之戒。年王昶之訓。其能容於世乎。和氣王冀望儲貳。崇信左

道。其及禍也宜矣。氷上鹽燒。以宗室之胄。不能拒絶姦猾。反乃與其逆謀。僭僞棄輿。禍不旋踵。較之淨三之志操。相去不啻天淵矣。志計志麻呂。川繼。蹤緒晦僻。莫能自明。要亦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矣。

藤原永手以下至仲成傳賛 卷之百二十一

賛曰。藤原永手。兄季鍾美。世篤忠貞。定策之功。垂于竹帛。眞楯韜采埋光。全身遠害。雖居獻納之地。未登鼎鉉之任。惜哉。魚名攀翼天門。獲罪長流。噓枯肉骨。著於贈典。豐成遭弟不良。幾致覆宗。雪寃理枉。慶流子孫。良繼之欲除仲麻呂。成已之私。用心非公。驟歷

樞要。快意恩讎。其器亦小哉。百川強梗悍厲。廢皇后黜太子。翕張開闔。莫不如意。而時人謂之忠臣者。以其翊戴光仁。而左右桓武也。然其事鄙褻。不足齒錄。陷君於不義。束縛馳驟。使若牛馬然。蓋百川之行事。不盡如此也。舊史諱而不書焉。知其非稗史之所傳會哉。藏下麻呂討反有功。居職匪懈。種繼特寵買禍。怨敵頗多。牽連大獄。少陽由是顚越。首從爲之誅竄。仲成不恩其父之死于非命。與妹藥子合謀。蠱惑上皇。卒致弘仁之變。怨府禍梯。其能免於刑戮乎。世嗣至性爲行。不類其兄。豈非卓然特立者歟。

大中臣清麻呂傳賛 同上

賛曰。皇朝奉若神道。建邦設教。乃立神官。以崇祭祀。於禮既大。爲職不輕。上世中臣忌部二氏。同掌祭祀。無所軒輊。而忌部氏衰弱。家聲不振。舊史載名無慮數十人。而無聞于世者。唯中臣氏以鎭足支屬。爲時所推。蕃衍昌熾。至清麻呂。以清愼稱職。望崇一時。驟經朝要。致身宰輔。子孫遂專其職。奕葉不絶。如忌部氏。世無復知之者。一盛一衰。豈非有幸不幸耶。淵魚恬退。養志國雄。博洽出群。正棟蔑神歸佛。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亦爲不善變矣。

和氣清麻呂傳賛 同上

賛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方僧道鏡之窺窬神器也。凶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和氣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傳者神怪其事。以爲不可企及。則又傳會之過。而使人怠於爲善也。神以正道爲德。清麻呂之心。即神之心也。豈有二哉。故至誠感格。終保厥躬。神果不佑忠賢乎。廣世仲世。學行兼備。挺於有

政。真綱讜直不阿。不得其職而去。益有父之風焉。

巨勢麻呂以下至藤原小黒麻呂傳贊　卷之一百廿一

贊曰。要服荒服。禹貢所以略文法。蠻畿夷畿。周禮所以制職方。故帝王之治。篤近而擧遠。內此而外彼。莫不各有其分。而使相紛一也。陸奧出羽蝦夷。勇悍獷戾。聲敎所不及。故武內宿禰。巡察民風。謂可擊而取之。爾來叛服不常。捐撫難制。巨勢麻呂至藤原小黒麻呂。受方面之任。奮折衝之才。攻城野戰。雖時有利鈍。而酋長款塞來享。沃壤悉歸版圖者。皆諸將之功也。大伴旅人。撥隼人之亂。大野東人。靖廣嗣之難。坂

上苅田麻呂。武藝絶倫。藤原繼繩。文史足用。此其翹楚者也。紀廣純防禦不密。横罹鋒鏑。大伴家持設心凶險。累及宗黨。皆可以爲後車之戒矣。

紀古佐美以下至巨勢野足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二

贊曰。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馬援之所恥也。人才不繫國家輕重。緩急何足用哉。弘仁之變。嵯峨帝慮坂上田村麻呂爲上皇用。不恡顯官好爵。以縻留之。此韓信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之勢。而安危所繫。顧不重哉。田村麻呂能知文室綿麻呂之材器。推轂于縲紲之中。遂收其用。而上皇不能東轅。大難不日而銷弭者。非其力耶。據藤原保則與攝政基經論蝦夷。如今之車雖坂將軍再生。不能蕩平之語。當時所信嚮。從可知矣。廣野淨野。世有武幹。善繼箕裘。大伴弟麻呂巨勢野足。征虜有功。邊塵靜息。紀古佐美。隱匿敗衄。虛張功捷。朝廷洞察情僞。而不擧黜罰之典。雖非馭將之道。而可以概見寬厚之風矣。

吉備真備菅原清公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三

贊曰。吉備真備。以英邁之才。肄業于唐。研究墳典。象通星曆。定釋奠之禮。開申訴之路。建耕戰之議。講陣營之法。此皆裨益國家。表見于世者也。然其濟世安

民之略。不勝持祿保位之計。僧玄昉之亂宮掖。不免藤原廣嗣之指斥。藤原仲麻呂之蠱宸極。阿諛順從。無所匡拂。蓋汲黯立朝。則淮南王寢其謀。仲麻呂之視真備。猶發蒙振落耳。舊史稱其指麾得宜。殆不然矣。與其難至而爲誅。曷若先事而圖之。況道鏡之惡。過於仲麻呂。而僭竊之甚。衆所共知。居端揆之重。不聞讜直之言。仲尼所謂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者。殆非此耶。師傅之恩既隆。而君臣之義安在哉。考其設心處事。特漢張禹之流耳。菅原清公。儒雅檢身。仁恕體物。是善。能傳家學。教子有義方。究其

淵源有所從來矣。

藤原冬嗣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四

贊曰。三公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總攬衆才。以叙百揆。此其任也。藤原冬嗣。以累世名族。冠冕百辟。疏請擇良吏。省民風。順時令。皆治國之大者也。施藥勸學二院之設。仁人之爲。其利博矣。良相首薦人才。甄拔賢能。父子相業之可觀。雖漢之韋賢玄成不能過也。長良。事君謹愨。良仁。奉親至孝。其餘子弟皆以才能顕而無生長脂腴之累。蓋其訓養有素也。

橘清友以下至藤原諸葛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五

贊曰。橘清友風骨雄爽。沒享其榮。氏公秉鈞當軸。大郵門揖。奈良麻呂之冤。乃能雪焉。藤原長岡大津頗有政績。衛。建議指陳時事。振滯革弊。助以鯁直見憚。藤原松影練習典章。爲時楷模。安倍兄雄。面折廷爭。不愧諫臣之誼。藤原諸葛。當廢立之際。能斷大事。蓋有田延年之風焉。

藤原園人以下至清原夏野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六

贊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弘仁天長間。人才嬪然輩出。而求卓越不群能致帝王之治者。蓋鮮矣。藤原園人。抱經濟之器。悉心民瘼。其所建白。皆足爲法。藤原緒嗣。當桓武朝。能言天下所苦軍務土木。切中時弊。群臣莫能及之者。大嘗之禮。務以節儉導上。較其器識。賢於乃父遠矣。清原夏野。才學優長。導揚風化。解釋令文。辭簡而義盡。千載之下。取爲模範。此皆列置上爽。無忝厥職。雖非王佐之才。而明良遭逢。志叶義從。君臣之際。可謂美矣。

滋野貞主以下至藤原良繩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七

贊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滋野貞主憤太宰府吏治之情窳。章奏剴切。蓋忠盡不爲已者。而讜直不容。惜哉。小野岑守欲通變而制宜。亦救時之才也。藤

原三守安倍安仁朝野鹿取。或循謹著名。或局幹濟事。藤原吉野藤原良繩。皆以孝行聞。而吉野儒雅醞藉。領神後進。良繩行已有恥。能避賢者路。求之古人亦不多得焉。

正躬王以下至伴成益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八

贊曰。甚矣伴善男之狡猾也。欲陷正躬王。而嗾法官。議僧善愷之訴。雖光練如讃岐永直。亦畏勢不能正言。忤其志者皆黜之。正躬王遂褫官爵。而得雪冤後籍。展其材略。幸矣。蓋法律所以爲隄防。條目纖悉。而鮮能通暢。一失出入。則所係甚大。故重其選。立爲法

家。文德帝憫永直之老羸。使生徒就習之。雖非致治之本。而求治之具亦至矣。山田春城伴成益皆以公直居職。循名責實。咸無愧焉。

藤原冬嗣緒嗣以下至藤原山陰傳贊　卷之一百二十九

贊曰。貞觀之治。號爲清明。觀立朝諸君子。咸以通濟著聲望。若藤原冬緒。安倍貞行。在原行平。惓惓事職。其所建明。有足稱道。賢哲之臣。森然咸列。此其所以致治歟。藤原山陰雖無功烈之著。而守己拒損。亦有可觀。世徒稱其操刀善割。曲藝累德多矣。

藤原保則小野春風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

贊曰。國朝民風勁烈。生而尚武。故號闘鷙猛之將。著名天府。而沈毅好謀。以全制勝者。或不多見焉。藤原保則之爲將。知人推轂。開懷馭衆。持重如趙充國之討先零。籌敵如陳湯之策烏孫。故能推陷醜虜。開拓邊圉。殆所謂先計後戰者。而政績將略有大過人者。小野春風以累世將種。能諳虜情。不大殺色。而立致綏懷。此豈野戰爲雄者哉。

藤原良房及子孫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

贊曰。良房捐業。雖不多見。而文德帝期以蕭何。則規模徽猷。必有可觀者。與耕田之禮。欲使幼主知稼穡之艱難。則其輔贊彌縫之功。可推而知也。基經廢昏立明。一爲社稷大計。可謂至公無私。近於霍光之所爲。而其器過於傅亮徐羨之遠矣。然文德帝畏良房勢。不得立惟喬親王。宇多帝厭基經之訟。遽叙阿衡之詔。則威權之逼。不啻負芒之憚。而奕世昌熾。一門不知其幾后。外戚之盛。實基于此矣。仲平不襲星變。而欲子姪之久職。忠平能全交誼。而友乃兄之所爲。皆有長者之風焉。

藤原時平藤原菅根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一

贊曰。君臣遇合之際。誠難矣哉。忠佞不能兩立。陰盛則陽消。自然之理也。方菅原道眞之柄用。時平側目既久。一聞關白之密旨。患失之念愈熾。故用源光藤原定國藤原菅根等。爲爪牙。搏擊而去之。李林甫之逐張九齡。裴延齡之陷陸贄。皆此術也。然醍醐帝之禁奢侈。不由其道。而與時平密議。用術以止之。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一爲不誠。則明有所蔽。邪正何能辨乎。時平之術宜其售也。如菅根背本徇私。其爲鷹鸇。則其可鄙也。

菅原道眞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二

贊曰。宇多帝欲抑藤原氏之權。雖有知人之鑒。故擢

菅原道真於翰林。使之獻可替否。志協道行。何其盛也。當禪讓之時。訐讓臣贊其功居多。醍醐帝夙受上皇之誥。處以台鉉之任。然享祚日淺。信疑相半。故憸壬得以乘其隙。信讒容姦。大累主德。不啻道真之不幸。抑亦帝之不幸也。嚮使道真能從清行之言。抱損謙虛。則豈復有西海之行哉。君臣之際。可不謂兩盡其美乎。雖然否泰通塞皆命也。究其學術文章。實為一代之偉人。生而施事業。沒而著英靈。天曆崇祀。正曆榮贈。廟食千載。蔚為天下宗師。道屈于昔日。而伸于今日。無貴無賤。皆知景仰而恭敬之。其生也有自

來。其逝也有所為。夫豈偶然也哉。子孫能繼其業。振興儒風。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在斯乎。

三好清行傳贊 同上

贊曰。三好清行醇文與學。貫穿古今。其議革命改元。如高堂隆之援引古義。上意見封事。如賈誼陸贄之指陳時事。深謀遠慮。皆當世之要務。綱舉目張。細大不遺。凡風俗之醇漓。民戶之息耗。國學之興衰。戎備之弛張。刑獄之濫當。宿衛之虛實。沿革之利害。防守之廢置。國史所不載者。皆於此疏見之。而其言鑿々有據。較於月露風雲之徒。相去不啻倍蓰。國家策士。於斯為得焉。使其能講誠意正心之學。而以道德為經濟。則延喜之治不但如是。而一變至於道。亦可庶幾焉。

藤原實賴及子孫藤原在衡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四

贊曰。戚畹盛。則宗室衰。權臣重。則朝廷輕。此必然之勢也。兼通忘友于之誼。與兼家相軋。欲使賴忠為關白。故奪源兼明之左相。處閒散之地。而授大將於濟時。若探囊中物。此與盧從史得昭義節度使何異。但從史猶有中使傳旨。而兼通則直授之。而無所顧。主上拱默聽其所為。群從子弟皆以性命博美官。世方

以榮達貴顯為賢。而材能操履無所稱道。其間豈無留心政事者哉。實賴之明練故實。賴忠之雅尚節儉。師輔之寬厚容眾。皆公輔之器。而屢見一二於家乘野錄。伊尹為光公季位雖顯赫。事無可傳。奔競之風傷化壞俗。一至於此。可勝浩歎哉。若在衡之探詞帝所溫習之書。此又與盧多遜之通夕閱覽答問多中者何以異哉。迎合之態。若合符契。難乎免於清議也。

藤原兼家藤原義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五

贊曰。兼家所冀望者。女為后妃。身為外祖。圖富貴以怙權寵而已。生民榮悴。國家休戚。若胡越肥瘠之不

忠文下脫聞征討之命撫著而抛國兩底家十三字

相于故子孫皆效其所為。而道隆道兼尤有甚焉。道綱貪鄙固不足道。道隆侍父之疾。納女掖廷。悪爭之逼。公出怨言。事親既不能孝。事君安能忠乎。道兼誘君於不義。陷父於不忠。繩以誅心之法。則大於逐君之罪。天壤之間。其能容乎。義懷惟成精敏邃雅。華山初政略有可觀。及為奸臣責弃。天象示變。則二人同志。幾緇端凝。非有操守者耶。

藤原利仁以下至小野好古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六

贊曰。自藤原利仁至小野好古。將略雖不同。其露頂漸襟。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則一也。藤原忠文忠蓋天性。使其與將門交戰。則奮身致功。敵王之愾必矣。大慾伏誅。半途而還。自陳功勞。則過矣。及聞實賴之議。怨懟憤恚。則益過矣。蓋武夫悍將。不知是不足以立功。師輔之議。實為國家惜其用耳。源經基分派天潢。通曉韜略。殆非武林之翹楚者耶。平貞盛避鋒匿形。頗得少則能逃之意。故能殄滅渠魁。報復父讎。可謂一舉忠孝兩得矣。藤原秀鄉梟雄逆郡。有搴旗斬將之功。然嚮使將門禮接而善待之。則其志趣未可量也。好古殄寇勦賊。有足稱焉。若利仁之豫料盛衰將雪。殆非思慮所可及。異於裴行儉之移營避潦。怪說禨祥。擬以傳疑。固亦史之不能無者也。

藤原道長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七

贊曰。古之大臣。臨殁所言。皆國家大事。道長則不然。諄諄然以造寺之賞為請。則法成寺重於社稷民人可知也。唯其重。故老弱仆於溝壑。而不聞。帑藏糜於塗艧。而不知。子孫遵守以為為相之道。莫大乎此。生民幾何。其不凋瘵。王室幾何。其不陵夷乎。彼悪伊周之驕汰似也。及其自為。及乃過之。東府之損大於供御。天下之事無不如意。自置攝關以來。未有權寵如此者。賴通教通。競以侈靡相尚。峻宇雕牆。尊寵之所不能敬。言其無遠略。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況後三條之英邁乎。然賴通屏居宇治。偃蹇不奉朝命。教通尊以春日神威。則雖英邁之君。莫能如之何。權臣鉗制人主。一至於此。吁可畏哉。

藤原實資以下至藤原伊周傳贊　卷之一百三十八

贊曰。自兼通兼家擅權攝之權。公卿莫不側眉承睫而至道長秉政。則諂諛柔媚。靡然成風。獨實資剛嚴方正。靖重有守。在當時既難得。況與道長族屬甚近而不以私親廢大義。宜乎三條帝之託。為股肱腹心也。練達典憲。多所彌縫。贊右府之稱信不虛矣。能信

一言定儲。不黨其兄。公直忠亮。尤難得焉。伊周躁競無所不至。嚮非大后之卓識。則必覆公餗矣。隆家桀黠。首構邪謀。比之弑逆。相去幾何。出鎮筑紫。政績方略。雖有可觀。而未足贖其罪也。

源満仲以下至藤原保昌傳賛　卷之一百三十九

賛曰。源満仲抱將帥之器。護衛國家。頼光。頼信。雄勇絶倫。皆以將略冠世。頼義善得士心。敗而復振。卒能覆彼梟宄。平遏強虜。褒其忠純。志貫金石。宜乎將門出將。景福流于裔孫也。平維茂特以武幹見稱。然觀其與藤原諸任爭戰。擅興甲兵。未知曲直所在。所謂

勇敢強有力。而用之於爭鬭亂人也耳。藤原保昌威名鎮壓衆庶。其必有禽獲盗賊。肅清輦轂之功。野録義説。摭其小而遺其大。世人從而耳剽。何足責哉。

源經信以下至藤原行成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

賛曰。納言之職。出納王命。敷奏萬機。獻善宣美。参預機衡。異日三公之選。莫不由此。而其為任也甚重。源經信暨四納言之著名當時。宜合此選。而今蒐其行事。皆以詞藻曲藝閑于容儀。矜夸推奬。而訏謨匡拂之言。寥寥無所聞。豈當時専尚浮華。而惇篤沈重者。無所用耶。抑四子皆有實行。而載籍散軼。世徒襲其

虚名歟。裴行倹之取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考四子之績。果何如哉。俊賢之薦行成。議論端正。頗有蹇諤之風。而至表襮自衒附麗姦相。則汨喪廉耻。以饕好爵。魏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論者以為一反。俊賢明於薦達。而闇於操守。何其相反耶。

藤原師實源師房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一

賛曰。方後三條之痛抑權臣。頼通怏怏不得志。訓師實以勤恪。實有所為而然。及被進女之命。其計畢售矣。師實為關白。家忠得大將。自非藉中宮之力。皆不能遂其冀望。計又巧矣。然當時摂籙之家。莫不皆然。

無足怪也。師通憤法皇之親政。其志不過欲權歸于己。而法皇亦有自取。君臣皆過矣。及保元難作。獨教長克諫上皇。車敗流竄。後白河帝欲召用之。而義不就。卒能高尚其志。源師房父子。迸出帝胄。為當世名臣。雖無功業可觀。而能練達故實。子孫世居台鉉。其所貽謀者深矣。

源義家及子孫傳賛　卷之一百四十二

賛曰。安倍貞任之亂。源義家從父征討。歴十餘年。方能掃蕩。未幾清原武衡家衡與眞衡搆難。擾亂奥羽。義家居牧宰之寄。悉力討鋤。廷議以為。如下官符。則

將士不可無賞。此私闘也。不可下官符。嗚呼果私闘耶。宜以擅興之罪處之。果有功耶。何不賞之。既不行賞。又不加罪。諉言私闘。遂没其功。其實不過恡賞耳。當時紀綱之不振。一至于此。其不激將士之變。皆義家綏撫之力。而將士歸嚮源氏。亦在此時。其所關係大矣。平景政不拔矢而殺敵。不減杜伏威之勇。源爲義不能力陳大義。黽俛應上皇之召。蹉跌狼狽。竟罹逆子之慘。哀哉。爲朝之進筞于藤原頼長。可謂有將略矣。然考其終始。恃力横行。剽悍桀驁。難乎免於叛亂之徒矣。

平忠盛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三

贊曰。平忠盛俛倖主眷。遭逢一時。非有威略勲績。可以鎭壓時望。而子孫致身卿相。割符郡國。雖由清盛之勃興。而宗族之盛。實基于此。豈非忠盛夙夜勤恪積之有素耶。及宗盛挾帝而西。勢變事去。何其責蔵之速也。經盛敎盛忠度。以至經正經俊敦盛業盛。或戰死或自盡。而無有一人偸生苟免者。比之宗盛之怯懦。揖去不啻霄壤。敎經雄勇絶倫。臨死自奮。不愧累世將種矣。

清原武則藤原清衡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四

贊曰。清原武則。提出羽精兵。首嚮義旗。故源頼義殄滅劇賊。得建不世之勲。制勝料敵。善戰無前。其將略可概見矣。武衡家衡不念父祖之功烈。叔姪搆難。疆場日駭。竟罹覆宗之禍。何其愚也。藤原清衡以反黨之子。居鎭府之任。拓境撫衆。雄于北土。朝廷既不録義家驅除之功。豈能酬清衡掎角之勞乎。豢而蓄之。聽其自爲。傳至泰衡。勢益彊大。及源頼朝擊之。祖先百戰而僅得勝者。一舉而殲之。取奥羽之地。以資其霸業。何難易之逈別耶。雖泰衡惷愚有以致之。而政柄之失。有所由來矣。

藤原忠實源雅實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五

贊曰。忠實深畏盈滿。言若可聽。然迹其本心。殆不然矣。偏愛溺私。擯忠通而進頼長。徒知朱器臺盤之爲重器。而不知有更重於此者。挹損之道。固若是耶。頼長驕子也。敎以義方。猶恐弗及。而況使之長傲從欲乎。身爲厲階。將焉逃避。忠實有以啓之也。忠通之得名當時。皆小技末節。而非有經邦論道之器。故法皇議皇嗣。則阿諛從順。以立非所宜立。遂激上皇之怒。頼長得以藉口。保元之禍。忠通與有罪焉。基房遭時多難。轗軻困厄。然後寛羑里之拘幽者。非其力耶。源

雅實敢言為主所憚則所樹立必有過人者戴籍不備世徒鑑其曲藝惜哉

源隆國以下至大江匡房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六

贊曰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後三條帝惡源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隆俊隆綱之有才竟登庸之可謂明主矣俊明能卻藤原清衡之餽遺非無卓識然其黨於忠實而遽降攝政之命不幾于譸張為幻者乎源經成治獄慘酷神其佑乎殆傳者之妄耳藤原為隆不為面折廷諍而能導主於正宿德雅度其所涵養可知也大江匡房才能冠于一

時為世矜式嘗教源義家以兵法故後之言兵者咸宗之

藤原賴長藤原通憲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七

贊曰藤原賴長藤原通憲皆以經濟之學自許而賴長彊毅聰察以辦博陵其兄恒欲排陷之適投上皇舉事之機慫慂力贊不特貽禍王室而自取覆滅智果所謂瑤之賢於人者五賴長蓋有而其罪浮于智伯矣司馬光以為自古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抑亦賴長之謂也世傳通憲善相故髡首免禍此叢說之繆

妄而其實出於挾才憤世耳一旦柄用舉廢典尋墜緒井井然有可觀施於政事紀綱稍振豈賴長之所能企及哉然其怙寵弄權矜伐智能則與賴長無以異也保元屬上皇者佯定竄流實處死刑其心術可知矣賴長固不足論通憲德不勝才不免君子之譏惜哉

藤原伊通以下至藤原經宗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八

贊曰藤原伊通不聞博識宏覽之名而其所開陳皆合時宜黜詩賦而務實學所見甚卓中世以來詔求直言極諫皆為虛文而伊通所言乃能如此益知為

學之方矣光賴器識閎偉一旦臨變確然不動其心責惟方以大義忠讜之言感動人心卒得脫主上上皇於虎口宣力多矣及帝欲柄用累乞骸骨豈其見幾而作者乎經宗惟方左右視利幡然改圖蓋二人素號多智其奉乘輿於六波羅似乎忠誠而潰構離間傾張威福使帝被不孝之名未必不由二人之所為真小人之魁傑也事君若光賴可謂忠亮公正者矣

藤原實行以下至藤原宗長傳贊 卷之一百四十九

贊曰智者能慮未然藤原實能勸鳥羽法皇戒飾武

臣。蓋有先見之明焉。崇德上皇與無名之師。廷臣上諫者。唯教長實能之言。尤為剴切。使上皇能從其言。則豈有播遷之辱哉。實行至孝感人。公教雅量容物。皆可稱也。實定名浮于實。無所建白。然當時公卿。詭隨婾容。率多此類。又何怪焉。藤原成通以蹴鞠著名。既非講武。又非習勞。傳至宗長雅經。遂成一家。豈不為之猶賢乎已耶。

藤原敦光以下至藤原兼光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一

贊曰。棘闈擢士。將以得賢才。而綺靡之習成風。士子只欲鬪工於藻繢。有用之才。終不可得也。藤原敦光條疏時事。反覆曲折。深切著明。足見當時之流弊。實為不負科第矣。清原賴業。邃雅博洽。雖無所施於事業。而兼實稱為當世無雙。則其所蘊蓄。概可知也。藤原兼實之詰盜。頗有發摘之能焉。

源義朝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一

贊曰。源義朝驍猛冠絕一時。而溪壑之欲。終不可盈。去順效逆。無所顧忌。原其無君之心。在於旗鼓未交戎服昇殿。與禍亂既平。爭左馬頭。推是心也。何所不至。故朝廷使之殺父則殺之。藤原信賴誘之使反則反。既知殺父之為逆。而故犯之。則于紀亂常之事。靡所不為。皇天后土豈能容乎。內海之誅死。天特假手於平忠致耳。義平勇力絕人。頗有文鴦姚襄之風。臨死不撓。真壯士哉。賴朝錄鎌田政家之後。可謂厚矣。然勸義朝殺父者政家也。祖孫一氣。父子同體。念祖則嫌於父。慕父則忘祖。為賴朝者殆難乎哉。

平清盛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三

贊曰。平清盛位極人臣。身為外祖。而逞震主之威。殺生予奪。無不如意。雖往時藤原氏之盛。殆不能過。其故何耶。有勤王之勞。而兵馬之權在己也。平治之亂。首為奉迎之謀。車駕反正。百官輻湊乎六波羅第。挾

天子以號令四方。適所以成其勢也。凡奸雄舉事。必遷都以濟其私。董卓曹操朱全忠是已。清盛不必效其所為。而遷都福原。古今如出一轍。擯關公卿。屏氣重足。惴惴焉唯恐不能保其生。藤原成親結董承种輯之黨。源賴政舉劉崇翟義之義。而皆不能克。子孫反為源賴朝所夷滅。豈非天耶。而亦由人也。不知凶燄日熾。人神共憤。而自咎其放虎于野。何其愚也。世傳清盛為白河帝之子。援鳥羽法皇之語以實之。蓋天語泛言之。而非謂其皇胤也。彼見清盛之強大。古今必無其比。野乘稗說從而傅會之。果其皇胤耶。賴朝

不得以父仇視之。而清盛之對靜賢拯其慆慢。豈無一語及之哉。此最易曉者也。觀者審諸。

贊曰。平宗盛庸鄙嵬瑣小人。而秉君子之器。其能幹父之蠱乎。其能不覆公餗乎。獨其對後白河法皇。卒取敗衄。不與源頼朝講和。卒使重衡死。不奉神器之詔。辭直氣壯。差強人意耳。然此恐非宗盛之所能辦。蓋知盛使之然也。知盛欲以死固守京師。宗盛决計奔逃。延旦夕之命。以取笑於天下。此知盛之所恥。而宗盛之所冀也。頼朝洞見其肺腑。故戒範頼。必欲生致之。而卒如其言。二兒之優劣。不待裴樂而明矣。源

義仲請和于宗盛。而知盛固爭不可。水島室山之戰平軍稍振。義仲方畏頼朝之圖己。與之連衡以敵頼朝。則事雖不成。未至覆亡如此之速。豈非失事機。而不通權變者耶。知盛終不以此易彼。可謂守正不回者也。若宗盛倉皇西奔。不能取法皇與帝同載。則源平興廢。一係于此。宗允祐皇后。以一婦人。猶得立中興之主。況法皇乎。設使挾之而西。則討救從何而出。四宮從何而立。頼朝雖奉以仁王之令。不免叛臣之名矣。此殆天啓源氏。而西光所謂驕而無禮。天之所惡者驗焉。

大庭景親以下至妹尾兼康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四

贊曰。保元之戰。大庭景親與兄景能。屬源義朝。軍敗見囚。感平氏保全之恩。與景能相議。黨于平氏。卒敗源頼朝於石橋山。各盡其分。去就適宜。然勢蹙而降不免誅戮。愧于其弟多矣。景久不以強弱變操守。伊東祐清不以私恩廢公義。皆鐵中錚錚者。而祐清尤為難焉。齋藤實盛。盛稱東兵之精銳。撓吾士卒之氣。雖染鬚髮以快一死。庸可贖乎。足利忠綱武幹絕世。使其早從頼朝。則當與諸將並驅爭先。而黨于非類。兵敗奔竄。惜哉。平家貞至妹尾兼康。世為平氏臣僕。

遭時多難。皆能效節。然夷考其行。則有不同。鎮西之敗。平貞能可以死。而不能死。富士川之役。藤原忠清可以戰。而不能戰。墮主將殲于檀浦。皆披髮苟免。不及平盛俊父子遠矣。兼康奮于禽獲之餘。圖滅源義仲。力雖不敵。志則可矜。又不失為平氏之忠臣也。

藤原成親以下至平頼盛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五

贊曰。藤原成親結黨合謀。非為朝廷除害。而在逞己之私。庸可濟乎。平康頼源行綱。皆浮躁輕薄之私。而欲倚以為爪牙。幾事不密。反受其殃宜矣。西光雖無謀略可稱。而至死不畏彊禦。不猶愈于成親之怯弱

乎。平時忠靠淨海之勢。頗張威福。其在西海。不臣之語。極其醜詆。而欲免於刑戮難矣。平賴盛不念宗族之覆滅。而息以媚仇敵。其原起於兄弟之不睦。將何面目見其父于地下乎。攙門之羞。不世修降表李昊之比。鄙哉。

平重盛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六

贊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庸戎馬之間。陳讜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歿則凶虐滔

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效晉士燮之畏愼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惜夫天資之美有如此。而不知嚮方也。祈死雖出于不得已。而夷考其行實固於敎之過也。使之少聞聖賢之道。則必有善處之矣。維盛恇怯見敵。未戰而潰。此與梁蕭宏自洛口遁歸。何以異哉。所危難之地。而圖苟免。愧于清經有盛之明決多矣。

藤原兼實父子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四

贊曰。光贊丕業。黼黻皇猷。敘九功而正百度。宰輔之任也。兼家道長以下。皆背公營私。務耀權勢。大臣之風蔑聞焉。兼實裔於其後。獨當劬勤之時。以通濟之才。弥縫調停。能竭其力。忠言讜論。以格君心之非。京師無主。建言宜早立主。主既立矣。必欲俟鑾輿之還而行即位禮。此皆國家大計。而治亂所由出也。神器之議。法皇不能用。遂兆後世僭竊之機。其言如蓍龜矣。源賴朝薦兼實內覽攝政。法皇重違其意而聽之。藩鎮易置宰臣。此乃唐末之流弊也。法皇不知權移

關東。遂襲季世之弊。而顧乃屑々焉疑其阿黨。抑亦末矣。兼實忠藎不二。豈薄王室而重霸府者哉。任而疑之。惑于讒慝。庸詎克竟其用乎。良經才藝軼羣。其死爲世所惜。都下或有浮言。豈有嫌其能而陷中之者耶。

藤原經房藤原長方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八

贊曰。自世祿之家市權勢。在朝公卿。俯仰循默。狼時望固爵位。讜直之言。若相戒不自其口出焉。藤原經房。端亮耿介。正色立朝。孤風推操。凜乎不可犯。藤原長方。言事精暢。有通變之才。議論侃々。不負所學。淨

海能容其言。源義仲邪謀頡沮。膽識機畧過人遠矣。及法皇疏已。奉身而退。宜其爲攝政兼實所惜也。二人名實不爽。卓爾特立。皆當時不多見者也。

藤原基實以下至藤原公經傳贊 卷之一百五十九

贊曰。基通以董賢之寵。驟登相府。遭時多難。逡循依違。無所建白。道家以結昏關東。闔族顯赫。威望無與比焉。然當時執政之權。非藉北條氏。則無以自固。世道變革。一盛一衰。亦可以見時勢矣。徵以三浦光村之言。則道家之覬。固不能無疑。今皆不可得而覈也。承久之變。後鳥羽上皇所忌者。唯公經一人。而王師

撓敗。轉禍為福。貳于關東。告以機密。其不臣甚矣。裔孫公宗以圖不軌。覆其宗。豈非貽謀之不臧耶。觀基通子孫蕃衍。屈摂籙之首。世多名臣。雖載籍淪亡無足徵。而其雅量德望。或有過人者。不然天之所佑何其厚耶。

源頼政源行家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

贊曰。源頼政勸以仁王。以舉大事。其志有足壯者。然特僧兵為輕重。反受其累。非策也。為敵所逼。據平等院。非地也。事皆出于急遽。倉皇。非有深謀遠慮。庸有成乎。然君子不以成敗論人。當是時。法皇被幽。新院危若綴旒。非藉以仁王之令旨。則義旅何由而興。臨死慷慨。不失武臣之節。其所激勸淬礪者多矣。異日源頼朝殄滅平氏。豈非頼政首倡之力歟。行家將畧非其所長。而欲以匹夫之勇。屈三軍之帥。宜其及矣。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之下

長谷部信連以下至平知康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一

贊曰。勇敢健鬬之士。大率麁暴剽悍。能知義利之分者鮮矣。長谷部信連。行已有恥。處事有餘裕。其對平宗盛。激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城長茂舉兵抗敵。非為平氏出力者。其志欲雄據一方。而無策畧之可稱。唯勇力是視。不亡何待。文覺固多權變。説源賴朝能使屈已下之。報讎雪恥。叙立霸業。殆有英略者歟。然忮心好亂者出天性。免于刑戮幸矣。平宗清以婦女之仁。嘗救敵人之子。兩葉不去。終覆平族。傳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雖能辭關東之召。庸可贖乎。平知康。蠖屈鼠伏。智計不及鄭注。而職為亂階。法住寺之變。不異于甘露之慘。其在鎌倉。佞媚百端。終為平政子所鄙斥。殆非孟子所謂。為機變之功者。無所用恥者耶。

藤原公継以下至大内惟信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二

承久之變。王室隆替之機。安危盛衰之所繫也。以萬乘莅匹夫。勢如拉抓兔。而北條義時藉兵馬之權。以振虎狼之威。三院播遷。廢立由其頤指。開闢以來未有之禍也。唐文宗制於家奴。自謂不如周赧漢獻。然猶未至幽辱如斯之甚。其所由。皆後鳥羽上皇。不能端本正源。而縱欲敗度。輕佻佳兵之所致也。問罪蘖於嬖寵。興戎煽於忿猜。義時之挌詔抗師。上皇自取之也。矧當是時。輔弼乏救時之才。將師匪敵愾之器。所與為謀者。皆恇怯巽懦之徒。宜其稔禍速亂。而一敗塗地也。然有一二臣工。能竭其力者。讜直規諌者有矣。見危授命者有矣。或去逆而效順。或狥私以濟公。雖所趣不同。而勤勞王事則一也。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遭時不競。横罹鋒鏑。共職無貳。分之攸宜。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贊曰。三浦胤義。藤原秀康。妄庸人爾。後鳥羽上皇使之將烏合之衆。當強敵之衝。是猶驅犬羊而餧餓虎。何能責其成功哉。藤原朝俊。山田重忠。八田知尚。鏡久綱。仁科盛遠。皆能致死。以全忠名。大江親廣。勤王非其本謀。宜乎望風潰走也。藤原信能。宮崎定範。兵敗奔竄。臣節有虧。大内惟信。以世將之家。不能勇決赴敵。而遭流竄之辱。果其恇怯乎。抑有所為。而志不能遂耶。藤原忠信。以外戚為主帥。任重寄大。而所闕一死耳。藤原宗行。藤原範茂。自甘必死。愈於源有雅之丐生遠矣。藤原公継。擧逆事以警覆轍。如指諸掌。

藤原光親諫疏雖不得見。而為敵將所惜。則其剴切精當可知也。嚮使上皇能從二人之諫。觀釁而動。則豈有航海之患哉。遐棄忠良。親任憸邪。禍不旋踵。是誰過歟。

藤原藤房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三

贊曰。後醍醐帝之英武十倍唐德宗。而其待諫臣。反不能及。奉天之難。德宗與陸贄在道相失。驚憂涕泣。其見親厚至此。贄前後累上諫疏。德宗雖不能盡用。而亦優容之。車必與之謀。當時謂之內相。其不失舊物者。贄之力也。笠置之厄。危於奉天。藤原藤房不離

左右。死生以之。為帝腹心。亦不減於贄。及皇運開泰。四海統一。則帝不念其勳。禮接無所加。一聞天馬之諫。怒形于色。何其待諫臣之薄也。德宗待贄雖厚。而不能甄別忠佞。故裴延齡進。而贄謫于忠州。帝方復位之初。驕心漸兆。藤房見幾而作。雖古之所謂明哲保身者。何以過之。諫臣去國。識者豫憂其再亂。果如其言。悲夫。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孔子贊之曰。知微知彰。萬夫之望。其藤房之謂乎。

藤原道平以下至藤原資朝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三

贊曰。聲色貨財。交驩將士。兵家非無其術也。然從事於燕享之間。亦動以禮。而裁以義而已矣。聞絕滅禮義。而能有成者也。藤原俊基。藤原資朝。以親臣與大謀。倡為無禮講。則先自取敗闕之道也。二臣豈不聞藤原成親鹿谷之事乎。意必蔑視彼之所為。而反蹈其覆轍。悲夫。然天下勤王之師。接踵而起。未必不由二臣畫策運籌之力也。建武中興。宜首加矜恤。而未聞有褒贈之典。豈舊記散軼。概無所見耶。不然。其於國政為闕典。何以為忠臣之勸乎。藤原道平。位極人臣。無所匡拂。而其練達朝章。則有足多焉。源具行。勤勞王事。宜力效忠。不及中興之日。而為北條高時所

殺。良可惜也。中原章房之諫後醍醐帝。深切著明。而帝忌之。陰使平成輔殺之。此帝失德之甚。而成輔終以此死於非命。可哀也矣。

藤原師賢以下至藤原實世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四

贊曰。古者不分文武。入相出將。故大臣大連。有事則出而征伐。無事則入而輔佐。謀謨廟堂。籌策帷幄。其揆一也。降乎中世。文武判為二途。大臣納言。雖兼近衛大將。而宿衛單弱。名存而實亡。後醍醐帝有鑒于茲。其旨見于出皇子鎮陸奧之詔。故藤原隆資。藤原實世。皆以文臣。居將帥之任。躬冒鋒鏑。志貫金石。勝

敢利鈍。兵家之常。豈可以此少彼哉。隆資隆俊父子。相繼死于王事。忠烈嫓美武臣。有不泯其穎乎。隆資議新田義助之賞。實世欲因足利直義來降而誅之。皆能洞察事機。切中利病。藤原師賢流離顚沛。未嘗須臾忘其君。忠義之心。藹然發於至誠。其賜美謚以賁幽壤。自閑院公季以來。所未聞焉。而始復見之。亦哀榮之至也。長親才學優長。為世宗師。事親而孝。能行三年之喪。新葉集所載。足以徵焉。

源親房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五

贊曰。所貴乎儒者。以其博通古今。有裨世教。而記誦詞章。素不足尚也。源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而出處進退。不失其宜。其退也以皇子之薨。其進也以王室之多難。關城之圍。急於雎陽。而結城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回。獨以招討為己任。今讀其移書。儼然穀容。恍若相接。苟有人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厲乎。正統記之作。辨覈正閏。扶植綱常。雄深該博。足以擯斥僭偽。則其所學從可知也。豈非所謂通儒者耶。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輔佐幼主。屹為南朝元老。蓋有諸葛亮之風焉。顯家顯信。皆能死節。忠義萃于一門。盛矣哉。

源顯家源忠顯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五

贊曰。陸奧出羽。沃壤千里。民夷雜居。叛服不常。源賴義戮力勦虜於前。源賴朝殲渠魁於後。然後知嚮王化。能懲微發。元弘建武間。出皇子為元帥。源顯家為鎮將以副之。所謂鎮守府者。猶晋之太原。燕之范陽。士馬精悍。卒之赴難。勢固然矣。然當此時。奥兵多助逆者。故雖不能藉其全衆。而一舉復京師。再舉拔鎌倉。厥功偉矣。使其能提全奥之兵。席卷而來。則敵將雖猛。勝敗未可知也。天不棐忱。隕命於安陪野。惜哉。方後醍醐帝之出隱岐。微源忠顯。則幾不能免崎嶇間關。人臣之節至矣。雖非將帥之才。而使之建牙擁旄。亦所以酬勳舊也。然忠顯不能用兒嶋高德之言。而倉皇退軍。較之顯家能從結城宗廣之計而進兵。其不及也遠矣。南風不競。均之死于王事。亦可悲也夫。

藤原定房傳贊　卷之一百六十七

贊曰。周鄭交質。君子惡之。左氏之亂分。鄭諸侯也。周之同姓也。然一辭之不當。猶不免正議。名分之不可踰越。其嚴如此。北條氏陪臣也。坐制國命。擅廢立之權。藤原定房使于關東。以議皇統。如列國然。僅得二宗迭立之說而還。及其再使。北條高時。不奉詔旨。冠屨

倒置。儀若以君臨下。此鄭伯之所不忍爲而平生之所不能堪者也。定房不能反覆辨析而得其要領。媿於王孫滿之對楚子多矣。然家傳青箱之學。時有三房之稱。乃心王室。始終不渝。要亦不失爲名臣矣。

藤原爲冬以下至藤原清忠傳賛　卷之一百六十四

賛曰。藤原師基。雖非敵愾之器。而糾合義旅。敗而復振。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藤原光繼。藤原雅忠。藤原教忠。藤原行房。皆能臨難不苟免。喪其元于鋒鏑之下。世亂識忠臣。不其然乎。藤原爲冬。以和歌爲專門之業。而控弦抗戈。死于王事。此又可貴也。藤原康長。義勇兼人。如羆如虎。源定平奮庸戎馬。勤勞征討。其子定清。死節激厲。家聲益著。藤原清忠。一言斃良將。國事不可爲。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正爲此輩也。

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以下至僧宗信傳賛　卷之一百六十八

賛曰。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並以兼人之勇。受密付之重。不幸以同伙謀及婦人。遂致事洩而敗。爲可惜也。然二人皆能守死。不虧其節。可謂不負國家者矣。足助重範。射藝絶倫。謂之弓殸霹靂可也。錦織俊政。臨死慷慨。義氣凜然。不可奪矣。大凡僧人于預政事。非僧也。況擐甲執兵。從事于戎行乎。爲僧之道。蕩然盡矣。國朝建立大剎。畀以郡縣。盤結根據。擁衛王室。其勢不得不然。後醍醐帝欲藉僧兵滅北條氏。亦一時之權宜也。及乘輿播遷。畀得其力。祐覺屢以兵食赴援。頗有扞蔽之功。文觀招權納賂。爲國之蠹。使之將兵。其能濟乎。若良忠置對。理直氣壯。宗信激厲三軍。倡爲忠義之言。皆有可取也。

楠正成傳賛　卷之一百六十九

賛曰。楠正成之用兵。决機制勝。髣髴孫吳。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丘守睢陽。正成去赤阪據千劔破。皆嬰孤墉。鏖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者也。以寡繫衆。出奇無窮。至如藁人誘敵。則姑不論可也。巡城陷而死。正成奉迎鑾輿。首蒙推轂。斯則爲異。而廟謨不臧。元兇接踵。主驕臣諛。不用老成持重之計。自壞萬里長城。以成強敵之勢。中興之業自此去矣。可勝嘆哉。湊川之戰。正成將自殺。聞正季欲託生滅敵之語。含笑入地。其視巡之臨死誓爲厲鬼以殺賊。又何相似也。此其忠義之心。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身雖死而其不

死者。固自若也。正行受遺託。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至於宗黨疏屬。皆能力戰死節。闔門為忠義之鬼。豈非正成教導訓練之效歟。

名和長年以下至結城宗廣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

贊曰。名和長年。際會風雲。託身馳驟之秋。不惟拒守能盡其力。而忠義之心。亦出於天性。故建不世之勳。遂有三木一草之稱。世謂時人識拘國之晩。故力戰而死非也。當此時。紀綱紊亂。諫臣去而良將殲。女謁不可過。恢復不可期。故憤激而欲以效死已久。適有里巷之言觸其機耳。儻以與人之誦。決其生死。則使

之不可死而死。可為之乎。此非知長年者之論也。義高高光。亦能以死殉國。豈非父子全節者歟。兒嶋高德。智略過人。能出奇計。殆似劉郭用兵。而時不諧。偶事多蹉跌。然勤王之志。涅而不緇。蓋其父範長之義勇有以成之也。結城宗廣。欲奉王子以圖興復。謀固善矣。大風覆舩。竟不能達。義良親王還吉野。而擁神器者天也。宗廣臨死志氣不撓。唯以巨寇未殄為言。至今凜々有生氣。報國之心。雖死不已。比之荀偃視不可含。其慷慨奮激或過之矣。親光雄勇果決。可謂不忝爾所生矣。

新田義貞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一

贊曰。忠義之維持世教大矣。新田義貞以源家之冑。役于北條氏。一旦慨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葉落氷離。何其易也。及與足利尊氏構難。攻城野戰。互有勝負。而竟不免敗衂。何其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乗之。逞其詐力也。嚮使後醍醐帝。能用楠正成夾攻之策。則義貞得展其材畧。而尊氏之勢日蹙矣。禁門不守。乗輿再幸叡岳。尊氏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墮其姦計。而勢不能回。興晉之機。方決于此。而面諭義貞。辨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

義貞臣僕之心。不少解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舉興勤王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高風完節。雖屈於當時。能伸於後世天果不佑忠賢乎。觀其與足利氏爭雄。兩家曲直赫赫在人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貞。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宇都宮公綱以下至土居通治得能通言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二

贊曰。宇都宮公綱。出於世將之家。能紹前烈。勇名著于坂東。補正成以節制之兵。倚嶮討逆。猶且一避其鋒。可不謂之驍將乎。及璽書招降。叛服相踵。飢附飽颺。呂布慕容垂之流也耳。然終盡忠於王室。則雖以功掩過可也。菊池武時之起義。志操凜然。如嵎玉秋霜。武重武光。蹈忠履義。不隕先構。赴險如虎。能報君父之讎。自餘諸子亦皆猛厲奮發。有洸有潰。武光攻戰尤力。殆無虛歲。終使懷良親王得以綏撫九州。功亦大矣。延及其孫武朝。雄峙西陲。屢破足利氏之兵。豈非武時之遺風餘烈耶。土居通治。得能通言。挺勇

悍之姿。當馳競之際。舍生取義。視死如歸。宜其為當時所稱也。

新田義顯脇屋義助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三

贊曰。新田義貞之子。皆以將率之材。蘊驍銳之氣。當令莊淨慶之徼歸路。義顯欲以身代衆死。淨慶感其言而撤備。將畧已見于此矣。及入金崎城。且戰且守。遂以衆寡不敵。伏義而斃。惜哉。義興雄毅絕倫。為敵所誘沒於河水。石府之尸。猶倚橋柱不流。況義興忠勇兼資。英氣勃如生。宜其為厲至今血食也。武藏野之戰。義宗幾獲足利尊氏。雖賀拔勝之逼高歡。亦不能過之。惜乎軍無紀帥。竟與義興義治相失。西不能堅守笛吹嶺。反為敵人之所乘也。義貞之起義。義助一言決群疑。其餘籌畧間出。所以輔翼義貞者多矣。使其天假之年。經畧四國。則恢復之功可幾。而義貞之志得伸矣。義治弱齡守城。念切君父。臨宴悽惻。殆如南霽雲之義不能食。卒使將士感激而奮義。何其新田氏之子弟。率多俊良也。

堀口貞滿以下至里見時成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四

贊曰。堀口貞滿。一介武夫。而攀轅之諫。忠憤激昂。卒能感悟人主。致有慰諭之詔。經畧之舉。此豈野戰為

雄者之所能及哉。金谷經氏。大井田氏經。奮勇攡級之餘。以寡制衆。殆有趙雲王羆之膽畧。里見時成。里見義氏。危難不避。克全臣節。江田行義。大館氏明。非懷携貳而去就之間。不免物議。然行義起義於丹波。氏明隕命于伊豫。亦足以明其志也。

船田義昌以下至瓜生保傳贊　卷之一百七十五

贊曰。新田義貞勇壯足以帥下。威信足以服衆。宜其得媿府之死力。而折衝左右也。船田義昌。經政。有將校之能。決策投機。皆見其効。義昌戰歿。以盡厥職。經政恐死而遺敵。其處斷雖異。並有幹臣之分。栗生顯

友篠塚洪等。十六士。逞勢壯猛。許褚典韋之儔匹也。畑時能驍勇拳捷。絶類離群。翕新田氏之傾覆。保援孤城。以寡推衆。殆萬人敵也。由良具滋。脫東宮於重圍。飢困切至。以斃二敵。為我利。可謂善鬪矣。渡里忠景。潜行水底。通消息於城中。村武可稱也。小山田高家。捐軀救主將之危。報德速矣。氏生保與弟義鑑源淋重照。竝著勇名。保初迎義旗於杣山。一旦眩足利氏之姦計。倒戈金崎。既而悔悟。遂傳義名於悠久者。由義鑑之卓見也。義鑑特其傑出者歟。

富士名義綱以下至本間資氏傳賛 巻之一百七十六

賛曰。富士名義綱三條景繁。憤後醍醐帝之幽辱。竊勸幸他所。事若發露。盡粉其身。而謀及此者。其心豈以帝為奇貨哉。蓋天理之存於人心。不容泯滅者乎。勅使河原直重。河嶋維頼。竭身蹈義。氣比氏治。其子齊晴。勇而有義。自古忠孝。兩全者罕也。齊晴其衆幾哉。尾張昌能。守治惟直。大田守延。並以祠官勤王。各効其績。滸守國夏。世祭主。不預戎。惟以祈神佑救之榮位。非徼幸者歟。櫻山茲俊。志雖不立。實為義擧之首。及其敗死。自火神祠。以洩勇憤。若其欲徼賞修葺神祠。則殆貪亂之徒也。使之尚在。則其黨足利氏亦未可知。早死為幸矣。本間資氏臨陣拖鑿。徒事技癢。不能堅守臣節。為敵甘心。非不幸也。

赤松氏範以下至飽浦信胤傳賛 巻之一百七十七

賛曰。赤松氏範。以不得於諸兄。籍禁旅。石堂義房。以不禮於等夷。屬義軍。細川清氏。以與佐々木高氏相軋。納款於非直常。以賞不酬。叨歸順。飽浦信胤。以與高師秋搆怨。擧兵。皆為身謀。而非為國謀者也。氏範驍健不過匹夫之勇。清氏直常雖梟雄出群。而習持勇輕佻。無將帥之略。相率歸於敗亡而已。北條時行。請討足利尊氏。以贖罪。而朝廷許之。其父既誅夷。身

又為亂賊。乃納其降。而授之兵。政刑由何立哉。然時行窮蹙無所容身。朝廷不受其降。則折而入於足利氏。此必至之勢也。與其使彼用之。更生一敵。曷若使之自効以充馳逐之用。此治世之與亂世。所以施設之不同。而當時吉野公卿。蓋亦慮及之矣。

藤原宣房以下至藤原經顯傳賛 巻之一百七十八

賛曰。皇統之分為二宗。非五季革命之比。故南北諸臣。出此入彼。亦不可以馮道之流概觀也。然正閏之辨。自有不容已者。皎如青天白日。藤原宣房。藤原公賢。並以耆舊宿望。練達典故。為後醍醐帝所親重。而

其歷仕北朝。畧無怍色。若曰人臣之義。固當如是而已。雖由昧於正統之所在。而其子藤原季房。實世。皆能守臣節。為之父者。寧無愧乎。實夏往來南北。好爵足縻。亦不足道也。藤原為明脅以烈火。而不為之怵。氣度從容。其過人遠矣。藤原良基。才藝横茂。有公輔之望。而專為足利尊氏。協謀盡策。則其設心可知也。藤原資名。庇護尊氏。使免叛臣之名。可以欺罔一世。而不可欺萬世。蓋光嚴院之功臣。而後醍醐帝之罪人也。資明。崇飾姦偽。巧為逢迎。藤原經顯之議。雖以愛憎之私。而其言剴切讜直。所謂孟孫之惡我。藥石也者歟。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三之下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四

將軍傳 卷之百七十九〇自此以下至百八十六將軍傳

將帥之任。古今所重。節制之師。貞否臧之律。設壇而拜。授鉞而征。民命所繫。豈不重哉。自崇神天皇置四道將軍。征伐不庭。始有將軍之號。其後征夷征東。建置不一。有事則命。事平則罷。唯陸奧出羽。遐裔僻壤。爲邊徼之阨塞。故鎮守府將軍。世以才選。而征夷大將軍。肇於源賴朝。父子繼業。傳于三世。而朝廷不置鎮府。重其任也。蓋賴朝提兵殄滅平氏。元惡大憝。

雖伏天誅。而草竊姦究。所在並起。自匪強藩重鎮。經畧防禦。則振肅治綱。未易馴致。故請爲天下總追捕使。而朝廷許之。建牙鎌倉。撫循黎元。伉健難制者。莫不俯首聽命。而天下之勢。自此一變矣。自藤原賴經。至守邦親王。皆北條氏之所立。雖政不已出。徒擁虛器。而兵馬之權。盡歸關東矣。元弘建武間。板蕩流離。糜爛鼎沸。護良成良二親王。相繼拜征夷大將軍。宗良親王。爲征東大將軍。懷良親王。爲征西將軍。源顯家。爲鎮守府大將軍。元戎啓行。克壯其猶。發而復罷。亦一時之制也。當其時足利尊氏。反旆歸順。與新田義貞。東西倡義。掃蕩北條氏。天子疇勳。以征東將軍。而溪壑無厭。跋扈有衡。所謂征夷將軍關東管領者。不階王命。而其所自署也。旣而舉兵犯闕。乘輿南遷。陽尊光明帝。視如弁髦。身膺征夷大將軍之授。開府京師。以自矜大。留少子基氏于鎌倉。以爲管領。居兵馬元帥之地。而併方鎮節度之雄。天下之勢。至此又大變矣。義滿藉父祖之業。逞雄傑之才。位極人臣。任兼將相。適投南北混一之機。以肇子孫永世之基。天下称曰室町將軍。豈非幸歟。然尊氏之譎詐權謀。功罪不相掩。可以籠絡一世。而不可欺天下後世。果足

利氏之得志耶。抑新田氏之不得志乎。天定亦勝人。豈不信然。如其家族家臣。以類附從。征東鎮府。別自著傳。作將軍傳。

源賴朝傳贊 卷之百八十一

贊曰。源賴朝以伊豆一羈人。誅鋤平氏。雖由奉辭討罪。以倡大義。而雅量弘度。亦有足以服人心者。故能開覇府于鎌倉。傳業三世。然智算有餘。乘勢徼利。諸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上爲天子。逮捕逋逃。而兵馬之權。實歸于己。其術深矣。窮其所由。則朝廷有以啓之也。夫敵王所愾。而獻其功。雖十世宥之可也。後白

川法皇。逼於行家義經之請。降追討救頼朝藉爲口實。奏請不已。曲在朝廷。遂失控馭之道。此國家興發之所係。而蹊田奪牛。秕糠及米。頼朝之罪。亦已甚矣。然任賢使能。信賞必罰。號令嚴明。懲革無爽。與平宗盛之怯弱。必欲生致之。知由利維平之忠義。業其必死。將畧固其所長。而知人之鑑。亦有過人者矣。

源頼家源實朝傳 卷之一百八十一

賛曰。源頼家承父之業。不克負荷。親信狎邪。奪人妻婦。將佐怨望。禍起蕭墻之内。實朝襲職。驕恭不恤軍政。其發號施令。雖有可觀。皆北條氏之所爲。而非自

已出。變生肘腋。不保首領。權歸舅氏。而覇府之業。不復振矣。公曉弱齡。能報父讎。其志固可嘉尚。然殺頼家者。北條時政之志。而實朝不與知焉。義時奸猾多詭計。安知其非嫁禍實朝。而假手公曉乎。骨肉相殘。叔姪俱斃。而頼朝不得血食。此北條氏之本謀也。實朝恬然曾不之省。唯以官爵超于父祖爲榮。宜其速禍矣。

藤原頼經藤原頼嗣傳賛 卷之一百八十三

賛曰。藤原頼經。以嬰孩爲鎌倉主帥。徒擁虚器。而刑賞黜陟。出於北條義時。承久之難。三道進兵。犯京師。若曰。頼經使之然也。故後之修史者。不得不係主帥書之。既欺當世。又欺後世。此北條氏之姦計。而其實不可掩焉耳。頼經之去鎌倉。近臣有通志者。而頼嗣以此不得在職。是時廢立之權。在北條氏。利於已則立之。不利於已則廢之。子孫相踵。遵其軌轍。而朝廷不得制焉。此與唐之藩鎮易置王帥。皆出武人意。天子從而命之者。其事相類。而嚴威氣焰。大過之矣。可歎也夫。

宗尊親王以下至守邦親王傳賛 卷之一百八十三

賛曰。北條氏立攝關之子。爲鎌倉主帥。而將士或有

貳縁攀附。欲圖北條氏者。北條時頼患之。其意以爲後嵯峨上皇。我家所擁立。請其皇子爲主帥。則幕府無虞矣。故迎宗尊親王而立之。久明親王上皇之孫也。北條貞時迎而立之。亦如時頼之謀。而將士慣以搆變。動輒辭連幕府者。亦不能殄。故宗尊久明相繼廢黜。惟安守邦並以二世王。陞爲親王。名愈重而權愈輕。北條氏之慮變。可謂周密矣。及後醍醐帝滅北條高時。世不復知有守邦親王。嚮使北條氏一假之權。則豈能免元弘之誅乎。由是觀之。謂北條氏有以保全之亦可也。嗚呼世道變替。一至于此。可哀之甚

矣。

足利尊氏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四

贊曰。足利尊氏。非有兼人之勇。過人之畧。而權謀詐力足為一世之雄。建武中興。論歸順之功。以尊氏為第一。朝廷酬勳亦至矣。然其志不至開幕府立霸業則不輟。故諂事准后。謗搆護良親王。又討北條時行。遂要寵錫。以快其慾。而猶未能厭足也。其所忌者。唯新田義貞耳。故多方以傾陷之。賴天聰不塋。王師來討。乃以披緊之言。愚諸将。黠如直義。亦為所愚。與上杉重能。謀作為偽詔而逼之。尊氏筭定胸中已久。特借直義重能等發之耳。而世不察。以為猶有人臣之節。過矣。至於兵屢摧衄。奔竄西海。則奉廢主之命。免叛臣之名。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閏之分。凶燄益熾。再陷京師。幽後醍醐帝。弑皇太子。罪悪貫盈。人神所共憤。而将士景附。争欲效死。以拯艱厄者何也。武夫健将。唯見利而不聞義。中興初政。排抑武人。往々失職。綸綍反覆。彼奪此予。天下騷然思亂。尊氏乘其機而鼓之。割膏腴而不吝。頒金帛而不顧。使夫憤怨觖望之徒。得以洩忿而充欲。則雖尊氏不臣之罪。不可勝計。亦朝廷自隳紀綱之所致也。尊氏既逆於君。豈獲

標下脫上皇之卤薄。及其薨也。後小松天皇贈十五字

有於天倫乎。故父子兄弟。不能輯睦。日尋干戈。以長喪乱。而譏源賴朝猜忌。摧殺骨肉。難矣哉。

足利義詮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五

贊曰。足利義詮。以幼弱鎮鎌倉。當源顕家率義旅而伐之。将佐皆以走為上策。義詮不可。雖兵敗奔逃。而其志氣固有可稱者矣。及代叔父直義。掌軍政。不能折衝禦侮。外而官軍乘間來討。内諸将争權相攻。魚爛鬱沸。屢奔於外。其不失尊氏之堂構者幸矣。然有知人之鑒。臨薨擢細川頼之輔其孤。卒能興隆室町之基業。較之鎌倉幕府再傳而亡。其規摸大不侔矣。

足利義滿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六

贊曰。足利義滿。有戡定禍亂之才。山名氏清。大内義弘。皆梟雄也。義滿不憚征戰之勞。自將禦之。指授方略。咸得其宜。不旋踵而二兇授首。駕馭群雄。寛以濟猛。威恵並行。遠近肅然。蓋亦有細川頼之輔導之力焉。當此時。南朝式微。義滿專主和議。遂致乘輿北還。授受神器。此雖適會其機。亦可謂功烈震主者矣。義滿以功自矜。不能持滿。而侈大之志。無所不至。窮殫土木。朘民膏血。猶之可也。叡岳之行。擬太上皇。此何謂也。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

以為不知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時天子居萬乘之尊。無一邑之可與。故假名以寵之。不知紀綱之壞。實基於此。而不可救也。幸而其子義持不受使其受之。則魏晋禪代之事。將在後嗣。可不懼哉。

新田義重以下至源範頼傳賛 卷之一百八十七〇自此以下至一百九十二將軍家族傳

贊曰。自鎌倉以來。覇主相襲。以將軍輔政。以為王室之藩屛。而其家族。則將軍之羽翼也。非有羽翼。則藩屛無以鞏固。然有循良者。有鷙猛者。要之輯睦而收其用。在親々以推誠而已。新田義重。以老臣宿將見

重於覇府。足利義康。曰保元之功。得登殿陛。壽永之戰。義清義長。並死於敵。不虧其節。義兼武幹魁偉。特以謹飭。為源頼朝所親重。得全其終。亦當時罕有者也。承久之變。義氏將北條氏之兵。敗王師於宇治。當時之勢。不得不然也。傳至建武。新田足利兩雄相爭。皆義國之支流餘裔。而義重身居嫡長。子孫蕃衍。變溢後昆。豈非天祚其胤耶。源範頼受頼朝之節制。將兵而西。殲源義仲於粟津。破平氏於一谷。遂屯豊後邀其走路。義經得以勦絶平氏於壇浦。可不謂之掎角之功乎。然不揣頼朝之猜忌。發言輕率。不能自白。遂罹禍害。而頼朝亦推刃同氣。自鎩羽翼。眞少恩哉。

源義經傳賛 卷之一百八十八

贊曰。源義經神機武畧。智勇兼備。出奇制勝。雖韓白無以過焉。故能鏖平氏於西海。建不世之勳。然特功專恣。不思善後之策。醞釀讒慝。兄弟不能相容。身為亡虜。流離狼狽。可勝痛惜哉。世傳義經不死於衣川館。逃至蝦夷。不知其果是否也。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頼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使者齎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頼朝使

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眞偽哉。義經機警絶人。臨危蹈險。而不死者數。其必不授首於庸劣之泰衡矣。頼朝奸雄。揚言天下。以獲其首。則足以鎮壓人心。不必究詰其實也。不然何其讐纔至此乎。蓋使泰衡襲殺義經。然後聲其黨于義經之罪而取之。此頼朝之成算。固已瞭然於胸中。亦可推而知也。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揆之情理。其或然也。

伊勢義盛佐藤嗣信兄弟傳賛 同上

贊曰。伊勢義盛。策畧之士也。其誘櫻間重直而降之。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然非以勇為主。則策畧不足用也。其為藤經俊所破。志不能遂者。蓋命之窮也。雖烈士無如之何。佐藤嗣信。臨軍先登。中平教經之箭。以代主死。其志可謂壯矣。其弟忠信。亦從其主於艱厄之際。卒之捐軀赴義。與其兄皆盡忠所事。而忠信守死之難。過於嗣信矣。然世人盛稱嗣信。而以忠信亞之何也。豈忠臣之稱於後世。其隱顯亦有幸不幸歟。

安田義定以下至小笠原長清傳贊 卷之一百八十九

贊曰。安田義定。至小笠原長清。皆以源義光之群孫。克繼祖武。訓練士卒。知名當時。方源頼朝之起。義左提右挈。戮力協謀。卒賴其功。成立霸業。義定坐其子義資之無狀。謀反見殺。自貽伊戚。將誰尤乎。淺利義遠。以射藝馳譽一時。識控弦之雄者也。平賀義信。驍果出群。搴旗斬將。固其所長。而在州著政績。有去思之實。此最難得者也。廳壁之榜。不亦榮乎。朝雅臨難不懼。從容竟棋局。殆有王景文之風。然其為牧氏所詿誤。亦有以自取也。武田信義。襲平氏於富士川。其子信光。敗王師於大井戶。皆出死力。展材畧者。而其所施則有順逆之異耳。小笠原長清。亦與信光犯京畿。後鳥羽上皇。屢諭二將使歸順。而竟不奉詔。北條氏之綏懷諸將。從可知也。長清以騎射名于世。遂成一家之法。義光之烈。久而益著矣。

足利直義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一

贊曰。足利直義。以挺黠之資。挾彊幹之才。見事敏速。投機果決。其在鎌倉。輔成良親王。在京師。肅清輦轂。皆有可觀也。然憸邪之心。終不能悛。勸尊氏及計誅護良親王。皆出其謀。而酖殺東宮及成良親王。實與謀焉。及其志滿意得。欲除高師直師泰。而反為所逼。

計窮髡首。佯為歸順。以綏王師。當此時。朝廷從藤原實世之議。曰其降而誅之。豈不快哉。或者贈書雖以大義諭之。而歘附非其本心。意何益哉。卒之兄弟鬩牆。兵連禍結。養姪為子。使敵所生之父。凶悖極矣。世傳直義遇酖而死。天道好還。出乎爾反乎爾。其殆然也。

足利直冬傳贊 同上

贊曰。自神皇馭寓以來。未有以兵抗其父者。保元之難。源義朝斬其父。猶得誇之曰王命也。足利直冬。養於叔父直義。得為將領。及直義與尊氏搆難。舉兵應

之。割據一方。臨其究蹙。亦效直義之所為。歸順南朝。授總追捕使。藉其聲勢。破走尊氏。悖逆之甚。過於衛輒拒蒯聵。追於冒頓射頭曼。自此而後。有子幽其父者。有遂其父者。遂至有殺其父者。三綱絕而彝倫斁。豈非直冬作俑耶。設使國家正典刑。則孰而戮之。諜梟獍而懲亂賊。以示天下後世可也。此王法之所必誅。而幸其抗拒尊氏。從而奬之。紀綱何由立哉。偏安之業不振。至此傷哉。

足利基氏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一

贊曰。足利尊氏因北條氏之址。開府鎌倉。以管轄東

國兵馬。守非其人。則易失之。一失鎌倉。則京師動搖。基業不得以成。此足利氏之巢穴。而覇府之樞要也。故置管領以鎮之。其勢不得不然。基氏英邁有勇畧。善撫將士。所向克捷。威武大振。故使義詮得安寢食。其功不可沒矣。然室町開幕府。而鎌倉置管領。政令兩出。人懷去就。是啓爭端也。遂使其子氏滿孫滿兼起闚闞之心。賴有義滿善運籌畧。得無外患。至於曾孫持氏。鎌倉大亂。而室町亦削弱日甚。紛軍國之政者。可不鑒諸。

平廣常以下至三浦義明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二〇自此以下至二百十三將軍家臣傳

贊曰。源頼朝起上總之日。平廣常率兵而至。頼朝知其觀望。責以遲緩之罪。廣常俛首入其轂中。此固頼朝之將畧也。及擊佐竹秀義。廣常有經畧之功。然終以驕傲所殺。頼朝雖追悔之無益也。千葉常胤忠憲忠純。老而更事。實為覇府之元功。其勸頼朝奠居鎌倉。蓋張賓說石勒都襄國之意。而當時諸將皆所不及也。河野通信殺父讎。以祭其墓。可謂孝義矣。終屬頼朝。討平氏有功焉。承久勤王。死于配所。其子通政通末亦以此被流。而通久黨於北條義時。以功

見錄。媿於父兄多矣。三浦義明率子孫應義舉。及守衣笠城。自以身老為行路累。戒子孫棄己去。其志欲以死勸子孫立功名。在義明則得矣。而義澄等為之子孫。乃不能以死護之何也。當此時義澄與頼朝。君臣之分未定。其視父與頼朝。孰重孰輕。安得棄其父而趨之。且義澄兄弟及孫義盛等。皆素驍勇。得一人焉。足以扞禦。縱使義澄等。以此失時。無聞於世。或不幸不免與父同死。亦不失為孝子慈孫。其所得多矣。今徒知從父命之為義。乃恝然去之。棄而不顧。豈為人子者所忍為哉。可謂不孝之甚者矣。其後義澄兄

弟。雖功高幕府名顯當世。無所取也。岡﨑義實。不殺長尾定景。迫於安義命者。賴朝錄義忠三子。亦有羽林養孤之義焉。

北條時政小山朝政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三

贊曰。事有小大之殊。而情狀之同者。司馬懿曹氏之重臣。而功蓋一世。至其子師昭。馴致簒竊。北條時政。以婦翁之親。託源賴朝。爲之羽翼爪牙。以成霸業。性陰鷙而善謀。情深阻而莫測。殆亦懿之流亞也。懿誅曹爽。而政紛于一。時政殺比企能員。而權歸于一、已誇雄所爲其揆一也。其子義時。兼師昭之英邁。而權畧

或過之。卒殲賴朝之胤。以握兵馬之權。其所由來漸矣。然時政惑於後妻之言。不得令終。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歟。小山政光。以下野歸賴朝。亦猶耿況以上谷歸光武。而朝政宗政朝光。武功勇畧。不減於況之諸子。宗政朝光。各興其家。遂與小山氏相並。世當方面之任。方之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者。殆相伯仲。何其盛也。

佐々木秀義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四

贊曰。佐々木秀義。爲源爲義之義兒。故傾心事之。屬義朝勠戰功。不從大庭景親之招諭。而納款賴朝。不以盛衰變其節。及討平氏之餘黨。赴敵而死。可謂義士也。定綱經高盛綱高綱。皆奮勇于賴朝首事之日。卒能成立霸府之業。承久之變。經高勤王。亦欲徼幸以復其釆邑也。其子高重。狥節果决。足繼乃祖之烈。盛綱開攻伐之命。不入家而發。高綱進籌畧于二兄。終得奏捷。皆有古良將之風。而世徒稱藤戸宇治川先登之功。不亦左乎。義清以妻故黨于景親。而無辭以應高綱。媿于其父兄多矣。承久之役。定綱二子。廣綱死于王事。信綱悉力以敵王師。何順逆之頓殊也。蓋適於時勢。不問義之所在。而唯功利是視也。

土肥實平以下至河村秀清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五

贊曰。土肥實平。受源賴朝腹心之寄。運籌決策。爲霸府之元功。土屋宗遠。善奉辭令。招諭甲斐源氏。賴朝軍聲大振。與有功焉。義清。黨于和田義盛。一以當千。使其不中流矢而斃。則幕府安危。未可知也。大庭景能。老將也。長於軍事。然賴朝之擊藤原泰衡。朝廷有旨止之。景能迎合主將之意。一言以決之。遂使賴朝有不臣之逆。罪亦著矣。安達盛長。左右賴朝。悉心經營。翊立霸業。較之摧堅挫銳之功。尤爲最焉。景盛嫉三浦泰村之得志。嗾子孫而傾陷之。凶險極矣。泰盛

不能禁其子宗景之狂躁。而遂至滅族。積惡之家。可不鑒諸。後藤實基。平治從源義平。養和從源義經。皆著戰畧。有始有終。足可稱焉。基清承久勤王。而基綱屬北條泰時。當時將士。父子殊歸者寔繁有徒。此不足責也。及王師敗績。基清投降。基綱請于泰時而斬之。盖效源義朝之所為者也。孰謂山虐之弊。遂至于此。可不懼哉。加藤景廉。猛厲無敵。所至著勇。其絳灌之徒歟。工藤茂光。不勝軀幹之重。自分一死。而能料賴朝之有成。可謂明决之士矣。方賴朝窘於杉山。非景光斃俣野景久而走之。則幾不能免矣。行光承創事之餘。安輯陸奥。非特膂力絕人。盖有莅郡之才也。此企義貞。欲滅北條氏。而反為所圖。何其無謀之甚也。泉親衡擁立千壽丸。欲復賴家之業。事雖不成。而其志固有足壯者。河村秀清。弱齡立憧。先登奮勇。其殆羅士信之流亞者歟。

北條義時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六

贊曰。北條義時承久舉兵以抗王師。迫脅三上皇。遷之海嶋。悖逆之甚。古今未有。今不例之叛臣。而置於此者。盖亦有說焉。方幕府絕嗣之後。義時雖內懷姦邪。竊弄權威。然外藉尊王之義。不臣之迹未著也。後

鳥羽上皇肆驕亢之志。施不善之政。殆使生靈墜於塗炭。而義時不忍視民不堪命。是以屢格詔旨。觸犯天威。而上皇赫怒。遂加之兵。則義時有辭於天下。故三道進兵。直犯京畿。而將卒赴難奔命。無一人後者。幕中元老謀臣。如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亦陳謀畧以贊成之。斯可以見衆心之所嚮矣。及官軍不守。一舉輙克。遂奉新帝纘皇緖。以定天下。此其始終與夫叛逆之徒謀不軌傾國家者。殊科異等。豈可槩以叛臣而視之哉。若謂人臣之義死不負國。盍亦束身歸闕延頸就戮乎。則是忠臣之事。君子之行。有學問識義理者能之。非所責於義時也。兵難已平。得志天下。當是時何求不獲。何欲不成。然終其身。位不踰四品。子孫世守節儉。以致海內無虞。家給人足。後三條之治。不在京師。而在鎌倉。若義時者。亦不可謂無功於天下也。方承久之難。使義時擁衆鎌倉。不敢進兵。遣使至京。謝罪朝廷。則我辭直矣。朝廷未必不聽其請。然後命吏急捕讒邪之臣。而悉誅之。苟如是也。天下之難將不日而定矣。今也大兵長驅。驚擾輦轂。竄逐三上皇。敢行大逆。不亦無忌憚之甚者乎。君子於是有以歎世道之大變。而撥事直書。義時之罪。不待辨而明

矣。斯亦所以垂戒於後世也歟。

三浦義村傳贊 上同

贊曰。三浦義村。方宗人和田義盛之舉兵。獨與弟胤義議。以世食源氏之祿。不與其謀。告變幕府。亦知人臣之義者也。承久之難。最有功焉。故為北條義時所親任。遂結婣戚。威望日重。及義時死。藤原光宗有姦謀。義村善所其變。然觀其心。知有北條氏。而不知有幕府。世臣之誼。固當若是耶。何其與初志相反也。泰村納弟光村之言。謀殺北條時頼。而畏首畏尾。反為所棄。雖由安達景盛之激變。然觀光村臨死之言。則

攝政道家。蓋有所密屬焉。遂以優柔不斷。陷於禍害。舉族殲於法華堂。而咎義村嗜殺之過。不亦悖乎。其女野本尼。以一婦人。欲滅北條氏以復父讐。其志可謂烈矣。

畠山重忠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七

贊曰。壽永中畠山重忠屬源頼朝。而其父重能與弟小山田有重在京師。從平氏擊源義仲于北道。父子各盡忠所事。不懐異圖。蓋策名委質。不復顧其私親。固其分也。重忠勇武絶世。數立戰功。固所不待論。而其忠亮誠慤。雅量恢弘。則鎌倉諸將。皆所不及也。西木戸之戰。讓先登功于儕輩。及捕反黨。不矜其能。而責訐以為直者。非有過人之度。其孰能至此哉。當時如北條義時時房。亦服其德望。而時政差悖。信牧氏之讒。殘害忠良。重忠不用據洲拒守之計。而徒守匹夫之諒。死于鋒鏑之下。惜哉。然重忠不能救比企能員之難。以張幕府。顧為時政攻其族而滅之。豈以其為時政之子壻乎。士之特立獨行如重忠。猶累於妻黨。遂受其殃。況他人乎。此君子所以議婚而擇於婦家者歟。

和田義盛及子弟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八

贊曰。北條義時。欲擅兵馬之權。內所忌者。幕府之老臣宿將。而和田義盛宗黨之盛。甲于鎌倉。是其所最忌也。方義盛請赦胤長。勢甚憑陵。義時面縛胤長以辱之。此激其怒。使速反也。義盛不悟其陷已死地。猝然發兵。銳意一戰。子姪彊梁之徒。惟恃勇力。無復籌畧。飄忽震蕩。如水潦之暴至。而其乾涸可立待也。朱伺有言。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義盛惟不能忍。遽發忿兵。義時忍之。實為應兵。勝敗之機。不待交鋒之日而決矣。其子義秀勇冠三軍。雖高昂彭樂之徒。不能過也。適孫朝盛。以忠孝不

能兩全。剔髮而亡似也。及義盛諭之使還。兵敗不死而又逃去。其族重茂獨歸幕府。伏義而斃。朝盛愧之多矣。

梶原景時父子傳贊 上同

贊曰。梶原景時為源頼朝所親愛。任其智數。善揣人意。贊畫軍謀。有汗馬之勞。一谷之戰。縈攪敵壘拔其子景季於萬衆之中。殆有周盤龍父子衝突魏軍之勇。然佞媚傾陷。排掩英俊。譏搆源義經。遂使兄弟不能相容。頼朝使已斃之。則嫁禍昌俊以避之。何其巧也。及譖結城朝光。竟為諸將所訟。反迹既露。父子奔竄。死于道路。為天下笑。未及投畀豺虎。而身首横分

亦可以為讒夫之戒也。

天野遠景以下至熊谷直實傳贊 卷之一百九十九

贊曰。天野遠景。下河邊行平。當源頼朝首事之日。冒犯矢石。叱咤風雲。謂之元從之功可也。及頼朝行賞。行平務陳民瘼。請蠲貢馬之累。此在當時。諸將中最難得者也。八田知家之搆多氣義幹。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者。而近於騶儈之為。豈可以寄百里之命乎。首藤經俊。搤口罵頼朝。出力攻之。及計窮乞降。頼朝念其母乳養之恩赦之。蓋其庸劣固非若射

鈎斬袪者。頼朝赦之。亦以駑村不足畏乎。其得保首領幸矣。金子家忠。身被金夷斬獲挺衆。衣笠之戰。為守将三浦義明所稱。固士人之所景慕也。熊谷直實憤聽斷之不公。截髻出奔。殆無人臣之禮。然麤豪勇敢之士。不可以此責之也。卒能修練淨業。来謁幕府。亦有戀主之義。挽而留之。決意歸去。勇往猛進。能了死生。較之安達景盛之擾亂鎌倉。猶碔砆之於美玉。如其戰闘之功。則頼朝称為第一。其子直家。亦蒙無雙之名。可謂榮矣。

中原親能大江廣元三善康信藤原行政傳贊 卷之二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古戡定禍亂。剏立基業者。非有羽翼爪牙之臣。安能恢弘其功烈哉。源頼朝建府鎌倉。熊羆貔貅之徒。雖有破堅挫鋭之勞。而不能文墨議論。縁飾治體也。乃延搢紳有吏才者。授以釐務。政成于内。兵強于外。遂能誅鋤平氏。匡寧王室。豈非剛柔相濟之效耶。大江廣元。三善康信。藤原行政。實為選首。平盛時。源邦業。中原經久。藤原邦通等。簿書期會。各輸其能。然皆自京師往為之用。若苗賁皇之於晉。韓延徽之在契丹。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勢

或然也。其曹有政所問注所之署。政所號令賞罰之
所出。問注所受辭訟之所也。問彼此之言。注記取決
之謂也。政所有別當。有令。有寄人。問注所執事掌之。
及北條氏奸政。置評定衆。參陳單政。罷問注所。置引
付。分隊置頭。有幾番之名。既而又復問注所。與引
付並置。參互詳覈。子孫克纘其緒。此數子者。強霸府
而弱王室。功罪不能相掩。拔其尤者。撰次為傳。
贊曰。大江廣元之佐源頼朝。非有故舊之分。蓋欲依
附以成功名也。荀彧為曹操用。其心未嘗忘漢。然猶
不免君子之譏焉。若廣元則不惟其志不在王室。惴

惴焉惟恐霸府之勢不張。而兵馬之權不歸也。故叙
守護地頭之議。遂使頼朝蒙總追捕使之命。北條氏
承其餘烈。得以坐制朝廷。豈非霸府之功首。而王室
之罪魁耶。頼家襲職。淫縱大失將士之心。廣元終無
一言以規諫之。北條時政欲殺比企能員。謀於廣元。
霸府之變。孰有大於此者。而廣元依違畏懦。遂言不
知軍旅之事。以成時政之志。至於承久抗王師。則奮
發激昂。力陳籌畧。雷霆之變。義時猶有戒心。而廣元
援文治之例。以釈其疑。此天變不足畏之説也。則其
心術可知矣。蓋廣元素抱經濟之才。回視一世。無可

與成功名者。故來仕鎌倉。以施其能。可嚮使朝廷叙
而用之。展其所蘊。則其於治體。未必無可觀者。此則
朝廷失人之過。而關白兼實咎其拜撿非違使。流品
不分。抑亦末矣。中原親能。三善康信。藤原行政。皆以
才能著名霸府。而義時泰時治民之功。實頼數子之
力多矣。

北條泰時傳贊　卷之二百一

贊曰。和田義盛之攻幕府。剽悍精鋭。其鋒難當。北條
泰時力戰克之。幕府得頼而安。及其代父為政。清廉
公直。屏去聲色。務以謙冲自處。而與諸將遞番宿直

幕府。至老不更其節。此尤不可及者也。諸將俛首聽
其處分。悉謝不與。卒衆聳聽。蓋由操心如秤衡。輕重
在彼而已。無所與也。励精圖治。專尚節儉。折券棄責。
救荒賙急。哀矜惻怛。發于至誠。故民思慕之。如赤子
之仰慈母。而聽訟折獄。申理寃枉。不侮鰥寡。不畏強
禦。貞永式目。至今立為標準。可謂文武全才矣。承久
之變。諫争義時。言雖切而不聽。其將兵抗王師。遂至
指斥乘輿者。非其本心。識不得已也。至四條帝崩。則
探籌決策。翊戴土御門之皇胤。乃心王室。亦可從而
知也。源親房謂承久之事。其曲在上。泰時承義時之

成績。励志治安。毫無所私。斯可以為定論矣。

伊賀光季傳贊 同上

贊曰。伊賀光季不從後鳥羽上皇之召。父子拒官軍。力闘而死。在京師則為逆臣。在關東則為忠臣。食其祿者死其難。守職之臣。分當如此。嚮使光季。膺府責之選。居西面之列。則豈不能以所事北条氏者。盡忠于王室哉。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正此之謂也。光宗。闇闘非望。締構姦謀。苟非平政子之激三浦義村。則幕府之變殆不可測。放流末幾。得還鎌倉。老死牖下幸矣。

北條經時北條時頼及青砥藤綱傳贊 卷之二百二

贊曰。北條經時。以世嫡掌軍政。曰父祖之成規。濟以通敏。時頼修明泰時之治。勤儉廉平。威惠並行。薦文武士于幕府。及進貞觀政要。能使頼嗣得知尊士嚮學。皆當時所不講明。其規模有大過人者。世謂時頼為僧。巡省風俗。不急於求賢。而徒勞於自為。非為治之道。大率以此病之。殆不然也。時頼以病去職。使北條長時代之。退居最明寺。則鎌倉一間人耳。夫天下之廣。郡國之大。豈能得周流而悉知其情偽哉。然舉一善則天下勸。除一害則萬民蘇。壞衲敝履。不憚跋涉之勞。而鎌倉之政令。出於幕府者。固自若也。無損于治体。而有益于采訪。出世而經世。其用心于民瘼。固非逸豫求安者之所能為。未可以此訾之也。青砥藤綱耿介鯁直。時頼擢而用之。遂以廉吏稱。由是觀之。時頼在職之日。能得人才如此。豈謂不急於求賢哉。

北條時宗父子傳贊 同上

贊曰。北條時宗。斬元使杜世忠何文著等。或疑此激元主之怒。而速其兵也。烏乎可。曰不然。彼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称藩朝貢。而

凌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々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欲繼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宜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葺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戰艦覆沒。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永無西陲之虞。時宗之功。不亦偉乎。貞時逼於後宇多上皇之詔旨。建二宗迭立之策。陪臣敢議皇統。其勢不得不然。北條氏之禍。實基

于此。而其去職之後。纂時頼之風。恣視郡國。亦有志於爲治者也。

北條高時傳贊 卷之二百三

贊曰。後醍醐帝初年。皇太子邦良既薨。天下咸知冊立皇子之爲正也。北條高時。不奉帝之詔。立量仁親王爲皇太子。及帝討己。遂使皇太子踐祚。承其旨以遷帝於隱岐。彼將以爲永久無所稟命。而遷三上皇於海島。我奉新主之命。不敢自專。以帝廢帝。有何不可。故率意行之。無所忌憚。孰知天下人心之所嚮。不在新主而在帝。正閏之分。自不可掩。叛逆之罪。無所逃也。不旋踵。而義旅四起。鎌倉崩潰。百年之基。一炬焦土。高時昏憒。不修泰時時頼之政。朘民膏血。窮奢極欲。此固不足道也。抗拒王命。無復人臣之禮。自招天誅。終致族滅。北条氏世以陪臣執國命。其禍至是稔矣。

金澤貞將以下至五大院宗繁傳贊 同上

贊曰。二階堂貞藤諫北條高時。正議讜論。亹々可聽。長崎高資。一言以排之。成其逆謀。罪不容於誅矣。然貞藤志在尊王室。而終以謀反見戮。此又何耶。金沢貞將。感一朝之恩。捐七尺之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信矣。安東聖秀。鹽飽聖遠。能守臣誼。視死如歸。而聖秀正言以責新田義貞。夫婦投書而自殺。最爲所難也。長崎高重。喑啞叱咤。貫勇壘壁。從容決死于杯酒之間。而終以此相勸。能使高時自裁。壯矣哉。本間某不以蒙譴廢臣節。赴難效死。以報其主。工藤某諫不聽而去。躊躇廢墟。眷戀舊主。凡此數子者。雖不能免從逆之名。而激烈慷慨。能盡忠所事。則有可取焉。北條氏愛養將士之效。亦可觀也。五大院宗繁。賣高時之子。求媚于官軍。眞狗彘之不若。惜其逃於義貞之誅也。

北條時房以下至大佛高直傳贊 卷之二百四

贊曰。承久之役。北條時房。北條朝時。自東北進兵。直壓王師。凶燄甚熾。然以義時之子弟。爲其所使。則勢固然也。朝時破官軍於越後。頗有田單火牛之畧。時房恬澹寡慾。亦當時難得者也。光時姦軌。竟爲時頼所逐。豈非君側之小人乎。赤橋重時。北條政村兄弟。相繼繕修軍政。皆有令名。及元弘兵起。北條高家。鎧仗鮮明。不思啟孝祖死將之讖。而卒蹈其覆轍。淡河時治。宗族夷滅。自分其死。不猶愈於北條時直因僧俊雅丐生乎。赤橋盛時。以足利尊氏翁壻之故。避通

誅之嫌。先衆殉節。大佛貞直嘉家臣之赴義奮激隕命。若二子者。可謂果決矣。高直將大兵。而攻千劔破。不能陳力立效。勢屈而降。其能得保首領乎。此數子者。雖皆以高時之黨。不免天誅。然為其主用。或忠或否。今列其行事。以示後世。亦足以為人臣之勸矣。

北條泰家以下至北條時益傳賛　卷之二百五

賛曰。北條泰家。以家破族亡。詐死以圖後舉。竟能逃於陸奥。潛往京師。以伺時變。嚮使藤原公宗逆謀不露。泰家之計得行。而三叛連衡。則王室再危矣。雖然北條氏之亡。與王室之興。皆天也。泰家乃區區欲以

亡國餘孽。而復之。亦小人之不知命也。北條氏之置兩六波羅。護衛天子。鎮撫軍民。至於四國九州之僻遠。以內制外。如臂使指。視其治之殿最。然後援以鎌倉之政。其憲可謂周悉矣。仲時時益當高時失政之日。判南北事。震蕩衆輿。拘流公卿。既而勤王之師。四方響應。東兵相踵敗衂。將士離叛。勢日窮蹙。則惟有決圍東走而已。道路梗塞。竟不能達。時益斃于流矢。而仲時殲於番馬。天之所棄。其孰能與之哉。

足利高經以下至今川範國及子弟傳賛　卷之二百六

賛曰。足利高經。以尊氏之同族。屢著戰畧。終以欺罔失尊氏之意。與直義直冬通謀叛而復降。及義滿襲職。高經以其子義將為管領。政自己出。而以嚴酷忤將士。又據本州而反。功罪不能相掩。其實亂臣也耳。義將之於義滿。從容規諫。多所毗輔。較之當時將士。絕無而僅有者也。石橋和義。既黨直義。後又懼禍剔髮。附麗權勢者。比比皆然。又何咎焉。上杉憲顯叛服相踵。人臣之節蕩盡。而足利基氏能優容之。召為執事。子孫赫奕於鎌倉。蓋以其父憲房有功於尊氏也。重能欲奪高師直之權。反為所圖。非有忠直嫉惡之

心。其能濟乎。憲春以死諫氏滿。遏其異圖。世多敢死之士。而乏敢爭之人。可以激勵士風矣。今川範國。以軍功興其家。範滿不以病廢武事。冒陣而死。可謂烈矣。貞世能拒大內義弘之邪謀。而不能勝其讒口。卒被義滿之疑。幾墜鎮西之功。君臣之際。誠難乎哉。然貞世以國讓于兄。既難矣。兄死又讓于兄之子。益難矣。觀其遺訓仲秋。莫非脩身齊家之道。豈可概以介胄之士視之哉。

細川和氏及子弟傳賛　卷之二百七

賛曰。細川和氏。欲奪新田義貞平鎌倉之功。而盛稱

足利尊氏之威望。以離沮將士之心。遂使相率歸於足利義詮義貞尊氏。忿隙相仇。職此之由。蓋足利氏之能臣。而新田氏之巨蠹也。然細川氏族。皆精于用兵。當尊氏攻六波羅。和氏進謀奏捷。此得圍師必闕之法。賴春攻官軍於伊豫。反于究冦勿追之義。而用奇以勝之。兵無常勢。斯可見矣。顯氏力主尊氏兄弟之和議。謀雖不成。其志足嘉。亦與其族。皆有功於戰陣。而定禪其傑出者也。善用兵者。轉敗為勝。義貞之克京師也。定禪策其恃勝無備。反兵襲之。遂得大勝。豈非深於兵畧者耶。

畠山國清以下至小笠原貞宗傳賛　卷之二　百八

賛曰。畠山國清。進南侵之策於足利基氏。以釋義詮之疑。其實不在犯吉野。而在除仁木義長。基氏方以不得於兄為憂。故其術易售也。及事敗奔還。基氏數其罪而逐之。終為反覆竄死山谷。市權徼利之徒。可以鑒矣。仁木賴章。從尊氏有征戰之勞。而非志懷忠貞者。義長恃功驕橫。陵蔑其主。卒為佐々木高氏所賣弄。失勢歸順。而又叛去。如石塔賴房吉良滿貞。亦莫不皆然。將以南朝為逋逃淵藪乎。其褻侮天威也甚矣。小笠原貞宗。蒙後醍醐帝之殊眷。不能盡忠王室。而為尊氏驅馳。不靳筋力。至弓馬之藝。則極其精矣。人臣之節。果何如哉。

鹽冶高貞佐佐木高氏氏賴傳賛　卷之二　百九

賛曰。鹽冶高貞。以艷妻之故。招讒喪軀。非其罪也。然後醍醐帝中興之初。賞高貞歸義之功。不為不至。而高貞勤王之志不堅。一戰失利。降於足利尊氏。蓋亦反覆之臣也。豈天醜其德而禍之乎。佐々木高氏。屢更戰陣。勇而有謀。不懐携貳之心。子弟多致死者。故為尊氏父子所親信。而任數挾智。嫉能忌功。構仁木義長而陷之。激山名師義而怒之。讒誣細川清氏。譖

毀足利高經。諸將憤怨。禍亂不弭者。皆其所為。而驕奢淫佚。其罪亞於高師直。然巧於避禍。竟能自免。時人謂之老奸巨猾宜矣。氏賴以高氏同族。著戰畧。亦足利氏之功臣也。

細川賴之傳賛　卷之二　百九

賛曰。晉文公謀元帥。趙衰薦郤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為將者不讀書可乎。故才兼文武。自古所稱也。細川賴之。以世將之家。通曉韜畧。殪勍敵。拔堅城。此不足尚也。志存匡濟。資以文學。輔導足利義滿。恢弘幕府之基業。因事規諫。悉心協賛。雖慕容恪之輔幼主。

殆不能過。斯乃可貴也。然雄傑之君。可以圖始。而難保其終。功高見忌。材大不容。讒慝衆之浸潤。君臣頗生嫌隙。幸而義滿悔悟。再授政柄。待之如初。賴之臨死。誅討以殄滅強寇。爲喜體國之誠。亦可觀也。子孫世爲管領。遂與足利氏同其盛衰。遺風餘烈。所及者遠。豈非文武兼資之效耶。

高師直兄弟傳賛　卷之二百十

賛曰。高師直與源顯家楠正行。連戰破之。竟使二將授首。其他攻城野戰不一而足。可謂勇矣。師泰論戰守之計。以爲自古未有守宇治勢多二橋能得勝者。

可謂智矣。夫以兄弟之智勇。卒爲足利直義所困。髡首祈哀。猶不能免戮於馬前。爲世人笑。何耶。誠以血氣之勇。桀黠之智。不根於義理。而一失其勢。則委靡衰苶。不能復振也。魏曹爽爲司馬懿所圖。兄弟相對。計無所出。師直兄弟。一朝窘迫。茫然罔措。亦與爽相類。藥師寺公義雖無智囊之譽。而勸二人引決。則勝於桓範之進謀矣。爽義不用範之策。竟夷三族。師直師泰不從公義之言。遺臭千載。小人之情狀。如出一轍也。然師直兄弟。藉尊氏之威。肆其凶暴。劫畧子女。豪奪田宅。構陷諸將。傷害骨肉。欲得直義而甘心。以兵圍尊氏之第。驕汰悖逆。其罪浮於爽義矣。

赤松則村父子傳賛　卷之二百二十

賛曰。赤松則村。首建義旗。嬰城固守。疲敝敵兵。乘勝長驅。遂能破六波羅。其功大矣。後醍醐帝。賜錦衣以旌之。疏爵土以賞之。則村感激奮勵。方將馳逐效節之不遑。而帝信讒。無故奪其守護職。是速其反也。嚮之感激奮勵者。變爲憤恚怨望。攘手搖毒。肆其噬螫。蓋由中興初政。僥幸用事。失控馭之術也。則村非特長於攻戰。而謀略出於諸將之上。說足利尊氏徇四國畧九州。擁立閏位。假其号令。終爲王室腹心之患。皆

其所爲也。範資貞範。驍健材武。並爲足利氏之爪牙。而則祐特其最者也。皈順吉野。觀望成敗。無何叛去。固非宣力國家者。蓋則村志在功名富貴。而非忠義之士。子孫爭效其爲。不知名分之所在。良可惜也。

山名時氏土岐賴遠傳賛　卷之二百十二

賛曰。山名時氏。以足利尊氏之勳舊。皈順吉野。固非有尊王室之志。蓋欲藉官軍之威。以逞其志者也。及事蹉跌。請降幕府。足利義詮。欲離之以弱官軍。故納其欵。授以五州守護。當時將領。裂土分彊。未有如此其大者。其子義理氏清。恃兵馬之彊。連兵而反嚮。非

足利義滿之將畧兼人則幾危矣義詮自謂得計而不知貽禍後嗣爲國謀者可不思善後之策乎師義驍果剽悍賞不讎勞孕怨蓄怒於佐々木高氏固非一日故勸其父舉兵身犯鋒鏑幾瀕九死然城狐社鼠不可薰灌徒自屈其力耳土岐頼遠恃功驕恣甚至陵辱乘輿足利直義捕而斬之足使武人無知者魄褫而股慄不亦快乎頼直以勇極尊氏之急頼康以功紓攝部曲不墜其宗亦足以贖頼遠之罪矣

大友貞宗以下至荻野朝忠楠正儀傳贊卷之二百十三

贊曰大友貞宗反覆之徒也與菊池武時舉義不唯倍約又從而殺之終屬足利尊氏克其驅馳貞載氏泰遵其軌轍視爲故常此不足責也特怪夫少貳貞經以死奉尊氏遺囑頼尚以抗王師爲言地在尊氏之等夷非有君臣之分而甘於屈服如此何也唯見勢之強弱欲託以門戶故以身殉之耳使其盡忠尊氏者移之於王室則豈不與中興諸將媲美哉頼尚繼父之志爲尊氏搴旗執馘不遺餘力甚矣其不知順逆之理也結城親朝父宗廣而弟親光不能戮力官軍而降于足利基氏千葉貞胤荻野朝忠不能堅守臣節而甘爲降虜大内弘世蠶食鄰境附益於足利氏義弘奮勇戰爭之世矜伐其功終以謀叛見誅皆不足稱也楠正儀運籌決策捍禦強寇維持偏安之業頗足尚焉而遽豎降旗遂使南朝之勢摧折而不支他日將無面目以見正成于地下正儀於是可謂無恥之甚者矣蓋以材短力弱無以任負荷之重不忍坐視國家之傾計出於不得已耳議者謂正儀不似父兄信乎其然也

大日本史將軍傳贊藪卷之四　終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五

文學傳 卷之二百十四〇自此以下至二百十八文學傳

武以創業。文以守成。猶陰陽寒暑之不可偏廢也。國朝武德夙播。文教後興。自應神受百濟之貢。天智學周孔之道。風化大行。品物咸亨。置庠術序于州縣。經史子集于府庫。釋菜于成均。策試于禮闈。學淳和學館之設。皆所以教育英才。薫陶德業也。科分四道。選重二曹。上行下效。文武偕舉。爾來聖主典學。乙夜之覽不懈。紘誦盛于弘仁天長。奎璧聯乎延喜天暦。邦隆之治。卓越前古。薦紳髦彥。勃焉蔚興。䢖彼雲漢。

昭回于天者。彬彬輩出焉。然考其歸。洙泗之風鮮矣。濂洛之學未傳。騖於記誦詞章之習。而不能反窮理盡性之原。故以文藝名世者頗多。而以儒學弘道者幾希。歷觀外國史傳。有分儒學文藝為二者。有合而為一者。分之者未必非。而合之者其見卓矣。今此為傳。非分非合。儒學無其人。則不得不闕焉。如其文之体格。則拘於偶儷聲律。而不能爾雅近古。蓋由沿襲隋末唐初綺靡雕琢之風也。苟有豪傑之士。起而倡之。則雖凌轢晉魏。頡頏漢周。亦不難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用賁之道至矣。若吉備真備阿部仲麻呂。摛藻騁才。播名異域。清原夏野菅原道真。寅工燕載。無功竹帛。其餘名流鉅公。黼黻徽猷。著於事業者。皆自立傳。今取專以文藝稱者。撰次作文學傳。

贊曰。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善惡。非文莫可也。文之為用亦大矣。豈其絺句繪章。騈黃儷白之謂哉。應神帝時。百濟使阿直岐來貢。皇太子師而學焉。及王仁應徵而來。始獻書籍。世方知有經傳。而帝求賢不已。阿直岐亦能知勝己者而薦之。賢矣哉。舒明皇極之朝。有南淵先生者。教以周孔之道。則其為儒

者可知也。惜矣其言與事皆不傳。無以列于傳也。天武持統以降。風化弘敷。世多才俊。有纂修國史者。有撰定律令者。皆有功于國家也。石上宅嗣。博涉經史。與淡海三船齊名。而藤原仲麻呂之亂。三船在勢多。縛其同惡。遂使仲麻呂不得據近江。而速伏天誅。此豈可以文藝之士概視哉。弘仁天長之間。人文日隆。名流間出。菅原古人。儒行高於一世。淳茂輔正。克纘先業。文時絕倫逸群。家聲益振。言事剴切。足拯時弊。小野篁。文章冠絕當時。事母至孝。能盡為子之道。春澄善繩。敦朴謹慎。不以己長凌人。都良香橘廣相。洞

達聞於下。筆成章。大藏善行。教授青衿。多所成就。紀長谷雄。器局凝宗。雅量弘遠。三統理平。嶋田忠臣。源順。慶滋保胤。紀齊名等。振玉鏘金。宮商發越。大江音人。該博宏贍。子孫皆善詞藝。而朝綱維時。匡衡。聲名洋溢。可以與江左謝氏媲美矣。是皆魁人碩士。譽隆望重。而其餘勤踰刺股。才堪握蚍者。接踵而起。森然列于本傳。紀淑人。當藤原純友之反。受任一方。威惠並行。海表廓清。源爲憲。不忝藩守之寄。典臨底績。奏課爲最。既著稱於文學。而又施有政。最爲足尚也。然中世好文之主。不能崇雅黜浮。而士子爭效其風。務

闘綺靡衒縟藻。故恣態有餘。而乏雄渾之氣。其於載道之器。相去日遠。而文之用不能盡也。况汚隆與世升降。通塞係乎時運。堀河鳥羽而下。堪爲司命權衡者。寥寥無聞。唯藤原明衡父子。能襲其美。菅原爲長。遠紹祖先之業。而因循舊習。不能返乎淳素。王室陵夷。斯道益衰。元弘建武亂離之際。僅有玄慧尊信宋儒之學。搢紳逢掖。反不能及一緇流。是可慨已。朴翁開陳大義。能料足利直冬之無成。此必有才識者。而姓名不可得而考也。繇是觀之。布衣韋帶之士。晦處巖穴。撫經而樂道者。未必無其人焉。記載倫缺。不能表見於世。惜哉。

歌人傳贊（卷之二百十九〇自此以下至二百二十二歌人傳）

紀貫之。敍古今集曰。動天地。感鬼神。化人倫。和夫婦。莫善於和歌。花園帝敍風雅集曰。氣象充塞乾坤。意想範圍宇宙。渾沌未判。其理自存。人物既生。其製遂著。王言之大。又有似乎過貫之者。而其實不能外焉。夫本於人情。布於永言。自周以來。無世無之。在彼謂之詩。在此謂之和歌。雖有言語文字之殊。而發於喜怒哀樂之餘。得其性情之正。則未嘗不同也。蓋[illegible]哉之爲言。造端託始於草昧之世。而八雲之成章。[illegible]

於素盞烏尊。爾來難波津安積山之詠。立爲模範。被之絃歌。可以移風易俗矣。凡自里巷男女之微。以至廟堂端委之重。情之所感。不能不發之於言也。六義備而美刺存。可以陳民風察庶政。興觀群怨。於是乎在。至於末流之弊。唯以綺麗雕刻爲事。妖艷媒於漁色。靡曼蘖於誨淫。綴思鑄詞。益巧益密。而大雅之音。幾乎熄矣。識者歎其浮詞雲興。艷流泉涌。遺秋實而攬春華。良有以也。然性情之存乎人。未有古今之異。則其間豈無起而振之。還於淳素之風。而能得性情之正者哉。歷朝有選。各家有集。星羅雲布。煥乎盛哉。

作歌人傳。

贊曰。國朝專尚和歌。故自後宮宗藩王公卿相。以至士庶皂隷緇徒女流。莫不賦咏以抒其志。今錄其知名者。悉著于篇。而能者不止於此。亦各載在其傳。歷觀前人之品藻。柿本人麻呂。才思獨步古今。而與之抗衡者。唯有山邊赤人耳。自時厥後。六歌仙相踵輩出。紀友則。紀貫之。凡河內躬恆。壬生忠岑。掞藻咀華。於延喜之世。而抉擿其蘊奧。則貫之之功為多焉。天曆之朝。梨壺五人。各擅其美。至於叔世。猶有六黨四天王之目。以鳴一時。自餘如藤原長能。平兼盛。橘永愷。亦其翹楚者。而藤原基俊。源俊頼。尊為後進之領袖。藤原俊成。受業基俊。而造詣閎深。遭逢數世之主。咸以耆宿見重。定家天才超軼。曲盡精微。為家蘭砌傳芳。鯉庭禀訓。為氏為相。負荷析薪。堂構益美。遂為二條冷泉之鼻祖。源流之遠。有所從來矣。在原業平。雖居歌仙之一。而輕薄放蕩。名檢掃地。藤原實方。恃才驕縱。以遺貶竄。後世並祠之為和歌神。得非阿其所好耶。基俊簡傲招謗。而俊頼寛厚温雅。譽望所歸。藤原家隆。精深華妙。與定家齊名。而不矜其能。互相推奬。此皆才子之所當取以為戒為法也。藤原通俊。

練達政理。持論精確。白河帝稱為名臣。此又出於品藻之外。而不可以和歌者流概見也。

孝子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三

孝百行之本也。非孝無以為教。物則民彝不能立。禮樂刑政不能出。孝之為道大矣。故皇帝皇太子。讀書必先孝經。以為禮典。朝廷之崇孝道亦至矣。下至鄉黨閭巷。有純孝者。必旌表其門閭。勸民以孝。舊史所書。斑々可考。有廬墓事死之誠。而無刲股割肝之矯。民用敦厖。俗歸厚焉。後世史職廢弛。載籍殘缺。雖有孝弟履信者。多堙沒而不傳。側陋無由升聞。士庶無以為勸。豈非闕典歟。間有復父仇者。奮不顧身。能有不與共戴天之義。綱常倫理。賴以不墜。豈古有孝子。而後世無其人哉。晦明關乎盛衰。醇澆屬乎時運。旌其散軼。作孝子傳。

贊曰。自倭果安奈良許知麻呂。以至秦豊永。皆以篤孝。達于震聽。或蠲田租戶徭。或蒙奬諭旌表。足以為世之勸矣。美濃樵父。得醴泉以符養老之瑞。丹生弘言。耕稼不被風蝗之害。皆孝感之所致也。隨身公助。伏受父杖。僧其。犯禁捕魚而饋母。其志亦可矜也。曾我祐成。時致。藤原邦光。中原章信。皆能寢苫枕塊。以

剸刃讎人之胷。義氣薄宇宙。孝烈亘古今。而邦光孤稚羸弱。其事最難。長而仕官南朝。不墜乃父之緒。益可尚焉。祐成時致。自幼志於報復。未嘗須史忘于懷。誓心天地。卒得伸之於冨士野。志願既畢。欲償宿憾於源頼朝。直進犯行營。頼朝不得赦而不殺。非敢寘之刑者也。唐張瑝張琇殺楊万頃。以復父讎。玄宗殺之。此則唐之失刑。而士民憐之。為作哀誄。牓於衢路。後人立祐成兄弟之祠。以祭之。至今嘖々稱之。不容於口。孝道之感人心。其揆一也。

義烈傳賛　卷之二百二十三

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居人之位。食人之祿。國家有難。則捐軀徇節。固其所也。苟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故忠臣義士。有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其精英忠烈之氣。磅礴宇宙間。斡坤軸。撼乾樞。亘萬世而不可泯。皆有以持其志也。國朝風氣剛勁。教尚廉恥。武夫悍將。立懽以怒寇。臨難不苟免。視死如歸者。世不乏人。其慷慨壯烈。一出於天性。而非講之有素。處之有道。皆於造次顛沛之際。決然行之。而不疑。與史傳所謂誠節忠義者。若合符節。蓋綱常倫理。一日不容已者。稟於天。而存乎已也。儻能使之講習聖賢之道。暇日脩其弟悌忠信。仗大節而蹈仁義。則成就其美。而光耀史冊者。豈止於如是而已哉。如越後能景。大河兼任。雖犬吠非主。不可為訓。而疾風勁草。忠於所事。則有可取焉。作義烈傳。

賛曰。難波日香蚊。父子三人。死於大草香皇子之難。可謂烈丈夫矣。雄畧帝殺市邊押磐。境黒彥二皇子。其臣佐伯部賣輪。坂合部贄。各抱其屍。號哭不忍去。或被殺。或焚死。其節亞於日香蚊。附在二皇子傳。敔不列于此。真根子代武內宿禰。而死。卒淂雪寃。可謂難矣。調伊企儺出征新羅。軍敗被執。不屈而死。其子

舅子。抱父屍而死之。孝烈至矣。并渊重光。文三。家安。源仲頼。皆能赴主君之難。臨危不撓。死于鋒鏑之下。有足稱焉。越後能景。自屠以勵其主。愈於赴敵損軀多矣。藤原忠光。平康盛。左中太常澄。流離困苦。守操彌厲。不以國士被遇。而皆有豫讓之節。大河兼任。㩀亂邊邑。欲報舊君之仇。其亦劉黒闥之徒歟。平家繼又拾餘燼。糾合宗黨。事雖不成。其志固有在矣。村上義光。奮其忠勇。以快一死。志烈風霜。誠貫金石。其子義隆。亦以死救護良親王之急。父子效節。傳美千載。雖漢諸葛瞻。晋卞壺。不能過之。若壬申忠臣。承父群

臣元弘建武文武之忠烈各以其事著於本傳下至北條高時之將士賈勇蹈義而不負其主者亦各以類相從焉

烈女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五

婉娩淑順女子之道也皇朝古風淳樸既無傅姆師保之箴生而不聞詩書圖史之訓然事親能孝夫死守節治家整肅臨難果決者往往有之雖其生質之美出於自然而天理之公存乎人心者昭然可觀矣迨中葉文物事興才女踵出華藻艷發者世不乏其人而操行貞特者寥寥寡聞亦由彤史之化不備歟

則之教有闕也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女子以才稱古所未聞其殆德之衰也歟若源頼朝妻氏生保母英見卓識其才有大過人者又豈區區詞章之比哉今第其行事先孝女次節婦舉母則表才子作烈女傳

贊曰衣縫金繼女福依賣橘逸勢女並以孝行著家原音邦四比信紗波自采女蕪提賣千世賣眞玉主賣安良賣伴富成女刑部刀自咩和邇部廣刀自早部氏成賣守部秀刀自等閨範既美寡居守節皆可以勸來世矣田道安倍則任鎌田政家平通盛之妻皆以身殉夫烈矣哉源渡妻自沐以代夫死其事絕與姚桊董豐妻相類而貞烈亦軌固不可同日而語也源義朝女恐遭幽辱赴水而死不忝將種矣舞女微妙忍恥屈身以尋父其志可愍也源義高妻源義經妾雖無冰雪之質亦有松栢之操上毛野形名妻勸其夫以奮義遂得破虜而還氏生保母不哀其子之戰死而激勵新田義治杣山義族得賴以振皆可謂女丈夫矣北條時頼母教以節儉摘正行母訓以君臣大義二子皆能樹立可不謂之賢乎源頼朝妻權略智算固非女流之所能及制頼朝以妬悍馭將

士以嚴明識慮深遠頗有妻妃述律后之風北條氏之得政與有力焉小野小町紫式部之徒皆淑媛有才思為世所豔稱而非篤行器識之列不足以資風教者也

隱逸傳贊 卷之二百二十六

士之生於斯世賢愚隨天賦予各展其用豈以偃蹇巖穴沉冥漁樵為高哉異邦革命之世或有恥事二世高尚其事者史傳義之皇朝神裔相承萬世不易隱逸之士似乎不足稱者焉然士之所遭其塗非一有高材逸足而不見知於人者有抱忠負節而蔽於

諛佞者。與其降志屈已。望車塵而戀棧豆。孰若高蹈
遠引耕富春而嘯蘓門乎。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
殊。而君子皆以蠱之上九期之。若藤原藤房。諫不行
而去。象所謂志可則。而進退合道者也。事在本傳。不
列于茲。作隱逸傳。

贊曰。藤原高光。雅操恬淡。兄弟皆以顯官好爵相矜。
而獨出類離群。泥塗軒冕。豈有得於貞遯之義者歟。
源成信。自知其才不及四納言而畢志丘園。雖非真
隱之流。比夫懷祿耽寵者。殊有間矣。源顯基。急流勇
退。素薄榮利。及後一條崩。有感於時事。遂挂冠都門。

寄懷考槃。然以忠臣不事二君為言。則異姓革命之
謂。而不可施於紹襲之世。其義乖矣。異日結城朝光
引此語為梶原景時所讒。亦承其繆也。大原三寂。西
行。長明。皆有高蹈之風。而西行志節高邁。卓爾不群。
嘯詠林藪。笑傲風雲。近於遯世無悶者矣。至其捨身
釈門。遺落人倫。而得罪於聖人。則當時習俗。舉世所
尚。雖賢明之士。有不免焉。

方技傳贊卷之二百二十七

史傳著方技。厥來尚矣。僊術道流。並舉雜出。方外之
士。獨善其身則可矣。一有人主好之。則其為害。不可

勝言。著之欲以存戒也。國朝仙術不傳。鍊形養丹之
法。無所師受。久米陽勝之徒。僅雜出于僧史。而浦島
子白箸翁之流。髣髴見其一二。蓋有之無裨於國家。
無之不損乎治體。則不若無之之為愈也。善乎陳摶
之言曰。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神仙之説盡之
矣。唯役小角。役使鬼神。咒禁厭禱。其法頗近於道流。
後世文以釈氏之道。遂盛行焉。若陰陽曆道天文典
藥。既有曹局。各著才能。推歩測驗卜筮鍼石。皆有補
于國家。其以工藝名世。亦附見焉。作方技傳。

贊曰。浦嶋子游仙宮。其言汗漫荒唐。不足為世勸戒

特自古相傳以廣異聞耳。白箸翁隱顯無常。時人莫
測其端倪。蓋亦有道者歟。役小角以吏收其母。自出
就執。則其孝道有足稱焉。大津首。大津大浦。藤原並
藤。伊岐是雄。皆以習陰陽播聲。安倍晴明。究推歩之
幽微。窮陰陽之秘奧。占候測驗。祈禳禜禬。莫不曲盡
其妙。而裔孫蕃親。亦以其術名世。吉田宜。菅原峰嗣。
菅原梶成。物部廣泉。丹波雅忠。皆以診候精審。著稱
當時。濟民利物。固王政之所不可闕者也。百濟河成。
巨勢金岡等。皆以能畫顯。曲藝末技。雖不足為輕重。
亦所以見異能之士。不乏於時也。

叛臣傳　卷之二百二十八〇自此以下至二百三十叛臣傳

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聖人釋上九爻義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何校滅耳凶夫四海之廣人民之衆一統而居正莫敢搖動者畀高以陳君臣之分定故也一有間隔離畔小則懲戒大則誅戮必除去而使之合然後天下之治可得而成也昔者皇孫在天敕經津主武甕槌二神鏟劃妖邪蕩定葦原中國然後降天磐座而降於高千穗峰矣自厥時後神武東征殲長髓彥景行西伐勦熊襲梟帥肅將天威克篤前烈皆身櫜鞬風櫛雨沐使之合而

和且治莫不由斯道也中世多故皇綱紐解姦臣蟊賊憑陵猖獗或恃寵之恩或席兇暴之勢或負山河之固或矜征討之功割據州郡震驚宮闕者往往有之叛亂之迹雖不同而誅夷殘滅罄而合之則一也春秋之法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夫懲不義所以勸善也彼庶其牟夷黑肱皆竊土地來奔者未嘗動干戈而其筆誅如此矧罪惡滔天窺窬神器者乎作叛臣傳

贊曰叛亂之臣其迹非一雄略帝聞稚媛之美而使吉備田狹征新羅其志不在選將而在奪妻此帝之失德而激之使反也藤原仲麻呂僧道鏡皆以李紳軋薛懷義之寵窺窬神器罪惡貫盈凶焰甚熾而道鏡僭竊之罪浮于仲麻呂抗黼扆之尊居法王之位跡亦宗室世卿而置法臣法參議同惡相濟肆其暴戾仲麻呂終以反誅而道鏡竄死斯為幸矣橘逸勢與伴健岑謀不軌事連春宮終以此廢其生屬階為梗深矣平將門與藤原純友合謀鴟張東南國睨而奮舉僭號新皇蠶食鄰境兼封豕長蛇之勢震竊奴胡雛之威安部賴時貞任父子狼顧虎視資輿羽之饒驅勁勇之兵陵殘鎮將煽亂邊塞源義親以凶豪

攻剽州縣而斧鉞所加卒皆歸於勦除殄滅恃勇負固者可以鑒焉藤原信賴憑藉嬖寵竊圖非望雖假源義朝之兵力肆其姦謀而不旋踵就戮么麽無足論源義仲恃功狼戾蓄無君之志平族將滅又生一櫱法住寺之亂極其慘虐而粟津之敗終取誅夷淺原為賴震驚黃屋悖逆無比父子相率自就屠戮其罪暴白不假天誅而浮言亦由此興焉其貽害也深矣

逆臣蘇我馬子及子孫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一

弒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弒逆之臣

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牖下。則幸而免者。非所以為世法也。異邦之史。臣弑其君者。歷世不絶。故歐陽脩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贍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國朝丕業隆熈。風化淳美。二千年間。絶無觸悪之虞。敢行弑逆者。唯眉輪王蘇我馬子二人而已。豈非聖子神孫。朝日夕月之效耶。其眉輪王。附在皇子傳。據事直書。情實自見。雖非婉而成章。庶幾盡而不汙作逆臣傳。

大日本史贊藪　卷五　逆臣傳贊　〇十五

贊曰。天地之間。莫尊乎我祖宗君父。敬之愛之。[illegible]道。而佛教之入我邦。首示其像。以為無上之尊。次述供養。以為作善求福之資。眩赫誑誘。牢籠是務。故奉其教者。唯知有佛。而不知有君父。敬愛之方。日以解弛。而斁倫悖道之為。靡所不至矣。蓋自蘇我稲目蔵佛像經論於其家。馬子慈溺滋甚。事之尤謹。當時侫佛者。無過馬子。而忍為弑逆大事。此其不知有君父之效也。厩戸皇子與馬子朋比。而興隆佛法。不唯不能討弑君之賊。反以崇峻之崩。為過去之報。三綱絶而九法斁。崇奉異教之害。遂至如此。可勝歎哉。蝦夷入鹿。悍戾驕侈。乗世家之豊富。縱欲敗度。第宅視宮闕。儀衛逼乗輿。跋扈跳梁。覬覦神器。而父子相踵。伏斧鑕之誅。洿瀦居處。竟覆其宗。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非此之謂歟。

外國隋唐宋元明傳贊　自卷之二百三十二至三

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四海萬國。碁布星聯。氏生其間者。萬類千種。其殊風異俗。不可遍舉悉識。惟文軌之所通。載籍之所存。其國地物俗。君世變代。可得而考焉。夫道德至聖。以蒞民。神而化之。通變而治者。是稱唐虞。禮樂刑政。以教化其民。次唐虞而作。是曰夏曰商曰周。唐虞以前亦已尚矣。時未聞有國號。至

大日本史贊藪　卷五　外國傳贊　〇十六

帝堯始稱陶唐。其後以氏為國號。虞夏是也。彼之土總稱曰華夏。以謂文明之國也。又稱中國。謂居土中也。夏后氏傳世十有七主。桀作淫驕。商湯革命伐而定之。建都于亳。商道中微。盤庚徙于殷。故一號殷。殷紂湛湎。諸侯不享。民歸于周。幽厲昏亂。平王東遷洛邑。是為東周。東周惠王十七年。當此神武天皇元年辛酉也。周道陵遲。嬴秦滅之。二世而民叛。劉季即皇帝位於長安。是為漢高祖。此後洛陽長安。常為帝者都。傳世十四。其臣王莽簒立。號新室。漢宗室劉秀舉群賊。復宗社。是為光武皇帝。亦十四主。魏國公曹丕

奪立。因本封國號魏。劉備即位于成都。號蜀漢。孫權據武昌。稱吳。蜀漢二主。曹魏滅之。魏五主。司馬炎代之。是為晉武帝。都洛陽。孫氏有吳四世。晉又取之。五胡猾晉。司馬氏遂不振。遷都於建康。拓拔珪起於鮮卑。建都於平城。號北魏。於是南北分。司馬氏傳世十三。晉亡。劉裕代之。是為宋武帝。凡八主。蕭道成滅之。號南齊。為蕭衍所滅。蕭衍是為梁武帝。四主。陳霸先滅之。改國號陳。是為武帝。拓拔氏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魏分為東西。文帝寶炬都長安。是為西魏。孝靜帝善見都鄴。是為東魏。東魏傳國於高洋。是為文宣帝。

國號齊。凡六主。為宇文覺所滅。宇文覺是為周孝閔帝。五主二十五年。讓位於楊堅。楊堅是為隋文帝。是其傳國大梗也。其民性謠俗。土地物產。至若詩書所述。則水土不均。質文時變。剛柔緩急。氣禀不同。好惡取舍。褒尚亦亡常。況秦漢以來。世代遷變。風俗不一。則不可宜究于此矣。今約而論之。地廣人多。居四方之中。禮儀文物。人材財用。亦非諸國之可比也。其詳則自有一代之史。而其中略紀我邦風土物俗。而虛實相班。至如朝貢封爵。亘古今所無。而彼史載其事。不止一二。此有深可疑者也。蓋方是時。國家方以三韓。為內官家。置任那日本府。分帥臣鎮制之。高麗雖稱臣歲時朝貢。而世奉彼正朔。受彼封爵。意為日本府帥臣者。亦從而受其封號乎。抑鎮西奸民。以商賈往來者。假名朝使。稱貢調受封爵。以為射利之資。而彼史從而錄之。亦不可知也。推古帝始與隋通。自後使聘交往。史不絕書。此不可以不錄也。因拾掇諸書。作隋唐宋元明傳。並序唐虞至陳周辨于篇首。

贊曰。自推古帝始遣使于隋。舒明孝德通聘于唐。自時而後。使命相繼。謂之遣唐使。尤重其選。有執節大使。有副使。有判官。非有言辭文學儀容局幹者。不中

其選。故粟田真人。播君子國之聲。大伴古麻呂。爭坐次而不屈。皆可謂不辱君命矣。又掄生徒俊秀者。隨使入唐以肄業。謂之留學生。業成而還者。率皆裨益朝典。表章文物。亦頗有其人焉。屬安史之亂。疆圉騷驛。行李道梗。彼之使人。亦有留仕天朝者。然小野石根。藤原葛野麻呂。猶得謁見代宗德宗。接待優渥。至承和中藤原常嗣奉使。則適會唐室不振。禮遇之詳不可得而聞焉。宇多帝命菅原道真紀長谷雄。為大使副使。才藝風標。實當其選。而道真斟酌李家之凋獘。疏陳星槎之漂泊。歷舉使人波濤寇賊之患。遂議

辭之。遂罷遣唐使。其見卓矣。又有僧人入唐者。其原
起於遣學問僧而航海求法者。累朝不絕。至趙宋時。
奝然寂照入汴。宋主拔擢寵之。雖無銜使之名。而有
結好之實。如成尋。則宋主付以信物。朝廷亦付商人
酬之以物。禮簡事略。頗有虧損國體。元世祖籍桀驁
之勢。欲以虛聲愓我。而我屹然不動。黜其書而不報。
戮其使而不顧。北條時宗之舉。甚適機宜。而蒙古十
萬之兵。一時崩潰。絕覬覦於將來。宣國威於永世。元
之君臣。懲其敗衂。不能再舉。用僧一寧為間諜。我知
其情。錮之使不還。而彼亦無如之何矣。至於明世海

寇。則我邦亡命無賴之徒。自幸國家喪亂法綱懈弛。
乃亂入彼土。以肆劫剽。屠戮慘酷。州縣震讋。此非國
家之所得而知。亦非所能禁者也。蓋古之遣使于唐。
為興禮樂。而後之絕元明者。為止干戈也。王者修文
講武。不可偏廢。而其待外國。重在武焉。傳曰。勇夫重
閉。況國乎。有國者。豈可忽諸。

外國新羅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四五

贊曰。神功皇后征新羅。蹙其牙犂其廷。而赦之以貢
調賦八十艘為率。其後雖有闕貢離畔。而及允恭帝
時。猶貢調如數。則皇后威靈之所及。亦可知矣。然新
羅素狡猾無信。實懷首鼠兩端。攻剽任那。蠶食隣境。
繼體帝遣近江毛野。教諭反其侵地。而毛野忝使無
狀。不能宣揚威武。乃生厲階。大啓釁端。新羅乘隙寇
鈔。竟滅任那。欽明帝憂之。遺詔以興復任那為事。選
將練卒。懸軍遠征。而訖不能成功。蓋其王金春秋頗
有權略。媚事唐室。為深根固帶之計。藉其兵力。得以
滅高麗百濟。唐雖郡縣二國。而不能跨有其上。春秋
從而竊取之。遂至開拓疆域勢寖強大。其後偭鄉不
常。雖貢賦不能如數。而至於中世猶修其禮。觀藤原
不比等論彼使人之語。則古者執政大臣。不與新羅

使接語。其持國體至重。而至於甄萱遣使獻方物。朝
廷猶責以人臣之誼而黜之。亦可謂能存大體矣。當
此時新羅衰弱。弓裔甄萱割據分裂。竟為王建所滅。
朝廷不能出師討其亂。雖有異於先王勤遠畧之志。
然先自治而後外患。亦守成之良規也。

外國高句麗高麗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六

贊曰。高氏據有朝鮮之地。定都平壤。自神功皇后定
為內官家。歲時朝貢不虧其節。或有獻鐵的羽表。而
背我者。我能隨機應之。彼亦未嘗失藩臣之誼。及其
王臣捷。攻百濟而克之。將士請殲之。王以百濟亦為

我官家拒之。則國家餘威之所加。從可知矣。高氏滅而王建悉有其地。子孫遣使修聘。而彼妄自尊大。非復曩時朝貢之比。替之禮典。事多僭忒。朝廷不報。或使太宰府移牒。處之甚善矣。至其服於蒙古之威。齎書通其意於我。則抗以敵國之禮。無復顧忌。卒之戰艦覆沒。士卒喪敗。饘餉器械。朘民膏血。以供蒙古之誅求。而國益虛耗。其不速亡幸矣。

外國百濟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七八

贊曰。三韓角立。其最馴良鄉化者。無過百濟。嘗為西藩。以來歲貢不絕。間有闕貢。則朝廷遣使讓之。或殺首惡以自釋。或遣王子以入謝。國家。雖有程糧傳驛之費。而懷遠招攜之略。亦已勤矣。及高麗破其國。戕其王。雄略帝為立汝洲王。國人感其再造之恩。及聖明王立。尤推戴天朝。欽明帝方欲興復任那。而王經略招諭。殆無虛歲。然終不能成功者。由吉備臣河內直等。在日本府。與新羅通謀也。王欲去之。力不能制。二臣居副帥之任。懷攜貳之心。奉國之誠。反不如外國之君長。不臣之罪大矣。然自顯宗帝時。紀大磐擅任那而反。帥臣在外者。往往皆然。旬宣之寄。可不擇其人乎。既而新羅王春秋。借唐兵以滅百濟。天智

帝墨衰絰以兵護送王子豐。立之為王。以成齊明帝之志。是國家又施再造之恩。而善繼祖宗之業也。鬼室福信有迎立之功。而豐殺之。闔境大亂。新羅伺其隙。導唐兵而來攻。天智帝又遣援兵。悉心防禦。而不能及期。交戰不利。州柔陷而百濟遂亡。蓋將帥未得其人。懸軍深入而取敗者。以時運未開。而將略不明。軍機不精也。繇是觀之。國家得志於外國。時未至焉。不可力爭。而亦由於人也歟。

外國任那耽羅傳贊 卷之二百三十九

贊曰。國家置日本府於任那。置行軍元帥於日本府。以經略三韓。三韓有急。則就而乞援。行營將帥隨方應接。以張皇威。故百濟聖明王有言。任那以安羅為兄。安羅以日本府為天。蓋任那百濟有輔車相依之勢。而聲教所被。可謂遠矣。繼體帝時。大連大伴金村受百濟之賂。以任那四縣之地與之。由是新羅百濟連年構兵。帥臣不能招討綏撫。反與敵國通謀。而仇視與國。新羅竟滅任那。奪我官家。祖宗之所經營。海表之所瞻依。一旦遽爾失之。此與失我疆土同科。豈非帥臣之過哉。欽明帝赫怒。興我下詔切責新羅。能存興滅繼絕之義。而近於弔民伐罪之師矣。敏達用

明遵守遺詔籌策興復至推古帝亦命將出師以救之若存若亡不能自支國勢日以削弱而貢獻之路亦絶矣耽羅數遣王子入朝頗知尊崇上國而蕞爾嶋夷不足爲我輕重者也

外國渤海傳贊 卷之二百四十四十一

贊曰大祚榮據高麗之故地雄視一方建置部落受唐封爵至其子武藝通使修聘於我蓋慕上國之化而欲觀風猷之美也國家待以諸蕃之禮不虛其意所謂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羈縻而禮接之亦所以懷遠人也文獻不備記載多闕故其君臣之賢否疆域

之治亂風俗之醇澆物産之豐歉皆不可得而詳焉其所存者僅止於往來書牒使人姓名而其國世次年紀亦有不可備知者然其終爲契丹所並呑而改爲東丹國則興廢之大較亦可從而考覈焉

外國蝦夷以下至肅愼傳贊 卷之二百四十二三

贊曰夷狄可使生長其種類而不可使之居內地歷觀異邦之史周伐玁狁漢征匈奴莫不率由此道而一失其道則五胡之亂晉室是已蝦夷僻在東北逐水草而居射獵爲生貪婪剽悍化以仁義則頑亦以法律則忿其處內地者不可不驅逐而掃蕩之也日本武尊覆其巢穴疆埸晏如歷數世而種落蔓衍數爲邊害列聖爲之旰食勤于征討廼置鎭守府於陸奧以控制之及桓武帝決策大舉殲其酋長邊患始息然其遺類餘孽逃竄山谷伺間竊鈔至元慶中賊勢頗張藤原保則小野春風能奮將畧是膺是懲飛報奏捷夷人相率歎附擯俗化爲編甿無復民夷雜處之患可謂能建不世之勳矣其生蝦夷熟蝦夷皆限以江海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使之生長其種類蕃息其畜牧以遂其天性而在內者驅逐之在外者隔絶之此處夷之道也如其肅愼吐火羅㟼

嶇國則偶見一二於國史亦從而書之以備採擇焉

大日本史列傳贊藪卷之五　終

大日本史賛藪後叙

我邦上古
神聖邈焉尚矣。
皇統緜緜。二十餘載于今。唯有六正史焉。其佗私史
小說。不足以為不刊之典者也。水戸西山公。設史局。
徵海内之名士。纂修大日本史。其謀也旁搜逸史。博
索殘編。天祿石渠之秘。兎園草野之文。無不悉藏之。
而採摭其正實者。掃除其虛誕者。偏本於正史。而紀
傳之下。各係賛辭。曰論是非邪正矣。於是二千餘歲
治亂興廢之迹。賢否得喪之實。粲然明于後世也。而

又有所考。而特書于
神功皇后傳。
帝大友紀。於乎萬世不刊之大典也耳。綱條公。繼志
終其功焉。至宗堯公。進呈
幕府。以藏秘府。未降人間也。是以天下之學士大夫。
不能閲之。休哉。延享丙寅之春。本藩請之於
幕府。而齎來于本府。命内相田希文氏。總宰之。俾諸
臣謄寫之。儒臣校讎之。閲數月。而其功已成焉。希文
氏官暇。抄出賛辭。別以為五策。名之賛藪。而備便覽。
盍讀賛辭。乃其人之賢否得喪可槩見。而褒貶黜陟
之意。亦見焉。非敢斎成書也。譬如采明珠于淵海。而
珍藏之。希文氏使臣以敬記其顛末。於是乎謹書大
略於卷尾。

延享三年丙寅秋九月學館教授高以敬謹譔

書大日本史贊藪後　　賴襄

義公以英雄姿。生治平時。無所出力。故逞於史。所聘諸儒。皆極當時之撰。遂成開闢以來第一大典。覺呂覽鴻烈。皆可覆瓿。而豎儒小生。敢議其文不雅。不知此輩所以為雅。乃不雅之尤者也。如此史。據實直書。不事裝飾。所以為典雅。無愧漢人。每事注出處。不能馳騁。凡例已言之矣。然行文下語。皆極允當得體。邦儒紀事未見有能為其役者。較之唐史義例。超舊書上。文章出新書右。晉宋齊梁金史皆不及也。是不可為俗人言者。余力不能購得。故姑拔其贊。贊是書中眉目。可概全體也。但西土無一姓過三百年者。而此間千載一王。故帝紀無事可紀。列傳可不必立。傳者居多。是以致浩穰如此。至保平建延間諸臣傳及將軍傳。乃有可觀。如平重盛。源義經。大塔皇子。楠正成。新田義貞等傳。可謂不負此諸公矣。

又

日本史論贊。如帝大友紀贊。後醍醐紀贊。將軍傳序論。幕府文臣傳序。北條義時傳贊等。皆大文字也。大抵文体似歐陽玄。而奔放肆大過之。如源義經傳。以遺聞補傳中缺處。大佳。蓋安澹泊先生實任總裁。出其筆者居多。然至自撰成績。則似不如此。何哉。

發行

東洞院三條上ル　村上勘兵衛

寺町五條上ル　額田正三郎

書林

岡島正直著

大日本史輯解

竹月堂藏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岡島正直刻本影印

顯處

大日本史輯解　巻之上　題辭

視月

大日本史輯解　巻之上　題辭

従二位菅原

齊泰書

序

自西學之行士之挾冊者率莫不讀其書焉耳口所必曰英如此曰佛如此曰普米如此矣至于我邦之立於東之萬有餘年度於歷世沿革制度文物何如也則茫乎西人嘗云皇統千萬歲[illegible]書生之[illegible]者西人笑之豈非以舍近而事遠乎我岡島君夫憂日本史之難讀拮据數年作斯書[illegible]錄之緯以授生徒序於余余若斯書之行難讀者可以讀不通者可以通人皆可以讀日本史也而遂得以知我邦之所以異西人之殊矣抑西學之所[illegible]我邦之所[illegible]所取彼長而補我

短也今之學者猶不顧其[illegible]唯彼之奉而不知有[illegible]者我[illegible]不知此[illegible]置我邦於何地哉讀斯書而[illegible]焉著書以為之序

明治十四年五月　容齋藤田維正識

凡例

一近世注國史者。往々用國語。蓋便初學也。是書以引證為主。故概從原文而書之。而其係邦俗者。則假譯以漢文。是欲其文體之一。且短簡也。顧余謭劣不保無誤解。識者幸正之

一是書卷別。追章以解。而解於先者。不復載于後。然句法異同者。小注見于何卷。

一所引證之文及說。各有詳略。但期得其意耳。如管窺以按別之。又有直解而不引證者。係其意義淺近而無疑者。

一寺祠地名之類。或古今異稱。或荒廢無蹤。不易遽撿其處者。今不悉注焉。俟後日之考。

一徵書未詳者。不敢臆斷。上下姑加半圏。以俟後考。

岡島正直識

大日本史輯解巻之上

加賀、岡島正直著

本紀第一

彦火火出見　大日孁尊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穂耳尊　高皇産靈尊　栲幡千千姫　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　葦原中國（日本舊號）　八坂瓊曲玉（日本紀通證）坂尺、倭訓通瓊、赤玉也　八咫鏡（通證）面八寸鏡　草薙劍　豐葦原瑞穂國　天磐座　吾田　大山祇　海神　彦波激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日嗣　長髓彦　饒速日命　兄猾　八十梟帥　弟磯城　埴土老翁　光

宅（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文選注）光大也宅居也　五瀨命　稲飯命　三毛入野命　手研耳命　速吸門（通證）在豐後　珍彦　椎根津彦　筑紫國今筑前筑後　菟狹今豐前宇佐郡　崗水門（通證）在筑前恩賀郡　埃宮（通證）或曰安藝安藝郡府中總社所祭素戔嗚尊大己貴命神武天皇三座傳言是埃宮之舊址也　吉備國今備前中後三國　浪速國今攝津　青雲白肩津（通證）青雲、白肩之緣語今茨田郡枚方蓋白肩之轉語　孔舍衛坂（通證）今大和暗嶺　雄誥吶喊也　茅渟山城水門（通證）茅渟和泉國舊名山城水門在日根郡　竈山　名草戶畔（通證）戶畔統領氏戶之稱　丹敷戶畔　高倉下　韴靈劍（本朝通鑑分注）武甕雷神平國劍也　頭八咫烏　道臣命　大來目　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菟田下縣（通證）今宇陀郡　井光（通證）今川上莊碇村故趾存　女坂　男坂　男軍　女軍（通證）男軍、男手軍也後世謂之追手女軍、女手軍也謂之搦手津田氏曰男軍、奇兵女軍、正兵也　磐余邑（通證）屬十市郡　八十平瓮（通證）其口平故曰平瓮盛供神物之土器也　天手抉（通證）以手指剔抉也今所謂手壺小壺之類　嚴瓮（松苗曰盛酒器也）　丹生川上（大和志）吉野郡丹生川源出自吉野山及赤瀧山　真坂樹（通證）真美稱坂樹神木也　顯齋（通證）天皇自作顯露之齋愼也　嚴媛　鵄　層富縣今大和添郡　土蜘蛛　新城戶畔　居勢祝　畝傍山東南橿原地　媛蹈韛五十鈴媛　神籬（通證）神祠之稱　天富命　天神壽詞（神祇令）謂以神代之古事為萬壽之寶詞也　可美真手

命　倭國造　猛田縣主　時（說文）天地五帝所基址祭地也　腋上嗛間丘（通證）在葛城郡　蜻蛉之臀呫（和名鈔）蜻蛉和名加介呂布（通證）阿伎豆、秋津也至秋蜻蜓多出故名臀呫、欽明紀作曲臀嘗蓋蜻蛉喜銜尾而飛狀成輪曲故譬之青山四周始末相合耳　秋津洲　神渟名川耳尊　岐嶷（詩大雅）克岐克嶷（朱傳）岐嶷峻茂之貌（說文）嶷、小兒有知也　魁傑見下第十魁岸注　諒闇（書說命）王宅憂亮陰（蔡注）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　威福（書洪範）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神八井耳命　五十鈴依媛　磯城津彦玉手看尊　桃花鳥田丘上陵　浮孔宮　渟名底仲媛　御陰井上陵　大

日本彦耜友尊　曲峽宮　天豐津媛　觀松彦香
殖稻尊　鐵沙谿上陵　世襲足媛　日本足彦國
押人尊　大日本根子彦太瓊尊　細媛　彦國牽
尊　欝色謎　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尊　劍池島
上陵　率川宮　伊香色謎　御間城入彦尊　春
日率川坂本陵

本紀第二

御間城入彦五十瓊殖天皇　瑞籬宮　倭大國魂
神　笠縫邑　神淺茅原　長尾市　武埴安彦
男之弭調（舊事玄義）男弓弭之物大刀小刀弓矢揩挊鹿皮角猪皮忌鍬忌鍬類是也
女之手末調（舊事玄義）女手末之物麻桶綿柱天機具荒妙衣和妙衣荷前御調類是也

御肇國天皇　依網池　反折池　任那　儞儵
（字典）卓異也　三諸山一名三輪山　纏向　新羅　當麻邑
蹶速　日葉酢媛　眞砥野媛　薊瓊入媛　十
千根　武日　機衡（晉書羊祜傳）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　屯
倉郡國所置之倉　土像物謂土偶人　土部職　建眞利根命
石作大連公　迹見池　非時香菓香菓橘也　大足
彦忍代別天皇　稻日太郎媛　屋主忍男武雄心
命　熊襲　武諸木　菟名手　夏花　八尺瓊
八握劍　麻剝　土折猪折　碩田國今豐後大分郡　速
見邑　直入縣　來田見邑　海石榴　城原　柏
峽大野　厚鹿文　迮鹿文　市乾鹿文　火國今為
肥前肥後二國　子湯縣今日向兒湯郡　丹裳小野　夷守　諸
縣今日向諸縣郡　熊縣今肥後球麻郡　葦北小島　小左　玉
杵名邑今肥後玉名郡　津頰　阿蘇國今肥後阿蘇郡　御木國
今肥後三毛郡　八女縣　武內宿禰　日本武尊　能褒
野　蝦夷　淡水門　綺宮　膺籙受圖（字典）籙籍也（張衡東
京賦）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　覆燾（字典）燾覆也（禮記）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
君長　首渠　造長　稻置　日縱　日橫　影面
背面　狹城盾列陵

本紀第三

蘆髮蒲見別王　氣長足姬尊　角鹿今越前敦賀郡　笥
飯宮今氣比神社　德勒津宮　穴門今長門　海鯽魚
岡縣今筑前遠賀郡　山鹿岬　菟夫羅媛　洞海　伊覩
縣主祖五十迹手　儺縣今筑前那珂郡　橿日宮　膂之
空國青山氏曰謂國之膂耗空虛猶膂背之肉少　栲衾新羅國栲衾新羅之枕
詞也津田氏曰栲布色白　穴門直踐立　中臣烏賊津　物部
膽咋　消吉（字彙）消俗涓字（字典）擇也　審神青山氏曰占神意者之稱　千
繒高繒　荷持田村　松峽宮　層增岐野　火前
國今肥前　裂田溝　和魂攝津住吉　荒魂長門住吉　依網

吾彦男垂見　波沙寐錦　面縛（師古曰、面偭也、謂反偭而縛之）
飼部　波珍干岐微叱己知（波珍新羅之官號）　高麗　百
濟　内官家　振旅（書大禹謨班師振旅、傳師入曰振旅、言整衆）　表
筒男　玄鑒（淮南子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鑒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　鞆（以韋
造之形似鞠約左腕以防弓弦之反撃者詳貞丈雜記及延喜式）　麛坂王　住吉
務古水門（今兵庫）　菟路　小竹宮　卓淳國（釋日本紀）
卓淳國任那之別種也）　久氐　比自㶱（松苗曰任那十一國之一）　南加
羅（上仝）　㖨（上仝）　安羅（上仝）　多羅（上仝）　南蠻忱彌多禮
（松苗曰百濟南邊）　多沙城（城訓佐志韓語）　七枝刀　七子鏡
肖古　貴須　子枕流（子訓勢志宇韓語）　明宮　平群木

菟　直支　弓月君　巫別　王仁　呉服西素
仁番　的戸田　國樔奏（政事要畧豐明節會吉野國栖於承明門外奏歌曲）
又見（江家次第）　阿知使主　歸寧（詩周南歸寧父母、字典女嫁歸省父母曰寧）
久爾辛　新齊都媛　菟道稚郎子　大鷦鷯皇
子　呉織　穴織（即漢織也）　惠我藻伏山岡陵

本紀第四

磐之媛　詠德之聲（按謂謳歌之聲、見下第十四謳訟之注）　康哉（書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去來穗別皇子　壬生部　浜
田堤　舂米部　猪甘津橋　丹比邑　感玖　隼
別皇子　嶋鳥皇女　百舌鳥野　鷹甘部　竹葉

瀨　荒陵松林　歷木　倭吾子籠　宿儺　壽陵
（通鑑注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取久長之義也）　菟餓野　佐伯部　埴
生坂　飛鳥山　阿曇連濱子　石上振神宮　瑞
齒別皇子　蔣代屯倉　蘇我滿智　物部伊莒弗
葛城圓　草香幡梭皇女　藏部　多遲花　湯
沐邑見（禮記）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　刺領巾　正
寢（路寢也、爾雅路寢治事之所）　遠飛鳥宮　刑部　味橿丘
木梨輕皇子　輕大娘

本紀第五

中蒂姬　伯瀨朝倉　大伯瀨幼武天皇　物部目

童女君　宍人部　史部　吉備下道前津屋
樟媛　身狹青　檜隈博德　膳班鳩　赤目子
凡河内香賜　迺羅　栗太郡　白鸕鶿　谷上濱
木工闘雞御田　文石小麻呂　小野大樹　縫
衣兄媛　秦造酒　汶洲　文斤　安致臣　東漢
掬民部　一事主神　來目水　假庪（今機籔也）　磐
余甕栗　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　膳夫
靫負　億計王　弘計王　縮見屯倉　荑媛
帳内　日下部使主　余社郡　田疾來　丹波小
子　新嘗（令義解謂嘗新穀以祭神祇也、朝則相嘗夕則供新穀於至尊也）　伊儺

武斯盧賀簸泝比野儺擬寐逗愈凱麼儺弭企於已
陀智曾能泥播宇世儒（通證）伊儺武斯盧稲席也謂以藁織者河之冠詞也賀簸泝比野儺擬河傍柳也寐逗愈凱麼水行沿也儺弭企於已陀智靡起立也曾能泥播宇世儒從根者不弭亡也言吾遭時之艱零落使人譬如河傍柳卧起隨水雖然其根柢豈亾哉必將春而發也　倭
者彼彼茅原淺茅原弟日僕是也（日本紀歌解）彼彼茅原ハ叢生之茅原也譬兄弟相生弟曰謂兄弟蓋言皇胤而生大和也　石上振之神杉伐本截
末於市邊宮治天下天萬國萬押磐尊御裔僕是也（歌解）石上ハ大和地名振ハ社名（通證）伐本截末ハ譬宮之義穴穗天皇曾欲傳國於市邊押磐皇子而遭嘱後事故曰治天下天萬國萬加美號也　搢紳（正字通）在官者稱搢紳　黔首（說文）黔ハ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周謂之黎民一說黑巾裹首故謂黔首　福草部（延喜治部式）福草瑞草也

傍岳磐抔丘陵　納溝隍（張衡東京賦）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梁簡文帝大法頌）推溝之念有如不足納隍之心無忘宿寤　大脚　島郎
帶山城（通證）志登呂蓋韓語山訓牟禮韓語　的蚊島　穗瓮君　須
流杙奴流杙（通證）二人名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禮記）見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　上仝　迯遁（易）迯如遁如（注）難行不進貌

本紀第六

鮪　銀鄕（仲哀紀）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通證）銀鄕謂韓國　春日
娘子　城像　水派邑　男大迹王　彦主人王
三國　麤鹿火　巨勢男人　下許勢仝　擽葉宮　麻績
娘子　上哆唎　下哆唎　姐彌文貴　洲利卽爾

伴跛（釋日本紀）任那別種　已汶　兢兢業業（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注）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　夕惕（易）夕惕若厲无咎（字典）惕ハ憂懼也　摩
呂古（通證）安閑帝別號　勾大兄（通證）安閑帝本號　灼莫古　日
本斯那奴阿比多　弟國　今山城乙訓郡　父根吉士　老
磐余彦　神武天皇　水間城　崇神天皇　道臣　大伴氏之祖　大彦
孝元帝之皇子　小泊瀨　武烈天皇　元元（史記文帝本紀）以全天下元元之民（注）古者謂人云善人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　墻宇（晉書王湛等傳論）坦之墻宇凝曠（論語子張篇）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宅媛　伊甚屯倉　小墾田屯倉
钁丁　勾靫部　穗波　鎌　膽碕　肝等　大抜

我鹿　吉備後國後城　多禰　來履　葉稚
河音　婀娜國　薩摩阿多郡　膽年部　經湍　檜隈廬
入野　檝仲皇女　身狹桃花鳥坂上陵（山陵志）身狹之地相接桃花鳥坂故號身狹桃花鳥坂上陵凡兩地之交不可偏擧必號之以兩地

本紀第七

物部尾輿　石姬皇女　磯城島　祝津宮　稚綾
姬皇女　糠子　肅愼　膳巴提便　下部東城子
言　德率　官名見本書百濟傳　漢城　平壤　茅渟海　溝
邊直　函山城　毾㲪（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有細布好毾㲪（注）埤蒼曰毛席也
更荒郡　河邊瓊缶　調伊企儺　明堂（字典）明堂ハ王者

朝諸侯之宮　膳傾子　相樂館　老女君　吉士木蓮子　譯語彥　和陀　發鬼　幸玉宮　豐御食炊屋姬尊　日祀部　私部　三寶佛法僧也　池邊雙槻宮　酢香手姬皇女　石寸名　迹見赤檮　佐伯丹經手　小手子　狹臣

本紀第八

遁甲（後漢書方術傳）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北史臨孝恭傳）孝恭明天文算術著遁甲錄十卷行於世　鞍作鳥　褶（令義解）所以加袴上故今云袴褶（和名鈔）和名宇波美穫袴上之衣也　蹐天蹐地（詩小雅）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注）局曲也蹐累足也　鞍作福利　舩王平　海石榴市　藥獵（本朝紀事本末）推古帝十九年五月五日帝將幸菟田觀野人逐獸皇太子諫帝納之自是每歲以此日採藥名曰藥獵　犬上御田鍬　掖玖大隅屋久島　河邊禰受　近江脚身飯蓋　得度（便蒙）令祠部給度牒許其為女道士謂之度蓋取僧家濟度之義也　蘇我蝦夷　亭育見下第十五亭毒注　息長足日廣額天皇　蘇我法提郎媛　藥師惠日　高向玄理　滑谷岡

本紀第九

天豐財重日足姬天皇　津守大海　國勝水鷄　板蓋新宮　皇祖母　檀弓岡　金策（字典）錫杖也見詩韻輯略　忌部子麻呂　菟田朴室古　標代民　子代之

民　村首　子代離宮　懸鐘（字典）鐘與鍾通（綱鑑易知錄）禹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曰導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作屋見下衢室之注　芻蕘（詩大雅）詢于芻蕘（疏）芻者飼牛馬之草蕘者共燃火之草也　進善之旌（管子）舜有進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漢文帝詔）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也韋照曰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　衢室之問（魏志文帝紀）放勳有衢室之問所以廣詢於下也　總衢之廷（管子）湯有總街之廷以觀人誹（注）總聚也街四通道也湯欲觀衆誹己置庭於道路四聚之旁因名之曰總街之廷便其事也　靈臺（詩經）始靈臺（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朝集使（漢制攷）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鹽屋鯯魚　神社福草　椀子連　塗車芻靈（禮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塗車以泥為車也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　棺槨際會（文公家禮）治棺內外皆用灰漆　奠三過（淮南子）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　飯含（後漢書注）口實也　珠襦玉柙（西京雜記）漢時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匣上皆鏤以虹龍　誄（周禮春官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　蝦蟇離宮　渟足柵　磐舟柵　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　草壁醜經　掃守小麻呂　舍衛國南天竺七國之一　柵養　津刈田身嶺上兩槻樹下　須彌山（長阿含經）四洲地心即是須彌山（拾遺記）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　盂蘭盆會（釋氏要覽）目連比丘見其

七母生餓鬼中不得食佛言七月十五具百味五果
著盆中供養十方佛然後得食目連白佛行孝順者
亦應奉盂蘭盆(夢華錄)中元節以竹竿斫成三脚高
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挂搭衣服冥錢
在上焚之 間人御廐 津偃僂 鰐田 綌 後方羊
蹄 津守吉祥 佐平(唐書百濟傳)官有内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内頭佐平主帑
聚内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主衛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主外兵 大伯海 山
椒(字典)山頂曰椒(謝莊月賦)菊散芳于山椒

本紀第十

狹井檳榔 朴市秦田來津 椽 岐彌針間 笠
諸石 婭娘 班鳩寺 貴邇野 黃書本實 水
臬(通證)水準也 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彌留(注)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 五禮

吉凶軍賓嘉 魁岸(字典)雄傑也(前漢江充傳)為人魁岸(注)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 百
揆(書舜典)納于百揆(傳)舜納于此官揆度百事也 萬機機一作幾(書皐陶謨)一日二日萬機
(注)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 大分恵尺 書藥 穗積百足
大伴吹負 衛我河 乃樂山 倉歷 莿萩野
息長橫河 置始菟 社戸大口 鹽梅(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本紀第十一

次田生磐 安八磨郡 湯沐令 多品治 逢志
摩 隱郡 式(漢書注)式所以占時日 高田新家 川曲坂
下 三重郡 朝明郡 迹部眂杙 根金身 和
蹔 小子部鉏鉤 懼坂 出雲狛 筱浪 天渟
中原瀛眞人天皇 瑩羅(國名) 比滿沙伎理梁(比滿)
沙伎理捷隙之義謂細寄之魚梁 樵蘇(字典)采薪曰樵(綱目集覽)取草曰蘇 内命
婦(職員令)謂婦人帶五位以上曰内命婦五位以上妻曰外命婦 裱柱(通證)謂裱具也
告朔(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也 小墾田朝(推古天皇) 近江朝(天智天皇) 臘子鳥 迹
鷲淵 細馬(廐牧令注)謂上馬 縵忍勝 上光欠 巫鳥
朝嬬 長柄 茅鴟(廣雅)茅鴟鵂也(郭注)今鵂鶹也似鷹而白(爾雅疏)一名狂
伊高岐那 難波朝(孝德天皇) 縣犬養手繦 川
原加尼 白猪寶然 猪使子首 三宅得許 明

位以下進位以上(日本紀)天武帝十四年更改爵位之號仍增加階級明位二階淨位
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十二階以前諸王已上之位正位四階直位四階勤位四階務位四階追位四階進
位四階每階有大廣并四十八階以前諸臣之位 宮處王 山羊 周芳
總領所 大角(通證)寶螺也所謂螺角也 小角(通證)管也胡角之類 弩
抗 三綱上座寺主都維那 御窟殿 國懸一名日前宮 住
吉

本紀第十二

鸕野讚良皇女 礪杵道作 大行天皇(漢書音義)大行者不
在之稱天子崩不有謚號故稱大行 青飯 巨勢多益須 施基皇
子 羽田齊 三兵(通證)弩弓劔槍也 解部(令義解)治部刑部兩省有

大中小辭部　上日（直日也）　元嘉暦（劉宋元嘉二十年何承天造之）　儀鳳暦（即麟鳳暦唐麟鳳二年李淳風造之）　筑紫史益鐖（字典古文鐖字金璞也）　須波　水内　十悪（謀反謀大逆謀叛悪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内乱）　鹿島橡樟　吉隠　皇孫珂瑠　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

本紀第十三

淨御原朝（天武天皇）　水分峯神　鐺（字典與鐺同錫鐺也）　當耆皇女　多褹（多褹以下諸島見本書琉球傳）　越智（齊明天皇）　山科（天智天皇）　肝衝　宇尼備（神武天皇）　賀久山　成會（敏達天皇第二子押坂彦人大兄皇子）　釋奠（禮凡學春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王制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凡海麁鎌　佽様（高橋氏曰佽魚符佽）　禮服（禮服與朝服之差詳于衣服令）　目　杠谷樹八尋鉾根　唱更國　寠子錦（寠子環也謂錦有環文者）　八虐（謀反謀大逆謀叛悪逆不道不敬不孝不義）　大射祿（高橋氏曰大射禮驗黜藝術而賜祿）　兩省（式部兵部）　五府（衛門左右衛士左右兵衛謂之五衛府）　召伯憩甘棠（詩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公儀拔園葵（史記董仲舒傳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奪園夫紅女利乎）　挾嶺山　土牛大儺（禮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疏月建丑丑土能克水故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難與儺通）　日並知皇子尊　倭根子天之真宗豐祖父天皇

本紀第十四

岡宮天皇（日並知皇子尊）　紫宮（七略王者體天而行明堂之制内有太室象紫微宮春秋合誠圖紫宮大帝室也）　殷王五遷（書盤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周后三定（文王徙都豐武王迁都鎬平王遷洛邑）　四禽（三輔黃圖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正四方王者制宮闕殿閣取法焉）　三山（續日本紀考證謂香久山畝備耳梨）　子來之民（詩大雅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大嘗（神祇令凡天皇即位惣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其大幣者三月之内令修理訖凡散齋之内諸司理事如舊凡大嘗者每世一年國史行之）　關剗（職員令掌關剗注關剗者撿判之處剗者塹柵之所）　祭酹（字典酹以酒祭地也）　左右京坊（自朱雀西為右京東為左京）　雲漢（詩大雅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注雲漢天河也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　挑文師（職員令掌挑錦綾羅等文）　粟田必登　從心（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櫛見山陵（垂仁天皇）　伏見山陵（安康天皇）　本貫（韻府鄉籍也）　土斷（文獻通考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或曰土斷謂浮浪客居也）　周行（詩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傳思君子官賢人置之周之列位）　過所（經過關門之卷也見令義解）　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謂之車五兵弓殳矛戈戟謂之士五兵）　周王（宣王）　漢帝（昭帝）　大寶（易繫辭聖人之大寶曰位）　翼翼（詩大雅小心翼翼傳恭也）　脫屣（淮南子主術訓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注言甚易也字典屣與蹝同）　一日萬機（見上第十）　婉孌（字典美好貌）　載佇（房州刺史請朝覲表懷闕庭而載佇仰雲霄而貲望字典載則也助語辭佇久立也）　謳　訟（孟子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注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輀（字典）輀同、喪車也

本紀第十五

置賜　最上　頒宮　臨軒（字典）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臺曰臨軒（通鑑注）檐宇之末曰軒、促御坐前臨殿陛曰臨軒　大少毅（軍防令）凡軍團大毅領一千人、少毅副領校尉二百人、旅帥一百人、隊正五十人　靺鞨（北史）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　李釋　老子釋迦　三關　美濃不破、伊勢鈴鹿、越前愛発　蓼莪（詩）蓼蓼者莪、匪莪伊高、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注）蓼長大貌、莪美菜也、人民苦勞、孝子不終養而作此詩　顧復（詩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注）顧旋視也、復反覆也　九流（漢書藝文志）孔子既沒、諸弟子各編成一家之言、凡為九、一曰儒家流、二曰道家流、三曰陰陽家流、四曰法家流、五曰名家流、六曰墨家流、七曰縱橫家流、八曰雜家流、九曰農家流　掩

骼埋胔（禮月令注）枯骨曰骼、肉腐曰胔（釋文）露骨曰骼（前漢書陳湯傳注）有肉曰胔　穆卜（書金縢）我其為王穆卜（注）李子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　彼蒼（詩）彼蒼者天　北辰（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北辰北極、天之樞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南山（詩）如南山之壽　定省（禮記）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白雲（莊子）華封人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謄寫（說文）迻書也（徐曰）謂移寫之也　燾載（字典）燾覆也（禮記）天之所覆、地之所載　亭毒（老子道德經）亭之毒之（注）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字典）亭毒化育也　危村橋

本紀第十六

宇合　坂東（續和漢名數）自逢坂以東稱坂東、自筥根以東稱關東　兩儀　天地也　膺景圖（沈約梁鼓吹曲）大梁開運受錄膺圖　雊雉之妖（史記）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武丁崩、其廟為高宗　熒惑之異（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宰相、公曰、相所與理國也、曰可移於人、曰人死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熒惑必退三舍　玉來　一名靈芝　印南野邑美頒宮　九農（左傳昭十七年）以九扈為九農正　者者物　按者者一字衍　厭魅　或曰魅惑也、謂行符厭俗為魅、猶巫蠱也　朝堂　謂大極殿　七曜（唐書藝文志）呉伯善陳七曜曆（通志）七曜、日月歲星熒惑塡星太白辰星也　造陸（字典）陸遮禽獸圍陳也　踠豆　瘡（續日本紀注）俗曰裳瘡　續勞錢　續一作賸　大養德國　鵤寺　八荒（說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荒　履薄（詩）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馭朽（書）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求

衣（南史）劉之遴上春秋左氏不合三十事、梁武帝大說、詔答曰、晚秋晷促、夜分求衣、須待夏景、試欲推尋　宮處寺　屯倉泉　恭仁鄉　腹赤魚　鱒也　安積親王　四考　本朝一年一考　涇渭（詩）涇以渭濁　珍努　骨柱　高橋氏曰、謂骨塚所建之塔　渙汗（易渙卦）渙汗其大號（注）渙散也、當渙之時、能散其大號與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師子座（智度論）佛為人中師子、凡佛所座、若床若地、皆名師子座　蓋繖（字典）繖蓋也、亦作傘傘　天璽國押開豐櫻彥尊

本紀第十七

楢原東人　懺悔（字典）懺楚鑑切、悔也（韻補）自陳悔也、懺悔見（釋典）　獻歲（字典）始歲曰獻歲（楚辭招魂）獻歲發春（注）獻進也、歲始來進、春氣奮揚也　承塵　軫于

懷（字典）聆懷痛念也　潁川（巢父洗耳於潁川）　箕山（許由隱跡於箕山）

二叔（周公之弟管叔蔡叔）　流言（書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蕭墻（論語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四凶（左傳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注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帝釋（駒谷氏曰忉利天喜見城主則天帝也號三十三天尊見毘婆娑論）　張敞負釁（字典釁罪也漢書張敞傳敞坐賊殺不辜免為庶人後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拜為冀州刺史）　朱軒（水經注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　安國免徒（前漢書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祖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青組（唐書車服志大帶以素為之博四寸紐約貴賤皆用青組陸機謝平原內史表安國免徒起紆青組）　三陽（書洪範三曰木疏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　風樹（家語丘吾子曰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

本紀自第十八至第二十

三合（三代實錄三神相合名曰三合三神大歲害氣太陰是也）　湯責（綱鑑易知錄時大旱七年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維城訓典（訓蒙唐則天皇后作之）　律令格式（大學衍義補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制度通）本朝有律令格式與唐制同律十卷令十卷弘仁格貞觀格延喜格弘仁式貞觀式延喜式是也）　元首（書益稷股肱嘉哉元首起哉注元首君也）　熟官（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性實疎緩不堪時務非不愛熟官但思之爛熟爾）　惠美訓儒麻呂　大衍曆（唐書曆志開元九年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　先修（字典古之聞人曰前修）　泣罪（南齊書竟陵宣王子良傳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　解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神造新島　不問馬（論語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懸磬（國語室如懸磬注言府藏空虛但有棟梁如懸磬也）　五靈（杜預左傳序麟鳳龜五靈王者瑞也按謂麟鳳龜龍白虎也）　氷谷（北史武帝紀詔曰每一念及若臨氷谷水經註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如氷谷矣）　孤園（金剛經註須達長者施園祇陀太子施樹為佛說法之處故後人名曰祇又曰孤給園）

雙林（傳燈錄佛滅後第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號泣佛於金棺內現出雙足）　玄珪（玉篇古文珪作圭書禹錫玄珪告厥成功孔傳天玄色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珪以彰顯之）　緣字（尚書中候帝堯即位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字）　馭奔（說苑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　刑措（史記周紀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越裳（漢書賈捐之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後漢書南蠻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　豐碕（孝德天皇）　交野　春日宮御宇天皇（光仁天皇皇考施基親王）　楊梅宮　時雍（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注時是也雍和也）　桑門（正字通僧曰桑門）　覺鱉城　芻狗（魏志周宣傳芻狗者祭神之物注結草為狗以解厭也）

本紀第二十一

尺度池　罔極（詩蓼莪）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霜葉（白居易詩）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

風枝（梁簡文詩）舞袖寫風枝　長上（通雅）長上長直不番上也　陟岵（詩）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注）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　循陵（文選）東晳補亡詩循彼南陵（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狙征（書）維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薄伐（詩）薄伐獫狁至于大原

文屋與企　單功（或曰單丁功夫）　山科（天智天皇）

田原（光仁天皇）　後佐保（聖武天皇）　高橋津　曾乃峯

粳糒（字典）乾飯也（書費誓）峙乃糗糒是行軍之糧　神今食（六月十二月行之見于公事根源）

相嘗（神祇令）中冬上卯相嘗祭　登勒野　水生野　栗前

野　乙獻　揖谷　曲宴（通鑑注）禁中之宴猶言私宴　馬埒殿

大堰　的野　啄木鳥　泣辜（見上第十八）　刑故（書）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傳）不忌故犯雖小必刑

懍乎（字典）懍懍危也又貌　丕顯（書大甲）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注）丕大也顯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　節

刀（軍防令）凡節以旄牛尾為之使者所權也今以刀代之故曰節刀　八紘（淮南子地形訓）八殯之外有八紘（注）紘維也維絡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

南薰（家語）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東戸（淮南子繆稱訓）昔東戸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畮首使小人君子各得其宜也　與等

蘭生野　鞍韉（字典）韉馬被具　胡簶（字典）胡簶箭室也　按簶疑籙誤今從

日本根子皇統彌照尊

本紀第二十二

枕伏草土（禮記）寢苫枕塊　橋山（史記）黃帝崩葬橋山　穀林（呂氏春秋）堯葬穀林

春風動樹（見上第十七風樹注）　蓼思（詩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棘心（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怒焉（詩小雅）怒焉如擣（箋）思也

監寐（後漢書桓帝紀）監寐寤歎疢如疾首（注）監寐言雖寢而不寐也（劉陶傳）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注）監寐猶寤寐也　畝糧（見上第二十東戸注）　遊魂（易繫辭）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注）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岱籙　按（字典）岱泰山也籙籍也（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　散齊（見上第十四大嘗注）

灌頂　釋氏曰始為僧者以沙水灌頭上謂之灌頂

本紀第二十三

鴨御祖（下鴨）　別雷（上鴨）　十禪師（日吉第六殿）　櫟原野

濯枝（風土記）仲夏大雨名濯枝雨　杼軸（詩小雅）杼軸其空（注）杼持緯者軸受經者

太秦公寺　武步（北史令孤整傳）魏東陽王元榮器整德望謂僚屬曰令孤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　乙

夜（漢舊儀）黃門持五夜（注）夜有甲乙丙丁戊　京坻（詩北山）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注）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邱也　坎德　謂水德也　昏墊（說文）墊下也溺也（書益稷）下民昏墊墊或作埝

節祿（令義解）春夏秋冬給祿因官位有差　洪範八政（書洪範）三洪範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乘奔（見上第二十駁奔注）

灰飛寒律（後漢書律曆志）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赤縣（謂神州）　犬馬之病（漢書嚴助傳）有狗馬

之病不能勝服　枯腊按謂搞殺也(字典)腊乾肉也　桓司馬石槨(禮檀弓)昔者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揚王孫嬴葬(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嬴葬將以矯世也　漢魏二文(通鑑)漢文帝七年遺詔曰云云(注)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又)後魏文帝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諸臣諫為之一進粥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　衰經(說文)衰喪衣也上曰衰下曰裳衰之為言摧也言中心摧痛也(禮記外傳)經者實也表其有喪感之情實也喪服衰之與經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經有腰經有絞經

本紀第二十四

利見(易乾卦)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注)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

鵬翼(莊子齊諧)鵬之徙南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九萬里　日車(莊子)小童曰有長者教余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注)以日為車也(任昉文)武功與日車竝運　黃屋(字典)車蓋也(史記項羽本紀)項羽圍漢王滎陽紀信誑楚乘黃屋車傳左纛曰漢王降(注)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裹故曰黃屋車　無名(莊子)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吉備侯部井出麻呂　乾坤交泰(易泰卦注)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象傳)乾坤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雲雨行施(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提衡(管子)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為之有道矣(韓非子)貴賤不相踰賢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　纘戎之業(書)纘文武之緒一戎衣而天下治　光啓(十六國春秋夏錄)揖讓受終光啓有夏　盛德在火(禮記)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武德殿或曰在豐樂殿北謂之弓場殿騎射競馬於此覽之　守株(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　膠柱(史記趙奢傳)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能合變也　開三面見上第二十一解網注　撫五絃見上第二十一南薰注　雍熙(韻府)雍通作邕(晉書樂志)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懷袖之教(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父母之懷　勤斯之恩(詩鴟鴞)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注)勤篤厚也　殞越(左傳僖八年)恐殞越於下(注)殞越顛墜也　慎終追遠(論語)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注)謹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　終身(禮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凱風見上第二十二棘心　寒泉(詩凱風)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子勞苦　冀北(齊書王融傳)秦西冀北實多駿驥　山西(漢書趙辛傳贊)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山西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騎射　龍沙(李白塞下曲)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　馬臺

(北史魏太武紀)始光三年築馬射臺於長川帝親登臺試馬王公諸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帛有差　猲(說文)短喙犬也　妙簡(通鑑注)妙精也　新嘗宴會(江家次第)新嘗會每年十一月行之豐明節會是也天子嘗新穀故曰新嘗會　卒哭(禮記)親始死哭無時既葬而虞而卒哭　遏密(書舜典)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注)遏絕密靜也　霜露(禮記)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經遠(魏志毛玠傳)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　臨谷見上第十八氷谷注　仁祠(後漢書楚王英傳)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雞跖集)仁祠僧寺之稱　卿雲(史記)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見喜氣也　景雲入歌(綱鑑易知錄)舜時景雲出卿雲興百工相和歌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休氣叙彩(綱鑑易知錄)黃帝名軒轅初受命適有雲瑞之應因以雲紀官　非雲見上卿雲注　七廟(禮記)王立七廟(注)三昭三

穆與太祖為七也藏用（易繫辭）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注）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中孚
（易彖傳）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春氷（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
秋駕（淮南子）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注）秋駕善御之
術翹心（字典）翹翹危也狴犴（字典）獄名三靈（揚雄羽獵賦）上獵三靈之
流（注）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讖禮見上第十七讖悔注水成野
鹿尾海草也三傳三禮公羊穀梁左氏傳周禮儀禮禮記荷前謂歲
尾奉幣于十陵八墓見于（公事根原）綿惙（世說注）氣息綿綿欲絕也日本根子
天高讓彌遠尊物集村裝束山作養民高橋氏曰共主
葬之吏也裝束主飾裝山作主作山陵養民主賑恤虞人（朱注）守苑囿之吏也

本紀第二十五

姑射（莊子）堯治天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山汾水之陽紫霄（韓偓夢仙詩）紫
霄宮闕五雲芝九級壇前再拜時所天（宋史刁衎傳）堯舜篤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
猶子（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洊雷（易）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按震為長子故以
震太子之位煦蒼生（說文）煦蒸也（禮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注）氣曰煦
體曰嫗（疏）天以氣煦之地以氣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匝辰按猶浹辰也（字典）辰日也（左傳）
成九年）浹辰之間（注）自子至亥十二日也涉呂（淮南子原道訓）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
（注）呂梁水名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洞庭（莊子）黃帝
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委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雷門（漢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師
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布鼓謂以布為鼓故失聲承祧（左傳）襄九

年）以先君之祧處之（注）諸侯以始祖之廟為祧大禮（南史齊高帝紀）宋帝遣使奉策曰時當大
禮永保洪業匕鬯（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注）震屬為長子匕所以擧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
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彖傳）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周遑
（潘岳詩）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合嗒嗒或作沓重也（詩小雅）噂嗒背憎萬國
以貞（禮記）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三辰曰敬按三辰日月星也曰與粵
通（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魏宮（魏志）文帝諱丕建安二十二年立為太子丕貞固敏
敏能鎭定大事晉儲（何法盛晉中興書）明帝諱紹字道畿中宗踐祚尊號為皇太子東宮欽禮
賢士昵近明德懷抱（字典）胷臆也家寶（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有鄰（論語）德不孤必有鄰
主器（易序卦傳）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登餕（禮記）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廢子

治之（注）餕既盡也盡食其所餘也溫文（中庸注）溫如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
前星（漢書五行志）心大星天皇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東序（禮記）夏后氏養
國老于東序（注）東序大學在王宮之東漢莊後漢孝明帝名莊周誦周成王名
誦龍樓（漢書成帝紀）帝為太子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鮑
俎（賈誼書）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紫渙（柳宋元為樊左丞讓官表）倘紫垂收紫渙俯矜丹誠（注）紫渙謂詔書也嫠不恤
緯（左傳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
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注）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
尸不越樽（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雞觀（封禪儀）泰
山東南有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丈汾陽見上姑射注長嬴（字典）

贏盈同夏為長贏
周急（論語）君子周急不繼富
含垢匿瑕（左傳）宣十五年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
奔馬（管子）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注）委轡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
肆眚（書舜典）眚災肆赦（注）眚謂過誤災謂不幸（傳）肆緩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
三微（後漢章帝紀）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注）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時陽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牙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十三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
五運（韻府）五行氣化流轉之名
攝提（爾雅）大歲在寅曰攝提
大簇（史記律書）正月律中大簇（注）大簇者言萬物簇生也
青馬　高橋氏曰後世用白馬為白馬節而尚讀為阿遠字麻者變古訓也
肸蠁（漢書注）師古曰肸蠁盛作也（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注）肸蠁言福如蟲群起也
損上（易彖傳）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寧儉（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
曾枝（橘頌）曾枝剡棘圜果摶兮（注）曾與層同
十五大寺　見（拾芥抄）
雲母珠（淵鑑類函）雲母五色其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又）服雲母壽三百年
三長齋月　正五九月
祭如神在（論語）祭神如神在
醋食　或曰猶齋食
多稌（詩周頌）豐年多黍多稌（字典）稌稉稻也
就日（史記帝堯紀）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靡記（司馬相如封禪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
槐棘（字典）九棘外朝也（周禮秋官）面三槐三公位焉（又）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俶載南畝（字典）俶始也載事也（詩小雅）俶載南畝
灌佛（楞嚴經）彼諸如來亦於五體同放寶光從微塵方來灌佛頂并灌會中諸大菩薩
龍髯（前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小臣悉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故後名其處鼎湖
鳳紼（禮曲禮）助葬必執紼（注）引棺索也
荼蓼（寥參感舊賦）嗟予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嘉猷志學集其荼蓼（詩周頌）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苴葈（字典）苴麻也葈俗枲字有實為苴無實為葈按苴葈謂喪服也見（儀禮喪服傳）
以日易月　見上第二十三漢魏二文注
羲農　伏羲神農
勛華　帝堯名放勛帝舜名重華
寘懷（詩小雅）寘予于懷（注）親之也

本紀第二十六

沈首（劉向九歎）若龍逢之沈首王子比干逢醢
阽危（漢書食貨志）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注）阽音閻欲墮之意
推溝（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軒昊　黃帝軒轅氏大昊伏羲氏
駕說（揚子法言）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如將復駕其所說莫如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注）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金口木舌鐸也言莫如使諸儒宣揚之也
聖荃（字典）荃香草也
萠俗（字典）萠通氓
山城五道　按（續日本後紀）山城五道謂宇治橋大原道大枝道山崎道淀渡
分憂之職　謂國守見（職原抄）
銅墨　銅印也墨墨綬也（通鑑注）墨綬三采青赤紺
恪居（左傳）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字典）恪敬也
單父之民（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
清河之吏（北齊書）宋士良為清河太守盜賊屏跡郡無一囚公門虛寂無復訟者人謂之神門及代至老人丁金剛送之泣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徽底
徽纆（玉篇）徽大索也（易坎卦）繫用徽纆
遺塵（魏都賦）魏地者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
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
盾列山池上陵　或曰盾列南北二山陵南陵戒務天皇北陵神功皇后
遲明（字典）黎明也（前漢高帝紀）遲明圍宛城三匝（注）遲未也天未明之頃也
竟宴　青山氏曰有盛筵而終功之後設宴故曰竟宴
闌入（說文）妄入宮掖也

雁行（類函）子思曰東戸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　雉飫（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頭飲啄上宿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騶虞（詩）召南注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水伯（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呉楚為水伯

鴻漸（易注）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也　波臣（莊子外物篇）周曰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玄枵（爾雅）玄枵虛星子位之次枵虛耗之名北方樹木皆虛从木色黑故曰玄玄（左傳）作元　丹軸　津伯

鰣宗　寒川　王仲任（後漢）王充字仲任　左近衛陣（拾芥抄）月華門內（爾雅）堂塗謂之陣（注）堂下至門徑也　炬屋（江家次第）東西火炬屋（注）東置月華門北披西置紫宸殿西披主殿寮役之　剎（字典）佛塔也　方相（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本紀第二十七

金刺福貴滿　龍尾道（通鑑注）築道陂陀以上城其道下附於地若龍垂尾故曰龍尾道　集蓼見上第二十五茶蓼注　封壇馬齒　日前國

懸　伊太祈曽　銅龍（後漢書張衡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形似酒尊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　梟禽（按）梟梟首也禽擒通　挾纊（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陽秋　陽秋春秋也避晉簡文后諱阿春　殺杖（字典）殺剛卯也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見（延喜式）及（年中行事）　椒魚（倭漢三才圖會）頭面似鮎身似守宮畧有山椒香故又名山椒魚　忸怩（孟子注）忸怩慚色也　粈　八埏（字典）八埏八地之八際（淮南子）九州之外乃有八埏　札瘥（左傳昭十九年）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

隱首括出（考課令）隱首無名之民自來而首也括出謂籍帳無名而官司勘出者　圓丘（史記封禪書）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尊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　彤庭（西都賦）玄墀丹砌玉階彤庭　緹史（蘇頲章抗碑）跡滿清時車昭緹史

左衛門陣（拾芥抄）建春門院東西三門號左衛門陣　直盧（拾芥抄）太政大臣大納言宿盧職曹也職曹司陽明門內在近衛府西　巖廊（漢書董仲舒傳）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注）文穎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曰巖廊謂巖峻之廊也　甄陶（何晏景福殿賦）甄陶國風（注）李眴曰埏埴為器曰甄陶王者亦甄陶其民也　秋典刑法

履校（易噬嗑）履校滅趾（疏）謂梏其行即械也

本紀第二十八

園韓神　園一座韓一座　鎮魂祭（令義解）謂人陽氣曰魂言招離遊之運魂鎮身體之中府故曰鎮魂仲冬寅日行之

十陵（拾芥抄）十陵隨時廢置但天智天皇山階陵永不廢　四墓　多武峯愛宕護葛野後葛野後増至九墓（拾芥抄）九墓隨時廢置　螟螣（詩小雅）去其螟螣陸機云螟似虸蚄而頭不赤（傳）食葉曰螟　結御魂緒　高橋氏曰鎮魂祭之時結緒以鎮安天皇之神魂者　芻狗（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五緯　五星也

二離（傳咸詩）二離揚清暉（注）二離日月也　透撞兒（韻府）作逸撞兒（張說詩）險哉逸撞兒　百金賭一擲　童丱（字典）丱兩角貌　狗齊（史記）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齊（注）裴駰曰狗疾齊速也　廸哲（書無逸）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廸哲（注）廸蹈也哲智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為智之實廸云者所謂弗去也　四履（左傳僖四年）賜我先君履（注）謂所踐履之界也　御靈會（拾芥抄）吉備丸早良太子伊豫親王藤原廣嗣橘逸勢藤原吉子文宮田丸火雷天神謂之八所之御靈　任子（類函注）以父任為郎也（文

獻通考、任子法始於漢、備於唐。細羅（本書新羅傳）新羅東方別島　貢蘇（蘇、牛羊乳
所造、陶隱居云、乳成酪、酪成蘇、名異實同、貢蘇車、詳（延喜式）　燒尾荒鎭（聞見記）新羊入
羣、為諸羊所觸、不見、觀陷火燒其尾、則定、故初拜官、朋僚令宴、謂之燒尾　各務　十步
（北史、隋陽帝紀）方今區宇平壹、文軌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豈乏孝秀　錫紵（假寧
令）凡天皇為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注）錫紵、細布、即用淺墨染也　寶露（拾遺記）高辛時、
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露、至堯時猶存、舜遷甕于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堯以寶露賜群臣
毳犬得吐菽粟（淮南子、賢冥訓）黃帝治天下、狗毳吐菽粟于路　崇朝（詩、衛
風）誰謂宋遠、曾不崇朝、（注）言行不終朝而至也　急景（樓鑰次韻翁處度同遊北山詩）我携舊記
訪陳迹、正恐急景不得延　迅商風謂　偃苗（尚書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風、禾盡偃、大木
斯拔、王啓金縢之書、迎周公、天乃返風、禾盡起　壞室（漢書王商傳）成帝時、京師民相驚言大水

至、百姓奔走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王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
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　果訛言　季祿（高橋氏曰）四季所賜之祿也　宛
然（字典）依然猶　河壖（字典）壖、岸邊地、（史記河渠書）故盡河壖　鴟尾尾上之飾
（事文別集）蚩尾、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蚩吻、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
垂鴻（南郊賦）東岱五嶽之長、以勤衆、垂鴻與山無極　足　牲璧（詩、雲漢）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注）圭璧、禮神之玉也　堯之冷葛（周書
武帝紀）唐堯疏葛之衣、粗糲之食　舜之輕瑠（字典）瑠、盛飯瓦器也、堯舜飯土瑠、見（韓子）
佳珠子　閉聞神山　紅粒（漢文帝時、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不可
勝食　結跏趺坐（字典）跏趺、大坐也、（婆娑論）結跏趺坐、是相圓滿

樣銅　丹墀（說文）涂地也、（禮）天子赤墀、（徐）曰、階上地也、漢制、青瑣丹墀、（典職）曰、以丹漆地、故
曰丹墀、初以玉石、曰玉墀　青郊（字典）郊與障同、步障也　柘燧（淮南子）孟夏之月、爨
柘燧火　鼓灰見上第二十三灰飛寒律注　蒲智比咩神　擬階
奏四月七日行事、謂大臣奏列見成選者以進階也、見（公事根源）　陰鶴之吞聲（易繫
辭傳）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定水（五燈會元）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
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為甚麼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六宗（書舜典）禋于六宗、（注）
謂所尊祭者其祀有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　茜紅花交深支子色　大
横（漢書文帝紀）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于是代王
乃詣長安　十列騎馬法也　五始（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春秋法五始之要、（注）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革故鼎新（易雜

卦傳）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再躔（說文）躔、踐也、（徐曰）星躔、次星所履行也　祿稍（儀禮
聘禮）惟稍受之、（注）稍、稟食也　爛石（說苑）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　懷
山襄陵（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九載續用弗成、（孔傳）懷、包也　告身（唐志）選舉親品
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襃貶訓戒之辭、松苗曰、位記、唐謂之告身　祧祏
（韻符）祏、宗廟主　磐石（漢書文帝紀）漢祖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　維城
（詩）宗子維城　反汗（漢書劉向傳）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之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
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　心星宜肖帝子之名見上第二十五前星注
岱岳曷辭天孫之號見上第二十二岱鎭注　御體卜（弘仁官式）凡御
體卜者、神祇官中官率卜部等、六月十二月一日始齋、卜之九日卜竟、十日奏之南殿、儀見（式）

園池司　絹笠　紫野　屬星（江家次第）端笏北向稱御屬星名字（注）是北斗七星也子年貪狼星丑亥巨門星寅戌祿存星卯酉文曲星辰申廉貞星巳未武曲星午年破軍星
十六社（拾芥抄）伊勢石清水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石上大和大神廣瀨龍田住吉丹生貴布禰
二十二社（拾芥抄）住吉下加日吉梅宮吉田廣田祇園北野六社為二十二
在琁璣（書舜典）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注）在察也美珠謂之琁璣機也以琁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鳴條之響（董仲舒雨雹對）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王充論衡）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按一歲凡七十二風也
金科（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注）法令也
高御坐　在紫宸殿
前裁合
小朝拜（公事根源）臣下元日拜天子也
褂衣（釋名）婦人上衣也
五龍祭（宋朝事實）

眞宗時知揚州魏羽上祀五龍祈雨法
充斥（左傳襄三十一年）寇盜充斥（注）充滿斥見言其多
居諸（詩邶風）日居月諸
長比賣（延喜式）作手長比賣
野穀旅生（後漢書光武紀）野穀旅生（注）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
旬宴（公事根源）天子夏冬之月始賜群臣宴也
東丹（韻府）本渤海國也
啓沃（書說命）啓乃心沃朕心
岫崎
闕　石清水三綱　見上第十二

本紀　自第三十四至第三十六

定考（公事根源）謂撰六位以上之行迹恪勤者加階也
列見（公事根源）二月十一日式兵二省率六位以下有藝能者請大政官上卿察見其容貌之儀也
五雲（唐小遊仙詩）西漢夫人下大虛九霞帔幅五雲輿
汾水　見上第二十五汾陽注
九霞　見上五雲注
荊岫之駕（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按九嶷山一名蒼梧山在荊州

丹栞（風土記）九月九日折栞黃房揷頭可辟惡氣
鹿鳴（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五美（鍾會菊花賦）夫菊有五美焉圓花高懸准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流中輕體神仙食也
四界祭（朝野群載）山城和泉界會坂界大枝界山崎界若京城有疫行此祭
驪翰（禮記）夏后氏尚黑戎車乘驪殷人尚白戎車乘翰翰白色馬也
銅管（唐無名氏葭灰應律賦）葭灰陽物銅管陰物陽物以健動為宜陰物以虛受為器
玉燭（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
黃砂（晉書職官志）秦始四年置黃砂獄治書侍御史一人
上春（梁元帝纂要）孟春曰上春初春開春發春獻春首春
東漢之君　前漢孝文帝
雊雉之雉　見上第十六雊雉注
退舍之星　見上第十六熒惑注
桙星
神態御庫
大刀契（桃華蘂葉）太刀四柄者累代之璽也契者親王大臣及諸衛之契符也

韞（字典）藏也
東對　對屋也女官所居
神嘗（神祇令）季秋神嘗祭（注）神衣祭日便即祭之又神衣祭（注）伊勢神宮祭
年官　見下第三十七
菓下馬（通鑑注）漢廐有菓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菓下乘之故曰菓下馬
貞節
兵主
月草三旬　堯時蓂草生于庭月一日一莢生十六日一莢落
風條五日　見上第三十一鳴條注
馮相氏（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一章（左傳僖五年）日南至（疏）步曆之始以朔旦冬至為首曆之上元其年是十一月朔旦冬至十九年閏月盡復得十一月朔旦冬至故以十九年為一章積章成部積部成紀治曆者以其章部為法以知氣朔
圜扉（周禮）以圜土納之（注）圜土獄地也獄必圜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閔於出之

本紀　自第三十七至第四十四

戒樓船（漢書薛廣德傳）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折殿檻（漢書朱雲傳）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上問誰對曰張禹上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呼曰得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忘緯見上第二十五恤緯注　炙背見（列子）又（晉嵆康與山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抖擻行脚也　年官年爵（職原鈔）見任公卿納言以上有封戸職田又每年除目有年給大臣隔年任諸國掾大納言三年一度任掾一人參議者不任掾但獻五節之翌年給之其外皆給目一人史生一人是分其俸之儀也　欵曲師古曰周旋也　捽

神木高橋氏曰神木似捽者　水乞鳥高橋氏曰翡翠之類　章明親王

雙離見上第二十八二離注　漢徹漢孝武帝名徹　除目（職原鈔注）任官曰除目　說孝　朝餉几帳　丘皇之風（宋宣帝王世紀）神農氏之末有熊氏妃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于壽丘　垂衣（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荒服（書）五百里荒服（注）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

四角祭於京城四隅　十全（周禮天官）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越人見下第四十九扁鵲注　漢蒲之膳（後漢書）明帝永平八年報楚王英詔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有截（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箋）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刀伊夷狄名　牛漢之星（北史）晉永嘉中歲星鎮星熒惑太白聚牛女識者以為興王是歲元帝即位　三加（禮記）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初加緇布冠次皮弁次加爵弁　四行（晉書輿服

志）殿中司馬中道都尉在左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或曰孝弟忠信　御厨子所　七瀨禊（拾芥抄）河合一条土御門近衛御門中御門大炊御門二条末也　九垓（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注）服虔曰垓重也天有九重　怙恃（詩小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講論宴座見（江家次第）　泰山府君（搜神記）後漢胡母班嘗至泰山側為泰山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女婿河伯　明聖之緯（前漢揚雄傳）上天之緯（注）師古曰緯事也讀與載同

內印（公式令）天子神璽內印方三寸五位以上位記及下諸國公文則印外印方二寸半六位以下位記及大政官文案則印　九有（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祖　青魚　江佐國大江佐國　三木縛囚人木在頸及手足　萬柳按取除害之義也（宋史陳堯佐傳）堯佐知河南府徙并州汾水暴漲為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青祇（張協詩）春郊禮青祇　玄義文句止觀謂之天台三大部法

華經注解

本紀自第四十五至第四十八

翠嬀之水（河圖挺輔佐）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流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　黃軒之丘（史記五帝紀）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　虛舟（蘇軾詩）芒鞵不踏利名場一葉虛舟寄渺茫　射山見上第二十五射姑注　（照三照九）　允文允武（詩魯頌）允文允武照格烈祖　石灰壇在清涼殿中　南榮（字典）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禮記）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注）榮屋翼也　季御讀經（江家次第）春秋二季請百僧於南殿讀大般若經　所衆（拾芥抄）所衆（注）藏人所也　上霧按樂調名見體源鈔　姬旦周公姓姬名旦

翌日之舊儀 按翌日明日也儀見江家次第 蒸蒸 史記父頑母嚚弟傲舜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注蒸進也言父頑母嚚弟傲舜皆和以孝進之於善不至於姦惡也 藤杜社 伊雜宮 千木 屋頭之飾 帝範 舊唐書敬宗紀著作郎韋公肅注太宗所撰帝範十二篇賜錦綵百匹 催馬樂 白業 淨住子白淨之業裁不足言煩惱重悵森然滿目傳燈錄達磨謂南天竺王曰汝勤修白業護持三寶 秋官 周禮司寇刑官之屬 麻績機殿 蚶繪蝶丸 高橋氏曰拾芥抄有笙名蚶繪蜂丸 綠毛龜 晴儀 釋奠有晴兩二儀 三省政 行事悠紀主基

本紀 自第四十九至第五十二

將軍塚 或曰在東山長樂寺上方今呼粟田口圓山大和本紀延曆年間遷都之後勅使作八尺土偶人埋之東山之巔因祝曰苟宸居變豫呈祥兆謂之將軍塚一說祀經津主命武甕槌命於此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上　本紀　三十五

湫隘 左傳昭三年湫隘囂塵注湫下也 三山 熊野三山本宮新宮那智 鴨合 百鍊鈔鴨作鴨 鹿谷 蔀屋 小朝熊神殿 善根 舊唐書高祖紀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宜聖業修植善根 茨岫 顧雲武賓客嵩山莒德詩序中宗皇帝方欲訪道崑嚴鳴鑾茨岫遙飛鶴版親授蒲軒 十力之加護 見法華經 銅鉾 請室 韻會漢請室請罪之室也前漢書賈誼傳造請室而請罪耳 金商 謂秋氣 三呼於中岳 史記封禪書天子東幸侯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或曰武帝登嵩山乘屬在後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上池 史記扁鵲傳飲以上池之水注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以和藥服之 大雄 釋迦之美號 扁鵲 史記勃海郡鄭人姓秦氏名越人 雷雨之解 易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三五 史記天官書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注三五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又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索隱注謂三辰五星也 揄曆 字典晚景曰桑榆曆歷行也日運曰曆 梓慎之奏 左傳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按梓慎魯大夫 鐘[illegible]中 呂律 按禮記四月為中呂此蓋指前四月大極殿火而言 丹府 陸機辯亡論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按字典赤心無偏曰丹府通曉 政李 字典李與理通 先蒼 蠅告市之聲 埤雅蠅成市于朝蚊成市于暮按言希蚤致大平也 彩鳳巢閣之翅 元稹詩舜持干羽苗格堯用咸池鳳巢閣 溘然 字典溘忽也 覂駕 說文覂反覆也前漢武帝紀泛駕之馬師古注泛本作覂後通用耳 撝謙 易謙卦撝謙王弼注指撝皆謙也撝手指麾也 額西寂 或曰備後人 卿公義圓 行家將 玄宮北極祭 卓氏藻林玄宮猶今之大清真境北極即北辰祭之以祈福

本紀 自第五十四至第七十三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上　本紀　三十六

畏途 莊子夫畏途日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 不空羂索法天曹地府 泰山府君 三祭名泰山府君見上第四十四 流鏑馬 流鏑馬笠懸犬追物謂之三騎射 於久夜麻能於杼呂我志多毛布美和計底美知阿流余存斗比斗珥志羅世牟 青山氏曰於杼呂荊棘也言雖深山荊棘之下足能經過之則見有路以興欲令人知世之有道也 皇雄革故之文 或曰易革卦離下兌上離有雄雉之象故曰皇雄此卦初九為主爻故曰初九之道 帝鴻 史記索隱黃帝號有熊亦號帝鴻氏 經都緯俗 北史文苑傳序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 萬機旬 或曰儀式也旬猶時 河勾 時田 氷樣 江家次第氷有樣奏也以石為寸法 內論義 見公事根源及江家次第 椿葉之影 按譬皇統也莊子逍遙遊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華平 孝經援神

契）德至於地則華平盛（宋書符瑞志）華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漢章帝元和中
華平生郡國（東京賦）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御裳濯川　修正　駒谷氏曰
正月八日公事　宴穩坐見（江家次第）　豎義或曰評論事理也　網代
魚梁也　百度坐（江家次第）釋奠王卿以下着百度坐注）允亮云昔女帝曰勤公之者雖一
日百度可給百度謂飲也釋奠百度座饗大炊寮儲之　玄上琵琶名　笠縣見上
流鏑馬注　殉三良（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
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　藏寶玉（史記始皇本紀）九月
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
奇器珍怪徙藏滿之　藎忠（爾雅釋詁）藎進也（詩大雅）王之藎臣（疏）藎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酒勾　正督　拵（廣韻）圈也（左傳襄十年）囚諸樓臺拵之以棘

大日本史輯解卷之上終

大日本史輯解巻之下

加賀　岡島正直著

列傳 自第一至第二

褘翟 皇后之服畫翟故曰褘翟　小橋君　武石彦奇友背命

瀛津世襲　緝其姉　緝其弟　大綜麻杵　彦湯

産隅命　姥津姫　千千衝倭姫命　遠津年魚眼

眼妙媛　薊瓊入媛　土物　迦具夜比賣　袁邪

弁王　大酢別皇子　渟熨斗皇女　襲武媛　御

妨媛　五十功彦命　澇來田皇女　紀菟野皇女

和珥日觸使主　小甂媛　河派仲彦　櫻井田

部男鉏　隼總別皇子　阿波旋辭摩(通證)淡路島也　異椰

敷多那羅弭 彌兩並也　阿豆枳辭摩 小豆島也　異椰敷多那羅

弭 重言也　豫呂辭枳辭摩之魔 美島島也　儺伽多佐例 執令偏去

也　阿羅智之 荒散之意　吉備那流伊慕塢 在吉備妹也　阿比彌

菟流慕能 相見者也高橋氏曰言妹者我平常所相見者猶兩島相對而執散去其一偏使我

孤立不得復相見乎哉　波區藝縣　御綱葉　幡梭皇后

若日下命　劒刀太子王也 高橋氏曰劒刀ハ冠詞也　鳥往來

高橋氏曰冠詞也　羽田之汝妹者 (通證)羽田矢代宿禰之女黑媛　羽狹丹吉 今吉

野郡有羽狹山　葬立往 高橋氏曰猶言既葬之　狹名來田蔣津之命

(通證)蓋黑媛之別號　羽狹丹葬立往也　鰤魚磯別王　裲 (玉篇)

近身衣　櫟井　和餓勢故餓 (通證)吾夫也　句倍枳豫臂奈

利 可來夜也　佐瑳餓泥能 (歌解)發言也　區茂能於虛奈比 (通證)蜘蛛

擧動也　虛豫比辭流辭毛 今胥驗也(西京雜記)陸賈云蜘蛛集而百事喜　佐

瑳羅餓多 (通證)謂紋彩　邇之枳能臂毛弘 錦紐也　等枳舍氣

帝 解放也　阿麻哆絆泥受迹 雖數回不寐也　多儾比等用能美

唯一夜而已也　押木珠縵　負囊者　樟氷皇女　趺蕚

(韻會)趺作跗(北史李賢傳論)李賢和兄弟位高望重光國榮家跗蕚連暉椒聊繁衍冠冕之盛當時莫與

比焉　衾田　荳角皇女　茨田小望　三尾堅楲

上殖葉皇子　火熖皇子　明器明衣 葬時所用之器服也

春日日抓臣　菟道磯津貝皇女　菟道貝鮹皇女

太姫皇女　錦代皇女　水主内親王　耳面刀

自　大伯皇女　大蕤娘　穀媛娘

列傳 自第三至第五

千尋葛藤高知天宮姫　光明子　段常布 (主計式)凡諸國

輸庸一丁布一丈四尺(注)二丁成段三丁為端(賦役令注)次丁一人歳役五日若收庸者布一丈三尺是

為常　禰宜内人物忌 三神官名　安積親王　葛城寺

乃前在也豊浦寺乃西在也於志止度刀志止度櫻

井爾白壁之豆久也好壁之豆久也於志止度刀志

止度然為波國曾昌由流也吾家良曾昌由流也於

志止度刀志止度 高橋氏曰之豆久沉著也於志止度刀志止度為節之辭也

轗軻（字典）不遇也車行不利曰轗軻故人不得志亦謂之轗軻　營魂（老子道德經）載營魄
抱一能無離乎（注）營魄也一曰衛也　安敕内親王　老人　高子
貴命　飯高宅眉　源賢　治田麻呂　全姬　糉
（字典）作弄切蘆葉裹米角黍也　尚藏女官名　丹墀池子　不造（詩）閔
予小子遭家不造（注）造成也　申厭之制或曰申伸也厭屈也父在則為母期不在則為
母三年之類　貞登　福當麻呂　小童子　明子　職
院　靜子　二分官一分官高橋氏曰謂掾目史生為三分官一分官即史
生二分官目也　長鑒　長猷　堯字治陵按堯華獻　允明
列傳自第六至第十二
髮鬒而長（詩鄘風）鬒髮如雲（傳）鬒黑髮也　阿布佐加茂波底波由

岐岐能世基母為受多豆禰氏斗比古岐奈波加陪
佐飼或曰用阿波世多岐茂能受古飼字謂之沓冠阿波世多岐茂能鍊合之薰香也受古飼少也
臧兒（漢書孝景王皇后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按於武帝為祖母）　耿代（字典）耿遠
也　三傳一旨按三傳左公穀一旨春秋也　酸漿（爾雅）葴寒漿（注）葴一名寒
漿今酸漿草（本草）一名醋漿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　任人高橋
氏曰屬官也　高祺（字典）天子求子祭名（禮月令）仲春之月以大牢祠于高禖陳澔曰高禖先
禖之神高尊之之稱變媒言禖神之也　四德（後漢書皇后紀論）夫人坐論婦德九嬪掌教四
德（注）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　茅土（蔡邕獨斷）天子大社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授之
謂之授茅土　胡飲酒樂曲名　樄何樄國王樄八重瀬路
波寄樄　帥典侍　小智局　廊御方　古乃宇閑

能於母比波阿羅自鬪禮奈佐乃伊能知與佐禮婆
伊鬪乎加岐理存　和須禮爾波加美毛阿波禮斗
於毛比志禮古古呂豆久志能以珥志倍能多備
迷愚利岐氐津比珥須牟倍岐津岐加藝能志婆志
久毛流遠奈珥奈藝久羅牟　岐美賀波夜阿岐能
美夜為珥宇津流倍岐保杼遠毛美治能以呂珥古
曾志禮　智羅傳奈保知斗世能阿岐毛以呂曾倍
與波古夜能夜麻能美禰能毛美治婆婆古夜謂藐姑射
列傳自第十三至第十四
速瓶玉命　御井宮　甘美韓日狹　鸕濡渟　止

屋淵　萎（字典）水草也　少名日子建猪心命　忌瓮
和珥武鐰坂　紐結命　鸜賀鳥鸜也見（和名抄）　袁邪本
王　曙立王　菟上王　迦邇米雷王　遠津闇男
邉　袁邪辨王　裸伴　石社別命　不知來入彥
命　襲小橋別命　色己焦別命　神骨　兄遠子
日本童男　石占橫立　乳近稻置　取石鹿文
宍濟　柏濟　浹辰（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間（注）自子至亥十二日也（字典）辰日
也浹周匝也　珥比麼利（通證）郡名新治也　菟玖波郡名筑波也　塢助辭
須擬氏過也　異玖用加禰菟流幾夜寢來也　伽餓奈倍氏
（通證）屈並也　亨　用珥波虛虛能用於夜者九夜也　比珥波苫

塢伽塢 於日者十日也下塢字歎辭自含過之之意 吾嬬國 居醒泉
袁登賣能登許能辨爾和我於岐斯都流岐能多
知曾能多知波夜 宮主宅媛 意富富杼王 考
羅濟 標擗 按標標之誤擗辟通詩邶風寤辟有標注辟拊心也標拊心貌 比佐
箇多能 歌解發語 阿梅箇儺麼多 天織機也 謎逦利餓於瑠箇
儺麼多 鳩鳥之織綺機也 波揶步佐和氣能 速總別皇子諱也 瀰
於須譬 御襲備之意 駿泥 破夜步佐波 歌解隼者也 阿梅
珥能朋利 登天也 等珥箇慨梨 飛翔也 伊菟岐餓宇倍能
五十槻之上也 娑弉岐等羅佐泥 令捕鷦鷯也 攪食栗林 苻
萊 詩周南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注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葉浮在水面言彼參差之
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 韓帒 來田

綿蚊屋野 上宮廐戶豐聰耳皇子 白膠木 四
天王 駒谷氏曰所謂須彌四天東方持國天南方增長天西方廣目天北方多聞天 五戒
毘尼藏經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 四生 胎卵溼化
餮 字典音鐵左傳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靡盬 詩唐風王事靡盬注盬不攻緻也
磯城島宮 欽明天皇 伊波能杯儞 通證石之上也 古佐屢渠梅
野俱 小猿燒也 米渠梅多儞母 米尚多也 礙底騰褒羅栖 而捧
行去也 歌麻之之能烏賊 山羊之老翁也

列傳 自第十五至第十七

夾膝 和名抄几屬 秦大藏萬里 橡姬 墻岸 袁宏三國名臣

贊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墻岸高嶷 三使王 三長真人 紀
政尹 三直王 庸取王 畝火女王 鹿深 或曰鹿深
甲賀 國音通近江甲賀郡 奄智 柘館 徐陵玉臺新詠序椒房宛轉柘館陰岑
馬相野 安典王 遂良王 楊雄王 木連 晨
直 衆樹 西瑳 末守 同塵 老子淵乎似萬物之宗和其光同其塵
扶轂 蜀志張嶷傳嶷為越嶲太守十五年嶷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涕泣
懸解 莊子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注縣與懸同
忘言 莊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鎮 澄 淳王 小
祥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 本命辰 謂始生之日 忘筌 莊子
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字典筌取魚竹器 干木 段干木 魏侯 魏文侯

恭 任 愁 就 矜 建 見 泊 副 溫
激 浣 凝

列傳 自第十八至第十九

東華上序 謝莊太子元服表問東華飛英上序 四禮 按謂四行禮見本紀第四
十一 大伯 論語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周大王之三子
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
劉彊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為太子十七年母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諸
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孝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 青蒲 漢書史丹傳丹以親密臣得侍
視疾候上間獨寢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之上注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効
席田郡 興扶 修平王 兼似 朝鑑 隨時

答志島 悲哽（字典）哽咽塞也 緇素 謂僧俗緇黑衣素白衣也 [illegible]
陵（帝王世紀）堯母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而生帝于丹陵 紺頂能仁 [illegible]
迦之尊號也 繹樹 按謂紗羅雙樹 友于（字典）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為友
弟 星苑（李嶠邕從教閲詩）雲匠壁日羽星苑懸天狼 諸天 按謂三十三天尊見
本紀第十七帝繹注又出本書藤原廣嗣傳可考 款顏（孟浩然詩）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
（字典）款誠也愛也 縣官（字典）縣官謂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 北海（唐書
李邕傳）邕之文于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
海 東平（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美鬚髯要大十圍顯宗甚愛重之手詔曰日者問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崔顥答豫章王書）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
斗藪 按抖擻同見本紀第三十七 澤損（易損卦注）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 寧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一七

幹 綏之 邦紀 廉承武（古事談）貞敏往唐為廉承武弟子一年之間究習
琵琶之曲 國珍 經生 蕃基 佐村王 佐藝
列傳 自第二十至第二十六
銀鑭 未至三十期（史記孔子弟子列傳）顏回字子淵年二十九髮盡白 秋
興詞（文選潘岳秋興賦序）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半臂 葉二
撥絃（字典）撥皷絃之物 至光 雙調 曲調之名 崇象 鴨
跖花 青經君 御子左大臣 魯隱欲營菟裘（左傳）
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
公于桓公而請弑之（注）菟裘魯邑 赤奮若（爾雅）丑也 子仲（前漢書鄒陽傳）於陵
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注）子仲陳仲子 虎而冠兮（史記齊悼惠世家）大臣議欲立齊王

而瑯琊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梟也鏡兮（前漢郊祀志）人有言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祠祭以解罪求福梟鳥食母破鏡似貙食父黃帝欲絶其類
故使百吏祠皆用之（字典）破鏡獸名 磷緇（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磷
薄也涅染皁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 不歠其醨（史記）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
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
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焉 不容何病（史記）顏回
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 扶桑（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
扶桑是謂晨明 龜山（贛府）龜山在博縣北二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而懷魯（古龜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一八

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靈均（離騷）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
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滛蛙（魏武帝與王脩書）空肙實滛蛙亂耳 沕
穆（字典）深微貌（鵩鳥賦）沕穆無窮又（廣韻）塵濁謂之沕 淨名翁（発跡經）淨名大士是古金
粟如來（翻譯名義）維摩羅詰秦言淨名 玄元氏（唐書高宗紀）乾封二年如亳州祠老子追
號太上玄元皇帝 喪馬之老（淮南子）塞上叟馬無故亡人皆弔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其馬將駿馬歸人皆賀叟曰此何遽不為禍乎 夢蝶之翁（莊子）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
然胡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 無適無莫（論語）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
也義之與比（注）適專主也莫不肯也 如如之義（禪燈錄）如如常住不遷也 伊陟
慶滋保胤 延信 正親正 別納 戚里（字典）漢制
長安有戚里人君姻戚居之後世因謂外戚為戚里 是定 高橋氏曰氏長者之類 余

能奈加波宇岐布志志藝岐玖禮多計能奈妬以呂
加倍底美妬利奈流羅牟　古古呂加羅玖羅波志
夜麻能余逺和多利斗波牟斗毛世獳能利能美知
逺波　宇岐奈我羅曾能麻豆夜麻能加多美珥波
古余比曾布治能古呂毛逺波岐流　悉曇（駒谷氏曰西域
所用點畫波羅賀磨天所作詳（名義集）　優婆塞（釋氏經）比丘比丘尼出家二衆也優婆塞
優婆夷在家二衆也　拃谷宮　内侍原好專　重繭（戰國策）足重繭
而不休息（注）足傷皮皺如蠶繭也　忍辱（江總棲霞寺碑）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韻府）忍辱
衣謂袈裟也亦名忍辱鎧　伽棃（翻譯名義）西域記云僧伽胝舊訛云僧伽棃唐言重複衣（集事
淵海）初迦葉尊者以正法付阿難偈曰法法本無法無法無非法何于法中有法有不法乃奉世尊僧加

棃衣于雞足山入滅　竹園　謂親王　申生　晋獻公太子事詳（左傳）　扶蘇
秦始皇長子事詳（史記）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論語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
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
寃也　能因歌　都遠婆霞斗共珥出志加杼秋風曾吹白河能関　藤原雅經
歌　駉駉氏見志波名發乃春曾斗毛奈杼白川能花能下陰　津守國夏歌　東路乃関
迄行加努白河毛日數經努禮婆秋風曾吹　津玖豆玖斗奈鵜迷玖羅
志氏以利阿比能加禰能於斗珥毛岐美鋤古比志
岐　説成親王　驅烏（僧祇律）阿難有親生二小孤露阿難養育之佛問是二兒
小兒能作此驅烏未答能佛言聽作驅烏沙彌　記莂（字典）佛家作詩曰偈作文曰莂（黃庭堅與
禪師書）夙受記莂　飛白（墨藪）飛白書蔡邕待詔部見門下吏堊帚成字所作　喝食

或曰為僧而未剔髮者
列傳　自第二十七至第三十二
瀰磨紀異利穪胡播揶（通證）御間城入彥者也呼崇神帝諱而言哉　飫迺
餓烏塢志齊務苫　將殺已夫也已指吾田嬡夫指武埴安彥　農殊末句志
羅珥　不知部也末句助語言吾田嬡背知天皇有將殺埴安彥詔也　比賣那素穪
殊望　嬡遊之為也此謂吾田嬡來于香山為遊也蓋以剌吾田嬡之辭反告之大彥命曉未然以垂
鑑戒此乃神意也　磯堅城神籬　高橋氏曰磯堅城謂板築之堅固也　菟田
筱幡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歸國也傍國可
憐國也　銀王　内外命婦　見本紀第十一　野麻登陛儞
（通證）大和邊也　瀰我保指毋能婆　見之欲物者也　於尸農瀰能　郡名忍海

也　苫能梔架紀儺屢　按苫菅之誤（通證）在此高城也　都努娑之能瀰
野　角剌宮也褒稱之辭　湯人廬城部武彥　高橋氏曰湯人官名廬城部姓武彥
名也　枳筥喻　詑基内親王　伯麻呂　賀樂内親
王　容姬　播豆郡　法水（梁簡文帝啓）法水晨流文華夜落　長
宮（漢官儀）帝母稱長樂宮　穠李（詩召南）何彼穠華如桃李（注）穠盛也李木名以桃李二物
興男女二人也　斬衰（字典）衰同縗（禮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齊衰惡笄以終喪　絶
傍朞（類函）天子絶期（注）白虎通云天子與諸侯絶期何示同愛百姓民不獨親也　按察
二位局
列傳　自第三十三至第三十四
哮峯　天羽羽矢（通證）二羽矢也　步靫　布都主　足尼

宿禰同　味饒田命　彥湯支命　伽牟伽筮能（通證）神風
也　伊齊能于瀰能伊勢海也於貴異之珥夜於大石哉也異波
臂茂等倍屢異發語匐廻也之多儂瀰能小螺也之多儂瀰
能重言貝多也阿誤豫阿誤豫吾子也親將卒之辭重呼者示意切也之多
儂瀰能異波比茂等倍離反覆言之也于智氏之夜莽務
擊而休息也之語助于智氏之夜莽務疊言之也於佐箇迺於朋
務露夜珥（通證）忍坂大室屋也比苫瑳破而人多也人指虜而言異離烏
利苫毛雖入居也比苫瑳破而疊上句也枳異離烏利苫毛雖來
入居也瀰都瀰都志有倭之稱俱梅能固邏餓來目也子等指來目
部也勾鶖都都伊頭推也異志都都伊毛智持石推也于智氏

之夜莽務　伊莽波豫（通證）今者也豫決定之辭（歌解）豫語助伊莽波
豫（通證）重言之也阿阿時夜塢阿阿咲聲也時夜塢塢猶言乎加志也伊莽儂而
毛阿誤豫伊莽今也儂而毛語助阿誤吾子也豫呼而告之也言至今尚可笑也愛
瀰詩烏毗儂利（通證）夷一人也猶言愛瀰詩毗儂利烏毛毛那比苫百之
人也言夷一人敵常人百也比苫破易陪迺毛人者雖言也多牟伽毗
毛勢儒不為敵手也恰奘過（通證）誘引之辭　鴫建津身命
武甕雷命　輪韓河或曰山城相樂郡木津川本名　大直侶宇命
膕（正字通）膝後曲節中也　天穗日命　天日槍　熊神籬
日楢枰　八竿八繯高橋氏曰八竿八枝也無葉故曰竿八繯亦八枝也有葉
如繯故曰繯　弱水（十州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鴻毛不浮不可越也

賢木榊也　帶方國名　八腹氏　百舌鳥野日本紀作百舌鳥野
柯武柯嗞能（歌解）神風之也伊制能伊制能奴能婆柯曳
鳴（通證）伊勢之野之榮也一說婆柯曳略賢木枝伊裒甫流柯枳底伊發語祝懸也
志我都矩屢麻泥爾迄已之盡也盡終天年也志猶言奈以上言米女事以為序以
下卒言御田車也飫裒枳瀰爾於大君也柯柁俱都柯陪堅仕也麻
都羅武騰將奉也倭我伊能致謀我命也那我俱母皹騰
欲長得也伊比志柁俱瀰皤夜言匝可怜也阿柁羅陀俱瀰皤
夜高橋氏曰婆柯曳榮枝也伊裒甫流柯枳底五百曆舁也謂運轉材木志我都矩屢麻泥言御田造
樓閣之時也阿柁羅愛惜之辭
列傳自第三十五至第三十九

大雀臣　乎利宿禰　都怒或曰周防都濃郡下角國同　汙禮
斯伐　毛麻利叱智　富羅母智　鉏海水門　草
羅城　腰裾宿禰　沙白蓋盧　木羅斤資　沙沙
奴跪　商長首　止美邑　領巾魔嶺　耶麼能謎
能（通證）郡名山邊也故思麼古喻衛爾小島子故也比登涅羅賊
人衙也誇入之意宇麼能耶都擬播馬之八毛也言八匹也鳴思磬矩
謀那斯無惜也替語助　八維（王逸注）天有八維　鞍橋鞍有前後橋
左曾那奇　他甲肖　邇莫爾解　爾林地名　莫古
解　己能末多干岐　背評（日本紀注）地名　鷹集部登弭
火葦北或曰肥後葦北郡　阿斗桑布　彌賣島（日本紀注）益姬

島　膽振鉏蝦夷　肉入籠（通證）蝦夷方言磯曰志志利　問莵
蝦夷　朴市秦田來津　古連且涇　二水名　脚帶　行縢
之類　干支　按幹枝同謂宗族也　御食子　醜雄　額田部湯
坐連　邑治　臨淵（漢書董仲舒傳）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　吟澤　見上
第二十不歆共爾注　皐夔　皐陶夔並舜臣　訏謨（字典）訏大也（詩大雅）訏謨定命
召虎　召公伯虎伯虎舜八元之一　祝詞　民小鮪　德麻呂
生靈　皇御孫　大三輪真上田迎君　忌寸老
粳麻呂　素盞嗚命　利金
列傳　自第四十至第四十四
米餅搗大使主命　鞍作福利　蘇因高　因高妹子音訓相通

別倭種韓智興　按別倭種謂蝦夷種也　憶良　波斯國（類函）
大月氏之別種　弟枚　朴硝　藥名　官戶　謂役官人見戶令　良人　良
也謂附籍人見戶令　專對（論語）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注）專獨也　蜷淵
山　武良士　平章（書堯典）平章百姓（注）平均章明也　輕界原大
宮御宇天皇　孝元天皇　淨御原朝　天武天皇　藤原大宮　持統
天皇　紫香樂　不盡河　大生部多　孔王部山麻
呂　邑久郡　物理　元白　元稹白居易　正親佐　咬
心（集韻）咬音狡（淮南子原道訓）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注）狡猾也　糙
（字典）粗米未舂者　辛犬甘秋子　玄學（唐書選擧志）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
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　玉津（玉海）玉津園在南薰門外夾道為兩園　若木

（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
麟角（詩周南）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義云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　范處
不愸（左傳哀十六年）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愸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注）愸魚覲反且
也　掞天（字典）掞猶蓋（崔日知詩）賦成先擲地詞高直掞天　擲地（世說文學）孫興
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　閱川（類函死衣部）川閱水以成川人
閱世以成世　吐蕃（唐書）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　大食國（唐書）
大食本波斯地　主帳（拾芥抄）主帳縣錄事　凱島郡　膠庠（正字通）東膠周
學名（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注）上庠大學也　以牛角資造弓（後漢書）鮮卑有
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　廣平王　代宗　史朝義　思明子　中
臣宮處東人　紀佐比物　膳夫王　懸旌進善置

朱召諺　注見本紀第九　呂霍　呂尚霍光　伊周　伊尹周公　積卒　星名
見者五星　十地菩薩（法苑珠林十地部）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
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性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
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
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　四果聖人　釋氏曰須
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謂之四果上四果者為聖人　三乘（法華經）三乘者一曰
聲聞乘二曰緣覺乘三曰菩薩乘聲聞者悟四諦而得道也緣覺者悟因緣而得道也菩薩者行六度而
得道也　舐糠（史記呉王濞傳）里語有之舐糠及米（注）索隱曰索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土盡則
至滅國也　三有（中文子）請問三有曰有懸有儉有不為天下先　頭陀安居（頭陀
寺碑文注）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擻也斗擻煩惱故曰頭陀釋氏曰住寺言安居　徐偃（水經注）偃

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導潢陳蔡之間得
朱弓矢以得天瑞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從者三十
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
之偃王愛民不鬪遂為楚敗　文種滅呉九術（呉越）
春秋大夫種姓文名種（史記）越王賜種劍曰子教寡
人伐呉七術（注）正義曰越絶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
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貴糴粟槀以空其邦四
曰遺之好美以熒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以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
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
堅甲利兵以承其弊　斗筲（論語）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斗量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
筲之人言鄙細也　長短（漢書張湯傳注）短長術興於六國時短長其辭隱謬用相激怒也
山甫（周宣王忠臣）（詩）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比目（字典）魚名不比不行亦謂之鰈
誅無忌（史記）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尚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
及子胥皆奔呉呉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衆　京都郡企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十五

救郡板櫃　楷田　祇承人（或曰與接同所使出接賓者）　答烋
忠節　上道斐太都　倚伏（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扃夜
臺（按扃扃誤（字典）扃外閉之關也夜臺謂墳墓）
列傳　自第四十五至第五十一

鬼脉（或曰見（相經）晉郭璞相何晏曰鬼躁所謂鬼脉也）　淨三　紀袁祁之
女嬃賣　懸車（見下第五十六許廣德注）　仗下（字典）唐制殿下兵衛曰仗
戰過薄深（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邦舊命新（詩）周雖舊邦其命維
新　蒲柳（楊一名蒲柳生澤中（晉書顧悦之傳）悦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
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　桑楡（字典）晩景也（後漢馮異傳）失之東隅收之桑楡
朽邁（字典）邁老也　淡海大津宮（天智天皇）　刷雄　子老

漁魚　水次（漢書趙充國傳）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
九經（五經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　中臣習宜阿曾麻呂　祝
韓島勝與曾咩（或曰勝姓）　時雨　陽侯麻呂　五將（漢書
匈奴傳）漢遣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出塞匈奴遠遁是以五將少所得　再駕（左傳）文王伐崇再駕
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　抄士（續日本紀考證）捎子也抄捎蓋相通　內禮正
糺職大夫果安　蓁仁宮（松苗曰蓁仁郷在山城相樂郡）　匪躬
（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吉彌侯部真麻呂　三農（周禮天官大宰以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三農山農澤農平地農）　輕島豐明宮（應神天皇）
檜前忌寸　谷民　含弘（疏）弘含容之大也　陸奥蝦夷冠
邊（按冠冠誤）　呰麻呂　端右（通鑑注）尚書令也　伊佐西古諸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十六

絞八十島乙代（伊佐西古諸絞日本紀缺劍）　多犬養　綸言（禮）緇
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推轂（漢書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
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　佐味香飾麻呂　騰較符（按騰音謄迻書）
也　益久島　八陣（蜀志諸葛亮傳）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荃蹄）聚石為之以天地
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九地（孫子）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
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端揆（舊唐書張説傳）司鈞總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
坐塾（説文）塾門側堂也（前漢食貨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　朝右
（南史何承天傳）承天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　劉寬（後漢書）劉寬治民以蒲鞭示辱　縲
於采蘋（字典）繝飾也（詩召南）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注）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
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大姒（周文王妃）　石火（劉晝新論）人之短生

猶如石火炯然以過　寓形苦壞（儀禮喪服）凡喪居倚廬寢苫枕塊　禺湖本見
紀第二十五龍賢注　拱木（字典）兩手合持為拱（左傳僖三十二年）爾墓之木拱矣　蘋
藻見上繩於采蘋注　松蘿（詩小雅）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注）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
戚繼綿依附之意也　徂耀靡借按徂猶徂暑之徂徂耀靡借言光陰易過也　税
景於西峯按税舍也景日景也　岳神（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　台衮（字典）
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又）衮與卷同（禮
王制）三公一命卷　獻替（左傳昭二十年）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　趙魏滕薛（論語）子曰孟公
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注）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
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

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絳侯嗇夫（史記張釋之傳）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
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甚悉文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為
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爭為口辯而無其實文帝乃止（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　惟帝其難（書皐陶謨）皐陶
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注）帝謂堯也　一切智智釋氏曰猶格物
致知　世諦（釋典心經）有真諦有世諦世諦以世俗顯緣起之事諸法歷然勸臣子以忠孝勸家
國以和洽此依俗諦　蘀兮（詩鄭風）蘀兮蘀兮風其吹女（注）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
尸素尸位素餐　取禾（詩鄭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爈（字典）心不欲為
也　衮職（後漢書法真傳）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注）毛詩曰衮職有闕謂三公也
列傳自第五十二至第五十五

拵山　劍壁按謂蜀劍山　榆枋（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　培風（字典）培重也（莊子）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邦家之光（詩）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飛鳥之葺
草（十洲記）東海中有祖洲地方五百里去海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似瓜苗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死
人横道忽有鳥如烏状銜此草以覆死人面皆登時起坐遂活　流香之返魂（十洲記）聚
窟洲有神鳥山多大樹與楓相類而花葉香名返魂樹伐其根于玉釜中煮取汁煎如黑餳名曰返魂香
香氣聞數百里死者聞香氣乃活　三藥（雲笈七籤）神符白雪九轉此三藥並無雜類相撓
續命縷（拾芥抄）五月五日以五色系繫臂攘惡鬼令人不病一名長命縷或曰續名縷或曰
臂兵縷　跼蹐注見本紀第八　九萬解按解斛誤　任觀察使以

來按大同元年夏五月置六道觀察使　萌（管子注）民也　菜色（禮王制）民無菜色（注）
食菜之饑色　難波朝仁德天皇　象賢（儀禮士冠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象
法也　百里之任（論語）可以寄百里之命（注）其才可以攝國政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
主政帳主帳同見上第四十三　臺及職國或曰臺彈正臺職左右京職國國司
也　悠紀所主基所（大嘗會便蒙）悠紀之為言齋也主基次也次悠紀齋也
木綿　具瞻（詩小雅）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金玉乃音（詩白駒）毋金玉乃音
（注）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執臺簡（陶輪贈房侍御詩）褐衣東府召執簡南臺
先　玄豹（列女傳）陶荅子名譽不興家產三倍妻諫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澤其
毛衣成其文采故藏以避害　解由（職官志注）凡官人有遷替則舊官署其任中事狀以付新
官謂之解由也　家譯　耳剽按（字典）剽末也　逆鱗（史記韓非傳）夫龍之為蟲

也。可擾押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金魚袋（制度通）本朝魚符之制、有金魚袋銀魚袋之別。魚符之袋、以金或銀飾之也。

定省温清　見本紀第十五。

種竹（晉書王徽之傳）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檀越（書言故事）僧道稱施主曰檀越。

依令光令著俗衣　依令之令去聲。

舊貫（字典）貫習也。

銑樹（王勃乾元殿頌）黃雞踵躍、太陽分銑樹之輝。蒼震薦音、少海控銀河之色。（說文）銑金之澤者。

銀潢　按天漢也。見下第六十潢流注。

列傳　自第五十六至第五十九

返抄（字典）抄與鈔同。收物而給印信文憑也。即令鈔關（職官志）凡京官以公事出使、由官而遣其所經歷、符出省臺、移出府庫寮司、皆致於辨官而請之內印。使還也、則反抄收於官。

歸皐（正字通）皐與澤同。（禮記）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燭武之語（左傳）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武見秦君、師必退。

趙孟之談（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劉子歸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下舂（淮南子天文訓）日至于虞淵、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

上庠　見上第四十膠庠注。

栖遲（字典）息也。（詩陳風）可以棲遲。

月制（禮記）凡養老、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制。

油雲（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匪石（詩國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注）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

芰服（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

掛冠都門（後漢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僉曰（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注）僉衆共之辭。

銀魚　見上第五十五金魚袋注。

天工（書）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集傳）庶官所治、無非天事。

絳縣老（魏志管寧傳）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外之、諸侯用睦。

白首郎（漢紀）馮唐白首屈於郎。（杜甫詩）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郎。

魏陽元（晉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祖成此宅相。上郡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勸令不就。舒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外第。文帝深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領司徒、以年老稱疾遜位、以劇陽子就第、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者、未之有也。

薛廣德（漢書薛廣德傳）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東歸沛。大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懸其安車。

綸綍（禮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注）綸綬也。綍引棺大索也。

稅累於薄葦（字典）稅音脫、解也。按葦疑葦誤。薄葦猶草茅也。

振領（宋史職官志）咸平四年、揚億疏曰、號令之行、風教之出、自上及下、出近及遠、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提綱而衆目張、振領而群毛理。

負薪（禮記）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

莊舄（史記張儀傳）越人莊舄仕楚而病。王曰、舄故越人也、亦思越否。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臥漳之病（曹魏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

亭育　見本紀第十五亭毒注。

號令之汗　見本紀第十六渙汗注。

匪席　見上匪石注。

結草（左傳）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八屯（漢書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注）八屯各有司馬。

庖丁（莊子養生主）庖丁解牛。

遂長

比屋而封之（漢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

獬豸（字典）神羊、能別曲直。或曰、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觸之。

瓜葛（埤雅）瓜葛皆延蔓相及、故屬之姻遠者、取譬瓜葛。

[illegible]

桑梓　謂故鄉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字典）桑梓父之所樹。

食椹改音（詩魯頌）翩彼飛鴞、集

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注)鴞惡聲之鳥也 空觀 釋氏曰見一切有為諸法悉皆觀無常者
空無我也 淘汰 (字典)淘與洮同清汰也 膏肓 (左傳成十年)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
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注)肓鬲也心下為膏
雉足 或曰凡有大饗則令河内交野郡獻雉腊夫執之先趨走尊者坐前之庭而後宰之以供稱曰
尊者雉足 辟彊 按疆彊誤(史記呂后本紀)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注)入侍天子故曰侍
中 鳳毛 (南史謝超宗傳)鳳子超宗選補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
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世說注)鳳毛謂文筆有風彩也 酷似 按酷似父也 執
經 (世說注)客難也

列傳 自第六十至第六十六

潢流 (史記)王良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附錄王固表)號派天潢(注)謂王孫公子也 知命

(論語)五十而知天命 上壽 (左傳僖三十二年)爾何知中壽(注)上壽百二十歲中壽百歲下壽八
十歲 和南 (翻譯名義)合掌作禮曰和南 平反 (韻會)錄囚平反之謂舉活罪人也
鍾石 (字典)鍾與鐘通(沈炯陳武帝哀冊文)銘功德於析常被徽音于鐘石 析常 見上
(字典)常析名 台鉉 按猶台鼎(陳書章昭達傳)初世祖嘗夢昭達升于台鉉 駿命
(詩)駿命不易(注)駿大也 九原 按九泉也(字典)原通作源 馬鬣 (禮記)孔子之喪子夏
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注)言封
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為墳也若斧者上狹如刃較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
俗謂之馬鬣封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 龍光 (詩)既見君子為龍為光 紫
泥 (字典)紫泥以封璽書者 緯候 (後漢書方術傳敘)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
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端賜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難聞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 君山 (後漢桓譚傳)字君山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 蟫 (字典)餘針亥白魚也衣書中蟲 韋竹之編 (史記)
孔子讀易韋編三絕 四六二六 (革命勘文)易緯云辛酉為革命甲子為革令鄭玄曰天道
不遠三五而反六甲為一元四六二六交相乘七元有三變三七相乘二十一元為一蔀合千三百二十
年(曆運記考)四六二百四十年二六百十二年也 七元三變 見上 封豕 (字典)
封大也(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注)言吳貪害如蛇豕 白虎樽
(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白虎樽于殿庭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欲令言者猛如虎
無所忌憚也(韻府)唐人避諱改為白獸樽 黃龍之瑞 (鄭樵災祥序)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
瑞 開元之經 (張說序)開元十有三祀臣說奉詔金門成書冊府緝合編次勘成一部名

曰開元大衍曆經 離朱 (孟子)離婁之明(注)離婁古之明目者(韻府)離朱即離婁 橐
籥 (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注)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也籥者内之管
所以鼓橐也 英髦 (詩小雅)烝我髦士(傳)髦俊也 魚水 (蜀志諸葛亮傳)與亮情好
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玄龜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
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 黃石 見(史記留侯世家)
三五 (史記)為國者必貴三五(索隱)謂三十歲一小變五百歲一大變 作解 見本紀第四十
九雷雨之解注 諫鼓 (淮南子)堯置敢諫之鼓 官箴 (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百官官箴(注)使百官各為箴辭 君子國 (淮南子)東方有君子國 期月 (論語)孔子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五代 (禮記)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
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 如在 見本紀第

二十五　十旬之雨（見本紀第三十一嗚條注）　千箱之詠（唐太宗詩）已獲千箱慶何以繼薰風（歐陽修詩）文章富千箱吏祿求斗米

得果（字典）果因果也　籀篆（字典）籀音胄史籀周宣王太史名造大篆　莬褐（字典）莬與兔通褐毛布也　百度鈒

見本紀第五十四百度坐注　坎壈（字典）不得志也　鞠為茂草（詩小雅注）鞠窮也

濫吹（韓非子）齊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吹竽而濫于三百人之中

闕里（孔子居闕里）　子衿（詩鄭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注）青衿學子所服程子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

挑兮（詩鄭風）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朱傳）挑輕儇跳躍之貌歐陽修曰朋友不復群居挑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國胄（按）教國胄子所周所謂虞庠也

帷薄（禮記注）帷幔也薄簾也（賈誼論時政疏）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皇矣（詩大雅）思皇多士（傳雅）皇美也

扶南之鰐魚（洽聞記）扶南國出鰐魚大者二三丈四足似守宮狀扶南王以罪人投之若合死鰐魚乃食之無罪者嗅而不食

鳲鳩在桑（詩曹風）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蘇轍曰鳲鳩之哺其子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

單醪（劉炤新論）醇醪注流軍士通醉

六條（周書蘇綽傳）大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道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

龔遂（前漢循吏）

秘樹　季符（四季所附之符也見賦役令）　傍薄（字典）作旁薄混同也

蠲符（賦役令）凡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注）謂蠲除課役之符也　貔虎（史記五帝紀）軒轅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注）六者猛獸可以教戰

一上（職原鈔）官中車一向左大臣號領之故曰一上　行基菩薩　駒谷氏曰和泉人天平勝寶元年勅賜大菩薩號

憖然（字典）憖貌　無樂賢　周舉　透

顱冠　袪服靚粧（鄒陽上吳王書）袪服叢臺之下（注）袪服大盛玄黃服也（司馬相如上林賦）靚粧刻飾（注）靚粧粉白黛黑也（左思蜀都賦）袪服靚粧

直衣（三才圖會）有襴而似袍而表白色　指貫（三才圖會）奴袴之俗字似尋常長袴而括裔者也　稻舟歌　最上川上禮波下流稻舟能否拜波非受此月許

茅土之封（蔡邕獨斷）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藉以白茅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之封

心喪（禮檀弓）心喪三年（注）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衰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　濡遲（字典）濡滯也

固能庸乎廢和我庸圖所憶望不模知頭

幾乃加階當流去登毋奈之徒於望幣麼　媲（字典）配也

御子左家　顧命（書注）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　殿上

淵醉（按）淵醉猶酣醉見禮儀類典二十一卷　戚曉（字典）國戚也　長押木

膜拜（字典）長跪而拜也　姍笑（字典）誹笑也　紕繆（字典）猶錯也

列傳　自第六十七至第七十九

新發意　源宛　蟇目箭（四季抄）蟇目嚮目之畧言目眼孔也用不傷物而驚之者其箭重大故空其中而橫穿數孔射之則激風有聲故曰蟇目

關山　或曰近江志賀郡逢坂　與謝山　志豆延（下枝也）　住江之歌　住江能松烏秋風吹

瑯聲吞滄沖津白波　留　西河（即大堰川）　白龍魚腹挂豫且之密

網中（說苑）昔者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曰化為魚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李紳東京賦）白龍魚服見因豫且（史記）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注）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

逌然（字典）逌音由（史記趙世家）烈侯逌然（注）寬綏也

氷藍（荀子）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水為之而寒於水　耳順（論語）六十而耳順

班超（後漢書班超傳）字仲升扶風平陵人　勿來關（歌曰）吹風遠勿來關登思帶登

茂路毛迫敵山櫻哉　薄金膝丸楯無慈姑八龍月數日數源
太産衣（或曰慈姑一本作澤瀉）　太上法皇（鳥羽天皇）　一宮（重仁親王）
四宮（後白河天皇）　樛木（毛傳木下曲）　腨（字典股骨也又腓下曰腨）
熅（王篇盆中火也）　繹騷（詩徐方繹騷注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播遷（列子岱輿員嶠
二山沉于大海仙聖播遷者巨萬計）　衰日（拾芥抄注有生年衰日行年衰日二類）　守
仁二條天皇諱　騂馬（和名鈔栗毛馬也）　首丘（禮記狐死正丘首）　喧
噬（字典闕聲也噬音吹）　震旦（類函我言中國爲摩訶震旦）　雙魚（鮑溶詩立奉二
經魚中含五文章）　鳳池（晉書荀勗傳勗自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
何賀耶）　雞林（新羅舊號見本書新羅傳）　匠石（莊子徐無鬼篇郢人堊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
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伯牙（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呂氏春秋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無足爲鼓者）　中壽（見上第六十上
壽注）　因明（釋氏曰開發因果之理因三相者明也）　韓康（後漢書韓康傳字伯休京
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康賣藥後隱霸陵山中連徵不起）　元舅（詩崧高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注元
長也）　大物浦　陰隲（書洪範天陰隲下民注隲職日反定也曰天於冥冥之中
默有以安定其民）　棣棣（字典閑習貌）　告朔餼羊（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年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　宛春（呂氏春秋衛靈公天寒鑿池苑
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哉苑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民則寒矣
公曰善令罷役）　租稅歲倍（類函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

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
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旁魄（同旁薄）　露臺（漢書孝文帝嘗
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　紫衣（韓非子桓公謂管仲
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
紫之臭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三日而境內莫衣紫也）　青衿（見上第六
十子衿注）　臺隸（左傳昭七年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渴馬
守水餓犬護肉（白居易策對今官長日侵其吏而望吏之不日侵于其人不可得也蓋所
謂渴馬守水餓犬護肉則雖日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　阿育王故事（釋氏通鑑
周共和九年東天竺國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寶塔）　長相（後漢書注長縣長相侯相也）
白魚（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昆陽野　哄

然（字典衆聲也）

列傳（自第八十至第九十二）

荼毘（火葬也見活法）　金剛胎藏之兩界（密宗所言金剛界天也陽也胎藏界
地也陰也）　提婆品（法華經二十八品之一）　板蕩（詩序板凡伯刺厲王也蕩召穆
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板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蒙塵（左傳僖二十四年臧文仲
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標注）傳氏
曰天子清道而行其居九重故奔外曰蒙塵）　八葉
車（有大小之制見桃花蘂葉）　幹蠱（易蠱卦初六幹父之蠱注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
者也蠱壞極而有事也前人已壞之緒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　召次花方（召次將命
者之稱）　虞氏（見下）　楚歌（史記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圍之數重夜聞漢軍
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於是

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歌數闋美人和之　衣錦還郷（南史）劉之遴傳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錦還郷盡榮養之理　族父（釋親考）父之從祖兄弟為族父　鋸鍜（字典）頸鎧也　末減（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注）末薄也減輕也　子姓（字典）孫謂之子姓　騾馬（字典）馬不施鞍轡為騾　尼之（字典）尼近也　四恩 駒谷氏曰天地國王父母衆生　佐美駄禮波豆駄乃伊利延乃美乎豆玖志美延奴毛布加幾志留志奈利計利　扶（字典）鋪四指曰扶　不蔇（類篇）蔇至也（左傳）隱六年善鄰以勤來者猶懼不蔇　香嘐　顯密 顯天台密真言也顯教者以摩騰為始祖密教者以金剛智為始祖　姦軌（左傳）成十七年乱在外為姦在内為軌（注）軌木作宄　芥蔕（字典）小鯁也　憂煎（高適詩）可以加藥物胡為輒憂煎　鴞（字典）怪鳥　紫綾之恩

（衣服令）三位以上淺紫衣　澳石歌 我神波潮干耳見延奴澳能石乃人社知羅禰乾玖間毛奈志　矢矯川　新渡戸　抽擲　怙恃 見本紀第三十七卷恃注　太秦　膴仕（詩小雅）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注）膴厚也言瑣瑣姻婭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於邑（字典）氣逆結不下也　專當童 僧官也見（職官志）　吐哺（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置郵（孟子）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　菊水（荊州風土記）南陽酈縣北水旁芳菊水極甘馨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七十者猶以為夭　五蘊（心經）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名為色名受名想名行名識五者皆能蓋覆真性封蔀妙明總謂之蘊　四大（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邇齋閒話）佛印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内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内翰言下則當從所請否則願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内翰欲于何處坐公未即答師呼侍者收玉帶　阿新　菹醢（漢書）吳王鼻傳敢請菹醢之罪　炊骨易子（史記）平原君傳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星火（李密陳情表）州司臨門急于星火

列傳自第九十三至第一百五

八座（職官志）參議以有八員職原鈔稱號八座其由蓋原于八觀察矣　芳賀禪可　千波港　薧魚（字典）乾魚也　花勝 婦人之首飾　汩以黃土（字典）汩音骨沒也　喞筒　紺邊 今神戸　師上六（象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　後山前水 見（孫子）　撦裂（字典）撦齒者切裂開也　華首白頭也　武信君（史記）項羽本紀項梁自號為武信君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

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宋義 見上　假粧坂　刺山（梁州異物志）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士衆渴乏廣乃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三軍賴以獲濟　河合林　周武事 見上第六十七白魚注　齾（字典）牛鎋切缺齒也　表兄弟（名物六帖）父之姊妹之子　庶倉　臆（字典）胸肉也　拳捷（字典）拳通作捲氣勢也捷疾也急也　教使河原　族曾祖父（釋親考）父之從祖祖父也　玖羅為夜磨 高橋氏曰山名　族祖（釋親考）祖之從父兄弟也　頒宮　後位莊　三鈷 僧具也見（三才圖會）

列傳自第一百六至第一百十三

其猶（詩小雅）克壯其猶（箋）猶謀也兵謀也　緅緅　酒勾　癆魚（字典）癆藥毒也　部貫　半蔀車　緆頸（集覽）緆以索買物也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緆索　節料燒米（東鑑）料字據　九錫彤弓（禮緯）含文嘉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移鞍（安多武久路）副鞍也　葭莩之親（前漢中山靖王傳）今群臣非葭莩之親鴻毛之重（注）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薄者也　大犯三條（成敗式目）大番催促謀叛殺害　四一半（東鑑記聞）四一半八四分半也以賭物四分半與贏者也　目勝（東鑑記聞）謂如也　臣軌（舊唐書禮儀志）則天長壽二年自製臣軌兩卷令貢舉為業停老子　（切錢）　勗勤（字典）迫貌又遼也

列傳自第一百十四至第一百三十九

榛谷　供御瀨　迫措之（字典）措與笮同迫笮也又追捕也　委頸（字典）謂挫傷折壞也　小祥（禮記）父母之喪期而小祥　誶語（前漢賈誼傳）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　多宇末井山　門楣（說文）楣謂之梁謂門上橫梁也（釋名）楣眉也近前各兩若面之有眉　石和　望曺（字典）曺長也　楞嚴（字典）楞棱同楞嚴浮屠書名　調度　調度掛詳（三才圖會）及（軍器考）　骳箭（通鑑）蕭道成晝臥裸袒來主昱令起立畫腹為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骳箭射其臍（集韻）骳箭骨鏃箭不能傷人　羸縢履蹻（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注）孔穎達云羸褐纍纆繞也（詩）邪幅在下（箋）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字典）蹻屐也　生啖　磬控（詩鄭風）抑磬控忌（注）騁馬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止馬曰控謂有所控制不逸　葛貫　禮羽蓮乘　景季歌　秋風玥草木能露乎拂波勢氐君加越禮婆關守毛無志　日奉　熊虎貔貅見上第六十貔虎注　簿書期會（周禮天官小宰）聽出入以要會（注）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漢書賈誼傳）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注）師古曰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杞梓皮革自楚往（左傳襄二十六年）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自下劘上（前漢書賈山傳贊）自下劘上（注）孟康曰劘謂劘切之也　呫囁（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注）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　皃　懼（說文）皃攝恐也　恁麼釋氏曰猶言如此　吹毛釋氏曰禪家謂利劍曰吹毛　銜橜之變（通鑑）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注）銜馬勒銜也橜騑馬口馬銜也師古曰橜謂車之鉤心也銜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趍趄（字典）

行止之礙也　逆鞬（字典）鞬馬韉也　如法經塚　藐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注）藐輕視也　草鹿步射之式也詳（安多武久路）　供頓（文獻通考）元驛傳之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注）供頓馬車牛驢狗牆　本非茶（蓬藻居）栂尾茶謂本宇治茶謂非茶　食前方丈（孟子）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注）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　族晜弟（釋親考）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　族子謂我族父者吾謂之族子　揖斐

列傳第一百四十

釋菜（禮月令）習舞釋菜（注）嚴陵氏曰九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　成均（禮文王世子注）天子設四代之學曰成均　禮闈（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注）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　四道紀傳明經明法算道　二曹（職原抄）春秋二仲釋奠有東西

二曹管江二家為曹主　奎壁（字典）星名共二十八宿之一奎主文昌（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
主文籍天下圖書之符　郅隆（封禪書）文王改制爰周郅隆（注）郅至也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
盛也　化成天下（本義）極言貫道之大也　濊載（字典）載事也　安積
山歌　安積山影副反見由流山能井乃淺久波人乎思布毛能加波　撰句宮　五
別　吉凶軍賓嘉　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六情（詩序）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
（白虎通）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　丹蛇赤龍（雲笈七籤）丹蛇日之精也（尚書中候）堯即位七
十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堯火德故赤龍應
焉　黃竹白雲（類函樂部）穆天子傳天子遊黃臺之丘獵于平澤有降雨天子乃休日中
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歌以哀之又曰王母白雲之謠　李耳（史記）老子姓李氏名
耳字伯陽諡曰聃　柱下　老子為周之柱下史　司寇　孔子為魯之司寇　二

篇　老子著道德二篇　烈風　見本紀第三十鳴條之注　崇雨（詩）朝隮於西崇
朝其雨（注）崇終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　小墾田朝　推古天皇　數步（庾信擬連
珠）蓋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錄　十室（論語）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　楚雞（尹文子）楚人擔山雞路人問何鳥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
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千金弗與加倍乃與之方欲獻之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千金惟恨不得
獻王聞之感其欲獻己召厚賜之過買鳥之金十倍　燕砆　砆石也見下燕石注　顓師
愷悌（家語弟子行）孔子言顓孫師之行曰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注）愷悌樂
易也　馬氏方員　按馬氏司馬晉也員圓通（潛夫論）凡今之人言方行圓　赤帝
謂堯　知人其病　見上第五十帝難注　素王　謂孔子　取士其
失（論語）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宰予能言

而行不違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遂性（江淹為蕭驃騎讓豫司二州表）舊貫遂性
庶無矯奪　草情（皇極經世）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
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　負鼎（漢書東方朔傳）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扣角（三齊畧記）齊桓公夜出近舍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桓公與語說之以為大夫　二叔
管叔蔡叔　豎亥（山海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　小微
一星（晉書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大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　大
雲五彩（京房易飛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賢人隱　伏闇　見下馮豹
注　還珠　見下一百四十一合浦注　二柄（韓非子）明王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
矣二柄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神知（後漢楊震傳）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經昌邑故
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馮豹（後漢馮衍傳）豹舉孝廉拜尚書
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
飲水留犢之輩（魏志胡昭傳注）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關中亂先失家屬竄於河渚間
食草飲水無衣履（舊唐書師正傳）師正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魏志）時苗
為壽春令之官乘薄車黃牸牛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是淮南所生也　駕星去虎
之徒（呂氏春秋）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治（通鑑）後漢劉昆為弘農太守
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宋賓燕石（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藏之以
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同　梗概（字典）大略也　起詐之
子　按指鄧通見下銅岳注　乾沒之夫（史記張湯傳）湯始為小吏乾沒（注）言掩取貨利
為己有如水盡涸也　東吳之私（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

盜鑄錢

丹筆(白孔六帖)丹筆正刑之筆(會稽典錄)盛吉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日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青筆相向垂泣

九府(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師古注)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

萬鍾(漢書食貨志)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注)六斛四斗為鍾

朱仄(漢書食貨志)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注)赤仄所謂子紺錢以赤銅為郭

銅岳(漢書鄧通傳)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金溝(晉書王濟傳)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

姬景舍輕單穆陳擁子之識(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劉文放鑄賈生致轉禍之談 詳(賈誼新書銅布篇)

地鈐 按(字典)鈐鏁也

銜禾之獸 赤詳(拾遺記)炎帝時有丹雀銜九穗之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

見穰之鱗(山海經)鱗魚見則天下必大穰也

淮陽高枕追長孺之芳趣(漢書汲黯傳)黯字長孺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思得君重臥而治之

邯谷送歸發祖榮之清轍 按邯耶之誤(後漢書劉寵傳)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朝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

鏹貫(字典)錢謂之鏹以索貫錢謂之繈(韻會)鏹通作繈非

炭挾(韻府)作挾炭(晉書王沉傳)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

繞電履翼(通鑑)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娠生黃帝于軒轅之丘(史記)姜原踐巨人蹟而生后稷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

洞八連三(帝王世紀)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按三八謂皇帝王

麟泣(家語)叔孫氏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刻魯冊之秘典(左傳)西狩獲麟(注)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

狼跋(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注)周公雖遭毀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周編之雅錄 按謂(詩經)

白毫(法華經)世尊於靈山會上為諸大衆說二十八品放眉間白毫相光照三千大千世界

打剎(京師寺記)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剎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既至長康直打剎注錢百萬

紫氣(關令內傳)關令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喜曰夫陽氣盡九星宿值合歲月並王復九十日之外法應有聖人經過京邑至期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子

淄澠(列子)口將爽者先辨淄澠(淮南子)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而甘苦知矣

覆餗(易)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注)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七政(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七政日月五星也

三千(家語)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

百臣分職 見(書舜典)

十亂(書泰誓)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

治亂曰亂　濟濟（字典）衆盛之貌（詩大雅）濟濟多士　士會還肆衆盜去
於晉郊（左傳宣十六年）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按肆列也還
肆謂再還位列也　大叔為政群姧聚於鄭蒲（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弦
蒲（左傳昭二十年）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
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注）萑苻澤名　竟衢衢見本紀第九衢室之問注　逃
周避漢夷齊隱首陽山四皓逃商山　遊潁隱箕注見本紀第十七　觀
象（梁武帝為堯法師製涅槃經疏序）折世智之角粃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　垂
衣（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釣璜璜謂渭水（史記）太公望釣於渭周西伯將獵卜曰所
獲非龍非彲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載與俱歸　木
運周木德　金精秦居西於行為金　畫一之歌（漢書曹參傳）參代何為相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三十五

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寧壹　東魯
天縱猶迷兩兒之對（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
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
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
子不能決也兩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西蜀含章莫辨一夫之問（漢書
揚雄傳）雄蜀郡西都人劉歆嘗觀其太玄法言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蜀都賦）揚雄含章而挺生　東里遺猛烈之言
（論語注）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左傳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西
門盡嚴明之事西門豹魏文侯時人以嚴治鄴事詳（史記滑稽傳）　臧孫為

政端木為訕端木見上第六十端賜注（羣書治要）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　廉范
（後漢書廉范傳）字叔度遷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削先令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雲中地名　飛龍不息（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
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本義）御行也行天道也　行馬
無疆（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
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沛公入洛（史記）懷王令沛公西略地入關項羽與入諸將曰
項羽為人慓悍猾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義帝（史記）項羽
佯尊懷王為義帝　仲由（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字子路　行行（論語）閔子侍側誾誾
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注）行行剛強之貌　理髮（傳咸櫛賦序）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
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　解繩（張衡文）政若解繩吏如爍濕（漢書龔遂傳）遂曰治亂民猶

大日本史輯解　卷之下　列傳　三十六

治亂繩不可急也　著絃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　擁篲（莊子達生篇）操擁篲
以侍門庭　佩韋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　水江地名在與謝郡　背奈
行文歌奈良山乃兒手柏乃兩面爾左毛右毛佞人乃友　家譯
列傳自第一百四十一至第一百四十四
扶餘扶一作夫（後漢書）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勾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
二千里　軽島豐明朝應神天皇　難波高津朝仁德天皇　他
田朝敏達天皇　四至四境也　天爵（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人爵（孟子）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白眼（王維詩）白眼看他世上人（三體詩注）阮籍能為青白
眼見禮俗之士白眼對之　蹐訛（字典）蹐與蹐同　二王（韻府）二王謂羲之獻之
鴻臚館待外賓之所（爾雅釋言）臚敘也（疏）以禮陳敘於賓客也　尚復儒官名

曲阜（兗州志）曲阜縣神農少昊徙都之地周武王以封周公旦是為魯國因城中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　尼丘　尼丘山在兗州（史記）禱於尼丘生孔子　白藏（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注）氣白收藏　玄英　見上　鶗鴂（廣韻）鶗鴂子規也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　以否（字典）古以與聲相通（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否

禰宮（字典）父廟曰禰　十二因縁　駒谷氏曰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又云十二有支　麟閣（吳均詩）故人揚子雲校書麟閣下　味酒（和名抄）伊豫溫泉郡有味酒鄉訓萬左久　先祖出武內宿禰　按禰下脫句　八腹　按本書武內傳為七子　式微（詩召南）式微式微胡不歸（注）式發語辭微猶衰也　義理堪　按文雄款稱發辭止于此　謂之朱雀　見本紀第十四四侖注　天山（漢書武帝紀注）天山即祁連山也　合浦（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

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阯郡界嘗到官革易前敝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　見似目瞿（禮雜記注）瞿然驚變也　太公家令（史記漢高祖本紀）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　摯虞（晉書摯虞傳）京兆長安人　雁山（山海經）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雁山雁出其間（別賦）逆水無極雁山參雲　鴻臚　按鴻臚館也　鷹鳩不變三春眼（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為鳩（世說方正）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注）憎眼以其鷹眼猶存也　鹿馬可迷二世情（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綠袍（令義解）六位深綠衣七位淺綠衣　朱紱（字典）紱綬也（徐陵傳大士碑）黑紼朱紱王侯滿筵　顏淵之巷（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原憲之樞（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憲曰嘻先生何病憲曰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有愧色　陸沉（莊子）人中之隱猶無水而沉所謂大隱也　雌黃（字典）雌黃藥名（名醫別錄）雌黃與雄黃同山生其山陰有金金精熏則生雌黃久服輕身增年不老（晉陽秋）王衍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　寒玉（正字通）竹別名　姑蘇臺（越絕書）吳王夫差破越越進西施請退軍吳王築姑蘇臺五年乃成高二百丈（史記）越王句踐伐吳大敗之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　咸陽宮（史記）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顏駟（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問何時為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　伯鸞（後漢書梁鴻傳）鴻字伯鸞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　荊山玉　卞和玉也見韓非子　蒼天（詩王風）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注）唯呼天而訴之而蒼然悠遠歎其訴而不聞也　色紼（唐韻）古還切（說文）紼織絹以糸貫杼也

列傳　自第一百四十五至第一百四十八

永言（書舜典）歌永言　五方之國　中國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也（禮王制）五方之民各有性也不可推移　憙哉（日本紀）伊諾伊冊二神降居磤馭盧島因欲共為夫婦產生洲國便以磤馭盧島為國中之柱而陽神左旋陰神右旋分巡國柱同會一面時陰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男焉陽

神不悦曰吾是男子理當先唱如何婦人反先言乎事既不祥宜以改旋於是二神却更相遇是行也陽神先唱曰憙哉遇可美少女焉　端委（字典）禮衣也　六義　風賦比興雅頌也

靡曼（字典）曼美也　敏馬浦　奈仁志於波婆（和訓栞）負於名也志

語助　珂伎玖毛理阿耶米毛志羅奴於保存良珥阿利斗保志乎婆於母布倍志耶波　按阿利有也斗語助保志星也有星

有通訓讀相通　和歌十體（奥義鈔）古體神妙直體餘情寫思高情器量比興花體兩方

彌志加姤毛奈珥斗毛志羅受奈珥波加多奈彌能與流珥涅加閉利珥志加婆　按奈彌能與流波之寄也寄夜訓讀相通

深養父　永愷　節信　杮（字典）削下木片也　獨鈷　一作獨股密家具

手振裝束（台記）手振近衛勤之按手振空手之意裝束卷纓緌紫色褐衣

罕下褻等也辭（台記）康治元年　機杼（後漢書王丹傳）丹性方潔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魏書祖瑩傳）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初獻（儀禮特牲饋食禮）主人酌獻祝（注）先獻祝以接神尊之也（又云）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賓三獻如初

列傳自第一百四十九至第一百五十二

刲股割肝（元明史畧）青州江伯兒以母病殺子禱之有司以聞帝曰偏使絶嗣又為不孝自今人子遇親疾刲股割肝亦聽所為但不在旌表之例　丈部路祖父麻呂　安頭麻呂　君子尺麻呂　擗踊（禮檀弓）辟踊哀之至也（疏）拊心為辟跳踊為踊　抆淚（字典）抆拭也　醮（字典）酌而無酬酢曰醮（禮婚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脰（左傳襄十八年（兩矢夾脰（注）脰頸也　礎（字典）石磶曰礎　在溝壑（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注）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喪其元　見上　所欲有甚於生（孟子）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注）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　舍生取義（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殺身成仁（論語）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立懂（字典）懂勇也（列子説符篇）無以立懂於天下　臆膗（字典）脊也　舅子　大葉子　柯羅俱爾能基能陪儞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羅須母耶魔等

陛武岐底（通證）柯羅俱爾韓國也基能陪儞陀致底立城邊也於譜磨故大葉子也比例甫羅須領巾振也羅須又留母助辭將谷氏曰古以戀慕之情切振領巾而麾之　上陽咩郡

土師富杼　氷老　蠡午（漢書注）猶雜沓也　六親（漢書注）父母兄弟妻子　譙樓（師古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遠者　婉嫕（字典）嫕從也

葦原之歌　見上第一百四十五憙哉注　彤史（左傳定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注）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疏）必用赤者示其以赤心正人也（唐書后妃傳）關雎之風行彤管之化修　内則　禮記有内則篇　在中饋（易家人卦）六二无所遂在中饋貞吉（程傳）婦人居中而主饋故云中饋　酸鼻（正字通）悲痛曰酸（後漢書公孫述傳）故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　手纒（倭名鈔）射韝也　酸楚　按（字典）悲痛也　志豆乃遠駄末幾（和訓栞）志豆賤民也遠駄末幾紡麻之卷子也　暬御（詩小雅）曾我暬御（注）暬御侍御也（説文）暬五經文字與褻同　買駿馬骨（戰國策）郭隗曰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涓人買其骨五百金曰死馬且買五百金況生馬乎　玖羅幾與利玖羅幾美知

珥層伊利奴倍幾波留加珥氏羅世挪麼能波能都幾（法華經化城喩品）從冥入於冥永不聞佛名
偃蹇（左傳哀六年）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注）偃蹇驕傲也
望車塵（晉書潘岳傳）岳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輙望塵而拜
棧豆（于寶晉書）駑馬戀棧豆（字典）馬棧編木為之（莊子馬蹄篇）編之以皁棧
富春（後漢書嚴光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
蘇門（十八史畧）元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按姚樞傳無此文
蠱之上九（易蠱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志可則（易象傳）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四納言　藤原齊信公任行成源俊賢
箕裘（禮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葵歌　見禮婆麻豆以斗杼淚毛諸蘰伊加珥契底懸計離禮計傘
耿介（馮衍顯志賦）獨耿介而慕古兮（徐敬業詩）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衡冠

列傳　自第一百五十三至第一百五十八

役公氏　餝磨郡　東河　鴨河也
風星（後漢書方術傳）任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又郎顗傳）顗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
宿曜　二十八宿七曜也
管郭（魏志管輅傳）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明周易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晉書郭璞傳）郭僕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于陰陽筭曆精卜筮之術
桑林　按猶桑門
七畧（漢書藝文志）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數術畧有方技畧
過庭（論語）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學詩
青衫（衣服令）六位深綠衣
朱衣（衣服令）五位淺緋衣
水菽（後漢書劉趙淳于等傳序）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職神　或曰職當作識識神人魂也
地黃　藥名（淮南子）地黃主屬骨
片蓋橫佩　續日本後紀作片盍鞢橫佩
白澤王（黃帝內傳）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國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及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乃作辟邪之文以記之按白澤王之車蓋從此轉來
雷電噬嗑　震下離上為噬嗑（說卦傳）震為雷離為電（本義）雷電當作電雷噬嗑也嚙合也物有間者嚙而合之也（程傳）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雷電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法者明事理而為之防者也
惡積而不可掩（繫辭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何校滅耳　上九何校滅耳凶（程傳）何負也謂在頸也（字典）校械也
櫜鞬（左傳僖二十三年）左執鞭弭右屬櫜鞬（注）櫜以受箭鞬以受弓
蟊賊（左傳成十三年）帥我蟊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注）蟊賊食禾稼蟲名謂秦納公子雍（字典）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書齊豹盜三叛人名（左傳昭三十一年）君子曰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注）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

鉛華（字典）鉛粉亦名胡粉即鉛華也
蘭澤（本草拾遺）蘭草生澤畔婦人和油澤頭故云蘭澤
日鷹堅磐
褒敭（集韻）揚古作敭
藤原朝　持統天皇
為山（書旅獒）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論語）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阿衡（書大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注）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
營丘（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隨身契　魚符之類
當塗（孟子）夫子當路於齊（注）當路居要地也
櫨勺鑪　櫨勺朱色也
黃櫨白馬

任子（易知錄注）猶質子　柚尾　木邊　夸言（字典）猶夸言　律原
馬騺（說文）騺馬重貌（史記晉世家）惠公馬騺不能行（注）馬重而陷於泥或曰馬腳曲
總尾　華清之幸（地理志）太宗貞觀十八年營建御湯名湯泉宮高宗咸亨二年
名溫泉宮明皇天寶六年改為華清宮（明皇雜錄）上新廣一湯制度宏麗每年冬十月行幸至明年春還
宮闕　觸瑟（漢書金日磾傳）莽何羅袖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
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　朝日夕月（禮記）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天
子常以秋分朝月於西郊（賈誼論時政疏）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婉而成章
（左傳成十四年）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注）婉曲也謂曲屈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
章　鞍部司馬達等　移市（禮檀弓）歲旱魯穆公問縣子曰徙市則奚若對
曰天子崩巷市七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

為國之大喪罷市而日用所用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
八佾（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季氏魯大夫也佾舞列也天子
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　鵤
鵤　谷宮門

列傳　自第一百五十九至第一百六十七

懷柔（左傳僖二十四年）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句解）懷撫也柔順也（詩注）懷來柔安也
跳梁（莊子逍遙遊）貍狌東西跳梁不避高下　柔遠（書舜典）柔遠能邇（注）柔者寬而撫之
也　膺懲（詩魯頌）戎狄是膺荊舒是懲（注）膺當懲艾也　代馬越鳥（李白詩）代
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　五臺山（隋書盧太翼傳）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巖
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　玉條（見本紀第三十一金科注）　耳成山　筑

足流城　母樹御狩　鷹隼部（日本紀作鷹集部）　大對盧
官名見（本書高句麗傳）　練石（史記）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
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廲岫　鴈池（輿地志）廣陵國為日南太守及民物出則雙雁隨軒秩滿還家雁與俱至
後人名其水曰雁池　吳泰（錦帶書）暫乖辭嘿頓隔秦吳（別賦）況秦吳兮絕國　一千
年（按自仲哀天皇九年神后征新羅至此七百二十三年言一千者蓋舉大數也）　三百歲
蓋亦舉後年數也　慕羶（莊子）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攀龍（後漢書光武紀）諸將請即尊位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下固望攀
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相鼠（詩國風）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憲臺（正字通）御史為憲臺　葭灰（見本紀第二十三灰飛寒律注）　七織帳（日本

紀注）張於高麗王內寢　鐵屋（日本紀注）在高麗西高樓上　頭霧唎耶陛
江渟裙代　十車（車猶物日本紀作物）　依依（後漢書注）思慕之意
安羅汶得至　安羅辛已奚　賁巴委佐　既殿奚
子呑　木刕不麻甲背　島曲（日本紀注）謂海中島曲碕岸也俗云
美佐都　脩德　嫡德孫（通證）脩德官名考隋書百濟傳施德八品皂帶是　都
德己州己妻（通證）都德隋書將德七品紫帶是　堂構（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注）以作室喻之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
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況望其肯構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　舊貫（字典）本貫鄉籍也
印歌臣　阿乇得文　久取柔利　得爾辛　普
提（字典）梵語猶華言正道也　乾乾（字典）音勤（邯鄲淳受命述）昧且孜孜夕惕乾乾　斯

羅新羅或曰斯羅　莫哥武連　竹斯島即筑紫　苦都　草

木言語之時（日本紀神代）高皇産靈尊欲立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以為葦原中國之主然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復有草木咸能言語故高皇産靈尊召集八十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　任射岐山　倒縣（孟子）猶解倒懸縣與懸通

績麻郊　多蔣數　瀝肝（鄒正釋譏）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　音耗按猶消息也　獻芹見本紀第三十七炙背注　大蟲

皮虎皮也　鐵利東夷名後屬渤海（文獻通考）渤海王以鐵利故地為鐵利府　安

史之亂安祿山史思明　海石榴油　蕘背（文選注）背死也　下武（字典）武繼也（詩大雅）下武惟周（箋）言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也

聲教（書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注）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擧於此而速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速者效焉故謂之教

滂泊按旁薄同　朔南見上聲教注　一葦（詩衛風）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注）孔氏穎達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傳）杭度也

巽氣（說卦傳）巽為風　斥候（索隱）斥度也候視也　聿修（詩大雅）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聿述也

占雲之譯（梁元帝職貢圖序）梯山航海交臂屈膝占雲望日重譯至焉　燮理（書）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凉風（爾雅）北風謂之凉風

望日見上占雲之譯注　代居（字典）代世也　浴日見上第二十扶桑注

事大（孟子）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　扶光（月賦）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于西冥

星軺（字典）軺小車也（舊都剌詩）柱殿且留倚月斧鉏河未許度星軺

苾蒭（字典）梵語謂僧曰苾蒭　龍信（崔豹古今注）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為信幡魏詔殿内以黄龍幡

靜言（詩邶風）靜言思之

列傳自第一百六十八至第一百七十

重午五月五日　珠洲郡　舊貫（論語）仍舊貫如之何（注）貫事也　挂席（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凌雲（梁元帝賦）獨有披霄之心彌彰凌雲之志　披霧見上　利涉（易需卦）利涉大川　飛雲（江表傳）孫權乘飛雲之大船

延正之朝　殷頫（周禮秋官大行人）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注）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頫天子　可宗（書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蜃闕按猶龍宮（許敬宗望海詩）驚濤含蜃闕駭浪掩晨光　龍鄉按猶龍宮　再朝見傳二十八年

久要（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注）久要舊約也　丹青師古曰丹青之信言明著也

風猷（南史隱逸傳序）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

翊仁未詳（明顔廻瀾）悉皆輸款以稱藩恢恢乎仁風翊洽於埏垓威震攝于鬼蠻　圭

晷（周禮春官）土圭以致四時日月（注）土圭測日景之圭　官銜（字典）官吏階位曰銜　禮

尚往來（禮曲禮）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聞義則從（論語）子曰聞義不能徙不義不能改是吾憂也

樽俎之間（後漢馬融傳）起謀於尊俎之間（注）尊奠酒之罇俎載牲之器

振鷺（詩大雅）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振群飛貌鷺白鳥客謂二王之後於周為客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大足彥天皇景行天皇　青蒜　都岐沙

羅棚造　大泮日本紀泮作伴　優嗜曇郡按今陸奥宇多郡　沙

羅寶帳（酉陽雜俎）巴陵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婆羅也（本草）木綿南越志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婆羅木子中白絮紉為絲織為幅名娑羅籠　度島　等三

等續日本紀作第三等　邑良志別君宇蘇彌奈　宇漢迷宇

屈波宇　干紀（字典、干、犯也。徐陵陳公九錫文、象恭無赦、干紀必誅）　上兵伐

謀良將不戰（孫子見）　檻濼　提（三代實錄作提）　娟力（三代實錄）

作好刀　樂成（史記商君傳、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帶路弁島　蕃

美（大島也）　度感（徳島也）　信覺（石垣也）　球美（久米也）　白

石（按今惡石）　阿甑（按今甑島）　婆羅門（南史林邑傳、其大姓曰婆羅門）　菩

提拔頭迦樓頻林邑樂（共樂曲名）

大日本史輯解卷之下　終

明治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版權免許
同年七月發兌

著者兼出版人　石川縣金澤區出羽町五番丁五番地　岡島正直

大日本史輯解

發行書肆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　稻田佐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博勞町　岡田茂兵衛
同　四丁目　中川勘助
西京寺町通　田中治兵衛
尾張名古屋玉屋町　鬼頭平兵衛
加賀金澤上堤町　中村喜平
同　安江町　近田太平
同　廣阪通　益智館
同　片町　同支店

續日本史

我自刊我書

古書保存書屋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甫喜山景雄鉛排本影印

上續日本史表

臣、重熙、謹攷賢否之褒貶、制度之沿革、了然一覽千百年世者、非史不能也、故不可一世闕其史也、昔者唐氏滅後、兵亂相因數十年、不遑編其史、論者恐逸當世之事矣、我
南朝以降、數百年于此、元和偃武之後、承平年久、其間非無文人、而未有正史、論者將謂之何矣、雖當讓史卷册稍大、不具表志、重熙不知何謂也、鄙慵有負百僚史之家、莫易於紀傳、莫難於表志、重熙非敢凌轢先輩、爲史家之所難、而出于不得已、何者、蓋世文人、嘲咏風月、年錄月曆、自以爲得以塞脫一世、毫釐無志編史、不惜逸
國家之大典、重熙常怪之、竊聞脩史之家、多罹禍、不全其身、嗚呼、以此歟、重熙一塊小身、苟益
國家、齏粉不辭、唯憾井蛙小量、不知世上風雲、而攀附無由、不能樹尺寸之微功也、雖然、非自畫弃躬者乎、常俛焉先于人而興、後于人而臥、手自所編輯、稍至百卷、粗草紀表志傳、其繁簡不均、身且知其鄙猥、以是、多年不公而辟世之晒嘲也、或編未遑、星霜轉移、餘喘無日、則自惟己謂、苟益
國家、齏粉不辭、況於晒嘲乎、詩云、雖有絲麻、無弃菅蒯、果充其選、重熙所幸、未必全弃矣、幸過
朝廷文明之秋
聖德溢于寰宇、
鴻恩加于億兆、天下之廣、一介之民、俯伏無遺、假令、惟私著之册子、其餘之學者、有不免晒嘲者、不如自需以遂陋志、其採用與否、實在執事而已、
誠恐誠惶、頓首頓首、上言

明治六年癸酉五月十三日

愛知縣貫屬士族　一色重熙

續日本史序

事千百年治亂之由、而寄於一人編輯之手、由是證覈沿革、品藻功伐、而正邪之所、又將於是之稽焉、凡史氏之功、如此而後不爲無用也、中古、文武異途、蘇之去王室也久矣、於是乎、名分有不可容者、夫正名聖人之所先也、史臣之職、以此爲要、史一失其職、各阿所好、則文飾黜陟、名愈舛、昏益逆、是以至有明白正大之迹、表於天下後世無耻乎心者、而成沒一時僭爲傾危之所爲、而或可以惑世者、豈不亦哀乎、我邦曾無正史完備者、待水戶藩所編輯、大日本史、出乎世、議論明决、尊王抑伯之嚴、足以一統俗史之舛逆、而垂法於後世、然其書特終於後小松帝焉、爾頃、愛知縣士族一色重熙、竊有所欽羨、著續日本史百卷、乞余叙之、其體格與前史少異、其見者、雖未知是非如何、而如附志表補其闕、則吾知其頗有益於世、嗟乎、其志固大可嘉、而其紀亦足以供國史之參考焉、是余之所以一言也、如夫文章之巧拙、紀事之當否、則世將有公評矣、

明治十又三年歲在庚辰冬十二月下澣　　國貞廉平

續日本史自序

夫國家與文運相成盛衰矣。世不然，六史三鑑之巧拙，足以觀當時之盛衰矣。戰國之際，各國史乘，殆無條理體要，固其所也。水戶義公，患戰國文獻無徵，而淘汰正謬，以編次紀傳，該括甚大，備乎。闕筆南北朝，距今年既倚矣。世無其續，何也。蓋世人憚義公，不敢也。余亦憚不敢也。雖然，如逸國事何，則撰私記國事，而備忘自適焉。爰稱續史者，分前稿也。不敢續當藩史之謂也。其體裁可以辨矣。夫修史之不易，於識才學，一有闕，則不成也。雖有其人，乏挾書，亦不成也。故六史之撰，奉帝旨，網秘書，仰官資，鴻儒碩儒，大官督之，然後成矣。義公編史局也，四方募書，不吝資財，徵辟文人，日督之，非不嚴謀促編，然生不見其成，而沒後百年，以遂其事。嗚呼，修史之難，如斯乎。凡史多不出一手者。史記成于談遷，漢書成于彪固，北齊書成于德林百藥，皆非一世也。梁陳書歷三世而成，隋書歷三氏而成，晉唐宋元明之書，與其撰者，不可勝數矣。亦不能無疵瑕也。固刺遷之失，而其失甚于遷矣。曄之刺固，壽之刺曄，亦不能自無其失也。晉書以下，無譏誚者，其有幾矣。況余淺學陋聞，職業非儒，以武門庶孽，習兵餘暇，而執筆其紕繆不足咎也。且單產貧窶，無有挾書，四方借副引用之書，僅二千部，意慨其尠，汲汲求書，傾囑資金，數諸藩供，終不允。無他，余非其人也。雖然，操觚者流，游食卒世，無志編史，前代之事，多泯滅。余深患之，則考前代事跡，雖小說部曲，關係國家者，輒採摭之，積爲百卷，而至尊之事業，猶不得明斷。自餘皇后皇子，無可徵者，敍位即世，或書或否，有首尾不相掩者，於天變地妖，四海沿革，亦復然矣。身且論其拙，而不待他人之刺也。則欲加剪裁斟酌，會四邊多虞，西伐東征，皆備其役，不能從事筆硯也。余既不文，受世人譏誚，素所不辭也。延及國家，實不堪也。然以一介貧生，與義公及遷固，同其爲，非盛世餘澤，焉能至是矣。

長嶼散人　一色重熙

凡例瑣言

南北兩朝，以私意黜陟之者，余所不知也。彼之西土，唐晉以魏蜀斷爲三格，此推其所受，以爲北朝也。通鑑有宋齊梁陳紀，此推其所授，以爲南朝也。歐陽修爲五史，而有此異見，何也。蓋歐策敍唐事當時所爲，不敢改也。馬筆通鑑歷代，無嫌周氏，以致此異也。今盈歐地，以取馬見，予不敢也。專從歐見，亦不忍也。李氏在唐世，撰南北史，不敢偏廢二朝，其庶幾乎。余則遵焉。

諱名者，雖恆武之所禁，其禁雖嚴也，謂有犯之。於西土，亦兩其稱諱，不起于周乎。而禮有吊本諱，有轉發，以尚文武之諱也。春秋有申午，有宋，以屬傳襄定之諱也。支名國名，不可改也。猶有同盟，以屬莊之諱也。周公孔子，所筆，如斯。金滕雖曰元孫某，以闕其名，秦誓有小子發，牧誓有予發，此以臣而名其君也。左傳有蒯聵曰書退，論語有子路曰爲孔丘，孟子有樂正子曰奚爲不見孟軻，此以子名其父，以弟子名其師也。余竊或犯上名，竊擬之。

平出闕字，雖公式令所載，國史皆不用焉。蓋在表識，不可闕矣。在史不必爲也。彼攷闕之文，非不至，而未聞有之。六朝隋唐之文，倒擇華，於是有之。後世遂甚，有擡頭擱書者，此雖飾，不如彼質素。此予所以舍此取彼也。

史者不可無志，而後史無之，何也。爲義公不取焉。如彼兩漢三國，無志，並以遺者無年也。故於兩漢，則有補志，三國獨無人，非不憾然，千歲之後，無由補之。後史亦亡乃類之乎。是以，本史於紀傳，則直書當時，於志，則泝書上古者，竊補後史之闕，以傚晉志辭學前代之事也。

地名有古今沿革，有同音異字，有邦音相通，見者易惑。如木付爲吉蘇，爲岐蘇，爲木蘇，爲岐岨，稻模爲相術，爲相模，鴻臺爲鵠臺，爲高野臺，爲國府臺，三堂山爲三道山，爲三陀山，爲三田山，勢多爲勢田，爲瀬田，爻島爲庇乳，爲有乳，小吞爲緒谷，佐和山爲澤山，志津嶽爲賤嶽，長久手爲長湫，河中島爲川中島是也。其他多河川通用者，千未知何是何非矣。欲綜衆名爲一，便見者易辨，而世所因循，不可私改也。猶春秋傳之一地三名四名，甚者一地七名，並存辨僞矣。逸史以宇都宮爲都宮，外史以虎御前山爲虎姬山，予未知中否。故姑闕僞其疑。物茂卿之徒，肆以西土地名，假據我地，其爲近戲，一切不取焉。

皇后皇子，皆逸其事，據素無傳，故不傳也。苟有事，輒附之本紀。做彼五帝三代本紀，祥瑞災異，雖有不逸，其申者每事推者之，多不驗，故不作五行符瑞

志、做彼春秋書異、不敢其事、
皆史、主南朝、而亦繫北朝者、或省之、雖有大內傳、和歌以後、絕而不傳、雖載
山名事、畧而不詳、是以、本史復傳之、做彼後漢三國、旣載董袁劉呂、晉宋並
載陶潛、以皆有二史、複傳宋爲非也、較之子顯蕭齊、非漢人、而漢書載之、不
亦勝乎、
織田信雄、織田信孝、明智光秀等、冒他姓、前田利家、蒲生氏鄉等、賜姓氏、而
猶書本姓者、以此、行于世也、做彼范曄變姓名、遷史取舊稱、廣敬賜姓、班史
書本姓矣、北條長氏、上杉輝虎、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冒他姓、豐臣秀吉
賜姓、通俗改姓者、以此、行于世也、於本紀及他傳、先書改姓者、欲其易辨也、
長氏輝虎等、改名、捨其初名、取其後名、片桐且元、島津忠恒等、改名、捨其後
名、取其初名、亦以此、行于世也、彼太公、宋賜號、而先有稱太公者、韓信未封、
而先有稱淮陰侯者、彭越旣失封、而猶有稱彭王者、予所據、則在此、否則、有
異人同稱、若秀吉利家、並稱羽柴筑前、輝虎父子、並稱上杉景虎、忠恒叔姪、
並稱島津家久、不淆混者、幾希矣、似有數人同名、三好數人同號、求如之何
也、猶遼史有三耶律耗卜罕、金史有四孛紱、元史有三伯顏、不得已而已、宋

史有李熙靜與李熙靖、元史有速不台與雪不台、並同人異稱也、兵爲建二
傳、予不欲如此矣、足利氏通數世、爲足利氏、德川公、通父子、爲德川公、如春
秋之諸侯、世相通、爲某侯也、
皇國、自有字、不拘西土、而行之、旣尙矣、不可改讀、或以此字、名地、如折敷畑、
是也、或以此字、名氏、如畠山是也、有漢字和義者、亦以名地、如御嶽森、是也、
亦以名氏、如梶原、是也、以森字被林字義、梶字被杷字義、人或改御嶽森、爲
御嶽林、改梶原爲杷原、而顯爲人所異矣、是故、世勢所致、予姑從時俗也、彼
吳孫休、造八字、唐則天、造十二字、而當世用之、秦始皇、改辠字、漢文、改對字、
宋明、改驌字、後魏北齊、最多改字、亦用之、梁武、改字音、亦用之、獨至皇國字、
乃異之、此予所以用之、
重複沿襲、史家之通弊也、國史免其弊、有幾矣、班氏漢書、猶且依史記、南北
史、於宋魏等、宋史新編、於宋遼金、刪其繁冗、脩飾邊幅、其文如故、獨新唐、改
舊唐、事無漏、文不繁、吾願學焉、

一色重熙識

續日本史目錄

目録　七

我自刊我書

續日本史首卷一　目録　八

我自刊我書

續日本目錄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一

我自刑我齋雕

續日本史卷之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一

稱光天皇

稱光天皇、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長子也、母贈左大臣、日野資國之女、諱資子、號光範門院、以應永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生天皇、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立爲皇太子、二十八日、加元服、十九年、後小松、欲遜位、南朝遺臣、固請立後龜山帝胤、足利義持沮之、八月、二十九日、天皇受禪、尊後龜山、曰前太上天皇、尊後小松、曰太上天皇、天皇尚幼、太上天皇、聽政、時一條經嗣、爲關白、足利義持、爲征夷大將軍、今出川公行、爲左大臣、鷹司冬家、爲右大臣、

二十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伊達懸田二氏、起兵於陸奥、足利持氏、遣畠山國詮伐之、秋、七月、三日、大風、冬、十一月、地震、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月、八日、熱田祠、火、南朝舊臣、不好天皇之立、起兵於伊勢、足利義持、遣土岐賴益擊之、冬、十二月、五日、天皇、朝于太上天皇、留三日、右大臣、鷹司冬家、罷、十五日、以大納言九條滿教、爲右大臣、十九日、天皇、即位、

一說四月即位、又說二十年即位

二十二年、夏、六月、十三日、京師、大風、雨雹、寒如冬、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九日、脩禊、十一月、二十一日、大嘗會、近江備中供其祭享儀物、是歲、陸奥伊勢皆平、

二十三年、夏、四月、十二日、男山臨時祭、秋、七月、土御門、烏丸、火、延燒太上天皇宮、妖星見、八月、二日、伊豆大島發火、響如雷、上杉氏憲、逐足利持氏、冬、十一月、十八日、足利義持、遣赤松義則、斯波義重等、伐氏憲、二十日、二品、榮仁親王、薨、

二十四年、春、正月、以母氏、任從二位、三月、朔、日有食之、夏、閏五月、十三日、上杉氏憲、伏誅、足利持氏、復封、六月、十九日、太上天皇宮、成、秋、七月、二十三日、天皇、朝于太上天皇、留七日、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足利義持、殺其弟義嗣、夏、四月、二十一日、祈雨於諸社、冬、十月、天皇不豫、奉幣於七社、而祈瘉矣、十一月、十七日、關白、一條經嗣、薨、十二月、二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行、罷、以右大臣、九條滿教、爲關白、左大臣、權大納言、德大寺公俊、爲右大臣、

二十六年、春、正月、伊勢月讀祠、火、則廢朝五日、二月、五日、大風、十二日、釋奠

我自刑我齋雕

一說八月公光罷

于大學、以祠火之故、無宴、二十八日奉幣伊勢、夏、五月、足利持氏、擧上総六月二十四日、男山若宮華表自仆、二十五日、出雲大社震動、西宮荒夷社鳴動、多怪異、賀茂山樹枯者、可千株、朝鮮大擧入寇對馬、九國兵伐之、少利、秋、七月、戰大克之、虜相排溺、流屍蔽海、明使呂淵來、八月、十七日、祈年穀、北朝、觀應以來無此擧、至是復之、十九日、祈晴、九月、九條滿教辭左大臣、冬、十二月、五日、以右大臣德大寺公俊、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基爲右大臣、是歲、霖雨、大風、地震、東國最甚、陸奥洪水、阪東飢饉、

二十七年、春、閏正月、十二日、以左大臣德大寺公俊、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二條持基、爲左大臣、內大臣西園寺實永、爲右大臣、三月、十六日、公俊罷、夏、四月、二十九日、松尾祝人訴訟、停祭祀、祈雨、五月、二十日、雨、陸奥大旱、秋、九月、十日、大風、皇太神宮壞、祝人奏請脩繕、廷議命幕府國司、皆依違不果、祝人則自造焉、十五日、足利義持疾、奉幣男山、而瘳矣、二十八日、行內侍所神樂、以賽之、先是、朝臣多不悅義持肆權、竊謀毒殺呪詛、事露、醫師高天、典藥助俊經、陰陽助定棟等、流于讃岐、自餘連坐有差、冬、十二月、右大臣西園寺實永罷、五日、以內大臣三條公光、爲右大臣、十日、辰星犯月、是歲、旱、琵琶湖涸三町、淀川可徒步、大饑、米斗直千錢、

二十八年、春、正月、朔、足利義持入朝、又朝于太上天皇、二日、天皇朝于太上天皇、足利持氏使使朝于京師、疫癘多死人、夏、四月四日、伊豆大島發火、響如雷、海潮沸騰、如湯、二十八日、平野臨時祭、五月、十三日、奉幣諸社、禳疫疾、飢饉、秋、八月、畠山滿家、爲管領、是歲、又旱、饑疫交至、道殣相望、埋葬弗暇、積屍如山、

二十九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四方拜、夏、四月、天皇弗豫、命諸寺祈瘳、足利義持、朝于太上天皇、進俳樂、二十二日、日吉祭、諸卿溢之、近古亡斯禮、詔脩舊規、五月、足利義持、祭其父於等持院、關白以下、公卿溢之、秋、九月、太上天皇、幸于男山、冬、十月、二日、兩日並見、二十八日太上天皇、幸于相國寺、冬、十二月、十二日、兩日並見、是歲、天皇疾、召准三宮恒教、大僧正滿意、讀經禳疾、既癒、以滿意准三宮、

三十年、春、三月、地屢動、十八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罷、其子義量襲職、秋、七月、朝鮮人來貢大藏經、九月、十日、太上天皇、幸于室町、冬、十月十四日、右大臣三條公光罷、十二月地屢動、

一說正月改元

三十一年、春、太上天皇迎佛骨於宮中、夏、四月、十二日、前太上天皇崩嵯峨、二十日、關白九條滿教罷、便左大臣二條持基兼關白、二十四日、以內大臣一條兼良、爲右大臣、秋、八月、十五日、尹良親王自殺、冬、十月、太上天皇、幸于相國寺、是歲、飢疫多死、有擧邑無人者、

三十二年、春、二月、十六日、龍樹寺宮薨、宮者、天皇之母弟也、天皇無子、欲以宮爲嗣、衆惜其早沒、此月、停釋奠、十七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量卒、足利義持復總軍職、宮人日野氏、有光之女也、寵于天皇、稱大納言典侍、或譖之曰、日野氏、與中將實雅奸、則罪焉、天皇、祭後圓融帝、自寫佛經、諸皇族助寫、榮仁親王之子貞成、亦與焉、經成、記各名、貞成、謂太上天皇曰、貞成無官爵、不足記、太上天皇、乃錄爲義子、而爲親王、天皇不懌、天皇召樂師彈琵琶、太上天皇止之、天皇益不悅、進書太上天皇、多怨言、太上天皇怖、將遜出宮、足利義持入諫天皇、天皇意未解、太上天皇、諭貞成薙髮、秋、七月天皇疾、其夜、號母氏、爲光範門院、八月、朔、天皇疾劇、太上天皇及公卿、以爲不復起矣、議嗣、六日、疾愈、或告內侍所三條、承小倉宮意、而呪詛矣、天皇怒、令有司鞫問三條、無實、有司揉法、刑三條、賞告者、以塞南人之望、足利持氏、攻甲斐武田信長、委國而走、二條持基辭左大臣、九月、十日、太上天皇、幸于泉涌寺、冬、天皇、又疾、十一月、九日、內侍所、三夜神樂、以祈平癒、是歲、天災洊至、地震、洪水、大風雨、皇太神宮有怪異、

三十三年、春、京師數火、燒七百餘町、興福寺僧、擊壞勝院、夏、四月、四日、宮中聚僧、誦讀佛經、祭後圓融帝、六月、霖雨、十七日、奉幣丹生木船祈晴、秋、七月、以光範門院准三宮、八月、二日、天皇疾、三日、又祈晴、二十四日、武田信長歸于甲斐、九月、三日、星入月、十四日、天皇疾瘳、二十二日、地動、陸奥大雨、會津洪水、冬、十月八日、彈正尹滿仁親王薨、十一日、雷、二十四日、地動、二十六日、又動、十二月、春日社神像無故自墜矣、

三十四年、春、停縣召除目、大水、夏秋、又大水、八月、十四日、太政官廳火、河內獻綠毛龜、天皇疾、祈男山賀茂、而瘳矣、冬、十月、赤松滿祐、自焚其邸歸國、天皇將詣男山賀茂、又疾不果、十二月、滿祐朝于京師、是歲、以關白二條持基、復左大臣、阪東風水、

正長元年、春、正月、天皇疾、未愈、停叙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持薨、夏、四月、二十七日、改元、天皇疾、屢祈弗驗、衆議紛紜、或云、南北媾和、約兩朝更立、小倉

宮、爲後龜山皇子、可以爲嗣矣、或云、木寺宮、爲後二條之胤、常盤井宮、爲龜山之後、立之、亦可矣、天皇、疾大漸、召僧宗純曰、朕儲副未定、和尚所知也、傳朕位者、孰最可矣、答曰、貧道、熟視諸王、唯彥仁、神情不凡、固非常人所及、迎立之、誰敢異議、天皇然之、宗純、上啓太上天皇、辭旨在彥仁、太上天皇、懌、五月、屬司冬家、薨、秋、七月、十三日、太上天皇、遣畠山滿家、迎彥仁於伏見殿、二十日、天皇崩于土御門殿、享年二十八、天皇、平生好禪修齋、終身、以故無子、二十九日、火葬于泉涌寺、八月、四日、殮骨於深艸法華堂、稱稱光院、天皇、不建皇后、而宮人紀伊局、侍御被寵、天皇崩、未終喪、剃髮爲尼、以薦冥福矣、初、南北約和也、兩統代立、如乾元延慶之故事、而小倉宮、以不得立、失望、方天皇疾篤、使人詐爲鎌倉使者、欺北畠越智二氏曰、宜挾小倉宮、擧兵、二氏許諾、小倉宮、適伊勢、從者道亡、宮起師、據柚岡山、足利義敎、令人攻之、宮降、是歲、大水、陸奧最甚、禾穀不登、餓莩相枕藉、郡國不寧、

續史氏曰、南北混一之際、外雖綏、內實不然、帝慮之危、心恭德、以鎭壓四海、比前後、爲小安、無他、政教所致也、

續日本史卷之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二

後華園天皇

後華園天皇、諱彥仁、曾祖崇光帝、生二品榮仁親王、稱伏見宮、居嵯峨有栖川別莊、時或稱有栖川宮、又稱大通院、榮仁生貞成親王、稱後大通院、貞成、取贈左大臣源有經女、諱幸子、小字經子、號敷政門院、以應永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生天皇、初、崇光遭亂、出居吉野、皇弟彌仁立、是爲後光嚴帝、崇光歸、在伏見宮、召細川賴之曰、朕子榮仁、於皇統爲嫡、宜當入承大統、累卿之輔翼、賴之憚時勢、不奉詔、後圓融、後小松、稱光、相嗣立、及崇光崩、榮仁剃髮、後貞成、門地益微、雖無據、會稱光無子、正長元年、七月、十三日、立天皇、爲皇太子、二十日、稱光崩、二十八日、天皇踐祚于前右大臣三條公光第、時甫十歲、後小松太上天皇、聽政、以關白左大臣二條持基、爲攝政、冬、十月、十五日、京師火、

（源一作藤原有經或作經有）

（一說二十九日踐祚）

永享元年、春、正月、朔、以天皇尙幼、元會不御殿、二日、雷、二月、十七日、天皇始受學於少納言淸原宗業、讀孝經、三月、九日、雨砂灰、十五日、以足利義敎、爲征夷大將軍、二十三日、義敎、朝于天皇、及太上天皇、疫疾多死、夏、六月、晦、祈雨、秋、七月、七日、興福寺、僧徒、與井戶氏、鬪于春日山、八月、二條持基、辭左大臣、斯波義淳、爲管領、四日、以右大臣一條兼良、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衞房嗣、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奉幣八社、二十九日、天皇、移居于土御門宮、九月、五日、即位于太政官廳、是日、改元、是歲、天下饑饉、細川持元、卒、

（一說十二月二十九日即位）

二年、春、二月、十九日、月色如朱、分爲三、頃之、則合、二十日、地震、夏、四月、二十八日、天皇、幸于三條殿、秋、八月、十八日、大風雨、二十二日、洪水、九月、二日、又水、冬、十月、二十六日、修禊、天皇、幸臨之、貞成親王、詣足利義敎第、十一月、朔、冬至、公卿朝賀、十八日、大嘗會、近江、丹波、供其祭享儀物、足利義敎、徵鎭西豪商於京師、三年、春、三月、二十四日、太上天皇、剃髮、稱法皇、夏、四月、二十九日、男山臨時祭、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京師火

四年、秋、七月、二十五日、以二條持基、爲太政大臣、攝政如故、八月、十三日、持基、辭攝政、使左大臣一條兼良、兼攝政、二十八日、兼良、辭左大臣、以內大臣足利義敎、爲左大臣、征夷大將軍、如故、九月、義敎、與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宰

相、三條實雅等、東遊駿河、奔相模、地大震、冬、十月、二十七日、一條兼良、辭攝政、二條持基、復攝政、十二月、細川持之、爲管領、是歲、朝鮮人、入朝、畠山滿家、斯波義淳、並卒、

五年、春、正月、三日、天皇、元服、二條持基、加冠、足利義教、理髮、二十四日、地震、三月、天皇、始觀縣召除目、十七日、又震、二十二日、持基、辭攝政、爲關白、二十六日、持基、辭太政大臣、夏、五月、十日、祈雨、翌日、雨、地震、六月、明人、入貢、延曆寺僧徒、舁日吉神輿、掠都下、足利義教、遣兵禦之、八月、七日、釋奠停宴、彗星、見于西方、九月、十六日、鎌倉、地大震、山崩、冬、十月、二十日、法皇崩、二十七日、葬後小松天皇、十二月、足利義教、伐延曆寺、

六年、春、正月、以死穢停諸節會、二月、十一日、京師、火、延燒萬餘家、三月、十九日、又火、夏、五月、賀茂祭、足利義教、奏請、行競馬之式、六月、朔、明人入朝、冬、十二月、地屢動、延曆寺僧、又舁神輿、來掠、足利義教、遣兵防戰、僧徒弃輿、遁去、是歲、疫癘多死、彗星見、

七年、春、二月、四日、捕延曆寺僧乘蓮及五山僧、數十人、斬于六條磧、餘黨、縱火自焚、秋、七月、十三日、大風雨、地震、八月、賊僧、又舁神輿、來掠、足利義教、擊

却之、二十五日、天皇、始肄樂、是歲、會津四郡、疫疾多死、

八年、夏、四月、奉幣春日社、五月、二十九日、雨雹、大如梅子、大旱、自四月至秋九月、地大震、冬、十月、二十五日、鎌倉大火、十一月、八日、流星亂飛、其中有物、發聲、十九日、京師火、雲居法觀諸寺、及八阪塔、燒亡矣、是歲、小笠原村上二氏、爭疆域、相攻信濃、

九年、春、正月、八日、多流星、夏、四月、足利持氏、圖除上杉憲實、憲實樹黨防禦、阪東騷擾、六月、四日、東大寺八幡、鳴動、秋、七月、北畠滿雅、薨、冬、十月、二十一日、天皇、幸于室町、讌酣、天皇製詩、關白以下群僚皆賡載之、二十六日、自室町還、是歲、穀不熟、

十年、春、正月、三日、星貫月、夏、四月、二十一日、天皇、觀樂於清涼殿、二十五日、又觀焉、大和賊起、據多武峯、五月、越智箸尾二氏、焚峯平賊、秋、八月、權中納言飛鳥井雅世、奉敕、撰新續古今和歌集、上之、十八日、足利義教、辭左大臣、九月、四日、以右大臣近衞房嗣、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房平、爲右大臣、足利持氏、遣兵擊上杉憲實、冬、十月、足利義教、聲持氏之罪、奏請討持氏、使上杉憲秋等攻鎌倉、二十五日、天皇、幸于室町、十一月、持氏敗衂乞降、是歲、飢疫、死者盈路、

十一年、春、正月、大雪、二十五日、足利義教、遣赤松滿祐等援東討諸將、二月、朔、天皇、移居泉殿、以辟方忌矣、十日、足利持氏、屠死、其徒坐免、有差、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北、則詔諸社諸寺、祈禳之、夏、四月、五山僧徒、犯法、流之諸島、冬、十月、十一日、祭後小松帝、是歲、大水河溢、

十二年、春、二月、十三日、天皇、觀俳樂、足利義教、遣人攻結城氏朝、義教殺一色義貫土岐持賴、秋、八月、十四日、大風、十六日、天赤、九月、十八日、地震、

嘉吉元年、春、正月、足利義教、削嚴島神封、予之武田信賢、二月、二日、信賢就封、祠官拒不納焉、十七日、改元、夏、四月、有盜入宮、則命諸將、嚴宮門守衞、幕府之諸將、陷結城、敗足利二孤、五月、十五日、無雲而雷、二十日、洪水、四條五條橋墜矣、長星孛于西方、長數丈、六月、二十日、奉幣二十二社、二十四日、赤松滿祐、殺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教、天皇、追悼義教、贈太政大臣、其子義勝、立、秋、七月、二十日、遣細川持之山名持豐等、伐滿祐、八月、戰于盤坂、不克、二十六日、大風、九月、增兵、圍白旗、十二日、拔之、滿祐伏誅、則頒其國、賜播磨於山名持豐、美作於山名教清、備前於山名教之、閏月、六日、大水、冬、十月、少貳嘉

賴、掠筑前、二十五日、遣大內持世、討嘉賴、足利氏、令天下宿債逋租不相償、自今更始、名曰德政、所在大騷、少貳嘉賴、弃于對馬、是歲、安房亂、里見義實、討平土豪、取其地、興福東大二寺、相爭南都、不寧、

二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四日、宮中、祭足利義教、秋、七月、大內持世、薨、八月管領細川持之、卒、畠山持國、爲管領、九月、多武峯、藤原鎌足像、裂、使一條持豐祭鎌足、冬、十月、二日、太白、犯南斗、十七日、天皇、患癰、醫師曰、宜鍼、廷臣議之曰、刺傷聖體、不知其可、三條實雅、進曰、官員置鍼博士、爲今日也、衆然之、遂鍼、十九日、奉幣七社、祈愈、二十五日、愈、十一月、七日、以足利義勝、爲征夷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十二日、天王寺、上部與中部、爭擊縱火、太子、三昧、御影、諸堂、鎮守十五社、皆燬矣、二月、十九日、押小路、火、延及三條坊門、三月、二日、雨穀、夏、四月、二十七日、奉幣春日社、五月、九日、祈雨於丹生木船、十三日、雨、二十日大水、二十一日、祈晴於丹生木船、二十二日、大水、多溺死、時、朝廷虛耗、無資用、六月、停月次等諸祀、二十四日、大風、二十七日、熒惑太白、鎮星相合、宮中、脩法禳地震、天皇、讀春秋左氏傳、秋、七月、二日、賀茂、大木、無故自僵矣、二十

日、賀茂山樹、枯者千餘株、大木多倒、二十一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勝、卒、贈左大臣、弟義政立、八月、五日、男山豬鼻山、大木自倒、樹下蛇多死、二十六日、天皇、幸于東洞院、二星合、後龜山帝孫三子、爲僧、名金藏主、在萬壽寺、九月、二十三日、夜、賊挾之稱 帝、以犯闕、天皇方寢、羣臣驚怖、弗能拒戰、賊抽刀逼天皇、目忽眩焉、賊相視、不復敢近、而縱火宮中、天皇、遁幸近衞氏、賊取神器、而去矣、東門衞士、奪神鏡、賊弃神劍於淸水寺側、擁神璽、入叡山、僧心月、收神劍、而還宮、二十五日、畠山持國、擊殺金藏主、誅賊徒、賊蓋吉野遺民也、日野有光、及子資親、與賊通謀、坐誅、二十六日、天皇、徙于伏見殿、尋徙于東洞院、冬、十二月、十三日、修宮、是歲、武田信廣、入蝦夷、取其地、朝鮮人、來朝、

文安、元年、春、正月、宮中、脩爆竹禮、二月、五日、改元、詔曰、每歲、以仲春十七日、始治獄、頃日、國家多端、舊規弃廢、自今以後、以十二日、始聽訟、於是、兩京酒商相訐、聽辨治、西京人、不聽、聚兵北野、以掠都下、悉焚西京、二十日、以皇弟貞常、爲親王、三月、四日、京師、雨豆、夏、四月、十日、雨雹、大如棗、二十六日、以母氏、准三宮、二十七日、地大震、太白、鎭星相合、六月、十八日、奉幣北野社、二十三日、彗星見、土岐戸島二氏、爭地、美濃亂、秋、七月、六角氏、失政、近江亂、十二日、命賀茂在貞、禳天地災變、僧禪信、禳彗星、二十二日、祈年穀、八月、賊、立南朝後圓胤者、爲主、初、圓胤、入圓滿院、爲僧、至是、蓄髮、稱還俗宮、擁神璽、寨于吉野、十六日、內侍所、三夜神樂、禳厄、九月、八日、遣北野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是歲、山名持豐、擊赤松氏、破之、上杉憲實、卒、

二年、春、三月、大雨、洪水、夏、六月、大風、冬、十月、宮中、聚僧誦經、祭後小松帝、十一月、三日、關白二條持基、薨、左大臣近衞房嗣、與一條兼良、爭授任、二十三日、使房嗣兼關白、細川勝元、爲管領、

三年、春、正月、二十九日、以前左大臣一條兼良、爲太政大臣、班在關白上、夏、四月、十三日、近衞房嗣、辭左大臣、二十九日、以右大臣鷹司房平、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二條持通、爲右大臣、北野社火、近江、大水、勢多橋頽、秋、七月、戸島氏、與齋藤氏、戰于美濃、九月、二十三日、皇宮火、冬、十二月、十一日、修淸凉殿、

四年、夏、四月、二日、南禪寺、火、五月、十八日、使五山僧祈雨、詔幕府浚神泉苑池、加賀亂、富樫氏、分爲二家、六月、皇太神宮、鳴動、太政大臣一條兼良、欲爲關白、幕府風關白近衞房嗣、辭職、兼良代任焉、二十二日大風、二十四日、地動、秋、七月、五日、天龍寺、火、都下賊起、劫奪市肆之貨財、稱曰德政、復行、八月

伏見宮一作東洞院　十一日一作十二日

東大、興福二寺、爭修春日社、分標造之、九月、皇太神宮、又鳴動、十一日、奉幣伊勢、十四日、興福寺僧、擊東大寺、冬、十一月、十四日、行鎭魂祭於神祇官、以雪深也、二十六日、北野臨時祭、十二月、二十七日、天皇、尊生父無品親王貞成、曰太上天皇、使母弟貞常嗣其家、世世無墜親王號、畠山持國、使人擊吉野、獲還俗宮、函其首、送于京師、

五年、春、天皇、行見太上天皇於伏見宮、三月、四日、號母氏曰敷政門院、二十一日、敷政門院、薨、夏、四月、地屢震、六月、六日、皇太神宮、頹圮、十八日、奉幣伊勢、秋、七月、十九日、洪水、五條勢多橋墜、多溺死、八月、三日、釋奠、以天皇居喪、停宴、赤松氏、遺黨謀亂、伏誅、九月、詔建源高明祠於備前、是歲、天下饑饉、疾癘流行、琉球人來、

寶德、元年、春、正月、大風、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釋奠、以天皇居喪、停宴、十三日、白虹見、天皇、幸于伏見宮、見太上天皇、東國亂、以足利成氏、鎭鎌倉都督阪東諸軍事、以上杉憲忠、爲副、東國旋寧、夏、四月、十一日、地大震、男山崩、疾疫多死者、二十九日、以足利義政、爲征夷大將軍、五月、五日、有虹遶日、秋、七月、二十八日、改元、八月、九日、釋奠、以山徒動兵停宴、十二日、地震、十九日、又震、二十二日、豐受太神宮、鳴動、時、宮殿傾敗、日尙矣、弗能脩、而祭儀多闕、二十八日、詔使奉幣祈年穀、男山神田、在出雲、土人掠之、祝人來訴、則命守護、而復田矣、二十九日、天皇弗豫、九月、十一日、地震、十八日、又震、冬、閏十月、二十二日、熒惑太白鎭星相合、十一月、朔、冬至、公卿朝賀、詔赦天下、畠山持國、復管領、

二年、春、疾疫流行、京師最甚矣、死者相望、夏、四月、十四日、南都大火、元興、大乘諸寺燒沒矣、二十八日、一條兼良、辭太政大臣、五月、九日、奉幣丹生木船、祈晴、六月、十五日、祇園臨時祭、二十日、祈雨、秋、七月、朔、周防長門、大風、五日、地動、十六日、越中大雨、牛嶽發火、東北行、沿道草木皆靡偃、細川氏、殺道士、道士結黨據新熊野、謀舁神輿入京、京中不靜、二十七日、地震、二十八日、又震、八月、五日、東方有流星、長可五丈、光如晝、冬、十月、十八日、造四條橋、

三年、春、二月、造寶德院於嵯峨、以資後小松帝之冥福、秋、七月、雨水傷稼、琉球人來朝、八月、十六日、奉幣丹生木船、祈晴、二十六日、又祈晴、明人以方物來、修好、九月、琉球人又來貢錢一緡、自是、入貢無虛歲、冬、十一月、南都民作亂、焚元興寺、十一月、山徒入京、縱火、十八日、地動、是歲、疾疫未止、

二十五日或作二十六日

一說六月二日房平罷關白兼左大臣

一說二十六日改元

享德元年、秋、七月、二十五日、改元、冬、十月、八日、以前内大臣久我清通、爲太政大臣、十一月、七日、奉幣豐受宮、是歲、細川勝元、復管領、疱瘡流行、多死者、

二年、春、三月、太政大臣久我清通罷、三月、十二日、設蹴鞠會、夏、四月、關白一條兼良罷、二十八日、使右大臣二條持通兼關白、六月、以兼良准三宮、食邑及隨身兵仗、一如忠仁公故事、

三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北野社有穢、不祭、是月、諸社祭祀皆停矣、二月、十七日、二條持通辭右大臣、夏、四月、畠山持國廢義子政長、政長結細川山名二氏抗持國、都下騷擾、六月、二十九日、關白二條持通罷、秋、七月、朔、使左大臣鷹司房平兼關白、十六日、以前内大臣洞院實凞爲右大臣、二十七日、祈晴、八月、停釋奠、九月、八日、行德政、諍訟滿府、亡命無行之徒、結黨剽刧市井、有合沐止湯錢湯之號、合沐者、所獲與衆均分也、止湯者、所獲皆歸魁也、錢湯者、所獲專自取也、於是物議囂然、輦下不乂寧、而都人荷擔四走、太上天皇、移居而罹災、冬十二月、十日、地震、二十九日、男山祭、延臣莅之、及夕、遷神輿於綃屋殿、祝人爭訟、不果祭而止矣、足利成氏、擊上杉憲忠殺之、上杉房顯、攻破成氏、阪東大亂、

康正元年、春、正月、上杉房顯、劾奏足利成氏、以鈞命討成氏、三月、四日、鷹司房平辭左大臣、夏、四月、十一日、紫宸殿成、五月、赤松氏復封、山名持豐擊破之、六月、二日、關白鷹司房平罷、五日、以二條持通復關白、六日、以前内大臣西園寺公名爲太政大臣、秋、七月、畠山義就掠大和、二十五日、改元、八月、十四日、釋奠、以山徒構亂停宴、二十七日、以右大臣洞院實凞爲左大臣、冬、十月、以木寺宮邦康爲親王、親王、後二條五世之孫也、十二月、山徒奉神輿入京、有所强請、允之、乃還、地大震、是歲、畠山持國薨、

二年、春、正月、二十八日、京師火、累代圖書多焚、秋、七月、皇宮成、二十日、天皇徙居焉、八月、二十七日、震京中十三所、太上天皇崩、稱曰後崇光院、斯際朝廷多事、無實錄、後崇光憂之、自着椿葉記、粗紀自崇光至天皇即位、論者美之、是歲、彗星見于西方、

長祿元年、春、二月、水鳥充壓山野、群飛南行、翼聲如雷、迄秋而止、夏、四月、十一日、左大臣洞院實凞罷、六月、十七日、以右大臣一條教房、爲左大臣、前内大臣三條實量爲右大臣、秋、七月、二十一日、吉田祠震動、是夜、諸國大風、二十八日、太政大臣西園寺公名罷、九月、八日、右大臣三條實量罷、以内大臣、

近衞教基爲右大臣、二十八日、改元、冬十一月、行德政、京師不靖、

二年、春、正月、二十九日、兩日並出、閏月、二日、滿月出、博士奏、曰、月增光、蓋表陛下聖明、而國家隨安矣、天皇、意善之、百官奉賀、中納言日野勝光、抗奏曰、臣推、元曆以降、武臣弄政、天子袖手、承命將門、元弘以降、最甚、免死爲幸、何賀之有焉、不如傾身脩德、以改舊弊矣、公卿服其言、天皇亦然之、二月、三日、鞍馬山火、二十三日、以木島神、爲正一位、秋、七月、二十五日、使關白二條持通兼太政大臣、先是、有擧兵於南山者、魁首曰尊秀、其弟曰忠義、世傳後醍醐帝四世之孫也、以故擁神璽、而塞大和紀伊之間、自稱行宮、移書近縣、聚兵衆、其書唯用于支、而不奉朝廷年號者、十餘年于玆、赤松氏遺臣滅之、秋、八月、奉神璽入京、廷議賞其功、召赤松政則、予邑、冬、十二月、一條持通辭關白、五日、使左大臣一條教房兼關白、

三年、夏、六月、十九日、兩日並出、二十五日、又出、二十九日、赤松氏攻山名氏、秋、七月、十七日、筒井箸尾二氏、攻越智氏、敗之、八月、十八日、兩日又見、九月、十日、大風、洪水、冬十月、富樫成春與赤松政則、戰于加賀、十二月、八日、一條教房辭左大臣、以前右大臣三條實量、爲左大臣、

寬正元年、春、正月、朔、三日並見、二月、地動、三月、二十八日、捕楠氏在吉野者、悉斬之、大霖雨、至夏六月、傷麥禾、二十七日、太政大臣二條持通罷、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二十七日、左大臣三條實量罷、八月、十八日、兩日並見、二十七日、以内大臣足利義政、爲左大臣、征夷大將軍如故、九月、義政、請使畠山政長討畠山義就、天皇弗聽、義政固請、出兵、戰于龍田、朝鮮人來聘、冬、十月、七日、地動、十二月、二十一日、改元、是歲、穀不熟、

二年、春、饑饉、疾疫遍于天下、諸國之民、就食京師、有司不能悉救之、餓莩盈巷、三月、天皇深患之、施食賑貧民、足利成氏與上杉房顯、搆兵連年不解、夏、六月、戰于武藏、冬、十月、房顯邀足利政知、領阪東、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左大臣近衞房嗣、爲太政大臣、是歲、畠山政長與畠山義就、相持、北畠細川山名武田諸氏援政長、

三年、夏、四月、五日、畠山政長拔嶽山、畠山義就、奔于吉野、秋、八月、三日、並見、右大臣近衞教基薨、五日、以前内大臣德大寺公有、爲右大臣、九月、十一日、土賊蜂起、縱火坊市、掠奪民財、足利義政、出兵捕賊魁、斬之、

四年、春、正月、朔、三日又見、夏、四月、關白一條教房罷、三日、以二條持通復關

十八日或作十六日

蘂或作蕊 閑或作開 閑序

白、
五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夏、六月、十四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十九日、天皇、禪位於皇子成仁、德、永、元年、正月、山名持豐、與細川勝元、相持京師、持豐迫天皇、強請詔書、時勝元、十八日、天皇、幸于室町、二十日、還、八月、二十三日、再幸、九月、二十日、削髮、號圓滿智、文明、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崩于室町、三年、正月、三日、葬于悲田院、稱曰後文德院、後改、爲後華園院、天皇、器度宏廓、雖處大亂之世、恬然不爲意、而舉國家委之將軍、弗敢稍忌矣、天皇、居恒好文飼、嘗足利義政、起第、極奢侈、諸將多傚之、浮華爲風、下民爲之凋苦、天皇、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感罷役、及天皇崩、義政、痛悼不應、讓茅陽、以送葬矣、嘗領細川勝元、侍所赤松政則等、所兵三千餘、素衣裹甲、衞護之、天皇、有一男一女男是爲後土御門帝、女入安禪寺、爲尼、
續史氏曰、喪亂之際、多妖怪、何世不然、如彼兩日三日聯懸、不足以異焉、兩日多見于諸史、三日亦見于晉書、論者、或於兩日則取之、於三日則不取、吁、奚爲取不取之偏也、余並載之、奚帝處于災變而敬身修德以全厥世矣、

續日本史卷之二終

一說二十八日作與一說十六日大嘗會又說十八日大嘗會

續日本史卷之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三

後土御門天皇

後土御門天皇、諱、成仁、後華園帝之子也、母、內大臣、大炊御門信宗之女、諱信子、小字綱子、或仁子、累任從二位、稱二位局、後准三宮、號嘉樂門院、又號東洞院、以嘉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生天皇、長祿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立爲親王、二年、四月、十七日、加元服、寬正、五年、七月、十九日、受禪、八月、大風、洪水、九月十三日、夜有光、響如雷、右大臣、德大寺公有、罷、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內大臣、久我通尙、爲右大臣、
六年、春、三月、太田持資、入朝、天皇、問國俗、持資具答、天皇、嘗之、賜御製歌、秋、九月、十三日、流星、響如雷、冬、十月、八日、仙院、聚僧、誦經、祭後小松帝、十二月、二十七日、天皇即位、尊後華園、曰太上天皇、太上天皇、聽政、足利義政、參謀焉、
文正、元年、春、正月、十六日、右大臣、久我通尙、罷、二月、十六日、以權大納言、二條政嗣、爲右大臣、二十八日、改元、足利成氏、徇武藏、夏、四月、京師、火、天皇、幸于室町、秋、八月、內侍所、神樂、九月、十三日、天狗星、飛自艮亘坤、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脩禊、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嘗會、近江、丹波、供其祭享儀物、二十九日地動、是歲、天下飢饉、疾疫流行、
應仁、元年、春、正月、山名持豐、攻足利義視、細川勝元、畠山政長、援義視、持豐、劾奏勝元等、請加誅、天皇不可、持豐以太上天皇之詔、討勝元、十八日天皇、及太上天皇、幸于室町、二十日、還、二月、勝元、辯持豐之罪、而聚兵衆、自以攝津、丹後、土佐、讚岐、族政之、師春、元春、政春等、以阿波、參河、備中、和泉、淡路、斯波義敏、以越中、畠山政長、以紀伊、河內、京極持清、以隱岐、出雲、飛驒、近江、赤松政則、以播磨、備前、美作、武田國信、以安藝、若狹、凡步騎十六萬餘、軍于東京矣、持豐、亦自以但馬、播磨、因幡、族教之、教清等、以伯耆、美作、石見、斯波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畠山義就、以大和、河內、紀伊、畠山義統、以能登、六角高賴、以近江、一色義直、以丹波、伊勢、土佐、土岐成就、以美濃、凡步騎十一萬餘、軍于西京矣、足利義視、出入兩陣、而諭之和解、不聽、都下大亂、由是、諸隧儀祭享、皆廢不行、三月、五日、改元、夏、四月、二十七日、男山臨時祭、五月十日、贈

白二條持通、罷、以一條兼良、復關白、二十一日、京師火、二十四日、又火、二十六日、又火、數日弗滅、焚死五萬人、六月、屢火、北自御靈、南達二條、燒亡三萬餘宇、秋、八月、又火、大內政弘、提兵東上、援山名持豐、赤松政則拒之攝津、政弘、擊破入京、細川勝元欲挾天子自護、則詣闕而强請焉、二十三日天皇、及太上天皇、以神器、幸于室町、將士譁譟、乘輿止門外、自午至亥、廷臣入諭而後迎輿、九月、朔、京師火、二日、足利義政、辭左大臣、十三日、又火、近衞、鷹司、日野、華山院、西園寺、廣橋、諸邸第、南禪、青蓮、元應、法城、諸寺皆罹災、旬日有餘災、有彗星、光芒丈餘、冬、十月、京師又火、十二月、又濟火、山徒、奉日吉神輿入京、有所强請、幕府聽之、則還矣、公卿以下、辟亂遯走四方、而天子乏供御、朝廷之凋萎、振古未之有也、

二年、春、正月、朔、朝儀不具、天皇、及太上天皇、召侍臣、賦歌賡載、以歎時運屯蹇、十一日、以右大臣二條政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九條政基、爲右大臣、山名細川二氏、交戰無虛日、諸國兵士、黨二氏者、亦互侵掠、所在不寧矣、秋、七月、二十日、大風、天下洪水、九月、彗星見、冬、十月、足利義視、在伊勢、足利義政、召之、不至、天皇、詔召義視、十一月、朔、冬至、賀禮不行、

文明元年、春、三月、山名持豐、兵疲備懈、細川勝元、使人火其營、夏、四月、二十八日、改元、五月、大內教幸、及少貳教頼、略西海、秋、七月、十日、淸水寺、火、冬、十二月、大內政弘、遣人擊教幸教頼、敗之、

二年、秋、七月、十九日、關白、一條兼良、罷、八月、十日、使左大臣二條政嗣、兼關白、時、京師大亂、政嗣以下、諸搢紳、失產、不安其居、而播越四散、冬、十二月、七日、內侍所鳴動、二十七日、太上天皇、崩、是歲、遣使朝鮮、修好、

三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節會、七日、地震、三月、晦、天皇、厭世亂、欲削髮、諭旨內臣、內臣、駿出告足利義政、義政入諫止之、夏、五月、十四日、地震、斯波義敏、爲其臣所殺、屬將朝倉敏景、擊平其亂、遂剖其國土、領越前、織田信秀、領尾張、二人始列諸侯、秋、七月、十六日、天皇患瘡、二十八日、歲星、太白相合、八月、八日、祈諸社禳災、閏月、霖雨傷禾、冬、十二月、朔、彗星出于東方、貫太微、六日、祈賀茂兩社、禳彗星、是歲、嘉樂門院、落飾、法名榮名、上杉顯定、攻古河、陷之、足利成氏、奔于千葉、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于東方、廻見于西方、內侍所鳴動、二月、二十二日、內侍所殿成、自正月旱、至夏六月、禾稼皆枯、秋、七月、多田廟鳴動、八月、十七日、詔

贈從二位於多田滿仲、是歲、水災飢饉、畠山義統、贈糧食於細川勝元、東軍飽食、西軍稍窘、

五年、春、正月、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三月、十九日、山名持豐、卒、夏、五月、二日、太白、犯輿鬼、十日、太白、犯房鈎鈐、十一日、細川勝元、卒、十三日太白與月合、十六日、詔諸寺禳災、冬、十二月、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政、罷、其子義熙、襲職、陸奧飢、

六年、春、二月、八日、熒惑、犯輿鬼、十一日、又犯、三月、十六日、有狐入宮、十九日、又入、夏、六月、朔、祈雨、七日、雨、十九日、以從弟邦高、爲親王、秋、七月、三日、二品、中務卿、貞常親王、薨、十二日、下京、火、二十六日、賊焚掠西京、晦、西京火、八月、朔、上京、火、十八日、西京又火、梅津、梅宮、太秦等皆燒矣、冬、十二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足利義政、使人脩好於明韓、應仁之亂、失符、此行求符、

七年、春、正月、元會費用空乏、省禮行之、二日、地動、二十五日縣召除目、應仁以降、亡此舉、幕府獻金、而行之、二月、八日、京師、火、地動、十一日、二條政嗣、辭左大臣、十四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破裂、二十日、安樂光院、火、延及北野今宮、燒亡數百家、二十六日、命諸社諸寺、禳災、三月、三日、天皇、觀鬪鷄、頻年、兵亂相續、關此式、今茲復之、十日、奉幣北野、前年神社罹災、移于假殿、今年又災、至是、復本社、以右大臣九條政基、爲左大臣、內大臣、鷹司政平、爲右大臣、二十八日、大風雨雹、夏、五月、二十七日、大雨洪水、六月、九日、無動寺衆徒、擊南谷、秋、八月六日、大風、賀茂水溢、汜濫宮垣、攝津尼崎、波濤沒家、溺死無算、足利義政、脩好明國、九月、二日、祭多武峯、是歲、釋兼壽陷加賀、自有其地、富樫氏、亡矣、

八年、春、正月、朔、停元會、行四方拜、六日、行叙位、文正二年、廢此禮、至是脩之、十二日、藤原鎌足、像、又裂、二十六日、春日社、有怪異、二月、朔、日有食之、六日、辰星入月、二十五日、春日山鳴動、夏、五月、十三日、關白、二條政嗣、罷、十五日、使左大臣九條政基、兼關白、十六日、政基辭左大臣、以前內大臣、日野勝光、爲左大臣、勝光、有姻于足利義政、以故、被逭、人或異議之、六月、六日、上京、火、延燒數百家、十四日、勝光、罷、十六日、地震、秋、八月、二十三日、賀茂社、火、祠、社人與吉田祝司、爭田、又與土人相惡、而擁兵、放火、死者數十人、天皇爲廢朝、三日、二十八日、以右大臣鷹司政平、爲左大臣、內大臣、近衞政家、爲右大臣、九月、二日、聚僧、誦經、祭後華園帝、十二日、薩摩櫻島、發火、多傷人畜、雨灰、冬、

十一月、十三日、室町、行宮、火、天皇、辟火於小河邸、歷代載籍珍寶貨物、未遑收藏、悉委之火、而嬪嬙徒跣脫走、號哭滿道、公卿武將之第宅、燬滅不可勝數、爲十四日、天皇徙于北小路殿、儀仗不備、輿丁科頭舁神器、二十六日、祭後華園帝、二十九日、置神鏡於假殿、

九年、春、正月、朔、朝儀、典物不具、則停元會諸節會、四日、地震、九日、內侍所、鳴動、二十日、又鳴動、無水瀨社、亦鳴動、則禳災、二十九日、京師、火、閏月、三日、又火、三月、五日、流星四迸、夏、五月、七日、大水、六月、七日、兩日並見、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北國、雨紅雪、深寸餘、冬、十月、二十日、內侍所、安鎭祭、命幕府、給資用、而不果、爲從三位、吉田兼俱、供之、乃賜爵一級、十一月、六日、地震、山名持豐、遺黨、猖獗、士悴、往往率兵歸國矣、去者、自焚其館舍、十一日、幕府出人、收拾燒餘器物、而公私紛亂、不可辨別、使廷臣撿察之、苟有朝廷御府之物、輙復爲武人既歸、而割據州郡、不復奉朝命、海內大亂矣、十二月、九日、行德政、物議又興、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八日、雷、

十年、春、正月、朔、停四方拜、行元會、時廷臣俸祿不充、朝章多闕典、冬、十二月、二十五日、御靈社、火、是歲、足利成氏、與上杉顯定、和解、歸于古河、顯定、與族

定政、生隙、擁兵、

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關白、九條政基、罷、晦、使右大臣、近衞政家、兼關白、三月、二十三日、左大臣、鷹司政平、罷、夏、四月、十九日、以政家、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三條公敦、爲右大臣、秋、七月、朔、北小路殿、火、天皇、徙居聖壽寺、五日、都下、火、六日、又火、十日、天皇徙于日野政資第、十八日、命諸社諸寺、禳災、八月、七日、火、後數日、洊火、冬、十月、二十四日、詔曰、今年十一月、朔旦、置冬至、是忘故事也、則改十月小、爲大、以退冬至、十一月、足利義煕、代父、執軍政、

十二月、七日、天皇、還以土御門殿、爲皇居、

十二年、春、正月、朔、擧元會諸節會、七日、大雷、十八日、又雷、二月、二十一日、春日祭、初、應仁之亂、諸神祭祀、悉廢止、獨存春日、頃年闕之、祝人奏請復舊、聽之、三月、右大臣、三條公敦、罷、三日、停闘鷄、十一日、以前內大臣今出川教季、爲右大臣、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縣召除目、幕府、給其資用、夏、四月、二十二日、日吉祭、復舊、秋、八月、二十六日、大風、九月、京師、盜賊縱火、掠奪人財、斯際、武人、設七關、往來出錢、稱曰助宮闕營造、私收其利、通者苦之、冬、十月、盜賊、焚毀其關、一條教房、薨、十一月、朔、日有食之、勅大設詩歌會、十二

月、卜部兼俱、侍講日本書紀、卒業、授從二位、

十三年、春、正月、朔、元會省禮、二十日、右大臣、今出川教季、罷、二十五日、以內大臣、西園寺實遠、爲右大臣、三月、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幕府供資、夏、四月、二日、一條兼良、薨、六月、七日、停祇園祭、秋、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右大臣、久我通尙、爲太政大臣、冬、十二月、近衞政家、辭左大臣、二十七日、以前右大臣、今出川教季、爲左大臣、

十四年、夏、四月、九日、內侍所、神樂、五月、七日、地震、十五日、星貫月、六月、大雨秋、閏七月、十九日、大風、冬、十月、七日、太政大臣、久我通尙、薨、十二月、左大臣、今出川教季、罷、十一日、宮中聚僧誦經、祭後華園帝、二十日、日吉祭、

十五年、春、正月、朔、以右大臣、西園寺實遠、爲左大臣、前內大臣、大炊御門信量、爲右大臣、足利義煕、大營詩歌會、皇子及諸公卿往會、爲天皇錫自製歌、文飲之盛、近古無比矣、二月、二十四日、關白近衞政家、罷、二十五日、使左大臣、鷹司政平、兼關白、

十六年、春、正月、朔、元會、百司俸祿、未復舊、而廷儀闕人、遽命賜資、召起行事、停諸節會、三月、二十八日、應仁亂後、始奏樂、擧爲恒典、冬、十一月、賊起、據東

寺、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

十七年、春、正月、朔、停元會、諸節會、十二日、觀俳樂於淸凉殿、此式廢絕有年、至是修之、以爲恒典、三月、二十日、以左大臣、鷹司政平、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夏、四月、十九日、政平、辭太政大臣、六月、十四日、停祇園祭、秋、八月、行德政、

十八年、春、正月、朔、停元會諸節會、十二日、雷、夏、四月、賊縱火掠都下、秋、七月、足利義煕、入朝、兵衞儀仗太壯、見者傾都、九月、二日、大風、禁闕北門頹倒、諸第宅摧裂無算、出雲大社、火、三日、男山祝人、鬪搏、而喋血社壇、於是、山鳴有妖光、天皇爲之廢朝五日、十三日、行德政、京中擾亂、火數起矣、延燒東寺、冬、十一月、九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裂、二十二日、豐受太神宮、火、二十七日、天皇、自寫佛經、資後華園帝冥福、

長享、元年、春、正月、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相持松山、阪東不安、二月、遣使祭藤原鎌足、關白、鷹司政平、罷、以前內大臣、九條政忠、爲關白、夏、四月、七日、星見、義實、卒、子成義、取上總諸城、十六日、雨雹、五月、二十一日、以豐受宮罹災、廢朝五日、六月、二十七日、洪水、秋、七月、二十日、改元、八月、四日、右大臣、大炊御門信量、薨、六日、地震、九日、左大臣、西園寺實遠、罷、二十九日、以前內大臣、

德大寺實淳、爲左大臣、前內大臣華山院政長、爲右大臣、九月、足利義煕、以三十餘將六萬餘騎、討六角高賴、實以朝請失期貢賦不納、高賴、奔于甲賀山、

二年、春、二月、上杉顯定、上杉定政、收兵交退、三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夏、四月、嘉樂門院、薨、五月、五日、停宴會、六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二十七日、命諸社諸寺、禳病災、八月、二十三日、關白、九條政忠、薨、二十八日、使內大臣、一條冬良、兼關白、九月、十七日、以前左大臣、近衞政家、爲太政大臣、修皇太神祭禮、先是、宇治、山田祝人、舉兵鬩鬥、國司和解之、弗聽、至是、收兵行祭、冬、十月、朔、雷、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是歲、近衞房嗣、薨、

延德元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十日、三星合、二十三日、地震、二月、五日、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戰于實蒔原、三月、三日、停鬭鷄、二十日、山陰、北陸、二道、雨泥、二十二日、行德政、都下又戰、燒北野社、二十六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煕、薨、秋、七月、二十二日、地震、八月、七日、又震、二十一日、改元、冬、十月、十一日、皇太神宮、火、十六日、內侍所、神樂、十一月、上杉定政、以結城、千葉、諸氏、陣于入間、上杉顯定、陣于高見原、顯定兵崩還、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朔、元會、畧復舊、時、朝廷用度未充、議綴會、足利義政夫人聞之、獻資、五日、停叙位、七日、義政、薨、停白馬節會、十六日、行會、三月、五日、右大臣、華山院政長、罷、以權大納言、近衞尚通、爲右大臣、十七日、京師賊起、稱德政、又行、剽刦陌上、而據北野、聚徒、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一日、幕府發兵、討賊、賊縱火、焚北野社、夏、四月、二日、太政大臣、近衞政家、罷、二十六日、宮中、祭嘉樂門院、六月、十一日、禳災、秋、七月、以足利義植、爲征夷大將軍、八月、二十二日、義植、劾奏六角高賴、大舉討高賴、二十五日、大風、九月、二十日、豐受太神假宮火、則廢朝、二十六日、雨雪、冬、十一月、十四日、兩日並見、二十四日彗星、見于西方、十二月、三日、禳彗星、十一日、內侍所、神樂、十五日、皇妹、薨、廢朝、五日、

三年、春、正月、七日、足利義視、薨、停白馬節會、秋、七月、八日、奉幣伊勢、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雷、

明應元年、春、正月十三日、內侍所、神樂、十九日、空中有聲、三月、二日、禳天變、北條長氏、擊足利茶茶、畧伊豆、夏、大疫、飢饉、死尸盈路、六月、廿九日、洪水、秋、七月、十九日、改元、八月、足利義植、擁兵、在近江、京中多盜、天皇詔招還義植、義植、恥長征亡功、而不肯還、天皇累促之、乃還矣、是歲、叙位、舞樂、追儺、諸式槪復舊、

二年、春、正月六日、以內大臣、一條冬良、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二月、十五日、足利義植、討畠山義豐、二十八日、冬良、辭關白、使右大臣、近衞尚通、兼關白、三月、二十一日、縣召除目、夏、四月、二十六日、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罷、以前右大臣、華山院政長、爲左大臣、足利義澄、入于京師、夏、六月、細川政元、擊足利義植、獲之、此役、畠山政長、敗沒、義植、脫走周防、冬、十月、晦、地震、十一月、將軍塚鳴動、十二月、四日、地震、九日、春日社神樂、禳災變、二十日、內侍所、神樂、

三年、春、正月、朔、雨、停小朝拜、夏、五月、七日、地大震、南都最甚、八日、又震、六月、十五日、護國寺、火、大旱、秋、七月、六日、四條火、延燒下京、六十六町、十日、祈雨於丹生、木船、十二日、雨、十三日、雷、冬、十月、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戰于高見原、定政敗沒、十二月、以足利義澄、爲征夷大將軍、時、足利義植、未免職、近衞政家奏曰、古者、無二征夷、陛下舉于先聖未行之舉、無乃不可乎、有司贊唱之、天皇曰、武臣爭事也、倘矣、若褫其職、必生事、安以小瑕、易大變焉乎、

四年、春、正月、朔、地震、二日、天皇、避方忌於別殿、六日、地震、夏、五月、晦、地又震、

六月、五日、京師火、公卿諸司第宅多焚、秋、七月、四日、又火、八月、八日、伊勢洪水、五十鈴、御裳濯、二橋、裂墜、民家流亡、五十餘戶、十五日、地大震、鎌倉大佛壞矣、九月、北條長氏、取小田原、

五年、春、正月、朔、雨、停小朝拜、公卿不朝、拜停元會、及叙位、白馬、諸儀、七日、九條政基、殺廷臣數人、有司劾之、則坐、禁止入朝、二月、三日、內侍所、神樂、夏、五月、三日、奉幣丹生、木船、祈雨、七日、命諸社諸寺、祈雨、長谷寺、火、秋、八月、十七日、大風洪水、冬、十月、十三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裂、十一月、十五日、左大臣、華山院政長、罷、十二月、三日、以右大臣、近衞尚通、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前內大臣、今出川公興、爲右大臣、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赤松政則、薨、

六年、春、三月、九日、祭藤原鎌足、二十日、鎌足像裂、二十三日、縣召除目、夏、四月、二十六日、近衞尚通、辭左大臣、以右大臣、今出川公興、爲左大臣、五月、七日、今宮祭、神輿至小川、兇徒遮掠之、舁夫弃輿遁走、九日、神輿歸座、十日、以內大臣、二條尚基、爲右大臣、六月、七日、關白、近衞尚通、罷、十八日、使右大臣、二條尚基、兼關白、秋、七月、十二日、太政大臣、一條冬良、罷、冬、十月、十日、關白、右大臣、二條尚基、薨、二十三日、以一條冬良、復關白、十二月、祭鎌足、是歲、足

利成氏、卒、
七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藤原鎌足像裂、二月、二十五日、地震、夏、四月、二十八日、鎭火祭、鎌足、與福寺僧遮止曰、多武峯衆徒、侵我田、則諭衆徒、而歸侵田、五月、十九日、祈雨、六月、十一日、地大震、數日不止、秋、八月、十八日、御靈祭、復舊、二十五日、地又大震、二十八日、命諸社禳災、連日將震、伊勢紀伊參河、海溢而漂沒民人、九月、二十三日、賜神號於近江建部社、冬、十月、地震未止、二十八日、雷、有流星、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十一日、藤原鎌足像裂、十二月、二十四日、發使祭之、
八年、春、三月、五日、藤原鎌足像、又裂、十一日、越前、大雨雹、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內大臣久我豐通、爲右大臣、秋、七月、二十日、叡山火、諸堂宇、蕩盡矣、九月、七日、發使祭鎌足、冬、十二月、伊勢神宮火、歷代珍寶、多焚、是歲、足利義澄、遣人修好於朝鮮、
九年、春、正月、朔、天皇、弗豫、停元會、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以祈愈、三月、晦、右大臣久我豐通、罷、夏、四月、二十六日、彗星見、五月、大霖雨、天下、疫癘、六月、祇園會、復舊、秋、七月、二十八日、京師火、延燒百餘町、公卿百司、神祠佛堂、二萬餘宇、文籍貨財、煨燼不可枚舉矣、八月、甘露寺親長、薨、九月、二十八日、天皇崩于土御門殿、天皇、資質小心、孝恭慈仁、崇敬鬼神、不侮下民、而逢世之陽九、百事不如意、祀享祖先、用度難給、罷郵驛賓、賑貸不能、常憂之、嘗詢遜位、亦爲侍臣所止、皇宮罹災、流寓假居、屋敗不葺、脩衣垢不澣濯、以坎壈終其身、時府庫空乏、無葬埋之資、置靈龕中、四十餘日、六角高賴聞之、獻金幣、冬、十一月、十一日、葬于泉涌寺、稱後土御門院、天皇、有五男三女、長男嗣立、是爲後柏原帝、次尊傳、次仁尊、俱剃髮爲僧、任法親王、尊傳、號不遠院、居于叡山、文龜四年、薨、仁尊、更名仁悟、居于三井寺、餘二子、名闕、一夭、一號大慈院、三女皆爲尼、長少二女、入安禪寺、俱夭、中女、入保安寺、
續史氏曰、一治一亂、循環無端、蓋天運所致、而人力不可支也、如應仁之事、亂中大亂、自天地剖判、以來、未之有也、朝廷文籍、焚蕩拂地、故典舊儀、悉闕矣、政令、一在武人之手、險薄無行之徒、侵陵皇室、而至尊含垢、以肆武人假竊、否則幾弗免禍難矣、故屏己、以全皇胄也、雖不能撥亂反正、孰與偷一己之憤、而覆祖宗之天下者、
續日本史卷之三終

政賢一作長賢　一說四月天皇生　一說十一月踐祚　一說二月公爲罷

續日本史卷之四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本紀四

後柏原天皇

後柏原天皇、諱勝仁、後土御門帝之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諱朝子、號蒼玉門院、贈內大臣源政賢之女、以寬正五年、十月、二十日、生天皇、文明二年、初學、讀孝經、七年、肆樂、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爲親王、二十日、加元服于足利義政第、明應二年、正月、六日、授三品、九年、九月、後土御門崩、十月、二十五日、天皇踐祚、
文龜元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諸節會、二月、二十九日、改元、大赦天下、以內大臣九條尙經、爲右大臣、夏、四月、十九日、賀茂祭、復舊、二十日、雨雹、大如栗、六月、二十七日、關白一條冬良、罷、二十九日、使右大臣九條尙經、兼關白、秋、七月、雨雹、二十七日、月暈三層、九月、二十五日、脩祓、冬、十月、十九日天皇移居于常寧殿、十一月、二十一日、停春日祭、十二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大內義興、輔足利義植、聚西海之兵、細川政元劾奏、請削義植官職、天皇許可、政元伐河內和泉、平之、圻內小寧、
二年、春、正月、朔、元會、禮規多闕、二月、停春日祭、夏、五月、西大寺、火、秋、八月、二十九日、大風、洪水、九月、七日、祇園祭、二十八日、宮中、聚僧誦經、祭後土御門帝、
三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夏、大旱、六月、十四日、祈雨、
永正、元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二十九日、宮外、火、下京亦火、二月、二十四日、春日祭、晦、改元、大赦天下、以從祖弟貞敦、爲親王、閏三月、八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十八日、蒼玉門院、薨、追尊、爲皇太后、二十日、祭葬之、八月、六日、地震、九月、七日、京師賊起、剽劫市井、土民、辟之宮垣中、於是、行德政、賊勢益熾矣、二十日、歲星熒惑、鎭星相犯、二十八日、祭後土御門帝於安禪寺、賊、充塞衢逵、有司不能叱呵也、上杉顯定、攻上杉朝良、戰于立河原、朝良退保河越、冬、十月、三日、顯定、圍河越、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是歲、天下飢饉、
二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北條長氏、略武藏、兩上杉、講和、拒長氏、夏、五月、霖雨洪水、六月、近衞政家、薨、秋、七月、二十九日、御廩火、盜掠稅金、冬、十二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三日、左大臣今出川公興、罷、是歲、菊池義宗、入豐後義

宗、猛暴虐下、衆逐義宗、肥後亂、大友義鑑、誘降其衆、取其地、會津飢饉、
三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四日、天皇、辟方忌於清涼殿、二月、五日、以右大臣、九條尙經、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西園寺公藤、爲右大臣、二十四日、伊勢祀司、奏脩備兩宮、乃勅幕府、幕府、布令諸國、而助輕貲、夏、四月、彗星見、秋、七月、又見、九月、五日、多武峯火、大和亂、七日、歲星、熒惑、鎭星、相犯、十九日、春日祠司、來奏、春日山樹、七千餘株枯矣、則詔脩其神祠、二十二日、宮中、聚僧、祭奠後土御門帝、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
四年、春、二月、八日、地震、三月、十七日、春日神樂、幕府獻貲、右大臣、西園寺公藤、罷、夏、四月、六日、以內大臣、鷹司兼輔、爲右大臣、二十三日、賀茂火、五月、二日、天皇、疾瘳、六月、二十四日、細川政元、爲其臣香西元近所殺、三子、澄之、澄元、高國、爭立、南海亂、三好長輝、佐澄元、名望始著矣、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
五年、春、二月、二日、盜燬中京、二十三日、男山鳴動、二十六日、奉幣男山廟、朝五日、三月、十七日、內侍所、神樂、十八日、東大寺、火、二十七日、祈皇太神、禳天災、大內義興、擁足利義植、入京師、夏、四月、足利義澄、奔于近江、尋授職義植

一說六月遠江山崩潮水通海此時地不震

復職、細川澄元、奔于阿波、秋、七月、義興、爲管領、威震京圻、
六年、夏、六月、足利義植、入朝、長尾爲景、作亂於越後、上杉顯定、討之、秋、七月、爲景、走越中、冬、十月、有盜犯足利義植第、十一月、八日、內侍所、神樂、十二月、十九日、以前左大臣、德大寺實淳、爲太政大臣、宗義盛、使使入朝、
七年、春、二月、十四日、足利義植、伐近江、秋、七月、上杉顯定、與長尾爲景、戰于長森、顯定敗沒、八月、地大震、遠江、山崩地裂、湖水通海、九月、十三日、召隱士源肖柏、初、天皇、夢後土御門、設歌會、肖柏列其末班、以獻一章、覺後奇之、命三條西實隆、迎肖柏、詠歌咄嗟之間、成百韻、天皇、自唱和、以助歡宴、京極高清、屢爲六角定賴、所侵削、而讓國於上阪泰貞、泰貞、擧定賴、復舊領、
八年、春、正月、朔、地震、十七日、內侍所、神樂、二月、十九日、太政大臣、德大寺實淳、罷、三月、二十八日、發使、祭藤原鎌足、秋、八月、十八日、大風、細川政賢、六角定賴、侵京師、足利義植、大內義興、走保丹波、政賢等、掠都下、二十三日、義植、義興、伐政賢、克之、九月、朔、義植、義興、歸于京師、
九年、春、正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樂人、安倍、多、二氏、爭事、敕令和解、三月、大內義興、以功、授從三位、夏、六月、九日、地震、伊勢兩宮祀司、爭遷宮、廷議、先豐

二十八日或作二十四日

一說十二月十七日尙通罷

受定爲永式、秋、八月、十三日、北條長氏、畧相模、取岡崎、九月、二十三日、宮中、祭後土御門帝、是歲飢饉、
十年、春、正月、四日、有流星、長數丈、南飛、聲如雷、十六日、皇太神宮門、火、廢朝三日、藤澤寺、火、內侍所、神樂、既設儀、以貲供不具、猝罷焉、延至三月、行之、足利義植、攻近江、冬、十月、五日、關白、左大臣、九條尙經、罷、七日、以近衞尙通、復關白、
十一年、春、飢饉、二月、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三月、一條冬良、薨、夏、四月、地震、六月、大旱、秋、八月、十二日、使關白、近衞尙通、兼太政大臣、十五日、地震、二十五日、又震、二十八日、尙通、辭關白、二十九日、使右大臣、鷹司兼輔、兼關白、
十二年、夏、四月、十日、祓于內侍所、十六日、以右大臣、鷹司兼輔、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三條實香、爲右大臣、禁中、多怪事、
十三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內侍所、神樂、二月、十七日、太政大臣、近衞尙通、罷、夏、四月、十一日、雨雹、大如梅子、禽鳥多死、秋、九月、嵯峨、松尾、山田、西岡等、火、是歲、上阪泰貞、卒、北近江、亂、泰貞臣、淺井亮政、簒其國、
十四年、春、正月、朔、元會、幕府獻貲、行大禮、鷹司兼輔、不朝、使三條實香、行關

二十七日震作二十五日晦或作二十九日

一說十四年義興歸國

一說十三年義同亡

白之事、貢馬、蹈歌、宴會、亦行焉、三月、八日、內侍所、神樂、夏、四月、朔、天皇、弗豫、三日、豫、十五日、停日吉、祭、五月、大水、六月、朔、日有食之、七日、停祇園會、秋、七月、十三日、大雨洪水、八月、二十八日、知恩院火、九月、地震、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天皇弗豫、是歲、毛利元就、攻武田元繁、克之、併其地、天下飢饉、
十五年、春、正月、朔、元會、天皇、不臨朝、廢諸節會、三月、四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七日、鷹司兼輔、辭關白、晦、使內大臣、二條尹房、兼關白、夏、四月、二十八日、左大臣、鷹司兼輔、罷、五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以前左大臣、華山院政長、爲太政大臣、右大臣、三條實香、爲左大臣、內大臣、二條尹房、爲右大臣、關白如故、大內義興、辭管領、歸國、義興、持節義、綜百事、朝廷倚賴焉、其去也、公卿大夫、多膻之、秋、七月、十一日、北條長氏、攻三浦義同、義同亡矣、八月、祈雨、九月、二十四日、赤松政村、伐浦上村宗、拔向岡城、冬、十一月、三日、奉幣伊勢廟、朝三日、是歲、天下大飢、餓死相望、春日山木枯者、可四千、
十六年、春、正月、停元會、諸節會、十七日、內侍所、神樂、三月、地震、詔賑給餓人、夏、六月、停祇園祭、二十一日、流星雨飛、二十二日、日吉祭、秋、八月、大雨、北條長氏、死、九月、朔、大風、

十七年、春、正月、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月、細川澄元、攻細川高國、高國奔于近江、夏、五月、高國入京、六月、殺澄元、秋、八月、六角高賴、卒、八日、春興殿、成、則置神鏡、冬、十一月、號近江小幡、爲攝社、

大永元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月、三日、太白、貫月、十二日、高野山火、延燒堂舍、三千九百餘、三月、二十三日、天皇、即位于紫宸殿、先是、藏貯空乏、久不能行大禮、三條西實隆、喩釋光兼、奉給資用、於是、禮成矣、則擢光兼准門跡、令子孫長傳其位、二十七日、太政大臣、華山院政長、罷、足利義植、不得意於細川高國、出奔于淡路、高國奏請、使其族義晴續其家、天皇許可、夏、六月、義晴入朝、秋、八月、朔、左大臣、三條實香、罷、以右大臣、二條尹房、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大炊御門、經名、爲右大臣、秋、八月、二十三日、改元、大赦天下、復今年田租之半、賜百歲以上、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冬、十二月、七日、彈正尹、全明親王、薨、二十五日、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植、褫官職、以足利義晴、爲征夷大將軍、二十二日、有妖光彌天、是歲、六角定賴、齋藤秀龍、攻淺井亮政、

二年、春、正月、十九日、內侍所、神樂、二十六日、縣召除目、

三年、春、三月、二日、左大臣、二條尹房、右大臣、大炊御門經名、並罷、九日、以內大臣、德大寺公胤、爲左大臣、權大納言、近衛植家、爲右大臣、是歲、大內義興、細川高國、俱遣使於明國、二使爭先、高國使、賂明吏、吏徇之、義興使怒、放火、遂爲所殺、自是、頻年攻明、

四年、春、正月、北條氏綱、攻江戶、自夏四月、不雨、至秋、七月、十七日、禁中、聚僧誦經、資著玉門院冥福、

五年、春、正月、朔、停元會、夏、四月、四日、關白、二條尹房、罷、五日、使右大臣、近衛植家、兼關白、六月、近衛尙通、詣春日山、奏樂、七日、

六年、春、正月、朔、男山鳴動、二十三日、內侍所、神樂、二月、十六日、脩男山神祠、三月、晦、天皇弗豫、夏、四月、二日、宮中聚僧、祈愈、七日、天皇、崩、遺詔、止素服舉哀、及山陵國忌、五月、三日、葬于泉涌寺、稱後柏原院、收骨於深草法華堂、天皇、性質溫雅、善文辭、不幸遭擾亂、武人陵轢皇室、私有封土、歲時弗貢獻、而即位大禮、猶不能以時行之也、搢紳無祿、黎庶失產、吁嗟之聲、滿海內、天皇深愍之、意見于詩歌、聞者感動、無不歔欷矣、天皇有五男二女、長子嗣立、是爲後奈良帝、次覺道、次尊鎭、次道喜、次彥胤、皆爲僧、覺道、道喜、入仁和寺、尊鎭、彥胤、入延曆寺、長女知無、次覺音、並爲尼、

續史氏曰、周鼎漢璽、僅僅保厥世、呂政牛睿、非秦晉之族類、嗚呼、大寶尊位、難傳如茲耶、後柏原、體七雄三國之亂、陳項劉石之暴、而神器帝胤、少頃無瑕、天歟天歟、非人力也、夫、舊紀神器帝胤所由來、關係天祖、其說似怪誕、雖然、神器也、帝胤也、與天地相爲始終、彌亘萬世、弗有天助、焉能至此矣、於是、則知、舊所載、不猥妄也、與彼周秦漢晉、寔奪所獲、懸隔異勢、不論自晰矣、我神器帝胤、遭災不泯、歷亂不絕、然後可見尊逾尊、而貴益貴也、茲際以一時之災亂、以示萬世之尊貴、亦未可知矣、

續日本史卷之四終

二品或作三品

續日本史卷之五

本紀五

後奈良天皇

尾張　一色重熈　書

後奈良天皇、諱知仁、後柏原帝之長子也、母、贈左大臣、藤原教秀之女、諱藤子、稱東洞院、累任准三宮、號豐樂門院、以明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生天皇、文龜、二年、十二月、著袴、四年、十二月、初學讀孝經、永正、九年、四月、八日、立爲親王、二十六日、加元服、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授二品、大永、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踐祚、秋、九月、左大臣、德大寺公胤罷、

七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諸節會、二月、十三日、地震、二十五日、相國寺、鹿苑院、火、夏、四月、二十日、修禊、六月、十八日、修春日祀、秋、八月、甘露寺元長薨、冬、十一月、京師、火、十二月、朔、行德政、

享祿、元年、夏、四月、六日、宮中、祭後柏原帝、大旱、草木皆枯、秋、七月、二十九日、祈雨、八月、二十日、改元、以右大臣、近衛稙家、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久我通言、爲右大臣、三好長慶、掠京師、足利義晴、辟難於近江、冬、十月、雨雹、大如梅子、翌日不消、禽鳥多死、十二月、久我通言、辭老、不許、大內義興薨、是歲、大寒、近江湖氷、宇治川竭、

二年、夏、四月、叡山亂、五月、德川公、取吉田、秋、七月、三日、祈雨、

三年、春、二月、將軍冢鳴動、夏、六月、北條氏康、與上杉朝興、戰于武藏府、

四年、夏、六月、三好長慶、攜細川晴元、攻細川高國、高國敗沒、二十七日、彗星見于東北、秋、七月、九日、祈彗星、連年荒饉、倉廩虛耗、仕者弗得俸秩、百官皆辭解職散逸四方、不許、秋、九月、二日、前關白二條尹房、內大臣、三條公賴等朝臣、數十人遁去之周防、冬、十二月、春日社神樂、

天文、元年、春、正月、星野親忠、劫掠筑後、大內義隆、及島津、大友、浮田、三村、毛利、諸氏、討親忠、十七日、拔生葉、三月、二品、式部卿、邦高親王、薨、夏、四月、四日、宮中、祭後柏原帝、五月、二十九日、地大震、近江水溢、漂沒田園、秋、七月、十七日、一向僧侶、焚興福寺、二十九日、改元、以再從姪邦輔、爲親王、八月、南都火、二十六日、彗星見于東方、冬、十二月、四日、堺浦、火、延燒四千餘家、是歲、足利義晴、歸于京師、細川、三好、二氏、相惡擁兵、比隣諸國益亂、將軍勢微、稱氏以善勝、得衆結徒、所在抄掠、列侯雖苦其橫、或取其援、而利一時、稱氏勢逾强

五日或作六日

矣、

二年、春、二月、五日、關白、近衛稙家罷、使內大臣、九條稙通、兼關白、夏、四月、十三日、無雲而雷、既雹、又雨、秋、七月、二十日、里見實堯、爲姪義豐所殺、次年、實堯子義堯、殺義豐、冬、十月、八日、有奔星、光跡相連、隕響如雷、十二月、二十三日、春日社、神樂、梅宮、火、

三年、春、正月、十六日、西宮、廣田社、火、閏月晦、月讀祠、火、夏、四月、天下大疫、五月、二十九日、詔諸社諸寺、祓之、秋、八月、三日、大風雨、十日、洪水、冬、十一月、關白、內大臣、九條稙通、罷、出奔于攝津、十二月、以二條尹房、復關白、

四年、春、正月、十一日、豐樂門院、薨、二月、五日、大風雨、日華門頹、十四日、美濃大水、流亡數萬家、溺死二萬餘人、夏、大旱、秋、八月、大水、二十八日、以前左大臣、三條實香、爲太政大臣、

五年、春、正月、十九日、修禊、二月、二十六日、天皇即位、先是、國用不給、朝廷、落然無具備矣、大內義隆、輸錢穀、奉給經費、而禮則行矣、廷議、善其功、夏、六月、擢義隆、爲太宰大貳、賜菊桐旗號、北條氏綱、亦獻穀貨、助即位支費、拜左京大夫、二十五日、太政大臣、三條實香、罷、會津、大水、秋、七月、叡山僧、與日蓮派

僧、相惡、放火京師、燒亡過半、冬、閏十月、八日、右大臣、久我通言、罷、二十二日、關白、二條尹房、罷、十一月、朔、冬至、以近衛稙家、復關白、十二月、武田晴信、拔海野口、威名始著矣、

六年、春、正月、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北、夏、四月、上杉朝興、卒、秋、七月、北條氏綱、擊朝興子朝定、取其地、冬、十月、三條西實隆、薨、十二月、彗星見于西北、二十一日、以左大臣、近衛稙家、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西園寺實宣、爲左大臣、權大納言、鷹司忠冬、爲右大臣、彗星見、疫癘流行、多死人、

七年、春、三月、武田晴信、逐其父信虎、夏、四月、四日、宮中、祭後柏原帝、秋、七月、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入甲斐、冬、十月、五日、北條氏綱、攻足利義明、克之、十二月、二十日、大雪、是歲、長曾我部元親、取土佐六郡、大內義隆、滅山名理興、

八年、夏、六月、三好長慶、掠京師、足利義晴、辟難於近江、秋、八月、二日、尼子經久攻府野、毛利元就之兵救之、二十七日、戰于江川、京師、大風洪水、冬、十一月、一條房家、薨、是歲、諸國蝗、穀不實、波爾杜瓦爾、始傳鳥銃、種島時堯最先得之、模造其器、數年之後、流布偏于海內、

一說天文十一年始傳鳥銃、或作十二年、或作十三年、或作十四年

九年、春、正月、武田晴信、取海尻城、二月、村上義清、入甲斐、大疫、飢饉、死者無

小豆坂役、或作十六年、或作十七年、舊說不取

一說六月二日公頼罷

河越役、或作十二年、或作七年、此因河越記三國志

算、夏、四月、九日大洪水、五月、又水、六月、十七日、疫、秋、七月、尼子經久圍吉田、冬、十一月、二十三日、左大臣、西園寺實宣、薨、十二月、十五日、毛利元就出擊尼子經久、

十年、春、正月、二日、叡山僧徒、閉壁舉烽、七日、立梶井宮尊齊、爲親王、大內義隆、攻尼子經久、十二日、以右大臣、鷹司忠冬、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房通、爲右大臣、夏、四月、近衞植家、辭太政大臣、秋、八月、十一日、京師大風、殿閣官舍、多頹破矣、冬、十一月、尼子經久卒、是歲、明人入貢、大友義鎭、私取之、

十一年、春、二月、二十五日、關白、近衞植家、辭、三月、二十六日、被左大臣鷹司忠冬、兼關白、村上、小笠原、諏訪、木曾諸氏、入甲斐、閏月、又入、二日、鷹司忠冬、辭左大臣、三日、以右大臣、一條房通、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三條西公條、爲右大臣、大內義隆、攻尼子晴久、夏、六月、武田晴信、攻信濃、取尾河、秋、八月、今川義元、畧地、及參河尾張、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

十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元會、八日、夜明、恒星不見、秋、七月、十六日、右大臣、三條西公條、辭、二十八日、以內大臣、三條公頼、爲右大臣、八月、明人入貢、大友義鎭、私取之、冬、十二月、修宇佐祠、是歲、細川氏綱、入和泉、武田晴信、拔信濃九城、

十三年、春、正月、朔、停小朝拜、二月、伊勢山田、火、延燒六千餘家、三月、十七日、縣召除目、秋、七月、九日、大水、氾溢宮墻、四條五條橋墮、自東寺至四冢、泛舟往來、攝津、河內、溺死亡算、是歲、近衞尙通、薨、諏訪賴茂、爲武田晴信所滅、

十四年、夏、四月、五日、右大臣、三條公頼、辭、五月、武田晴信、徇信濃、六月、二日、以內大臣、今出川公彥、爲右大臣、六日、關白、鷹司忠冬、罷、使左大臣、一條房通、兼關白、前關白左大臣、二條尹房之周防、前關白內大臣、九條植通之播磨、前右大臣、三條公頼、前權大納言飛鳥井雅綱之越前、前權大納言冷泉爲和之駿河、自餘廷臣遁去、陸續弗絕、秋、八月、召侍從卜部兼右、講日本紀、是歲、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罷、

十五年、春、正月、二十八日、一條房通、辭左大臣、晦、以前右大臣、三條公頼、爲左大臣、三月、十三日、以內大臣、二條晴良、爲右大臣、二十五日、公頼、罷、二十六日、以右大臣、今出川公彥、爲左大臣、明人、來豐後、夏、四月、京師雨雹、秋、七月、山名氏政、爲大內義隆所滅、上杉憲政、上杉朝定、圍河越、北條氏康、救之、十五日、氏康、擊朝定、殺之、憲政逃歸、兩上杉遂微矣、八月、二十三日、黃雲見

晴光或作時光

于西方、晦、行德政、都下騷擾、冬、十月、都人怨幕府秕政、幕府發兵擊之、上杉憲政、攻武田晴信、至碓氷、戰敗而退、十二月、二十日、以足利義輝、爲征夷大將軍、

十六年、春、二月、十四日、左大臣、今出川公彥、罷、十七日、以右大臣、二條晴良、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兼冬、爲右大臣、二十五日、天皇、幸于足利義輝第、夏、四月、朔、細川晴元、六角定頼、謀攻幕府、足利義晴、足利義輝、及近衞植家、烏丸光康、日野晴光、高倉永家、日野資將等、辟難於北白川、二日、雨雹、大傷人、武田晴信、入信濃、六月、二十六日、修春日社、秋、七月、細川晴元、攻足利義晴、義晴等、奔于阪下、八月、武田晴信、陷志賀村上義淸、與晴信戰敗、奔于越後、是歲、北白川、鹿谷、高雄山、兵災、神社佛宇、畧盡矣、

十七年、春、二月、十三日、內侍所、神樂、夏、日野晴光、睦足利義晴、與細川晴元、和解、六月、義晴、歸于京師、冬、十二月、二十七日、關白、一條房通、罷、使左大臣、二條晴良、兼關白、

十八年、春、三月、三好長慶、擁細川氏綱、入京師、夏、四月、一條房基、自殺、武田晴信、徇信濃、近衞植家、勸足利義晴、俱出居于東阪本、秋、七月、三好長慶、歸國、使松永久秀、宿衞京師、八月、武田晴信、與上野諸將、戰于三寺尾、是歲、織田信秀、卒、子信長立、擁四隣、而名始著矣、淺井亮政、死、

十九年、春、足利義晴、城于如意嶽、夏、五月、四日、義晴、薨、武田晴信、與上杉輝虎、相持于上野、秋、八月、二日、大水、九月、輝虎、入信濃、冬、十一月、三好長慶、掠京師、縱火大津、松本、東山皆焚、

二十年、春、三月、十日、北條氏康、陷平井城、上杉憲政、出奔于越後、三好長慶、取都下戶調、秋、八月、大內義隆、多秕政、陶晴賢、謀反、天皇、使使和解之、晴賢、弗奉旨、而攻義隆、二條尹房、三條公頼等、衣冠之徒、多戰沒、九月、義隆、自殺、大內氏亡矣、此役也、燒失明之符節、信使不相通、而聘禮竟廢矣、是歲、大友義鎭、取肥後、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三好長慶、擁細川氏綱、入京師、足利義輝、與氏綱、平、義輝、及近衞植家等、歸于京師、氏綱爲管領、府朝之事、無巨細、委之長慶、夏、四月、雨雹、秋、七月、大水、八月、太宰帥恒直親王、薨、三好義賢、殺細川持隆、冬、十一月、十三日、建仁寺、火、十二月、二十八日、二條晴良、辭左大臣、是歲、上杉輝虎、定越後、輝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時田、

二十一日一作二十日

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二十一日、關白二條晴良罷、二十二日、使右近衛大臣一條兼冬、兼關白、二十六日、以兼冬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近衛前久、爲右大臣、夏五月、武田晴信、侵信濃小笠原長時、戰敗遁亡矣、秋八月、三好長慶、剽掠都下、而攻丹波照諸城、冬十一月、二十七日、武田晴信、與上杉輝虎、戰于河中島、十二月、十五日、毛利元就劾奏陶晴賢、請伐之、廷議許可、

二十三年、春、正月、朔、停諸節會、二月、朔、關白左大臣一條兼冬薨、今川義元、侑參河、三月、二日、使右大臣近衛前久、兼關白、夏、四月、十一日、以前久爲左大臣、關白如故、內大臣西園寺公朝、爲右大臣、五月、白山火、冬、十月、北條氏康、攻古河、擒足利晴氏、是歲、陶晴賢圖津和城、毛利元就救之、戰于折敷畑、破晴賢、

弘治元年、春、二月、二十日、若狹雨泥、二十七日、脩伊勢兩宮、喪亂之久、營繕過期、百五十年于此、京師疫疾、死者二萬餘人、夏、四月、四日、長門阿武郡男女一萬三千人、咯血暴死、六月、大風、冬、十月、陶晴賢、據嚴島、毛利元就、伐晴賢滅之、二十三日、改元、大赦天下、復今年田租之半、賜百歲以上穀四斛、九

一說二十七日彗星見于西南或云見于東方

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閏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八日、賜毛利元就于周防等七州、補山陽西海二道探題、

二年、春、正月、朔、停元會、二十三日、彗星見于東北、二月、十三日、地動、十六日、吉田社、鳴動、二十二日、杉隆重攻陶隆房殺之、賜隆重于豐前、夏、五月、二十日、脩賀茂社、秋、七月、明主厚煙、爲海盜所窘、使鄭舜功來訴焉、九月、京師大疫、多死、九日、祓之木船、冬、十月、三好長慶、奏請修補宮闕、而傳令橫賦都下、是歲、大友義鎭、取豐前、

三年、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二十八日、上京火、延燒四百餘家、六月、二十日、地動、大旱、秋、七月、六日、祈雨於諸社諸寺、二十日、地又動、八月、二十六日、大風、攝津播磨海潮濫溢、溺死無算、而穀價騰貴、餓莩布滿道路、九月、二日、近衛前久辭左大臣、以右大臣西園寺公朝、爲左大臣、內大臣華山院家輔、爲右大臣、五日、天皇崩、而殯于深草法華堂、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改葬于泉涌寺、稱後奈良院、天皇之世、天下之勢、豆分瓜裂、據保州郡者、數十百人、皆靦然人面、其心皆禽獸也、稱之則噬矣、至尊、免其難、爲幸、奚暇撫兆民、以是、天皇恭默終世、時或成佛戲歌詠、以優游全其身矣、有三男四女、長男嗣立、是爲

一說覺子覺恕次正親町

正親町帝、次覺恕、爲僧、入延暦寺、季子夭、長中二女、亦夭、唯季女以壽終焉、

續史氏曰、承久元弘之古、以僭臣敵于朝廷、弗翅敵之、而克之、弗翅克之、而流之萬里之外、卑薄之地、使家不能障風雨、且親子不得相見矣、斯謂之皇家衰圮之極乎、猶未也、冠履喪矣、亡不具者、欲興兵戰、則數萬之衆、立辦矣、豎厥敗、而蒙塵遐竄、亦自取也、安以異諸彼爲僭臣所制者、孰與此爲輿臺所拏鼻者、彼立辨大師者、孰與此大行不能以時而送、即位不能具禮而行者、厥供御如斯、何論封宗子、以邦國、子皇女、以湯沐邑、其袖身爲僧尼、亦非其素志、出乎不得已也、吁、皇天奚使至此極矣、

續日本史卷之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

本紀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正親町天皇

正親町天皇、諱方仁、後奈良帝之長子也、母贈皇太后、諱榮子、號吉德門院、參議藤原賢房之女、以永正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生天皇、天文二年十二月九日、立爲親王、二十二日、加元服、弘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踐祚、

永祿元年、春、正月朔、以亮陰、停元會、二月二十八日、改元、夏六月二十五日、彗星見、秋九月、足利義輝與三好長慶戰于北白河、二十六日、脩禊、追尊母氏、爲皇太后、冬十一月、義輝與長慶和、歸京、是歲、大旱、不登、餓死盈路、毛利元就脩備中美作、

一說四月改元

二年、春、正月十六日、觀樂於淸凉殿、龍造寺隆信擊少貳冬尙滅之、上杉輝虎爲阪東管領、朝于京師、夏五月、輝虎以近衛前久而還矣、大旱、秋九月二日、宮中祭後奈良帝、

一說三年九月十九日前嗣如越後

三年、春、正月十五日、毛利元就朝于京師、二十七日、天皇卽位、元就供其費用、天皇賚之、擢元就爲大膳大夫、賜錦衣及菊桐旗號、二月四日、內侍所神樂、松永久秀獻資用、夏五月、今川義元掠尾張、十九日、織田信長擊義元、殺之、冬十二月七日、雷、是歲、三好長慶爲管領、上杉輝虎取沼田廐橋名和諸城、更擊圍小田原、

小田原之役或作四年

四年、春、三月四日、星貫月、夏四月五日、星又貫月、五月又貫、四日、禳天變、六月、大友義鎭圍香春、秋七月、拔之、八月、上杉輝虎畧信濃、九月、輝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河中島、冬十月、毛利元就擊大友義鎭、破之、十一月九日、雷、

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石山本願寺火、延燒二千餘家、三月九日、地震、夏四月、北條氏康陷松山、上杉輝虎救之、弗及、卽屠私市、五月、三好長慶擊畠山高政、高政逃亡、其黨皆降、王畿寢平、冬十月、藤原惟房宣旨、天子感異夢、而奠幣於熱田、使使立入宗繼賫密詔、賜織田信長曰、皇綱衰紲、非一日、卿幸弗弃王室、擴姦誅橫、以拓榛蕪、使庶尹百司各歸其所矣、信長答謝太㕓、十五日、地震、十二月、尼子晴久卒、是歲、近衛前久自越後歸、長曾我部元親取土佐、

六年、春、天皇使淸原枝賢命武田上杉北條三氏弭兵、武田晴信不奉旨、而和不成矣、又使聖護院道澄如安藝、久我通興如豐後、諭毛利元就大友義鎭婚媾和解、二人聽命、道澄留數月、說元就與尼子義久平、元就陳不可和者十條、道澄不能強、而還矣、二月九日、奏樂於伊勢、禳災變、三月二十六日、二品式部卿邦輔親王薨、夏四月九日、東大寺火、秋九月二十三日、豐受宮成、太神還之、則奉幣伊勢兩宮、畿甸賊起、稱德政、而剽掠市井、冬十二月、三條西公條薨、二十一日、以皇族貞康、爲親王、是歲、武田晴信畧定上野七郡、上杉輝虎抄畧越中上野下總諸州、毛利元就之國、產金、奏請充朝廷供御、天皇許之、自是貢獻無虛歲、

道澄一作道增

七年、春、正月七日、北條氏康與里見義弘戰于鴻臺、翌日又戰、敗之、宇都宮結城小山諸氏、屬附氏康、三月七日、地震、十四日、以皇族師秀、爲親王、夏四月、武田晴信備飛驒、秋八月、織田信長擊齋藤龍興滅之、是歲、大友義鎭取筑後七城、三好長慶卒、

八年、夏五月、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謀討三好松永、三好松永殺義輝、遂擊足利義昭、義昭奔于近江、大友義鎭畧筑前、秋七月十九日、地震、

九年、春、正月二十四日、地震、二月十七日、內侍所神樂、足利義昭獻資用、二十九日、上京火、三月十九日、脩皇太神宮、秋八月、毛利元就攻出雲、使吉川元春、脩因幡伯耆、閏月、伊勢神宮失寶劍、十一日、奉幣神宮、二十三日、祈晴、冬十一月、出雲陷、尼子義久亡矣、於是毛利元就亘有山陽山陰十四州、是歲、近衛植家薨、

十年、秋七月二十四日、地震、八月二十四日、住吉社鳴動、冬十月、復使立入宗繼、持留書往尾張、告織田信長曰、天子深嘉乃懿德、嘗囑以征討、乃不違其命、而夙夜竭心、斜鋤兇徒、東道致靖、則乃功也、乃當廸果毅、以勿墜其力矣、因賜戰袍、北條氏康攻越後、松永久秀襲南都、縱火、東大寺燒亡、

十一年、春二月、以足利義榮、爲征夷大將軍、三月二十七日、謀諸國、脩東大寺佛殿、夏四月十五日、二品式部卿貞康親王薨、秋九月、織田信長伐近江、取十八城、六角氏徹矣、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榮薨、織田信長迎足利義昭、二十八日、朝于京師、冬十月、信長備攝津河內和泉諸州、十五日、地震、十八日、以足利義昭、爲征夷大將軍、十一月十六日、關白近衛前久、坐免、以二條晴良、復關白、十二月、武田晴信攻駿河、今川氏眞遁走、國除、是歲、宇都宮豐綱與河野通直爭伊豫、相攻、先是、西園寺氏辟亂、適伊豫、衆推爲主、國勢分裂、

通直、通好毛利元就、元就畧定伊豫、以通直、爲假守、
十二年、春、正月、織田信長、朝于京師、夏、五月、信長、脩皇宮、以民力凋弊難重賦、而緩期營之、使豐臣秀吉衞護京師、遣別將徇但馬、六月、武田晴信、入伊豆、秋、八月、信長、畧定伊勢、裂地封子弟功臣、而毀關蠲徭賦、九月、二十日、毛利元就、畧筑前、冬、十月、立華鑑連、以功、爲筑前守護、武田晴信、破北條氏兵於三增山、十一月、晴信、攻蒲原、克之、進陷駿府、織田信長、入都、戒宮闕工事、
是歲、赤松義祐、討浦上景宗、滅之、
元龜元年、春、正月、上杉輝虎、屠飯盛、武田晴信、取華澤、毛利元就、討尼子勝久、走之、二月、勝久、擊備中、十一日、地震、二十五日、星犯月、三月、七日、地又震、八日、禳天變、夏、四月、二十三日、改元、六月、織田信長、與淺井長政、朝倉義景、構兵、德川公、援信長、戰于姉川、克之、秋、七月、十三日、星貫月、三好義繼、釋光佐等、作亂、信長、討之、未平、九月、長政、義景、掠都下、信長反伐焉、冬、十月、北條氏康、卒、大友龍造寺二氏、構軍、西海不靖、織田信長、使人說平、十二月、詔使信長與武田晴信講和、足利義昭、說信長、與淺井朝倉二氏、講和、
二年、春、正月、四日、地震、大雪、二月、近江、獻兩頭龜、三月、武田晴信、入遠江、夏、

四月、三日、大風、晴信、陷參河八城、六月、毛利元就、薨、尼子勝久、抄畧伯耆、秋、九月、織田信長、徇近江、燔叡山、是歲、松永久秀、攻筒井順慶、戰于辰市、皇宮成、織田信長、欲置供御之地、恐惡賊侵奪、則權貸金於都下之商賈、而收其息、以代歲入矣、於是、諸搢紳、往往歸來、復舊、
三年、春、正月、西園寺公廣、攻土佐、三月、織田信長、畧近江、秋、七月、二十五日、二品式部卿貞敦親王、薨、冬、十二月、武田晴信、畧遠江、與德川公、戰于味方原、
天正元年、春、正月、織田信長、尤足利義昭失政、武田晴信、入參河、陷野田、三月、二十四日、內侍所、神樂、夏、四月、京師、火、武田晴信、卒、五月、武田勝賴、掠遠江、秋、七月、織田信長、攻足利義昭、劾奏其罪、詔褫義昭官爵、足利氏亡矣、此役也、都下罹災、館舍多燒、信長命悉修繕之、且免京坊賦役、令其校將村井貞勝留衞京師、以備餘寇、二十八日、改元、八月、信長、討朝倉義景、淺井長政、連戰大克、義景自殺、二十八日、大風、九月、長政亦自殺、朝倉淺井並亡矣、信長、頒其地、封豐臣秀吉等、長曾我部元親、殺一條兼定、取其地、武田勝賴、入遠江、冬、十一月、八日、內侍所、神樂、十二月、毛利輝元、討三村元親、入備中、是

歲、畠山氏、三好氏、並亡矣、
二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右大臣、華山院家輔、罷、以權大納言、九條兼孝、爲右大臣、武田勝賴、畧美濃、陷十八城、三月、織田信長、朝于京師、詔賜黃熟香、夏、五月、武田勝賴、取高天神、北條氏政、取關宿、六月、毛利輝元、滅三村元親、分其地、予諸將、秋、七月、伊勢之僧侶、作亂、織田信長、伐定之、割其五郡、封瀧川一益、上杉輝虎、徇加賀、屠金澤、使人取能登、是歲、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徇備中、取莊田國吉松山諸城、織田信長、發使四方、均道里、表行樹、通津梁、除關征、
三年、春、正月、織田信長、脩近畿諸國之橋道、二月、二十一日、立妙法院性胤、梶井宮惟常、伏見宮邦貞、爲親王、二十二日、立皇族邦房、爲親王、三月、織田信長、入朝、檢廷臣失采邑者、悉復之、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五月、七日、天皇肆樂、武田勝賴、圍長篠、德川公、及織田信長、討勝賴、敗之、六月、德川公、攻勝賴、拔光明、秋、七月、進陷諸寨、八月、朝倉遺黨、起于越前、信長伐平之、分兵徇加賀、割其地、封柴田勝家等、冬、信長、又入朝、是歲、近衞前久、之薩摩、
四年、春、三月、十日、左大臣、西園寺公朝、罷、上杉輝虎、徇越中飛驒加賀諸州、

夏、四月、住吉社、火、織田信長、入朝、詔賜二條城、固辭弗受、致之皇太子、五月、三日、天王寺、火、五日、信長、攻大坂、冬、十月、上杉輝虎、入能登、十一月、信長、又入朝、二十一日、以右大臣九條兼孝、爲左大臣、內大臣一條內基、爲右大臣、是歲、信長、殺北畠具教、北畠氏亡矣、洋人、抵豐後、獻大礮、大友義鎭、受收之、
五年、春、正月、四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一日、又神樂、二月、織田信忠、討紀伊、三月、四日、脩築宮垣、秋、九月、二十日、男山神社、鳴動、二十八日、彗星見于西北、逾年不滅、上杉輝虎、陷加賀諸城、斬長重連、織田信忠、攻滅松永久秀、筒井順慶、從信忠、有功、封于大和、冬、十月、織田信長、使豐臣秀吉、徇西北諸國、十一月、秀吉、降福岡上月諸城、進取但馬、二十日、左大臣、九條兼孝、罷、以右大臣、一條內基、爲左大臣、內大臣、織田信長、爲右大臣、近衞前久、自薩摩歸、是歲、島津義久、攻伊東祐丘、祐丘奔、國遂亡矣、
六年、春、正月、朔、擧元會、應仁以還、朝會廢絕、有時行之、苟且假設、不能具大禮、今茲、織田信長、考訂禮典、而諸飾服儀、悉復舊、三月、上杉輝虎、卒、二子爭立、國大亂、夏、四月、織田信長、使人畧北陸、關白二條晴良、右大臣織田信長、並辭、五月、十二日、大水、毛利輝元、討滅尼子勝久、六月、五日、脩春日社、秋、九

月二十八日、東國地震、冬、十一月十三日、以前左大臣、九條兼孝、爲關白、是歲、鑄新錢、大友義鎭、攻島津義久、戰于耳川、義鎭敗績、秋月種實、龍造寺隆信、乘其弊、交擊義鎭、

七年、春、正月二十日、以內大臣、二條昭實爲右大臣、二十四日、三條西實枝、薨、二月、織田信長、入朝、豐臣秀吉、圍三木城、遂徇備中、降四城、三月、上杉景勝、攻上杉景虎、景虎、依上杉憲政、二人共亡矣、夏、四月、毛利輝元、取美作九城、豐臣秀吉、取丹波十餘城、六月、明智光秀、擊秦秀治、滅之、以功、封于丹波、秋、九月、北條氏政、與武田勝賴、相持于黃瀨川、德川公、攻駿河救氏政、冬、十一月、池田信輝、討荒木村重、村重、委城遁亡、信輝、封于攝津、毛利輝元、備中、取忍山、京師兵亂之餘、未起東宮、織田信長、爲皇太子、營第二條邸、二十二日、皇太子徙居焉、是歲、長曾我部元親、取阿波數城、

八年、春、正月、豐臣秀吉、拔三木城、別所長治亡矣、中川清秀封其地、二月、脩男山神社、毛利輝元、遣人攻兒島、豐臣秀吉、屠鹿野、但馬諸城、望風降附、山名豐邦、以鳥取城而降、秀吉削封、亡幾滅亡矣、三月、朔、地震、閏月、十二日、內侍所神樂、武田勝賴、與北條氏政、戰于浮島原、大疫、至夏、不已、四月、五日、地

十三日或作十日三日或作三月

震、二十一日皇孫女、薨、廢朝三日、六月、十三日、三日並見、十五日、星貫月、織田信長使佐久間信盛、攻釋光佐、久不能平之、天皇、詔光佐、授城於是、大阪歸信長、秋、八月、信長、放信盛、九月、彗星見、冬、十一月、加賀賊起、柴田勝家、擊定之、

九年、春、二月、織田信長、入朝、調馬、以供天覽、而不禁庶人之縱觀、天皇悅、大賜信長、上杉景勝、入越中、三月、德川公、拔高天神、夏、四月、二十九日、關白、九條兼孝、罷、使左大臣、一條內基、兼關白、毛利輝元、戍鳥取、秋、七月、豐臣秀吉、圍之、冬、十月、鳥取陷、島津龍造寺二氏、久搆兵、是歲、和解、佐佐成政、定越中、細川藤孝、定丹後、織田信雄、定伊賀、織田信長、以其地、予三人、大友義鎭、燔宇佐八幡社、

十年、春、正月、紅氣彌天、二月、二日、以前關白、近衛前久、爲太政大臣、織田信長奏請、脩伊勢兩宮、天皇、許可、則按檢舊典、而因天武之故事、三月、信長與德川公、攻甲斐、克之、十一日、武田勝賴亡矣、十五日、內侍所、神樂、信長、以駿河、隸德川公、以上野及信濃二郡、予瀧川一益、爲阪東管領、自餘封賞、有差、夏、四月、信長使人徇南海、五月、太政大臣、近衛前久、罷、德川公、朝于京師、信長亦朝、六月、二日明智光秀、殺信長、內外恟恟、皇太子、辟難於禁內、光秀、謀得衆心、而除京中地租、豐臣秀吉、與毛利輝元相持、聞訃即還、十三日、伐光秀斬之、秋、秀吉、立信長孫信秀、爲信長後、屬之近江田三十萬石、其餘悉分之、織田信雄、取尾張、織田信孝、取美濃、豐臣秀吉、取播磨但馬因幡丹波、柴田勝家、取長濱、丹羽長秀取若狹及近江二郡、池田信輝、取尾崎兵庫、自餘有差、八月、長曾我部元親、入阿波、與三好氏、戰于中富川、破之、阿波大水沒地丈餘、冬、十一月、織田信雄、織田信孝、爭權開釁、島津龍造寺二氏、和敗、西海不寧、是歲、東國亂、德川公、定甲斐、信濃、北條氏直、定上野、上杉景勝、略河中島、

十一年、春、正月、豐臣秀吉、攻伊勢、二十二日、妖光見于東北、三月、朔、彗星東飛、夏、四月、十八日、秀吉與織田信孝戰、破之、二十一日、擊佐久間盛政於賤嶽、二十三日、進徇越前、圍北莊、二十四日、柴田勝家、力竭自殺、國除、秀吉乘勝徇加賀能登、平之、夏、五月、旋師、攻美濃、織田信孝、出奔內海、秀吉擊殺之、秋、七月、秀吉、取伊勢伊賀、以越前及加賀二郡、與丹羽長秀、自餘封賞有差、島津義久、攻龍造寺隆信、克之、是歲、長曾我部元親、略定南海四州、

十二年、春、正月、二日清涼殿有怪、十六日、月破爲三、既而成火、消滅矣、二月、三日清涼殿又有怪、三月、龍造寺隆信、攻有馬義純、戰敗而沒矣、豐臣秀吉攻織田信雄、德川公援信雄、夏、四月、敗秀吉於長湫、秋、八月、筒井順慶、卒、冬、信雄與秀吉、約和、十二月、關白左大臣、一條內基罷、以右大臣、二條昭實、爲左大臣、是歲、秀吉取美濃諸城、移筒井定次於伊賀、封羽柴秀長於大和、九鬼嘉隆於志摩、蒲生氏鄉於伊勢五郡、明人來豐後獻虎象孔雀鸚鵡及諸珍器、大友義鎭私勒之、

十三年、春、正月、十二日使左大臣、二條昭實、兼關白、三月、十日、昭實辭左大臣、以內大臣、近衛信尹、爲左大臣、前內大臣、今出川晴季、爲右大臣、天皇、春秋既高、欲遜位、以宮殿傾圮、未果、豐臣秀吉、承旨、繕修之、天皇悅、擢秀吉、爲內大臣、二十三日、秀吉討紀伊、屠根來寺、則撤關、便往來、以紀伊和泉、予羽柴秀長、以近江、予豐臣秀次、夏、四月、丹羽長秀死、秀吉使秀長秀次及浮田秀家、小早川隆景等、伐長曾我部元親、太宰府菅廟罹兵災、六月、大水、秋、七月、秀長等、薄眞、元親納名降、秀吉、削其國、而封蜂須賀正家於阿波、小早川隆景於伊豫、仙石久秀、十河存保於讚岐、自餘有差、十一日關白、二條昭實、罷、

良恕一作良怒

使內大臣豐臣秀吉兼關白、此日、秀吉奏、爲佐命功臣、請官爵、天皇許可、八月、秀吉伐越中、佐佐成政降、則置前田利家、以撫其民、此役也、丹羽長重犯律料其罪、移之若狹、割越前于掘秀政、遣金森長近略飛驒、以其國予長近、冬十月、割淡路于脇阪安治、伊勢兩宮成、十三日、遷皇太神、十五日遷豐受太神、是時織田信長既死、豐臣秀吉行其遺志、著爲示式、十一月二十九日、地大震、畿內及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地裂水涌、死者無算、其後屢震、至明年、不止、晦雷、十二月、小笠原貞慶攻破高遠城、是歲、豐臣秀吉定五吏隷京師、天下大饑、餓莩相望、

十四年、春、正月、十五日、大雷、夏、四月、二十九日、賀茂祠司來奏、神田耗減、弗能舉競馬舊式、則留賜田、供祭用、五月、上杉景勝朝于京師、任參議、其部下、受官有差、秋、七月、二十四日、皇太子薨、島津義久略岩屋寶滿諸城、九月、德川公與豐臣秀吉和解、秀吉使長曾我部元親等伐島津義久、冬十月、德川公朝于京師、十一月、七日、天皇禪位於皇太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幸于聚樂、歡酣樂起、天皇親和歌、以賜豐臣秀吉、十八日、還、文祿二年、正月、五日、崩、遺詔稱正親町院、二月、二十三日、葬于泉涌寺、天皇睿明有識量、而洞察治亂之機、毫釐弗差也、織田之末太顯、寄之以大事、繼之以豐臣、誅鋤兇猾、離天下未平、慶長元和之偃武、實基于此、天皇有一男三女、男諱誠仁、稱陽光院、長女爲尼、居曇華院、二女闕事跡、陽光院有四男八女、長男寶爲後陽成帝、次空性、次良恕、次興意、並祝髮、任法親王、空性入仁和寺、後蓄髮、號隨庵、良恕入延曆寺、興意初名道勝、入三井寺、

續史氏曰、昔者皇家之盛也、三公佐政於內、六十國守治民於外、至委任輔弼之柄者、至尊親秉之、一日假諸藤原氏、藤原氏勢傾朝廷、其封跨三國、勳抗衡至尊、至尊不是之推、平氏抑其權、平氏勢十倍乎藤原氏、其封亘三十餘國、及鎌倉室町、其勢數倍乎平氏、織田豐臣與之頡頏、藩鎮州牧莫非其屬、而租稅賦役皆自裁之、藤原氏裁以三國、猶且如彼、織田豐臣擁倍蓰什伯之勢、竊窺皇家、取之由反手也、然弗敢者、君臣之分不忍也、豈與彼六朝五代朝稱君臣夕顛倒之國、可同年而語乎、

續日本史卷之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本紀七

後陽成天皇

後陽成天皇、諱和仁、後改周仁、陽光院之長子也、母新上東門院、諱秀子、內大臣勸修寺晴秀之女、以元龜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生天皇、天正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立爲親王、十四年、九月、二十日、加元服、十一月、七日、受禪、二十五日、即位、尊正親町帝、爲太上天皇、黑田孝高等攻豐後、拔馬嶽閏津二城、十二月、十三日、島津義久擊却豐臣秀吉之諸將、取豐後十六城、十九日、以內大臣豐臣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秀吉奏請討薩摩、天皇許可、則徵賦於五畿七道三十七國、是歲、吉川元春卒、

十五年、春、正月、二十五日、紅氣彌天、三月、朔、豐臣秀吉自將、攻薩摩、沿道諸城望風而降、夏、五月、島津義久戰敗乞降、六月、秀吉削義久之地、此行也、秋月種實宇治惟谷等弗從秀吉、因削封、秋、七月、改封小早川隆景於筑前、佐佐成政於肥後、鍋島直茂於肥前、以豐前六郡予黑田孝高、以其二郡予森勝信、以筑後三郡予久留米秀包、以其三郡予立華宗茂、伊東祐兵、龍造寺政家、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等、復舊封、差有增損矣、秋、七月、丹羽長重坐削封、以若狹予淺野長政、二十四日、宮中祭陽光院、冬、十月、島津義弘朝于京師、是歲、大友義鎮卒、琉球人入貢、命鍋島直茂督外國貿易之事、禁耶穌教、

十六年、春、正月、肥後亂、國守佐佐成政不能平焉、豐臣秀吉賜成政死、而以肥後分予加藤清正與小西行長、蝦夷酋蠣碕慶廣遣使入貢、遂請內屬、夏、四月、十四日、天皇與太上天皇幸于聚樂、二后諸皇子亦往焉、豐臣秀吉率文武百官迎之、奏樂三終、翌日、秀吉及群侯百司以次進御床下、則盟曰、凡同盟之人、戮力協心、崇奬皇家、毋廢朝貢而失臣節、毋陵廷臣而犯采邑、毋營私利而爲姦穢、或渝此盟、六十六州明神明祇、大冥殛之、俾隊其命、亡其氏、踣其社稷矣、秀吉獻金帛百貨、以都下租稅、爲二帝供御、以近江高島郡、爲廷臣采地、十六日、大饗、天皇親歌、以賜秀吉、十八日、還、秀吉遣使於北條氏政、責其不庭、五月、二十八日、詔諸社諸寺、禳災、閏月、十三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二十二日、宮中祭陽光院、是歲、秀吉鑄方板金、造楷金、大小鈑、與金錢砂金並行、

一說正月二十六日奉寂御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停元會、二月、東海道地震、夏、五月、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諸族、致使於豐臣秀吉、秀吉勸之入朝、伊達政宗滅葦名盛重、併會津四郡、秋、九月、毛利輝元、割出雲伯耆數郡、予吉川廣家、冬、伊達政宗滅二階堂盛義、併仙道七郡、豐臣秀吉入朝、劾奏北條氏政、請討之、天皇許可、十一月、十七日、內侍所神樂、是歲、琉球人入貢、

十八年、春、正月、德川公遣世子朝于京師、十日、地震、三月、朔、豐臣秀吉戎服入朝、天皇賜之節刀、翌日、發師、伐北條氏政、德川公及織田信雄、上杉景勝、前田利家等、四十五州兵、步騎七十萬會之、夏、四月、二十日、內侍所神樂、秋、七月、秀吉陷小田原、氏政伏誅、國除、此役也、信雄無功、褫封、遂改封德川公於阪東八州、予尾張及伊勢五郡於豐臣秀次、駿河於中村一氏、甲斐於加藤光泰、參河於池田輝政與田中吉政、遠江於堀尾吉晴與山內一豐、信濃於森忠政石川數正仙石秀久等、自餘有差、八月、檢陸奧出羽之地、予會津仙道十一郡於蒲生氏鄉、葛西大崎於木村秀俊、九月、九日、皇宮成、冬、十月、秀俊部下亂、十二月、二十六日、天皇遷新宮、二十八日、遷神鏡於正殿、是歲、雨雹、大如栗、琉球入朝、朝鮮三致使請和、

十九年、春、正月、二十一日、內侍所神樂、二十二日、羽柴秀長薨、二十六日、以皇族智仁為親王、閏月、德川公朝于京師、天皇引公入華禁園、夏、五月、陸奧亂、六月十八日、大雨雹、秋、八月、豐臣秀次入陸奧、九月、斬賊魁、餘黨悉平、木村秀俊坐褫封、予伊達政宗於葛西大崎、以陸奧出羽七郡予蒲生氏鄉、冬、十月、豐臣秀吉辭關白、十二月、二十八日、使內大臣豐臣秀次攝關白、是歲、德川公請停砂金、更鑄楷金大小鈑與金錢、並行東國、豐臣秀吉免京師市賦、

文祿元年、春、正月、二十八日、左大臣近衛信尹罷、二十九日、以內大臣豐臣秀次為左大臣、關白如故、二月、十日、天皇幸于聚樂、儀一準天正故事、豐臣秀吉奏請伐明朝鮮、以浮田秀家為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先鋒、秀吉之肥前、為之聲援、秋、七月、德川世子朝于京師、秀吉還、二十二日、宮中祭陽光院、九月、地動、冬、十月、秀吉復將赴肥前、詔曰、征韓一任將校、而勿輕踰海、十二月、八日、改元、

二年、春、正月、五日、太上天皇崩、夏、四月、明主請和、大友義統秦信時、坐懦弱、褫封、以其地賞諸將、五月、明人來聘、秋、九月、天皇使今出川晴季勞豐臣秀

吉之征役、閏月、德川世子入朝、冬、十月、德川公亦朝、浮田秀家班兵而還、

三年、春、正月、朔、以死陰、停諸節會、九條植通薨、夏、四月、二十九日、以皇子良仁為親王、五月、德川公朝于京師、秋、七月、彗星見于東北、九月、二十五日、地震、冬、十月、五日、宮中俳樂、七日、又樂、十一日、又樂、十一月、二十一日、宮中聚僧誦經、祭正親町帝、十二月、大疫、是歲、羽柴秀俊薨、無嗣、國除、封增田長盛於大和、藤堂高虎於伊豫、加藤光泰卒、子貞泰幼不任國事、褫封、徙封淺野長政於甲斐、

四年、春、正月、朔、元會、天皇以國忌不臨殿、白馬節、亦不臨、二月、蒲生氏鄉薨、秋、七月、豐臣秀吉劾奏關白左大臣豐臣秀次、褫其官職、廢為庶人、十五日、賜死、裂其封、分予諸將、福島正則受清洲、自餘有差、八月、十日、大雨、洪水、二十五日、秀吉劾奏右大臣今出川晴季、褫官、流之越後、冬、十一月、秀吉疾、二十七日、內侍所神樂禳之、十二月、十七日、雷、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是歲、佐竹義宣滅豪族三十餘家、自增封矣、

慶長元年、春、二月、課山陽山陰二道、築淀川堤防、夏、四月、雪、五月、十日、德川公入朝、十三日、豐臣秀吉以子秀賴入朝、秋、七月、二日、彗星見、三日、陰霾

大風、京畿東國雨毛、深數寸、八日、兩月並見、十二日、地大震、山崩水溢、死者無算、德川公及豐臣秀吉入省、其後頻震、二十二日、禳天變、閏月、又大震、海水濫溢、漂沒民家、八月、朔、日有食之、明朝鮮二使來聘、冬、十月、二十七日、改元、十一月、十五日、豐臣秀吉獲耶蘇賊、戮之、二十二日、內侍所神樂、是歲、改鑄金幣、諸國洪水、蠻船著土佐、豐臣秀吉遣增田長盛檢察之、收錦綺十萬端、絲十六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頭、以其餘頒予公卿諸侯、遣百穀雜貨、償贈蠻船、

二年、春、正月、四日、地震、七日、停白馬節、十一日、地大震、數月不歇、二月、豐臣秀吉復奏伐明朝鮮、以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為元帥、前役之諸將、多屬之、夏、六月、小早川隆景薨、秋、九月、六日、內侍所神樂、冬、十二月、徙封丹羽長重於小松、二十六日、地震、

三年、春、正月六日、地震、七日、畿內大雪、徙封蒲生秀行於宇都宮、上杉景勝於會津、堀秀治於越後、夏、四月、隕霜枯茶、秋、七月、豐臣秀吉疾、詔祈其愈、十一日、將軍冢鳴動、二十日、宮中祭陽光院、二十八日、大風、八月十八日、太政大臣豐臣秀吉薨、二十二日、方廣寺成、九月、十五日、天皇弗豫、祈其愈、冬、十

月、天皇欲遜位、傳旨公卿、則會議于清涼殿、未答、天皇促之、十一月、十八日、德川公入諫止之、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弭兵而還、時、傳草木棉種、十九日、召歸今出川晴季、復右大臣、

四年、春、正月、朔、天皇疾、未瘳、停四方拜、二十六日、東寺、火、閏、三月、二日、日本書紀、印本成、則頒賜之、三日、前田利家、薨、夏、五月、長曾我部元親、卒、秋、八月、地震動、德川公入朝、是歲、予細川忠興于杵築、掘尾吉晴于越前府中、造方金、方金四、當小鈑一、與舊幣並行、太泥入貢、

五年、春、正月、朔、天皇疾、未瘳、停四方拜、秋、七月、地震、石田三成、作亂、毛利輝元、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小西行長等、與之者、四十餘侯、上杉景勝、亦應三成、在東國、先擧兵、八月、三成徒、圍田邊、九月、八日、詔解其圍、十五日、德川公與三成、戰于關原、三成敗績、諸侯、黨三成者、多失封、十七日、公使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淺野幸長衞護京師、而權設關備盜賊、二十二日、地震、冬、十月、朔、斬石田三成、餘黨、處刑有差、削毛利輝元之封、此際、黑田孝高、加藤清正、畧定西海、十二月、德川公、改封二子秀康忠吉、秀康賜越前、忠吉賜尾張、遂定諸侯之封土、予加賀能登越中於前田利長、備前備中

美作於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於福島正則、筑前於黑田長政、播磨於池田輝政、豐前於細川忠興、紀伊於淺野幸長、筑後於田中吉政、因幡伯耆於中村忠一、出雲隱岐於掘尾吉晴、土佐於山內一豐、自餘有差、給豐臣秀頼、以攝津河內和泉、德川公、令世子朝于京師、十九日、以九條兼孝、復關白左大臣、二十一日、天皇廢皇太子良仁、立第三子政仁、爲皇太子、初、良仁庶而長、善豐臣秀吉、今出川晴季、因此、求爲皇太子、弗聽、固請、天皇曲意許可、然內不悅焉、常有廢立之志、至是召德川公、詢之、公答曰、知子莫如父、孰敢間之、況於廢庶而立嫡乎、天皇意決矣、以有此擧也、是歲、和蘭來界府、請互市、許之、

六年、春、正月、朔、天皇疾、未瘳、停四方拜、六日、九條兼孝、辭左大臣、以近衞信尹、復左大臣、二月、伊達政宗、侵會津、三月、侵福島、十九日、罷除目、東國、大疫、夏、五月、德川公、慮天皇之供御乏虛、而廷臣之釆邑、多耗沒、奏請增給、天皇許可、遂定寺院之田、以三千石、屬延曆寺、自餘有差、秋、八月、糾上杉景勝之罪、削其封、以此、分予蒲生秀行、伊達政宗、自餘、最上義光、掘秀治等、增封有差、九月、二十九日、內侍所、神樂、冬、十二月、十六日、東國、地大震、安房二總、最甚矣、海水涸乾三十餘町、十七日、海中震鳴、潮汐漲盈、而漂沒三十餘邑、是歲、城于二條、西國諸侯、助其役、石見產黃金、增造金幣、安南、呂宋、柬埔寨、入貢、

七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地震、夏、五月、朔、德川公、入朝、六日、謁于皇太后、地震、三日、又震、十八日、又震、徙封佐竹義宣於秋田、其弟宣隆於龜田、六月、德川公、賜黃熟香、安南貢虎象孔雀等、秋、八月、客星見于西方、九月、見于東方、十八日、小早川秀秋、薨、無子、國除、德川公、改封子信吉於水戶、以佐倉、予子忠輝、冬、十二月、囚浮田秀家、放之八丈島、方廣寺、火、是歲、太泥入貢、

八年、春、正月、右大臣、今出川晴季、罷、德川公、封源敬公於甲斐、二十四日、有妖光、自乾入巽、二十五日、將軍冢鳴動、二月、改封德川忠輝於河中島、森忠政於美作、十二日、以內大臣德川某、爲右大臣、加征夷大將軍、德川秀康等、授任有差、二十五日、某入覲、拜命、獻白金、天皇享之、且謂曰、芟夷姦慝、撫育萬姓、以綏四海者、眞非卿之績也、世世保厥業、而勿墜諸、某、拜手稽首、對曰、老臣不敏、豈敢能爲焉、干戈止熄、兆民樂業、實陛下之聖德是頼矣、既退、自二宮、宗室、至公卿百寮、皆有餽遺矣、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六月、二十七日、將

軍冢鳴動、秋、九月、德川信吉卒、無子、國除、冬、十月、十六日、德川某、辭右大臣、十一月、封德川頼宣於水戶、十二月、二十一日、地震、二十二日、又震、二十四日、雷、

九年、春、正月、傳敎令于蝦夷、二月、諸道、每里表樹、黑田孝高、卒、三月、二十九日、德川公、入朝、夏、五月、二十七日、天皇患癰、六月、三日、瘳、德川世子、入朝、九月、幕府、獻供御田萬石、冬、十一月、關白九條兼孝、罷、十二月、二日、宮中、祭正親町帝、是歲、朝鮮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朔、天皇弗豫、停諸節會、東國地震、德川公、入朝、三月、世子亦朝、倣衞一親源頼朝之故事、上杉景勝、佐竹義宣等、從朝焉、夏、四月、朔、德川公、辭征夷大將軍、稱老矣、十三日、以內大臣豐臣秀頼、爲右大臣、德川嗣君、既爲內大臣、十六日、加征夷大將軍、自餘、以次授任、十六日、嗣君、入覲、德川秀康、前田利長、毛利輝元、島津忠恒等、從覲矣、六月、京師、旱、昆明池水乾、秋、七月、近江、美濃、尾張、大水、二十三日、使左大臣、近衞信尹、兼關白、翌日、信尹、辭左大臣、八月、東國大水、冬、十一月、淺間山、火、十二月、十五日、南海洪濤、八丈島側、土起、生一洲、二十六日、江戶火、是歲、改造方金、先是、洋人、傳烟艸、稍廣

海內、至是禁止焉、
十一年、春、三月、四日、東國大雷雨雹、德川老公、朝于京師、四海始平、禁闕未改營、而宮省鄙隘狹小、不能具朝儀、老公建議、請廣周垣而改築殿宇、天皇許可、秋、七月、賦天下、起役、德川秀康、董其事、諸侯所獻之石礎、悉鐫其姓名、徙封內藤信成於長濱、八月、南海山陽二道、大風傷禾、九月、詔陞大樹寺比叡額、德川賴房、封于下妻、冬、十一月、十日、以內大臣鷹司信房、爲左大臣、十一日、關白近衞信尹、罷、使信房兼關白、十二月、鑄新錢、是歲、伊豆產金銀、角倉了意、上疏鑿大堰川上流、通丹波、豐臣秀賴、建高臺寺、德川老公召暹羅占城之朝貢、無幾、二國入貢、
十二年、春正月、朔、天皇弗豫、停四方拜、東國地動、十一日、右大臣、豐臣秀賴、罷、以權大納言九條忠榮、爲右大臣、二十七日、雷、三月、朔、將軍冢、鳴動、五日、德川忠吉、卒、無子、國除、夏、四月、多武峯、藤原鎌足、像、破裂、閏月、源敬公、徙封于尾張、朝鮮使、來聘、宗義智、掌之、周旋有力、擢于侍從、六月、彗星、見于東北、秋、七月、八日、雨雹、二十二日、宮中、有妖光、八月、五日、彗星、見于西方、二十日、彗星、見于東方、九月、豐臣秀賴、修北野社、冬十一月、朔、雷、十二月、駿河城、火、

是歲、角倉了意、濬富士川、通甲斐運道、
十三年、春、正月、朔、日當蝕、不見、二月、佐渡金坑塞、陸奧生金、豐臣秀賴、疾、二十四日、內侍所神樂、祈其愈、三月十二日、多武峯藤原鎌足、像破裂、則使使祭鎌足、猪隈教利、烏丸光廣、德大寺實久、飛鳥井雅賢、難波宗勝、松木宗隆等、與宮女姦、事露覺、夏、四月下獄、教利亡命、筒井定次、坐穢行、失封、竄流于伊豫、六月、京師、大水、前田利宗坐疾喪心、褫封、松平康重封其虛、秋、八月、京師、又大水、九月、二十四日、多武峯、鳴動、冬、十二月、二十六日、關白左大臣、鷹司信房罷、使右大臣、九條忠榮、兼關白、是歲、南部生黃金、
十四年、春、正月、朔、停元會、江戶、火、三月、四日、有方月、時或盈虧、駿河二總、雨雹、壞屋舍、島津忠恒、伐琉球、夏、四月、大克之、琉球王、寧、乞和、弗許、進戰擒寧、十九日、天皇弗豫、五月、中村忠一、卒、無子、國除、六月、十五日、大水、秋、七月、七日、將軍冢、鳴動、琉球平、則以琉球、隷島津氏、八月、天下、大水、九月、六日、東國、大風、洋船漂着上總、則令脩船而還矣、改封脇阪安治於大洲、富田知信於宇和島、藤堂高虎於伊賀伊勢、修伊勢兩宮、遣使奉幣、冬、十月、三日、有奔星淵天、十一月、七日、雷、十二月、改封德川賴宣於駿河遠江、德川賴房於水戶、

良仁一作良知

是歲、獲猪隈教利、斬之、分流飛鳥井雅賢等、及宮女五人、於隱岐、松前硫黃島、八丈島、既而赦烏丸光廣、德大寺實久、復官爵、明、和蘭、杜瓦爾、三國、入貢、英吉利人、來請交貿、許之、阿媽港人、亦來、先是、日本船、到其國、國人給殺之、恐奪其貨財、至是、殲港人、以徇矣、
十五年、春、二月、堀忠俊、坐暗弱、褫封、到其國、增封德川忠輝、三月、以淡路、增封池田輝政、夏、四月、淺野長政、卒、九日、有五石、隕于參河、六月、豐臣秀賴、修方廣寺、秋、八月、細川藤孝、卒、琉球王、來朝、九月、烟草之禁寢弛、則復禁之、冬、十月、九日、駿河城、火、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春、正月、朔、停四方拜、島津義久、薨、三月、德川老公、朝于京師、二十七日、天皇遜位、元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崩于仙洞、九月、二十日、葬于泉涌寺、翌日、收骨納之深草法華堂、稱後陽成院、天皇、睿哲偉略、舉起廢典、永垂鴻業、而德被遍天下、餘威加海外、使異域之貢獻、遐來陸續、以仰瞻皇土、可謂曠世之美事、不敢愧祖先也、有十三男、十二女、長男良仁、更名覺深、次承快、次實爲後水尾帝、次信尋、次尊性、次堯然、次良純、次好仁、次昭良、次尊覺、次道晃、次道周、次慈胤、信尋、嗣于近衞氏、昭良嗣于一條氏、並爲關白、好仁爲

親王、餘皆薙髮、爲僧、任法親王、或曰、後水尾後陽成之第二子也、帝之世、豐臣氏亡、帝、後爲明正帝、帝後爲後光明帝、帝後爲後西帝、帝後爲靈元帝、帝後爲東山帝、帝後爲中御門帝、帝後爲櫻町帝、帝後爲桃園帝、帝後爲後櫻町帝、帝後爲後桃園帝、帝後爲光格帝、帝後爲仁孝帝、帝後爲孝明帝、帝後則今上也

續史氏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不其然乎、豐臣尙氣節、部下之士、皆弃身赴難矣、德川重德義、部下之士、皆後私先公矣、二氏、鼓舞斯衆、而供征戰之用、弗弱何爲、夫士之挫醜類者、二氏所令也、二氏得成功者、亡非天皇所令乎、人或稱部士、而忘二氏、稱二氏而忘天皇、可乎、

續日本史卷之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

年表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列國事、一顧一覽、不可表焉、故採摭其要、載之本紀、本紀紛紜、不易檢覽、則作天子相將年表、

	天子	關白	將軍	太政大臣	左大臣	右大臣
應永二十年	稱光	一條經嗣	足利義持 細川滿元管領		今出川公行	鷹司冬家
二十一年	即位					冬家罷 九條滿教任
二十二年	皇宮火					
二十三年	上杉氏憲作亂					
二十四年	氏憲伏誅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四十六　[illegible]

	天子	關白	將軍	太政大臣	左大臣	右大臣
二十五年	斯波義重卒	經嗣薨 九條滿教任	殺弟義嗣		公行罷 九條滿教任	滿教遷 德大寺公俊任
二十六年					滿教罷 德大寺公俊任	公俊遷 二條持基任
二十七年				德大寺公俊任 公俊罷	公俊遷 二條持基任	持基遷 西園寺實永任 實永罷 三條公光任
二十八年			畠山滿家管領			
二十九年						
三十年			義持罷 足利義量任			公光罷
三十一年	後龜山崩	滿教罷 二條持基任				一條兼良任
三十二年			義量卒 義持復任		持基罷	
三十三年						

本朝通紀云正長元年[illegible]持再任管領又云永享元年[illegible]持再任管領[illegible]誤不取

三十四年					持基復任	
正長元年	稱光崩 [illegible]立	持基[illegible]	[illegible]			多[illegible]
永享元年	[illegible] 細川持元卒		足利義教任		持基[illegible] 一條兼良任	兼良遷 近衛房嗣任
二年						
三年						
四年		持基[illegible] 一條兼良[illegible] 兼良[illegible] 持基復[illegible]	細川持之管領	二條持基任	兼良[illegible] 足利義教任	
五年	[illegible]小松崩 畠山満家卒 斯波義淳卒	持基[illegible] 為關白		持基[illegible]		
六年						
七年	北畠[illegible]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四十七						我自刊我書屋
八年						
九年	上杉憲實舉兵 東國亂					
十年	[illegible]				[illegible] 近衛房嗣任	房嗣遷 [illegible]房平任
十一年	足利持氏亡 上杉氏[illegible]					
十二年	京[illegible]					
嘉吉元年	[illegible] 赤松[illegible]亡 大内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	大内持世卒 細川持之卒		畠山持國管領 足利義勝任			
三年	[illegible] 武田信[illegible]		[illegible]卒			
文安元年	[illegible] 上杉[illegible]卒					

二年		持基薨 近衛房嗣任	細川勝元管領			
三年				一條兼良任	房嗣罷 鷹司房平任	房平遷 二條持通任
四年	加賀亂	房嗣罷 一條兼良任				
五年						
寶德元年	東國亂 足利成氏鎮阪東		足利義政任 持國復管領			
二年				兼良罷		
三年						
享德元年			勝元復管領	久我清通任		
二年		兼良罷 二條持通任		清通罷		
三年	山名持豐掠都下 足利成氏殺上杉憲忠 東國亂	持通罷 鷹司房平任				持通罷 洞院實熙任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四十八　我自刊我書屋

康正元年	赤松氏復封 畠山義就略大和 上杉憲秋自殺 畠山持國薨	房平罷 持通復任		西園寺公名任	房平罷 洞院實熙任	實熙遷 一條教房任
二年	皇宮成 後崇光崩					
長祿元年				公名罷	實熙罷 一條教房任	教房遷 三條實量任 實量罷 近衛教基任
二年	神璽歸	持通罷 一條教房任		二條持通任		
三年					教房罷 三條實量任	
寛正元年	畠山政長攻畠山義就			持通罷	實量罷 足利義政任	
二年	足利成氏上杉房顯相戰 足利政知鎮阪東			近衛房嗣罷 罷年不詳		
三年	畠山政長拔嶽山					教基薨 德大寺公有任

四年		教房辭 持通復任				
五年	後花園讓位 後土御門立			畠山政長管領		公有辭 久我通尚任
六年	即位 大內教弘卒					
文正元年	斯波氏亂 上杉房顯卒					通尚辭 二條持通任
應仁元年	山名[illegible]細川[illegible]爭[illegible] 二帝[illegible]幸室町 上杉[illegible]自[illegible]	持通辭 兼良復任		斯波義廉管領	[illegible]辭	
二年				勝元[illegible]管領	二條政嗣任	政嗣[illegible] 九條政基任
文明元年	[illegible] 大內少貳二氏戰[illegible]					
二年	後花園崩	兼良辭 二條政嗣任				
三年	上杉顯定[illegible]古河 新田[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						

續日本史卷第一　表　四十七　[illegible]刊行會

五年	山名持豐卒 細川勝元卒		畠山[illegible]管領 政長[illegible]管領 足利義尚任 [illegible]辭			
六年						
七年					政嗣辭 九條政基任	政基[illegible] 鷹司政平任
八年	室町火帝徙居北小路殿	政[illegible] 九條政基任			政基[illegible] 日野勝光任 勝光薨 鷹司政平任	政平[illegible] 近衛政家任
九年			[illegible]管領			
十年	足利成氏上杉顯定 和睦					
十一年	北小路火帝徙[illegible] [illegible]日野第土御門 殿	政[illegible]辭 近衛政家[illegible]			政[illegible]辭 近衛政家任	[illegible]遷 三條公敦任
十二年		教房薨				公敦辭 今出川教季任

年						
十三年	朝倉敏景卒	兼良薨		久我通尙任	政家罷 今出川教季任	教季罷 西園寺實遠任
十四年				通尙薨	教季罷	
十五年		政家罷 鷹司政平任			西園寺實遠任	實遠遷 大炊御門信量任
十六年			斯波義寛管領			
十七年				鷹司政平罷 政平任		
十八年	太田持資卒		細川政元管領			
長享元年	里見義實卒	政平罷 九條政忠任	義熙攻近江		實遠罷 德大寺實淳任	信量薨 華山院政長任
二年		政忠薨 尋嗣薨 一條冬良任		近衞政家任		
延德元年			義熙薨			
二年			義政薨 足利義植任 攻近江	政家罷		政長罷 近衞尙通任

續日本史卷一　五十　職官制度沿革表

年						
三年						
明應元年	北條長氏破足利茶々丸取其地					
二年	太田資清卒畠山政長畠山義就並卒上杉定政沒	冬良罷 近衞尙通任	義植被擒逃 奔走越前	一條冬良任	實淳任 華山院政長任	
三年			足利義澄任			
四年	北條長氏取小田原 大內政弘卒					
五年	赤松政則薨				政長任 近衞尙通任	尙通遷 今出川公興任
六年	足利成氏卒	尙通任 二條尙基任 尙基薨 冬良復任		冬良罷	尙通罷 今出川公興任	公興遷
七年						
八年						久我豐通任

九年	後土御門崩 後柏原立 甘露寺親長薨					實遠罷
文龜元年		冬良罷 九條尚經任	義材改名			九條尚經任
二年						
三年						
永正元年	上杉顯定圍河越					
二年	紀伊亂	政家薨			公興罷	
三年					九條尚經任	尚經遷 西園寺公藤任
四年	細川政元被弑國亂 三好氏始著		細川澄元管領			公藤罷 鷹司兼輔任
五年			義澄罷職 義稙復任 大內義興管領			
六年	越後亂			德大寺實淳任		

七年	上杉顯定戰歿 京極氏[illegible]國上政氏					
八年			義澄卒 義稙走丹波 已而歸	實淳罷		
九年	北條長氏略岡崎					
十年		尚經罷 尚通復任			尚經罷	
十一年		尚通罷 鷹司兼輔任 冬良薨		近衛尚通任		
十二年					鷹司兼輔任	兼輔遷 三條實香任
十三年	北近江亂 淺井亮政[illegible]立			尚通罷		
十四年	里見成義卒					
十五年	上杉朝良卒	兼輔罷 二條尹房任	細川高國管領	花山院政長任	兼輔罷 三條實香任	實香遷 二條尹房任
十六年	北條長氏死					

十七年	六角高賴卒		畠山稙長管領			
大永元年	即位 里見義通卒		義稙奔阿 足利義晴任 高國復管領	政長罷	實香罷 二條尹房任	尹房遷 大炊御門經名任
二年	赤松義村被弑					
三年			義稙薨		尹房罷 德大寺公胤任	經名罷 近衛稙家任
四年						
五年		尹房罷 近衛稙家任				
六年	後柏原崩 後奈良立				公胤罷	
七年	甘露寺元長薨					
享祿元年	大內義興殁		義晴奔近江		近衛稙家任	稙家遷 久我通言任
二年						

三年						
四年	廷臣多避地四方 細川高國敗沒					
天文元年			義晴歸 細川晴元管領			
二年	里見實堯被殺	稙家罷 九條稙通任				
三年	里見義豐被殺	稙通罷 尹房復任				
四年				三條實香任		
五年	即位 武田晴信拔海野口城	尹房罷 稙家復任		實香罷		[illegible]罷
六年	三條西實隆薨 上杉朝興卒			近衛稙家任	稙家遷 西園寺實宣任	鷹司忠冬任
七年	武田晴信逐父 小笠原諏訪入甲斐 足利義明敗沒 長曾我部寧土佐					

八年	一條房家薨		義晴復奔			
九年	尼子經久攻吉田				實宣罷	
十年	大内義隆攻尼子經久 經久卒 一條房冬薨			植家罷	鷹司忠冬任	忠冬遷 一條房通任
十一年	今川義元織田信秀戰小豆阪 大内義隆攻尼子晴久 晴久敗之	植家罷 鷹司忠冬任			忠冬罷 一條房通任	房通遷 三條西公條任
十二年						公條罷 三條公頼任
十三年		尚通薨				
十四年	廷臣多播越	忠冬罷 一條房通任	義晴罷			公頼罷 今出川公彦任
十五年	兩上杉圍河越 北條氏康擊之 上杉朝定敗沒 淺井亮政死		足利義輝任		房通罷 三條公頼任 公頼罷 今出川公彦任	公彦遷 二條晴良任
十六年			義晴義輝出奔		公彦罷 二條晴良任	晴良遷 一條兼冬任
讀日本史卷十一 年表				五十三		我自刊我書屋
十七年		房通罷 二條晴良任	義晴義輝歸			
十八年	織田信長立名始著 一條房基自殺					
十九年	大友義鑑被弑		義晴薨			
二十年	北條氏康陷平井 大内義隆亡 大友義鎮取肥後					
二十一年	武田上杉戰時出 六角定頼卒		細川氏綱管領		晴良罷	
二十二年	武田上杉戰河中島	晴良罷 一條兼冬任			一條兼冬任	兼冬遷 近衛前久任
二十三年	赤松晴政卒	兼冬薨 近衛前久任			兼冬薨 近衛前久任	前久遷 西園寺公朝任
弘治元年	毛利元就斬陶晴賢					
二年						
三年	後奈良崩 正親町立 六角義賢[illegible]				前久罷 西園寺公朝任	公朝遷 花山院家輔任

永祿元年			義輝歸			
二年	上杉輝虎阪東管領	前久適越後				
三年	即位 織田今川戰桶狹間 上杉輝虎圍小田原		三好長慶管領			
四年	武田上杉戰川中島 長野業政卒					
五年	北條氏康陷松山 織田信長賜詔書 尼子勝久卒	前久歸				
六年						公條薨
七年	北條里見戰鴻臺 三好長慶卒					
八年			義輝薨			
九年	毛利元就滅尼子氏	植家薨				
十年	織田信長復賜詔書 北條氏康攻上杉氏					
十一年	織田信長略近江 武田晴信滅今川氏 異	前久罷職 晴良復任	足利義榮任 義榮薨 足利義昭任			
十二年	營皇宮					
元龜元年	織田氏攻淺井朝倉 戰姉川大友龍造寺 構兵北條氏康卒					
二年	毛利元就薨 皇宮成					
三年	德川武田戰味方原					
天正元年	武田晴信卒。織田信長滅淺井朝倉二氏。畠山氏亡		義昭罷職			
二年						兼輔罷 九條兼孝任
三年	德川織田與武田戰長篠					
四年	織田氏城安土 北畠氏亡				公朝罷 九條兼孝任	兼孝遷 一條内基任
五年	島津義久攻伊東祐丘 祐丘投大友氏				兼孝罷 一條内基任	内基遷 織田信長任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五十四

[illegible]

六年	上杉輝虎卒。北國亂。大友島津戰耳川。六角義秀卒	晴良罷 九條兼孝任				信長罷
七年	上杉憲政上杉景虎並斃					二條昭實任
八年	武田北條戰浮島原					
九年	山名豐國亡	兼孝罷 一條內基任				
十年	武田勝賴亡。明智光秀弑織田信長。浮田直家卒			近衞前久任 前久罷		
十一年	柴田勝家亡 長曾我部元親併南海					
十二年	德川豐臣戰長湫。龍造寺隆信戰歿。筒井順慶卒	內基罷			內基罷 二條昭實任	昭實遷
十三年	豐臣氏攻南海。佐々成政亡。定京師五畿。丹羽長秀死	二條昭實任 昭實罷 豐臣秀吉任			昭實罷 近衞信尹任	今出川晴季任
十四年	皇太子薨。正親町遜位。後陽成立。即位。吉川元春卒			豐臣秀吉任		
十五年	豐臣秀吉攻薩摩。大友義鎮卒。蜂須賀正勝卒					

續日本史卷一　年表　五十五　[illegible]藏版

十六年	二帝幸聚樂。稻葉良通斃					
十七年						
十八年	豐臣秀吉攻小田原。北條氏亡。堀秀政卒					
十九年	太田資正卒	秀吉罷 豐臣秀次任				
文祿元年	復幸聚樂 豐臣氏攻朝鮮				信尹罷 豐臣秀次任	
二年	正親町崩					
三年	羽柴秀俊亡	植通薨		秀吉城伏見		
四年	蒲生氏鄉薨	秀次褫職			秀次褫官	晴季褫官
慶長元年	明朝錫二使來聘					
二年	復攻朝鮮 小早川隆景薨					

三年	六角義賢卒			秀吉薨		明季復任
四年	前田利家薨 長曾我部元親卒					
五年	石田三成作亂德川公討之戰關原	兼孝復任			九條兼孝任	
六年					兼孝罷 信尹復任	
七年	佐竹義宣移秋田 小早川秀秋薨國除					
八年			德川公任			明季罷 德川公任 公罷
九年	織田秀信卒	兼孝罷				
十年		近衞信尹任	公罷 德川嗣君任		信尹罷	豐臣秀頼任
十一年	修宮闕	信尹罷 鷹司信房任			鷹司信房任	
十二年						秀頼罷 九條忠榮任
十三年		信房罷 九條忠榮任			信房罷	
十四年	島津家久攻琉球 京極高次薨					
十五年	中院通勝薨 淺野長政卒					
十六年	後陽成遜位 島津義久薨					

續日本史卷之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二

續日本史卷之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一

禮上

續史氏曰、禮者、設隄防、令人無陷邪曲也、皇國人、弗矯揉而自直、弗警戒而自整、故不復煩隄防焉、自古無有禮書、人以無其禮書、乃謂國無禮、非也、尊卑有分、男女有別、冠昏有制、喪祭有紀、宮室有度、衣服有節、非禮而何也、廐戸在推古之世、肇作憲法、孝德天智、隨時損益之、文武定律令、然後、弘仁貞觀延喜之格式、相紹而興、貞永建武之式目、相續而起、鎌倉之禮、成于大江三善二氏手、足利之禮、成于小笠原伊勢吉良三氏、而人不敢僭差者、皆無非禮教令然邪、如彼玉帛者、非禮之實矣、煩縟焉、事察于大體者、則收緝之、以作禮志、

夫天子無姓、蓋尊其無他也、人臣有姓、始于垂仁也、景行賜姓、以區別天下民庶、或曰、建內宿禰、創爲八氏祖、自此以來、賜姓命氏、允恭、定賜天下姓氏、天武改定天下族姓、爲八等、曰眞人、曰朝臣、曰宿禰、曰忌寸、曰道師、曰臣、曰連、曰稻置、帝所賜、止五姓、一百五十四氏、嵯峨命萬多、甄、逵群姓、撰姓氏錄、其所載、二十姓、一千一百八十二氏、以其姓氏、傳後世者、不過什一也、姓氏有三矣、曰皇族、如平源、是也、曰神族、如藤原、是也、曰蕃族、如秦、是也、源藤立族中最尊者、爲氏長者、他姓不必然矣、

人生必有名、名必有所由、仁德諱大鷦鷯、取之嘉瑞、反正諱瑞齒、淸寧諱白髮、取之夙質、安康諱穴穗、雄畧諱大泊瀬、取之地名、蓋無徒名者也、中古或以乳母姓氏、爲名、如嵯峨諱神野、是也、嵯峨名其四子、皆用良字、其餘十七子、賜源氏、其名皆單、仁明名其八子、皆用康字、其餘五子、賜源氏、其名皆單、一子爲僧者、不然、文德名其五子、皆用惟字、其餘八子、賜源氏、其名皆複、用有字、淸和名其十子、皆用貞字、其餘四子、賜源氏、其名皆複、用長字、後冷泉以下、列聖皆用仁字、爲諱、獨後鳥羽、順德、後二條、及南朝四帝、不敢用也、皆用二名、故人臣倣之、父子兄弟、共偏名、嵯峨十二女、皆稱某子、其餘十五女、賜源氏、皆稱某姬、其後、皇女皆稱某子、人臣女閒倣之、

諱名非古也、神武與其祖、同名、安寧后名、弗避綏靖之名、安寧懿德之名、觸地名、淸寧置舍人、膳夫、靫負、記其名、武烈亦置舍人、記其名、以垂後昆矣、皇

后皇子、間置民部而記其名、是謂標代、孝德不忍之曰、以王名、輕掛川野、呼名百姓、誠可畏焉、又曰、始於神名、天皇名名、或別爲臣連之氏、或別爲造等之色、爰以神名王名、爲人賂物之物、入他奴婢、穢汙清名、稱德孝謙、亦不忍之曰、入國問諱、於禮有之、頃見諸司入奏名籍、或以國主國繼之名連朝臣、而奏名、或取其人朝臣之字、以氏爲字、是近冒姓、自今以後、宜勿更然、桓武以國忌稍多、而舍故諱新、然猶有犯新諱者、乃曰、臣子之禮、必避君諱、比者、先帝御名及朕之諱、公私觸犯、不忍聞焉、自今以後、並宜避諱、於是、改姓白髮部、爲眞髮部、山部爲山代、安倍氏、大炊寮、雖觸先帝名、置之如故、平城、改安諦郡、爲在田郡、嵯峨、改神野郡、爲新居郡、淳和、改大伴宿禰、爲伴宿禰、皆觸諱也、仁明有天下諸國姓名、郡鄉山川觸諱者、一切令改易、其後、或諱或否、禁網弗密也、

祭祀、稱天子、詔書、稱天皇、華夷、稱皇帝、上表、稱陛下、讓位、稱太上天皇、

大凡、書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天子、天皇、皇帝陛下、至尊、太上天皇、天皇謚、太皇太后、太皇大妣、皇太后、皇太妃、皇后者、皆平出矣、

大凡、書大社、陵號、乘輿、車駕、詔書、勅旨、明詔、聖化、天恩、慈旨、中宮、御謂何、至

尊、闕庭、朝庭、東宮、皇太子、殿下者、皆闕字矣、他類之者、亦闕字矣、

上世、上下相通、稱某尊、稱某命、無異義也、或曰、貴人爲尊、不貴爲命也、稱某皇子、某王、某皇女者、始見于景行紀、天武以後、有親王之稱、皇子爲親王、皇孫爲二世王、至三世四世五世、皆稱諸王、嵯峨、仁明、文德、淸和、陽成、光孝、醍醐之親王諸王、有賜姓而不稱王者、龜山之後、常盤井、後二條之後、木寺、崇光之後、伏見、謂之三宮、世世保親王之稱、常盤井、木寺亡矣、正親町之後、桂、或稱八條、後陽成之後、有栖川、或稱高松、又稱華町、東山之後、閑院、與伏見、謂之四宮、並世親王、與古之親王、同稱異實、

天皇即位、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供神器、神器者、何也、曰璽鏡劍也、其璽、謂八阪瓊曲玉、其鏡、謂八咫鏡、其劍、謂叢雲劍、天照大神、授之天津彥彥火瓊瓊杵尊、由是、列聖相傳焉、崇神、還鏡劍於倭笠縫、別模鏡劍、奉安殿內、其後、古鏡、在伊勢、日本武尊、提古劍、東征、賊放火、尊則以燧出火、向燒而得免、因改號其劍、曰草薙、尊歸置之熱田、天武之時、草薙在禁中、帝病、卜者曰、劍爲祟、則還于熱田、宇多、置鏡於溫明殿、村上之世、皇居災、內侍所、得之燼中、遂名、爲內侍所、壽永之亂、安德擁神器、蒙塵弗還、神器入海、有頃、拾收焉、失劍、後鳥羽之元服、用晝御坐劍、爲神璽之劍、後醍醐、新造三器、傳之光明、挾眞器、南狩、於是、兩朝分焉、伊勢僧、獻一劍於光明曰、海中得神劍、政奉焉、帝喜收、藤原經顯、極言非神器、則還、後光嚴之立也、無神器、有司異議之、或曰、以足利尊氏、爲神器、遂即位、後龜山、以神器、授後小松、既而神器在吉野、赤松氏家士、取之、納京師、

天子之旗、畫日月四神鳥隼、元日即位、建之朝廷、蓋始于文武、列聖相承、用之、後醍醐、幸于笠置、用錦旗、設以日月、飾以金銀、新田氏、賜旗章龍虎、上杉氏、賜旗章竹雀、赤松氏、賜旗章桐鳳、六角大內毛利三氏相嗣、賜旗章桐菊、蓋、王室章桐菊、在斯際、而非上世之故範也、

昔者、私家、不得挾凶器、是故、旗幟無家章也、及朝廷、多故、而家貯兵甲、如源義家、既有家章矣、源賴朝部將、未悉具家章、畠山佐竹久下諸氏、旗皆純白、而易擾雜、遂爲章、及足利之世、家家爲章、各自分別矣、

伊弉諾尊、天照大神、素戔鳴尊、皆持刀劍、因此則知、上世、無男女、擁兵、孝德制、自非宮衞之士、邊要軍團之兵、不得帶刀、持統制、進位以上、備大刀一口、大寶令、唯有兵士大刀刀子、自備、天曆中、東陲多事、甲斐信濃國司、請帶刀、

則允許、天曆中、駿河國郡司、並賜命帶刀、其後兵刃、遍于士林、而南都北山之僧侶、亦持凶器矣、

衣冠者、自古有之、論者或謂皇朝之古、無冠、不取、何者、舊事古事兩書載、伊弉諾尊著衣冠、風土記、載大己貴命著衣冠、景行雄略紀、並載衣冠、推古定冠位、元明、令天下百姓右衽、定婦女衣服、世傳冕服、始于應仁、又傳、始于聖武、然後、衣服制大定矣、

伊弉諾尊、有髻、天照大神、結髻、素戔鳴尊、插髻、日本武尊、髮結額、神功后爲髻、廄戶束髮於額、事見于古籍、然有庶民不髻者、天武詔、使男女悉結髮、後猶有不髻者、文武重詔、天下婦女、自非神部齋宮宮人、及老嫗、皆髻髮、髻制大定矣、剃額、蓋始于戰國、古畫寫後三年之役、有剃額、不取、何者、平維茂、被髮爲女裝、源渡妻、被髮爲男裝、因是觀之、非剃額、可以知焉、

伊弉諾尊、有櫛、天照大神、有鬘、素戔鳴尊、有髻鬘、有櫛、推古紀、有髻華、衣服令、有寶髻、有義髻、萬葉集、有角髮、江家次第、有垂髮頰、是皆頭飾也、鎌倉室町之際、薙髮者、列士大夫、闕項盈府庭、武田上杉、承其餘化、其下、慕效成風矣、

伊弉諾、伊弉冊、二尊之宮殿、僅八尋、而二尊共住、難波之宮室、弗梁弗堊柱、餝茆茨弗剪、寧樂之京、宮闕壯麗、頗踰前代、平安之京、又踰寧樂、應仁之亂、罹兵災、朝廷隳廢、至庶人出入頽垣、而有司無禁止之者、織田豐臣、雖稍脩皇居、固不及前古也、其自營、遠踰皇都、織田之城臺七層、豐臣之城臺九層、周郭稱之、古今之佳飾極矣、

平安有二京、東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八町、朱雀以東、謂之左京、朱雀以西、謂之右京、大内在中央、東設三門、曰陽明、曰待賢、曰郁芳、南開三門、曰美福、曰朱雀、曰皇嘉、西置三門、曰談天、曰藻壁、曰殷富、北起三門、曰安嘉、曰偉鑒、或稱之玄武、曰達智、是爲十二門、別有二門、曰上東、或稱之東土御門、又稱東會廂門、曰上西、或稱之西土御門、又西會廂門、第宅市壥、敷其間、縱横貫通、位置井然、大率、八戸爲行、四行爲町、四町爲保、四保爲坊、四坊爲條、二京、各九條、三十六坊、一百四十四保、五百七十六町、二千三百零四行、九千二百一十六戸也、雖有世之盛衰、戸之增減、不失其大計矣、

天子、撰貴族、爲后、后次爲妃、取之四品以上、

天子、曰崩、親王及三位以上、曰薨、皇親及五位以上、曰卒、六位以下逮庶人、曰死、

喪服五等、爲君、父母、夫、本主、服一年、養子、爲本生父母、嫡孫承祖、亦服一年、爲祖父母、養父母、服五月、爲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姑、妻、兄弟姉妹、夫之父母、嫡子、服三月、養子之妻妾、於夫之養父母、亦服三月、爲高祖父母、舅姨、嫡母、繼母、繼父、同居異父兄弟姉妹、衆子、嫡孫、服一月、爲衆孫、從父兄弟姉妹、兄弟子、服七日、偕侶爲二親、有服、傍親不服、

文武之崩也、遺詔、舉哀三日、凶服一月、稱德孝謙之崩也、有司停、不爲期服、光仁之崩也、有司、令、服六月、既改令、行期服、嵯峨之崩也、遺詔曰、院中人、可著服而給喪事、天下吏民、不得著服、而供事嗣君者、七日得服衰絰、過此早釋、淳和之崩也、仁明、服十五日、仁明之崩也、文德、服十四日、宜制内外、日易月之制、雖據舊章、臣子之道、須存心喪、宜命有司、幷年之内、禁宴飲作樂、及著素服、文德之崩也、淸和、述易月之制、公卿侍臣以下、十三日、釋服、陽成之崩也、村上、廢朝五日、鳥羽之崩也、崇德與後白河、生隙、舉兵相攻、不遑行服、其後、喪亂相因、無有喪紀也、後土御門之崩也、朝廷、無瘞埋之資、置屍宮中者、四十餘日、皇室之衰萎、至是極矣、

殉之行于世、蓋起上古、陵墓並用之、使人環列而生埋之者、爲人垣、垂仁止殉、以土人從死、輪環塋域、名爲埴輪、其後、猶有自經從死、或斷髮刺股而誅者、孝德止之、

稱謚者、非古也、其有謚、始于聖武矣、稱德孝謙在世、有司奉尊號、崩後不改焉、光仁之崩也、有司奉謚、而後改之、此際未有定規也、自神武、至光仁、有其謚、蓋在桓武之世、而成于淡海御船之手也、其後、淳和、仁明、文德、淸和、光孝、崇德、安德、順德、崇光、稱光有謚、平城嵯峨之稱、取于地名、陽成、朱雀、冷泉之稱、取于宮名、宇多、醍醐、村上之稱、取于陵名、圓融、華山、光嚴、光明之稱、取于禪語、其他多取于坊名、若非坊名、又取于地名、

桓武稱栢原帝、仁明、稱深草帝、文德、稱田村帝、光孝、稱小松帝、皆起于陵名也、稱某院者、始于陽成、朱雀、而冷泉以下、皆稱之、獨安德不稱焉、後醍醐、後村上、於南朝、則不稱焉、於北朝、則稱焉、冷泉之時、藤原兼家、稱法興院、人臣稱某院、由是始焉、終遍于大夫士庶矣、

持統紀載、凡先皇陵戸者、置五戸以上、諸陵式、亦載、凡山陵者、置陵戸五烟、有功臣墓者、置墓戸三烟、淸和定陵墓、天智之山階陵、田原之田原陵、光仁

之後田原陵、桓武之栢原陵、平城之楊梅陵、仁明之深草陵、文德之田邑陵、及光仁后高野氏之大枝陵、桓武后藤原氏之長岡陵、崇道之八島陵、是謂十陵也、嵯峨、淳和、於淸和、親未盡、然不敢入陵數者、以二帝有遺詔不置山陵也、崇道、以廢太子、入陵數者、以當時爲祟也、藤原不比等之多武峯墓、藤原冬嗣之宇治墓、藤原美都子之次宇治墓、源潔姬之愛宕墓、是謂四墓也、歲終必納幣矣、陽成光孝以下、屢改變陵墓、唯山階栢原二陵、不廢也、延喜式有十陵八墓、拾芥抄、有十陵九墓、凡、其親近者、爲近陵、爲近墓、其親遠者、爲遠陵、爲遠墓、中世以下、概火葬、而屬浮屠氏、不起山陵也、

天子崩、而起山陵、人臣死、而營墓、古今之通義也、苑道稚彥、碎骨散棄、釋道照、火葬不營墓矣、天子火葬始于持統也、淳和、碎骨散棄、淸和火葬、皆以遺詔爲之、不起山陵矣、中葉以降、多火葬、鮮有山陵者、

元明之崩也、立刻字之碑、人臣多倣之者、

山陵之祭、上世弗記其事矣、天武紀、始擧祭神武陵、奉馬及兵器、聖武之世、太子病、則奉幣帛於諸陵、改元、奉幣於諸大陵、以渤海信物、獻山陵六所、此非常祭、故史書其事也、職員令曰、諸陵司、掌祭陵靈、義解曰、謂十二月奉荷

前幣、是也、
文武之崩也、自初七至七七、於四大寺、設齋焉、聖武之崩也、自初七而七七必祭、至終七、大祭焉、皆委之僧寺、後之祭典、多據之也、
延喜定顏、凡觸穢者、人死三十日、產七日、六畜死五日、其產三日、唯鷄產不穢、喫肉三日、
五罪有科、一日笞、二日杖、三日徒、四日流、五日死、
八虐處刑、一日謀反、二日謀大逆、三日謀叛、四日惡逆、五日不道、六日大不敬、七日不孝、八日不義、
六議爲赦、一日議親、二日議故、三日議賢、四日議能、五日議功、六日議貴、
人生、三歲爲黃、十六爲小、二十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一爲老、六十六爲耆、無夫、爲寡妻矣、

續日本史卷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二

禮下

昔者、祭伊弉冊尊、花時以花、又以幡旗皷吹歌舞矣、神武郊祀皇祖天神、乃立靈畤、崇神作郊廟、定天社國社、及神地神戶、垂仁、納弓矢刀於諸社、以兵器、祭神矣、大寶令、以常典祭者、則有天神地祇、春祭、則有祈年、有鎭華、夏祭、則有神衣、有大忌、有三枝、有風神、有月次、有鎭火、有道饗、秋祭、則有大忌、有風神、有神衣、有神嘗、冬祭、則有相嘗、有大嘗、有鎭魂、有月次、有鎭火、有道饗、
延喜式、踐祚、大嘗爲大祀、祈年、月次、神嘗、新嘗、賀茂、爲中祀、大忌、風神、鎭火、三枝、相嘗、鎭魂、鎭火、道饗、園韓神、松尾、平野、春日、大原野、爲小祀、
神名帳載、天神地祇、總三千一百三十二座、舉其伊勢、賀茂、松尾、平野、稻荷、春日、大原野、太神、石上、大和、廣瀨、龍田、住吉、日吉、梅宮、廣田、丹生、木船、特尊之、石淸水、吉田、祇園、北野、以帳外、列之、是爲二十二社、祈年水旱、必祭焉、貞觀中、授諸國百神位號、品列之、
各國置神祠、其最顯爲一宮、山城國鴨大明神、賀茂大明神、大和國、三輪大明神、河內國、平岡大明神、和泉國、大鳥神社、攝津國、住吉神社、伊賀國、敢國神社、伊勢國、都波岐神社、志摩國、伊射波神社、尾張國、眞墨田神社、參河國、砥鹿大明神、遠江國、己等乃麻知神社、駿河國、淺間大明神、伊豆國、三島大明神、甲斐國、淺間神社、相模國、寒川神社、武藏國、氷川神社、安房國、安房神社、上總國、玉前神社、下總國、香取神社、常陸國、鹿島神社、近江國、建部神社、美濃國、南宮神社、飛驒國、水無神社、信濃國、南方刀美神社、上野國、拔鋒大明神、下野國、二荒山神社、陸奧國、都都古和氣社、出羽國、大物忌神社、若狹國、遠敷大明神、越前國、氣比神社、加賀國、白山比咩神社、能登國、氣多神社、越中國、氣多神社、越後國、伊夜日古社、佐渡國、渡津神社、丹波國、出雲社、丹後國、籠神社、但馬國、粟鹿神社、因幡國、宇倍神社、伯耆國、倭文神社、出雲國、杵築宮、石見國、物部神社、隱岐國、由良比咩神社、播磨國、伊和神社、美作國、中山神社、備前備中備後三國、共一吉備津宮、安藝國、伊都岐島神社、周防國、玉祖神社、長門國、住吉神社、紀伊國、日前國懸宮、淡路國、伊佐奈岐神社、阿波國、大麻比古神社、讃岐國、田村社、伊豫國、大山祇神社、土佐國、都佐神

社、筑前國宮崎宮、筑後國高良玉垂神、豐前國宇佐宮、豐後國西寒多神社、
肥前國與止日女神社、肥後國健磐龍神社、日向國都農神社、大隅國鹿島
神社、薩摩國和多都美神社、壹岐國天手長男神社、對馬國和多都美社、
正月元日、天子拜天地四方山陵、而禳災祈祚矣、百官朝賀、此日、飲屠蘇散、
立春、主水司獻井華、上卯、大學寮獻杖、二日、中宮東宮入朝、則饗之、天子出
朝上皇太后、此日、飲白散、三日、飲嶬嶂散、五日、賞有司功勞、而加爵位、七日、
爲白馬會、此日、食七菜羹、八日、行女官轉遷、十一日、行外官轉遷、十五日、百
官獻薪、此日、食粥、十六日、爲踏歌會、或十五日爲之、十七日、大射、或三月爲
之、十八日、賭射、二十一日、設內宴、撰吉日、大臣上書爲政、凡月季祓災厄、
二月上丁、釋奠于大學寮、若遇日蝕國忌、祈年祭則用中丁、上丑、園神及韓
神祭、上卯、大原野祭、上申、春日祭、上酉、率川祭、四日、祭三千一百三十二座
神、而祈年豐、十一日、大政官撰人才、此月、奉幣于二十二社、而祈年穀、定百
官之爵秩、
三月三日、設曲水宴、張燈、爲北斗祭、中午、石清水臨時祭、此月、鎭花祭、行京
官轉遷、

四月朔日、弃寒衣、著暑衣、會百司、設宴、賜扇、主水司獻氷、上卯、大神祭、稻荷
祭、上巳、山科祭、上申、平野祭、松尾祭、杜本祭、當麻祭、上酉、當宗祭、梅宮祭、四
日、廣瀨祭、龍田祭、七日、大臣奏成撰、中子、吉田祭、中申、日吉祭、賀茂國祭、中
酉、賀茂祭、中山祭、十四日、伊勢神衣祭、二十八日、行牽駒儀、晦日、新日吉祭、
三枝祭、
五月三日、有司獻菖蒲自此日至六日、左右近衞騎射、五日、設宴會、九日、紫
野今宮祭、此月、開倉賑貧民、有司脩制法、
六月朔日、內膳司供淨飯醴酒、十日、神祇官爲天子卜焉、十一日、月次祭、神
今食、十二日、內膳司供解齋粥、十四日、祇園靈會、十五日、祇園臨時祭、晦日、
大祓、鎭火祭、道饗祭、施于孤獨貧窮、凡迅雷者、大將次將護宮門、
七月四日、廣瀨祭、龍田祭、七日、乞巧奠、此月、相撲、奉幣于二十二社、而祈年
穀、
八月上丁、釋奠于大學寮、四日、北野祭、十一日、考定于選叙拜授、十五日、石
清水放生會、信濃獻馬、十六日、又獻之、十七日、甲斐獻馬、二十日、武藏上野、
並獻馬、二十三日、信濃又獻馬、二十八日、上野又獻馬、

九月三日、張燈、爲北斗祭、五日、有司奏歲之豐凶、田之租税、或七日奏之、九
日、設宴會、十一日、奉幣于伊勢、
十月朔日、弃暑衣、著寒衣、會百司、設宴、賜氷魚、上亥、內藏寮供餠、五日、天子
躬射、故事無天子躬射則賭射亦無焉、無賭射則相撲亦無焉、此日殘菊宴、
初雪之日、群臣入朝、
十一月朔日、內膳司供淨飯、中務省獻來歲曆、若朔旦冬至、特賀之、上卯、相
嘗祭、宗像祭、上巳、山科祭、上申、平野祭、春日祭、杜本祭、當麻祭、上酉、率川祭、
梅宮祭、當宗祭、中山祭、松尾祭、中子、大原野祭、中丑、園神及韓神祭、此日、天
子觀五節舞、中寅、鎭魂祭、中卯、新嘗祭、中辰、爲豐明會、供神及天子、以稻而
群臣賜稻置酒歌舞、中申、吉田祭、日吉祭、日吉臨時祭、下酉、賀茂臨時祭、
十二月朔日、內膳司供淨飯、上卯、大神祭、十日、神祇官爲天子卜焉、十一日、
月次祭、下午、有梳髮之儀、大寒、建土牛偶人於諸門矣、撰吉日、奉幣於陵墓、
有司脩制法、后宮奏樂、晦日、大祓、追儺、
右外、佛事繫于朝儀者、有若干也、
正月元日、七日、十六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一月、大嘗日、爲節
日、

正月元日、天皇即位、及受蕃國使表、爲大儀、正月元日宴會、七日、大射、新嘗
會、及饗蕃客、爲中儀、告朔、正月上卯臨軒授位官、踏歌、賭射、五月五日、七月
二十五日、九月九日、出雲國造奏神壽詞、册命皇后、册命皇太子、百官賀表、
遣唐使賜節刀、將軍賜節刀、爲小儀、
六月十六日、爲嘉定節、八月朔日、爲八朔節、皆中世所爲也、
正月七日、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是爲五節日、

續日本史卷之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三

樂上

續史氏曰、甚矣哉、聲音感物也、天地動、鬼神泣、至百獸亦能率舞矣、況於人乎、移風易俗、喩意効志、含樂奚有焉、爲理吹笛、旱魃倏止、師長撫絃、甘雨即降、周光弄音、兕徒僂身、博雅調聲、强盜屏息、木龍也、蛇逃也、皆以銘樂器而歷代寶之、玆非樂之感令然乎、如拔王一舞、暴夫解頤、靜氏一歌、嫡婦流涕、鑑髏曼妖蠱之風、猶且歎爾、唯惜上古之風、舉歌、來目歌等、亡而弗傳也、竊聞、樂府協律之徒、多秘曲、而苟非厥人、不濫授焉、擾世無厥人、竟以蕩盡拂地、可不歎乎、其遺風猶存、俗官多秘、而今樂存者、未知後世何如、則作樂志、

皇朝素有樂、而不」異域之聲、伊弉冊之崩也、土俗祭此神、用皷吹歌舞、天照大神入天石窟、天鈿女採天香山竹、其疏節間、雕風孔、通和氣、用天香弓六張叩絃、天武製五節儛、天武之崩也、國國造等、各誄之、仍奏種種歌舞、元正時、大隅薩摩二國、隼人等、奏風俗歌儛、清和陽成二帝時、奏風俗歌舞、久米舞、吉志舞、倭舞、五節、大率、踐祚、大嘗會、國栖、奏古風、修紀國、奏國風、語部奏古詞、隼人奏風俗、後世、傳其詞、有何幾、蓋神樂、催馬樂、其遺風也、神樂者、供神祭、以樂之謂也、催馬樂者、諸國將納調物、而土民所唱也、皆取于樂府矣、或曰、今之催馬樂、古之風俗、其詞一也、唯催馬樂短促唱之、風俗延緩唱之、此其所以異也、有足柄者、今様者、朗詠者、神歌者、伽陀者、謡者、雖各自作聲音曲節、而鄙俚不雅、殆類犬吠驢鳴、不過口喉自適矣、樂府多不取焉、固不足與神樂催馬樂比次也、

神樂

庭燎、　審合、　阿知女、

採物部

榊、　幣、　杖、　篠、　弓、　劒、　鉾、　杓、　葛、　韓神

早韓神、

大前張部

宮人、　木綿志天、　難波潟、　前張、　階香取、　井奈野、

脇毋古、

酒飲一作酒殿

小前張部

薦枕、　閑野、　磯等、　篠波、　殖春、　總角、　大宮　湊田、　套、　千歲、　早歌、　星、分三、曰吉吉利利、曰得錢子、曰木綿作、　薑目、　弓立、　朝闕、　其駒、　竈殿、　酒殿、

右三十九曲、

右件神樂、一條院所定、無審合、綿響抄所載、審合阿知女、並無焉、葛亦無焉、難波潟、前張、階香取、井奈野、脇毋古、亦無焉、以千歲、早歌、星、朝闕、其駒、爲雜歌、體源抄、專依之、樂家錄無千歲、獨目錄舉之、因知、本 文所漏矣、

催馬樂

律歌

高砂、　夏引、　貫河、　東屋、　青柳、　走井、　飛鳥井、

伊勢海、　庭生、　大芹、　我門爾、　我門乎、　大路、　淺水橋、　刺櫛、　鷹子、　道路、　道口、　更衣、　何爲、　老鼠、

吾駒、　澤田河、　鶏鳴、　陰名

呂歌

葦垣、　安名尊、　新年、　梅之枝、　葛城、　竹河、　石川、

山城、　眞金吹、　紀伊國、　攝人、　此殿者、　此殿西、

此殿奥、　鷹山、　妹與我、　鈴香河、　奥山、　奥山爾、　席田、　淺綠、　青之馬、　妹之門、　我家、　美作、　藤生野、

本瀧、　總角、　婆山、　難波海、　眉止自女、　酒飲、　田中井戶、　無力蝦、　河口、　大宮、

右六十一曲、

右件催馬樂、藤源二家、世司之、然藤家於律歌、亡貫河、東屋、大路、淺路、道口、於呂歌、亡此殿西、此殿奥、鷹山、鈴香河、奥山、奥山爾、青之馬、妹之門、我家、源家於律歌、亡老鼠、於呂歌、亡無力蝦、兩家俱亡吾駒、澤田河、鶏鳴、陰名、紀伊國、河口、大宮、

續日本史卷之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四

樂下

西樂、入中國、以接皇風、其源、在何世也、允恭崩時、新羅王、愁慼之、貢種種樂人、於難波津殯宮、張種種樂器、欽明時、百濟亦貢樂工、推古時、高麗樂亦入焉、大寶令、置雅樂寮、有歌師、歌女師、儛師、笛師、唐樂師、高麗樂師、伎樂師、腰鼓師、天平三年、定雅樂寮雜樂生員、唐樂、百濟樂、高麗樂、新羅樂、度羅樂、諸縣舞、筑紫儛、大同四年、定雅樂歌、雜樂師、歌儛師、笛師、唐樂師、横笛師、高麗樂師、横笛箜篥、莫因舞師等也、百濟樂師、横笛箜篥、莫因儛等師也、羅門樂師、琴儛等師也、度闇樂師、鼓儛等師也、伎樂師、林邑樂師、天曆二年、置樂所別當、而後、樂府大盛矣、

唐樂

壹越調

皇帝破陣樂、　團亂旋、　春鶯囀、　玉樹後庭華、　賀殿、　迴盃樂　河曲子、　韶應樂、　河水樂、　北庭樂、　承和樂、　壹弄樂、　壹金樂、　酒淸司、　飲酒樂、　酒胡子、　壹團橋、　武德樂、

沙陀調

陵王、　新羅陵王、　最涼州、　弄槍、　涉河鳥、　壹德塩、　安樂塩、　十天樂、

平調

三臺塩、　皇麞、　萬歲樂、　裹頭樂、　慶雲樂、　示隆樂、　甘州、　五常樂、　廻忽、　想夫戀、　扶南、　勇勝、　春楊柳　夜半樂、　慶德、　小老子、　感恩多、　老君子、　偈頌、

雙調

春庭樂、　柳華苑、

黃鐘調

喜春樂、　桃李華、　淸上樂、　散吟打毬樂、　央宮樂、　咸城樂、　安城樂、　應天樂、　河南浦、　海淸樂、　西王樂、　蓮華樂、

水調

泛龍舟、　聖明樂、　拾翠樂、　重光樂、　平蠻樂、

盤涉調

蘇合香、　萬秋樂、　秋風樂、　輪臺、　靑海波、　鳥向樂、　宗明樂、　採桑老、　竹林樂、　白柱、　承秋樂、　感秋樂、　鷄鳴樂、　千秋樂、　遊兒女、　越殿樂、

大食調

散手破陣樂、　傾盃樂、　朝小子、　太平樂、　合歡塩、　打毬樂、　長慶子、

乞食調

秦王破陣樂、　還城樂、　放鷹樂、　蘇芳菲、　庶人三臺、　仙遊霞、　飲酒樂、　賀王恩、　天人樂、

性調

長命女兒、　千金女兒、　安弓子、　王昭君、

右一百四曲、

右件樂、離出唐土、而皇朝、實折衷之、或直用、或否、有併二曲爲一樂者、有併三曲爲一樂者、有併兩國樂爲一曲者、有改調者、同曲異名者、不少矣、其最多者、至二十五名、舉之亦煩、不敢羇、

林邑樂

壹越調

迦陵頻、　胡飲酒、　菩薩、

平調

倍臚、

盤涉調

蘇莫者、　劍氣褌脫、

乞食調

輪鼓褌脫、　拔頭、

右八曲、

右件樂、體源抄所載也、樂家餘引舊記、加林邑亂聲、爲九曲、拔頭或作撥頭、

按文獻通考、撥頭出西域胡人、其他、爲林邑樂者、亦疑矣、舊記、有以玉樹後庭華、河水樂、安摩、伎樂、扶南、河南浦、散吟打毬樂、蘇合、萬秋樂、青海波、散手、桑王、十二曲爲天竺樂、而樂家辨其妄、謂玉樹、桑王、載于文獻通考、非天竺樂、明矣、實如其旨也、迦陵頻、天竺醫也、事在和名抄、而猶以爲林邑樂、其他、蓋不必盡林邑也、樂家謂、林邑與天竺、同地、故以林邑樂、爲天竺樂、嗚呼、此奚說耶、天竺在西域、林邑在南海、懸隔也、甚矣、此奚說耶、

高麗樂

壹越調

新鳥蘇、　古鳥蘇、　退走德、　進走德、　皇仁庭、　狛鉾、
埴破、　綾切、　敷手、　黑田序、　都志、　貴德、　造物、
狛犬、　顏徐、　新河浦、　新靺鞨、　崑崙八仙、　酣醉樂、
石川、　胡蝶、　延喜樂、　進蘇利古、　桔桿、　胡德樂、　仁和樂、　常武樂、　狛龍、　長保樂、　納蘇利、

平調

林歌、

雙調

蘇志摩利、　地久、

右三十五曲、

右件樂、樂家錄所載也、而延喜仁和二樂、並成于皇國、以年號名之、因知、不必皆起彼國也、

闕舞

皇帝序、　團亂旋、　春鶯囀、　賀殿、　承和樂、　陵王、　三臺、　皇麞、　萬歲樂、　裹頭樂、　甘州、　喜春樂、　桃李華、
咸城樂、　河南樂、　蘇合香、　萬秋樂、　秋風樂、　輪臺、
採桑老、　散手、　傾盃樂、　還城樂、　放鷹樂、　蘇芳菲、
賀王恩、

逸舞

迴盃樂、　河曲子、　壹弄樂、　壹金樂、　酒胡子、　壹團橋、
武德樂、　新羅陵王、　最涼州、　弄槍、　濊減鷹、　慶雲樂、
想夫戀、　扶南、　司勝、　柳華苑、　散吟打毬樂、　安城樂、

應天樂、　海清樂、　西王樂、　蓮華樂、　聖明樂、　拾翠樂、
重光樂、　平蠻樂、　宗明樂、　越殿樂、　庶人三臺、　仙遊霞、
天人樂、　長命女兒、　千金女兒、　安弓子、　大定樂、
長生樂、　和風樂、　輪鼓褌脫、　都志、　酣醉樂、　進蘇利古、
狛龍、

闕曲

迴盃樂、　壹弄樂、　壹金樂、　武德樂、　澁河鳥、　司勝、
宗明樂、　劍氣褌脫、

右件闕逸之諸樂、不留此乎、和名抄所舉、而後世不傳者、有若干也、然、抄所舉、多紕繆、不可盡信矣、凡、新古樂志、一出一入、異同不尠、余將何依、古樂之亡滅、新樂之加增、時勢令然、末如之何也、今從樂家所謂、庶幾寡過矣乎、

二曲爲一樂

以輪臺、爲序、以青海波、爲破、
以泛龍舟、爲破、以散吟打毬樂、爲急、
以鳥向樂、爲破、以白柱、爲急、

以長元樂、爲破、以千秋樂、爲急、
以安城樂、爲破、以越殿樂、爲急、
以新羅陵王、爲破、以倍臚、爲急、
以保曾名具世利、爲破、以賀利夜須、爲急、
以酣醉樂、爲破以林樂、爲急、
以顏徐、爲破、以新河浦、爲急、

三曲爲一樂

以朝小子、爲道行、以太平樂、爲破、以合歡鹽、爲急
以迦陵頻、爲道行、以嘉祚樂、爲破、以賀殿、爲急、

倂兩國樂爲一曲

蘇合香、起林邑、其急起唐土、
秋風樂、起唐土、而日本聲、雜之、
賀殿、起唐土、其破、成日本、
或曰、霓裳羽衣曲、起月宮、青海波、起龍宮、而唐聲雜之、蓋好事者說也、

改調樂

春庭樂、柳華苑、皆屬大食調、承和中、改爲雙調、綸臺、青海波、皆屬平調、弘仁中、改爲盤涉調、越殿樂、皆屬平調、康和中、改爲盤涉調、樂之不一也、有神樂、催馬樂、唐樂、林邑樂、高麗樂、新羅樂、百濟樂、吳樂、胡樂、度羅樂、吉志樂、新樂、散樂、中樂、童樂、妓樂、田樂、俵樂、女樂、奏樂、試樂、調樂、立樂、居樂、舞樂、降樂、延樂、早樂、於世樂、由利樂、喜樂、京師司樂、六姓、曰豊原、業笙、曰大神、業横笛及舞、曰安倍、業箏篥、曰多、業神樂歌及舞、曰中原、業箏篥、曰戶部、業横笛、天王寺司樂、一姓、曰太秦、別爲四家、園氏、林氏、並業笙、東儀氏、業箏篥、岡氏、業横笛、皆爲舞、後世有以東儀而姓安倍者、南都司樂、三姓、曰狛、別爲五家、東氏、業笙、上氏、奥氏、並業横笛、辻氏、業笙、窪氏、業箏篥、曰藤原、稱芝氏、業横笛、曰大神、別爲四家、中氏、業笙、西京氏、井上氏、並業横笛、北氏、業箏篥、皆爲舞、

推古之時、厩戶皇子、祭祀鬼神、作散樂六十六曲、命秦河勝、奏之、辭致舞容、模倣神樂、而恐涜汙明神、則略省神字、爲申樂、且會太歲屬申、故云爾、後轉爲猿樂、以邦音相通也、河勝家、世世司之、居大和、中世、分爲四門、曰外山氏、號保生座、曰結碕氏、號觀世座、曰阪戶氏、號金剛座、曰圓滿井氏、號金春座、後改今春座、或曰仁明帝宮女、生四子、面貌肖猿、善歌舞、各自成家、以爲四座、河內有新座、丹波有本座、攝津有法藏寺座、近江有山階下阪比叡之座、自餘有十六座、皆隷大和四門、足利義滿、召四門、充縣府樂部、造新樂百曲、蓋此際、逸厩戶樂、又造百曲、分內外、各百曲、永祿中、上國大亂、樂部、流離失居、四門入小田原、小田原滅後、復居矣、狂言者、有大藏氏、鷺氏、鬼氏、犬稱氏、山脇氏、諸流伍散樂、而助成節操矣、

續日本史卷之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五

食貨上

續史氏曰、皇朝之古、不明覈戶口人員、後世無由知之也、武鑑、載、大小三百諸侯、凡提封二千萬石、我尾國、得其六十萬石、管內有百萬口、由斯推之、東三百諸侯、應有三千萬口、天子將軍之親管、亦不下千萬口、於戲、數千萬身、免涷餒之患者、無不衣食所資也、元和偃武以降、常如玆、不必隆平極治之時也、雖戰國凶歉之際、不至人相食者、無宅、無非土沃令然矣乎、逸史舉慶長至寶永、百餘年間、長碕互市所出曰、金凡六百二十萬兩、銀凡二千六百二十萬枚、銅凡二億三千萬斤、斯皆府藏所溢、而波及海外者、不爲不多矣、皇國產食貨、雖前世、不太減之也、苟失其道、則用度有闕者、弗可以不鑑也、因作食貨志、

夫禾穀重于世也、尙矣、書紀曰、稚產靈神臍中生五穀、又曰、保食神、顱上生粟、眼中生稗、陰生麥及大豆小豆、自此變殊、繫焉、舊事紀、古事記、雖有小異、不失其大旨也、土地宜禾穀、故稱瑞穗國、至尊自耕、以耒耜之利、敎天下、而萬民漸免饑、未悉有家室、人或巢棲穴住、窮歷生活、神武臨邮之、使民稼穡營生、而後、家給人足、至有餘貲、崇神、垂仁、將勸農事、開池溝、百姓富饒、崇神始按人民、而課調役、垂仁、與屯倉、或稱之屯宅、稱之官家、稱之三宅、其實一也、以公田之禾、藏之者也、屯行墾奸猾之隔辟敎、而邊民不染王化、被髮衣皮、有不火食者、遣人征焉、混一海內、令諸國與田部屯倉、其田部者、分部、佃公田、藏儲之、備凶歉災害、猶後之義倉也、成務闢阡陌、以定邑、仁德見戶口耗損、而憫然改容、三歲除課役、不修宮闕、至茅茨壞以不脩、露床履、於是民產大贍、爨烟盛起、帝猶不薄農事、以濬滌泉源、築設陂障、而後、亡壅塞決潰之憂、掘江、墾江、茨田堤、是也、其後、歲比豐饒、而貢獻輻湊、帝則餘物產、垂之後嗣、履中、置藏官、給粮地、顯宗、仁賢、久在民間、具知其勞苦、以故、無徭役、是以、其之世、天下清平、歲比登稔、百姓殷富、戶口滋殖焉、繼體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況厥百寮暨于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安閑詔曰、間者、連年登穀、接境

無感元元若生、覺於稼穡、蒸蒸黔首、免於飢餒、朕甚欣焉、可大酺五日、爲天下之歡、置諸國屯倉、宣化輸諸國屯倉之穀、而聚儲于筑紫那津、以備非常、欽明之世、郡國大水、而穀不登、則免田租調庸、猶有窮民不能自保焉、帝開倉賑給之、賑給法、實始于斯、列聖循其法、歲五月必行焉、推古之世、五穀豐熟、增置屯倉、季年雨雪失時、霖雨大水、天下饑饉、人啖草根、盜賊橫行、不可止、舒明、皇極之世、天變累至、凶歉相繼、然萬機不失御者、無他、朝無弊政也、孝德悉廢先世所置標代民及屯倉屯田、貸稻、以其屯田班賜群臣、其標代民者、部百姓、而記天子、皇后、次妃、皇子、皇子妃、無子者之諱也、其貸稻者、救貧民也、大化初、作戶籍、挍田畝、詔曰、從今以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於是百姓大悅、二年、班田授民、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得稻五十束、町得稻五百束、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束稻舂爲五升、把稻舂爲五合、土調之絹、絁、布、絲、綿、隨鄉所出、町出丈絹、或二丈絁、或四丈布、故四町匹絹、二町匹絁、絁絹長四丈、廣二尺半、謂之一匹、布長四丈、謂之一端、絲綿之數、闕不傳矣、戶別出布一丈二尺、謂副物之擔贄、任其土所出、白雉中、制凡田、長三十步爲段、其廣未詳、十段爲町、段租稻一束半、町租稻十五束、文武初、三歲不收大稅之利、以賑民矣、大寶中、作令、有租調庸法、其田法、不殊大化也、一夫受二段、女減三分一、上戶園地、殖桑三百株、漆一百株、中戶、桑二百株、漆七十株、下戶、桑一百株、漆四十株、無園地者闕之、調之絹、絁、布、絲、綿、鹽、鐵、雜貨、隨鄉所出、正丁一人、絹絁八尺五寸、六丁成匹、匹長五丈一尺、廣二尺二寸、美濃絁六尺五寸、八丁成匹、匹長五丈二尺、廣與常絁不異、布二丈六尺、二丁成端、端長五丈二尺、廣二尺四寸、望陀布、一丈三尺、四丁成端、端長五丈二尺、廣二尺八寸、絲八兩、綿一斤、鹽三斗、鐵十斤、雜貨稱之、調副物、出紅、紫、木綿、紙、麻、席、苫、獸角、鳥羽、若干、次丁二人、中男四人、各同一正丁、正丁歲役十日、不役者出庸布二丈六尺、役滿三十日、蠲小歉免租、中歉免租調、大歉租調庸皆免、凡民、五戶相保、一人爲長、五十戶爲里、里有長、撿挍戶口加減、六年一造戶籍、慶雲中、制曰、取戶粟、以爲義倉、給發窮民、謂爲儲備、今取貧戶之物、還給乏家之人、於理不安、自今以後、取中中以上戶之粟、以爲義倉、必給窮乏、不得他用、續紀謂、是歲始定田租法、町十五束、雖然、大化、大寶中、審租法、非始此時也、元明更定義倉出粟法、

帝曰、人足衣食、共知禮節、調庸以外、每人、儲絲一斤、綿二斤、布六端、以資產業、免使苦乏、帝禪位元正、免天下租、元正、損益大寶令、定調庸斤兩長短法、頒大計帳、四季帳、六年見丁帳、青苗簿、輸租帳等式於七道、帝詔、給天下民、陸田一町以上、二十町以下、輸地子、段粟三升也、是歲、遭旱饑荒、翌年建法、春初出稅、貸與百姓、至秋徵納、令不得有逋、諸國每年出擧十束、取利三束、季年有人獻白龜、則免天下租賦、聖武依諸國大小、制取稅稻四萬束以上、二十萬束以下、大宰府、賣大隅、薩摩兩國百姓、建國以來、未曾班田、其所有田、悉是墾田、相承爲佃、不願改動、若從班授、恐多喧訴、於是隨舊不動、各令自佃、帝好浮屠、畿內七道、國別制取正稅四萬束、以入僧尼兩寺、各二萬束、每年出擧以息利、永支造寺用、其他、供佛費用大廣、國殆虛耗、先是、苞穀多寡不同、人疾之、橘諸兄建議、以米五斗、爲苞、衆大便之、天平九年、災氣遞發、免天下租賦、十七年、諸國公廨、大國四十萬束、上國三十萬束、中國二十萬束、唯大隅薩摩兩國、各四萬束、下國十萬束、唯飛驒隱岐淡路三國、各三萬束、志摩國、壹岐島、各一萬束、十八年、有人獻白龜、出龜郡、免租調、十九年、太政官奏曰、封戶人數、總有多少、所輸雜物、其數不等、是以、官位同等、所給殊差、請每一戶、以正丁五六人、中男一人、爲率、則用鄉別課口二百八十、中男五十、擬爲定數、其田租者、每一戶、以四十束、爲限、奏可之、帝定諸寺墾田、多者受四千町、施東大寺封四千戶、奴婢各百人、稱德孝謙、紹好浮屠、益金光明寺封、凡五千戶、自餘賜與有差、倉廩爲之罄匱矣、歲入不足、以償歲費、則勅曰、諸國司貪求利潤、輸租不實、擧稅多欺、宜令京及諸國田租、不論得不、悉全輸正稅之利、舉十取三、但田不熟、至免調庸者、准處分、帝大炊、隨國大小、割出公廨、以爲常平倉、遂時貴賤糴糶取利、普救、左平準、掌東海東山北陸三道、右平準、掌山陰山陽南海西海四道、稱德孝謙勅、天下諸人競爲墾田、勢力之家、驅役百姓、貧窮百姓、無暇自存、自今以後、一切禁斷、勿令加墾、但寺先來定地、開墾之次、不在禁限、此際、米價踴貴、孱民多流亡、則出兩京穀各千石、糶於東西市矣、勅天下、糶米二百石、敘位一階、每二百石、進一階、光仁之世、以京官祿薄、不免飢寒之苦、國司利厚、自有衣食之饒、因茲、庶僚咸望外任、則取公廨四分之一、以益在京俸祿、於是、諸國正稅、多欠員、遂復舊、桓武之世、東國五穀不稔、則賤價糶與百姓、名曰救急、帝曰、公廨之設、本爲塡補欠負未納、隨國之大小、旣立擧式、今立法制、宜自今以後、有舊年

未納欠負者、大國三萬束、上國二萬束、中國一萬束、下國五千束以上、每年徵塡、先是、諸國司、以瘠田授民、民不堪輸租、亡家、郡司、及富民、或以下田、易上田、若者、富益富、貧益貧、一切停止之、帝曰、制令之日、田一町租、定爲廿二束、其後、減爲一十五束、以今況古、輕重相懸、而民部勘租之例、通計國中、以七分已上、爲定、所餘三分者、任國司處分、如今、諸國之司、偏執斯例、雖遇年豐穰、全徵其租、而至納官、不過七分、貪吏擅利、事乖善政、自今以後、收租之法、作十分收八免二、又曰、今諸國、出擧正稅、牧羊倍息、利貧窮之民、多破家産、朕甚憫焉、一從省減、嵯峨、始收夏稅、使天下民課種大小麥、此際、水旱不登、府庫稍耗、乃割公卿封祿、四分之一、以均公用、出倉院穀一千斛、減價賣與貧民、帝建式、是爲弘仁式、有地子稅、曰、上田一段、地子十束、中田八束、下田六束、下下田三束、仁明之世、歲惡不登、餘富豪之貲、貸窮民、至秋償報、時諸國、有代稻收錢、詔禁之、帝令畿內種蕎麥、是年、令諸國播殖黍稷稗麥大小豆胡麻、承和中、大宰府獻白鹽、則免田租、淸和之世、納租之法、增於舊例、京戶土人、口分田、借例、段別一束五把、今增加一束五把、雖色田、段別五把、因即京戶、咸免稻分、先行之畿內、有利于時、即施之天下、有司謂、口分田、雖

色田、減租之法、不利於時、請停之、制可、此間、按諸國田帳、不許損減、調庸麁惡、尺寸多欠、則令曰、調庸有麁惡、不復寬恕、時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開救急義倉、給之穀價、荐騰踊、則東西京、始置常平所、減價糶官米、醍醐建式、是爲延喜式、其式曰、凡封戶、以正丁四人、中男一人、爲一戶、率租每戶、以四十束、凡輸義倉穀者、一位五斛、二位四斛、三位三斛、四位二斛、內五位一斛、外五位五斗、上上戶、出穀不痳大貿之數、凡公田穫稻、上田五百束、中田四百束、下田三百束、下下田一百五十束、地子、各依田品、令輸五分之一、若總計國內所輸、不滿十分之九者、勘出令塡、但不堪佃田、聽除十分之二、其租、段穀一斗五升、町一石五斗、凡雜穀相傳、粟小豆、各二斗、當稻三束、大豆一斗、當稻一束、源順、歷仕村上冷泉圓融三世、擧當時事、著和名鈔、其中所載、五畿七道、田八十五萬町、正稅、公廨、各千五百萬束、本稻四千三百萬束、雜稻千百萬束、其後、朝廷多秕政、白河、輕儒重佛、停式條所載貢魚、而臨宴、常如齋禮、釋奠用素饌、爲佛寺、則造九層浮圖、自行臨之、帝好內、多寵人、政在私門、國用凋喪、上禾穀萬石、絹絁萬匹者、輒任國司、先聖遺法、殆墜地、保元之亂、實胎于此矣、此際雖無定範、大畧七公三民也、或曰、公私相半、土調絹

絁、猶存德之制也、土豪武斷鄕曲、源賴朝、欲懷人心、令阪東八州、三分租稅、以免其二、然非一時悉免、一年免一鄕也、令五畿山陽山陰南海西海二十六州、段別課米五升、北條氏、薄稅斂、憐黎庶、租法、令五公五民、大省貢役、衆心歸之、建仁中、大風洪水、民負逋債、北條泰時、爲焚劵蠲除、衆咸喜仰之、北條時賴、數微行、自覘民間疾苦、而有遊手者、則痛戒之、於是、分兵農、於軍旅、則役兵士、於耕耘、則勞農民、皆得其宜、一說、分兵農、在保元之前、蓋不然也、北條之世、算田數、稱幾貫、十貫地、得米五十石、百貫地、得米五百石、論者云、田一町、生米二十石、公其十石、私其十石、十石之價、錢二貫、故有此稱矣、其數始于時賴、或曰、始于時宗、一說、十貫地、得米百石、百貫地、得米千石、蓋不然也、拾芥抄、有田籍、未詳何世法矣、田以方六尺、爲一步、卅六步、爲一段頭、一段爲一町頭、十段爲一町、卅六町、爲一里、又以爲條、東西曰里、南北曰條、當時、三百六十步、爲一段、積七十二步、爲十代、五十代爲一段、貞觀式所謂、一代地、七坪一尺二寸也、是也、抄則十式之數、其實一也、北條之末世、多非理橫調、而衆苦之、後醍醐減之、帝營大內、以安藝周防之租賦、充其經費、而徵諸國地頭所入二十分之一、而用度不爲足矣、足利氏初世、經營私家、

而餌重利以啗將士、將士多歸附、則令諸國守護、歲輸五十一軍賦、軍吏更令爲二十一、衆皆失望、足利義滿、大檢田畝、令四公六民、中葉重賦苦民、稱光後華園之世、荐饑、民生不寧、大友氏、在西海、北條氏、在東國、輕賦說衆、中原之民、多投之、後土御門、府庫空竭、殂落不能瘞埋、六角高賴、獻葬貲、後柏原以降、連年不登、加之以兵擾、而府倉耗竭矣、朝臣糊口四方、帝之即位也、財用弗辨、釋光兼、給其費、後奈良之即位也、大內義隆、北條氏綱、給其費、正親町之即位也、毛利元就、給其費、三帝、虛褒把之地、隱郵不忘下、大永弘治之詔、大赦天下、復田租之半、賜百歲以上、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其餘亦垂恩慈、棄背私貸殖也、天文之季、足利氏、撿天下之田疇、凡歲入千八百六十九萬七千二百四十二石也、貢獻不供者、不在其數矣、當斯時、群雄割據郡國、隨意收斂、上杉氏、在北地、雖峻法御國、有時傾廩振施、三年、免租稅之半、以收衆心、終大拓疆場、織田氏、代足利、管京師、檻縦賦稅、免戶租、豐臣秀吉、歲收地子米、以其三百石、奉之上皇、五百石、納之六宮及關白、收近江八千石、致之朝臣及諸門跡、是爲定額、織田氏暮年、制田、有三程、三百步、爲大步、百五十步、爲中步、百步、爲下步、不滿百步者、

不稅、謂之弃田、矣、大率、四公六民、水旱不蠲、以三十六坪、爲畝、十畝爲段、十段爲町、蓋坪地方八尺也、豐臣氏、縮其坪、削其畝、七尺强爲畝、其所由來、在足利之季也、從世、又縮坪爲六尺强、取畝稅、如故、凡小民嚴耕、而佃人田者、段八斗、私收于田主、又奉官稅、其實兩稅也、猶且有如庸調者、文祿季年、豐臣之法令、三分天下之租稅、取其二、衆苦爲、要之天正文祿之征、二十倍于大化大寶矣哉、

續日本史卷之十三終

段疑作段恐誤

長年大寶頃作長平永寶

續日本史卷之十四

志六

食貨下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金鐵用于世也、亦尙矣、舊紀、錄、採天香山之金、古事記、錄、取天金山之鐵、天目一箇神、爲金工、其後、三韓貢金銀、神功紀、繼體紀、並稱其土、爲金銀國、顯宗紀、稱金銀蕃國、武烈紀、稱銀鄕、以奏其貢矣、顯宗二年、稻斛銀錢一文、天武十二年、詔曰、自今以後、必用銅錢、莫用銀錢、史雖不記其錢所由鑄、時旣用之也、必矣、天武初年、對馬始出銀、則奉諸神祇、文武五年、遣人于陸奧、冶金、是歲、對馬貢金、則建元、爲大寶、元明初年、武藏獻銅、則改元、爲和銅、文武始置鑄錢司、元明始置催鑄錢司、旣行銀錢、又行銅錢、文曰和銅開珍、蓋顯宗天武紀、所謂錢、皆異域之貢、至是、朝廷始造錢、姦盜逐利、私作僞鑄、紛亂公錢、則設法曰、私鑄銀錢者、其身沒官、財入告人、官令、物價銀錢四文以上、即用銀錢、三文以下、用銅錢、旣而廢銀錢、一行銅錢、以穀六升、直一錢、令百姓通有無、各得其利、行旅必齎錢、爲資、令郡司蓄錢、諸國弘錢用、元正、以

銀錢一、當銅錢二十五、以銀一兩、當錢一百、行之、翌年、用銀一兩、當錢二百、聖武之世、上絁一匹、充銀二兩、絲小二斤、當綿小八斤、庸布四端、米一石、並充銀一兩、陸奧始貢黃金、稱德孝謙之世、陸奧調庸者、多貿以北諸郡、令輸黃金、其法、正丁四人、一兩、凡平城七朝、皆淫佛、重施緇徒、聖武、稱德、最甚矣、以故、藏儲虛耗、則賣官、至庶人、納錢百萬、得五位、帝大炊、勅錢之爲用、公私要便、莫甚於斯、頃者、私鑄稍多、僞濫旣半、宜造新與舊並行、則鑄金銀銅三錢、銅錢、文曰萬年通寶、一當舊錢十、銀錢文、曰太平元寶、一當銅錢十、金錢、文曰開基勝寶、一當銀錢十、帝季年、兵旱相仍、米石直千錢、稱德、鑄神功開寶錢、與舊錢並行、光仁、止舊錢、專用新錢、以新錢己賤、物情擾亂、多詣訴、有司請新舊兩錢、同價施行、許可、天平神護、格、外居人、取稻錢、先是、京師多輸稻錢、百姓窮弊、至是、停之、桓武、詔曰、公私彫弊、情實茲之、今錢價旣賤、則罷鑄錢司、無幾、復之、鑄隆平永寶錢、禁納錢貨求爵位、嵯峨、鑄富壽神寶錢、仁明、鑄承和昌寶錢、以新錢一、當舊錢十、新舊並用、又鑄長年大寶錢、以新錢一、當舊錢十、新舊並用、淸和、鑄饒益神寶錢、以新錢一、當舊錢十、新舊並用、帝之初年、糙米斗十八錢、精米斗二十六錢、中年、穀價翔貴、太政官、定米直、

景春號伊玄、々々或作意玄、長尾有聞景春、伊玄是後景春

匱米斗二十六錢、精米斗四十錢、翌年、市價、米斛新錢、一千四百、則置當平所減價、舊官米升、新錢八頃之、鑄貞觀永寶錢、一當舊錢十、子毋相隨共用矣、新錢肉好文字不全、則更鑄焉、初承和中、使人輸調錢百、爲錢八十、弊民苦之、則減之、輸貞觀錢十三、其明年、勅左右京、收國爲人十五錢、歸成、加國爲人十五錢、是際、砂金行于世、砂金一兩、當錢十六屯、字多、鑄寬平大寶錢、醍醐、鑄延喜通寶錢、與寬平錢並用、延喜式、錢文、以一字明、皆令通用、若有撑弃者、隨狀科責、村上、鑄乾元大寶錢、應延喜錢、其後、國家多故、不遑鑄錢、建久四年、後鳥羽、禁用異域錢、後七八十歲、錢稍消沒、錢七百、當金一兩、以此得米五石、物價騰揚、錢殆盡、以淨布爲幣、後掘河、詔又用錢、異域錢勢熾、布民間、寵定穀價斛千錢、弘長中、錢猶乏、北條時宗、遣人赴西土、以黄金易銅錢、西土固善日本金、商買挾金、入元國、易錢、元大槩之史載其事、後醍醐、始造楮幣、鑄乾坤通寶錢、足利氏之盛也、一石之田、課百錢、又役其身、而不役者、有加錢、軍止不必然矣、邑里課地子錢、足利義滿通于明國、取其錢、而施諸中國、用度弗足、乃課富商、借金、歲四擧、是曰倉役、至足利義教、歲十二擧、足利義政奢侈好土木、倉役無算、文正元年、行大嘗會、支費弗勸、其十一

續日本史卷二十　食貨下　二十四　袁自刊求書屋

月、九擧、其十二月、八擧、竟弃捐其債、令天下徵之、宿債不相廢、而一旦更始、是曰德政、蓋、德政、始于後華園之世、或云、始于稱光之世、德政令、一出、都鄙騷擾、而訟訴盈府、府不肯聽斷矣、其後、德政屢行、豪買擁金、竈藏不借窮民、細民大困窘矣、文明中、義政通明國、得錢十萬貫、時都下焚蕩、四疆喪亂、錢幣拂地、西土錢、布海內、永正五年、足利氏、頒元豐元祐大觀太平大定正隆、洪武永樂宣德諸錢、交用之、唯以永樂錢品最精、當他錢四、新陋錢多破缺、則令陌錢用破錢三十二文、長尾景春、殿脇上杉氏、令阪東始用省陌、以九十六錢、爲陌、畿內東海東山三道、傚之、北條氏、不善鹿錢、令管內專用永樂錢、先是、金貨、有練金、圓金、板金、棋石金、竹流金、延金、筋金、正長金、赤松金、鳳戶金、高來金、太平金、正門金、雁金、上字金、印子金、卵金、牛舌金、甲子金、大搭金、壽永金、湊金、三浦金、平田金、桐金、尊氏金、乙夏金、甲古金、東山金、嵯峨金、舟印子、花印子等若干品、銀貨、有錠銀、南廷、南鐐、碎銀、印子銀、板銀、紋銀、花降銀等若干品、未審始于何世、止于何世也、又各國、有私幣、下總千葉氏、上總東氏、駿河今川氏、相模北條氏、甲斐武田氏、越後上杉氏、尾張織田氏等之金、行其國、就中、武田金、最著矣、四外之民、使用之、自餘、山城掘川金、攝津

多田銀、鑛、武藏甲定金、陸奥永字金、定字金等、不可枚擧矣、足利氏之初、金銀板幣、多行于民間、其形無定、而面背無欵識、隨便割切、用之、人弗敢僞造者、以其幣適時價也、足利中葉、以其割切不便、別鑄金錢、重一錢二分、與糠金、錠銀、及明錢、並行矣、大率、永樂錢、一貫、當黃金一兩、天文季年、三好長慶、收京師戶調、名爲公供、實則私有焉、初歷永二十七年、大饑、斗米、直千錢、其後、或七八百錢、或五六百錢、天文弘治之際、大率、斗米、八十錢、永祿元年、天下大旱、米價之高、近古未之有也、以銀錢百文、買米五升、餓死滿路、元龜中、織田信長、欲定天子供御之地、而寇兇賊之剽掠、權貸金於都民、而收其息、以代租稅、天正元年、信長代足利氏、鑄都下賦錢、六年、正親町、鑄天正通寶錢、銀銅二品、明智光秀弑信長、欲得人心、除京師戶關錢、先是、諸關征、取錢、以罔行旅之利、信長撤關罷征、豐臣秀吉、紹其志、罷諸關征、秀吉、歲收京師戶稅、銀五千五百三十餘兩、充供御矣、天正中、米價、貴于前代、斗米至百餘錢、但、十五年、豐稔、斗米、七八十錢、十九年、秀吉、免京師市稅、秀吉鑄板金、更造楕金大小二幣、與金錢、砂金、並行矣、新幣、未布阪東、泉苦砂金、德川公停砂金、更造楕金、大小二幣、與金錢、並行阪東、小楕、重四倍金錢、大楕、重什倍

續日本史卷二十　食貨下　二十五　敦自刊戲書屋

小楕、豐臣秀吉、大貨殖、金幣充盈府庫、則設棚於都下、出五千金、三萬銀、頒于諸將、又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獻皇室、及公卿百司、德川公、以秀吉遺命、造方金、與舊幣並用、方金四、當小楕一、而鑄慶長通寶錢、停永樂錢之當四、雖然民間、猶沿舊習、私用如故、或有竊鑄永樂錢者、物議囂然、物價不平、則下令禁用永樂錢、大阪前役、以金一兩、得米七石、後役六石、昔者、陸奥對馬駿河下野之金、伊豫肥前之銀、著于載籍、而佐渡石見但馬攝津豐後、薩摩加賀出羽之金銀、亦不爲不著矣、大內尼子毛利氏、相續有石見、山名織田氏相續、有但馬、上杉氏、有佐渡、皆保其利、以極富饒矣、豐臣秀吉、徙上杉氏、取佐渡、產金不滿其意、則復之、德川公、幷取石見佐渡、產金頗多、石見歲得重四百萬錢、佐渡、歲得重千萬錢、其後、增產矣、伊豆陸奥所產金、伯仲佐渡南部、亦生金不少矣、德川公、更造方金、及新錢、與明錢並用、泉大便之云、

夫雖有穀貨、非衣不煖、其防寒者、莫善于衣裳矣、書紀云、稚產靈神、頭上、生蠶與桑、保食神、眉上生繭、嗚呼、衣裳起于此哉、伊弉諾尊、著衣裳冠帶、天照大神、織神衣、大國主神、爲衣服、天日鷲命、爲造木綿者、其孫、造木綿、及麻井、

織布矣、天宮命、分殖好麻木綿、而供之大嘗會、其後、每大嘗、必供麻綿、號麻曰青和幣、號綿曰白和幣、蓋古者、採穀皮、織布、是謂木綿、通其木綿與絹絁爲白和幣、祭神、使男出弭調、女出手末調、其弭調者、射鳥獸、而致之也、手末調者、自製布帛、而致之也、此時、人皆食肉衣皮、拔行紀所謂、衣毛飲血、是也、以熊皮鹿角布帛、供祭祀、故有此調矣、天武、禁食牛馬雞犬猿、光孝禁書貂裘、於是、衣食改焉云、仁德、以百二十七縣秦氏、分置諸郡、使養蠶織絹、貢之、雄畧、欲后妃親桑、以勸蠶事由是、衣裳人給、至有餘儲、孝德、文武、定戶調、出絲麻絹帛、持統、飭倹寬稅、令天下樹藝桑紵雜蔬、以厚民生、雖歲饑洪水不登、衆免凍餒者、無非帝德之令然乎、稱德孝謙季年、倉廩空虚、民獻絁六百匹、商絲一千六百斤、調庸綿六千屯、調布一千二百端、商布三千五百端、各叙位一階、桓武詔曰、民之所資、農桑是切、比者、諸國司等、或廣占林野、奪蒼生之便要、或多營田園、妨黔黎之產業、百姓彫弊、職此之由、自今以後、國司等、不得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又不得私貪墾闢、侵百姓農桑地、帝之世、崑崙人、傳棉種、遂頒驗南海西海諸國、後世所謂、木綿始于此、平城、課天下、殖桑漆、仁明之世、年凶、遂建法曰、夏之表紗、冬之中裙、不論貴賤、一切禁斷、一裳之外、不得重著、光孝、始禁著貂裘、但參議以上、非制限、醍醐建式、其式曰、祿物價法、錢內絹一匹、直稻卅束、絲一絇、六束、綿一屯、三束、調布一端、十五束、庸布一端、九束、其後、縣官多虞、細民無所仰賴、而吁嗟之聲、塡于道路、一條、隱民之塗炭、欲贍之、用度不足、痛念逾切、至寒夜脫衣曰、朕豈忍獨重襲哉、帝崩後、干戈相承、率無樂歲、豐臣氏、有事于朝鮮、及其歸、傳草木二綿、竟植遍于天下、

續日本史卷之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五

志七

律曆上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累黍作度量、出于漢儒妄說、豈足信矣、後人或泥累黍、而測量誤眞、紛競不決、何者、黍粒有肥瘠大小不同、以黍容管、每容不均其數也、同黍猶爾、況異種乎、故術者、託事於黍、而從己之欲也、宋時、李照、以縱黍累尺、管容千七百三十黍、空徑三分、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千二百黍、空徑三分四釐六毫、牴牾如此、自餘、諸尺二十餘品、各自差別、不得同矣、吁、旁岐多端、不知其所因也、飛葭驗節氣、亦出于漢儒妄說、洋人南懷仁、排之、其論曰、引鍾律、以爲驗節氣法者、不過欲附會欺世、而援采曆法耳、萬國同是此日、皆可以測驗、飛灰候氣、全係地氣、地氣有冷熱乾濕之不同、萬國有不同之、實如其論也、彼漢曆、本于律食比不效、而史漢所載、亦多漏脫、不足以鑑也、漢人論春秋之日食三十六、曲證逆臣弑君之驗矣、史記載戰國之事、日食六七見焉、其間、弑逆簒奪、不可勝數也、此奚日食、驗于春秋、而不驗于戰國乎、且南北之世、一百六十九年間、記日食者、南朝三十六、北朝七十九、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歲合而月不合者、何乎、南北共天、彼此異食、理所必無、史氏之鹵莽令然也、凡事粗書而垂惑、孰與不書而消疑、故本朝之古、不記日食、亦非全闕典也、以二十八宿、配日、起于佛家宿曜經、書建除、天赦滅門者、起于陰陽五行家、皆不取焉、度量衡、雖不本律、或關之者、姑收、以作律曆志、夫律之起也、在神代乎、八十萬神、相謀奏樂、豈弗無律也、惜乎、失不傳矣、允恭之崩也、新羅人來弔、張樂器、其中蓋有律、是亦不傳矣、方聖武之世、吉備氏、獻銅律、後世弗用、蓋鑄造不可用也、廐戶皇子、好音樂、而制二笛、其一在天王寺、其一在轉法輪寺、聲律不異今律、唯中世失律、敎有異同、彌考彌謬、無他、不因其本故也

世傳、法隆寺鐘、中雙調、樂工吹律、考之、爲壹越、可也、非雙調矣、世傳興福寺磬、協十二律、樂工吹律、考之、不必協也、世傳、鳧鍾配艮、雙調配東、上無配巽、黃鍾配南、壹越配坤、平調配西、下無配乾、盤涉配北、次序不紊、是亦出于謬傳、不可不知焉

天王寺樂人、園廣賴、所造、黃鍾管長六寸五分、大呂以下、損二分二釐、應鐘、

管長四寸八釐、廣賴子廣壽所造、黃鍾、管長六寸、大呂以下、損二分、應鍾管長三寸八分、或說、黃鍾、管長五寸七分六釐、大呂以下、損一分九釐、應鍾、管長三寸六分五釐、世謂、管長、倍益半損、聲音相同、故、世多用半損律、六變律、亦半損、以因其便也、世或用再半損律、而聲音較差矣、由斯則知倍益半損、未免毫釐之差也、

中土之十二調、配西土之十二律、行之、壹越配黃鍾、斷金配大呂、平調配大蔟、勝絕配夾鍾、下無一名鶬吟、配姑洗、雙調配仲呂、鳧鍾配蕤賓、黃鍾配林鍾、鸞鏡配夷則、盤涉配南呂、神仙配無射、上無配應鍾、則有大食調、無配律矣、

壹越調、以無射爲宮、黃鍾爲商、大蔟爲角、姑洗爲變徵、仲呂爲徵、林鍾爲羽、南呂爲變宮、

平調、以仲呂爲宮、林鍾爲商、南呂爲角、應鍾爲變徵、黃鍾爲徵、大蔟爲羽、姑洗爲變宮、

雙調、以夾鍾爲宮、仲呂爲商、林鍾爲角、南呂爲變徵、無射爲徵、黃鍾爲羽、大蔟爲變宮、

黃鍾調、以無射爲宮、黃鍾爲商、大蔟爲角、姑洗爲變徵、仲呂爲徵、林鍾爲羽、南呂爲變宮、

盤涉調、以黃鍾爲宮、大蔟爲商、姑先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

大食調、七聲同盤涉、

四穴有三品、一曰、壹越截、或名黃鍾截、二曰、斷金截、或名大呂截、三曰、平調截、或名大蔟截、皆察、律呂清濁者也、管長二寸半、上空下塞、而有三孔、背有一孔、開閟其孔、調聲音也、

壹越截

壹越皆閟、斷金皆開、平調上開、勝絕背開、下無中下閟、雙調中開、鳧鍾上中開、黃鍾下開、鸞鏡上中開、盤涉上中閟、神仙中下開、上無背閟、

斷金截

斷金皆閟、平調皆開、勝絕上閟、下無背開、雙調中下閟、鳧鍾中開、黃鍾上中開、鸞鏡下開、盤涉上下開、神仙上中閟、上無中下開、壹越背閟、

平調截

平調皆閟、勝絕皆開、下無上開、雙調背開、鳧鍾中下閟、黃鍾中開、鸞鏡上中開、盤涉下開、神仙上下開、上無上中閟、壹越中下開、斷金背閟、

上古有八尋殿、八尺鏡、八咫瓊等、論者謂其尋尺咫、皆借音而非度也、古語拾遺謂、猨田彥、鼻長七咫、背長七尺、是亦非度乎、未審其實也、景行、身長一丈二寸、脛四尺一寸、日本武、身長一丈、仲哀、身長十尺、反正、身長九尺二寸半、齒長一寸、廣二分、顯宗二年、粟斛銀錢一文、欽明十二年、麥種一千斛、皆正史所載、而不爲無度量也、世人不考之、或謂、皇國度量、採用唐法、吁是奚說乎、景行、日本武、先唐世、五百歲、仲哀、反正、先唐世、不下二百歲、顯宗、欽明、雖較後、亦不下于唐世焉、蓋取後世法之爲矣、

扶桑畧記載、舒明始定量衡、文武紀載、大寶二年、始頒度量於天下、元明紀載、和銅六年、頒權衡度量於天下、聖武紀載、始用自唐所得稱尺、大寶令云、凡度、十分爲寸、十寸爲尺、一尺二寸爲大尺一尺、十尺爲丈、量、十合爲升、三升爲大升一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衡、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凡度地、量銀銅穀者、皆用大、此外、官私悉用小者、延喜式云、度量權衡者、官私悉用大、但測晷景、合湯藥、則用小者、後三條、自截簾竹、爲准、

而定斗升法、此無他、當時量制不正也、拾芥抄、升斗數、如令、權衡則有異同、朱之瑜、荻生茂卿、並謂、唐大尺、與日本小尺全同、太宰純謂、以小尺一尺二寸五分、爲大尺一尺、之瑜、茂卿、純等、說者、慶長以降所用也、小尺、以曲鋼鐵造之、故、曰曲尺、又曰金尺、木匠用之、故曰木匠尺、大尺以鯨骨造之、故曰鯨尺、裁衣用之、大小二尺專行焉、又有服尺褹尺、以曲尺一尺二寸、爲服尺、布帛賣買用之、以曲尺八寸、爲褹尺、製褹子者、用之、

厩戶皇子、置尺於法隆寺、世傳、宇文周大尺也、中根村井二氏謂、以曲尺、比此尺、短一分六釐、古者、蓋用此尺、其後訛長也、狩谷望之、依聖武之所製尺、而造唐大尺、以曲尺、比此尺、短四分、法隆寺、有古尺八、世傳、李唐之遺物也、以曲尺、度之、則一尺四寸四分也、其一尺、當曲尺八寸、望之謂、此唐小尺也、夫周唐同度、以我尺、而度三者、輙不同矣、雖周唐有大小二尺、安能充其理乎、泉涌寺、亦藏古尺、世傳、僧俊芿、入宋所得、宇文周尺也、此與法隆寺尺、不均、以彼爲是、則此必非矣、以此爲是、彼必非矣、彼此不可偏廢、姑置之、不敢徵焉、

或稱厩戶皇子、造三等尺、曰陽尺、曰陰尺、曰中央尺、度天地、則用陽尺、以陽

尺九寸六分、爲陰尺一尺、八割其尺、記吉凶、一曰吉祥如意、二曰病難不絕、三曰主持萬寶、四曰主逢賊難、五曰壽命長遠、六曰子孫繁昌、七曰起諸災難、八曰諸願滿足、度衣裳、則用陰尺、或名之吉凶尺、又名八卦尺、以陽尺八寸、爲中央尺、度宮室、則用中央尺、中世、陰尺廢矣、陽尺中央尺、能行矣、云、以其陽尺、比鯨尺、短三分許、以中央尺、比曲尺、短二分許、以此二尺、與鯨曲二尺、相差不遠、而其行于世也有之、然廐戶造三等尺、正史所不載、亦不足以徵矣、

大寶令所謂、量十合爲升、三升爲大升、一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後世不詳其制矣、延喜式云、凡從行者、官人已下、執夫已上、並計路程、給糧、人別日米一升六合、鹽一勺、六撮、馬子米一升、鹽一勺、賜成紀載、元慶五年、出羽營鎭兵每人充日糧一升六合、或每人充日糧八合、雖其日食多寡不同、大率升許也、僧家相傳、鉢所容受、用唐量、弘安中、以當時升法、計之、唐一升、當六合五勺也云、北條氏、治相模、以京師一升有餘、爲一升、六角氏、治近江、以京師八合、爲一升、武田氏、治甲斐、以京師二升五合、爲一升、伊豫伊勢、共以六合、爲一升、長曾我部氏、取南海、一准京升、京升、方五寸、深二寸五分也、後世定

升法、爲方四寸九分、深二寸七分、蓋隨世展轉、致訛大也、伊藤長胤、盍簪錄、論升制云、不知國家今日所用、以何世爲準耶、荻生茂卿、度量衡考云、吾邦今升法、不知其所從來也、太宰純、經濟錄云、日本量、古代斗斛大小、不詳實、如其三子所云也、雖然、豐臣氏、定大男食五合、大女食三合、斯豐臣之食、非少于延喜元慶之食矣、無他、以斗升之大也、茂卿謂、弘安一升、當今六合四勺有奇、斯據唐升云爾、茂卿考云、唐一升、當今四合餘、長胤考云、大抵唐之一升、較今之二合半許、重熙考其二考、且考唐書韓滉傳云、千錢其重與斗米均、今舉二升五合、量之、其重千錢也、則知長胤說爲得、佐藤信淵、農政本論云、天平中、製大中小三種升、其小升、用古製、其中升、容小升二升五合、其大升、容中升三升、其大中二升、不便會計、北條泰時、獨用其小升、別造二升、其大升、容小升十升、其中升、容小升五升、於是、天平、大中二升廢矣、豐臣氏、命長束正家、改升制、夫北條之小升、方五寸、深二寸五分、容方分者、六萬二千五百、豐臣改之、爲方四寸九分、深二寸七分、斜架鐵梁、要令無盈縮、除其鐵梁、而容方分者、六萬四千五百六十八、

大寶之際、權衡、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十六兩、爲斤、絲十六兩、日約、龜二斤、曰㝵、至戰國、輕重變其制、拾芥抄記之云、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二兩爲一㝵、十大兩爲一斤、三斤、爲大一斤、澁野昭玉、分量考云、日本秤尺、與唐秤尺同、唐錢開元通寶錢、其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國家後世、亦以錢起數、而十之爲十錢、百之爲百錢、千之爲一貫錢、不復以斤兩算之也、於是斤兩之數也、微矣、黃金以四錢八分、爲一兩、白金以四錢三分、爲一兩、其鈔大率以四錢、爲一兩、或以五錢、爲一兩、凡物、以百六十錢、爲一斤、或以二百錢、或以二百三十錢、或以二百五十錢、或以三百錢、各爲一斤、有因那殊數者、

錢名之季、室町之初、金銀一兩、並當四錢半、文明中、有以金重五錢、銀重四錢半、各爲一兩者、又有以銀重四錢三分、爲一兩者、蓋織田氏以下、稱金銀、爲幾枚、銀一枚、與金一兩、同、眞金一兩、重四五錢、金一枚、重四十錢餘、隨時變革、無確制、且都鄙不同、輕重亦異、銀一枚、與金一兩、異其直矣、

朝鮮、以日本三升五合、爲斗、以十五斗、爲石、明以日本大升、爲斗、以五斗、爲斛、以二斛、爲石、

續日本史卷之十五終

議作漢書律曆志大

衍曆九章六章同韓定天論

續日本史卷之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八

律曆中

曆法、弗詳其始矣、應仁繼體之世、百濟累貢博士、論者謂、蓋曆博士、在其中、此未可知也、欽明十四年、遣內臣於百濟、召曆博士、翌年、固德王保孫來、推古十年、百濟僧觀勒貢曆本、則選書生、而學觀勒、陽胡史祖玉陳、習曆法、十二年、正月、始用新曆、此未詳其曆用何法也、持統四年、始行元嘉曆與儀鳳曆、其後、廢元嘉曆、專用儀鳳曆矣、說者曰、自持統六年、至十年、凡五年、用元嘉曆、自文武元年、至天平寶字七年、凡六十七年、用儀鳳曆、或曰、自持統六年、至天平寶字七年、凡七十二年、用儀鳳曆、術者以其二曆、推其自持統六年至十年月朔、以考國史、元嘉曆不合者二矣、六年十一月、十年十二月、儀鳳曆、不合者十矣、六年三月、五月、九月、七年十二月、八年五月、九年七月、九月、十年三月、五月、十月、由斯觀之、前說爲可乎、然當時、司曆亦弗爲無失焉、故致齟齬耳、天平寶字元年、勅曰、曆算生者、漢晉律曆、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論、并應任用、七年、廢儀鳳曆、用大衍曆、寶龜十一年、羽栗臣翼、獻五紀曆曰、方今、唐停大衍曆、唯用此法、翌年、天應紀元、勅、改曆、然司曆、未習五紀曆法、猶用大衍曆、承和三年、博士議月大小、抗論不決、遂據七曜曆法、齊衡三年、大春日朝臣眞野麻呂、奏請用五紀曆、廷議云、國家據大衍曆經、造曆日、尙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兼、不得偏用、天安紀元、眞野麻呂曰、大衍曆經、造年久、而今檢唐開成四年、大中三年、兩曆月大小、頗有相謬、覆審其由、依五紀曆經、造之所也、依件經術、將造進、則許之、其五紀宜作五紀、蓋傳寫誤而已、大衍曆所用者、凡九十四年、貞觀紀元、渤海國大使馬孝愼、奉獻宣明曆、因奏言唐家所用也、三年、眞野麻呂、復奏曰、以彼新曆、比校大衍五紀二曆、且察天文、且參時候、二曆之術、漸以麤疎、又校唐開成四年、天平十六年等曆、不復與彼新曆相違、曆議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方今唐開元以來、三改曆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經、靜言事理、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詔從之、五紀曆所用者、凡四年、承平六年、葛木宿禰茂經、奏議、大春日朝臣弘範所呈、明年曆本、爲多差繆矣、七年命弘範茂經、共議明年曆、二人所議、不合、因命大宰府、寫呈唐曆、此間、唐既亡、其國大亂、蓋大宰府無所得也、明年、致大統曆於艮儀親王、時朝廷多事、不遑省矣、司曆皆失職、獨有賀氏、襲家業、而推步、據宣明曆法、至貞享元年、宣明曆所用者、凡八百二十三年、

書紀、舊事紀、並謂、自天祖降、歲在甲申、距神武東征、歲在甲寅、凡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一歲也、嗟、邈焉遠矣、弗能編年也、加之、多僞妄書、而異說紛擾、不覩其確證、伴氏比古婆衣辨之、果然乎、是亦未可知也、神武以下、紀年歷歷、干支明晰、世不乏其史矣、蓋其曆、不襲異域之法也、術者分神武至持統、爲三等曆法、其法有二、

上古曆

神武元年辛酉爲元、行之、九百八十二年、至仁德十年壬午、

日法百萬、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分、

月策二十九日、五十三萬五百九十八分、

中氣策三十日、四十三萬七千二百分、

紀法六十日、

其年正月中氣二十一日、乙酉、三十二萬四千八百分、

其年閏餘四日、五十萬四千六百分、

通餘五日、二十四萬六千四百、

通閏十日、八十七萬九千二百二十四、

推人正中氣

置所求積年、以歲周乘之、爲積日、加曆元中氣、以紀法去之、不盡、命甲子、爲人正月中氣日辰、

求次中氣

置人正中氣日及分、以中氣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外命如前、各得次月中氣日辰、

推朔日

置積日、加曆元閏餘滿月策、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人正中氣、餘人正月朔日及分、命甲子如前法、

求次朔

置人正月朔日及分、以月策、累加之、其日滿紀法、去之、各得次朔日及分、

求大小及閏月、
視朔日干名與後朔干、同者、其月大、不同者、其月小、無中氣者、爲閏月、
中古曆
仁德十一年癸未、爲元、行之、三百十三年、至舒明六年甲午、
其年正月中氣十二日、丙子五十九萬九千大百分、
其年閏餘二十六日、六十六萬七千八百六十四分、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分、
推求之治如前、
晩古曆
舒明七年乙未、爲元、行之、五十七年、至持統五年辛卯、
其年正月中氣、二十九日、癸己三十一萬分、
其年閏餘二十四日、八十二萬四千分、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分、
月策皆如元、
推求之法、如前、

上古曆
神武東征年甲寅、爲元、行之、九百八十九年、至仁德十年壬午、
日法八百、
歲實二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七、
氣策一十五、分一百七十四、秒七、
氣盈三百四十九、秒六、
秒毋六、
旬周四萬八千、
紀法六十、
朔實二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半、
奇法四千九十、
朔策二十九、分四百二十四、秒一千九百五十九、
朔虛三百七十五、秒二千一百三十一、
推天正冬至及次氣、
置所求積筭、以歲實乘之、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以日法約之爲日、不滿
爲分、其日、命起壬寅、筭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辰、以氣策累加之、秒滿秒毋、
減之從分、分滿日法、減之從日、日滿紀法、去之、外命如前、各得次氣日分、
推天正朔日及次朔
置通積、以朔實而一爲積月、不盡爲汎餘、八十六乘積月、滿奇法而一、爲增
分、不滿爲秒、以加汎餘、爲定餘、又以朔實除定餘、爲墳月、八十六乘墳月、加
秒、秒滿奇法、減之從分、爲閏餘、以日法約之、爲日、不滿爲分秒、用減天正冬
至日分、餘即天正朔日及分秒、以朔策累加之、秒滿奇法、減之從分、各得次
朔、去命如前、
求月之大小
視朔日之分秒、在朔虛已下者、爲小、在已上者、爲大、
求閏月
視中氣干支、入小後初一日者、前月爲閏、如入小後初二日與大後初一日、
而其分在氣盈已下者、亦前月爲閏、
中古曆
仁德十一年癸未、爲元、行之、三百二十年、至皇極元年壬寅、

日法一萬、
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七十分、
氣策一十五日、二千一百八十六分夕、
氣盈四千三百七十二分半、
朔策二十九日、五千三百六分、
朔虛四千六百九十四分、
推天正冬至及次氣
置所求積筭、以歲周乘之、爲通積、滿紀法去之、不盡爲日分、其日命起庚戌、
筭外、即所求天正冬至日辰、以氣策累加之、滿紀法去之、各得次氣日分、外
命如前、
推天正朔日及次朔
置通積、滿朔策、去之、不盡爲閏餘、用減冬至日分、餘即所求天正朔日及分、
以朔策累加之、各得次朔、去命如前、
求月之大小及閏月
術各同前曆、

晩古暦

皇極二年癸卯、爲元行之四十九年、至持統五年辛卯、

日法四十九、

歳實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七、

氣策一十五、分一十、秒一十七、

氣盈二十一、秒一十、

秒母二十四、

旬周二千九百四十、

紀首乙巳、

朔實一千四百四十七、

朔策二十九、分二十六、

朔應二十三、

推天正冬至及次氣、推天正朔日及次朔、求月之大小及閏月、術皆同前暦、

冬至爲賀、始于神龜二年、其後、或廢廢不行矣、朔旦冬至之賀、始于延暦三年、二十三年、又賀、弘仁十三年、承和八年、又皆賀、貞觀二年、閏在十月、而冬至在十一月二日、菅原是善等、建議、改閏月小、爲大、使冬至在朔旦、爾來、章歳若不得朔旦冬至、則消息大小、進退閏月、而使冬至必在朔旦、保元元年、非章歳、偶得之、則改十月大、爲小、其後、非章歳、而得之者、亦必消息進退、使冬至不在朔旦、此二件、終爲故事、但承平六年、司暦誤不消息、以得之、賀禮不行、應仁二年、雖消息、京師多故、賀禮又不行、文明十一年、以後、一停故事、

專用暦法、或云、天文五年停故事、

大治四年、官閏在八月、消息大小、退踏七月、章歳閏後必爾、以爲故事、享德元年以後、一從暦法、

正統紀、以大寶、爲年號之始、先是、既有三十號、蓋起于春秋暦畧、是僧凝然所著、正史不載、識者不取、雖然、或散見雜書者、不可全沒矣、其年號、始于繼體、建元善紀、改元正和、又改教到、安閑、用教到號、宣化、改元僧聽、欽明、改元明要、又改貴樂、又改法清、又改兄弟、又改藏和、又改師安、又改知僧、又改金光、敏達、用金光號、改元賢相、又改鏡常、又改勝照、用明、用勝照號、崇峻、亦用勝照號、改元端政、端政或作端正、推古、用端政號、改元吉貴、吉貴或作從貴、又改願轉、又改光充、又改定居、定居或作定光、又改倭京、倭京、倭京或作和京、或作倭京、或作京縄、又改仁王、舒明、改元聖聽、聖聽或作聖德、又改僧要、僧要或作僧安、又改命長、命長或作今長、皇極、用命長號、孝德亦用命長號、改元常色、又改白雉、又改白鳳、天智、用白鳳號、天武、亦用白鳳號、改元朱雀、又改大化、持統、用大化號、改元大長、文武、用大長號、改元大寶、一說、推古感天華之瑞、改元大華、舒明、皇極、因用其號、至孝德、改元大化云、

續日本史卷之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七

志九

律暦下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古暦、以一大一小、月次環循、而間加二大、無有二小、持統六年、始置二小、文武二年、始置三大、寶龜十年、始置四大、延暦六年、始置三小、自是以降、雖沿襲其制、術者推步、不必無異同也、則述長暦、

年	歳次	正月朔	二月	三月	四月朔	五月	六月	七月朔	八月	九月	十月朔	十一月冬至	十二月
應永二十年	昭陽大荒落	大辛巳	小	小	大己酉	小	大	大戊寅	小	大	大丁未	小 二十一日	大
二十一年	閼逢敦牂	小丙子	大	小	小甲辰	大	小	大壬申 小壬寅	大	大	大辛未	小 二日	大
二十二年	旃蒙協洽	小庚子	大	小	小戊辰	大	小	大丙申	小	大	大乙丑	大 十四日	小
二十三年	柔兆涒灘	大甲午	小	大	小癸亥	小	大	小辛卯	小	大	大己未	小 二十五日	大
二十四年	強圉作噩	大戊子	大	小	大丁巳	小小	大	小乙卯	小	大	大癸未	小 六日	大
二十五年	著雍閹茂	大壬子	小	大	大辛巳	小	小	大己酉	小	小	大丁丑	大 十七日	小
二十六年	屠維大淵獻	大丙午	大	小	大乙亥	小	大	小甲辰	大	小	大壬申	小 二十八日	大
二十七年	上章困敦	小辛丑 大庚午	小	大	小己亥	大	大	小戊辰	大	小	大丙申	小 九日	大
二十八年	重光赤奮若	小乙丑	大	小	大癸巳	小	大	小壬戌	大	大	小辛卯	大 二十八日	小
二十九年	元黓攝提	大己未	小	小	大丁亥	小	大	小丙辰	大	大	大乙酉 小乙卯	大 朔日	小
三十年	昭陽單閼	大癸未	小	小	大辛亥	小	大	小庚辰	大	大	小己酉	大 十三日	大
三十一年	閼逢執徐	小戊寅	大	小	小丙午	大	小	小甲戌	大	大	小癸卯	大 二十四日	大
三十二年	旃蒙大荒落	大壬申	小	大	小辛丑	小	小大	小戊戌	大	大	小丁卯	大 五日	大
三十三年	柔兆敦牂	大丙申	小	大	小乙丑	小	大	小癸巳	小	大	小辛酉	大 十六日	大
三十四年	強圉協洽	大庚寅	小	大	小己未	大	小	大丁亥	小	小	大乙卯	小 二十七日	大
正長元年	著雍涒灘	大甲申	小	大大	小癸未	大	小	大辛亥	小	大	小庚辰	小 八日	大
永享元年	屠維作噩	大戊申	小	大	小丁丑	大	大	小丙午	大	小	大甲戌	小 十八日	大
二年	上章閹茂	小癸卯	小	大	小辛未	大	大	小庚子	大	小	小戊辰 小丁酉	大 朔日	大
暦法										大	小己巳	小大 二十日	
三年	重光大淵獻	大丙寅	小	大	小乙未	大	小	大癸亥	大	小	大壬辰	大 十日	小
暦法		小丁卯											
四年	元黓困敦	大辛酉	小	小	大己丑	小	大	小戊午	大	小	大丙戌	大 二十二日	大
五年	昭陽赤奮若	小丙辰	大	小	小甲申	大	小	小壬子 大辛巳	大	小	大庚戌	大 三日	大

六年	閼逢攝提	小 庚辰	大	小	小 戊申	大	小	小 丙子	大	小	大 甲辰	大 十四日	大
七年	旃蒙單閼	小 甲戌	大	大	小 癸卯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大	小 己亥	大 二十五日	大
八年	柔兆執徐	小 戊辰	大	大	小 丁酉	大小	大	小 乙未	小	大	小 癸亥	大 七日	大
九年	彊圉大荒落	小 壬辰	大	小	大 庚申	大	小	大 己丑	小	大	小 戊午	小 十七日	大
十年	著雍敦牂	小 丙戌	大	大	小 乙卯	大	小	大 癸未	大	小	大 壬子	小 二十七日	大
十一年	屠維協洽	小 辛巳 小 庚戌	大	小	大 戊寅	小	大	大 丁未	小	大	大 丙子	小 八日	大
十二年	上章涒灘	小 乙巳	小	大	小 癸酉	大	小	大 辛丑	小	大	大 庚午	大 二十日	小
嘉吉元年	重光作噩	大 己亥	小	小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大	小大	大 甲午	大 朔日	小
二年	玄黓閹茂	大 癸亥	小	小	大 辛卯	小	小	大 己未	小	大	大 戊子	大 十二日	小
三年	昭陽大淵獻	大 丁巳	大	小	小 丙戌	大	小	小 甲寅	大	小	大 壬午	大 二十三日	小
文安元年	閼逢困敦	大 辛亥	大	小	大 庚辰	小	大小	小 戊寅	大	小	大 丙午	小 五日	大
二年	旃蒙赤奮若	大 乙亥	大	小	大 甲辰	小	大	小 癸酉	小	大	小 辛丑	大 十六日	小
三年	柔兆攝提	大 己巳	大	小	大 戊戌	大	小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小 二十六日	大
四年	彊圉單閼	小 甲子	大小	大	大 壬戌	小	大	小 辛卯	大	大	小 庚申	大 七日	小
五年	著雍執徐	小 戊子	大	小	大 丙辰	小	大	大 乙酉	小	大	大 甲寅	小 十八日	大
寶德元年	屠維大荒落	小 癸未	小	大	小 辛亥	大	小	大 己卯	小	大	小 戊申 小 丁丑	大 朔日	大
曆法											大 壬申	小 二十九日	大大
二年	上章敦牂	大 丙午	小	大	小 乙亥	小	大	小 癸卯	大	大	大 壬申	小 十日	大
曆法		小 丁未											
三年	重光協洽	大 辛丑	小	小	大 己巳	小	小	大 丁酉	小	大	大 丙寅	小 二十一日	大
享德元年	玄黓涒灘	大 乙未	大	小	小 甲子	大	小	小 壬辰	大小	大	小 庚寅	大 四日	大
二年	昭陽作噩	大 己未	小	大	小 戊子	大	小	小 丙辰	大	小	大 甲申	小 十四日	大
三年	閼逢閹茂	大 癸丑	小	大	大 壬午	小	大	小 辛亥	小	大	小 己卯	大 二十五日	小
康正元年	旃蒙大淵獻	大 丁未	小	大	大 丙子 小 丙午	大	小	大 甲戌	小	大	小 癸卯	大 六日	小
二年	柔兆困敦	大 辛未	小	大	小 庚子	大	大	小 己巳	大	小	大 丁酉	小 十一日	大
長祿元年	彊圉赤奮若	小 丙寅	大	小	大 甲午	小	大	小 癸亥	大	大	小 壬辰	大 二十八日	大
二年	著雍攝提	小 辛酉 小 庚寅	大	小	小 戊午	大	小	大 丙戌	大	大	小 丙辰	大 九日	大
三年	屠維單閼	小 乙酉	小	大	小 癸丑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大	小 庚戌	大 二十日	大
寬正元年	上章執徐	大 己卯	小	小	大 丁未	小	小	大 乙亥	小	大小	大 癸酉	大 二日	大
二年	重光大荒落	小 癸卯	大	小	大 辛未	小	小	大 己亥	小	大	小 戊辰	大 十三日	大
三年	玄黓敦牂	小 丁酉	大	大	小 丙寅	大	小	小 甲午	大	小	大 壬戌	小 二十三日	大
四年	昭陽協洽	小 辛卯	大	大	大 戊申	小	大小	小 戊午	大	小	大 丙戌	小 四日	大

續日本史卷二 紀曆下 卅九

[illegible]藏版

五年	閼逢涒灘	小乙卯	大	大	小甲申	大	小	大壬子	小	大	小辛巳	大十六日	小
六年	旃蒙作噩	大己酉	小	大	小戊寅	大	小	大丙午	大	小	大乙亥	小二十六日	大
文正元年	柔兆閹茂	小甲辰	大小	大	小壬寅	大	小	大庚午	大	小	大己亥	小七日	大
應仁元年	強圉大淵獻	小戊辰	大	小	小丙申	大	小	大甲子	大	小	大癸巳	大十八日	小
二年	著雍困敦	大壬戌	小	大	小辛卯	小	大	小己未	大	小	大丁亥小丁巳	大朔日	大
暦法											大丁亥	大晦日	大小
文明元年	屠維赤奮若	大丙戌	小	大	小乙卯	小	大	小癸未	大	小	大辛亥	大十一日	大
二年	上章攝提格	小辛巳	大	小	大己酉	小	小	大丁丑	小	小	大乙巳	大二十二日	小
三年	重光單閼	大甲戌	大	大	小甲辰	大	小	小壬申	大小	小	大己巳	大三日	小
四年	元黓執徐	大戊戌	大	小	大丁卯	小	大	小丙申	大	小	大甲子	小十四日	大
五年	昭陽大荒落	小癸巳	大	小	大辛酉	大	小	大庚寅	小	大	小己未	大二十五日	小
六年	閼逢敦牂	大丁亥	小	大	小丙辰	大小	大	大甲寅	小	大	小癸未	大六日	小
七年	旃蒙協洽	大辛亥	小	小	大己卯	小	大	大戊申	小	大	大丁丑	小十六日	大
八年	柔兆涒灘	小丙午	大	小	小甲戌	大	小	大壬寅	小	大	大辛未	大二十八日	小
九年	強圉作噩	大庚子小庚午	大	小	小戊戌	大	小	大丙寅	小	大	大乙未	小九日	大
十年	著雍閹茂	大甲子	小	大	小癸巳	小	大	小辛酉	小	大	大己丑	小二十日	大
十一年	屠維大淵獻	大戊午	大	小	大丁亥	小	小	大乙卯	小	小大	小癸丑	大二日	大
暦法											大癸丑	小巳日	
十二年	上章困敦	大壬午	小	大	大辛亥	小	小	大己卯	小	小	大丁未	大十二日	小
十三年	重光赤奮若	大丙子	小	大	大乙巳	小	大	小甲戌	大	小	大壬寅	小二十三日	大
十四年	元黓攝提格	小辛未	大	小	大己亥	小	大	大戊辰小戊戌	大	小	大丙寅	小四日	大
十五年	昭陽單閼	小乙未	小	大	大癸亥	小	大	小壬辰	大	大	小辛酉	大十五日	小
十六年	閼逢執徐	大己丑	小	小	大丁巳	小	大	小丙戌	大	大	大乙卯	小二十五日	大
十七年	旃蒙大荒落	小甲申	大	小小	大辛巳	小	大	小庚戌	大	大	小己卯	大八日	大
十八年	柔兆敦牂	小戊申	大	小	小丙子	大	小	小甲辰	大	大	小癸酉	大十九日	大
長享元年	強圉協洽	大壬寅	小	大	小辛未	小	大	小己亥	小	大	大丁卯	小大晦日	大
二年	著雍涒灘	大丙寅	小	大	小乙未	小	大	小癸亥	小	大	小辛卯	大十一日	大
延德元年	屠維作噩	大庚申	小	大	小己丑	大	小	大丁巳	小	小	大己酉	小二十二日	大
二年	上章閹茂	大甲寅	小	大	大癸未	小	大	小壬子	大小	大	小庚戌	小二日	大
三年	重光大淵獻	大戊寅	小	大	小丁未	大	大	小丙子	大	小	大甲辰	小十三日	大
明應元年	元黓困敦	小癸酉	小	大	小辛丑	大	大	小庚午	大	大	小己亥	大二十四日	小
二年	昭陽赤奮若	大丁卯	小	小	大乙未小乙丑	大	小	大癸巳	大	小	大壬戌	大六日	小

三年	閼逢攝提格	大	辛卯	小	小	大	己未	大	小	大	丁亥	小	大	大	丙辰	大	十七日	大
四年	旃蒙單閼	小	丙戌	大	小	小	甲寅	大	小	大	壬午	小	小	大	庚戌	大	二十八日	大
五年	柔兆執徐	大	庚辰	小	小大	小	戊寅	小	大	大	丙午	小	小	大	甲戌	大	九日	大
六年	強圉大荒落	小	甲辰	大	大	大	癸酉	小	小	大	辛丑	小	小	小	己巳	大	二十一日	大
七年	著雍敦牂	小	戊戌	大	大	大	丁卯	小	大	大	乙未	小	小	大小	癸亥 癸巳	大	二日	小
八年	屠維協洽	大	辛酉	大	小	大	庚寅	小	小	大	己未	小	大	大	丁亥	小	十二日	大
九年	上章涒灘	小	丙辰	大	大	小	乙酉	小	小	大	癸丑	大	小	大	壬午	小	二十四日	小
文龜元年	重光作噩	大	庚戌	小	小	大	己卯	大	小大	大	丁丑	小	大	大	丙午	小	四日	大
二年	玄黓閹茂	小	乙亥	小	大	小	癸卯	大	小	大	辛未	小	大	大	庚子	大	十五日	小
三年	昭陽大淵獻	大	己巳	小	小	大	丁酉	小	大	小	丙寅	大	小	大	甲午	大	二十六日	大
永正元年	閼逢困敦	小	甲子	大	小小	大	辛酉	小	小	大	己丑	小	大	大	戊午	大	七日	小
二年	旃蒙赤奮若	大	丁亥	大	小	小	丙辰	大	小	小	甲申	大	小	大	壬子	大	十九日	小
三年	柔兆攝提格	大	辛巳	大	小	大	庚戌	小	大	小	己卯	小	大	小	丁未	大小	晦日	大
四年	強圉單閼	大	乙巳	大	小	大	甲戌	小	大	小	癸卯	小	大	小	辛未	大	十一日	小
五年	著雍執徐	大	己亥	大	小	大	戊辰	小	大	大	丁酉	小	小	大	乙丑	小	二十一日	大
六年	屠維大荒落	小	甲午	大	小	大	壬戌	大	小	大	辛卯	小大	小	大	己丑	小	三日	大

第十二　律曆下　四十一

七年	上章敦牂	小	戊午	大	小	大	丙戌	大	小	小	乙卯	大	大	小	甲申	大	十四日	大
八年	重光協洽	小	癸丑	小	大	小	辛巳	小	大	大	己酉	小	大	大	戊寅	小	二十四日	大
九年	玄黓涒灘	大	丁未	小	小	大小	乙亥 乙巳	小	大	大	癸酉	小	大	大	壬寅	小	五日	大
十年	昭陽作噩	大	辛未	小	小	大	己亥	小	小	小	丁卯	大	大	大	丙申	小	十七日	大
十一年	閼逢閹茂	大	乙丑	小	大	小	甲午	大	小	小	壬戌	大	小	大	庚寅	小	二十八日	大
十二年	旃蒙大淵獻	大	己未	大小	大	小	戊午	大	小	小	丙戌	大	小	大	甲寅	小	九日	大
十三年	柔兆困敦	大	癸未	小	大	大	壬子	小	大	小	辛巳	小	大	小	己酉	大	二十日	小
十四年	強圉赤奮若	大	丁丑	小	大	大	丙午	小	大	小	乙亥	大	小	大小	癸卯 癸酉	大	二日	小
十五年	著雍攝提格	大	辛丑	小	大	小	庚午	大	大	小	己亥	大	小	大	丁卯	小	十二日	大
十六年	屠維單閼	小	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小	大	小	癸巳	大	大	小	壬戌	大	二十三日	大
十七年	上章執徐	小	辛卯	小	大	小	己未	小	大小	大	丙辰	大	大	小	丙戌	大	四日	大
大永元年	重光大荒落	小	乙卯	小	大	小	癸未	小	大	小	辛亥	大	大	小	庚辰	大	十六日	大
二年	玄黓敦牂	小	己酉	大	小	大	丁丑	小	小	大	乙巳	小	大	小	甲戌	大	二十七日	大
三年	昭陽協洽	大	癸卯	小	大小	大	辛丑	小	小	大	己巳	小	大	小	戊戌	大	八日	大
四年	閼逢涒灘	小	丁卯	大	大	小	丙申	大	小	小	甲子	大	小	大	壬辰	小	十八日	大
五年	旃蒙作噩	小	辛酉	大	大	小	庚寅	大	小	大	戊午	小	大	小	丁亥	大小	[illegible]	大

六年	柔兆閹茂	小乙酉	大	大	小甲寅	大	小	大壬午	小	大	小辛亥	大十一日	小
七年	強圉大淵獻	大己卯	小	大	小戊申	大	小	大丙子	大	小	小乙巳	小二十一日	大
亨祿元年	著雍困敦	小甲戌	大	小	小壬寅	大	大	小辛未	大	大小	大己巳	小二日	大
二年	屠維赤奮若	小戊戌	大	小	小丙寅	大	小	大甲午	大	小	大癸亥	大十三日	小
三年	上章攝提	大壬辰	小	大	小辛酉	小	大	小己丑	大	小	大丁巳	大二十五日	大
四年	重光單閼	小丁亥	大	小	大乙卯	小小	大	小癸丑	大	小	大辛巳	大六日	小
天文元年	元默執徐	大庚戌	大	小	大己卯	小	小	大丁未	小	小	大乙辛	大十七日	小
二年	昭陽大荒落	大甲辰	大	大	小甲戌	大	小	小壬寅	大	小	小庚午	大二十八日	大
三年	閼逢敦牂	小己亥 大戊辰	大	小	大丁酉	小	大	小丙寅	大	小	大甲午	小九日	大
四年	旃蒙協洽	小癸亥	大	小	大辛卯	大	小	大庚申	小	大	小己丑	大二十日	小
五年	柔兆涒灘	大丁巳	小	大	小丙戌	大	小	大甲寅	大	小	大癸未 小癸丑	大朔日	小
六年	強圉作噩	大辛巳	小	小	大己酉	小	大	大戊寅	小	大	大丁未	小十一日	大
七年	著雍閹茂	小丙子	大	小	小甲辰	大	小	大壬申	小	大	大辛丑	大二十三日	小
八年	屠維大淵獻	大庚午	小	大	小己亥	小	大小	大丙申	小	大	大乙丑	小四日	大
九年	上章困敦	大甲午	小	大	小癸亥	小	大	小辛卯	小	大	大己未	小十五日	大
十年	重光赤奮若	大戊子	大	小	大丁巳	小	小	大乙酉	小	小	大癸丑	大二十六日	小
十一年	元默攝提	大壬午	大	小大	小辛巳	大	小	大己酉	小	小	大丁丑	大八日	小
十二年	昭陽單閼	大丙午	小	大	大乙亥	小	大	小甲辰	大	小	大壬申	小十八日	小
十三年	閼逢執徐	大庚子	大	小	大己巳	小	大	大戊戌	小	大	小丁卯	大小 辟	大
十四年	旃蒙大荒落	小乙丑	小	大	小癸巳	大	大	小壬戌	大	大	小辛卯	大十日	小
十五年	柔兆敦牂	大己未	小	小	大丁亥	小	大	小丙辰	大	大	大乙酉	小二十一日	大
十六年	強圉協洽	小甲寅	大	小	小壬午	大	小	大庚戌 小庚辰	大	大	小己酉	大二日	大
十七年	著雍涒灘	小戊寅	大	小	小丙午	大	小	小甲戌	大	大	小癸卯	大十四日	大
十八年	屠維作噩	大壬申	小	大	小辛丑	小	大	小己巳	大	大	小丁酉	大二十五日	大
十九年	上章閹茂	大丙寅	小	大	大乙未	小小	大	小癸巳	小	大	小辛酉	大七日	大
二十年	重光大淵獻	大庚寅	小	大	小己未	大	小	大丁亥	小	小	大乙卯	小十七日	大
二十一年	元默困敦	大甲申	小	大	大癸丑	小	大	小壬午	小	小	小庚戌	大二十八日	小
二十二年	昭陽赤奮若	大戊寅 小戊申	大	大	小丁丑	大	小	大乙巳	大	小	大甲戌	小八日	小
二十三年	閼逢攝提	大壬寅	小	大	小辛未	大	大	小庚子	大	大	小己巳	大二十日	小
弘治元年	旃蒙單閼	大丁酉	小	小	大乙丑	小	大	小甲午	大	大	小癸亥 大壬辰	大朔日	小
二年	柔兆執徐	大辛酉	小	小	大己丑	小	小	大丁巳	大	小	大丙戌	大十二日	大
三年	強圉大荒落	小丙辰	大	小	小甲申	大	小	小壬子	大	小	大庚辰	大二十三日	大

十七年	[illegible]	大 己酉	小	大	小 戊寅	大	小	大 丙午	大	小	大 乙亥	小 十六日	大
十六年	[illegible]	小 乙酉	小	大	小 甲寅	大大	小	大 壬子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六日	小
十五年	[illegible]	小 辛卯	大	大	小 庚申	大	小	大 戊子	小	大	小 丁巳	大 二十五日	小
十四年	[illegible]	小 丁酉	大	大	小 丙寅	大	小	小 甲午	大	小	大 壬戌	小 十三日	大
十三年	[illegible]	大 癸酉	小	大	小 壬寅	大	小	小 庚午	小大	大	小 戊辰	大 三日	大
十二年	[illegible]	小 己卯	大	小	大 丁未	小	小	大 乙亥	小	大	小 甲辰	大 二十日	大
十一年	[illegible]	大 乙卯 小 乙酉	小	大	小 癸丑	小	大	小 辛巳	大	大	小 庚戌	大 十一日	大
十年	[illegible]	大 庚申	小	大	小 己丑	小	大	小 丁巳	大	大	大 丙戌	小 二十八日	大
九年	[illegible]	小 丙寅	大	小	大 甲午	小	大	小 癸亥	大	大	小 壬辰	大 十八日	小
八年	[illegible]	小 壬寅	大	大小	小 庚子	大	大	小 己巳	大	小	大 丁酉	小 七日	大
七年	[illegible]	大 丁未	小	大	大 丙子	小	大	小 乙巳	大	小	大 癸酉	小 二十六日	大
六年	[illegible]	大 癸丑	小	大	大 壬午	小	大	小 辛亥	小	大	小 己卯	大 十五日	小
五年	[illegible]	大 己丑	大	小	大 戊午	小	大	大小 丁亥 丙辰	大	小	大 甲申	小 四日	大
四年	[illegible]	大 乙未	小	大	小 甲子	大	小	小 壬辰	大	小	大 庚申	小 二十四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辛丑	小	小	大 己巳	小	小	大 丁酉	小	大	大 丙寅	小 十二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大 丁丑	小	小	大 乙巳	小	小	大 癸酉	小	大	大 壬寅	小大 [illegible]日	大
[illegible]日本史卷二		[illegible]下							四十三			[illegible]	
天正元年	[illegible]	小 癸未	小	大	小 辛亥	小	大	大 己卯	小	大	大 戊申	小 十九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戊午 小 戊子	大	小	大 丙辰	小	大	大 乙酉	小	大	小 甲寅	大 九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 甲子	大	小	大 壬辰	大	小	大 辛酉	小	大	小 庚寅	大 二十八日	小
元龜元年	[illegible]	大 己巳	大	小	大 戊戌	小	大	小 丁卯	大	小	大 乙未	小 十六日	大
十二年	[illegible]	大 乙巳	大	大	小 乙亥	小大	大	小 癸酉	小	大	小 辛丑	大 六日	小
十一年	[illegible]	大 辛亥	大	小	大 庚辰	小	大	小 己酉	小	大	小 丁丑	大 二十五日	小
十年	[illegible]	大 丁巳	大	小	小 丙戌	大	小	小 甲寅	大	小	大 壬午	大 十四日	小
九年	[illegible]	小 甲午	大	小	小 壬戌	大	小	小 庚寅	小大	大	大 戊子	大 三日	小
八年	[illegible]	大 己亥	小	小	大 丁卯	小	小	大 乙未	小	大	大 甲子	大 二十七日	大
七年	[illegible]	小 乙巳	小	大	小 癸酉	大	小	大 辛丑	小	大	大 庚午	大 十日	小
六年	[illegible]	大 庚辰	小	大	小 己酉	大	小	大 丁丑	大	小	大 丙午	大 二十九日	大小
五年	[illegible]	小 丙戌	大	小	大 甲寅	大	小	大 癸未	小	大	大 壬子	小 十八日	小
四年	[illegible]	小 壬戌	大	小大	大 庚申	大	小	大 己丑	小	小	大 丁巳	小 十七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小 戊辰	大	大	小 丁酉	大	小	大 乙丑	小	小	大 癸巳	小 二十六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 甲戌	大	小	大 壬寅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大	小 己亥	大 十六日	大
永祿元年	[illegible]	大 庚戌	小	大	小 己卯	小	小大	小 丙子	大	小	大 甲辰	大 五日	大

續日本皇[illegible]之十七紀

十六年	[illegible]	大 壬寅	小	大	小 辛未	小	小	大 戊戌	小	大	小 丁卯	大 二十一日	大
十五年	[illegible]	大 戊寅	小大	小	小 丙子	小	大	小 甲辰	大	大	小 癸酉	大 九日	大
十四年	[illegible]	小 甲申	大	小	小 壬子	大	小	大 庚辰	小	大	大 己酉	小 二十七日	大
十三年	[illegible]	大 己丑	小	小	大 丁巳	小	大	小 丙戌	大	大	大 乙卯	小 十六日	大
十二年	[illegible]	小 乙丑	大	小	大癸巳 小癸亥	大	大	小 壬辰	大	大	小 辛酉	大 六日	小
十一年	[illegible]	大 庚午	大	小	大 己亥	小	大	大 戊辰	小	大	小 丁酉	大 二十四日	小

[illegible] 四十四

十年	[illegible]	大 丙子	小	大	大 乙巳	小	大	小 甲戌	大	小	小 壬寅	大 十四日	小
九年	[illegible]	大 壬子	大	小	大 辛巳	小	大	小 庚戌	小大	小	大 丁未	小 三日	大
八年	[illegible]	大 戊午	大	小	大 丁亥	小	小	大 乙卯	小	小	大 癸未	大 二十日	小
七年	[illegible]	大 甲子	小	大	小 癸巳	小	小	大 庚申	小	大	大 己丑	小 十日	大
六年	[illegible]	大 庚子	小	大	小 己巳	小	大	小 丁酉	小	大	大 乙丑	小大 二十日	大
五年	[illegible]	[illegible] 丙午	大	小	小 甲戌	大	小	大 壬寅	小	大	大 [illegible]未	大 十八日	小
四年	[illegible]	小 壬午	大	小小	大 己卯	小	大	大 戊申	小	大	大 丁丑	小 七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丁亥	小	大	小 丙辰	大	小	小 甲申	大	小	大 癸丑	小 二十五日	大
二年	[illegible]	小 癸巳	大	小	大 辛酉	大	小	大 庚寅	小	大	小 己未	大 十五日	小
[illegible]長元年	[illegible]	小 己巳	大	大	小 戊戌	大	小	大丙寅 小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小 四日	大
四年	[illegible]	大 甲戌	大	大	小 甲辰	小	大	小 壬申	大	小	小 庚子	大 二十四日	大
三年	[illegible]	大 庚辰	大	小	大 己酉	小	小	大 丁丑	小	小	大 乙巳	大 十二日	小
二年	[illegible]	小 丁巳	大	小	大 乙酉	小	小	大 癸丑	小	大小	大 辛亥	大 晦日	小
文祿元年	[illegible]	大 壬戌	小	大	小 辛卯	大	大	小 己未	大	小	大 丁亥	大 二十日	大
十九年	[illegible]	大戊戌 小戊辰	大	小	小 丙申	大	小	大 甲子	大	小	大 癸巳	大 九日	小
十八年	[illegible]	小 甲辰	大	小	小 壬申	大	小	大 庚子	大	大	小 庚午	大 二十七日	小

續日本史卷之第三

續日本史卷之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志十

天文上

續史氏曰、天地剖判之際、淸陽爲天、重濁爲地、日月二神、在其中、日神謂之大日孁貴、又稱天照大神、又稱天照大日孁尊、又稱天照大御神、月神謂之月弓尊、又稱月夜見尊、又稱月讀命、又稱月讀壯子、二神並出于皇國、星神、亦出于皇國、葢以其衆多、史畧之、唯書記載星神香香背男者、凡日月星、衆庶所親見也、不煩擧其行體矣、雖西土仰窺我日月星、而濫名、何爲傷之、多見其不知量而已、皇國人有嫌其濫、而更名者、事非古也、世鮮傳之者、知之可、不知、亦未爲不可、余懼唱新名生世人惑、而姑闕之、用西名、西人天文志、多係吉凶占驗、不免附會皇朝人、或中其毒、今不取之、作天文志、

天道之曠邈、不得知其詳、西土好事者、論之囁嚅有煩言、大概妄說而已、其說有擧曰、天有九、東方爲皞天、東南方爲陽天、南方爲赤天、西南方爲朱天、西方爲成天、西北方爲幽天、北方爲元天、東北方爲變天、中央爲鈞天、或曰、中央爲鈞天、東方爲蒼天、東北爲變天、北方爲元天、西北爲幽天、西方爲顥天、西南爲朱天、南方爲炎天、東南爲陽天、或曰、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沈天、九鈞天、求其謂、固無確據、土人自辨其妄、後世不取焉、大西說、最上爲宗動天、無星辰、每日、左旋一周、次爲列宿天、次爲土星天、次爲木星天、次爲火星天、次爲太陽天、次爲金星天、次爲水星天、最下爲太陰天、又有十一天之說、列宿天上、增東西歲差一天、南北歲差一天、又有十二天之說、宗動天上、增示靜不動一天、小西依大西之說、更音曰、土木二星、常在日上、火金水三星、能在日上、亦能在日下、遂廢包裹之說、大西又別音曰、七政天、有本輪、有次輪、以其法、而求其行度、小西因循其說、雖然、此亦非不迂、必後世、有訂之者、未可泥爲定準也、

小西、音天體者、三、曰周髀、曰宣夜、曰渾天、宣夜絶而不傳、周髀之說、天員如張蓋、地方如棊局、以其法、考驗天狀、多違失、故弃不用、唯渾天專行、其法、立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大西、音天體者、二、佛說、居其一、曰須彌山、爲天地之中、日月星辰、繞之環轉、西牛賀州、南贍部州、東勝神州、北具盧州、居其四面、以日所到方、爲正中、而日環行、

不行地下、須彌之頂、爲諸天、須彌之下、爲華藏海、而世界生其中、而不知有南北二極、且謂天外有天、其說雖通、識者不取、其一類渾天、
天周者、大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小西人王蕃、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一百四十五、虞喜、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而有餘、何承天、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郭守敬、以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通鑑注、及三才圖會、並取王蕃說、其他、各論不均也、唐九執曆、明回回曆、全用大西說、二曆並爲三百六十度、無奇零、自餘、大西、非無異論、而二曆說專行、小西諸家、悉從其說矣、凡度、爲六十分、分爲六十秒、秒以下、俱以六十、遞析之、度里之數、各國皆異、不能齊一也、南蠻人、以十七里、爲一度、大西人、以十五里、爲一度、小西人、或以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或以一千九百三十二里、或以二百五十里、或以二百里、各爲一度、夫要之、南蠻獨異、大西之十五里、與小西之二百五十里、名異、實不太異、皇國人以此爲我四十里弱、因以四十里弱、爲一度、或以三十里、或以二十五里、亦各爲一度、此亦不能齊一也、續文獻通考云、天度不可以里數、五禮通考、普其說、余亦竊普其說、

天地之體狀、如鷄卵、天之包地、猶殼之包黃也、天半、露地上、半入地下、其二端、謂南極北極、南極入地、北極出地、各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二極之中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日之所由、謂之黃道、黃道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也、冬至、日晝行地上、一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夏至、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洪範傳所謂、日有中道、是也、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二幷黃道而九、洪範傳所謂、月有九道、是也、古稱、立春春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朱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唯不行黃道、必循黃道內外也、考之不驗、故後世、或爲春在西、夏在南、秋在東、冬在北、黃白二道、有南北二樞、黃樞左旋於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白道之樞、有游有定、定樞、左旋於黃樞之旁、一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然自黃樞、以視游樞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二弦最遠、至於五度半弱、朔望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內而順、二弦前後、游

樞循定樞之外而逆、凡諸道所名、以方色充之、强名、非實有也、唯欲以別算位耳
古曆稱、日行一度、其實有遲速、或過於一度、或不及一度、古人不之知也、宋何承天、謂日行有盈縮、而推定小餘、故有月三大三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論爲迂怪、而排擯之、不能行焉、至唐傅仁均、始采用焉、近世、測之逾精、其法、以冬至後半周交盈、歷夏至後半周交縮、歷其盈初縮末之時、太陽每日之行、過於一度也、其縮初盈末之時、太陽每日之行、不及一度也、唯二分之前後、一日平行耳、月行十三度奇者、每日平行也、其實有遲速、古人不之知也、漢張衡、謂月行遲速、其後人采用之、其說曰、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九日至十九日、行最遲、日行十二度餘、授時、以入轉分四限、入轉初行最疾、閱六日奇、而復于平行、爲疾初限、厥後行漸遲、至十三日、而其遲乃極、爲疾末限、又自最遲、以復于平行、亦六日奇、爲遲初限、厥後行漸疾、又十三日、而其疾乃極、爲疾末限、合二十七日奇、而遲疾一周、謂之轉終、交者、交于黃道也、月出入黃道、一周、謂之交周、其始自黃道內、出黃道外、自北而南、曰正交、歷正交九十一度、距黃道南六度、自此、再行九十一度、復自

黃道外、入黃道內、自南而北、曰中交、歷中交九十一度、距黃道北六度、自此、再行九十一度、復自黃道內、出黃道外、謂之交終、交終亦二十七日奇、
古人不知歲差也、然觀堯典與月令、中星不相合、而諸儒曲爲之說、二孔及王孝通云、堯典謂七星畢昴、房虛昴星居四方七宿之中、故曰中星、王子雍云、中星爲季月、鄭康成云、堯典總擧一月、月令擧月初、陳祥道云、堯典擧月中、月令擧月本、鄭漁仲云、堯典中星、中於午、月令中星、中於未也、皆無所通矣、漢末劉洪、始覺冬至後天、歲周餘分太强、晉虞喜、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之法、以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差一度、祖沖之、以四十五年、差一度、隋劉焯、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傅仁均、以五十五年、差一度、僧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楊忠輔、以六十七年、差一度、元郭守敬、參考諸家說、以六十六年有八月、差一度、時論以爲精密、後世測驗之、此亦不合矣、大西差法、畧類之、或百年、差一度、或六十餘年、差一度、第谷者曰、七十餘年、差一度、每年差五十一秒、比守敬說、益精密、後世驗之、無差忒、小西全據之、守敬有言曰、古之差遲、今之差速、是謂歲差之差、果然乎、雖然、星體有微顯、游氣有清濁、人目有利鈍、故或二人同時並測、所見不同、一人數日連測、所

皇女字替不詳或當宗女乎

見亦不同、是謂視差、人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所視有面背正側之異、是謂里差、鄭康成謂、測景取凖、千里差一寸、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僧一行謂、五百二十六里差二寸餘、皆非也、近日則差少、遠日則差多、不可以道里均也、

說者、以天爲左旋、以日月衆星、爲右旋也、尙矣、獨張載謂、天左旋、日月衆星亦左旋、朱熹蔡沉之徒、著之、然解詩書、不擧其說、此亡乃心與口相反乎、後世、揭暄游藝之徒、本戴音、而起槽丸盆水之譬、嘖嘖爲煩論、識者不取焉、

日月爲食也、日食、則隨地不同、月食、則率土得同見之、何者、日輪、大于地、月輪、小于地、合朔之時、月在日與地之間、東土人見月全掩日、則見其皆既矣、中土人、見月半掩日、則見其半虧矣、西土人、但見日月兩周相切、而不見其食也、東西易所、則又然矣、西土人、見其皆既、中土人、見其虧、東土人、不見其食也、日出照地、則晝、日沒不照地、則夜、雖日既沒在地下、光輝如故、唯人在地上、不能見其光輝而已、望時、月在影中、而不能借日光、以爲晦魄、此則月食、所以率土得同見之也、

四方設象、東爲蒼龍、南爲朱鳥、西爲白虎、北爲玄武、蒼龍一謂青龍、朱鳥一謂朱雀、又謂鶉鳥、白虎一謂咸池、玄武一謂元武、四象分、爲十二次、是名十二宮、子曰元枵、丑曰星紀、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此因支次先元枵也、或先星紀者、依秦漢之際、冬至所起也、或先析木者、依月建之序也、或先壽星者、依二十八宿之次也、或先降婁者、首春分日躔之次也、或先娵訾者、首正月日躔之次也、元枵一名天黿、析木一名析木之津、娵訾一名娵訾之口、又名豕韋、析木、大火、壽星、隷蒼龍、鶉尾、鶉火、鶉首、隷朱鳥、實沈、大梁、降婁、隷白虎、娵訾、玄枵、星紀、隷玄武、四象、十二宮、皆小西所名也、大西、亦有十二宮、磨羯、配冬至小寒、寶瓶、配大寒立春、雙魚、配雨水驚蟄、白羊、配春分清明、金牛、配穀雨立夏、雙兄、一名陰陽、配小滿芒種、巨蟹、配夏至小暑、獅子、配大暑立秋、列女一名雙女、又名皇女、配處暑白露、大稱二名天秤、配秋分寒露、天蝎、配霜降立冬、人馬、配小雪大雪、滿二十四氣、則十二宮、行一週、不唯大西配二十四氣、小西宮、亦配之、然天有歲差、十二宮、與二十四氣、積年離隔、失其實、宮各三十度、宮管二十八宿、角亢隷壽星、氐房心隷大火、箕尾隷析木、斗牛隷星紀、女虛危隷玄枵、室壁隷娵訾、奎婁隷降婁、胃昴畢隷大梁、觜參隷實沈、井鬼隷鶉首、柳星張隷鶉火、翼軫隷鶉尾、二十八宿名、亦起小西、其名、始見于周禮馮相氏、其目不詳、爾雅釋天、僅擧十七宿、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禮記月令、僅擧二十六宿、無箕昴鬼張、別出弧建、史記律書、備擧二十八宿、然無斗觜井鬼、而畢謂之濁、昴謂之留、柳謂之注、別出建罰狼弧、後世所傳者、始見于淮南子時訓解、及漢書歷志、氐一名本、房一名駟、室一名定、如斗爲南斗、牛爲牽牛、女爲婺女、又爲須女、室爲營室、壁爲東壁、觜爲觜觿、井爲東井、鬼爲輿鬼、星爲七星者、間有之、古者先觜後參、大西、又有二十八宿、先參後觜、觜名天關、其他名、皆同小西也、凡宿度、有遠近、星體有廣狹、統天、開禧、會天、授時、諸曆、距度各異、一行測諸星、經緯不合舊經、武密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枚擧矣、術者、一概以四象、管十二宮、以十二宮、管二十八宿、亡乃分配不合乎、且春秋之際、以十二宮、配十二諸侯、謂之分野、齊、吳、燕、宋、鄭、楚、周、秦、晉、趙、魯、衞各領一宮、吳、越、或加其列、或否矣、魏、越、亦或加、或否矣、韓之地、偶于魏趙、不得列焉、方位不次、而拯率之、區分不齊、而强附之、梓愼、裨竈、司馬遷、班固、蔡邕、皇甫謐、高翔、申乩、崔浩、高允之徒、皆用之、推驗邦國之休咎、而深加穿鑿、交以臆妄、而偶中者、輒擧焉、其不中者闕不擧焉、或愚俗也、尙矣、要其實、固無有之、宜矣、後世不取其說也、史記、以二十八宿、配州國、角亢氐屬兗、房心屬豫、尾箕屬幽、斗屬江湖、牛女屬揚、虛危屬靑、室壁屬幷、奎婁胃屬徐、昴畢屬冀、觜參屬益、井鬼屬雍、柳星張屬三河、翼軫屬荊、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譙周、京房、張衡、諸葛亮等、不計星度、大綱同史記、班固、賈逵、蔡邕等、擧宿度先後、或差一二度、或差三四度、多不過六度、星經、以二十八宿、配州國、角亢屬兗、氐房心屬豫、尾箕屬幽、斗牛屬揚、女虛屬靑、危室壁屬幷、奎婁屬徐、胃昴屬冀、畢觜參屬益、井鬼屬雍、柳星張屬三河、翼軫屬荊、史記與星經、牴牾如玆、又術者、以北斗七星、分屬禹貢九州、而七與九、數不相合、靑兗共一星、徐揚共一星、其餘冀荊豫梁雍各一星、此何說乎、此何說乎、

須女或作婺女東壁或作東辟

五星之行、不由日月道、各自有道、出入黃道內外、土星最高、木星次之、火星次之、金星次之、水星次之、土木二星、常高于日、火金水三星、有時高于日、有時卑于日也、五星皆以日爲心、不如恒星以地爲心也、或隨天而環、或逐日而環、於是、本輪次輪之名、立矣、其考、起于大西、而小西用之、蓋因其有本天之高卑、而有本輪之加減、因其有逐日之高卑、而有次輪之加減、此外、又

有均輪、次均輪、皆以消息乎本輪與次輪也、故有順、有逆、有留、有伏、有合、東行謂之順、西行謂之逆、不東不西、謂之留、近日不見、謂之伏、與日同度、謂之合、古人不審其理曰、水星春見奎婁、夏見東井、又曰、木星、四仲年行三宿、四孟季年行二宿、火星常以十月、入太微、豈必然矣哉、又以啓明長庚、爲金水二星、是亦豈然矣哉

凡水氣之蒸騰、在空失熱者、爲露爲雨也、既爲雨、乍凝者、爲霰也、其未爲雨、而頓凝者、爲雪也、上氣未太高、爲細粉者、爲霧也、水氣之映日者、爲虹也、

天文間、泰西人嘉利珂者、精究天理、謂太陽居中、不動也、北斗、天乙、紫微、二十八宿、亦不動、是爲定星矣、自餘百餘星、旋動者、爲行星矣、地球與衆行星、旋爲一世界、各自圍太陽、而旋轉、太陰、又圍地球而旋轉、以爲朔望之盈虧也、地球之轉、有二、其一、則自轉成晝夜、其一、則繞太陽、而轉、以成四季矣、地球、太陰、與衆星、皆無光、借太陽之光、而後成光也、其軌道不同、行運有遲速矣、水星、八十七日、一周回太陽、金星、二百二十四日十七時、一周回太陽、火星、附四小星、六百九十七日、一周回太陽、木星、附四小星、十二年、一周回太陽、土星、附八小星、三十年、一周回太陽、天王星、一名、㖨呢㾐土、附四小星、八十

四年、一周回太陽、海王星、一名喢段、附一小星、百六十四年、一周回太陽、彗星、一名、掃把星、又名攙槍星、大西分爲三等、一曰、有鬚彗星、二曰、有髮彗星、三曰、有尾彗星、附若干小星、此亦行星也、軌道極大、爲橢圓、或近于太陽、或遠于太陽、而光芒異形也、來去方向無定、忽然有變轉者、有數十年一見者、有數百年一見者、有千餘年一見者、前古、以爲水旱兵亂之兆、而術者、強牽謂其驗矣、大西謂、不關于人事興廢之事、

續日本史卷之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十九

志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天文下

南北二極、爲天之軸矣、如其轂、遍入於列舍者、紫微垣也、如其輻、而翼於垣者、二十八舍也、起翼之初度、盡軫之末度者、太微垣也、西離於氐、東入於斗者、天市垣也、三垣之名、上世不見、或謂隋隱者、丹元子、所名也、宋鄭樵、非之、何者、李淳風、在唐初、作晉隋二志、不云三垣、非隋人所名也、必矣、雖星在紫微垣之外、分布於列舍之間、而在赤道內者、謂之中宮、在赤道外者、謂之外宮、恒星、有定處不易、謂之經星、其星座名數、殷巫咸、周末甘德、石申、所名、星總二百八十三座、一千四百六十四星、漢志少是、隋志多是、晉志及步天歌、同巫甘石三家所名也、近世大西人南懷仁、入清國、造儀象志、其星存古名者、二百五十九座、一千一百二十九星、比步天歌、少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古名之外、增五百九十七星、別加近南極星、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其星之次第、不順、其後、紀利安等、釐正之、是爲儀象考成、考成、比諸儀象志、多一

十八座、一百九十星、又於有名常數之外、增一千六百一十四星、嗚呼、考成之述、務則務矣、未爲全備、故有續編之述、且盛百二、著尚書釋天、不取增星、雖然增星者、上世所略、後人所密、而不可全沒焉、則恰之、加以大西之數、其大西之古今、不同其名數、不翅大西與小西不同、而大西與大西、小西與小西、亦異矣、不翅古與今不同、而古與古、今與今、亦異矣、不可以枚舉二西古今之名數、而考座次、紀名數、如左、

紫微垣

北極五星、第一太子、第二帝星、或曰大帝、第三庶子、第四后宮、第五天樞、或曰極星、庶子外增三星、后宮增一星、四輔四星、外增一星、○勾陳六星、外增十星、大西十一星、無天皇大帝一星、○天柱五星、外增六星、大西無、○御女四星、外增一星、大西無、增女史一星、外增一星、○柱史一星、外增二星、○尚書五星、外增二星、大西有近黄極一星、在尚書旁、○天床六星、外增一星、大西無、○大理二星、外增一星、大西無、○陰德二星、外增一星、大西一星、○六甲六星、外增一星、大西一星、○五帝內座五星、外增二星、大西無、○華蓋七星、大西四星、○杠九星、附華蓋、爲一座、外增一星、大西無、

背書係天以上丞爲少丞以少丞爲上丞

從官或作從宮

右垣墻、或曰西藩、七星、第一右樞、或曰右執樞、第二少尉、第三上輔、第四少輔、第五上衛、第六少衛、第七上丞、少尉外增二星、上輔增二星、少輔增一星、上衛增三星、少衛增一星、上丞增三星、

左垣墻、或曰東藩、八星、或附右垣墻、爲一座、或曰紫宮垣、或曰長垣、或曰天營、或曰旗星、或曰閶闔門、第一左樞、或曰左執樞、第二上宰、第三少宰、第四上弼、或曰上輔、第五少弼、或曰少輔、第六上衛、第七少衛、第八少丞、上衛外增三星、少弼增八星、少丞增一星、大西、少弼二星、○天乙一星、○太乙一星、○內廚二星、外增二星、大西無、○北斗、或曰七政、七星、第一天樞、或曰樞、或曰樞精、或曰政星、第二天璇、或曰璇、第三天機、或曰機、或曰令星、第四天權、或曰權、第五玉衡、或曰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又名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天樞外增三星、天璇增八星、天權增三星、開陽增二星、○輔一星、附北斗、爲一座、外增三星、大西三星、○天槍三星、外增四星、○元戈、或曰巨戈、或曰天戈、一星、外增二星、○三公三星、○相、或曰宰相、一星、外增三星、○天理四星、外增一星、○太陽守一星、外增一星、○太尊一星、○天牢六星、外增二星、大西一星、○勢、或曰天勢、四星、外增十六星、大西無、○文昌六星、外增

八星、○內階、或曰內階、榮六星、外增十星、○三師三星、外增一星、○八穀八星、外增三十四星、大西十一星、○傅舍九星、外增四星、大西八星、○天廚六星、外增二星、大西五星、○天棓、或曰天鉞、五星、外增十星、大西七星、

右三十七座、

太微垣、

五帝座五星、外增三星、○太子一星、○從官一星、○幸臣一星、○五諸侯、或曰內五諸侯、五星、外增七星、大西無、○九卿三星、外增九星、○三公三星、內屏四星、外增六星、

右垣墻、或曰西藩、五星、第一右執法、第二上將、第三次將、第四次相、第五上相、次相、外增三星、上相增二星、

左垣墻、或曰東藩、五星、或附右垣墻、爲一座、第一左執法、第二上相、第三次相、第四次將、第五上將左執法、外增一星、次相增一星、次將增三星、上將增二星、

郞將一星、外增二星、○郞位十五星、外增三星、大西十星、○常陳七星、外增六星、大西一星、○三台六星、上台二星、中台二星、下台二星、上台外增七星、中台增三星、下台增二星、○虎賁一星、○少微四星、外增八星、○長垣四星、外增九星、○靈臺三星、外增八星、大西四星、○明堂三星、外增六星、○謁者一星、外增二星、

右二十座、

天市垣、

帝座一星、○候一星外增五星、大西二星、○宦者四星、外增五星、○斗五星、外增十四星、○斛四星、外增三星、大西六星、○列肆二星、外增四星、○車肆二星、外增二星、○市樓六星、外增一星、大西四星、○宗正二星、外增三星、○宗人四星、外增四星、大西五星、○宗二星、○帛度二星、外增三星、○屠肆二星、外增三星、

右垣墻、或曰右藩、十一星、第一河中、第二河間、第三晉、第四鄭、第五周、第六秦、第七蜀、第八巴、第九梁、第十楚、第十一韓、河間外增一星、晉增三星、周增十四星、秦增一星、蜀增二星、巴增四星、

左垣墻、或曰左藩、或附右垣墻、爲一座、十一星、第一魏、第二趙、第三九河、第四中山、第五齊、第六吳越、第七徐、第八東海、第九燕、第十南海、第十一宋、魏

外增八星、趙增三星、九河增一星、中山增七星、齊增八星、吳越增七星、徐增四星、東海增四星、宋增二星、

天紀九星、外增十四星、○女牀三星大西四星、○貫索九星、外增十三星、○七公七星、外增十六星、

右十九座

角宿、

角宿、二星外增十五星、○平道二星、○天田二星、外增六星、○周鼎三星、○進賢一星、外增九星、大西三星、○天門二星、外增十一星、○平三星、或二星、外增三星、○庫樓十星、外增一星、○柱十一星、舊十五星、今少四星、○衡四星、或以柱衡、附庫樓、爲一座、大西亦以柱衡、附庫樓、爲一座、二十七星、○南門二星、外增二星、

右十一座、

亢宿、

亢宿、四星、外增十二星、○大角一星、外增一星、○右攝提三星、外增三星、大西四星、○左攝提三星或附右攝提、爲一座、名中宮攝提、外增三星、○折威

七星、外增六星、大西無、○頓頑、或曰頗頊、二星、外增一星、○陽門二星、
右七座、
氐宿、
氐宿四星、外增二十九星、○亢池四星、舊六星、今少二星、○帝席三星、外增一星、大西無、○梗河三星、外增五星、○招搖一星、○天乳一星、外增三星、○天輻二星、外增一星、○陣車三星、外增二星、○騎官十星、舊二十七星、今少十七星、大西十四星、○車騎三星、○將軍、或曰騎陣將軍、一星
右十一座、
房宿、
房宿四星、外增六星、○鉤鈐二星、附房宿、爲一座、大西一星、○鍵閉一星、○罰三星、外增三星、○西咸四星、外增二星、大西五星、○東咸四星、外增一星、○日一星、外增一星、○從官二星、外增一星、
右七座、
心宿、
心宿三星、外增八星、○積卒二星、舊十二星、今少十星、

右二座、
尾宿、
尾宿九星、外增一星、○神宮一星、附尾宿、爲一座、○天江四星、外增十一星、大西五星、○傅說一星、○魚一星、○龜五星、大西四星、
右五座、
箕宿、
箕宿四星、○糠一星、○杵三星、外增一星、大西二星、
右三座、
斗宿、
斗宿六星、外增四星、○天籥八星、外增四星、大西無、○天弁九星、外增五星、○建六星、外增八星、○天鷄二星、外增三星、○狗二星、外增六星、○狗國四星、○天淵三星、舊十星、今少七星、○農丈人一星、大西無、○鼈十一星、舊十四星、今少三星、大西十三星、
右十座、
牛宿、

牛宿、或曰牽牛、六星、外增三星、○天桴四星、外增二星、○河鼓三星、外增九星、大西四星、○右旗九星、外增十二星、大西八星、○左旗九星、外增二十九星、大西十六星、○織女三星、外增四星、大西四星、○漸臺四星、外增六星、○輦道五星、外增九星、○羅堰三星、外增一星、○天田四星、舊九星、今少五星、大西無、○九坎四星、舊九星、今少五星、
右十一座、
女宿、
女宿、或曰須女、或曰婺女、或曰天女、四星、外增五星、○離珠四星、舊五星、今少一星、外增一星、大西無、○敗瓜五星、外增二星、○瓠瓜五星、外增五星、○天津九星、外增三十八星、○奚仲四星、外增七星、大西七星、○扶筐七星、外增四星、大西四星、○十二國十六星、周二星、秦二星、代二星、趙二星、越一星、齊一星、楚一星、鄭一星、魏一星、韓一星、晉一星、燕一星、代外增二星、大西、各國各一星、凡十二星、
右八座、
虛宿、

虛宿二星、外增八星、○司命二星、○司祿二星、外增二星、大西無、○司危二星、大西一星、○司非二星、外增二星、○哭二星、外增四星、○泣二星、外增二星、○離瑜三星、外增三星、大西二星、○天壘城十三星、大西五星、○敗臼四星、外增一星、大西二星、
右十座、
危宿、
危宿三星、外增十一星、○墳墓四星、附危宿、爲一座、外增四星、○蓋屋二星、大西一星、○虛梁四星、○天錢五星、舊十星、今少五星、外增四星、○人四星、舊五星、今少一星、外增四星、○杵三星、外增二星、大西一星、○臼四星、外增五星、大西三星、○車府七星、外增十九星、大西五星、○造父五星、外增五星、○天鉤九星、外增十六星、大西六星、
右十座、
室宿、
室宿二星、外增七星、○離宮六星、附室宿、爲一座、外增八星、○螣蛇二十二星、外增十四星、大西十六星、○雷電六星、外增八星、○土公吏、或曰土功吏、

二星、大西一星、○壘壁陣、十二星、外增七星、○羽林軍、四十五星、大西二十六星、○天綱一星、○北落師門、或曰北落、一星、○鈇鉞三星、外增二星、○八魁六星、舊九星今少三星、大西無、

右十座、

壁宿、

壁宿二星、外增二十三星、○天廐三星、舊十星、今少七星、外增一星、○土公、或曰土功二星、外增十一星、○霹靂五星、外增八星○雲雨四星、外增九星、○鈇鑕五星大西七星、

右六座、

奎宿、

奎宿十六星外增二十二星、○王良五星、旁有客星云、是天正癸酉、始見、外增五星、大西六星、○策一星、○附路一星、○軍南門一星、○閣道六星、外增五星、大西九星、○外屛七星、外增十五星、○天溷四星、舊七星、今少三星、外增六星、○土司空一星、大西三星、

右九座、

婁宿、

婁宿三星、外增十五星、○天大將軍、十一星、外增十六星、大西十九星、○右更五星、外增五星、○左更五星、外增七星、大西六星、○天倉六星、外增十八星、大西十八星、○天庾三星或四星、外增三星、大西四星、

右六座、

胃宿、

胃宿三星外增五星○大陵八星、外增二十星、大西十五星、○積尸一星、○天船九星、外增九星、大西十一星、○積水一星外增一星、○天廩四星、外增二星、大西七星、○天囷十三星外增二十星、大西十七星、

右七座、

昴宿、

昴宿七星、外增五星、○天阿一星、○月一星、外增一星、○卷舌六星、外增六星、大西九星、○天讒一星、○礪石四星、○天陰五星、外增四星、○芻藁六星、外增五星、○天苑十六星外增十六星、大西三十四星、

右九座、

天船或作天舩

天囷或作天困恐誤

畢宿、

畢宿八星、外增十三星、○附耳一星、附畢宿爲一座、外增一星、○天街二星、外增四星、○天高四星、外增四星、○諸王六星、外增四星、大西八星、○五車五星、外增十八星、○柱、或曰三柱九星、或附五車、爲一座、大西十一星、○咸池三星、大西無、○天潢五星、外增二星、○天關一星、外增六星、大西二星、○天節八星、大西十一星、○九州殊口、或曰九州殊域、六星、舊九星、今少三星、外增十星、大西七星、○參旗九星、外增十一星、大西十一星、○九斿九星、外增五星、大西八星、○天園十三星、外增六星、

右十四座、

觜宿、

觜宿三星、○司怪四星外增六星、○座旗九星、外增十一星、

右三座

參宿、

參宿七星、外增三十七星、○伐三星、附參宿、爲一座、外增二星、○玉井四星、外增二星、大西五星、○軍井四星、外增一星、○屛二星、大西六星、○厠、或曰、

天厠、四星、大西六星、○屎、或曰矢、一星、

右六座、

井宿、

井宿八星、外增十七星、○鉞一星、附井宿、爲一座、外增一星、○水府四星、外增八星、○天罇三星、外增九星、○五諸侯五星、外增五星、大西七星、○北河三星、外增四星、○積水一星、○積薪一星、外增三星、○水位四星、外增十一星、○南河三星、外增十星、○四瀆四星、外增六星、大西八星、○闕邱二星、外增七星、○軍市六星、舊十三星、今少七星、外增五星、○野鷄一星、大西二星、○天狼一星、外增五星○丈人二星、○子二星、外增十星、○孫二星、外增四星、○老人一星、外增四星、○孤矢九星、外增二十四星、

右十九座、

鬼宿、

鬼宿四星、外增十八星、○積尸氣一星、附鬼宿、爲一座、外增三星、大西三十六星、○爟、或曰、爟、或曰爟位、四星、外增十一星、大西七星、○外廚六星、外增十七星、大西五星、○天記、或曰天紀、一星、外增二星、○天狗七星、○天社六

星、外增五星、大西七星、
右六座、
柳宿、
柳宿八星、外增十星、○酒旗、三星、外增五星、
右二座、
星宿、
星宿七宿、外增十五星、○天相三星、外增十二星、大西六星、○軒轅十七星、外增五十七星、大西二十五星、○內平四星、外增十一星、大西三星、
右四座、
張宿、
張宿六星、外增四星、
右一座、
翼宿、
翼宿二十二星、外增七星、
右一座、

軫宿、
軫宿四星、外增五星、○右轄一星、左轄一星、長沙、或曰長沙子、一星幷附軫宿、爲一座、○青邱七星、外增三星、大西三星、
右二座、
星宿、
天稷五星、大西有、○張宿、○天廟十四星、○翼宿、○東甌五星、○軫宿、○軍門二星、○土司空四星、○器府三十二星、
右六座、舊有今無、
近南極星、
海山六星、外增二星、○十字、或曰十字架、四星、○馬尾三星、或四星、○馬腹三星、○密蜂四星、○三角形三星、○異雀九星、或十二星、○孔雀十一星、或十八星、○波斯十一星、○蛇尾四星、或七星、○蛇腹四星、○蛇首二星、或四星、或合蛇首蛇腹蛇尾爲一座、○鳥喙七星、外增一星、○鶴十二星、外增二星、○火鳥十星、外增一星、○水委三星、○附白、或曰附白、二星、或一星、○夾白、或曰夾白、二星、或三星、○金魚、五星、外增一星、○海石五星、外增二星、○飛魚六星、或七星、○南船五星、外增一星、○小斗九星、外增一星、
右二十三座、
五星、
木星、或曰歲星、或曰攝招、或曰重華、或曰應星、或曰紀星、或曰攝星、一星、○火星、或曰熒惑、一星、○土星、或曰塡星、又作鎭星、或曰地侯主歲、一星、○金星、或曰太白、或曰火政、或曰官星、或曰明堂、或曰文表、或曰太皡、或曰終相、或曰天相、或曰天浩、或曰序星、或曰梁星、或曰威星、或曰太囂、或曰大爽、或曰啓明、或曰長庚、一星、○水星、或曰辰星、又作晨星、或曰勾星、或曰熒、或曰伺星、一星、
右五座、
總計、三百零五座、

續日本史卷之十九終

洲子書事紀作兒洲
壹岐對馬古事記作伊伎津島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

志十二

地理上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語云，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嗚呼，夫然矣乎，比天子失官，倘奇然入宋國，宋人間之皇土，而記則記矣，未免紕繆也，宋史載，日本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其都字，新編作郡，文獻通考作鄉，一人所告，三書所記，各異，假令一書得是，二書必非，西人杜撰，恒如此也，藏之私匱，猶可矣，梓之公行，是不可以已乎，彼國地理之書，莫審于明一統志，而識者稱不勝疏脫，況居彼土，以記皇土乎，宜矣，得其差也，朝鮮書，記皇國事曰，日本一里，當朝鮮十里，是不太誤也，意大里亞，爲萬國全圖，自廣其國，而狹他國，明人稱其說荒渺莫考，實如其言也，雖然，外夷有廣于皇國者，與之比肥境，不啻天壤，是我所弃而不有也，故唯舉中國，不述外夷矣耳，凡地名之不一，書殊籍異，通用假音奇變百端，不可括盡焉，如大和爲椰磨等，又爲野磨等，又爲耶麑等，又爲野麻騰，又爲野麻登，伊勢爲伊齊，又爲伊制，尾張爲烏波利，近江爲阿甫彌，又爲阿符美，甲斐爲柯彼，出雲爲伊頭毛，播磨爲破利摩，壹岐爲以祇，雖古歌所記，皆闕不書也，率，顯者取之，幽者不取，後漢書魏志，通典，通史，有邪馬臺，北史，有倭國，及邪摩堆，唐書，有倭奴，通史，有邪靡堆，文獻通考，有邪瑪臺，東洋記，有彌耶穀，並謂大和也，梁書隋書，有一支，此謂壹岐也，隋書，有都斯麻，此謂對馬也，有秦王，此謂周防也，宋史，有通江，此謂遠江也，有狹，此謂若狹也，有丹彼，此謂丹後也，有美竹，此謂美作也，文獻通考，有張，此謂尾張也，有常陸，此謂常陸也，有丹彼，此謂丹波也，有但馬，此謂但馬也，有伊紀，此謂紀伊也，有河波，此謂阿波也，明史，有阿奇支，此謂安藝也，東洋記，有薩峒馬，此謂薩摩也，若者，一切不取，以作地理志，

夫分疆海內，爲八洲，洲中置五畿七道，畿道，管六十六國二島，

洲者，伊弉諾尊所生，其土宇，不拘廣狹，而因地脈之絶與不絶，以名之，曰淡路洲，曰大日本豐秋津洲，曰伊豫二名洲，曰筑紫洲，曰隱岐洲，曰佐度洲，曰越洲，曰大洲，曰吉備子洲，大日本豐秋津與越，共一洲，凡八洲，或除大洲，與吉備子洲，加壹岐對馬，

五畿七道者，未詳何世置之，崇神，仁德，欽明之世，有畿內之稱，其疆堺不可

[illegible]

考，孝德，定畿內，其疆堺，非後世之疆堺，持統之世，有四畿之稱，此時，以河內和泉共一國，元正以後，有五畿矣，崇神之世，擧北陸，東道，西道，丹波，景行之世，擧東山道，崇峻之世，擧北陸道，東海道，天武之世，擧東海，東山，山陽，山陰，南海，筑紫六道，文武之世，始具備七道矣，或曰，綏靖之世，開山陽道，孝元之世，開東海，南海兩道，崇神之世有四道，景行之世，有十二道，孝德之世，有東方八道，並非後世之道也，文武元明，開岐蘇山道，桓武之世，富士山燒，足柄路塞，則開筥荷路，以便行旅，

畿內有五國，曰山城，古或爲山背，又爲山代，曰大和，古或爲山跡，又爲大倭，又爲山戶，又爲大養德，或總海內，爲大和，曰河內，古或爲川內，又爲凡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古或爲津，

東海道，有十五國，曰伊賀，曰伊勢，曰志摩，古或爲嶋，又爲島津，曰尾張，曰參河，古或爲三川，曰遠江，古或爲遠津淡海，又爲遠淡海，曰駿河，古或爲珠流河，又爲洲流河，曰甲斐，古或爲歌斐，曰伊豆，曰相模，古或爲相武，曰武藏，古或爲无邪志，又爲牟邪志，曰安房，古或爲淺，曰上總，曰下總，古并二總，爲總國，曰常陸，古或爲常道，

東山道，有八國，曰近江，古或爲近津淡海，又爲近淡海，又爲淡海，曰美濃，古或爲三野，曰飛驒，古或爲飛騨，又爲飛陀，曰信濃，古或爲信乃，又爲科野，曰上野，古或爲上毛野，曰下野，古或爲下毛野，或并二野，爲毛野，曰陸奧，古或爲道奧，又爲陸道奧，曰出羽，

北陸道，有七國，曰若狹，曰越前，曰加賀，古或爲賀我，曰能登，古或爲能等，曰越中，曰越後，古并三越，爲越國，或爲高志，曰佐渡，古或爲佐度，

山陰道，有八國，曰丹波，古或爲旦波，曰丹後，曰但馬，古或爲多遲摩，又爲但馬，曰因幡，古或爲稻羽，又爲稻葉，又爲印幡，曰伯耆，古或爲伯岐，曰出雲，曰石見，曰隱岐，古或爲淤岐，又爲意岐，又爲億岐

山陽道，有八國，曰播磨，古或爲針間，又爲張祭，曰美作，曰備前，曰備中，曰備後，古并三備，爲吉備，或爲慈備，又爲黃蕨，曰安藝，古或爲阿岐，又爲安木，又爲吾來，曰周防，古或爲周芳，曰長門，古或爲穴戶，又爲穴海，又爲穴濟，

南海道，有六國，曰紀伊，古或爲木，又爲紀，又爲木齊，曰淡路，古或爲淡道，曰阿波，古或爲粟，曰讚岐，古或爲讚吉，曰伊豫，古或爲伊余，又爲伊與，或并阿波讚岐伊豫土佐，爲伊豫，曰土佐，古或爲土左，又爲都佐，

伊藤長胤制度通貝原篤信格物餘話滑生秀實今書并爲百四十四國蓋失之一本加丹後爲百三十五國

西海道、有九國、曰筑前、曰筑後、古或爲筑紫後國、古并西海九國、爲筑紫、或爲筑子、又爲竹斯、又爲竹志、又爲筑志、或并二筑、爲筑紫、曰肥前、古或爲火前國、曰肥後、古并二肥、爲肥國、或爲火國、曰豐前、曰豐後、古并二豐、爲豐國、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古或爲唱更、又爲薩末、

二島、曰壹岐、古或爲伊伎、又爲伊吉、曰對馬、古或爲津島、

國造本紀、有百卅四國、數之、則少十國、蓋傳寫之誤矣、其實百三十四國也、曰大倭、曰葛城、曰凡河內、曰和泉、曰攝津、曰山城、曰山背、曰伊賀、曰伊勢、曰島津、曰尾張、曰參河、曰穗、曰遠淡海、曰久努、曰素賀、曰珠流河、曰廬原、曰伊豆、曰甲斐、曰相武、曰師長、曰无耶志、曰胸刺、曰知知夫、曰須惠、曰馬來田、曰上海上、曰伊甚、曰武社、曰菊麻、曰阿波、曰印波、曰下海上、曰新治、曰筑波、曰茨城、曰仲、曰久自、曰高、曰淡海、曰額田、曰三野前、曰三野後、曰斐陀、曰上毛野、曰下毛野、曰道奧、菊多、曰道口、岐閇、曰阿尺、曰思、曰伊久、曰染羽、曰浮田、曰信夫、曰白河、曰石背、曰石城、曰須羽、曰科野、曰出羽、曰若狹、曰高志、曰三國、曰角鹿、曰賀我、曰加宜、曰江沼、曰能等、曰羽咋、曰伊彌頭、曰久比岐、曰高志深江、曰佐渡、曰丹波、曰但遲麻、曰二方、曰稻葉、曰伯岐、出雲、曰石見、曰意

岐、曰針間、曰針間鴨、曰明石、曰美作、曰大伯、曰上道、曰三野、曰下道、曰加夜、曰笠臣、曰吉備中縣、曰吉備穴、曰吉備品治、曰阿岐、曰大島、曰波久岐、曰周防、曰都怒、曰穴門、曰阿武、曰紀伊、曰熊野、曰淡道、曰粟、曰長、曰讚岐、曰伊余、曰久味、曰小市、曰怒麻、曰風速、曰都佐、曰波多、曰筑志、曰竺志末多、曰豐、曰宇佐、曰國前、曰比多、曰火、曰松津、曰末羅、曰阿蘇、曰葦分、曰天草、曰日向、曰大隅、曰薩摩、曰伊吉、曰津島、曰葛津立、曰多褹島、其餘舊紀、古事記有吉野、難波、春日、初瀨等、若于國、而不止國造本紀之數也、

伊豫分爲伊豫讚岐粟土左、筑紫分爲筑紫豐肥日向、再分爲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薩摩、豐秋津分爲某某國者、未詳其在孰時矣、蓋在文武以上也、元明以下、變更邦國者、凡十五矣、和銅中、割越後陸奧、置出羽、割丹波、置丹後、割越前、置美作、割日向、置大隅、靈龜中、割河內、置和泉、養老中、割越前、置能登、割上總、置安房、割常陸、置石城、置石背、割信濃、置諏方、天平中、以諏訪併信濃、以安房併上總、以能登併越中、以佐渡併越後、天平勝寶中、復佐渡、弘仁中、割越前、置加賀、其他、史闕不傳也、

成務綠山河形勢、而分國縣、仁德次之、畫彊塲矣、允恭造立國境之標、崇峻

以上本作以下恐誤

發使諸道、檢正國界、孝德亦檢地理、使國別奉圖、天武遣人巡行天下、限分諸國、定國境、元明制畿內七道、諸國郡之名、務用佳字、地名定用二字、其地所產、悉載錄、是謂風土記、聖武、令天下諸國進國郡圖、進於是、輿地斷然可居而知矣、保平以降、海內分裂、而强則闢地、弱則蹙地、有朝取夕襲者、加之以文獻之乏、一世載籍、罹兵燹、如風土記者、悉屬煨燼、而斷缺不存全卷也、雖有識者、無緣考訂驛路關津地邑山川之沿革也、

里有四體、算民家、曰里、以五十戶、爲里、是也、度路程曰里、以三百步、爲里、是也、數田畝曰里、以三十六町、爲里、是也、汎稱都鄙、曰里、以奈良京、爲奈良里、以吉野郡、爲吉野里、是也、

大化二年、詔曰、凡郡、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大寶令曰、凡戶、以五十戶、爲里、凡郡、以廿里以下、十六里以上、爲大郡、十二里以上、爲上郡、八里以上、爲中郡、四里以上、爲下郡、二里以上爲小郡、延喜式曰、凡郡、不得過千戶、若餘五十戶以上者、分隸比郡、地勢不宜分者、隨狀立別郡、其不滿百戶者、隸入佗郡、式始載郡名、式之撰、實在延長中、源順、後于延長、半百歲、撰倭名抄、抄亦載郡名、所損益百十有一二矣、檢芥

抄、成于戰國、其載郡、則舉古名、自餘、和爾雅、節用集、三才圖會、輿地全圖、武用辨畧、諸國名所圖會等、錄郡之舊、雖雜糅紛亂、其謄寫致舛差者、不爲尠矣、迹其要、皆不得不據式也、雖然、式所謂郡不得過千戶、隨狀立別郡者不必然矣、至後世、戶口繁稠、而倍徙什伯于前世、其立郡不太異矣、獨陸奧併在東陲、而蠻屑賊徒、阻隔皇化、加之以文治之兵亂、古書傳記、焚蕩拂地、而郡名非泯滅、則誤謬矣、雖有新井氏五十四郡考、廣瀨氏補遺、伴氏郡數考、諸部氏五十四郡併論、而猶有曖昧難辨者、國郡全圖、輿地便覽、離分區宇厤落不審名號之轉改也、郡猶且如斯、況於邑乎、和名抄、舉我尾張國中之邑、凡六十九、後世、戶口滋息、慶長中、至八百二十五邑、元祿中、至九百八十九邑、一戶口有多于古郡者、列國可推知也、皇國之廣大、不得備舉諸邑、亦難其勢矣哉、

古者、度地用大尺、而五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三十里置驛、若地勢阻險、及無水艸處、不拘里數、馬行日七十里、人步五十里、車行三十里、後世、度地用小尺、而六尺爲步、俗或謂之間也、間名、起于屋舍兩柱之間爲一間矣、六十步、爲町、三十六町爲里、或五十町、亦爲里、足利之季、以四十町、爲里、而未遍天

愛發或作寬乳或作有乳今作愛發舊寫誤相阪或作逢阪

下、織田氏定中原、每里、設堠表樹、是既上國與邊鄙、里程不同、武田氏家乘曰、上道一里半、則東道九里也、則所氏兵法曰、師行、日三十里、其三十里、當上道五里也、豐臣氏之里程、全因織田氏、朝鮮之役、師行、日六里、豐臣秀吉沒後、堠樹、未布遍四海、慶長九年、德川公令東海北陸東山三道、爲堠樹、旣而西南亦爲焉、

伊勢有鈴鹿關、美濃有不破關、越前有愛發關、是爲三關、近江有相阪關、除愛發、加相阪、亦是爲三關、近江有勢多關、與鈴鹿不破、亦是爲三關、朝廷特重之、私度關者、罪之徒一年、攝津長門之關、減一等、餘關減二等、相阪以東、爲關東、筥荷以東、爲阪東、或足柄以東、亦爲阪東、陸奧出羽佐渡隱岐壹岐、對馬、爲邊要矣、故罪人於伊豆安房常陸佐渡隱岐土佐、是爲遠流、故之信濃伊豫、是爲中流、故之越前安藝、是爲近流、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終

與地便覽無長下國郡全圖無山香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三

地理下

山城、爲上國、桓武以降、列聖所都也、管八郡、曰乙訓、曰葛野、曰愛宕、曰紀伊、曰宇治、曰久世、曰綴喜、曰相樂、

大和、爲大國、在山城之西南也、管十五郡、曰添上、曰添下、曰平群、或作平郡、曰廣瀨、曰葛上、曰葛下、曰忍海、曰宇智、曰吉野、曰宇陀、曰城上、曰城下、曰高市、曰十市、曰山邊、

河內、爲大國、在大和之西也、管十四郡、曰錦部、曰石川、曰古市、曰安宿、曰大縣、曰高安、曰河內、曰讃良、曰茨田、曰交野、曰若江、曰澁川、曰志紀、曰丹比、後世無丹比、有丹南、丹北、八上、

和泉、爲小國、在河內之西也、管三郡、曰大鳥、曰和泉、曰日根、後世有泉北、

攝津、爲上國、在和泉之北也、管十三郡、曰住吉、曰百濟、曰東成、或作東生、曰西成、或作西生、曰島上、曰島下、曰豐島、曰河邊、或作川邊、曰武庫、曰兎原、曰八部、曰有馬、或作在馬、曰能勢、後世無百濟、

伊賀、爲下國、在大和之東也、管四郡、曰阿拜、曰山田、曰伊賀、曰名張、

伊勢、爲大國、在伊賀之東也、管十三郡、曰桑名、曰員辨、曰朝明、曰三重、曰河曲、或作川曲、曰鈴鹿、曰奄藝、曰安濃、曰壹志、或作壹岐、曰飯高、曰多氣、曰飯野、曰度會、或作渡遇、又作渡逢、

志摩、爲下國、在伊勢之東南也、管二郡、曰答志、曰英虞、

尾張、爲上國、在志摩之東北也、管八郡、曰海部、曰中島、曰葉栗、曰丹羽、曰春部、或作春日井、曰山田、曰愛智、或作年魚市、曰智多、後世無海部、山田、有海東、海西、割中島、葉栗、海西、屬美濃、

參河、爲上國、在尾張之東也、管八郡、曰碧海、曰賀茂、曰額田、曰幡豆、曰寶飫、或作寶飯、曰設樂、曰八名、曰渥美、或作渥見、

遠江、爲上國、在參河之東也、管十四郡、曰濱名、曰敷智、曰豐田、曰引佐、曰麁玉、曰長上、曰長下、曰磐田、曰山香、曰周智、曰山名、曰佐野、曰城飼、曰蓁原、

駿河、爲上國、在遠江之東也、管七郡、曰志太、曰益頭、曰有度、曰安倍、曰廬原、曰富士、曰駿河、

甲斐、爲上國、在駿河之北也、管四郡、曰山梨、曰八代、曰巨麻、曰都留、
伊豆、爲下國、在駿河之南也、管三郡、曰田方、曰那賀、曰賀茂、後世有君澤、
相模、爲上國、在駿河之東也、管八郡、曰足上、或作足柄上、曰足柄、或作足柄下、曰餘綾、曰大住、曰愛甲、曰高座、或作高廣、曰鎌倉、曰御浦、或作三浦、後世有津久、
武藏、爲大國、在甲斐之東也、管二十一郡、曰久良、曰都筑、曰多磨、或作多麻、曰橘樹、曰荏原、曰豐島、曰足立、曰新座、曰入間、曰高麗、曰比企、曰横見、曰埼玉、曰大里、曰男衾、曰幡羅、或作播羅、曰榛澤、曰那珂、曰兒玉、曰賀美、曰秩父、
安房、爲中國、在武藏之南也、管四郡、曰平群、曰安房、曰朝夷、曰長狹、
上總、爲大國、在安房之東北也、管十一郡、曰市原、曰海上、曰畔蒜、曰望陀、曰周淮、曰天羽、曰夷灊、曰長柄、曰山邊、曰武射、曰埴生、後世無海上、畔蒜、
下總、爲大國、在上總之北也、管十一郡、曰葛飾、曰千葉、曰印幡、或作印番、曰匝瑳、曰海上、曰香取、曰埴生、曰相馬、曰猿島、曰結城、曰豐田、
常陸、爲大國、在下總之東也、管十一郡、曰新治、曰眞壁、曰筑波、曰河内、曰信太、曰茨城、曰行方、曰鹿島、曰那珂、曰久慈、曰多珂、或作多賀、

近江、爲大國、在山城之東也、管十二郡、曰滋賀、曰栗本、或作栗太、曰甲賀、曰野洲、曰蒲生、曰神埼、曰愛智、曰犬上、曰阪田、曰淺井、曰伊香、曰高島、
美濃、爲上國、在近江之東也、管十八郡、曰多藝、曰石津、曰不破、曰方縣、曰安八、曰池田、曰大野、曰本巢、或作太巢、曰席田、曰厚見、曰各務、曰山縣、曰武藝、或作武義、曰郡上、或作群上、曰賀茂、曰可兒、曰土岐、曰惠奈、後世有秦栗、中島、海西、
飛驒、爲下國、在美濃之東也、管三郡、曰大野、曰益田、曰荒城、後世有大原、
信濃、爲上國、在飛驒之東南也、管十郡、曰伊那、或作伊奈、曰諏方、曰筑摩、曰安曇、曰更級、曰水内、曰高井、曰埴科、曰小縣、曰佐久、
上野、本爲上國、中世爲大國、在信濃之東也、管十四郡、曰碓氷、曰片岡、曰甘樂、曰多胡、曰綠野、曰那波、曰群馬、曰吾妻、曰利根、曰勢多、曰佐位、或作佐伊、曰新田、曰山田、曰邑樂、
下野、本爲上國、中世爲大國、在上野之東也、管九郡、曰足利、曰梁田、曰安蘇、曰都賀、曰寒川、曰河内、曰芳賀、曰塩屋、曰那須、
陸奧、爲大國、在下野之北也、管三十六郡、曰白河、或作白川、曰磐瀨、或作岩瀨、又作磐沙、曰會津、曰耶麻、曰安積、或作安莪、曰安達、曰信夫、曰刈田、曰柴田、曰名取、曰菊多、或作菊田、曰磐城、曰標葉、曰行方、曰宇多、曰伊具、曰亘理、或作亘里、又作曰理、又作曰利、曰宮城、曰黑川、或作黑河、曰賀美、曰色麻、曰玉造、曰志太、或作志田、曰栗原、曰磐井、或作盤川、曰江刺、或作江差、曰膽澤、或作伊澤、曰長岡、曰新田、曰小田、曰遠田、曰氣仙、曰牡鹿、曰登米、曰桃生、曰大沼、後世無色麻、長岡、新田、小田、有伊達、石川、磐前、階上、本吉、稗貫、和賀、閉伊、紫波、鹿角、二戶、三戶、九戶、津輕、磐手、或作岩手、五十四郡考、並載白河與白川、有兩字多、又有河沼、楢葉、和我、志和、北郡、比古婆衣云、今公帳陸奧五十二郡、其名與五十四郡考、全同、而無白川、一字多、加田村、又別有阿曾沼、稗縫、高野、大名門、郡載、稻我、金原、

延喜式作三十五郡、無大沼、大沼或作大治、恐誤

出羽、爲上國、在陸奧之西也、管十一郡、曰最上、曰村山、曰置賜、曰雄勝、或作男勝、曰平鹿、曰山本、曰飽海、曰河邊、曰田川、曰出羽、曰秋田、或作齶田、又作飽田、後世、無河邊、出羽、有由利、豐島、檜原、
若狹、爲中國、在近江之北也、管三郡、曰遠敷、曰大飯、曰三方、
越前、爲大國、在若狹之東也、管六郡、曰敦賀、曰丹生、曰今立、曰足羽、曰大野、曰阪井、後世有南條、今北、吉田、阪北、

加賀、本爲中國、中世爲上國、在越前之東也、管四郡、曰江沼、曰能美、曰加賀、曰石川、
能登、爲中國、在加賀之北也、管四郡、曰羽咋、曰能登、曰鳳至、或作風至、曰珠洲、後世無能登、有鹿島、
越中、爲上國、在加賀之東也、管四郡、曰礪波、曰射水、曰婦負、或作姉負、曰新川、
越後、爲上國、在越中之東也、管七郡、曰頸城、曰古志、曰三島、曰魚沼、曰蒲原、曰沼垂、曰石船、後世有刈羽、
佐渡、爲中國、在能登之北海中也、管三郡、曰羽茂、曰雜太、曰賀茂、
丹波、爲上國、在山城之北也、管六郡、曰桑田、曰船井、曰多紀、曰氷上、曰天田、曰何鹿、
丹後、爲中國、在丹波之北也、管五郡、曰加佐、曰與謝、曰丹波、曰竹野、曰熊野、
但馬、爲上國、在丹後之西也、管八郡、曰朝來、曰養父、曰出石、曰氣多、曰城碕、曰美含、曰二方、曰七美、

因幡、爲上國、在丹後之西也、管七郡、曰巨濃、曰法美、曰八上、曰智頭、曰邑美、曰高草、曰氣多、後世無巨濃、有八東、岩井、

伯耆、爲上國、在因幡之西也、管大郡、曰阿村、曰久米、曰八橋、曰汗入、曰會見、曰日野、

出雲、爲上國、在伯耆之西也、管十郡、曰意宇、曰能義、曰島根、曰秋鹿、曰楯縫、曰出雲、曰神門、曰飯石、曰仁多、曰大原、

石見、爲中國、在出雲之西也、管六郡、曰安濃、曰邇摩、曰那賀、曰邑知、曰鹿足、曰美濃、

隱岐、爲下國、在出雲之北海中也、管四郡、曰知夫、曰海部、曰周吉、曰隱地、

和名抄有賀古田其注云有東西

播磨、爲大國、在丹波之西也、管十二郡、曰明石、曰賀古、或作加古、曰印南、曰飾磨、曰揖保、或作指保、曰赤穗、曰佐用、曰宍粟、曰神碕、曰多可、曰賀茂、曰美囊、後世無飾磨、揖保、神碕、賀茂、美囊、有飾東、飾西、揖東、揖西、神東、神西、賀東、賀西、三木、

美作、爲上國、在播磨之西也、管七郡、曰英多、曰勝田、曰苫東、曰苫西、曰久米、曰大庭、曰眞島、後世無勝田、久米、有勝南、勝北、久米南、久米北、吉野、

備前、爲上國、在美作之南也、管八郡、曰和氣、曰磐梨、曰邑久、曰赤阪、曰上道、曰御野、曰津高、曰兒島、後世有上東、

備中、爲上國、在備前之西也、管九郡、曰都宇、曰窪屋、曰賀夜、曰下道、曰淺口、曰小田、曰後月、曰哲多、曰英賀、後世有上房、

備後、爲上國、在備中之西也、管十四郡、曰安那、曰深津、曰神石、曰奴可、曰沼隈、曰品治、曰蘆田、曰甲奴、曰三上、曰惠蘇、曰御調、曰世羅、曰三谿、曰三次、

安藝、爲上國、在備後之西也、管八郡、曰沼田、曰賀茂、曰安藝、曰佐伯、曰山縣、曰高宮、曰高田、曰沙田、後世無沼田、安藝、佐伯高宮、有安南、安北、佐東、佐西、

和名抄無大島

周防、爲上國、在安藝之西也、管六郡、曰玖河、或作玖珂、曰熊毛、曰都濃、曰佐波、曰吉敷、曰大島、

長門、爲中國、在周防之西也、管五郡、曰厚狹、曰豐浦、曰美禰、曰大津、曰阿武、後世無厚狹、豐浦、有厚東、厚西、豐東、豐西、豐田、

紀伊、爲上國、在大和之南也、管七郡、曰伊都、曰那賀、曰名草、曰海部、曰在田、曰日高、曰牟婁、

淡路、爲下國、在攝津之南海中也、管二郡、曰津名、曰三原、

阿波、爲上國、在淡路之南也、管九郡、曰板野、曰阿波、曰美馬、曰三好、曰麻殖、曰名東、曰名西、曰勝浦、曰那賀、後世無板野、有板東、板西、海部、

讃岐、爲上國、在阿波之北也、管十一郡、曰大內、曰寒川、曰三木、曰山田、曰香川、曰阿野、曰鵜足、曰那珂、曰多度、曰三野、曰刈田、後世無香川、有香東、香西、

伊豫、爲上國、在讃岐之西也、管十四郡、曰宇摩、曰新居、曰周敷、曰桑村、曰越智、曰野間、曰風早、曰和氣、曰溫泉、曰久米、曰浮穴、曰伊豫、曰喜多、曰宇和、後世無野間、

土佐、爲中國、在伊豫之南也、管七郡、曰安藝、曰香美、曰長岡、曰土佐、曰吾川、曰高岡、曰幡多、

筑前、爲上國、在長門之西也、管十五郡、曰怡土、曰志摩、曰早良、曰那珂、曰席田、曰糟屋、曰宗像、曰遠賀、曰鞍手、曰嘉麻、曰穗浪、曰夜須、曰下座、曰上座、曰御笠、

筑後、爲上國、在筑前之南也、管十郡、曰御原、曰生葉、曰竹野、曰山本、曰御井、曰三潴、曰上妻、曰下妻、曰山門、曰三毛、

肥前、爲上國、在筑前之西也、管十一郡、曰基肄、曰養父、曰三根、曰神碕、曰佐嘉、曰小城、曰松浦、曰杵島、曰藤津、曰彼杵、曰高來、

肥後、本爲上國、中世爲大國、在筑後之南也、管十四郡、曰玉名、曰山鹿、曰菊池、曰阿蘇、曰合志、曰山本、曰飽田、曰託麻、曰益城、曰宇土、曰八代、曰天草、曰葦北、曰球麻、後世有五家、米良、

豐前、爲上國、在筑後之東也、管八郡、曰田河、曰企救、或作金救、曰京都、曰仲津、曰築城、曰上毛、曰下毛、曰宇佐、

豐後、爲上國、在豐前之南也、管八郡、曰日高、或作日田、曰球珠、曰直入、曰大野、曰海部、曰大分、曰速見、曰國碕、

日向、爲中國、在豐後之南也、管五郡、曰臼杵、曰兒湯、曰那珂、曰宮碕、曰諸縣、

大隅、爲中國、在日向之西也、管八郡、曰菱刈、曰桑原、曰噌唹、或作贈於、又作曾於、曰大隅、或作大限、曰始羅、曰肝屬、曰馭謨、曰熊毛、

薩摩、爲中國、在大隅之西北也、管十三郡、曰出水、曰高城、曰薩摩、曰甑島、曰日置、曰伊作、曰阿多、曰河邊、曰頴娃、曰揖宿、曰給黎、曰谿山、曰麑島、

壹岐、爲下國、在肥前之西北海中也、管二郡、曰壹岐、曰石田、

對馬、爲下國、在壹岐之北海中也、管二郡、曰上縣、曰下縣、

先世郡總計五百九十二、

後世郡總計六百二十九、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四

百官上

續史氏曰、諸司職、有股肱之任、有心膂之任、有耳目之任、有羽翼之任、有爪牙之任、各名其官、設其位、以待焉、至婦人僧侶、猶且有等級、密矣哉、朝廷用意也、使人安其分、不敢窺窬非望、斯亡他、能定之極也、故雖婦人僧侶之位官、朝廷所設、不可私創也、武人名其部屬者、雖朝廷非所設、而係國家大事者、亦不可以弃焉、凡位官之設、前代未備、後代多猥、唯大寶令、爲允當、故世謂位官者、必本之、余亦多因之、歷代沿革、大者擧之、小者不必畢之、以作百官志、

爵位之制、始于推古、備于文武、中間變革者、五矣、或以冠、表尊卑、或以服、分貴賤、其義一也、推古設冠位、凡一十二階、曰大德、曰小德、曰大仁、曰小仁、曰大禮、曰小禮、曰大信、曰小信、曰大義、曰小義、曰大智、曰小智、大小德者、絹冠金飾、大小仁者、絹冠豹飾、大禮以下、絹冠鳥飾、孝德更設冠位、一十三階、曰大織、曰小織、曰大繡、曰小繡、曰大紫、曰小紫、曰大錦、曰小錦、曰大靑、曰小靑、曰大黑、曰小黑、曰建武、別有鐙冠、小錦以上、雜挾金銀鈿、大靑以下、用銀鈿、既而增、爲一十九階、大小織、大小繡、大小紫、如故、佗盡除之、加大華上、大華下、小華上、小華下、大山上、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下、大乙上、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下、立身、天智、更爲二十六階、曰大織、曰小織、曰大縫、曰小縫、曰大紫、曰小紫、曰大錦上、曰大錦中、曰大錦下、曰小錦上、曰小錦中、曰小錦下、曰大山上、曰大山中、曰大山下、曰小山上、曰小山中、曰小山下、曰大乙上、曰大乙中、曰大乙下、曰小乙上、曰小乙中、曰小乙下、曰大建、曰小建、天武悉廢舊號、建新號、王位一十二階、臣位四十八階、曰明大一位、曰明廣一位、曰明大二位、曰明廣二位、曰淨大一位、曰淨廣一位、曰淨大二位、曰淨廣二位、曰淨大三位、曰淨廣三位、曰淨大四位、曰淨廣四位、是爲王位、曰正大一位、曰正廣一位、曰正大二位、曰正廣二位、曰正大三位、曰正廣三位、曰正大四位、曰正廣四位、曰直大一位、曰直廣一位、曰直大二位、曰直廣二位、曰直大三位、曰直廣三位、曰直大四位、曰直廣四位、曰勤大一位、曰勤廣一位、曰勤大二位、曰勤廣二位、曰勤大三位、曰勤廣三位、曰勤大四位、曰勤廣四位、曰務大一位、曰

務廣一位、曰務大二位、曰務廣二位、曰務大三位、曰務廣三位、曰務位四位、曰務廣四位、曰追大一位、曰追廣一位、曰追大二位、曰追廣二位、曰追大三位、曰追廣三位、曰追大四位、曰追廣四位、曰進大一位、曰進廣一位、曰進大二位、曰進廣二位、曰進大三位、曰進廣三位、曰進大四位、曰進廣四位、是爲臣位、文武、更爲王位一十八階、臣位六十二階、親王、明冠四階、諸王、淨冠一十四階、諸臣、正冠六階、直冠八階、勤冠四階、務冠四階、追冠四階、進冠四階、外位始直冠、正五位上階、終進冠、少初位下階、二十階、勳位始正冠、正三位上階、終追冠從八位下階、一十二階、是歲、復更爲親王位四階、諸王諸臣位、三十階、曰一品、曰二品、曰三品、曰四品、是爲親王位、曰正一位、曰從一位、曰正二位、曰從二位、曰正三位、曰從三位、曰正四位上、曰正四位下、曰從四位上、曰從四位下、曰正五位上、曰正五位下、曰從五位上、曰從五位下、曰正六位上、曰正六位下、曰從六位上、曰從六位下、曰正七位上、曰正七位下、曰從七位上、曰從七位下、曰正八位上、曰正八位下、曰從八位上、曰從八位下、曰大初位上、曰大初位下、曰少初位上、曰少初位下、是爲諸王諸臣位、別置勳位一十二等、中世、廢勳位不行焉、

上古爾撲、建官弗密、官之首、膳夫、齋主等、僅存其名、辨、楯部、大炊、主殿、主水、亦古名也、神武之世、有爪牙之臣、及申食國政大夫、自餘若干、故有群官之稱、景行置棟梁臣、延喜式據之、帝又置大臣、拾芥抄、據之曰、景行、始以武內宿禰、爲大臣、古事記、成務之世、以武內、爲大臣、職原抄據之曰、成務初號大臣、舊事紀、懿德之世、有大臣、史徵據之、仲哀、置大連、延喜式、一歷運記、拾芥抄、並據之、雖然、舊事紀、孝昭之世、書紀、垂仁之世、既有大連、論者謂棟梁臣、非官矣、大臣大連、亦非官矣、姓氏也、果非官矣、奚爲延喜式等諸書載之、此未得全爲非官也、天智、置內大臣、太政大臣、御史大夫、天武、置大納言、持統置中納言、文武置參議、知太政官事、帝大炊、改名諸官、太政官爲乾政官、太政大臣爲大師、左大臣爲大傅、右大臣爲大保、大納言爲御史大夫、紫微中臺爲坤宮官、中務省爲信部省、式部省爲文部省、治部省爲禮部省、民部省爲仁部省、兵部省爲武部省、刑部省爲義部省、大藏省爲節部省、宮內省爲智部省、彈正臺爲糺政臺、圖書寮爲內史局、陰陽寮爲大史局、中衞府爲鎭國衞、大將爲大尉、中將爲驍騎將軍、員外將、少將爲次將、衞門府爲司門衞、左右衞士府爲左右勇士府、左右兵衞府爲左右虎賁衞、亡幾復之、平城、改近衞府、爲左近衞、中衞府爲右近衞、置左右大將、宇多之世、始關白、一條之世、藤原伊周、准大臣、是稱儀同三司、並其餘、皆大化二年所設、五年所訂、大寶中所定也、

神祇官、掌鬼神祭祀巫卜、國家敬鬼神、故以此官、冠于百官、

伯一人、從四位下、大副一人、從五位下、少副一人、正六位上、大祐一人、從六位上、少祐一人、從六位下、大史一人、正八位下、少史一人、從八位上、中世、伯進位、二位三位者、爲之、副以下、亦進位、

太政官、掌錄萬機、官中有左右辨外記三局、左辨、管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四省、右辨、管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四省、

太政大臣、一人、一品、又正一位、從一位也、師範天子、布政四海、無其人、則闕、

左右大臣各一人、二品、又正二位、從二位也、左右天子、總理要務、

　右三大臣、是稱三公、

內大臣一人、令無此官、是爲令外官、古者、在左右大臣上、中止之、光仁復置之、在左右大臣下、

大納言、四人、中世、爲十人、或六人、三品、又正三位也、掌獻可替否、中納言、爲

令外官、或十人、或八人、從三位、少納言、三人、從五位下、

參議、後世或謂之宰相、爲令外官、八人、四位以上者、任之、掌參謀大政、

太宰府、掌總西海、鎭外夷、管防人、

主神、一人、正七位下、帥一人、三品、又從三位也、大貳、一人、正五位上、少貳二人、從五位下、大監二人、正六位下、少監二人、從六位上、大判事、一人、從六位下、大工、一人、少判事、一人、大典、二人、共正七位上、博士一人、從七位下、少典二人、陰陽師一人、醫師二人、算師一人、主船一人、主廚一人、共正八位上、判事大令史一人、大初位上、判事少令史一人、大初位下、

左右近衞府、爲令外官、掌鎭護國家、帝大炊、改中衞、爲鎭國衞、大將正三位、中將從四位上、少將正五位下、中古、近衞大將、爲從四位上、桓武、改爲從三位、平城、改近衞、爲左近衞、改中衞、爲右近衞、

右二府、府、大將從三位、中將從四位下、少將正五位下、將監從六位上、將曹從七位下、

皇太子傅、一人、正四位上、掌輔導太子、皇太子學士、二人、從五位下、

東宮坊、掌太子百事、管舍人監、主膳監、主藏監、主殿署、主書署、主醬署、主工

署、主兵署、主馬署、中世、有主膳、主殿、主馬、餘盡止之、
大夫一人、從四位下、亮一人、從五位下、大進一人、從六位上、少進一人、從六位下、大屬一人、正八位下、少屬二人、從八位上、
中務省、掌宣傳勅語、而總宮中、管中宮職、大舍人寮、圖書寮、內藏寮、縫殿寮、陰陽寮、諸工司、內藥司、內禮司、中世、止諸工、內藥、內禮、加太皇太后宮職、皇太后宮職、皇后宮職、內匠寮、
式部省、掌國家典章、管大學寮、散位寮、中世、止散位、
治部省、掌禮儀、管雅樂寮、玄蕃寮、諸陵司、喪儀司、中世、止喪儀、
民部省、掌邦國民庶、管主計寮、主稅寮、
兵部省、掌軍旅、管兵馬司、造兵司、鼓吹司、主船司、主鷹司、中世、皆止之、管隼人司、
刑部省、掌訟獄刑罰、管贓贖司、囚獄司、中世、止贓贖、
大藏省、掌禾穀財寶、管典鑄司、掃部司、漆部司、縫部司、織部司、中世、有織部、餘盡止之、
宮內省、掌百工肆習、管大膳職、木工寮、大炊寮、主殿寮、典藥寮、正親司、內膳司、造酒司、鍛冶司、官奴司、園池司、土工司、釆女司、主水司、主油司、內掃部司、筥陶司、內染司、中世、止鍛冶、官奴、園池、土工、主油、內掃部、筥陶、內染、加掃部寮、
右八省、同位階、唯、中務卿一人、四品、又正四位上、大輔一人、正五位上、少輔一人、從五位上也、其餘省、卿一人、四品、又正四位下也、大輔一人、正五位下、少輔一人、從五位下、大丞一人、唯、式部、刑部、大丞、二人、正六位下、少丞二人、從六位上、大錄一人、正七位上、少錄三人、唯、刑部、大藏、少錄二人、正八位上、
侍從八人、中世、無定員、從五位下、掌規諫補闕、
大監物、二人、從五位下、掌領管鑰、閱出納、中監物、四人、從六位上、少監物四人、正七位下、
大內記、二人、正六位上、掌詔勅、中內記、二人、正七位上、少內記、二人、正八位上、
大主鈴、二人、正七位下、掌鈴印符節、少主鈴、二人、正八位上、
大典鑰、二人、從七位下、掌鎖鑰、少典鑰、二人、從八位上、
右屬中務省、

大解部四人、正八位下、掌鞫獄、少解部六人、從八位下、
右屬治部省、
大判事、二人、正五位下、掌聽訟定罪、中判事、四人、正六位下、少判事、四人、從六位下、大屬二人、正七位下、少屬二人、正八位下、
大解部十人、從七位下、掌鞫獄、中解部、二十人、正八位下、少解部、三十人、從八位下、
右屬刑部省、
大主鑰、二人、從六位下、掌出納、少主鑰、二人、從七位下、
典履二人、正八位上、掌靴履鞍韉、
典革一人、正八位上、掌雜革、
右屬大藏省、
彈正臺、掌糺彈、中世、以其職、委撿非違使廳、
尹一人、從四位上、弼一人、正五位下、大忠一人、正六位上、少忠、二人、正六位下、大疏一人、正七位上、巡察十人、正七位下、少疏一人、正八位上、中世、尹爲從三位、弼分大少、大弼一人、從四位下、少弼一人、正五位下、廢巡察、
左右大辨、各一人、從四位上、掌佐太政官、而經邦論道、左右中辨、各一人、正五位上、左右少辨、各一人、正五位下、左右大史、各二人、正六位上、左右少史、各二人、正七位上、
中宮職、掌后妃嬪御、淸和、改中宮職、爲皇太后宮職、
左右京職、掌京中事業、管東西市司、
大膳職、掌饗膳、
攝津職、掌治攝津、桓武止此職、爲國司、
右五職、同位階、唯、中宮大夫、一人、從四位下、大進一人、從六位上、少進二人、從六位下、其餘職、大夫一人、正五位上、亮一人、從五位下、大進一人從六位下、少進二人、唯、大膳少進、一人、正七位上、大屬一人、正八位下、少屬二人、唯、大膳少屬、一人、從八位上、大膳職、有主醬二人、主菓餅二人、共正七位下、
修理職、爲令外官、掌宮中脩理、
大夫諸屬、位階、畧同中宮職、
衞門府、掌衞護諸門、管隼人司、中世止之、
左右衞士府、掌衞護宮城、嵯峨、改衞士、爲左右衞門、

右三府、同位階、府督一人、正五位上、佐一人、從五位下、大尉二人、從六位下、少尉二人、正七位上、大志二人、正八位下、衛門醫師一人、衞士醫師、各二人、正八位下、少志二人、從八位上、
左右大舍人寮、掌番直、平城、併左右寮、爲一、
大學寮、掌文學、
木工寮、掌工匠、
雅樂寮、掌歌樂、
玄蕃寮、掌諸蕃、及僧尼、
主計寮、掌租調貢獻錢貨用度、
主稅寮、掌倉廩出納、禾穀多少、
圖書寮、掌典籍、
右九寮、同位階、寮頭一人、從五位上、助一人、正六位下、大允一人、正七位下、少允一人、唯、木工少允、二人、從七位上、大屬一人、從八位上、少屬一人、從八位下、大學寮有博士一人、正六位下、助敎二人、正七位下、音博士二人、筭博士二人、書博士二人、共從七位上、雅樂寮有歌師四人、歌女師二人、儛師四

人、笛師二人、唐樂師十二人、高麗樂師四人、伎樂師一人、腰鼓師二人、共從八位上、主計主稅、二寮、有筭師、各二人、從八位下、
內匠寮、爲令外官、掌工匠、
頭諸屬、位階、畧同前九寮、
左右兵衞府、掌選擇兵士、護門闕、御車駕、
右二府、府督一人、從五位上、佐一人、正六位下、大尉一人、正七位下、少尉一人、從七位上、大志一人、從八位上、醫師一人、從八位上、少志一人、從八位下、
中世、進督、爲從四位下、佐以下、亦進位、
左右馬寮、掌廐馬、
左右兵庫寮、掌兵器、
右四寮、同位階、頭一人、從五位上、助一人、正六位下、大允一人、正七位下、少允一人、從七位上、大屬一人、從八位上、少屬一人、從八位下、馬寮有馬醫師、各二人、從八位上、
大國守、凡、國守、掌養民勸農、國、守一人、從五位上、介一人、正六位下、大掾一人、正七位下、少掾一人、從七位上、大目一人、從八位上、少目一人、從八位下、

家令職員
令有職事
二位家大
書吏少書
吏官位令
繼之丞職
頭令試

上國守、國守一人、從五位下、介一人、從六位上、掾一人、從七位上、目一人、從八位下、
中國守、國守一人、正六位下、掾一人、正八位上、目一人、大初位下
下國守、國守一人、從六位下、目一人、少初位上、
內藏寮、掌金玉寶器、
縫殿寮、掌織縫衣服、
大炊寮、掌分給禾穀、
散位寮、掌散冗者、中世廢之、
陰陽寮、掌天文曆數、
主殿寮、掌供御輦輿、洒掃殿庭、
典藥寮、掌湯藥、
右七寮、同位階、寮頭一人、從五位下、助一人、從六位上、允一人、從七位上、大屬一人、從八位下、少屬一人、大初位上、內藏寮有大主鎰二人、正七位上、少主鎰二人、正八位上、陰陽寮有陰陽博士一人、天文博士一人、共正七位下、陰陽師、六人、曆博士一人、共從七位上、漏刻博士二人、從七位下、典藥寮有

醫博士一人、正七位下、咒禁博士、一人、從七位上、醫師十人、針博士一人、共從七位下、咒禁師二人、針師五人、藥園師二人、共正八位上、按摩博士一人、正八位下、按摩師、二人、從八位上、
伊勢齋宮寮、爲令外官、掌伊勢神祀、
頭諸屬、位階、畧同前七寮、
賀茂齋院司、爲令外官、掌賀茂神祀、
長官、從五位下、次官、從六位上、判官、從七位上、主典、從八位下、
一品家令、凡、家令、掌其家事、令一人、從五位下、扶一人、從六位上、文學一人、大從一人、共從七位上、少從一人、從七位下、大書吏一人、從八位下、少書吏一人、大初位上、
二品家令、一人、正六位上、扶一人、正七位上、文學一人、從一人、共從七位下、大書吏一人、大初位上、少書吏一人、大初位下、
三品家令、一人、從六位上、扶一人、從七位上、文學一人、從一人共正八位下、
書吏一人、少初位上、
四品家令、一人、正七位上、扶一人、從七位下、文學一人、正八位下、從一人、從

八位上、書吏一人、少初位上、
職事一位家令、一人、從五位下、扶一人、從六位上、大從一人、從七位上、少從一人、從七位下、大書吏一人、從八位下、少書吏一人、大初位上、
職事二位家令、一人、從六位上、從一人、正八位下、書吏一人、少初位上、
職事正三位家令、一人、從七位上、書吏二人、少初位下、
職事從三位家令、一人、從七位下、書吏一人、少初位下、
大外記二人、正七位上、掌詔奏、少外記二人、從七位上、
正親司、掌皇族、
内膳司、掌食饌、
造酒司、掌酒醴、
兵馬司、掌馬牛、中世廢之、
鍛冶司、掌銅鐵、中世廢之、
造兵司、掌造兵仗、中世廢之、
畫工司、掌繪事、平城停之、併内匠寮、
典鑄司、掌金鐵珠玉、中世廢之、

掃部司、掌薦席牀簀、中世、改司爲寮、
内藥司、掌和合藥品、中世廢之、
東西市司、掌市井貿易、
官奴司、掌奴婢、中世廢之、
鼓吹司、掌金鼓、中世廢之、
園池司、掌園囿卉木、中世廢之、
諸陵司、掌山陵、聖武、改司爲寮、
贓贖司、掌姦贓贖刑、中世廢之、
囚獄司、掌獄犴拷掠、
右十八司、同位階、司、正一人、唯内膳正、爲奉膳、二人、正六位上、佑一人、唯、内膳佑爲典膳、六人、從七位下、正親、兵馬、鍛冶、造兵、典鑄、鼓吹、贓贖、囚獄、太令史、一人、大初位上、少令史一人、大初位下、内膳、造酒、畫工、掃部、内藥、東西市、官奴、園池、諸陵令、一人、大初位上、畫工司、有畫師四人、大初位上、内藥司、有侍醫四人、正六位下、中世、改内膳奉膳、爲内膳正、遷掃部頭、爲從五位下、助以下、亦遷位、

職員令有主膳佑一人官位令無之恐職員令誤

内兵庫司、掌内庫兵器、
土工司、掌土泥瓦瓷、中世廢之、
葬儀司、掌棺槨葬送、中世廢之、
采女司、掌選擇佳女、平城停之、併縫殿寮、
主船司、掌舟楫、中世廢之、
漆部司、掌丹漆、平城停之、併内匠寮、
縫部司、掌裁縫士衣服、中世廢之、
織部司、掌織錦帛、平城停之、併縫殿寮、
隼人司、掌隼人習歌舞、平城停之、併衛門府、嗣成、復舊、
内禮司、掌宮内禮儀、中世廢之、
右十司、同位階、司、正一人、正六位下、佑一人、正八位上、令史一人、大初位下、
織部司、有挑文師四人、大初位下、
主水司、掌水氷、
主油司、掌膏油、中世廢之、
内掃部司、掌供御牀蓐、中世廢之、

筥陶司、掌筥筐陶器、中世廢之、
内染司、掌供御雜染、中世廢之、
舍人監、掌舍人分番、中世廢之、
主膳監、掌進食先嘗、
主藏監、掌金帛寶器、中世廢之、
右五司三監、同位階、司監、正一人、從六位上、佑一人、正八位下、令史一人、少初位上、内染司、有染師二人、少初位上、
主鷹司、掌調習鷹犬、
正、一人、從六位下、令史一人、少初位下、
主殿署、掌湯沐、
主書署、掌經札、中世廢之、
主醤署、掌庖厨、中世廢之、
主工署、掌土木、中世廢之、
主兵署、掌兵仗、中世廢之、
主馬署、掌馬乘、

右六署、同位階、署、首一人、從六位下、令史一人、少初位下、
防人、掌關梁警衛、
正、一人、正七位上、佑、一人、正八位上、令史、一人、大初位下、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三

志十五

百官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夫官職之多、莫重于攝政關白、神功以皇后、為攝政、廐戶以太子、為攝政、天智亦以太子、為攝政、元正以皇女、為攝政、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為攝政、故事、太政大臣、封三千戶、良房不敢當之、唯受千戶、准三后、准三后、肇于此、良房義于基經、以太政大臣、關白萬機、由斯關白之名肇焉、延喜以下、為藤原氏世世尋政、藤原道長、為攝政、封殆萬戶、其妻准三后、封千戶、富逾王室、藤原忠通、為攝政、併領三國、藤原之盛、極矣、其子基實、年甫十六、為關白、累進之速、前古未之有也、藤原基通、不歷參議納言、擢于內大臣、為關白、是亦前古之所無也、基通、稱近衛氏、藤原敎實、為關白、稱九條氏、自非其二家、不得為關白、厥后、出于近衛氏、二條、一條、並出于九條氏、五家迭為關白、是謂五攝家、而應仁文明之際、京師焚蕩拂地、五攝失居、永正末、大饑、歲入不供、享祿天文之際、播越四方、天正中、雖復居、其威儀、不如前古也、豐臣氏、以他姓、為關白、舊法遂廢矣、

諸使之設、亦朝廷所不輕也、元正、始置按察使、管三四國、自巡行管內、察牧宰之德惡暴虐、則黜陟之、徒罪以下、自決之、流罪以上、狀聞焉、聖武始置鎭內總管諸道鎭撫使、察郡國治績、而顯進幽藏、發揚陰私、即時奏聞焉、亡幾、停鎭撫使、諸道有巡察使、推撿政跡、慰問民憂者也、有節度使、征東使、征夷使、皆掌武事者也、桓武、停巡察使、而未悉停也、淳和紀、猶有之、平城、始置六道觀察使、唯東山一道無斯使、至嵯峨初年、諸道遍置之、此覘諸國損弊百姓疾苦者也、亡幾、停之、其年、停陸奧出羽按察使、而未全停也、季年猶有之、且清和之世、平高棟、為彼國按察使、伏見之世、北畠親房、亦任之、其間、職之者、蓋亡算矣、有按田使、班田使、並掌農事者也、有入唐使、入新羅使、中世停之、其他、有勘解由使、左右脩理宮城使、造寺使、防河使、施藥院使、撿非違使、最顯矣、巡覈司國、專司刑獄、於是、衛府之追捕、彈正之糺彈、刑部之判斷、京職之訴訟、盡屬之撿非違使、又有追討使、押領使、追捕使、追捕使、最顯矣、源為朝、自稱九國總追捕使、至源賴朝、稱天下總追捕使、以管海內軍事、此前後所無也、

上世、爲封建之制、而國有國造、有伴造、有君、有直、有別、有稻置、有縣主、大國、有大國造、大縣有大縣主、皆藩屏朝廷、以奉職貢、而御民庶矣、神武始置國造、尤之者、凡八、成務世爲國造者、凡九十四、其後增至百三十四、孝德改封建、爲郡縣、停國造、置國司、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爲郡大少領、而國造未全停也、有以國造兼郡領者、或幷帶二國造者、桓武停國造帶郡領、文德以後、不復置國造也、然猶延喜式有國造、先是伴造等皆旣廢矣、大寶令載國守及介掾目、大國上國有介掾目、皆屬于守也、中國無介、下國無介掾也、國守之名、始見于文武紀、然非始于此也、令謂國守、爲國司、孝德紀所謂國司、天武紀所謂國司守、皆蓋稱國守也、光仁紀所謂牧宰、桓武紀所謂國宰亦稱國守也、職原抄云、國造乃國司名、後改云守也、然則仁德、雄略、顯宗、諸紀所謂國司、非國守之謂、而皆蓋稱國造也、然推古紀並擧國司國造、由斯觀之、國司不必始于孝德也、凡守之領國、或四年一替、或五年、或六年、亦各一替、隨世變革、相爲便宜、嵯峨紀云、雖被朝廷始置諸郡領、三代格亦載其事、令謂領爲郡司、雄略、安閑、欽明、諸紀所謂郡司、蓋是也、凡領之領郡、終身不移也、舊紀有都督、續紀有總領、此前後所無、而一時之權設也、淳和置太守、其國止上總、常陸、下野、自弁親王、不得任之、其任限以一世、不如守之屢轉遷矣、身留京師、使吏關掌民事也、至後世、守亦不之任、以國委介掾目、介掾目亦不之焉、於是有目代、有小目代、皆以土豪充之、兵革之世、大概是也、鎌倉氏國置守護、莊園置地頭、四方有事、輒守護自赴、而使人監守、是謂守護代、地頭常隸守護、然源義經、爲九國地頭、源行家、爲四國地頭、政子、割關西三十八國地頭、傳千幡、關東二十八國地頭、傳一幡、北條氏以地頭幷領七國之類、外之可矣、大率、戰國之俍稱僭名、不啻是也、一國有二守三守、皆虛號而已、

軍師一作軍陣

武人爲職也、內則翼戴皇室、外則攘除兇賊、不可一日無之矣、神武置軍師、崇神置將軍、景行置大將軍、左右將軍、爾後、征東也、征夷也、將軍不一矣、有事則置、事平則已焉、坂上田村丸、文屋綿丸、藤原忠文、源義仲、任征夷大將軍、源賴朝嗣任之、總督天下軍事、而開府於鎌倉、府下有政所、問注所、二署、政所、掌號令賞罰、其長爲別當、有十餘員、其屬爲令、爲寄人、問注所、掌訟訴、其長爲執事、北條氏、挾立相家皇室之幼子、爲征夷、已執其權、而罷政所、置評定衆、議謀軍政、置又引付衆、建六波羅兩府、衛護京師、總轄內西海兵政、而擇子弟俊秀者、督之、四十八所篝卒、隸焉、後醍醐之子孫、爲征夷、時屬夷亂、無有定規矣、足利氏、爲征夷也、開府於京師、置執權一員、專斷府政、更名管領、使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任之、是謂三管、置侍所、別當使山名、一色、京極、赤松四氏、更任之、是謂四職、其臣代決事、於是所司代之稱起矣、大率、管領、止四位、畠山持國、斯波義重、以三位、帶之、府規始破矣、不屬之庶族、獨畠山義統、以庶族充之、府規再破矣、赤松政則、大內義興、以他姓、受其任、政則陞三位、義興陞二位、府規三破矣、上杉輝虎、以阪東管領、視三管、三好長慶、起于陪臣、充管領、府規四破矣、足利義昭、以織田信長、爲管領、號副將軍、固辭不受、由是管領熄矣、明應中、足利義植、未免征夷、足利義澄、爲征夷、朝廷幷建二征夷、是振古所不有矣、信長代足利氏、總軍政、朝議、以信長、爲征夷、謙讓辭之、信長以村井貞勝鎭護京城、因用古名、曰所司代、明智光秀作逆、自代信長、朝廷權、以其臣三宅秀朝、爲所司代、光秀亡、都下多故、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與豐臣秀吉、更置吏於京師、掌都下法令、自公卿百司、至祝部僧徒、皆就取裁辨、既而三氏罷吏、獨秀吉專之、秀吉爲政、拔儕五吏、以管理都下、淺野長政、增田長盛、石田三成、掌訟獄、前田宗向、掌祝僧長束

賤隷一名陪從又名從者

正家、掌錢穀、皆奉行其職、是謂五奉行、凡大事、衆議剖決之、小事、獨斷治辨之頃之、宗向以奉行、兼所司代、秀吉、置大老中老、以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浮田秀家、上杉景勝、爲大老、是謂五大老、以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堀尾吉晴、爲中老、是謂三中老、大政決于五大老、小政決于奉行、二職議或不協、則三中老和解之、秀吉沒、職皆廢弛矣、

東方之鎭、有陸奧出羽按察使府、有鎭守府、其按察者、元正所置、而府有使、有記事、其鎭守者、聖武所置、而府有將軍、有副將軍、有軍監、有軍曹、以管轄奧羽秋田城、佐其治、中世皆爲奸雄之窟、建久中、建征夷府、停鎭守府、凡征夷與鎭守、不並立、而有彼則無此、有此則無彼也、元弘中、遣皇子任之、特稱鎭守府大將軍、建武中、北畠氏、補其職、凡鎭此府者、三位以上、爲大將軍、三位以下、爲將軍、足利氏、爲征夷、而鎭守復停焉、此際、置陸奧探題、二本松、大崎、伊達氏等、充之、最上氏、補出羽按察使、子孫襲其職、後醍醐、使皇子爲東國管領、足利氏因其名、建子弟、爲阪東管領、都督東土、數傳而亡、上杉氏、紹任、又數傳而衰、讓之長尾氏、更稱上杉氏、天正中、織田氏、以瀧川一益、爲阪東管領、此時、上杉氏未亡、而始有兩管領、管領亦濫矣、

西方之鎮、有太宰府、有鎮西府、其太宰者、文武所置、而府有帥、石川麻呂始任之、部屬大貳、貳、其鎮西者、聖武所置、而府有將軍、石川加美始任之、其下、有副將軍、有判官、有主典、以管轄九國二島及西域諸蕃、其後、鎮西廢、然無聞矣、清和遣坂上瀧守於太宰、曰、鎮西者、朕之外朝也、令瀧守警固之、由斯觀之、鎮西亦合于太宰也、保元平治之際、中國多事、割西海、弃之、源爲朝拾收之、復弃之、鎌倉氏置筑紫鎮西兩奉行、太宰府存其名、無其實、以故、武藤氏子孫、襲少貳職、遂氏之、保有太宰者、凡八世矣、北條氏置九州探題、或稱鎮西探題、或稱筑紫探題、後醍醐、以僧俊雅、裁决九州諸務、足利氏承北條氏遺制、而置探題、足利直冬、任鎮西探題、斯波氏經、今川貞世、相承、任九州探題、澁川滿頼、大內義弘等、代爲探題、大友親世以後、世爲探題、大內義興父子、毛利元就、亦爲探題、斯間、大友氏家亡、西海有兩探題、探題亦濫矣、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三　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志十六

百官下

古者、并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宮、皇后宮、爲中宮、光仁、爲皇后、建宮、是名中宮、於是、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爲三宮、加中宮、爲四宮矣、中世經之、立皇后、則不置中宮、置中宮、則不置皇后也、號女院者、始于圓融皇后詮子、號門院者、始于一條中宮彰子、持統始置女官、以皇女爲內親王、皇女爲內親王、號院者、始于鳥羽女暲子、凡婦人入宮者、爲宮人、妃二員、四品以上、夫人三員、嬪四員、共五位以上、或以夫人、爲三位以上、自餘分爲十二司、

藏司、掌神璽寶玉服翫器用、

尚藏一人、准正三位、典藏二人、准從四位、掌藏四人、准從七位、

膳司、掌供御飲食、

尚膳一人、准正四位、典膳二人、准正六位、中世、准從五位、掌膳四人、准正八位、

縫司、掌刀尺、

尚縫一人、准正四位、典縫二人、准從五位、掌縫四人、准正八位、

內侍司、掌後宮禮式、奏請宣傳、

尚侍二人、准從五位、典侍四人、准從六位、掌侍四人、准從七位、中世、進尚侍、爲准從三位、典侍以下、亦進位、

酒司、掌釀酒、

尚酒一人、准正六位、典酒二人、准從八位、

書司、掌經籍筆硯、

尚書一人、准從六位、典書二人、准從八位、中世、准七位、

藥司、掌醫藥、

尚藥一人、准從六位、中世、准七位、典藥二人、准從八位、

殿司、掌燭膏費用、

尚殿一人、准從六位、典殿二人、准從八位、

兵司、掌兵器、

尚兵一人、准正七位、典兵二人、准從八位、

閳司、掌宮掖管鑰、
尙閳二人、准正七位、典閳四人、准從八位、
掃司、掌牀席几筵、
尙掃一人、准從七位、典掃二人、准從八位、
水司、掌醴漿、
尙水一人、准從七位、典水二人、准從八位、
自餘、曰女孺、曰御息所、曰更衣、曰北政所、曰御臺盤所、曰御匣殿、曰宣旨、曰藏人、曰命婦、曰女官、曰主殿、曰得選、曰刀自、曰東豎司、曰雜仕、曰上童、曰下仕、者皆中世所置、位階無隱顯矣、上女爲上臈、次爲小上臈、次爲中臈、次爲下臈、是亦中世所名也、
浮屠以欽明之時、入中國、統戶與信之平城七臨、皆好之、而後、佛教遍于天下、濫侶大興矣、有僧正僧都律師之名、僧正僧都、准古所始、律師、文武所始也、僧正僧都律師、各有三等、大僧正、在僧正上、此文武所始也、權僧正、在僧正下、此淸和所始也、大僧都、在僧都上、此文武所始也、權僧都、在僧都下、未詳孰始之也、大律師、在律師上、此稱德孝謙所始也、權律師、在律師下、此亦

稱德孝謙所始也、又有權大僧正、此文德所始也、有正僧正、此陽成所始也、有少僧都、此天武所始也、有權少僧都、此仁明所始也、有中律師、此帝大炊所始也、法印、法眼、法橋、皆此淸和所始也、法務、此推古所始也、總法務、此六條所始也、正法務、權法務、皆此淸和所始也、法頭、此推古所始也、威儀師、此元明所始也、大威儀師、此淸和所始也、從威儀師、未詳孰始之也、阿闍梨、此後一條所始也、一身阿闍梨、此圓融所始也、法王者、前後所無、獨稱德孝謙之世、有之也、門跡者、起乎宇多、宇多創髮、居仁和寺、後謂之御門跡、其後、皇子皇孫、多創髮歸佛、稱門跡、或稱門主、大進位階、有一品親王、二品親王、三品親王、四品親王、無品親王、入道親王、法親王者、一品親王、此後伏見所始也、二品親王、此白河所始也、三品親王、此堀河所始也、四品親王、未詳孰始之也、無品親王、此堀河所始也、入道親王、此一條所始也、法親王、此堀河所始也、又有非皇族而准門跡者、有准三后者、大師者、國師者、耆臨者、曠世有之、大和尙者、和上者、上人者、非世無之也、
光仁詔、僧正賻物、准從四位、僧都准正五位、律師准從五位、桓武世、治部省、解僧位、位有五階、曰大法師位、當三位以上、曰法師位、當四位、曰滿位、當五位、曰住位、當六位、曰入位、當七位、淸和、以法印大和尙、爲僧正階、法眼和上、爲僧都階、法橋上人、爲律師階、延喜式、和名抄、並載其事、以和上、爲和尙、蓋以稱謂相通也、且抄云、傳燈大法師、准三位、傳燈法師、傳燈滿位、傳燈住位、准五位、傳燈入位、准七位、法務與僧都、同等、威儀師與大法師、同等、從威儀師與法師、同等、有修行位者、有誦持位者、與滿位同等也、龜山改位階、僧正准參議、僧都准四位、律師准五位、威儀師亦准五位、從儀師准六位、凡僧亦准六位、後醍醐復改、大僧正、准二位大納言、僧正、准二位中納言、權僧正、准三位參議、
已講、內供、阿闍梨、謂之有職、
上座、寺主、都維那、謂之三綱、
自餘、曰寺務、曰檢校、曰別當、曰座主、曰長者、曰長吏、曰執行、曰勾當、曰專當、曰豎者、曰注記、寺別不同其位也、
祿秩有四等、曰祿、給絁綿布鍬也、曰封戶、給戶口也、曰位田、曰職田、並給土地也、元明紀云、始定祿法、然令旣具祿法、非始于彼時也、彼紀亦一法也、不可全棄焉、拾芥抄無祿法、蓋其時廢之、令與抄、封戶位職田、不同、此時遷變

革也、因並舉如左、
正從一位、絁三十匹、綿三十屯、布一百端、鍬一百四十口、正從二位、絁二十匹、綿二十屯、布六十端、鍬一百口、正三位、絁十四匹、綿十四屯、布四十二端、鍬八十口、從三位、絁十二匹、綿十二屯、布三十六端、鍬六十口、正四位、絁八匹、綿八屯、布二十二端、鍬四十口、從四位、絁七匹、綿七匹、布十八端、鍬三十口、正五位、絁五匹、綿五屯、布十二端、鍬二十口、從五位、絁四匹、綿四屯、布十端、鍬二十口、正六位、絁三匹、綿三屯、布五端、鍬十五口、從六位、絁三匹、綿三屯、布四端、鍬十五口、從七位、絁二匹、綿二屯、布三端、鍬十五口、正八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三端、鍬十五口、從八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三端、鍬十口、大初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二端、鍬十口、少初位、絁一匹、綿一屯、布二端、鍬五口、家令、降一級、
元明祿法、職事、二品、二位、各絁三十匹、絲一百絇、錢二千文、王三位、絁二十匹、錢一千文、臣三位、絁十四匹、錢一千文、王四位、絁六匹、錢三百文、五位、絁四匹、錢二百文、六位、七位、各絁二匹、錢四十文、八位、初位、各絁一匹、錢二十文、
一品、八百戶、後減二百戶、二品、六百戶、後減一百五十戶、三品、四百戶、後減

一百戶、四品、三百戶、後減五十戶、無品、五十戶、

正一位、三百戶、後減七十五戶、從一位、二百六十戶、後減六十五戶、正二位、二百戶、後減五十戶、從二位、一百七十戶、後減四十二戶、正三位、一百三十戶、後減三十二戶、從三位、一百戶、後減二十五戶、四位以下、不給封戶、呂太政大臣、三千戶、後減一千五百戶、左右大臣、各二千戶、後減五百戶、內大臣、八百戶、大納言、八百戶、後減二百戶、中納言、三百戶、參議、六十戶、自是下、以次降殺、

一品、八十町、二品、六十町、三品、五十町、四品、三十町、

正一位、八十町、從一位、七十四町、正二位、六十町、從二位、五十四町、正三位、四十町、從三位、三十四町、正四位、二十四町、從四位、二十町、正五位、十二町、從五位、八町、

太政大臣、四十町、左右大臣、各三十町、大納言、二十町、

一位之嫡子、以門廕、授從五位下、庶子與嫡孫降一等、庶孫降二等、二位之嫡子、以門廕、授正六位下、庶子與嫡孫降一等、庶孫降二等、三位之嫡子、以門廕、授從六位上、庶子與嫡孫降一等、庶孫降二等、正四位之嫡子、以門廕、

授正七位下、庶子降一等、從四位之嫡子、以門廕、授從七位上、庶子降一等、正五位之嫡子、以門廕、授正八位下、庶子降一等、從五位之嫡子、以門廕、授從八位上、庶子降一等、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四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一

廷臣上

續史氏曰、昔者平安之盛、設勸學、弉學、淳和、學館諸院、勵德藝、儲才子、紳纓之徒、莫不有詞藻、而攝關以下、公卿大夫、羅列文苑、彤管之徒、亦加之、延喜天曆之治、蔚然爲美矣、其弊也、個偲乾慮、無益政治、終致保元平治之亂、由斯武弁迭起、各自宣布兵威、拂淸四海、以翼輔帝室、其功雖勝于紳纓、可也、其弊也、骨肉相害、弗知禮讓爲何物、而悖逆殘忍、莫不至矣、甚者、至鼠竊狗偸、自取屠戮、自平源、至織豐、皆舍彼趣此、蹐起蹐踣、殆靡孑遺也、如廷臣、則不然、雖供給屢虛、與帝室、共盛衰、有亘保萬世者、非積善家、安能至此、因作廷臣傳、

一條經嗣、本姓藤原氏、曩祖關白左大臣實經、出自九條氏、實經之玄孫、權大納言房經薨、無嗣、擇族中佳子弟、承其後、衆望歸經嗣、經嗣、關白良基之子也、才學敏贍、一世仰之、累遷關白左大臣、自謂、關白、人臣之極、而具贍所屬、不可久居矣、上表辭職、世人愛慕惜之、則再起復職、壽准三宮、初南北之和講、有皇胤迭立之約、後小松遜位、不用其約、世論不靖、訟獄滿府、時稱光年富、未親大政、經嗣居首相、內外之事裁決如流、以抑鎭禍難、應永二十五年、薨、稱成恩寺、有七子、長權大納言經輔、初名良忠、有病、削髮、次兼良嗣、次皆爲僧、

兼良、家在桃華坊、因號桃華野人、或桃華老人、別號三關老人、爲人、博學多識、明解朝章、傍達禪理、善詩歌、仕歷攝政太政大臣、再爲關白、爲氏長者、准三宮、賜食邑三千戶、兵仗隨身、官年爵、一如忠仁公故事、應仁中、都下大亂、兼良慮意兵火、自往寓九條氏、而留士卒、護第宅、頃之、果火、府庫不焚、士卒利其金帛、相謀竊去、累世所貯、珍器古籍、悉散逸烏有矣、兼良愛惜不置、痛悗如病、幾廢寢食、終出客于南都、家族亦出、散在各地、文明中、辭職薙髮、號覺惠、十三年、薨、享年八十、稱後成恩寺、世評、謂兼良、爲曠世賢相、兼良亦自許不讓、其語云、時人盛稱菅公、我有勝于公者三、爲攝政、任太政大臣、知延喜以後之事、或招兼良壁間掛菅公像、兼良弗懌曰、使余居菅氏之下乎、足利義凞銳意求治、師事兼良、兼良爲著樵談治要、及文明一統記、與之、以垂

本山或作木山　安喜或作安岐

訓戒矣、嘗作代始和抄、贈飯尾宗祇、作小夜寢覺、贈妙禪夫人、作二判問答、贈二階堂政行、又撰著和歌二十卷、號新玉集、未經奏覽、而罹災矣、南都潛居之際、具叙其事、名曰筆占、其餘、公事根源、東齋隨筆等著述十餘部、行于世、有九子、長教房、次冬良、次教賢、其餘、皆爲僧、冬良才學有父風、立爲關白太政大臣、爲氏長者、永正十一年、薨、稱後妙華寺、有增鏡、新菟玖波集、世諺問答等著述數部、無子、養姪孫房通、爲嗣、房通子兼冬、兼冬子内基、皆爲關白、子孫相紹、

教房、官至左大臣、再爲關白、辭職、世無替人、廷議弗聽、應仁之亂、避居兵庫、尋徙土佐、文明十二年、薨、號妙華寺、長子、權大納言政房、辟亂匿于攝津、被害、次子房家、從父入土佐、時、細川氏失政、衆推房家、爲主、治于幡多、房家慈仁御民、衆族多降欵、長曾我部、津野、吉良、大平、本山、安喜、香曾我部、謂之七輔、東小路、西小路、入江、飛鳥井、白井、謂之五宰、其餘九十六族、相助經營、有采地一萬七千貫、永正中、累遷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天文八年、薨、稱藤林寺、二子、曰房冬、曰房通、房冬立、累遷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左近衛大將、十年薨、稱圓明院、子房基立、累遷右近衛中將、兼阿波守、補從三位、十八年、自殺

宗三或作宗算

稱前光爵寺、子兼定、一名康政、立爲中納言、暴戾好土木、士庶怨畔、府庫耗盡、夫人宇都宮氏忤旨、即去之、老臣土居宗三、驟諫、弗聽、終殺之、長曾我部元親、内貽基謀、吉良親貞、輔贊之、大樹黨類、兼定不肯加意、兼定、與伊豫西園寺氏攻、聚失利、即結大友義鎮、娶其女、遣前妻子爲質、義鎮出兵、攻西園寺、不克、兼定以女嫁西園寺、而和解、國勢稍微、天正元年、國人計廢兼定立其子、元親督兵來偪、兼定驟愕、不知所出、倉發走于豐後、時大友義統、與島津毛利、爭地相攻、疑兼定黨二氏、固拒不納、兼定轉走伊豫、長曾我部元親、既逐兼定、以女妻其子、自有其國矣、佐竹、破部二人、不服元親、元親害之、兼定招萃義故、土佐舊臣、稍稍來附、則起兵、還取元親三寨、居戶島、法華津城主、奉給兼定、元親以利啗入江氏、入江氏弒兼定、二子長内政、次爲僧、内政、小字吉房子、爲左近衛中將、叙從四位上、與波川北川、謀伐元親、元親殺二人、放内政於伊豫、尋弒之、内政子、潛居免害、家勢不振、

鷹司冬家、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兼平之後裔也、兼平、始稱鷹司氏、生基忠、基忠生冬平、冬平、生冬敎、冬敎、生師平、師平、生冬通、世登台輔、冬家、冬通之子也、仕至右大臣、稱光之登位也、不充南人之望、邊疆有警、冬家在槐位、竭心

輔大政、而事旋定、則辭官、尋削髮、正長元年、薨、稱後一心院、長子房平、嗣、房平好文辭、與一條兼良、親善、數相唱和、時人稱爲雙玉、累遷關白左大臣、爲氏長者、牛車兵仗、如故事、亡幾、辭職、文明中、辟亂、入南都、薨、稱後照光院、子政平、政平子兼輔、兼輔子忠冬、相繼陞關白、忠冬無嗣子、養二條晴良子信房、信房夙懇織田信長、器重之、勸忠冬、爲嗣、時喪亂之久、悉失采邑、則賜封食五百石、襲父祖之官職、明曆三年、薨、壽九十三、稱後法音院、大猷常憲二公、累娶我女、以加封土、子孫相承、至今、

九條滿教、一名滿家、出自攝政藤原教實、教實始稱九條氏、後六世、爲經教、歷事後醍醐、及北朝五帝、至關白左大臣、長子忠基、襲官職、先父而薨、滿教、忠基之弟也、立承其後、又襲官職、稱光帝幼沖即位、足利氏擅命、滿教遜恭秉事、能維持皇紀、雖有莌亂、比前後寖得肅清、應永三十一年、辭職、滿教後、政基、政忠、尚經、負荷家業、登關白、尚經子植通、

植通、號玖山、嚴重存操節、留情文章、爲内大臣、擢關白、此時、兇徒侵京、帝室虛耗、廩米不給、植通出居界浦、流寓西土、志氣不撓、戒門子曰、人生立志、不可中道而廢矣、織田信長入都也、公卿大臣、俯伏媚事、獨植通長揖不拜曰、

身可死、節不可屈矣、豐臣秀吉、代信長、管軍政、而望爲關白、近衛前久、今出川晴季等、阿諛贊之、植通固執不可、前久、晴季、交請不聽、植通曰、藤原氏、以春日神胤、世位攝籙、千載弗泯、紹繼臻今日、豈匪人爲、而殆天也、秀吉採天排神、皇天明神、必不福焉、二人尚猶請之、竟以秀吉爲關白、亡幾、前久、晴季、並處流、秀吉再傳不祀、果如植通之言也、植通、春秋八十餘、心力克壯、能文善歌、好讀源氏物語、作解、傳于世、里村紹巴、爲一代詞宗、植通不肯推許、或疵瑕之、間加添削、雖然不欲負勢陵人、而有客來問事者、輒答語不苟且、必引書視證、以審教訓矣、文祿三年、薨、稱東光院、後嗣世襲司究、

二條持基、出自關白左大臣、藤原良實、良實始稱二條氏、良實玄孫、良基、歷仕後醍醐、光嚴、及後醍醐南狩、良基留奉北朝、又累仕其四世、至太政大臣、再任攝政關白、良基長子、師良、次子師嗣、並關白左大臣、師嗣生滿基、又襲其官職、滿基、持基之父也、持基有舊于足利氏、世受其偏諱、應永季、爲關白左大臣、後華園之立也、南朝遺臣、不逞之、人心動搖、時帝尚幼、未體政事、朝野危懼、持基攝政五歲、杜禍靖難、上下倚賴之、一條兼良有賢名、持基暱之、攝政、而衆慕持基之教化、則復攝政、帝年稍長、則辭攝政、再爲關白、文安二

年、薨、持基溫柔謹素、達練事體、居鈞軸、二十餘年、大有補闕之功、家世富圖書、俗間不傳者、多保焉、朝議難決事、間就其家、取訂云、子持通、清正、習朝章、官陞太政大臣、三爲關白、名譽不減父祖、持通子政嗣、政嗣子尚基、尚基子尹房、並關白左大臣、不汙家聲、天文中、都下大亂、尹房致仕、如周防、陶氏作逆、尹房爲所殺、子晴良、晴良子昭實、亦承父祖官爵、昭實子康通、德川公、子之偏諱、因足利將軍故事、康通爲攝政左大臣、後嗣承六、至今、

近衞房嗣、出自關白藤原基通、基通始稱近衞氏、五世孫家平、亦爲關白、從後醍醐南遷不還、弟經平、留仕北朝、爲左大臣皇太子傅、生基嗣、基嗣、生道嗣、道嗣、生兼嗣、兼嗣、生忠嗣、皆翼戴北朝、在顯職、兼嗣子即房嗣也、永享中、累遷左大臣從一位、文安二年、關白新缺、房嗣與一條兼良爭補任、時管領畠山持國執國命、威寵內外、房嗣兼良交請持國、持國固重房嗣、則推升之、三年、房嗣辭左大臣、四年、兼良結足利氏、風房嗣解職、而自代任焉、房嗣悒悒不平、後華園覘慫其意、寬正二年、拜房嗣爲太政大臣、斯際、朝廷多故、房嗣處禍亂之間、左右皇室、得朝野之譽、文明中、遭世難、發號大通、長享二年、薨、壽八十七、稱知足院、長子教基、官台輔、早沒、次子政家、嗣立、政家四弟、皆爲僧、

政家、資質端正、少小不凡、爲朝士所推轂、文明中、任關白右大臣、爲氏長者、賜兵仗、聽牛車、尋進左大臣、關白如故、亡幾、辭官職、長享二年、陞太政大臣、先是、京師罹災、朝章不具、政家以便宜、從事、太適衆望、後土御門、常稱其能、明應六年、准三后、賜年官爵封戶、如忠仁公、永正二年、薨、稱後法興院、子尚通、有父風、立、襲關白太政大臣、准三宮、創發號大證、天文十三年、薨、稱後法成寺、子植家、才德不失門風、又襲父祖官職、與足利義晴、有舊、參其軍謀、義晴播遷之際、植家與之、出入京都、永祿九年、薨、稱惠雲院、子前久、

前久、初名晴嗣、任關白左大臣、永祿二年、上杉輝虎、略定東國、衆未心服、輝虎、奏請、求資望隆重而可以鎮壓衆心者、朝議推前久、論者或謂、關白出鎮、振古無禮也、命曰、苟利國家、奚泥舊習、則遣前久、前久溫厚、輝虎苛酷、心志不合、五年、前久歸于京師、十一年、前久、生隙將府、出京晦迹、尋褫職、天正元年、居西山、放情丘壑、彌年不返、以詩歌自適矣、嘗嵯峨記、詞流相傳、爲佳文、織田信長、代足利氏、秉軍國大政、諸搢紳傾心媚附、獨前久不屑之、以忤信長之意、三年、前久如薩摩、五年歸、翌年准三宮、信長攻釋光佐、前久謀和解、

周旋有勞、信長德之、十年、薦前久、陞太政大臣、信長討甲斐、前久與行、而還、辭太政大臣、明智光秀弑信長、欲併滅諸善信長者、於是、前久剃髮、號龍山、豐臣秀吉、誅光秀、深結前久、秀吉求爲關白、前久贊成之、已違秀吉、奔投德川公、公渥遇前久、慶長十七年、薨、年七十七、稱東求院、前久、學術醇深、卓越一世、平兼壽、成歌、請政、前久曰、佳則佳矣、未免連歌口習、一日、兼壽模擬一章、自以爲得、匿名請評、因人致于前久、前久一見曰、文思卑賤、非眞歌矣、亡乃兼壽之作乎、兼壽愧服、子信尹、

信尹、初名信基、或信輔、織田信長、加冠、予偏諱、累遷左大臣、以故、居采邑、文祿元年、辭官、慶長六年、復官、十年、爲關白氏長者、牛車兵仗、如故事、又辭官、准三宮、明年、辭關白、十九年、薨、稱三藐院、信尹文才輕俊、筆力遒婉、著于世、嘗相國寺樸長老、譎于近江、就湖畔、撰八勝、詠歌、遇赦歸、視之信尹、信尹詩和之、人人傳寫之、紙價爲踊、世唱近江八景者、權輿于斯、豐臣秀吉、伐朝鮮、信尹欲渡海探勝地、秀吉弗聽、後器成亦止之、信尹以爲遺憾、義子信尋嗣、子孫存祀、至今、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

廷臣下

華山院長親、出自左大臣藤原家忠、祖父大納言師賢、從後醍醐蒙塵、而赤忠衛師、諡文貞公、長子信賢、仕南朝、爲中將、次子家賢、仕北朝、轉歸南朝、爲權大納言、兼右中將、長親其子也、從父南行、仕後村上、後龜山、登右大臣、從車駕入京、乞骸骨、削髮、號耕雲、又號明魏、卜居白河、徙于華頂山下、長親文才富贍、巧和歌、心惡足利氏僭命、不肯猥交人、而閉門謝客、專事文辭、後龜山亦好和歌、遜位後、在嵯峨、數延見長親、不談語不移晷矣、帝使都下詞人獻歌、則偶題號書、以品目優劣、特命長親督其事、公正無所諛、帝則稱其直矣、晚徙居遠江、應永末、薨、爲建精舍、名耕雲寺、或云、長親赴上野、沒其地、有著書若干部、飛鳥井雅世撰歌集、務排擯南朝詞徒、然惟取長親、及後龜山、與木造俊康、蓋以有難弃者也、長親夫人、初爲宮嬪、名周防、天野經政之女也、以朝旨、配長親、生子重貞、養于經政、稱宮內少輔、而屬大友義弘、戰死于

界浦、

北畠滿雅、本姓源氏、祖父顯能、父顯泰、仕南朝、官台鼎、南北講和、非顯泰素志、足利義滿、內畏之、殺其伯子滿泰、進任少將、界浦之役、滿泰戰死、仲子顯雅、爲大河內城主、補中將、任三位、滿雅以叔子、承父後、滿泰、滿雅、並受義滿偏諱、滿雅亦任中將、因父祖之資、割據南勢五郡、和、伊、志、各一郡、田丸、大河內、阪內氏、爲三將、木造氏、准之、波瀨、岩內、藤方氏、爲三亞將、皆以支族、隸滿雅、封土隣長野關二氏、犬牙接界、頻年攻擊、互有勝敗、後小松讓位於稱光、以擯斥南帝後胤、滿雅不肯事稱光、挾小倉皇子、據于管內、起兵、獨阪內不從、即擊破之、足利氏、大舉來攻、滿雅防禦有日、竟行成矣、正長永享際、滿雅、以皇子旨、再聚衆、而寨于袖岡山、南朝遺臣、多應之、所在舉兵、足利氏、又來攻、戰于雲出川、斬首千餘級、足利氏增兵、復戰于岩田、不利、則和解、十二年、滿雅、薨、滿雅、志氣雄邁、好文詞、軍營間吟詠、吐露情實、以傳于世矣、子教具、陞從二位權大納言、寬正中、以幕府命、伐畠山義就、應仁之亂、足利義視、來投、教具輔之、入京、文明三年、薨、子中將政鄉、初名政具、永正五年、卒、子權大納言材親、八年、薨、子參議晴具、初名具國、北畠氏、世受將軍偏諱、因滿雅故

景連或作具盛又作吉竹

一說信意一名具成一妹或作女

自綱或作部綱

事、相傳至晴具、晴具初年、國土稍蹙、長野關氏、交來侵、晴具發憤、擊二氏、戰于鷲山、大克之、乃鞭撻四隣、延封疆、志摩悉服、和、紀、伊、諸郡、往往歸降焉、永祿六年、薨、子中納言具教、徇地、攻長野氏、長野氏、無子、請具教子具成、爲嗣、成和、則攻關氏、關氏請援六角氏、逆戰盤演、我兵少利、具教轉略大和、秋山宗丹、出降、具教幽之、宗丹有因于三好氏、三好氏、舉兵來侵、具教防鬪却之、織田信長來攻、國人多歸信長、長野氏老臣、亦歸、謂信長曰、具成庸劣、以他姓入發、邦內失望、今廢之、更建明府之庶族、使之督國事、信長許諾、具成逃歸、信長略北勢八郡、關氏降、初具教先世、居多藝、至是、遷大河內、而老矣、徙大河內人於大腹、使長子中將信意居大腹、是歲永祿十年也、信長累侵地、誘降諸砦、十二年、信長將豐臣秀吉等、攻淺香、守將大宮含忍、拒戰、子景連、射秀吉中左腋、不死、衆寡難敵、城陷、當此時、阿濃津等、城壘悉陷、獨存大河內、信長來圍、相持五旬、使人請和、具教聽之、具教長子信意、一名信雅、形貌肥腯、不便步行、信長風信意讓國、以已子信雄、爲嗣、以配信意妹、具教退、居三瀨、信意居田丸、信雄居大河內、元龜元年、具教削髮、號不智齋、具教平生不好信意、且厭信雄、天正中、竊結武田晴信、謀除信雄、信長覘知之、伏甲召

具教、初、具教、師事家原卜傳、學擊劍、究奧義、具教侍臣、密欵信長、竊具教刀、具教入、伏起、具教刀不脫室、遂爲所殺、或云、具教疾、信雄以兵迫之、具教起鬪、手斬十九人、餘衆四萃、則自刃、一門十三族、悉死矣、藤方具俊降、信長以爲鄉導、攻其父慶由、慶由不義之、自投水而死、信意被縛、放于河內、卒于京師、信意諸弟、與父同殺、具教弟具親、歸佛爲僧、居于奈良東門院、及凶問至、奮然起、馳檄遠近、而舉義故、蓄髮督衆、部署諸將、擊定阪上三瀨等諸城、進戰失利、走安藝、轉如備後、後七年、歸、取篠山、障之、十一年、徇伊賀、此際、豐臣秀吉、將中國、北畠氏、不復振、

姊小路昌家、父左京大夫尹綱、奉後龜山密旨、適飛彈、聚衆、爲其國司、足利義持、遣兵攻殺之、昌家立、襲國司、康正中、拜參議、敘正三位、昌家有志氣、常欲嗣父志、不遂而沒、子權中納言基綱、孫參議正三位濟繼、曾孫正五位下美濃權介濟俊、相承在飛彈、濟俊卒、子秀綱在襁褓、弟高綱、出養于田向重治、歸爲濟俊後、任少將、傳家於秀綱、秀綱任參議、爲豐臣秀吉所攻、遁木曾、而宿民舍、懷中出金箸、爲食、土人意其多資金、殺之、國除、其後有祟、土人畏建祠矣、或云、高綱後、爲嗣賴、初名良賴、爲參議、子自綱、初名光賴、爲侍從、天

正中、豐臣秀吉滅之、

清原業忠、家世業文學、曾祖父、大膳大夫良賢、仕北朝三帝、爲侍講、贈三位、父大外記宗業、業忠、幼有氣贍、從尹良親王、周遍東土、入吉野、而折節歸京師、寵拜累進、爲大藏卿、叙正三位、先世、位階不太高、業忠官階、超越父祖、竟爲家格、子孫襲任之、初以貧人、爲氏族、更賜朝臣、生徒從學者、常滿其塾、業忠折衷新古兩注、語孟取古注、學庸取新注、間加己見、以授之、子孫守其教訓、長祿中、告老剃髮、號常忠、子宗賢、養卜部兼俱子宣賢、爲嗣、宣賢學該和漢、有著書若干、子孫辟亂、轉寄四方、曾孫國賢、玄孫秀賢、嗣立著名、秀賢少時、國賢峻責之、務學、而出椒笥中盛秀賢、懸于屋梁、以課其業、繼母懲之、時或解之、秀賢業既成、則曰、初好阿母垂慈、至今、則覺不如阿爺嚴憲、秀賢稱船橋氏、文藝爾泳家流、最長易學、才識殆逾先世、然爵位弗及焉、長子秀雅、次子賢忠、賢忠稱伏原氏、進從二位、子宣通、孫宣條、並陞正二位、

土御門有世、家業天文占筮之術、有世、最精其義、後小松之朝、任陰陽頭、叙三位、明德二年、十月、京師地大震、有世入將府、告曰、今日之變、賊臣覦國之所致也、不出七旬、而國家不能無警矣、賊之挫衂、與否、在明府之指揮也、然賊有敗散象、在其務焉、十二月、果有山名氏清之難、應永六年、九月、太白與熒惑合、有世曰、賊必生事、事不太輕、其冬、大內義弘畔將府、京師大驚、時人稱有世所言不苟且、而間占驗者、常滿其門、子孫襲業、

飛鳥井雅世、初名雅清、奕世善和歌、父權中納言雅緣、雅世少有盛名、操觚徒、翕然宗之、後華園、好文藻、特勅雅世、撰新續古今和歌集、襲父官、任正二位、子雅親、亦有詞藝、奉勅撰歌集、襲父位、進權大納言、

甘露寺親長、權中納言、爲時之後也、親長研精勸學、以文筆書稱、嘉吉中、賊犯宮闕、後華園出避、親長防鬭被止、終脫、追隨矣、累遷權中納言、陸奥出羽按察使、應仁中、都下大亂、親長辟亂、入勸脩寺、轉徙石山、蔽馬、家產藏書悉委兵災、頃之、親長返京、寓居執筆不廢、著親長日記、延德中、權大納言缺、廷議、推親長、內旨數諭、固辭、不得命、乃拜、亡幾、告老、又辟爲縣召除目上卿、薙髮、號蓮空、明應九年、薨、年七十七、子元長、該善文武、解音律、朝廷奏樂之時、或召元長、四邊有虞、則問元長方畧、其所補益、不少、襲父官、大永七年、薨、年七十一、

洞院實熙、初名實博、號元鏡、父從一位內大臣滿季、累世好文學、實熙、才識超先人、通曉古今、熟練朝儀、見敬于一世、康正元年、拔擢左大臣、長祿元年、致仕、幽栖東山、著書不倦、拾芥抄、名目抄、並行于世、子權大納言、兼左大將公數、孫正三位、左中將公連、文龜中、祀絕、

冷泉持爲、初名持和、權中納言定家之後也、父權大納言爲尹、有三子、持爲爲其叔子、少小穎悟、才勝二兄、有釋氏、見其非常人、欲得之爲徒、爲尹不聽、足利義持奇之、授偏諱、伯父爲邦、請爲嗣、爲邦家藏、多書籍、持爲受讀、才學益進、先是、爲邦采地、掠于武人、爲尹分食邑、予之持爲、仕至權大納言、子成爲、襲父官、後嗣傳家業、

東坊城和長、本姓菅原氏、號宗鳳、或樓竹、世業文學、祖父權大納言益長、父參議兼大藏卿長清、和長幼孤、孜孜務業、文明十一年、補文章得業生、十四年、對策及第、明應中、進大內記、文龜中、累遷正二位、行權大納言、爲氏長者、和長文藻、冠冕一時、後柏原、常稱之、帝賦詩、賚僧了庵、命和長作序、時人榮之、子中納言長淳、亦有文名、

三條西實隆、初名公世、或名公延、內大臣公保次子也、兄中將實連、早世、實隆及立、謙讓好學、自寫司馬遷史記、永正中、襲父官、致仕、詔班大臣上位、固

辭不就、剃髮號堯空、又號聽雪、此時、四海喪亂、風俗澆瀉、人爭趨勢利、實隆心不善之、清虛自適、以逍遙子、或逍遙院、爲別號、賦詩、述意曰、三十年來朝市塵、扁舟歸去五湖春、平生慚愧無功業、合對白鷗終此身、嘗遊高野、作記、詞人稱爲佳辭、有歌集、曰雪玉、抄源氏物語、曰細流、天文六年、薨、享年、八十三、長子公順、爲僧、次子公條、初名公保、紹繼箕裘、講誦不倦、以勝進後學、世稱、公條漢學過父、和學不及焉、雖然源氏細流之著、不克公條意、則增損之、改曰明星抄、公條亦寫史記、罹災、再寫焉、天文十一年、官右大臣、明年、辭官、號仍覺、永祿六年、薨、享年七十七、公條、心愛嘉遁、花時游吉野、月夕游石山、皆有記、記中盡情意矣、自餘出行、輙有詩歌、多傳于世、子實枝、初名實世、又名實澄、天正中、除內大臣、告老、號豪空、或玄覺、有著書、曰故實消談、實枝家、以三條庶族、而三世著文名、登大臣、爲朝野所欽羨矣、子孫承嗣、

中院通勝、正二位行權大納言通爲之子也、通勝、詞才絕倫、弘治中、爲權中納言兼侍從、天正八年、致仕、忤朝旨、出奔丹後、剃髮、號素然、別號也足軒、潛心事翰墨、從細川藤孝、學和歌、究極微奧、幾有謝藍之稱、然自謙弗敢許曰、師恩銘肝、終身不忘、慶長四年、遇赦、歸京師、翌年、後陽成、賜詩、通勝以歌和

之、帝奬其雅、新聞、文人輳門、內宴相與、一日設褒貶會、匿名投歌、聚萃數百首、三條西實枝、管之、加品評、通勝之作、甲于儕什、撰傳領賞、十五年、薨、通勝、受源氏物語、抄之、名岷江入楚、行于世、自餘有著書若干、

烏丸光廣、從一位准大臣光宣之子也、光廣家貧、不甚榮利、以清白著名、師事細川藤孝、學和歌、關原之役、藤孝守田邊、西軍圍之、藤孝封書、授歌道秘訣、京師訛傳藤孝死、光廣不信、既圍解、藤孝不死、如光廣之意、衆服其洞察、終見藤孝、屢欲相傳、藤孝即爲講道之、光廣文章大進、官參議右大辨、對官女、坐流、而赦還、遷權大納言、任正二位、寛永十五年、薨、號法雲院、光廣恬淡寡欲、室中無長物、敝衣指袂、久乘輿倦處之矣、如後水尾登高、下瞰公卿邸第、閒有敝廬、徑問之、則光廣宅也、使京尹稍修焉、光廣固辭、京尹奏之、帝詔强稱矣、嘗光廣、如于江戸、留守鎌倉廣、光廣還、不問、留守請曰、第中無異耶、光廣曰、覺園廬旋轉矣、留守曰、君東循有年、臣意多私施、以故未遑也、光廣哂曰、予亦汲汲私營者乎、初、光廣東行、旅中遇霖、而祈于三島、獻歌、雨即止矣、俗閒傳誦、人登春日山、會霖遇雨、其死不出三歲、光廣奉勅、詣日、大雨、又歌、雨又止矣、竟以壽而後矣、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

山名氏清　姪滿幸

大內義弘

山名氏清、本姓源氏、出自鎭守府將軍經基、經基後十餘世、爲伊豆守時氏、氏清其第四子也、拜陸奧守、攻赤阪、略之、備河內和泉有功、補但馬守護、氏清雄豪、好拓地延疆、跨有丹波美作因幡但馬四州、兄弟子姪、各有邑封、彌蔓山城和泉紀伊伯耆隱岐出雲若狹之閒、六分天下、領其一、故世人稱山名曰六一氏、足利義滿、嘗憚壓之、北朝明德二年、山名滿幸、譖其族時熙氏幸、義滿使氏清討二人、氏清曰、彼皆吾之姪也、不忍自殺其羽翼矣、降之得赦、則一人之力能辨之、弗男太師也、試諭之可乎、義滿曰、彼不誅、何以垂後鑒、降不赦也、氏清歸國裝甲械、赴討期定、時熙氏幸聞之、內不自安、而臨義滿、以訴冤、義滿爲之釋然、氏清未之知、十月、帥師至淀、時紅葉方濃、氏清臨義滿、游讌宇治山、義滿詣之、其夕、滿幸來見曰、時熙之事、阿叔已知之邪、氏滿曰、未也、滿幸曰、初阿叔爲時熙等、請討、將軍弗聽、今時熙等、自來請、即赦、厚遇如斯、且時熙得赦者、事將在阿叔、盍辭宇治會、而蚤爲之備、小子亦扞蔽焉、死生從阿叔、氏清悅、稱病辭會、則與滿幸謀、而約舉兵同時入京師、氏清以事告兄義理、義理曰、叛逆不義、死亡不旋踵、汝熟思之、氏清反有媢、又往、勸說百端、以攪其心、十二月、氏清使博士卜戰、博士曰、君性屬水、水王于冬、吉執大焉、氏清喜、促軍吏出師、博士退語人曰、舉兵已業及是、余恐携士氣、故以云云答、其實不然、雖水王于冬、冬方窮、何餘日之有、且水者南流爲順、北淵爲逆、奧州欲以逆終、不亦難乎、氏清屯男山、謂老臣小林重長曰、予嘗崇敬茲神、嘗葺脩茲社、豈不福今回之師邪、汝曹努力焉、重長泫然垂涕、答曰、君敵幕府、神必不享之矣、降福之有矣、臣竊不義君舉、而不可尤而傚之、此以從軍、至是、一死備國耳、晦日、氏清帥三千餘騎、自下桂、山名義數帥七百騎、自上桂、山名氏家帥三百騎、自秋山、皆向大宮、氏家失路、義數戰沒、重長等敗死、滿幸之軍、亦失利、殭屍狼藉、氏清猶敵不止、自挺軍而進、衆徐從之、大內義弘、要氏清、氏清數鬭不利、謂子滿氏時清曰、予死固其分、汝等、速遁而竄時再舉、冀闔門盜地、以貽人哂、二人對曰、父死子遁、人謂之何、死

重長或作時盛

弗奉命、氏清曰、不然、今沒于亂兵間、何以異僕隸、其以僕隸終矣、孰與紹述父之遺志、二人涕泣而退、士卒從去者、太多、獨義子辰房留、氏清命去、辰房曰、後舉之事、滿氏時清在焉、大人勿爲意、今日之事、亦不爲輕、辰房不忍去也、請以死從大人、聲色並厲、氏清與之進、至大宮、一色詮範遮拒之、氏清將山口家喜等、三十八人鬪死、氏清傷額、流血觸眼睛、而暖昧不能辨、進退失厝、蹶僵壓踣沒、時年四十八、有四十餘子、長滿氏、稱宮田氏、爲左近衞將監、次時清、爲民部少輔、俱免死、還于丹波保畑城、人心不固、則如紀伊、以省母氏、母氏聞氏清之敗、自刃、哽咽未絕、舉目見二人、叱曰、爾等覩父死不救、而省母何爲、二人愿縮而去、母氏握一紙而沒、左右披之、蓋氏清在男山所寄書也、紙尾有歌、自和之、辭旨悽愴動人、侍婢三人、痛悼慟哭、投木偶死、滿氏、時清、寄伯父義理、義理國除、爾後流落、餬口四方、應永中、從大內義弘、據界府、舉兵、圖復舊封、不成、義弘敗沒、滿氏時清從亡矣、辰房、右馬頭、山名氏重之子也、養于氏清、氏清常好其操節、氏清之敗、從死、年十七、氏清兄義理、官修理大夫、封于紀伊、氏清舉兵也、義理在國、爲之聲援、氏清敗、大內義弘來攻、義理率衆據大野、使弟將二千騎、障澁野山、潰者日多、殘兵不盈百、義理

恐懼不知所爲、航海遁亡、而漂泊洋中、伏匿無所、削髮變服、雌伏終身、姪滿幸、

滿幸、父右衞門佐師義、兄義幸有疾、不任家業、滿幸承師義後、少敏慧、足利義滿、器之、常侍左右、任彈正少弼、播磨守、割據伯耆、出雲、隱岐、丹波之地、威昭[illegible]天下、行多驕橫、管中有後圓融之食土、而帝使來收貢賦、滿幸拒斥其使、帝忿曰、朕所命、孰敢拒之、況舊領乎、剽奪不禁、夫如王威何、則詔義滿糾滿幸罪、滿幸、取山名氏清女、與氏清相厚、以故語氏清、氏清已胎畔志、則約刻期日俱入京師、義滿自出、逆之掘川、其別將陳于內野、滿幸潛兵、襲內野、未果、會麾下有叛者、以故、我所爲、敵先知焉、滿幸分數千騎、爲二隊、而異道同向梅津、滿幸失道、敵來迫、滿幸轉鬪不利、別將至梅津、布陳以遲滿幸、跂立鶴望、久之、得氏清敗問、人相見失色、有頃、滿幸至、從者才五騎、滿幸曰、予失步困頓、不足復用矣、幸卿等奮勇、可以一戰也、土屋氏、謂族黨曰、播州於幕府恩顧無比、以併有四州、一旦挾纖芥、而觖望乖恩、師無名、不敗何爲、今知其敗、不扶者、此予罪也、則舉家族五十二人、手持弓箭、而從滿幸、師果敗、滿幸遁退、末弘圓淨、叩馬諫曰、臣覘敵營、將驕士疲、乘夜襲之、必克、滿幸不

系譜云琳聖以推古時歸化琳聖八世孫正恒始賜姓自稱大內氏正恒十八世孫則義弘也或云琳聖子乃正恒愚按自推古至北朝末凡六十餘世大內氏歷以二十許世亘其間恐誤

或云滿弘承義弘遺領之半或云義弘子持盛降削父封半

可、滿幸據木津、細陰諸寨、聚兵、寨中多亡者、滿幸保伯耆、尋徙因幡、北至青屋城、從兵漸減、餘二十三人、滿幸大息曰、窮蹙至是、命也、竟剃髮僧衣、入西海、後氏清、五年、被殺、

大內義弘、小字法師丸、更稱孫太郞、其先出自百濟、酋長餘璋、餘璋子琳聖、歸化、居于周防多多良濱、因賜姓多多良氏、子孫領其地、義弘父弘世、任周防權介、義弘、少豪毅不群、立襲父官、遷左京權大夫、授四位、領周防長門二州守護、攻平石見豐前、取之、山名氏清之作亂也、義弘、以先鋒、討之、勵衆曰、我屢樹功鎭西、至上國之戰、今爲始、皆勿穢我武、則前弓手、後徒兵、接戰數合、死傷相當、氏清將直衝向中軍、義弘奮曰、雖單騎隻卒、過我營、突中堅、奚面目見將軍、自提薙刀、走出遮之、斬一將、馳赴中軍、告足利義滿曰、賊疲雖用、請賜一援將、義滿見其甲冑皆血、壯之、手解佩刀、予之、既氏清亡、其兄義理、塞紀伊、義弘討平、以功、加封于和泉紀伊二州、當斯時、南朝傾衰、獨楠氏擧族、爲之藩蔽、有大和河內之地、義弘首唱兩朝和議、使神器歸平安、皇統爲一、後小松、深美其功、菊池大村二氏、作亂西海、義弘討定之、義弘兵力大強、自負其勢、以驕誇、不朝覲入貢者有年、足利義滿、遣人諭朝、義弘答使者

曰、行裝既備、且連一二諸侯、誓約亦定、不日提敝甲、相見中原、將軍其待焉、大繕界府、聚兵、先是、義弘、語今川貞世、欲連謀舉兵、貞世不可、則與足利滿兼、合從以圖義滿、諸國多應之者、土岐詮直、起美濃、京極族、起近江、山名滿氏兄弟、起丹後、滿兼、陳于武藏、爲之聲援、義弘、謂山名氏清自疲兵馬、而攻入、宜矣、得其敗也、予懲之、爲守計、所以深塹高壘、而起樓櫓也、自巡視曰、我有茲固、雖百萬勍敵、不能拔矣、足利義滿、遣僧中津來睹、義弘曰、予結髮習兵、大小二十八戰、未嘗後人、曩山名氏清、媾南朝、以德將軍、然竊聞、有幕府削我封之議、故將召我、我敢弗疑、況弟死屍未冷、將軍無其孤乎、我死亦蓋若斯、是以、義弘欲垂孫謀也、義滿自將來攻、義弘固守、義滿罷、而築長圍、竊間放火、時風烈、須臾烟燄偏樓櫓、義弘奮戰數合、誤入島山基國陣、終爲所害矣、時應永六年也、有四子、伯滿弘、仲弘茂、叔盛見、季弘政、義弘舉兵、使滿弘留守周防曰、予若喪、汝足以存祭祀、義弘沒後、滿弘出降、西海亂、盛見往擊之、斬國司十二人、併周防長門豐前筑前、歷任左京大夫修理大夫、進四位、有二子、曰持世、曰持盛、持世立、襲其官爵、遷刑部少輔、從足利義教、詣赤松滿祐第、滿祐作逆、持世被傷而遁、足利義勝、討滿祐、傳檄召兵、少貳嘉賴

盛見持盛相及立數幸子持世承持盛後

二尾或作仁尾又作仁保叔父或作伯數

不至、持世攻嘉頼、嘉頼保大宰府、持世徑進圍府、旬餘不拔、持世促兵急擊、蕊津三郎曰、臣竊府兵皆疲瘵菜色、蓋匱糧食也、若爲長圍者、不攻自潰、持世然之、役數日、敵兵果潰、嘉頼委府走肥前、亡幾何歸、持世又擊破之、嘉頼走對馬、嘉吉二年、持世卒、子教弘爲從三位行左京大夫、與父俱討嘉頼、其受命也、不歸家、即日發、戰旌功、寬正六年、教弘卒、子政弘襲父官、政弘有姻于山名持豐、持豐與細川勝元生隙相攻、政弘率步騎五萬、戰艦千七百、援持豐、至大物浦、勝元屬將赤松政則、謀火攻、儲乾草枯柴、結砦待時、未發、我先縱火、政則營焚蕩悉沒、政則敗走、我軍尾擊入京、政則將寄細川成之、至則防弗納、走岩倉、政弘迫之、政則不鬪而逃、政弘留守二尾弘直叛、擁政弘叔父教幸爲主、略周防長門、降于勝元、政弘欲歸伐、入白足利義政、義政善之、爲奏陞少將、授四位、政弘比赴周防、少貳嘉頼子教頼歸自對馬、謀復舊封、西陲大亂、政弘攻教幸、教幸力殫手刃二子、而自殺、弘直亦亡、明應四年、政弘卒、贈從三位、子義興別有傳、

續史氏曰、氏清義弘、以佐命功績名蓋一世、既得封土、究極滿盈、持之以恭謙、猶恐其覆、凡恃强肆行、殺厥躬汙厥門、前功亦隨廢、垂臭千載、有土者不可以不鑒矣、

右京或作左京

細川頼元

一色詮範

細川頼元、小字聰明三郎、右馬頭頼之弟也、世領南海四州、頼之轉任武藏相模二守、爲管領、無子、頼元及立、拜右京大夫、襲管領、敍從四位、秉幕府軍政、威名大熾、中外畏之、山名氏清心存不軌、久爲頼元所抑、怏怏不得意、終起兵謀逆、頼元等討平、以功增封丹波、界府之役、頼元進擊府北面、破二柵、子尾張守滿元、嗣戰、大破大內義弘、賜和泉、頼元卒、稱妙觀院、子孫襲官爵、爲管領、在京師、是曰上館、頼元弟詮春之後、在阿波、是曰下館、滿元卒、稱巖栖院、長子持之、次持元、以故、持元先立、永享元年、持元卒、持之承其後、赤松滿祐弒足利義教、其子義勝尚幼、持之總將府百務、討滿祐滅之、嘉吉二年、卒、稱弘源院、子勝元、自頼之至勝元六世、不墜威權、世人美之、號細川六公、勝元別有傳、

一色詮範、足利之別族也、曾祖宮內卿公深、居參河一色、始氏焉、父範光、爲丹後守護、足利氏經營四方、詮範參預其籌謀、而戎間旌功、歷任兵部少輔、

義貫一作直信又作義範信榮一作信賢

左京大夫、爲幕府評定職、討平能登野亂、山名氏清起亂、諸將會幕府議事、足利義滿曰、諸子軍于內野、吾軍于東寺、緩急相援焉、衆然之、詮範進曰、東寺之與內野、路程懸隔、不便應援、不若以詮範第爲牙營、義滿喜從、以討破氏清、詮範子滿範先衆而進、斬氏清、義滿分其國賞諸將、詮範受稻積莊、初義滿謂、卑薄之國、不如晉陝之邑、故有此賜也、滿範封于丹後、界府之役、詮範滿範門東方、有功、加封、詮範晩創髮、號信將、應永十三年、卒、子滿範襲父官、遷右馬頭、創髮、號道範、十六年、卒、長子式部少輔持範立、襲封、子孫不振、次子義貫領若狹、任兵部少輔、脩理大夫、爲幕府相伴衆、永享中、伐越智氏、著名、義貫夫人有姿色、足利義教欲得之、遣與召夫人、夫人與中自殺、義教意義貫生事、或誣義貫謀叛、義教命武田信榮誘延義貫、信榮給曰、將軍有賜、子疾入矣、義貫促駕、羽伏兇諫止、義貫曰、既諾、不可中改、即率羽伏兇等十一士詣營、左右露刃、呼曰、賜死、義貫自刃、從士皆鬪死、初足利義勝母小辨、首謁義貫、衆嫡媾、通媾、爲證世人究之、爾後、幕府多恠、義勝早亡、時論或謂、義貫所祟、義貫子義直、創封襲父官、爲左京大夫、應仁之亂、援山名氏、義直生義春、義春無嗣、從弟義季立、其子義幸、義幸子義道、皆官左京大夫、天

文中、織田信長復丹後舊封、國亂、則褫封、義道拒命鬪沒矣、此役持範曾孫、式部少輔勝長、降信長、信長亡後、附豐臣氏、子孫仕德川氏、

續史氏曰、細川一色、加三管四職列、竭心致力、芟鋤榛莽、山名大內之亂、頼元詮範父子、並樹功、殆如合符、義貫遭讒口、蹈死如歸、以不虛前諾、勇士徇義、可不如茲乎、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八

列傳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足利義持 子義量

足利義教 子義勝

（一說十六年爲內大臣）

足利義持、號顯山、太政大臣義滿之長子也、應永元年、義滿致仕、義持甫九歲、加冠、爲征夷大將軍、加左近衛中將、授正五位、聽昇殿、當斯時、將府以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管領、總政要、是曰三管、以山名・一色・京極・赤松四氏、參預政務、是曰四職、其副爲所司代、以武田・小笠原二氏、司騎射禮式、吉良・今川・澁川三氏、爲武者頭、伊勢氏爲奏者、是曰六頭、四年、義持累遷權中納言從三位、義滿以室町第與義持、自居北山、將府大議、承決於北山、五年、義持叙正三位、義持威加四夷、明韓諸蕃、數遣使來貢、七年、轉權大納言從二位、九年正月、進內大臣、除正二位、二月、皇宮火、殿閣焚蕩、義持首佐費用、董役、皇居復舊、後小松帝善之、十一月、陞從一位、十三年、爲右近衛大將、十四年正月、兼馬寮御監、九月、室町第火、十五年、足利義滿愛義持弟義嗣、踈義持、謀廢立、義嗣之威、舉朝無比、三月、帝幸于北山、義滿携義嗣迎帝、詔以義嗣爲左馬頭、居三日、加左中將、尋進參議、帝營歌會、公卿百司、分別位班、唯義嗣在關白經嗣之右、先是、關白良嗣與義嗣、國音相通、乃改名忠嗣、廷臣、敬尊義嗣率此類也、五月、義滿薨、帝追念義滿功、詔贈太上天皇號、義持辭不受、十六年、遣使朝鮮、求大藏經、冬、義持徙居三條坊門第、十八年、飛驒亂、義持遣人擊平之、十九年、義持辭右近衛大將、後小松讓位、稱光、南朝遺臣、不慊、圖亂、義持慰綏之、二帝多其功、加任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委以樞筦、而公卿之易置、多出義持意、其威權遍天下、世人憚義持、呼爲公方、不敢名、義持與私第、徭役之課、被海內、一日、義持至南都、大納言廣橋兼宣、左中辨日野義資、中將飛鳥井雅清等、廷臣數十名從行、車馬儀仗、彌亘十餘里、陸續不絕、行旅之費、日糜萬金、其奉身隆貴、大概如此、二十一年、北畠・關二氏、作亂於伊勢、義持令人攻之、次年平之、二十三年、足利義嗣、累遷正二位權大納言、謀除義持自替之、事發覺、截髮逃亡、而密結上杉氏憲、氏憲作兵、亂阪東、義持遣兵、討平氏憲、二十五年、殺義嗣、二十六年、義持辭內大臣、二十七年、義持病、或謂、典藥陰陽二寮、謀毒殺呪詛、則獲毉師高天等、

（第四子或作第三子）（義昭或作義照又作義性又作義有）

流于讚岐、三十年、義持告老、而禪職子義量、足利持氏攻結城、義持遣兵援持氏、師至駿河、聞事平而還、義持收錄上杉氏遺孤、是持氏之讎也、持氏怨望、將舉兵來寇、三十一年、義持遣僧廣西堂諭持氏、持氏弗聽、時義量疾病、義持約以持氏爲嗣、和解矣、三十二年、義量卒、義持復職、三十四年、赤松滿祐謀叛、使細川・山名等往伐、不克、正長元年正月十八日、義持薨、年四十三、贈太政大臣、稱勝定院、義持世、海內少故、義持遊覽四方、叡山・男山・大和・伊勢等諸名區、五攝三管、巨刹華族家、無不躋焉、子義量、

義量、應永中、任右近衛中將、聽昇殿、爲征夷大將軍、補參議、累轉正四位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卒、稱長得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

足利義教、初名義圓、更名義宣、號喜山、太政大臣義滿第四子也、兄義持、憫義嗣之禍、悉令諸弟爲僧、義教亦剃髮爲僧、居青蓮院、任大僧正、准三后、爲天台座主、義持病篤、嗣未定、諸弟法尊・義承・義照、及族持氏、皆冀嗣立、群議嘩然、管領畠山滿家曰、質諸神、而稟決焉、衆然之、滿家則詣男山、探策、得義教、亡幾、義持薨、義教蓄髮、爲宗主、以髮猶短、裹首見諸侯、拜左馬頭、從五位、永享中、加冠、襲將軍職、進參議、兼左近衛中將、尋除從三位、守權大納言、榮拜驟登、爲從一位、行左大臣兼右近衛大將、殿上別當、院大別當、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聽牛車、北畠・越智二氏、起亂、義教令土岐持數討北畠、畠山持國討越智、北畠平、越智據高鳥城、不下、足利持氏、與義教積不協、以勢自怙、久不入朝矣、義教自以爲僧傾擢顯職、而天下多不服己者、銳意爲政、謂畠山滿家曰、聽訴判獄、亡出十日、嚴序匪寮焉、凡軍國之事、多釐革、以恩義而綏撫衆庶、太得懽心、義教欲圖東南、乃遊伊勢・紀伊、覘越智氏之短、還、出兵攻之、又東遊、覘足利持之疵瑕、則宣言觀富士嶽、率畠山滿家・細川持春等宿將六十餘人、巡閱東土、登嶽而歸、頃之、持氏畔、義教奏請賜錦旗、伐持氏、朝廷許可、乃遣上杉憲秋等、奉錦旗、東海北陸二道、並入鎌倉、持氏亡、東土平矣、斯際、細川持常・土岐持賴・一色義貫・武田信榮、攻越智氏、在大和、義貫以故驕殺、義貫有嘗于持賴、義教密命持常信榮、除持賴、二人襲三輪山、持賴長身多力、擐重鎧、揮薙刀、應手斬九人、退登城樓、呼曰、我死不足惜也、惟意將軍亡無日矣、即自刃、攫腸投敵而死、義教創義貫持賴封土、分子諸將、義教弟義照、與後龜山帝子小倉者、親昵、一日、說之曰、義照無視今世之勢、大政無綱、有司匪其人、四海分裂、衆心無所定矣、皇子、傳檄於北畠、

普光一作普廣

土岐、一色、菊池、大村、諸氏、以復舊業、則師有名、而神鋒所向、前無堅對、然況、於幕府近多事、侯變擅命、耆宿亡罪被刑、將士咸疲困耶、小倉然之、義昭稱疾、杜門不出、而陰召兵諸邦、兵未聚、事覺、義昭遁亡、不知所在矣、義教物色大索、募義昭千金、不得、義教疑北畠氏匿義昭、自適伊勢、詗察、不得、薩摩人、獲義昭首、來致焉、腐壞不辨、糺之義昭所變童子、童子曰、果僧正、則其二鑑缺矣、義教驗之、如其言、義教既平定阪東、意日驕溢、行多橫肆、自謂、父祖所憚、我悉芟除之、天下無復有長者、明主、尊義教、爲日本國王、義教處之不敢顧朝嫌、而以盛氣馭下、少忤意者、輒戮之、一歲、殺三侍女、赤松滿祐女與焉、滿祐怨義教、初土岐一色之見殺、天下以爲冤、義教屢夢二人爲祟、一日臨水、見二人影、而心甚惡之、此際府中多怪、闃空室中有歡呼者、覘之、則偶人數十聚、奏鶴飼、忽然不見矣、嘉吉元年六月二十四日、義教詣滿祐第、置酒觀散樂、至鶴飼曲、滿祐兵卒起、殺義教、由是、幕府以鶴飼爲凶、不列樂部也、滿祐葬義教於崇禪寺、義教享年四十八、稱普光院、贈太政大臣、長子義勝、次義政、次政知、次義視、並贈太政大臣、次義承、任左馬頭、次義幸、爲僧、其餘有男女數子、事跡不傳、義政別有傳、

義勝、立承父後、時甫八歲、細川持之、翼佐之、內外百務、悉關決焉、嘉吉元年秋、後華園、詔義勝、伐赤松滿祐、義勝遣細川持之、山名持豐等、攻滿祐、持之與滿祐、有姻、按師不進、持豐橫擣播磨、滿祐自殺、次年、持之卒、畠山持國代輔義勝、義勝任征夷大將軍、兼左近衞中將、叙正五位、賜衣冠、亡幾、進四位、朝鮮人、來弔義教死、而獻賻、義勝比十歲、肆武技、好騎乘、以暴馭蹄於天下、應募者數千匹、日以馳逐爲戲、一馬踶佚、不可制、義勝墮馬、卒、稱慶雲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初、義勝毋、小辨、譖殺一色義貫、故世人稱、積惡所致、義勝不永世、

續史氏曰、足利氏、提牛耳居諸侯之右、凡十有五人、概無寧世、義滿義持義教之世、比前後、寢爲小安、唯惜、以文藉委緇侶、雖四方辭命、舉任之緇侶、固不曉國家大體、朝廷舊典、或卑內尊外、以接明韓諸蕃、爲世大羞、使後人扼腕切齒、夫緇侶之羞、即足利之羞也、足利之羞、不得不及皇家、獨義持、毅然高斷、外于明韓、而不禮、尊皇家、以大脩宮殿、不失其所以敬也、宜矣哉、爲上亦見重、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義持有焉、取下失其道、爲下亦見禍、書云、自作孽、不可逭、義教有焉、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八終

光王一作幸王

一說持氏弟滿隆、滿隆一作滿高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九

尾張　一色重淵　書

列傳五

足利持氏 子成氏

足利持氏、小字光王、曾祖基氏、祖氏滿、父滿兼、並爲左兵衞督、持氏元服、足利義持授偏諱、准公子、任左馬頭、滿兼卒、持氏立、爲左兵衞佐、繼祖宗業、領相模以東、至陸奧十州之地、爲阪東管領、治于鎌倉、持氏以豪雄自處焉、勢力傾海內、天子之食土、在管內、應永中、持氏擅私其入、越幡信親、亡罪加刑、上杉氏憲、驟諫、弗聽、氏憲慍、詛持氏叔父滿隆曰、國政橫暴、府朝之亡、無日、不蚤圖之、後悔無及、以君明哲、行大事、可指期而定焉、滿隆曰、予耄矣、不足爲也、姪持仲、既長、有才器可取、則須卿輔翼矣、氏憲曰、宗長無嗣、支族代立、素其所也、夫孰異議之、臣請奉之、則募兵四方、應募者步騎凡十一萬三千餘、以攻鎌倉、持氏驚愕失厝、奔府而遁、從者五百、至館佐介第、爲營、而壁壘不全、人無守心、氏憲等來圍數匝、此日凶日也、相持不戰、次日、持氏戰失利、徙營極樂寺、氏憲火之、持氏以身免、潛行入箱根、追兵荐迫、持氏不能抗、引

刀將自殺、山僧諫止、乃匿走嶮山、居數日、土賊蜂起、聚黨二百、以犯持氏、持氏投今川範忠、氏憲立持仲、使滿隆輔之、以鎮鎌倉、範忠傳檄結城、小山、千葉、武田、諸族、召兵、且告室町乞援、一月間、來聚者二十萬人、直攻復鎌倉、持仲、滿隆、氏憲等、自殺、持氏、收其采邑、分之將士、行賞有差、岩松滿純、率氏憲餘黨、來掠、舞木氏、嘗屬氏憲、請自效贖罪、持氏聽之、則奮出、擒滿純、斬之瀧口、氏憲子憲秋等、逃亡、東國旋平、先是、持氏、負勢驕肆、自稱公方、令從祖父滿直管陸奧出羽、上杉氏憲、上杉憲實、更爲執事、管政要、名之三管、千葉、小山、長沼、結城、佐竹、小田、那須、宇都宮、八氏、參錄樞機、名之八館、事多擬室町、氏憲亡後、憲實專事、持氏寢折節遜讓、遣使入朝、詔授從三位、任左兵衞督、常陸人小栗滿重叛、桃井、佐佐木、諸氏、黨之、據結城、岩松遺族、應之、佐竹常元、亦叛、上杉憲秋兄弟、焚掠沼津三島、持氏、遣上杉重方、討滿重、上杉房實、討常元、常元力窮、自殺、持氏自將、攻滿重、滿重亦自殺、宇都宮持綱、黨滿重、起兵、聞滿重之亡、遁走、持氏令人追擊之、自凱還鎌倉、持氏慍足利義持、爲憲秋兄弟、義持使人來賻、不答、則奪其秩、持氏意解、武田信長、叛、持氏使上杉憲宗率兵攻之、不克、持氏自將出討、以一色時家、爲先鋒、自橫山、入甲斐、

信長拒之猿橋、持氏命武藏七黨、自秩父、擣信長之虛、信長戰敗請和、足利
義持子義量、疾篤、無嗣子、密以後事囑持氏、尋卒、義持約以持氏爲嗣、傳其
家、正長元年、義持薨、持氏冀入立、然有司弗聽、僧義圓、以弟爲義持後、蓄髮
更名義教、持氏意不平、是歲、稱光帝崩、朝議以正長於帝室將家皆凶、改元
永享、持氏私用正長年號、恒曰、吾安屈膝還俗將軍、武田信長、又叛、小笠原
政康、與村上賴清爭疆場、相攻、義教援政康、賴清戰敗、乞助兵、持氏許諾、上
杉憲實諫曰、政康、守護信濃、將軍所置也、君若擊之、則叛將軍也、君不遏政
康叛我、而自叛將軍、可乎、持氏弗聽、命上杉憲直、發兵攻政康、府下不寧、物
議沸騰、或相謂持氏令之、圖憲實、持氏罷憲直、一色直兼、毀憲實、則逐之、自
詣憲實諭曰、勵搖人心、由于讒者、予已遠之、卿亦宜逐大石憲重、長尾景仲、
二人聞之、請退、憲實弗可、初、持氏父祖、皆冠于京師、持氏亦覬其儀、持氏子
賢王、年長未冠、足利義教召之、持氏不肯曰、人各有心、何法銓之沿、若欲舊
法、是因者、有鶴岡在焉、曩祖源奧州所冠也、我則比之、憲實諫、弗聽、而往鶴
岡、冠賢王、取源義家偏諱、以改名義久、持氏召一色直兼、上杉憲直、謀因憲
實來賀刺之、憲實覘其旨、稱病不至、解職歸第、左右譖短憲實、持氏率兵攻
憲實、憲實走上野、持氏、常疏斥三浦時高、梓起時高、留守鎌倉、自將討憲實、
時高不肯曰、臣力微勢少、不堪任也、持氏强之、終出圍上野、未拔、足利義教、
命上杉憲秋等、救憲實、喻時高、解守、遣上杉持房今川範忠赤松義則等、率
五萬餘兵、由東海道、上杉教朝、率七千餘兵、由北陸道、並入鎌倉、小笠原政
康、武田信重、會之、持氏、逆擊之箱根、退陣于海老名、持房、陣于高麗寺、時高
奔鎌倉、遁去、千葉胤直、應西軍、陣于市川、持氏連戰不利、會麾下有叛者、放
火、延燒萬餘家、持氏、過長尾昌景於葛原、昌景、憲實之黨也、持氏謂之曰、吾
敗衂、失據、命在旦夕、汝世臣于我、今日之事、幸少寬焉、昌景下馬免胄曰、臣
奚敢敵君、得讒人而足矣、持氏黜一色直兼、上杉憲直、昌景、陪從持氏、赴永
安寺、時高兵、梗路、昌景叱解、入寺、尋徙稱名寺、持氏、薙髮、號道繼、昌景、以數
千兵、擊直兼憲直、殺之、憲直子持成、在德泉寺、聞之、自殺、持氏、反、保永安寺、
潰者相躡、持氏、請自老立子、使者三反、竟弗釋、十一年二月十日、持氏自刃、
時年四十二、稱長春院、夫人及叔父左兵衛佐滿貞等、俱死焉、長子義久、稱
太郎、在報國寺、衆來圍、義久曰、寧與竊生見僇、不如速死爲厲滅憲實、伏
劍而死、義久弟春王、安王、變貌匿日光山、政康索捜太急、春王、安王、移于古

一說文明十年成氏卒又說享祿四年卒
或云高基政氏子
左兵衛督或作左兵衛佐或作右兵衛佐
或云晴氏娶氏康女

河、結城氏朝、擁護至厚、密招義故兵、小集、事聞京師、足利義教、復令人來攻
焉、旬日城陷、氏朝父子、死之、春王兄弟、女裝逃走里餘、爲長尾豐景所囚、豐
景檻之、西至垂井、義教、遣使賜死、二人臨死、神色不變、而賦歌叙意、取酒酣
飲、春王立舞、安王和之、然後殺矣、時春王年十三、安王十一、義教召其乳母
長尾氏、問曰、遺孤猶有否、長尾氏不答、嚙舌而死、安王弟成氏、成氏弟、成潤、
早沒、周昉、尊衛、並作僧、廣氏、養于陰山氏、
成氏、小字永壽王、父卒時、甫五歲、瑞泉寺僧昌在、懷擁之、逃于信濃、潛藏大
井持光家、文安二年、遇赦、歸鎌倉、任左兵衛佐、寶德中、鎌倉無主、阪東諸邦
大亂、長尾景信、建議、請立成氏、鎮壓人心、廷議許之、則成氏鎮鎌倉、戎事少
靖、成氏遷左馬頭、尋拜左兵衛督、兼少將、叙四位、長尾景信、太田資清、與成
氏嬖臣、生隙、嬖臣、勸成氏、誅景信資清、景信資清、先攻鎌倉、成氏、出防、陳于
江島、具遍裝曰、事若有蹶、則航海保上總、安房而已、以聞啓京師、取裁決、足
利義政、諭景信資清、平矣、享德中、上杉憲忠、爲鎌倉執事、憲忠、憲實之子也、
成氏讎之、將誅、議泄、憲忠來詣、成氏、佯悔不知所爲、奔江島、將士和解之、成
氏佯許、伏力士、召憲忠、至則斫殺焉、憲忠弟房顯、攻成氏、成氏逆擊挫碎、時
成氏與足利義政、生釁、義政令人援房顯、成氏戰不利、奔古河、寬正二年、成
氏徇武藏、取松山、遂略下總、陷葛西、遇房顯之軍、敗還矣、文正元年、成氏、又
徇武藏、至五十子、與房顯相持、房顯病死、成氏罷退、房顯子顯定、來掠古河
戰爭連年不解、文明中、成氏、奔于千葉、而請和歸古河、明應六年、成氏卒、稱
甘棠院、又稱乾亨院、子政氏、立襲父官、政氏二子、左馬頭高基、左兵衛督義
明、義明、得罪於父、流于陸奧、而徙上總、居生實、與高基不協、國勢分裂、高基
稍微、當此時、北條氏綱、始顯、高基爲子晴氏、娶氏綱女、義明欲除晴氏自代
之、里見義堯、有舊義、明贊成其謀、天文六年、義明攻氏綱、次年、氏綱報擊、戰
于鴻臺、義明敗沒、晴氏任河內守、遷左兵衛督、晴氏弟憲廣、出嗣上杉氏後、
旣而復本姓、更名時直、任左馬頭、十五年、上杉憲政、圍河越、河越屬北條氏
康、憲政、氏康、交乞援、晴氏欲兩解、依移答之、氏康以重賄、啗晴氏寵臣小倉、
三浦、二人勸晴氏援氏康、憲政遣人來說曰、箱根以東、至奧羽、悉先君所有
也、乃者、北條氏、狼噬豆相、虎覗武總、而橫暴無所不爲矣、使君困蹙至斯、者、
君所知也、彼奚厭之有、朝亡上杉、夕及古河也、必矣、以我累世密通明府、而
貢聘未嘗失隕、何者藩籬之任、雖頹闕、敢弗竭意以蔽君乎、君自毀藩籬、而

發虎狼將爲用之、今河越城垂陷、未陷者、人心不一也、君以社稷之故、使一介行李厤臨陳營者、拔城易反掌、了以其勢、鼓行滅北條氏、而復君於鎌倉、如昔日者、必在此行也、君熟圖之、晴氏許諾頃之、氏康來襲、衆潰散、晴氏慚耻、密募敢死士、欲報讐、未發、氏康復來掠、晴氏戰敗爲所止、氏康放之波多野、既而釋爲老于關宿、子義氏立、爲氏康甥、居鎌倉葛西、弘治中、氏康爲義氏請官、乃任左馬頭、尋遷左兵衞督、永祿三年、徙居古河、晴氏卒、此際、北條氏威遍阪東、義氏僅存家號而已、天正十年、義氏卒、無男、有女、名氏子、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北條氏、足利義明子賴純出迎、賴純女島子、有色、秀吉一見寵之、使賴純男國朝、配氏子、以嗣義氏後、國朝封于喜連川、食三千五百石、任左兵衞督、文祿二年、秀吉在肥前、國朝候覲之道罹疾、卒于安藝、無子、秀吉憫之、使其弟賴氏再配氏子、以承其後、賴氏爲左馬頭、襲兄官、慶長四年、賴氏、分祿二百石、予島子、及德川公定天下、裂芳賀田千石、增封賴氏、特以賓禮待之、資格不減十萬石諸侯、官世左兵衞督、

續史氏曰、室町氏、承源氏後、懲其兄弟相屠戮、其庶孽存者、無尺寸土、而速泯爲務揉源氏弊、以大封仲氏、猶漢懲秦、晉懲魏也、既與彼二氏、同其揆、此所以七國八王之禍、生于室町氏也、雖然、比爲他姓所篡奪、不亦勝乎、况室町亡後、以仲氏子孫、奉其先祀矣、獨使室町襲源氏遺轍、詎有今日、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九終

定政或作定正

實蒔一作實卷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

列傳六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上杉氏憲

上杉憲實

上杉氏憲、稱犬懸、號禪秀、世屬鎌倉、居扇谷、故稱其家曰扇谷氏、與山內氏、股肱鎌倉、更領其執事兵庫頭上杉憲房、養甥宮津重能、爲嗣、重能任伊豆守、養憲房子憲藤、顯其家、憲藤爲脩理亮、有二子、長朝房、次朝宗、朝房官左馬助、封于信濃越後二州、朝宗、官中務少輔、領上總、爲鎌倉執事、足利滿兼、立、日淺、而府朝忙冗、吏務倥偬、其所制度、皆稟於朝宗、朝宗、剃髮號禪助、養族出羽守清房子、爲嗣、是氏憲也、氏憲、拜右衞門佐、應永中、陸奧亂、氏憲討定、以功增封、足利滿兼卒、其子持氏立、朝宗老、氏憲襲職、持氏兇橫無行、氏憲匡之、不可、而褫氏憲職、族憲基代氏憲、執政、氏憲謀與足利義嗣、東西夾攻持氏、則以甲斐伊豆相模常陸陸奧諸州兵、掠鎌倉、持氏遁去、次年、持氏、聚衆還攻、氏憲及適子伊豫守憲方等、皆自殺、國除、氏憲夫人、武田信滿之女也、在甲斐、兵起、馳抵藤戶川、聞訃、咏歌投水而死、憲方弟、中務大輔憲秋、中務少輔持房、脩理大夫教朝、脫難間行、趨京、永享中、奉朝旨、以錦旗、討持氏、臨發、後華園帝御製歌、憲秋感喜拜舞、持房自東海、教朝自北陸、二道約期、並入鎌倉、一戰大捷、終復舊封、康正元年、憲秋與足利成氏、戰于分陪、傷弱自殺、教朝遷治部大輔伊豆守、寬正二年、病喪心、自刃、先是、族脩理大夫持朝、幹理扇谷、及成氏立、怖駭、以病告老、剃髮、號道朝、子彈正少弼顯房、嗣、成氏擊顯房、顯房奔夜瀨、成氏兵攻之、顯房衆潰、獨小山藤朝、止鬪援、與顯房偶刺而沒、成氏乘勝攻持朝、持朝合上杉房顯、擊成氏、成氏委鎌倉、遁走、持朝以功、除伊豫守、輔足利政知、爲阪東管領、世世傳其職、應仁元年、持朝病狂自殺、子脩理大夫定政、繼扇谷之家、成氏攻定政、定政逆戰、破之、後屢攻擊文明中、合山內之兵、陷古河、定政與上杉顯定、以故相惡、定政率兵、入武藏、而病歸、長享元年、定政出陳于松山、歲除而歸、延德元年、擊顯定於實蒔原、略地至菅原、東國名族、多以兵會之、足利成氏亦來、大破顯定、頃之、定政以步騎二萬、屯于入間郡、結城千葉諸氏、從定政、擊顯定、顯定馬中矢而殪、求副馬不得、我兵四周、斬獲無算、顯定狼狽逃走、定政雖每戰多克、而

新井或作荒井

露宿之久、士氣頓挫、明應二年、北條長氏遣使來聘、大森實賴、爲小田原城
主、屬定政、則謂曰、長氏無故通好、其意不測、明府宜備非常、以竢之、定政弗
敢介意、三年、定政与長氏、偕出兵高見原、與顯定、夾川而陳、定政進涉川、墜馬、
溺沒、定政寵臣、知宇地曾我二氏、貪殘肆虐、國人不附、已及勢位相軋者、咸
排去之、太田持資、俊才有盛名、二人誣殺之、以是國勢稍凋衰矣、定政無嗣、
族子朝良立、爲定政後、襲其官、而保河越、長氏掠小田原、永正中、顯定來攻、
朝良求援於長氏及今川氏親、戰于立河原、少利、收師歸河越、顯定圍河越、
長氏畔、掠武藏、次年、顯定未解圍、朝良令人說顯定曰、同宗久搆兵、糜財疲
力、假令得捷、猶損手足而益肺腸、此非養體之術也、乃聞北條長氏、窺我郤、
而荐掠郡縣、今置弗問、後必噬臍、顯定然之、則講和、十五年、朝良卒、以其日、
子藤王生、十五歲、以故自殺、族朝興立、又襲朝良官、長氏圍新井、朝興救新
井、以擊長氏、却爲所破、大永中、長氏子氏綱、來攻江戶城、朝興出戰不利、弃
城夜逃、而據河越、享祿三年、朝興伐氏綱、至武藏府、天文六年、朝興病篤、告
子朝定及老臣曰、自我與北條氏結兵、而來大小十四戰、未嘗不北、深以爲
念、吾死後、莫以喪服祭儀爲焉、若欲慰魂魄、殄殲醜類、而拂邦內也、言終卒、

神大寺或作深大寺

房實一作房定

一說除安房作三州守護一說憲方憲春弟

朝定年十三、嗣立、襲父官、城于神大寺、攻氏綱、衛道、卜日舉兵、未果、氏綱來
略、朝定叔父左近大夫朝成、督衆防戰、馬逸入敵營、而止矣、朝定保松山、十
五年、上杉憲政、攻河越、朝定與行、戰敗、爲亂兵所殺、於是扇谷微矣、
上杉憲實、小字四郎、號長棟、父民部太輔房實、族長憲基、養憲實、爲嗣、憲基、
出自兵庫頭憲房、憲房子、安房守憲顯、俱以佐命功、領上野越後安房伊豆、
四州守護、屬鎌倉、爲執事、子孫襲其職、憲顯子刑部少輔憲春、憲春子安房
守憲方、居山內、故稱其家、爲山內氏、憲方生憲定、憲定生憲基、相繼爲安房
守、上杉氏憲之亂、足利持氏、遁于箱根、左右皆潰去、獨憲基從持氏衛護之、
道賊起、即躡手擊破、持氏深德憲基、憲基讓職憲實、憲實亦襲父祖官、永享
中、鎌倉與室町生釁郤、憲實驟諫持氏、持氏以爲憲實私于室町、而斥遠之、
憲實歎曰、比者族氏憲作逆見誅、我效之可乎、則罷職、退居藤澤道場、時鎌
倉府下、物議囂然、衆運資財四道迸散、憲實不自安、遣人白持氏曰、憲實聞
道路之言、或有謂臣之不軌者、若果然、憲實不敢自遁矣、冀歷鞫問、而后見
法、乃死不朽也、持氏命憲實、逐大石長尾二人、憲實惜弗遣焉、遂歸于上野、
持氏兵、要之雷阪、衆欲戰、憲實不可、敵憚多衆、不敢迫、憲實得間脫走、門族

憲實卒年承詳或保文正元年或作應仁元年或二年

德舟或作德丹

周清或作治藏主

左京或作右京

稍稍從聚、持氏來攻、憲實語子姪曰、敵君不義、克猶愧之、況不克乎、無若自
殺以露赤心矣、汝等勉之、子姪相謂曰、大人獨忍厥躬、吾曹何所求活、詭狀
於京師、承制、然後死、未爲晚也、憲實然之、足利義教、出兵來援、持氏逆戰、失
利、還鎌倉、西軍攻鎌倉、憲實遣人告義教曰、廢呪大師、極憲實、其榮既多、然
害兵衛君、非素志也、願解兵、使者十餘反、義教竟弗聽、加勢倍攻、持氏敗沒、
憲實禽其二子、義教賞其功、命憲實行阪東管領事、憲實辭不受曰、憲實若
就顯職、何顏見兵衛君於地下、不若自刎以償罪、則把刀自向、家人驚爭、抱
持奪刀、遂剃髮入佛、而居伊豆國清寺、屛處自衞、不復接外人矣、文安二年、
憲實請赦持氏子、幕府許之、於是足利成氏、還居鎌倉、憲實去適西州、棲遲
無定、匃乞取資、而卒于周防、稱雲洞庵、初憲實嗜學、多蓄書籍、而歛學校使
生徒就之縱觀焉、其學校在下野足利郡、世傳小野篁所創建、而廢墜年久、
憲實繕之、人士一時靡然向學云、伯子德舟、仲子周清、從憲實爲僧巡行諸
國、人不知其所終、叔子憲忠、小字龍若、號伊玄、憲實之遁也、憲忠年僅齠齔、
匿伊豆御山、長尾景信、索得輔之、立承憲實後、拜左京大夫、爲鎌倉執事、足
利成氏、以父故、積不平、景信族與成氏有釁、攻之、成氏以爲憲忠所令、倍讎

定政一作定正

房能或作房義憲房或作憲總

憲忠、享德三年、成氏紿殺憲忠、稱無雲院、弟兵部少輔房顯、告急京師、奉鈞
旨、伐成氏、成氏奔下野、鎌倉無主、由是上杉氏世世爲阪東管領、文正元年、
房顯與成氏相拒武藏、房顯疾卒于營中、無子、族民部少輔顯定嗣、顯定號
可淳、文明中、攻成氏、成氏請和、先是、上杉定政臣長尾景春、以故來附定政、
請得景春、顯定不許、遂生郤、時定政臣太田持資大用事、持資有智略、顯定
畏之、故反間定政、殺持資、定政譜臣、視其主闇昧、而多來降者、定政忿來掠
暴病罷退、顯定乘弊、追擊圍江戶河越兩城、長享元年、春、與定政、相持松山、
翌年、交退、延德元年、春、擊定政、戰于實蒔原、夏、戰于菅原、皆失利、冬、顯定救
佐渡、越後、上野、下野、上總、常陸、六州召兵士五萬餘騎、進到高見原、戰又敗、
明應三年、與定政相持高見原、定政亂水、顯定擊其半渡、定政溺死、永正初、
伐定政子朝良、破之、朝良保河越、顯定往圍、次年、朝良乞和、六年、長尾爲景、
作亂、刼掠邊邑、顯定弟民部大輔房能、伐爲景、而師潰、房能奔兩滿、而爲爲
景所害、顯定及子憲房、討爲景、爲景遁亡、餘黨平、七年、爲景復作、顯定討之、
戰于長森原、敗沒、憲房以身免、據白井城、顯定遺囑、以足利成氏子義綱、爲
嗣、更名顯實、任民部大輔、爲景私立上杉庶孽定實、妻以己女、置之上條、而

一說顯定嗣憲寬憲寬嗣憲政

井俁或作井又

長尾景春號伊玄伊玄又作憲玄與前景春別人

奉之、舊臣宇佐美氏、伐爲景、爲景、善北條長氏、戮力禦宇佐美氏、憲房帥師、徇神奈川、上田建芳、在權現山城、以應長氏、憲房勵衆登城、城中擲礧石、我先隊亂退、憲房以後隊、更進、長氏、命射手連發、憲房犯矢奮鬪、既日暮、潜師入城、以放火、建芳弃城而亡、大永中、北條氏綱、憑陵阪東、陷江戶、憲房曰、彼城舊屬扇谷、扇谷、我之族、其被創、則我不振也、四年、命促軍裝、將攻氏綱、未果病卒、官爲民部大輔、顯實既卒、憲房子憲政、甚幼不任家業、以足利高基子、爲嗣、是名憲廣、爲兵部太輔、享祿三年、傳家憲政、如安房、潜居宮原、子孫爲宮原氏、憲政立、憲廣官、爲人傲慢、不務軍事、生常徵北條氏、有人輕詆北條者、輙喜賞之、天文中、上原兵庫、菅野大膳、以口辨而進、大嬖于憲政、政多偏私、嘗邦內禁蒐獵、二嬖與本間甲、井俁乙、僭犯其禁、甲乙坐失邑、二嬖居職、如故、老臣長尾景春、憐甲乙、陰召之、使二人佯仕北條氏康、覘其舉止、歲餘、二人還、具狀、告景春曰、氏康、雄毅嚴重、非常人也、部屬亦咸適其器矣、我將校、多密通欵、其不通者、才九人耳、伊玄以甲乙言、白憲政、乃脩好扇谷、新造法三章、布之國中、一講武、二防奢、三錄將士子弟、遂復甲乙邑、二嬖惡之、與己黨相謀、連署曰、北條長氏、本伊勢丐兒、而入豆相、爲盜、其裔可知矣、

今過長之、竊爲公不取、夫天下右族、西有大內、東有山內、雖愚夫愚婦、所知也、奚以右族、却怖丐兒子孫、懼然側身、改家法、爲四方所嗤之爲焉、本間、井俁、昨日獲罪、今日復錄、世謂邦家無人、且借扇谷力舉兵、伐氏康、恐損公之威、不如絕扇谷、而自行事矣、憲政懌曰、景春詐吾也、廢法不用、於是、將士通氏康者、聞爲甲乙所告、爭賂二嬖、以求解免、二嬖譖憲政曰、臣等閱將士、一無貳心、然則本間、井俁誣將士畔、以權公明也、二人罪、宜斥逐焉、憲政聽之、二嬖蹬毒甲乙、二嬖又納諧家之請謁、因貨賄之厚薄、有褒貶、說憲政曰、有舊臣以門蔭而蠹官米者、創之、以予名士、則勵者衆矣、憲政又聽之、二嬖並好嬉游、邦內競成新致、有四妓、曰藤襲、曰櫻襲、曰松襲、曰紅襲、聲稱不相下、兵庫嬖藤襲、大膳嬖櫻襲、贈餽滿妓門、方正士多黜、吁嗟相續、國勢大弱矣、憲政下令、自攻北條氏康、發兵命駕、以止者、再三、故東人、稱猶豫者、爲管領命駕、憲政、使今川義元、攻氏康屬城、氏康出救、憲政合扇谷兵、凡步騎八萬餘、攻氏康、圍其河越城、奉足利晴氏於軍中、以其旨、指揮諸將、明年、氏康、救河越、憲政、戰不利、當斯時、武田晴信、攻戶石、二將敗死、二嬖聞之、告憲政曰、武田氏弊、不可失焉、討之必獲、長野業政、在坐、沮其議曰、國家新爲北條所

一說老臣簗田小幡三川成田等囚龍若降氏康

破、未報、又與武田、生隙、亡乃不可乎、獨敵一北條、尚不若意、令武田添彼力、而前後並侵、更相挑戰、何術禦焉、憲政不可、以步騎二萬五千、攻晴信、戰于碓氷、不利、晴信來攻、翌年、北條氏康、亦來攻、憲政、出逆、戰敗、二嬖先遁、闔軍潰崩、憲政走廐橋、子龍若、留平井城、龍若乳母夫目方新介、囚龍若、降氏康、氏康刎之、廐橋人、訛言曰、氏康至矣、衆荷擔奔走、曾我兵庫、謂憲政曰、臣熟視國勢、一日衰一日、而難收振也、舊臣長尾景虎者、以豪俠自許、依玆爲圖、舊業可復矣、永祿中、憲政往託景虎於越後、景虎郊迎、而見憲政、禮遇酷厚、憲政悅、以家、讓景虎、薙髮號立山、景虎更名輝虎、伐北條氏康、取上野、復之憲政、天正六年、輝虎二子、景勝、景虎、爭國相鬨、景虎敗來投、七年、景勝圍之、館中不靖、三月十八日、憲政、自盡、

續史氏曰、氏憲、憲實、以祖宗餘蔭、坐領大藩、扼腕一呼、天下震動、其口唱義、其心不必義、雖彼不臣名、亦其君不君也、東國樞發、世世在二氏手、至後葉、倚勢相陵、自弱兄弟國、國傾而后悟、奚悟之晚耶、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終

金鞠一作對馬麻呂一作丸　大田喜一作板古屋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七

里見義實

成田長康

里見義實、小字太郎、出自贈鎭守府將軍源義重、義重子義俊、始稱里見氏、世領上野、義俊後十世、爲刑部少輔家基、即義實之父也、屬足利持氏、持氏有事、見彈劾、其子春王安王、坐染其事、家基憐二子、保護至結城、令義實持徹聚兵衆、及其既城陥、家基死之、義實奔安房、時安房大亂、土人推義實爲主、義實攻秦族安西金鞠麻呂東條四氏、克之、親勞戰士、厚加撫綏、衆服恩義、以樂爲其用、則城白濱、正木通大爲上總昔姓、世居大田喜城、義實令人說降之、義實有事四方、通大常爲先鋒、義實特器之、以女妻通大、諸將弗敢與之爭功、每聚會、必虛左以待通大、子孫相繼、爲老臣、義實累拓地、及上總、而創有其半國、兵威倍昌、遠江人酒井定隆、練達軍事、巡觀諸國地形、會到安房、義實一見奇之、收錄爲將、而鎭北邊、義實從足利成氏、斬上杉憲忠、應

丸谷或作鞠谷又作眞里谷

久留里一作久留和

官左馬助、刑部少輔、長享元年、卒、稱杖珠院、子成義立、襲官、以德威馭下、遐邇望風、歸降、造綱城、接疆、不下、成義攻之、對抗日久、城將謂曰、聞君才該文武、既知其武、未見其文、倘惡佳什、即以城報之、成義立賦和歌百首、贈之、城將歎服、致城、遂更名造綱爲百首城、於是、衆咸務學、足利義明以故來寓、成義恭勤奉之、於是、衆知敬上、將士爭徇節、擧廬南廬北、降之、而大延封土、永正十四年、卒、稱慰月院、子義通立、襲官、兼上總介、大永元年、卒、子義豐尚幼、義通遺囑弟實堯、管國事、襲上總介、義豐稍長、結安西氏、擧滅金鞠麻呂東條三氏、安西氏、忌義豐之功、來攻義豐、有智數、傾倉貨、誘降士民、又滅安西氏、安房悉平、城于稻村、居焉、攻上總秦族丸谷氏、陥之、併其地、義豐弱冠、實堯未遜位、天文二年、義豐殺實堯、翌年、實堯子義堯、攻義豐、義豐自殺、義堯[illegible]立、爲刑部少輔、脩好足利義明、攻北條氏綱、亡利繕甲練兵、大擧復攻、由兹瀕年迭攻嬰、義堯攘除邊境、亘有安房及兩總武相之地、正木時綱、有膂力、佐義堯、旌功、一日、義堯置酒、從容謂曰、仄聞、西土有孟賁者、力拔牛角、我朝亦有斯比耶、時綱答曰、臣能、一座不信、乃牽牛入庭、時綱一搵拔之云、時綱通大之後也、義堯讓國於義豐子義弘、而居久留里、義弘居佐貫、永祿二

年、義堯卒、義弘歷官左馬頭、兵庫頭、上總介、與足利義明、帥戰艦、入相模、北條氏綱、報擊、義弘防之鴻臺、不克、義弘更起師、時氏綱死、其子氏康出防、戰于城島、義弘、從上杉輝虎、討氏康、頃之、氏康來拔義弘、逆戰于鴻臺、殺傷相當、翌日、又戰、失利、義弘馬、名椎津騮、中銃丸、部將椎津橘部、以己馬、授義弘、挺衆走退、衆見椎津騮放逸、皆以爲義弘既戰沒、相率降氏康、氏康、乘勝來畧、築壁多陥、其後二年、義弘拔三浦、明年、擊氏康將於三舟山、天正中、北條氏政來攻義弘、請和、六年、義弘卒、子義高立、襲官、爲人敦厚、能得中外心、四隣多歸降、義高優禮耆艾之、定法章、以區別等差、世人美之、子義賴、亦襲官、遷刑部大輔、安房守、與弟梅王、分封、義賴治安房、梅王治上總、義賴害梅王、幷其地、北條氏政、來侵、陥椎津等數城、十四年、義賴卒、子義康、襲左馬頭、氏政又來、義康拒之、氏政挑戰、義康不抗、豐臣秀吉、討滅氏政、義康、自復侵地、而致版籍、秀吉數其故、削封、於是、義康食安房十萬石、秀吉、予豐臣氏、進四位、補侍從、兼安房守、朝鮮之役、掌轉漕、關原之役、從德川公、障宇都宮、支拒上杉景勝、事平、加封鹿島三萬石、慶長八年、卒、子忠義、襲官爵、十八年、私脩城柵審、與大久保忠隣、交通、坐褫封、左貶伯耆、初、義實、献寶刀於八幡祠、忠

義取還之、換以他刀、祠中鳴動、亡幾、家絕云、

成田長康、少稱太郎五郎、更稱上總介、關白藤原道長之苗裔也、道長孫任隆、爲武藏守、有四子、伯成田氏、仲別府氏、叔奈良氏、季玉井氏、是爲武藏四族、長康父親康、號宗蓮、歷任下總守中務少輔、嘗降隣敵、延廣疆界、城于忍居之、親康卒、長康立、襲下總守、爲人爽邁、通禪學、入龍淵寺、受學從冢原卜傳、學兵、耽習不倦、以父資、食邑一萬五千貫、有部士千騎、屬上杉憲政、憲政國亡、上杉輝虎、爲其後、長康屬戴弗改、赤井勝之來侵、長康逆戰、克之、長康佐輝虎入相模、謁鶴岡祠、長康先世武藏守助高、爲源賴義舅、賴義伐陸奧、助高、匹禮相見、由斯以降、每見督師不敢下拜、至是、長康以舊式、見輝虎、輝虎怒、褫辱長康、長康、即附北條氏、諸將相率、皆叛輝虎、輝虎罷退、此役也、豐島美作、與長康子若王、留守忍城、輝虎屬將、攻之、囚若王、美作奮戰、奪還若王、斧城遁走、敵兵追尾不止、若王殺木死、美作以身蔽、謂長康曰、君以身之急、稱臣等無宅、臣等不才、不足用也、致乞骸骨、長康不可強、美作、見事、美作、陰慫長康、輝虎賈來侵、築于林見、長康、及子氏長、率兵、向林見、太田資政、援輝虎、以躡我後、長康戰無利、長康、飾屬惑擊救、出外宿、美作謀叛、立氏長、

女一作妹

三万石或作二万石又作一万石

爲主、鎗城門、柜長康、有水阮通城、長康潛泗而入焉、城兵、縱長康、長康嚼鋒、躍起、毆殺其兵、衆皆披散、長康縛氏長、欲法之、龍淵寺僧、說釋焉、長康乃剪髮入寺、號蘆伯、讓國氏長、美作來鬮、數氏長罪、自解、長康曰、令氏長如彼者、非卿而執矣、遂斥美作北條氏政、遣人來告曰、聞君有逆子、我以審還貴國、而弗政寧居僭覬、雖不厭餘賦、聊以助君役、鋤元凶、我之願也、長康賜氏政詐謀、乃見使者曰、辱命至厚、何以加之、雖然、予頹齡無餘日、且既以家讓氏長、不復意營生、弃形骸、至此、若懇邀氏長、則死無盾命也、重賄使者、還之、氏政失望、氏長爲左馬助、雙下總守、豐臣秀吉、攻小田原、氏長疾趨救氏政、秀吉屬將石田三成、圍忍城、按行郛郭曰、城可灌也、乃募土人、堰荒川、城人陰出、應募、以收錢、須臾堤成、城不漸者、一版、城中遣善游者、潛出決堤、敵多沈溺、三成不逞、斂糧食兵甲、咸委之、潰走、氏長好文詞、與秀吉屬吏山中長俊、親善、屢相唱和、秀吉知之、命長俊、說降、氏政聞其歸、召氏長、氏長稱疾、不往、使三反、終令豐副來治疾、氏長以實陳謝、氏政囚氏長、此時忍之圍、未解城兵擊却之、亡幾、又來、以氏長故、告城中、城則降、初淺野長政、與三成俱攻、多傷士卒、內御之、謂曰、人以一馱馬、出城、其餘什器、勿挾去矣、城兵相謂曰、出者、無行資、何地得生活、不若據城致死、秀吉聞之、敢告、肆去無尤、旣氏政亡、秀吉、聞氏長多擁黃金與唐兆、出之贖罪、氏長乃致九百金十八兆、減死一等、放于會津、氏長女、有國色、秀吉取寵之、一日、告秀吉、以氏長流落無依、秀吉徵氏長、封烏山、食三萬石、氏長卒、子左馬助氏宗、一名範家、歸德川公、關原大阪諸役、從有功、亡子、祀絕、

續史氏曰、里見氏、建國十傳、二百歲、中間、叔姪兄弟相尋、義堯雖被逆名、以國歸宗家、以杜爭端矣、長康遜位、深惜氏長之爲、至三年不相見、然以社稷故、而抑情抑怒、弗如細川畠山諸氏、骨肉相屠害、以赤厥族也、

太田資清 玄孫資正

北條綱成

太田資清、小字源六郎、號道眞、出自三位源賴政、賴政之後居武藏太田、因氏焉、資清、賴政九世之後也、以父祖資襲太田地頭、任備中守、附扇谷、居于河越、徙于生越扇谷宿將上田、三戶、荻谷、三氏、有梟名、資清名、在其上、傍善文辭、府朝政事、無不參畫矣、資清朝于京師、足利義敎固聞資清爲人、召見之、命帶甲跨馬、資清大喊舞矟、馳驅中庭、旁若無人、義敎挺刀賞柑、以子資清、資清口受之、龍無憚色、義敎嘆美其膽、加食邑、上杉顯房、妙齡承家、資清公忠扶翼之、總軍事、當此時、足利成氏、變用群小、資清、及長尾景信、與之不協、群小勸成氏、攻顯房、資清景信、號鎌倉、成氏退陣江島、而戰七里濱、資清克之、康正元年、老、剃髮、明應二年、卒、資清、愛和歌、號書齋爲自得軒、數延招歌人宗祇招心等、唱和聯吟、以遣情意、著新撰菟集、長子持資、別有傳、持資第二子資家、生資賴、資賴子資正、

岩槻或作岩付又作岩鎗

資正、小字源五郎、號三樂、又號道譽、歷任民部少輔、美濃守、父兄相續、爲岩槻城將、取松山、與之資正、河越之役、資正敗歸、蕪城道陷、亡幾取復焉、會兄死、遂領岩槻、岩槻盜起、以此時、北條氏、圍松山、道路梗塞、以絕聲問、資正有愛犬、常往來二城、松山守將竹筒斂書、繫其頸、資正得書、即救松山、上杉憲政、失政、屬將多畔、資正不變志、翼憲政、憲政讓國於義子輝虎、資正首唱輝虎威武、招萃義故、輝虎器重之、引爲腹心、輝虎弭北地、資正所佐居多、里見氏等、從輝虎、資正所誘也、輝虎常稱其功、乃子資正子、以長尾氏名政景、永祿中、資正從輝虎、圍小田原、北條氏康陷松山、資正興復之、使上杉憲勝守焉、北條氏政、攻降憲勝、來迫岩槻、資正、酬救於佐竹宇都宮二氏、會長子大膳大夫氏資謀逆、資正奔常陸、居片野、與小田氏治生釁、氏治家、每歲賜會親戚舊識、置酒聯歡、一夕、賡載聯歌百韻、名曰忘年集、資正覘知之、以其夜、襲小田城、氏治等狼狽委城、走木田餘、next年大雪、資正又以其夜、攻拔之、先是、族康資、及子資高、隸北條氏、旌勇敢、積功弗加祿秩、較有怨言、或諜資高、資高來奔、與資正援里見義弘、擊北條氏康父子於鴻臺、資高、常用鐵槍長丈大尺者、一揮連殪數人、前無堅對、翌日、氏康、襲我營、士卒敗潰、資正斷欲死、而肩刃前拒戰數合、身被創、不任行、敵兵乘之、資正厥仆、敵遂頸之、屢斬不殊、資正徐言曰、余有脛鍛、爾脫之、不者、斬不能殺也、敵則脫脛鍛、而擬刀、會士卒來救、資正終得全矣、氏資娶氏康女、以岩槻附氏康、氏資攻里見義弘、戰于三舟、敗沒、有一女、無男、得氏康孫氏房、爲嗣、配其女、轉臣秀吉、攻小田原、氏房要之路、不利、秀吉陷岩槻、時資正在片野、以故、降秀吉、秀吉曰、混一海內者、實在此舉也、多傷士卒、亦不願焉、資正對曰、殿下尙勇後仁、勿誤大事、秀吉不懌、而呪之外套還城、秀吉諭氏房、勸父氏政兄氏直降、弗聽、乃從氏直、入高野、

土方一作高天神

北條綱成、本氏福島、春宮亮、源滿仲之苗裔也、累世割據遠江、居土方、父上

總介正成、佐今川氏、攻甲斐、戰沒、綱成孤居、失產、客寓相模、性頴悟、美姿容、北條氏綱、見異之、二十二歲、冠、氏綱賜之氏與偏諱、稱左衞門大夫、號圓龍、氏綱出師、綱成必從行、無不勝也、其旗號、黃書八幡、時人呼綱成爲黃八幡、敵望其旗、股慄喪慴、多不戰自逝去者、兩上杉、合兵、將攻小田原、而河越當其衝、北條氏康、欲選一驍將守之、衆推綱成、上杉憲政臣、多來降、綱成悉收錄之、憲政怒、大擧圍河越、綱成閉城固守、二歲、食竭、氏康自將救綱成、欲令人先報、而難其人、綱成弟辨千代、請行、乃單騎、貫通萬衆之中、直進入城、傳命、繼之、氏康至、綱成啓門突出、挾擊憲政、斬首虜萬餘級、且傷萬許人、氏康收兵、入松山城、憲政聚敗卒、攻松山、綱成蹶憲政、又大克之、以功、累徙甘繩城守、爲上總介、綱成從氏康、攻平井、綱成子氏繁、先登、年甫十三人、綱成領有木城、里見氏來拔、綱成擊却之、鴻臺之役、氏康失利、綱成、氏繁、及松田憲秀救氏康、遂克、氏康奇其功、三增山之役、北條氏諸將披靡、獨綱成不敗、横擊武田晴信左翼、獲梭將首、多獲、綱成前後臨軍、大戰三十六、小戰亡算、未嘗敗走、天正十五年、卒、年七十三、子氏繁、初名康成、號龍寶、年甫十六、從北條氏康、侮上野、以先鋒獲甲首、十三、後二年、受父讓、稱左衞門大夫、補常

岩留一作岩富

陸介、領甘繩、上杉輝虎、以兵數萬、來圍、氏繁寡兵防保焉、從北條氏政、略下野、與宇都宮、小山、結城諸氏、相挑、氏繁馬逸、入敵營、氏繁奮鬪、踩仆甲士十餘人、還、又從討佐竹、旌功、年四十三、先綱成卒、氏繁常持鐵槍與鐵團扇臨敵、挨殺亡算、衆憚辟不敢近云、氏繁子氏勝、紹綱成後、又稱左衞門大夫、少長矢石間、勇毅不損家聲、從北條氏直、攻下野、三戰、三捷、斬首三百級、豐臣秀吉、伐氏政、氏勝與松田康秀等、拒秀吉於箱根、亡利而退、氏勝愿之、自兒保甘繩、氏政遣人召氏勝、氏勝謂使者、予義縮無顏、何敢適見、將以死守城、效、鴉自償、予爲我反報焉、或諮氏勝有貳心、氏政怒、氏勝無以自明矣、德川公、素聞氏勝毅畧、辟不就、使者三反、而后出降、公有阪東、以佐倉、封氏勝、關原之役、守岡崎病、卒、無子、弟繁廣、及立、或曰、氏勝爲岩留城將、食萬石、務保科正直子氏重、爲嗣、大阪之役、氏重在先鋒、後屢徙封、爲懸川城主、萬治中、嗣絕、

續史氏曰、或說、太田、梶原之別族、綱成氏康之弟也、然貲濟我間好文辭、似有源三位遺風矣、綱成用兵、克類氏康、假令厥躬罷兄弟、厥行則兄弟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一　終

從五位上讀作正五位下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八

足利義政 子義熙

足利義政、初名義宣、又名義成、小字三寅、號喜山又號道慶、贈左大臣義勝母弟也、義勝無子、義政及立、時甫八歲、文安三年、授從五位下、四年、除從五位上、任侍從、五年、遷左馬頭、寶德元年四月、冠、詔賜珮刀、爲征夷大將軍、八月、補參議、兼左近衞中將、除從四位下、二年、進權大納言、三年、遣使修好於明國、享德中、累遷從一位、加淳和獎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康正元年、補右近衞大將、二年、兼馬寮御監、遣使修好於朝鮮、長祿二年、遷內大臣、寬正元年、陞左大臣、五年、准三宮、伊勢貞親、司府庫出納、而顓權、義政夫人、日富子、內大臣日野重政之女也、其所言、義政莫弗聽從矣、內事則富子肆之、外事則貞親肆之、驕奢大行、義政不加意、日夜事燕遊、太好奢靡、營營新館、號華亭、土木之役、費巨萬、又修高倉第、其一障子、直二萬錢、他物稱之、以是、傾倉儲、儲竭、則程課諸將、而助其役、峻責富商、以補費用、於是、征賦什倍前代、

天下之凋弊、極矣、事在食貨志、近江人、熊谷直純、好學、密上書、以諫政病、義政怒曰、其言雖可、而彼非我師傅、此失其職也、則命伊勢貞親、褫直純采邑、而逐放之、人人皆畏、莫敢忤義政之指意者、義政益驕、頗倦軍職、歲三十、未有子、欲以家讓弟義尋、義尋、時爲僧、爲淨土寺門主、固辭不聽、義政盟曰、子他日有男、必不舉、襁褓中、措之爲僧、以亡殘汝之累、遂養義尋爲子、蓄髮、更名義視、寘之今出川第、命細川勝元輔義視、後一年、義政生男、義熙、保養百餘日、未忍捨也、富子、日夜咽鳴泣、謂義政曰、已有子、且不能庇育、則求螟子、而爲嗣、弗亦戾耶、君而不圖、離政啓釁、今觀天下豪宗、無出山名持豐之右者、以兒託彼、廢義視、乃勢強名順、人不敢沮、事必成矣、義政然之、伊勢貞親、與持豐、積不相能、諸宿將、咸憎貞親、貞親弃于伊勢、諸將速害、劾貞親、請加誅、義政不得已、黜貞親、義視、懼爲持豐所害、而出伏匿勝元第、義政令人諭解義視、聽仁中持豐與勝元、爭權相鬩、以故、義政結勝元、義視往來持豐勝元之間、令和解、二人弗聽、京中訛言、義政謂與持豐、相約擊勝元、勝元驚駭、卒起、圍室町第、白義政曰、勝元奉將軍、不悖、而將軍弃勝元、何爲至之、蓋僭人之譖、令然也、願面聲乞罪、義政蠹之、則選驍勇者十二人曰、隔中間者、實

茲胃也、出以屬子、子之處分、子不敢拒焉、勝元見其形骨不凡、而不加害、以善持豐、因與持豐、擁兵如故、當斯時、伊勢貞親往依勝元、勝元以其不遜之、乃解圍、其與持豐、擁兵如故、當斯時、伊勢貞親往依勝元、勝元以其不善持豐、召延爲黨、爲請義政、復職、以伺察將府之軍機、足利義視素與貞親有隙、不自聊、陰出詣北畠教具之營、相謀奔伊勢、居歲餘、義政遣書召歸義視、義視狐疑不至、勝元及畠山政長、赤松政則等、連署固請、義視便歸入將府、會有飛語曰、勝元陰黨義視、義政聞之疑惧、勝元使義視投持豐、武田信賢擁義視、上叡山、持豐遣人迎之、館于斯波氏、時義視爲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勝元以後土御門之詔、削義視官爵、文明中、義政致仕剃髮、游蕩無行檢、晩節好茶、與式部卿邦高親王、關白近衞政家、大納言飛鳥井雅親、今出川公興、宰相柳原廣光等、以茶事聚集、以古器異品相尙、一時倣風、翫具騰貴、至一握物價千金、義政發使者赴明韓、而求珍寶奇材、以構室東山、號東求堂、詔名東山殿、其彫檻華廊、究極壯麗、委以白銀、世人稱爲銀閣寺、延德二年、正月七日、義政薨、享年五十六、稱慈照院、贈太政大臣、長子義熈、次義覺、爲僧入三寶院、任權僧正、其餘有男女數子、事跡不傳、

義熈初名義尙、號玉山、後改悅山、少小穎悟、甫九歲、立襲將職、任左近衞中將、授正五位、是歲、文明五年也、七年、除美作守、轉參議、十一年、累遷從二位、始親總府政、十二年、補大納言、十五年、陞從一位、十六年、加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十七年、任右近衞大將、十八年、兼馬寮御監、先是、京師饑甚、義熈解諸侯宿衞、獨止六角高賴、高賴自解歸國、歲豐、諸侯至、高賴弗至、義熈諭之再三、高賴不奉旨、長享元年、義熈帥六萬騎、伐高賴、畠山政長、細川政元、山名豐之、一色義春等、三十餘人、各將一隊、屬義熈陣于阪本、高賴防禦數月、會我櫃嵎、義熈欲急攻、進至鈎里、令博士講孝經春秋傳曰、吾不滅此賊、不敢還、二年、陞內大臣、延德元年、正月、義熈病、三月二十六日、薨于師、年二十五、稱常德院、義熈性質溫厚、勉文學、閑騎射、嘗撰新百人一首、採拾藤原定家所遺、以布于世、太得時譽、生平、與一條兼良、親善、評論時務、兼良錄其事、名曰樵談治要、義熈寘之左右、而繼用焉、以故、大得中外之望、及沒、朝野悲惜、詔贈太政大臣、

續史氏曰、義政雖有强援、朝得之、夕失之、願甚亂階、使身旰食晏寢者、豈不因婦言之聽乎、詩云、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是謂之歟、義熈耿介有節、好學不倦、夭折不長其世、天矣哉、語云、朝聞道、夕死、可也、是謂之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二終

德本一作德水

道瑞一作道端

一云政長任尾張守遷左衛門督

或云義就任伊勢守任伊豫守遷伊豫守又遷右衛門佐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九

畠山持國　義就　子政長

畠山持國、稱尾張二郎、號德本、高祖尾張守家國、家國生國淸、義深、國淸爲脩理大夫、遷阿波守、義深襲父官、二人俱屬足利基氏、或譖義深、基氏諭義深、義深惧奔信濃、起兵應南朝、亡幾、降基氏、基氏欲誅焉、復叛歸南朝、南朝不容之、終投于足利義詮、以討足利高經、而拔楠氏城壘、南人大窘、義深子基國、號德元、任右衞門佐、臨山名氏淸將畔、告之幕府、從足利義滿伐滅氏淸、以功封于山城、爲管領、應永之役、從義滿、攻界府、縱火、大內義弘走、誤入我陣、基國子滿家、斬之、滿家賜紀伊、滿家號道瑞、任左衞門督、遷尾張守、爲管領、持國其子也、襲尾張守、以將府命、擊伊勢、嗣管領、敘從四位下、進從三位、故事管領、皆止四位、其陞三位者、始于持國、遷左衞門督、累功、領大和、河內、紀伊、三州、持國弟持富、爲尾張守、兄弟並伐、平赤松滿祐、又殺南人僞主、誅其黨、持國之聲望大加、當斯時、足利義政、年幼、天下之辭訟、悉決于持國、持國自恣威福、衆側目憚之、莫敢違命、嘉吉三年、朝鮮來貢、至兵庫、持國議却之曰、韓人託入貢、其實爲商賈、以蠹于國家也、則使人逐去焉、答曰、寡國非敢商賈、吊昔光公也、乃聽入京師、文安初、近衞房嗣、一條兼良、偕冀爲關白、交賂持國、持國威權、概此類也、持國告老、辭管領、四年、持國部將斬南朝遺族、而獻捷于京師、寶德元年、復管領、享德元年、又辭、初持國無子、養姪政長、爲嗣子、政長持富之子也、旣持國生男義就、而鍾愛之、家臣游佐氏屢擊南人、著功、持國以義就屬游佐氏、三年、四月、持國廢政長、以義就、爲世子、神保氏與游佐氏、不協、說政長曰、郞君於細川公、爲姻戚、公與山名右衞門相善、控其二將、以扞衞者、排義就、易反掌、政長然之、自投細川勝元、使神保氏依山名持豐、八月、攻持國、火其第、持國、辟火於伯父滿則第、轉匿建仁寺、義就奔山名教之、教之不納、則入游佐氏、會火起、即趨河內、勝元扶政長、見于足利義政、義政命、承持國後、康正元年、三月、持國薨、稱光孝寺、義子政長、政長、小字彌三郞、任左衞門督、遷尾張守、義弟義就、初名義夏、受足利義政之命、改名、小字二郞、任右衞門佐、遷伊豫守、二人爭家相鬩、康正中、脩理大夫畠山賢良輔義就、周旋危難之際、以彌縫其闕、因茲、義就寵于足利義政、

在京師、賢良與義就第宅相對、義政屢詣二第、歡飲戲謔、賢良子基家、甫十歲、義政撫其背曰、而父善歌、而亦善乎、基家即歌、音吐琅然、擧座拚歎、大恊義政旨、翌日、義政夫人、亦來歡讌、義就饗基家、爲子、以固義政督遇、賢良悅、即出告義政、基家、小字彌彌若、於是稱二郎、襲義就小字也、義就、請綸旨、用義政旗、討政長、政長率紀伊河內和泉之兵、連戰挫之、一日戰于菅振、二人本出一門、同其徽號、不能分亮敵類、故政長令旌旗偏緣傳其年、以分彼我、衆美其製、世人皆倣造之、旌旗之制、一變云、義政、命政長義就、和解、二人入京、長祿中、義政、信佛禁殺、義就、犯禁出狩、義政不懌、義政、諜諸將聚花卉義就、所致偶枯、倍不懌、寬正元年、義政脩好政長、而召老臣游佐恒正、譴責義就、還國、以基家、嗣家、恒正謝、弗聽、則告義就、義就、不肯退、義政、命細川成之、衞皇居、諸將皆戒兵、義就燬第南下、騎士七十、步兵千餘、甲從爲、游佐國助、迎入若江城、義政合義就第舍與臣僕、附政長、基家愠、謂縱火鬬死、賢良諭止、基家、奔于河內、政長代入義就第、拜彈正少弼、義政、下令大和諸寺、擊義就、義就遣兵、焚天王寺、掠其傍縣、義政奏請討義就、不可、强請得詔書、則命政長、往討、義就逆擊政長於龍田、衆擾、政長不動、衆稍定、筒井氏援政長、斬

國助等數百人、義就喪氣、將自刃、衆止之、竟奔保嶽山、而築寬弘金胎觀寶、觀正四寺、連國見山、以防禦爲、政長使部將饋若江、自進陣于弘川、與義就相持、二年、義就奪政長糧食、而戰于太子磧、足利義政議計策、諸將曰、傳檄大和、以援政長、義政可之、義就部將須屋氏曰、敵意在久持贏我也、請乘夜出襲、可以逞意矣、義就然之、須屋氏臨發曰、吾曹不克、不徒還、幸君自勖勵衆、義就爲置酒、將士皆感激、而襲弘川、政長、以北畠教具山名是豐等騎卒十餘萬、圍嶽山、踰歲不解、殺傷相當、政長無退意、城兵氣挫、義就揮劍先衆出鬬、政長敗之、義就、退欲自刃、遊佐二郎、詐稱義就、而代死焉、義就間行、入吉野、此役也、是豐與義就合、而意怖其驍捷、歸語之父持豐、持豐乃結義就、五年、政長、爲管領、文正元年、義就、攻河內、復舊領、山名持豐、召義就、入京師、應仁中、持豐與細川勝元、爭權相擊、政長屬勝元、義就屬持豐、義就襲河內、河內守游佐長直降、則傳檄募集義故之兵衆、復入京師、先是、故事、每歲首、管領以下、宿將更饗將軍、是歲、春、政長佳設美供、以迎足利義政、義政弗至、政長歎曰、饞口令然也、乃潛自警、頃之、義就、及山名持豐來攻、義政令曰、使政長義就、以手兵格鬬決死、勿用諸將之援、義就聞之曰、固所願也、政長率

神保長誠、謂政長曰、若一蹶者、禍殆弗測、亡乃損辭價乎、竊爲君危之、忍小愧、與樹大功、孰以爲得矣、今回之擧、君勿輕之、以臣觀之、第地平夷、而難防戰、宜據御靈森、南控相國寺、西擁細川氏第、雖敗、不太甚、且臣之故舊、爲細川之老、緩急不肯捐我也、政長然之、自燔其第、以六千人、赴之、道多潰、比至、從者僅僅二千人、義就曰、機不可失焉、犯晨往攻、時方雨雪、兵士皸踣縮慄、而不進、政長亂射、殺數百人、斯波義廉等、密來援義就、細川勝元、閉門不援政長、政長之軍崩、政長遣人謂勝元曰、大師救我者、非所望也、幸惠一尊酒、將與士卒訣飲自盡矣、勝元不答、政長、焚營逃去、時人薄勝元、斯間、山名持豐、勢不振、故都下語曰、山滅川泄、謂二氏不足以賴依也、義就免政長之管領、自代之、無幾何、罷職、勝元、迎後華園後土御門二帝於幕府、政長、叙三位、護乘輿、入府、持豐將屯相國寺、勝元患之、欲使一强將擊卻之、未得其人、或曰、政長可、勝元召政長、語之故、政長曰、非敢拒命、然御靈之役、多亡士卒、其弊未瘉也、勝元有慚色、政長治裝、兵裁二千、觀者相謂曰、兵寡、恐不克、政長、據鞍顧眄曰、諸君勿爲累矣、政長雖百萬敵、非嚴之者、乃進臨陣、神保長誠、謂政長曰、彼衆我寡、勢難力戰也、我若專當彼一面、破之必矣、一面破者、全

軍敢不蹤擬乎、政長從之、蒙楯而前、薄敵相楯、大呼突陣、陣中沸亂、相排擠而潰矣、政長鼓行出陣後、以斷其走路、義就厲聲曰、我前鋒不整、吾將代進、音未畢、政長、奮擊而挫之、取相國寺、政長梟名、震都鄙、文明五年、政長復管領、七日辭之、九年、復職、有頃、又辭、延德二年、復職、斯際、足利義植新立、無威、幕府宿將、皆沒、獨存政長、政長驕肆、無所憚矣、明應二年、義就卒、稱寶泉寺、長子義豐、初名元家、小字三郎、任彈正少弼、驍果有父風、政長忌之、誣劾義豐、遂挾足利義植、細川政元、攻河內、義豐有器幹、處難而不撓、其所總之兵士、皆精練善射、堅守譽田城、命射手、亂發、以防義植等、義植等、不能近焉、爲長圍持久、城中食竭、義豐使人說義植曰、義豐雖不肖、以時月而朝覲、敝邑雖褊小、無歲不輸聘貢矣、大府有事、必趨之、有命必共之、豈一日寧居而忘君乎、義豐未知所以見戾也、向先考在世也、伯叔相攜、然罪科不糾其身、餘罪何逮後昆、且師之無名、克猶黯門族、況不克乎、今爲將軍謀、得收兵而還、身不墜家聲、我亦承旣矣、義植不聽、政元切諫、竟不聽、政元忿、與義豐戮力、擊義植、大破之、政長在正覺寺、士卒潰亡、則自刃、稱實隆寺、部將丹下氏等、二百餘人、放火殉死焉、政長子尙長、一名尙順、又名尙慶、號卜山、襲父官爵、

政長之死、尙長走紀伊、八年、尙長督衆圍正覺寺、義豐自殺、字義宣、一名義
英、小字太郞、任下總守、在攝山城、永正中、與尙長、攻擊、互有勝敗、尙長子植
長、任右衞門佐、遷尾張守、入爲管領、大永中、義宣起兵、與三好氏、屢攻細川
高國、天文初、義宣爲其臣木澤長政所弑、植長尫弱、國勢日傾、無嗣、弟河內
守長繼、一名長經、輕率侮士、士心不附、其弟政國立、小字三郞、歷任上總介、
播磨、尾張、二守、與三好長慶、頻年相攻、殺長慶弟、政國子高政、號一空、襲尾
張守、藉父祖之資、領大和、和泉、紀伊、三州守護、永祿中、三好義賢來略、義賢
父、嘗爲我軍所敗、義賢憤之、以窺我短、高政覘其意、擊殺義賢、義賢兄長慶
等、來寇河內、陷若江城、進掠大和、陷信貴城、高政奮起、欲報之、軍未整、會長
慶適至、高政邀之交野、織田信長、以救我爲名、而內實覘兩軍之釁、旣而長
慶遁去、頃之復來、斯際、家臣游佐信教、橫肆亡上、高政謀殺之、信教作亂、高
政遁走岩室、畠山氏遂微、與三好氏、分食河內、天正元年、爲三好義繼所滅、
高政弟、播磨守政尙、一名政義、又名直政、其子、左衞門佐貞政、德川公、與豐
臣氏、搆兵、時、貞政、失封家居、公檄貞政、貞政應檄而起、會和議、行貞政罷、貞
政子、民部大輔政信、仕德川公、初、畠山滿家弟、爲滿則、號道祐、任修理大夫、

封于能登、子孫相紹、襲封、滿則玄孫義統、應仁文明際、山名細川、相持京師、
義統援細川、大贍糧食、山名爲窘、翌年、補管領、以庶族、爲管領、他無其例、時
論娩美義統、義統孫義則、在京師、部將温井景隆、三宅長盛、長連龍等、自封
殖焉、義則奔于越後、義則子義隆、爲其臣游佐義房所弑、國中騷擾、義房以
國歸織田信長、上杉輝虎、攻能登、獲義房、誅之、自滿則、至義隆、皆修理大夫、
義隆子義春、嗣于輝虎、冒其姓、爲上條城主、任民部少輔、輝虎略能登、義春
以先鋒、伐温井游佐黨、拔其城、輝虎多其功、而議復封、能登人、跂望喜逕、輝
虎曰、義春驍勇、部下士、甲仗鮮麗、予之舊封、則與于虎也、終弗予焉、輝虎死、
其二子景勝景虎、爭國相擊、義春屬景勝、景勝臣、直江兼續、專權、義春與之
有隙、去如京師、爲豐臣秀吉所器重、常昵近左右、關原之役、屬德川公、以公
命、復本姓、剃髮、號入菴、後失明、退老于京師、愛文籍、令人常誦讀焉、一日聞
讀甲陽軍鑑曰、此予所自體之、多乖謬、況其他乎、止其讀矣、子孫、仕德川氏、
列高家、

續史氏曰、足利氏、以權譎、定天下、畠山氏、亦以權譎、而輔弼之、終相隆替矣、
基國之後、始分、猶室町有鎌倉、持國之後、再分、猶義政之後也、其廢立之際、

欲福其國、而反禍者、多矣、不可不愼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四

列傳十

山名持豐

細川勝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山名持豐、祖時義、歷任右衛門佐、彈正少弼、遷右京權大夫、兼伊像守、領但馬、伯耆、二州守護、父時熈、與叔父氏幸、分其國、時熈有但馬、任右衛門佐、轉宮內少輔、氏幸有伯耆、任右馬頭、族滿幸、性貪悋、欲奪時熈氏幸之封、乃譖二人於足利義滿、義滿議誅二人、二人奔國、出謝、得釋、而滿幸謀叛、時熈氏幸從義滿、討滿幸、戰敗殆死、部兵拯助之、以滅滿幸、終復封、時熈卒、持豐繼立、任彈正少弼、遷右衛門督、領但馬因幡伯耆三州守護、創髮號宗全、天資票健、長身赭面、時人目曰赭入道、先世、軍間、遇元旦、家宰進圖餅九、斜方餅三、食之、則戰得克、卒以九國三斜方、爲旗章、嘉吉初、持豐率其族、教清、教之、討赤松滿祐、攻白旗城、滿祐懸巨材、以拒守禦、持豐以牛數百頭、使箕人跨之、俾城兵卒屬其後、城中悉發其巨材、牛死兵入、以斬滿祐、縣官高其功、賜

持豐于播磨、教清于美作、教之于備前、山名氏之勢威、甲于一世、頡之管領畠山持國、建議、立滿祐後、持豐怒、起兵、破之、

細川勝元、少稱聰明六郎、四位、右京大夫持之之子也、世領南海四國、文安初、有司獲賊七百餘人、致之闕下、時畠山持國秉政、權皆以當斬、爲勝元尙幼、從容謂持國曰、衆人死生、在君手、今不問一欵、以行刑、無乃有冤者乎、刎者不可復活、刖者不可復肉、詎不得確實、而處事矣、持國奇其言、則誅元惡、餘咸赦之、聞者、深多勝元、勝元襲父官爵、兼武藏守、爲管領、時年十六、居數歲、能管領、享德初、復職、娶山名持豐女、此間、畠山持國二子、政長義就相鬩搆兵京中大騷、足利義政、欲召諸將衞幕府、持豐勝元不往、持豐有怨持國、焚其第、義政怒持豐之橫肆、命諸將、誅持豐、勝元舉族援持豐、幕府兵少、義政不能出攻、擁兵自守、勝元不欲抗義政、爲持豐請赦、持豐亦自謝、以獻誓書事、輒釋、持豐歸國、康正中、勝元族成之、請義政、立赤松氏後、義政常憚忌持豐之强、故削其封、予之、持豐愠、滅赤松氏、復封義政再立、持豐又滅之、持豐令人詰勝元曰、成之所爲、汝盍沮止、汝欲使彼剔我手足耶、勝元枝梧不謝、持豐不平、先是、勝元無子、養持豐子、爲世子、己而生子、則廢世子、持豐益

不平、兵端始萌、寬正中、持豐子是豐、攻畠山義就於嶽山城、與之戰、七勝七敗、城兵疲退、是豐曰、不拔此城、不生還、乃挑戰、義就執刀、身先士卒、進出、是豐曰、義就勁果、我好敵也、戰良久、日暮、交綏、有間、又攻陷城、是豐歸、語持豐、以義就之勇、持豐心異之、足利義政、立弟義視、爲儲副、命勝元、輔之、已而生子義熈、義政欲得一强傅、以立義熈、廢義視、熈視諸將、莫勝持豐者、卒以義熈屬持豐曰、吾欲立孺子、然義視業已爲嗣、勝元輔之、弗可撼也、願子、爲吾圖之、持豐欲扶義熈、覬將府之權、則喜許諾、延畠山義就、爲黨援、當斯時、斯波義廉、斯波義敏、爭國相嫉、持豐以女、許嫁于義廉、義政、助義敏、黜義廉、以收其第、義廉走告持豐、持豐將自至其第、拒義政使者、持豐臣、垣屋、大田垣、二氏、交諫曰、以葭莩之親、而背累世之恩、無乃不可乎、盍速轉兵與幕府矣、若一旦與將軍、生釁端、廢黜世弗癒、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君不聽臣等言者、國家之難、不旋踵、臣等、坐不忍觀其難、故先乞骸骨、持豐笑曰、卿等、奚爲輕躁無深慮耶、昔者、赤松滿祐、弑普光公也、細川武田諸氏、以將府之命、討滿祐、皆敗衄而還、予以單軍、深入、徑梟彼首、以報將軍之讎、然滿祐屍未冷、將軍錄其遺孽、且奪我功田、以予彼、茲奚弗疾父讎、而疾報讎者、如此人、

亦可賴也、垣屋、大田垣、服其言、於是、持豐、要義政、請宥義廉、義政許之、持豐威焰、在勝元右、勝元罷管領、潛居累月、悵然不樂、應仁元年、勝元結黨聚衆、族政之、師春、春元、政春、及斯波義敏、畠山政長、京極持清、赤松政則、武田國信等、起攝津、丹後、土佐、讚岐、阿波、參河、備前、備中、和泉、淡路、越中、紀伊、河內、隱岐、出雲、飛驒、近江、播磨、美作、安藝、若狹、二十一州兵、凡十六萬餘、勝元自督之、陣于東山、前後兩翼、布九營、以當持豐、持豐猶曰、悔爲豎子所先、即急召兵、族教之、教清、及斯波義廉、畠山義就、畠山義統、六角高賴、一色義直、土岐成賴等、起但馬、播磨、因幡、伯耆、備前、美作、石見、越前、尾張、遠江、大和、河內、紀伊、能登、近江、丹波、伊勢、土佐、十八州師、步騎、凡十一萬餘、持豐自督之陣于西京、山名是豐、失持豐意、屬勝元、約爲父子、勝元議曰、幕府前、有一色義直第、接西陣、今遣一將屯實相院、以斷之、義直必懼走、然則可以取幕府也、五月二十四日、命武田國信、赴屯焉、義直果走、勝元入幕府、請將軍牙旗、而樹于軍門、以迎足利義視、命諸士轉據街衢、持豐遣垣屋攻實相院、命大田垣、守東面前壘、勝元兵、攻大田垣、發火、時風烈、濫炎四延、持豐隨滅隨燒、集好華開、二院皆焚、持豐營中、擾亂、勝元舉軍大擊、喊聲振天地、日夕收軍、命

細川師春、縉大宮第、二十六日、斯波義廉、山名教幸、匝大宮、疾攻之、勝元使細川成之、細川成春、援師春、更使京極持清率萬人、躡義廉之背、比過戾橋、義廉將、朝倉等、設謀薄之、持清敗卻、爭橋、排擠陷溺、水爲不流、後過者、踐之以踰、赤松政則率三百騎、自豬熊巷、救持清、遂破義廉軍、拔師春、入之細川政之村雲第、持豐與義廉、戮力蹙之、持清成春、放火、要持豐、持豐不撓、而鬭烟燼之中者、兩晝夜、彼我死者、五萬、尸血狼籍道路、六月、勝元軍于相國寺、持豐軍于斯波氏第、持豐之兵、日加、大內河野二氏、援持豐、未至、勝元先攻持豐、不克、罷還、勝元營中、訛言、足利義政侍臣、有通者、故常泄我密策、八月、勝元逐義政侍臣十二人、遂迎後華園後土御門二帝、置之營中、而已所欲、皆以帝旨、驅使之、持豐欲取三寶院相國寺、以杜御靈口、九月、令一色義直、畠山義就、大內政弘、土岐成賴、六角高賴、各帥萬人往攻、爲五將、矢日、不取院寺、不敢生還、直攻三寶院、武田信賢、及子基綱、以二千餘兵、守之、力拒竟日、士卒多散亡、基綱啓門扇、單騎出戰、衆爲披靡、義就卒野老源三、有膽力、進搏、基綱揮力、斫其甲、刀折、源三頭顱碎死、基綱徐退、莫進遏者、既而三寶院陷、五將轉攻淨華院、破京極持清、縱火皇宮側、燎焱突騰、而火連亘近衞鷹司等、三十七邸第、南禪青蓮等、七十餘寺院、燬日弗滅、勝元命赤松政則、安富元綱等、守相國寺、令別將張軍於一條寺、備陰欵持豐、以塞一條口、五將攻寺門、元綱兄弟、與政弘、成賴、確鬭、自晨至昏、殺傷相當、京極持清、武田國信、以兵一萬、馳救、政則元綱、道路有流言、政則等敗死、持清國信乃還、十月、五將、以弓手、急攻、元綱兄弟、嘯嘑防戰、中矢偃仆、相國寺陷、五將所獲首馘、滿載八車、以輸于持豐、而留屯相國寺、細川政之謂勝元曰、敵據相國寺、於我不便、盍擊卻之、勝元曰、吾亦念此而已、則使畠山政長爲將、東條元次爲副、分路、並攻、政長斬首八百級、卒復寺、東西兩陣、以寺爲界、以爲久持之備、二年、足利義視、絕勝元、勝元忿、以武田國信等、三千餘兵、跳馳以挫義視、足利義政、憚其勢、脩好於勝元、勝元復管領、文明三年、持豐守兵懈倦、勝元乘夜襲之、進至廐前、放火、持豐自提薙刀、出相擊庭中、勝元敗歸、五月、多賀高志、率近江兵、援勝元、六角龜壽、覘高志虛、而起兵、應持豐、高志乃還、勝元、遣武田國信、城北白河、山名是豐、城天王山、以斷持豐之餉道、持豐遣畠山義就、屯勝龍寺、大內政弘、城狛野、以報之、政弘臣二尾弘直、背其主、應勝元、勝元陰傳檄對馬、告少貳教賴曰、京畿多難、列侯赴之、奚邦不虛、以君

[illegible]威、欲復舊封、今時不可失矣、教賴悅、促賦東上、陷筑前、西海大駭、四年、勝元諭降畠山義統、以開北道湊輓、持豐稍喪勢、五年三月、持豐病卒、享年七十、稱遠碧院、勝元、欲乘喪擊滅之、遘疾不果、五月、勝元卒、年四十四、稱龍安寺、初、勝元與持豐、構怨、至是七歲、未剖勝敗、倂死、然權勢終歸細川氏、勝元子政元、自有傳、持豐長子教豐、任彈正少弼、兼伊豫守、次子是豐、爲彈正忠、教豐生政豐、政豐生祐豐、一名俊豐、並右衞門督、祐豐生豐定、豐定生豐邦、相嗣立、豐邦爲大藏大輔、創發號禪高、天正八年、豐臣秀吉、來圍鳥取城、所獲居之城下、諸將士族、被斬剖、及豐邦女、豐邦出降、秀吉責其遲、削封、衆怨豐邦、次年、豐邦走投于毛利氏、於是、山名氏亡、

豐邦或作豐國

續史氏曰、山名細川、煽動禍亂、丞舉兵燹、皇宮及侯第商肆、拂地蕩盡、而居無所、食無物、人雖懷其土、不可以不去也、故都下、絕見戶、武人欲掠財貨、固無有焉、且圻甸之道、崎嶇不便轉輸、而其水程、亦不便漕運也、宇治源于琵琶湖、木津源于笠置山、賀茂源于鞍馬、木船之際、僅弗可以取遠矣、大堰淺難舟、淀江不瀾、不能入京、其難得糧餉者、如斯、加之、兩陣偕擁大師、曠日彌久、欲亡饑餓得乎、然未聞人相食者、無它、皇國風、不忍人相食也、儻遣西人處茲難者、幾不食子爨骸、或云、其食子爨骸者、文飾非實有矣、雖然、漢唐諸人、間以人充食、史詳其事、不得匪實有也、彼自稱仁義國、其食猶爾、況其他國邪、有以人皮爲鼓、以腦骨爲甲冑、殘忍無不至者、我國雖喪亂相接、風俗澆薄之際、未至彼之爲者、土風敦厚、自有勝于萬國者矣、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四終

神陸一作神植

增澤一作甲斐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五

列傳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斯波義敏

斯波義敏、一名義寛、又名義良、出自左馬頭足利義氏、義氏孫、中務權大輔、家氏、始稱斯波氏、家氏、曾孫高經、歷官右馬頭脩理大夫尾張守、傅足利義詮、爲管領、高經生治部大輔義將、襲管領、義將子義重、孫義淳、並兵衞督兵衞官、類唐武衞、故世謂斯波、爲武衞氏、義淳子、治部大輔義嗣、早夭、無子、義敏以支族入立、或云、義淳子、民部大輔義豐、義豐無子、庶族義鄕立、爲治部大輔、其子義健、襲父官、無子、義敏承其後、義敏脩理大夫持種之子也、或云、義敏父、爲義種、稱大野氏、義敏立、年甫十五、以世資、領越前尾張遠江三州、任左兵衞佐、有三老臣、曰增澤氏、曰朝倉氏、曰織田氏、皆橫肆不法、自劃領義敏之封土、義敏殺織田、謀除增澤、國中不靖、義敏出奔于京師、增澤姊、爲伊勢貞親妾、貞親、用事幕府、而恩昵少比、則因貞親、愬義敏、義敏抗愬、足利義政和解之、三臣不可、乃喻義敏老、其子松王立、貞親、請廢松王、立義敏從

右兵衞督或作左兵衞佐

貞蓋一作眞藥

滿義廉、義政許之、義廉、本稱澁川氏、爲治部少輔、嘗從足利義教、譖赤松滿祐、第滿祐殺義教、義廉潛逃全命、旣立、遷右兵衞督、義敏失勢、流轉西溟、投于大內氏、松王剃髮、爲僧貞蓋弟子、寬正中、伊勢貞親妾、死、貞親、更納義敏女弟、情意頗欵、便說義敏之寃、貞親深悔往昔之爲、而爲義敏、請赦、貞蓋亦請、足利義政允請、貞親、以教旨召義敏、入京師、以黜義廉、收其第宅、此際、義廉、取山名持豐女、而走告持豐、持豐擧義敏、發嚴備辨、未發、時都下訛言、今出川氏、亦右義廉、貞親、畏走伊勢、義敏走越前、持豐、請赦義廉、義政又聽之、應仁中、義廉爲管領、持豐與細川勝元、構兵、義廉以越前尾張遠江、屬持豐、義敏、以越中、屬勝元、勝元屬將京極持淸、帥萬人、過戾橋、義廉將鹿艸朝倉等、設謀脅之、持淸兵、爭橋墜溺、數千人、持豐、則陣于義廉第、爲持久之計、文明中、義敏拜治部大輔、爲管領、遷右兵衞督、敍從三位、聽昇殿、久在京師、國疆蹙斂、織田敏定、諫義敏、與義廉和、養義廉子義良、爲嗣、義良更名義寬、任治部大輔、三年、增澤祐德、弑義敏、奪越前、朝倉氏、誅祐德、以取越前、織田氏、挾義寬、自領尾張、義寬子義達、一名義遠、又名義雄、立、襲父官、取織田達勝女、有身、會嬖妾赤田氏亦身矣、義達、出畧遠江、達勝、命林秀宗、害赤田、秀宗、

一說親行義象之疑

愬之、竊扶送伊勢、生宗繼、赤田、深德秀宗、使宗繼稱赤林氏、織田氏、生義統、義達、與今川氏親戰失利、以女、配氏親弟、而割地與之、義統立、襲治部大輔、爲織田信友所弑、子爲義銀、織田信長擁護之、在淸洲、爲左兵衞佐、信長名望始著、義銀忌憚、謀除之、事露、爲被逐斥、剃髮稱津川氏、子左近將監親行、仕豐臣氏、食二千石、元和之役、戰死、亡嗣、

續史氏曰、嫡庶之分、不可不嚴矣、一亂之、大則覆國絕祀、小則弱國危家、應仁之亂、是也、斯波氏、與足利畠山山名諸氏、同出一途、當時、生一賢嗣、不使諸氏甘蹈袁劉之覆轍、吁、數國無一賢、何乎、

朝倉敏景

朝倉敏景、初名教景、又名孝景、小字孫次郎、稱彈正左衞門尉、六世祖、廣景、始居越前、子孫屬足利氏、或隷斯波氏、敏景、下野守爲景之長子也、爲景、初名教景、又名家景、敏景少小不凡、足利義教、一見歎曰、眞英物也、賜佩刀、旣長、談好文武、觀書講兵、殆忘寢食、應仁之役、敏景屬山名持豐、戰于戾橋、踴躍奮進、敵兵敗退、墜川、流屍蓋水、畠山義就、奇其勇、具狀語持豐、持豐、抃喜大賞之、文明中、增澤祐德、弑其主、奪越前、時、敏景在京師、歸討祐德、大小二

十一戰、終克之、足利義政、以越前、封敏景、薦爲左衞門督、城于一乘谷、十三年卒、臨終遺訓曰、夫國者、本節儉、莫流奢靡、宿老將校之裔、弗必賢、故莫世厥職、而異材、便擢之、無能、便矜之、一歲、三巡、省視邦人、要令無遺賢、四邊雖靜、莫忽候邏、寧與買千金刀一口、供一人、弗如買百金槍十竿、供十夫、若欲設散樂、必用國人、莫借京師樂部、凡斯數事、平常服膺之、不可須臾慢矣、人君御國之要、仁政爲本、刑罰爲末、以愼勸懲、假令、博覽經史、兼通技藝、居止輕率、心志無恒、詎功之成矣、子氏景、從敏景、有戰功、足利義政、賜寶刀、十八年、氏景死、子貞景、任下野守、長享中、從足利義煕、攻六角高賴、永正中、叔父景總、從祖父景豐、誘增澤殘黨、作亂、貞景討平之、一向僧侶、聚兵所在蜂起、鴟張騷然、貞景、分遣諸將、連戰克之、而殲渠魁、九年、貞景卒、子孝景、足利義植、討六角氏綱也、孝景援義植、破氏綱、義植賞賜、且謂曰、此役之戰功、無出子右者、淺井亮政、畧定北近江、六角定賴、攻亮政、亮政請援、孝景出兵擊却、亮政感悅、來朝謝恩、大永中、三好長輝、畧于京師、時京都荒擾、無衞士、孝景趨赴救難、管領細川高國奇之、勠力剪定長輝、將軍足利義晴、多其功、天文中、孝景爲幕府相伴衆、十七年死、子義景、初名延景、任左衞門督、敍四位、一

向徒又起、義景以女、妻釋光佐子、弭兵、元龜元年、織田信長來攻、淺井長政援我、信長遁去、既信長在京師、長政欲擣其虛、義景謂、不如要歸路、長政然之、信長擊長政、義景使族景健救長政、信長請援德川公、夾姊川陣焉、我兵百餘濟川擊公、不利、次隊尋濟、破公前軍、我兵真柄直隆、及子直基、用長劍一揮斃殺數人、疲憊戰死、全軍大敗退、信長適攝津、義景將步騎二萬、入京、攻信長之諸砦、竟爲和好、二年、信長入近江、長政丐救、義景以故不救、三年、信長又入近江、義景救長政、天正元年、信長又入、義景又救、戰失利、而退、信長來攻、義景委國遁匿、信長懸金募義景、族景鏡勸義景自殺、義景沈吟曰、七轉八倒、四十年中、無他無自、四大元空、乃手割腹、景鏡擁其首、降信長、自敏景封于越前、至是百餘年、亡焉、頃之、朝倉景健結釋光佐、舉兵、越前龍門虎杖等、諸城主、起應之、信長大舉來討、衆寡不敵、景健敗沒、

續史氏曰、予覩朝倉氏系譜、有載、朝倉氏、出于表米親王、親王、孝德帝第二子、賜但馬丹波丹後、三國、任養父郡大領、傳其封、至十八世孫高景、高景子廣景、移越前、爲其國守衞、傳其封、至十一世孫義景、又覩別系、表米作袁朵、國史不載其人、可疑、一也、二丹分國、在和銅中、而表米先封之、可疑、二也、天武以前、無親王之稱、而獨表米有之、可疑、三也、平源之際、諸侯或領其土、而朝倉氏、久保其封、可疑、四也、廣景移越前、則有之、爲其君、蓋未也、夫賜越前者、在敏景、後嗣守其訓、則存矣、失則亡矣、訓乎訓乎、不可失焉、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五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二

足利義植

足利義澄 子義晴 孫義輝 義昭

足利義植、初名義材、一名義尹、號殿山、父准三后義視、初名義尋、娶贈內大臣日野重政女、生義植、義植從義視、播遷美濃、任左馬頭、從兄義熙薨、無嗣、義植立、紹其後、爲征夷大將軍、擢宰相、兼中將、其明年、義視薨、稱大智院、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初義熙伐六角高賴、未克而薨、及義植即位、諸侯皆來賀、獨高賴弗來、義植劾奏高賴、請錦旗、以斯波義廉、畠山政長等、三十餘將、十萬餘兵、討高賴、高賴奔甲賀山、義植凱還、明應元年、高賴聚兵、義植再討之、會京師賊起、有司不能制、爲後土御門、詔召還義植、義植答使者曰、義植奉王命出征、不庭元惡未授首、臣之罪也、而俄撤軍、彼爲追尾也、必矣、臣進無功、退損師、此臣罪逾重、唯願得睨旬日之暇、察機罷退矣、居數日引師歸、二年、義植率畠山政長、細川政元、朝倉貞景等、三萬餘騎、伐畠山義豐於河內、以正覺寺爲牙營、諸將代攻義豐、義豐窘困、乞和、弗聽、政元以故、黨義豐、與共率兵、襲正覺寺、義植執稍、出禦、失利、政長等敗沒、士卒奔潰、闔軍大亂、義植不知所出、引刀自刺、軍吏諫義植曰、勢未判、姑伏匿忍羞全命、義植便投佛祠、通宵僂身屏息、以閉守爲、政元、百方索義植、不得、黎明、僧徒奉燭禮佛祠、而扉隙露鮮鎧、即怪却、召衆士、手持兵仗、進啓扉、義植踊出、攫闘數合、衆寡不敵、卒爲見禽矣、政元幽閉義植、一昔、伊勢貞成、與上野廣戸二氏、審來勸義植、脱走、從者僅十二人、義植佯爲微者、徒步、轉巡越前、越中、美濃、伊勢、諸國、至攝津、航海、赴伊豫、海中風烈、波濤梗澁、而不得前、貞成意色不撓、屬柁師、且祝水神、風少靖、著能島、土賊設關、要義植、義植問、島主爲誰、答曰、村上雅務也、義植就、見雅務、雅務謝曰、乃者仄聞將軍、以世故、播越四方、臣亦辟離、逃伏在斯、何圖、今日邂逅海隅、殆天啓也、則護送義植之周防、寄大內義興、文龜元年、義植復官職、永正四年、細川政元死、嗣子懦弱、不振、義興、傳檄西海山陽二道、大纂兵、五年春、得大友氏統、島津貴久、星野親忠、麻生元重、高橋統種、吉川興經、小早川正平、毛利興元等、十二萬三千餘兵、奉義植、入京師、村上雅務、率戰艦七千、先發、取攝津、足利義澄、委第遁走、後栢原、以

十五年一作十六年
左馬或作右馬
一說義冬義澄之長子寵于義植
或云義助義冬之弟
十五或作十六

義植、爲從三位、守權大納言、復將軍職、尋進從二位、六年、六月、義植入朝、詔
准廷臣、十月、有盜、乘夜、犯刼義植寢室、義植、手斬四人、身負九創、義植以爲
義澄所使也、大捜義澄、弗獲、七年、入近江、攻六角定賴、定賴、義澄所寓也、歷
下多資、義植亡利罷還、八年、細川政賢、以南海兵、六角定賴、以東國兵、同時
入畿、聲勢之下、大驚、義植、以大內義興之鎮、暫辟其鋭、而避于丹波、以驕政
賢定賴、已聚兵衆、以畠山植長、山名氏明、細川高國、朽木植綱、朝倉貞景等、
八萬餘兵、歸京、大內義興、爲其先鋒、戰于船岡山、大破政賢定賴、斬首六十
車、義植威名大顯、構第於三條、居焉、十年、義植復攻六角定賴、入近江、亡利
還、十五年、加義植淳和奬學兩院別當、爲源氏長者、先是、大內義興、爲管領、
宿衞京師、將府旋繆、是歲、義興辭職、細川高國代之、橫威熏灼中外、義植厭
之、欲以畠山植長代高國、高國怫作亂、大永元年、義植辟禍、出奔于淡路、尋
褫將職、後二年、薨于阿波撫養、稱惠林院、天文中、贈太政大臣、從一位、子左
馬頭義冬、義植流寓之際、義冬隨上下、終入南海、母細川氏、病喪心、後母不
善義冬、謂曰、義冬柔怯、不任家嗣也、義植信之、天正初、義冬遁居平島、世稱
之平島公方、以錦旗爲家寶、食邑僅二百石、義冬卒、子義親嗣、松永久秀擁

其族喜內、喜內忤意、被殺、久秀憤恚、毒義親殺之、弟義助及立、欲入京、爲一
宮成助所遮拒、不能至矣、義助擊成助黨、三好氏援義助、久秀擁成助、迭攻
守有勝敗、義助死、子義種、孫義次、曾孫義景相繼立、皆稱又太郎、仍襲祖尊
氏故事也、義景後、累世沿襲至今、傳其稱、以賓于阿波、
足利義澄、初名義通、又名義高、號旭山、父左兵衞督政知、更名氏滿、幼落髮、
歸佛、爲香嚴院主、文明中、阪東亂、上杉房顯、請幕府曰、願得一將種、以鎭東
國、足利義政、遣政知出鎭、於是政知蓄髮、居于伊豆掘越、世謂之掘越公、有
二子、長曰茶茶、次則義澄也、義澄爲後妻子、政知鍾愛之、以疏斥茶茶、延德
中、茶茶弑政知、政知稱勝憧院、贈太政大臣、義澄走投今川氏親、有間歸國、
而戮舊臣片山秋山二氏、二氏有梟名、衆惜愍之、邦內弗靖、明應初、茶茶祭
父、祭畢、北條長氏、來掠、茶茶鬥敗、被創、放火自燔矣、義澄走逃箱根、卒再投
今川氏、今川氏護送義澄、入京師、管領細川政元、寘之天龍寺、將爲僧、未果、
足利義植、與政元猜忌、擧兵相攻、義植連戰敗衂、弃府脫走、九條政基、有姻
于義澄、乃語政元曰、義澄、嘗鞠于慈照公、義當立、且將府不可一日亡主也、
汝速以便宜從事、則立義澄、義澄年甫十五、爲征夷大將軍、拜正五位下、行

八年一作六年
享祿元年或作大永七年
一說周暠義昭之兄
一說十二月義輝襲將軍爲左馬頭
或云永祿元年義輝據朽木

左馬頭、八年、遣使脩好於朝鮮、義澄常慕大藏經之贈篤難速、因朝鮮、求梓
於明、明以梓、附朝鮮、朝鮮留弗致焉、文龜元年、義澄奏請、削義植官爵、後栢
原帝許之、二年、義澄遷從四位、除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三年、補從三位、永正
中、義植入京師、細川高國援義植、義澄、遣書高國、請和、高國弗聽、義澄奔近
江、居數月、褫職、八年、沒于嶽山、稱法住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進太政大臣、
長子義晴、次子義維、義澄屬義晴於赤松義村、義維於細川澄元、義維任左
馬頭、生義榮、永祿中、將府多秕政、義榮、代足利義輝、襲紹將職、而官左馬頭、
患癰卒、
義晴、小字龜王、號曄山、少丁父憂、將府多虞、出居播磨、大永元年、京中無將、
管領細川高國、迎義晴、七月、義晴除從五位、十一月、進正五位、十二月、襲將
軍職、二年、叙從四位、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三好長慶、作亂、義晴伐平之、享
祿元年、京師亂、義晴奔近江、依朽木植綱、三年、遷從三位、守權大納言、天文
元年、義晴歸京、十五年、讓職子義藤、詔義晴、補右近衞大將、十六年、夏、細川
晴元、作逆、京師復亂、義晴辟禍、而保北白河、晴元肆火、脅義晴、會大風雨雹、
火乃滅、晴元、歛手退戍、士卒多亡、晴元罷、秋復來攻、義晴防戰、矢竭、而糧食

亦罄匱、遂移居阪本、十七年、講和、義晴歸京、十八年、晴元與族氏綱、以故構
兵、晴元戰敗、氏綱入畿京師、近衞植家告義晴曰、應仁以降、兇徒犯闕者、不
翅一再、而倉儲爲之耗蠹、大率、以皇都爲角鬥場、方今之勢亦然矣、姑脫其
災、可也、不者、禍機不可圖焉、義晴然之、與植家、出據東阪本、十九年、晴元使
人城如意嶽、而將往從、至穴大山、斯際、封彊日蹙、義有京城攝津、三好松永
宰之、二人橫暴貪戾、不得人心、而訟訴滿府、歲稅不入、衞士自解離散、義晴
不能禁止矣、日夜憂悶爲疾、而薨、稱萬松院、贈從一位、行左大臣、有三子、長
義輝、次義昭、次周暠、
義輝、初名義藤、小字菊王、號融山、天文十五年、七月、授從五位、十一月、進正
五位下、行左馬頭、十二月、襲將軍職、拜從四位下、十六年、遷參議、兼左兵衞
中將、從父義晴、辟禍於北白河、十七年、歸京師、居二條第、十八年、京城亂、義
晴保阪本、其明年、徙寶泉寺、轉據朽木、居數年、歸京、當此時、三好長慶、結黨、
猖獗都下、義輝、命細川晴元、督諸將、攻長慶、焚其第舍、長慶怒、以兵刼掠京
中而偪我掘川館、義輝奔近江、復據朽木、永祿中、義輝與長慶、戰于北白河、
不克、終和、義輝歸京師、上杉輝虎、入朝、密啓曰、長慶之凶邪、肅可忽矣、輝虎、

請爲將軍援之以爲不軌義輝危弗聽義輝修繕二條武衞第而謀議內諸國以徵賦特稅攝津戶金什二物議不穩先是從弟義榮闚將府以情語三好長慶長慶止之義榮更語長慶族政康康長及松永久秀政康等皆推許焉八年義輝徙二條第而門扇未成政康等陰率千餘人宣言詣清水寺以入京師乃謀紓我備而陽爲訟辭因進士晴舍者奉之義輝義輝毋近衞氏曰劫而訴者高師直山名持豐故事爾今宜允其請以緩難矣語未終賊徒大呼蟻附攀墻第中宿直者一色秋成上野輝清高師宣彥部晴直細川隆是武田信景杉原晴盛等聯鋒突出肉薄奮鬭而斬數十人晴舍曰悔爲賊見賣使將軍疑吾吾自刃以明無它則伏劍死焉是際諸宿將在外聞變議者不一或曰速救或曰事既晚矣救無益治部藤通奮曰聞敵勁而退矣非夫諸子能爲非夫乎我不能也以弟福阿彌及沼田氏馳至第門賊不許入時賊皆佩竹枝爲號藤通等乃佩竹枝混賊入第義輝方與左右訣欲見藤通等深義之意欲令三人免禍因命曰而等出招未來者三人曰事急臣等若出恐不及事聲色並厲不肯去矣鐮工小次郎嘗被義輝之恩遇聞變即來周旋勞力義輝遺絕命辭書之姬人袖曰足利之滅畢茲在今日也遂開府庫採名世重器悉投擲庭階以蹂藉爲賊趨拾之義輝與侍臣用傳家寶刀更出鬭刀缺折衆大攬廓賊池田者刈義輝之脛義輝踣伏賊群聚刺之營中火起或謂近衞氏辟火近衞氏曰家之淪覆無乃因老婦多失乎自投火而斃此役也池田傷目畢失明爲廢人丐乞終身世人指目爲弑逆之報也義輝卒年三十無子追贈從一位行左大臣稱光源院近衞氏稱慶壽院義昭初名義秋號昌山義昭與弟周暠俱祝髮義昭入南都爲一乘院主名覺慶周暠在鹿苑院永祿中兄義輝卒三好氏使平田某紿周暠曰公來將奉以爲將軍周暠信之行涉夷川平田自後刺周暠從者四散獨小四郞者年甫十六奮鬭斫平田三好氏遣人幽義昭命兵士守之以斥義昭從者唯細川藤孝給仕義昭與之密議佯病藤孝進毉米田宗賢後數日託病癒而與酒守兵守兵皆醉頹宗賢乃扶義昭奔近江每踰嶮阸宗賢負義昭比過甲賀山藤孝追及之與共至矢島館于六角義賢既而守兵醉醒四道索義昭不獲義昭潛居累月蓄髮翌年三好黨聞義昭所在令人探覘義昭覺之乘夜遁去航湖時屬旣望月光皎然義昭賦詩云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公亦慰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左右和之朔誦數闋

六角義賢一作和田秀盛

黎明達若狹依姊夫武田義統其國小勢微事不如意則之越前國守朝倉義景奉義昭遣館敦賀敦賀有寇移居一乘谷義昭熟察義景雖倚賴而欲別選一將與之相謀復舊業未得其人便禱春日山神以求靈助其夜夢嘗平清盛遠裔于尾張者必有福矣既覺令卜人太華筮之遇臨之節其繇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太華云上柔下剛不自用而任人不勞而能治吉孰大焉義昭曰我夢協我筮所謂獲于休祥者也側聞織田信長清盛之後在尾張夢之所導蓋此也竊遣細川藤孝諭意於信長信長喜迎之義昭促裝義景固止義昭不肯辭依信長亡幾信長納義昭於京師而糺足利氏舊領分職內地附義昭義昭賞信長之功勞賜徽號呼曰阿父用始祖尊氏遇赤松則村故事也時室町第燒亡義昭假居清水寺徙本國寺襲將軍職加參議兼左近衞中將授從四位下十二年進從三位守權大納言三好政康等萬餘人圍本國寺寺中兵寡義昭將出走細川藤賢止之曰援兵在目將軍奚輕舉止之爲防禦數日援兵不來然後微行脫難未爲晚也臣留守備義陽爲將軍於臣榮多於將軍亦全身兩不失其宜也義昭然之部署諸將以防賊兵野村高勝殊死奮鬭會攝津河內之兵來救伊丹親興擊政康卻之義昭徙居二條城元龜中義昭合織田信長兵擊三好黨於攝津不利信長有嫌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二人要信長歸路義昭和解之信長討平三好黨自秉軍權義昭厭之信長舉義昭短而書之遠近義昭鬱怏不樂密謀延白井胤定除信長則遣人召胤定胤定不至義昭更結上杉輝虎爲援天正中將石山堅田以聚兵信長謝罪弗許即來侵義昭戰亡利佯和罷兵既而信長來畧義昭逆戰又亡利奔于河內士卒潰亡殆盡義昭乞降信長不容焉數其罪而勍奏之則詔褫義昭死一等爲庶人義昭削髮播遷和泉紀伊播磨諸國而如安藝毛利氏奉義昭居之鞆津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爲義昭招故舊義臣立募萬衆本願根來二寺亦遙爲應援信長使豐臣秀吉攻安藝自將繼之中道而死秀吉代信長管京畿冀爲征夷大將軍故事征夷非源姓不任故秀吉欲冒足利氏屬義昭曰公養余爲嗣富饒唯公所欲義昭嫌秀吉寒族不許其請曰貪安逸而汙祖宗予不敢爲秀吉不能強慶長二年義昭死于大坂稱靈陽院贈准三宮足利氏至此祀絕

續史氏曰一善不足以興其國一不善不足以喪其國豈積其漸重其微而后顚矣讚曰尊氏東馳西聘出萬死得一生者數焉猶未能剗[illegible]餘蜺至義

義統一作元次

讀云義昭制[illegible]准三后居室町故第

滿，始冒其餘閃，以合四海，此義滿之擾暑勝尊氏乎，曰否，時運令然也，自義滿，至義政，繳業務驕奢，上則逼擬至尊之服御，下則峻責百姓之租調，內則起土木之役，外則起兵革之事，了傚宇內鼎沸，糜爛而不可復理，義植以下，名雖將軍，其實則非矣，至義昭，名亦泯矣，人或以泯其名罪義昭也，抑末矣，義昭，處于艱苦之際，音辭忼慨，不爲窮乏，士捷其節，而淫于安逸富樂也，其志體有可善者，然災其身，覆滅其社稷，不於義政等世，於義昭世，亦亡乃時運令然邪、

續日本史卷之二十六終

長輝一作
長元元近
一作元長
又作元編
備經一作
政其又作
常編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三

細川政元

細川政元，少稱聰明九郎，四位，右京大夫，勝元之子也，承祖宗遺領，有南海四國，勝元與山名持豐相持京師，大內政弘，河野氏通，黨持豐，而侵掠邊頭，政元，使族義春及香川元明等防之，勝元卒，政元立，襲父官爵，而職管領，亡幾辭管領，爲武藏守，尋復管領，明應二年，從足利義植，討畠山義豐，義豐，令人謂政元曰，昔者行刑也，罰弗及嗣，雖赤松滿祐之大逆，而罪止其身，故徵其後嗣，以祿之，予先考與伯父，有小嫌，未和而終，將軍料其舊過，來討之，吁，何刑法不寬乎，獨大逆，猶且赦之，今小嫌，乃不赦之，竊爲將軍，不取焉，非伯父之讒，不至此，儻因君靈，而遠宄於將軍，假死猶生也，政元憐之，以告義植，義植弗聽，政元固請，終弗聽，政元怒，以兵斫義植之營，義植潛竄，政元百方索搜，不得，翌日，正覺寺僧，獲義植，以來致，政元命物部氏，幽囚義植，亡幾，義植脫走，政元定策，立足利義澄，爲將軍，將府事，無大小，皆決于政元，政

元宿衞京師，使三好長輝，香西元近，留守阿波讚岐，二人爭勢，國中不靖，政元性好鬼神，居常齋戒，斷房室，以故無子，欲養九條尙經次子澄之，爲嗣，元近，慫慂遂其議，以結澄之，長輝不悅，告政元曰，本宗無紹，則支族替立，固其常也，未聞鞠他姓，而絕祖先之胤，今族澄元，幼純懿，中外屬望，不可輙弃也，政元然之，乃廢澄之，立澄元，澄元，讚岐守義春第二子也，旣而澄元不中意，更養族民部少輔政春子高國，爲子，文龜元年，大和河內亂，政元率兵，擊平之，永正中，邊鄙有虞，國內騷然，政元爲人，偏躁，喜慍不節，右史戶倉氏，無罪加刑，元近與弟元秋，相謀曰，察主君近狀，狂悖不能久保焉，吾儕，不忍坐視其顚滅，而早行大事，以存社稷矣，則啗戶倉，及政元侍臣福井竹田，皆許諾，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政元，齋戒洗浴，戶倉逼之，福井竹田，助之，弑政元，稱大心院，元近奉澄之，爲後，築嵐山，居之，長輝奉澄元，傾國大擧，攻嵐山，元近，遂之百百橋，確鬪五日，元近，中流矢而斃，戶倉敗亡，澄之不知所爲，取刀自屠矣，澄元，立，任右京大夫，爲管領，次年，免管領，足利義植，援高國，入京師，澄元，出拒，不利，退保阿波，八年，澄元，請兵於赤松氏，南北二道，並攻高國，高國逆之，浪戰數合，斬捕餘一千級，先是，高國任民部少輔，遷左馬頭，兼武藏守，轉

常植一作常桓

右京大夫、從足利義植、攻船岡山、拔之、此役、細川政賢、以澄元命、擧義植、失利殪沒、十五年、高國入京、逐澄元、補管領、十六年、澄元、督南海之兵、衆、臨兵庫、淡路播磨之師來會之、圍越水城、高國拯越水、十七年、春、戰于城下、澄元克之、進至尼崎、時、足利義植、鎭京師、有親于澄元、高國、欲退保己第、內憚義植、則出奔于近江、居數月、以六角氏兵、入京、澄元在伊丹、張宴讌樂、無虞備、而聞變、駭愕出走、高國之士卒、追擊獲澄元、函其首、致之高國、澄元稱眞乘院、子晴元、尙幼、國難旋弭止矣、高國城于尼碕、鞭笞近縣、權勢傾將府、足利義植、厭之、以免管領、高國忿恚、不禮義植、大永元年、義植出遁、高國迎足利義晴、義晴、德高國、以復管領、除四位、五年、高國薙髮、號道永、讓家於子植國、植國病死、斯際、高國殺香西光重、其族作亂、波多野柳本二族、黨之、結三好氏、七年、擁晴元、襲京師、高國防戰失利、逃走近江、而收殘卒、脩做革、請援朝倉六角二氏、報擧入京師、高國勢復振、享祿初、與晴元講和交質、尋生貲、高國再走近江、寄六角氏、三好柳本爭權生隙、高國曰、乘是弊、一擧討兩奸者、鑑膽不難、則通聘好於尼子北畠二氏、告事乞援、二氏許諾、三年、高國更號常植、八月、入攝津、拔富松城、居之、四年、陷伊丹、前闘少利、先是、晴元娶六角

定頼女、故定頼援晴元、大起南海之兵、擊高國於大阪、高國、常負勢、而馭下少恩、及事急、衆不竭力、獨島村貴則驍勇善射、一箭輙貫數人、以衛高國、晴元令全軍齊進、貴則左右顧望、不能盡殲、爲高國大資、引刀自刺、近藤盛久、奪刀諫曰、幄下兵、猶有五百、以此犯圍、得據尼碕、豈不武威復張乎、則執弓矢、衞送高國、自反擊、詐稱高國、奮鬪死之、高國得間遁走、士卒多潰、及水、無舟筏、轉赴阿波、從者裁四人、晴元兵、追尾不停、高國伏匿染工甕中、而勢窮自刃、高國平生、好文辭、臨終、口占和歌六章、手書訣所親矣、稱三友院、子植國早死、養族氏綱、爲嗣、氏綱右馬頭、政賢之子也、天文中、晴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與氏綱、以宿嫌相乖互、氏綱寵于足利義晴、纂府政事、無不預謀矣、晴元惜之、率兵偪幕府、訴曰、我動兵甲、豈可已乎、氏綱苞藏姦計、而覘我家、有年于此、不蚤除、後難不巽、願得豎子、而甘心焉、義晴不可、晴元縱火燒掠、義晴、乃黜氏綱、爲釋、氏綱歸阿波、亡幾何、起兵、入京師、晴元將三好政長、要氏綱、不克、退保江波、氏綱圍江波、游佐長敎、筒井順昭等、援氏綱、勠力同攻、香西元成、佑晴元、攻三宅、以救江波、已而三宅陷、晴元繕三宅陴隍、居之、氏綱大擧、向三宅、晴元奔丹波、而間行入京、挾足利義晴、塞坂本、義晴病薨、其子義輝、與氏綱、先是、三好長慶、畔晴元、佐氏綱、氏綱爲管領、任右京大夫、晴元、剔髮、號一淸、遁亡、從者八十人、皆兒義輝、徊召之、晴元招萃義故、得千餘人、而蹙長慶族黨之館舍、長慶、更起來掠、永祿初、晴元走阪本、爲長慶所囚、而幽于芥川、義輝喩長慶、赦晴元、氏綱庸劣不習法、百司訟決、無所處可、使長慶替己以分剖大事、六年、三月、晴元卒、稱龍昇院、十月、氏綱卒、稱大中院、於是、細川氏微矣、晴元子信良、襲父官爵、元龜中、織田信長、徇南海、信良降、削封、僅食丹波二郡、子孫、隸秋田氏、

續史氏曰、政元纂祖、分嫡庶兩館、其勢亦易分也、政元不知所以理之、多蓄螟子、及其羽翼已就成、而輙嚴爲弗警奨爲、而流毒於後葉、終不能使兩流歸一矣、公侯之殷鑒、不可以不戒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七終

早雲或作早運又作宗雲

韮山或作蒜山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八

列傳十四

北條長氏 子氏綱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北條長氏、一名氏盛、又名貞辰、或名氏茂、號早雲、又號宗瑞、伊勢伊澤人、右京亮平季衡之苗裔也、季衡曾孫恒平、從源賴朝、討平陸奧、以功除兵庫助、恒平後四世、爲俊繼、善射馭、爲伊勢守、因氏伊勢、遷豐前守、爲人、博聞多能、該通古今典故、將府命俊繼定律令、俊繼生盛繼、盛繼有父風、大坪道禪、善馭冠世、就買入門者、聯延相屬、盛繼亦從學焉、道禪謂盛繼曰、余觀天下之士、莫勝于子技者、悉祕奧授之、盛繼佐足利尊氏、旌功、尊氏子、多夭死、一夕、尊氏夢平氏爲祟、若使平氏參預軍政、後嗣必昌、術既驗、以爲平氏中盛繼最耆、則舉用之、其後尊氏生子、輒令盛繼執弓矢祓除邪氣、且名其子、終以爲例、盛繼後數世、爲備中守貞藤、此長氏之父也、或曰、長氏出自相模守高時、高時玄孫行長、取伊勢貞國女、生長氏、長氏、小字新九郎、幼冒母姓、性豪健、多權略、少時、在備中、夢吉備祠神賜劍、翌日、有賣劍者、長氏買之、日、他日授價、及期、賣者不至、則以爲神、後又無故得劍、累世寶其二劍、長氏、與荒木、山中、多目、荒川、在竹、大道寺六氏、友善、誓曰、一人得國、皆爲其臣、及足利義教沒、都下不寧、長氏欲乘閒舉兵、則入都、觀地勢不可、而止矣、竟挾劍東下、依姊夫今川義忠于駿河、是歲、長享元年也、義忠死、駿河亂、長氏踰平之、義忠子氏親、深德長氏、而割富士郡與長氏、爲高國寺城將、長氏蠲除徭賦、以樹恩、收衆心、尋徙于韮山、明應中、足利茶茶、御下無法、長氏佯病、試其治、而浴伊豆溫泉、以察地理人情、遂率兵、攻茶茶、克之、伊豆人、畏其兵威、負擔逃亡、長氏下令曰、吾所以來者、救而曹塗炭而已、因榜曰、犯者有刑、衆乃定、長氏、秋毫無所犯、士人大歡、此際、東國大疫、長氏自巡視郡內、與醫藥、加撫綏、於是、諸縣多來歸者、松下氏自三津、鈴木氏自江梨、富永氏自土肥、山本氏自田子、高橋氏自雲見、村田氏自妻良、梅原、佐藤二氏、自大見、陸續歸屬矣、關戶吉信、在深根城、抗長氏、長氏攻拔之、斬獲千餘級、而梟吉信首、長氏恩威並行、徇伊豆、未三旬、國中悉平、以茶茶邑、自給、其餘無所取焉、減租稅五分一、而除雜課、庶民相謂云、不圖、今日值茲寬法矣、先是、伊豆有北條氏、嗣絕、長氏娶其女、爲子氏綱、娶其孫、而自冒其姓、以欲復其故地、則浙三島其

義同初名高行後達寸

丸谷或作鞠谷又作眞里谷

夕、夢一鼠嚙二杉、杉仆、鼠化爲虎、既夢覺、自判曰、子以子歲生、必代兩上杉、食其地、斯際、上杉定政、上杉顯定、爭地搆兵、長氏召部將謂曰、兩上杉、挾鷸蚌之勢、其弊可乘矣、若失時機、運弗再來也、今取箱根、餘必瓦解、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如明公言、則令人持重幣通好於小田原曰、吾田韮山、獸逸入箱根、願借君之威武、而獲逸獸、大森實賴、喜幣許諾、長氏、收牛數十頭、縛炬其角、以縱放之、從兵張火皷、大呼、擊小田原、陷之、松田賴重出降、長氏乘克鼓行、取大森、永正二年、長氏入武藏、七年、援長尾爲景、攻上杉憲房、長氏與部將、分保住吉高麗山、憲房攻上田建芳、長氏救建芳、相模豪族三浦義同居岡碕、其子義意、居新井、不從長氏、長氏欲滅之、則示之羸弱、九年、長氏排發兵、襲岡碕、義同走住吉、長氏擊住吉、拔之、義同徙三浦、長氏追圍之、義同逃去、長氏追破之鎌倉、轉戰至秋屋、義同據阨拒長氏、長氏潛師蹈佐原山出義同背、義同卻保新川、長氏躡攻之、經年、不能拔、上杉朝興救義同、長氏分兵當城、自出、邀擊朝興於甘繩、朝興敗績、或謂義同曰、事急、宜辟難爲民望、若拜上總者、丸谷公有姻戚、必不爲足下也、義同曰、昔日、鎌倉公之死、我父與知焉、我父之死、我實爲之、積惡之報、何歸、十五年、義同、義意並自殺、相模悉平、長氏、築三碕置戍、以杜安房之兵衝、十六年、八月十五日、長氏死于韮山、享年八十八、遺言葬于湯本、爲起精舍、號早雲寺、長氏平生、用財有節、自給甚儉、雖不精書史、間與古人闇合、嘗召儒士、說三畧、其首章曰、主將之法、務在於攬英雄之心、長氏聽之曰、止矣、予既得之、不復令說、嘗以此爲宗、遂戰濟克、并有豆相之地、遇下有恩義、下亦樂爲之用矣、長氏遺法凡二十一條、頒于將士、臨終、告子氏綱曰、吾欲併阪東八州、未遂而齒既末衰、汝能遂我志、我所貯蓄、財物、幸有餘、由斯收人心、足以支二世、觀彼上杉氏、家規日頹、雖然彼大族也、不可輒拔之、以漸傾之、三十年後、可以得焉、八丈島、曾未嘗服王化、朝比奈知明、諭島首、歸降長氏、而終北條氏之世、入貢不絕、島中、率北條氏法制云、有二子、長氏綱、次長綱、長綱小字三郎、爲駿河守、居久野、因氏焉、

氏綱、小字千代、更新九郎、容貌岸傑、善用兵、父長氏之創業開國、氏綱所佐居多、長氏器愛之、命氏綱、鎭小田原、與韮山相爲表裏、以制諸敵、大永中、氏綱、詣于走湯山、道而、白魚躍入船、則以爲瑞矣、氏綱女、有姿色、足利晴氏、求婚、氏綱許結之、太田康資之族、爲上杉朝興所殺、康資送狀、請曰、君自外康

鴻臺或作鵠臺又作高野臺又作國府臺

賁自內、並舉、攻上杉、必大捷矣、氏綱然之、率兵攻江戶、朝興整軍、要之品川、鬭酣、康賁、擣朝興之背、朝興兵潰崩、氏綱鼓行、取江戶、里見義弘、督舟師來掠、氏綱邀戰鶴岡、多斬獲、以却之、享祿中、與上杉朝興戰克之、天文中、朝廷虛耗、後奈良帝既立、未行即位大禮、氏綱獻穀貨、帝喜、詔拜左京大夫、氏綱略地、至下總、與上杉朝興戰于鴻臺、又克之、六年、朝興死、其子朝定覘邊邑、氏綱襲朝定、生擒其叔父朝成、朝定之兵、糜亂逃走、則進取河越、朝定奔于松山、氏綱追逐攻松山、朝定聚敗卒、復戰、我前鋒披靡、氏綱按甲弗動、而設二烽、以疑敵兵、朝定趦趄不進、氏綱夜市巷而歸矣、是役也、部將平岩重吉、實獲朝成、山岡者、後來奪朝成、效之氏綱、二人爭功、氏綱曰、訂之朝成、必詳辨矣、然彼不輒語、乃屬朝成於山角信濃、信濃、遲遇朝成、一日置酒、語及舊事、信濃曰、昔者、陸奧之役、宇佐美實政、生獲由利維久、天野則景奪之、相爭不決、源賴朝令梶原景時質之、維久、景時酷烈鞫問、維久、默不對、賴朝、更令畠山重忠復質、重忠溫言問焉、維久以實告之、凡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斯、朝成聞之、慨然曰、噫我何異維久、信濃曰、以君之來辱、而敝邑一二小臣、以止君、爲功、至生爭、敢問、孰先近君、朝成曰、黑甲赤馬者也、信濃以白氏

綱、氏綱曰、黑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行賞、氏綱、賞賜不苟且、概斯類也、武藏下總諸城將、多歸款、唯足利義明、未屈、而來侵鎌倉、毀鶴岡祠、掠其靈寶諸器、氏綱曰、予應行神罰、則伐卻之、七年、氏綱攻義明、里見義堯、援義明、戰于鴻臺、大克之、獲義明、破義堯、斬首虜二千餘級、九年、脩鶴岡祠、十年、氏綱卒、年五十五、稱春松院、葬于早雲寺、氏綱、果毅接敵、苟降、輒以恩信結之、屢巡視管內、存卹孤老、寬法輕賦、大得人心、是故四邊之民、聞氏綱風、襁負來歸矣、西海人、得銃於界浦、以來獻、氏綱奇之、命鍛工模造、以布廣鄰國、東土謂銃者、皆宗小田原云、子氏康、別有傳、

續史氏曰、長氏不階尺土、赤手取豆相、意氣吞八州、奚其壯矣乎、阪東之地嶮岨、田膏腴、人驍勇、雖繫其土、而制之者、不得不繫其人也、上杉氏、以此而衰矣、北條氏、以此而興矣、果知、持國在德、不在嶮、傳云、四嶽三塗、不一姓、則謂之歟、苟得其用、行潦大海也、蟻垤峻嶽也、苟失其用、則反之、長氏潦視海水、垤視箱根、而譎取正守、實一世之覇才也、後嗣守成耀武、此有是父、則有是子也、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八終

正忠或作政忠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五

大內義興 子義隆

大內義興、小字龜童、贈從三位、政弘之子也、世雄長西土、治于周防、義興嗣冠介立、聽敏有志操、任左京大夫、明應季、足利義植來奔、義興崇奉甚謹、欲竢時機動之、國有事、故未果焉、文龜元年、足利義澄、檄西海諸國、擊義植、諸國多畏憚起兵、獨義興、不義之、不敢聽命、永正中、少貳政資、來掠筑前、義興、使陶弘房、杉興政等、二萬三千餘兵、屯于勝野山、自率二萬兵、陣于赤間關、政資、以輕騎、要擊弘房興政、興政勵弓善射、中輒斃敵、政資怯退、保高祖城、義興、合弘房興政兵、圍高祖、陷之、梟將曹景政、則斬政資、五年、義興起大師、奉足利義植東伐、山陽山陰西海三道、諸侯伯多從之、艨艟陸續、旌旗蔽海、所向披靡、足利義澄、命斯波畠山細川赤松諸將拒之攝津、未戰、而斯波等、士卒大潰走矣、義興長驅入京、敍從四位下、職管領、故事、斯波細川畠山三氏、更爲管領、不假國之他姓、義興以功補之、都鄙欽仰焉、亡幾進從四位上、

留衛京師、八年、細川澄元、使族政賢率兵七千、六角定賴率兵八千、分道同入京師、義興以義植、辟其鋭、而如丹波、政賢部將三好長輝、橫恣逞慾、大掠都下之財貨、遂進來迫矣、斯際、周防正山寺僧、偶在都、每日出乞食、覘揣敵之情實、則來具狀告義興、義興悅、即起師召野上正忠、問曰、何方略、得必勝矣、答曰、捐躬傾師、不期生還則勝矣、不必在方略也、義興曰、善、自先士卒、掉劍奮鬭、深野興房、執義興之馬鞚強諫曰、與徒兵競鬭、豈將帥之爲矣、一旦隕顛、三軍之衆、恐瓦解、奈何不爲國自重、義興曰、臨危致命、士之常也、汝亦勉之、則以興房爲先驅、鼓行而前、戰于船岡山、大克之、斬首六千七百級、義植賞義興之功、錫甲冑兵仗、時京師荒亂之後、人心不寧、義興命有司禁鹵掠、號令嚴明、人無犯法者、衆憚之、十年、陞從三位、十五年、辭管領、歸國、先是、尼子氏、侵我戍、義興報擊之、十六年、少貳政資來侵、義興起兵二萬、出伐之、杉興政、爲先鋒、驅軍深入、興政戰死、義興按師置酒、獻勞兵士、衆莫不踴躍、遂進至太宰府、斬政資父子、使部將略地、攻大友義鑑、義興更起、東界前鋒道界府、義興病、則班師、大永中、義興侵西海、與小田少貳龍造寺氏、大戰皆克、兵鋭無前、三氏請和、菊池星野氏等、望風請和致質仕矣、義興收師留

羽興或作氏政

于博多、布陳政令、次年、歸、又攻尼子氏、連陷六城、進畧地、降三隅兼隆、尼子氏救之、不及、則焚掠邊邑、義興欲報之、遭疾罷師、享祿元年、十二月、義興薨、年五十二、稱凌雲院、義興輔弼將府、在京十一年、秉政公平、群心倚賴、及其去、三好氏又起、都下苦之、衆莫不追慕義興也、義興嘗誓隣敵、幷有周防長門安藝石見備後豐前筑前七州、餘威加海外、明韓貢聘、歲時不絶矣、有二子、長義隆、嗣、次弘興、

義隆、性惇厚、嗜學、旁好釋經、尊信鬼神、宇佐箱崎嚴島等、古祠、悉葺脩、爲新建神祠佛寺百餘宇、常與明韓踏藉、互市、以故、倉儲大富饒矣、享祿季、都下、大亂、前關白二條尹房以下、廷臣數十名、來寓、義隆悦、厚遇之、遂構營皇居、以欲迎乘輿、而有故、不能矣、天文中、星野親忠劫掠筑後、城生葉、居之、以拒朝命、廷議命義隆伐親忠、義隆督山陽西海兵、十餘萬、攻生葉、斬獲五百、次日、負土塡塹、以入城、親忠單身逃亡、義隆轉師、攻龍造寺少貳氏、克之、松浦、千葉、筑紫、諸族、以城降附、宗氏亦棄遁去、次年、義隆使陶興明擊龍造寺氏、無利、義隆自將徇筑前、大破少貳冬尚、取其地、此間、京師喪亂之久、朝廷虚耗、後奈良帝旣立、弗能行即位大禮、義隆輸金帛諸具、助其費、帝嘉之、擢義

續日本史卷十一　大內義興　十四　我自刊我書屋

隆太宰大貳、賜菊桐旗號、義隆徇備後、滅山名理興、備中、備前、風靡乞降、尼子經久、入安藝、與毛利元就、拒對、亘二年、元就、請援、義隆出兵、擊却經久、友田興藤、壁櫻尾、義隆遣人攻取之、斬興藤及子廣就、進攻銀山、義隆父祖、數攻銀山、不能取、至是、爲我有矣、義隆帥西海兵、十二萬、擊尼子晴久、降赤穴、恐熸之、攻富田、失利、罷退、冷泉隆豐、迎義隆於杉浦、諸軍、騰踐爭舟、蟻附擧舷、覆舟沈沒、死者亡算、義隆以身免還、先是、義隆無子、養一條房家子義房、爲嗣子、任左兵衛佐、兼周防權介、遷左衛門佐、從義隆、攻晴久、歸過赤穴、土民蜂起、義房中流矢、創重不任行、而投水自殺、義隆累遷從二位、行權大納言、兼兵部卿、昇殿、義隆、平素好雅游、而學書轄於淸原氏、和歌於飛鳥井氏、絲竹於東儀氏、與搢紳之徒、日夜、聚集讌飲、而募求明韓之奇器珍寶、以大費貨財、寵臣相良武任、專擅、不得衆心、杉重政、諫義隆、弗聽、陶晴賢、內藤隆世、毗上政忠、相繼諫、皆弗聽、晴賢據若山、隆世據古田嶽、其子隆春、據栫碕、皆不朝、政忠剃髮隱遁、二十年、秋、晴賢謀反、率兵內向、至古田嶽、義隆、方聚諸臣、盛作傀俳之觀、驟起命兵駿、以相良武任、將前軍、縱頭隆政、將次軍、岡部隆景、冷泉隆豐、各以一軍、繼發戰于鰐石川、不利、時有蜚語曰、義隆舉

東嶋一作東伯又作東木

政或作正

蠶頭一作蠶洋

族、斜死、武任、隆政、斂兵而還、義隆怪問、武任以云云答、義隆大息曰、余祿盡之秋也、卿等、若懷國家、幸勉後事、則執刀自刺、左右止之、日野資宣、諫義隆曰、出萬死、期一生、遭百敗、期一勝、兵家之常也、願暫、何果之爲、且以道、誅亡道、以君、討臣、義士必不旁觀、假不出轎者、便以議和、猶可以保生矣、於是、義隆及子弘貞、二條尹房、三條公賴、廣橋兼秀、冷泉爲惠等、衣冠之徒、相從、遁于法泉寺、資宣、奉王命、令和解、而晴賢背命、來戰、岡部隆景、冷泉隆豐、拒守東西二門、天野隆綱、藤谷隆成、率射手、登鐘樓、豐田鬼武、善射、無遺發、矢竭、則揮薙刀、出門戰之、晴賢、破栅而入、隆豐叱曰、陣中有天使、使者無隸于汝、汝胡逆之甚矣、使者行後、爾擅、請姑留、晴賢許諾、右田隆次、以敢死士、驟入晴賢之軍、而縱橫蹂躪、斬首不數、恰然在侮國、然衆寡不敵、皆戰沒、縱頭隆政、遁去、二條尹房、三條公賴等、亦亡矣、冷泉隆豐、進諫曰、臣爲當今之計、君宜辟亂於筑豐之間、其土人、非威屬、即僕從也、皆莫有離心、而必以死護君、君體其衆、與大友氏、通結、以覬見賊者、萬無失一矣、義隆然之、挾妻孥、出走、右田隆次曰、事急矣、以兒女者、道路易擬滯也、請君割情離別、以勿誤社稷、義隆沈思不決、隆次曰、安危在晷刻、願君速決矣、既未終、晴賢至、義隆乃竄、

續日本史卷十一　大內義興　十五　我自刊我書屋

陶隆康、爲晴賢伯父、扈義隆、戰於七曲、謂義隆曰、晴賢作逆、臣罪亦多矣、願脫錦衣、佯爲君死、以補罪之萬一、義隆善其節、脫衣予之、隆康拜舞躍然呼曰、亞相在斯、誰來敵者、群賊四萃、竟戰死之、義隆乘間、奔至岩永、岡部隆景曰、臣采邑也、少頃憩息、則留數日、晴賢追來、義隆、指顧失措、而航海赴豐後、烈風翻濤、不能前、而著府川、據大寧寺、撤橋相守、殫力衆盡、義隆自揣知不免、以少女屬小幡義實、潛去脫難、女曰、大人殉國、予何所求活、即投水死、義隆慨然、遺辭世詞、冷泉隆豐、和之、各自嚙指、以血書梵經紙背、義隆伏劍、隆豐割腹、闘嘆、手搏而死矣、弘貞、及岡部隆景、右田隆次、天野隆良等、悉自刃、時九月朔也、義隆稱龍福寺、隆豐、大內之別族、爲母姓、拜左衞門尉、廉節方正、不敢擇貴賤、初探知晴賢陰謀、而欲自刺之、單身赴之、晴賢從者可二百、環列四邊、隆豐嘆然、失機、晴賢怪問、隆豐曰、錢々念家耳、而白義隆、請除之、義隆不可、終及難矣、初、大內義興長女、適大友義鑑、次女、適內藤隆春、隆春女、嫁于義鑑孫義鎭、而嫁毛利隆元、是故、義隆養隆元、又常養吉見正頼、臨歿、遺書二人曰、我死後、幸復讎矣、大友義鎭弟義長、繼義隆之後、以故、義長生讎於正頼、隆元攻石見下正頼、義長、任左京大夫、弘治二年、晴賢族、來掠緘

火、熾炎遍城郭府庫、累世所儲什器盡燔地、義長辟火於八幡山、翌年、徙于長門、毛利元就來攻、義長出奔豐後、中道見阻、勢力窮蹙、手刺子介丸、身亦自刺、大内氏祀絕、

續史氏曰、義興以武人、奔走西東、以名義定幕府、而躬隮三管之右、居權軸有年于茲、近畿諸道、多受厥庇、分餘威加異域、義隆務學、徙招文弱儒緇之侶、以濡于浮華輕豔之末流、終以失封土、苟得厥道、武亦大矣、儻不得厥道、文亦小矣、欲知二端、則大内氏有焉、

續日本史卷之三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六

尼子經久 山中幸盛

大友義鎮

尼子經久、出雲人、六世祖、檢非違使、鹽冶高貞、以饞死、遺孤甫三歲、一尼潛藏育之、旣長、德其尼、以尼子爲氏、祖刑部大輔持久、父刑部少輔清定、並爲出雲守護、經久少倜儻、尙氣節、世世領富田、爲鹽冶掃部所奪、經久慨然起兵、襲富田復之、獲掃部、武威始著、國人三澤、三刀屋、赤穴等、豪族相踵來服、一州悉平、永正中、經久攻和智、三好氏等、定備後、而入安藝、取西條鏡山、略地、至備中、陷諸城壘、任伊豫守、大内義興威傾西海、四隣諸侯、降附之、獨經久不從、确然守其國、經久長子政久、與義興兵戰敗沒、命其子晴久、攻因幡伯耆、大永中、毛利元就來侵、以重利啗鄙民、降之、經久報擊入安藝、享祿元年、大内義興來略、經久逆戰却之、天文元年、子興久以佐陀城畔、經久伐之、興久走備後、八年、八月、經久使晴久率步騎五萬、攻府野城、城守役使狐貍、多張怪火、晴久逡巡不進、次于江川、二十七日、黎明發暝、元就將福原貞俊、與高橋則近、三好光近、踰川來侵、晴久戰無利、晴久聚傷殘之衆、又戰、貞俊敗走、晴久遂追至川、光近之兵首尾擾亂、推擠入水、溺死亡算、晴久勵兵進擊之、斬獲二百餘級、又進傷元就、元就退保吉田、晴久遶城而陣、九月、光近救吉田、晴久還、九年、七月、經久以兵六萬九千、自將攻吉田、九月六日、放火城門、元就有備、弗破、晴久議曰、彼孤危居死地、而擊之、傷我兵、不若塞餉道傒其滅矣、經久然之、退爲遶圍、九日、大風雨、元就將渡邊通乘夜來襲、經久擊却之、比明、追至多治比川、泥濘沒馬脚、通反擊、元就助之、經久戰失利、罷還、十三日、攻鄙山、不克、翌日、戰又不克、十二月、戰于吉田、迭有殺傷、大内義隆大起師援元就、十年、正月、戰于靑光山、斬義隆將深野與房、宮川興廣等、八百餘人、十一月、經久卒、享年八十四、稱省心院、初毛利元就背我附大内氏、晴久首謀伐之、經久還囑、戒晴久曰、元就雖邦小勢未振、熟視其爲人、曠世偉略、弗可侮慢矣、加之以大内氏援、汝輕擧、勿誤事矣、經久起于七百貫地、大開邊疆、而彌漫出雲伯耆因幡隱岐石見安藝美作播磨備前備中備後十餘州、有三子、長政久、次國久、次興久、政久爲民部少輔、興久爲宮內少

光近一作光義

一說跨有豐隱因伯四州

隆實一作實隆

輔、適孫晴久、初名詮久、受足利義晴偏諱、改名、受經久後、立任民部大輔、右衞門尉、十一年、大內義隆、以兵十餘萬、來攻赤穴、圍富田、晴久曰、彼師雖多、既老、何能爲矣、則起兵二萬、分爲三隊、與子義久倫久、各將一隊、大破義隆、十三年、晴久遷脩理大夫、帥兵三萬、徇因幡、會母疾、而還、更起、攻毛利氏、二十年、陶晴賢弑其君大內義隆、篡國、晴久曰、隣國有逆賊、不可不誅焉、遣使告事幕府、二十一年、起兵、軍于赤穴、義隆遺臣、多歸降、二十三年、晴久攻美作、與浦上氏戰克之、晴久進拔播磨十七城、弘治元年、毛利元就、伐滅陶晴賢、乘勝畧我邊、二年、晴久大舉攻松山、元就陷溫泉、晴久班師、永祿元年、晴久義久、率兵三萬、攻山吹城、元就救之、送糧、晴久伏兵於部府山、悉奪其糧、三年、元就來畧、四年、晴久報擊、迭有勝敗、五年、元就據洗合山、列築十餘砦、來遍誘降諸將士、晴久大瘏、十二月、卒、有三子、長義久、次倫久、次秀久、義久立、任伊豫守、遷右衛門尉、六年、大友氏使人來謂曰、夾擊元就、分其地、義久喜諾、義久有舊于和智隆實、乃令隆實毒殺元就子隆元、元就來圍白鹿城、城將松田久盛、嬰城固防、元就鑿地道、久盛亦鑿而逆之、相擊穴中、久盛塞穴罷退、元就絶汲道、久盛大盤盛米、延馬其中、以成浴洗之狀、元就覩以爲

甚次郎或作甚三郎　鰐淵一作富田

水、然未解圍、久盛力竭而降、義久起師救久盛、至則城既陷、遂與元就戰于馬潟原、九年、元就增兵、來攻富田、城中穀艸幷竭、義久不知所爲、剃髮、號友林、出降、爲元就所囚、前後七歲、至是國除、遺臣山中幸盛、索義久叔父爲僧者、爲主、是名勝久、以召義故之兵、居數月、聚者至七千、則徇伯耆美作、此際元就攻大友氏、國虛、神邊高田諸堡、望風而降、勝久長驅入出雲、拔志賀高瀨、進屠羽衣石、降和泉山末石二城、燒淀山、斬其城將、攻高田、斬首虜三百級、令幸盛城黑山戶屋尾、勝久圍富田、元龜元年、元就令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救富田、元就死、勝久乘喪、入伯耆、與元春戰、失利、走隱岐、天正初、勝久、通好織田信長、信長佐勝久、築上月、元春隆景來圍、勝久連戰少利、勝久及弟通久、幷自殺、祀絶、

山中幸盛、小字甚次郎、更稱鹿介、出雲鰐淵人、驍果有膂畧、生月餘、能步、八歲殺人、十六歲又殺二人、世稱其氣膽、幸盛曰、是匹夫之勇、奚足以稱焉、長仕尼子晴久、晴久有部兵四萬、撰雄桀十人、幸盛爲其首、從軍屢旌功、馬潟原之役、尼子義久罷還、追者不絶、幸盛反擊、七戰七捷、斬獲亡算、既而義久亡、幸盛擁其叔父勝久、畧山陰之地、高田城守、爲幸盛姑夫、以城而降、攻淀

一說幸盛死年三十四　或云式部大輔親世

山、鳥根等、皆先登、前圍富田、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相持、元春部將遠藤元貞、擊幸盛、幸盛鬭傷其馬、馬佚、元貞墮、幸盛不殺、班師、幸盛馬蹶、元貞乘斂來薄、幸盛顧縱元貞、却之、元春曰、孰摧鹿介者、品川半平曰、予能、元春曰、果勝鹿、則狼也、命稱狼介、更名勝盛、幸盛一戰斬之、退棄于富部、元春隆景、圍富部、自春至秋、幸盛食竭、請糴京師、未至、隆景令人齎輸穀五百苞酒十罇魚如干尾、幸盛厚賄答謝、嘗之弗疑、軍吏曰、無乃毒足下乎、盍少試焉、幸盛曰、隆景安厥人、則與士卒分餽、極醉飽矣、元春放火焚掠、幸盛出滅之、而奪元春之砦、以通糧道、幸盛徙保末石、元春隆景又來攻、幸盛防守可百日、軍資皆盡、士卒逋亡、幸盛佯降、而自溷中遁逸、奔于京師、反入伯耆、聚衆欲復舊地、不成、再奔于京師、與尼子勝久、屬織田信長、攻松永久秀、有功、勸山名氏降信長、從豐臣秀吉、攻毛利氏、元春隆景逆戰、幸盛合勝久同守上月、勝久力窮沒、幸盛以手兵五十張疑勢、結草成人、置之雉堞間、以抗元春等十萬兵、旬有餘日、卒介天野元明、請降、元春欲許、足利義昭弗可、幸盛爲被害、時年三十九、

大友義鎭、小字五郎、號宗麟、或號宗滴、曩祖四位脩理大夫親世、天生神異、

到明子或作到明二郎或作聰明子　宗觀或作宗歡

左股有黑子七十二、甫三歲、語人曰、呼余、可爲高祖、聞者異之、皆謂漢劉邦再生、世居西海、與菊池兼朝接境、大小七十戰、每其來侵、未嘗不備也、親世告僚屬曰、我死、彼必擊其喪、不若佯死、誘彼兵、適發喪、兼朝果來攻、親世手杷戈、先士卒、進擊、大破兼朝、二豐二筑二肥之地、盡平、薩摩大隅日向壹岐、對馬諸州將校、望風欵附、朝廷以親世、爲筑紫探題、累世襲其職、親世尚節儉、輕賦稅、以悅衆心、私與海外諸蕃互市、國儲常足矣、父義鑑、歷官左馬頭、脩理大夫、任四位、永正中、菊池義宗、以肥後兵五萬、來擊、義鑑邀戰破之、義宗暴戾、馭下無恩、少忤意者、輒殺、不辟耆宿、衆逐義宗、肥後亂、義鑑諭降其衆、定國亂、大永中、老臣佐伯惟治叛、臼杵長景、禦之、來掠、義鑑防戰、有日、終講和、天文元年、星野親忠、以生葉城畔、義鑑攻之、次年、致城、請和、義鑑有四男、義鎭其長子也、少子到明子、最鍾愛、義鑑欲立到明子爲嗣、十九年、義鑑、召齋藤小佐井津久見田口諸氏、諭識之、皆固執不可、義鑑不悅、日暮、又召殺齋藤小佐井於門外、津久見田口、稱病不夕、竊超雉堞而入、斬到明子、而弑義鑑、義鎭自下都來立、爲君、義鎭少時、遊蕩不脩行檢、有諫者、則手刃之、老臣臼杵鑑速、小原右波、吉弘鑑直、吉岡宗觀、田北鑑重、交口切諫義鎭、義

鑑種號紹運又號紹雲

鎭翻然折節、而講誦文籍、沂考往古、國政頗張、任左衞門督、小原鑑元叛、討
平之、秋月淸種、拒命、義鎭使佐伯惟教、立華鑑連等、二萬餘兵、攻淸種、其臣
斬淸種、而降、轉師、拔星野蒲池、陶晴賢弑其君大內義隆、欲立義鎭弟爲其
嗣、使人來請、義鎭會老臣諸僚、議曰、晴賢能忍其君、何有我弟、雖然、今日絕
之、毛利元就、畧其國、可翹足待、予預知其禍、而弗與者、人將謂我何、不若與
之結納、以治其國矣、乃遣弟義長、嗣大內氏後、弘治二年、義鎭徇豐前、取長
岩、松山、馬嶽、三嶽、間田、佐野等、諸城、八郡悉平、三年、徇筑前、取秋月氏地、先
是、伐菊池氏、併肥後、以小原宗意、鎭其土、宗意叛、逐大津山資冬、奪薗嶽城、
永祿初、義鎭伐宗意、資冬從之、先登拔城、宗意自刃、義鎭以城復資冬、大內
義長、爲毛利元就所滅、義鎭討元就、拔香春、而次于中津、召兵賦、賦及宇佐
祝人、祝人不可、義鎭觝怒、燔神廟、其應召起者、三萬二千五百餘、分爲十四
隊、攻門司、不利、松山畔、義鎭攻之、元就取筑前、義鎭欲擧復之、元就侵豐前、
救筑前、義鎭請援於龍造寺隆信、隆信以肥後三十城之士衆、而起矣、自餘、
國司郡宰、來會者、步騎十萬、攻筑前、別令弟鎭弘督舟軍、塞碍元就之樞道、
元就逃去、島津義久、來掠邊邑、義鎭防之耳川、斯際、鎭弘與毛利元就戰失

利、有訛音曰、元就侵豐後、義鎭帥師一萬五千、伐元就、敗之、元就且慚且怒、
募義鎭之首、秋月氏、應其募、義鎭伐秋月氏、秋月氏、弃城逃走、元就乞和、遂
結婚、義鎭城于丹生島、居之、使世子義統鎭府內、七年、義鎭入筑後、攻井上、
麥生發心撤陷之、來下、山下、高尾、高良山、四城、望風降服、八年、徇筑前、攻立
華城、城將、立華鑑載、勢窮自殺、援將田原親種降、頃之親種、叛、據柑子岡、義
鎭遣人攻之、親種、奔于高良山、芳野八郎、佯畔歸親種、竊陷其昵臣染川者、
染川斬親種、義鎭惡其不義、而不容焉、於是、西海畧定、義鎭、誇閥閱、國政始
弛、酒色之縱、日甚、以姿容入選、不復拘門地矣、立華鑑連、屢諫、不聽、夫人遂
然發妬心、潛會道釋之徒、以咒詛義鎭、事覺、義鎭怒、欲悉戮其黨、吉岡宗觀
諫止焉、義鎭罹疾、癒後、創髮、十年、秋、高橋鑑種、謀叛、初、鑑種兄一萬田左京
之妻、有姿色、義鎭、誣左京殺之、取其妻、鑑種啣之、又嘗鑑種與立華鑑連等、
伐破秋月氏、以功、賜岩屋城、鑑種性剛愎好利、其賞未充其欲、故外通毛利
元就、內蓄亡賴之少壯、以築于寶滿山自鎭之、與岩屋相連、聚兵、義鎭命立
華鑑連等、往誅鑑種、六旬不能拔焉、鑑種、請救於元就、設間龍造寺隆信、亦
叛、義鎭分兵、向隆信、隆信軍于岑山、具弓手、遮我兵、我兵、以砲手擊隆信、隆

紹恩一作紹忍又作紹運號稱近江

鎭實一作重實

信之衆敗、朗營防守、十二年、義鎭帥兵五萬、攻隆信屬將江上武種、隆信擁
兵弗肯援、武種送質乞降、毛利元就自長門、其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自
立華、並來侵、義鎭邀擊之、不克、吉岡宗觀曰、彼盡賦大擧、其臣咸從、若擣安
藝、必虛矣、義鎭曰、善、即使大友義弘、率騎兵五百、襲安藝、安藝急使、樹比入
元就營、元就駭愕遁去、高橋鑑種、勢窮而降、元龜元年、義鎭伐龍造寺隆信、
隆信請和、西域人、傳耶蘇教、義鎭命淸田鎭忠、田原紹恩、試聽焉、紹恩深嗜
其教旨、而歸白義鎭、賞譽不容口、義鎭終被誑誤、大祟信之、自是、耶蘇遍國
中、初咒詛之擧也、義鎭惡道釋所爲、而欲以時除其徒、至此、毀碎神社佛宇、
雖帝王之祠、父祖之廟、一切燔之、以故、邦家多妖、義鎭疾、大臣死喪相繼、天
正中、日向國司、伊東祐丘、與島津氏戰失地、時、田原紹恩、有寵于義鎭、祐丘、
賂紹恩、請復地、義鎭許諾、六年、大起兵、齋藤鎭實諫曰、自明公連戰挫毛利
元就、元就常憤之、若明公擧趾遠涉者、元就必爲來寇也、內有元就之寇、外
爲島津所躡、亡乃胡尾失步乎、盍深慮焉、義鎭曰、祐丘爲我屬者、有年于茲、
而觀其敗、不扶於義何如、余未聞不義治國家者、諸將曰、人生、四十九、爲凶、
君當之、一不可也、寅歲人、孟仲冬、行師不吉、君犯之、二不可也、千里出大兵

者、糧芻難給、三不可也、不按圖籍、而懸軍深入、四不可也、島津氏、善用兵、以
逸待我勞、五不可也、請君、宜以明年出軍、義鎭曰、用我七州兵、制彼二州、何
不可之有焉、則起步騎七萬、使田原紹恩督之、佐伯宗天、田北鎭周等、爲先
鋒、角隈石宗、吉弘鑑直、齋藤鎭實、佐伯惟定、臼杵鎭次、吉岡宗觀等、各將一
隊、義鎭、以一萬餘騎、爲游軍、而踰耳川、攻高城、城將使人說紹恩曰、以伊東
氏之故、二國構兵、非素志也、今以田千町、復之、若賴足下、行平、寡君亦承其
賜、紹恩欲許、鎭次曰、薩摩人、多詭譎、子陷其謀、可乎、昔者、新田中將、攻白旗
也、赤松氏、佯爲欵服、遲援兵來、以破中將、子所知也、赤松氏之謀、復行于今
日、何如、沿其覆轍矣、紹恩曰、苟復伊東之封者、我望足矣、拔師不前、鎭次、率
部下兵、攻城、旬日、島津義久救高城、義鎭退、據耳川、義久追來、挾川而陣、鑑
直、建議曰、我姑退軍、彼必踰水來迫、我反擊其半渡、豈無捷矣、義鎭不可、命
鎭實、覘義久之軍營、而鎭實馬蹶墮水、時寒甚、鎭實命酒、酒冷、即譴軍吏曰、
酒素爲取暖、盍溫、對曰、薪炭並絕、鎭實曰、用鞍、曰、重器也、勿用、曰、不則余死、
匪死之惜、恨匪死所也、遂烘鞍溫酒、宗天、告部下曰、予攖于衆、爲先鋒、何象
加之、寧爲進死、不爲退生、石宗聞之、謂宗天曰、子萬一蹉跌、全軍氣沮矣、勿

輕擧以誤大事、盍請濟師、宗天曰、師克、不必在衆、石宗望氣、指示曰、敗氣也、持重勿戰、宗天曰、予未解天文、唯知以身徇國而已、將訣去、石宗曰、子何奔予之速也、予亦與死、翌日、宗天、石宗、先衝赴敵、鑑直、鎭實、爭魁、鎭周、惟定、鎭次、宗覲等相繼而進、皆戰沒、紹恩先逃、義鎭敗渡、石宗、練習兵法、義鎭師事之、石宗之名、著西土、衆聞其死、莫不悼惜、薩摩人、葬其首、爲建祠矣、西鄙多叛人、義鎭、與秋月種實、龍造寺隆信、擁兵、頻年攻擊、二人合縱、攻岩屋、立華、義鎭、令世子義統出救、種實、陷岩屋之兵、二卒貳、城將高橋鑑種、收貳者、法之、命其子曰、汝等、反父之爲、而爲國效忠、陽應種實、種實必信矣、然則、可以成事、二卒子、從之、大破種實、島津氏、屢來侵界、當此時、豐臣秀吉、開覇府、義鎭朝于京師、遂謁秀吉、陳高橋鑑種等戰屑、附之秀吉、黑木實久、謀叛、據猫尾高牟禮二城、義鎭、令子親盛、及立華鑑連、討之、島津義久、來侵肥後、義鎭使人拒戰、迭有勝敗、豐臣秀吉、大擧來援、討義久、十五年、五月、義鎭、卒、義鎭與西域諸蕃、通好、明人入貢、率無虛歲、義鎭、遣儒士植田玄佐往明國、明人美其才學、其歸也、道死、義鎭、加恩䘏、厚秩其子、西洋人、始貢大砲二口、義鎭命鍛工、擬鑄之、數年後、其器廣于天下、皇朝造大砲者、義鎭實爲鼻祖矣、有

黑木一作星木

三子、長義統、次親家、稱門司氏、次親盛、義統立、任豐後守、遷左兵衞督、累進從四位下、豐臣秀吉定西海、削我封地、唯以豐後、予義統、義統、轉侍從、尋進參議、小田原之役、從秀吉、北滅條氏、朝鮮之役、無功、褫封、而幽于周防、關原之役、石田三成、誘義統曰、師有克、則復封、義統聽命、黑田孝高、喩以順逆、義統不可、棄立石、聚兵、而抄畧四邊、是時、田原紹恩、伏匿民間、聞義統與、來參軍謀、以應三成、及三成敗、義統懼、因孝高、乞降德川公、公譴其不早降、縛義統、放于常陸、紹恩遁去、大友氏亡、

續史氏曰、席卷中原、開其國、亦尼子氏也、令中原土崩、而壓其國、亦尼子氏也、虎踞西溟、張其勢、亦大友氏也、令西溟魚潰、而失其勢、亦大友氏也、二氏旣以華冑、有鉅封衆民、以此、挾輔皇家、掃清海內、孰敢拒命者、況足利氏失政、覇府無脅人耶、以二氏之勢、欲代足利氏、易于摧枯拉朽、是得非上策乎、親睦四隣、撫育庶民、雖不延封疆、不至削于封疆、而優游保社稷、可以爲中策也、外務干戈、以疲丁壯、內苦轉輸、以役老稚、吁、胡暇事農桑矣、雖大國、不得不殘、是則下策也、以其下策、欲廣國靖民、焉可得乎、縱令不得上策、以二氏世資、得中策、豈爲毛利豐臣所泯者矣、今之諸侯、哂二氏者、蓋不少矣、亦無哂于後、余竊望之、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一

列傳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毛利元就

少輔次郎、一作少輔二郎、又作少輔太郎、又作少次郎

毛利元就、小字松壽、稱少輔次郎、更爲治部少輔、或刑部少輔、安藝人、出自備中守本主、本主本姓土師、更賜大枝氏、本主子三位音人、謂枝之大者、必析、奏請改大江、音人後十餘世、爲大膳大夫廣元、從源賴朝著功、廣元子、左近將監季光、食相模毛利莊、因氏焉、補安藝介、領高田郡、季光曾孫、脩理亮時親、從足利尊氏、討北條高時、益封安藝吉田、河內利田、時親九世孫、治部少輔弘元、生備中守興元、次則元就也、元就隆準肉角、音吐甚大、少小不群、土俗、每端午、分隊戲戰、元就駕人肩、往觀之、就左、左勝、就右、右勝、人異之、元就曰、贏輸之機、未戰、先見矣、足以異矣、衆相謂曰、斯兒穎悟如茲、他日必爲偉器、比發背、爲傅所擁、而涉水、傅誤跌墜、元就恐懼謝罪、元就曰、人孰無過失、汝勿傷矣、甫十二歲、詣于嚴島、問從者曰、而曹奚所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元就曰、盍祈吾主天下邪、聞者奇之、元就出贅于丹比氏、居猿掛、食邑七

一說十六年興元死

一說天文二年任右馬頭

十五貫、是歲永正八年也、元就邑、隣武田元繁、意趣不協、俱屬尼子經久、經久老、其嗣晴久、替元繁、遇元就、亡狀、元就更屬大內義興、十四年、元繁矯將軍之命、來略、縱火、元就出防、失利、兄興元聞急、來救、元就合兵、斬元繁黨熊谷元直、而潛兵、出元繁背、夾擊之、元繁挺走、元就麾兵追射、中元繁之胸、乃獻捷於京師、足利義植、收元繁邑八千餘貫、加賜元就、十七年、毛利興元、死、其子幸松、嗣、元就與、其外祖父高橋久光、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與三吉氏、相擊、元就援久光、不及、久光戰死、元就幷其遺領萬餘貫、六月、尼子經久、攻鏡山、元就率幸松、伐之、七月、幸松死、無嗣、元就入受其後、元就弟、上綜介就勝、謀殺元就、倚之尼子經久、援就勝、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其黨阪氏、阪氏、志道廣好之弟、桂廣澄之兄也、元就令餘二人曰、吾弗以伯仲之故疑卿等、廣好謝荅、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反、元就單身往說、下之、七年、元就朝于京師、任右馬頭、爲幕府相伴衆、元就招降備後備中之兵、累月練武、謀徇出雲伯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高松城、香川光景、以八木城、並降、天文四年、元就率信直光景等、東畧備後、陷高野等數城、尼子晴久、來攻、元就設二伏、佯走、晴久急追、及阨、伏起、元就反擊、大破晴久、八年、八月、尼子經久、來侵府

光近一作光顯

野、元就使福原貞俊將兵、兒玉就忠副之、高橋則近、三好光近、從行、以救府野、道自山嶺、至江川、二十七日、諜聞貞俊、按兵不前、則近語貞俊曰、子祖與光近、從先子、討三角氏、爭魁、濟技水、今稽緩誤事、亡乃汙家聲乎、則濟、直斫經久之營、多獲而還、士卒擾行、經久整兵追迫、貞俊失傳家之旗、反鬭搜索、果屋信賢、射殺一士、獲旗、命從兵持歸、又殺三騎、而身亦傷殪矣、經久乘勝、圍吉田、九月二日、夜、元就潛出、討經久、却之、以功、除安藝守護、九年七月、經久以六萬餘兵、來掠、元就見兵僅八千、命吏除草萊、脩舟梁、彗汜以逆軍、經久疑懼、不敢進、轉略、圍吉田、元就居常與士卒、同飲食、至是、大饗士卒、慰勞之、衆皆感怡、效死力、嬰城堅守、經久心力屈矣、九月九日、大風雨、元就作二隊、令一隊伏宮光山、自帥一隊、襲經久、佯敗退、翌日、經久追至多治比川、半渡、伏起、前後大喊、鼓噪相應、聲震天地、經久不知所爲、狼狽潰逃、十三日、經久、整兵復來、元就鬭、獲五百餘級、我兵死者、纔十四人、十四日、經久陣宮光山、渡邊通、要擊之、井上就大、與子椿坊、先登、斬首四百、經久愧恚、掠熊丸、元就有備、不破、十二月、元就起軍、分九隊、與經久戰、請援於大內義隆、十年、正月、元就合義隆軍、大破經久、獲其弟義勝、武田信重、來侵、元就擊敗之、斬首

七百餘、信重、元繁之子也、十二年、正月、元就從義隆、攻上月城、隔川而陣、四月、暴雨、水大漲、城兵襲義隆之營、元就曰、吾大父、騎涉刧川、今何有斯淺水矣、麾衆而進、破敵兵、七月、義隆戰失利、罷還、元就整伍列而退矣、十三年、元就報擊、獲首級數百、十八年、元就援三村家親、討穗井田爲資、二十年、大內義隆、爲其臣陶晴賢所逐、而窘甚、以後事託毛利隆元、以自殺、二十一年、元就、遣子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伐晴賢、取綃山、生禽其守將鑑致之吉田、元就遣釋其縛、而延入內、飯味極精豐、且賜金帛曰、子勿以小嫌介意、儻欲去者、用此費行裝矣、於是、降者相踵、二十二年、元就起師、以三村家親爲先鋒、攻穗井田爲資、降之、斯際、陶晴賢、橫暴方熾、元就欲伐之、我部將井上元兼、有舊于晴賢、而往黨之、元就以計族誅焉、遂上疏、請征晴賢、廷議允許、便移檄遠近、以召兵衆、津和城將吉見正頼、世讎陶氏、且承大內義隆遺囑、故首應之、晴賢怒、攻津和、元就遣兵救之、二十三年、正頼食竭、賜降、元就大舉師、三十餘城主、率兵會之、元就自都督其衆、以合元春隆景之軍、正頼及出羽隆綱宍戶隆家熊谷信直、俱與請爲先鋒、元就哂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我既爲主、擇之可乎、皆曰、諾、曰、諸君皆功臣之苗緒、而不隕門風者也、請因舊規、

爲班列矣、隆綱以佐佐木高綱之後、爲第一、信直以熊谷直實之後、爲第二、正賴、隆家、以源範賴源知家之後、將佐一軍、爲第三、未戰、八木粟田等諸城、相繼乞降、三日之中、佐東佐西之地悉定矣、陶晴賢憤恚、欲襲我後、元就遡之、戰于折敷畑、信直子高直先衆而進、殆敗、時甚雨且雷、晴賢猶豫弗敢薄乘、元就進兵奮擊之、斬獲七百餘、晴賢將江良輿房有驍名、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晴賢、夷輿房、元就與諸子謀城于嚴島、弘治元年、五月、元就城于有浦、諸老臣交陳其不可、元就弗聽、老臣退相言曰、公居恒不拒諫、此蓋有以矣、六月、城成、元就命己斐新里二氏守城、卒設蜚語曰、嚴島要害、海內無比、當今之患、在晴賢來取之、爲根據矣、九月、晴賢議取嚴島、其部將諫之、有我將降晴賢者、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遺書晴賢、晴賢躍喜以爲二人亦降、發書閱之、則痛責己罪惡、而詬詈無不至矣、晴賢大怒、決意攻嚴島、元就令桂元澄佯降、十月、晴賢據嚴島、探海艤棨、使人挑戰、元就會議將士、將士皆沮懾、元就曰、予勝也決矣、諸子勿勞意、諸將問故、曰、彼地狹小、以多兵保之、進退不得如意、鋒鍔自相傷觸耳、以寡兵保之、不足以支敵矣、今以敵死者數千、衝突則必得拔焉、元就自將精兵三千餘人、討晴賢陣于艸津、諸

將多意其敗、稱疾不從、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練習水戰、而名于一世、元就晴賢、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船來屬、元就移陣于大立山、晦日、反輜重艸津、陸續不絕、晴賢見之、以爲我兵罷歸、守心懈弛、其夜、大風雨、元就猝起、命人以二條布約鎧袖、爲號、二更艤船、士卒寒恐、請俟風定後發矣、元就曰、天助難再、機不可失也、遂令曰、勿持炬、勿扶糧、揭一燈於牙船、衆艦取其明、逕進殲賊、然後會食、五更著島、塡然急鼓、大呼擣棨、賊諸軍惛悖四迸、賊將杉隆春、佯降、而事覺、誅之、未知晴賢生死、百方搜之、不得、獲晴賢僕鞫問之、則曰、主既自刃、以巖隙其屍、木葉掩之、元就令人檢察、果信、元就所斬獲、凡三萬級、十一月、奏捷於京師、朝廷賞功、舉大內氏舊領、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安藝石見備後七州、賜元就、爲山陽西海二道探題、且命討晴賢遺黨、元就進拔鞍掛城、蓮華峯都濃郡諸堡、望風皆降、二年、元就攻大內氏之沼須萬二城、沼須萬食竭、士卒多降、守將山崎父子自殺、元就收屍重葬之、餘衆感服、晴賢遺黨萬人在烘間城、城四面多濘、毛利隆元攻之、不能拔、三年、春、元就以萬騎援隆元、置實濘中、附堞悉屠城兵、轉師攻山口、大內義長委城遁去、內藤隆春等、率衆多降、大友氏救義長、元就抵之長府下關、以殺義長及晴賢

三万級或作四千七百八十餘級又作四千七百十八級

季子鶴壽義長遺地悉定、元就除大內陶氏弊政、而免橫賦、與其民更始、百姓感喜、乃割地賞將士之戰功、而置下關門司三尾鷲峯四戍、居數月、陶氏餘黨起、掠鷲峯、元就以步騎一萬伐平之、轉攻三角、其城將益田藤包、大內氏之遺臣、以勇敢聞、元就令人說降、於是邊疆接尼子晴久、元就患其負強桿驕、而密謀除之、元就晴久並有因于吉川氏、故元就屢遣使者脩聘禮、以覘其短、竟縱反間、晴久連殺老臣、而兵勢始弱矣、永祿元年、元就攻晴久、與其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相持、杉原盛重來援、破之、降長雄、先是杉隆重、爲陶晴賢所逐、失封流落多年、聞元就臨周防、晴賢子隆房孤立無援、乃往斬之、以其首來報、元就壯之、復舊封、三年、正月、元就入朝、時朝廷耗匱、正親町帝既立、即位大禮未行、元就供其資用、帝善之、以元就爲從四位下、行大膳大夫、賜錦衣及菊桐旗號、尋遷陸奧守、授正三位、征夷大將軍足利義輝、美元就忠節、與之錦袍、以爲鎮西守護、二月、元就取松山、八月、說降本莊常光、定石見、十月、徇出雲、土豪十餘族、相紹而降、遂以常光爲先鋒、焚畧岩阪、常光數挫敵銳、而恃功倨蹇、多橫暴、元就召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密計曰、常光犯法者、不啻一再矣、縱令私彼爲曲赦、如國法何、不如斬之徇衆、十一

月、襲殺常光、於是降將不自安、多畔、四年、大友義鎮來攻香春、香春陷、圍門司、門司告急、元就使備後兵自西方、周防長門兵自東方、伊豫備前兵自南北、並救門司、自以安藝石見美作、因幡伯耆出雲六州兵、而起步騎凡十萬、會城中有叛者、款義鎮、元就收之、竊刎以秘焉、舉烽義鎮、以爲叛者所爲、而急登城、聞叛人已伏誅、即駭退、其夕、元就使福屋隆久福原貞俊襲義鎮之營、營中沸亂、有一人挺走、隆久追薄、則藏艸間、隆久士卒搜之、見金甲錦袍、炫燿不凡、知其爲義鎮矣、隆久有親于義鎮、故私釋之、斯際香春復屬于我、亡幾義鎮復來寇、五年、元就攻尼子晴久城于洗合山、據之築連珠砦、而薄富田、迎公卿延儒士、講書論文、以爲溺久之勢、尼子氏營逐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尊其地、二氏鬱悒潜居、元就錄二氏、以招其舊臣、舊臣踊躍競萃、元就之恩威震于遠近、山名祐豐自伯耆來屬、此際晴久死、其孫義久嗣、六年、大友義鎮與義久連謀、攻門司、元就遣毛利隆元小早川隆景救門司、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屯岩國、義鎮攻神田、聖護院道澄奉詔來諭、與義鎮結婚講和、元就乃爲孫輝元娶義鎮女、而弭兵、道澄留數月、又諭與義久和、元就陳不可和者十條、道澄不能强焉、七月、隆元罷兵而反、過吉田、

隆實一作晉卿

富田役成作八年　小早川隆景成作宍戶隆家

平伊豫事或爲十年

五万騎或作万騎

輝弘一作輝賢一說輝弘爲大內義興庶兄

諸將勸入城姑避、隆元弗聽曰、家君年老、猶以露宿中野、而體于矢石、吾儕倫間高枕之日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迎饗之、隆元暴病卒、年四十一、隆元少稱少輔太郎、爲備中守、遷大膳大夫、叙從四位、性純孝、嘗元就病篤、隆元祈以身代之、能以仁恕得衆心、故衆常欲爲隆元效死、元就聞凶問、慮士氣沮撓、出令曰、亡兒欲討尼子義久、顧而爲彼所毒、衆士若追懷隆元者、幸紹其遺志、即自將攻白鹿城、城將松田久盛固守、元就命礦夫鑿地道、城兵鑿橫塹迎之、鬪穴中、九月、義久救白鹿、久盛既降、義久挑戰、元就不應、及其罷退、追擊敗之、元就遣人徇備中、滅吉田氏、元就之國、齎金獻諸朝廷、上慄、由斯脩貢無虛歲、七年、徇伯耆、并南條・行松二氏、行松氏死、杉原盛重繼智兵法、嘗仕杉原忠興、忠興死無嗣、元就命盛重爲其後、至是又命總行松家政、盛重與尼子氏相持湖上、張弓手兩翼、而挾槍士、再戰再勝、收盜賊、驅使之、或以爲細作、妙覘知敵情、屢著功、八年、盛重拔江美、九年、元就圍尼子義久、結十二寨、而環富田、令吉川元春・吉見廣賴、障于府倉山、小早川隆景、杉原盛重、障于奧保關、並塞饋道、而命士卒犯近旁田畝、獲其禾穀、以欲速竭城中之食、榜曰、降者亡者皆斬、不赦矣、城兵怖悸、不敢出者有日、食乏、士

卒多餒、乃革榜曰、亡者不追、降者受之、於是亡降相踵、義久致城出降、備前備中因幡伯耆出雲隱岐丹後但馬播磨美作諸州、略平、乃使元春管山陰諸國、隆景管山陽諸國、十年、安藝多怪、卜者曰、嚴島成祟、則大脩神祠、十一年、河野通直・宇都宮豐綱、爭伊豫相攻、通直乞援、元就使元春隆景伐豐綱、定伊豫、初、元就賜大內氏舊地、大友義鎮取其豐前・筑前、元就請之、弗與、十二年、元就以五萬騎略筑前、圍立華城、義鎮以勁兵救之、尼子勝久乘我虛擧兵、山陰多應之、或稱大內氏後、若稱山名氏裔、所在蜂起、天野隆重佯降勝久、購其兵二千、破之、敵伏兵罷退、諜者來告、隆重連射之、飛箭雨注、伏兵敗走、然未彫賊、而剽掠逾甚、浮田氏起美作、以應勝久、元就遣香川光景擊之、宍戶隆家、謂元就曰、以我五萬騎、敵義鎮十萬餘衆、寡難抗、且聞國有警、少罷師何如、元就曰、不然、戰克在和、而不在衆、我兵既和、何敵之畏矣、其夜、命酒、自勞士卒、翌日、急攻、躬先士卒、遂拔城、居二旬、告勝久之急者數十反、元就乃還、至赤間關、義鎮弟輝弘、來襲陣永上山、元就命諜者覘輝弘之擧措、諜者反報曰、將校沈湎縱事、士卒無有部伍、而昏夜專于抄掠耳、元就、使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爲先隊、宍戶隆家爲次隊、以夜發奄討輝弘之營、

元清初爲伊豫守穗井田貞作晉田紀伊守或作大藏大輔　一說秀包爲子久留米氏

輝弘中酒、不戰敗走、其將板井正清呼曰、子之所向、未嘗前有橫陣、孰敢爲敵、我僕小次郎者進曰、予素微賤無姓氏、膂力雖非子之偶、請試爲戲、則嘗蹋、直突擭正清、輝弘保茶臼山城、元就攻之、距城可百步、城兵罵呼元就、元就命新屋隆澄射之、隆澄挾箭持滿、城兵大笑、極醜詆、山田正種指額、大部八郎指臂、並命射、隆澄則射洞正種額與八郎胸、而傷輝弘膝、福間氏進到輝弘所、島津義久使人請援、討大友義鎮、元就許諾、市川元良私通義鎮、元良父經良、召元良、刎之、縛其子六郎以來請罪、元就曰、元良伏誅焉、以連坐爲、況無預謀者乎、因命爲經良之嗣、元龜元年、元就使子穗井田元清徇備中、元清斬松山城將庄高資、諸城遁逃、植木資富在齊田城、驍勇防戰、時人號曰夜叉、植木元清使人說降、資富來歸、俄而意變、又呼、寔酣、挺劍相擊、資富斬八人、衆畏沮無近者、元清親與資富格鬪、蹶殪、陷爐中、資富刃元清、有鎧衣、不殊、左右扶掖、斬資富、二年、元就患病、六月病革、告小早川隆景曰、我沒後、三分封土、汝治二筑・豐前、吉川元春治山陰、其餘土地、傳之嫡孫輝元、邁爲脣齒、而緩急相輔、勿失社稷矣、召輝元曰、汝二叔、服膺國事、大有功勞、汝善事之、勿違、十四日、元就薨、享年七十有五、稱洞春寺、贈正三位、元就、

以魁德服人、雖處于兵革忙冗之間、擧無詭譎、有降者、則厚加撫綏、故至欵附者、前後以百萬數焉、元就每得一城一邑、擇其守、戒曰、陵下者、不有其地、汝善慎焉、元就嘗謂侍臣曰、以予比前世之主、誰能爲匹、一儒士對曰、周文武也、元就曰、予今則知弗及文武、文武之臣、豈有阿諛如乃者、元就辟閑智文學者、厚秩之、以教誨群臣、以故國中多產奇士、元就躬亦善詞藻、有歌集、行于世、長子、大膳大夫隆元、次駿河守元春、養于吉川氏、次權中納言隆景、養于小早川氏、次刑部大輔元秋、養于尼子氏、次備中守元清、養于穗井田氏、皆冒其姓、次元次、次紀伊守元康、次元綱、養于太田英綱、豐臣秀吉、愛其器幹、授偏諱、更名秀包、予羽柴氏、封于筑後三郡、治久留米、因稱久留米氏、爲侍從、元春・隆景及嫡孫權中納言輝元、各自有傳、

續史氏曰、聞明人朱艮範善相人、元就少時、見之、艮範驚曰、之子、兼漢祖唐宗之相、後必大矣、果如其言、然闢國弗及彼劉邦・李世民、論者以是輕重彼此、或以元就爲劣、嗚呼、何見之太甚邪也、觀其父見弑、不救、世民自殺其兄、而孝悌之道、蕩然拂地、孝悌之道既然、何爲有忠節、唯以拓地爲事、故如彼爾、元就不然、存心王室、而謙讓持操行、故如此爾、儻使元就不顧名教、專務

賢封疆、蓋不位二人之下也、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十八

淺井亮政

公綱或作氏政

淺井亮政、本姓藤原氏、小字新三郎、出自大納言公綱、公綱以罪、流于近江、居淺井郡、生重政、居三年、公綱歸京師、重政與母氏、留居焉、重政少時、國守京極持清、出獵、重政拜謁道側、持清一見奇之、載歸、終以里名、爲氏、或云、淺井氏、橘氏之別族也、或云、物部氏之庶族也、重政、生忠政、忠政有三子、長賢政、次定元、養于三田村氏、次秀國、養于大野木氏、賢政有三子、長教政、次則亮政也、亮政弟爲政信、亮政驍捷有智數、永正中、仕上坂泰貞、泰貞器之、常置左右、泰貞娶六角氏、六角氏之臣、高宮者、剛健善鬪、亮政邀之、相格、亮政仆、高宮抑亮政、刺之、亮政、亦刺高宮左腹、以甲堅不傷、亮政僕來、拉高宮、亮政奮起、斬高宮、亮政時年甫十六、泰貞進拔松原佐和山諸城、鼓行、至平田山、敵兵横擣泰貞、衆駭戰、亮政拒鬪、斬二人、衆漸從亮政、反擊却之、泰貞死、無子、養京極高清子、爲嗣、名泰舜、又養土岐氏子、名泰信、二人游蕩無度、亮政欲廢之、告兄教政、不可、告叔父定元秀國、亦不可、則告友人大橋秀元伊部爲利、二人贊成其謀、因相結、強教政定元秀國等、乘夜攻泰信上坂城、泰信方燕飲、而聞喊聲、駭愕出拒、亮政破之、陷其城、敵將淺見俊孝、率兵來擊、亮政、奮戰挫俊孝、泰舜倦走告生父高清、高清傳檄召兵、亮政曰、乘敵兵未聚、可以取今濱城、則分師、淺井教政、伊部爲利、率一隊、赴宮川、大橋秀元、率一隊、伏八幡村、亮政、與大野木秀國、攻城、而戰酣、宮川火起、時風烈、烟焰亘樓櫓、泰舜不知所爲、棄城出擊、秀元橫衝之、泰舜敗走、城陷、亮政、以上坂今濱之地不嶮、更城小谷山、

小谷一作錦谷

倩賀募役夫、旬日陴陘成、亮政徙上坂今濱之拙伏而保焉、京極高清、死、其子高岑、督衆來圍、亮政勞士卒、手予酒殽、士卒感喜、一夜開門、突走敵兵、斬首、三百七十級、降欵日多、衆推亮政、稱國守號、於是、亮政自任備前守、教政自任駿河守、更氏赤尾、京極高岑、請援於六角定賴、來攻、亮政、亦請援於朝倉氏、夾擊高岑定賴之兵、破之、高岑乞和解、約爲父子、亮政曰、逐淺見俊孝、則奉旨、高岑聽之、一日、俊孝、陰說高岑、復擧兵、加州大津、二氏在坐曰、因亮政來朝、刺之不勞衆、而能辨事、高岑然之、亮政覺、稱疾不朝、使弟政信代往、加州大津、諸政信、政信歸、具以聞、亮政、攻破野山

摩針一作磨針

本南城、更攻箕浦、拔之、京極高峯、與六角定賴、合兵來圍小谷、亮政、使人竊犯圍而出、募編戶小民、人把一紙旗、以㦲螺相應、爲四面均來之狀、且舉烽火於蹯山、以疑敵兵、高峯定賴、潰走、大橋秀元、伊部爲利等曰、乘克擊上平、高峯可生縛矣、亮政弗聽曰、我亦疲頓矣、高峯、旣歸城、加州大津逃去、高峯、使使來謝曰、獨邪臣、詿誤敝邑、失驩足下、而我不能制、其罪旣多矣、而今自悟噬臍、則欲斬邪臣以謝萬一、又逸之、與一二小臣、百方搜索、弗獲、足下以先君之故、不絕京極氏後、何惠大焉、秀元、爲利、諫亮政曰、朝和夕畔、其人可知也、盍聲其罪而除之、亮政曰、京極氏華冑也、不可猝絕其祀、則許之和媾、迎高峯、居于小谷、歲時給其衣食、上坂泰舜、上坂泰信、修今濱、而據保焉、亮政復昭之、進拔磯野、遂攻山本城、磯野爲員、壯健用強弓長箭、出拒、爲員族員正、誅我軍、鬪斬爲員、城兵皆降、大永元年、六角定賴、來攻、陣于摩針嶺、亮政陣于地頭山、戰無利、樹牙旗於顏戶山、以萃敗卒、其夜、亮政與數十騎、由間道潛行襲定賴、時有叛人通定賴、定賴整兵待之、亮政進退失盾、謂部下曰、此予死所也、乃自挺刀將剖腹、大橋秀元曰、姑緩之、退語井口義氏曰、國家事急矣、主君決意自裁、我曹義不得先死不徇社稷也、足下形貌、太肖主

君、足下代其難、而免主君、主君必德足下、以重報後嗣、義氏曰、死有益國家素所欲也、奚報之要、焉秀元、言諸亮政、亮政不聽、秀元等強而後聽、亮政使人告定賴曰、予違君命、自知其罪、自盡以謝焉、雖然、以予故、逮士卒、實弗忍也、因君寬仁、而免士卒、予死之日、猶生之年、故敢請之、定賴許諾、亮政陰爲士卒、遂免、義氏留死之、義氏、有一男二女、亮政厚其男、以其女、妻嫡子久政、齋藤秀龍、以兵一萬二千、來攻、亮政兵、不盈三千、起防之、命部將曰、以寡擊衆、莫如陋隘、則遣人守玉村、小關、諸要地、而戰破其衆、秀龍、收士卒、陣于八幡山、六角定賴、出于佐和山、爲秀龍之應援、朝倉氏聞我急、來救、秀龍罷、亮政、合朝倉氏兵、邀定賴、以故、和退、五年、亮政、與秀龍、攻擊不解者、二歲、伊部爲利戰死、卒和解、結婚、天文八年、亮政、讓國嫡子久政、而老矣、十五年、亮政死、遺命大橋秀元、輔翼久政、久政兄爲高政、知畧類亮政、屢從軍旌功、而早亡、故久政爲嗣、或云、高政爲京極氏後、久政其子也、稱下野守、疏傲好游畋、不事軍務、大橋秀元、屢諫、久政寢憚秀元、欲害之、秀元脩其家、久政謂老臣曰、秀元起役、其心難計、先其未生事、而可芟除焉、老臣固執、不可、則與叔父政信相謀、召秀元、秀元語其子曰、此行、予必被害矣、如窺窬舉事、豈不成乎、

野良田或作野眞田

姊或作女

然不敢者、以酬先君之恩也、爲遺書二封、一貽久政子長政、一貽老臣陳國之後事、語不及私門、秀元及其子、共朝、久政諂秀元、秀元、條理不屈、久政怒、幽秀元父子、秀元父子自殺、國中多叛人、永祿二年、長政、娶六角義賢臣平井氏女、有間、歸之、平井氏恨、勸義賢、來攻、久政聞警、無防志、國人、苦久政之橫暴、而好長政之聰敏、相謀奉長政、三年、逐久政、立長政、長政、小字猿夜叉、稱備前守、四年、長政攻六角義賢、拔溫妻、大尾、久德、三城、進戰于野良田、破之、富此時、織田信長、掠美濃、美濃人多欵附、六年、長政、徇美濃、聞六角氏竊後、而還、十一年、織田信長、請和、以其妹、妻長政、長政、朝于京師、元龜元年、信長攻朝倉義景、久政、告長政曰、我於朝倉、有舊誼、不可避也、長政與義景、合縱、拒信長、邀戰失利、六月、信長大舉來攻、德川公援之、夾姊川而陣、長政、直衝信長、信長兵沮、義景將爲德川公所敗、公轉旆伐我、我兵亦敗、秋、信長入攝津、長政、義景、要其歸路、獲信長弟、及校將數人、信長憾、十二月、脩好、三年、信長背約來掠、長政縱釋光佐、光佐召黨起兵、爲信長將所挫、三年、信長、又來掠、此際武田晴信、起于甲斐、并吞四鄰、勢始熾矣、不啻信長、長政與之結昵、信長患之、天正元年、晴信死、信長又來、朝倉義景爲救、而戰敗死、

長政、孤立保小谷、三田村、大野木氏等叛、長政彌窘困、信長諭長政降、使者三反、長政弗聽、而歸其妻織田氏、長政有二男三女、皆織田氏所生也、以其女附織田氏、斯聞、久政自刃、長政、黑甲錦袍、持朱柄長刀、開門突出、衆皆注目、四集之、長政戰良久而退、信長、佳長政之膽畧、欲生擒之、長政再出、敵爭赴之、長政、奮斷衆敵中、皆辟易披靡、長政、還城自殺、時年二十九、稱養源院、自亮政擧兵、至此、三世五十八年而亡、長政長子、曰萬福、次子、曰乙若、匿織田氏、諱信長、信長聞萬福所在、不斷給間、得實、乃縛致之、命磔殺焉、免乙若、長女寵于豐臣秀吉、生秀賴、事在秀賴傳、中女、嫁京極高次、季女、嫁豐臣秀勝、秀勝薨後更配台德公、寬永九年、長政、贈正二位、行大納言、

續史氏曰、亮政、不仁其主、而終于牀蓐、長政、義其友邦、而不能終于牀蓐上、夫天、何爲助惡而害善之深乎、然天未絕義人也、其二女得伉儷豐臣、德川二公、僭生其世子者、天助也、非人所能爲也、其一女、得伉儷京極氏、京極氏、勢雖不及二公、其於淺井氏舊主也、淺井氏之榮、孰加之、如令長政居慶長元和之間、以外戚、其威昭、無比于天下、然天不敢者、蓋以不仁人後也、此天果助惡而不害善者、明矣、唯不於其身而已、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二終

一說高賴六世祖時信始稱六角氏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三

列傳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六角高賴

六角高賴、或稱佐佐木氏、左衛門尉佐佐木泰綱之裔孫也、泰綱始稱六角氏、世領南近江、而治于觀音寺城、任近江守、高賴、小字四郎、任大膳大夫、叙從四位下、應仁之役、屬山名持豐、京極持清、屬細川勝元、相持京師、國中並虛、高賴與持清有宿嫌、擧兵相侵、文明中、京軍止熄、諸將就國、足利義熙、留高賴、而衞京師、高賴不憚曰、大戰之後、無國弗披彫、詎獨留予矣、不告還國、義熙來討、高賴竄于甲賀、而張奇兵山壑、彼出此匿、態狀百變、使諜者不得覘知其所在、以障義熙者、凡三年、義熙病沒、師還、足利義植、嗣義熙遺志、而來攻、高賴拒守如故、以罷義植之軍資、義植、無獲罷退、斯際、織田敏定、陷觀音寺城、高賴、攻復之、後土御門帝崩、無葬資、高賴獻金、供費用、後柏原帝、嘗之賞賜菊桐紋、聽昇殿、詔曰、忠節無倫、後世子孫、勿同他家、足利義澄、與足利義植、相構失勢、來賓高賴、竭力翼之、永正十七年、高賴卒、稱龍光院、長子

氏綱、立、任近江守、叙從四位上、次子定賴、出爲箕作城守、任彈正少弼、氏綱卒、子義實幼、定賴入輔、或云、高賴長子、爲近綱、以足疾、不立、定賴、少時、爲僧、入相國寺、蓄髮、繼家、擁足利義植、入京師、權勢始著矣、義實、取足利義澄妹、威力大張、攻京極氏、取愛知犬上二郡、京極氏、來擊定賴、使人防之、連戰失利、諜和議、淺井亮政、奪京極氏之地、定賴奮曰、予坐視同族之泯覆、而不救、何以對天下、我與齋藤秀龍、結約、而腹背討兇賊、可一擧而縛也、乃使人告秀龍、秀龍聽命、大永元年、定賴、起兵一萬二千、分爲五隊、進藤後藤二氏、爲先鋒、義實、及定賴子義賢、爲兩翼、進陣于摩針嶺、亮政、逆師、陣于地頭山、定賴、戰少利、亮政兵、來救、定賴、整衆而邀亮政、大敗之、事在亮政傳、定賴、收軍而還矣、館秀龍後期、秀龍起攻、少利、朝倉氏、援亮政、來掠定賴、出拒三井寺、寺僧往來兩軍、爲和解、則亦緩矣、享祿中、三好氏、屢侵京師、定賴、援外舅細川晴元、而擊攘之、天文九年、義實、拜從四位下、近江守、十年、足利義晴、欲薦義實爲三位中納言、北陸管領、義實固辭、義晴、白之朝廷、廷議弗聽、管領唯子意、十一年、定賴、與北畠氏、爭地、戰克之、使子義賢、長驅入畧矣、十三年、收升斛、減二合、爲一升、輕收賑民、民皆感喜、武佐驛吏、掌之、世稱之武佐升、十五年、足利義輝、元服、定賴加冠、叙從四位下、十六年、率兵、圍北白川、足利義晴、燒城遁走、尋行成、義實、爲從三位宰相、補北陸道管領、細川晴元、擧二條、定賴援昭之、二十一年、定賴卒、子義賢、削髮、號承禎、又號拔關齋、爲脩理大夫、還左京大夫、除從四位下、弘治元年、義賢之士、可三千、三好氏之士、可五千、俱觀日吉祭、爭鬪擧之、三好慍、起兵、義賢逆戰、斬首三千餘、足利氏、和解之、三年、義實、義子義秀幼、義賢輔之、猶定賴於義實、義秀旣長、取織田信長女、攻三好氏、義賢、及子右衞門督義弼、薦三好、國勢分裂、永祿中、淺井長政、取我將平井氏女、亡幾、歸之平井、怒、勸義賢、討長政、長政、嬰城、望風而降、三年、長政來掠、五年、足利義輝、與三好松永、生隙、義輝、諸援、義賢許諾、諸臣、憚三好松永之勢力、曰、不如稱病無援、竟弗出師、六年、攻淺井長政、後藤父子與種村、建部、諸箕作、爲奕爭道、後藤見殺、後藤、有親于義賢、義賢不救、其族躍義秀曰、義賢父子、包藏禍心、而憚後藤、故使人害焉、義秀則遣兵攻箕作、義賢曰、一門生爭、先君所戒、而今及之、階爲亂階、亡乃起隙口乎、子固無異心、君荷疑于、請以明其心矣、雖息有罪、縛致之、生殺唯命、義秀、賜義賢老矣、當義弼、而立義弼弟中務大夫賢永、九年、足利義昭、來寓、喩義秀、與義賢父

子、和解、十年、賢永、更名義久、義秀弗懌曰、將軍之諱、非其許、不得冒焉、乃止、義弼、不禮義昭、義昭行、十一年、義昭投于織田信長、義賢父子、謀害信長、信長來攻、義賢父子、入觀音寺城、遣結箕作、和田山等十八城、首尾相應援、以和田山當信長之衝、嚴堅其守備、信長回軍、襲箕作、箕作陷、攻和田山、又陷觀音寺城中、忷懼多潰、義賢不知所爲、走匿甲賀山、十八城皆降、六角氏微矣、或曰、此役、義賢父子保箕作、義秀與信長、攻拔之、義賢遁逃、十二年、結三好、朝倉齋藤諸氏、塞于大河內、義秀信長、又攻、義賢委塞亡去、入根來寺、旣而、義秀與信長、生隙、元龜中、戰于栢原、義賢父子、援義秀、多獲首級、義秀嘗之、義賢謀除義秀自對、而歸降於信長、足利義昭、喩義秀、與信長、和解、不聽、義昭自說險、則聽、天正初、義賢、叛信長、爲所攻、又降、六年、義秀卒、慶長三年、義賢卒、義賢子高定、仕德川公、爲中務大輔、

續史氏曰、高賴父閭、瞻跡籌謀、亡他、弗寡事也、高賴、始基亡兆、而三葉早世、定賴父子、以庶擊衆、國柄、人情所易勸也、以彼姬且之才、處其地、猶不免謗讟、況定賴乎、定賴猶可、況義賢乎、

京極高次、小字小法師、稱小兵衞、佐渡守、佐佐木高氏、始稱京極氏、與六角

一說泰貞最重子

氏、同擧祖、而勢不相下、割領近江、京極氏、有愛知河以北、高氏九世孫、爲大膳大夫高清、其兄政光、眢鞠于黑田氏、冒其姓、高清幼立、政光擁君事、國內弗寧、高清讓國於姪治部大輔泰貞曰、予丞爲六角氏所破、欲一洒之、不幸罹疾、久不癒、故以國專煩汝矣、泰貞、本名最重、政經之子、初稱梶原氏、更爲上坂氏、既立、攻六角定賴、復舊領、泰貞無子、立高清子泰舜爲嗣、則養土岐泰信、爲子、泰舜任治部大夫、泰信任兵庫頭、二人、日夜燕游、不事操行、其臣、

岑讀作峯

淺井亮政作亂、泰舜、泰信、逃亡、衆立泰舜兄壹岐守高岑、討亮政無利則和、亮政專封土、京極氏微矣、高岑生武藏守高秀、高秀生長門守高吉、高吉、高次之父也、或云高次、高秀之子也、織田信長、求京極氏之後、得高次、明智光秀爲逆、招高次、及阿閉長之、時豐臣秀吉妻孥、在長濱、高次欲捕之、應光秀、妻孥皆亡、長之掠其貨財、從光秀、光秀戰敗而死、秀吉斬長之、高次降、或曰、高次幼、爲秀吉所愛、高次姊、歸武田元明、新寡、秀吉聞其有色、而納之、居松殿、因稱松殿君、又稱壽芳院、高次拜侍從、兼近江守、賜大津城、食六萬石、秀吉妃淀君、以其妹、配高次、慶長中、石田三成、謀害德川公、高次爲公保大津、三成黨來攻、殆陷、淀君憫其妹被害、使人懇說、從三成、高次不可、羅城陷、高

十四年或作十五年

次、嘗樹恩愛士卒、衆無離心、敵患之、發砲擊牙城、城中翕然、淀君使人復來喩、會松殿君在城中、求稱高次、則與敵交質致城、逃于高野、既三成亡、高次愧、不敢見德川公、公使人來曰、予守孤城、而寡軍防大敵、有日、其功不少、乃召見之、則加封、遷參議、陞從三位、食若狹近江之地、九萬二千石、十四年、薨、子若狹守忠高立、配台德公女、大坂之役、忠高、肇和事、翌年、和敗、忠高從德川公滅大坂、累遷四位少將、賜出雲隱岐石見之地、二十四萬石、無子國除、忠高養姪高和、高和封于龍野、食六萬石、拜刑部少輔、奉忠高祀、後徙封于丸龜、高次弟脩理大夫高知、累功、封于美濃、爲四位侍從、從德川公討陸奧、及戰關原、徙封于丹後、食十二萬七千石、任其國守、大坂兩役、從德川公、三子分其封、

續史氏曰、高次、選于衆、得良配、廢國頓起、以垂餘慶、仰不慚父祖、俯崇于子孫、中全厥躬之子、將何功德、至講、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

今川氏親 子義元

一說義家後七世爲長氏、或曰六世、或曰五世、或云範氏篤氏之子

今川氏親、小字龍王、出自鎭守府將軍源義家、義家之後、爲長氏、任上總介、授四位、居參河、遷駿河、有二子、曰滿氏、曰國氏、長氏與參河於滿氏、駿河於國氏、滿氏稱吉良氏、國氏稱今川氏、國氏生基氏、基氏生範國、範國生範氏、世從足利氏、有功、受官位、居要路、以吉良今川與足利同始祖、時人推尊之、爲語曰、將軍無後嗣、吉良今川充厥位矣、範氏孫、四位民部大輔範政、曾孫、四位治部大輔範忠、並從足利將軍、伐阪東、任副將軍、範忠生義忠、義忠襲父官、取伊勢貞藤之女、生氏親、貞藤子長氏、來寓焉、時西鄙賊起、義忠討之、

塩貝一作塩買

賊四散、義忠返至塩貝坂、賊射義忠、乃薨、老臣三浦朝比奈九島三氏、爭權不協、長氏諭三氏、和講、奉氏親、立之、氏親時甫七歲、天質穎敏、長有膽力、以父祖之資、割有駿河遠江、爲上總介、遷脩理大夫、此際足利氏、衰弱不振、氏親、欲出都、率兵西上、大河內欠綱、塞于引間、要衝道、然自知非敵、引斯波義

安祥或作安城

達、爲援、義達陣于深嶽山、一夕、大雨、氏親襲深嶽山、拔之、乘勝、擊引間、欠綱、委棄遁逃、氏親置戍而還、武田信虎、苛酷失衆心、邦中騷擾、氏親有姻于信虎、令人爲信虎撫綏其部下、大河內欠綱陷引間、氏親帥師進討、至天龍川、造浮梁、而濟、直攻引間、斬欠綱等首、虜千二百級、斯波義達、剃髮乞平、以女、妻氏親弟氏豐、裂地與之、盟曰、長莫敵今川氏、氏親病卒、長子、曰氏輝、立爲上總介、次良眞、次義元、

義元、與良眞、並爲僧、良眞爲華倉院主、義元、居善德寺、氏輝卒、無嗣、良眞庶而不得立、義元、蓄髮爲喪主、良眞失望、憤怒逼義元、義元擊敗之、良眞自刃、義元、任治部大輔、兼駿河守、爲人宏謨雄算、好文辭、以恩禮遇衆、雖疎賤有異材、輙拔用之、嘗見臨濟寺僧大原奇之、驟諮邦政、卒以大原、列宿將、天文中、義元攻參河、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阪、少利、進取鵜原、長驅至尾張、寺本等諸邑、望風而下、德川公幼時、其父使公質于我國、織田氏要之奪去、公父卒、義元曰、織田氏挾某、脅岡碕、岡碕人孰敢敵之、彼若得取之、則欲復、不可得矣、乃遣朝比奈泰能率兵護岡碕、織田信廣、在安祥、近接岡碕、岡碕人、攻之、不克、義元遣僧大原援攻、織田信長、聞急起師、大原設伏、破信長、信廣、出

長久保一作長窪

眞行一作直行又作直幸

救信長、又破之、信虎狼狽入城、大原、燔其郛、而樹柵、環子城、使人語信長曰、歸某者、解圍、信長許之、遂以公而凱還、義元給公、以秩千石、其餘歲入悉自納焉、先是、北條氏綱來侵、取長久保、既而、氏綱老、其子氏康嗣、義元與上杉憲政、連謀、圍長久保、氏康通好於織田信長、東西並入寇、義元請救於武田晴信、晴信義元夫人之弟也、義元以兵四萬餘、逆信長、令晴信禦氏康、戰互有勝敗、臨濟善德二寺僧、說義元及晴信氏康、脩平、於是、義元爲子氏眞取氏康之女、晴信爲子義信、取義元之女、氏康爲子氏政、取晴信之女、弘治中、義元圖畧江城、尾張人多降、永祿三年、義元大舉西上、攻陷丸根鷲津諸城、屯于桶狹間、土人悅迎義元、簞壺相續、酒脯太豐華、義元之將士皆醉飽過量、而終夕甘睡、織田信長乘闇來襲義元、失厝、遂爲所殺、時年四十二、子氏眞嗣立、襲治部大輔、遷上總介、宿將岡部眞行守鳴海、孤立無援、信長攻之、眞行拒戰弗撓、信長令人說曰、固守危城、將誰爲乎、眞行曰、敝邑遭大故、眞行縱令不能捐軀殉節、而藩屏之任、不可以自毀矣、若賜寡君之櫬、乃外臣恭奉明公之旨、信長壯之、以義元屍、予眞行、眞行歸路、屠刈屋、併其捷獻之氏眞、德川公歸國、次年、信長攻公、公請援、氏眞不聽、公盟信長、氏眞攻公、入參河、無利、徒還、義元之死也、三浦、朝比奈、葛山、由比、齋藤、福島等、諸老臣、皆大敗而歸、心願無措、自劾屏居、井伊氏、被讒而死、府朝無耆宿、嬖臣三浦義鎭、專權、義鎭本寒微、不詳其舊姓、或曰、小原資久之子也、或曰、武藤氏也、幼養于三浦氏、諂飾情貌、善諂氏眞、氏眞特寵幸之、常出入臥內、潜謀密策、莫不預、而威行于內外、義元妾、四宮氏、名菊鶴、義鎭與之奸、衆知憚其勢而不敢露發矣、氏眞廢軍務、以歌謠蹴鞠、爲事業、而奢侈無度、膳具極精華、至買一茶瓷直三千錢、無故貺之義鎭、先是、武田信虎、失勢來投、熟窺氏眞擧止、欲以時傾其邦、事覺、氏眞放信虎、信虎子晴信、亦欲傾奪我邦、令人來告曰、明公寢苫枕干之日、尙矣、元惡未獲、我竊切齒之、欲悉斂賦而從公事、下國卑陋、難用也、若除大患、而賜參河之地、則能辨事、不敢不丐焉、氏眞曰、乃者、側聞、君與織田氏、爲婚儀、今以私故、間婿舅之際、則予不敢也、已之辭、已實報之、不足以爲資國之累矣、遂告使者曰、我嘗有文藕藤原定家之所筆也、晴信欲之、不予、竟竊取而去、其人可知矣、使者歸報、晴信怒、來擊、陷我將葛山元氏、瀬名信直等、朝比奈、三浦諸氏、款晴信、爲內應、氏眞帥元氏信眞等二十二將、二萬五千騎、軍于淸見、以要晴信、元氏信眞不戰先退、氏眞之

軍、渡歸、晴信入郛、放火、烟塵漲天、城中鼎沸、人多燋爛、氏眞迯走于竹尾、轉如懸川、而招輯將士、小原資久、三浦義鎭、在華澤、營私不來、德川公來攻、氏眞以利、誘公之臣久野者、作逆、先期發覺、久野伏誅、德川公、攻懸川、氏眞再戰不利、公令人來諭和、氏眞致城而去、投北條氏康、德川公、取駿府、附之氏眞、武田晴信、復陷之、元龜元年、晴信拔華澤、小原資久、三浦義鎭、遁亡、土人相謂曰、令我曹役煩賦重者、義鎭之爲也、相率追及義鎭、而拳毆之、以刺其衣、義鎭用壞席自障、而奔高天神、高天神城主、固知德川公惡義鎭、戮之、資久亦被殺、天正中、北條氏政、與武田勝賴、相謀害氏眞、氏眞歸德川公、慶長十九年、卒于武藏、長子、左馬助、範以、先氏眞卒、次高次、稱品川氏、次澄存、爲僧、範以、高次子孫、仕德川公、

續史氏曰、氏親義元、意氣吞中原、雖其業不遂、其志則壯矣、義元遇德川公、無狀、義元沒後、公過其墓、必禮之、且不弃其子孫、盖以舊盟之故也、嗚呼、久要之可顧、一至此乎、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四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勝千代一作勝千世　機山一作京三　刑部少輔或作刑部丞　十餘世一作九世　大輔或作少輔　一說信元信重之族父　陸奥守一作信濃守又作伊豆守千世或作千代

列傳二十一

武田晴信

武田晴信、小字勝千代、號信玄、一號機山、又號德榮軒、世領甲斐、刑部少輔、源義光之苗裔也、義光子、從五位義淸、承義光甲與伯父義家旗相傳爲家寳、義淸孫信義、曾孫信光、竝佐源賴朝、以驍勇知名、受朝廷官爵、信光三兄、皆以罪而死、國除、承久之役、信光從北條氏、有功復封、信光後十餘世、爲信滿、號明庵、任安藝守、與逸見有直、分領甲斐、偕屬足利持氏、上杉氏憲、畔持氏、信滿有姻氏憲、有直、譖信滿黨氏憲、持氏、網信滿、信滿自刃、長子刑部大輔信重、次子左馬助信長、信重削髮、名道成、逃匿高野、信長亦亡、持氏以其地予有直、頃之、信長還、有直不納、戰爭彌十年、持氏、討降信長、斯際、足利義持、降信滿弟信元、復之舊封、任陸奥守、信元、養信長子千世、爲嗣、信元卒、千世尙幼、其臣跡部明海、廢千世、自領其國、信長出奔京師、賜秩千貫、信重亦適京師、足利義敎、以氏憲之故、弗善信重、而逐蹐西土、信長常給食糧、明海

一說二十年叙官

招信重、爲假主、結城之役、信重、信長旌功、信重、爲甲斐守、信長亦賜邑、信重誅明海、有直慴、委質臣屬、信重後五世、爲信虎、初名信直、任左京大夫、遷陸奥守、攻駿河袞族久島氏、勝之、以其日、生晴信、因曰勝千代、爲人、深沈有權畧、少時語人曰、有衆五千者、攻守莫不如意矣、人異其雄志、信虎、愛晴信弟信繁、疏晴信、晴信陽爲騃狀、以自晦、爲與信繁角技、輙出其下、信虎謀廢立、晴信、陰結姊夫今川義元、義元爲奏請、以晴信爲嫡嗣、加首服、將軍足利義晴授偏諱、於是、爲今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娶三條公賴女、是歲、天文五年也、十一月、信虎畧信濃、以兵八千、圍海野口、城將平賀賴成、以勇敢聞、佐久小縣二郡兵援賴成、月餘不拔、會大雪、諸將意沮、相議曰、與曠日相持糜財貨、寧更起師、伐彼無備矣、信虎然之、晴信、時年十六、請殿、信虎嘗曰、視敵不畏、請殿、何爲懊弱乎、墜家聲者、必之子、如二郎、乃不然、晴信強請、信虎可之、以三百騎屬晴信、晴信、從信虎、三十許里、而舍焉、下令、人攜三日糧、夜半秣馬、鷄鳴起曰、唯視吾馬首所向、自先士卒、反向海野口、分兵爲三隊、自以一隊、鏖城而入、二隊在城外、樹旌旂、大呼、以應晴信、賴成旣放散佐久小縣兵、其諸將、亦皆率兵歸邑、殘守者、不滿百、晴信直進斬賴成、以捷而歸、信虎

飯富一作飫富　三月或作五月　七月或作六月　虎泰一作昌速　昌俊一作昌屬　是吉一作昌時　賴弘一作光堅

不多其功曰、梢城歸來、匪強也、晴信、弗敢自伐其功、爲騃狀、如故、諸臣、悉心服晴信、信虎遇晴信、益無狀、信虎、暴戾日甚、衆苦之、晴信、與老臣飯富虎昌、板垣信形、謀廢信虎、以情告今川義元、義元、雅患信虎之強悍、而喜聽晴信、信虎未覺、七年、春、信虎、欲逐晴信、乃謂曰、汝善義元、宜就學、他日爲異器、吾將先往請焉、汝能之否、晴信、佯答曰、能、三月、信虎、如駿河、義元、留之不歸、晴信、自立、襲封、七月、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覗國變、以衆二萬、來侵、晴信、聞其旨、以六千餘兵、偃旗潛行、邀之韮崎、虎昌、信形、及甘利虎泰、小山田昌辰、左右晴信、四戰四勝、斬首二千七百餘、原昌俊、帥農商五千人、人執一紙旗、以張疑兵、脅長時賴茂、長時賴茂、大敗走、此役也、小幡虎盛、騎白馬、挺衆前戰、功最多、身被七創、馬被六創、流血淋漓、甲斐人、爲之語曰、小幡旌雄名、白馬化成騂、八年、晴信旋驕恣、日夜游宴、而喜詩賦、召集僧侶、相唱和、不復事國政、村上義淸、諏訪賴茂、分道同來攻、晴信使飯富虎昌拒義淸、板垣信形拒賴茂、戰皆克之、晴信、俾敵廢軍務、益事詩賦、信形諫之、晴信感悟脩政、九年、正月、板垣信形、誘降海尻城、晴信、使小山田昌辰守其內城、日向是吉、長阪賴弘、守其外城、土賊作亂、應村上義淸、義淸兵來圍、是吉賴弘、逃歸、昌辰部

兵、裁五十、善拒不屈、晴信聞急、以步騎七千、自將救昌辰、徑突義淸營、斬首九百餘級、二月、義淸將淸野高梨井上隅田四氏、來寇、多田淡路、謂晴信曰、彼有難色、請疾討之、即夜、晴信討克之、斬首二百、十一年、三月、村上義淸、小笠原長時、諏訪賴茂、木曾義高、擧信濃兵、來攻、板垣飯富、諸老曰、彼曹戮力來攻、我兵單寡、難角、請援於今川義元、晴信曰、我竊求救、義元必以附庸遇我、此洒耻北方、受侮南方也、如斯者、乃公不敢焉、今信濃兵、雖多、爲客、將何所爲、乃佯爲守勢、而增陴濬隍、義淸等、聞以爲怯、進次于瀨澤、晴信、選降卒三十人爲細作、皆取質要信以放遣焉、以是、敵之密謀、必先知之、晴信乘霧、而擊義淸等、大破之、原虎胤、與敵九合、皆勝、獲部將十一人、身被六創、飯富虎昌、甘利虎泰、亦創、閏月、義淸等四將再來、晴信逆擊、又勝之、六月、晴信討信濃、取尾河、秋、論將士之功、黜陟有差、冬、晴信、與村上義淸、小笠原長時戰于大門嶺、敗之、相木人降、十二年、春、板垣信形、薦山本晴行、晴信、一見奇之、即日、與秩二百貫、冬、以晴行之策、拔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之策、誘殺諏訪賴茂、十四年、賴茂餘黨作亂、信形、及日向是吉、討平之、小笠原、木曾、伊奈、三氏、來侵、晴信、要小笠原木曾於鹽尻、敗之、伊奈、襲擊我部將、互有殺傷、晴

一說戶石之役當十九年又二十二年　高梨一作忠豐　十月或作九月

長閑一作釣閑

一說以米倉事係文殿五年松山役馬矢作馬溲

桔梗原役一作二十三年

一說二十二年河中島四郡恐平

信聞信濃兵屬上杉憲政來攻、命板垣信形、拒碓氷嶺、自將攻戶石、村上義淸救戶石、我先鋒、甘利虎泰・橫田高松、戰沒、麾下兵、將潰、山本晴行、設疑兵、以惑義淸、進擊破義淸、十月、憲政、以兵二萬、來侵、晴信拒之碓氷嶺、斬首四千三百餘、十六年、二月、晴信與葛尾兵、戰于大井原、四月、晴信徇信濃、八月、陷志賀、村上義淸出鬪、我先鋒、板垣信形、敗死、義淸急擊、偪麾下、晴信、自縱義淸、義淸大敗、委城遁亡矣、十七年、晴信攻信濃、拔二寨、聞上杉輝虎來侵、而還、十八年、夏、晴信、徇信濃、焚界鳥居嶺以東、進踰嶺、會上杉輝虎亦入信濃、輝虎、遣使來請戰、晴信諾之、相持海野平、五日退、秋、晴信入上野、沿道縱火、至鬼頰、上野九城守、合縱扼于三寺尾、晴信擊之、斬首五百餘、小笠原長時、侵諏訪、晴信轉師、防長時、破之、十九年、晴信、又入上野、上杉輝虎、邀之、將戰、有黑氣、施兩陣之間、輝虎懼退、晴信亦班軍、晴信、與今川北條二氏講和、晴信與小笠原長時、戰于法福寺、斬首五百餘、甘利晴吉、年甫十七、功冠諸將、晴信特褒賞之、晴吉虎泰之子也、上杉輝虎來侵、至海野平、晴信出逆、相持旬餘、交綏、是歲、晴信剃髮、諸將從髡者、原虎胤、號淸岸、小幡虎盛、號日意、山本晴行、號道鬼、長阪賴弘、號長閑、眞田幸隆、號一德、二十年、晴信徇信濃、

二十一年、晴信與上杉輝虎、戰于時田、我將、小山田昌辰、戰死、甘利昌忠、馬場信勝、內藤昌豐、代戰、克之、板垣信里、坐慵弱、創秩、晴信攻苅屋原、甘利晴吉部士、米倉正房、束竹爲楯、以扞銃丸、丸觸迸散、諸隊倣之、正房子種繼、有膽畧、從軍旌功、中銃丸、瀕死、或人云、水中、漬驄馬矢、飮之、創立瘉、種繼曰、惜死食馬矢、如人口何、且重創萬無生理、而與死累醜、寧若速死乎、晴吉語種繼曰、輕死忘國家大事、可乎、乃自嘗、而後予種繼、種繼飮之、即泄血、遂平復、及常、二十二年、五月、晴信伐小笠原長時、以甘利晴吉、山縣昌景、馬場信勝、高阪昌信、內藤昌豐、爲先隊、晴信繼之、長時、舉國起兵、戰于桔梗原、晴吉進斫長時之營、營中披靡、斬獲一千五百、長時、退保城、晴信就圍之、長時出下、晴信子邑、長時愿縮遁亡、冬、上杉輝虎、來寇、次于河中島、晴信、請援駿河、自帥步騎二萬、而出雨宮渡、命山本晴行等四人覘敵、返報曰、敵軍銳甚、不可力爭、宜不戰而屈之、晴信然之、隔水布陣、輝虎挑戰、晴信不抗者、二旬餘、輝虎踰橋來擊、殺傷相當、二十三年、今川義元、爲北條氏康所攻、請救、晴信往援、戰勝間、小幡昌盛、單騎挺進、敵六人聯絡突之、昌盛徐下馬、立獲其六人、昌盛父虎盛、及馬場信勝、乘弊急擊、氏康敗走、晴信詰婚義元、氏康講和、六

一說永祿三年雌高降

西條山一作妻女山　貝津或作海津

月、信濃諸將、樂巖寺布下・和田等、陰通上杉輝虎、輝虎來掠、晴信、收樂巖寺以下叛將、悉法之、輝虎乃還、八月、晴信入信濃、瀨場降、晴信、收邑中壯者二百餘人、殺之、弘治元年、晴信、徇信濃、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聞上杉輝虎來畧、而還、二年、晴信取伊奈郡、永祿元年、上杉輝虎、遣使來語曰、予與足下、素匪有纖芥、以村上小笠原等之播蕩來寄、而義不忍弃焉、欲復尺寸之地、與諸彼、終使彊埸多事、而不能春秋以幣帛朝于貴國、予太悔之、請自今以後、界于筑摩川、各保其地、相和如昔日、晴信許諾、則約隔川會憑胡床相見、及期、輝虎先至、如約、晴信後至、馬上長揖、以麾輝虎、輝虎令人言曰、昔者源將軍、狩富士也、我祖、居武田氏右、而不可以後足下、晴信曰、我與源將軍同宗、子爲將軍臣也、名分之舊、海內所同知、以一時之僥倖、而犯位班、不足以爲規範矣、於是、和議敗、對持七旬、輝虎退還、飯富虎昌、請躡擊、小幡虎盛止之曰、輝虎非徒還者、必有以矣、晴信可之、果信濃土豪四人、通輝虎、事覺、乃戮之、以賞虎盛、二年、輝虎率師、至河中島、晴信出邀、輝虎罷、晴信、畧飛驒、三年、輝虎圍小田原、北條氏康、請救、晴信率師、至輕井驛、飯富虎昌、諫晴信曰、輝虎舉國中兵、在小田原、其勢難抗、君出師救小田原、萬一蹉跌、師敗名損、無

益北條氏、以爲天下笑、今越後壯者、盡從輝虎、其留守者、傳劣寒傖而已、以君之威武、臨越後、則望風瓦解、盍爲之、晴信曰、不然、輝虎盛氣御下、衆何以能堪、必有叛者亡幾、果有叛者、輝虎敗還、四年、春、晴信、攻國峯城、拔之、使小幡信貞守之、五月、晴信滅仁科海野二氏、而居割嶽城、是月、小幡虎盛死、虎盛稱山城、遠江人也、甫八歲、隨父盛次、來仕、體戎事、得捷凡三十六、瘢被四十一創、遺囑子姪、勿趨浮薄、晴信痛惜其死、初上杉輝虎、朝于京師也、使人來謂曰、子若重皇室者、勿攻我虛、晴信許之、既而輝虎屬將太田資正、及上杉憲政出兵、攻小田原北條氏、使我乘輝虎之虛、晴信辭之、使者三反、猶固請、晴信爲北條氏政婿、義難峻拒、乃出師、侵越後、輝虎禦之、八月、輝虎、掠信濃、進次于西條山、晴信與世子義信、將二萬騎、擄雨宮渡而陣、居數日、入貝津、召諸將議戰、飯富虎昌・馬場信勝、請戰、晴信曰、小幡虎盛、新死、原虎胤、被創未瘉、非用師之秋也、山本晴行、强請戰、九月九日、分兵爲二軍、虎昌・信勝等率一軍、向西條山、晴信率一軍、赴河中島、遮斷輝虎歸路、其夜、輝虎以全軍、迫晴信、黎明、大霧、晴信、未覺其迫、既而霧開、見輝虎之軍近、使命浦野幸次候敵、歸報曰、敵退矣、晴信曰、輝虎猛暴、不徒歸、其退裝、如何、對曰、輪旋

諸角昌清一作室住虎定

班軍、晴信曰、所謂車陣也、非退矣、言未畢、輝虎疾擊、我前隊失利、擊右翼、右
翼將義信也、又失利、有一人、擧袍白馬、以絹裹面、帶大刀、急斫晴信、晴信方
踞交床、不遑拔刀、圑扇蔽障之、義信等、二十騎來救、匝護晴信、原虎吉、槍敵
馬不中、擧槍打鞍、馬躍去、晴信、聞擧袍白馬者爲輝虎、而棄圑扇視之、有刀
痕八云、晴信弟、左馬頭信繁、及隊將諸角昌清、山本晴行等、戰沒、晴信、義信、
各被二創、甲斐軍幾危、此際、飯富虎昌、馬場信勝、望西條山、弗見隻騎、西北
聞鼓螺聲太甚、即收軍、越筑陣、擊輝虎之背、輝虎崩走、我軍追尾、十餘里、斬
獲三千餘、見挾信繁昌清首者、則斬之、奪其首、來致焉、輝虎有殿騎三人、小
幡昌盛、殪其二人、昌盛卒、殪其一人、昌盛刎之、晴信奇其功、賜薙刀、加功狀、
諏訪賴茂降、信濃悉平、北條氏康、攻松山城、晴信救氏康、城兵發銃、禦守、晴
信、束竹爲楯、甘利昌忠先登、拔城、五年、上杉輝虎、救松山、至、城既陷、慍甚、鬪
戰、晴信、氏康、不答、再請、又不答、輝虎橫過我陣前、氏康謂晴信曰、奚爲不兵
輝虎、晴信曰、予與公、敵一輝虎、勝猶慚之、此役也、氏康部將竊我馱馬十匹、
晴信語氏康、返之、氏康曰、彼此混淆、叵辨、公幸裁之、晴信、乃籍正士伍、而直
得殿實、衆服其明斷矣、晴信與氏康談、及河越之役、退謂人曰、氏康猛健、吾

得之、晴信領上野、前年不登、今歲饑、請糴於相模、以什一息、而須貸群下、以
功勞、免償、翌年、上野有年、以什三息、而貸予焉、衆以爲如前役、爭借、至二萬
苞、歲晚、峻責還償、弗克鏁銖、以肥其國、初、武田信虎、出居駿河也、今川義元、
渥見之、供養無闕者、信虎、生上野介信友、及一女、女歸于今出川氏、信友、生
子勝千代、欲其肖晴信也、故取其小字、云爾、義元死後、其子氏眞遇信虎、無
禮、信虎、移居遠江圓福寺、六年、正月、信虎、謀如京師依今出川氏、而召我一
臣、晴信、遣日向源藤、信虎語曰、氏眞、驚駭失衆、織田德川、窺之、駿遠地、竟爲
二氏有矣、晴信、與北條氏、偕有姻氏眞、代統其衆、孰敢容喙、莫以小惠誤大
謨、爲二氏所先、源藤歸報、晴信、不可其策、二月、晴信、大擧、徇上野、連陷一鄉
山、新掘等、四十二城、二十三壘、又取松枝、蓑輪、二城、以小宮山昌友、爲松枝
守將、內藤昌豐、爲蓑輪守將、西上野七郡悉定、是歲、正親町帝、下詔武田上
杉、和解弭兵、晴信、陳難和狀、以謝使者、七年、甘利晴吉、原虎種、相繼死、晴吉、
臨軍、爲先登、四大捷九、府朝論戰功、必居甲乙二科、未嘗下丙科、誤爲馬所
蹴仆而沒、年三十一、子尙幼、米倉正房、代領其部兵、虎種、下總人、年十七、來
仕、果毅善戰、數冒矢石、瘢痕如刻、賜勳狀三十八、以故、去仕北條氏、又得勳

一說十一年氏康起兵

狀九、晴信、受虎種、歸路、虎種長子、尹松、出贅于橫田高松、勇敢類父、爲和田
城將、晴信、畧飛驒、定其半國、入越中、世子義信、志膽不凡、戰鬪殊妙、中外歸
心、晴信忌之、慮其弑己、庶子勝賴、有奪嫡之志、飯富虎昌、與其弟山縣昌景、
不協、昌景善勝賴、勝賴、陰使人誣虎昌輔義信謀反、昌景曲證之、八年、晴信、
賜義信、及虎昌死、收其親昵者處刑有差、義信妻、大歸駿河、晴信、與上杉輝
虎、和解、謀師師西上、織田信長、患之、以重幣乞和、送子勝長、爲質、以所養之
女、妻勝賴、晴信、以女妻信長嫡子信忠、今川氏眞、聞之、弗懌、深讎我矣、我國、
不濱海、常取鹽於南海、氏眞與北條氏康、合謀、閉其鹽、我則取之北海、氏眞、
氏康、失望、初、小幡虎盛、佐高阪昌信、守貝津城、虎盛既死、晴信、命小幡昌盛、
襲父職、昌盛曰、臣庸劣、不堪其任也、晴信、又命曰、不用命、收乃邑、昌盛曰、爲
廝養、得給麾下之用、素所冀也、晴信欲殺之、左右白曰、彼非憚死橈節者、晴
信然之、召昌盛、置麾下、予秩七百貫、使其叔父守貝津、九年、七月、上杉輝虎、
來攻和田城、橫田尹松、防戰卻之、閏八月、晴信、入東上野、焚掠新田足利、九
月、次西上野、十年、晴信、入越中、北條氏康、攻上杉輝虎、晴信援氏康、至廐橋、
縱火街衢、而還、十一年、春、晴信、欲援今川氏眞西畧、而氏眞、答禮不遜、晴信

怒、冬、起師、攻駿河、氏眞將士、不戰潰奔、晴信長驅、至府中、放火、氏眞、委府而
逃、德川公、使人來語曰、氏眞之覆亡、在旦夕也、幸分其地、以大井川、作疆、晴
信聽之、駿河將士、降欵相屬、庵原者、在其中、庵原、嘗從山本晴行、學兵法、晴
信問曰、駿河、奚地可城、對曰、久能山可、則城之、使今福淨閑守之、此役也、諸
將、欲蹂氏眞、晴信、慮北條氏康、躡後、按師不進、十二年、氏康、大起兵、以復氏
眞爲名、晴信、留部將府中、自出邀氏康、軍于興津、氏康軍于薩陲山、相持有
日、晴信曰、氏康、用兵遲緩、易與而已、時天大寒、衆皆縮慄、晴信予酒、因問曰、
猶寒邪、皆曰然、晴信曰、我居平地、猶若斯、況彼居山上乎、必下就其麓矣、令
人覘其營、果無人、則奪其糧仗、晴信、遣秋山晴近出信濃、掠遠江、德川公、與
今川氏眞、講和、取駿河府、六月、晴信、帥兵二萬五千餘、入駿河、轉徇伊豆、相
模、縱火韮山、山中、三島、以陣于河鳴島、原昌勝曰、水色不常、必有變、晴信不
信、居亡幾何、大雨、水漲猝至、氾濫器械、晴信引還、而奇昌勝之先見、昌勝昌
俊之子也、晴信、遣小山田昌行徇武藏、八月、晴信、帥步騎三萬、伐北條氏、子
勝賴、及內藤信豐、攻瀧山城、城將拒戰、晴信曰、未到小田原、徒損二將、無益也、
命舍城進師、畧府中高井戶、諸衆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將士第舍、悉燒沒矣、

三增或作味坨

冬、引還、遇北條氏兵於三增嶺、晴信設八伏、佯走、敵兵追偪、伏起、夾擊敗之、敵兵戍駿河者、聞急來救、晴信徇駿河、拔九城、蒲原未下、晴信宣言趨府中、置伏而去、敵出踵、伏起、遂陷蒲原、獲其戍守北條綱重以下、首級七百餘、此役也、麾下之士、落合吉田初鹿野三人、奮戰、傳檠落合、誤躡背旗、爲敵所檢、有間覺之、徑進斫其敵、奪旗而歸、身被十三創、左手指皆損、不敢屑云、晴信、進攻府中、今川遺臣岡部正綱、隨方防守、晴信異之曰、千兵易得、一將難得、乃諭降之、十倍故秩、以列宿將、正綱感服、於是、武田氏之封、至大井川、元龜元年、晴信以正綱爲先導、攻華澤三枝氏、先登眞田兄弟、次之、城陷、晴信威震遐邇、織田氏、自美濃、江間氏、自飛驒、稚名氏、自越中、六角淺井小倉三氏、自近江、朝倉氏、自越前、北畠氏、自伊勢、皆使使卑辭重幣、以通好、其餘阪東豪族、陸續欵附、亡算、晴信遣金幣、行賂管內、衆便之、雖四外國、多用之、武田氏富强、冠于天下矣、北條氏數冦邊、蹂躙田畝、而作民害、晴信入伊豆、攻韮山、芟刈近旁禾穀、以報之、遂入駿河、北條氏政、以五十隊兵、追躡晴信、晉三十一隊兵、留止、相隔可五里、諸將請戰、晴信曰、時既日昳、而昏黑在目、且在敵地、未熟險夷、萬一有蹟、多亡士衆、不若待詰旦之全也、其夜、氏政罷退、

瞻或作多多兵又作多多羅

先是、德川公以故、納質子、十一月、質子遁去、於是、晴信與公生隙、命秋山晴近、侵參河美濃、晴近奮戰、晴信褒賞焉、斯間、北條氏康死、嗣子氏政、乞和、或留晴信曰、宜乘喪擊之、晴信曰、予欲建旗京畿、長驅入西南諸道、而事未果、織田信長、以德川某、塞我衞道、陰祐之、陽用甘言、媚詔、茲可惜也、予將許氏政和、以糾信長罪、十二月、與氏政講和、取其質任、信長聞之、怖悸、又乞致質任、而聘禮彌厚、凡信長使者、歲中七來、晴信二歲一報之、二年、三月、晴信畧地、攻高天神、四月、陷參河八城、九月、足利義昭使人來謂曰、織田信長猥盛京城、不臣之形既見、我欲討之、力弗足矣、足下幸助之、其使者、輕還而儀多鉠、晴信料事必不成、答曰、予既業薙髮、入佛、不足以贊成將軍之盛擧也、唯精意修厭勝之法而已、頃之、義昭敗、世論、高晴信之識量、德川公、患我侵掠、而結上杉輝虎、晴信與叡山僧、合謀討織田信長、議泄、信長滅叡山、三年、晴信計徙身延山寺、以其地予叡山僧、使人諭身延、弗諾、上杉輝虎、來掠至河中島、武田勝賴、邀之、輝虎不戰而罷、冬、晴信料北地雪深、輝虎不能出、大賦國中、擧兵、致仕者、貶黜者、皆從焉、以略遠江、陷建良、飯田二城、轉戰、至一言阪、晴信命武田信豐、穴山信良、攻二股城、德川公救城、視我軍盛、斂而引退、

味方原一作三形原

信豐等、結筏夭龍川、而塞城兵汲道、城乃陷、近旁諸邑、多下、信豐信繁之子也、晴信陣于味方原、織田信長、陰援德川公、晴信使人薄濱松郛、挑戰、公不出、十二月二十二日、晴信退、入井溪、武田勝賴等、爲殿、敵擲石、我兵反擲、濱松兵出、晴信令輕卒陽走誘之、德川織田之兵、追尾軍于味方原、上原能登、留小山田昌行曰、德川兵寡、織田旗亂、可幷破矣、昌行以告晴信、馬場信勝、山縣昌景、交勸晴信曰、敵墮我計中、宜蚤擊焉、晴信徑突敵軍、使勝賴信勝以奇兵橫擊之、戰闘、昌行昌景攙退、昌行整衆更進、勝賴信勝、合昌景、而進、武田信豐與諸將、繼之、大破敵軍、追擊至濱松、二十四日、晴信退、次于刑部、是役也、晴信獲信長將平手汎秀、送歸其首、責信長以絕之、信長陳謝答之、天正元年、正月、信長請足利義昭、諭晴信弭兵、晴信條告信長之五罪、以辭義昭、晴信圍野田城、城將弓統桓守、晴信命將士、持竹桶、齊登、而奪外城、城將退保子城、晴信命穿鹿砦、築城、發礦夫、鑿地道、以洩城中井水、德川公、自將來救、視我守備嚴固、不可犯、而按兵、留吉田、晴信陷城、生禽城將、晴信素知其武幹、令人說降之、不聽、先是、德川公、取我咋手駄嶺等數邑、以是、贖城將、二月、晴信病、還、德川氏七城將、以地來降、晴信命之薄濱松、三月、德川公、

遣世子襲復其五城、晴信病愈、復起兵、聲言入京師、足利義昭在內、爲應援、北條氏政、起相模、北畠具敎、起伊勢、朝倉義景、起越前、淺井長政、起近江、一向僧徒、起攝津、並請會我軍、晴信帥兵三萬、出于美濃、織田信長、以兵出邀、望我軍、不戰而走、晴信使秋山晴近攻岩村、一日拔之、城將妻、爲信長姑、無子、養信長子、晴近奪其妻、以自取之、執其子、歸獻焉、信長使使來、益重幣、且納其子、爲質、以乞和、晴信弗聽、轉兵、入參河、次于平谷、四月、復病、自慮不起、則召諸將遺命曰、四隣聞我死、必來侵矣、宜三年秘喪、予嘗具空頭華押數百紙、每四方書問、輒用之、若有來朝者、則使弟信連居予位、以夕延見、信連姿貌類予、賓必不能辨焉、又命曰、予死後、勿用佛敎而祀矣、鐵甲擐躬、石槨盛之、以沉諏訪湖、召子勝賴曰、太孫信勝、尚幼、汝攝國事、而愼勿狃戎事自斃矣、擧國屬上杉輝虎、以實告之、輝虎義人也、非蔑人孤者、十二日、晴信卒、宣言、晴信疾篤而還矣、是以、諸邦久不審晴信之生死、或云、晴信攻野田、一夕、城中弄笛、晴信素好音、微行出聞之、敵狙晴信、發銃、晴信傷、有間、小瘳、則起、視事、病遂破潰、而卒、年五十三、稱法性院、晴信姿度魁偉、法令至峻、賞罰明詳、自奉甚卑、遇下甚渥、故將士、爲之效身、聞弗顧死、以開拓四疆、終得信

龍寶或作
時芳又作
信率又作
勝登又作
勝遠

濃、上野、各四十餘城、參河十城、駿河九城、伊豆、遠江、各四城、美濃一城、飛驒、越中、各二寨、其餘、史籍散闕、逸其傳者、蓋有若干也、晴信之治府、邸廨不設雉堞、唯單隍環府、而墻壁崩剝、晴信不介意焉、且甲斐無一城、晴信常謂人曰、宜以人成坑池、成障壁也、以悃待人、人咸臣也、以逆待人、人咸敵也、晴信、平素好讀書、通曉兵學、其用軍、折衷韜畧、大率本孫子、世傳其軍法、而有文藏、布垂人間矣、一日、取論語、讀之數葉、擲地曰、是病痛之書也、蓋以晴信逐其父自陷之深也、晴信用其臣、能料才量、而登庸之、使高阪昌信、馬場信勝、守北面、內藤昌豐、守東面、山縣昌景、守西南、以是治所少事也、曲淵氏、驍勇無行、晴信賜之刀、不允其意、反拋擲詈晴信、晴信哂曰、古人有言、良匠無弃材、明君無弃士、予奚弃渠矣、有五子、長義信、次信親、失明、號龍寶、為海野氏後、次勝賴、次信盛、一名晴清、為仁科氏後、次信貞、一名義久、為葛山氏後、勝賴別有傳、

續史氏曰、梟傑之起、無盛于天文永祿間、其魁、為織田、為毛利、為北條、為上杉、為大友、為武田、武田國最小、兵最强矣、夫織田、有二十州、毛利有十餘州、北條上杉、各有八州、大友有七州、武田之國、絕長補短、纔五州耳、雖然、織田、

奴視毛利大友、公視武田者、非彼官職卑、我位階尊、亡他、以我不可犯也、武田攻北條上杉、焚掠城下、北條上杉、不能來報者、非彼城不堅、我府堅、亡他、以我不可窺也、武田既有斯武、而征討弗及四還者、抑有由焉、尊父育子、道僭闕、而專營私忘勤王也、徒費力於戰爭之末技、不據聖經之大道、以望垂孫謀、吁難矣哉、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六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二十二

北條氏康 子氏政

北條氏康、號萬松軒、左京大夫、氏綱之子也、祖父長氏、駿國、父氏綱、述業、氏康、沈毅宏談、不減父祖、以家貧、雄長阪東、氏康少時、習兵角技、常不及人、乃自痛愧、將割腹、傅臣諫曰、大器晩成、勿意小事、今日之遲鈍、則他年之奇偉也、享祿三年、氏康攻上杉朝興、戰于武藏府、克之、時年甫十六、氏綱數異之、天文十年、氏綱卒、氏康嗣立、十五年、上杉憲政、大舉圍河越、上杉朝定、足利晴氏、援憲政、今川里見氏等覘變來侵、氏康、令人說晴氏曰、河越孤危、而淪沒在旦夕、以明公之衆、全城兵命、則收城與邑、悉致諸左右、晴氏弗聽、使者三反、竟曰、城陷、即自有而已、不足以辱子教諭、且罰城兵、樹禍根、夫如後難何、於是、氏康、以兵八千、救河越、而陣入間川、挑戰、憲政擊之、輙佯北、又挑戰、如斯數四、憲政、以爲氏康怯恇、不足接戰矣、氏康、陽謝罪乞成、使者數反、弗聽、憲政驕誇、不設備、而連夜、解甲甘眠、諜者來告之、七月十五日、氏康、會將士謂曰、以寡伐衆、莫若昏暮、諸子努力、勿持炬火、勿用馬甲、勿挾背旗、克而勿馘、捷而勿貪、縱橫貫穿敵營、而勿爲什伍、上下皆被白衣、隱語相呼答矣、丙夜、襲憲政、大喊擣營、營中鼎沸潰亂、氏康、手自斬首十四級、部將斫上杉朝定、自餘所獲一萬餘級、黎明、憲政、聞我兵寡、而大悔之、收拾散亡、計再戰、反至河越、氏康已入松山城、憲政、士氣益沮喪、豪族降者、九十餘姓、是役也、憲政將本間氏、強諫憲政、弗聽、本間懸九灯、爲標曰、爲闇主、秉燭先導矣、大道寺重興、獲本間、取其標、爲己記幟、氏康多其功、拜河越鎭將、稱駿河守、此際、今川義元兵、來略、聞兩上杉大敗、而歸去、居數年、氏康攻憲政、抵平井、縱火城下、憲政遁去、子龍若在城中、其臣囚龍若、而降、氏康斬之、悉取兩上杉之地、威令、布遍阪東、氏康率兵、西略駿河、和解結婚、氏康以姻戚之故、不尤足利晴氏、晴氏招聚無賴、而謀來侵、氏康攻古河、禽晴氏父子、併其地、弘治元年、氏康遣使朝于京師、劾奏晴氏、廷議、以氏康爲左京大夫、二年、里見義弘、來侵三浦、戍將梶原富永二氏、擊却之、追戰海中、大獲而還、上杉輝虎、來攻、氏康出逆、輝虎退、永祿中、氏康老、命嫡子氏政、代秉政、有軍事、輙自處置、焉、氏康、使氏政圍橡尾、上杉輝虎、救橡尾、氏政還、輝虎大舉、來攻、氏康、令部

一說以河越役爲天文六年、又爲十七年、又十二年、又十三年

下日、客軍、常有淡轅之累、輝虎利在速戰、而等、勿以彼挑輕抗之、則閉城堅守、月餘、輝虎罷退、而詣鶴岡、輝虎盛氣御衆、成田長康、忤旨、即鞭辱之、長康慍恚、以邑而降、氏康親出迎之、延入坐既、昧之厚、殊異輝虎、群敵聞之、一時歎服、六萬人、氏康令人奪輜重、輝虎委頓遁去、四年、氏康、氏政、及武田晴信、攻松山、燔雉堞、城將上杉憲勝、拒守、五年、憲勝、請救於上杉輝虎、里見義弘、氏康令曰、乘救兵未來、疾攻之、則募礦夫、扣地道、以入城、城兵發銃、殺礦夫、氏康、束竹扞備之、憲勝力屈、氏康遣人說降矣、輝虎至、城已陷、轉師屠私市、輝虎將北城氏等、攻朝日山、氏康伐廐橋、救之、七年、正月七日、里見義弘、入寇、氏康、氏政、邀之、戰于鴻臺、殺傷相當、日夕、交綏、氏康召諸將謂曰、今朝之戰、東向對日、眼睛易眩、且彼據王相、我以孤虛、敵之宜矣、不得大捷也、昔者、太公、克上杉顯定、以永正甲歲、先公、克上杉朝興、以大永甲歲、今茲亦歲在甲、吉孰大焉、其夜、義弘、被酒、沉頓伏睡、細作告之、氏康分軍、爲二隊、自率一隊、氏政率一隊、昧爽大呼、螺皷相應、伐義弘之營、義弘、露醉猶寢、駭愕失屨、將校士卒、奔播狼狽、不知所出、氏政弟、氏照、氏邦、及大道寺政繁、北條綱成等、馳騖唐突、斬敵將勝山、秋元、加藤諸氏、自餘、所獲五千餘級、義弘委營、單

青實一作青庵

騎挺走、氏康、鼓行進略地、屠陷相繼、宇都宮結城諸豪雋、望風而降、此行、松田康吉、追擊及里見弘次、弘次年少美姿儀、康吉不忍殺之、會我兵踵至、康吉乃殺弘次、而意惡之、遂解官入佛、終身不復與戎事云、政繁之功冠諸將、氏康大褒賞之、政繁重興之子也、今川氏眞失政、德川公與武田晴信、交攻駿河、氏康有姻氏眞、出兵救之、八年、氏康圍和田城、十旬不下、氏康發卒負土塡隍池、城中連發弓銃、氏康勵兵冒矢丸徑進、斬城將、十年、氏康攻上杉輝虎、懸軍深入、縱火廐橋、十一年、武田晴信、擊今川氏眞、畏我復救之、遣辯士寺島甫安、來說曰、氏眞狂悖、無行、德川氏窺之有年、我與足下、於氏眞有嫁娶之親、不蚤導爲之所者、彼必取之、今姑收氏眞之國、富士河以東、屬諸足下、富士河以西、我借之、俟時歸復、何如、氏康弗懌曰、晴信好利滅親、我爲黨之、況我祖宗之建國也、今川之力是賴、今見利背本、予不能爲、則執甫安、不返、十二年、氏康以四萬餘騎、援氏眞、陣薩埵山、晴信陣興津、曠日對持、晴信歛軍、而間道還去、先是、氏眞弃國來投、氏康爲繕駿府、晴信來掠北部、毀三島神祠、會驟雨大水、浸沒晴信之營、氏康覗虛、擊晴信、晴信捐牙旗而走、居三月、晴信攻駿河、氏康救之、晴信轉兵、由武藏入相模、沿道肆殘暴、而迫

院或作寺

氏照一作氏輝

小田原城下、食竭罷歸、北條氏照等、要晴信於三增山、不利、氏照止戰、大石氏曰、是非死所也、郞君早退、臣請支敵、則奮戰死之、氏照得間脫走、馬傷不步、師岡氏授己馬、氏照以身免歸、氏康遣兵戍駿河、晴信又掠駿河、連陷諸城壘、北條綱重在蒲原、衆寡不敵、兵氣疲頓、綱重謂部兵曰、乃等宜各自逃去、予止死節耳、衆皆請從死、晴信使人說降綱重、綱重不聽、出鬪死之、氏康、命氏政伐晴信、元龜元年、氏康與上杉輝虎和解、輝虎養我季子、十月三日、氏康卒、春秋五十六、稱大聖院、葬于下總、爲起精舍、號會下寺、氏康嚴重有威、舉事不苟且、鞭笞四隣、大小三十六戰、往往以身當鋒鏑、被瘢痍數十、而奄有阪東八州、平生銳意、勉勵政治、而講源賴朝故事、察諸吏貪廉、以黜陟之、農民商賈、安其居、四方從服者、日加、都下之殷賑、天下無比、器皿綠布、莫拂具矣、遠邇輻湊、相爲貿易、雖異俗殊方、亦慕風來聚、明人深美都會之盛曰、我邦無及也、遠矣、提家歸化者、前後亡算、以故明錢充布國中、氏康好其永樂錢、以禁停他錢、此時列國多破錢、動鬪爭端、唯氏康管內、無其憂云、氏康嘗學和歌於三條西氏、而極其旨、或夜聞狐鳴、口占一章、狐即感死、其文詞絕妙、有至是矣、有七子、長氏政嗣、次氏照、初名氏明、稱由井源三、出養于

氏邦一作氏郡　一說氏邦爲氏規弟　韮一作薩　一說氏堯景虎之弟

大石武久、初、武久屬上杉氏、爲瀧山城將、更來服、以城讓氏照、改名瀧山、爲八王寺、終復本姓、歷任美濃陸奥二守、併有八王寺、棧木、古河、栗橋、小山、五城、次氏邦、初名氏憲、出養于藤田邦房、爲安房守、併有鉢形、箕輪、沼田、三城、次氏規、爲美濃守、併有韮山、館林、三崎、三城、次氏忠、初名氏能、爲左衞門佐、併有佐野、足柄、二城、次氏光、一名氏堯、爲右衞門佐、有小机城、次景虎、初名氏秀、更政虎、北條綱重、死無後、景虎嗣其家、轉養于上杉輝虎、

氏政、號截流齋、梟勇尚氣、少小體矢石、無所撓、任左京大夫、兼相模守、叙從四位下、父氏康、經營四方、氏政左右旋功、天正元年、關宿城將梁田氏叛、氏政自將攻之、千葉族、以舟師來會、上杉輝虎、佐竹義重、援梁田、氏政勵衆連戰挫之、二年、梁田致城乞和、五年、氏政攻里見義弘、義弘勢窮、質孫義賴乞和、佐竹義重、畏我威焰、屈服納質、於是、安房、上總、常陸、三州、爲我屬國、氏政老、嫡子氏直嗣立、國家大議、咸決于氏政、氏直、小字國王、任左京大夫、兼陸奥守、武田勝賴、與德川公戰、大敗歸、欲報之、力不足、乃以重幣、來求平、娶氏政妹、六年、勝賴擊上杉景虎、氏政尤勝賴、勝賴率兵、侵掠屯黃瀨川、氏政出防之、勝賴罷退、織田信長、既定京畿、欲東略、令人來告曰、與君、夾擊勝賴、氏

音骨一作乙骨

政聽之、築腐木大佛等塢壁、備勝賴」七年、遣使德川公、約討勝賴」氏政、與勝
賴相持黃瀨川、公伐駿河、爲應援、勝賴退還」八年、氏政治水軍、造大舸十隻、
舸有五十櫓、一巨礮、五十弓銃手、外設厚楯、支矢石、以挑戰、與勝賴戰于浮
島原」九年、勝賴又起師、氏政、氏直出邀、持三島」十年、織田信長與德川公伐
勝賴、氏政、氏直、爲之聲援、帥兵三萬、臨甲斐、勝賴亡」信長、令瀧川一益鎭東
國、信長死、一益、赴其葬、氏政、命氏直、將兵四萬、要擊一益、弟氏邦在邑、氏直
召之、一益拒氏邦倉賀川、氏邦失利、氏直、置伏佯還、一益前追、伏起、夾一益、
前後夾擊、斬首二千、終取上野、乘勝、略甲斐、信濃、北條氏照、北條氏邦、北條
綱成、分道並進、大村兄弟在甲斐、出援兵、氏直兵、五萬五千餘、涉筑摩川、至
善光寺、遇上杉景勝、大道寺政繁、謂氏直曰、踰甲而爭信地、假令得之、難保
也、氏直乃反、徇甲斐、德川公、以兵三千、屯音骨、望見我軍、燔營而去、氏直尾
擊十餘合、公入新府、氏直議曰、德川某之爪牙、多在新府、襲古府善光寺、必
陷矣、然則某亦自解走、若杜其走路、大有捷矣、命北條氏忠、攻古府、氏忠陣
姥口山、府兵逆氏忠、發銃、氏忠馬、中丸僵仆、舉被殺、公師、獲三百餘首、尸之
新府、我兵適見之、皆親戚故舊也、乃嗚咽流涕、無闘志、公師絕我餉道、我軍、

食盡士瘁、北條氏規、與公親善、氏直、令氏規行平日、甲信二州、任公所取、願
得公女、公許諾、氏直撤兵而歸、脩平澤砦、公謂之曰、和已成、脩砦奚爲、氏直、
便毀砦」十一年、氏直、娶德川氏」斯際、豐臣秀吉、挾天子、令海內、召氏政入朝、
氏政不肯」十三年、四月、氏政、圍長沼、佐竹義重救長沼、對持十旬、兵迭疲羸、
結和交綏」八月、氏政、徇上野、諸寨望風而降」十四年、氏政、氏直巡視西邊、德
川公聞之、遣人來謂曰、二國婚媾、未獲春秋時見、衆引領東望、俟君舉玉趾、
賁臨敝邑」仄聞、君有巡視之事、以厥暇、而睨一見、何幸加之、氏政父子、喜答
曰、予所素冀也、請隔黃瀨川相見、公曰、奚隔川之爲、余進行承事、其人止曰、
自我踰水、似屬彼也、公曰、既結好、何爭位次、竟來、氏政置酒、命散樂以佐驩、
互有贈餽矣」初、氏政、爲世子、侍食父氏康、注汁倘少、復注、過多、如斯者再焉、
氏康歎曰、箸匙、人所常也、然一飯二失、佗失定多、覆北條氏者、必之子也」氏
政、從氏康軍松山、見人刈麥而歸、氏政問左右曰、何物、曰麥也、氏政曰、宜炊
以供士、武田晴信聞之曰、夫麥者、擊之、簸之、礱之、搗之、浸之、然後炊之、氏政
欲直炊、奚弗曉民苦之甚耶」氏康沒後、國政旋苛酷、一僧、親榜令曰、北條氏
將亡、或告吏、吏召僧、問曰、汝奚以知之、答曰、吾三十年前觀榜令、裁四五條

或云氏邦在小田原不下

好高或作賢俊又作重信又作景證

康秀一作秀種

山崟一作小崟

竹浦一作竹簟

名來美一作名胡桃

而已、今三倍之、衆何以能堪焉、吏入白氏政、氏政、憫然不陷念、而盛招俠客、
擊劍馭馬、苟達其技者、不問行之善否、皆幸昵之、是故、亡賴少年、四方來聚、
氏政自謂、多得佳士、北條氏照、諫曰、孟子不云乎、匹夫之勇、敵一人者、項羽
亦云、劍一人敵、不足學、今君得俠客、以爲自足矣、氏照竊危之、氏政弗聽、法
律大壞、賴松田憲秀、頤指、士民被冤枉、吁嗟之聲、遍于國中、豐臣秀吉、屢勸
入覲、氏政不親往、令人代赴」十五年、與秀吉生貲德川公、和解之、眞田昌幸
之采地、在上野、氏政、緣公、請之秀吉、秀吉許諾、使命昌幸、昌幸曰、父祖之墳
墓在名來美、不忍委去、他唯命、秀吉以此告氏政、氏政悅受焉」十七年、氏政
部將、取名來美、秀吉、令人來諭、且趣入朝曰、不朝、則以兵相見、氏政、會親族
宿將、議曰、彼起于織田之奴隷、僥倖、克明智柴田等、了篡其主、而以明智柴
田處我、我本匪其比也、以八州勁兵、要彼於箱根、何能爲、昔日、平維盛、攻東
土、聞鳧雁之起、而不戰自潰、無乃類此乎、則詬詈使者、還之、於是、氏政、脩城
壘、令松田憲秀、塞于宮城野道、北條氏照、塞于竹浦道、太田氏房、塞于狄井
田道、北條氏忠、塞于山崟道、北條氏光、塞于早川道、千葉國胤子、塞于湯本
道、國胤子尙幼、其臣攝軍事、松田康秀、在箱根山中、氏政、命北條氏勝、間宮

好高、朝倉重高、援康秀、賜三人佩刀各一口、重高、退語人曰、山中城陴不完、
使予曹赴之、無它、弃予曹也、予政受猶乎、後事可知、邦殆叔世矣哉、諸子努
力」十八年、三月、秀吉大舉來討、德川公及織田信雄、上杉景勝等、諸將從秀
吉、二十九日、陷山中、康秀、好高死之、氏勝、重高、敗還」先是、松田憲秀、子政堯、
贅于笠原氏、鎭戶倉城、爲武田勝賴所攻破、氏直罵之、政堯憤、降勝賴、勝賴
亡後、謝罪歸來、氏政擯斥、不齒士林、政堯懟恚、勸憲秀通款秀吉、以爲內應、
四月、宮城野、竹浦、湯本等、守兵盡潰解、氏政聚諸將議曰、秀吉暴威駕御、衆
必不心服、兵雖多、實烏合也、要彼險岨、一舉決雌雄、何如、憲秀沮曰、曠日、上
杉武田之來掠、先君堅壁不戰、以屈之、遇隣敵既若此、況秀吉懸軍深入、糧
食難給、不濟何爲、而遲其潰、乘之、萬無一敗、焉用全勝、以行危事之爲、氏政
乃止、憲秀陰令告秀吉曰、關白以石垣山爲牙營、以瞰小田原、城中舉止、無
所遁隱、秀吉從之」上杉景勝、前田利家、攻松枝城、將大道寺政繁、臨方捍禦、
累月不撓、敵壞水道、守兵困竭、政繁請曰、苟免士卒之命、則效城、子之死生、
任君處分、景勝利家許諾、政繁出城、將自殺、利家止之曰、關白議和、子宜少
須俟焉、景勝利家、累下廐橋、松山、沼田、箕輪、河越諸城、進圍鉢形、城主北條

伊豆一作武藏

豐濟一作安濟

氏邦、力窮而降、圍八王寺、城主北條氏照、在小田原、留守狩野一菴、中山家範、日夜邀戰、不交睫、士卒疲瘁、外郭陷、退保子城、助操愈堅、利家、熟觀壯之、使人諭下、至則自盡、德川公聞之、歎美其節、而收錄二人子、存其祀」五月、豐臣秀吉、以囚徒數船臨小田原、函一菴家範等首、贈于城中、城兵號哭失氣、人自降、贖親戚之囚、佐野、西牧、石倉諸堡障屠陷降逭、相繼報者、櫛比入城、衆莫不寒心」六月、松田憲秀、欲導敵兵入城、門族皆從其意、少子英春、嬖于氏直、常不離左右、十四日、憲秀召英春、告故、英春、流涕固諫、弗聽、英春曰、大人舉事、何爲用凶日、願緩一日、憲秀許之、止英春、其夕、英春潜匿鎧械、使舁而入、見于氏直曰、君儻賜一人命、敢白大事、盟而後告、氏直命縛憲秀、英春請原、弗聽、敵來待憲秀之報、三日不得、乃去」當此時、北條氏所管、八州七十餘城、悉淪陷、獨存小田原、韮山、豐臣秀吉、以七將五萬兵士、攻韮山、城主北條氏規、屬衆曰、玆城、高祖之所基也、國之重鎮、孰出此右、自立矢丸之間、晝夜苦戰、而忠誠見于聲色、士卒爲奮激、捐躬無所回顧矣、敵退爲長圍、頃之、德川公之將來、傅壁、皆毀之、秀吉更攻陷外城、即日復之、德川公、有舊氏規、懇款說喩、氏規心折、七月委城入小田原、秀吉使語氏政父子曰、我奉詔出師、前無堅對、子以一城、抗天下之兵、以獨夫、敵萬乘之尊、不滅何爲、雖然、累世、君長東土、不忍一朝絶其祀也、苟降、則予伊豆相模、孰與身膏斧鉞、宗祐淪覆矣、氏政父子、弗聽、諭之再三、竟不肯、秀吉、陰謀離間氏政氏直、氏直失氣、因德川公丐降、公以親嫌、不納、令因羽柴勝雅、以告秀吉、秀吉、憚北條氏久居小田原、人服城堅、俞伊豆相模等、六州、獨予二總、氏政怒曰、老賊以豆相、許我、朝言夕改、悔爲彼所賣、宜據韮山、脩守備、氏直諫止、六日、致城於德川公、九日、氏政率氏照等、出館于醫師田村安濟、秀吉、處氏政關武、他日、聚兵生事、十一日、遣使就館、強自殺、使者至、難言之、氏政察其色、請間、沐浴、作絶命辭、自刃、時年五十三」氏照、殉之、氏規、亦將殉、監吏奪刀、不令死、秀吉、宥氏直、十二日、令氏直率氏規英春等三十人、步卒三百人、往高野山」予之月俸五百口、時時給衣衾、大道寺政繁、在河越、聞氏政死、自殺」十九年、秀吉、聞高野酷寒、離樓、移氏直天野山」文祿元年、又移和泉、居數月、赴大阪、謁織田信雄、秀吉、以攝津之地萬石、予之曰、明年可與伯耆、十一月、四日、氏直、病痘、卒、年三十一、稱松巖院」初、北條氏、以永正寅歲、七月十一日、擊三浦義同、取其地、以天正寅歲、七月十一日、失其地、世傳、義同遺念所亡也」氏政、好茶事、道旁設葦戶、徵鹿衣做苦、爲道僧乞兒之形容、詣之喫茶、一時爲風、氏政亡後、遺臣亡命、落魄無所仰賴、而有兇發丐食者」氏直沒後、松田英春、仕前田氏」豐臣秀吉、思北條氏規之忠勇、除爲狹山城主、食萬石、子孫襲其封

續史氏曰、世有美氏康善戰、而嘗譽不容口者、然以此爲長技、則末矣、氏康、銳意治國、輯睦群臣、內謀外攘、從事師旅、所以大克也、雖有氏康之勇、不措民庶、不省國政者、人不爲之用也、明矣、然則、戰之勝、在此、不在彼也、氏政之勇、不滅氏康、怙之、取滅無他、知彼、不知此也、氏直、不知彼此、所謂、肉食未能遠謀者歟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三

上杉輝虎字佐美定行

永正中戰爲三年戰作六年

椎屋戰一作推憲房一作憲顯

天文中戰爲七年戰爲十一年

上杉輝虎、初名景虎、或名政虎、小字猿松、更虎千代、又更平三、號謙信、或號不識菴、鎌倉景政之苗裔也、景政孫景行、領相模長尾、而氏長尾、或曰、景政五世孫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上杉重房庶曾孫藤景、承其後、世隷上杉氏、支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州、藤景後十二世、爲信濃守爲景、爲景、與上杉房能、生嫌隙、不能容、永正中、擧殺之、房能兄顯定、以兵來攻、爲景戰失利、走越中、居西濱、越後士民、多慕爲景、高梨政盛、不得意於顯定、顯定欲因事法政盛、政盛怒、據椎屋、與爲景連結、以拒顯定、顯定子憲房、攻椎屋、爲景政盛夾擊、憲房敗退、保妻有莊、遂圍之、顯定赴救、北條長氏、要顯定於長森、戰酣、爲景政盛、橫擊顯定、殺之、爲景乘克、徇越後、盡平之、歸越中、居府內、爲景威名始著矣、爲景交結豪俊、最善北條長氏、食邑隣接、緩急相爲唇齒、日闢疆場、而跨帶越中越後相模之地、天文中、爲景徇越中、拔松倉城、

栴檀野一作千壇野　良衡一作景治　或曰爲景三子曰景康曰景房曰輝虎

俊景一作政景

進陷放生津、斬德大寺定規等、衣冠徒八人、長驅至栴檀野、一向賊起加賀、結土豪椎名泰種神保良衡、爲景攻之、賊將江波氏佯降、設穽迎爲景、遂爲所殺、有二子、曰晴景、初名道景、曰輝虎、晴景立、柔懦不任國事、讓國輝虎、或曰、爲景四子、伯晴景、仲景康、叔景房、季則輝虎也、晴景嗣立、輝虎爲後妻子、爲景不愛、甫八歲、逐之檪尾、欲爲僧、輝虎驍捷尚氣、不好僧事、爲景沒後、中外屬意輝虎、獨胎田常陸、利晴景庸劣、以忌其三弟、與三條城主長尾俊景、合謀、殺景康景房、出走追殺之、輝虎亦走、門者匿諸牀下、昏夜資之、則熟睡矣、喚起、以潛行、至春日山寺、寺僧伴逃檪尾、轉入乳母夫本莊慶秀之家、伏匿有日、慶秀及宇佐美定行、大熊朝秀等、盡心擁護、輝虎聞常陸百方索己、而意不聊、乃與十四士、爲僧狀、戴笠穿鞋、竊出免禍、至米山、瞰府內曰、予能日擧兵討賊、必據茲所、輝虎時年十三、周流北陸東山諸國、圖寫其山川形勢、歷歲而歸、常陸遣人來捕、輝虎與慶秀定行等、保檪尾、而告故上杉定實、十三年、賊來攻、輝虎防戰、斬俊景、賊徒敗走、十四年、輝虎使神餘昌綱朝于京師、請討賊詔書、十五年、賊數來攻、輝虎輒伐擊之、十六年、晴景遣族義景、大擧來攻、定行請出戰、輝虎不可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迎其退、伐之、

必大克、其夜果退、輝虎以三千騎尾擊、戰于下濱、破之、追到米山、按兵而止、定行在後隊、謂諸將曰、知郞君所以止乎、皆曰、不知、定行曰、倡敵于險、反擊不可支、暨其踰嶺、自高擊卑、彼將何所支、郞君之意、蓋是也、臨機處事、如斯、老成所不若焉、既敵踰嶺、輝虎果急擊之、大挫之、義景降、晴景窘蹙、自殺、諸將士推輝虎爲君、輝虎曰、予欲芟除奸臣、誤使阿兄自滅、予儻得立、世謂我篡、盍更擇可者、遂剃髮、將入高野山、衆强止、輝虎曰、寧君不奉其命、不若無君也、不以予不肖、苟立爲君、不背所命、則試饋社稷、於是、與諸將、相矢而立、翌日、召顯權大臣十六人、咸賜死、國中畏服、村上義清、爲武田晴信所逐、來投、時越後一國、爲義清之有、以此、讓輝虎、請假兵擊晴信、輝虎曰、君辱遠來、此予之榮也、雖然先人不獲瞑死、予深爲愧、欲率兵入加賀、芟夷仇讎、席卷北陸、徵行長驅、與中原將士、較技倆、有年于茲、以是屬君之囑、亦於心不安也、先應出師討晴信、晴信用兵、何如、義清曰、晴信要勝於後、輝虎曰、彼意事拓地而已、吾則異之、一戰要勝、不煩後擧、遂輝虎攻晴信、十七年、又攻、十八年、又攻、與晴信相持海野平、晴信退、輝虎入府內、十九年、夏、相持上野、以故、交綏、秋、又持海野平、冬、罷還、輝虎更起、攻三條、拔之、誅胎田常陸、其餘黨保

河中島役戰作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戰作同年同月十八日戰作永祿四年

新山黑瀨、輝虎欲進擊之、會上杉定實死、而止、二十年、輝虎使高梨貞賴攻黑山、宇佐美定行攻黑瀨、獲常陸二子、黑田秀忠、金津伊豆、戮之、二十一年、輝虎與武田晴信、戰于時田、長尾義景、恃勇違令、師少利、二十二年、小笠原長時、爲晴信所侵掠、失邦來奔、輝虎率八千騎、入信濃、獲晴信之城邑十一、月、至河中島、晴信請援今川氏、自將邀輝虎、夾木而軍、對抗、二十餘日、輝虎挑戰、晴信不出、輝虎令使者曰、吾聞、足下之兵、前無堅對、奚獨辟我、不戰、我款足下、匪有宿構、爲村上小笠原等、聞罪而已、苟有言、則可也、無者、還地彼等、晴信曰、我以武、闢國、公亦以武、侵我國、何所辭、乃約暫且相戰、輝虎爲國陣、黎明、踰橋、擊晴信、日昳、未決勝敗、輝虎分兵、潛濟上游、迫晴信軍背、晴信兵大擾、今川氏七將皆死、輝虎亦多損將士而歸、輝虎偵能登國主畠山氏降、佐渡及莊內、會津、盜起、輝虎擊平之、二十三年、春、出師魚津、與板屋政廣戰、而屠岩津滑川、夏、信濃諸將呼武田晴信來欺、輝虎出兵清野、縱火梟子驛、冬、出師、攻三國嶽、弘治元年、攻武田晴信、轉伐板屋政廣、斬之、拔魚津政廣父之壘也、踰三國嶺、入猿京、更起師、入信濃、二年、春、攻晴信、夏、與北條氏、構兵、不戰交綏、秋、冬、又構、輝虎疾還、三年、輝虎入信濃、與晴信、相持河中島、

大弼一作少弼、四位一作五位

輝虎入朝、議作天文二十二年、或永祿元年、或爲四年、或爲三年、五虎或作長光

一說是歲遂平井居廐橋

十一萬三千餘或作九萬六千餘

北城一作北莊

不戰回師、擊金山、而還、桐生直繼、伏兵、狙輝虎、龍澤景次、告之輝虎、輝虎擒伏、斬之、永祿元年、輝虎與晴信講和、晴信失禮、和敗、事在晴信傳、二年、輝虎、伐會津、更起巡視東上野、攻金山、桐生直繼、澁川義勝、乞和、遂擊祇園鹿沼、諸城、皆降之、沿道堡障、迎兵降附、北條氏康、使子氏政率三萬五千兵圍橡尾城、將佐野昌綱、告急輝虎、直起兵僅八千、敵橡尾氏政軍、尤塞城下、輝虎、自出候敵曰、曠日不戰、令城徒陷、救無益也、躬不甲、白布裹額、提十字槍、與精兵四十五人、衝圍入城、氏政等、辟易不肯沮擊矣、先是、上杉憲政、爲北條氏康所攻、來奔、輝虎待之太厚、憲政懼、約爲父子、幷姓氏家職、讓與之、於是、輝虎始稱上杉氏、更名政虎、爲坂東管領、拜彈正大弼、叙從四位下、輝虎曰、居受官爵、非人臣之義也、即率驍勇二千人、入朝京師、天子賜酒、侑以寶劍五虎者、輝虎遂欲因三好長慶、謁足利義輝、長慶稱病不見、次日、輝虎至長慶出獵、輝虎怒、要長慶之歸路、長慶謝、延輝虎見義輝、義輝悅喜、與偏諱、於是、始稱輝虎、輝虎劾長慶之專肆、請法之、義輝危不許、輝虎聲足利晴氏北條氏康之罪、請征討之、義輝許之、又請曰、願依故事、得一公子、以鎮東土、義輝曰、屬一子、何能爲、不若關白咸且重、則請天子、奉關白近衛前久、東歸、此行也、義輝以輝虎、襲管領、乘茂輿、執朱柄傘、是歲、輝虎徙居平井、傳檄召兵、三年、攻沼田、廐橋、名和諸城、陷之、沿道諸將士、望旗爭降、轅門如市、輝虎皆取其質、輝虎率步騎十一萬三千餘、攻相模、收復上杉憲政所喪之地、以太田資正、小幡憲重、爲前隊、陣高麗山麓、北條氏康、僞刺客、狙輝虎、輝虎覺捕之、縱還、進圍小田原、五旬、糧乏、輝虎會諸老臣、議方略、皆欲云云、新發田治長年甫十五、爲侍官、進曰、臣聽衆議、皆不可、輝虎怒曰、汝黃口、不應、治長曰、師旣老矣、不可用也、苟使臣賜暇、而入城者、爲氏康先鋒、與君相戲、一舉受君之首、不踰酒勺川、輝虎然之、即罷退、治長請殿、輝虎許諾、遂諧鶴岡、索舊圖、用八葉車、載近衛前久、輝虎騎從之、成田長康叛、其餘白井廐橋諸城將、相率叛、皆屬氏康、氏康追擊輝虎、委輜重、而歸、六月、氏康大舉來侵平井、輝虎夜分拼軍、由梭師谷襲氏康營、黎明、鬪酣、輝虎使別軍擊敵後、自出衝中堅、氏康敗走、白井廐橋等、復降、輝虎下令、免租稅半三年、以賑病民、初、輝虎朝京師也、武田晴信背約來侵、小田原之役、晴信將又來侵、輝虎弗懌、四年、八月、起步騎一萬三千、以村上義清、爲先鋒、河田親章、本莊繁長、高梨賴治、爲中軍、柿崎景家、北城長國、大關親益、爲後繼、齋藤朝信、爲游軍、長尾義景、

義景一作政景、西條山一作妻女山

飯野景久、爲監軍、攻信濃、陣西條山、堰水自固、晴信、塞我歸路、衆懼之、獨輝虎意色自若曰、此使我兵勿遁志也、居數日、晴信收兵入貝津、九月九日夜、晴信營中、炊烟再起、輝虎曰、敵必分勢、假頃諜者來報曰、晴信分兵、一軍當我、一軍南行、蓋要我歸路也、輝虎曰、吾將出彼意外、以覆其魄、乃留疑兵山上、以全軍赴河中島、輝虎常具三日糧食、故其夜不爨、二鼓密發、道而遇晴信斥騎十七人、悉斬之、進壓晴信軍、合諸隊、爲圓陣、挫晴信前隊、斬將校數人、晴信麾下擾亂、輝虎挺進揮刀、斫武田義信、義信墜馬、左右挾載而去、輝虎手斫晴信、傷其腕、群敵救晴信、遂佚晴信、輝虎轉鬪旋師、衆多潰、侍臣散亡、唯和田宇野二人、不離左右、輝虎馬名放生被創、乘副馬、而歸、此役彼此共失三千餘兵、本莊繁長、長尾藤景、較輝虎之急、貪功有得色、輝虎惡之、誅藤景、繁長惧、據邑謀叛、輝虎遣兵討之、數年下之、五年、輝虎、不善近衛前久、歸之前年、冬、北條氏康武田晴信、攻松山城、將告急、輝虎欲救之、北地雪塞、不通、今玆春、起師、道聞松山陷、松山故隸太田資正、資正令上杉憲勝守之、輝虎怒詰資正曰、汝輕屬城於怯夫、以辱乃公之武、無由償之、今與乃相死過心矣、資正驚怖請罪、以松山擒伏之將、及憲勝任子二人、致之輝虎、輝虎、左手攖二人髻、右手刎之、歛刃問曰、敵衆幾許、曰、五萬、可、復問曰、將帥何如、曰、晴信、氏康、及其二子、輝虎笑曰、晴信、氏康、子之匹敵也、如義信氏政者、刀脊一擊、足矣、今起賊至此、不可徒還、欲攻一城報之、孰最邇矣、曰私市、輝虎曰、善、直赴攻、資正從之、輝虎遣人告晴信、氏康曰、二公提大師、辱臨敝邑、予欲郊迎以慰公等、誤後期、而松山徵脆、非二公偶敵、予甚耻之、今將造私市、謝恩、幸得相見于彼地、固所願也、乃過二人陣前、作浮梁於利根二本松、踰鯽毁梁、攻城一晝夜、拔之、城中士女、三千餘、屠戮不泄一人、置志田春義、守城、次日還、因初道、復遣人告晴信、氏康曰、昨日私市、授手、我士氣、未全隊盡、猶可以一戲、於二公、何如、晴信軍敵懼、輝虎不駭、下馬免甲、徐步而過、晴信、氏康按兵不肯追擊、輝虎至廐橋、責守將長尾謙忠曰、松山之陷也、汝坐視不援、私市之役也、汝稱病不出、若者不法、夫如綱紀何、手斬謙忠、收其部下二千餘人、悉殺之、謙忠輝虎之族弟也、其二子猶幼、衆請戮之、輝虎曰、彼未解事、奚殺之爲矣、予金放之、是夜、大置酒、勞慰將士、以北城長國、守廐橋、輝虎、徇越中、攻藏田時田、而還、甲斐宿將、穴山氏、使人來謂曰、寡君不善太子、有意廢立、太子不安、君如援太子、盡更科東北、獻之、輝虎曰、義信窮蹙、來投、

子、豈不庇乎、借彼力、而延疆、予不敢也、遂歸使者、六年、輝虎與武田晴信、又持河中島、拵洪水、乃還、輝虎又徇越中、拔松倉、小出、獲父仇江波氏、及其族十六人、悉誅之、梟首於栫櫨野、以祭父、輝虎略上野、取伊勢碕、轉攻下總、遇北條氏軍、擊卻之、我屬將小田氏治、送款北條氏、七年、正月、朔、輝虎犯雪出師、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於上野、三月、徇下總、圍白井城、將出戰、迭有勝敗、次日、輝虎挑戰、城兵弗抗、輝虎怪之、或人告曰、凶日也、蓋以此爾、會未終、路旁岸崩、壓死三百人、輝虎收兵而還、五月、北條氏康援佐野昌綱、輝虎逆擊、走之、昌綱降、七月、輝虎入信濃、栫碕景家、爲先鋒、遇武田晴信于河中島、斬獲五十餘、損我十九士、八月、上杉武田將士、各說其主曰、二家、構兵以來、借使將士肝腦塗地、以損其國、爲鄰敵之資、無爲也、二人然之、乃約二國並擇一力士、相角、勝者取河中島、我士長谷川基連、殪彼士安間弘重、誠之、甲斐之衆憤恚、欲戰、晴信止之、遂割地、以貝津一城、附晴信、其餘悉取之、於是復村上義清高梨政賴等故邑、輝虎建精舍於春日山、號不識菴、爲將士殉國者、樹碑自祭之、輝虎殺上田城守長尾義景、使鐵安朝代守焉、初、輝虎適京師也、勸足利義輝、除三好長慶、松永久秀、義輝雖不聽、心賴之、長慶等、聞之、大懼、八年、義輝陰令人招輝虎、長慶黨益懼、殺義輝、輝虎伐佐渡、莊內、北條氏康來侵、到厩橋、輝虎出逆、氏康罷退、宇佐美定行、河田親章、追躡之、氏康回師接戰、輝虎卷旗潛師、擣氏康背、斬首四百八十、輝虎使栫碕景家、北城長國、太田資正等、攻成田城、陷之、九年、足利義昭令人齎書來告難、時、義昭依織田信長、輝虎不眷信長、故不援義昭、武田晴信之國、四無海、恒取鹽南海、今川北條、閉其鹽、甲斐人大窘、輝虎聞之、寄書晴信曰、予與足下、雖有嫌、何有其民、若欲得鹽、宜取敝邑、乃命商賈平價予之、甲斐人服輝虎之雅量、輝虎攻和田、十年、輝虎徙治於厩橋、亡幾、徙於春日山、武田北條二氏、來寇、十一年、管內士民、苦大役、騷起、或說輝虎曰、甲斐相模之族、蔓延諸州、欲芟刈之、實難矣、暫解兵二國、以徇佐渡、加賀、越中、能登之地、輝虎然之、使使詣武田晴信、晴信答辭褻嫚、和不成、十二年、春、輝虎取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聞能登亂、遣上杉義春平之、輝虎連略加賀越中、又屢出兵阪東、衡行八州、八州諸將、皆閉壁自固、鞠躬屏息、怖之如鬼神、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邀飯盛、與昌綱相持、北條氏政援飯盛、昌綱告急、輝虎兼行赴救、道聞氏政分兵一隊當我、一隊攻城、國諸將曰、城若陷、我救無益、吾應先進入城、乃

輝虎襲景虎或作永祿十年又作十一年

霜滿一作霜下憶一作念

等宜繼來、則以左右八十騎、通氏政陣前、入城、輝虎綿衣不甲、手提十字槍、敵軍相指目、不敢要擊、既而諸將陸續入城、氏政軍潰走、輝虎屠飯盛、轉師略下野、下總、入厩橋、北條氏康、自將援氏政、三月、講和、納季子、爲質、輝虎鞠養爲子、授之己初名、曰景虎、賈氏康入厩河、請我出兵上野、信濃、以厭晴信、氏康罷退、晴信專富我、氏政來援、諸將勸戰、輝虎弗聽曰、上杉北條、敵一武田、如人咽何、收軍而還、二年、足利義昭欲假我力除織田信長、密使來請、輝虎許諾、武田晴信、使遠江參河德川公修好、請釋晴信之役、輝虎聽之、三年、四月、輝虎以步騎一萬五千、出信濃、壞長沼、次于河中島、遂爲德川公聲援、武田勝賴、以兵八百、出拒、輝虎曰、勝賴膽畧可尙、姑辟其銳、以使彼驕其勇矣、引兵而歸、略越中、夷椎名神保二氏、天正元年、武田晴信死、或來告之、輝虎方食、含箸大息、泫然出淚曰、失吾好耦、世復有亞之者乎、二年、織田信長、慍我兵威昌熾、卑辭重幣、以乞和、大寧信長之聘問、一歲七來、輝虎二歲一報之、信長使宿將來衛、信長以妹妻我屬將神保長純、外託好、而內實窺我舉動也、又陰招我諸將、輝虎諭其反覆、信長陳謝、輝虎弗聽、七月、輝虎以步騎三萬、西伐、拔長純水船城、長驅徇加賀、屠金澤、進攻七尾、城將乞救信長、輝虎使上杉義春取能登、九月、七尾陷、輝虎按兵留止、十三日、置酒、勞將士、既夜、月色清澈、四顧淒然、輝虎賦詩曰、霜滿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鴈月三更、越山併得能州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和唱、終布政令而歸、此時、信長、率兵救七尾、道聞城已陷、罷退、使人來謝罪、三年、信長城安土、塞我衛道、使柴田勝家守越前、以當我、八月、輝虎入加賀、攻松任、城將蕪木高秀、乞救信長、信長以步騎五萬、來陣御幸冢、輝虎疾攻拔城、斬高秀、贈其首信長曰、君提大師來辱、何惠加之、且日可相見、聊呈卑幣於左右、其夜、信長毆伏退軍、諸將請躡之、輝虎不可曰、信長豈虛歸者矣、又退軍、是歲、武田勝賴、敗于德川織田氏、欲報之、請和、輝虎許之、欲北陸東海二道並出以夷信長、使人告勝賴、且徵質任、勝賴不可、諸將勸輝虎曰、甲斐兵新敗、可乘也、輝虎曰、晴信在世、不能取之、弱其子、取之、天下將謂我何、四年、輝虎徇越中、取蓮沼、獲椎名秦種、遣別將擊飛驒江馬氏、殺之、輝虎進攻加賀、圍小松、織田信長將前田利家援小松、輝虎擊卻之、使河田長親守越中、栫碕景家守能登、而歸、信長長我西上、日計防禦、景家市馬上國、信長憚謂、可以間也、倍直買之、更索隼鷂、景家、貪直屢往來、輝虎以爲泄國事、誅景家、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

加賀人、松任彥絲、別將一向僧徒、當我、輝虎入加賀、僧徒拒之、輝虎擊破進兵、攻能登、僧徒赴援、又破之、能登人、善守、不下、輝虎、置戍罷還、會德川公請夾攻甲斐、輝虎許之、欲徑徇上野、沮武田勝賴、僧徒據險、扼通路、時天大雪、士卒凍餒、不堪鬪、輝虎班師、五年、輝虎、纏神保長純、婚織田信長、斥之、七尾城畔、輝虎攻拔之、又擧長純、爲其城將、長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道山、諸堡邨、並應之、輝虎麾衆、奮擊、力戰克之、斬重連、餘黨皆淪陷耗減矣、輝虎、命樂軍中、曲三終、聞織田信長遣柴田勝家等、五將五萬兵救穴水、自陰繼來、則猝起、以三萬五千兵、逆信長、至石動山、令使請戰、其夜、信長遁去、士卒潰亂、溺水死者、數百人、輝虎、胡盧笑曰、信長、何巧遁奔耶、使彼猶在、當踢蹴投水矣、諸將請追信長、輝虎曰、武田晴信、以六分勝、爲全勝、今我八分勝、未足之、可也、且天道缺盈、窮追信長、奚必今日邪、遂攻取金澤、放行入越前、行攻信長之砦、盡逐其守兵、沿道縱火、冬、入能登、以能登人固守、天方寒、且爲我聲援者、松永久秀既死、而還、遺書信長曰、聞君、數有事畿甸、蓋未知北人技藝、聊竭股肱之力、鼓舞周旋、以欲供君寓目、然今茲、不能、應以明年季春望、間資國、則先呈國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曰、予豈與上杉公、角者矣、公來則、脫刀擁扇、迎謁之、導入京師耳、公、義人也、予所辛苦經營、必不猥奪矣、輝虎聞之、哂曰、兹甘言啗我耳、彼嘗以柵與銃、大挫武田勝賴、明年、復此策也、必矣、而我非勝賴之比、乃傳檄管內、徵兵、期以明年三月五日、會越後、西邊沿道、兵順次從屬焉、先是、大和筒井氏、送款安藝、毛利氏、通好、俱爲應援、六年、三月、諸國兵、應檄來聚者、羅絡四郊、輝虎自巡觀兵衆、部署諸將所向、而申誓令、先發二日、疾作自晚、不能復起、沈吟曰、四十九年夢中醉、一期榮華一盃酒、十三日、卒、輝虎嘗爲權僧都、法名心光、爲人短小、左脛有氣腫、性質嚴毅、明令峻法、糾姦摘伏、間極殘忍、時或加振贍、收民心、以故、管內肅然、人人不敢相欺罔矣、輝虎、不好浮華淫麗、平生、綿衣草鞋、用胄竹指揮兵衆、國風靡然化之、一時、咸尙素朴、嘗攻武藏忍城、巡師至堞下、城兵均發三十銃、弗中、呼曰、勿去、輝虎止、均發百銃、又弗中、城兵相謂曰、彼殆天授也、竟不復發矣、輝虎亘有越後、越中、加賀、能登、佐渡、飛驒、六州、及上野、下野、各半州、出羽五郡、常陸三郡、陸奧二郡、初、輝虎、誤殺其兄、深自尤、誓曰、我終身、不啖肉、而斷房室、生涯持戒、齋阿兄冥福、故以無子、有義子、二人、曰景勝、曰景虎、景勝別有傳、

一說永正中定行伐爲景、年月之隔、疑信不取

義景一作政景

說云義景從池尻川、定行陰令人沈其舟

字佐美定行、一名良勝、越中守孝忠之子也、爲上杉氏宿將、雄毅嚴重、好讀書、通兵法、大永中、上杉氏、家紀頹隳、定行、佐長尾爲景、舉兵、累捷顯功、爲駿河守、天文中、定行、從爲景、徇越中、拔松任城、功冠全軍、爲景、擢定行、爲其城將、爲景死、長子晴景、凡庸不能御衆、胎田、恣虐顯命、定行、挾翼輝虎、誅胎田、餘黨聚黑瀨、拒命、定行攻陷之、輝虎立、冒上杉氏、定行輔戴倍渥、輝虎亦待定行、異衆人、而師定行、學武經、其用師辟土境、多出于定行旨矣、永祿三年、輝虎圍小田原、久弗能下、定行曰、城堅師老、一旦有變、悔無及、宜完軍而歸、輝虎然之、亡幾、變起、諸將多叛、定行保護、輝虎罷退、四年、北條氏、攻足戶、定行子定勝、救之、戰死、七年、或短長尾義景於輝虎、輝虎議除義景、定行曰、義景於公家、爲外宗、叛形未著、而濫法曲刑之、衆心必不安、君盍深考之、輝虎曰、因循觀期、不可使滋蔓、命定行除義景、定行入其邑野尻、召義景、同船觀漁、俄起擾義景、沒水、宜皆私怨相死、輝虎籍沒二人家、定行嘗齋、絶房事、終身不娶、年老無子、輝虎、命畜妾、生二男、曰定勝、曰勝行、後斥其妾、不復近婦人、定勝先父而死、輝虎竊祿勝行、輝虎義子景勝、實爲義景之子、深讎勝行、有功不錄、則去、仕豐臣氏、

續史氏曰、上杉氏兵書、爲武門要鑑抄、武人相授受、多涵泳末流者、與武田氏兵書、頡頏于世、世有好事者、假託源義家、源義經、楠正成等名、以書兵書、欺罔衆人、論者、排斥其贋、一切弗取、併及上杉武田之書、中井積善、以爲、上杉家、不存兵書、爲臆說、非無理矣、抑函人家、不必擁舊函、弓人家、不必擁舊弓、兵人家、無舊書、亦奚足異矣、予嘗閱要鑑抄、其序云、謙信自撰也、果然乎、文辭之質直、非世之雕飾自衒者也、物茂卿、有謂、上杉兵法、卓越于兵書叢中、茲蓋有所見、云爾、夫謙信用師、電擊飈馳、雖似乘怒不顧顚末者、審跡其擧止、皆融逐法度之內、未嘗視與兵書相爲牴牾者、而所以異彼二源楠氏詐譎之書、不可以不識也、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七終

賴清一作顯清
一說世爲高尾城主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八

列傳二十四

村上義清
小笠原長時
諏訪賴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村上義清、小字武王、出自鎭守府將軍源賴信、賴信第二子、陸奧守賴清、始稱村上氏、祖政國、父顯國、並左衞門督、世領信濃五郡、治于更科、義清、爲右京權亮、佐渡守、遷四位少將、兼左衞門佐、永正大永間、與武田信虎、構兵相擧、天文中、海野幸義叛、義清出兵、攻海野城、長尾爲景、來使義清擊擾之、武田晴信、逐父自立、義清與小笠原、諏訪、木曾諸氏、合謀、尉晴信、數戰失利、十五年、春、晴信、攻戶石城、義清率兵六千、救戶石、一戰、獲晴信前軍將二人、自餘、斬首七百餘、再戰敗還、冬、晴信將眞田幸隆、詒殺我精兵五百、十六年、晴信來挑、義清以步騎七千、逆戰、或諫曰、嚮者、爲幸隆所賣、良士多死、亡復堪事者、願君莫輕擧取禍矣、義清弗聽、出軍於上田原、進斬晴信將板垣信形、晴信救之、不及、義清率敢死士、突晴信之麾下、自與晴信、格鬭、晴信被二創、義清墜馬、我兵失利、義清走越後、此時、越後一郡、爲我有、義清致之上杉輝虎、謂曰、予爲晴信所窘、至此極也、假君之力、而復舊封、輝虎許諾、攻晴信、文祿中、河中島之役、從輝虎、以先鋒、斬武田信繁、元龜四年、義清卒于根知城、子國清、稱藏人、嗣于輝虎、天正中、武田氏滅、甲信大亂、國清入信濃、土人迎服、豐臣秀吉、收奪之、國清、從上杉景勝、入會津、爲本莊城主、更名村上城、

小笠原長時、小字豐松、通稱又二郞、信濃人、世任其國守、城于深志、與武田氏同始祖、嘗宿衞京師、而承寵貺、祖父貞朝、父長棟、歷任大膳備理大夫、信濃守、敘四位、長時任右馬助、遷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天文中、長時與武田晴信、爭封疆、數相攻擊、晴信將鎭諏訪、長時攻陷之、會晴信來救、遇于諏訪嶺、五戰五勝、又戰失利、耆宿多沒、晴信更起來攻、長時奮戰手斬十八騎、追却晴信、獲首三百、而多失麾下驍士、長時大息將自刃、二木豐後、諫止曰、勝敗、兵家之常也、爽士亦奚悔矣、臣邑中塔、有兵三千、食支五年、可以保焉、長時、則入中塔、晴信又攻、長時逆擊擾之、亡幾、又來、豐後有敵馬、晴信部將飯富虎昌欲之、豐後曰、價何如、虎昌曰、任意、豐後曰、可以替晴信首、虎昌怒擊格鬭數合、少利、自後頻年、迭侵畧、戰于桔梗原、失利、而降、晴信、與之一邑、長時邑邑不得意曰、長時、與晴信、同系源刑部、恒以伯仲、接之、或時出之右、及吾身、臣之、奚顏見先人于地下、則行、投越後、永祿中、從上杉輝虎、屢擊晴信、長時、入京師、見足利義輝、時、三好長慶、秉幕府權、陰遇長時、長時賜河繡之田、居芥川、八年、京師擾亂、長時辟禍、徙伊奈、陸奧人、蘆名盛氏、有舊長時、令人迎長時、侍臣、姦長時妾、天正十一年、弑長時、長子長隆、次貞次、並右馬助、次右近大夫貞慶、次上總介、長賴、貞慶、生二歲、從父漂寓四方、仕織田氏、織田氏亡、後屬德川公、奉公命、伐信濃、復舊領、上杉景勝、北條氏直、左右來侵、貞慶從景勝、叛附氏直、以襲館王城、不利、德川公生擒氏直、大小七十餘戰、公皆捷矣、貞慶、無祀世勢、而又歸公、亡幾、屬豐臣氏、坐免、尋遇赦、文祿四年、卒、子兵部大輔、秀政、配德川公女、數從公軍、著功、子信濃守、忠脩、大阪夏役、秀政、忠脩及忠脩弟、右近將監、忠眞、奮進、戰天王寺、忠脩、重創瞑眩、二木政成曰、瘡不完體、忠脩曰、不如死矣、政成曰、臣請先導自屠死、忠脩即自刃、此際、秀政亦大傷、僵仆陷阱、敵兵迫蹤、左右拯扶而歸、秀政問曰、忠脩存否、答曰、既戰沒、秀政歎息、命絕、忠眞、取祿馬、挺前衝敵、體數瘡、瀕死、忠脩子長次、在

賴茂一作賴重
賴永一作賴水

襁褓、忠眞及立、忠眞讓家長次、德川公嘉其志、賜忠眞于明石十萬石、長次于龍野六萬石、先是、德川公、愍忠眞父子死事、議徙封會津二十四萬石、忠眞固辭、則徙封小倉十五萬石、進四位侍從、充九州探題、忠眞弟壹岐守忠知、封于唐津、

諏訪賴茂、信濃人、先世、爲其國造、或云、出自鎭守府將軍源經基、經基後、二十餘世、信濃守政滿、爲大祝高家、襲邑、政滿子、安藝守賴滿、復邑、有二子、長賴隆、次滿隣、賴隆爲刑部大夫、賴茂其男也、立、襲父職、武田晴信、數請會盟、弗聽、則講婚和解、既而生釁相攻、累戰失利、永祿四年、賴茂降、尋被殺、滿隣子、越中守賴豐、仕晴信、尾臺之役、獲首級、流血漉衣、晴信、特壯之、烏居嶺之役、奮力戰沒、次安藝守賴忠、賴忠子、因幡守賴永、德川公徵之、小田原之役、爲公先鋒、賜蛭川、徙于總社、後又徙于高島、食三萬石、斯其舊領也、子孫相傳封土、

續史氏曰、信濃地、天下之至嶮也、據嶮自堅、則易矣、超嶮他窺、則難矣、三氏、弃易取難、不得不滅也、過而改之、足以補過矣、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二十五

武田勝賴

武田勝賴、小字四郎、大膳大夫晴信第三子也、晴信滅諏訪賴茂、其女有色、晴信納爲妾、老臣板垣、飯富、甘利三氏異議之、山本晴行曰、若使彼家無嗣、賴其遺臣必深讎我、收其種厚見之、彼望未全絶也、諏訪氏舉男、以此繼其家、以餘其舊臣、孰不來屬矣、晴信悦、明年、諏訪氏生勝賴、晴信令勝賴紹賴茂後、而冐其姓、後復本姓、勝賴爲人、雄豪任俠、屢從晴信之軍、旌功、永祿中、娶織田氏、生信勝、小字竹王、初、勝賴兄義信死、勝賴以既冐它姓、而不得立、晴信立信勝、爲太孫、命勝賴輔之、晴信入小田原也、勝賴將別軍、攻瀧山城、三戰皆自先衆、取槍而前、輙遇勍敵弗屈、晴信歸、勝賴爲殿、與北條氏兵鬪三增嶺、勝賴橫擊北條氏兵、敗之、元龜三年、上杉輝虎來侵、勝賴以寡軍邀之、輝虎沮不敢戰而退、勝賴追斬其殿、味方原之役、山縣昌景之兵殆撓、勝賴救昌景、昌景得全、則勝賴之力也、天正元年四月、晴信卒、信勝尙幼、晴信遺命勝賴攝位、勝賴受父資、而彌漫甲斐、信濃、駿河、伊豆、遠江、美濃、飛驒、越中、上野諸州、晴信之喪、未發、揚言、晴信疾臥矣、晴信弟信連、以肖晴信、而爲晴信、常在牀蓐、雖國中鮮知晴信死者、而晴信不好儀具豐厚、信連反之、於是、廚吏竊知匪眞晴信、四鄰亦洩聞晴信死、老臣馬場信勝、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阪昌信等、交謂勝賴曰、先君臨終、戒君云、宜與上杉輝虎講和、矣爲未奉遺命、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沮其議、勝賴素嬖賴弘勝資、不聽四老之言、而欲出師徇美濃、四老深陳其不可、二變勸出、會德川公圍長篠城、五月、勝賴遣武田信連將一軍、山縣昌景副之、武田信豐將一軍、馬場信勝副之、分路並救長篠、信連戰失利、城陷、九月、勝賴自將略遠江、燬掠諸堡障、麾下之士多遺、勝賴退次于蟷原、諸將請還、勝賴曰、師弗可徒爲、則命信豐信勝城諏訪原、班師、二年二月、勝賴取美濃十八城、五月、攻下高天神、高阪昌信、內藤昌豐、諫勝賴、與織田、德川二氏、解兵脩好、更取東國、二變、又沮其議、勸勝賴出師遠江、九月、師至天龍、水方盈溢、勝賴勵衆而濟、馬場信勝、山縣昌景、謂勝賴曰、師老、奚能乎、勝賴、即歸、而宿伊奈、祖父信虎在焉、年已八十餘、勝賴入見、昌信、信勝、昌景、昌豐從列、信虎、問勝賴毋爲誰、對曰、諏訪賴茂之女

信虎年八十一、又說八十二、又說八十

也、信虎不悦曰、彼者我仇也、問昌信等四人姓名、皆以云云對、一無舊稱者、信虎益不悦曰、何濫變易姓名乎、遂露刃示諸人曰、予以是、斬昌豐兄、及其他五十餘人、衆坐股慄、小笠原慶庵、進奪其刃、勝賴、視信虎暴忍、而不敢載歸、亡幾、信虎卒、三年、夏、葬父晴信、勝賴、謁諏訪祠、過高遠、橋拌覧、勝賴、素巧騎乘、躍馬達岸、以完身、參河郡宰、大賀氏、以二十餘邑、陰欵附、約爲內應、事覺、被誅、勝賴未知之、往屯于榆城、進戰吉田、五月、勝賴以兵一萬五千、圍長篠城、而營醫王寺、築鳶巢、使武田信實守之、結伏牀熊山、姥懷等諸砦、以偪長篠、而城濱瀧、大野二川、勝賴張網於水、雖魚鱉之觸、皆知之、以隔絶城兵出入、既而、城中糗竭、鳥居勝高者潛行、請救德川公、反將復犯圍入城、邏吏獲之、勝賴自解其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以援兵不至、則厚報汝、勝高許諾、乃至城下、大呼曰、救至、不出三日、諸君努力矣、勝賴、奚其守節、意欲活之、軍吏曰、罪不輕、宜法、則磔勝高、織田信長、援德川公、兵可五萬、軍于門上山、德川公兵、可二萬、軍于八劍、信長憚我兵鋭、植柵三層、以萬銃守之、勝賴欲戰、馬場信勝、山縣昌景、內藤昌豐、小山田昌行、原昌勝、交諫曰、大敵新至、結柵自固、與之確鬬、則多損我師、不如辟其鋭、而罷師矣、竢彼追尾、要之險地、戰必有利矣、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沮之、信勝等、請疾攻拔城而歸、賴弘勝資、復沮、勝賴、留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當城、自進濟瀧川、分兵、爲十三隊、張左右翼、武田信豐、將左翼、山縣昌景、爲先鋒、當德川公、武田信連、將右翼、馬場信勝、爲先鋒、當織田信長、勝賴將中軍、內藤昌豐、爲先鋒、當德川公、二十一日、敵襲鳶巢、武田信實敗死、信實稱兵庫助、勝賴之叔父也、敵轉擊室賀行俊、小山田昌行、二人亦敗、我將士頗之騷擾、敵來挑戰、勝賴、發僕騎、視敵、返報曰、柵堅衆整、弗可犯也、勝賴曰、作師至此、聞敵强、徒還非夫也、勵衆而進、昌景、昌豐、敗沒、校將眞田信綱、土屋直村、原昌勝、眞田昌輝等、相繼戰死、賴弘勝資、先遁、闔軍大潰、信勝使人白勝賴曰、君速退矣、臣留死之、勝賴罷歸、直村弟昌恒、與初鹿野昌次、步卒三十人、扞衛勝賴、勝賴馬疲頓、不前、笠井高利、追及、與勝賴馬相替、終止而鬭死、此役也、勝賴、捐甲及幡、小山田彌助、拾收其甲、以歸、高阪昌信、豫慮勝賴之敗、而具徽號騶從、迎勝賴於駒場、勝賴告敗狀、昌信曰、大師失利、老臣之罪也、勝賴曰、否、老臣苦諫、吾不能用、悔無及矣、昌信曰、君弗聽者、老臣聯頸、自刎君前、君獨欲戰、不得也、君以其過、自尤、盛德之事也、凡人孰亡過、君愼將來、社稷之福也、終殿入國、筑手、岩屋感

高遠一作高任

榆城一作二連木、一萬五千、或作一万二万

鳥居勝高一作勝商

門上山或作設樂、八劍或作高松

武云留月賴勝爲中軍先鋒武田信光爲後拒

直村或作信近

笠井高利或作河西滿秀

來寺、諸砦、皆撤戍、六月、德川公、來圍二股城、守將依田幸成、及其子信蕃、防戰不屈、公轉兵、攻光明、陷之、七月、公圍諏訪原、又陷、八月、公、長驅、圍小山、勝賴曰、敵覰我將士多喪、而將掠、謂我不能復出師耶、乃募銳兵二萬、九月、救小山、公解圍而去、勝賴、追尾挑戰、高阪昌信諫歸、冬、依田幸成死、子信蕃代領其衆、德川公、又來攻、信蕃拒之、勝賴、命信蕃、委城、歸、織田信長、掠美濃、秋山晴近、座光寺賴近、戰敗、爲所獲、四年、勝賴、入遠江、德川公、出逆、勝賴、單騎遁、候公師、欲戰、高阪昌信、諫歸、上杉輝虎、來冠飛驒越中、五年、勝賴妻織田氏、既死、勝賴、更娶北條氏政妹、而脩好、上杉輝虎、欲大舉攻織田信長、信長、使使來告曰、公之元妃、卽我之女也、雖不幸蚤喪、公子爲我出、其親不可以薄矣、獨以纖芥之故、不得春秋相見、予太憾之、若使捐前故而脩舊媾、何福加之、竊聞、公與上杉氏有宿構、予亦近結怨道路、彼將來冠矣、若果來、則其國必虛、以公之大兵臨之、望風土崩、其地唯公所取、凡時難得而易失、公熟圖之、勝賴不答、六年、上杉輝虎死、其義子景虎、景勝、爭立、相鬩、景虎、爲北條氏政弟、氏政、爲景虎、請援、勝賴許諾、數擊破景勝、景勝請和曰、君惠顧先君之好、令吾曹南望事甲斐、其敢有二心乎、以不腆黃金萬兩、納之左右、因君之寵、敝邑得小安、使以上野、效焉、又賂嬖臣長阪賴弘、跡部勝資、以金各二千兩、二嬖說勝賴曰、昔者、先君起役、賦及寡婦、然得金、不過七千兩、今不賦一民、得萬兩、此君威及外疆也、且經營四方者、雖弗辟親也、故先君於今川氏冀、親則爲甥、了滅其國、今何有妻黨乎、君不能忍彼、彼將忍我、盍蚤圖焉、勝賴然之、與景勝勁兵、攻景虎、以絕氏政、遂卒兵一萬餘、攻氏政、屯于黃瀨川、而取禾、進入關閒、以縱火、氏政出拒、相持踰旬、不戰、當此時、德川公、來攻、勝賴、令人告氏政曰、爭尋丈之地、曠日對持、令二國之衆不得安寢矣、欲罷之、蓋君弗得命也、請急相戲矣、乃者、德川某遠涉、以陵轢敝邑、予欲適而問罪、君舉玉趾、辱追躡、亦予所欲也、氏政、素畏勝賴之驍名、而不欲戰、然無答辭、勝賴、還戍而去、西禦德川公、公罷、勝賴、疾馳追公、弗及、班師、亡幾、勝賴、入遠江、德川公、出防、勝賴欲戰、高阪昌信、又諫歸、北條氏政、來侵、七年、勝賴、邀氏政於庇橋、氏政退、勝賴轉兵、攻遠江、屯國安、德川公、卒兵出防、勝賴罷歸、勝賴、更舉、出駿河、復屯國安、公拒之、勝賴旋兵、北條氏政、大舉來掠、勝賴逆之、挾黃瀨川而陣、德川公、攻駿河、爲氏政之聲援、勝賴、欲擊氏政、處分諸將、穴山信艮曰、予對北條氏照、衆寡不敵、恐敗事、小山田昌行曰、客兵倍徙、

與作、一行具行、並與今川傳、中異、行別人、

一說、與行死之、

矣、獨予、予若賜之、昌行代焉、勝賴、令告氏政曰、我與君、生事故、而不足煩德川氏、願匹敵角技、倆執事涉水、與我涉水、唯君所命、氏政曰、予巡疆場、偶然至此耳、安敢敵君矣、勝賴分兵、防氏政、自當德川公、公退、此際、上杉景虎敗死、上杉景勝、以上野、予勝賴、勝賴、以妹、妻景勝、而徹貝津戍、移之沼津、德川公臨夫人關口氏、通我國醫生减慶者、使减慶送款、事發覺、被誅、八年、春、勝賴、南畧、次于浮島原、四月、北條氏政、治水軍、以要我兵、我兵殆危、向井政重、殊死進鬪、衆從之、奪敵舸、勝賴長驅、至富士川、會霖雨川水暴漲、勝賴、獨騎先衆、一鞭躍馬、踰川、衆從之、溺死三百餘人、勝賴進師、攻德川公、五月、德川公、來攻田中城、依田信蕃、堅守、公罷、月餘、公復來、攻高天神、圍城數匝、冬、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令軍監橫田尹松請救、勝賴、與諸將會議、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懲長篠之役、深憚公銳威、而勸勝賴、莫出師、勝賴曰、坐視不救、無以藉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登之、城陷、轉入伊豆、沿道縱火、遂命南部大作塢壁、而擇驍勇者、守之、以備北條氏衝突、九年、二月、勝賴入伊豆、北條氏政、出邀、其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欲擊氏政、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止之、三月、德川公、陷高天神、岡部與行、被殺、橫田尹松、力戰脫歸、勝賴賞之、辭曰、逃而得賜、夫如戰捷、何、賴弘、勝資、說勝賴、脩和織田信長、小山田昌行曰、晚矣、徒見侮慢而已、勝賴弗聽、而返織田氏任子、請和、信長答辭倨傲、勝賴失望、穴山信艮、爲勝賴義舅、而娶勝賴之妹、威望隆重、勝賴、常異遇之、信艮、謂勝賴曰、先公之所居、陴弗堅、池弗深、有先公之威武者、固可也、無者、難保也、勝賴然之、城于韮崎、是號新府、半成、徙居焉、長阪賴弘、跡部勝資、譖殺功臣、前後十三人、訟獄者、因賄賂、爲我決、以故、市井富人、出入官府、而國家之密議、多漏泄矣、木曾義昌、爲勝賴妹夫、苦徭賦之多、而陰降織田信長、或人來告之、賴弘、勝資、弗信、縛告者、頃之、事覺、十年、春、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嶮狹、不便車馬也、臣請先往、因君氏、而諭之、賴弘、勝資、沮其議、命武田信豐、以兵五千、爲先鋒、勝賴、將步騎二萬、出諏訪、遇義昌于鳥居嶺、擊却之、織田信長、大舉來攻、德川公、與北條氏政、爲之應援、分道、俱至、先是、穴山信艮、請得勝賴女、配己子、勝賴許之、武田信豐、欲爲子取其女、賄賴弘、勝資、請之、二人、溢美信豐子、勝賴、遂妻信豐子、信艮、啣之、以江尻降德川公、駿河諸城、背叛相踵、獨依田信蕃、保田中、德川公、急攻之、使人說降信蕃、信蕃曰、吾死無所也、力竭、歸甲斐、德川公、深器信蕃、以厚秩辟之、辭曰、國家事急、未遑私營

一說、信盛遁亡、不知所終、昌行亦遁亡、

信茂、一作義國、又作昌行、

矣、時、勝賴在諏訪、召諸將問方畧、武田信豐稱病不至、衆議多端、城昌茂進曰、方今之勢、不可須臾稽緩矣、臣與槇田尹松、爲先鋒、使小山田昌行初鹿野昌次、小幡信眞眞田昌幸等、繼進、阿部忠高曰、臣陰遣細作覘織田氏軍、入險而不整、可擊也、乘夜襲彼營、以褫其魄、勝賴問諸賴弘勝資、皆危不可、當斯時、勝賴叔父信連、信龍、信友、弟信貞、從弟信豐等、皆自解歸邑、不出、士卒多逃、勝賴麾下、見兵僅三千、乃罷歸、織田信忠攻高遠、仁科信盛、小山田昌行、防戰不屈、信忠使一僧入說曰、窮城孤立、而沮喪在晷刻、奚自求齏粉乎、苟降則增乃采邑、信盛、昌行曰、予曹受藩任、爲今日也、汝以浮屠行士道、非其分矣、使劓刵放還、信忠怒、疾攻、昌行出狙信忠、不獲、城陷、信盛、昌行死之、信盛稱薩摩守、勝賴之弟也、信忠進取高島、信濃悉畔、敵兵四集、迫近甲斐、此際新府未完、嫡子信勝曰、事已至此、盍燔重器而自裁矣、眞田昌幸曰、臣邑吾妻、險阨多儲偫、以死奉君、小山田信茂曰、不如臣邑岩殿、賴弘、勝資曰、吾妻遠、岩殿邇、且信茂家臣、在昌幸之右、以臣等料之、岩殿爲可、勝賴從之、以駿馬賜信茂、令先歸待勝賴之至、於是勝賴焚殺諸叛臣質任三百人、召死節者質任十人、頒與金各百兩、放遣之、以要北條氏、及殘兵二千、而收

寶器、弃府、赴岩殿、今川氏遺臣、偶在甲斐、詈勝賴曰、昔日、乃父掠駿河、今川氏望旗遁去、乃曹、侮爲笑矣、今未見旗、先遁何如、勝賴曰、一盛一衰、兵家所常、奚獨我矣乎、源義朝之勇、不下平清盛、反爲所亡、新田義貞、於足利尊氏、亦然、咸以不遇于時也、即囚詈者戮之、將士屢回顧國都、攬涕、且留且行、抵勝沼、小幡昌盛、輿病來見曰、臣身老疾篤、恨不任大事、送到栢尾、勝賴留小松、遲信茂之來迎、七日、不至、馬場高阪、屋代、三氏、迫及勝賴、賴弘、勝資、拒却之、信茂叛、絕關、勝賴不知所爲、而奔天目山、賴弘、勝資、道亡、從者日遁、衆不盈五十人、土屋昌恒、秋山光次、牽馬、阿部忠高、擔槍從之、山僧導敵、索勝賴、勝賴謂妻北條氏曰、事急、汝疾免焉、往投相模、以親故、不肯加害也、北條氏曰、妾豈竊命遺喔、妾意決矣、即作絕命辭、而死、勝賴告信勝曰、存亡之機、間不容髮、事若回疑、有死耳、不如速脫走、勿圖門塗地矣、信勝曰、大人先免、以爲民望、信勝忝充儲副、義當死、勝賴曰、然則、吾與汝共生死、顧汝未行擐甲禮、宜急行之、秋山光次、爲介、比禮終、敵兵五千許、奄至、我衆皆飢疲、勝賴、抹頭張勇、拔劍自先、信勝執槍、土屋昌恒、執弓、夾翼勝賴、三戰三捷、叛卒辻盛昌、勝銃手、亂發、我兵雕殪、昌恒、矢竭、挺佩刀、而敵六人齊槍昌恒、勝賴救昌

一說、信就、信龍之子、

恒、恐斬之、群敵續來、刺勝賴喉及兩腋、乃死、年三十七、稱景德院、信勝亦死、年十六、昌恒、光次等、四十四人、死之、武田氏、禀世二十八、經歲四百、至是而亡矣、織田信長、取甲斐、令曰、武田氏遺臣、下者復邑、勝賴祖叔父、右衞門大夫信就、稱六條氏、左衞門大夫、信光、叔父、刑部少輔信連、一名信綱、又名信廉、號逍遙軒、右衞門大夫、信龍、一名信隆、又名信達、稱一條氏、上野介信友、一名信政、弟、上野介、信貞、一名義久、稱葛山氏、從弟、左馬助、信豐、一名信元、及長阪賴弘、一名光堅、號長閑、跡部勝資、小山田、信茂、一名義國、相率出下、皆爲所誅、勝賴二子、長信勝、小字竹王、更稱太郎、次勝三、栗原氏、擁勝三、脫難、剃髮爲僧、庶族、穴山信君、一名信君、號梅雪、又號不白、稱陸奧守、降德川公、得保甲斐一郡、而從公、入京師、會明智氏作亂、信君逃歸、道由伊賀、遇盜被殺、

續史氏曰、聞、勝賴居常言、予徇社稷、而死於鋒鏑、毫無所憾、故先士卒、挫銳摧堅、前後無算、竟蹈其言而歿、可謂勉焉、若移斯勉於經國治民之間、奚國弗經、奚民弗治、異厥所勉、而或家榮名昌、或宗泯身辱、可不愼哉、

續日本史卷之四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六

板垣信形　山本晴行　高阪昌信　馬場信勝　山縣昌景
內藤昌豐

板垣信形、稱駿河守、甲斐人、爲武田氏老臣、武田晴信之畧信濃也、信形功居多、而晴信稍驕戰伐、廢弃軍事、耽詩賦、以解弛政務矣、群臣憚晴信嚴毅、不有斥然諫喩者、信形稱病、不出月餘、陰延一僧有文藻者、學詩、使起陪晴信之詞筵、立賦二章、晴信以爲素構、更賜三題、信形皆賦之、晴信喜曰、汝何能至此、信形因諫曰、先君廢國政、以逐于君、今君援章摘句、以爲事業、而捐軍國之樞要、此得非尤先君之失、復傚其失乎、晴信感悟、信形瞬降海尻城、山本晴行寒系、爲衆所陋、信形一見器之、以推薦焉、武田信繁攻諏訪、信形以先鋒、斬首三百餘、諏訪平、晴信賞其功、而爲其郡宰、撫尻之役、信形與伊奈氏交鬪、少利、日暮罷退、其夜、伊奈氏來襲、信形不擾隊伍、聯鋒出防、時論與信形之處士卒、倉卒不失法令矣、上杉憲政來侵、信形邀擊之碓氷嶺、自先士卒、奮戰、斬首千二百餘、退次井澤、而設三座、以分士卒强弱、其居甲座者、殺核豐備、乙丙以次殺損、厲人心、武田晴信取志賀、信形將其前軍、戰勝、撤備、村上義清覘虛來襲、我什伍騷擾、信形召馬不至、敵左右來偪、刺信形、信形蹶伏、遂被殺、子信里、坐懦弱、削秩、子孫不振、

信里或作信實、晴行或作晴幸、

山本晴行、初名貞幸、稱勘助、參河牛窪人、爲人短體跛足、耐面眇目、年甫十二、出養于大林氏、師伯父成氏、學兵法、又從鈴木重辰、研究兵畧、弱冠辭家、歷行南海西渓、求仕、無所遇而還矣、東遊駿河、庵原忠房、薦晴行、仕今川義元、屢旌功、義元輕蔑晴行、不肯大用、晴行居駿河九年、去仕武田晴信、晴信廷見深奇之、即日與秩二百貫、賜偏諱、於是稱今名、長阪賴弘、謂晴信曰、勘助、容貌不揚、俄擧用之、今川氏將謂甲斐無人、如之何、晴信曰、我不取其姿、而取其志耳、受今川之訕、亦奚所顧矣、然以晴行之策、拔信濃九城、戶石之役、晴信先鋒、爲村上義清所破、晴信麾下沮、不前、晴行謂晴信曰、使敵南嚮、必克、晴信曰、我兵猶且弗從令、况敵乎、晴行曰、臣請試之、則假後隊之兵、左旋而前、義清果南嚮、晴信擊大捷之、晴信賞晴行、增秩八百貫、卒七十五人、自晴行始仕、至是屢四年、世評、美晴信能擢用賢才、晴行適駿河、先是、駿河人、嘲傳晴行者、翕然、交口稱譽、今川義元、悔曩日弃晴行、永祿四年、上杉輝虎入侵、到河中島、晴行、勸晴信戰、其部署諸將、分布陣營、皆晴行所籌策、旣而、晴信之師危、晴行死之、初、晴信觀晴行善用兵、歎曰、兵道之鬼神也、晴行從晴信剃髮、號道鬼、甲斐宿將馬場山縣等、師事晴行、問兵法、自餘將校、從學著名者、無算、子信供、長篠之役、死節、

高阪昌信、本春日氏、一名昌宣、稱源五郎、後改彈正、伊澤人、父爲大隅、以微賤終身、昌信、爲人、美姿儀、沈毅涉書史、幼時喪父、姊夫奪其田、昌信、恤亡命、年甫十五、武田晴信、辟之、太器其材、未三旬、擢近侍、宿臣或嫉之、搆捕小瑕、相爲讒誹、昌信聞之、自戒孜孜務職、晴信益器之、寵遇日渥、而拜士隊長、以百騎隸昌信、從軍樹功、累進、督四百五十騎、晴信滅小笠原長時、餘黨未平、邊疆多事、晴信命昌信鎭小室、弘治中、代信濃系族高阪氏、改氏、上杉輝虎、頻年來掠、貝津當其衝、晴信重其守、特命昌信鎭之、食邑九千貫、輝虎前後數回、入河中島、而終不敢攻貝津矣、昌信出兵擊越後、輝虎常辟之、永祿三年、輝虎入小田原、昌信以一軍、侵越後、輝虎聽還、四年、輝虎來攻、據西條山、昌信、及飯富虎昌、馬場信勝等、十將夜密擊西條山、輝虎旣退、與晴信方戰于犀川、昌信等、馳行、追輝虎後陣、輝虎敗走、昌信追尾二十里、沿道焚掠、而不損師、罷還矣、十二年、晴信入相模、時北條之諸將、多出守四邊障壁、諜者告之、晴信欲乘其弊、昌信諫曰、彼憚上杉氏、講戰守、必悉矣、君萬一蹉跌、則前功皆廢矣、上杉氏見其弊、來窺、君何術能扞禦焉、晴信弗聽、而鬪三增嶺、破北條氏兵、謂昌信曰、如何、昌信曰、是僥倖也、晴信嘉其忠讜、味方原之役、昌信與小幡內藤眞田馬場四人、爲先鋒、大破敵軍、諸將勸晴信曰、乘勝鼓行、攻濱松、昌信不可曰、急攻之、不二旬、不能拔、織田信長聞濱松之急、必起救之、君與之相持數月、北地雪解、上杉輝虎亦起擊我後、此前有信長、後有輝虎、以我老師抗二敵、豈不難乎、於是、君若罷軍而還、信長必言、我能討却甲斐、果然則損我武名也、君何不圖焉、晴信曰、善、遂命昌信殿而歸、天正二年、武田勝賴、攻織田德川、長阪賴弘、跡部勝資、贊成其計、昌信、及馬場信勝、山縣昌景、內藤昌豐等、交諫勝賴、弗聽、擧兵大陷其城寨、凱還置酒、昌信擧栝、告賴弘曰、武田氏不祀、實兆于此讌、乃與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泯、不出三年、賴弘曰、何故、二人曰、先君不知我曹駑下、使待罪宰輔、苟有獻替、必用之、今不然、蓋以宰輔衰耄、不足以復用也、故嗣君屏我輩之言、而用子等、幸

三月或作五月

得大捷、以我觀之、今日之幸、則異日之不幸也、何者、外構怨敵國、怨深矣、內則將驕士懈、如斯不泯者、古來有幾何、賴弘不懌、與勝資入短昌信昌豐、勝賴信之、稍疎斥二人、昌信從容白勝賴曰、宜返地於織田德川、以脩好、更拓東疆、償之、賴弘勝資沮其議、長篠之役、昌信以兵萬人、留拒越後、己而慮勝賴之危、將兵八千、迎勝賴、會其敗歸、因大諫、與北條氏和媾、以防織田德川、勝賴從之、德川公圍小山、勝賴救之、公退、勝賴挑戰、昌信諫止、四年、勝賴帥師、入遠江、至城飼郡、德川公出逆、勝賴巡視橫須賀地勢、欲一攻洒長篠之羞、昌信單騎馳至師、諫曰、萬無勝理、盍早收師還、勝賴乃罷、命昌信城于相良、上杉氏使飛驒越中、勝賴議出戰、昌信又諫之、五年、勝賴娶北條氏政妹、昌信語人曰、長篠役後、四邊多虞、寢而弗安、此夜始得高枕、昌信謂勝賴曰、先君臨終、戒君與上杉氏和解、盍蚤奉遺旨、勝賴不可、長阪賴弘跡部勝資、顓用事、事多偏私、而害昌信忠直、交詆之、六年三月、昌信病死、稱憲德院、昌信練達事體、而國之安危、戰之勝敗、豫先知之、甲斐人實倚賴焉、及其死、衆莫不悲悼、初長阪賴弘跡部勝資、不善馬場山縣內藤等諸老臣、所言二人必非之、長篠之役、老臣多死、二人益專橫、而請託必行、昌信深憂之、告二人

教來石一作敬禮寺

曰、傳不云乎、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根、今殆之、危矣哉、子等改則止、不改、則府朝之亡、可蹻足而待、二人不改、武田氏果亡矣、昌信嘗著書、述武田氏事、上自大永、下至天正、名曰甲陽軍鑑、其文素質、不流輕豔、自言此我之私乘也、不可傳于後昆、然人或受之、梓行垂世、昌信長子昌澄、稱源五郎、死于長篠之役、次子昌貞、稱彈正、嗣立、守貝津、武田勝賴走天目山、士卒不滿百、昌貞聞急、以兵二百、追躡及笹瀨、或謂昌貞兵多于主君、其反不可制矣、拒却之、昌貞失望、還貝津、勝賴亡後、屬上杉景勝、更附北條氏、謀恢復、不成、爲景勝所殺、祀絕、

馬場信勝、本爲教來石氏、初名景政、又名氏勝、稱民部少輔、世仕武田氏、信勝族馬場虎貞、諫武田信虎、信虎殺之、信虎子晴信立、憐虎貞無後、命信勝承其家、於是冐馬場氏、賜晴信偏諱、更名信房、一名信春、後爲今名、性質聰敏、有志節、齠齔就學、而通曉軍志、爲五十騎長、今川義元與北條氏康生嫌、信勝從義元、擊氏康、所向摧靡、斬首二百、義元多其功、永祿二年、武田晴信選壯勇七十騎、隸信勝、合前有百二十騎、後加百騎、四年、上杉輝虎來侵、晴信無鬪志、信勝與飯富虎昌等勸戰、晴信素重信勝、則決意戰于河中島、

是歲、原虎種死、虎種稱美濃守、驍健無比、晴信追思虎種曰、堪彼稱者、非信勝不可、因命爲美濃守、九年、爲牧野城將、十一年、從晴信討駿河、今川氏委國遁走、甲斐將士、爭趨金帛財物之府、信勝不顧、逕入牙城、放火、十二年、晴信與北條氏康相持、跡部勝資以三百騎擊敵將松田氏、失利、晴信欲代擊、而難其人、衆推信勝、時信勝之兵、才百騎、松田氏之兵、二千五百也、皆危信勝、信勝分兵爲三隊、大勝之、既而合山縣昌景之兵、擊北條氏照、又勝之、晴信師老、信勝諫歸、晴信更舉討北條氏、信勝守信濃、信勝心危晴信、留別將、自追及晴信於松山、元龜元年、華澤新陷、陴隍崩荒、晴信命脩繕之、信勝督其役、信勝固精築城、而程土物、慮材用、以甚得守禦之要、更名田中城、又經營江尻城、三年、攻德川公、戰于味方原、長驅薄濱松、縱火挑戰、公兵弗出、乃還、晴信入井溪、信勝與武田勝賴山縣昌景、爲殿、天正元年、從晴信西征織田信長、信長萬騎出拒、信勝以八百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是歲、晴信卒、子勝賴立、初晴信以孫子語、書旗曰、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信勝謂晴信曰、風雖疾、或有倏起倏止、可乎、晴信曰、兵尚疾也、苟止則以麾下、續進而已、信勝曰、君要第二合之勝矣、其君臣練究戎事、率此類也、勝賴

好兵無謀、信勝等諸老臣、交諫勝賴曰、先君遺命曰、愼勿佳兵、宜媾上杉輝虎、以計國之永久、勝賴弗聽、出兵擊遠江、敵設伏燔柴、爲撤營而遁、以誘我兵、衆欲躡之、信勝曰、烟白、非燔營、是佯遁也、令人往覘、果有伏矣、頃之、敵又伏林樾間、持銃狙勝賴、信勝生擒其人、勝賴城郊訪原、信勝與武田信豐督其役、三年、信勝從勝賴、圍長篠城、德川織田二氏、大舉援長篠、信勝等諫曰、敵衆新至、以我疲師、角之、恐損兵、不若姑辟銳、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沮之、信勝請疾攻拔城而歸、二人復沮曰、觀敵而退、非夫也、老怯之策、勿用、信勝曰、我曹皆頹齡、豈惜餘喘乎、以社稷之故、強言而已、藉且臨事、老怯必死、若二子、必挺走矣、既戰、賴弘勝資果走、闔軍大亂、信勝斬首四十三、然多損士卒、和田者、謂信勝曰、子盍退、信勝曰、未知君之存否、予焉得猥退、即使人馳告勝賴曰、君速去、臣留死之、乃登高邱、望勝賴去差遠、而謂士卒曰、今朝、我部兵七百、皆死鋒鏑、而所餘僅八十耳、卿等臨危不攜離、其勞苦至今爲訣、若歸見都城之父老、幸致予意、皆曰、死生從子、信勝則呼敵曰、我馬場信勝也、盍斬受重賞、敵兵四集、悉殺我從士、信勝遂自刎、時年六十二、初甲斐四邊多事、而大臣身當矢石、原虎種被創五十三、小幡虎盛被創四十、山本晴行、

飯富一作飫富

殺劍六十三、自餘將校、大率如斯、獨信勝無一創、著戰功者二十一、得大捷者九、嘗、小山田氏問信勝曰、何方能克、信勝曰、古人有云、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又問曰、足下平常所志、何如、曰、效死先進、苟捷輙早退矣、一日、諸將論天下豪傑、及上杉北條織田德川四氏、德川國最小矣、信勝曰、可懼唯德川也、非三氏之比、織田雖大、其臣過分、所謂尾大不掉者、必自災之道也、後果如其言矣、信勝召儒士講書、儒士曰、昔者諸葛亮在隴畝、劉備詣亮、凡三往、而後得見、有爲者可不爾乎、時偶甘利氏使至、信勝鄭重勞之、儒士怪問曰、子以國老禮下士、奚太渥也、信勝曰、劉備以國主、既如彼、予以人臣、爾可不如此乎、儒士愧退、信勝告人曰、乃者聞巷議曰、多力者能樹異功也、赤松滿祐、力兼三百人、故能殺足利義教、爲有斯理矣、凡以市人、目武門、致是逕庭、以武人、目市井、復應爾也、不可不愼焉、信勝子信春、少有父風、出爲深志城守、天正十年、織田信長攻武田勝賴、信濃悉欵附信長、獨信春循節保城、信長兵來圍城數匝、信春防戰有日、救兵不至、則犯圍、歸于甲斐、勝賴既逃、信春追及之長阪、賴弘跡部勝資、拒却信春、信春不知所據、終匿身云、

山縣昌景、初爲飯富氏、或與氏、小字源四郎、更稱三郎兵衛、飯富虎昌之弟

也、嚴毅權略、有將畧、天文中、武田晴信擢爲百五十騎長、每軍議、必參預之、每征討必從行、爲晴信之廣境宇也、昌景多所佐矣、嘗昌景覘敵、至拔馬塲、遇上杉氏遊騎、相捉墮馬、以刎之、又覘飛驒、遇敵二人、併斬之、永祿中、自將徇飛驒、其豪族江間氏降、飛驒畧定、昌景與武田勝賴、合謀、殺兄虎昌、晴信分虎昌部兵五十騎、屬昌景、後加百騎、晴信以虎昌不良死、命昌景改氏、於是稱山縣氏、昌景從晴信討駿河、平之、晴信轉師距北條氏、昌景留鎭駿河、駿河人動懷作亂、昌景竭心撫綏之、既而提兵援晴信、三增嶺之役、昌景潛行而出敵背、敵兵驟擾潰走、昌景追擊大克、元龜初、江尻城成、晴信重其守、沈思未定、衆望歸昌景、則命鎭之、三年、昌景出信濃、轉侵參河、晴信徇遠江、昌景合晴信之兵、與德川公戰于味方原、天正元年、昌景從晴信、西征織田氏、晴信疾篤、呼昌景曰、汝明日樹旗瀬田、遂卒、其子勝賴立、總軍政、多暴令、人心有異同、昌景翼戴勝賴、屢諫諍之、三年、昌景從勝賴、入遠江、師老、昌景諫勝賴班師、昌景殿歸、長篠之役、昌景又諫勝賴收師、弗聽、昌景則决死奮戰、進蹈德川公柵、公師發銃、中昌景兩腕、無撓色、勵衆而前、一人叩馬曰、若隕命亂兵之中、何以異下士、宜早罷更圖焉、昌景曰、臨軍效死、士之常也、策

馬不止、銃丸汰膺下、即殪死、部兵、以其首歸、德川公臣、本多氏、生子、兎鉄、本多氏不悅、公謂本多氏曰、聞山縣昌景兎鉄有梟名、卿子類之、不亦美耶、因賜名山縣、其爲大方所稱、有如茲者也、

內藤昌豐、初工藤氏、稱源左衞門、更稱脩理、甲斐人、仕武田晴信、與馬場信勝、山縣昌景齊名、爲五十騎長、永祿六年、昌豐與信勝、昌景等、攻上野箕輪城、地接上杉氏、晴信特擢昌豐、爲其城守、加領三百騎、鎭西上野七郡、十一年、從晴信、討駿河、與馬場、山縣、小山田、小幡、眞田氏等、爲先鋒、十二年、又從、入相模、與武田勝賴等、爲先鋒、三增嶺之役、昌豐欲冒矢石得功、晴信命掌輜重、昌豐不悅、晴信曰、是重任也、非卿不可、曩日、上杉輝虎、入相模、失輜重、以敗還、凡師無饋者、不可一日保焉、昌豐則聽命、元龜二年、晴信、攻高天神、昌豐從有功、味方原之役、又有功、天正三年、武田勝賴、圍長篠、德川織田、救長篠、昌豐及馬場山縣等、切諫勝賴、弗聽、退相語曰、公室淪喪無日、我曹先死、以徇國而已、則念訣飲、軍中無酒、掬杓挹水相酬數回、翌日、奮戰皆死矣、昌豐躬執戈戰、格鬪非其所長也、故獲首級僅九、然以練達軍實、而列老臣、功烈不減諸將也、士卒欽戴昌豐、樂爲之所用矣、昌豐出守安房、大得土

人歡心、而敵徒不敢侵掠矣、初、昌豐毋死、命一向僧徒、司祭奠、其寺主、貪祭資、紿曰、盛供儀物、專禮佛者、餘祉加衆生、此我宗法也、若或欲家施人恰者、信佛之不篤也、佛亦必不福矣、昌豐佯悅曰、異哉宗法也、子能精曉佛旨、子亦必有靈、專奉之可乎、寺主曰、善、則昌豐不飯衆僧、衆僧告饑、昌豐曰、子既饗和尙餘餌、必加子等、不肯與食、寺主委頓謝罪、衆服昌豐之明斷、而不復敢欺誑矣、

續史氏曰、甲斐前後、不聞有異士、獨機山之世、砥行礪節之徒、輩出、蔓延于國中者、何乎、此匪不萌于前世、彫枯于後世、而所養令然也、機山善養士、得斯數子、良材、家以昌熾、四郎失其養、數子喪、國亦隨之、至甲斐之興敗、實係斯數子、自餘雖有材、比斯數子、則枝葉耳、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終

親眞一作親實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一

列傳二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織田信長上

織田信長、小字吉法師、更稱三郞、尾張人、內大臣、平重盛、二十一世孫也、重盛第二子、三位中將資盛、爲源氏所滅、資盛子親眞、幼孤、其母攜之、匿于近江津田、鄕長悅其色、取之、親眞從鞠其家、鄕長多男子、越前人、織田氏、世爲里之祝長、一夕來宿、謂曰、于老無子、幸賜一子、養以爲嗣、鄕長則與親眞、於是、親眞冒其姓、稱權大夫、又稱津田先生、親眞之後、仕斯波義重、義重信任之、擢爲家老、遷居尾張、其裔有大和守敏定者、當此時、斯波義敏、斯波義廉、爭立、相鬩、敏定和解之、義廉子義良立、敏定輔之、分尾張八郡、爲南北部、敏定、管其南部、而居清洲城、使族伊勢守信安管北部、而居岩倉城、敏定庶子、爲彈正忠信定、信定生備後守信秀、信秀有武幹、爲勝幡城將、遷鎭古渡城、國人多歸之、信秀則信長之父也、今川義元、以四萬餘騎、來攻、軍于小豆阪、信秀以兵四千、逆擊之、及夕將罷、信秀弟信光、反戰、織田清正、下方貞淸、岡

末盛一作末森　十八年或作十六年或作二十年　安祥實作安城

田重喜、佐佐隼人、佐佐孫介、中野忠利、從之、銃槍奮戰、大敗敵兵、世人褒稱之、爲小豆阪七槍、信秀城于名護屋、以置信長、令林平手靑山內藤四氏輔之、信長年十三、加冠、是歲天文十五年也、十六年、信長始體戎事、東攻今川義元、至參河、多斬獲而還矣、西討齋藤秀龍、不克、信秀續攻秀龍、獲稻葉山十七年、秀龍乞和、先是、秀龍奪土岐賴藝之封土、賴藝來寓、信秀語秀龍、復賴藝、而取秀龍女、妻信長、信秀城于末盛、徙居焉、十八年、信秀卒、有十二男、八女、庶長子、大隅守信廣、爲安祥城主、次則信長也、次信行、小字勘十郞、稱武衛守、信長以嫡子、嗣立、稱上總介、信長少懸健、不拘細節、既葬信秀、爲供祭祀、同族群臣、會聚滿坐、信長以祭主、先進、捉香、擲之鑪中、一拜罷退矣、信行嗣進、整飾容儀、而後禮拜之、舉座、美信行、偶有西海客僧、獨美信長曰、之子英傑、非常人也、信長嗜武、學劍於古平田氏、弓於市川氏、礮於橋本氏、嘗遣長短兩槍、令麾下角鬪、長槍輒克、於是、莅軍、專用長槍、信長好服異服、或驕踞、或嚼履、跋涉山野、行齕餅餌菓實、旁若無人、又好泅水、日晩不歸、放縱無不至矣、老臣平手政秀諫信長、不可、先是、德川公、以故質于我、而公之軍、與今川氏、來圍安祥、急擊縱火、城陷、在旦夕、今川氏請解圍而得公、信長不

定信一作重伯父常祐　　通具一作光春

答平手政秀、林通勝、交諫、信長而歸公、十九年、信長失政、政秀、屢諫、弗聽、政秀自殺、信長駭、翻然改行、事在政秀傳、齋藤秀龍、既爲信長婦翁、欲一見信長而召之、比其至、微服、密覘在街衢矣、信長、從弓銃兩手、朱幹長槍成儀衞、而奇髻異服、殆爲野樣、秀龍心鄙之、信長館于正德寺、更髻改服、以赴會所、秀龍、使春日堀田二氏、延迎信長、有間、秀龍出、信長不禮、堀田進曰、此山城守也、信長、熟視秀龍曰、稱在街衢者、何負公之太甚也、秀龍有慙色、初信長從祖父、因幡守、定信、死于稻葉山之役、其子、信友、稱彥五郞、領清洲、與信長、生隙、斯波義統、在城中、竊援信長、信友部將阪井川尻二氏、殺義統、義統子來奔、信長曰、清洲雖宗家、殺我累世之君、不可不糾焉、二十年、八月、信長與信友、戰于海津、斬阪井里部等、弘治元年、信友、乞援織田信光、信光陽聽之、陰告之信長、率兵、入清洲、而擧烽火、信長馳赴、至堞下、內外勠兵、攻滅信友、而信長移居清洲、尾張大半、服屬焉、信光、信長之叔父也、爲守山城將、以功、遷名護屋、加增食秩、自餘賞賜、有差、冬、信光爲其下所害、信長命林通勝、代鎭名護屋、通勝憚信長之勁悍、與弟通具、及柴田勝家等、密圖除信長、立其弟信行、信長覺其實、二年、五月、信長與第四弟安藝守信時、猝入名護屋、覘

之、通具謂通勝曰、良機難再至、盍早行大事、通勝、沈吟曰、我三世、仕織田氏、一朝不忍行弑逆也、姑竢他日、信長歸、翌日、通勝反、舉兵矣、信長砦于名冢、令佐久間盛重守之、八月、大雨、林通具、柴田勝家、各率千餘騎、挾攻名冢、盛重告急、信長以兒兵七百、救名冢、至小田井、水勢濫漲、不可涉焉、信長按兵、遙聞鼓擊之聲曰、此敵之攻名冢也、予知之、不救、何以立天下、自先士卒、鞭馬入川、衆效之、橫截水流、達岸、使織田淸正當勝家、自與通具接戰、無利、招聚敗兵、復戰、克之、信長、手揮槍、獲通具、遂轉兵、擊勝家之背、盛重出砦、助信長、勝家敗走、入末盛城、信長母六角氏、在城中、素愛信行、令之作書、謝罪、通勝、勝家、自髡、來請罪、信長謂通勝曰、使汝然者、實由予也、汝奚辜矣、謂曰、予忤平手政秀之諫、而令彼自殺、以失一臂也、今日、殺汝、則併斷二臂也、若乘憤恚、殺汝、後必悔之、猶今惜政秀、故赦宥不誅汝、夫復汝職、以匡予不逮、雖然、汝或復畔、則不敢再赦也、遇之如初、信行、在龍泉寺城、快快不樂、復聚兵與謀反、柴田勝家、密告之信長、永祿元年、正月、信長、佯病、使人語六角氏曰、以家嗣授信行、六角氏、命信行、而入訪病、至則信長殺之、其餘黨、保岩倉、七月、信長以二千騎、攻岩倉、犬山城主、織田信淸、以千騎來援、戰于浮野、破之、

追擊、抵堞下、與信清分道罷歸、而城兵見信清之兵少、出尾之、信長救信清、夷城兵、挫之、斬首九百餘級、二年、信長拔岩倉、於是尾張悉服信長、但智多一郡未平、今川義元使啗東郡鳴海城將山口弘家附義元、以取大高沓懸二城、織村木、信長攻村木、拔之、轉圍笠寺城、城將戶部氏嬰城固守、信長聞佯班師、而令侍史爲其通信長書、以給義元、義元殺戶部氏、又疑弘家、殺之、三年、五月、義元以四萬五千兵來掠、十七日、至沓懸、十八日、贈餉大高、謀以翌日攻鷲津丸根、佐久間盛重在鷲津、告急、信長欲救之、林通勝曰、敵兵垂五萬、我兵不盈三千、何力能拒之、宜辟其銳、堅閉牙城、以候其疲羸矣、信長曰、不然、古之將帥怯勇取滅者、不可勝算、獨義元亦其流也、且先公有謂曰、蹴敵之來侵、無間剛怯、必速討之、若遲疑不討、此蔑先公之遺教也、寧與背敵而生、不如奉教而死矣、明日一戰、可以決雌雄也、則取酒飲將士、徹夜讌飲、信長起舞、唱古謠曰、人生五十、枕在夢間、一生一死矣、曰旋還、侍者和唱曰、兵士結突、塵有酒殺、十九日、昧爽、信長提十餘騎討義元、比至熱田、追及者千許人、信長詣祠祈勝、陰令祝人振甲祠中、甲聲外聞、信長顧士卒曰、此神助也、士氣奮躍、信長行率諸城之兵、加二千、先鋒佐佐千秋二氏鬪死、鷲

政綱一作政辰

津丸根、火起、邏者報曰、二城陷、將士意沮、逡巡、信長單騎挺前、林通勝、池田信輝、毛利秀高、柴田勝家、扣馬、交諫曰、敵衆新勝、我以寡兵抗之、未覩其利也、信長勵聲曰、不然、敵納餉大高、通夕不寢、今取二城、義元意驕、士卒身罷、斯天以義元賜我也、今而不取、我翻取于彼、梁田政綱獻其策曰、敵取鷲津丸根、蓋未遑收整隊列、大將必在後、襲之、義元可獲矣、信長曰、善、乃潛軍到桶挾間、時西風酷烈、大雨雹電、信長馬上奮槍、東嚮擣義元之營、敵衆驅擾鼎沸、或有西嚮支鬪者、風雨撲面、眼睛眩惑、不能見矣、服部小平太直前突中堅、斫義元、義元抽刀擊傷小平太膝、毛利秀高橫刺義元、刎之、敵兵大敗散、信長斬首二千五百餘級、大高沓懸池鯉鮒鳴海寺部諸堡、皆降、信長收師、賽熱田、凱歸、四年、正月、信長欲覘畿甸之形勢、稱詣熊野、微服間行、從士纔八人耳、齋藤義龍、遣刺客十二人追躡焉、信長偵察之、自就其館、刺客皆長跪遁去、五月、信長將千五百騎、西徇美濃、士豪長井日比野二氏、以六千餘騎、要之洲股、遙見我兵寡、有侮色、信長分兵爲三隊、鱗列以進、敵益侮之、涉踐泥濘、亂次來擊、我一隊當之、一隊環出其背、一隊衝中軍、戰敗之、以斬二氏、遂築洲股、使豐臣秀吉守之、別築九條、使織田玄信守之、先是、德川公、

玄信或作與康　宗繼或作[illegible]

助今川氏、數來攻、互有勝敗、水野信元有姻于公、說信長弭兵、於是東方無虞、信長專事西略、五年、夏、信長將數千騎、徇美濃、焚多藝山以北、鼓行、次于洲股、此際、大霖雨、水波梗塞、洲股九條聲問不相通、齋藤龍興時之、攻九條、織田玄信令善游者犯圍出來告急、信長即起、至洲股川、求舟不得、則曰、我寧溺死、不可弃九條、騎渡踰川、衆從之、玄信出壁應信長、時既夜、信長大呼、擊敵、斬首無算、玄信鬪死、信長收兵而歸矣、徙居小牧城、以迫美濃、遣丹羽長秀攻下二城、尾張人道家者、與左京亮立入宗繼有舊、一日盛稱信長之智勇、宗繼心異之、宗繼世居京郊、多有田畝、每朝廷闕供御、輒給之、宗繼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海內分裂、武人自割據大邦、而天子徒擁虛器、詔命不行于畿甸、況四外乎、宗繼竊惟非得天下之豪傑、不可以定皇室、日者、聞織田信長者、有雄材、囑之以征討、則平治不爲難矣、君盍入白天子、惟房畏事泄受禍、不肯、他日、宗繼又曰、事泄則宗繼獨任其責、不致累足下也、惟房遂入白正親町帝、帝善之、十月、以宗繼爲使、磯貝久次爲副、齎持詔書、赴尾張、揚言曰、天子感異夢、奠幣於熱田祠、而宗繼館于道家氏、會信長出獵、偶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微服入見宗繼、宗繼致詔書、及奇香一篋、衣一

襲、信長再拜稽首受之、對曰、信長少長鄙邑、不知禮節、而闕朝貢、有日、罪既多矣、豈料辱寶書、加以嘉貺、信長胡以堪之、徒賴藉天威、斬夷兇豎、以捷入朝也、十一月、享宗繼、久次、贈賄太厚矣、初、齋藤秀龍有二良臣、信長欲除之、乃以夜、屢外出、夫人齋藤氏、以爲有所私、頗見妬色、信長曰、夫人勿意、我圖社稷耳、齋藤氏曰、今既深夜、君與誰子議事乎、果圖社稷、曷不以實、信長曰、謀策至重、難告汝也、強問、乃紿曰、美濃某氏、陰欵于我、以圖阿舅、事成必舉烽、是故望之也、齋藤氏信之、竊書告秀龍、秀龍誅其二臣、兵勢始衰矣、秀龍孫龍興闇昧失政、七年、龍興將稻葉長通氏家經國伊賀範俊送欵、八月、信長揚言東攻參河、傳檄召兵、兵聚、乃率之西侵、登瑞龍寺山、臨井口、縱火、疾攻、此日、風烈雨劇、龍興不知所出、長通等起應信長、龍興委城遁逃、美濃平、信長移居井口、更名岐阜、時有獻佳鷂者、信長却之曰、予不遑田狩、待天下安靖、然後受之、未晚也、十年、正親町帝嘉信長之戰功、使立入宗繼來賜戰袍、是歲、信長遣赤黑背標各十、撰舉驍勇之士帶之、是號保侶騎、十一年、足利義昭既播越北國、而聞信長之威名、來奔、託以興復、信長曰、君舉玉趾、還來敝邑、義應築新館以奉之、雖然、以土木之故、糜歲月、慊征討者、不可爲矣、

八日或作七日或作五日

二十一日或作二十三日

今止內役、專事外征、不出二月、京畿可定、覇府可復也、乃聚兵、議西上、六角義賢、當其道、八月、信長使人諭義賢、以順逆、使者三反、義賢終弗聽、九月八日、信長以步騎三萬、攻義賢、義賢在觀音寺城、以和田山在我之衝道、高壘深塹、置精兵、守之、信長使稻葉長通、氏家經國、伊賀範俊、向和田山、十二日、信長潛兵、襲箕作、陷之、和田山將士、顧望褫氣、信長反攻和田山、又陷之、觀音寺城、望風解潰、義賢宵遁、信長三日拔十八城、自入觀音寺、撫綏士民、二十一日、迎足利義昭、二十五日、進陣園城寺、二十八日、信長率五萬騎、入京師、三好氏等、不戰奔潰、正親町帝使藤原惟房犒信長、君成左通、以寓館寺城、降、信長以左通、爲鄕導、攻三好政康於芥川、篠原長房於越水、皆克之、十月、攻池田、城將池田勝政、善拒、我兵放火、城中擾亂、乃急擊之、勝政降、高槻、茨木諸寨、遁降相接、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等、亦降、於是近旁諸寨乞和請降、玉帛寶貨、塡溢軍門、近江、山城、攝津、和泉、河內、五州、略定、信長告狀足利義昭、義昭使信長擇地領之、信長辭不受、皆分與之有功將士、唯界府、大津、草津、三鎭、置將守之、以護京師、初、京師士民、畏信長之雄毅、以爲其爲政必殘忍刻薄、相與股栗、有負擔遁亡者、既至、秋毫無所犯、而存卹孤老、除關征、省

貞勝一名盛持又名貞昌稱長門守

徭役、建法三章、曰、強梗恃亂者、剽掠亡法者、邪險求利者、因科處刑、輕重有差、則命四吏監之、由是朝野翕然無不歸心也、朝廷擢信長、任從四位下、行左兵衞督、辭曰、臣信長敢奉天威、得除賊徒、豈攘其功、以富顯任乎、則叙從五位下、拜彈正忠、足利義昭以信長爲管領、號副將軍、信長皆辭不受、而賜重畫徽章、稱信長、爲阿父、義昭欲興殿宴、張散樂十三曲、信長諫曰、都下僅平、四邊多故、士民猶有不安其居者、今將軍新立、都鄙屬望之秋也、勿以逸樂失人心、然宜依舊典、則奏樂五曲、是歲、信長略伊勢、神戶友盛防戰不屈、便使人說友盛、婚媾和解、十二年、三好氏襲足利義昭、信長聞急趨救、從者才六千、諸國兵、往往來萃者、至五萬、信長比入京師、寇罷矣、先是、將軍府罹災、義昭居本國寺、以致此難、故信長築府於二條、而賦畿內近傍諸州、助其役、獨界府不奉命、而竊附三好氏、信長聲言屠界府、府人恐懼、請納金、許之、信長館于妙覺寺、自督其役、士卒執畚鍤、四月、將府成、五月、使義昭居之、信長謂、喪亂之後、離民力凋瘵、至宮闕之頹壞、朝儀之廢絕、不可不修繕也、召村井貞勝、島田秀滿等、按舊址、營皇居、諭曰、寬期成之、勿以峻法亂人心、乃還、留豐臣秀吉、衞京師、而命別將、伺但馬、滅其守護山名氏、但馬定、八月、信

長、自將兵五萬、攻伊勢、九鬼嘉隆等、降、諭北畠具教和、伊勢平、則裂地、封子弟及功臣、毀關、便行旅、錮徭賦、施百姓、十一月、信長入京師、戒役事、元龜元年、春、信長將入京師、留近江、聚萃力士、命相角戲、錄其最強者二人、置之麾下、四月、信長會諸侯於幕府、張散樂、足利義昭、奏請、擢信長爲左大臣、信長、固辭不受、叙正四位下、任彈正少弼、以朝倉義景拒命、自往討之、拔手筒山、金碕、二城、淺井長政、脅六角義賢、迭應義景、以襲信長之後、長政、信長之妹婿也、信長不信長政之畔、而警聞數至、信長欲退、恐義景之尾擊、留兵金碕、防扞義景、自趨京師、朽木元綱聞急、率兵迎信長、信長疑其異心、不敢前行、元綱、脫甲徹軍、示無他、以送至京師、五月、信長由千種路、歸、六角義賢使杉谷善住狙信長、善住善銃、連發二丸、貫信長兩袖、左右請搜索、信長弗聽、金森長近、與信長易衣、乘其輿、歸于岐阜、六月、信長自將、攻近江、諸寨皆解散、進師圍小谷、森可成、阪井政尙等、與城兵、戰于雲雀山、破之、信長引兵、躋虎御前山、議攻城、佐久間信盛、陳其不可、信長、繞城四面而退、令佐佐成政、梁田政綱中條將監、殿之、柴田勝家曰、三氏兵少、宜用勝家若信盛、備二人、不可、則可成政尙、亦可、信長曰、道路險隘、多兵何爲、此我所以命三氏也、既而、

城兵出躡三氏、三氏轉鬪全軍而退、遂攻橫山、信長陣于龍鼻、淺井長政、合朝倉景健救橫山、軍于大寄山、圖襲我營、信長覺之、召諸將、指示曰、北軍列炬、無他、將來襲也、即下令、夜半整兵、結十三隊、以阪井政尙、池田信輝、爲先鋒、當長政、德川公、當景健、留丹羽長秀、備橫山、以戰于姉川、政尙信輝、失利、信長、使氏家經國、伊賀範俊、橫擊長政、德川公、克景健、轉擴衝長政、長政、大敗走、橫山等城壘、多降、信長追擊、至大寄山、斬首三千餘級、獻捷京師、七月、歸岐阜、三好義繼、三好康長、壁于野田、齋藤龍興、壁于福島、唇齒相因、釋光佐、黨之、以圖信長、八月、信長自將討之、九月、三敵、夷信長、信長稍窘、朝倉義景、淺井長政、率兵三萬、屯于叡山之麓、焚掠阪下、信長第三弟信治、稱九郎、出拒、死之、其餘將校、多死、義景、放火大津、醍醐、山科、信長聞之曰、我籍屠三宮、使義景陵轢帝居、天下謂我何、便置戍、上京、三敵、奪江口渡舸、衆患之、信長傍淀、觀曰、水淺可徛而踰矣、自先亂流、隊伍弗擾、敵不敢迎擊、信長直達京師、義景、長政、屯于叡山上、信長、跨據滋賀宇佐山、武田晴信、窺信長、義景、長政、及叡山僧徒、皆應晴信、僧徒狡猾、四方無賴亡命者、多歸投之、寺中蓄婦女、茹酒肉、穢行無不至矣、信長召老僧數人、諭之曰、聞、乃等、近弗持戒、頗

參賊徒之軍、亡乃非浮居之爲乎、翻然折節、從我勤王之師、固可、中立不助兩軍、亦復可、二者不聽、恐居乃費不泄一人也、弗聽、冬、信長遣人請戰義景長政、二人不答、六角義賢將襲信長、豐臣秀吉自横山、丹羽長秀自佐和山、破其軍、以捷來報、信長望之、以爲義賢、至則秀吉長秀也、信長大愕、義景、長政乞和不許、義賢降、堅田三族猪飼馬場居初納質而降、請嚮將以堅田斗入敵地、諸將有沮色、阪井政尙進曰、臣以死守之、信長許之、既至、義景等攻之、政尙戰沒、時天大雪、義景等意歸路凝塞、而數乞和、信長不聽、乃乞之足利義昭、義昭自來請、信長不得已、聽之、各解兵歸國、二年、二月、磯野秀昌、以佐和山降、五月、淺井長政等和既破長政、掠箕浦、豐臣秀吉擊却之、信長第五弟信興、稱彥七、一向僧徒、起長島殺之、信長以五萬騎、攻長島近隣郡邑、多應長島、氏家經國、討之戰死、八月、信長入近江、縱火而退、更起拔新村、小河二城、斬首六百餘、九月、信長進攻于勢多、焚叡山、佐久間信盛、武井武光曰、自桓武創斯寺、爲皇家祈冥福、八百年于此、其間雖或少忤帝命、列聖曲赦、以至今日、君不鑑往事、一旦乘怒、而作斯擧者、亡乃不可乎、信長曰、我欲爲皇家驅除奸賊、蕩壹四海、不敢一日寧居、而竭筋力、忘軀命、奔走西東、

彼不啻不來助、而拒王命、我嘗諭之、以順逆、畢弗聽、且釋氏不修釋道、啖肉飲酒、束經籍於高閣、不爲誦讀者、有年所矣、其爲皇家祈冥福者、如斯乎、二人服其言、遂圍山、放火、二十一社、及諸堂宇、燒沒無餘者、收僧徒婦女、無老少、盡斬之、是歲、皇宮成、信長欲置供御之地、然意冦賊之來奪、故貸金畿內之豪戶、月納其息於縣官、以充用度、且招諸搢紳流落者、復舊位、三年、信長、徇近江、縱火小谷山本、二城下、轉掠入京師、足利義昭、命信長遣將於武者小路、圍逼義昭强之、乃命村井貞勝督役、釋光佐使使重餽來款、三好義繼、誘松永久秀、私與畠山氏戰、信長諭久秀、久秀謝罪、七月、信長又徇近江、焚掠小谷、壘于虎御前山、朝倉義景救近江、信長曰、義景跋履艱險、援兵退來、其勢必疲頓、擊其末陣、大有獲矣、即夜襲之、果大獲、其後連夜荐攻、敵兵不能支睫也、八月、前波氏來降、信長優待加重賚、寸無猜忌之色、四方聞之、降者紹至、旁午道路、往來如織、冬、武田晴信、掠遠江、德川公乞救、信長令佐久間信盛瀧川一益平手汎秀援公軍、且謂公曰、晴信剛悍、難力爭也、若來挑戰、君能閉壁勿輕抗、公從之、彌月相持不戰、晴信、嬌濱松、公遂出戰、失利、汎秀敗沒、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八

織田信長下

天正元年、春、信長疾足利義昭之失政、義昭忌信長之功烈、而內相惡、義昭陰圖除信長、信長條陳義昭過失、諫之曰、昔者、光源公、失政廢職、懈王事、天讎立至、信長以此戒將軍、將軍不肯留意、因循其覆轍、其失、一也、以私慾、求賕賂於四方、其失、二也、捐弃賢俊、信任奸回、懲勸失所、其失、三也、幕府未定之時、賊徒犯將軍、故築二條、以備冦賊、將軍欲委之他徒、以搖人心、其失、四也、無辜被貶黜、吁嗟之聲、遍于道路、曩日、信長、爲將軍、討近江撫綏其士民、將軍御之、以非法、其失、五也、小泉氏犯法、其罪弗太重、而將軍、利其貨財、矯法、以籍沒其家、其失、六也、朝廷、欲改元、將軍受費用、弗可、其失、七也、不計國家之永久、不欲敎化之敦朴、徒以苟且、而送歲時、其失、八也、天下、天下之天下、固不可偏私矣、將軍、秉重職、以眷使衆、衆報之以眷、以惡使衆、衆報之以惡、甚于影響、將軍、闇然不察其機、其失、九也、將軍、既居銓衡之地、撰擧

可以得人、德澤可以加萬民、果能茲道者、長不墜社稷也、凡多智數者、巧舞文、文學者、能納諫、阿諛者、飾其容、忠讜者、正其言、貪利者、心必吝、驍勇者、色不撓、以是取士、萬無一謬、然將軍、不敢從之、其所簡拔、不稱其任、其失、十也、烏丸氏、有罪、將軍寵異其子、斯有何功、至之孝子悌弟、或未被寸恩者、罪人之子、受斯恩賞、其失、十一也、藏禾穀、爲金錢、緩急、國兵餓、其失、十二也、新仕者、未給秩祿、而猝委之、以樞要、其失、十三也、幕府將校、不備兵甲、內爲遁逃之計、其令然者、實因將軍、其失、十四也、峻法重稅、以成都下之騷擾、施及四邊、其失、十五也、舍史籍、以不通曉古今之治體、其失、十六也、不芟除稗政、不蕩滌邪法、徒欲中興、勢素不行、其失、十七也、將軍已體此等之事、而自未悟其失、信長竊爲將軍、不取焉、雖失諸既往、何爲不自新以銷禍於將來邪、信長不忍視幕府之顚覆、敢以聞、義昭見其書、且愧且怒、將擧兵來攻、信長自引罪、使人謝之、義昭不許、而築堅田石山二砦、命磯貝渡邊二氏、守之以迫信長、信長聞之曰、使斯輕躁人、肆其意、夫如百姓何、我不可以不禦焉、則遣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明智光秀蜂屋賴高、攻二砦、磯貝渡邊、弃砦遁去、四月、信長自將入京師、覘兵請和、義昭竟不許、乃圍二條、先是、幕府諸將、多降附、

勢多或作勢田又作瀨田
矢瀨或作矢橋

餘者皆群小不問我事事急義昭不知所爲令人來言曰予幸解圍則聽其所欲信長取和姻而退此時六角義賢聚兵在餘江信長攻之信長召丹羽長秀密告曰足利氏口雖與我其心不與我必謀再舉果然則杜勢多矢瀨汝遣兵艦十餘艘以備之七月義昭果舉兵杜勢多矢瀨信長由朝妻航湖入京而勢多矢瀨之守兵狼狽潰散信長疾攻拔二條長驅圍槇島義昭窮蹙出降此役也都下罹兵災信長愍之出令免戸調除徭役賑窮民錄才能廣文學使村井貞勝督其事信長取木戸田中二城而歸矣鄕役細川藤孝荒木村重降信長使藤孝及豐臣秀吉攻淀村重攻芥川並拔之八月淺井長政將阿閉氏以月瀨降信長發兵次于山田長政兵守燒尾朝倉義景兵守大嶽信長遣柴田勝家佐久間信盛屯高月以遮絕長政義景之通路義景父子攻勝家信盛信長使稻葉長通助勝家信盛燒尾守將因阿閉氏降以導我兵攻大嶽降之進取下野信長使人戒高月守將曰今夜義景必遁宜追擊殲之勝家等不信使者三反勝家諾之猶有疑心不敢備焉信長丙夜未曉逐義景走既而義景陣火起信長大呼曰北軍遁追討勿泄一人則與麾下兵五百疾驅及敵于刀根山轉戰至敦賀斬首四千餘金松氏徒跣

獲甲首以謁信長信長賜芒鞋一兩曰吾每涖戰懸諸刀柄以備闕乏也尙矣今而有用也信長兩日取越前若狹十四城越前平信長留敦賀三日獲義景首梟之京師稍置守戍于越前還留虎御前山遣豐臣秀吉攻淺井長政滅之以其地賜秀吉九月遣柴田勝家攻六角義弼降之獲杉谷善住信長令吏生瘞之地以竹鋸鋸其首命曰勿速殺歷數日而後死長島賊復起信長自往討之十一月入朝使佐久間信盛攻殺三好義繼二年正月元日諸將來賀酒三巡信長曰我有下物諸子能醉歟則出一函衆皆注目信長手開其蓋者朝倉義景淺井長政首也諸將曰臣等逢斯饗千歲一時也信長曰得斯捷亦諸子之力也余獨不私其功因賜諸將佩刀二月武田勝賴掠東美濃信長修高野遠利二城令河尻鎭吉池田信輝守之三月信長入朝任參議叙從三位奏請剪南都所藏黃熟香許之則體故事剪一寸八分而三分之自取其一餘皆賜諸將夏大阪賊杜我歸路信長擊破之武田勝賴圍高天神城德川公請救信長父子以數萬騎至荒井會城陷乃還舍于吉田德川公犒信長信長曰使我無東顧之患而肆延西封者因君能竭力拒武田氏也命侍臣四人舁黃金二囊以錫德川公七月長島賊復起信長

以數萬騎攻之取其二城置戍而還路遇雨賊要之險林光時死之光時通勝之子也信長怒曰賊徒亡狀害我良子不可屠彼巢穴以不爲之報也或告賊歷武田勝賴信長益怒三道分兵刻期同攻九月賊委城而去信長擊殲之餘衆可八百力窮反噬信長叔父信次出冒佐久間氏稱右衞門尉庶兄信廣稱大隅守第七弟秀成稱半左衞門從弟信成稱市助皆死之信成信光之子也信長燒三城二萬人長島平三年正月諸道久罹兵亂有隄崩橋壞不脩者信長使吏巡管內悉脩之有關征未除者遂除之三月信長入朝時有廷臣未復采邑者信長檢其地一切復舊四月信長聞釋光佐納長島之遺黨且結武田三好則攻光佐取新堀高尾二城五月武田勝賴圍長篠城德川公請援信長父子以步騎五萬赴之詣熱田祈勝持重緩行縱反間曰信長深畏于西北二患且畏甲斐之兵銳故不速救公急也勝賴信之大悅留一將鳶巢山自進逆我軍十八日信長分軍爲十五隊陣門上山以德川公爲右先鋒佐久間信盛豐臣秀吉瀧川一益爲左先鋒信長麾軍畧德川公臣酒井忠次進曰忠次請乘夜潛師出敵背襲鳶巢縱火以驚魄若以大兵擊其前得克也必矣信長陽怒曰田舍翁何用此迂廻之策殆誤我

事遂立入內諸將皆罷信長密喚使召忠次曰爾汝策大奇唯恐其泄故陽既如彼耳汝勿介意宜速發忠次請監吏乃遣金森長近等四人初信長之發也下令曰東人長騎闘與之將角挺太難柵以支之銃以殪之太易則使人多持舁材與索至是命結柵柵立成擇銃手三千使佐佐成政等五人將之戒曰毋敢輕發見敵來薄則每千齊發二十一日昧爽鳶巢火起煤敵喊譟鼓譟敵軍回顧隊亂信長自率成政等出柵發大礮挑戰敵乃來銃手遞發勝賴麾幟信長麾衆均進斬首一萬三千級殲其宗族將校二十餘人勝賴與左右二騎挺走餘兵蹂躪而退赴瀧川相排沒溺死者不可勝數德川公請乘勝入甲斐豐臣秀吉前田利家交口贊其議信長不可曰我兵既老矣乃振旅而還信長既平越前使館城長俊假守其國長俊失政八月朝倉氏餘黨作亂收虎杖木目今條火燧河野津等諸城以遙結大阪信長父子率步騎八萬征之十四日至敦賀會大雨召豐臣秀吉曰大雨如此敵必無備汝潛舟師取河野敵衎破府中者虎杖木目諸城可不攻而陷矣使明智光秀助秀吉以二更發火河野陷之則分兵焚掠諸城諸城守走府中至則府中既陷秀吉光秀逆擊其兵斬首三千敵兵塡咽互相剌擊僵尸蔽地金森

讀云信長爲正三位
肥前或作肥後
戸次或作別當

長近、原氏光等、由德山、入取三城、會信長軍、丹波若狹諸將、亦來會、二十三日、信長進陣于一乘谷、分兵、徇加賀、取其能美江沼二郡、九月、信長移陣北莊、以加賀、賜柴田政綱、以越前、分賜柴田勝家佐佐成政前田利家金森長近、自餘封署有差、乃誡曰、毋重賦稅、毋征關市、毋侮黎庶、毋私訟獄、毋遺武備、毋荒田獵、若王人采地、在汝管內、毋敢掠之、閒田、或有歸我者、毋敢妄奪之、凡我所命、有不恊汝心、不便民事者、即宜條陳焉、皆曰、臣等謹奉承明敎、世世不育失墜矣、信長、則剗除舊弊、以歸、冬、信長入朝、正親町帝、使人迎之佐和山、擢拜右大臣、聽昇殿、信長辭曰、臣信長賴陛下之靈、與將士之力、亟得戰捷、而臣何功之有、陛下、幸錄將士、授之以官爵、乃各自勵、以効力王室、庶幾于天下成靖寧、然則臣預蒙其餘福、於是、以信長爲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信長將柴田政綱、任宮內卿、塙直正、任備中守、川尻鎭吉、任肥前守、武井武光、任二位法印、自餘有差、武光創髮、號夕庵、有文學識量、以輔翼信長、信長、尊敬王室、撫治下民也、武光之力、居多、故信長、特重之、推進、寵榮拜矣」信長、欲併吞西海、西海著姓、多不祀者、故使諸將繼其家、以政綱、冒戶次氏、直正、冒原田氏、丹羽長秀明智光秀等、亦冒外姓、釋光佐、獻重幣乞降、四年、

一說敍正三位

正月、信長、城于安土、課畿內、及近江美濃尾張若狹越前五州、起役、二月、外城成、信長徙居之、四月、造內城、建天守閣、其礎二重、其樓七層、高七丈、廣稱之、布第宅於城下、城郭之盛、大冠于天下、信長入朝、正親町帝、留俯縉二條城、爲信長之館、信長辭不受、請使皇太子居之」釋光佐、復畔、信長遣細川藤孝、塙直正等、將兵三萬、討之、五月、直正、戰沒、賊勢轉張、圍天王寺、信長、浴中、聞急、即起、浴衣上馬、從者、僅百餘騎、比至若江、追及者三千許兵、信長、分爲三隊、以荒木村重、爲先鋒、村重辭、信長自爲先鋒、光佐、使弓銃交發、矢丸雨下、信長冒之以進、傷其足、無撓色、寺兵、望見信長之旆、開門衝出、夾擊破之、敵兵未退、信長、欲再戰、諸將諫曰、彼衆我寡、請俟援兵來萃、然後、伐之、未晩矣、信長叱曰、勝兆既見矣、拒捨之爲、則麾衆進戰、又破之、斬首二千級、追北、至大阪城、結壘環城、以退」冬、信長入朝、詔拜內大臣、信長辭之、不許」十二月、信長、獵于吉良」五年、正月、信長入朝」二月、紀伊人、雜賀孫一、作亂、應釋光佐、信長、招下賊將雜賀三緘、及根來寺僧杉坊者、以爲鄉導、使嫡子信忠、將數萬騎、攻紀伊、自以大軍繼進、孫一降、請攻光佐自效、聽之」先是、信長、招下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彥網、上杉輝虎、攻重連、重連弟連龍、來告急、信長使

柴田勝家豐臣秀吉救重連、自繼之、聞重連既死、罷還」松永久秀叛、伐滅之」十月、信長使秀吉西畧山陽山陰」十一月、信長入朝、拜右大臣、累進從二位」十二月、信長遊獵尾張參河」六年、諸將朝于安土、信長饗之、遂率、登天守閣、曰、此樓落成、實賴卿等之力也、皆曰、非君之指揮、臣等何所施功矣」四月、信長辭官爵」上杉輝虎既死、其二子爭立、北地大亂、信長使諸將畧越中丹波丹後」毛利輝元、大擧圍上月、豐臣秀吉告急、五月、信長欲自赴救、諸將止之曰、臣等先往、視地勢、而后迎大師、乃遣瀧川一益明智光秀丹羽長秀救秀吉、又命織田信忠等、繼進」六月、信長入朝、秀吉、留軍上月、自率五十騎、來謁、申軍狀曰、敵兵多糧足、不可急滅也、信長曰、然則還兵、徇播磨、視釁更進取之、於是、秀吉、退兵、攻下神吉志方諸城」是歲、高山長房、歸信長、行天主敎」七年、信長入朝、京師人、宗還、以孝聞、信長予之穀百石、終身免賦役、先是、荒木村重叛、據伊丹城、信長使人攻之、三月、率諸子、如伊丹、犒諸將、考功行賞、轉遊濃尾、行問民間之疾苦、冬、陷伊丹、獲村重族三十餘人、悉斬之、以攝津、賜池田信輝」是歲、明智光秀、定丹波、以其地、賜光秀」八年、信長取三木、豐臣秀吉、連破毛利氏軍」正親町帝、遣使諭釋光佐、降于信長」八月、信長入朝、佐久

間信盛、攻光佐、凡五歲、無功、信長遣書責之、信盛、不知所答、創髮、遁于高野」嘗信盛、譖殺水野信元、信長、憐其冤、至是、召信元弟忠重、復其邑」信長逐林通勝、伊賀範俊、以二人嘗謀叛逆也」荒木村重、遁藏、投匿高野山、信長捕山僧、詰之、枝梧弗屈、信長悉誅之」九年、信長率諸子、入朝、大閱馬、天子臨觀焉」上杉景勝掠北邊、討走之」是歲、定越中丹後、因幡等國、裂地、賜諸將、信長子信雄、定伊賀、劃其一郡、賜第二弟上野介信包、其餘、盡賜信雄、信長之封、且二十餘州、東國豪族、北條氏以下、皆遣使來獻土物、多請內屬矣、信長季子、勝長、出質于武田晴信、晴信既死、其子勝賴、歸勝長、而乞和、木曾義昌、納款請伐勝賴曰、君若有事于甲斐、義昌爲先導、信長召其質子」十年、春、義昌納之、信長令織田信忠、率五萬騎、自木曾、金森長近、率三千騎、自飛驒、德川公、率三萬騎、自駿河、北條氏政、率三萬騎、自相模、並攻甲斐、信長、將步騎七萬、自伊奈口、入焉、松尾城主、小笠原信嶺、降、飯田小山諸城、望風解潰、義昌、破勝賴之軍、獻捷、信忠、進取甲斐、信長、獲勝賴之首、而使人梟京師曰、乃父、以不入京師、而爲遺憾、故今乃紹其命、信長、次于諏訪、布令於甲斐信濃駿河、上野諸州、收其遺臣、姧邪者、數其罪條、斬之、德川公以下、皆來會焉、諏訪氏

政、贈金穀、賀戰捷、信長、領勝頼之遺領、以駿河、賜德川公、裂甲斐、賜川尻鎭吉、穴山信君、自餘有差、四月、信長、巡察二府、悉除舊弊虐政、而令諸將罷歸矣、親觀富士嶽、由東海道、歸、德川公、淸道脩館、迎饗信長、信長悅、予公、以吉良粟、二萬石曰、嘗蓄之、以備東邊、而今寇始平、無復用之、聊以此、報執事之勞矣、信長、命子信孝、率兵伐南海、五月、德川公、來、信長延公於城中高雲閣、自饌之、遂命樂、此時、喪亂之久、人或不知雅樂、迄觀此、皆相謂爲盛事矣、豐臣秀吉、與毛利氏相持乞救、信長曰、我一戰滅之、遂長驅定西海而已、大徵兵、未聚、信長遊于京師、館本能寺、六月、明智光秀、作逆、二日、昧爽、來攻、喊聲內聞、信長驚起曰、反者誰矣、左右報曰、光秀也、信長切齒曰、豎子何爲乃自射殺數人、弦絕、秉槍奮鬬、侍臣森長康、小川愛平、高松賓松、矢代勝介、伴正林等、百餘人、不暇甲、肉薄進鋒出拒、皆敗死、信長、傷右肱、走入、令婦女逃去、縱火自殺、時、年四十有九、信長、法令嚴明、政無偏私、雖竊一錢者、或以處斬、若有贖刑者、咸以其金、爲脩道橋之資、以此、姦賊止熄、至雖有行旅解囊而眠者、人不敢奪焉、信長、嘗出狩、見老嫗之流涕歔欷、則問故、對曰、妾家、本有田宅、皆爲邑長所掠、而栖宿失據、故致此流離也、信長、即鞫治邑長、幷其采園、予之老嫗、信長、常尊敬明神、祭享不懈、一日、聞伊勢兩宮之頽圮、而奏繕復之、因天武之遺法、廿年一脩之禮、著爲永式矣、深惡浮屠之放誕、而焚叡山、討石山、欲屠高野、未果而沒矣、有妖僧無邊者、自稱、無父母、又無生里、巡行海內、以惑愚民、偶來安土、說法、聞者、傾都、信長曰、彼挾左道、欺詐士民、不可不糾矣、則燒鐵筯、以擬其面、無邊、自首服罪、終斬之、又有一僧、自稱得神通、愚民崇信之、信長召其僧、謂曰、汝果得神通、應自免也、手斫之、信長薨後、稱天德院、改稱摠見院、贈太政大臣從一位、有十二子、長信忠、次信雄、次信孝、皆自有傳、信孝弟秀勝、小字次丸、爲豐臣秀吉所養、封于丹波、任中納言、無嗣、國除、秀勝諸弟、皆微、多仕德川公、

續史氏曰、信長行兵、雖無部曲之法、雲奔飆馳、變態不定、而出于敵之不意、擊于敵之未備、以一朝、併殲齋藤六角朝倉淺井數氏、不令之復有噍類矣、其用人、雖無撰擧之科、簡拔俊乂、不拘門地、抽豐臣於奴僕、舉佐佐前田於行伍、取細川稻葉於降士、擢瀧川於刑餘、招九鬼於海島、柴田雖、作叛逆、猶能優容之、且予以大封、不敢吝惜焉、諸將不得報之不以義也、故陵犯矢石、暴露原野、而毫無有沮懾之色、若者欲壓其國、不可得矣、信長、旣體茲功、不

政自驕、而挾翼王室、不失臣節、撫育萬民、不違君道、以得上下之心、自非覇主、安能至此乎、一朝罹其家、不啻一信長之不幸、實天下之不幸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七

二郞一作次郞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二十九

吉川元春 子廣家

吉川元春、小字又二郞、或稱少輔次郞、號海翁、安藝人、贈正三位、毛利元就、第二子也、後于吉川興經、興經之先、出自左大臣藤原武智麻呂、武智麻呂後、十六世、爲經義、隷源賴朝、居駿河吉河、稱吉香氏、更爲吉川氏、經義玄孫經高、徙安藝、其後、十傳、至興經、世食大朝、興經昵臣大鹽氏、專權、國人怨之、而廢興經、元春其外孫也、國人、迎立爲後、則冐其姓、元春驍果敢戰、剛直有志操、年甫十二、欲從元就伐尼子氏、元就、以其幼弗聽、元春、挺刀、遂歸其使者、遂起、會軍、元就奇之、元春、聞熊谷信直名節、欲得其女、曰、彼女醜狀、亡對、吾娶之、信直、必喜、致死力、乃幣迎焉、信直、果大喜、每元春出師、必從之、勇謀冠絶一時、吉川氏、勢力始振、元春、爲治部少輔、遷駿河守、累進四位、江田隆貫、叛毛利氏、附尼子氏、元春、以部兵二千、佐元就、攻隆貫、尼子氏、帥數萬騎、救隆貫、元春、邀擊走之、弘治中、從元就、討平陶晴賢、而守石見、大內氏既泯、其遺臣益田藤包、拒命、元春、與弟小早川隆景、說元就曰、藤包、雄毅不減吉見正賴、宜誘以供我用、乃招降藤包、元春與隆景、友悌相善、而合一心力、左右元就、其爲攻伐也、兄弟、常在先鋒、所向、罔不克矣、元就、延境宇、二人之力、居多、永祿八年、熊谷信直、輔毅世子元長、擊龜井安綱、九年、元春、從元就滅尼子氏、以功、督山陰道諸軍事、十一年、元春、與隆景、將步騎數萬、徇伊豫國宇都宮豐綱於大津、長曾我部元親、援豐綱、元春、令宍戶隆家防元親、急攻大津、陷之、生擒豐綱、元春、出師六旬、伊豫悉平、元春、誅和智隆實於嚴島、先是、元春兄、毛利隆元、爲隆實所毒殺、故有此誅也、西海諸豪、多叛大友義鎮、降毛利氏、義鎮攻之、元春父子、及隆景、伐義鎮、拔三岳、十二年、圍立華城、義鎮大舉、救立華、元春等、再戰破之、元龜元年、元春、隆景、輔毛利輝元、以一萬五千兵、攻尼子勝久、欲襲擊之、乃宜音、納餽富田而還、唯恐彼之踏來、勝久將、山中幸盛、聞之來追、元春、逆擊于布辨山、大敗之、勝久、幸盛、保末次、元春攻之、列炬其面、而襲其背、勝久、幸盛、走新山、元春、連陷其側諸城、二年、毛利元就、薨、勝久乘喪、鈔掠邊邑、元春聞訃哭踊、遂告部下曰、臧喪之譬、其人已備足矣、吾則可紹父之遺志、以慰靈魂、諸子、幸努力焉急攻勝久、克之、大山

衆徒、應勝久、山中幸盛、據末石、相成犄角、元春遊師、圍末石、幸盛窮蹙乞降、元春命囚之、進兵攻新山、勝久之兵潰走、出雲伯耆平定、山名氏據但馬因幡、聞勝久之敗、恐怖而降矣、天正元年、取因幡四城、三年、取私部城、毛利輝元、伐滅三村元親也、元春之功、甲諸將、賜幸山城、五年、織田信長將豐臣秀吉、取上月、丹波但馬諸豪之使、交來、請偵識伺、元春、使兒玉春種覘之、斯際、小早川隆景、請合元春軍與俱攻上月、元春曰、阿弟幸先援予矣、兵不下七萬、加之以丹但之勢、而據愛宕山、扼信長、信長必不踰之西也、然則、秀吉孤立、何力能持上月、於是、阿弟扶輔右馬頭、巡據大阪、與予刻期、腹背入京師、納足利將軍、定覇府、千歲之一時也、隆景危弗聽、六年、春、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秀吉與荒木村重、陣于高倉山、五月、織田信長、欲自援秀吉、有故、未果、世子元長建議曰、秀吉、村重、外和、內實爭功、相乖離、若乘之者、可一舉殲除二敵也、今賴雲雨昏黑、是非天助乎、使信長來督彼之兵衆、殆不易支也、元春然之、諗隆景、隆景又危弗聽、六月、美作出雲之兵、躡東師於熊川、秀吉、自中軍遣兵二萬救急、元長與弟元氏廣家、以萬人亂流出邀、敵兵皆驕侮寡我、馬乘踊躍突來、元長令士卒跪而絆絡相結、起而齊整不援、及敵近、呼曰、跪矣、皆跪、敵不敢冒刃而入、逡巡退去、則呼曰、起矣、皆起、敵回嚮復來、來輒跪、退輒起、如斯者數四、敵兵失次序、於是、元長大呼奮戰、勝之、追北數里、村重、擁兵不救秀吉、秀吉委上月、遁去、此時、尼子勝久、屬秀吉、守上月、窘窮自殺、山中幸盛又降、元春詰其罪、誅之、先是、浮田直家、胎畔心、聞秀吉之敗、恐長來鬪、元長曰、直家苞藏逆心、甘言媚態、脩飾彌縫、太可惡也、請法之、小早川隆景、以故不許、直家請乘勝徇播磨、足利義昭、促之、元春、隆景陣于黑澤山、直家陣于八幡山、謀囚元春隆景、而託饗招二人、伏兵待之、直家弟忠家、素欵于我、密來告事、元春隆景、謂直家使曰、聞公欲刎我兄弟、以首贈織田氏、我未知有何罪、而體茲誅、公若行典刑、何不辟于罪科、用金鼓來伐乎、請退待師、乃罷、七年、元春隆景、更舉兵伐直家、取美作數城、而徇備中、直家竊間、復其二城、元春馳赴之、直家奔去、九年、豐臣秀吉、圍鳥取丸山、元春救之、至、城既陷、元春切齒曰、一洒可以慰死者、將發、或人告曰、秀吉入伯耆、元春、則留軍馬山、秀吉稱騎八萬、來軍鵠山、而下瞰馬山、馬山之地、左右山澤、後大川、川有一橋、元春、徹其橋、摧毀舟楫、自絕走路、衆無不寒心、三澤爲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兵倍蓰于我、且以新勝之精銳、據高臨卑、我不料勞力、與

四萬或作八萬

之抗持、敗形既兆矣、乃欲借入諫之、至則、元春釋甲、而談笑自若、召二人曰、天大雪、非酒不堪也、遂命杯杓、竭醉酣唾、二人、服其氣膽、而無言徒退矣、吉川元長吉川廣家、以元春之命、巡視諸隊、繫韁結砦、以自守焉、秀吉、觀我居死地不挑、而不肯攻焉、輒師、納食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出萬餘兵、衛食、元長廣家、以二千人衝之、秀吉、收兵而退、元長請踵、元春不可、十年、二月、元春攻大碕杉原元盛、先登、元春、陷拔其側諸寨、鼓行攻鳥取、四月、秀吉以兵八萬、圍高松、小早川隆景、乞援、諸將謂元春曰、上月之役、君援中務、馬山之役、中務不來援、君復援之耶、今爲取垂陷矣、爲後己事、而先他人事、元春曰、隆景不援馬山、必有以也、今傍觀其難、不拯、夫如宗家何、諸子、無意則止矣、吾義不可不赴、單身奮起、諸將皆謝請從、使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元春、南會隆景之軍、兵凡四萬、屯庚山、五月、加茂城將叛、納秀吉兵、吉川元長、吉川廣家、以萬人擊之、多獲首級、秀吉罷退、元春聞織田信長大舉援秀吉、而欲邀擊焉、隆景曰、阿兄何自輕、做一隊將爲、元春曰、先考以一夜、泯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此無他、弱敵緩之可也、勍敵、不可不急也、我自北道、子自南道、以夜夾擊之、克猶反掌、浮田氏等、可不戰而逃矣、隆景然之、時軍中流言、三澤爲虎、通秀吉、六月、吉川元長、詣爲虎之營、直入其帳中、謂曰、聞公送欵秀吉、果然則、刎子、以贈秀吉、爲虎驚怖曰、爲虎豈敢叛矣、此蓋敵之反間也、乃納誓書、終約睽秀吉、既而、元春與秀吉、講和、秀吉退、元長望之曰、彼遽退也、必有內變、俄頃、諜者來告曰、織田信長、爲其下所弒、故秀吉自解去矣、元長曰、雖和、吾不與盟、請追擊之、元春、隆景、並謂、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元長乃止、七月、隱岐經淸、害其叔父、而文致其罪、元春、不信、質確其事、果經淸謀叛、叔父不肯、因殺之也、衆服元春之明察、八月、山田重直、紿殺南條元續精兵數百、元春、故蜚語於伯耆曰、秀吉戰沒、重直不日、掩擊元續、元續惶駭、不知所出、奔國、與其子小鴨元淸、奔于京師、秀吉笑曰、元春徒脅汝耳、汝之怯、元春之智、偕海內無偶也、因請復其地、元春許之、秀吉威權日隆、衆推秀吉、爲盟主、元春、愧爲之屈膝、而告老、讓國於世子元長、十三年、四月、秀吉征南海、令元長與小早川隆景入伊豫、元長、亦愧爲秀吉所驅使、辭疾道還、吉川廣家、代之、七月、定伊豫、十月、元長、如大阪、秀吉、大怡、厚遇之、十四年、秀吉、謀伐西海、命元春先鋒曰、事平、予筑前、元春弗肯、毛利輝元、謂元春曰、阿叔、起與不起之際、關係國之安危、强爲我一起矣、元春、不得已、發師、攻拔小倉、

香春一作賀春

且至松山、疽發背、有間癒、黑田孝高饗之、供松魚、病復發、元春自知不可起、召子元長廣家、遺命以社稷之事、晉不及私、戒毛利輝元曰、元春與隆景、翼載足下、幸得亡大敗、元春命在旦夕、隆景齡始高矣、願壽死、足下愼保封土、勿欲取人地、反取于人、十一月十五日、元春卒、享年五十七、元春大小七十六戰、全勝六十四、其餘則交綏、未嘗敗焉、有三子、長元長、立襲治部少輔、次元氏、嗣于仁保氏、更稱繁澤氏、爲宮内少輔、次廣家、元長使廣家奉喪而歸、自從軍、有功、十五年、西海平、元長道罹病、六月卒、元長膂力有父風、常爲秀吉所畏忌、意悟之、欲退、事見于歌詞、無子、遺言立弟廣家、

廣家、初名經信、或名經言、小字又二郎、更稱藏人、姿貌端麗、少小不凡、年甫十五、從父攻私部、挺進衝突、其傅小阪氏止之曰、單身接槍、非將校之爲也、公子盍自重焉、廣家曰、如父兄固應然、子庶族、何將校之有、先登拔城、天正、十一年、廣家出質于京師、西海之役、廣家與兄元長襲香春嶽、拔之、黑田孝高善廣家、爲言豐臣秀吉、承元長之封、廣家以秀吉之命、討肥後豐前之盜、平之、十六年、廣家除四位、任侍從、兼民部大輔、秀吉授豐臣氏、秀吉務浮田秀家女妻廣家、乃識曰、我嘗約舉筑前附元春、未行、元春先死、今欲以一州

屬廣家、石田三成、大谷吉隆、沮之曰、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久留米秀包等、以同類、據有巨藩、脣齒相固、加之舉一州、屬廣家、恐非國家之利、不如使輝元分其封與廣家、此名德于廣家、實殺輝元之勢也、秀吉然之、十七年、命輝元裂出雲伯耆數郡、與廣家、於是廣家治于富田、十八年、秀吉伐小田原、廣家留守岡崎、文祿初、朝鮮役起、廣家從軍踰海、慶長二年、冬、明人圍加藤清正於蔚山、三年春、廣家與毛利秀元、小早川秀秋救之、廣家熟視虜軍曰、彼雖多不整、必走、亡幾、果走、廣家以千騎躡之、虜將吳惟忠、茅國器、反鬪、廣家勵衆突前、二將披靡、清正由城上望見曰、背號禾穗者、爲孰、左右曰、吉川侍從也、清正曰、真則勇矣、恨其號未著、乃遣使贈己號馬藺、廣家用之、其當敵、連戰皆克、豐臣秀吉議大賞之、俄薨、惠瓊素有隙廣家、因石田三成、沮其議、五年、三成謀亂、紿誘毛利輝元、輝元命廣家輔毛利秀元、擊德川公、廣家勸秀元、送款於公、秀元弗肯、廣家曰、三成舉事也、名爲豐臣氏、而害豐臣氏者也、故豐臣之宿臣、多歸東軍、宿臣猶然、況不宿臣者乎、秀元遲疑不決、廣家、密因黑田長政、款德川公、質福原粟屋二氏、約擊西軍爲信、九月、三成議推浮田秀家、爲元帥、以秀元爲先鋒、廣家聞怒曰、我安爲秀家所麾使者也、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各督前後軍而已、三成奚輕重其間矣、君幸爲豐臣氏、努力焉、廣家不聽、三成曰、然則君止軍于此、見我舉烽、而邀襲東軍之後、惠瓊爲三成、說秀元、秀元曰、我存、悉委廣家、宜往諮焉、惠瓊曰、君嘗曰、育于太閤、義不可背矣、奚爲斯鹵莽之辭耶、秀元曰、予決聽子命、惠瓊去、秀元使人謂廣家曰、東人之質任、都在大阪、然不敢顧者、捐私事、而重公義也、予亦欲弃福原粟屋專奉豐臣氏、何如、廣家固執不可、旣而接戰、三成舉烽、廣家不起、廣家與宍戶元續、在先隊、解甲而坐、三成之使來、促秀元、秀元辭饌未定、託食延期、西軍戰大敗、廣家詣德川公曰、廣家不可不使秀元速歸矣、然其父在大阪、以子先父者、蓋公所惡、故不敢也、公嘉廣家之功、封岩國六萬石、子孫相傳襲其封、世人、美廣家處變而決、剔是非、使宗國不殄、爲之語曰、吉川者、毛利之支封歟、毛利者、吉川之支封歟、

續史氏曰、溺色汙貨、誤其身者、古今不知其幾千萬人矣、有人或笑其人、亦以襲其失、卒以笑于人者、比肩相接、可不戒乎、元春、血氣未定也、不淫少艾、血氣既衰也、無意私營、而辭氣毅然、堅于金石、其捐弃軀命、不避鋒鏑、步步趑趄、無非公正者、其纘父之志、復兄之讎、則孝弟也、其爲子弟、排患釋難、則

友誼也、旣無色貨之累、而有孝友之德、雖古之聖賢、何以加之、書云、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云、惟孝、友于兄弟、謂之歟、元長、毗暢戎畧、驍果徇國、不墜家風、詩云、永錫爾類、謂之歟、廣家、荷父兄之成業、斷然決策、持扶宗國之危顚、亦自保茅土、垂于後裔、詩云、永錫祚胤、謂之歟、

續史氏又曰、元就之素志、在使輝元元春隆景鼎足相持、長無煙滅、故三分其國、予之、事在其遺囑、予熟考元春隆景之蹤跡、非元春封于山陰、隆景封于西海者、奚爲與彼囑旨相反矣乎、元春兄弟、非面從背改者、斯際蓋應有元春兄弟辭封土之說、否則有輝元不干之說、凡戰國之世、事多曖昧、後世無由訂補矣、徒亡者闕之、存者述之、其義、予竊取之耳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三終

十三世或作八世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四

尾張　一色重澂　著

列傳三十

小早川隆景 義子秀秋

小早川隆景、小字德壽、更稱又四郎、號泰雲、安藝人、贈正三位毛利元就第三子也、姿儀秀朗、深沉有謀慮、大內義隆器重之、授偏諱、天文中、爲小早川正平所養、冒其姓、正平之先、爲土肥實平、實平、食安藝豐田、三傳嗣絕、參河守源範賴子景平、續其後、始稱小早川氏、景平十三世孫、則正平也、正平子繁平、幼失明、不能立、故讓家於隆景、以女妻之、隆景、爲中務少輔、遷左衞門佐、陶晴賢弑其君、篡立、彌有山陽山陰八州、毛利元就謀討之、衆寡難抗、或沮其議、隆景首唱曰、晴賢傾誣排陷、前後無算、終肆逆篡國、衆心不一也、師多何能爲、雖然、浪舉之、私鬪也、不如請朝廷奉詔、以伐晴賢、師有名、破之也、必矣、元就然之、當此時、晴賢掠嚴島、島中有塔岡城、屬元就、晴賢四面攻之、不降、令擯夫鑿地而泄井水、城將告急、元就自將救之、命隆景先報焉、隆景陽爲漁人、而間行戰艦之間、以達城、無幾、元就至、內外戮力、而斬晴賢、隆景、

進徇玖珂郡、鼓行至上關、杉重輔應之、攻殺陶長房、遠近望風歸款、永祿中、大友義鎮、攻門司、隆景率兵船五百、屬元就、以禦義鎮、屯營、挫之、又從元就、滅尼子氏、以功、督山陽道諸軍事、隆景與吉川元春、攻伊豫、六旬定之、又與元春、徇西海、破大友義鎮之軍、元龜初、又與元春、伐尼子氏餘黨、聞元就疾篤、即日還見、元就遺言、立孫輝元、命隆景輔之、以筑前筑後豐前三州屬隆景、而元就薨、天正二年、隆景奉輝元、討三村元親、克之、賜手城、五年、織田信長將豐臣秀吉、侵山陽、尼子勝久、爲其先鋒、取上月城、城本屬浮田直家、直家、欲復之、力不足、遣人請援、隆景許諾、欲以吉川元春之師、而赴焉、謂元春、時、元春謀畧識伺曰、京師定者、上月不攻自陷、然則荒木村重別所長治、爲我逐秀吉矣、汝盍先援吾師、隆景曰、不然、夫京師之克、不可必焉、村重等反覆、亦未可知焉、子儻從阿兄東畧、無乃兄徒乘其虛乎、先屠上月、然後東、未爲晚也、元春然之、六年、隆景合元春之兵、攻上月、浮田直家、有貳心、稱病、不自來、而出兵會師、豐臣秀吉等、屯高倉山、杉原氏、將襲秀吉、秀吉、恐將運夜、不能交睫、織田信長、謀援秀吉、遣其子信忠先發、而宣言、自續之、吉川元長、欲襲取高倉山、隆景曰、由北道者、地勢梗礙、不可進矣、由南道者、直家心

情難測、並危道也、不若固壁、以逸待勞、假令信長舉國來、兵不過二十萬、而彼東有武田氏、南有雜賀黨、西有一向僧、北有上杉氏、皆勢威相軋者、不可不備矣、今秀吉等兵、見在茲者、十萬也、信長自來、裁二三萬耳、我以七萬、防守、何敢憚之爲、況我主、而彼客乎、且千里運餽者、士卒難飽、不讀何爲矣、終不用元長之議、頃之、信長未至、秀吉戰敗而退、浮田直家聞秀吉之敗、稱疾癒、來謁、元長請誅之、杉原盛重、亦請、隆景曰、直家叛形未著、自我啓釁、彼爲無言止矣、部下挾其嗣子起、則殄一直家、復生一直家也、不誅直家、七年、隆景與元春、徇美作備中、十年、豐臣秀吉、攻高松城、隆景救之、行平、既而聞織田信長死、毛利輝元、召諸將議襲秀吉、諸將、或謂事變之際、人情沮廢、擁擊之、大捷、隆景曰、和講既業成矣、背之不義、又利其禍難、乘之、不武、子何彼釁、部伍整肅、無異平日、假令襲之、勝雖必、而爲彼所銜、必深矣、且信長諸子弟、無有嗣材者、其諸臣武畧、莫出秀吉之右者、替信長、定中原者、非秀吉而孰矣、今遣使吊其喪、假兵、以平其讎者、彼得志之日、必不敢加害我、然則可以高枕而保社稷也、輝元然之、如其言、十三年、秀吉討南海、隆景將一軍、出伊豫、隆景在陣、晝寢夜興、以備不虞、而膳常無兼味、唯食麥耳、太得人心、每戰

香春一作賀春

大捷、南海定平、隆景以功、封于伊豫、隆景、如大阪、秀吉、令諸將郊迎焉、延入、大饗之、從容謂曰、獨使毛利氏背盟、子焉保首領、爲我有今日者、實不賴足下之恩耶、因與之計伐島津氏、十四年、發師、隆景從之、取小倉、門津、障子岳、香春也、隆景之力、居多、十五年、島津氏平、隆景從封筑前、隆景就封、除苛政、務以慈仁、爲治、而建學舍、聚儒生、崇文敎、祀先聖、士人相語曰、我曹、少長干戈之際、陷塗炭也、尙矣、不圖、今日遭斯美化、十六年、隆景朝于京師、拜四位侍從、豐臣秀吉、與己姓、隆景城名島、居之、十八年、城三原、徙居焉、秀吉討北條氏、隆景留守清洲、北條氏久不平、秀吉召隆景、問方畧、對曰、先人攻尼子氏也、設長圍、以祝持久之勢、而放反間、令其君臣相猜疑、今復之、何如、秀吉、抃喜、行之、果得克矣、文祿元年、隆景補參議、朝鮮之役、隆景帥師、渡海、每有變故、隆景備報之、隆景華押、點畫甚密、福島正則謂曰、公華押、如茲、臨死作遺書、不可遽辨矣、奚爲不姑疏之、隆景哂曰、丈夫生于戰國、暴尸原野而後止矣、後事不足念也、正則色然愧退、二年、官軍失利、諸將皆弃郡壁、聚于國都、獨隆景、守開城、不解去、曰、隆景受命出征、固不期生還、儻令敗死、奚損國家、徙亡一老禽而已、試與明人、一戰、可使虜邪知日本有小早川參議也、元

帥浮田秀家、勸隆景解還、使者三反、隆景不得已、與毛利元康、久留米秀包、立華宗茂、合兵二萬、同退、未至國都、三十里而止、虜將李如松、兵可十萬、來追、隆景分兵爲六隊、逆擊之、前隊失利、隆景、大呼厲衆、自執槍、先士卒、而衆皆踴躍、莫不一當百、元康、秀包、宗茂、由左右、夾擊之、我刃長而利、虜刃短而鈍、且易怯巽科、以大破虜軍、如松走墜馬、我校將井上氏追及、殆獲、虜將李有聲、來救、井上氏斬之、如松乘間、僅以身免、我兵躡擊、至臨津、獲虜萬餘口、其餘擠濱入水、溺死者、不可枚舉、水爲之不流、我士死者、才百餘人、如松、入開城、招集散衆、其親近多不至、乃知其敗死、而痛哭不輟、卒退軍、次于東坡、虜勢大沮、乞和、實本此戰也、旣和、國都諸將、欲收兵還、而恐虜變約來躡、隆景曰、縱火城壘、而班軍矣、諸隊分番迭休、諸將更成殿耳、衆然之、虜覘我軍整列不亂、而不敢追也、豐臣秀吉、欲以義子秀秋、爲毛利輝元後、人或告隆景、隆景素自知爲秀吉所畏憚、不是受其封土、居恒欲退致之、及聞其語曰、秀秋庸劣、養之者、必當其禍、寧子養之覆家、不可使宗家養之絕祀也、三年、秀吉諭隆景曰、毛利參議、未有嗣子、將如之何、對曰、內議既養穗井田氏子、未以聞而已、秀吉憮然、隆景、乃請得秀秋爲己後、秀吉喜許、於是、隆景讓國、

一說文祿四年任官

六十二歲作六十三又作六十五又作六十六

四年、老于三原、隆景老後、諷詠自遣、不復關塵務、嘗嗜茶、時人有同嗜者、數往來、遞爲賓主、人或供奇器異物、而相衒矣、或以賤買貴鬻、而相矜矣、隆景不悅曰、凡茶之用也、啜之爲主、以器具爲主、我不知焉、且求珍怪、糜財貨、亡家之階也、視利賣買、販人之爲也、終絕不復爲茶事、慶長二年、拜權中納言、從三位、六月十二日、薨、享年、六十二、稱黃梅院、隆景、平常舉事愼密、不苟且、無隙口可間者、豐臣秀吉、患毛利氏久據鉅封、隆景兄弟、翼佐之、得衆心、而欲移封西海、一日、從容諳隆景、隆景辭曰、輝元幸受祖資、而有封土、殿下不加創戮、惠莫大焉、縱令、以寵命庇輝元、恐不能堪命、然則、茂殿下之恩遇、且先人所經營、不忍一旦弃去之也、秀吉乃止、秀吉遇隆景、與輝元同等、隆景、自謙辟之、其於輝元、不廢君臣之禮矣、秀吉嘗目隆景曰、皇國之巨擘也、又曰、隆景、智勇、勝于小松內府也、遠矣、德川公謂隆景、爲曠世良將、隆景臨終、戒輝元曰、豐臣氏、取衆亡法、而不久、天下大亂矣、君愼保土壤、勿計進取、君才守父祖之遺業者足矣、莅中原、主覇盟者、不足矣、若不量力而動、必自禍也、輝元不能用其言、關原之役、爲石田三成所詿誤、果削其國、隆景明敏覘微、大概此類也、義子秀秋、

左或作右

松野一作松尾

秀秋少時、稱辰之助、世人、呼爲金吾、秀秋入官、拜左衛門督、衛門之職、類漢執金吾、故云爾、父爲中納言木下家定、家定妹、爲豐臣秀吉夫人、是以、秀秋、出入秀吉之帷幄、威勢蓋世、諸侯伯見秀秋、儀如君臣、初、秀秋、養于秀吉、轉嗣小早川氏後、慶長二年、春、秀秋將中軍、征朝鮮、六月、累遷權中納言、三年、攻蔚山、自斬十三騎、麾下所獲首虜一萬三千餘、既歸、石田三成、譖秀秋曰、金吾之功、多則多矣、非元帥之爲也、秀吉然之、詈辱秀秋、秀秋忿恚曰、斬秀秋首、以謝天下矣、如斯者再三、秀吉作色、立入內、三成、使人引秀秋就舍、秀秋不肯、按劍而起、德川公在坐、停之、伴去、秀吉、收秀秋之封、左遷越前、秀秋、答使者曰、予未知罪科、死不奉命、德川公、改其答曰、謹奉旨、則諭秀秋曰、今、太閤之令、盛行、不可覦吹、爲因高臺、有請者、復封不難也、秀秋、枝梧不服、他日、必諧秀吉、歸赦秀秋、秀吉爲公聽之、是歲、秀吉薨、其子秀賴立、五年、石田三成舉兵、以爲秀賴除德川公爲名、秀秋、欲公軍、而說兄延俊、攻三成、秀秋、使人詣伏見城將鳥居元忠、將與之同守、元忠不可、秀秋、送質於公、約爲內應、而佯黨三成、帥師、會于關原陣、松尾山、戰既酣、秀秋顧望兩軍、未發、公意疑之、放銃試之、秀秋、即下山、擊大谷吉隆、三成爲襄氣、西軍大潰矣、松野主

佐和山一作澤山

一說封備前美作五十万石又說四十九万石又作四十六万六千七百石

秀秋年二十三又作二十二

馬歎曰、如斯舉動、先公所不嘗爲也、雖克、予竊愧之、致祿而行、秀秋攻佐和山、陷之、加封備前備中美作、三州、食七十二萬石、六年薨、亡子、國除、

續史氏曰、伯夷之廉、待孔子而后得彰、屈平之潔、得賈生、而后得著、司馬遷、筆其事、逾加光、皆心有所感、深恐其人、以自比也、夫隆景於伯屈、賢之也遠矣、予於孔賈馬、不及之也、不遑矣、故隆景不待予、而顯者、既尚矣、且予非敢自比之者也、雖然、素非外之者、至其併有忠孝、該具文武、未嘗不欽仰也、至其無子殄滅、未嘗不流涕也、吁、旻天何意、蚤奪之福乎、世使隆景騁其計算、竭其勇力而垂英名千載不朽者、此未全爲天所稠也、世或有擁隆景之器、不供隆景之用、沈埋自朽者、此亦天也、無如之何焉、獨於隆景、咎天乎、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四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一

長曾我部元親

大平一作大比眞、安喜一作安藝又作安岐

高知山一作豐岡城、梅慶一作宗玄

長曾我部元親、小字彌三郎、本姓秦氏、遠祖、封于信濃長邑、因地爲氏、後移土佐、居宗部、更氏宗部、邑有香川氏、畋氏、爲宗部、於是、有長宗部、香宗部之別、宗部與曾我部、邦音相近、因稱長曾我部氏、或云、賜土佐長曾我部鄕、因氏焉、祖父宮內少輔元秀、守岡城、食三千貫邑、國司細川氏寖微、一條房家、代保爲國有七豪族、曰長曾我部、曰津野、曰吉良、曰大平、曰本山、曰安喜、曰香曾我部、皆隸房家、元秀與吉良大平本山三氏、相軋、戰沒、家亡、元秀子國親、一名元家、幼字千壽王、甫六歲、潛逃、爲房家所育、後一年、房家、指屋梁戲告國親曰、汝自此、爲飛墜者、復封國親、應聲登梁、忽自投、爲房家、奇其氣膽、而與舊領、居高知山、既而襲父職、任土佐守、國親慨然、志復讎、房家喻和、天文中、以國親女、歸本山梅慶、梅慶、號長濱、國親間匠人曰、排門扇有術乎、曰無有也、儻意于樞機、則可以排、爲國親曰、汝能之乎、曰能、於是、國親佯怒、傷

少輔或作大輔

親泰一作親貞又作親康

匠人、匠人如長濱、與築、既成、國親攻陷之、翌日、國親暴卒、元親其子也、時年十八、聞訃、猝起、向長濱、秦泉寺、謂曰、國新遘愍、士氣不振、請更舉取之、元親曰、焉可虛大人遺命矣、汝等努力、唯恨、予未閑戎事、汝幸敎訓之、秦泉寺曰、凡爲將者、勝勿縱前、敗勿縱走、元親曰、善、斯際、梅慶、以千餘騎、救長濱、元親兵廑三百、衆寡難支、而師亂潰、元親止戰、自縱殺二人、散衆斂聚、元親、大破梅慶之軍、而轉兵、向湖江、諸將曰、軍寡士疲、不可用矣、元親曰、予有所見、逕行攻之、城中無人、即陷、諸將、問元親曰、郞君何見、及之、元親曰、梅慶知長濱急、不知己急、因有此虛也、元親連陷梅慶十三寨、梅慶大窘、初元親恒爲癡騃狀態、以自晦、至是、衆刮目服其知畧、元親立、襲宮內少輔、土佐守、永祿中、徇吾川郡、擊大平本山二氏、使人謂本山梅慶曰、親賴、我之出也、公盍讓家、則許和、梅慶、如其言、大平氏、慴悸出走、其臣、片岡森氏等降、元親整師、攻滅大平氏、本山親賴、謀叛、元親、攻下之、削其封數年間、大辟土宇、威儀大熾、四方望風、降服相接、元親、攻吉良駿河、駿河乞和、請元親弟親貞、爲嗣、元親轉師、攻香曾我部、曩好、亦請弟親泰、爲嗣、以己女、配之、野中、姬倉、小野、諸族、納質降附、元親、攻安喜氏、安喜氏、潰走、三好氏、爲置戍、元親、令士女相戲謳歌

舞踏、戍者出視、元親、襲取戍城、元親、攻津野勝與、勝與、力窮乞和、養元親叔子親忠、土佐盡定、唯幡多一郡、屬一條氏、伊豫人宇都宮、河野、二氏、爭疆、相嬰、元親援宇都宮、元龜中、一條兼定、失政、土居宗三、諫之、兼定、斬宗三、宗三子、有舊元親、相謀、逐兼定、天正中、兼定、委邦出走、元親併其土、以女、妻兼定子、招誘其民、既而、兼定歸入土佐、元親、謂入江左近曰、兼定、肆行虐民、汝能爲民除其虐、則厚報之、左近、陽降兼定、兼定喜、談晤移時、夜深就寢、左近、潛入臥內、刺兼定、擁首歸來、元親、欲褒之、老臣不可、元親、通好於織田信長、信長懌、以偏諱、予嫡子、稱信親、遂遣使通德川、武田、浮田氏、阿波亂、元親、援一宮成助、伐阿波、厚施樹恩、以攬衆心、次年、徇阿波、成助密結三好氏、窺元親、或人告之、元親、逐成助、令香曾我部親泰守一宮、次年、元親、又徇阿波、取海部等數城、十年、元親、大舉、擊阿波、圍勝瑞、召諸將、問方畧、或曰、三好氏、有姻羽柴秀吉、秀吉必援之、不可不備焉、或曰、據中富川、要遮三好氏、元親皆善之、令親泰爲先鋒、信親次之、元親、在後軍、親泰、敗、信親代進、元親繼之、斬首千許、阿波諸城、望風而降、會大水猝至、元親乃還、更舉兵二萬、入讃岐、拔藤目、財田二城、進攻香川、使人諭降其城將香川信景、信景、無子、請元親仲子、

爲嗣、觀音寺、右田、砥川、羽床、長尾、北條、香西、障壁、悉降、讃岐平、唯虎丸一城、未服、衆請屠之、元親不聽曰、難急取也、轉兵、徇伊豫、新居宇摩二郡、納質而降、元親乘勝、鼓行、攻宇和喜多、土人負嶮、踰歲抗禦、元親縱火、焚掠、春夏、薙麥拔禾、有殘者、至賣稚取之、國大饑、元親曰、北川氏、豪猾、據三瀧、曼衍數城、如屠其巢穴者、餘衆自解散矣、勵衆、攻陷三瀧、進取甲森、於是、猿瀧宗川、資香等、守將委城遁亡、高森城中、有欸者、城將到之、元親傳堞、堞上擲其首、元親還、更攻、下多田、山田、熊崎三城、而聲言圍深田、深田乞降、御庄氏、彌保五城、不屈、元親、支絕糧道、放火、迫攻、連拔五城、西園寺氏、懼、通好、南海畧定、元親、城于浦戶、自鎮之、令嫡子信親居高知、十二年、德川公、與豐臣秀吉、舉兵相攻、元親、將援公、使使謂曰、聞、君、近有事、予竊慕其義、舉、敢以敝賦、出大阪、屠之、東下、會大師、君當秀吉之前、予薄秀吉之背、必得大捷矣、比使至、公與秀吉、和解、公歎曰、惜乎、使斯使在旬前者、令天下無患矣、今既業、講和、悔無及也、使者反命、元親乃慍、秀吉、忌憚元親之勢力、欲削伊豫讃岐二州、令人來諭、元親曰、累歲所經營、心太愛之、幸假恕焉、雖然、大旨難徒、伊豫唯命、秀吉不聽、十三年、秀吉之將、來攻、元親連戰失利、送任子、請和、秀吉、責其不蚤

一說盛親信親之子

幽夢一作昉夢

服、剏伊豫讃岐阿波三州、十四年、元親及嫡子信親、以秀吉命、西討島津氏、相持利光仙石秀久、涉戸次川、元親曰、宜測深淺然後渡水、秀久弗聽、元親父子、弱渡水深、士卒多溺死、元親父子、達岸、未整軍列、敵兵要之、信親戰沒、明年、元親從秀吉、再討、以功、加封大隅、而耻前敗、固辭不受、十六年、秀吉授豐臣氏、推薦爲四位侍從、十八年、秀吉東征北條氏、元親與加藤嘉明督水軍從秀吉、元親戰艦極大、用櫓夫二百人、敵衆迎懾褫氣、秀吉賞元親、文祿元年、元親等征朝鮮、攻唐島、脇阪安治戰失利、元親救之、燔虜舸、二年、攻晉州、虜將朴好仁救晉州、部將吉田政重、生獲之、元親愛其才遇以賓禮、元親俘八十餘口、卒以凱還、與宅地居之、慶長中、再征朝鮮、攻南原全川、四年、五月、元親卒、季子盛親立、盛親母有姿色、專寵、以故盛親爲嗣、衆不順之、吉良親實苦諫、元親弗聽、命親實自裁、親實大息曰、盛親庸劣、人心不服、且亂嫡庶之親、秦氏泯喪不遠矣、言畢、自刎、親實、親貞之子也、好文、與波川玄蕃信西堂忍性、親晉、二人亦諫、被殺、盛親稱右衞門太郞、號幽夢、襲宮內少輔、土佐守、關原之役、黨石田三成、失封、大阪之役、板倉勝重召盛親謂曰、子爲子、請復舊封、假令大阪辟子、勿應焉、盛親諾退、不歸家、直之大阪、屬豐臣氏、元和元年、五月六日、出八尾、力戰、七日、又戰、見縛、尋殺、祀絕、

續史氏曰、元親以烏合之衆、併呑南海、蓋有鷙勇過人者也、晩途委事牝雞、以覆其巢、無有遺類、易云、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謂善其始、離保其終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五終

季喜一作秀喜或作秀吉

多信晚更名將監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三十二

龍造寺隆信

龍造寺隆信、本姓藤原、小字長法師、肥前人、出自鎭守府將軍秀鄕、秀鄕之後季喜、從源爲朝、下鎭西、季喜子季家、從源範賴、伐平氏、補龍造寺地頭、因氏焉、季家孫季時、防禦蒙古、世世、雄長西土、曾祖、山城守家兼、與大內氏、接境土、頻年相攻、又有釁于千葉氏、屢戰爭地、家兼、生豐後守家純、家純三子、曰純家、曰周家、一名國家、曰賴純、皆戰死、隆信、周家之子也、或曰、龍造寺氏、佐佐木氏之別族也、隆信父祖、皆不長世、家純女、歸家臣鍋島清房、亦早沒、隆信幼立、母氏謂清房曰、子盍復娶、我爲子媒、清房曰、幸甚、於是、母氏自嫁清房、疑迎、母氏曰、長法師、幼孤、非得良弼、國勢削弱矣、今欲煩足下之輔翼、故屈節、至此而已、時、清房有二子、母氏、令隆信與之結爲兄弟、初、隆信之生也、有瑞祥、伯叔剛忠曰、斯兒不凡、使之歸佛、必大善矣、隆信族豪覺、爲僧、亦勸祝髮、入己門、名圓月、時七歲也、十八歲、蓄髮、大內義隆、加冠、授偏諱、爲今名、稱山城守、是歲、天文十八年也、隆信、任達不飾細節、家軌寢頽、老臣小川氏、强諫之、終側身修行、結好千葉胤連、攻城原城、少貳冬尙、委城遁走、二十年、冬尙、萃兵報擧、而誘降我將士、隆信、出奔于筑後、土豪蒲池鑑盛、藏輔隆信、傳檄召義故、二十二年、隆信自督歸國、小田政光守佐賀城、聞驍、走蓮池、隆信、攻蓮池、本吉賴景、救政光、隆信邀戰、斬賴景、政光乞降、隆信、以政光爲先鋒、擊平、神代勝利江上武種等、政光戰死、隆信整兵、攻高木鑑房、又平之、三十三年、少貳冬尙、來侵、隆信、逆擊却之、弘治中、通好毛利元就、法料畔臣、永祿元年、江上武種、懷異圖、少貳筑紫神代諸族、黨之、小田鎭光、亦與之連結、而保蓮池、以侵掠近邑、隆信率兵、圍蓮池、鎭光降、則以女妻之、鎭光、政光之子也、二年、隆信、拔晴氣城、滅少貳冬尙、乘克、攻千葉胤誠、胤誠走馬場鑑周、橫岳鎭貞等、望風降款、隆信武威、赫乎紫海、四年、與神代勝利戰、破之、六年、勝利、連設二十六寨、以畑瀨城、爲根據、自鎭之、使子長良、鎭千布城、以聚兵、圖來擊、未果、次年、疾死、隆信、乘喪、伐長良、挫之、九年、小田鎭光、憫少貳氏不祀、而請立其後、隆信、不聽、疑鎭光生事、鎭光懼、乞隆信子家信、爲嗣子、十一年、隆信、攻降大村、松浦有馬諸豪族、勢倍振焉、先是、隆信、善大友義鎭、

岑山一作今山

義鎭頗溺女謁、行多淫虐、終絶義鎭、義鎭來攻、相持岑山、挍將古飯八重二氏以故、怨隆信、義鎭將吉岡宗觀、射書其營中、邏吏得其書、致于隆信、隆信曰、蓋敵之反間耳、弃書弗顧、二氏感喜、不敢畔隆信、潛師襲義鎭將菊池鎭成、斬首千許、殺鎭成、十二年、義鎭大舉來攻、爾降江上武種、毛利元就携義鎭之虛、義鎭罷退、元龜元年、與義鎭和解、犬冢尙茂、犬冢鎭直、在蒲田江、勢不相下、謂之兩犬冢、隆信以女妻尙茂、尙茂殺鎭直、天正初、隆信攻獅子城、下之、略地至鎭城、草野鎭永、弃城遁走、壹岐人日高、五島諸族、迎兵乞平、隆信攻須古城、城將平井經治、一戰敗滅、四年、隆信遷居須古、使世子政家鎭佐賀、弟信房鎭恒屬、隆信吞噬敵徒、以廣境宇、彌漫肥前筑後之間、識略筑前筑前人、相率歸降、大友義鎭部將多來屬、蒲池鎭漣有異義、直乞和結婚、隆信旋負功闕、而輕蔑降將、猜忌耆宿、屢殺將士、麾下兇兇不靖矣、或告曰、鎭漣圖不軌、即誅之、義直子義純、畔附島津氏、以其兵來畧、隆信戰少利、島津氏戍義純國、十二年、隆信帥兵五萬餘、攻義純、失利、爲所殺、稱法雲院、有五子、長政家立、次隆平、從隆信戰死、次家種、襲于江上武種、任下總守、次家晴、爲柳川城主、次家信、養于小田政光、嗣爲後藤貴明之嗣、政家初名鎭賢、

高家一作高房、一作隆房　高明一作季明

任民部大輔、鍋島直茂、爲相、島津氏屢來剽畧、十四年、乞救豐臣秀吉、十五年、秀吉征島津氏、政家爲先鋒、克之、復舊領、爲四位侍從、長男、次男並夭折、季子、駿河守高家、少爲鍋島直茂所育、政家高家相嗣早喪、高家子高明、有罪、流于會津、龍造寺氏亡、

續史氏曰、龍造寺家、札瘥不於前後、於革命之際、以壓社稷、孟子所謂、繼世有天下、天之所廢、其有國者、亦天之所廢歟、

秋月種實

秋月種實、小字黑帽子、筑前人、漢主劉宏之後也、宏孫、辟亂歸化、居播磨明石、以明石宜秋月、故稱秋月氏、居大藏、以大藏爲姓、種實父、曰清種、或曰文種、一名種房、稱太郞、爲古所城將、屬大友氏、天文中、大友義鎭、撫綏失法、清種不服、義鎭將以二萬餘兵來圍、清種見兵、一千五百、開門出戰、一臣殺清種、降義鎭、種實兄晴種、亦爲所殺、種實時甫九歲、出奔于周防、居數年、潛如豐後、狙義鎭不得、永祿十年、高橋鑑種叛義鎭、種實與之合謀、舉兵、歸復毛利元就、而復城、傳檄召遺臣、而兵浸盛、會羽義鎭之兵來攻、種實逆戰不利、罷退、更起、出戰却之、翌年、義鎭又來攻、種實權請成、天正中、義鎭驕奢不度、

宗閭一作宗全、種長一作種宗

種實、絶義鎭、結連龍造寺、筑紫氏等、復舊封、種實威名、震遠近、士民、望風款附、終與義鎭、攻擊無虛歲、種實、攻立華城、爲勵行陣、或曰、時方春也、勵陣有歸相、亡幾果歸、又起戰鬪、多捷、島津義久、攻筑前筑紫氏、請救、種實出兵、義久聞、義久西土之大族也、種實不欲與之構、則和媾、豐臣秀吉伐義久、種實保大限、遣兵塞岩石、以遮秀吉、岩石失守、秀吉連敗義久、種實下髮被緇、請降、義久平、種實遷于日向、食三萬石、種實歷任長門筑前二守、晩號宗閭、病卒、子長門守種長襲封、朝鮮之役、有功、關原之役、降德川公、從伐平大阪、子孫相嗣、

續史氏曰、秋月、失卯金萬乘之資、來皆皇土、猶有萬戶之封矣、亡于彼、興于此、物莫能兩大、果信矣、

伊東祐丘

伊東祐丘、或爲祐兵、日向人、左大臣、武智麻呂之後裔也、武智麻呂、十餘世孫、爲駿河守時信、居伊豆伊東莊、因氏焉、時信後數世、爲大和守祐時、領日向地頭、世襲其領、或曰、遠祖、左衞門尉祐經、氏伊東、其子、大和守祐宗、封于日向、數傳、至祐堯、增封大隅、其後大膳大夫義祐、一名祐清、惡老臣福永氏

一說福永名也、非氏　福永一作福原　義弘一作義久

之橫恣、誅之、其子、逐義祐、義祐反討之、初、義祐祖父、爲島津氏所殺、由此、頻年相攻、義祐創發累進三位、生子左京大夫義益、義益子則祐丘也、祐丘立、任民部大輔、元龜三年、島津義弘、來掠祐丘、逆戰、挫擢其七隊、殆獲義弘、我將福永野村氏、驕勝曰、日向一人、敵薩摩千人、解冑脫甲、出游漁獵、義弘整軍反擊、祐丘狼狽潰走、福永野村、謝罪不聽、二人降于義弘、國勢衰微矣、天正中、島津氏又來侵、祐丘戰失利、委國走豐後、而得大友義鎭之援、報擊、不克、終投伊豫、居三年、如京師、從豐臣秀吉伐平明智光秀、賜河內之田、十四年、秀吉攻島津義久、祐丘從之、我臣山田匡得、以游軍陣于波越嶺、而張疑兵竹角口、敵兵顧望之、匡得遂進擣克之、翌年、秀吉自討義久、祐丘爲鄕導、師大克、義久降、祐丘以功、復舊領五萬石、居于飫肥、慶長中、徙居豐後、而從德川公、討陸奧未平、石田三成、作亂、嬴德川公、島津義弘、援三成、祐丘子祐慶、奮起曰、薩摩宿讎也、斯機可乘矣、遂破宮崎、佐土原、斬首數百級、加藤清正、黑田孝高、舉兵來援、祐慶喜、進攻佐敷、孝高按軍、而待公軍之捷、祐慶失望矣、初、伊東氏、深怨島津氏、每正、令且部士唱曰、勿忘仇讎、然後受賀、終以爲例云、祐丘累歷任大和豐後二守、累進三位、晩年、創發、世呼爲三位入道、

祐慶立、爲將迎大夫子孫襲封、

續史氏曰、國徙藏輸、不竭貲產、則不穫矣、伊東島津之戰、幾類之諸國相戲、危矣哉、雖然祖先所仇、弃此不角、似不孝、而事有不可止者也、

宗義智

宗義智、本姓平氏、中納言知盛、乘時遺子在幾保、其乳母夫惟宗氏、擁護之、遁于西海、而冒己姓、與之於是、稱宗氏、此義智之先也、世領對馬、置吏於朝鮮、與之互市、天正中、豐臣秀吉征島津氏、義智以兵會之、平薩摩、遂諭朝鮮、而納貢秀吉、秀吉悅、授義智以羽柴氏、秀吉謀征明國、命朝鮮王李昖起兵、義智與老臣柳川調信、及僧玄蘇、入告、泉聞長義智之威望、膝行匍匐、莫敢仰視、而具豐領、以極盡敬禮矣、然亦憚明國不肯起、依違答之、文祿元年、秀吉伐朝鮮、義智導小西行長、先入陷諸城、四年、賜薩摩田萬石、慶長中、加賜肥前二郡、五年、石田三成謀擊德川公、義智使柳川調信援三成、三成敗、義智謝罪、保封土、九年、朝鮮因義智、請和德川公、公允請、義智盛申公之威德、結朝鮮、朝鮮威服、稱十年、義智引朝鮮人、見于公、公賞義智以肥前之邑、公禁人入夷地爲貿易、而獨許宗氏置回易場於朝鮮、大阪前役、義智屬公

軍、元和元年卒、位官至四位侍從、資格比十萬石、子義成立、襲封土官爵、子孫相傳、

續史氏曰、無望人者、無望于人、古今通義也、苟安厥分、一枝亦足矣、宗氏居孤島、而弗他望、以長厥世、固其所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六終

高牟禮一作高眞山三成作二

內膳正成作參河守鎮種號紹運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三

立華鑑連 子宗茂

鍋島直茂

立華鑑連、初名守親、大友義鑑、授偏諱、更名、小字八幡、更稱孫二郎、筑前人、出自兵庫頭大友親泰、親泰子、左衛門尉重秀稱戶次氏、鑑連其裔也、世誅大友氏、與田原、佐伯、日田三氏、齊勢、天文四年、擊菊池氏、弘治中、攻秋月筑紫氏、累克之、永祿初、毛利元就、侵豐後、鑑連督諸軍、擊攘之、五年、鑑連削髮、時大友義鎮、失政、耆宿將校、或懷異圖、鑑連不好之、諳一浮屠曰、予欲與大友氏、終始不敢其節、幸撰予號、答曰、雪之降于道、道消不他徙、且其清潔、似君志、因號道雪、八年、大友義鎮、徇筑前、鑑連爲其先鋒、有功、十年、討龍造寺氏、十二年、攻安藝、功冠諸將、義鎮擢鑑連爲筑前守護、鑑連居其立華城、因稱立華氏、城本屬立華鑑載、鑑載之叛、聚衆謀復城、鑑連擊平之、鑑連輔義鎮、與龍造寺毛利氏、攻擊累年、不解、天正中、義鎮多肆行、秋月種實叛之、來

圍、鑑連告急義鎮、且上封書九章、以砭政病、既而救兵至、鑑連張疑兵、種實頓望之、鑑連巡擊、走種實、鑑連更舉攻種實、一日、略十五里、斬獲二百餘、以捷凱歸、義鎮與豐臣秀吉和解、謁秀吉曰、鑑連宏度、非我能所控御也、以鑑連附秀吉、十三年、鑑連與大友親盛等、攻猫尾高牟禮、九月十一日、病卒于師、享年七十有三、歷伯耆紀伊丹後守、遷左衛門大夫、智勇超人、其督兵衆、撫黎庶、恩威備至、而人樂爲之用矣、其事大友義鎮也、心力無不竭、義鎮雖暴戾其忠讜、不敢加害也、嘗義鎮有畜猴、每諸臣入見、輒偏噬之、皆苦之、鑑連持鐵扇、入打殺其猴、因諫義鎮、義鎮國中倚賴之、鑑連死後、大友氏不振、子宗茂、

宗茂、初名統虎、小字千熊、號立齋、或傳、宗茂、內膳正高橋鎮種之子也、少小穎悟、有口才、八歲、出游、遇路人諍鬭、左右狼狽怖走、遙呼宗茂曰、非兒曹可視者、宗茂徐曰、卿等弃兒卻退、亦豈非大夫之爲也、十二歲、出狩、有狂狗、反噬宗茂、宗茂劍脊擊之、狗乃長縮、鎮種聞之曰、奚爲不斬狗、宗茂對曰、小子、聞以劍斬人、未聞斬狗矣、屢從鑑連之軍、敢毅善戰、鑑連奇之、請爲嗣、天正、十四年、島津氏來侵、宗茂寡兵邀擊、却之、斬首一百級、豐臣秀吉壯之、十五

柳川一作梁川

年、秀吉平西海、賜筑前三郡、十二萬石、爲柳川城主、任左近將監、佐佐成政、作亂、宗茂伐滅之、十六年、宗茂入朝于京師、秀吉曰、前年、欲舉肥後封汝、而聞不滿子所屬之意、乃止焉、今割西濱南海、增封、唯子所擇、對曰、殿下不以宗茂不肖、既辱牧守之任、奚敢他求、萬一、賴殿下之寵靈、而假部兵三千、充將校之列、於宗茂、足矣、秀吉悅、陞任四位侍從、秀吉謂宗茂驍勇曰、天下勇將獨宗茂與本多忠勝而已、自餘雖有以勁果自許者、比二人、皆非其敵也、文祿中、宗茂與諸將征朝鮮、明人救朝鮮、宗茂與小早川隆景、伐破明將李如松、事在隆景傳、慶長二年、再入朝鮮、明軍襲釜山、宗茂挾擊之、三年、明將麻貴、攻加藤清正於蔚山、九月五日、宗茂聞急、以兵五百救清正、至元濱、遇虜五千人、乘昧霧邀擊敗之、乘勝追躡、或止之曰、彼衆我寡、勿追、宗茂曰、否、不追、知于我寡也、遂前、又敗之、既舍、命縱囚者、皆曰、彼語我寡、虜必反擊、宗茂曰、此予所欲也、夜設五伏、以俟焉、三更、虜果至、又敗之、翌日、師行、近蔚山、清正出、夾擊虜軍、虜大崩而走、五年、石田三成、作亂、以豐臣氏命、勝宗茂、老臣、小野鎭幸、建議曰、東國諸侯、皆既應大阪、加之以我兵、狙擊德川氏腹背者、可一舉滅之、立華增時、陳其非計、宗茂弗聽、黨三成、戰失利、關木下家定

棚倉一万石或作一万五千石或作二万石或作三万石

對食不詳一說十一萬九千六百石又說十萬八千石

曰、與子、退保大阪、家定、不可、宗茂抵大阪、謂毛利輝元曰、公若守城、僕願與一面、輝元、遲回不答、將士、白宗茂曰、公所以酬豐臣氏、既足矣、盍更圖之、宗茂然之、請降德川公、公諒其覜、而坐褫封、頃之、公徵宗茂、數引談論、終賜棚倉之地、大阪前後役、並從公軍、旌功、元和六年、復舊封、更拜飛驒守、寬永中、宗茂、及義子忠茂、伐天草之賊、明年、宗茂老、十九年、卒、春秋七十六、忠茂、爲左近將監、兼侍從、子孫襲封、

鍋島直茂、初名信生、小字彥法師、少貳氏別族也、祖父茂尙、始稱鍋島氏、諫龍造寺家兼、以勇力著名、一日、家兼從容問茂尙曰、乃子有伉儷乎、對曰、長子清正、既有、次子清房、未也、家兼、則以孫、妻清房、而分與田八十町、清房、任駿河守、有二子、長、豐前守信房、次則直茂也、直茂、幼時、鞠于千葉胤連、稱左衞門大夫、清房妻、早歿、更娶龍造寺隆信之母、信房、直茂、結隆信、爲兄弟、事在隆信傳、永祿元龜之際、挾翼隆信、擊千葉、大友氏、雄毅無比、攻城邑、數先登、功績、冠于三軍、直茂、與龍造寺長信、攻小田鎭光於多久城、亦先登、拔之、鎭光妻、及義子、並龍造寺氏所遺也、併奪之、凱還、小早川隆景、憚直茂驍勇、勸毛利氏、通好於龍造寺氏、遂交結直茂、情意太密、相伴朝于京師、足利義

七年一作八年

昭、深奇直茂、屢拜飛驒守、直茂之名、大著矣、龍造寺隆信、以養父郡三百町、與直茂、直茂、性忠直、好諫、隆信、意稍厭之、天正七年、隆信、使直茂出領柳川、外示崇重、其實遠之也、十年、織田信長、死、畿甸大亂、西海諸藩、幸之、自保矣、直茂曰、羽柴氏、膽力不凡、戡定中原者、必此人矣、遂使結託、時、未有鎭西通信豐臣秀吉、秀吉大悅、厚眷之、於是、西海諸侯、傚之、爭遣使款附、十二年、龍造寺隆信、大舉、攻有馬義純、直茂諫曰、島津氏、援義純、君不圖力、輕抗之、恐損大師、隆信弗聽、戰敗而歿、其子、政家立、國人、迎直茂、輔弱政家、居于佐賀、而政無大小、聽直茂、直茂、遷加賀守、請秀吉伐島津氏、十五年、從秀吉、略定西海、封于肥前、秀吉、令直茂監外國互市、文祿中、直茂、從軍、入朝鮮、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爭功相軋、直茂和解之、事在清正傳、直茂與清正、北行、直茂及相良賴定、留守咸興、攻下咸興等七城、徙鎭咸興、清正還、虜要之梁醬山、直茂、賴定、迎清正、直茂兵三千、與虜將李布得兵三萬、戰于咸興北、敗之、斬首千餘級、慶長中、再入朝鮮、直茂、與蜂須賀家政等、爲軍監、豐臣秀吉薨、其遺臣、謀害德川公、直茂先諸將、趨伏見、爲公扞護、白公曰、直茂、欲使子子孫孫給仕公家、公若不厭之、幸垂音嗣君、公喜許諾、關原之役、嫡子勝茂、黨石田三成、直茂、馳使戒之、自督兵、攻降久留米柳川諸城、向薩摩、薩摩亦降、大阪之役、會公軍、元和初、役再起、公特命直茂、守其國、以備島津氏、四年、卒、直茂、食肥前三十五萬七千石、傳之勝茂、次紀伊守元茂、次甲斐守直隆、並承別封、勝茂、自有傳、

續史氏曰、鑑連之守節、宗茂之致果、直茂之見機、一世所希也、藩屏西土、長使戎狄不敢向之飮馬矣、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七終

刑部少輔誠作刑部丞　一說昌義爲義光子　秀義爲昌義孫義盛爲秀義八世孫　與義一作貞義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列傳三十四

佐竹義重 子義宣

最上義光

佐竹義重、本姓源氏、刑部少輔、義光之苗裔也、義光孫、下野守昌義、居常陸佐竹、稱佐竹冠者、世領其地、昌義曾孫、常陸介秀義、從源賴朝、起兵、賴朝秀義之旗、並紺白、易混淆、則表畫月扇、爲號、累世因之、秀義九世孫、右馬頭義盛、無子、養上杉憲定子、以己女、配之、以爲嗣、是爲右京大夫義仁、衆不好其他族、而奉義盛從祖父、上總介與義、逐義仁、義仁、請援足利持氏、歸、伐下與義、與義、黨上杉氏憲、作亂、義仁、防戰失利、從持氏、奔于駿河、整衆還討平之、斯既阪東、有右族八人、是謂八館、佐竹氏、居其一、與義子義俊、義俊子義治、義治子義舜、義舜子義篤、義篤子義昭相嗣立、卒任五位守介、義昭、官左京大夫、天文中、壬生氏、攻宇都宮尚綱、殺之、尚綱子廣綱、來投、義昭、擁廣綱、伐平壬生氏、終辟拓邊疆、而服陸奧豪族、七十九氏、義昭生義重、義重立、襲父

官、或云、義重、義仁之後也、任常陸介、北條氏康、蠶食足利上杉之地、八館、長縮之、獨義重、抗衡不屈、氏康、起大師、來掠下野、義重、擊攘之、氏康子氏政、屢來、義重連戰、行和、氏政與武田氏、生釁、賦役頻起、衆苦厭之、稍稍背氏政、來從矣、義重、畧陸奧、赤阪城將石川政光、乞和、義重不聽曰、降則許之、政光不從、義重、攻降之、鹿子中石井、棚倉諸城、望風降款、終結婚結城義親、天正初、滑陸奧之地、九年、北條氏政、攻佐野、佐野請援、義重、擊却氏政、宇都宮、芳賀笠間壬生諸族、遍使服屬矣、義重與氏政、構兵、連年不解、十三年、二本松義隆、攻伊達輝宗、義重、有姻于輝宗、援克之、蘆名盛氏、亦有姻于輝宗、老無子、部將欲得輝宗族爲嗣、盛氏、欲得我援自固、爲養義重子義廣、更名盛重、輝宗子政宗、失望、誘下蘆名諸將士、以擊盛重、義重救盛重、戰迭有勝敗、十七年、盛重、失利來歸、義重、收馬於久慈川南、江戸重道、剽奪之、義重、不能禁止、東政義曰、姑和、而后圖之、遣人乞和、重道、驕惰廢武、義重、日夜教閱、衆極精練、政義曰、衆能用命、不啻辟湯火、一舉可以取重道矣、十八年、起師、大破重道、追尾圍水戸城、重道、窘迫自殺、義重、併其地、攻府中、拔太田城、近縣風靡來服焉、義重、老于太田、使嗣子義宣鎭水戸、叔父義昌鎭山直、命東政義、

一說二十萬五千八百石又說二十萬五千石　韋誠作韓馬忠次誠作猛虎

長倉義富、輔弼義宣、而徇鹿島香取諸城壘、慶長十七年、義重卒、稱知足院、有六子、長義宣、次盛重、繼蘆名氏、曉領江戸崎、次義堅、養于東政義、受其家、次貞隆、爲岩城氏之後、次宣家、爲多賀谷氏之後、次義繼、稱北氏、

義宣、任左京大夫、從豐臣秀吉、攻北條氏、北條氏、防禦不屈、諸將意沮、秀吉、召義宣、間方畧、對云、殿下大師退來、不可虛歸矣、義宣、雖不似、得借大師三分之二、則不出旬日、必拔城、秀吉哂曰、壯士大膽、則賜佩刀軍服、以羽柴氏、予之、封常陸、督三十一郡、義宣、納任子秀吉、秀吉怡厚待義宣、義宣管內、有三十三部、義宣謀泯之、時石田三成、有寵于秀吉、乃因三成、請之、三成、謂秀吉曰、殿下、屬義宣、以三十三部、而部長假變、弗奉教命、此蔑府朝也、縱令、殿下爲寬容、他人傚之、不可不誅矣、一則誅、一則不誅、世謂殿下偏私、不如絕禍於未萌、而悉法之、以懲將來、秀吉然之、於是、義宣、稱饗讌、召部長、盡斬之、併其衆、國疆大廣、東至海、南及下總、西暨下野、北劉陸奧、歲入八十萬石、任四位侍從、豐臣家、推義宣、比德川毛利上杉前田島津、是謂六侯、慶長五年、石田三成、結上杉景勝、舉兵、景勝先起、德川公、討景勝、義宣不會、公召之、義宣僚屬建議曰、襲公背、景勝必應之、內外擊公、公之勁果、何所施、此可以禽

矣、義宣、沈思未決、三成、起上國、公伐之、義宣、擁兵觀望兩端、公使使來告曰、子苟與我者、宜納質、對曰、僕於公、素無怨、於三成、非有怨、故不敢偏援也、若妻子、皆在大阪、無復可致者、公既平上國、義宣、恐懼請降、七年、公欲廢義宣爲庶人、義重乞哀、乃左遷義宣秋田、食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貶封龜田二萬石、將士相議曰、我國兵騎皆精、粟可以支十年、一旦舉趾、欲復封土、不可得矣、臣等以身徇社稷、義宣不聽曰、方今四海、孰不延頸仰德川公、我以褊土小醜、抗之、萬無勝理、加之、我嘗殄滅三十三部長、使其遺族乘我隙、焉得全首領矣、此不翅辱我私、而絕祖宗之祀也、遂趣還所、老臣車慮次、嫉義宣命、率衆、保水戸曰、新羅公遺地、不忍弃去矣、祖公使、勢窮自刃、十九年、德川公、攻大阪、義宣、爲其先鋒、軍于今福、進伐尊南北二柵、寬永三年、任左近衞權中將、十年、卒、無子、姪修理大夫義隆、嗣、爲四位少將子孫襲封、

最上義光、少時、稱二郎太郎、本姓源氏、出自式部大輔義國、義國九世孫兼賴、輔足利尊氏、起兵、累功、任修理大夫、補出羽按察使、居最上、因氏焉、子孫襲其職、至義光、義光、倜儻奇偉、眼睛如電、年甫十六、從父義守、浴高湯溫泉、中道賊起、薄掠太急、義光、手斬賊魁、傷二人、其黨數十人、潰散、義守奇之、賜

貿刀、義光族頼澄、爲天童城主、義光娶其妹、預聽其家政、一日、論築城、所見不同、終生隙相擊、頼澄部將延澤信景、有膂力、我兵常敗、義光妻之、解兵、天正中、小國城將細川氏、篡天童、義光攻拔小國、義光與城取家衡、構兵、時織田信長覇中原、家衡通好、譖愬義光、以求援、義光覺悟、告冤、則遣使家衡、權爲和搆、頃之、義光佯疾、家衡信之、來訪、義光伏兵、殺家衡、取其地、十二年、攻兼山城主、佐佐木茂綱、防禦不屈、義光絕汲道、茂綱委城而走、投大寶寺光安、光安驕漫、莊內、撫御無法、義光謀併之、令其臣艸苅氏、爲得罪亡命、仕光安、光安擢用任事、居三年、光安殺其將之兒、其將忿恚、艸苅說誘義光、光安未覺、義光發兵攻光安、戰于黑川、狱者、放火城中、光安狼狽卻退、義光躡之、光安自殺、城陷、茂綱出降、義光與之舊領鮭延、更稱鮭延氏、上野山滿兼、入掠、義光邀戰破之、脇降其將里部民部、殺滿兼、以其地與民部、十八年、豐臣秀吉征阪東、義光降、十九年、任四位侍從、豐臣秀次、徇陸奧、德川公佐之、義光以女納秀次、其女有殊色、大受寵眷、又使子家親仕公、以結託焉、文祿中、秀次誅死、義光連坐、公爲營得解、義光感喜、慶長初、地大動、列侯多省秀吉、爭至其邸、獨義光間公之起居、一日、公詣秀吉、訛言秀吉謀不利、義光馳告、

俱還、公好其意、上杉景勝、畔公、傳檄聚黨、義光欲殺其使者、攻景勝、鮭延茂綱曰、景勝猛將、力戰難當、可以策而取焉、則紿告與共舉事、景勝懌、遣黃金二萬、義光識卻之、木成豐前曰、不受生疑、義光然之、資其金、募兵衆、而馳檄、召南部利直、秋田實季、小野寺光道、戶澤政盛、皆爭起兵、凡二萬四千餘、義光督之、援公軍、攻景勝、當斯時、上國兵起、通謀景勝、利直封內賊起、利直聞之遁歸、不告罷還、實季亦溜遁、諸將謂曰、利直實季、自解逃去、亡乃携貳乎、請追止之、義光曰、舍之、諸子、幸不相弃、足以取克、奚假彼力之爲、景勝將直江兼續、來侵、幡屋富兵衛、絕境難救、義光危之、命其守將江口光堯、弃城免難、光堯不可曰、獨不以光堯不肖、充鎭將、爲今日也、然委城遁歸、如輿論何、防戰、兵盡自殺、伊達政宗、毋義光之姊也、政宗屬將、鮎貝氏、以故、怨政宗、來降、政宗舉兵來攻、戰鬪有年、至是、義光遣長子義康、請解憾得援、政宗許諾、義光以其衆、時兼續、會德川公平上國、捷書至、義光喜、令曰、兼續退在近、勿失之、兼續果退、義光追擊、斬首千餘級、翌日、又追前鋒失利、一將請退、義光叱之、奮進攻莊內、更以德川公旨、取酒勾、第三子、義成、戰有功、義光盡定莊內、以功封莊內仙北、食五十二萬石、拜左兵衛督、無幾爲左中將、兼出羽守、

二萬、或作二百

仙北一作山北

五十二萬、或作五十一萬

一說義俊義康之子也

授從四位上、義光駘高、未告老、嗣子義康、任修理大夫、陞四位侍從、國勢兩裂、嬖臣爭權、或謂義康曰、主君春秋既高、無意菟裘、而更立嫡庶子、冝爲之備、義康患之、一日、義康誤脫刀室、傷其股、或譖之義光曰、世子怨望、不得意、自刃、侍臣諫止、義光怒、放義康於高野、伏兵殺之、迎第二子家親、爲嗣、家親、初名義親、受德川公偏諱、更名、任駿河守、十九年、義光卒、遺言誅里見父子義康者也、家親既立、出獵、過楯岡氏、飲酒暴卒、或白幕府曰、楯岡者爲義康、眷弟義親、鞫問無實、白者得罪、子義俊嗣立、年幼、國亂、遷封近江、食萬石、其餘皆削、其子義智、又削其半封、

續史氏曰、邊地僻陬、王化所不沾染、人或專橫、不拘名教、務自封殖、驕而失之、記云、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卽謂佐竹最上歟、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五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五

長野業政

別所長治

長野業政、本姓在原氏、中將業平之遠孫也、父爲伊豫守信業、業政立、任信濃守、以箕輪城將、屬上杉憲政、爲人剛毅、尙名節、屢從軍、旌武功、憲政失政、業政諫之、語在上杉氏傳、永祿四年、武田晴信濫陵邊邑、及箕輪、憲政弗救、業政勵衆拒守、日久而罹疾、語子業盛曰、死後、勿以享祭、汝紹予志、勿墜家聲、言終而沒、業盛、稱右近進、氣質有父風、秘喪不發、歷歲、事洩露矣、此際憲政勢衰、將士多散、獨業盛奉憲政、忠誠無不至矣、六年、武田晴信來圍、老臣藤井友忠、戰死之、城中乏水、士卒竊出汲、晴信絕汲道、業盛盤中聚米、延馬入盤、以爲浴灌之狀、體晴信退見爲貸水、則謂、絕汲道、何益矣、遂放火、焰勢四匝、晴信麾衆、抱外郭、業盛奮鬭、手自斬二十八人、身被創、退入子城、拜父壟牌、而自刃、時年十八、下田昌勝、寺澤範安等殉死、業盛善文藻、臨死詠歌、辭旨忼慨、世傳其文、妻有殊色、晴信一見忻之、欲取之、令人重幣說喩焉、妻固執不聽、晴信怒、害之、有一男、生纔二歲、藤井忠安、靑柳忠勝、擁之、奔于吾妻、不知其所終、

別所長治、幼時、稱小三郞、又稱孫三郞、赤松氏之別族也、世督播磨八郡、治于三木、大藏大輔安治之長子也、永祿中、足利義昭、討三好之族、長治使弟重棟援義昭、重棟奮戰、斬首如干、義昭多之、重棟與叔父吉親、名闕不相下、又相疾忌、邦內不靖、天正中、織田信長欲攻毛利氏、使人來請援曰、事成、舉播磨而封公、離四外留邑、皆以屬之、長治許諾、既而信長將豐臣秀吉至、秀吉、梟名未顯、而衆失望、長治弟治定謂長治曰、以阿兄勇哲、爲彼所驅使、亡乃損聲稱乎、不如絕彼、而無汙門閥、重棟諫長治、弗聽、則絕秀吉、以結毛利氏、近旁諸樂、皆爲我應援、獨重棟降秀吉、長治部署諸將、守志方、神吉、高砂等、要害、秀吉攻三木、踰歲不能拔焉、退築長圍矣、長治遣諜荒木村重、間道潛出、而城淡河丹生、引以爲援、襲秀吉、少利、秀吉連陷志方、神吉、丹生、淡河守將、淡河定範、布蒺藜、自備、秀吉將來攻、定範放牝馬數十、敵入營、螺鼓隨之、營中大亂、人馬蹴籍、定範大克而還曰、秀吉慓悍、必應大舉來報、小城難

支也、悉兵入三木、秀吉果來、城既空、遂攻三木、塞糧道、長治告急於毛利氏、毛利氏弗肯來救、長治嬰城防戰、而食竭、啖馬、馬亦竭、淡河定範等、將校多闕死、長治贈書秀吉曰、我闔門皆死、士卒得宥、即致城矣、秀吉許之、於是長治刺妻子、自刃、一門盡死、宿臣十八人殉之、唯吉親出遁、衆惡之、追殺、長治有詞才、臨終作歌、妻畠山氏及弟友行和音、世垂其辭、長治年二十三、友行二十一、秀吉致首於信長、收其尸、葬之、爲建一字、名別所寺、以奬其壯烈云、

續史氏曰、文而無武則弱矣、武而無文則亂矣、兼斯二者、世有幾人、長野別所、不弱不亂、守節徇國、非苟活竊祿者、有此夫則有此婦、易云、同氣相求、論語云、德不孤、二氏有焉、

荒木村重

中川淸秀

荒木村重、小字彌助、攝津人、父爲信濃守義村、村重襲父官、遷攝津守、爲足利義昭之將、減屬池田勝政、攻取茨木城、居之、結三好氏、陷尼崎城、天正初、義昭失政、村重、行降織田信長、村重素以膽略聞、信長意其佯降、時有獻饅頭者、信長抽刀刺之、予村重、以覘其舉動、村重神色弗變、口受之、信長笑曰、好男子、攝津十三郡、任汝力取之、遂命攻芥川、村重巡進拔之、池田勝政委城遁走、勝政之兵、不敢從信長、村重攻平之、次年、取伊丹城、更名岡城、徙居焉、使子村次守尼崎、從弟元清守華隈、自餘茨木、多田、高槻、能勢、諸鎭、皆置守將、威名大著矣、三年、一向僧徒、築大和田、而掠傍邊神崎、村重奮起、戰于十三渡、大敗之、奪大和田天滿二寨、四年、信長收大阪、村重以戰艦數百艘、會之、六年、村重部士、有糶于大阪者、或譖村重曰、私于釋光佐、信長不信曰、我拔擢村重、爲攝津守護、彼無故叛者乎、事必出謬傳、而召明智光秀等三人、諮之、光秀嫉村重以新附在己右、幽證其叛、信長使人館村重、村重恟懼、欲自如安土申冤狀、家臣危之、諫村重、村重不聽、而發、光秀飛書止之中路曰、君公方怒、厲色待足下、足下來、必不免、村重曰、徒死無益、則還、而大修繕城壘、信長來攻、豐臣秀吉謂信長曰、村重之畔、非素志、必有激成之者、秀吉請往、諭歸順、乃單身不甲、來說村重、村重謝曰、織田公、既聽饞焉、能容予乎、秀吉出、左右請殺之、村重不可曰、彼輕身以爲其君、殺之不義、遂厚禮送之、信長、焚郛而入、村重拒卻之、敵或把槍蹈堞、無後繼者、我兵聚擊之、其人投槍曰、我家貧、母老、弗能支其凍餓、故賣軀以給、今欲樹尺寸功、爲母氏、然屑劣不

堪干戈、挫䘐至此、匪敢愛生、唯憾孝道不遂耳、村重聞之曰孝子也、子不忍害之、與金、問其名、居不告而去、信長爲長圖、絕餽道、七年、村重請救毛利氏、未來、戰失利、城兵逃去、村重妻被縛、村重走保華隈、村重與妻並有詞藻、感慨見于歌詠、華隈食竭、村重亡赴安藝、居數歲、削髮號道糞、以茶事自娛、不復關塵事、初村重善豐臣秀吉、助其西征、及秀吉嗣中原、與村重食邑、招其舊臣祿之、村重居堺浦、更名道薰、風雅終其身、

中川清秀、稱瀨兵衞、攝津人、出自鎮守府將軍平良文、父佐渡守重清、娶中川氏、冒其姓、清秀勁果有智畧、隸荒木村重、天正元年、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生隙、義昭將和田惟政、建榜購信長將士之首、村重亦榜曰獲主將者、予萬金、獲偏裨者千金、獲士卒者百金、清秀一見、以墨勾其首條、衆莫知其意、清秀歸、謂其妻曰、予不剌惟政、不復見汝、妻具酒殽送之、清秀謂惟政必乘夜畫淀川深淺、至則果然矣、革柳蔭惟政之近、遽起刎之、惟政士卒驚擾、清秀投水泥行達岸、持其首視之村重、村重愕然言曰、奚爲輙獲勍敵、清秀曰、睹旦之戰爲死、與先一夕爲死、死一也、故出死地、偶然有獲而已、織田信長、聞壯之、行賞、六年、村重叛、信長使清秀守茨木、清秀以城降信長、八年、信長

賜清秀于茨木、嫡子秀政于三木、以女妻秀政、食十二萬石、十年五月、清秀、徇山陽道、六月、明智光秀殺信長、清秀與織田信孝、豐臣秀吉俱伐光秀、平之、清秀之功冠諸軍、信孝親取清秀手、流涕以謝之、語辭懇切、秀吉在輿中、揖謝清秀、言亦疏矣、清秀謂人曰、秀吉竊窬既露矣、亡幾秀吉與信孝勢成相傾、舉兵柴田勝家瀧川一益佐久間盛政等援信孝、清秀援秀吉、十一年、與秀吉擊一益、轉攻勝家、屯賤嶽之麓、爲盛政所襲、清秀自出防鬪、失利而死、子秀政稱藤兵衞、代父鎮茨木、任右衞門大夫、從秀吉討根來僧徒、又從征島津北條氏朝鮮之役、攻其王城、秀政有膂力、恃勇不儆、一日出狩遇虜兵戰沒、無子、弟秀成嗣、秀成稱小兵衞、任修理大夫、秀吉糾秀政之輕忽、削其封、左遷竹田、更名岡城、食七萬餘石、子孫相紹、傳其封、

續史氏曰、村重清秀慓健如鶻隼、儻得其用、爲國之爪牙可也、不得其用、則不可羈縶矣、

續日本史卷五十九終

八郎或作九郎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列傳三十六

浮田直家 子秀家

浮田直家、小字八郎、稱和泉守、備前人、佐佐木盛綱之後也、或曰、兒島高德之後也、世仕本藩、直家父爲能家、赤松政村器重之、委以腹心、出鎮岡山、能家與浦上村宗友善、及其反、能家贊其謀、而敗政村、村宗臨死、以後事屬能家、能家與島村觀阿彌爭勢、終爲所害、有三子、長直家、次春家、次忠家、或曰、能家子興家、先父而死、有三子、直家等也、三人皆在襁褓、潛行詣西大寺、寺尼庇容之、直家旋長游蕩、不爲吟哦、人以爲不慧、尼謂直家曰、汝家本不賤、一躓失勢、汝雌伏終其身乎、元仇在彼、此匪高枕安眠之時也、直家曰、觀阿彌久窺予之動止、若視之素志者、匱亡不旋踵、此予所以陽狂待時也、尼服其智、直家之母、入浦上景宗之房、太被親任、而寢食不離其側、一日告以直家之故、景宗惻然垂愍、則辟爲僚屬、而眷遇之厚、部下無比、直家討觀阿彌、亡之、以取岡山、自領之、終滅景宗、併其地、景宗老臣土井花房岡長船明石、

諸氏服從、直家部下、有花房花岡花田花村花木花津、是號六花、皆驍勇、佐直家、直家勢始强、永祿中、毛利元就入西海、直家覘虛、取備中、元就使穗井田元清將兵來報、備中多渡走植木秀長、告急直家、遣兵拯之、元清還、直家權譎闘張、害外舅中山信正、又毒殺姊夫石川久隆、女婿後藤美作等、蠶食其地、有備前美作五十萬石、元龜初、尼子勝久來侵西邊、直家出邀防禦、勝久還、元清乘弊又來、陷備中、三浦家親苞藏奸意、而結元清、事覺、直家令遠藤河內乘夜討家親、河內與弟脩理、奴衣攜銃、竄入其寢室、欲發銃、無火、見庭中張燎、河內到燎下、守者以爲厮養、而不肯詰何、河內以袂掬火、佯聽而遻、以其火發銃、殪家親、毛利輝元使小早川隆景來攻、直家力屈降服、天正五年、豐臣秀吉攻上月、直家逆擊秀吉、秀吉兵擾亂、更聚陷城、直家襲復、又陷、又復、秀吉以重賄誘直家、直家許諾、時直家及四老臣之質在輝元、衆議有異同、直家曰、我以任子五人之故、不能絕輝元、而獨于人親孤于入子者、不啻千百、徒悔無及也、今欲捐五人、謝千百孤獨矣、絕輝元、秀吉善之、不削封土、六年、直家欲誘殺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供張既具、浮田忠家泄其謀、二人罷去、七年、二人更來、抄畧、陷美作五城、直家攻升形祝山、報之、八年、直

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使忠家及浮田基家守之、輝元將來攻、基家戰死、十年、直家卒、子秀家、

秀家、初名家氏、佐豐臣秀吉、以功、賜羽柴氏、及今名、立襲封、一說、秀家、春家之子、幼養于叔父直家、受其小字、稱八郎、天正十三年、秀家率一軍、攻南海、拔數城、累遷參議、十九年、秀吉、將發征韓之命、衆駭愕、未敢答、秀家進曰、戎狄阻皇化者、有年乎茲、殿下、耀兵威、而征不服、孰敢抗之、秀家、雖不肖、竭力從事矣、衆稱贊之、秀吉悅、文祿元年、出師、以秀家、爲元帥、至釜山、小西行長、既深入、秀家曰、彼雖犯軍律、其功亦奇、使彼敗沒、無乃損兵威乎、急赴援之、虜皆遁竄、自釜山至國都、無虜寇、秀家、行視諸堡郭、皆置守兵、自領國都、遣諸將進畧、秀家、攻朔寧拔之、文祿三年、五月、任權中納言、七月、辭官、慶長元年、凱歸、二年、復赴、虜圍加藤清正、大蔚、三年、秀家救之、大敗虜軍、五月、收軍歸、爲豐臣氏大老、儀視徳川公、時人榮之、五年、石田三成、作亂、秀家黨之、林直則、強諫、花房職之、岡貞綱、亦諫、長船長家、挾惡志、勸秀家出師、而誣直則狀、東軍、職之、貞綱致臣而去、秀家、起兵二萬餘騎、自將東畧、命長家處守、三成推秀家、爲元帥、攻伏見、陷之、進合三成、會東軍陷岐阜新至、秀家、謂三成

曰、敵兵戰疲未息、懸軍深入客地、可襲而敗焉、三成曰、幸與島津小西議、秀家曰、使敵爲備、我事去矣、勝敗之機、間不容髮、何用議爲、我獨出襲之、三成曰、我軍未悉至、竢其萃、以衆擊寡、無不勝、何必用此危計、秀家曰、我軍悉至、則敵軍亦悉至、勝豈得必焉、雖然、子齡既長、吾不敢違、唯子勿悔之、秀家、背天滿山、而陣、島津義弘、小西行長陣其左、有馬、河尻、糟谷、石河、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小早川秀秋、背約應東軍、秀家怒、將衝之、其老臣、明石守重諫曰、君以元帥、何爲輕其身、秀家曰、軍既棄失利、予以死報太閤之恩耳、守重曰、三軍耳目、皆在君、大阪上下倚賴焉、君而有顚、全軍瓦解、大阪失望、此非所以福豐臣氏、不若退據備作殷實、而表裏山海、待時再舉、不成、然後死、未晚也、秀家、低回久之、卒以左右數十騎、逃退、其臣河内氏、有武幹、留拒敵、守重、呼之退、不可、戰死、或傳其元、詣徳川公、公深惜之、秀家、在近江、爲土兵所要、與從者二人、匿巖穴、間復索太急、將自刃、從者止之、秀家有寶刀、從者、請之出、以秀家死而告、秀家、免入其國、此際、長船長家請降徳川公曰、若賜備前、舉浮田氏國、致之、公疾其不臣、權許之、故長家、相秀家、秀家走薩摩、長家、重賄以慶公之戰勝、公曰、備前子之故主國也、恐人心難服、則有錫者、宜速來、長

家即往、公數其罪、錫其妻孥死而流長家八丈島、秀家夫人前田氏、利長之妹也、國亡後、攜利長、利長、聞知秀家所在、七年、有司、收秀家及子秀親、島津忠恒請宥、則流之八丈島、秀親乳母澤橋氏、懇請從行、其子兵大夫、覗大猷公之出、攀駕、白曰、母子不得相見、既有年、殿下、幸加愍邮、臣亦從行、公吏遣書召歸澤橋氏、答曰、爲私背君、妾不忍爲之、兵大夫復白、吏曰、國法、不可爲汝枉矣、其餘唯汝所欲、則請前田氏、贈給衣食、聽之、因是、秀家父子、終其身、貨用不匱云、

續史氏曰、直家權譎多算、以取雄藩、非積眷固國者也、秀家以元帥、指揮朝鮮關原二大役、奚其盛乎、有其德爲之、棄可矣、無其德爲之、難矣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終

尾張　一色重熈　著

列傳三十七

柴田勝家

瀧川一益 義子雄利

海津一作具津

柴田勝家、小字權六、尾張人、世爲織田氏老臣、勝家驍果敢戰、能諳兵機、爲脩理亮、天文末、從織田信長、戰海津、先衆而進、旋功、弘治中、林通勝、悍信長剛毅、善其弟信行柔順、而謀廢立、勝家與謀焉、事覺、信長來討、勝家戰失利、自兇、謝罪、信行不悛、令其將都筑藏人募聚死士、窺信長、勝家、諫信行、弗聽、疏斥勝家、永祿元年、正月、信行大饗將士、不及勝家、勝家忿恚、而告信行反、信長、討滅信行、五年、勝家、從信長、徇美濃、十一年、又從、畧近江、以先鋒、拔箕作、乘克、入京師、信長患諸神祠毀損、使勝家及阪井森、蜂屋三氏護保焉、信長建法、撫綏都人、勝家與三氏掌之、元龜中、從信長、攻越前、近江、信長命勝家、守長光寺、六角義賢、掠野洲、勝家與佐久間信盛、擊敗之、加秩食邑三萬貫、姉川長島二役、並從焉、信長以勝家、爲先鋒、入近江、縱火而退、勝家爲殿、

小谷一作猪谷

淺井長政、出踞、勝家、三戰卻之、信長、狀其功、行賞、三年、勝家、信盛等、攻長政、焚小谷、獲精兵二百、天正元年、勝家與丹羽明智蜂屋三氏、徇京師、三氏歸、獨勝家留領焉、既而、從信長、攻滅足利、朝倉淺井氏、二年、又從、攻長島賊、賊支黨、在大鳥居、一夜、乘風雨而遁、勝家等追擊、殲男女二千人、三年、朝倉氏遺黨、作亂越前、勝家、又從、擊之、拔鳥羽城、入加賀、功冠諸將、信長曰、越前人心獷悍、反覆無常、且當上杉氏之衝、非文德者、不能綏國、非武幹者、不足扞寇、我難其領將、歷視諸將、莫勝于勝家者、則封勝家於越前、勝家就封、淘汰兵仗、區別其精鈍、而不任戎事者、更鍛爲農器、以課勸種殖、大得民驩矣、九年、勝家、畧定北陸、持土物、獻信長、信長褒成功、自賚之、初信長父、有茶鐺、名姥口、臨終、授信長曰、待大功者、予之、勝家嘗請之、信長不聽、告以故、至是、復請曰、勝家賴君之靈、定加賀越前、四疆始寧、欲樹殊勳、恐無所也、願賜曩所丐鐺、信長忻然、出賜之、十年、勝家、徇能登、與遊佐三宅溫井氏、連戰克之、三氏、奔投上杉景勝、勝家、進師、擊景勝、拔魚津、而議巡徇越後、聞明智光秀作逆、而返討、至柳瀨、會光秀滅、則之清洲議、立織田信長後、而分信長地、勝家、得長濱、勝家與豐臣秀吉、丹羽長秀、池田信輝、更置吏於京師、以管都下政

甥弟一作甥

要、秀吉、獨專事、擯斥織田氏、勝家、不懌、奉織田信孝、圖伐秀吉、秀吉、攻信孝、勝家之國、多雪、不能出師救信孝、瀧川一益、勸勝家曰、權行和議、及來歲雪融、南北剋期、一時、夾擊秀吉不意、可一戰而殲焉、勝家然之、遂與秀吉和、居亡幾、秀吉、背約來攻、勝家義子、伊賀守、勝豐、守長濱、嘗忤勝家之意、被疏黜、秀吉時之、誘降勝豐、取長濱、以杜我衝道、十一年、春、勝家、舉國出軍、四月、使女壻、佐久間盛政、襲中川清秀於賤嶽之麓曰、勝必速班師、盛政從弟、勝政、冒母姓、稱柴田氏、盛政、與之、帥萬人、十九日、冒夜、而發、黎明、至嶽側、謂部將曰、長篠之役、發敵後障壁、破之、是策可復也、遣人火清秀後營、清秀狼狽退、盛政、追擊斬之、盛政、爲人勇武、每戰用鐵搥、手殪敵、敵常辟易之、號曰夜叉、盛政自恃其勇、狃勝、侮敵、而不退矣、勝家、驟使召之、使者五反、盛政、終弗聽曰、阿舅耄矣、何長小敵、餘燼爲、勝家歎曰、盛政不用我言、必敗、日暮、豐臣秀吉、擊盛政、盛政、大愕而退、至嶽北、勝政在其麓、盛政欲與之合、秀吉薄擊盛政勝政、並擒之、勝家在柀山、聞嶽軍喧囂、而意盛政有失、已而敗卒交至、告故、勝家曰、盛政不聞我命、果敗績、吾自往洒辱矣、時麾下兵多亡、勝家撿之在者、僅三千、諸將曰、逋亡之餘、不足用矣、勝家乃退、入越前府中、見前田

儀伏一作謙伏

利家曰、我兵敗食竭、窮迫至此、願惠一飯、利家供之、勝家、謝出馬疲、請假馬、歸北莊、將士有姻干于、敵者、悉放遣之、秀吉來圍城、焚其郛、勝家、登天守閣、與將士訣飲、秀吉、出佐久間盛政柴田勝政、示之、勝家慨慨曰、予欲報先君之恩、反爲猿奴所困、豈非天哉、勝家妻、織田氏、信長之妹也、嘗嫁于淺井長政、長政亡、再醮勝家、勝家謂之曰、秀吉獸心、以先君之故、不敢害汝、汝速去矣、勿與予俱亡矣、織田氏泣曰、妾於淺井氏、義固應死、然失其節、豈可再乎、且年既老矣、餘喘不足惜也、唯三女童亂、遭此變、竊爲恐之、若得免死、無遺念、勝家、命侍臣文荷者、擁三女、脫去、其長女不可曰、脫去何爲、見死生從父母、親子相向哭、時有杜鵑鳴叫、織田氏、愴然賦歌、勝家、文荷、和之、二十四日、夫妻並伏刃、卒、文荷、燔閣、殉之、五月、佐久間盛政、臨刑、詠歌述情、且言曰、吾早聽阿舅命、乃使猿奴如吾、有司叱之、盛政曰、非汝曹所知、至死顏色不變云、盛政一名信政、通稱玄蕃、左衛門尉信盛之族也、勝家義子勝久、與盛政、同戮、柴田氏祀絕、

瀧川一益、稱彥右衛門、本姓紀氏、或云伴氏、遠祖儀伏、資兼、從源義家、討陸奧、子孫居近江甲賀、一益、少時、仕六角氏、坐免、更仕織田信長、一益、屢勳有

或云後移治于箕輪

氣概、善戰、從軍、數有功、信長器之、擢爲將、稱伊豫守、更稱左近將監、承祿中、畧伊勢二郡、降木股持福、爲蟹江城將、從信長、定伊勢、天正中、又從、伐平長島、以功賜伊勢五郡、治于長島、伊賀近江、諸豪强、不服信長、信長召諸將曰、孰能平之、四座未答、一益進曰、臣能、終討伊賀、不日定之、而歸、請討近江、信長以故不許、一益從信長、戰于長篠、大敗武田氏、又從越前播津紀伊諸役、六年、豐臣秀吉、與毛利輝元軍、相持上月、一益以兵援秀吉、七年、一益等攻伊丹城主荒木村重、留族人夜遁、一益密説喩城兵中西氏曰、汝主弃汝走逸矣、怯恇如斯、汝戴之何爲、以汝武幹、而更輔織田公、封土不足言矣、中西氏乃遂欵、納我兵入城、城陷、十年、春、織田信長討平甲斐、一益之功在上最、信長特美之、以上野及信濃二郡、封一益、命曰、阪東始定、人心不測、以乃爲阪東管領、箱根以東、至奧羽、乃總督之、料剔是非、以便宜從事、事或疑者、諮諮德川氏、而政無大小、勿徇私情、撫士綏民、勠力柴田勝家、以斬夷上杉氏、乃賜寶刀駿馬及黃金五百兩、一益就封、治于廐橋、頃、信長爲其下所殺、凶問至、部吏議曰、變故之際、悍徒或生孳、且秘喪、宜要質任於客將、一益曰、我得計、彼亦得之、秘無益、不若自我發之、急召客將、告事、皆曰、管領丹心推誠、

以假遇吾儕、吾儕矢而不背、願重納質子、一益不受、遂率部兵八千、西上、諸客將兵一萬、護送之、路由東海、北條氏直、出兵遮路、一益鬪、郤其一將、斬首千五百級、氏直以全軍四萬兵挑戰、一益進擊失利、緣岡津田井阪等二十餘士止死、一益歸廐橋、爲死者設祭、悉放質子、由信濃、西上、一益謀奉織田信孝討豐臣秀吉、十一年、秀吉滅信孝、一益失封而匿越前大野、十二年、秀吉謀除織田信雄、聘一益爲援、予近江田五千石、與富田知信、偕守木造城、賂降蟹江城將前田種利、種利二子、長種定、利以前田下市塲二壘、而降、乃招大野壘將不降、一益與九鬼嘉隆、以艦兵攻之、無利、織田信雄與德川公、取前田下市塲、一益退赴蟹江、會潮落、艦膠不能進、敵兵來迫之、士卒多潰、一益屢以身入城、敵兵圍城、一益告急秀吉、秀吉援師不來、一益乞降、而歸木造、富田知信、柜不納、乃入神戸、尋往京師、剔髮、潛妙心寺、一益本善丹羽長秀、行投之、歷年而歿、養子雄利、

雄利、初名雄親、或名勝雅、又名勝利、又名一雅、出自右大臣北畠顯能、顯能長子顯俊、稱木造氏、顯俊後七世、爲俊茂、官左中將、雄利其第三子也、卓犖有志氣、屬亂、以父命爲僧、入現常院、不喜浮屠、而去、蓄髮、寄兄具康、出獲于瀧川一益、冒其姓、以屬北畠具教、此時、北畠氏微、雄利説具康、歸織田信長、具教討具康、信長救具康、入伊勢、以雄利爲先導、克之、信長以子信雄嗣北畠氏、命雄利傅信雄、元龜中、雄利任下總守、天正中、賜丸山城、略伊賀、定之、信雄舉其地屬雄利、十二年、豐臣秀吉欲攻信雄、然憚雄利及岡田津川淺井三氏驍勇、密以利啗之、三氏許諾、獨雄利不善之權倖計、先是、雄利子質于秀吉、雄利紿秀吉、奪質馳還、以告信雄、信雄誅三氏、秀吉令人來攻、雄利奔伊勢、信雄命雄利攻松島、拔之、以其地附雄利、秀吉族秀長來攻、城陷、雄利徙于濱田、信雄與秀吉和、十三年、秀吉以神戸子雄利、關原之役、黨石田三成、再失封、後德川公賜萬石、子壹岐守正利、

續史氏曰、勝家一益、拔箭衆中、扞禦方面、其榮既多、雖雄利忼慨有氣、皆一世奇器也、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一終

幷城作女

列傳三十八

丹羽長秀 子長重

尾張　一色重煕　著

丹羽長秀、小字萬千代、更稱五郎左衛門尉、尾張人、其先平氏也、改爲藤原氏、世仕斯波氏、居丹羽郡、因氏焉、長秀父、爲修理亮長政、長秀沈毅有守、年甫十五、仕織田信長、給事左右、擢爲隊長、信長以妹妻長秀、長秀輔翼甚勉、令信長致張大者、長秀之力居多、諸將無敢偶之者、獨柴田勝家之功烈、畧侔長秀、時人稱二人、以爲國之柱礎、豐臣秀吉少時、欽仰二人、併取其偏氏、以氏羽柴、其被薿如此、永祿十一年、織田信長徇近江、長秀與豐臣秀吉、以先鋒陷箕作、長驅入京畿、十二年、從信長攻伊勢、元龜中、信長使長秀畧若狹、長秀執土豪武藤氏等任子、而歸矣、合信長之軍、戰于姉川、有功、攻六角義賢、克之、信長多其勇、封于佐和山、食五萬石、嘗信長出獵、有老婦當道而訴曰、里長奪余田、信長素知長秀無偏私、命彈正之、里長服罪、其後衆不敢犯法、時論美長秀之明斷令然矣、天正元年、長秀從信長、攻足利義昭、義昭乞和、信長命長秀、造兵艦、及和敗、信長乘其艦、渡湖、擊義昭、長秀從之、二年、又從滅長島賊、三年、又從、戰于長篠、信長欲增諸將封土、以邊疆拒命、未行、乃議拓西海于其地、取其豪族之姓氏、賜將校、長秀受惟任氏、信長撫膺長秀、爲越前守、長秀固辭不受、四年、信長城于安土、長秀董其役、月餘、外城成、信長美其速竣功、觀驗馬古瓷、四月、爲內城、起天守閣、七月、成、其廣大精密、振古無比、信長悅、以若狹十萬石、封長秀、五年、信長討紀伊、長秀從之、六年、從豐臣秀吉、攻毛利氏、七年、討荒木村重、十年、長秀與織田信澄、守大阪、信長使其子信孝伐南海、長秀以一軍屬之、至攝津、明智光秀弒信長、光秀有姻信澄、而結之、長秀與信孝、相謀伐殺信澄、遂合豐臣秀吉之軍、誅光秀、會清洲、建信長後、諸將分地、長秀得近江二郡、而治于大溝、若狹盜起、煽動國內、長秀討平之、長秀復本姓、豐臣秀吉、柴田勝家、勢威相傾、各樹黨聚兵、長秀援秀吉、勝家結織田信孝、長秀周和媾、太得便宜、亡幾何、和敗、秀吉攻信孝、勝家阻雪、不能出救、使人來誘擊秀吉、長秀不聽、十一年、勝家來掠、長秀擊却之、大有獲、勝家亡、以功賜越前及加賀二郡、食百萬石、移治于北莊、十二年、秀吉攻織田信雄、長秀從之、秀吉戰少利、十三年、秀吉任內大臣、威昭

百万石一作七十万石

大陸、長秀爲人方正、重節操、雖秀吉起隴畝入、或賤之、長秀弗肯厭之、情好太密、以其首唱剿滅明智光秀、而推崇之、然及其排斥織田氏、得尊位、始失望、欲除秀吉、再起織田氏、自計力不能辦焉、遂延不發、以覘其間、久不得間、秀吉倍昌、長秀居常邑邑、成癥疾、四月、十四日、託疾、自刃剖腹、得一物龜形鳥嘴者、刀瘢在其背、送之秀吉、副以自書牋、秀吉亦自書報之、命嫡子長重襲封、十六日、長秀死、年五十一、

長重、小字鍋、以豐臣秀吉命、娶織田信長女、十五歲、喪父、是月、秀吉促兵賦、擊佐佐成政、成政、舊織田信雄者也、秀吉欲剪信雄之羽翼、故有此命矣、老臣成田氏曰、先君初以秀吉爲忠、枉意助之、及其擯織田氏、而悔恨自殺、今儻勠力成政、以覆秀吉、爲織田氏、復封土、此慰先君於地下也、衆議之、遲回不決、而斡旋溷、秀吉擊成政、成政降、長重左遷若狹、任侍從、長重從秀吉征西海、士卒犯律、長重坐貶松任、食厘五萬石、成田氏憤悶曰、秀吉遇我君無狀、君猶忍辱、吾曹何堪焉、我欲擧兵而雪愧辱、成則歸于公、不成則吾死而已、執共者、衆相顧不答、成田氏曰、皆怯夫也、秀吉聞之、誅成田氏、文祿四年、長重任參議、授從三位、慶長二年爲加賀守、移于小松、增食至十萬石、四年石田三成等、紿前田利家、謀害德川公、公內警之、長重有姻利家、而弃之歸公、謂曰、長重邑、隣利家、其地之險易、具熟矣、公儻有事于加賀、願以長重充先鋒、公感怡、賜佩刀、利家造欵、師命乃寢、五年、三成、挾豐臣秀賴、擧兵、德川公伐之、前田利長、屬公軍、語長重曰、足下執與、長重曰、余爲豐臣、創封固無恩、雖德川、非有親故、中立顧望兩軍之勝敗而已、雖然、賴君之推進、德川之惠顧、而得復舊封、敢不竭筋力乎、利長曰、子且爲足下入謂、唯恐變故之際、有朝向夕背者、足下若一其終始、幸質任子、長重召麾下、會議、宿臣不可曰、先君以織田氏股肱、而僕視前田利家、頤指氣使、莫不如意、利長以其子、欲質任子、以取公、此無乃冠履易其所乎、嘗二家、倶娶織田氏、非無葭莩矣哉、取質任、而后示信、以臣等觀之、彼欲挾之以要公也、不可不備矣、終絕之、利長忿、擧兵、踰小松、攻大聖寺、而聞內變、罷還、長重曰、利長、恃勢橫暴、而肆蹂我城邑、以脅掠隣縣、其陵我也甚矣、長重、庸屏息自潛者乎、擊利長軍背、而得首級、歸城、利長、反旆、巡行城外、視壁堅兵銳、而去矣、當此時、德川公以大師、在關原、長重、利長、和解交質、以會公師、既戰、利長收兵、誤入我營、士卒擊却之、利長、卽之、德川公、論平三成功否、長重坐私嫌相構、褫封於是、長重滑

二本松三萬石或云十万七百石

居芝浦、後賜萬石、累食白川十萬石、寛永十四年卒、子光重、任左京大夫、進四位侍從、移封于二本松、加食邑、子孫相繼傳封、

續史氏曰、長秀風霜其操、瀀乎有餘清、沒後、不愧織田氏於地下、完孫謀於當世、兩得其冝、其用意也、深矣、長重取禍、雖自爲之、事係前田氏、是以、偃武以後、不相和、因循二十餘紀、至今代確然不可解、公卿大夫非不累之、然力不能辨、爲我君夫人、爲丹羽氏女、以故、我君、一睑兩家、洗拂宿嫌、以遏天下之心、此盛世之一快也、

佐久間信盛

佐久間信盛、小字羽牟介、更稱左衛門尉、尾張人、曩祖、三浦義明、食安房佐久間、因氏焉、信盛、仕織田氏、承祿中、織田信長、徇近江、信盛建議曰、六角父子、暗劣不足爲意矣、淺井長政、有膽畧、攻之損師、不如和婣、使彼先驅啓行、以佐我武威矣、信長嘉之、以妹、妻長政、信長會諸將、而圖出都、信盛曰、畿甸之民、久陷塗炭、皆延頸跂足、而望仁人來救焉、以君之明、兵之強、欲平皇室、定覇府者、沿道將士、導其師、都下兇豎、莫不瓦解、於是、君除苛政、施寛仁、黜異端、脩文學、改舊染弊風、與百姓自新、則衆益添望、不耆、人心向背、未可知

也、信長用其言、大得衆譽矣、信長、圖急攻昭小谷、信盛諫曰、力戰拔城、恐多損師、君既以天下、爲任、翻爲此小醜、糜人力、非長策也、不如以他日取焉、信長然之、姉川長島等役、信盛皆從之、信長、焚比叡山、信盛諫之、事在信長傳、元龜初、信長、攻近江、信盛率兵從之、斬首七百餘、信長多之、予秩三萬貫、三年、信盛、從信長、攻越前、松永久秀既降信長、竊附三好氏、信長誚之、久秀謝罪、信長曰、彼非無智勇、然能以辨佞惑人、不可不除也、信盛曰、人惑而後、彼能惑之、我無惑、彼業不能惑之也、君既不惑于彼、以用彼智勇、亦何害、信長、乃釋久秀、天正元年、從信長、討朝倉淺井、皆滅之、二年、又從滅長島賊、三年、又從、破武田勝賴於長篠、還討平越前、而補刈屋城守、四年、從織田信忠、攻松永久秀、久秀乞援於大阪、紀伊、其使者、誤入我陣、信盛捕之、佯稱援兵、以陷城、事在信忠傳、信盛、攻釋光佐、陣于天王寺、賊來圍、時溝壁未成、信盛殺牛馬、以其皮、扞矢丸、信長、聞急來擊賊、背、信盛起應之、挾賊、大敗之、五年、從紀伊之役、六年、從豐臣秀吉之西征、八年、釋光佐平、信盛、與之抗持、前後五歲、無大功、信長遣書詰之、信盛、創髮還于高野、部下士卒、皆散、獨山口重政、從之、後二歲、信盛沒、子正勝、稱甚九郎、與父同遁、亡幾、信長召錄、任駿河守、隷織田信忠、豐臣秀吉、斥織田氏、正勝不悅、率織田信雄、伐秀吉、而領嶺城、秀吉之將、來攻、正勝拒戰却之、移領長島、既而、信雄失封、正勝亦不振、晚號不干齋、樂茶事、落魄終世、

續史氏曰、信盛戰鬭、雖非所長、其諫諍、有可聞者、信長、采葑菲、而捨下體、可也、嫌下體而捨葑菲、豈不甚乎、以此、昏路日塞、及昭禍、人不敢告、以至亡矣、由斯觀之、不翅捨物、而併捨己也、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二終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三十九

島津義久 弟義弘 姪忠恒

島津義久、出自征夷大將軍源賴朝、賴朝庶子忠久、爲薩摩、日向、大隅、三州守護、治于鹿島、世世領其國、或曰、忠久、本姓藤原氏、或曰、惟宗氏、忠久九世孫、爲陸奥守忠國、忠國長子、曰友久、一名友中、任相模守、遷右馬頭、次子、曰春久、一名立久、嗣立、生子忠昌、春久、忠昌、並陸奥守、忠昌三子、忠治、忠隆、勝久、相繼立、皆有官爵、友久曾孫、陸奥守貴久、又名貴友、逐勝久、貴久、與日向豪族伊東義祐、有宿嫌、連年交兵、數失利、而義祐、掠定大隅及薩摩、貴久卒、義久、以其長子、嗣立、爲人、倜儻好氣、任修理大夫、授四位、弘治中、擊伊東義祐、永祿末、攻大友義鎭、破之、元龜三年、攻伊東祐丘、多得首級、天正中、累徇日向、大隅、祐丘、委國逋亡、而投于大友義鎭、義鎭、挾祐丘、來畧、到耳川、義久、要其半渡、刷水中、斬殺十將、逐擬義鎭、而後、游攻破義鎭、九年、有馬義純、降附、十一年、義久、以義純之兵、擊龍造寺隆信、敗之、而意隆信掠義純、乃爲置

九世或作八世又作七世

戍兵矣、十二年、隆信、以兵五萬餘、來畧、時、義久、在八代、召諸將、問方畧、皆曰、衆寡不敵、救之、無益、義久曰、義純、跂望我救、而不出單騎、於義何如、則遣季弟中務太輔家久、以兵三千、救義純、家久、航海、達洲川浦、則悉毀舟楫矣、家久子豐久、年甫十五、家久冒之、斷其垂系、衆知其必死、則令曰、敵來、勿動、勿銃、以竢我之麾、而設二覆、以逆隆信、隆信、侮我兵之少、來薄矣、不銃、益薄、家久麾曰、銃矣、衆均發、敵軍披靡、以生兵更來、家久、佯敗走退、覆起、夾擊隆信、隆信挺走、川上左京、追蹤斬之、終定二筑肥前豐前、十四年、豐臣秀吉、授伊東大友氏、大聚兵衆、義久、遣使請和、秀吉曰、悉歸侵地、則和矣、義久弗懌曰、方今之勢、強者創地、弱者創于地、何國不然、秀吉、無故、創地、甚無謂也矣、則修葺堡鄣、以自固焉、秀吉使人持書來諭曰、奚故不入朝、且以肆動凶器、而剽奪隣國邪、義久、卿書曰、近衞氏、以皇家之股肱、當司我聘貢也、秀吉非其人、則逐斥使者、頃之、使者又來說、義久、縶之下獄、而命弟義弘、家久、分道徇豐後肥後、家久、斬秀吉之將長曾我部信親等、長驅、攻豐後府、大友義鎭、弃府而逃、義弘、連陷義鎭十六城、十五年、秀吉、大舉兵、自將來攻、發使諭義久降、義久不可、義弘、家久、轉戰失利、罷退、諸塞多陷矣、老臣、交勸義久請降、獨

弟歲久新納忠元、不欲降伏、忠元曰、臣聞、曹操、以百萬之衆、蔑視吳會、而有赤壁之敗、田單、唯以聊莒即墨、而復七十城、今秀吉之師、將驕士嬴、過操、我之窘窮、不至單也、願委臣、以恢復之任矣、義久不聽、自髡、被緇衣、從侍臣數人、詣太平寺、見秀吉、謝罪、秀吉、以我之右族、久領大封、不忍猝絶其祀、而優容厚接之、命以弟義弘爲嗣、領三州、如故、其餘盡創之、此行也、釋光佐、從秀吉、來攻、誘降法徒、以爲鄉導、義久痛惜之、而事平後、驅除其黨、斫其魁首、令國中嚴禁其教矣、義久、送秀吉、至大阪、宇土賴孝、畔于秀吉、秀吉將伐之、賴孝來寓、義久以秀吉之旨、討平之、任三位法印、關原之役、義弘、屬西軍、在上國、加藤清正、覘虛來侵、義久、與之相持、未戰、義弘敗還、義久、幽閉之櫻島、遣人請罪於德川公、而欲自出京師、口申謝罪狀矣、罹病、未果、德川公、釋義弘、義久感喜、圖與疾入朝、會國中有反人、姑輟發行、慶長十六年、薨、年七十九、一日、義弘謂義久曰、海內無事、士風漸懈、請峻法責之、義久曰、使之以禮、待之以惠、人孰弗忠、余未聞嚴酷化人也、義弘愧服、義久晩號龍伯、從事筆硯、從近衞前久、問古今集、前久、盡秘蘊教之、詞才大進矣、

義弘、初名忠平、少時、稱又四郎、驍果有幹局、任兵庫頭、元龜中、擊伊東祐丘、

擊或作擊

望津一作望晉

斬首、五百餘級、祐丘之將、福永、野村氏等、降、天正中、攻陷大友義鎭之諸壘、而立、承兄義久之後、肥後之亂也、義弘、以豐臣秀吉旨、提兵、臨其境、以撫慰士人、拜四位侍從、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義弘、以兵一萬、渡海、朝鮮人、賓義弘、爲沉安頓吾、明人、爲石曼子、虜中、誤傳有此稱也、深憚其嚴毅、至舉其名稱有止兒啼者、慶長二年、義弘、攻南原全州、有功、三年、諸將多撤師、而還矣、義弘守泗川、據海作城郛、名曰新寨、從鎭之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城七壘、相爲表裏、虜患之、虜將茅國器、聞我與豐臣秀吉、嘗有隙、以可間、而作檄、數秀吉之罪、遣辯士齎之、來說、義弘叱却之、斯時、虜將董一元在晉州、國器與謀曰、望津、爲諸壘之首、陷之、餘壘隨潰亡矣、則勠力攻之、捕虜郭國安、在壘中、通欵一元、舉火應敵、而壘陷矣、義弘子忠恒、請擊一元、義弘曰、未可、一元、進連殲永春昆陽、而萃泗川、守將出戰、一元、屬將李寧、盧得功等、遁走、忠恒又請擊、義弘曰、未可、一元、既陷數壘、而覘我困、門不出、有輕色、乘克攻東陽、向新寨、我將士皆奮、請邀戰、義弘曰、未可、一元退、次于泗川、十月、朔、一元、合兵更來、其屬將彭信古、然勇著名者也、用大砲、毀寨摧碎數處、而群虜用火器、毀破門闉、四面逼堞、拔栅、義弘、嬰城防禦、會虜營、發裂烟

一說家久天正十五年死

焰四迸、人馬燃爛、舉部海沸、義弘呼忠恒曰、可擊而殲矣、忠恒躍馬疾進、衆蹄躍從之、斬首三萬餘級、虜奔營爭走、蹂藉死者無算、僵屍亘滿二百餘里、此際、豐臣秀吉薨、遺命撤軍、群虜迫躡、義弘邀擊之、斬虜將陶明宰、虜竦退矣、諸將全軍罷歸、四年正月、覇府論外征之功、以義弘爲首、加封四萬石、任參議、忠恒亦進官爵、並賜寶刀、老臣伊集院忠棟守伏見第、負勢驕橫、三月、忠恒斬忠棟、初、豐臣秀吉之來攻也、國勢大蹙、衆莫不殷慄、忠棟與新納忠元說秀吉、辭致有理、能彌縫國釁、秀吉美其忠鯁、不敢奪島津氏之舊封、特詔島津義久與之重秩、衆皆推尊二人、及忠棟之斬、而中外有異同論、忠恒畏罪、逃匿于高雄山側、德川公遣使迎之、忠恒感怡、辭謝、尋歸其國、忠棟子、讎忠恒、據日向庄內、而畔焉、忠恒攻之、德川公發說客往來、而諫令和解、五年、義弘黨石田三成、會關原之軍、義弘使弟家久謂三成曰、東兵遠來、士馬皆疲病、我乘夜襲斫其中堅、必得利、彼若有備、則止矣、於軍未加損也、三成未答、島勝猛在坐曰、諾、且必見德川某之甲背、家久顧謂勝猛曰、子得見其甲背乎、曰、僕少時仕甲斐、追某於濱井、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亡乃違失乎、不辭而出、既戰、三成等大敗、獨義弘部下未亂、小早川秀秋來迫、義弘奮戰却之、曰、我兵雖老矣、猶走不敢也、結部環銃、以自固、摩敵營南行、福島正之、井伊直政、來躡、皆擊却之、傷直政、敵衆嗣躡、阿多忠實、長森盛淳等戰沒、義弘殊死止鬭、姪中務太輔豐久諫且叩馬曰、是非大將死所也、揉回其馬首、策之、則自留防戰、呼曰、島津參議在此、孰敢來敵矣、終死之、其父家久、亦死于此役、義弘得間、脫走、遣人詣德川公謝罪、然後赴國、沿道盜起、要義弘、義弘且擊且行、悉收質任在大阪者、入國矣、義弘深悔關原之舉、役後潜居、剃髮、號惟新、不復關係塵事、元和五年卒、三子、長久保、死于朝鮮之役、次忠恒、次忠清、

豐久一作阿多忠實又作長森盛淳

一說久保有兄鶴壽無弟忠清

忠恒、又名家久、或曰、忠恒、義弘之從子也、豐臣秀吉、賜之羽柴氏、德川公更賜之松平氏、加偏諱、歷任陸奧薩摩大隅守、兼侍從、朝鮮之役、佐父義弘屢旌功、忠恒與藤堂、脇阪氏等、潜舟師、襲閑山、義弘陸路援之、忠恒躍飛乘敵艦、悉殺其衆、而赴巨濟、焚艨艟百六十艘、斬首虜數千級、豐臣秀吉奇之、大褒賞焉、進少將、伊集院氏有嫌忠恒、及其立、而背叛焉、忠恒平之、慶長十四年、忠恒請征琉球、幕府議許之、忠恒遣新納一氏爲將帥、樺山久高爲先鋒、赴征焉、抵東求島、獲虜三百人、虜進舟艦、守津口、津傍有山、多蛇害、虜恃之、

不備、一氏縱火燔山、驅兵攀躋之、諸堡都望風潰散、琉球王尚寧乞降、不許、五戰、至國都、擒尚寧以下、酋長數十人、自師出至此六旬、琉球盡平矣、乃撫綏其民、十五年、忠恒以囚至江戶、駿河二府府議、以琉球隷島津氏、大阪前役、豐臣秀賴以重賄召忠恒、忠恒辭弗受曰、關原之役、德川公赦惟新公、今遺其德可乎、秀賴之使復來、忠恒捕之、馳獻于德川公、而起兵東上、阻風濤、後于軍期、役亦阻矣、贈妻子、親信諸將帥、效之爭納任子、公特多忠恒、元和三年、公推忠恒爲參議、寛永三年、陞權中納言、食凡七十七萬餘石、子孫傳其封、

續史氏曰、說者以爲島津氏爲豐臣所攻、萬無生路、特以右族、得免耳、是不必然矣、夫天下右族、莫足利織田若也、豐臣既排足利織田、何有島津乎、義久之門、有義弘忠恒用之海外、如彼所向無前也、使之向豐臣致死、茲必有偶、假令滅三州於己滅六州也、故豐臣不敢焉、島津之族、有義久義弘忠恒之人、宜矣、其得存也、雖有其族、無其人、雖鎌倉泯喪無迹、況其庶流乎、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豐邦一作豐國

列傳四十

毛利輝元 親子秀元

毛利輝元、小字幸鶴、稱少輔太郎、受足利義輝偏諱、爲今名、父四位隆元、祖贈正三位元就、割據山陽山陰西海三道十餘州、治于安藝吉田、隆元討尼子氏、未平、暴卒、輝元時年十一、在郡山、得凶問、即起、欲紹述父志、元就聞之、悅曰、眞我之孫也、不忝門風者矣、次年、輝元與吉川元長、攻尼子氏、元龜初、輝元帥兵二萬五千、伐尼子氏、連拔牛尾中山等諸城、元就薨、輝元以適孫、受其後、叔父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輔之、先是、武田晴信、上杉輝虎、交欲討織田信長、遣使來請援、元就罹病、遷延不答、輝元立、答之、輝元任右衞門督、天正初、遷右馬頭、尼子勝久、借信長之師、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邦、豐邦謀復之、以故、黨勝久、其將大坪一之諫之、弗聽、一之來奔、元春、隆景擊降豐邦、逐勝久、足利義昭、與織田信長生隙、輝元遣使講和、信長不可、義昭來託焉、輝元召元春、隆景相議、絕信長、圖納義昭於京師、信長攻釋光佐、輝元遣

村上景廣、浦宗勝、督兵、救光佐、信長以利招我屬將三村元親、元親許之、其族親成等、極言其非計、元親不肯、親成來降、以啓其端、輝元討元親、以親成爲先導、徇備中、克之、元親遁走、唯二僕從之、一僕、稱元親自刃、我士卒爭獲之、元親乘間、單身步走、力窮、自刺而死矣、事平、以鬼身城、賜宍戶隆家、自餘有差、五年、讚岐香川氏、與國人構兵、乞援、輝元遣季父穗井田元清、及浦宗勝、破敵兵、及還、宗勝攻播磨、與黑田孝高合戰、孝高勝、豐臣秀吉使山陽道、陷上月、六年、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伐秀吉、秀吉棄上月、罷去矣、荒木村重、畔織田信長、據保兵庫華隈、請援兵、別所長治在三木、亦請援兵、當斯時、浮田直家、南條元續、結信長、而窺我後、輝元未遑遣兵援村重、長治、而贈餉給之、且築丹生淡河二寨、連接華隈、三木、七年二月、豐臣秀吉、遣羽柴秀長、襲丹生淡河、定範設塹、布鐵菱、以待之、秀長來、不能冒進、被師而止、定範縱牝馬、逐入秀長之營、軍馬爭牝、相齧蹴、營中糜沸、定範乘之、衝突秀長、秀長敗走、或謂定範曰、秀吉慓悍、不堪忿恚、而必來矣、我兵既老、難抗也、不若因勝罷退、乃收師、入三木、無幾、秀吉果來、而見我師既退、則虛還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左右輝元、伐浮田直家、拔美作五城、其餘四城自潰、八月、直家攻

經家一作賀宗父作宗經

升形祝山二城、元春救之、會直家去、元春轉攻南條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爲先鋒、與元續族信正、夾長瀨川而陣矣、盛重分兵爲三隊、蹈水以戰、斬信正、元春環種石設砦、元續出鬪、元春破之、十一月、元春、隆景、佐輝元、更舉陷備中忍山、十二月、我兵餽糧食、至三木、敵杜其道、一夜、襲敵營、斬守將谷衞好、別所長治率士、逆糧食、豐臣秀吉邀擊之、長治族十人、士卒百餘人戰沒、淡河定範被創而退矣、顧見有追迫者、乃仆地陽死、追者及之、將刎、定範猝起殪數人、衆駭愕撤亂、定範哄然笑曰、予今實死、則自刃、八年春、三木陷、長治自殺、浮田直家城于八濱、小早川隆景遣穗井田元清攻之、斬其守將、四月、豐臣秀吉攻鹿野城、輝元救之、不及、秀吉要山名豐邦女、及其諸將妻、爲質、七月、荒木村重來奔、秀吉圍豐邦於鳥取城、係累諸質、露刃擬之、以招城兵、豐邦曰、我嘗叛毛利氏、而不見誅、今可復叛乎、秀吉怒、皆殺之、極慘酷、及豐邦女、豐邦痛愍、弗自勝、而降秀吉、城兵忿慍、不敢從豐邦、以請我一將領城、輝元遣牛尾春重守之、春重出略近傍之邑、被創、罷、任吉川經家代之、城于丸山、相連結矣、九年秋、秀吉圍鳥取丸山、吉岡城將吉岡質休、襲秀吉之營頭之、秀吉來報、質休逆擊、敗之、奪其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人誘召丸山

甲部川或作足守川

十州或作八州

城將、城將斬其人、揭尸堞外、秀吉大怒、攻城、城將告急、斯際、輝元置戍鄙邑、而備浮田南條二氏、國中少兵、吉川元春曰、丸山、我之管內也、不可不救矣、即以步騎六千、馳至伯耆、十月、輝元與小早川隆景、續進、鳥取城中食竭、吉川經家、與其宿臣、自殺、縱出士卒、丸山亦陷、十年、元春復鳥取、秀吉帥兵八萬、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城將清水高治、一名宗治、募得板數百枚、造舟、出戰、元春、隆景援高治、釋惠瓊、素通秀吉、爲唱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死、便和矣、惠瓊以告元春、隆景、二人弗聽、惠瓊私告高治、高治曰、予死以解二國之難、固所甘心也、則與兄月清及軍監末近信賀、潛出自引、以免城兵、惠瓊還報、元春、隆景爲發哀、輝元竟割地和解、南以甲部川、北以馬山、爲界、猶領十州、歲入百二十萬石、輝元送季父久留米秀包、秀吉送森高政、交爲質、秀包好姿容、有幹略、秀吉特器之、先是、我將或款秀吉者、秀吉悉致其書於輝元、其中、有雲波者、三澤爲虎之臣也、爲虎誅之、當此時、織田信長爲其下所殺、秀吉歸討、輝元以隆景謀、遣弓銃各五百、精兵一隊、助秀吉、初、隱岐清家、代其兄領隱岐、養兄子經清、以己子甚五、質于我、經清欲通信長、清家不可、至是、經家不自安、殺清家滅口、事覺、甚五乞討經清、十一年、豐臣秀

一說文祿四年任官

吉、既定中國、居大阪、輝元、遣使往大阪、賀前年之盟、杉原景盛、殺其兄元盛、誣以謀反、事發覺、輝元誅景盛、以其弟二郎、爲後、不滅其家、十三年、輝元、朝于京師、叙四位侍從、豐臣秀吉、授已姓、十六年、輝元進參議、十七年、輝元、割出雲、伯耆、與吉川廣家、十八年、豐臣秀吉攻北條氏、輝元、留守京師、十九年、輝元、以吉田狹隘、城于己斐、更名廣島、而徙居焉、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輝元從之、二年、明人、大舉救朝鮮、久留米秀包、與黑田長政、逆之、殿退、慶長二年、輝元、爲權中納言從三位、與小早川隆景、浮田秀家、脩淀堤、三年、豐臣秀吉、置五大老、輝元、充其職、八月、秀吉薨、其子秀頼、嗣立、石田三成、夾逆心、密作蜚語、離間諸老、中外恟恟、五年、輝元、饗德川公、贈輝元、有寶刀二、日千鳥、曰荒波、以其千鳥、獻于秀吉、至此、以荒波、獻于公、相成結託、而約爲兄弟、三成患之、竊誘上杉景勝、作亂、德川公、伐景勝、輝元、使吉川廣家、釋惠瓊、將兵、從公軍、三成、善惠瓊、令人說輝元背公、輝元許諾、三成引兵、擊公、輝元、留守大阪、而京極高次、以大津城、應公軍、命毛利元康、久留米秀包等、以兵臨之、使人先入說曰、諸將、謀爲豐臣氏除害、而足下有因于豐臣氏、何輕爲去就乎、高次曰、當今之勢、毛利德川、爭雌雄耳、事非關豐臣氏也、於是元康、秀包、

八說作四

急攻、高次委城而去、乃進陣于關原、西軍大失利、諸將潰還矣、欲助輝元守大阪城、輝元不可、辟城、而徙于木津別館、削髮號宗瑞、請降於公曰、輝元、爲奸豎所詿誤、迄今、悔無及矣、以身委有司、生死、唯其所處置、若以嘉惠、不沒周防長門、而令供先人之祀、何幸加之、斯時、德川公、議削我封、而及降使之至、大喜、許之、十月、輝元、削于安藝石見隱岐出雲因幡伯耆備中備後八州、徙治于萩、食三十六萬九千石、納子長門守秀就、爲質、先是、輝元、養從弟秀元、而後、生二子、長秀就、次日向守就隆也、輝元、傳國於秀元、秀就、取德川公孫、而還侍從、進少將、寛永初、輝元、謂秀元曰、昔歲、我封、亘十餘州、今裁二州、猶以庇廕舊臣、何能堪焉、汝反致封土、以解我上下窘偪矣、秀元則告德川氏老臣土井利勝、而檢察土地、得實封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悅喜、不敢歸封也、二年、輝元薨、稱天樹院、秀就繼秀元、就隆封于德山、二人子孫、傳封土、秀元、小字宮松、備中守、穗井田元清之子也、豐亂之時、小早川隆景、奇之曰、此子、能肖大父、後必不凡也、謂吉川元春曰、今宗家、未有嗣子、宜使宮松入立矣、元春善之、相伴見于毛利輝元、輝元亦奇之、則養爲子、斯際、豐臣秀吉、始大爲輝元、爲脩好、納秀元、爲質、秀吉、殊愛之、嘗遇隆景、推任右京大夫、轄

還越前、伊豫二守、文祿中、秀吉有事于朝鮮、諸將競造戰艦、秀元艦、最大、秀吉懌曰、我邦所無者也、名曰日本丸、秀吉之母死時、秀吉在肥前聞訃、遽還、比過大浦、舟人謀逆、而觸舟於礁、楫櫓毀折、秀吉幾溺沒矣、秀元馳輕舸赴拯、秀吉深德之、爲奏進侍從兼甲斐守、予姓豐臣氏、副以偏諱、於是稱今名、老臣福原氏以下、受賞有差、秀元入朝鮮、攻陷晉州城、斬首一萬餘、而戰于釜山、以功轉參議正三位、秀吉召還秀元、穗井田元清、合總其衆、間日出狩、獲二虎、獻之秀吉、秀吉美其膽力、手書答之、以女妻秀元、慶長中、秀元以元帥伐朝鮮、懸軍入王城、反陣西生浦、而救蔚山之急、秀吉薨、秀元收軍而歸矣、石田三成、作亂、矯豐臣秀頼之命召兵、以給毛利輝元、秀元諫輝元曰、豐臣公幼冲、未親政務、焉有此舉、此三成假公命、以成奸也、大人勿爲彼所賣、輝元弗聽、秀元曰、大人若深崇信豐臣公、則宜奉公而適阪東、以屬德川公、然則海內無事也、輝元又弗聽、秀元以輝元之旨、掠伊勢、轉赴關原、吉川廣家、勸秀元、款于德川公、秀元曰、受家君命令、出征、不可肆改也、廣家自造款、以強秀元、秀元揉情從之、與廣家陣于南宮山、三成等軍大失利、秀元下山、西歸、黑田長政、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爲質、乃遮其行路、要而餞之、秀元陽

醉起出、正則、徵停、秀元素有膂力、紾其臂去行、而人不復敢止矣、毛利輝元、降于德川公、公命輝元曰、以邦傳秀元、此時、輝元、既有子、秀元辭曰、納言有二子、秀元何敢陵轢之、以開爭端、爲焉、得豐東豐西豐田三郡、於秀元、足矣、輝元、強讓之國、秀元夫人薨、更娶德川公義女、大阪之役、德川公、留秀元於江戶、秀元曰、既辱姻親、奚復被疑、至此、願效力前驅、公許之、歸國、元和元年、大阪役、再起、秀元先至、旌功、復本姓、寬永八年、秀元告老、讓國於義弟秀就、慶安三年、薨、秀元爲大猷公所厚遇、而數入談語、移晷、公嘗曰、秀元成童、爲征韓元帥、非門望隆尊者、安克任之、子和泉守光廣、孫甲斐守綱元、並四位、居長門府、食五萬石、光廣弟、刑部少輔元知、居清末、食一萬石、二家傳封、

續史氏曰、元就臨終、戒輝元、以善事二叔、二叔臨終、俱戒輝元、以慎守封土、勿料攻取、輝元不能用其言、而勞身苦心、顧以墜其國矣、由斯觀之、人主所要、在置我從人耳、輝元、雖一誤其身、自悟其非、改之不吝、其行、有足取者也、及其老、不敢私其子、而遇義子、以義、義子亦報之、不得不以義、故秀元讓遜、輝元所令也、傳所謂、知與之爲取、輝元有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四終

櫓橋或作戶定又作棒尾又作北城北城或作北近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熈　書

列傳四十一

上杉景勝

上杉景勝、小字喜平次、越前守、長尾義景之子也、義景、一名政景、娶上杉輝虎之姊、出鎭上田、輝虎父死、諸子皆幼冲、義景、爲衆心所歸、時、輝虎爲僧、心不退之、輝虎旣立、義景、忤輝虎之旨、輝虎、欲殺之、憚姊不果、而或有告義景之謀叛、輝虎怒、令人陰殺之、收其二子、使姊更醮、長子從之、次子即景勝也、輝虎育養爲子、時年甫十一、其後二年、輝虎部士、深澤、九鬼、二氏、怙衆名、而犯法、景勝幷斫之、輝虎奇之、以義景之釆邑、復與景勝、明年、徇加賀能登、有功、其後、九年輝虎卒、是歲天正六年也、初、輝虎、意景勝以父故作逆、更養北條氏康子景虎、臨終、遺命立景虎、輝虎未葬、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相謀曰、景虎於上杉氏無孳蔭之親、廢之可、景勝親甥、宜立爲後也、若立景虎、則北條氏肆意陵轢上杉氏、而我曹無噍類矣、於是、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引入內城、而閉門、以備景虎、此時、景虎在外城、以弓銃內向、景勝卻之、景虎出託于上杉憲政、厩橋城主、北城長國、聞變、馳來春日山、說景勝曰、今梓器在殯、若死者有知、豈遑此舉矣、且、織田信長、好乘人短、而兩郞君、以纖芥相鬩、亡乃爲彼所窺乎、盍分國並存焉、不則彼必侵畧、而先公百戰所取之地、悉附之敵人矣、景勝曰、否、事若遲緩者、北條氏救景虎、此非信長之比也、長國退助景虎、數破景勝、景勝之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勞勵諸將、諸將感激力守、七年、景勝襲景虎、大敗之、長國脫走、我將荻田主馬、追尾斬之、而景虎走保鮫尾、北條氏政、武田勝頼、援景虎、景勝與勝頼戰不利、齋藤朝信謂景勝、以上野、啗勝頼、先贈金萬兩、且請取其妹、又厚賄其寵臣、勝頼喜、與景勝和解、合兵、攻景虎、景虎自殺、先是、上杉輝虎、管越後、越中、加賀、能登、佐渡、飛驒六州、上野、下野、各半州、出羽五郡、常陸三郡、陸奧二郡、及此役起、織田信長、令其將略取加賀能登、越中、飛驒之地、而我以景虎之事急、未遑防禦、以故、國疆少縮矣、九年、能登人、溫井、三宅、游佐氏、越中人、石黑、寺﨑氏等、欵降、景勝徇越中、加賀、神保氏亦降、景勝與武田勝頼、生隙、相聚、新發田治長畔、十年、織田信長、攻滅武田勝頼、信長之將、柴田勝家等、數衆兵、可五萬、來攻河田親章、入魚津城、敵兵陷之、親章自殺、景勝、以越後佐渡兵五千、出逆、陣于天神山、大岩寺野之間、勝家、憚我兵銳、而不敢戰、設壍柵、以當我、敵之諸將不從勝家之節度、侮我兵寡、而出馬浴于成願寺川、景勝擊破之、進挑戰勝家、勝家不抗、景勝屢以數騎、近柵下、勝家終不出矣、織田信長死、甲斐信濃、大亂、景勝、畧信濃、兵歷四千三百、遇北條氏直于河中島、氏直兵、五萬五千許、景勝挑戰、氏直、甞畏我之勁果、而不肯戰矣、先是、貝津城將高阪昌貞、降、更附氏直、景勝執昌貞、倂其妻孥、斫殺之、以昌貞首、送氏直、請戰、氏直不答、退去、河中島四郡平、景勝置戍於貝津、楳島等諸要、而還矣、更起、巡視新發田、十一年、伐新發田、十二年、豐臣秀吉遣使來通好、且謂曰、佐佐成政、拒命、故我欲徇越中、願君勿救焉、景勝曰、越中、本屬于我、而成政、乘我家多事、以掠邊疆、今事少靖、我先、出兵供君之寓目耳、即起、入越中、取宮崎城、沿道縱火、還、謂使者曰、我用兵、如玆、不能取越中乎、雖然不敢者、讓功於參議也、子宜歸白焉、初、曾根、片山、葉持、河原田、四氏、分領佐渡、景勝、擊片山、河原田、滅之、曾根、葉持、降、遂取佐渡、佐渡產金、以是、景勝之國、大成富饒矣、十三年、夏、秀吉降越中、獨率二騎、三十八卒、至落水城、自稱秀吉使者、城將須賀氏、出迎之、秀吉曰、我實豐臣秀吉也、欲一見上杉公、而口議事、子幸爲介、須賀氏曰、寡君非猝見者、足下有言、則予敢聽之、秀吉、請强見、須賀氏、馳使告景勝曰、秀吉、從兵單寡、請執殺之、時、景勝起兵、將攻新潟、會須賀氏之使至、謂曰、彼握天下兵權、而犯險阻、遐來亡他、怙前約也、背約不義、不可殺矣、即日、從十二騎六十餘卒、見秀吉、而屏人、與語良久、唯我臣、直江兼續、秀吉臣、石田三成、得侍也、兼續、不詳其本姓、或曰、樋口氏之子也、父稱與左衛門、又稱與三右衛門、或曰、實綱之子也、家世樵蘇、兼續幼美姿儀、材能絕人、景勝之起、周旋有勞、景勝特寵之、欲擢畀列老臣、而宿老異議之、老臣直江大和無子、養兼續爲嗣、以己女配之、兼續旣立、景勝命爲老、位居諸老之上也、七月、眞田昌幸、叛德川公、公攻昌幸、昌幸納任子、請援、景勝遣須田、本莊、二將率信濃兵六千五百、赴救、公罷退、是歲、景勝、取杉原、新潟、沼垂、三城、豐臣秀吉使者、齎直幣而來、分與將士、以促我入朝、景勝許之、十四年、秀吉供帳路次、以迎景勝、至則自就其館、犒勵焉、翌日、景勝、入見秀吉、秀吉、推轂、爲從四位下、行左近衛權少將、兼彈正大弼、直江兼續等五人受朝廷官爵、景勝、使本莊繁長、攻東禪寺氏、定莊內三郡、以繁長、爲大山城將、十五年圍新發田城、新發田治長、自殺、越後悉平、則伐佐渡叛將、平之、轉兵徇陸奧、十六年、景勝、任參議、

二位成作三位成云文祿三年正月爲從三位十月爲權中納言

叙正四位下。十七年、景勝遣妻於豐臣秀吉、爲質、以固好矣。尋自入朝于京師、遷權中納言、從二位。直江兼續等四人、補四位、自餘十一人、受朝廷官爵。十八年、豐臣秀吉征小田原、景勝與眞田昌幸等俱從之。景勝、昌幸、以故相惡、昌幸毀虎落、以支景勝。秀吉之先導、責昌幸、破毀虎落、而後進兵。景勝、攻取堡砦若干、小田原陷矣。秀吉徇陸奧・出羽、景勝又從之、與前田利家、檢訂其地理。十九年、莊內亂、景勝伐平之、諸棄置戍而還矣。文祿元年、豐臣秀吉、伐朝鮮、景勝在肥前、司運糧。二年、春、入朝鮮、築釜山。八月還。三年、秀吉、起伏見城、景勝督其役。初、上杉輝虎訓練兵法、士卒皆精强。景勝以威信督其衆、而歲收穀三百萬斛。秀吉常畏之、欲削其封、慶長二年、召景勝、景勝入、秀吉從容問曰、子歲入幾許。景勝意其遣削、而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斛耳。秀吉佯驚曰、奚爲其少也。予爲子加封、因移景勝於會津、食百二十萬石。別以米澤三十萬石、與直江兼續、外假尊之、內實奪其勢也。景勝大悔之、對曰、陸奧人剛愎、動拒王命、自古而然矣。今景勝封其地、願假三年之暇、克撫綏士民。秀吉許之。三年、秀吉疾篤、嗣子猶幼、以景勝等五人、爲大老。秀吉薨、德川公威權大熾、石田三成忌之、四年、三成陷直江兼續以利、使兼續說景勝舉兵曰、諸將皆將推君爲盟首、乃出載書見之、景勝許諾、因審定議、而繕兵甲、脩城壘、招聚四方之士、傳檄、誘故國之衆、衆競起應之。德川公使人來喩、景勝弗肯。五年、春、景勝令藤田信吉往大坂、賀正。德川公厚遇信吉、信吉感服、之歸、述公之德威、以諫景勝。直江兼續、欲斬信吉、信吉出奔、投于公。公猶料無事、遣伊奈今成、諭景勝、景勝弗聽、而諭公之十罪、僧承兌、善直江兼續、公命承兌爲書、且口說兼續、兼續罵辱承兌、而答詞太不遜矣。公怒、終決意來伐、伊達政宗、以公命、來掠鄙邑、景勝擊却之。秋、德川公自帥師、至小山、景勝出迎之。石田三成以西土諸侯、臨公後。公留子秀康等、守宇都宮、戒曰、景勝勍敵也、愼勿交鋒。自引兵西行。直江兼續、請悉衆追偪、景勝不許曰、伊達、最上、掘氏等、咸窺我間、未可輕動也。秀康請戰、景勝曰、先人、未嘗乘人之危難、于常法之。今利子之年少兵單、而相角者、斯背家法也。子非我偶、我俟子翁復來而已。子之糧芻、若或罄乏、幸見告、我能給之。乃撤營罷歸。景勝命直江兼續、以兵四萬、攻最上義光。義光、起二十五砦、連結伊達政宗。兼續、拔其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築高櫓、瞰城、穿地道而入焉。城將志村高治、善戰防禦、景勝、遣別將攻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救長谷、當此時、石田三成敗聞至、景

勝、命兼續、收師。兼續曰、聞變徙還、非夫也。則使人告城將、翌日、四面齊登、陷其羅城、而退矣。高治、義光、政宗、合兵、來尾兼續、反擊、二十餘次、達米澤。政宗、轉攻福島城、城將本莊繁長、擊却之。六年二月、政宗更來、攻福島、繁長、又擊却焉。政宗攻梁川城、城將須田長義、伏兵、誘政宗、戰破之。四月、政宗、分兵、自攻福島、本莊繁長、出據松川、輕侮政宗、而不嚴備矣。政宗冒聘濟川、繁長、鬪失利、入城。長義、襲政宗之後、繁長起應之、夾擊政宗、景勝自將向政宗、政宗、斉軍、間道遁去。新聞、德川公既平上國、景勝孤立、無應援、畢因德川秀康、請降。公許之、促其入朝。景勝即起、部將皆危止之。景勝曰、一背、既甚矣、豈可再乎。十二月、景勝入見于公。公命、貶封米澤三十萬石、宥直江兼續之罪、賜五萬石。兼續、自取五千石、餘盡分予之同僚諸士。景勝、加予萬石、兼續、戎間受文籍、五臣注文選、其所梓行也、有詩集、傳于世。十九年、德川公、攻大坂、景勝從軍、爲先鋒、而陣于中濱、進奪鴫野柵、益植其柵、而移陣焉、設塹大和木南、命鐵兵、卒弓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相謂曰、此非戰所、而弓銃將何用。未幾、敵兵大出、銃手邀發、遮之。敵乃罷去。敵七隊、更來、攻鴫野、須田長義、戰失利、杉原親憲、安田順易等、繼戰、斬其三將。德川公、使援兵代景勝、景勝爲固陣、憑胡床、不動。公使十餘騎、不能入焉。遙呼傳教旨。景勝屬聲曰、將帥在軍、君命有所不用。今事既急、寸不可却。麾衆而前、挫敵。敵更來、又挫之。長義、愧前敗、以五騎、突敵衆、人獲一首。德川氏軍監、具狀以聞。退語人曰、今日戰、有可乘之機。予告之景勝、景勝以日暝、不許。竊以爲遺憾。德川公聞之、叱曰、景勝、精鍊軍事、汝之黃口、非敢入嘴者也。翌日、公、親慰勞景勝、言辭極懇款矣。此行也、杉原親憲、被甲、倘楮衣、衆指之曰、彼上杉之宿將也。此蓋彼國軍禮也、親憲聞之、笑曰、吾甲太敝、故蔽之爾。及鴫野之戰、親憲長義等、以功、賜勳狀、親憲謂人曰、予嘗先君之經營、而出萬死、得一生者、幾無算也。然功多不見錄。若今回之役、乃兒戲耳。何料受褒賞矣。元和元年、德川公、再攻大阪、景勝留京師、衞護皇居。九年、三月二十日、景勝薨、稱覺上院。子少將定勝、孫侍從綱勝、相繼襲封。綱勝無子、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爲嗣。綱憲官侍從、以故、削十五萬石。

續史氏曰、輝虎之行軍也、心有所主、然後用其力。景勝之用力也、劈擬輝虎、其心所主、則不及焉。此其所以戰數勝而地縮也。雖然、自得之、自失之、有不足以惜者矣。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五終

信貴一作忠貴

高遠一作高任

冢一作塚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二

織田信忠子秀信

織田信孝

織田信忠、小字奇妙、或稱三法師、贈太政大臣、信長之長子也、元龜三年、正月冠、更稱勘九郎、七月、始擐甲、從信長攻近江、斬首二百餘級、天正二年、春、又從拒武田勝頼之來侵、四月、叙從五位下、七月、又從、攻長島、三年、三月、任出羽介、五月、又從、破武田勝頼於長篠、遂攻岩村、降之、朝廷嘉信忠之功、擬以高爵、信長固辭不受、六月、授正五位下、尋拜秋田城介、信長裂美濃尾張之地、與信忠、四年、信長令信忠鎮岐阜、菅谷行清、福富貞次、傅之、以備武田氏、爲左近衞少將、五年、累遷正四位下、紀伊亂、信忠將數萬騎、討之、此際松永久秀、叛、保信貴城、連結紀伊、大阪、而圖夾攻信忠、信忠圖信貴、久秀、告急紀伊、其使者、誤入佐久間信盛之陣、信盛捕致、信忠悅、則令敢死二百人、佯稱紀伊之兵、夜至城門、久秀迎之、入城、信忠急鼓攀堞、二百人、大呼應之、城兵大驚駭、自相殺傷、久秀、遂入保天守臺、信忠使人謂之曰、降則赦矣、答曰、久秀無顔于出見也、縱火自殺、信忠以捷入朝、正親町帝、詔叙從三位、任左近衞中將、聽昇殿、信忠辭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賜寵命、臣何德能任之、告諸信長、而后、敢奉天旨、強之、弗肯、帝、美其遜讓、既而信長諭曰、久秀狡猾、拒朝命者、有日、汝一擧拔之、其功不爲尠矣、謹奉帝命、人孰敢非之、信忠乃受官爵、六年、信忠率諸將、援豐臣秀吉之西討、十年、信長征甲斐、信忠爲其先鋒、瀧川一益、川尻鎮吉屬之、伊奈人、迎降、信忠拔數城、分兵、助木曾義昌、自陣于梢梗原、而徙飯田、取大島城、留兵守之、進陣于飯島、時武田勝頼在諏訪、不能保之、遁歸甲斐、甲斐士民、苦勝頼之暴虐、而降欵相踵、信忠能撫綏之、間加勞饗、衆皆感喜、信忠進拔高遠、斬城將以下二千餘人、持首獻信長、梟之道側、信忠又進陷高島深志二城、鼓行入甲斐、勝頼父子、望風逃匿、信忠誅其留者、遣弟勝長等、徇上野、既而滅勝頼、信長曰、師出才三旬、而覆賊巢窟者、信忠之功也、以武田傳家之寶刀、及黃金若干、賜之、初勝頼祖宗之墳墓、在惠林寺、勝頼、走入寺、寺僧不內、及其死不葬、信忠聞、憎之、且聞六角義弼、潛在寺中、索之不得、信忠怒、收僧侶八十四人、置之門樓、而捐梯、

以薪積堂宇、終不得乃放火、悉焚僧侶、收勝頼父子屍、而整理祭奠、以招容其遺臣亡命者、毫無有猜忌之心、於是、四方之士、爭歸軍門、如市、五月、信忠從信長、如京師、信長、在本能寺、信忠、在妙覺寺、六月、明智光秀、作逆、攻本能寺、信忠聞變、馳赴之、未至、見本能寺、燄烟大起、村井貞勝、來報、以故、信忠、即還妙覺寺、寺隣二條第、信忠、命貞勝、奉皇太子、入禁內、自入保二條第、或曰、寡兵保第、不能久也、何不歸國、更擧大兵、以討賊乎、信忠曰、彼造斯擧、爲敢不杜我還道乎、我與苟逃被要、寧決意自盡矣、語未畢、光秀兵、可二萬騎、來圍、我兵屬二三百人、小澤、豬子二氏、出在外、聞急入救、或曰、徒死無益、曰、變不避於義、如何、終入爲、梶原松千代、亦在外、方病、將赴其急、其臣梶原又右衞門、代入、具狀以聞、信忠、美其忠、賜長刀、又右衞門、斬數十人、死之、賊憚我兵鋭、登近衞第屋上、弓銃亂發、我兵多死傷、信忠、謂鎌田新助曰、吾命盡矣、應自刃、汝速縱火、投屍火中、遂自伏劍、信忠享年二十有六、稱大雲院、贈左大臣、福富貞次、菅谷行清、毛利秀高等、死之、信忠、有二子、長秀信、次秀則、任四位侍從、

秀信、亦稱三法師、明智氏之亂、父信忠使前田宗向歸岐阜、擁秀信、匿清洲、祖信長、薨、秀信、以適孫、立爲嗣、而居于安土、諸將相議、給秀信、以近江三十萬石、其餘悉分取爲、秀信、累遷正三位、行權中納言、移封岐阜、食祿如故、秀信、性質奢靡、倉儲常罄竭、而緩急不能辨軍事、德川公、征上杉氏、秀信以用度不足、而不能從之、石田三成、遙應上杉氏、使人來說曰、我奉豐臣公、東伐德川某、四方諸侯盡會、足下居其衝道、未賜一介使命、不果從者無嫌疑乎、秀信、惑、欲黨三成、老臣木造具康、諫曰、擬見公、願使豐臣氏、君以其嫡孫願使于彼、此無乃冠履異所乎、秀信、沈吟未決、具康曰、前田宗向、以佐命臣、而鎮京師、諮之定疑、何如、秀信善之、則遣具康宗向曰、速應東軍矣、此間三成啗秀信、以黃金百枚、且曰、事平後、予大封矣、秀信左右、利之、勸附西軍、秀信、終助三成、既而、具康歸、告以宗向之語、請斬殺三成、秀信、不聽、德川公來攻、秀信、拒之木曾川、具康曰、衆寡不敵、姑閉壁、以竢援軍、又不聽、戰果失利、而退、秀信、命守外郭、具康曰、寡兵難保、不如專守內城、又不聽、具康大息曰、國家之事、無足見者、不泯何爲、斂兵、踰郭傳堞、具康力戰被創、罷退、城陷、秀信、降、而遁于高野山、居數歲、薨、福島正則使人間木造具康之創痍、且以辟之、前田利長、亦辟之曰、來乃與重秩、具康辭曰、福島氏已知具康、遂仕正

呑噬一作嚼戸

則爲國老、

織田信孝、小字三七、信忠之弟也、出贅于神戸友盛、冒其姓、父信長定伊勢、裂其五萬石、與信孝、天正中、信孝將一軍、屬信長、討平長島、及越前、從信忠攻紀伊、又入山陽、十年、釋光佐、在南海、拒命、信長命信孝、及織田信澄等、征之、曰、事平、則分予其地、信孝襲光佐、殆獲之、會信長爲明智光秀所殺、信孝、徹軍還、至大阪、信澄爲光秀女婿、因叛、據大阪子城、以應光秀、信孝沮之、自殺、遂會豐臣秀吉之軍、討滅光秀、信孝既任侍從、領美濃、治于岐阜、秀吉有篡奪之志、以利幼主、則立信長孫秀信、且利織田信雄之庸劣、與之相結、以阻信孝之勁果、信孝曰、秀吉乘我家之變、生窺窬、此滅一光秀、復生一光秀也、不可不誅焉、密與柴田勝家、瀧川一益、謀討秀吉、秀吉來畧、勝家阻雪、不能出師、信孝質生母阪氏、和解、大年、勝家舉兵、秀吉怒、殺阪氏、而擊勝家、信孝踵其後、會呂久合渡、二木暴漲、信孝切齒按師、信雄黨秀吉、來圍岐阜城、兵多潰、信孝奔于內海、勢竭慷慨曰、先公拔秀吉於奴隷、以列諸將子重秩、然猶未知饜足、而來噬我家、此奚爲心矣乎、遂成歌、深怡秀吉、唱畢、自割腹、攪其肺腸擲之、然後、命絕矣、其後、豐臣氏以信孝死日滅亡、故世稱信孝所祟、

續史氏曰、信長傾用爪牙、有尾大之弊、身猶不能制之、況其諸子乎、爲之所吞噬、亦不足以異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六終

我自刑我審腿

續日本史卷之第八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三

豐臣秀吉上

豐臣秀吉、不詳其本姓、或稱平氏、或稱藤原氏、尾張、愛知郡、中村人、父彌助、無子、其妻、祈天、一夜、夢太陽入懷、而有身、以天文五年正月朔、生秀吉、秀吉小字日吉、貲眼重瞳、頰頤有髯、天資雄偉、不飾細行、幼孤、家素貧窶、母攜秀吉、轉食親舊、親舊厭之、邑人、筑阿彌者、嘗爲織田信長之僕、以病歸耕、而娶秀吉母、秀吉從鞠焉、既而、生一男一女、筑阿彌、拾秀吉、爲僧、而託之光明寺、秀吉、時甫八歲、居二年、不喜浮屠、曰、丈夫生亂世、奚爲不求封侯、而做乞食僧乎、肆意不治行業、僧徒譏條陳秀吉失行、歸之、秀吉、意筑阿彌之怒、曰、果逐我、則併燬寺僧、無有遺類、僧懼、託事、歸秀吉、筑阿彌、更遣爲奴僕、所至皆逐矣、秀吉、不敢厝意、轉徙尾張美濃、比二十歲、遊于遠江、爲松下之綱奴、之綱、器之、更名與助、一日、問曰、汝國用何鎧、曰、胴圓、遂盛稱其便、之綱、遣秀吉、還國買之、與以金數兩、秀吉自圖、資斯金、以仕一良主、得志、然後、償返焉、則自稱木下氏、更名藤吉郎、而覘織田信長之出、拜謁道側、信長熟視、笑曰、汝面肖猿、心必慧敏、乃收爲奴、呼曰小猿、其以筑阿彌子也、信長、數犯曉單騎出游、從者多闕、秀吉必從焉、信長竣奇之、是歲、永祿元年也、二年、淸洲城壁頹損、可百步、信長命更補之、二旬不成、秀吉、仰見歎息、獨言良久、信長召問故、秀吉、畏忌諱、而弗敢言焉、强問、則曰、今也、四海分裂、邦君以城池爲固、以欲闚土延封、皆是、今川武田齋藤朝倉淺井六角諸氏、其人也、君介居其間、池備如此、而有司不敢事事、臣竊不取、信長曰、善、即命秀吉督役、秀吉、聚會役徒、以君命、賜豐饌、皆感喜、則分夫、爲十部、部治十步、秀吉、巡視諸部、督促之、翌日壁成、信長懌、擧秀吉、爲吏、三年、秀吉、觀淸洲乏水、而請徙治于小牧、信長、長費用、且嫌外人知之、佯怒、叱秀吉、其後、秀吉驟上言、多不聽、衆指笑之、秀吉、不屑、六年、夏、信長、出獵、以秀吉、爲將、秀吉、素不學兵法、任智使衆、如長單卒者、秋、信長、次于洲股、軍士失金笄、竊疑秀吉、秀吉、急趣津島市、而逮盜者來獻、亡幾、來、即繩、還洲股、會信長之歸、秀吉拜路旁、涕泣告故、且曰、臣以貧困、殆被誣陷、信長憫之、賜秩百貫、信長、患薪炭多耗、命秀吉司之、秀吉、省冗費、三分、減二、信長、畧美濃、不克、九年、欲築壘木曾川外、曰、孰能者、衆無

敢對、爲乃召秀吉謀之、秀吉曰、彼土、斗入敵地、諸將不欲往、不亦宜乎、假强遣、徒爲敵所噬呑耳、不如募其土豪俠、而築之也、臣嘗遊美濃、多舊識、請誘之、遂傳檄招得蜂須賀稻田等、數千人、自往總之、敵兵來鈔、秀吉且鬪且築、八日成壘、敵來挑戰、秀吉閉壁不出、其夜議曰、敵疲可襲、遣蜂須賀稻田攻之、大獲、以捷獻信長、信長大悅、賜秀吉槍旗、及秩三千貫、授名爲秀吉、冬、秀吉降宇留馬、十年、以其城將大澤氏見于信長、信長曰、彼久怙亂拒命、宜法之、不則復畔矣、秀吉曰、畔即誅之、何敢殺降者、此非所以勸來者、弗聽、秀吉、歸舍召大澤氏曰、予庇子、百方救之、君氣方盛、不可何如也、予欲亡、則亡矣、予代子承罪、大澤氏即亡、衆聞之、多從秀吉者、十一年、秀吉從信長擊六角氏滅之、十二年、京師多虞、足利義昭請一良將鎭京城、衆注意柴田勝家丹羽長秀佐久間信盛、信長特擢秀吉屬之、衆皆駭愕、以爲不堪其任、秀吉拜命、即日發軔赴京、總督諸務、剖決如流、事無不立辨矣、或諸其自斷專擅、信長斥不納、尋脩皇宮、以秀吉及村井貞勝監役、秀吉從信長徇伊勢、攻瀧香城、城兵射秀吉中腹、不撓、麾衆取城、賜食萬石、元龜元年、又從擊朝倉義景、陷手筒城、淺井長政遮絕信長之後、信長退、患義景之躡己、孰留拒者、諸將

相顧不答、而有沮色、秀吉請留、以功封于愛智川三萬石、姊川之役、佐信長、大敗義景之兵、長政守橫山、義景長政合兵圍信長於大津、秀吉救之、天正元年、以信長之旨、放足利義昭、而喩下淀城、秀吉攻小谷、獲淺井長政父子、是際、朝倉義景亦滅、信長裂近江十八萬石、增封秀吉、曰平長政義景、汝之功也、二年、秀吉城于長濱、居之、三年、秀吉從信長伐武田勝賴於長篠、勝賴敗走、秀吉請追、不聽、又從伐朝倉餘黨、秀吉特奉信長旨、潛師取河野進陷府中、虎杖木目諸城、不攻自潰、以功拜筑前守、更稱羽柴氏、增封至二十二萬石、自以爲、信長外寬厚、內猜忌、我承大封、非其素志也、恐不能全其終、一日從容白信長、請養一子爲嗣、信長悅、以少子秀勝與之、五年、上杉輝虎寇北邊、信長遣秀吉拒之、少利而還、信長不悅、秀吉請西征毛利氏、以自效、許之、賜以旗曰、山陽山陰、任汝所取、若能取之、則傾汝、及西海耳、秀吉對曰、君不以秀吉賤陋、委以大任、錫以大旆、此使秀吉專制也、何惡加之、戰勝者、君之靈、與諸士之力也、秀吉功不與存矣、竊上下功、貪其地、秀吉不忍爲焉、君之侍臣、森矢部等、有功、未封、願附之、秀吉以新勝兵、蔽海西指、西海可指日而殄夷也、秀吉望、復不在斯、唯所欲、假期年暇、而芟撥韓明、係其二酋之頸、

一郎當作二郎

甲郎一作足謂

致之闕下、而后承封於彼地、信長笑遣之、秀吉據姬路、取佐用、進攻上月、俘田直家、救上月、我兵少卻、秀吉大呼勵衆曰、今以尾濃、始敵山陽、耀武取畿、亦在斯、傷威損望、亦在斯、今日戰、榮辱之樞機也、諸士其勉焉、遂拔城、六年、秀吉大城姬路、上月叛、秀吉復攻、悉燔殺城兵、別所長治、在三木、結毛利氏、野口等諸堡郭、多應之、秀吉攻下野口、毛利氏大舉、邀我軍、秀吉留兵備三木、退陣于書寫山、拔神吉志方、更攻三木、築長圍、困之、七年二月、風雨、秀吉、以其夜、取丹生、丹生、長治之支黨也、又拔備中數城、夏、取丹波十餘城、秋、長治大窘、告急毛利氏、毛利氏憚我鋭、而不敢援、秀吉獲長治親族十人、益壘薄城、八年春、終陷之、殺長治、免其城兵、播磨悉平、攻山名熙豐於但馬、山名豐邦於因幡、兩山名俱屬毛利氏也、豐邦質子、在鹿野城、秀吉攻取之、石見但馬城壘、望風陷沒、熙豐以出石城、而降、但馬平、豐邦在鳥取城、爵之、事在毛利輝元傳、既而豐邦降秀吉、責其遲、與因幡一郡、其餘盡削之、九年、豐邦麾下、怨豐邦作亂、豐邦奔播磨、秀吉進入伯耆、平因幡、而還、歲晚、朝于安土、獻捷、將首三、寶刀一、駿馬百、土物五千、由內郭、至外郊、陸續不斷、織田信長、在城樓、望之、謂左右曰、秀吉非前日秀吉、嬰餌毋薄、十年春、毛利氏將吉川

元春、攻鳥取、秀吉救之、入淡路、二旬定焉、夏、入備中、攻降宮地冠山、敵兵、皆走高松、秀吉臨攻之、決甲部水、灌城、城兵、或結巢、或據樓櫓、秀吉發巨砲、摧樓櫓、元春、齊爲取、與毛利輝元小早川隆景、合兵而來、數挑戰、秀吉閉壘不出、竊謀曰、予既定數州、今又舉毛利氏、泯之、功益高、身益危、不如讓功於主公、乃馳使、告急織田信長、信長使明智光秀先來援、將自繼發、輝元聞信長大起兵而至、請和、秀吉不許、六月、光秀弑信長、計至、秘未發、翌日、城陷、輝元復請和、秀吉許之、召使者、告以變故、曰、事既如斯、猶和乎、宜與諸執事熟算之、使者反命、輝元使人來視我營、肅然如平日、隆景勸輝元和、事在隆景傳、織田氏諸將、莫首唱征光秀者、秀吉收師、至尼崎、大哭下發、語諸將曰、光秀、承右府渥恩、而不敢自足、爲悖道逆理、篡弑其君、禍虐其民、罪莫大焉、此上帝所震怒、而人孰不切齒、況我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可以不竭筋力討元惡、十三日、秀吉舍于山崎、織田信孝、丹羽長秀、池田信輝、中川清秀、高山長房等、來會焉、秀吉以長房爲先鋒、清秀信輝等繼之、兵各數千、秀吉率兵二萬、在後、光秀登天王山、而未陳、伐之、敗退、長房擊賊左隊、信輝擊賊右隊、皆克之、賊別將、在洞嶺、不戰而走、光秀保勝龍、即就圍光秀、逃走、小栗棲人刺

光秀、持其首、來獻、秀吉、奏捷朝廷、梟光秀首於本能寺、正親町帝、嘉秀吉功、授從四位下、任右近衞中將、秀吉、堅讓不受、秋、秀吉、建議、立織田信長嫡孫、爲信長後、諸將、分取信長遺地、秀吉、以自畧定播磨但馬因幡丹波四州、取之、柴田勝家、忌我威權猝熾、而奪長濱、乘醉踞罵焉、丹羽長秀、密語秀吉曰、勝家倨傲、可斬、秀吉不可、談笑自若、諸將長有事、促徹讌、各就國、獨勝家、不欲就、秀吉、遣義子秀勝爲質、勝家挾以往、亡幾、還之、十月秀吉、授從五位上、任左近衞少將、奏請、追贈織田信長官爵、允之、遂葬信長、告其親戚耆宿、莫來者、秀吉、自爲喪主、諸將、推尊秀吉、專管京師、柴田勝家、邑邑不得意、而結織田信孝、瀧川一益、佐佐成政等、謀害我、織田信雄、恭譖我、乃來議、秀吉曰、勝家在北國、阻雪不能出師、摧其支黨、勝家隨亡、則攻信孝、信孝出母、爲質、請和、勝家、亦請和、秀吉、皆知其佯、而許之、謂左右曰、彼欲待雪解而合兵來掠耳、我豈求乎陷謀中者乎、宜先褫之魄矣、十一月、擊長濱、降勝家義子勝豐、而樹砦備兵、以塞勝家衝道、十一年、正月、朔、秀吉歸姬路、頒財、賚士民、七日、入朝京師、遂至安土、與諸將決議、分兵七萬五千、三道入伊勢、放火桑名、退陳、誡諸士曰、瀧川一益、練習戎事者、今夜、必來襲、其備之、其夜、果來、視有備而去、閏月、秀吉、取伊勢三城、以龜山、附織田信雄、令人攻峯城、未降、勝家、起師、二月、焚掠近江、秀吉分兵、當一益、自防北軍、馳至賤嶽、北軍既退陣、秀吉、登山望曰、敵壁壘之堅、頓師不如遲之、實列結塢壁而退、軍于長濱、三月、勝家悉兵、營柳瀨、四月、織田信孝、起兵、應勝家、一益、秀吉怒曰、信孝作盟、諸將所知、口血未乾、而背幼主、黨老賊、罪不可赦焉、則磔信孝之母、遂率兵、到大垣、十八日、與信孝、戰破之、趣岐阜、臨呂久川、時、雨甚、水漲、秀吉、按師而止、二十日、勝家將佐久間盛政、破中川清秀、秀吉方午餉、聞訃、問使者曰、盛政退乎、曰、未也、秀吉、投箸而起、雀躍曰、我大勝矣、即使健卒五十人、疾馳、募求沿道、供炬與食、曰、他日厚報之、秀吉、以輕騎一萬五千、繼進、比至藤川、日暝、土人、持炬導師、簞壺爭迎、兵皆立食、二十一日、平明、掩擊盛政於賤嶽、秀吉、大呼勵士、士氣大振、弓銃交發、聲動山谷、福島正則、加藤清正、加藤嘉明、平野長康、脇阪安治、片桐且元、糟屋武則、揮槍、石河貞友、櫻井左吉、伊木遠雄、執刀、所嚮無敵、軍中謂之七槍三刀、以美之、貞友傷、遠雄、死、餘衆紹續奮鬪、大敗敵兵、獲盛政、自餘斬首五千餘級、追北至越前、二十三日、圍北莊、而縛勝家諸親戚、以視勝家、勝家、力竭、放火自盡、秀吉乘克、鼓行、北徇加賀能登、悉

常任一作長房

紀伊川一作吉野川

平之、終攻滅織田信孝、降瀧川一益、伊勢伊賀畧定、六月秀吉、進從四位下、任參議、七月、裂地賞諸將之戰功、德川毛利上杉諸氏、皆使人來賀戰捷、秀吉、欲開覇府、而熟按地形曰、輦轂之下、狹迫、不可布列諸侯邸第、而地亦險岨、不便轉漕也、夫大阪者、前左沃野、後右河海、天下之要地也、十一月、賦近畿十餘州、大城大阪、築閣九層、飾領甍、以黄金、府城之壯麗、振古未有也、成則徙之、十二年、春、織田信雄、以故、與我絶、德川公、援信雄、來攻、此時、近畿新定、四邊未靖、秀吉使丹羽長秀前田利家、當北面、浮田秀家、當西面、中村一氏、當南面、自將步騎十二萬五千、東至犬山、巡視地形、信雄、與德川公、合兵、陣于小牧山、秀吉、對山而陣、以複塹重柵、自堅焉、遺書請戰曰、我既設塹柵、爲閾限、莫復有退志、請詰朝與君師戲矣、君欲抗、盍效我設乎、高山常任諫曰、德川氏、儻用婦言、答之、君必忿矣、忿戰者不勝、君其圖焉、秀吉弗聽、德川公軍吏復書曰、我師有律、人未嘗犯也、奚煩用塹柵爲、君欲用、自爲之、我無用矣、故不啓寡君、敢以私而答焉、秀吉怒、以左右數騎、而起出、常任諫、秀吉曰、非汝所知也、直馳濟邱、而披裘拊髀、呼曰、食焉、敵覘其金甲錦袍、曰、秀吉也、毋失逃、銃競發、不中、秀吉顧曰、天授覇主、丸亦辟易矣、四月、秀吉、徙陣樂田、池田信輝、森長可、請襲參河、弗聽、強請、乃誡曰、勿侮敵、德川公、襲擊信輝長可於長湫、殺之、秀吉、聞其敗、投袂起、提精兵二萬、向長湫、至則、日夕、公既收軍、在小幡、秀吉、欲以旦日攻之、其夜、公歸小牧山、翌日秀吉、亦歸樂田、五月、分軍守樂田、自攻取利井嶺神戸松島竹鼻諸城、六月、以竹鼻、予一柳直末、自餘封畧有差、秀吉、陣于大垣、數徇伊勢尾張、多降城壘、長曾我部元親、窺大阪、中村一氏、防之、十月、秀吉、與織田信雄、和、德川公、使使來賀焉、尋送子爲質、秀吉養之、是名秀康、十一月、秀吉爲從三位、守大納言、十三年、春、正親町帝、春秋既高、有遜位之志、而以別宮傾圮、未果、秀吉承旨、而繕脩焉、帝深善之、擢秀吉、爲正三位、任内大臣、初、根來寺僧徒、負亂剽奪民產、織田信長伐之、未平而死、賊益猖獗、雜賀黨、與之勠力、橫行南海、秀吉疾之、將兵十萬、徇南海、根來雜賀二黨、設三寨於千石壕、連弓銃、邀我軍、秀吉、逕進、豐臣秀次、橫擊、併發火箭、中賊硝櫃、寨中糜沸、我兵急攻之、寨陷、則以生兵六萬、進焚根來、乘勝攻雜賀、雜賀降、圍大田、引紀伊川灌之、獲其將校五十人、悉磔殺焉、此際、高野僧徒亦拒命、而聚亡賴不逞者、抄掠民田、秀吉遣人徇曰、不服、與根來同刑、僧徒、股栗慴服、賊悉平、遂徹關便行旅、於是、以近江、賞豐

臣秀次、夏、秀吉、遣羽柴秀長・豐臣秀次等、三道並進、攻長曾我部元親、仙石久秀、以兵應之、拔屋島諸城、迎軍、七月、元親、納質乞和、秀吉、數其罪、削伊豫・讚岐・阿波三州、以此、分封諸將、秀吉、既裁定中原、欲爲征夷大將軍、今出川晴季、善秀吉、則諷曰、故事、征夷、非源氏、不得、公爲藤原氏、關白可得、秀吉曰、關白何物、曰、人臣之極也、貴重在征夷之右、秀吉大喜、時、二條昭實、爲關白、即諷、解職、請代之、天子、優詔許之、秀吉、素非藤原、欲冒其姓、遂請賜新姓、爲豐臣氏、且請、以官爵拜佐命功臣、皆許之、於是、置京尹五人、秀吉、歲入、二百萬石、蓄積滿溢、則曰、予不可獨封殖矣、分金銀諸功臣、一日悉散、八月、秀吉、自將步騎十萬、徇北陸、佐佐成政、在外山、連壘栗殼嶺、邀我軍、秀吉、航海、襲外山、成政惶駭、出降、秀吉收其封、此役也、丹羽長重、犯律、秀吉、糾其罪、移封、以越前・加賀二州、分賜諸將、長驅入越後、自諭上杉景勝和、使金森長近略飛驒、長近滅其國主姊小路氏、秀吉、以其國、封長近、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八

列傳四十四　尾張　一色重煕　著

豐臣秀吉下

天正、十四年、二月、秀吉築邸於內野、名聚樂、德川公、以故、未和、秀吉、屢遣使喻公、不聽、秀吉、沉吟、累日、不樂、一夜、就寢、四更猝興曰、余得德川之和、左右驚問、曰、德川某、失其配、若以我妹、妻之、奚爲不和、時、秀吉異父妹、爲佐治日向妻、奪之、日向悒恚、自殺、秀吉、遣使者往喻公、秀吉預謀公之意、而齎手書、以致矣、既至、公曰、好意至此、吾奚敢拒之、雖然、吾既定世子、常以監國假令、交質、世子不可遣焉、若新婦產子、而不得以爲世子也、且吾死後、勿創封矣、使者、出秀吉手書、視之、皆符合、四月、結婚、以召公、未來、九月、秀吉送母氏、爲質、有司、或謂曰、以母爲質、若有變故、將如之何、秀吉哂曰、是非汝所知也、十月、公入朝、秀吉、出迎犒之、命酒饌、窮極豐美、公悍、秀吉竊謂曰、我起于微賤、而諸侯或不心服也、幸足下、枉意、恭肅執禮、以示諸侯、則吾事成矣、公、許諾、十一月、會諸侯於聚樂、公在首座、而拜跪太敬謹、諸侯爲改容、相謂曰、德川

氏質大應、以來、猶遜讓、如斯、我曹不可不傚也、島津義久、間中原多故、而蠶食西海、伊東・大友諸氏、爲之所侵逼、窮蹙乞救、秀吉、發諸將、攻義久、使仙石秀久齎書先往諭之入朝、誡曰、彼若不聽、則俟俟我自往矣、秀久說喻、不聽、乃怒、進戰失利、秀吉、謫秀久、奪其邑、予之尾藤知定、知定屢從軍旌功者也、十二月、秀吉、爲太政大臣、關白、如故、是歲、秀吉、建方廣寺、塑造大佛、秀吉奏請、伐島津義久、賦尾張以西、三十七州、起兵、具三十萬人一年食、馬稱之、沿道驛舍、置吏取辨、十五年、二月、諸國之兵、來會者、

三十餘万或作二十五万或作二十万或作十五万

三十餘萬、士馬皆精強、秀吉、部署諸軍、號令嚴整、諍鬪妨公事者、暴虐害民生者、一切禁之、三月、朔、秀吉、自將發兵、水陸並下、旌旗蔽天、師不留滯、二十八日、著馬嶽、分兵而進、遺義子秀勝、攻岩石、四月、拔之、秋月種實降、肥後諸城皆潰、師進取八代、表榜曰、僻土陋民、爲奸雄所陷、久罹塗炭、我素知其脅從、今將與之更始、而不敢問其舊罪也、改節革行者、皆容之、於是、降款相踵、軍門如市、五月、師至千代川、水軍諸將來會焉、以太平寺、爲牙營、斬木拓地、列布陣營、以視彌久之勢、羽柴秀長、自日向、前田利長、自大隅、各以兵五萬、入薩摩、與諸軍相合、臨鹿兒島矣、義久乃降、秀吉、悉削其侵地、而更布政令、六月、斂軍、次于太宰府、

七十万或作二十五万或作二十六万或作八十万

取西海之諸任、論將校之戰功、黜陟有差、召松下之綱、予邑、報其舊債也、後、封之萬石、孚治惟谷、掌阿蘇神祀、乘世亂、掠地、自封二十四萬石、怙勢抗命、秀吉、創其掠地、七月、凱還于京師、天子、遣使郊勞之、十六年、秀吉、請正親町、後陽成二帝、幸于聚樂、四月、二帝、二后、諸皇子、咸至、秀吉、率群侯百司、爲盟、同奬皇室、事在帝紀、遂以都下租税、充二帝供御、先是、東北豪族、佐竹里見、結城那須岩城蘆名蠣崎諸氏、皆納重幣、求需和好、獨北條氏政、據保阪東、負嶮、未服、秀吉屢使人諭其不庭、氏政依違、答之、不敢入朝、五月、秀吉、使富田知信諭氏政、氏政曰、歷再期、然後往矣、知信曰、緩矣、請速之、竟約以今冬、既而、氏政使來曰、眞田昌幸、侵我之田、公使彼返田、則朝矣、不者不能、諸將曰、氏政、傲慢朝命、而辭多反覆、請伐之、秀吉曰、未也、優禮使者、命昌幸、歸侵地、十七年、前田利家、享秀吉於京師第、秀吉、始用牛車、視足利氏之故事、五月、秀吉、浴于有馬溫泉、秀吉、出金銀各三十六萬五千兩、奉天子及後宮宗室、其餘、分于公卿百僚諸功臣、七月、北條氏政、猶未朝、秀吉、復使富田知信、津田信季、趣氏政、氏政不禮、竊訕秀吉、使者復命、十月、秀吉、奏請、討氏政、氏政之使者、石卷康昌、在京師、大懼、因石田三成陳謝、秀吉不聽、縶康昌、檻送

相模、而遺書氏政曰、天子、不以秀吉之愚昧、委以寵命、而擢居輔弼之地、秀吉、欲致報之萬一、捐躯徇節、以走國難矣、天既厭東、戰輒勝、攻輒昭、四方豪强、翕然授手、海內得靖、獨公久闕朝貢、秀吉、嘗發使致意、公則命之、是以、秀吉、日夜引領東望、以竢車馬之至、於今數年、公終不果至、此蓋有故也、秀吉、將率敝賦造受命矣、氏政、見書、無懼色、曰、彼大舉來攻、則糧食難給也、小則不能窘我也、秀吉、傳檄於駿河、越後、以西、四十五州、聚兵、下令曰、畿內半役、西國南海、十兵賦四、北國賦六、關以東、迄尾張、亦賦六、尾張以東、賦七、德川公、有姻于氏政、時論或異之、十八年、正月、公送世子、爲質、秀吉曰、公推誠至是、我獨何挾疑、乃遣歸世子、三月、朔、秀吉、戎服入朝、留賜節刀、翌日、發京師、隊伍整列、甲仗鮮麗、兵騎、絡繹不絕也、四月、秀吉、至小田原、諸國之兵、來聚者、凡七十萬人、氏政將、松田憲秀、通款、勸秀吉、而陣于石垣山、秀吉、糊紙爲壁、畫板爲礎、一夜、成城、張幟其中、翌日、敵望之、駭愕以爲神、我兵、下瞰小田原、悉辨其虛實、城中防禦術窮、秀吉、謂德川公曰、氏政亡、無日、舉阪東、予公、然則治奚地、公曰、因氏政之治、秀吉曰、我按地圖、距此、二十里、有江戶者、枕海控河、土地膏腴、四達之地也、此可以居矣、公深然之、及事平、公終治之、秀

吉、既取六十餘城、小田原、未陷、有訛言曰、德川公、與織田信雄、並通氏政、秀吉、以左右數人、詣信雄、相攜、偕飲于公所、笑言歡欸、毫無疑色、訛言乃止、五月、秀吉、慮諸軍士倦、則下令休戰、遣長圍、更番迭息、而張筵歌舞、間用新聲、以慰衆心、初秀吉、發舳艫也、人或恐海程遼遠、謂秀吉曰、儻爲海若所妨、饋運難供、將如之何、秀吉曰、何海若、敢妨敕征之師、乃手作書、沈之曰、汝勿患、遂發舶、至是四十餘日、無逆風、海波綏靜、而糧食狼戾、諸營士卒、無復有饑饉、當此時、佐竹岩城相馬秋田南部津輕氏等、或自來、或遣使、附、旁午道路、六月、伊達政宗、亦來、政宗、掠有會津仙道、秀吉、詰政宗、削其封、謂曰、我嘗不協子心、則亟退脩守備、我以一二諸侯、相見于城下、政宗曰、政宗、安敢抗殿下、死生奉明令、秀吉、語政宗曰、子處褊陋、其所爲、瑣瑣私鬪耳、未覩義軍大衆也、遂延政宗、指視諸軍、旌旗林立、屯營羅絡于山野、寸無間地、兵仗光彩奪睛、政宗、俯伏不敢正視、既而、遣歸政宗、諸將、請留之曰、一放之、必爲害、莫遣、秀吉哂曰、我既覆巢、何害能爲、此不用寸兵、坐取奧羽、非汝曹所知也、七月、八州諸城、大半、既陷、其將士、多在小田原、我縶其妻孥於城下、誘降將士、將士降款者、陸續不絕、秀吉、以款書、遺北條氏直曰、子將校、爲擒虜、已衆如

斯、子事去矣、盍自圖焉、氏直、氏政之子也、氏政、氏直、以爲將校賣己、而君臣相疑、秀吉、令人諭降氏政父子、弗聽、亡幾勢竭、自降、秀吉議曰、我奉王命、出討、而不戮其渠魁、以私喻之、天下謂我何、竟賜氏政死、梟之京師、放氏直於高野、移封德川公於阪東、自餘封賞有差、八月、秀吉、引兵而東、伊達政宗等迎謁、導之、至白河、秀吉、置鎮將而歸、過鎌倉、觀源賴朝塑像、撫其背曰、無尺土一民之資、行志天下、唯公與予耳、公、予之友也、雖然、公起于勳門、人心易服、孰與予起于寒門、人心難服、且予欲畧地至韓明、此非公所不能乎、秀吉行、入尾張、指一村曰、此我鄉里也、乃屏儀衛、單騎、入中村、召父老、置酒歡笑移時、大賚而去、九月、凱還于京師、朝鮮琉球、諸蠻、入貢、唯明未至、則命朝鮮王李昖、召明曰、若不來、則以汝、爲鄉導、攻明、昖、內懼明、意沮、十九年、秀吉、遣宗義智、責昖、昖、依違無報答、秀吉、不懌、初淺井長政之亡也、其妻、更嫁柴田勝家、三女從之、勝家亦亡、三女失據、潛匿一乘谷、秀吉聞其長女有色、納之、寵傾正妃、生男鶴松、前是、秀吉無子、以故、酷愛之、是歲、鶴松、甫三歲、夭、秀吉痛哀不置、殆廢寢食、或出遊自慰、一日、登清水寺臺、西望、歎曰、丈夫處世、無持百齡者焉、以鬱快終其身、今中國新定、我官在上司、聲教未遍四夷、甚耻

之、今欲翻武異域、糺撻醜類、而盤阻王化者、以逞意焉、則爽隣、起師、遂傳檄、召諸國兵、征朝鮮、明國、秀吉之母大廳、諜聞秀吉渡海、而惘然若醉、秀吉則止親征、發卒十萬、城于肥前名護屋、是爲行營、周郭宏大、臺觀、窮極華麗、所費百餘萬金、秀吉讓關白於義子秀次、故事、父子相繼、爲關白者、以前關白、稱太閤、秀吉既辭職、專執大政、如故、秀次無與焉、秀吉大獵于參河吉良、置網數百里、鷹犬數千匹、有力人皆驚從行者、是歲、長崎開貿易場、使寺澤廣高管異域之通商、文祿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秀吉率兵、發京師、或人曰、此役也、必有書信之往來、從善淡文者如何、秀吉笑曰、使彼用我字耳、四月、師到安藝、秀吉謁嚴島、祈勝、而投百錢祝曰、克則錢多面見之、皆面、衆兵踊喜、蓋謀相合兩錢也、諸軍會肥前者、凡五十萬人、秀吉成朝鮮地圖、分之諸將、部署其所向、以西南四道之兵、三十餘將二十餘萬人、爲八軍、別置水軍游軍、使浮田秀家爲元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大艦數千艘、舳艫相啣、次序不亂、累列千里、秀吉以畿內東北三道之將士、領行營、而遙授方畧、五月、軍屢克朝鮮、捷書荐至、秀吉意明人救朝鮮、遣援兵六萬、大廳私懷秀吉入朝鮮、痛念作疾、侍女百方說慰、弗信、七月、篤疾、秀吉迅速歸省、至則既薨、秀

續日本史卷八　豐臣秀吉　十　我自刊我書屋

吉大哭、十月、復赴肥前、二年、重遣援兵、明人、請獻朝鮮三道、和解矣、子秀頼生、秀吉喜、歸于大阪、秀吉獲諸將所獻之馘、瘞埋方廣寺、名曰耳墓、三年、正月、大城伏見、課天下侯伯、助土木費用、而起役夫二十五萬、諸國輸巨木石、以務盡殿闕之壯飾、二月、秀吉游于吉野、三月、往于高野、四月、浴于有馬溫泉、四年、伏見城成、秀吉徙居之、秀吉命吏、檢天下之田、秀吉建法令曰、凡國司郡宰、毋私婚、毋私盟、毋鬭諍、毋多畜妻妾、毋飲酒及亂、毋猥駕輿、搢紳、五侯、高年、病疾之駕輿、不在制限矣、五侯、謂德川公、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小早川隆景也、又令曰、公卿門主、毋懈各職、諸社諸寺、必遵古規、諸國之租稅、三分取二、諸吏、毋構別第、傳隸毋僭費、往來毋覆面、毋酖酒、毋猥用菊桐徽號、有罪定獄、必詢之十家、十家、謂五侯、及前田宗向、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長束正家、增田長盛也、先是、洋人、傳天主教、織田信長頗信之、爲設一寺、以廣其敎、愚民或爲之惑溺、秀吉不好之、是歲、磔殺洋人伴天連等二十餘人、而禁其敎、慶長元年、明人來獻方物、二月、秀吉脩淀川隄防、五月、秀吉入朝、六月、征虜諸將、留兵釜山、而凱還、七月、地大震、德川公來見秀吉與公俱入朝、時震猶未止、車乘不備、從者、僕身重足、不肯進行、獨秀吉無畏色、

十六万三千或作十四万

談笑自若、既歸、過方廣寺、見大佛摧裂、罵曰、我糜財勞人、以起大役、欲使爾永護國家、然身且不能保、能護國家、則射之、伏見城頹、秀吉命脩之、更造牙城於木幡山、八月、明使者、來獻蟒衣翼善冠、地圖、武經、及良馬三百匹、虎皮、豹皮、猩猩皮、彩革、青革、各三十枚、錦綺雜帛、千許端、孔雀、麝香、白黑二象、犬等若干、朝鮮使者亦來、秀吉使人斥朝鮮使者曰、汝未致三道、使者太微矣、我不欲見也、九月、二日、召明使者、群侯百司、以次羅列廷內、衞士呼蹕、有間、帳開、秀吉出、使者屏氣踧踖、不敢仰視、捧書膝行進獻焉、小西行長、介助終禮、使者罷退、秀吉被所獻衣冠、曰、我降伏明韓、而王其地矣、命僧承兌讀書、行長私承兌曰、書辭恐不如沈惟敬之言、儻有牴牾者、子幸諱之、惟敬、明之使者也、其爲虛言、行長竊與知焉、承兌曰、此國家大事、不可諱也、乃入讀書、至日封爾爲日本國王、秀吉勃然作色、拋弃衣冠、取書擘之、罵曰、我王日本、與否、非虜所預也、詰行長曰、汝專掌和議、以辱社稷、罪不容死、行長曰、和事、臣非敢專之、三奉行所共知也、出書數紙、爲證、承兌等救解、僅得免、即夜、秀吉使人逐明韓使者曰、書詞不遜、此似未審我刀之利也、我應復遣兵、汝等早歸備之、遂傳檄西南四道、召兵、二年、兵聚者、凡十六萬三千、則以小早川

續日本史卷八　豐臣秀吉　十一　我自刊我書屋

秀秋、毛利秀元、爲元帥、黑田孝高、副之、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如初、再伐朝鮮、明復救朝鮮、相成脣齒、三年、春、我軍併拔二虜、三月、秀吉攜子秀頼、及夫人、諸姬、遊于醍醐、輿馬服飾、競作華麗、以眩燿人目、讌飲徹夜、肉絲之聲、皆悉新奇、帝使來慰問之、公卿交餽、列侯諸司、周旋執事、而具水陸之佳饌、以佐秀吉之驩矣、四月、秀吉命在韓諸將、留兵十萬、其餘罷歸、五月、秀吉脩造大佛、罹疾而止、六月、伐韓之軍、至、秀吉延見諸將、慰勞之、賞罰有差、七月、秀吉疾病、召五奉行、謂曰、頃日、列侯與內臣、意弗相得、是兆禍亂也、予死、則事必起矣、卿等能和解之、幸令衆人勠力扶翼秀頼、十六日、大會列侯百僚、奉行傳命、皆曰、謹敬奉命、雖然、私憾、各有所執、不能如尊旨也、再三告喩、弗聽、奉行入白、秀吉謂德川公曰、一煩足下、公出申喩、衆對如初、公怒、厲聲曰、諸子、既皆奉命、然其心不一、勠力之義安在矣、衆懾伏曰、敢解私憾、公入報、秀吉大喜、則命行饗、而酒殽既設矣、衆爭坐張頗盛氣、論議喧騰、中村一氏、生駒親正、止之、不能定焉、語德川公、公復出、按劍曰、諸子、獨畏予、以解憾、故以報太閤、太閤懌、設鼓饗、而子等、終不和、此無它、實于子等也、予敢報之、顧奉行曰、急關諸門、勿遣一人、衆皆股栗、謝罪、悉倡而罷矣、秀吉聞事、垂涕、

十八日或作十三日

勞公且曰、外國未服、若聞我死、則必來窺、非足下、莫能平之、倘代我、以統天下、秀頼幼弱、不足爲矣、至其長、當立與不、一任足下、公辭曰、家康不堪其任、更熟思之、秀吉再三言之、公固讓而退、於是置大老中老、分執政事、八月五日、會二老奉行以下宿將、盟曰、諸藩協心、同輔嗣子、而勿廢公事、勿易舊典、勿漏秘議、勿樹黨、勿挾憾、勿不告結婚、勿不告交質、而封國削邑、一從嗣子之長矣、秀吉疾大漸、謂曰、速撤朝鮮之師、毋使我十萬兵爲海外鬼矣、十八日、薨于伏見城、以遺命、秘喪、葬于阿彌陀峯、而后發喪、作廟其西、贈正一位、秀吉濶達聰明、以御天下、予功臣、以大封、毫無有吝心、每出行、巨囊盛金幣、沿道賑貧民、雖然府金、有贏溢、輒悉之、分賜諸將校、或人諫之、秀吉曰、適公、旣有天下、奚爲與商賈爭小利、儻使用度罄竭、則乞于諸侯而已、嘗謂、天下有背我者、未有勝我者也、一夕、銃聲累聞、左右驚怪之、秀吉曰、是蓋將士獵歸、而發滑丸也、遣人撿之、果如其言、敏哲率此類也、四年四月、秀吉廟成、詔賜號豐國大明神、豐臣氏亡後、停神號、更曰國泰祐松院、不脩祭祀、以任廟之頽廢矣、有二子、長鶴松、夭、號祥雲院、次秀頼、別有傳、

續史氏曰、人不可以無年矣、使秀吉孩提而終、一乞兒耳、齡亂而終、一浮居耳、弱冠而終、一盜竊耳一僕隸耳、丁壯以後、戡除前礙、耀武海內、垂名竹帛、雖古之豪傑、不能與之侔功烈矣、世有以其外征爲蛇足者、此不必然、昔者帝室之盛也、韓國稱臣、入貢、其言曰、永稱西藩、不絕朝貢、隋唐亦相來聘矣、及皇綱中弛、韓國食言、以闕朝貢、明國黨之、以拒我命、秀吉新挾輔帝室、令朝廷諸儀復古、而獨外國朝貢、未復、斉之可乎、前韓與後韓、隋唐與明、雖殊其種、而居其地、不行舊禮者、不可以不征也、秀吉、徒知其可征、未知聲其罪、此所以不遠服也、其志不遂、天奪之年、予竊惜焉、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五

森可成 子長可

池田信輝 子輝政

森可成、小字滿、更稱與三、又稱三左衛門尉、後爲武藏守、遠祖、鎭守府將軍、源義家之子、義隆、號森冠者、十二世祖、左衛門尉、泰家、居美濃、隷土岐氏、相承、至父越後守可行、或曰可成、父、爲泰政、亦爲左衛門尉、從土岐定明之軍、戰沒矣、可成、屬齋藤秀龍、既仕織田信長、信長所經營、可成多佐之、弘治元年、與從信長、取淸洲、可成功冠于諸將、二年、林通勝、反信長、信長討之、戰無利、可成、謂信長曰、復戰必克、信長曰、何以知之、對曰、有喜色、信長曰、善、即擊之、可成曰、少頃俟之、敵勢倍銳、通勝弟光春、縱兵來掠、可成曰、可、信長擊斬光春、餘黨悉降、永祿中、信長與岩倉之兵、戰于浮野、信長軍靡、可成、大呼鬭與殺信長克之、笠寺城守戶部政直、屬今川義元、政直善書、可成、倣其書、搆年迫眞、則爲僞書、紿義元、義元殺政直、而大舉來略、信長欲襲其營、老臣、或沮之曰、衆寡雖敵、可成曰、不然、今敵解甲休憩、可騎而蹂藉矣、信長善其議、終斬義元、八年、擢烏峯城將、更名金山、十一年、從信長、攻拔箕作、齊龍寺、諸鎭、而入京師、攻岩成左通、克之、信長命可成、護神祠、撫民庶、元龜初、出鎭滋賀宇佐山、淺井長政、來攻、可成、斫敵六騎、被創而沒、長子可隆、次子長可、

金山或作兼山

長可、一名長一、或名忠政、小字勝藏、又稱長藏、剛强絕倫、梟名四布、爲武藏守、時人、號爲夜叉武州、父沒之年、兄亦戰死于越前、長可立、守金山、天正中、從織田信長、攻長島甲斐之役、長可、爲織田信忠先鋒、所向無前、武田勝頼、委國而逃、長可、從織田勝長、徇上野、降之、而賜信濃四郡、食十萬石、勝頼餘黨、所在蜂起、長可伐之、斬首三千、以捷、獻織田信長、長可三弟、長康一名長定、稱蘭丸、長隆、稱坊丸、長氏、稱力丸、或稱中丸、皆慧悟、爲信長所器、常侍左右、長康最寵、從信長伐平甲斐、賜岩村五萬石、嘗、信長陳珍玩、謂長康曰、任汝所取、長康曰、臣所望、不在此、所望者、先臣可成之舊領滋賀郡也、信長、欲予之、未果、明智光秀、作逆、長康、先覺其機、語之信長、信長弗信、及光秀以兵迫信長於本能寺、喊聲大震、信長、未知執所作矣、長康曰、斯必光秀也、信長、使長康出覘之、果然、長康長隆、長氏、皆戰死、長可聞變、挾諸質子、馳到美濃、

勝藏一作勝三

海津一作民津

盡斬之、遂入京師、豐臣秀吉、始大、長可、附秀吉、攻肥田玄蕃、拔郡防山、更陷大森、上有智等數寨、近傍諸城、郡上等、望風而降、則遣人說諭高山妻木、下之、又勝遠山友政、友政、不從、長可、發兵、圍苗木、友政、委城遁去、長可、從秀吉、擊柴田勝家織田信孝、皆滅之、時、長可、失信濃封土、秀吉、憐復金山城、食十萬石、如故、秀吉、與織田信雄、生嫌、舉兵相持、長可、與婦翁池田信輝、會秀吉之軍、信輝戰失利、長可、奮憤、欲以死而一洒焉、則入請、以弟忠政、爲嗣、即起、戰于長湫、敗沒矣、秀吉、深加悼惜、而命忠政、襲其封、賜羽柴氏、爲左近大夫、兼侍從、小田原之役、忠政、從秀吉、有功、移封河中島、加二萬石、秀吉、薨、更附德川公、關原之役、從軍旌功、移封美作、又加五萬五千石、大阪之役、多得首級、任美作守、復本氏、進左近衞權少將、授從四位上、後嗣有罪、削封、遷于赤穗、食二萬石、子孫相傳、

池田信輝、初名恒興、稱勝三郎、號勝入、鎭守府將軍源賴光之後胤也、賴光玄孫、右馬允泰政、始稱池田氏、泰政後、十餘傳、至教依、養楠正行子教正、爲嗣、世居攝津、父恒利、任紀伊守、遷居尾張、信輝襲父官、隸織田信秀、攻陷星崎、信秀、美其驍健、以偏諱授之、於是、始稱今名、海津之役、斬敵魁首、永祿元年、信秀既死、其子信長立、信長弟信行、作逆、而入逼信長、信長傑伏力士三人、刺信行、誤逸之、信輝追屛斬之、三年、信長擊齋藤龍興、信輝爲其先鋒、龍興將稻葉者、驍捷、衆憚長之、信輝、及佐佐成政、與之接戰、時旣夜、不辨形貌、而認其聲、交縱之、二人讓其首、不取、柴田勝家、拾收以獻信長、信長褒賞二人、十一年、從信長平京師、十二年、又從定伊勢、元龜元年、又從攻越前、二年、叡山僧徒作亂、信長、欲燔山、信輝曰、今時過午、不得不及夜也、果然則逃逸必多矣、不若待明旦也、信長然之、信輝累功受萬貫之邑、擢犬山城大夫、天正中、討荒木村重、平之、賜攝津、信輝以犬山、讓女婿織田勝長、信輝征南海、信長爲明智光秀所殺、信輝從豐臣秀吉伐平光秀、信輝剃髮、讓官子之助、增封食十二萬石、十一年、信輝鎭大垣、之助鎭岐阜、秀吉與織田信雄生隙、舉兵相攻、信輝臣片桐者曰、君因織田氏而起者、一旦棄其子孫、天下謂君何、伊木者曰、羽柴氏亦非無恩也、方今之勢、織田日衰、羽柴日盛、君拘區區小節、而不知天命之歸、改者、反爲世人笑矣、不思之、會秀吉之使至、告曰、因足下之援、而得事平、以美濃尾張、予之、信輝許諾、片桐歎曰、危乎、此舉也、池田氏之亡、無日矣、信輝攻陷犬山、十二年、春、德川公救信雄、四月、信輝建議曰、

德川氏、舉國而來矣、今、潛兵、擣其虛、可以逞焉、片桐、諫弗聽、信輝、入請、秀吉沈吟不決、翌日、復請、乃允、使豐臣秀次、森長可、佐信輝、二人、並信輝之女婿也、信輝曰、親戚偕赴、懼無臨左顧、賜一軍監、秀吉、遣堀秀政、兵凡三萬、六日夜、由間道發、九日、陷岩崎、德川公、來襲師於長湫、信輝之助、並戰沒、信輝、稱護國院、之助、其長子也、驍勇不減父、累旌戰功、次子輝政、

輝政、初名照政、小字古新、稱三左衞尉、年甫十五、從父兄、討荒木村重、輝政濕淵手巾、渴飲御之、以戰、兄弟倶得首級、捽以織田信長之命、攻華隈、拔之、信長之征甲斐也、輝政兄弟、爲先鋒、長湫之役、輝政聞父兄之死、而欲反擊、圍人止歸、豐臣秀吉、以岐阜、封輝政、輝政、從秀吉、討佐佐成政、克之、紀伊薩摩二役、亦從有功、賜姓豐臣氏、任四位侍從、小田原之役、亦率兵會之、城陷、進備會津、輝政、爲之先鋒、而徙封吉田、慶長中、討石田三成、輝政、與福島正則、分路攻岐阜、輝政踰河田渡、而遇敵于米野、破之、進陷岐阜、移封播磨、八年、加封備前、進少將、十五年、加封淡路、凡食九十萬石、十七年、德川公、賜松平氏、任宰相、陞正三位、十八年、薨、稱國淸院、初輝政、以父兄之故、與德川公有宿嫌、輝政夫人、中川氏、薨、公以女、繼室、輝政、不可、豐臣秀吉、爲氷媒、輝政不得辭焉、配之、和解、既封于鉅鎭、公尙意之、使安藤重信、村越直吉、慰輝政、以監邦政矣、輝政、平素遠聲色、節服御、自奉太儉矣、布令、禁斷奢侈、國境化之、倉廩大富饒、則重聘、招致四方之名士、且振贍管內之貧氓、以得上下之驩心矣、嘗謂、大封遠州、非一身自供之謂也、竭力研精、可以藩屛于王室矣、輝政、又謂、予封于大國、實德川公之賜也、欲報之、未能萬一、若阪東有事、兼程赴之、不敢後諸將、而蹈湯蹈火、固所不辭也、有三子、長武藏守、利隆、中川氏所生也、次、左衞門督、忠繼、次、宮內少輔、忠雄、德川氏所生也、三分封土、利隆、播磨、忠繼、備前、忠雄、淡路、利隆、初名宣隆、拜四位侍從、大阪之役、從公軍、斬首、六百餘級、子光政、稱新太郞、賜因幡伯耆、襲四位侍從、遷少將、更封備前、忠繼、亦四位侍從、無嗣子、忠雄、爲其後、任宰相、而轉封因幡伯耆、二家、各食三十餘萬石、子孫相襲、

續史氏曰、可成信輝、父子、相踵、赴難、弗辟、而有烈士之節、非苟生懟門者、

續日本史卷之六十九終

列傳四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佐佐成政

福島正則

外山或作富山

佐佐成政、稱內藏助、尾張人、佐佐木氏之別族也、父盛政、仕織田氏、兄政次、稱隼人、桶挾間之役、戰死、成政立、嗣父後、永祿中、從織田信長、攻齋藤龍興、與池田信輝、獲其貝、相讓其功、時人多之曰、戰國之俗、非己之有、亦奪之、如二人者、希世奇士也、信長將賞二人、信長置保侶騎、撰擇驍士、充之、成政、居其首座、元龜元年、從信長攻淺井長政、既撤兵、令成政、及梁田中條氏、殿之、三人之兵、僅銃手五百、騎騎五十、長政、傳其寡、以精兵數千、躡之、成政等、自執槍反戰、而却其兵矣、三好義繼、釋光佐等、據攝津、作亂、信長遣成政先往攻、自繼之、天正元年、信長、與朝倉義景、相持、義景、夜遁、信長急起、追之、前有數騎、及則成政等也、相與馳驟、大破義景、義景亡矣、遂攻滅淺井長政、二年、春、諸將朝于岐阜、宴酣、信長出義景、長政之首、以觀衆、衆皆賀、成政進曰、臣列于將校之座尾、而覩茲盛事、何福加之、然猶有邊隅未靖者、豈不憾乎、君倍務經營、孳孳無惰、天下可指日而定也、臣竊望之、故敢布愚衷、君如弗棄芻蕘之言、幸執大焉、武井武光、自傍贊之曰、誠如成政所言、君勿忽、信長悅、大賞二人、成政、從信長滅長島之賊、三年、信長討武田勝賴、成政、與前田利家、掌銃隊、戰于長篠、成政、白信長曰、敵之中軍、幟動、可乘、信長縱兵衝之、大捷矣、信長討越前、平之、成政、從有功、信長剖其地、賜成政、九年、上杉景勝、侵越中、加賀之賊、起應景勝、時成政在安土、馳還拒之、至則景勝已退、成政進、定越中、信長、以越中、賜成政、治于外山、任越中守、十年、成政、與景勝相持、聞明智光秀作逆、而上京師、十二年、織田信雄、與豐臣秀吉、生隙、成政遙應信雄、而攻前田利家、不克、秀吉乞和信雄、信雄許之、成政、以爲信雄庸懦、不足挾輔矣、定天下者、德川氏也、我與之勠力、討秀吉、殲之、猶反掌、乃稱疾、使侍臣替寢、戒曰、予詣德川氏、往還不踰二旬、勿使利家知之、潛提壯士百餘人、而間道馳行、當此時、信濃雪深、無有行人、一夕、成政、入樵家、家人大愕、以爲妖鬼、成政曰、毋怪、吾儕、越中人也、幸成鄉導、他日厚報焉、樵夫乃導達下諏訪、使人先告德川公、公具馬乘迎成政、成政謂公曰、君從東海、我從北陸、兩

韮山一作蕃山

雄、挾擊秀吉、殲之、不足言矣、德川公、以其語不遜、不聽、成政遂如尾張、勸織田信雄、復舉兵、信雄亦不聽、成政失意而還、十三年、成政懸書、募驍士、與采邑、邑多不毛石田、士失望、往往逃去矣、豐臣秀吉來攻、成政、戰失利、自髡出降、秀吉、予成政新川一郡、其餘悉褫之、十五年、成政、封于肥後、治其熊本、拜四位侍從、兼陸奧守、成政、法令苛酷、馭下寡恩、而命吏檢察土田、庶民生爭、則武斷之、衆相率作亂、秀吉不懌、十六年、成政、如大阪、謝過、秀吉遣人迎尼碕、而賜死、國除、

福島正則、小字市松、尾張人、星野成政之子、少鞠于福島正光、冒其姓、正光之先、鎮守府將軍源賴光也、賴光七世孫、賴綱、居信濃福島、因氏焉、其後、十一傳、至正光、或云、正則父、爲與左衞門、業工匠、正則幼殺人、潛匿甚目寺、尋奔小田原、正則、雄毅尙氣、爲豐臣秀吉之外戚、秀吉起時、正則從而上下、每征討、多捷、天正中、賜秩百石、秀吉之西討、正則從之旗功、加秩千石、又從伐明智光秀、其徒可兒吉長、稱才藏、有梟名、正則生擒之、降以爲臣、賤嶽之役、秀吉將士、日夜不頓舍、七騎最驍壯、所向披靡、時人謂之七槍、美之、正則爲其稱首、任左衞門尉、賜秩五千石、十三年、南海始平、正則鎮撫之、則賜伊豫十萬石、治于今治、十六年、平肥後、十八年、從秀吉攻北條氏、陷其韮山、文祿中、征朝鮮、取福山、虜中傳言、正則、秀吉之叔父也、獲之難必已矣、大舉圍福山、正則、三戰三勝、虜不復敢來迫、四年、移封清洲、食二十萬石、進四位侍從、賜羽柴氏、慶長中、秀吉薨、其遺臣、圖除德川公、正則、疾驅救公、五年、從公討陸奧、未平、石田三成、作亂、正則等、諸將妻孥、皆在三成之所、公慮人心不固、而告曰、諸公欲西、則還去矣、我毫不感也、諸將相視無言、正則進曰、三成、託幼主、爲己之奸也、君欲誅之、正則請先焉、豐臣氏舊將、多贊其議曰、吾儕從公、不敢顧妻子、公悅、而設饗、正則舉杯、屬黑田長政曰、近日、以三成之首、爲下物矣、正則擇凶日、發師、左右諫之、正則曰、暴屍原野、我常所冀也、儻不能、則樹殊功、得大封耳、我不欲含垢苟生也、使進至尾張、正則曰、岐阜擁衆據險、不可輕陷也、若聲言攻犬山、彼必分兵救之、乘其間、襲岐阜、則可得志矣、岐阜果陷、犬山隨潰、衆然之、正則、與池田輝政、攻陷之、又陷高須、竹鼻二城、進至關原、三成部將、湯原氏、自恃剛勇而、調馬營外、可兒吉長、出見之、擒殪馘之、奪馬盤旋數回、徐徐歸去、既戰、滅三成、德川公、令正則衞京師、正則之從騎、後抵日岡關、關吏呵止、不遜、從騎相爭、終以還告、正則、命之自裁、以其

五十萬石減作四十九萬八千石減加禄後合五十二萬石

首餽關守伊奈今成、求報、今成殺下吏六人、謝焉、正則曰、失上士、而得下士、安充其價耶、若不得價、我別有處置矣、今成自殺、事乃解矣、正則以功移封安藝備後、食五十萬石、正則使老臣福島治重尾關石見長尾隼人謝德川公、治重跛、石見眇、隼人缺脣、公之左右不覺失笑、旣出、公諭左右曰、正則不醜彼體以高其功擢登老臣、汝曹不稱其功、以笑其體、此實而笑于彼、勿爲焉、六年、德川秀康封于越前、正則賀之、遂謂曰、緩急有將、非敢不扶、然人各爲其主、予因豐臣氏起身、此不可背也、君亮恕焉、論者義之、八年、正則除權少將、德川公以義女妻正則子刑部大輔正之、十二年、正之失正則之旨、正則手刎之、而歸其妻、十三年、豐臣秀賴患痘、正則聞之、馳至、日夜護視之、正則謂德川秀康曰、君、幼養于豐臣氏、而君於大阪兄弟也、嘗遇之、正則亦當以死而奉焉、秀康疑其有異志、而絕交矣、十六年、秀賴會德川公於京師、正則稱疾、留守大阪、而聚米貨、招士卒、讒除公、十九年、公増築江戸、正則助其役、秀賴求粟、正則餽五萬石、秀賴怒、公舉兵、公謂正則曰、秀賴爲佞豎所詿誤、而起兵、我將往問罪、不知子孰與焉、對曰、正則恩于豐臣也、尙矣、無故敵之、反人也、君、蓋不容反人、一旦諫大阪、不聽、然後從君、則馳書諫秀賴、秀賴不答、公攻秀賴、命正則留守、正則遣人語福島治重尾關石見曰、汝等輔我兒從大阪郎君、得志吾死、固無遺憾也、治重欲從命、石見不可曰、少將以死爲豐臣、予等不可以死不爲社稷矣、擁正則子正勝、會公軍、元和元年、滅秀賴、三年、正則補參議、進從三位、正則晩途、負功犯法、而恣命土木、逆用士民、少頃爽意、處以酷刑、衆人苦之、初、正則就封也、大風毀船、正則屬督篙工、答曰、風濤所成、非僕力所及矣、正則怒斫之、而入城、城不滿意、則脩補之、台德公聞之不懌曰、毛利氏以十州之資、據廣島、正則裁以二州、加繕其城、甚矣不知其分也、五年、正則坐褫封、時正則在江戸、使者致命、正則默然有間曰、使故將軍在世者、不能無一言、今旣逝、我事去矣、竟欲與使者決死、正則二女在內、正則將先殺之、起入、二女痛哭、正則不忍刃、而受命、流于津輕、有司收其國老臣、守廣島不肯奉命、竣正則之書至、然後致城、正則更封信濃越後之地、七萬石、削髮號馬齋、居六年、卒、子侍從兼備後守正勝、先正則而卒、祀絕、

續史氏曰、易稱盈虛消息、書稱剛克柔克、皆知世態也、成政、正則偏駁不通、專其盈剛、而不能保之、亦其分也、雖然、當時非純猛者、不速得封土、其得速者、其失亦速、理不得不然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一

列傳四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織田長益

織田信雄

織田長益、小字源吾、或稱源五郎、號有樂、尾張人、備後守信秀第十一子也、從兄信長、討甲斐、拔深志、從信長在京師、信長遭害、長益脱免矣、附豐臣秀吉、食大和二萬石、爲從四位下行侍從、關原之役、長益從德川公、奮鬪獲甲首、加食三萬石、豐臣秀賴之母、淺井氏專用事、長益以其外叔、大被信任、而軍國諸務、多决于長益、大阪之役、長益擁秀賴、拒德川公、上下倚賴焉、既而勸淺井氏和、而送質於公、自如駿河、見公曰、僕久承公恩、前日拒公軍、非素志、不得已而已、幸和成、憾念頓解、無復顧于世也、因君之嘉惠、得錫一間地、而老焉、何既加之、德川公、假音慰勞焉、明年、兵再起、長益以少子武藏守尙長、屬公軍、第四子丹後守長政、在大阪、請爲大將、衆議不許、長政曰、吾擬見公之姪也、豈不習軍事乎、且於豐臣氏非無親、而今不得專當方面、此無

宅、賊我也、若斯地、不可留矣、遂降德川公、悉以大阪之虛實、告公、公悅、長益分封、賜芝村於長政、柳本於尙長、食邑各萬石、躬亦領萬石、老于京師、元和七年卒、享年七十、稱正傳院、長益爲人淡泊、不慕榮利、生平、樂茶事、嘗豐臣秀吉與長益相期、盛張茗筵、以待長益、長益忘遺不往、故時人稱長益之飛放、長益恬然不屑云、大阪冬役、初媾、上下雖沓、衆懷危惧、長益詣茶白山見于德川公、徐顧左右曰、和議調熟、長益不可偃游點茶、而不卒歲矣、衆稱其雅量、後世嗜茶之徒、汲其餘派者、不少矣、長子河內守長孝、或名長一、累功賜萬石、其子長次、襲封官、亡子、祀絕、長政遷左衛門佐、尙長遷越後守、大和守、子孫相傳、

織田信雄、小字茶筌、贈太政大臣、信長第二子也、甫十二歲、出養于北畠信意、更名具豐、稱三助、此時、信意之地、多附信長、信長裂十萬石、屬信雄、治于大河內、天正中、信雄以舟軍、從信長、擊長島之賊、而徙居田丸、累遷左近衛中將、信意父具教、謀害信雄、事覺、信長殺具教、收其族十三人、悉斬之、獨赦信意矣、信雄與兄信忠、討紀伊、有功、徇伊賀、無利、信長不悅、信雄再徇克之、則增封伊賀、豐臣秀吉、攻毛利氏、未平、信雄率兵援之、田丸火、則城于細頭、

而徙居之、更名其地、爲松島、信雄取伊賀十餘城、信長舉之、隸信雄、明智光秀害信長、入安土、蒲生賢秀告急、信雄疑不援、賢秀送質爲信、信雄乃出師、會伊賀盜起、而信雄以故逗留不進、信雄弟信孝、及豐臣秀吉等、討平光秀、秀吉建議、立信長嫡孫秀信、爲信長之後、信雄信孝、並爲之傅、以分信長之國、信雄得尾張及伊勢近江之地、百萬石、治于清洲、而秀吉貪豪强、較貽篡竊之勢矣、信孝與瀧川一益等、謀討秀吉、秀吉聞之、結信雄、而擊滅信孝、逐一益、使信雄取一益之邑、於是信雄得長島、徙治、亡幾、復清洲、秀吉欲激信雄殘之、乃作蜚語曰、秀吉將不利于信雄、元會之大禮、諸將來賀矣、獨秀吉留滯大津、而不入焉、信雄怒、諸將和解之、既而和敗、信雄請援德川公、公許之、而招池田信輝、秀吉亦招信輝、信輝之子質于我、信雄還之曰、先考遇足下至厚、足下必不弃我、何用此任子爲、信輝不答、收質、與秀吉、衆論薄信輝曰、見利去就、如斯非全躬之術也、秀吉以兵十二萬、來攻、信雄與德川公合兵二萬、陣于小牧山、秀吉使信輝等潜師襲參河、信雄與德川公邀擊之、斬信輝等若干人、瀧川一益附秀吉、脅降蟹江、前田下市場諸壘障、山口重政守大野壘、其二子降一益、其母在蟹江、一益挾之、以要招重政、重政曰、予已

棄辭母而事君、義不可貳矣、如子嘗食歠其行、而飢來飽去、予不忍爲焉、一益怒、攻之、重政禦拒、燔一益、信雄與德川公、馳赴大野、一益既退、乃居前田、下市場、圍蟹江、一益在城中、斬守將前田種利而降、豐臣秀吉、來攻尾張、更掠伊勢、信雄出拒之、秀吉乞和、信雄超遷權大納言正三位、尋進內大臣、累遷正二位、班在淸華之上、信雄從秀吉、討平阪東、秀吉以信雄久據舊賦之地、而得民心、內欲奪之、外爲尊之、徙封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州、信雄辭曰、我得尾張伊勢而既足矣、奚德克堪大封、秀吉怒、放信雄於下野那須、食僅二萬石、或曰、信雄放于出羽秋田、而移伊勢澁熊、轉移伊豫、創髮號常眞、朝鮮之役、豐臣秀吉及諸將在肥前、信雄往會之、後屏居大阪、秀吉錄信雄子秀雄、予以越前大野五萬石、除參議、從三位、關原之役、石田三成使人賂信雄、以黃金千枚、且曰、戰勝、則復舊封、信雄悅諾曰、招舊臣、金多、則萃者亦多矣、願加餽千枚、秀雄諫曰、德川公於我家、嘗有恩義、不可一旦見利而背焉、信雄然之、觀望兩軍、無所援矣、德川公增封秀雄、亡幾、秀雄薨、公收其封、信雄轉居京師、又歸大阪、信雄與淀君、有中表之親、以此參政務、大阪之役、淀君與片桐且元私欵德川公、命信雄殺之、信雄愕曰、且元國之元老、叛

形未見、何濫刑之、淀君不懌、謂侍女曰、再命不聽、則先除當其、勿泄事而已、侍女告信雄、信雄入淀、君再命信雄勸許、而歸謂其下曰、且元爲國之害宿、猶不免疑、況我以羇旅而新進矣、且有舊于德川氏、不疑何爲、知禍不行、此利食扶也、昔德川公德于我、我於關原之役、一誤之、豈可不再誤乎、雖然弃且元不救、亦不忍也、乃使人告且元、而自適屬德川公、元和元年、公賜信雄、以大和五萬石、寬永七年信益薨、享年七十有三、稱德源院、信雄暮年復本姓、有七子、第四子兵部太輔信良爲四位中將、封于上野小幡、二萬石、第五子出雲守信友、襲父封、爲四位侍從、

小幡一作小畠

續史氏曰、信秀信長並十二子、獨長益信雄存矣、蟬脫災難、忍羞一時、垂祀千載、其行雖有小貲、而有不可全捐者、蓋信長既沒、其德有巨沒者、故天存其遺族、以垂于後昆矣、未可知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八

前田利家 子利長

淺野長政 子幸長

前田利家、本姓菅原氏、小字犬千代、更稱孫四郎、或稱又左衛門尉、尾張人、父利昌、兄利久、並稱藏人、爲荒子城將、利家幼俊異、仕織田氏、年甫十四、從軍旌功、織田氏家僮、竊利家之牙笄、利家斬之、而畏罪去國矣、弘治二年、織田信長弟信行、作逆、信長擊之、此際利家歸屬信長、信行之臣、射利家中面、利家弗沮、而遂獲射者、持首獻信長、信長壯之、予秩三萬石、命嗣利久之後、永祿中、從信長戰于桶狹間、手斬二人、森部之役、利家以先鋒獲首級、織田信長攻鑁作、利家又爲先鋒有功、信長撰擇驍勇之士、爲保侶騎、以擢用利家、利家以年弱辭之、信長曰、汝雖年少、於戎事爲老、勿辭、元龜元年、攻大阪、諸將皆敗、利家單騎奮鬪、殪數十人、敵衆辟易、則增秩萬石、天正中、利家從信長攻朝倉義景、義景夜逃、利家等數騎不告先進、信長追及之、偕進、攻平越前、反擊定長島、長篠之役、利家掌銃隊進戰、敵創、有功、越前之役、又有戰捷、加賜越前府中三萬三千石、先是畠山氏臣、温井景隆、三宅長盛、狂狡肆威、逼其主、及長連龍、連龍愬于信長、而反討景隆長盛、二人請和、信長裂能登、與之、以隸利家、九年、利家從柴田勝家、徇越中、始列將員、而圍魚津、上杉景勝救魚津、利家議要景勝、佐佐成政、佐久間盛政、爭先鋒、利家曰、盍分道而進、二人然之、既戰、長連龍保棚木應景勝、利家攻拔棚木、十年、神保正大、作亂、天平寺僧徒黨之、而寇鹿賀、利家燬寺、正大降服、十一年、柴田勝家豐臣秀吉、爭權相攻、利家、善二人、而義不得擁兵傍觀、乃起從勝家、勝家將佐久間盛政、敗于賤嶽、利家及世子利長、偕鬪而退矣、勝家勢窮食竭、而飢不能步行、利家假之、勝家聞秀吉之追薄、而倉卒辭去、利家送之、勝家謝曰、緩急不相弃、德孰大焉、足下於秀吉、亦不薄也、勿以予故生釁矣、秀吉來、以利家擊滅勝家、而賜石川河北二郡、治于御山、更名金澤、十二年、佐佐成政、來侵、利家治國日淺、不欲戰矣、爲子利政娶成政之女、而講和、亡幾、成政背約、以兵一萬五千、來攻、末森城將奥村永福、與其妻、奨勵士卒、固守有日、利家、潛兵三千、出成政之背、成政狼狽走還、利家躡之、當此時、烏越城、訛言、利家

犬千代一作犬丸

三萬石或作三百石

三千石或作二千石

說云十三年爲小將

敗喪、城將降成政、成政入城、利家攻之、十三年、部將村井長賴、發礮放火、士爭進得捷矣、利家行賞行間、頒與金穀、士卒皆感喜奮踴、而分兵進拔胄城、利家威勢日震張矣、成政募士、一旦授以數千石之田、而田多磽确、歲入不滿其目、衆失望、生離心、豐臣秀吉率兵數萬援利家、攻降成政、利家取能登田二十三萬石、以報秀吉、秀吉曰、子勞心力取之、宜自有焉、初秀吉稱羽柴氏、官筑前守、併氏官讓之利家、且予菊桐旗章、秀吉賜人以氏、始于斯、而臈世子利長、爲肥前守、十六年、利家任少將、十八年、進參議、小田原之役、利家、與上杉景勝、由北道入上野、取松枝廐橋諸城、鼓行攻武藏、北條氏邦以鉢形降、松山等數城、望風款降、利家父子、以氏邦等軍、攻八王寺、屠之、利家斬首二百七十級、小田原陷、署地至陸奧、涉緋川、師半過、水俄潮溢、衆士驚駭、顧眄趦趄、利家策馬踊踰、衆效之、不損一人、文祿中、朝鮮之役起、利家從豐臣秀吉在于肥前、利家於諸將中、最智勇、秀吉欲率之自征、而有故不果、秀吉還、利家代總軍事、三年四月、任權中納言、五月、辭之、慶長中、陞權大納言、叙從二位、亡幾辭之、豐臣秀吉疾篤、命撤朝鮮之軍、而意憚其追尾、乃曰、德川前田、得遣其一人、虜兵雖百萬、不能克之、畢以嗣子秀賴屬利家、然後薨、

說云三月三日薨一說云八月一說云年六十二

於是京師流言、朝鮮與明兵大舉、要我歸軍、德川公曰、予應涉海收軍矣、時利家寢疾、聞之曰、德川氏一動、內難必作矣、余雖不肖、體太閤之遺命、富與疾而往矣、諸將止之曰、藤堂高虎克諳虜情、可遣也、利家素善德川公、石田三成離間之、二人較相疑、事在三成傳、四年正月、利家奉豐臣秀賴鎭大阪、而管天下之大政、抱秀賴坐正廳、德川公以下、牧伯將吏、皆來謁焉、大阪之宿將或欲假利家之威害德川公、細川忠興苦諫之、事在忠興傳、加藤清正、淺野長政、交勸利家、見于德川公、利家疾未癒、輿入見于公、泣囑曰、僕歿之後、幸善視豐臣氏、公許諾、利家以二子利長利政屬公、閏三月三日、利家疾革曰、予恨不見嗣君之成立矣、薨、春秋六十有三、稱高德院、贈從一位、利家領朝府大老職、有加賀能登越中三州、以加賀越中傳利長、以能登傳利政、利長初名利勝、氣幹有父風、豐臣氏有事四方、利長多從、未嘗敗也、累遷正三位行權中納言、既而辭官、襲大老職、弟利政、爲能登守、加侍從、父利家將死也、利政欲刺德川公、利長呵止之、石田三成忌德川公、利長善公、三成說利長、令解職就封、而再行反間、德川公疑惑之、利長送母氏爲質、此間、利長、營季弟利常爲子、而爲之娶德川氏、公意頗解矣、三成惡之、丹羽長重與利

石堂山一作愛宕山

三堂山或作三田山又作三院山又作三達山

長、有隙、三成誘長重、邪利長、公命利長利政、討長重、山崎長德爲利長之先鋒、長連龍爲利政之先鋒、攻大聖寺、利長登石堂山、臨城、城中指之曰、將也、礮砲亂發、不中、利長麾、會利政居金丸、而歸長德等、爭毆連龍曰、出先者入後、則軍之常也、若或顚倒先後者、什伍擾亂、諸子盍意之、子既與長德爲先鋒、當更毆也、遂退保三堂山、長重乞和、陸奧之役、利長從德川公、討之、未平、石田三成舉兵、攻公、丹羽長重、顧望無所偏助、利長諭以順逆、利長圍青木一矩於越前、會關原捷聞至、一矩懼致質、請降、利長挾其質南上、一矩之贈賄甚厚矣、利長却弗受、而出見于德川公、公問利政、利長答綏、以其黨三成也、公悟曰、子勿患矣、尊公臨終、以子兄弟託我、我不敢忘焉、則赦利政、收其封、其歲之租稅、其國之貿貨、悉予利政、利政以壽終于京師、利長賜能登及能美江沼二郡、食百餘萬石、利常賜松平氏、豐臣秀賴圖除德川公、手書召利長、利長稱疾辭之、以其書獻公、慶長十九年五月、利長薨、稱瑞龍院、贈正二位行權大納言、利長篤厚好學、而不好言人短、數延松永昌三、山鹿素行、更講經學兵書、以自省鑑焉、嘗老臣河野隼人、長裾曳地、誤爲躓顚矣、侍臣失笑、利長曰、年少、輕蔑長者、宜法焉、隼人謝擢、乃免、以故、上下不犯其分也、

官府安寧、國中之民、家給人足、列藩莫能及矣、弟利常襲封、初名利光、或名利元、元和元年、攻大阪、斬首三千餘級、累遷權中納言、子孫襲封、

淺野長政、小字長吉、安井重繼之子也、重繼稱彌兵衛、近江人、長政襲其稱、或曰、長政少時、稱平井氏、宗族淺野長勝無子、養長政爲嗣、長勝尾張人、鎭守府將軍源賴光之遠胤也、長勝妻姊配杉原家次、生二女、長勝養之、以長女妻豐臣秀吉、以少女妻長政、長政仕織田信長、信長薨、秀吉裁定中原、委長政以樞機、爲勢多城大、是歲天正十一年也、十三年、秀吉置五吏、衛護皇宮、以秉都下之政、長政居其首座、而政無偏私、衆人便之、任彈正少弼、秀吉之妹、歸于德川公、長政送之、公深奇長政、公朝于京師、長政司饗禮、情好彌篤矣、薩摩之役、有功、佐佐成政鎭肥後、肥後騷擾、長政如肥後、撫綏衆庶、而封于若狹、小田原之役、石田三成譖秀吉曰、德川有姻于北條、其情難測、勿深入矣、長政曰、德川氏非其人也、秀吉然之、而進師踰嶺、長政拔筑井、更與德川公攻岩槻、又拔之、秀吉多其功、賜章旗、長政攻忍城、說降之、告石田三成、三成妬我功、紿曰、彼人既款于予、予命爲內應、與子勠力攻之、則大克矣、長政信之、進兵、三成不助、長政喪百餘士、既而北條氏亡、東土悉平、長政撿考

陸奥之風土、度其必亂、遣十餘砦而歸矣、至殿河、聞伊達政宗作亂、即復東
行、喩政宗和、翌年、九戸政實作亂、葛西莊内應之、長政與堀尾吉晴、監豐臣
秀次之軍、討平之、文祿元年、豐臣秀吉有事于朝鮮、諸將爭功、未得大捷、秀
吉欲大擧親征、使前田利家、蒲生氏郷、各將一軍、從之、命德川公留守、公不
懌曰、予少長于矢石之間、今雖既耄矣、豈不足當方面乎、何以處守爲、長政
謂公曰、勿介意、僕觀太閤之近狀、匪人爲也、爲狐所憑爾、秀吉怫然按刀而
立曰、狐憑有說乎、無說則死、對曰、有說、假令無說、長政不敢辭死也、到僕等
頭千百、於邦家不加損矣、不到僕等頭千百、於邦家不加益矣、唯有司所處、
夫方今四海始定矣、人庶幾無爲者、奚人弗然、殿下背衆心、而發創痍未癒
之民、暴骸骨於海外、以寡于人婦、孤于人子、且不慮國用之罄乏、而糜禾穀
者、殆無算矣、己意所起、則衆意所不起也、殿下不察之、一擧趾者、群盜乘虛、
所在蜂起、雖有德川氏區區力、不能靖之、此必然之勢也、使殿下存乎昔之
心、寧敢爲斯擧、由茲觀之、人心既亡、非狐憑而何矣、俚語曰、髗欲咬人、反噬
于人、殿下之謂也、秀吉滋忿曰、以人比狐髗、喋喋辱人、此不法、何所用法、挺
刀斬長政、利家、氏郷、交擁秀吉曰、欲行典刑、有有司之在矣、殿下奚爲親之、

一云二年移封或云食二十萬四千石

因目長政、罷退、長政徐起而就舍、待罪、後數日、有上變事者、曰、薩摩人梅北
氏、取肥後佐敷城、據之作盜、秀吉大驚、急召長政、謝曰、汝言果驗矣、遣汝兄
討之、於是、本多忠勝、佐世子幸長赴討、未至、土人斬梅北氏、持首來獻、秀吉
命長政、鎭撫其國、二年、朝鮮未平、長政率兵、踰海、攻晉州、克之、三年、移封甲
斐、食二十一萬石、長政之臣、造僞金、長政連坐、德川公救之、得免、四年、我史、
芹川藤助、亡命投于石田三成、三成不善長政、而誣我知豐臣秀次之逆謀、
使藤助爲其書、上之、豐臣秀吉、則發兵來圍、前田利家、謂其冤、彈治藤助、得
實、長政、請赦藤助、死之、慶長中、豐臣秀吉薨、石田三成、苞藏禍心、搆長政於德
川公、長政解職、間行、詣阪東、述情自明、而還討三成、滅之、長政告老、讓國世
子幸長、而賜湯沐邑五萬石於常陸、五千石於近江、則率妻子、居江戸、十五
年四月、卒、稱傳正院、長政性剛直、不喜諂諛、德川公奇之、親善、屢召長政圍
碁、及其沒、痛悼之、終身不復碁云、長子幸長、次子長晟、季子長次、一名長重、
任釆女正、承長政之湯沐邑、長次子、内匠頭長直、立、轉封赤穗、長直孫長矩、
亦爲内匠頭、以故國除、

十五年或作十六年

幸長小字、長滿、髫齡不群、豐臣秀吉器之、常侍左右、從秀吉征島津氏、又從
征北條氏、時甫十五歳、攻岩槻、先登、慶長中、幸長入朝鮮、明人援朝鮮、攻蔚
山、斯際蔚山脩城壘、未成、役夫多敗、幸長以毛利氏之將太田政信宍戸元
續等、將往蔚山而監役矣、至彦陽、遇明將高策、政信、元續、曰、衆寡雖敵、姑辟
其鋭、幸長曰、不戰而走、可乎、子等欲辟、則辟、予進死耳、乃遣部將淺田高緒、
及太田岡野森島三氏、逆擊敵兵、却之、幸長依高邱、望見之、意其戰沒、馳人
召還、弗肯、而前殪數百人、死之、獨高緒脱歸、獻所獲之首級曰、虜兵太多、不
可力爭、君輕進勿顧、幸長厲聲曰、恐死自逭、予不能矣、手振徽號、而麾衆進
擊虜軍、躬被十餘創、無撓色、猶進不已也、高緒苦諫、使二士挾回幸長之轡、
以刀斬挾馬、而趨蔚山、虜兵躡逼、岡田福永等反鬪、死之、蔚山守將加藤淸
兵衞、迎幸長、與守、時虜將楊鎬、李如梅等、已破蔚山之外郭、幸長督諸將禦
之、先是、加藤淸正、鎭于蔚山、虜忌其勇烈、欲害、至是、以幸長爲淸正、迫掠酷
急、幸長嬰壁堅守、手自銃虜兵、丸無虛發、虜沮、幸長啓門唐突之、殺傷過當、
城外有川、虜連結戰艦、而橫截援道、乃放銃擢其五艘、數千人、群虜攀堞、躋
追躡來、晝夜防戰、不能交睫也、衆欲請救於淸正、時淸正在機張、距城三日
程、虜兵充塞其間、幸長曰、孰爲使者、侍臣木村氏、請往、則賜以駿馬、木村、巡

衞、過萬衆之中、翌日、達機張、而見淸正、告故、淸正、即起、來援、虜兵、作長圍遁
絶汲道、城中食飮並竭矣、幸長令兵夜出索虜尸、取其所佩糗糧、食之、明人
呼曰、願一見加藤公、口議和矣、淸正、欲出行、幸長曰、虜固無信、公須重任、不
可輕出也、雖然不出、則視之怯也、予請代行矣、衆兩止之、初、石田三成、短父
長政也、幸長、欲斬三成、德川公、止之、其後、不解、三成謀亂、上杉景勝、黨之、公
討景勝、幸長從之、未平、三成擧兵、公收軍西行、幸長又從之、幸長、攻岐阜老
臣、淺野左近、諳其地理、據路導師、先登、幸長、勵衆且呼曰、勿失左近、而身揮
槍、傳壁、士卒奮躍、爭登、斬首五百、進戰關原、克之、三成、就縛、諸將、爲之唾詈、
獨幸長、憫然、脫衣、贈之曰、予雖仇讎、嘗比肩立同朝、今不忍乘其窮、而加無
禮也、德川公聞義之、移封紀伊、食三十七萬石、幸長、既爲左京大夫、遷紀伊
守、授四位、十八年、卒、稱淸光院、無子、弟長晟、及立、十九年、豐臣秀賴、圖除德
川公、而誘長晟、以重利、長晟、辭曰、我父兄所以報豐臣氏、既足矣、我於德川
氏、恩非輕、今無故、背之不義也、君以不義人、何爲、使者數反、固執不聽、秀賴、
使人來掠、長晟、擊却之、元和元年、又掠、又却之、以功、移封安藝備後二州、食
四十餘萬石、治于廣島、長晟、爲但馬守、加侍從、進少將、子孫、傳其封、

高緒一作高綱

續史氏曰、利家、早歲習兵、歷暢戎畧、晚途向學、稍達治體、當世士流、翕然仰賴之、及豐臣叔世、而持危扶顚、百方勞思、諄諄垂遺言、長政、審詡竭忠、以死、諫豐臣、論議明辨、纚纚有條理、豐臣、旣得若此人、欲無覇、得乎、二人、後嗣、能承箕裘、而聽變隨命、向背得宜矣、斯智之難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二終

職隆一作滿隆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四十九

黑田孝高 子長政 栗山利安　村田吉次

黑田孝高、初名祐隆、又名孝隆、小字萬吉、更稱官兵衛、號如水、或號圓淸、播磨人、出自一品式部卿敦實、敦實賜姓源氏、敦實後十餘世、爲宗滿、居近江黑田、因氏焉、宗滿七世孫下野守重隆以降、居播磨姬路、重隆、生美濃守職隆、職隆一名滿隆、是孝高之父也、職隆、與土豪小寺政職、親善、冒其姓、孝高生時、瑞雲蓋屋、衆異之曰、茲兒、定不凡、孝高、七歲學書、頴悟超人、好和歌、誦讀諸家集、研精忘寢食、或諷孝高曰、吾子、淫溺歌詠、捐弃干戈、可乎、孝高、翻心脩武、勇敢善戰、然謙讓寡言、不自伐其能、人常推獸之、天正中、職隆、從赤松氏、朝于京師、見織田信長、奇之、悉心結託、以孝高子長政、爲質、信長之西畧也、孝高、及小寺政職、勸之、乃使豐臣秀吉督兵、攻安藝、職隆、孝高、迎秀吉、秀吉、器孝高、歃血約爲兄弟、孝高、謂秀吉曰、姬路、形勝之地也、君宜樹牙旗、秀吉從之、秀吉攻佐用、上月、孝高、爲之先鋒、有捷、荒木村重、據伊丹叛織田信長、秀吉、說降之、弗肯、孝高更說、村重、囚之、要招其宗族、職隆不往、孝高遁歸、秀吉、攻三木、問孝高曰、陣奚地、孝高曰、當寫山可矣、秀吉然之、終進陷三木、謀都之、孝高曰、不如我邑姬路之要害、則以此、讓與秀吉、秀吉、喜、賜孝高宍粟郡、初、孝高、善竹中重治、二人、並聰明、有識量、左右秀吉、而定中原、秀吉、每有大事、輒引以諮議焉、重治死、孝高專策、秀吉、內畏其智畧、故不闊以大藩、僅僅給數邑、而爲勘解由次官、孝高、覺秀吉之意、而憚被疾矣、告乞骸骨、秀吉、不許曰、子歲、未滿五十、奚以致仕、爲對曰、孝高、雖心志猶全、而足跛、不便周旋、且近嬰疾、寧能堪戎事矣、幸賜息長政、旣長、願使之一試邦治、秀吉、乃許、於是、孝高、剃髮、秀吉、命出入帷幄、參預大政、如故、薩摩之役、孝高、與小早川隆景等、攻閩津、拔之、斬首數百、進逼島津子岳、香春、諸城、秀吉、割豐前六郡、封孝高、孝高、檢田、得十二萬石、土豪、或不肯服從、以煽動民庶、而所在蜂起、孝高、討平之、小田原之役、孝高、從軍有功、文祿中、豐臣秀次、昏虐失道、孝高、深爲患、以諫之、事在秀次傳、朝鮮之役、孝高在肥前、一日私議曰、今千里遣師、諸將專務果毅、不事撫綏、使夷民遁竄、田野荒耗、以若所爲、而欲平定膚寇、殆不能焉、凡師之勝、在擇將帥、浮田氏、輕任元帥、不能總督三

軍、兩先鋒、意不相協、法令齟齬、人不知所據從矣、其未凱還、不亦宜乎、能堪元帥之任者、非德川、則前田、非前田、則孝高也、豐臣秀吉、竊聽然之、欲自將、以前田利家等、入朝鮮、淺野長政、諫止、孝高踰海、復在韓諸將、歷長初、朝鮮乞和、既和敗、再起征、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爲元帥、孝高副之、至釜山、因山海形勢、而起壁、結壘、聯列船艦、以定根據矣、出令禁暴掠、然後進取、沿道窰風披靡、前陷梁山、解蔚山之急、使諸將救之、虜覘知、來襲孝高、連戰卻之、秀吉薨、乃收師而還、孝高躬儉國富、朝鮮之役、日根野高吉借金、凱歸之後、自挾金來返、爲會人獻生魚、孝高、命庖人、烹其胃、以供食、高吉、意其懈齒、遂出金、償債、孝高曰、遠征踰萬死、何反金爲、高吉謝而去、孝高出魚肉、與左右、皆曰、奚爲不供備中乎、孝高曰高吉奢侈、故採戒及之爾、孝高首、有瘡、聚其拭紙、以作屏風、其用財不監、大概此之類也、會津之役、孝高募聚士卒、有再出貪金者、有司欲法之、孝高曰、盡其人貧寠、不辨軍裝而已、宜優恕容之、我平日節用、爲儲蓄、無他、爲今日也、關原之役、石田三成、傳檄召兵、西土多應之時、孝高脩城隍、得檄、哂曰、彼搖鋒斧、焉能害物、遂命停役、衆異之、問曰、四隣皆黨三成、君弛守何如、孝高曰、守在四境、豈在一城乎、且憚民力彫傷、故少間息肩爾、萬一東軍失利、賊勢猖獗、四面來迫、雖有金湯、素不能支焉、何設事乎、築作、衆乃服、孝高攻畧近邑、而及安岐、城中大窘、或人請放火爲內應、孝高弗懌曰、守人城、作氐不義、縱火、傷衆不慈、則卻其使、而射書、喻守將以順逆、城乃降、進攻富來、守將乘夜來襲、擊卻之、亡幾、三成亡、城降、或謂孝高曰、彼前日來襲、其罪弗輕、必行法矣、孝高、不可赦之、於是、諸城壘降附相望、嗣子長政、從德川公、賜大封、孝高東上拜賜、公迎勞之、別賜湯沐邑、孝高固辭曰、長政、屏巨藩、爲榮既多矣、孝高、承其贅、而足以贍餘生也、九年、孝高卒、享年大十有九、稱龍光院道齋、愛士撫民、臨郵綏寡、臨終、裁歌一章、豫謂死期、果不違其期矣、官位至從四位、行侍從、初孝高居要路、而銓管人才、威行于內外、贈賄輻湊、門客如市、孝高厭之、終辭職、謝客、嘗豐臣秀吉、與左右、論諸將賢否、從容謂曰、予歿後、誰能掌握天下之權、僉相見弗答、強問、則以云云、答、秀吉掉頭曰、否否、僉曰、殿下所見、何如、秀吉、微笑曰、唯跛子能、僉曰、彼小侯、衆心弗服、亡乃殿下過慮乎、秀吉曰、彼宏才深謀、非諸將所及也、予嘗經營四方之時、疑議滯訟、叵決者、輒諮之、孝高剖裁處分、莫不恍然也、與諸將純猛剛勇、不顧其後者、大逕庭矣、台德公、亦深奇孝高、以比漢張

十三或作十四

毛谷一作毛屋

良子長政、

長政、小字松壽、更稱吉兵衛、志勵不常、年甫十三、從父孝高、攻三木、得首級十六、又從、攻根來寺、自斬二人、從豐臣秀吉、徇西海、戰于財部、克之、歸治豐前、土賊據日隈城、如法寺、援賊、長政伐之、獲其二將、進陷其支黨茅切山廣津犬丸賀來等城、賊平、長政、送捷、秀吉悅、賜良馬、於是、孝高封于豐前、長政、既任甲斐守、立襲其封、秀吉城于肥前名護屋、長政、監其役、文祿中、征朝鮮、而攻金海、刈麥壞塹、以附堞、殺傷一萬、城降、進擊昌原、斬首五百、昌原至上都、數十城望風逃遁、長政、取其穀給諸軍、入王城、居十日、出畧地、斬獲三萬、至平安城、一夜、虜來襲長政、斬數百人、虜射長政左腕、長政不遑拔矣、手斬其魁、徇黃海道、守白川城、明人、援朝鮮、攻小西行長於平壤、行長告急大友義統、義統恇撓不救、行長奔于龍山、虜追行長、長政奮起、迎行長、殿而退矣、虜見其勁氣、不敢復逼也、慶長初、再征朝鮮、猛虎入營、後藤基次、手斬之、衆壯之、長政弗懌曰、勇則勇、而匹夫之爲也、彼既死、我偏將萬一蹉跌、不唯誤其躬、殆係國事、胡與禽獸格爲、衆服其言、長政、以先鋒、向國都、與明將解生、戰于稷山、明軍大至、援生、長政、逆擊卻之、既撤朝鮮之師、長政、坐爭功、而虛流矣、石田三成、欲除德川公、長政、與族援公、公深德長政、以義女、妻長政、關原之役、諸將質任、在大阪、故皆懷去就、長政、謂福島正則等曰、三成以大阪旨召兵、以擊德川氏、其實、非大阪旨也、何者、嗣君幼冲、未親朝政、三成、居樞軸、挾嗣君、以自爲也、子等、爲三成所給、而甘受其頤指乎、正則曰、予不能遂首唱三成之反逆、以歸德川公、長政、擊三成先隊、自殪一驍士、追北、誤墜溝、深沒頸、部士救出之、又追、至關原、敵既陣、候吏皆報曰、敵兵十餘萬、獨長政士、毛谷主水曰、敵兵、不過三萬、德川公怪問、對曰、臣唯舉鬪士耳、公悅、長政以秘策、誘小早川秀秋、歸順矣、長政、擇從强騎十餘、命曰、諸且襲敵、勿散、必獲三成、自先衆而進、斬其先鋒、三成遁走、群敵大崩、長政、以功、封于筑前、食五十餘萬石、拜筑前守、進四位侍從、大阪之役、援德川公、元和九年、卒、稱興雲院、長政、純孝事親、甚謹、親疾、自先嘗藥餌、而後進之、及其死、痛哭連旬、廢寢食、而建石、鏤其行、以垂不朽、長政、爲冶、遠佞諂、延審諤、而御士民、以恩威、戰鬪之暇、脩文教、時時召儒生、而講經、最嘗林信勝、嘗命信勝、鈔錄經語、便政治者、編爲二冊、置諸左右、以鑑焉、封內、有菅神祠、長政、特欽仰之、繕葺祠宇、加封戶、以厚祭享云、小瀨甫庵編史、諸侯爭賄之、以求美名、長政、不好之

日、子爲國家、不爲名、子孫相繼、襲封、

栗山利安、小字普助、通稱四郎右衞門、少時、聞黑田孝高爲人、而出仕焉、恭敬超人、孝高奇之、從孝高、攻青山、獲二將、荒木村重、囚孝高、利安、潛行密間、村重悟之、乃遁歸、村重、追尾發銃、中刀室、得免矣、從豐臣秀吉、征村重、從黑田長政、攻根來僧徒、又從、擊島津氏、皆有功、孝高賜封、封內有不服者、利安斬其巨猾、餘黨驚泯矣、擺逃、登要路、朝鮮之役、諸將嚴毅少恩、獨利安、撫綏降民、而得衆心矣、衆人日來謁、利安煩之、命三日一謁、長政巡視管內、人或將逃匿、而望見利安之馬標、則止、關原之役、石田三成、欲要收諸侯妻孥、利安擁長政之妻、潛還、從孝高、攻豐後諸城、累食一萬五千石、孝高臨終、遺託長政、父事利安、利安、勤儉自務、見窮乏者、輒拯之、毫不意其報、土俗化之、國中無飢餓、孝高沒後、剃髮、號卜庵、而結廬處、常祈冥福、終身弗懈、

村田吉次、出自井口氏、小字與一之助、通稱出羽、播磨人、幼孤、有三兄、皆仕黑田孝高、死國事、孝高愍之、爲徵吉次、子祿、時甫九歲、氣宇不凡、孝高器之、一日、孝高、料其量、爲磔一夫、其夜暗黑、孝高、笑謂吉次曰、汝能撿之、否、吉次曰、能、即起詣磔所、夫動、吉次、以爲氣息未絕、舉杖刺之、其夫脫走、吉次追之、路旁、有一祠、入之自鎖、告以實、吉次不信、因視服聲、乃釋矣、朝鮮之役、虜伏一洞、亂射黑田長政、吉次兵、單進入洞、獲三人、吉次尋入、大破之、而請朱幹槍、長政、弗許曰、一日獲七首、充請、吉次、終獲被許、衆榮之、

續史氏曰、佐命功臣、盡楚毒而建威、極貪惏而干祿、顯失之者、不少、如孝高、不然也、不建威、威自建、不干祿、祿自得、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孝高之謂歟、長政、起臥戎間、不弃經籍、撫民以恩德、詩云、不侮矜寡、不畏彊禦、長政之謂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

竹中重治

蒲生氏鄉

竹中重治、本姓源氏、稱半兵衞、美濃人、父遠江守重元、爲岩手城將、隸齋藤氏、重治、狀貌深奧、不脩細行、齋藤龍興、常鄙屛重治、重治、不敢屑意、龍興左右、自城上、溺重治、重治歸、告婦翁安藤範俊、而請借兵襲城、報溺者、不聽、會重治弟重矩、直宿城中、有疾、重治、令擔夫舁戎器數櫃、而陽稱藥資、自督之、既入、大呼、屠斬若干人、龍興、委城遁去、織田信長聞之、壯重治、遣人來辟、不往、範俊、命重治、復城、亡幾、重治、歸信長、元龜中、信長、與朝倉義景、淺井長政、相持、二人相謀、壘比良刈安、令掘樋口、守之、二氏有梟名、信長、欲誘降、重治、往說二氏曰、二將守壘、孰爲、曰爲淺井朝倉、重治曰、織田君、首唱大義、定王室、將府天下、人心翕然歸之、獨淺井朝倉、謀危織田、此無它、蔑王室也、其蔑王室者、非反而何矣、以二將驍勇、欲封侯、可唾手而取焉、何爲屈節、爲反人驅使、竊爲二將不取、掘樋口曰、善、遂因重治、納質、下信長、信長、以二人、爲鄉導、速陷障壁、淺井氏兵、可七千、赴朝妻、豐臣秀吉、在橫山、視之、謂重治曰、彼何爲者、重治曰、彼爲他赴之形、以怠我、而來襲也、不可不備矣、整兵俟之、果來、重治、以部兵千人、出逆、敵見我寡、有侮色、而亂列近薄、重治、交發弓銃、却之、天正中、從秀吉、徇越前、又從、戰長篠、反攻播磨、常在秀吉之帷幄中、剖決軍事、輒得宜矣、時人、以重治、比楠正成、秀吉、內憚畏之、不肯推薦大封、重治料其意、而不欲久留恩地、有退隱之志、窺機未果、七年、罹疾、就醫於京師、踰月弗瘳、曰、醫事虛日、勿爲焉、寧與保餘喘臥牀蓐、不如徇節死于行間、强起至軍、尋死、時年三十六、重治、性沈毅、不喜華奢、常衣綿袍甲馬皮、以得重捷矣、他人或爲魁殿、衆危之、至重治爲之、衆心乃安焉、重治、戎間讀書、商榷古今之兵略、常與諸將士、談戰陣、子重門、尙幼、在側、語酣時、起之厠、重治叱曰、武門之子、當劇談兵事、坐便亦未爲辱矣、汝未審事之顚末、而輕舉他之、吁、奚爲者乎、重門小字源助、七歲喪父、豐臣秀吉、撫育之、十五歲、任丹後守、關原之役、從德川公、生擒小西行長、大阪兩役、從公、有功、子孫仕公家、

蒲生氏鄉、初名教秀、或名賦秀、小字鶴千代、出自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

日野或作中野

馬三百或作百匹

鄕後、有雅俊者、賜近江蒲生郡、因氏焉、雅俊十餘世孫、下野守貞秀、有三子、嫡長秀行、仕足利氏、次高鄕任六角氏、次秀順、仕細川氏、秀行死、子秀紀繼立、高鄕害秀紀、取其邑、高鄕生定秀、定秀生賢秀、賢秀卽氏鄕之父也、賢秀爲右衞門大夫、領日野城、六角氏爲織田信長所滅、其遺臣悉歸信長、獨賢秀保城、以死拒信長、賢秀妹夫神戶盛友、爲信長說賢秀、而後降、信長徙其邑、時氏鄕年十三、慧悟有膽略、從信長徇攝津、攻池田、先登、翌年、又從攻伊勢諸城、又先登、得甲首、信長奇之、以女妻氏鄕、賢秀屢携氏鄕入謁、論兵移晷、夜深而罷、氏鄕未嘗惰眠交睫、信長益奇、加寵遇、此時、信長爲彈正忠、乃裂官號、賜之、稱忠三郞、元龜中、信長討越前、氏鄕請從、信長以其年弱、不聽、氏鄕強從、奮戰、斫二人、奪敵旗、還獻、信長壯之、信長遣人攻池田城、敗退、氏鄕代攻、拔之、氏鄕圍比知山、縱火陷城、天正中、明智光秀作逆、賢秀守安土、一夜、數驚呼曰、光秀至、士卒多遁亡、或勸賢秀曰、賊來無日、毋以貨財爲賊資、皆取火之、賢秀弗聽曰、先君所儲偫、不忍一旦焚之、卽夜、氏鄕具輿輛五十、駿馬三百、迎信長夫人、以嬪御、居之日野、而自率勁卒、伐光秀、事平、豐臣秀吉賞其勞、割光秀遺地五千石、賜氏鄕、秀吉與織田信孝、柴田勝家、生隙、

續日本史卷八　蒲生氏鄕　三十四　我自刊我書屋

六萬或作十二萬

岩酌或作岩石

松阪一作松坂

十一郡或作十二郡

氏鄕從秀吉、入尾張、戰不利、氏鄕殿歸、十一年、滅信孝、勝家、十二年、加賜伊勢五郡六萬石、治于松島、土豪木造具正、來畧、踐害、敵圍氏鄕、出拒、先士卒、進、斬首十八、具正奔潰、亡幾、復來、傷氏鄕之馬、馬斃、氏鄕麾兵不已、斬二十三人、整軍、攻日置、而下具正、十三年、氏鄕父子、從南海之役、有功、氏鄕任飛驒守、加侍從、十五年、豐臣秀吉討薩摩、師次豐前、而岩酌未降、秀吉語氏鄕曰、岩酌城堅人強、難輙取也、若爲一城、費力、比至薩摩、師老、不可用、爲速取、非子不可、便使前田利長等、佐氏鄕、攻之、城陷、氏鄕大得捷、近傍城壘、望風降服、十六年、氏鄕遷左近衞少將、補正四位下、秀吉命與羽柴氏、城于四五百森、更名松阪、移治居之、十八年、秀吉討小田原、氏鄕從之、臨發、命畫工寫肖像、屬乳母曰、小兒輩、或未及知吾形容、故以此、垂視焉、乳母涕泣曰、公年齒未傾、奚爲出斯言、氏鄕笑曰、吾每臨軍陣、未嘗期生還、而況此行、懸軍遐入大敵之地耶、既至、北條氏直、乘夜、襲我陣營、氏鄕弗遑甲、而單身執丈八槍、出氏直之背、大呼衝突、氏直駭退、沒水者、太多矣、北條氏亡、阪東悉服秀吉、秀吉至陸奧、謂衆曰、欲留一將鎭撫士民、孰可者、衆以某某、對之、秀吉曰、皆非也、唯氏鄕其人也、則更封陸奧越後十一郡、食七十萬石、都督陸奧出

七十萬石或作四十萬石或作四十二萬石此則據氏鄕記

宮碕一作宮澤

百二十萬石或作百萬石

羽二州諸軍事、秀吉、以葛西大崎予木村秀俊、命曰、與氏鄕、緩急相援、儀如父子、以撫循東陲、氏鄕受封之日、偶屬中秋、其夕、月色鮮明、氏鄕倚柱觀月、大息垂淚、山碕家勝侍坐、問曰、君新膺大封、荷鴻恩、以此感淚至此乎、氏鄕曰、否、于遠距畿甸、而緩急難及事、自今、我武廢矣、葛西大崎苦秀俊之苛刻、作亂、秀俊走保佐治、告急於氏鄕、氏鄕召救於伊達政宗、而比發師、大雨雪、道路梗塞、政宗稱疾停留、氏鄕察其異心、令後陣備政宗、進破賊二壘、長驅攻名生、政宗來謝無他、氏鄕使立功自効矣、乃攻宮碕、賊黨盡潰散、氏鄕欲班軍、适政宗生事、命納質、十九年、取質、豐臣秀次討九戶氏、氏鄕爲其先鋒、平之、加封陸奧出羽七郡、合舊封、食百二十萬石、除參議、從三位、文祿元年、朝鮮役起、氏鄕如肥前、司運糧、豐臣秀吉欲以氏鄕航海、有故不果、石田三成、妬氏鄕之功烈、譖之秀吉、二年、秀吉置酒、毒氏鄕、氏鄕如廁、大泄血、召醫治之、不效、便還國、三年、與疾入朝、四年、薨于京師、時年四十、稱昌林院、臨終、歎歌、自傷非命、都鄙傳唱其辭、憫之、氏鄕遜讓接人、果毅挫敵、其成功、不敢自驕、而恒與士卒、共逸勞、或手炊舂、以分井臼之苦、因此、群下感戴、樂爲之用、六角氏遺子、仕豐臣秀吉、食秩僅二百石、氏鄕與之同朝、爲持其佩刀從

續日本史卷八　蒲生氏鄕　三十五　我自刊我書屋

十八萬或作十二萬

入、世稱其不忘舊義矣、子秀行、初名秀隆、稱藤三郞、立、襲封、拜飛驒守、慶長元年、加侍從、進四位、三年、豐臣秀吉聞秀行母有色、召之、不往、秀吉怒、石田三成、勸秀吉、削其封、左遷宇都宮、食十八萬石、五年、三成作亂、秀行、既娶德川公、爲公、留守、次年、移封會津、食六十萬石、十七年、卒、有二子、長忠鄕、一名忠明、立、累進參議、無嗣、國除、次忠知、官中務太輔、陞四位侍從、封于上山、更封伊豫松山、及近江日野、食二十四萬石、無嗣、國除、

續史氏曰、詩人以武夫、比干城、如重治氏鄕、殆是矣哉、豐臣氏猜忌自排毀厥干城、他日遭元和之難、不能防禦、不亦宜乎、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五

尾張　一色直熙　書

列傳五十一

加藤清正

二十五萬或作二十或作百萬

加藤清正、小字夜叉、更稱虎之助、尾張人、出自關白藤原道長、祖因幡守清信、仕齋藤氏、父清忠早死、清正幼孤、鞠于姨夫豐臣秀吉、清正、風骨偉岸、驍勇絕人、十五歲加冠、秩百七十石、從冢原小才次、學兵法、天正中、從秀吉徇因幡、備中、攻冠城、先登、山碕之役、從進多捷、龜山之役、遭强敵、斬之、賤嶽之役、與福島正則等、執槍競進、敵皆披靡、以得大捷、秀吉、賞其功、予秩三千石、十三年、擢主計頭、十六年、封于肥後、累食二十五萬石、國多宼盜、清正、斬平之、以撫綏民庶、文祿中、豐臣秀吉、有事于朝鮮、清正、與小西行長、迭爲先鋒、二人不相協、臨發、清正、賜章旗、行長、賜馬、清正、謂行長曰、子以何、爲章、行長以爲詬、厲聲曰、子有佳旣、予不敢望焉、予以身出藥戶、而把藥囊、以爲章耳、則潛師不告、先發、清正、欲踰發、會風烈、柁工不可、清正叱之、犯風、達釜山、進攻慶州、火之、守將委城而遁、清正追擊、獲一千五百人、長晟及行長曰、子戰

功既多、至攻國都、以先鋒屬僕、行長曰、二人受要束、子盍更之、可乎、清正曰、予先期而發、亦出要束乎、交舉其短、相爲醜詆、鍋島直茂、和解之、謂曰、盍分道往羈、南者遠而坦、東者近而阨、唯二公所擇、清正曰、我由近而阨者、清正、至漢江、行長令人先適奪其南岸之船筏、清正不得濟矣、立望北岸、虜張疑兵遁去、清正笑曰、旗間有烏、此非真兵也、令善泅者、取船以踰羈而會諸將於國都、清正入咸鏡道、得安城民三人、命鄉導、二人弗聽、立斬之、一人慴聽、遂至永興、置守而去、既踰鐵嶺、虜將韓克誠、以六鎭騎而要海汀倉、清正戰不利、退入倉、克誠圍之、清正、命銃手、連發、克誠走、保鐵嶺、黎明、大霧、清正設伏、自出誘克誠、克誠出、伏起、大敗克誠、克誠入鏡城府、追躡會之、聞朝鮮王子李珒李瑆在會寧府、北行五十日、至羈府、使諭景仁、執珒瑆、而乞降、且曰、府中糧竭、王子以下、不食、三日、願予食、清正許之、自先入府、將校諫止曰、虜情難測、清正曰、鼠輩何能爲、我已失王、不可復失王子、儻有變、當與王子偕死耳、賊以左右十餘騎、而入、昇糧者繼入、虜驚怪之、執弓注矢、環清正、清正叱之、語不相通、虜益迫近、清正解甲、當矢、取印、印紙、以視之、虜皆捐弓矢、羅拜、清正、囚珒瑆於鏡城府、以景仁、爲鄉導、攻兀良哈、拔其一城、乃下令曰、

兀良哈一作女直

勿脱甲、以啗虜至、有頃、虜果至、擊却之、清正自殿而退、斬獲二千餘級、財亡我九十人、黎明、顧西南、有遊騎、召捕虜、問之、對曰、日本富士山也、清正、免胄拜、還抵梁豢山、朝鮮之兵、可二萬、塞路、清正、擊破之、留鎮安邊府、而修全山橘州諸城、督咸鏡道二十二管、明人宋應昌、謀以虛喝取清正、令人來說曰、明人大舉救朝鮮、既復平壤國都、小西氏等、皆授手罷兵、所餘、唯公耳、公早反朝鮮王子、退則可矣、不者、明兵四十萬、舉朝鮮兵、來萃、將相戲、公能之乎、清正曰、貴國有師命、我邊無所也、幸有敝甲羸卒、聊可以周旋矣、咸鏡之險、車馬不能騈行、大兵何能爲、日來、不過一二萬、日遣一萬、則四十日辨之、日遣二萬、則二十日、辨之、多少唯命、若果辱來師、乃承其賜、且進迎汝君、然後歸日本、此子之願也、使者怖去、清正還都城、城中乏食、石田三成等、欲弃城而退、清正、爭止之曰、出萬死、取之、豈可輙弃乎、盍奪虜食、三成作色曰、子能之、乃自爲之、毋煩他人、清正曰、諾、即夜襲虜、以獲粟、小西行長、首唱和議、清正不肯、行長忤清正、約和、清正、與諸將、攻晉州、不降、使壞陘傅堞、矢石雨下、師弗得進、清正、造龜甲車、裹以牛革、募敢死者、乘之、衝城、城壞、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續登、悉斬其守將以下六萬人、小西行長、石田三成、短清正

於豐臣秀吉、秀吉召清正、慶長元年、清正斂軍而還、見秀吉、秀吉拒不容清正、就增田長盛、訴冤、長盛曰、子宜因三成、清正曰、死不能、乃歸第、待罪、一日地大震、清正曰、吾寧遭尤、不可不入省矣、徑入見秀吉、秀吉與夫人、辟震在庭、而奧清正疾來、呼進、謂夫人曰、清正本肥哲、久在朝鮮、奚其瘦黧、清正、申陳冤狀、且叙戰苦、秀吉、意頗解矣、遂命清正守門、三成至、清正不許入、秀吉聞之、命入羈清正、呼曰、入短小儈豎、翌日、秀吉、更問朝鮮軍事、清正具答、秀吉、泫然失泣、謂曰、汝少長我許、所爲何克類我、終遇清正、如故、二年、再征朝鮮、清正、與小西行長、復爲先鋒、清正、攻梁山、陷之、軍于西生浦、朝鮮、懲前役皆弃產逃匿、清正、移書喩民庶曰、朝鮮王、背約、故以師問事耳、非敢害民、民各歸其居矣、昔明人沈惟敬、以詐謀、爲和、而和敗、事多因清正、深銜之、脅清正曰、三國、和議、各息其民、足下敗之、明主震怒、起精兵七十萬、首擊足下、足下速班軍、不者、禍不旋踵矣、清正曰、韓人儜劣、非我匹、殲之、不足以功也、幸貴國有大師、此天以功賜我也、予需捐其賜、虛歸羈、敢請期、使者惧退、惟敬與小西行長、謀、使間使告朝鮮曰、清正敗和、不除此夫、韓難不已、今孤軍單進、宜襲取之、朝鮮疑不聽、清正、由慶州、入全羅、沿道望旗曰、夜又復至矣、未

軍、皆披靡、清正、鼓行、合行長之軍、而拔貲石城、斬其守將鄭起龍宗道等、又進徇南原全州、冬、清正、退脩蔚山城、未完、巡視西生諸寨、使裨將加藤清兵衞守蔚山、明將楊鎬等四萬人、合朝鮮軍、攻蔚山、清兵衞、出戰少利、淺野幸長援清兵衞、入城、虜益萃攻、清正在機張、聞急即起、虜軍充塞道路、人或危清正、止曰、虜衆我寡、恐難抗、一將死、孰與兩將並死、清正曰、委虜以幸長、將何顏見其父、乃率兵五百人負粮、自蒙銀鍪、而提矛出矣、明韓諸將士、指目莫敢迫擊者、清正入城、虜急攻之、攀壁、清正、投木石、斃數千人、虜撓退、即夜、襲虜營、又大獲、虜起飛樓、發大礮佛郞機者、陣崩、衆懼欲辟、清正不可、丸落清正前、清正不動、聲色自若、衆服其氣膽、虜休戰、爲長圍、城中食飲皆盡、則屑紙而噉、刺馬而飲、馬亦盡、至有飲溺者、會大雨雪、士卒皆皸瘃凍縮、獨清正、無懼色、而躬方防禦、設伏誘走、衆請追、清正不許曰、彼師無毀、且退不以夜、此必誘我也、閉壁不出、於是、虜伏皆起還去、三年、正月、浮田秀家等、大擧來救清正、開門擊之、夾擊虜軍、斬首二萬、虜皆潰、豐臣秀吉得捷聞、大喜、手書賞清正、而給餉、秋、虜軍更來圍、擊却之、冬、官軍皆撤還、虜追小西行長、清正救之、得免、行長德之、謂解宿憾、清正曰、素所願也、雖然、子善石田三成、釁不能解、爲三成等、迎諸將謂曰、公等一見豐臣嗣君、各就國、明年、以茗讌相接矣、清正曰、予在海外、前後七年、沐櫛且不能、奚暇習茗讌、唯辨幣報之、三成、默然、竟益相忤、德川公、和解之、五年、東國亂、德川公自征之、清正曰、公一擧足、三成必生事、勿往、公弗聽、三成、果作亂、小西行長黨之、清正、發兵、攻畧行長邑、圍宇土、一卒夜亡、吏執之、清正曰、此卒必擁書、吏曰、無有、唯擁一竹杖耳、清正曰、是矣、裂覩之、果得韓援書、乃設覆、達其書、援至遇覆、敗走、遂專力、攻宇土、拔之、畧定西海道、臨薩摩、斯際、三成亡、清正、加封、食七十二萬石、十年、任四位侍從、兼肥後守、十五年、德川公、爲其子、城于尾張、命諸侯助役、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給大府土木、未如之何、自餘諸役、屢使吾儕何以堪、爲子爲公愛婿、幸入白我困敝、輝政不答、清正謂正則曰、子惜財力、不如速叛、不能叛、爲出此言、公聞之、令告諸侯曰、厭徭賦者、予不敢強、苟有厭者、宜速就其國、而脩城池待我之至、諸侯懼、併力就事、清正、督其役、撰擇巨石、駢衰運轉、徭夫數千、不能牽、擾清正、以左右數人、乘石上、指揮呼勵、衆素畏清正之嚴毅、而用力倍前、周旋如意、十六年、清正卒、稱淨地院、遺命擐甲帶劍、葬于中尾山、清正、雄豪有節義、平生不剃髭、而每赴江戶、從兵往來、必省豐臣秀頼、置第於大阪、如故、德川公、諷止之、清正不肯曰、以髭受而具不勦也、以兵自從、備不虞也、省大阪、且置第、報舊恩也、公不敢強矣、清正、暮年志文學、謂人曰、前田利家、嘗告我、以託孤寄命之義、時我未解、今而得解、方今、此義、不可輕矣、子忠廣嗣立、明年、任肥後守、亡幾進侍從、有罪、貶于出羽、食一萬石、承應二年、卒、

七十二萬、或作七十萬、四位、或作五位、一說十五年任官

續史氏曰、尾張、出雋傑、海内無比、元龜天正間、最多矣、其首、爲織田、豐臣、自餘、柴田、丹羽、前田、池田、福島、堀尾等、不可枚擧、皆非無功德天下、而土人給之、獨爲清正、建祠、歲時祀莫之、四方、來聚塡咽里閭、夫清正、以武著者、少恩民生、何德至此、世或傳、清正、尊浮屠、其旗幟之號、用梵語、是以、釋氏亦推清正、爲之設祠云、其釋氏、爲清正、設祠、予、則旣知之、清正、尊浮屠、予未知之、何者、浮屠、以殺生、爲戒、清正、不敢爲、且其旗幟、豐臣氏所賜也、清正、奉其賜耳、何有其號、苟推其理、豐臣氏、淫浮屠也、非清正尊浮屠也、黠僧、熟視人士念清正、強牽爲己黨、利其賽幣、此其名崇清正、其實誣清正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二

小西行長

十六年一作十五年

西生一作西平

小西行長、小字彌九郎、和泉界人、父如清、號壽得、稱清兵衛、門地寒素、賈鬻爲生、行長幼有才辨、賛于岡山賈人、豐臣秀吉徵時、數宿如清之家、與之親暱、見行長奇之、秀吉之西畧山陽也、浮田秀家欲降、如清介之、周旋有勞、秀吉予如清以秩千石、行長以父廕、爲秀吉侍官、從軍數旌功、拜內匠頭、天正十六年、封于肥後、食二十四萬石、遷攝津守、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行長以師會肥前、時海風酷烈、波濤大起、諸將按兵不進、宗義智屬行長、能熟海程、知虜情、四月十日、行長與義智冒風、先諸將航海、十三日、達釜山、陷城、禽守將、進取西生多大二浦、斬多大守將、多執士卒、問曰、何處最要害、對曰、西北三十里、有東萊、行長謂衆曰、諸子既憊、加之使東萊有備、此倍憊也、一勞長逸、在此行、幸努力焉、衆曰、如君言、即攻東萊、半日拔之、斬首千餘級、又進拔梁山、至鵲院、虜據險拒我軍、行長跋山涉壑、回出虜背、虜大駭愕、不戰潰散

矣、而諸郡府、望風遁走、慶尙道爲虛、行長鼓行進畧、拔尙州、虜將李鎰救之、行長隱樵下、虜半過、伏起連銃急發、鎰軍擾亂、行長張兩翼乘之、鎰弃軍單走、士卒皆沒、行長至鳥嶺、山峻道狹、遣士卒覘伏兵、反報曰、無有、行長曰、虜捐此不保、予知其莫能爲也、虜將申砬在彈琴臺、背水邀我軍、行長分兵夾擊、斬砬、餘衆退墜、溺屍蔽江、水爲不流矣、行長荐克取忠州、遭加藤清正、與之分道趣京畿、先是行長攻蔚山、生擒其守將李彥誠、既而解放、使之持書喩降於朝鮮王李昖、然彥誠畏罪、不敢言焉、至取尙州、獲李應舜、授豐臣秀吉印書、以求彥誠之報、且召李德馨、德馨嘗接我使者也、昖乃乞降、應舜德馨爲之使、而途遇清正、清正執應舜斬之、德馨逃去、行長與清正、分道入京城、五月、行長先至之、行長徇平安道、抵大同江、又召德馨、使柳川調信僧玄蘇修降議、議不諧而罷、六月、虜將金命元襲我營、而師少亂、行長厲聲整衆、宗義智回出敵後、夾擊之、命元走入平壤、行長躡之、命元委城而遁、行長入城得粟十餘萬石、遣使告浮田秀家曰、鋒鏑所向、前無堅對、沿道諸堡、望風走潰、平壤亦陷、韓寔畧定矣、而太閤素志不徒止此、元帥以下、承命於府朝、而所同知也、乘勝長驅、以擣明北京、可指日而取矣、秀家曰、全羅、江原二道、

元鈞或作元均

拒命、平之然後進、未爲晚也、秋、明將祖承訓、史儒救朝鮮、次于安定館、先是海盜稱日本人、數侵明之邊疆、明人馴知其兵器弗精、至是亦以爲如斯、而有侮色、行長夜遣輕卒擊之、營兵大亂、行長笑曰、此虜亦易與耳、翌日、督兵自出、甲仗鮮麗、人馬皆被鬼頭獅面、光彩奪目、明馬辟易、行長麾兵擊之、放銃、儒應聲顚仆、承訓單騎挺走、時霖雨泥濘梗澁、虜軍僵殪相枕、行長贈書李昖曰、明軍援貴國、一戰皆殲、隻騎無還者、王所親覩也、我以老兵辨事、猶致如玆、今有生兵十萬、自海路來詣、欲與明人周旋、不知王將執與矣、此際、明韓竝憚我兵强、而圖和議、明使者沈惟敬、重聘卑辭、來言、行長遽欵、惟敬、盡任其意、以平壤西北十里爲界、遣惟敬還取信、久之不來、行長聲言放行、踰遼東而屠明都、明人懼、復使惟敬結好、二年、明人李如松等、變約舉兵而來、行長以降虜四十餘人爲諜、能知敵之情僞、此間朝鮮悉囚其諜、於是行長不知明軍之至也、軍猝攻平壤、戰少利、木戶氏謂行長曰、孤城無援、盍姑退合諸將、然後更來取焉、行長然之、夜潛師出城、至大同江、氷方合、踏渡之、保國都、沈惟敬復來、獻珍貨、脩和議、約以封貢、惟敬辯佞、百方欺詐、行長及浮田秀家惑之、皆以爲奉豐臣秀吉爲主、韓明竝貢獻之誼矣、則許和、而

加藤清正等不欲和、攻晉州屠之、惟敬來謂曰、公等許和、而有事晉州、何乎、行長曰、執與汝講和、襲我不意、惟敬語塞謝去、初行長聞內藤如安習文學、召之、予以己氏、遂推爲飛驒守、專掌外國使命、則遣如安如明、以報惟敬、三年、至燕、石星就其館、見之、待以王公之禮、尊瞻之、如安騎乘向城門、門者叱下之、不肯、直入見明主朱翊鈞、衆胥在間、緣飾語辭而定約、如安成誓書、歸、旣定進之、慶長元年、師還、豐臣秀吉以明使背約、責行長使效功自償焉、二年、復入朝鮮、朝鮮令元鈞拒釜山、行長擊之絶影島、日暮、風濤大起、行長伏兵佯北、虜軍陵波濤爭進、體疲口渴、依岸休憩、取飲、伏起、行長反擊而更虜、大敗之、斬鈞、乘勝進陷南海、順天、與加藤清正合兵、拔黃石城、分道竝略、會于全州、退守順天、虜圍清正於蔚山、三年、行長救清正、虜走潰、行長歸順天、明將劉綎圍之、綎於明國、最驍勇著名者、其所用鑌鐵刀極大、虜中呼稱劉大刀、攜之來攻、綎熟覗我兵銃城堅、而自知其不可力爭、欲紿取、則使人來丐和盟、行長不信、使者三反、綎單騎出示信、行長許盟、期定八月朔、行長出、顧察其僞、而途還矣、璘、壵踵來、行長擊却之、旣而豐臣秀吉訃至、十月、行長、具師裝、綎復來圍、加藤清正、島津義弘、伐解其圍、十六日、行長撤軍、上舟、綎

及陳璘、鄧子龍、陳蠶、季金等、合朝鮮將李舜臣軍、以戰艦數千艘、來攻行長、行長止戰、虜誤擲火器、自燒、行長奮乘之、斬子龍、舜臣、往救、又殪之、二人並得梟名其國者也、師進擊璘、殆獲之、蠶、金、發砲救璘、行長退、上一島、尋虜兵來聚、擁之、虜軍四集、行長、以單舸赴島津義弘、更與義弘、迎島衆、縱以生兵來邀、行長、戰克之、而全軍達于對馬、四年、石田三成等、圖除德川公、行長與之、建刺擊之策、議者沮之、會乃止矣、有間、三成、欲以火器襲公邸、行長然之、議者復沮、事終不行、議者、皆通公者也、行長奮曰、諸將欲行大事、爲豎子所紿、奚爲闇事機也、既戰、失利、行長、平生、負勇自殖、輕士卒、士卒不樂爲之用、事急、皆四散、行長、走至糟川、遇所知僧林藏主者、曰、予、德汝、僧曰、盍自刃、行長曰、予奉耶蘇教、不可自刃、遂被縛、而斬于京師、國除、寬永十四年、行長遺臣、以耶蘇教、聚民衆、據肥前島原、而起兵、翌年亡、

續史氏曰、行長、起商賈、擢登封侯、至其矢石之功、既偉矣、惟惜、侯身挾商心、汲汲營利、以取民滅矣、易云損上益民、民說无疆、行長益上損民、宜矣、不得民說、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九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七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五十三

九鬼嘉隆

脇阪安治

藤堂高虎

九鬼嘉隆、先世紀伊之名士也、居九鬼、因氏焉、八世祖隆家、一名隆良、畢志摩、其子孫綿沒伊勢志摩之間、父宮內太輔定隆、兄宮內少輔淨隆、淨隆領內田城、與北畠氏戰、關敗沒、嘉隆輔淨隆子澄隆、代領焉、敵兵匝攻、嘉隆嬰城防禦、衆寡不敵、弃城奔于朝熊山、而反攻復城、澄隆死、嘉隆立、承其後、嘉隆稱右馬允、爲南勢九將之一、據鳥羽城、任大隅守、永祿中、織田信長攻北畠具教、嘉隆送欵、屬信長、屢旅戰功、天正中、伐長島有功、攻大阪、取大艦六、小船無算、以此、入紀伊、與雜賀徒戰、奪艅艎三十六、而停泉浦、逃絕西南海路、大阪大竊、信長命嘉隆、督水戰觀之、深奖其精整、賜黃金三百兩、衣十稱、酒醑若干、西海人、以戰艦六百餘艘、入木津、嘉隆邀擊之、陸人傍觀、危嘉隆、嘉隆大呼、麾旗手、悉毀敵艦、信長多其功、信長薨、豐臣秀吉起、嘉隆附之、伐島津、北條氏、朝鮮之役、嘉隆承命、造戰艦數千艘、晝夜促趣、文祿初、艦成、乃出師、陞長中、嘉隆與稻葉氏相訟不勝、慍恚致仕、子長門守守隆立、守隆從德川公、征陸奧、石田三成作亂、傳檄召嘉隆、嘉隆應之、取鳥羽城、使掘內氏喜守之、自以舟師、掠勢海諸案、而送軍糧於美濃尾張、進攻岩手城、守隆合人諜嘉隆弟從守隆、將町乘古城據之、父子相構、桑名城將氏家純利、攻町乘、守隆迎擊破之、以捷獻德川公、既而三成敗、嘉隆氏亡、道走紀伊、守隆復爲羽城、會公於大阪、請以功贖嘉隆之罪、公不可、以南勢五郡予守隆、守隆、固辭不受、因池田輝政、福島正則強請赦嘉隆、公則允之、守隆、復賞五萬石、至是、加二萬石、遣使迎嘉隆、先是、守隆臣豐岡者、守鳥羽、爲嘉隆所攻陷、衆請豐岡、豐岡信逃、詞嘉隆曰、長州爲君請釋、官允之、君宜速歸、嘉隆許諾、中道、又謂曰、德川公深讎君、百方欲獲、故使臣詣也、君若恨役嗣、盍自裁、嘉隆則自刃、豐岡奉其首而歸、爲報曰、臣欲奉兩州而歸、故苦告赦狀、兩州深愧自盡、守隆然之、致首德川公、有頃事覺、守隆誅豐岡、大阪之役、守隆以舟師、有爲、其後、移封于攝津三田、食三萬六千石、子孫相傳、

脇阪安治、小字甚內、本姓藤原、近江人、居脇阪、因氏焉、父安明、仕織田氏、戰觀音寺、死之、安治年甫十六、從明智光秀、伐丹波、得首級、元龜初、織田信長、攻福井、豐臣秀吉、起近江丁壯、從信長、安治以年少、不得與行焉、潛追及秀吉、秀吉叱罷之、而內竊好其氣概、以賜信長、天正中、信長城于安土、諸將助役、秀吉所臣石、未獻、丹羽長秀部士、乘夜來竊、衆率之、安治挺刀絕短、士愁、安治斎毆、生擒一人、挾從以告秀吉、賜秩百五十石、三木之役、秀吉持一戰袍、有迦環號、稱部下曰、孰賜之、安治進曰、不以安治之不肖、賜之、敢服耳、秀吉與之、安治、直登城、斬克、先是、安治以桔梗爲號、至是、更號迦環、攻神吉、爲先鋒、毛利氏、送糧於三木、秀吉邀擊之、安治斬敵梟將魚住源吾、遂拔三木、明智光秀、圍鬼城、城將赤井直正、勁果能防、安治以秀吉命、入說、諭降、拜謝、翌日、安治攻斬直正、賤嶽之役、旌功擢二千石、織田信雄、與秀吉生嫌、信雄屬將蘇賀而和、瀧川雄利子、在我許、利敗、雄利紿安治曰、寡要羅疾、命在瀕劉然、母子不得相見、豈不痛乎、因君之仁恕、賜息半日之暇、聊慰執大焉、安治放其子、雄利挾子、據上野城、告絕安治、安治怒、起兵、僅二十騎、秀吉留安治曰、衆寡不倫、攻無益也、以我觀汝、亡乃詐事遂去、而蔑雄利乎、安治曰、安治、

爲其人、則致母爲質、迎襲上野、雄利委城而走、安治馳使告捷、秀吉悅、以安治守其城、伊志摩定之、拜中務少輔、累封淡路、食三萬石、居洲本、薩摩之役、諸將多敗、安治力戰不撓、秀吉特賞之、秀吉自赴、安治等築于千代川、攻平佐、安治先登、小田原之役、安治以舟師護糧運、而攻降沿海諸城、文祿元年、秀吉有事于朝鮮、安治與九鬼嘉隆等、以舟軍先鋒、入釜山、向王城、道路梗塞、不通往來、安治發堡、留守兵三百、自入王城、虜兵數萬攻堡、安治聞急救堡、堡中之兵踴躍應之、挾擊虜衆、斬首一千二百餘級、虜在巨濟、撓糧運行、虜將李舜臣走、安治追躡、可三里、虜衆援舜臣而逆、安治船觸巨砲、安治戰不利、脫難、收敗卒、速圖報賠、二年、又奪一大艦、與九鬼嘉隆爭之、訟元帥、元帥不能決、爲取剖裁於豐臣秀吉、秀吉恒稱安治驍勇、以此定勝、慶長元年、安治歸、二年、再入朝鮮、涉巨濟、大挫虜軍、取戰艦十六艘、攻陷南原、斬首三千餘、三年、戰于蔚山、斬獲無算、既歸、益封士、關原之役、援德川公、伐石田三成、攻佐和山、拔之、守川口、十四年、移封伊豫、食五萬三千餘石、治大洲、元和初、告老居京師、寬永三年、卒、長子安忠、次子安元、關原大阪諸役、並有功、安忠早死、安元立、襲父封、任淡路守、轉封信濃五萬石、上總五千石、安元將

甚內或作甚安又作甚成

十四年或作十三年

賜文巧詠歌、子孫繼立、增封遷于播磨龍野、

藤堂高虎、本姓藤原氏、逸其世系、高虎少時、稱與右衞門、父虎玄、一名虎高、稱源助、號白雲、近江人、高虎仕淺井長政、姉川之役、從有功、時年甫十五、爲衆所畏、後以故去國、轉仕阿閉、磯野、織田三氏、皆不得意、而仕羽柴秀長、從軍攻播磨、先登、又從討平但馬之賊、累秩三千石、爲取高松、山崎、賤嶽、大和、諸役、有戰捷、豐臣秀吉、爲之增秩、松島小牧之役、亦有捷、增秩、討南海、香村我部、親泰據一宮城、高虎與僚服部竹助、乘夜潛行、將壞城、兵發銃、中高虎之胸、作甲堅不入、竹助扶高虎歸、既而南海平、羽柴秀長助德川公、造二條第、高虎董役、始謁于公、而任佐渡守、薩摩之役、高虎以先鋒、攻日向、高虎務秀長義子高吉、秀長薨、高虎慟哭、剃髮入高野山、豐臣秀吉召起、仕秀長子秀保、文祿元年、朝鮮之役、起秀保尚幼、高虎攝秀保、率大和軍、渡海攻唐島、奪虜船百四十餘、二年、攻晉州、高吉先進、時年十六、衆奇之、三年、高虎從秀保、薨國除、高虎又遁于高野、秀吉召高虎、高虎不起、使者數反、強召之、賜伊豫七萬石、爲今治城主、慶長初、朝鮮之役、再起高虎、復赴、福島正則攻唐山皆戰捷、後高虎救之、大破虜軍、正則、專爲己功、高虎不許、二人相訟、是歲、豆

高虎功爲第一、又與加藤嘉明爭功、嘉明憾絕交、高虎攻南原高山有功、賞加封、秀吉薨、遺命收海外軍、府議長虜之追尾相躡、非遣一良將、不能收之也、衆推高虎、大阪諸將忌德川公、公詣大阪、高虎乘女輿、迎公、前曰、恐道路有變、宜御之、公從焉、五年、高虎從公、攻陸奧、反戰于關原、加封、十一年、德川公營江戶城、高虎督役、又加封、遷和泉守、十四年、賜伊賀、伊勢之地、領今治城如故、十五年、高虎城龜山、自給其材、十六年、加藤清正卒、其子幼、高虎如肥後、處分國事、是年、還、十八年、宇和島城主富田知信失封、高虎以德川公命、管其國務、大阪前役、高虎爲公軍先鋒、而獻米萬斛、助軍資、豐臣秀賴、放反間、爲通高虎者、至他營、有句執之、致德川公、公不疑、以其人賜高虎、高虎斷其手足、當黥額、曰秀賴縱遣爲後役、公召高虎、問方畧、對曰、遠城而陣爲役由拱戰、必拔道路、乘其弊、一戰擒之、無復有守心、公拍掌曰、予意闇合矣、遂定諸軍所嚮、高虎斬首八百餘、城陷、公以金扶馬二貫、高虎任從四位下、寬永二年、兼侍從、三年、進左近衞權少將、四年、德川公謂高虎曰、會津要地、非常人所治也、將煩卿、何如、對曰、高虎老矣、加藤嘉明可、公曰、非卿之讐乎、對曰、高虎雖不肖、豈以私怨而廢公事也、公從命嘉明、嘉明聞之、來謝復

姑曖高虎，食三十餘萬石，七年卒，稱高山院，初高虎歴仕多所，死而恐已死役者只士，則選中其一信曰，子願陪殉死，且夕入地，能相從者，欲知其人矣，得對者四十人，於駿府，又得三十人，高虎拉書謁德川公，曰，斷合見死者從者，謂假公冒而禁殉矣，公感嘆之，高虎則召見曰，藤堂氏藩屏國守，恒供先鋒，莫泯戰士自爲殉，且有官命，不得違死，况於人命雖有長短，高壯富衆，而早晩必相見乎，高虎謂士井利勝曰，將軍不以高虎不似屏藩，要鎭，脉兒不任行伍，余死後，速收封，以勿再亂根德川公，聞之曰，使欲殉者守之，矣發之有，則戒有司，禁其從封高虎，手編一書，叙己所以起，而戒子孫，謂敬老愛幼，事修勤儉，勿忘文學矣，嘗有家臣之秩不滿其意，而致仕者，高虎自賜之，出刀賚之曰，汝游他邦，不得志，則爲還歸焉，既歸待之如初，高虎雖益容人，率此類也，有一販夫，爲管從隸爲識者，若千金高虎不可曰，一夫拉利，萬民苦之，勿爲矣，遂逐其夫，子大學頭高次，嗣少將軍，借得良刀，愛，視之，高虎高虎繁嚬曰，是商賈之心也，非公侯之爲矣，高次子，和泉守高久，相繼傳封，高虎義子高吉，丹羽長秀之子也，任宮內少輔，數從高虎，旌功得采邑二萬石，子孫，諒藤堂氏，

續史氏曰，嘉隆，少長木國，其用舟師，雖其父兄，曆練已熟，經磨網椅，非庸人所及也，安治高虎，起于草莽，功烈靡下嘉隆，其所殺人，殆無算，然世不稱其暴矣，其見機，夫說數轉，然世不稱其與，此乘龍附鳳，成雙得宜者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七終

正勝一作政勝

木曾川一作洲股川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八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五十四

蜂須賀正勝

稻葉長通

筒井順慶

蜂須賀正勝，本姓源氏，小字小六，通稱彥右衛門尉，尾張人，修理大夫足利高經，居蜂須賀，始氏蜂須賀，此則正勝之先也，或曰，圖正則始稱蜂須賀氏，父藏人正利，領秩百貫，隸織田氏，轉仕齋藤秀龍，秀龍父子相攜，一日兩戰，正勝輒先衆而斬首若干，永祿初，歸附織田信長，補扶間之役，正勝單騎挺進，衛一人擒一人，從信長，攻秀龍，有捷，初，正勝任俠，不拘細行，在尾張，與稻田植原齊山氏等，結黨剽掠羣盜，而有善于豐臣秀吉，及信長築壘於木曾川西，秀吉屬正勝，與之留守，敵來挑戰，秀吉令正勝及稻田等擊敵，乾矣，戒曰，莫使敵屠矣，稻田曰，公勿爲意，予殺寇遂大有功，是役，正勝起師，稻田必從多功，元龜元年，攻手筒山，獲首級，秀吉使校將守金筒，土賊蜂起，正勝殿師，戰于橫山，有捷，二年，攻長島，又捷，師正元，死之，三年，信長以正勝屬秀吉，秀吉待遇異他人，天正中，秀吉封于長濱，以重秩予正勝，信長有事于大阪，戰失利，獨正勝駐拒樹功，信長賞正勝予長島，正勝從秀吉征播磨，屢兵挫勍敵，秀吉與秩五千石，擢爲將，築爲龍野城大，拜修理大夫，他戰之役，從秀吉，加封，從羽柴秀長，攻南海，長付我部元親降，正勝封于阿波，十四年，卒，正勝在京師也，聯府火，諸將意有叛者，聯斷不敢救，爲爲正勝疾馳滅火，足利義昭，走之，賜羣服，其子家政同秀吉，正勝傳辟，兆用，世稱其選師子，家政幼有父風，吉川元春，圍南條城中食盡，秀吉聞急赴救，視敵兵多，被軍不進，家政，時年二十二，奮屬士卒，入敵，敵衆披靡，因輸禾穀入城，敵日指不敢迫焉，賞能寺賊諸役，有戰捷，而敗賊賈之，賊賜秩三千石，同正勝攻南海，正勝卒，後，任阿波守，從秀吉伐平島津，北條氏，朝鮮之役，爲軍監，關原之役，歸西軍，家政子至鎭屬東軍，家政坐褫封，而削髮號蓬庵，退居矣，以其封賜至鎭，築阿波守，大阪之役，家政間行詣德川公，留守江戶，至鎭從公軍，多所獲，元和初，至鎭賜松平氏，加封淡路，食二十五萬餘石，子孫傳其封，世任阿波守，兼淡路守，進四位侍從，

稻葉長通初名貞道、或名通朝、或名良道、或名氏家、河野氏之別族也、曾祖、彈正少弼通貞、祖、刑部少輔通高、號塊翁、削髮歸佛、既而河野氏微矣、通高、慨然欲興之、復委仕土岐氏、父、備中守通則、通則及五兄戰于牧田、皆沒矣、長通幼、以父命、爲僧入崇福寺、居十歲可、至是、通則無嗣、母氏、迎長通、爲後、終繼父兄之業、永祿中、長通與氏家輕國、伊賀範俊、並著梟名、是爲美濃三傑、長通爲其最、三傑既成齋藤龍興之闇劣不可輔、相謂曰、不爾、其主而去、不可、遂連署諫龍興、長通則去歸織田信長、信長欲誘殺長通、則招之、三士接伴人茶室、壁間有書畫軸、長通誦讀之、三士白信長、信長出謂長通曰、予意子之悍鬭剛制、而使刺客除子、故計子之文雅、至此、使命三士、出匕首、示長通、長通曰、臣亦疑有此事、聊備不虞、探懷、出匕首、信長歡飲竟坐、自是、情好日篤、而從信長入京師、又從、取伊勢、元龜元年、信長朝于京師、反過近江、土賊蜂起而遮要、信長、長通斷護信長、斬賊一千二百、姉川之役、德川公援信長、向朝倉義景、義景之兵、可三萬、公兵僅僅三千、信長危之、請加一將、公辭之、信長曰、孰可者、公曰、稻葉氏可、衆人指笑長通、長通以士卒千人、從公大破義景、信長奇長通以偏諱予之、於是始稱今名、衆皆欽羨之、長通、

非敢自負、而自號一鐵、以號與行矣、長通出鎮守山、土人作亂、長通討平之、天正中、長通父子、從信長入京師、更以一軍、攻槇島、拔宇治川、先是、有根原氏者、勇毅無行、好博奕、衆皆擯之、信長竊愛其勇、賜駿馬曰、緩急用此、樹功、根原喜悅、此役、潛匿隄下、而覗長通之來、猝起自名、單騎先濟、長通曰、彼陵我而進、濟其志、雖信矣、奔之不從、則喪公家一壯士也、扶私故、誤公事、予不敢爲、麾衆繼進、以取槇島、而還告信長、信長賞之、長通從信長、攻朝倉義景、義景委國逃去、而未審其所在、長通略遣族、以利誘義景長、爲越前諸役皆從焉、信長使紀伊德人說下雜賀兄弟、久未歸、則命長通、復赴焉、長通以雜賀歸來、信長問雜賀曰、前使何如、答曰、殺之、曰、何故、不殺長通、曰、前使擁衆、留陣下、傲慢無禮、我望反之、單身來入、懇款竭情、此所以不殺也、信長奇之、深器重長通、信長薨後、歸豐臣秀吉、長湫之役、池田信輝、森長可等、戰失利、士氣沮、長通奮曰、我雖老矣、爲諸將先驅、則蹂躙敵人、却之、於是將士得氣、與德川公相持、頃之、信輝等、潛軍襲參河、公尾擊之、秀吉起赴鬪所、公既衆却矣、秀吉欲窮追之、長通諫止、長通拜伊豫守、進四位侍從、陞三位法印、十六年、薨、歲七十三、稱清光院、長子、右京亮貞通、次子、兵庫頭重通、貞通從

一說順慶順昭之子也
長束一作箭束

父、從征近江賊、有功、除四位侍從、關原之役、欵德川公、初、貞通、居竹根城、賜郡上城、從之、役平後、封于臼杵、食五萬六千石、重通、仕豐臣秀吉、承羽柴氏、生五位左近藏人道通、道通姊夫牧野政吉、死于朝鮮之役、政吉子孩乳、道通、賜其釆邑多氣度會二郡、慶長中、爲九鬼嘉隆、所誣枉、而道通不屈、相訟于德川公、公定罪嘉隆、道通從德川公東征上杉氏、會石田三成亂中原、而道還矣、嘉隆黨三成、寇于岩手、道通聞嘉隆之城在今一色、令人燒之、嘉隆兵士、聞之、相踵歸、道通之兵、躡捷三成之後、加賜采四萬五千餘石、子淡路守、紀通、大阪之役、有功、移封攝津中島、尋加賜丹波六田郡、慶安初、自殺、國亡、

筒井順慶、初名藤政、或名藤勝、稱六郎、號陽舜房、大和人、遠祖順快、興福寺居筒井莊、因氏焉、順快子順永、食鄰邑、始城于筒井、子孫皆闕、受僧位、從事干戈、足利氏季世國亂、順慶祖順昭、平土賊、而拓延堺地、以自封殖、父順政、承其後、順政卒時、順慶甫十六歲、衆畔、順慶附松永久秀、久秀虧犯鄰邑、順慶從居布施城、永祿二年、順慶與久秀戰于法隆寺、元龜二年、又戰于辰市、斬俘千許、多獲久秀之門族、而復筒井城、次年、久秀子久通、乞降、此際、織田信長威名動京畿、順慶、久秀、俱從之、終和弭兵、天正中、信長在京師、

順慶往見、送義子定次、爲質以相結、信長以女妻定次、信長征武田氏、順慶田歲手援之、順慶從織田信忠、伐松永久秀、拔片岡城、初、順慶臣、以故歸久秀、順慶密招之、久秀未覺、令其人請救於大阪、順慶得其旨、遣勁兵二千、而給稱大阪之救兵、久秀迎之、引入城、則左右衝喝、且以放火、而脅久秀、久秀窘蹙、自殺、是役也、順慶功績、冠于諸將、因封于大和、城郡山、從居焉、從織田信長、征伊賀、又從、討平甲斐、明智光秀弒信長自殺之、光秀本善順慶、故招順慶、誘以紀和泉三州、順慶陽將應之、豐臣秀吉、亦招順慶、順慶送之盟書、而心持兩端、則稱疾、使島勝猛、松倉勝重、率兵陣于男山、以觀望彼此之勝敗、竟屬秀吉、克誅光秀、順慶從秀吉、攻瀧川一益於伊勢、又從擊柴田勝家、平之、十二年夏、攻長島、遭疾輿還、八月、卒、位至法印、無子、養妹子定次、爲嗣、定次、轉封伊賀、治其上野、食十二萬石、島松倉氏等從徙、部士多廢采邑、定次、與諸將攻根來寺、發火箭、而中賊之碉樓、衆賊焚死、以功、拜四位侍從、兼伊賀守、受豐臣氏陸奧、小田原、及朝鮮之役、皆從焉、慶長中、豐臣秀吉薨、定次屬德川公、攻上杉氏、大阪人乘虛來攻上野、上杉氏平、公復定次封、十三年、定次坐淫虐、失封、流于伊豫、頃之、德川公召定次族主殿助定慶、紀伊守

慶之奔、筒井氏祀、大阪之役、定次舊臣、多歷豐臣氏之纛、於是定次與死於配所、殺再起、大阪之兵來侵、定慶委邑、而遁、定慶愧之、屠自殺、筒井氏亡。
續史氏曰、蜂須賀、稻葉、游事齋藤、織田、豐臣諸氏、了歸德川氏、豈子向背易迷之地、邑斯知止、筒井雖失孫謀、畧同其失、既易云、君子見幾而作、其此之謂乎、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五

眞田昌幸 子幸村

後藤基次

眞田昌幸、小字孫五郎、或稱源五郎、又稱喜兵衞、本姓源氏、先世氏滋野、居信濃、祖父左京大夫幸義、改氏海野、父幸隆、居眞田莊、又改氏、爲彈正忠、幸義與村上義清爭疆場、而戰沒矣、幸隆失邑流離、投託長野氏、武田晴信召幸隆、以略信濃、復其采邑、幸隆感服、則欲爲晴信拓地、且報父讎、而誘村上義清之兵五百人之陳中、悉擊殺之、終從晴信滅義清、幸隆尋薙髮、號一德齋、天正二年卒、長子信綱、稱源太左衞門、第二子昌輝、稱兵部丞、俱死長篠之役、第三子、則昌幸也、或曰昌幸、信綱之子也、眼光射人、少小穎悟、晴信辟爲近侍、會晴信外戚武藤氏無嗣、而撰擇諸家俊子弟、未得其人、晴信推進昌幸、繼其後、時年甫十四、從三方原之役、獲甲首二級、晴信擢列隊長、晴信城吾妻、使昌幸守之、長篠之役、二兄戰沒、武田勝頼命復本姓、繼上田、拜安房守、

十年、甲斐人背畔武田勝頼、昌幸説勝頼曰、臣邑吾妻險阻而多儲蓄、君姑辟難、保之、弗聽、勝頼亡矣、昌幸附瀧川一益、一益赴織田信長之喪、北條氏塞道、昌幸護送一益、信濃大亂、織田氏舊臣之衆心乖離、土人相議、仰昌幸爲主、德川公知昌幸足用、令人説降、時公與北條氏直相持甲斐、昌幸絶氏直之援、北條氏請和、以甲斐信濃爲公有、以上野爲氏直有、公許之、昌幸邑沼田、在上野、昌幸自公門、詞中島四郡、隸上杉景勝、幸賜之、昌幸自取以邑沼田、時公有豐臣氏之警、而懼與景勝生隙、不允、門後必將封、須臾俟之、昌幸失望、更歸豐臣氏、遣子幸村於景勝、以相結、請援而拒公、公怒、十三年、公師步騎七千、來攻昌幸、迎景勝兵於內城、自居外城、而伏兵城外、出羸卒誘公師、師入二城、兵夾擊破之、師走、欲退、又破之、追至加賀川、而歸矣、師濟筑摩川、而於八重原、昌幸[illegible]手自[illegible]督數日、昌幸及長子信幸、倂爲[illegible]更出剽子師、急擊之、昌幸收兵保上田、師來攻、而聞景勝大舉救城、解去矣、幸村欲追、昌幸止之曰、敵師賢退也、尚克十七年、景勝在上國、昌幸召還幸村、使之仕豐臣秀吉、景勝歸講、昌幸秀吉和解之、秀吉召北條氏政父子入朝、對曰、得沼田、則朝矣、秀吉令德川公試諭昌幸曰、父祖之域

名來矣一作名胡桃、成作耶胡桃

甚、在名來矣、不忍委之、他唯命、既而氏政望收沼田及名來矣、昌幸謂使者曰、致沼田既聽命、致名來矣、未聽、何以及諸使者曰、名來矣、本屬沼田、於收之、何有焉、則攻取之、昌幸訟之秀吉、秀吉怒、命諸將、將征氏政、而捨閔原東之地同、衆與藏焉、昌幸在坐、以與德川公不協、獨不敢從、秀吉呼進曰、吾以德川、爲海道先鋒、以汝、爲山道先鋒、昌幸悅喜、退曰、今日關白一言、勝于觀百萬封、十八年、滅北條氏、德川公、有版東、而歸沼田、長子信幸、領沼田、竝德川公、任伊豆守、慶長五年、昌幸從德川公、征陸奥石田三成、舉兵招昌幸、昌幸欲與信幸治之、次子幸村聞之、信幸曰、德川公、待信幸厚、義不可叛、備大人及幸村與三成、有敗、信幸謹乞二人命、幸村曰、我家既因豐臣、得存、而爲豐臣取亡、亦其分也、西軍或敗、幸村死耳、不煩阿兄之請、幸與偷生苟免、不若齊俯列國、信幸不懌、昌幸曰、二人各見、何爲膠柱一端、爾爲爾、我爲我、不可不爲豐臣氏、而叛三成、信幸子在繼嗣、昌幸欲一見訣別、信幸妻本多氏門、拒弗子孫、附雖人、此亦謀也矣、復見之、爲昌幸、以兵三千、保上田、東軍三萬、來圍城、帶川、昌幸、遂其上流、據險、設覆、田戰、佯敗、東軍渡水、遭覆狼狽、大水猝至、昌幸及覆、得捷、斷隙、三成軍敗、伏誅、德川公、欲誅昌幸、信幸請宥、不

一說十三年卒、又說十六年卒

許、信幸謂、余獨背父從君、今不可以死不救父命、復入強請、則我死一等、赦昌幸幸村於高野、十四年、昌幸卒、享年六十五、大阪之役、信幸從公東、有功、賜松代十萬石、子孫襲封、

幸村、一名信仍、又名信繁、又名信賀、小字源二郎、或稱源四郎、爲人、有氣幹、十八歲、出質于越後上杉景勝、以屋代秩千貫、與幸村、幸村仕豐臣秀吉、秀吉推爲左衛門佐、取大谷吉隆之女、關原之役、爲吉隆所誘、屬西軍、戰失利、創髮號傳心月叟、寫音器仗、大阪之役、紀伊國守淺野氏、置守兵、傳令縣邑、勿逸幸村、一夕幸村饗守兵、守兵醉臥、幸村脫去、通謁大野治長、讌衣笠奴剃髮、衆器之、謂曰、子所挾吳刀、幸村曰、聊綴猪豹耳、請見、抽鞘、強見刃光、傳睹、詰問其名、曰正宗、曰貞宗、皆世所希也、衆則長納、服其武矣、豐臣秀賴、登廟之丞、以眞那、幸村獻策曰、德川氏、撫天下、召兵使道來、築其勢難一也、幸村、與森勝永、扼于山崎、使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塞于宇治、伏有兵、伏見京師、據之、以隔絕東西衝路、則西諸侯、可不戰而降也、議者危不許、幸村又獻策曰、宜及東軍未陣、攻之、基次及郡良列、贊其策、大野治長、不可曰、用之小戰、則可、大戰不然、萬一失利、圖軍追詣矣、幸村等曰、以寡克衆、非計不能、

勢多一作瀬田、又作勢田、滋賀一作志賀、唐崎一作…

治長終弗聽、幸村募信濃民、得百五十人、秀賴屬幸村、以兵五千、幸村不欲衆人所度、獨出據城東北阜、設假月城、幸村叔父、爲隱岐守、信尹、謀德川公、公使之來說降、幸村對曰、外臣、關原以來、庇蔭無所、寄宿山深、豐臣氏平忽憫、而拔幸村、拜授以數千兵、委其宿臣之右、自非深知者、安得至之、且聞士爲知己者死、幸村居其地、惜死致節、可乎、信尹反命、公又使之來、喩曰、信能復信濃、封世世勿絕、幸村曰、雖仕君、朝從夕背、千不免、假令發日本、賜其半、固無意去就也、既幾阿叔勿復來、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抗持讚銃手於林間、鏖惟其兵、利光先鋒、欲奪林、備前敗、網作來告、幸村從容收兵、敵至、我兵在壁中、嗚笑曰、諸公豐舊乎、敵怒、傅壕、幸村交發銃矢、殺數百人、越前人、合利光來退、會城中失火、敵兵可二百、乘之、登壁、幸村悉殺之、我兵不損一人頭之、和成、東軍失火、幸村曰、和約未固、擊之何如、大野治長不許、元和元年、和敗、衆議守戰、議久不決、幸村曰、臨事無高遠、大事將去、今城既不全、坐受勍敵、幸村不見其可矣、請直急襲京師、挾天子、伏見城、斷宇治勢多兩橋、遮勢滋賀唐崎、以禦敵氣矣、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等然之、大野治長抑其議、五月、基次及渡邊尙、戰失利、幸村聞急、馳救、橫衝、陸奥軍、陸奥人、

幸昌一作幸綱、又作大助……

長驅戰、馬上用銃、幸村引兵營田、令士卒脫甲、拾槍、以休憩焉、令曰、汝等、重以推擁、皆曰諾、幸村見敵稍近、呼曰、擐甲、皆擐執槍、皆洗、敵至、遣槍而擒、幸村應兵、大呼、衆奮起、追北、群敵遂敗、幸村、備史以而退矣、東出師于茶臼山、幸村子幸昌、一名打春、稱大助、年甫十六、從軍、獲甲首、射亦餘創、幸村語之曰、我族、多屬東軍、故爲衆所疑、汝速往君所、而解衆疑、我死以殉社稷矣、幸昌誡跳弗行、曰、死生從大人、幸村嗚咽曰、父子、私也、君臣、公也、汝勿輕公非矣、幸昌涕泣別去、幸村與兵士六人、同裝、速出敵衆中、爲能辨幸村、號爲七眞田、七眞田縱橫衝突、奮鬪皆沒、幸村年四十六、幸昌入侍豐臣秀賴、及其齊難、而不敢離左右、衆恐之曰、若宿食大故、猶或逃亡者、足下以客將子、而報國恩、已足矣、盍出、昌村曰、父有遺命、不忍背也、秀賴辟兵災、入倉、幸昌不得與入、而在其外、藉叢而坐、不食、一晝夜、聞秀賴之死、然後自刃、

基次一作元次

後藤基次、一名氏房、又名政次、又名元親、又名正氏、又名年房、稱又兵衛、父亦名基次、稱彌兵衛、基次膂力絕倫、性質尙氣、仕黑田孝高、從軍旅功、孝高、封豐前也、紀伊友房負險不服、基次從孝高討之、亡利、基次傷、旣而蘇、謂意氣不懷、孝高喜迎曰、我以汝爲死矣、圖得復相見、然師敗、氣沮之何、基次

今從一作

日、敗弗足患矣、請厥進擊、奉高曰、待明日、基次曰、幸若今宵、即衆倦而作矣、之先鋒、策馬馳突、殺破友軍、豐前士卒、城井殊勠、亦拒命、奉高及子長政、攻之、長政之馬陷泥淖、長政頗窘、蹈躙此行、基次、長轡不田刃、劫功延于諸軍、置食一萬四千石、朝鮮之役、長政之營中大譟、援基次以爲麾兵、率之出戰、之、虎來躍馬也、晉正利誤進、縱之虎、僅然其正利誤爲虎乘之、殆不免矣、基次代進、砍之、明將楊登山援朝鮮、基次與之戰于稷山、手斬敵十騎、明軍圍稷山、諸軍救稷山、長政使基次援出諸軍、基次、給一馬護而退、報曰、此日本騎也、必有先進者、不可復矣、長政嘗之、關原之役、長政與藤堂高虎攻岐阜、至合渡、石田氏前軍、亦至、挾水而陣、計渡水、爭命紛紜、不決、高虎呼基次問策、答曰、退攻、進非游鬪之秋、盍急渡、議則決矣、戰有功、人咸稱基次之功、諸于長政、長政疑基次、基次長子隨政得罪、走播磨、基次陰釋次子又市、薦讀、長政張散羣召之、不往曰、吾雖不似、非佁人也、長政不懌、此疏長政、與細川忠興生釁、構兵、基次守小倉、則去仕忠興、長政怒忠遽使忠興逐基次、忠興不肯、德川公和解兩家、命忠興逐基次、忠興不得已、厚資遂之、曰能日又生事、方畧將安出、蓄曰、黑田甲州雖殺不凡、皆戰自先、君往意前驅、必報、忠興歎、數曰、彼畔長政者、猶不沒舊君之美也、基次、如安藝、福島正則、贈迎、以欲爲臣、基次、辭三萬石不干、轉行伊勢、遂遇藤堂高刑、相伴抵阿濃津、求萬石、亦不干、間路晚流寓于南都、合土人之評開、而乞援、基次、投讒棄從、邀殺數人、群敵畏怖、服其勁、於大阪諸役、應募助豐臣氏、眞田幸村欲取京師扼路道、基次首止其議曰、此非全策也、夫大阪城固食足、天下無比、敵遠千里來圍之、士卒皆疲弊、而偏違難給也、加之、其諸將多受我舊恩、與之相持彌久、則彼豈不相疑乎、我僨其內變耳、何用遠出爲、衆然之、木村重成、戰于鵲野今福、秀賴命基次救之、基次、鼓譟而起、遂及于京橋、基次、呼重成、爾代、不可、基次、將衛破敵、而基次、中流丸、指之曰、丸瘡不深、斯天未全弃豐臣氏也、元和元年、德川公再來攻、大阪衆、欲逆之南郊、基次曰、以寡擊衆、非險不宜也、基次、請扼國府嶺、以邀之、擇其先鋒者、後軍隨援、終乘其弊、則可以大克矣、衆然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而陣于平野、德川公、使人來誘曰、苟降、與播磨、基次謝曰、方今之勢、西弱東強、觀勢去留、基次所羞也、雖然、命之矣、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而已、基次致死、西軍協力、此所以報公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發、而誤失道、出古市且日、至片山、遇東軍、擊敗之、東兵左右來

進、基次戰失利、士卒略盡、以殘兵十一騎、而息山腹、使人告穗田爲相曰、以後事煩子、復進、中銃丸而仆、從者扶掖至柏原、死、

續史氏曰、世有稱眞田幸父子者、盛矣、得曾無不至矣、皆好事者所作也、非深知眞田氏者、不取焉、如幸村基次、乃可任俠、死知己、一世之奇士也、

續日本史卷之七十九終

一說小字小一郎秀吉異母弟

說云秀俊中納言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

尾張　一色直溫　著

列傳五十六

羽柴秀長

木下家定

豐臣秀次

羽柴秀長小字小七郎尾張人豐臣秀吉之異父弟也天正中從秀吉攻別所長治於三木長治治兵山襲秀吉秀長迎擊破之斬首八百攻淺何不利與明智光秀伐丹波拔十餘城光秀作逆秀長從秀吉討平之芥織田信長秀長帥士卒萬人監護之十二年封于大和翌年加封紀伊和泉凡食八十萬石南海之役衆攻一宮城固不拔秀長絶水道乃陷矣薩摩之役秀長將前軍先發戰于耳川山口向進會秀吉之軍而下島津氏小田原之役留守大阪十九年秀長襲官附至從二位行權大納言班清華之上稱大光院無子甥秀俊承其後秀俊豐臣秀次之弟也襲秀長官朝鮮之役以師會行營文祿三年遊吉野觀蜻蛉瀑而侍臣偶作惡秀俊手搏之其人忿甚拘索秀

缺

率兵二萬伐瀧川一益拔峯城以之君從秀吉旗功又從攻織田信雄德川公援信雄師失利士馬多斃秀次僅以身脫走十三年與諸將伐根來寺僧徒克之轉攻阿波取三城叙從四位下任右近衛權中將秀吉命稱羽柴氏封近江十四年進參議翌年從秀吉伐島津氏遷權中納言補正三位翌年爲二位叙班清華之右小田原之役秀次以一柳直末中村一氏攻山中城兵發銃銃丸雨注直末先登中丸死一氏絡登破外城秀次踰衆而拔內城以功封于尾張及伊勢五郡一氏封于駿河陸奧亂秀吉遣秀次討之途聞亂定而還十九年九戶政實作亂陸奧出羽不靖秀吉命秀次曰必殲之以拔亂根秀次諸路攻實以下將校三十人斬以徇將其餘黨巡視陸奧理疆場招流亡免宿債改弊政此行收金澤文庫足利學校所藏之書而歸矣時京師屢罹兵燹多失舊籍識者以秀次所爲矣秀吉多其功遂以爲嗣任內大臣授正二位尋陞關白加封美濃近江二州文祿元年超拜左大臣關白知故天子幸于聚樂秀次奉之秀次天性殘忍嗜手刃侍臣從城上銃人而觀其斃又夜々出獵人以爲戲上皇聞未詳何出獵世人曰殺生關白以殺生與攝政邪音相通也一日秀次遊北野偶見瞽者呼曰大鵬關瞽喜來關白臨其脇試驗叫秀次笑曰前既失明且復失聰猶欲生耶瞽曰殺生關白疾刎我首我傳汝之基屆於地下耳秀次怒寸斷之嘗觀孕婦命侍者曰此可剜剔乃追及而捦之低聲謂曰速去矣旋閉門恨物者并姪者因稍得解矣甚好內侍有色者不拘尊卑必取焉今出川晴季女新寡有女子秀次取其母子竝嬖之凡侍妾數百人稱嫡者二十餘人日荽淫樂兵部少輔田中吉政爲秀次傅思之屢諫弗聽終疏斥吉政此際朝鮮之役起豐臣秀吉在行營黑田孝高謂秀次曰殿下以太閤之嗣既陞高官坐受列侯朝覲四方貢獻而使太閤露宿在外以營我事此亡乃斷孝道耶太閤一怒恐天下非殿下之有今太閤春秋既高頗倦百揆殿下繼其意而嗣者必喜允之其名爲太閤其實自爲也蒲生氏鄉亦謂曰朝鮮未平殿下盍渡海樹功氏鄉請爲前驅秀次竝弗聽二年豐臣秀吉生子秀頼秀次無嗣家之意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與秀次不善常短之秀吉秀次自危稱出遊而甲仗自衞二人聞之因得間使讒其謀反四年七月秀吉使三成長盛及前田宗向來詰秀次謝過而致誓書秀吉意稍解矣初秀次意謂茂不容己而厚賂毛利輝元召其舉諸侯來盟又欲從德川氏世子爲質世子與輝元並告

故秀吉秀吉怒、召秀次、秀次懼、聚親臣議、或爲熊谷直澄進曰、出城赴伏本、以謝罪、若不内、則據似山拒守、爲吉田修理曰、不若速出口謝、萬一太閤之怒不釋、則臣率兵而往、殺未爲晚也、左右亦交勸出謝、秀次則入、秀吉不見、命放之高野、從者有數百人、三成止其從者、僅以三十人而行、爲創姑付秀次官僚隨爲庶人、秀吉使僧興山監護秀次、興山、秀吉南征之時、先降者也、秀次剃髮、號道意、三成密囑興山、勸秀次自殺、興山將乞赦、秀吉使福島正則賜秀次死、而内囑興山救之、興山不聽、十五日、秀次自殺、正則持其首反命、秀吉瞰曰、興山無情、三成曰、死者不可復生焉、不若梟以露其罪、秀吉如其言、遂併殺其四男一女妻妾二十九人、瘞尸一坑、名曰畜生塚、秀次威焰熾一世、或時游行過三條街、偶遇祇園祭祀、而儀仗護神輿、秀次叩命辟神輿、而馬上睥睨弗禮、其明年、秀次成刑、併其妻孥之首、梟其地、世謂公神祟矣、熊谷直澄等親臣呪士、皆賜死、田中吉政、出俗橋津向陷、而免難、秀吉厚遇、終其身、

續史氏曰、三氏雖無大功庸、以太閤之瓜葛、而卒領槐棘、株連牽引、以極一時之繁衍矣、秀次最榮、以滅其幹、秀長次榮、墜其後葉、家定榮不及二人、存餘蔭才存、道家所謂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於三氏觀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一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七

細川忠興

細川忠興、幼稱與一郎、或稱與四郎、二位藤孝之子也、爲人雄邁、有器畧、少時、以足利氏冒、出育于中務太輔細川輝經、年甫十一、從藤孝、庇于槇島、有功、又從、攻片岡、忠興及弟興元、先登、獲首級、織田信長異之、加褒賞、忠興屢從信長出征、旌名、而受織田信忠之偏諱、明智光秀作逆也、以重利誘忠興、忠興、光秀之女婿也、忠興幽閉妻子、以絕光秀、而佐豐臣秀吉、討平光秀、臨戰小牧紀伊諸役、從秀吉、累功拜越中守、加侍從、秀吉征島津北條、忠興又從焉、秀吉按檢奥羽之地形、謂忠興曰、吾子累歲有力于府朝、今欲裂奥羽而酬功勞、何如、對曰、殿下不以忠興不肖、欲寵東陲而禆益公家、固所不辭也、欲寵東陲而張與私家、則所不希也、何者、家翁在丹後、不忍遠離也、若成錄忠興之微功、於西北賚一小邑、何恩加之、非敢所望矣、秀吉深嘉其孝心、豐臣秀次欲結人心、密出金貨、分貸諸將、忠興借其二百金、既而秀次罷官職、謂曰、不償債者、以爲黨、而致太閤、忠興欲速償、倉卒弗辨、痛悶之、老臣松井興長曰、臣聞德川公長者、臣與其臣本多正信有舊、因此請公、公能盛貸焉、忠興試遣興長、公延見興長、即授金、興長還喜謝時、而議賦國中報之、公聞之、止曰、無故收斂、人心必疑、人心一疑者、事必露矣、將役留之、將何益、此不想過細川氏、施及我家也、幸勿報焉、忠興感怡然不啻悴、出入公門、以辟人之指目、慶長四年、石田三成留除德川公、而勸前田利家、利家許諾、利家女、爲忠興子婦、以此不甚親善、利家子利長來告以故、忠興曰、吁、子翁亦爲三成所賣者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以告爲悔乎、我既姻于子、此骨肉也、肯子家而肥我家、我不敢爲、雖然、子家存亡、在此一舉、豈不畏惕乎、利長乃悟曰、微子、幾誤家、願煩子謀家、翁忠興使入見曰、三成包含叛逆、而惧君與德川氏、故使兩雄相構、若有偏敗、則將乘其弊、竊名權、尊于彼、其實報役于彼也、且德川氏知勇、海内無雙、君策自算、而卒然抗之、亡乃必事乎、不若與之結納、以爲子孫之計矣、利家曰、善、都一委足下、忠興即夜忠與諸德川公、具告以故、由是忠興驟往來二氏上下、避水錯技、富察輕捌、手槍以防外人異議、三成、宗之知、諭忠興且大封其兵、密告諸德川公、公曰、且可作宴以

三十七萬或作四十萬石　八年或作六年

探敵意。忠興赴三成。三成戒事。忠興曰。策將何出。三成曰。得發謀者。殺某甲臣。兵僅二千。殿側皆我衛也。四面縱火。迫之。彼才力莫所施。此可以殲矣。忠興曰。正期門。今夜矣。忠興思之。然非動辭色。徐曰。我謀知彼。彼謀亦不知我等。是非鎮之。企計者不若。吾儕子先驅。直衝死戰。子以鼎鑑之。三成不可。忠興再三諫。遂罷議。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城公。移居公邸之。以補益五萬石。明年與五年。陸奧叛德川公。公往討之。忠興會其師。三成。從上國。以歷陸奧。三成劫忠興夫人。夫人刺一男一女。自殺。公反伐三成。忠興自其先討。首首無算。當此時。大友氏以兵。騎三成。以補袋。自搖攀抵鶴。陸而。公詰平三成功。忠興為最。而封于豐前。食三十七萬石。八年任參議。授從四位。遂進從三位。大阪前役。為津宗久不奪德川八達。其時督忠興。僅之。歿。役再起。忠興與數十騎。趨會軍八。國本多正純。起役。謁參議先殊我。今思然矣。密語久之。人莫識其論。終戰拔城。元和五年。忠興告老。削髮號三齋。又號宗立。正保二年十二月朔。甍。享年八十有二。忠興敏悟過人。從藤原惺窩學。而聞古今之成敗。以側身自戒。特善和歌。精武藝。其餘百技。無不綜該也。此際。民風浸衰。多慣刀。忠興於其品題。亦精。四方來取鑒。其仍無透矣。綠余之

時。多鑒識其贋也。年久矣。無讀脫者。獨忠興之家。存其錄。以此。振張士風。或人造門。則來問古器。忠興論辨如流。其人目問。標鹿角有刺。曰。有何樹為負。曰。如其易折何。曰。標大者易碎。故尚其折。曰。折後何如。忠興笑曰。士之臨戰。要不生還矣。子意標折。若頭折。則以為何如。其人愧服。忠興商推故事。守斯類也。長子忠隆。一名忠隆。通稱與一郎。任四位侍從。嘗隨秀吉援之朝鮮氏。婦之死也。妻前田氏。先逃。忠興尤忠隆。對曰。忠隆謹不意之。邪將為□□。妻門。妾在圍中時。姑氏語妾曰。危難之際。姑婦難兩脫。汝試先去。予亦隨去。妾奉其言。故□。門姑氏自殺。左右證其事。故忠隆遂疑不決。至今日。忠興忿曰。汝信私言。忘大義乎。則放忠隆。忠隆謂前田氏曰。吾若同汝。婦賢名。不知于汝。爺雖然。得罪家君。以擯外舅。夫人謂吾何。故不得不遣汝。於是。前田氏大訴。忠隆僧。號休無。辭居終身。第二子式部少輔興秋。不容與五郎稱長岡氏。得罪於忠興。□入大阪。大阪之役。戰敗。德川公。以忠興之故。勸決。忠興自刎。三子忠利。初名忠光。稱內記。以原大阪之役。有捷立。受父封。為越中守。授從四位。寬永中。任左近衛權少將。更封肥後。食五十四萬石。治于熊本。島原盜起。忠利討其深魁。天晦時。貞十八年卒。子孫

相關襲封。支族亦有封土。

續史氏曰。忠興孝不忘其父。義不私其子。而杜德川前田禍難於既萌。雖古人明斷。無克加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一終

大氏閲氏　宗村作村　宗氏一作　村宗政宗　十六世孫也　九世一作八世　政宗一作正宗　輝宗一作照宗　義隆一作義胤又作古次　政道一作正道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八

伊達政宗

伊達政宗、小字呼梵天、更稱二郎、或稱藤二郎、出自左大臣藤原魚名、魚名之後、有陸介宗村、居伊達郡、因氏焉、其後二十傳至政宗、世爲陸奧著姓、政宗九世祖亦曰政宗、爲大膳大夫、稱賴政、有文藻、祖晴宗、父輝宗、並左京大夫、政宗容貌奇偉、眇一目、少時爲婢毆、公廉無私、轉亂入學、明敏超群、十二歲、加冠、諱宗、謂之曰、汝與自大膳公、則取其諱、名之政宗、從謀宗、經勢四方、屢擧權勁敵、以驍勇著名、十八歲、受禪宗之讓、秉國政、佐竹義重、蘆名盛氏、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等、以姻戚皆來賀、大內直綱亦來、政宗責其反覆、則陳弗謝、內國政宗允許、時天正十二年也、十三年、二本松義隆來使政宗報擊之、此行、直綱挾兵弗援政宗、政宗攻直綱、直綱奔盛氏、常隆昭光三人共救直綱、盛氏無嗣子、其老臣請迎政宗弟政道爲後、盛氏不可、養義重子盛重、而衆失望、多歎政宗、政宗起兵、略盛氏義重等地、政宗任侍從、十四

一說移政宗治於封田山

年、還左京大夫、政宗賞將士軍功、以鹽松與白石宗實、以二本松與伊達成實、以大森與片倉景綱、自餘有差、十五年、政宗使盛氏等取八城、十六年、講和、亡幾、和敗、政宗遣人德川公、通好、十七年、政宗與盛重戰克之、盛重奔國、投義重、政宗撫綏其民、併會津四郡、而徙治焉、義重與常陸昭光及結城義親、合兵來攻、政宗擊却之、政宗攻滅二階堂盛義、併仙道七郡、常陸昭光、義親等皆降政宗、徙治黑川、豐臣德川二氏、交使使來、諭入朝、政宗諾肯、十八年、豐臣秀吉討小田原、政宗遣間諜覘形勢、而還報曰、豐臣氏大勝、肅齊滅北條氏不出數月、政宗始懼、使遠藤親稱率兵會秀吉之軍、德川淺野二氏、交促政宗自出、片倉景綱亦勸之、政宗則率百餘騎、入下野、路塞弗通、還由越後信濃間行、達箱根、後發奇服謁秀吉、衆異之、秀吉責曰、我奉王命而討四方、汝未嘗遣一介使者來援我、猶擅攘因害、而令人衆蜂起、奚對曰、二本松氏殺政宗之父、政宗不可以不報焉、可國泰名氏、賊我附屬、令反噬矣、此所以周旋也、且政宗居僻陋、而不知上國有事、故後期、君宥恕之、秀吉釋我會津仙道、而留舊封米澤三十萬石、秀吉至北條氏卒、奚來至、政宗迎謁之、秀吉素知片倉景綱之同殺、而擢列侯、封景綱、秀吉從其志而大谷

吉歷、以秀吉之旨、檢閱田地、督責峻急、民不便之、蒲生氏鄉、嘗與柳、政宗謀之、快快弗得志、而密誘輕猾之徒、謀亂、氏鄉得政宗之書、而致秀吉、秀吉怒、召政宗、政宗無怖色、卽爲作貼金磔柱、令前行曰、政宗就死、非他人之比也、既下獄、辯理明辨、有旬、示之手書、政宗剛駁曰、甚肖、唯花押些異耳、秀吉壯其氣、赦之、十九年、削伊達信夫刈田柴田四郡、更與葛西大崎、移治岩手澤、聯名仙臺、宮崎隆直拒命、政宗起兵攻之、石川隆重、和賀隆永、四達隆秀等、以城應政宗、而伐破隆道、逃兵、迪縮宮澤、佐沼、磐等、獻捷秀吉、以功任四位侍從、擢越前守、朝鮮之役、政宗與德川前田氏等、會于聚樂、而備至肥前行營、政宗軍器服飾、光彩射眼、諸軍矢之、爭成模擬、世人稱華裝爲伊達者、德川公御傍、有冷泉前田氏嫉獲之、公叱止之、遂生隙、擁兵將鬨、政宗和解之、文祿二年、政宗入朝鮮、戰于釜山海、進攻晉州、麾兵克大敵、秀吉特褒之、還四年、蒲生氏鄉卒、政宗代都督陸奧出羽二州諸軍事、豐臣秀次、有異圖、時訛言、政宗黨秀次、政宗患之、自出大阪、辯冤、豐臣秀吉不信、鞫問數四、政宗不數服罪、秀吉欲流政宗、而喩讓國於子秀宗、遂召秀宗觀豐臣秀賴、其實質之也、且欲召其家族、政宗屬臣恟不怡、而將捐身斫

闕、迫擊秀吉、政宗不許、遣人告德川公、申理事情、公以故不省、政宗館中、不知所爲、張弓露刃、以自扞衛、或言政宗作逆、俄頃秀吉使至、政宗徹覩不及冠、徒手出迎、無有畏意、謝曰、政宗促召家族、而猶未至、此某罪也、子孝彌繼爲使者迎報、德川公使人謂秀吉曰、政宗衆族多擁舊臣、一朝流之絕海、其遺孽豈弗生事乎、方今韓役未終、而國中生內變、此添加一役也、不若優容宥其罪矣、秀吉素善、時京中有流言、伊達最上二氏相約、夾擊豐臣氏、以分關中原、秀吉笑曰、惡二人者、所令也、政宗負放名、亦中國所憚也、乃釋焉、長中、上杉景勝畔、德川公、公議自往討之、政宗在大阪、以其國隣景勝、而請歸國、公許之、戒曰、相持無戰、以遲我之至、政宗曰、軍事尚權、不可以膠柱守株矣、若有機會可乘者、亦無戰邪、公笑曰、奚託事、而要啓疆埸之爲也、事平、索嘗裂地賞功、政宗亦笑謝曰、寧與景勝亡後而觀大封、不若以今尺寸之地、而供我之資、則就國、自白川至白石、嚴兵塞之、不得通矣、乃由常陸道、相馬義胤、與政宗有宿嫌、欲要而遮斷路程、政宗從騎僅五十、義胤乘夜來覘、我戰嚴整不亂、義胤縱馬營中、叫呼、政宗命侍僮秉燭徐撫劍而起矣、營定、翌日、到駒嶺、國人大興、迎政宗擁護而入焉、既襲白石、攻梁川、既而

德川公諭義胤將要其封、政宗欲聽、義胤嘆息曰、伊達氏嫌隙以傳子太閤之召、石田三成舉兵、聯德川公、諸侯多黨三成者、公使來問我之去就、政宗曰、予固無厭心、使者曰、少將與部下、三日無識之、寡君非無別命也、政宗請問、不告、翌日固請、乃曰、寡君留兵宇都宮、及討三成、少將收兵、還守其國、然則景勝必以少將為必不西也、我君平上國、再來、可夾而殲焉、政宗曰、吾出萬死取城、而一旦奔之、不可復得矣、不如乘勢入會津、使者曰、皆有跋跌、西降景勝、景勝以其餘賂寡君、此殆大事也、足下苟從命、寡君更有賞、告政宗曰、賞官何如、使者曰、事平之後、以會津百萬石益足下、封政宗、悅則丙申信、收兵歸大崎、而復出侵景勝之地、德川公誅三成、以政宗違命、不敢行約、唯景勝地十二郡賜之、十一年、公來、又加封、十三年、賜松平氏、大阪之役、豐臣秀頼召政宗、政宗縛其使、贈之德川公、遂以公先鋒、攻秀頼、元和元年、殺秀頼將後藤基次等、斬首五百餘級、以功進參議、寛永三年、陞權中納言、十三年、政宗疾病、將軍自來問、時人榮之、五月二十四日、薨、享年七十、初、幕府下令曰、國家之事無大小、一如東照公約束、政宗擁印信、請升百萬石、井伊直孝來見曰、聞公以舊日之約、請增封信乎、政宗曰然、直孝曰、舊賜印信、政宗出之、直孝受視、遂毀裂投火、政宗色然驚駭、直孝笑曰、此物一時之權略耳、事既逝矣、不足以恃也、公亦不通時變、政宗亦笑而止、嘗政宗在府朝、二豎酗來、擬政宗、政宗觸剔含垢、不敢抗、或人或袖之、政宗曰、國家之法、殺人者、傷人者皆有刑、予非畏豎子、畏國法而已、衆服其雅量、政宗朝于江戶、會大猷公出獵千手、政宗遇之、從士曰、將軍也、辟之、政宗弗聽、與而過之、既見于公、公曰、獨子在千手、子不避何乎、對曰、政宗不見將軍、唯見一人臂鷹立驄畝矣、公曰、然則子也、政宗佯驚因謝曰、將軍統天下大政、輕出游畋、不用警衛、假令不虞、其弊如宗廟何、公然之、其後不復輕出、政宗晚年好詞藝、有詩傳于世、長子秀宗、任遠江守、加侍從、授四位、幼在大阪、關原之役、舟師以嫌避位、大阪之役、從德川公、公深嘉焉、封宇和島十萬二千石、次子忠宗、嗣立、任陸奧守、加少將、授四位、子孫傳其封、食凡六十餘萬石、

續史氏曰、政宗臨死臨危、舉動自若、非世之倉猝變困則逃竄則擾者、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五十九

堀尾吉晴
加藤嘉明 子明成

堀尾吉晴、本高階氏、小字仁王、更稱小太郎、又稱茂助、尾張人、父中務少輔吉久、皆北尾張四郡、吉晴幼孤、性沈外、收拔不自顯、而狀貌如好女、人或謂、吉晴不能負荷家業、十六歲從軍、獲一魁首、衆弗信、翌日復戰、軍失利、吉晴殿退、其儕後危、吉晴跳跋之、携以歸、衆始服其氣概、豐臣秀吉奇之、俾仕織田信長、天正中、從秀吉、徇近江、及伊勢班師、吉晴請殿、許之、吉晴謂士卒曰、夜行遇盜、能發之、無幾、盜起、乃斬三十餘人、吉晴手殪其三人、提首見秀吉、吉晴不生榮顯、不與物忤、時人號謂浮居茂助、秀吉笑曰、今日之舉、非浮居為夜叉茂助可也、以功賜長濱百五十石、從織田信長、攻武田勝頼、戰于長篠、多捷而還、徇但馬、攻尾白山、先登、獲七級、信長遣人教扶、吉晴曰、不敢一敵、從還非夫也、即進獲首級、又攻到峯、何胳諸寨、併功、賜播磨田千五百石、從織田信忠、攻紀伊、先登、十年、從豐臣秀吉、攻毛利氏、發巢雲山寨、拔之、反伐明智光秀、秀吉指天王山曰、使賊據此、非我利也、吾未畢、光秀陣見矣、即命吉晴奪之、吉晴單騎驅赴、騎兵十五六、弓銃手二十、追及之、而擊光秀、光秀弓銃在前、而不能反鬪、委山走矣、以功、加食邑、十一年、從秀吉、與織田信孝、戰大垣、敗之、乘勝、向岐阜、而道間勝敗之急、秀吉赴之、令吉晴專攻岐阜、十八年、秀吉有事于小田原、吉晴令其師、拔山中城、終與諸將、略陸奧、拔九戶城、首七百五十、陸奧平、論功、以吉晴為第一、賜獎狀曰、日本無雙勇者、吉晴轉封秀後、若狹近江、是歲、改封濱松、十九年、從豐臣秀次、討平陸奧、慶長三年、為豐臣氏中老、石田三成謀除德川公、吉晴疾往告公、四年、加賜越前府中、食十八萬石、五年、德川公征上杉氏、吉晴令師、未平、上國亂起、則[illegible]、至池鯉鮒、水野忠重迎饗之、既醉、盜來害忠重、吉晴乃擊殺其盜、而身被十七創、還無恙、或言吉晴害忠重、德川公不懌、時吉晴子信濃守忠氏與[illegible]川[illegible]子、衆請收之、拙子曰、予深識吉晴父子、必無此事也、既而、得實果然、[illegible]內一豐[illegible]忠氏曰、吾儕有德於豐臣氏、德川公必疑、[illegible]何如[illegible]之忠氏曰、我等封富大帥之道、故開城、迎公、為諸一守、以從公軍、時公大悅矣、一

翕然之入白、公悅揖道諸侯傚之、自武藏至奧羽、悉北治下、以功移封出雲、隱岐二十四萬石、都其松江、九年吉晴告老、忠氏嗣立、從出雲守、先吉晴而卒、吉晴又嗣國政、十七年卒、位官五位帶刀長、此時諸將以閥閱自誇、動生諍訟、獨吉晴謙讓持己、不敢自晉其功、而衆推尊之、以奕其篤行矣、吉晴常謂州牧人君於技藝、略知之則可、精知之則不可、何者非其職也、凡君能守君業、臣能守臣業、不可以他志也、吉晴孫侍從兼山城守忠晴立、無子祀絕、

加藤嘉明、本姓藤原氏、初名茂勝、小字孫六、參河人、世仕德川氏、嘉明父教明、黨一向僧而畔、及亂平後悔歸順、去仕豐臣秀吉、時嘉明在繈褓、喪父、年甫十二、在長濱爲馬販所養、十五歲牽馬至岐阜、加藤景泰名善、以嘉明不與之相知、而自調馬、賊之、景泰數曰予累年從事騎乘、知不及斯兒、則推薦仕豐臣秀吉、嘉明敏捷有膂力、眼光如電、天正中從秀吉攻播磨、有功、賤嶽之役、嘉明與福島正則等爭進挫敵、秀吉壯之、賜秩五千石、十三年任左馬助、封于伊豫、食六萬餘石、十四年嘉明與長曾我部信親等攻島津氏、信親敗沒、嘉明麾衆逆戰、多獲、秀吉壯嘉明、十五年秀吉自督軍伐島津氏、嘉明及脇阪安治、九鬼嘉隆率水軍攻摧、患防於平佐、降之、十八年秀吉伐

北條氏、嘉明又率水軍、縱火下田、衆拔之、秀吉謂嘉明曰、子宜巡視下田、惡力攻難陷、豈圖汝一擧取烈、前田利家、上杉景勝、多降城砦、秀吉不悅曰、二子之志、在納降、而不在矢石、此非我意也、於是二人啗斬要功、嘉明竊謂人曰、尚威而後恩者、其門必不昌、關白其亡後矣乎、文祿中朝鮮之役起、嘉明又率水軍航海、一日與諸將飲、烈候間、虜將李舜臣以艅艎數千艘在巨濟洋、脇阪安治曰、賊臣艦大戰、可以挫之、嘉明曰、不如出小舸誘卒而誘之、以殺其勢也、二人議不相協、拂衣撫劍、藤堂高虎、九鬼嘉隆和解之曰、且日、各意用之、奚必偏廢矣、二人許諾、嘉明起曰如闘、而揚召軍吏、搖舟黎明、先衆發兵、而揚勝聲、獲二十艘、安治從進、亡功、慶長元年、師還、二年復入朝鮮、藤堂高虎、脇阪安治攻唐島、虜以戰艦數百逆之、嘉明從高虎、安治邀虜一大艦、弓手持滿注目、嘉明提劍奮躍入艦、立斫數人、終奪其艦、高虎乘虛擊虜、士氣大勵、嘉明誤蹶墜海、紫衣赦而升矣、追擊及虜、苦戰數合、嘉明傷股不過衰、流血四迸、甲胄朱殷、殊無撓、大破虜軍、嘉明攻南京、斬首五十、明人大舉攻蔚山、嘉明與加藤清正要城防之、三年援兵至、扶擊虜兵、嘉明斬首一千五百餘、諸將議曰、蔚山順天二城、斗入敵地、而事急難援、且其地乏儲符、欲供之轉輸亦不易也、不知棄之、據生海南海、嘉明曰、曩日虜兵四圍蔚山、而不陷者、因地險也、今無故委諸虜、嘉明不見其可、加藤清正、太田一吉、毛利高政、然之、諸將排服其議、而百方說嘉明、嘉明固執不可、諸將曰、然則連署請太閤、而后棄之、嘉明曰、諸公欲請則請之、幸免予名、因此獲罪、我分也、於是諸將遣使告豐臣秀吉、秀吉見使者、詢故、深美嘉明之讜議、以黜諸將之議、而增封嘉明、四年石田三成忌德川公欲害之、嘉明有嫌三成、則結公、五年從公攻陸奧、還戰于關原、滅三成、此役也、嘉明甲胄鮮麗三軍屬目、及戰換以凡鎧、敵見以爲庸士、而侮抗、爲之多殺、嘉明弟忠明稱內記、留守國、毛利氏兵來掠、忠明逆擊却之、嘉明累食至二十萬石、治于松山、大阪前役、嘉明留守東都、後役從德川公伐平豐臣氏、遷從四位下、寬永中任侍從、徙封會津、食四十萬石、又假有二萬石、治于若松、八年嘉明卒、享年六十有九、稱三明院、嫡子式部少輔明成立、襲封任四位侍從、食驕好利、弗內不輔、坐失封、次子民部少輔明利、賜秩三萬石、爲三春城主、遷二本松、卒國除、

佃十成、足利氏之族屬也、稱次郎兵衛、父曰岩松直成、攝津人、徙參河、十成、

少時殺人亡命、而歸攝津、仕加藤嘉明、小田原之役、豐臣秀吉指海岸一寨、謂嘉明曰、險阻難取、奚若、嘉明巡進攻之、十成爲之先、登寨陷、秀吉壯之、朝鮮之役、嘉明攻唐島、十成奮闘不辟矢丸、躍入敵艦、敵縱其口、不撓、與一人、相搏墮水、十成善游不溺、其臣熊谷氏、用槍刀柄拯之、十成又入敵艦、殺傷數人、嘉明攻石田氏、十成留守其國、毛利氏來掠、十成夜襲其營、以斬一將、餘衆退走、會士返起、十成擊破之、身被三創、毛利氏更來、十成奮曰、予以屍築滿壁、乃裹創復起、以張疑兵、敵氣大沮、十成開壁衝出、斬首若干、敵之援兵、稍至、十成抗持不屈、敵使人來論降、十成紿對曰、出妻子、而后致城、敵兵退待、爲十成將守備、巡視堡士、藤堂氏將來援、十成辭曰、以義守城、以策擊敵、我兵足矣、時有叛者、賄酒於敵陣、十成收其妻子、而宣言曰、衆皆苦酷、而跂足伸頸、歲毛利之軍、且國中丁壯皆從嘉明、所餘羸卒耳、加之守將病臥、無有鬪志、敵聞之意懈、僞施誘者歸告、十成整師令曰、斬勿減矣、人背白標、而襲敵營、十成奮槍刀、斬敵將大克之、嘉明論戰功、十成不敢自言功勞、嘉明益美之曰、鐵卿幾失社稷、大阪之役、從嘉明旌功、忝府欲十成賜章服、嘉明封于會津、十成所轄成居多、累食萬石、

續史氏曰、得大功者、不必在提鼓擁旅、而一劍之濟世、其功不可小哉、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三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六十

堀秀政

前田宗向

長束正家

堀秀政、小字菊千代、更稱久太郎、美濃人、鎮守府將軍藤原利仁之後裔也、利仁八世孫、季高、始稱堀氏、父秀重、閤齋藤秀龍、更仕織田氏、領近江田五十石、秀政有智畧、勇悍絕衆、天正中、從織田信忠伐紀伊雜賀、以功爲長濱城主、織田信長爲明智光秀所殺、秀政與羽柴秀吉、會伐光秀於天王山、斬其裨將松田政近、光秀亡、其遺黨在安土、秀政討之、遇于大津、圍克之、賤嶽之役、先登旗功、進焚北莊、豐臣秀吉賞其勞、擢爲佐和山城主、與羽柴氏、秀政、討根來寺兒僧、大破之、移封越前、食三十萬石、治北莊、村上義明、溝口秀勝、以秀吉命來屬焉、小田原之役、秀政買牛數十頭、衆異之、及師踰箱根、而衆苦其險、獨秀政以牛運輜重、大省擔夫之勞、既陣、大風雨、秀政誡曰、今夜必有盜、自巡視營中、不眠達旦、此夕、他營多失亡矣、唯我營得完、而暴病、卒于師、年三十八、官左衛門督、進四位侍從、稱東樹院、秀政弟爲多賀秀種、任出雲守、秀政將北莊城、秀種將其役、失法、秀政糾之、秀種怒亡命、秀政遣其卿若、而使人齎十金與之曰、以是爲資、取其包紙、見之、銘中曰、苟得厥時、十金不足愛矣、如匪厥義、一紙不可靡矣、衆以爲知言、初、秀政就封也、人或不好其政令、而大罵誹謗、以樹榜於城下、有司請搜索彈治之、秀政不許、盛服自出、稽首謝榜曰、是天責也、遂與諸吏論議政事、更除苛酷、於是、衆庶驩悅、遍都邑、而其政冠于北陸、有三子、長秀治、嗣襲父官爵、次與遠守、親良、次信濃守、政成、並受封土、慶長中、秀治移封越後、食七十二萬石、七十二萬或作四十五萬 德川公征陸奧、秀治率兵援公軍、加封、公命秀治與故上義光擊不合津、十一年、秀治卒、子、侍從兼越後守、忠俊、立賜松平氏、忠俊尚幼、其宰堀直清專權、與庶兄直寄有隙、十四年、直清譖直寄、逐之、直寄訴德川公、公收直清、放于山形、忠俊坐、放于磐城、

前田宗向、本姓藤原氏、或云菅大納言利家之同族也、幼入叡山爲僧、稱德善院、號玄以、或號玄意、又號半夢齋、濟菴門遺、後出、仕織田信忠、從入京

綾山一作八上

八上八萬石或云三萬石

師明智光秀作逆信忠告宗向曰子死期至非戰力所能救而三法師在安土死生關聯宗向馳詣救秀信天正十三年豐臣秀吉修皇宮宗向董其役恩威御衆天子好之宗向爲率行司祝部僧徒而封于綾山十四年秀吉命宗向率二十餘州役夫建方廣寺造毘佛大塑高十六丈暴求大木巨石構堂堂高二十丈廣稱之斵一木於富士山五萬人挽之四方送致磐石者藏包以絲緒其所費不貲五歲竣功十六年秀吉謁上及上皇幸于聚樂時承兵亂之後朝儀多缺秀吉以宗向諳典故特命司事宗向參采役小松役華闕二帝幸是刺取故事以附損之儀衞扈從之盛近古未之有也觀者相謂曰吾儕久聞有行幸不圖今日親哉盛矣聯長中秀吉遊于醍醐宗向掌其供帳而究極壯麗飲饌之豐擬古無比一時傳爲盛事矣以功爲所司代巡撿都下抵東寺合牛車橫道宗向愈曰奮虐無狀命斬之辭色旗勵衆聞之曰難尹嚴令牛且撥戮吾曹犯法不免大刑於是閭閻肅寂刑措有年宗向下令京極街中列肆悉瓦蓋之棟宇無高低豐臣秀吉見好之使諸街倣造之陋習頓收殺衆爲相謂曰輦轂之下不可不如茲也秀吉獎宗向嘗其恭禮若田三成等合小西行長窮謀害德川公宗向在坐素通欵於公則曰前年之盟不云乎勿樹黨勿挾憾口血猶濕而背之可乎且加藤黑田諸氏憾某曾萬人敵也我發兵比至彼亦備之事之成否未可知矣除某奚必今日滅乃止既而三成作亂以取利略織田秀信宗向諫秀信弗聽宗向子主膳正宗利隨三成三成亡宗利降德川公宗向移封八上而卒宗向資性明敏果斷折獄莫有寃枉而發訐摘伏殆如神及參預大政猶秉剛不變任法印以伍卿相而人有過失宗向能彌縫之以是衆多宗向宗利嗣立疾喪心陵逆亡狀過人輒害人不敢近十三年宗利擅行奔于京師爲人所縛下獄幽除

長束正家稱利兵衛尾張人少小穎悟精算法事丹羽長秀長秀委之出納金帛大致富饒豐臣秀吉聞之辟召升食邑萬石管郡國貢賦會計而登籍爲承行司錢穀條析理分毫不謬然官無稽滯人服其明斷拜大藏少輔秀吉征薩隅正家司饋運小田原之役人或謂大軍久屯饋餉難供而數倍必賦矣德川公亦慮之秀吉命正家帶轄餉以千米致二十萬斛黃金一萬鎰正家能指揮之序嗣絡繹海程達江尻清水港分供諸軍而羸剩數於伊勢尾濃諸國以充軍用而數倍猶粃贈矣公深器正家曰正家當今蕭何也秀

吉之器也正家與前田宗向謀護秀賴石田三成作亂正家黨之先是正家封于水口五萬石戰敗保水口敵兵來迫乃自殺初正家大斗升以收斂肥上駿下識者謂非永世之道至是果不祀

論史氏曰蹈刃喋血未足爲難矣唯輕命耳辭滋潔身未足爲難矣唯無慾耳在官處事則難矣非狂愚者所能也不前田長束則不能矣二人擁良吏之才以佐治而戰國所希也堀氏之才不減二吏皆曠世偉器也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五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六十一

豐臣秀頼

豐臣秀頼、小字拾丸、關白秀吉第二子也、生母淺井氏、稱淀君、秀頼四歲、從秀吉入朝、任從四位下、五歲、拜左近衛少將、尋進中將、六歲、爲權中納言、秀吉薨、秀頼方六歲、慶長三年也、四年、秀頼以秀吉遺命、徙居大阪、淀君從之、五年、石田三成託秀頼、作兵、舊臣多屬之、以擊德川公、亡利、大阪傳言、公乘勝來援、上下恟恟、衆無人色、既而公至、存問秀頼淀君、毫無挾意、人心則定矣、三成等、佐命舊臣、失封土、秀頼食攝津河內和泉三州、六十餘萬石、六年、秀頼除權大納言、七年、秀頼補修方廣寺、以木佛易銅佛、更造銅佛、鑄工失火、閤寺爲灰、乃撤佛殿矣、八年、秀頼遷內大臣、位從一位、而取德川公孫、十年、陞右大臣、十二年、辭官、十五年、秀頼又修方廣寺、初、秀吉作金法馬數十、其一馬、當鈑金千枚、以此、備軍資、秀頼毀鎔金馬、爲幣、以充用度、諸侯間助役、選天下美材、幡豐、凡柱二百七十、其一柱大者、值千五百金、小者亦不下

數百金、其文飾尤大、遠踰前規、十六年、德川公在京師、召秀頼、淀君疑有變、不遣、高臺夫人、勸遣、夫人秀頼之嫡母也、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擁弓銃護從秀頼、十九年、大阪天守閣、氣起、如烟、往近之、則無矣、秀頼命朝鮮人李文長、筮之、過長之筮曰、舉兵失福、喪其良長、敗我穀鄉、再筮遇臨之坎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絶後、秀頼大怒、命巫祝之、此際、中外之事、皆決淀君、倚理充大野治長、美姿儀、寵于淀君、所言多行、治長忌德川公、圖除之、片桐且元、諫秀頼曰、德川氏、以今川織田舊誼、而不弃其孤、先君觀見之、故臨終託君、君親信道路之言、而生猜疑、亡乃背先君遺旨乎、秀頼頗悟、扶方廣寺成、其鐘銘、觸德川公忌諱、公不懌、則使且元往謝、不解、衆疑且元有私于公、斥之、事在且元傳、豐臣秀吉季年、分親兵、爲七隊、中甲斐守、速水守久、一名時之、丹後守伊東長次、一名長實、民部大輔青木一重、豐後守真野宗信、一名賴包、式部少輔中島氏種、伊豫守野々村吉安、一名雅春、圖書助堀田正高、一名勝嘉、爲隊長、隊長、更候東國、治長疑之、或免其職、皆怨治長、而稱疾不出、守久諷治長、復職、遂決策、舉兵、秀頼手書、召前田、淺野、島津諸氏、遣近侍數輩、求衆士、冬、真田幸村、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基次、森勝永等、應募踵

大輔一作少輔

至者、六萬人、悉亡命寒士也、前田以下、諸侯、無一人應者、治長失望、而事不可中止、宣言曰、諸侯皆送款、及東軍至、而夾擊之、大修守備、東浚外壕、引大和木津諸水、爲巨濠、築高壘、南鑿空壕、設三重鹿角、西據欄撒、柵砦于川嶋、博勞洲、茶島、福島、設多砲道、傾港列艦於海口、北據淀川、柵于長柄、神崎二島、七隊長日輪番、分兵、則輪守也、治長常勵淀君、作娘子隊、自率之、身擐甲、跨馬、巡視諸營、十一月、東軍到京師、治長囑刺客、狙德川公、事覺、軍既來、季治長遣間使、諭諸將、皆捕其使、都反、使鼓反間、公惟公輕服不中、偶近城、城中遽銃急發、弗中、薄田兼相守穢多砲、貧易不備、而出飲倡家、東軍襲之、留者敗走、南條光明、及其叔父在城、叔父有書于藤堂高虎、十二月、高虎誘之、約爲內應、事覺、秀頼與諸將議戮之、不覺其旗、高虎之兵至、遂擊敗之、東軍鑿地道、秀頼設橫塹、相守、相持月餘、攻防互有勝敗、初、東軍幹于住吉與平野、亡幾、徙于茶臼山與岡山、而夤沙寒塞淀水大和川之上游、數日後、外池水涸、東軍伐材、填池築土山、起樓樹、以下瞰城中、而四面來攻、矢丸交發、不息、三晝夜、外城壞、壘毀入內城、士卒驚懼、排擠踏陷、死者數百人、東軍射書城中曰、降者有賞、人人相疑、德川公使人來喻和、大野治長說淀君曰、德

川某、以兵五十萬來圍、猶覺微寡、加其銃砲、恐罹害矣、其不自謂、而反丐和、此天贊豐臣氏也、且某年、在虞淵而死無日、今且獻軍警兵、以爲後圖、淀君然之、德川公遣約曰、撤外壘、塡壕隍、逐客將、若移居郡山、若以淀君爲質、三事爲其一、則和矣、淀君不肯、淀君妹在京師、公使之講和、秀頼會諸將議和、各議不一、大野治長織田長益欲和、百方勸秀頼、秀頼曰、汝等首唱戰事、片桐且元止弗聽、今又倡和事、將何意、二人惶縮而退、十八日、淀君登天守閣、東兵瞰之、放大砲、閣毀、侍女二人殪死、淀君懼、急召治長長益、命和解、遂約和、夷塡壕隍、逐客將、治長長益並出其子爲質、十九日、和成、秀頼以下諸將皆以爲塡隍唯止西南二隅、東人悉夷外隍及內隍、秀頼尤治長、治長遣人譙東人、對曰、吾輩受命塡隍、隍而未聞有外內、今旣修好、而存隍何爲、治長遣使京師、告板倉勝重、勝重曰、吾所不預也、本多正純實董此役、則更告正純、正純稱疾不面晤、使者數反、役夫益萃、晝夜不輟、元和元年、壘塹皆不、獨存牙城之池、城中將士失望、衆論喧囂、且就撤之後、蓄積罄匱、衆莫所仰給、而關東不與、客將曰、去歲之役、東兵擧國來攻、不能取焉、海內所共知也、乘其疲困未休、而再擧事、以致奔命、可以逞意矣、且聞衛者皆曰、君本命、

渡邊內匠作渡邊糺、守重或作全登

不利于客歲、而利于今茲、一戰可以絶禍根矣、秀頼然之、傳檄聚士、合新舊得十五萬人、據舊址、結柵、脩塹、塹深廣二尺、東軍且至、衆議戰備、而論緒紛紜、數日不決、七隊長曰、嚮據險阻、事不可以觀首役、遽擊敵而已、議則定矣、德川公使人來皆曰、收兵出居大和、七年則歸城池如故、以還之、秀頼不答、分軍爲三、大野治長將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屬焉、大野治房將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屬焉、木村重成將一軍、眞田幸村、渡邊糺、明石守重屬焉、秀頼親出、總攝三軍、所向巡視諸隊、至南郊、治長專權抑排諸將、其爲號令、朝發夕改者、衆不知所因、而咸誣治長、治長夜行、或人刺之、不中、迹捕其人、則治房卒也、於是、城中相疑、寢食不離刀、秀頼設刺客、窺德川父子、無間、從還、遣治房襲大和、紀伊、遣大野治胤掠界府、治房、治胤、並治長之弟也、治房任主爲首、治胤號道見、或號道犬、居要路、威亞治長、五月、三軍潰敗、木村重成、薄田兼相、諸將相繼戰沒、則議曰、諸將各自爲戰、緩急不相救、所以不克也、不如諸軍勠力、決雌雄於一戰矣、秀頼召眞田幸村、計之、幸村曰、請使譜代臣將陣于茶臼山、以防敵、使明石守重自今宮出敵背、挾擊東師、君親出校師度、將士銳力、應自勵、七日、幸村及渡邊糺陣于茶臼

續日本史卷九　豐臣秀頼　三十二

山、森勝永、竹田永翁、陣于天王寺南、大野治長與七隊長陣于毘沙門池南、大野治房、御宿政友陣于岡山、諸將彌縫其闕、治長遣諸將、至茶臼山、幸村曰、主君不出、士氣不奮、足下幸促之、治長許諾、而奉秀頼出、秀頼擐甲錦袍、樹號牙旗、金瓢馬表、千槍十旗、皆豐臣秀吉東征之儀、治長子治德、齎告治長曰、城中有謀反者、俟主君之出舉事、大人圖之、治長累足不敢前、東軍稍近、勝永等發砲挑戰、幸村止之、以還秀頼、久弗至、乃戰、勝永斬二將、治房擊破先鋒、勝永、永翁迭進、唐突牙旗、爲井伊藤堂氏所遮、而距治長、代進、少稍、七隊長遂毀却之、斯際、諸軍大崩、將士多戰死、德川公使人喩淀君和曰、從封大和、則解兵、淀君聽使、召治長與速水守久、二人辭退、諸軍相謂內變、皆回府城、取牙旗之、全師皆潰、秀頼據牙門、坐交床、治長、守久來見、秀頼曰、我欲快戰決死、何如、守久傳淀君命、收師、秀頼反坐千席殿、群臣列、持牙旗、津川親行、持馬表、交至、自曰、臣脫難而苟免、恐失先君遺器也、且列、退國守久曰、前年之役、千載襲敵營、爲公等所沮、竊以爲遺憾、及今念之、素無益也、遂脫甲、解背標、置諸床上曰、此先君之賜、不敢毀損、皆畢伏劍、且列將主馬、其子兵藏、及眞野宗信、中島氏種等、自殺、東人奪諸門、而入城、中有叛者、應之、燔大野治長第、厨吏亦叛、放火、野々村吉安赴牙城、火熾、不可入、乃自殺、堀田正高、手刃妻子、赴敵、苦鬪而卒、秀頼曰、我與死奴僕之手、寧卒阿母、登天守、而自盡、守久曰、勝敗、兵家之常也、請姑含垢、以待時矣、秀頼與夫人德川氏、及淀君、辟火觀月櫓、火從之、移芝谷櫓、火又從、秀頼不知所出、淀君意德川氏逸逸、而救其死、坐之、大野治長、請免德川氏、成和、允之、治長奉德川氏而出、秀頼、淀君、入糒倉、治長哀訴、請秀頼母子命、德川公曰、秀頼反覆非不容死、然以太閤遺孤之故、曲赦之、置秀頼於高野、給淀君以萬石、命二人、遽出、八日、治長反命、秀頼、淀君、大喜、將出、而懼萬衆相目、而丐二輿、軍吏不與曰、軍中唯一輿、右府幸騎、秀頼將出、軍吏皆公冒、放銃、中倉者二、速水守久呼曰、和議不諧、倉中皆哭、秀頼歎曰、予以太閤嫡嗣、遂斯難、天矣哉、乘刀自刺、森勝永剄之、淀君擁其首、哀慟不自勝、端哭失聲、命氏家道喜殺己、於是、治長、道喜、父子、勝永兄弟、津川親行、竹田永應等二十三人、殉之、治長母大藏氏、渡邊糺母正榮氏等十三人、亦殉、秀頼有一男一女、並庶出、男名國松、甫八歲、其傅田中氏擁之、出城、從吏多齎貨、奴隷竊其貨、逃亡、國松匿伏見、服儀非常、或異之、捕以致京府、斬于六條磧、田中氏死之、女爲鎮

續日本史卷九　豐臣秀頼　三十三

捕、又斬、大野治胤、竄于界府、渡邊糺、免難、志再舉、聞秀頼沒、自殺、伊東長次、戰敗、赴城、不得入、乃去、大野治房、青木一重、明石守重、仙石宗也、相踵遁去、豐臣氏亡矣、或云、秀頼脫難、變姓名、入薩摩、以壽而終、有男女各一人、男名菊丸、匿于伊集院氏、女嫁細川家臣有吉氏、

續史氏曰、主少、婦女臨國、鮮不害者、古今有鑑矣、漢之呂氏、晉之楊氏、唐之武氏、唱諸外、而淀君和諸內、其揆一也、三氏竊行、適淀君也、遽矣、天弗沃其宗祐、禍至豐臣氏、況之將爽、由邪、於是、則憾秀頼、身脫禍難、保其天年、亦不可以全歿矣、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五終

貞盛一作直盛、謹案、云爲其稱片切氏、後改片桐氏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六十二

片桐且元

片桐且元、一名貞盛、小字助作、鎭守府將軍源經基之苗裔也、經基六世孫、爲識人大夫、爲其始稱片桐氏、爲其後、十餘世、曰貴貞、仕淺井長政、此則且元之父也、且元姿度魁傑、仕豐臣秀吉、秀吉、徇備中、且元從之、多捷、又從討明智光秀、滅之、殭屍蓋道、秀吉、點檢其屍、明智光近、被創甚臥、假起、狙秀吉、且元、斬殺之、賤嶽之役、與福島正則等六人、競進、挫敵、敵士、拜鄉久盈、有梟名、且元刺殺之、以功、賜秩五千石、小田原之役、從秀吉、陷城、秀吉、下令禁鹵掠、且元與脇阪安治、督其事、朝鮮之役、且元、備後殿、且元、任市正、受羽柴氏、封于茨木、慶長三年、且元與小出秀正、爲豐臣秀賴左右傅、亡幾、秀正卒、且元專傅、八年、秀賴以德川公旨、加且元食邑一萬石、且元辭不受、公喩且元、則受焉、十五年、秀賴與方廣寺、且元董其役、十八年、秀賴又以德川公旨、加且元五千石、十九年、方廣寺成、乃鑄洪鐘、僧清韓銘之、且元如駿河、告成於

元重一作貞隆

德川公、請臨儀、公曰、豐臣氏、爲己家、祈冥福、宜觀行儀、何關外人、遂勸勞且元、而使舊臣本多正純、納女且元、且元歸、卜日、行儀、諸王公卿、皆會焉、四方士女來觀者、塡咽京中、當此時、德川公、覽鐘銘稱、其序有謂曰、大檀越、小檀越、互爲主作、公不悅曰、彼欲代我乎、銘中有謂曰、國家安康、公益不悅曰、此中斷我名也、秀賴、何意、爲此銘、乃命板倉勝重、馳使停慶儀、且元惶對曰、此固非寡君所知、清韓執筆、偶然及此而已、且元不能考訂、罪當死矣、今王公諸卿、兒役、有司既集備禮、觀者充仞、勢不可猝止、願畢事、然後、毀滅銘文、勝重不可曰、果然、遂罷也、於是、慶儀止、且元、譴清韓、清韓、技梧兆履、乃使清韓詣德川公、陳謝、且元與弟元重、及大野治長、續赴、公執清韓、令五山諸僧論銘文、諸僧、證其訛、且元、治長、駐鞠子驛、候公旨、公遣歸治長、獨召且元、諭責之、且元延尤自重、以明秀賴無知矣、淀君聞治長之歸、而與遣其乳母大藏氏、與正榮氏、辨銘辭、二女素不精文學、急習其音義、日夜誦讀、以往謁德川公、公優迎二女、溫言慰藉曰、我於豐臣氏、既爲姻婭、固無瑕怍擁介、但恨中間有訢枝、而離隔二家、我痛患之、日尙矣、汝反中我意、而語終不及鐘銘、二女恰出意外、使辭還、且元請還、德川公弗許、其老臣、謂且元曰、寡君意未解

足下、以何塞其亡他、且元曰、且元、未知所處置、請承公旨、老臣曰、子、大阪之元老也、當自決之、且元、固請弗告、且元曰、赴江戶、承旨、可乎、老臣則入白焉、公曰、然則宜令彼歸而熟計焉、且元遂辭去、黃夜急行、及二女於土山、二女、語以事狀、且貿曰、固無復足忠者、且元曰、德川公、遇我、與之大殊、亦及云云、二女曰、足下欲何出乎、且元曰、我有三策、夫淀君於將軍夫人、爲姊妹、以姊害妹、夫人必不敢爲、故使淀君東適、而口結信、是上策也、君於將軍、爲女婿、雖適必不薄、故煩君一行、是中策也、辭大阪、他徙、是下策也、苟科三策行一者、社稷無患、不者、不知國事何如、二女、不答而退、相謂曰、德川公、爲行此爲卷、市正、欲販君也、不可不備矣、書馳告大阪、淀君怒、盛氣待且元、且元、未之知、而入陳三策、淀君、叱却之、召織田信雄、謀害且元、信雄、不可、淀君強之、信雄、佯可、竊使人語且元、且元臣小島曰、當今、諸人謀事、蓋或有府、凶兆既著矣、足下以區區一身、救之、廟而爲府朝所猜忌、凡事、先者制人、後者、制于人、何不早行大事、且元、蹙額曰、嚇君不義、且元不忍爲焉、稱疾不出、淀君、知謀泄、而將召且元、使者三反、且元稱疾篤、不肯出、大野治長、欲來攻、命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佐命元勳、而乘敗有年、誠信聞著、上下倚賴、今中以法、亡

乃非弑君之羽翼乎、治長不悅、以豐臣秀賴之旨、命片桐元重、擊且元、元重曰、家兄若懷貳、元重除之、不然、君之臨也、反形未著、而殺罪焉、元重不能奉焉、且元有兵士三百餘人、或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典其六、夜入出、唯公所欲也、請執姦豎、而受命於德川公、公不釋、則夾右府舉兵、且元曰、如子所言者、倍君也、予事與狗利而生、不如倚義而死、因命部下曰、若及事、毋使矢丸向府朝、七隊長、喩且元曰、公罷職、納質而退、就其邑、無禍矣、且元從之、與大野治長交質、悉教城門管鑰而歸、隊長俱送、至大和川還質、且元曰、公等努力矣、予亦非不念國家、而所籌不行、故困厄至此、公等所知也、儻得予上策見聽、則請歸地於江戶、務宏其規模者、輕墊可以且數年、今德川氏、歲在桑榆、加之數年、其死生未可知矣、果死、則淀君有東徙之名、無其實、假令不死、右府既壯矣、足以通權變、予不能明素志、爲讒口所沮、深念後事、鄙謂不忍去也、歔欷涕泣、相顧嗟而別矣、且元託貲於界府人、今川宗薰、歸于茨木、既、大阪兵起、大阪人、掠界府、宗薰、告急且元、且元遣兵二百救之、至尾崎、土人疑且元、不肯借舟筏、大阪人來攻、且元遣使豐臣秀賴、請解、弗聽、請入大阪城、與守又弗聽、且元從守郡崎土人、合大阪兵、擊擊且元、盡殺從騎、且元以

身免矣、德川公至京師、徵且元兄弟、且元辭曰、且元欲因無事消弭起事、將何顏以謁台公、公曰、兵起非汝罪、我素欲輯和、宜速來、且元乃率族見公、公屢被延召、而從公圍大阪、和成、罷軍、元和元年、和敗、且元賜第地駿府、并其甥傀儡、遂成疾、與疾東赴、道聞豐臣秀頼死、城陷、大息久之、而整衣焚香、西嚮稽首曰、臣欲安社稷、反至此、罪無逃于道矣、伏劍而卒、時年六十、有二子、長元包、次爲元元、包竟爲出雲守、更名高俊、無子、爲元嗣、

高俊一作孝利

續史氏曰、且元封于茨木、其食或爲十七萬石、或爲十二萬石、或爲二萬二千石、或爲一萬二千石、新井中井諸儒、取其少者、予未知其可否、夫且元特體太閤顧命、而解幼主、說敵非重權者、不能勝也、少其食、重其權、蓋太閤不敢爲予奪、取其大者、其位、或爲二位、或爲五位、而以市正、并二位者、予未之前聞也、寧取其卑者、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七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六十三

勇義

續史氏曰、皇國人士、勇侠義烈、不失行檢者、皆出土風、而衆目所熟觀、衆耳所熟聞、雖有其人、不敢稱日細察、安克乎之竹帛矣、蓋其所存者、千百之一二、遺前弛漏、多不審其顛末、若嫌其闕、而不探撫之、終併泯滅矣、予竊惜焉、故舉其一斑、筆之識者、由斯推究之、其全形亦非不可知也、因作勇義傳、

結城氏朝、稱七郎、出自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郷、秀郷後九世、上野介朝光、佐源頼朝、嘗功賜姓源氏、居下野結城、因氏之、爲關東八家之一、後世、徙居下總古河、氏朝其裔也、任中務大輔、左衛門督、而附鎌倉兩上杉之亂、氏朝翼戴足利持氏、若戚竭力、永享末、持氏亡矣、其二孤無所據依、氏朝擁之、供饋至焉、足利義教、謀殺二孤、遣使來求、氏朝不與、義教起大師、來攻、氏朝拒守、累月、四無應援、嘉吉元年、氏朝奮戰屢克、然衆寡不敵、兵疲矢竭、則與敢死士一千、手提劍、啓門突進、斬首無算、我士亦失三百、敵兵多獲、使退闕隘、武

[illegible]

田信重、射傷喩降、氏朝不聽、信重、顧風火、燒爆炎焰漲天、氏朝告敵將曰、重國歸所罪、能事將軍、使諸君罹玉趾遠涉、僻陬氏朝之罪也、雖一二僚屬、皆自知罪、敢不唯命是聽、其處諸斧鑕、亦唯命、其處諸刀鋸、亦唯命、而有女兒乳臭、不預我事者、諸君、未察之、無男女、無少長、居戮以極慘酷、亡乃招君等察諸乎、若回顧前好、使女兒逃去、然後命大刑、吾儕何幸加之、敢布腹心、敵將給許、氏朝、令二孤女裝、擁衛御之間、自後門逃去矣、敵兵亟戰、悲收之、氏朝、忿、以兵七百、徑衝敵之牙營、而求督帥、不得、氏朝及子持朝、苦戰沒、弟光義稱原氏、亦沒、結城氏亡矣、氏朝、享年四十二、稱闕通院、季子成朝、初名重朝、稱四郎、生僅三歲、遭難、爲多賀谷氏家所保護、走于筑波、潛居十餘年、歸結城、義故往往來圍、起兵復地、而復修壘塹、及足利成氏入鎌倉、則仕之、成氏以氏朝之故、眷遇異他、常侍不離左右、成氏予之偏諱、任上野介、遷修理大夫、中務大輔、享德中、成氏語成朝曰、予夙遭閔凶、邦家喪亡、痛入肺腑、欲復讎、未得時、稍綏至今日、上杉憲實子、見在彼、將修好燃後、何如、成朝曰、君讎未雪者、成朝等不諱也、且成朝閔門、爲彼所閻、成朝請以死奉命、成朝及多賀谷氏家等、起師從成氏、討上杉憲忠、斬之、憲忠族、報讎連年、不解兵、成

味方原一作三方原

朝佐成氏、政有甲捷成朝生氏廣氏實生政朝、政朝爲左衛門督、中務大輔、政朝生政勝、政勝稱左衛門督、與小田佐竹宇都宮諸氏、爭地構兵、而越併勢、三氏及江戸石川諸族、與處來侵、政勝逐擊克之、政勝好讀韜畧孫吳、傍通禪僕、世人稱爲優婆塞、政勝子、中務少輔明朝立、無嗣、從弟晴朝立、任中務大輔、左衛門督、三氏復侵我邊、北條氏康兵、來援、晴朝德之、上杉輝虎攻氏康、晴朝救氏康、謂三氏遂謀虎掠古河、辭還擾三氏、足利晴氏憚曰、結城氏累世不失節義也、北條氏政攻古河、晴朝救之、氏政怒曰、此行必滅晴朝、晴朝結佐竹義宣、自固矣、晴朝老無子、以豐臣秀康、爲義子、秀康實德川公之子也、容稱于豐臣秀吉、至是、爲我嗣、晴朝從秀吉、征北條氏、攻忍城、秀康、封于越前、秀康陞中納言、復本姓、使第五子直基嗣結城氏、以奉其祀矣、

久米義廣稱安藝守、阿波人、細川氏從臣也、爲人卓犖、不失大節、爲芝原城將、義廣以女、妻三好義賢、義賢殺細川持隆、以略國人、國人多服、義廣鬱悒不怡、語野田小倉曰、義賢雖適飾音貌、而其叛逆、不可掩也、今吾屈折膝仕賊、求活、予不能免於子等、何如、二人曰、足下以姻對猶爾矣、而況、吾儕乎、遂相結約、殺義賢、小倉曰、延緩移日、吾恐漏泄、不若早行事、即夜、潛入殺義賢

殺宗、管翁殿固、壯士二十餘人、衛護之、小倉從輕舉誤事而退、既事發覺、義賢召兵、義廣討義賢妹夫、夫逃遁、則生縛其妻子、義賢擊義廣、野田備節戰死、義廣直突求賊將、奮鬭數合、被創而退、自刃、子龜壽、在襁褓、其傅擁之、奔于播磨、爲赤松氏所厚遇、長爲其女婿、

平手政秀、一名清秀、稱中務大輔、尾張人、仕織田信秀、爲老臣、信秀、置世子信長於名護屋、令政秀輔之、信秀卒、信長立、行多放肆、政秀驟諫弗聽、政秀子、有駿馬、信長欲得之、辭不獻、信長銜、疏斥政秀、政秀則惕懼曰、先君委予、以託孤之任、然不能匡救、將何顏見先君於地下、終作諫書、條陳信長之過失、信長一無所用、政秀自殺、信長駭愕、深自咎焉、命厚葬、爲建精舍、名曰政秀寺、每旦日必詣祭焉、曰、余徒追悔無及矣、不若砥行飭節、而圖效將來、以洗吾前愆、慰政秀之靈魄、遂翻然改志、大脩武備、幾併四隣、而霸于中國者、政秀所激成也、有三子、季汎秀、稱甚左衛門、味方原之役、信長遣汎秀援德川公、汎秀奮戰而死、傳其首、到信長、信長攬淚曰、平手氏奕世純忠、我奚以報之、厚賻恤焉、

小宮山友信、稱內膳、小宮山一作小見山、甲斐人、世仕武田氏、父昌友稱丹後守、歿於武功、爲諏訪郡宰、轄松枝城將、從武田晴信、入遠江、攻二股、中銃丸而死、友信立、晴信卒、嗣君勝頼、特以横恣、友信直諫之、長坂釣閑、跡部勝資、以佞媚寵于勝頼、專用事、友信與二人不協、二人短友信、勝頼頗疎友信、友信與小山田信茂爭事相訴、信茂賂二人、讒陷友信、放之、國人叛、勝頼、勝頼、奔國、而從者不盈五十、友信及弟又七、追及勝頼、依土屋昌恒、謝曰、予昔坐事、今聞國難、而不赴、此罪甚非也、以刑餘人、敢從焉、予幸諒之、因問釣閑、勝資安在、昌恒曰、昨日逃亡矣、又問曰、信茂何如、曰、十日前叛、友信曰、嗚呼、孤臣、亦知斯乎、勝頼、頗有愧色、友信、謂又七曰、兄弟俱死、如老母何、予赴公事、汝退視家事、又七無怒色、友信喻却之、從勝頼入天目山、敵兵腹背迫、勝頼、友信扞禦、竭力奮戰死之、

勝介一作庄介

毛受家照、本名照昌、稱勝介、尾張國稻葉村人、資質敦厚、少喪父、事母至孝、與家族不爭、鄉里稱其德行、年十二、仕柴田勝家、長島之役、勝家失馬標、而賊將斂衆、標既落矣、勝家欲擊之、家照扣馬諫止之、自奮入敵中、奪標、且殺其兵、而還、再圍長島、苦戰幾危、勝家遣兵救之、與其兵戰勵已殫、授之、於是、稱令名、勝家有事四方、家照常從之、旌功累秩至萬石、勝家與豐臣秀吉生隙、秀

吉、敗我兵於賤嶽、勝家欲逆擊秀吉、家照曰、衆寡不敵、勝家曰、吾以寡擊衆者、數矣、奚翅今日乎、家照曰、彼時、得用濃尾之驍兵、謀鋒銳至、其得勝、不足以異焉、今將北兵、日淺而仁恩未遍國中、故人或弗竭心力、所以敗績也、君姑退、爲計矣、臣請假符號、佯稱君、防戰焉、勝家乃退、家照兄、爲茂左衛門、家照謂之曰、兄弟同死、如母堂何、阿兄宜退、供養、曰、母堂好義、予苟免歸鄉、必不懌也、不若兄弟並倒節、此際、衆敵來近、家照大呼曰、柴田將軍、大小九十四戰、未嘗敗衄、今在斯、欲戰敵者、敵兵四集、圍之、家照兄弟、力戰死之、豐臣秀吉、感其節義、而厚賻其母妻、以終世矣、

滑越次、稱大膳、池田輝政之傅人也、材略絕人、長湫之役、輝政父兄、並戰沒、輝政亦欲死之、策馬赴敵、越次諫曰、公亦沒、誰主宗祀、勿往、弗聽、越次扣馬、挽政轡、以從、竭其敵、血流被面、無撓色、曲操馬首、而歸、以存池田氏、後屢從軍、累功爲執政、越次子氏明、又稱大膳、忠硬有父風、從池田利隆、攻大阪、利隆以故、逗留中島、時訛言曰、利隆有貳心、故按兵不前、德川公怒、欲收其封、氏明、爲陳謝請公、不許、而入氏明、追隨家齎、灑淚直下、以死爭辨、公察其忠、乃許矣、利隆、全封、實氏明之力也、

豐臣一作　秀臣又作　豐之又作　豐次又作　豐長又作　臣事

二十一歲　一作二十成　一作十八

木村重成、父常陸介重茲、仕豐臣秀吉、秀吉器之、嘗遇日暖、石田三成、誣重茲、謂斥以附豐臣秀次、既而秀次誅、叛、重茲夜乘婦服潛入、語三成、覘知、又誣殺之、重成母乳養豐臣秀賴、秀吉憐知重茲之冤、而召重成、重秩之、任長門守、大阪之役、德川公招辟重成、不應、公軍既觀野介嗣、重成、聞急單騎馳救、衆漸及之、戰酣、後藤基次來謂曰、公勞矣、被代之、重成曰、戰半代將、陣必亂、公頗習攻事者、何為出此言、基次愧甚、有頃和成、重成出淀盟、重成、風儀秀韓、兩軍聯目、既至茶臼山軍門下、馬門者失禮、重成不樂而入、有司慎命之下也、重成不顧、直進、叙豐臣秀賴旨、然後、起拜、公曰、是常州之子矣哉、何肖父甚乎、問其齡、對曰、二十二、歎曰、善曰、見子今稱、知其雄毅絕倫、對曰、外臣竊有請也、公出載書、血凝沸餅、重成曰、寡君妙齡、淀君婦人、恐怪之、請更刺血、公復刺曰、血乾不滴、重成、為不聞者、遂事而退、元和元年、和敗、德川公重辭招重成、重成辭之、使者數反、終弗往、重成姊夫猪飼氏、疾歸重成過之曰、府朝、不以子不肖、既充于斜輪之職、故欲樹寸功以報寵恩、所賜皆不用、而大政在淀氏、在淀氏猶可、讒人在其間、構陷忠直、國家之事可知也、予有徒于德川氏、故數招予、予不聽、此所以報國家也、予死在近、不能復見

公、因贈以刀曰、此刀、予生平所佩、經數十戰、未嘗毀損、一旦不忍委之糞土、為幸或保寶、五月、重成、出陣于若江、與井伊直孝戰、破其前隊、手執槍奮進、斬山口重信等三十餘人、我士卒亦多死傷、重成、據壟休憩、欲以生兵更來、飯島者諫重成曰、彼衆我寡、不可抗、且退保國、重成曰、斯予死所也、偷生苟免、予不為、遂終戰死之、直孝收其甲首、獻于德川公、其甲系結後無餘、贊發凝香、人或異之、公曰、此無它、豫決死也、嗟歎久之、容一豎、奉豐臣秀賴之茶、而趨進、誤觸重成、茶瀉、豎恐、欲罪重成、重成聲色不易、止自若、欲推而去、或謂重成曰、子為鼠輩所陵轢、傍人皆切齒之、子不能殺、予代殺可乎、重成不可曰、欲害國者矣、同身好矣、及其沒、人與前書不遺而都鄙知與不知、悲惜哀哭云、重成母宮內氏、在大阪、終始侍淀君、其死也、殉之、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七終

勝茂一作　勝成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八

列傳六十四

孝子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續史氏曰、諸德衆道、非孝不立、王侯國之亡其國、毅其身、匹夫存之、聞朝廷、旌史傳、甚者、或死以顯之天下、名地、以傳之萬世、自非孝行、孰能至此乎、戰國之際、雖官待孝子、雖不及上世、亦有兄以識一世者、因作孝子傳、

長沼長助、甲斐西郡人、父長右衛門、隸板垣氏、長助、與弟長八、並以孝義、名于鄉里、信濃人宮?柳介、與弟絲介、殺長右衛門、長助、長八哀慟、不置、其母曰、賊在彼、盍報焉、長助兄弟、聞姻信濃、問間十旬、未得間、友人將城石田矢倉飯室四氏、至謁陪伎、兄弟謝曰、殺急不齊、繼志至矣、唯恐敵動有輔翼、以為我僭也、雖然、我弗可與共天下、故萬死無所辟、自殪而後止矣、儻煩子等、不遂志、死無餘恨也、四氏曰、我既棄矢、神不可從焉、則取載書示之、終討柳介絲介二人、被斃、仆于城腳下、長助兄弟及四氏、亦皆劍衣袂、朱殷而歸、武田晴信、辟之皆為府下、稍日長助兄弟、辭不容口、晴信器重二人、將

城師二人、每遺人慰語曰、長助兄弟、見敵遂逃、待子力而得復讎、故被劍少于子也、或以賜二人、二人不敢理曰、彼實德我矣、將城聞之、信賜垣二人、二人不從、後爭功、相訴、晴信曰、凡人尚志、而功次之、其建敵者志也、其饗敵者、功也、功可幸而得、志不可幸而得、假令強將斬石陷嶽、則不能無斷矧苟有幸者、石燃猶旌功、況人乎、長助長八、素非石滿之比也、其首舉事、其志可以獎矣、四人介之、其功亞焉、獨將城、誅害者人、其志功不足以稱也、昔者、孟之反、功多不伐、論者美之、今者、將城功少而伐、殊敢矣之、長助兄弟、名逾著、明二人、諫內藤昌豐、箕輪之役、有戰功、後長助、從晴信軍、戰死、倒國、長八、數從軍、得功狀七、

鍋島勝茂、初名清茂、小字伊平太、加賀守、直茂長子也、為人篤孝、任信濃守、慶長二年、從父討朝鮮、五年、德川公征陸奧、勝茂、追從之、石田三成作亂、使俗患與以大阪之旨、誘勝茂、時勝茂、母質于大阪、勝茂與三成、攻伏見、備伊勢、由茂聞之、陪使人謂勝茂曰、大阪副君、新立幼沖、未得治、將三成、挾之為計、汝輕勿為彼所贩、且好家祭、且子容皆德川公、貝累世不乖離、勝茂曰、母氏在彼、勝茂、泥々不忍絕情、所以為此舉也、然大人有命、勝茂、敢不奉

乎、勝茂曰、予罪不可何如、所長岡徐遣迹坐、則欲自刃、左右止之曰、俟公裁而死未晩也、若足下死後、加州見糾、洪明之者、勝茂、然之、遣人間公、公甚深異其孝、宥之、勝茂感喜、從直茂、以兵臨久留米柳川、皆降之、封于肥前、元和四年、襲父封、官永中、除四位侍從、島原之役、勝茂以兵會焉、明曆三年、勝茂卒、後嗣傳封、至今、食三十五萬七千石、

島友勝、稱新助、父勝猛、一名清興、稱左近、對馬人、有邁超衆、少仕甲斐、甲斐亡矣、豐臣秀吉、威名大著、勝猛欲事無緣、石田三成、有寵秀吉、勝猛請之、三成恰迎爲上賓、時、三成食二萬石、裂其半予勝猛、三成受巨鎮、勝猛力居多、關原之役、勝猛授方界、三成弗聽、以敗績矣、勝猛及長子義勝並死、友勝轉勝之弟也、德川氏搜索三成餘黨、匿寶勝之、友勝與弟潛匿山間、養母十餘年、貧甚、採拾爲資、不能支、則相謀曰、貧窶如斯、爲萱堂之累、一人稍身則足以奉養、將詣國請死、而告母以遊宦、此時、德川公在駿府、友勝詣弟、以至、告曰、我勝猛之子、有司下獄、當友勝遊歸、友勝彷徨獄畔、數日不忍棄去、爲遣還吏、吏怪詰之、勝則得實、公憐憫其孝義、特命赦二人、遣其母於府下、以給終身、

林氏二子、兄重次郎、弟源次郎、父直則、稱玄蕃、仕浮田秀家、秀家闘毅有威、而從秀家、隨隨毆以辟邦土、石田三成、陰謀德川公、誘秀家、秀家老臣長船長家、狡黠有異志、勸秀家應三成、衆論紛錯、直則入諫、諍勸秀家、自將出師、長家留守、會衆士、議曰、君不盡力、敵德川氏、爲無勝形矣、長家雖不肖、職宰輔、不可以死不扶其顛也、君背有庶子、嚮使子育之、以夫人妬忌而未公之、今異說此子、以行伊霍故事、則不絶先君之祀、諸子以爲何如、衆阿贊稱善、獨直則、不可曰、足下若知出師不可、盍諫爭、且公子在足下、衆所不知也、縱乃僞子乎、長家不能詰、斥而罷會、長家黨當麻三郎左衛門者、讒直則、二林懼母氏、奔于播磨、僦安達綱助、佐藤元右衛門者、從之、長家遣人收直則、門族皆既亡矣、長家惡立、德川公召長家及其黨、法之、當麻挾貲財而遁亡、免死、二林求之、三年不得、重次郎罹脚疾、不能起、母死、二林相謂曰、僻地寡聞、宜矣、未得讎也、姑出都會、以博索之、則移于京師、命二僕、各自散去、二僕請強從、乃旅居數年、貲儲耗竭、止餘金廿兩、封緘不開、以備不虞也、鬻袍襪食、而供財用、重次郎私謂、余足不良、從活以煩阿弟、不如自刃矣、源助諫止、元右衛門、傭酒頗致貲用、一日、傾身大醉、衆醉賭博、一擲皆負、猶有餘債、大息曰、人於操行、一失亦瑕、再失亦瑕、爰爲復事、區區細節、遂殺僦庸、盜金、奔大阪、遇當麻、告以故、當麻庇之、先是、當麻、仕大野治長、變姓名、爲伊勝將監、二林、移于大阪、無所仰賴、而捃拾丐乞、以自給焉、元右衛門、偶出見重次郎、時、源次郎不在、重次郎潛透林叢、其夕、元右衛門以將監而來、人不肯告重次郎所在、則給曰、予昔仕郎君、被罪、他行、幸得重赦、欲迓郎君、報舊恩、天矣哉、不得遺焉、歔欷流涕、或憐告之所、則復躍赴之、魔誑重次郎、重次郎、聽將監、側輕再擊、不中、反爲所殺、源次郎歸、聽然哀慟、初、母氏死也、遺書曰、窮蹙失據、則託伏見陶工、陶工、稱幸右衛門者也、嘗仕林直則、通其婢、直則怒將斬、母氏救解、幸右衛門、感喜、歸源次郎、源次郎、至之、幸右衛門、且驚且悦、欲陪從復讎、而倉卒不辨資金、此日、公商之兒、僞幸右衛門子、幸右衛門、抉其劍、以諸兒家、家翁諫謝、幸右衛門曰、予竊有所贖、能許否、翁曰、所贖何事、則粗告以林氏故、請貸、翁出二百金、予之、終奉源次郎之大阪、二旬、探伺不得讎、漸聞木村重成參知政事、以公正聞、源次郎、往愬、重成、辭元老片桐且元、且元、奇其孝志、廣薦之、一日、豐臣秀賴、有事于住吉、大野治長、攝事、將監扈從、且元、令人覘治長第、元右衛門留守、乃命十餘士縛之、源次郎與行、元右衛門錯

愕失色、源次郎、數其罪、斬之、而擧將監歸局、又斬之、幸右衛門、左右有力、且元薦二人、仕秀賴、源次郎、秩二千石、幸右衛門五百石、源次郎、襲父稱、元和之役、隸眞田幸村、居七將之一、戰死御園、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八終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九

列傳六十五　　尾張　一色重熙　撰

文學上

續史氏曰、戰國之時、以權謀爲名教、以由拔爲豪傑、唯知武之貴、而不知文之守、是故文道茅塞、或踐之者、則謂迂遠非道、加之以書籍之乏、德川氏之初、承其弊、僅得舊紀、古事記、所寫成三部、置京師及江戶、駿府二書館如故、其他可知焉、以此時、知字、猶治世求武功、得之無幾也、後輩見前徒稱其學、可乎、非前徒維持之、文學隆地、而後輩不得與其傳也、於是、則知、今代學者、皆爲彼徒所包容矣、若使前徒生今日、則大家碩儒、不得不爲之虛左也、因作文學傳、

紀俊長、武內宿禰之遺裔也、爲紀伊祝部、世司日前國懸宮、祖俊文、父親文、並有文才、任三位、俊長嗣薦遂父祖、躋三位、後小松帝見其歌賞之、召爲侍從、遂昇殿、侍內讌、時人欽羨之、俊長頤和籠榮、出入禁闥、非素志、遂辭歸、築數竹梅、環其居、自號竹陰、又號梅隱、時或作竹陰、梅隱、別號宗儀、有書若干、起臥其間、恬然優游、左右琴酒、吟哦舒情、以終其身矣、其所詠歌、多載于新後拾遺及新續集、膾炙人口、子行文、嗣家業、文事有父風、陞三位、拜大膳大夫、永享中、入朝、獻歌三章、帝嘉歎之、後華園帝賜寶刀二口、各題贊里、濟泊自娛、少交侶、其詠歌亦取于新續之撰、子孫相紹、持家風、

明石城了、足利氏支族也、少失明、任撿校、好和歌、聲名籍甚、有雨夜吟最稱于世、後小松帝聞之、感歎、呼雨夜城了、而賜紫衣、官人號紫撿、古來之有也、朝野傳唱、榮城了、

一說正徹山城人

紀正徹、字清巖、備中人、小田氏之子也、幼剃髮、爲僧、入東福寺、爲書記、因稱徹書記、此時、列國事戰爭、而文道榛蕪、不行于世焉、正徹好翰墨、善和歌、二條、冷泉、二家、以藤原定家之後、真倚文勢、其族有爲兼者、別爲一家、各自稱門、三門不相下、時人、左右相袒、爲之生徒、莫有卓見、正徹、譬說之曰、寧爲淡末流於今日、弗若溯上游於曩昔、乃祖述定家、研精積年、才學大進、彷彿定家、世人稱唱正徹、爲定家後身也、來學者、相踵不斷、正徹、獨傳肩旋、以傾三門、三門之生徒、收斂來從、不可勝數也、正徹、偶賦一篇、辭旨慷慨、觸當路之忌、以謫于山科、復賦叙意、而得釋矣、初構庵京師、號松月、移山科、號招月、後復居東福寺、晉遊綠名、東國諸侯、爭迎之、皆執師資之禮、呼爲宗匠、不載名焉、正徹作洛陽記、衆人傳寫之、紙價爲動矣、歌集三萬首、寄于祝融、而後、作二萬餘首、傳于世、

東常緣、本姓平氏、美濃人、郡祖千葉常胤、胤從賴朝有功、采有下總三十三鄉、常胤、續子胤賴、而繫延之文、數召常胤、常胤子重胤、食東莊、因氏焉、從藤原定家、受學、重胤子胤行、始娶美濃藤原爲家女、出入廷臣之家、世尊文辭、而體官附、常緣父式部少輔、益之彼隆、流于周防、常緣、博覽多識、善國文、辟于將府、政繁軍獄、無不與焉、拜下野守、一世推敬之、稱東野州、無名之者、世人、雖讀古今集、至其竹裝、皆弗能解、常緣、剖析之、理義炳然、莫不稱服也、千葉氏、分爲二家、里見氏、侵掠二總、二總大亂、足利義政、命常緣平之、常緣、即赴、據東莊、招卒義故、下總界定、常緣東下之後、上國無文宗、飯尾宗祇入都、求良師、不得、乃追常緣、東行受學、終馳名海內、其餘高足弟子、以學鳴者、亦多矣、應仁二年、齋藤妙椿、陷郡日、常緣聞之、太息曰、家久初、家祖賜濃州、十傳至我、失之、何顏見先人、時、有事于祠廟、賦和歌、慕之、辭致懷愴、而足以動人矣、妙椿傳聞其歌、惻怛不能自已、終歸侵地、後土御門帝、詔徵常緣、問歌道、關白近衛政家、大將軍足利義熙、右大臣三條公敦等、咸贄受業、自餘衣冠徒、塡溢其家、門前如市、有歌集、存于世、長子元胤、或稱野田氏、繼父官、次賴崇、爲僧、次常和、任大和守、兵庫頭、皆有文才、次盛胤、稱遠藤氏、好武、而學業不及三兄、元胤後、保封土、

兼載或作儼

猪苗代兼載、本姓平氏、號耕閑齋、陸奧人、母石部氏、醜陋無稱、齡已三十、未嫁、式部少輔盛實、取之、石部氏、祈子於會津神、十夜、夢呪梅花一朶、而有娠、歷十三月、生兼載、兼載夙慧不群、總髮爲僧、入自在院、學問該博、巧能屬文、從心敬、受古今集祕傳、好詠連歌、高致清妙、飄然有超世之風、操觚之徒、翕然仰之、後土御門、後柏原、二帝、觀歌、數受兼載之批、點足利義政、推爲宗匠、兼載、結廬岩城、幽棲無俗侶、以故、往來京畿、與宗祇宗長等、文名頡頏、從弟兼純、從兼載、受學、而名于世、

飯尾宗祇、紀伊人、父乘伐樂、宗祇、總角好詠歌、遊京師、與宗砌心敬輩、相切劘、就卜部氏、承神書、猪苗代兼載、善連歌、宗祇就學、兼載問齡、答曰、三十、兼載曰、不一紀、不能成業也、惜乎子春秋、既闌矣、宗祇曰、果如先生言、子能爲兼載、問故、宗祇曰、日夜勉勵、數年可得也、兼載嘆曰、子志、則有成、亡幾、宗祇、

元佐一作基佐

源五郎或作源六郎

究其奧義、而未自足矣、聞東常緣在阪東、窮訪問道、竟有潜藍之稱、每詠一篇、四方傳誦、布滿都鄙、常緣藏小倉色紙百葉、傳藤原定家所書、宗祇欲之、則分與五十葉、宗祇挾以上京、航湖、失其一葉、深惜手曰、是天下奇貨、抆脈之、可以保家資矣、既而常緣罹災、唯宗祇所受、得存、歷世寶之、宗祇嗣名、冠于天下、櫻井元佐以文宗自許、然聲望不及宗祇、內不恩之、時短宗祇、然相誹謗、宗祇評元佐之文句門川、運不相關也、儻作池運、使歷可矣、元佐所造、有確據邪、元佐沈吟自詠、稱古歌爲證、宗祇辨駁其非、元佐懾服、請爲弟子、宗祇起于微賤、而本卑族、列族互相往來、爲賓主、朝廷亦傳聞其名、留號花下、此謂富風雅也、宗祇屬文、最善連歌、連歌所由來雖既尚矣、至宗祇、一變勃興、四海風靡、皆倣其意、致宗祇性質恬淡、愛風月、弗耕桑利、居無定棲、流寓四方、東至陸奧、西究紫海、晚年遊北地、停止越後、可二歲、所在見宗仰、而構廬於叡山、號種玉庵、又號自然齋、轉寓于隅田川畔、著吾妻問答、宗祇、禿頭長髭、好焚香、或曰子、何故弗剃髭、曰、予非愛髭、而愛餘薰之存也、一日、山行遇盜、剝奪衣帶、去行里餘、反追乞與宗祇、問爰所爲、答曰、爲佛子、宗祇、悵然賦歌、盜則感悟、謝罪併衣帶還之、遂送出山、文龜二年、病死于箱根山

中、逆旅、享年八十有二、有集傳于世、

太田持資、初名資長、受上杉持朝偏諱、改名、小字鶴千代、更稱源五郎、號道灌、備中守資清長子也、少敏慧、九歲入學、十一歲屬文、以呈資清、資清奇之、雖然、常教不修人事、資清戒持資、大署壁上曰、傲者不久、持資視之曰、敬續之、即署曰、不傲者亦不久、資清又戒曰、凡物處世、非直不立、以曲立者天下有何矣、持資攜屏風、來示曰、如斯、何耶、資清默止、持資好田獵、出遊、殆無虛日、一日、如金澤山路遇雨、就民間求雨衣、家有一女、默無答、而採棣棠、徵哂覗之、持資不解、返諸之人、人曰、棣棠有花無實、蓋在古歌、寓之與簑、國音相通、蓋借用謂無簑也、汝遊獵無行、以歸于女子、於汝安乎、持資爲之赧然、遂折節學和歌、歌名轍一時、持資立襲父官、遷左衞門大夫、隷扇谷、長祿二年、城于江戶、居之、城中有怪、一夜生孼、大如傘、觀者莫不色然駭怖、持資曰、此孼稍大耳、不足怖矣、若或倒生、則可以怖也、其夜倒生、觀者吐舌、持資笑曰、我所管、彼盜之、彼知不及我也、不肯加惡、佐事乃爆矣、城內起別室、儲桂帝、餚其所招接、皆一時名選也、僧萬里賦、社詩、評其披門、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衆以爲允當、故號東軒、爲泊船、西軒爲含雪、持資、朝于京師、從土御門帝、問城之所據、對曰、枕隅田川、控富士嶺、帝又問武州原野之廣狹、及隅田之都鳥、持資應聲、以歌答之、帝美其捷答、歌賜之曰、草莽之里、錮華於尖、於是、聲稱十倍前日、持資城于松山、自謂地險城固、乃榜曰、有謀此城者、有賞焉、或一人擊門、陳上多松柏、松柏受風、則聲々轉起、此謀臨陣謀也、持資開之、使人追、怨不見、持資感悟、其餘持資所經、河越、岩槻等、九城、皆得要害、先是、上杉氏與足利氏、以故不相好、持資扶上杉、攻古河、兩黨夜、不脫甲、大戰克之、賊名亦著矣、文明中、長尾景春、求山內之老、不得、其族患景、爲老、景春不平、謀反、持資有因景春、吿顯、弗聽、持資謂上杉顯定曰、不用景春、將殺之、遲疑不決、必生事、顯定亦弗聽、景春作亂、陷扇谷山內、持資、伐景春、敗之、進拔湍呂木、追攻小磯、一日下之、鼓行、取乎家、斬獲一百五十、石井小澤諸塞、望風而降、翌年、上杉顯定與上杉定政、生實構兵、持資輔定政、攻臼南城、夜過海岸、定政過趨不進、按湖水盈縮、持資曰、湖必退、師無虞、定政、問故、持資、唱古歌以云々、答、則進師連戰多克、十八年、顯定、造讒譖論持資、以惑定政、定政、信之、招邀持資、伏兵浴室、命持資入浴、持資入、伏起突殺、持資、持資性數人、衆兵群殺、或語持資曰、子常晴諷詠、今能否、持資音誦

無雙、即遂辭世吟、終爲所害、稱洞昌院、持資才該文武、宜分大事、如流水時人以比諸葛亮、持資亡後、扇谷日衰、不復振、矣持資戒間不願者、皆評從然草曰、諂諛便佞、敬謂僻陋、持資拆入都、諸搢紳皆謂、阪東鄙人、不足與議、然及聞其歌聲、咨嗟數拌賞、莫不欽推讚述焉、持資所著、有京集、平安紀行等、遺于世間、長子、右衞門尉、資康、陷山內、備節戰沒、資康子、左衞門尉、資高、屬北條氏、資高子、康資、脅力絕倫、屢功無報、去從上杉氏、康資子重政、仕德川氏、

源肖柏、具平親王之遠裔也、從飯尾宗祇、受學、弱冠、謝世杜門、讀書不倦、好晴詩勸、容計伊勢物語、獻之朝廷、後土御門帝、嘉之、命藏秘府、肖柏、論聞大家、作、六家謂、後成頁解、西行慈鎭、定家家隆也、刪定成一書、又獻朝廷、後柏原帝、亦嘉之、肖柏鈔古今至新勅撰、凡九代歌集、二千餘首、以教諸門生、顯遊五山、常跨牛、金飾其角、見者莫不異之、肖柏恬然不爲意、往來京郊、晚棲攝津池田、滿庭植卉木、四時交花、置酒賦香、是爲三愛、自作三愛記、蓋以花王、自比號、故號牡丹花、其家號夢庵、後辟亂、徙居泉南、後柏原帝、夢肖柏覺後奇之、畫像召肖柏贊、文筵唱和無歇、大永七年、肖柏死、享年八十有五、

安藤豐前、爲人、忠實好學、通曉古今、歷仕北條氏康、北條氏政、甚被寵遇、國中斗升不歷豐前之監、不得行、明人來三韓、士無與語者、語不相解、豐前以氏康之命往護、而文辭接之、通彼我之意、東士耳服、有二家、在伊豆與武藏、師序差叙、相爭不決、氏康使豐前考訂焉、豐前以伊豆暦爲得、乃引古爲證左、語皆有確據、武藏服其理、氏康父稱春松院、豐前告人曰、渝春字、則爲三人日、松與待國音相通、蓋公家符三人日、而祀絕乎、先爲之讖、果至三世、而亡矣、

細川藤孝、小字萬吉、又稱與一郎、號玄旨、或號幽齋、伊賀守三淵晴員之子也、出嗣于播磨守細川元常、或曰、藤孝、征夷大將軍足利義晴之庶子也、爲晴員所撫育、而爲長岡氏、副元常嗣家、授藤孝、於是藤孝冒細川氏、性多材能、而精戎事、歷仕足利義晴及義輝義昭、官兵部大輔、三好氏弑義輝、置守兵、以隔絕內外、獨藤孝給仕義昭、藤孝給守兵、奉義昭、脫走近江、轉趨若狹、至山田浦、浦人有叛心、藤孝身不湯浴、解寶金、賂之、義昭免害、遂赴越前倚織田信長、事在義昭傳、信長戴義昭京師、賜桂川以西予藤孝、信長威權日熾、義昭忌之、議除信長、義昭左右多致猜、贊成其事、藤孝苦諫義昭不可、天正中、舉兵討信長、藤孝就信長、信長逆擊義昭、義昭敗而和、頃之、再討信長、復收斯隙、藤孝贊信長、奮武功、居青龍寺、往攻淀城、陷之、部將下津權內斬岩成左通、信長深壯權內、藤孝從信長伐大阪、縱火、敵潰走、藤孝追馬負首級、紀伊之役、藤孝爲先鋒、力戰拔狐阿砦、振旅過藤城、多斬獲、自餘傍長、攻略四方、藤孝所佐與居多、敘四位、任侍從、丹後亂、信長封藤孝、平其亂、藤孝直就封存、撫孤老、綏御有方、衆爭降伏、管內大靖矣、則治于田邊、開城宮津、豐臣秀吉攻山陽、藤孝爲之聲援、明智光秀、弑織田信長、威權傾都、因紹姑媳藤孝子忠興妻、爲光秀女、光秀誘藤孝父子、藤孝不答、從豐臣秀吉、誅光秀、爲信長服喪、遂剃髮、爲連歌百韻、弔信長、藤孝從秀吉、備紀伊、叙二位法印、隨丹後薩摩小田原二役、諸將多闘殺務殘忍、獨藤孝寬法容降、雖戰功弗上、而世稱之、多藤孝之爲矣、且此二行、藤孝皆紀行、沿道之事、無大小、輒不留綴、而軍中當觀所獲耽閒、作于紀、以爲世所重矣、一日豐臣秀吉、沈吟有與山鳴會之詩、左右稱賞爲清新、細尾宗祇曰、會有鳴、子所不知也、秀吉謂傑藤孝在座、曰、子未聞耶、淺柴刈鶯亦鳴之辭耶、對曰、宗祇來間曰、子平素好古文、未知昨日之辭、此誰所作、藤孝笑曰、吾作也、子未知太閤之爲人乎、益結一起、于始不免、故吾編纂竟序矣、宗祇甚服、歷長中、石田三成作亂、召藤孝、不往、附德川公、守田邊、三成之兵二萬來攻、藤孝以寡軍抗持、嬰城防禦不屈、三刀谷孝智、謀勇善戰、征韓之役、屬毛利氏、有功、不被調、而客居京師、善藤孝、數往來、田邊三成之徒、欲誘以探城中方略、曰、事成與直秩、孝智陽喜詐諾、率兵五百來奔、藤孝大悅、孝智揚破賊兵、乘夜襲營、藤孝助之、多獲首級、既而賊聚敗卒、猶城、藤孝孝智、隨方拒破、賊則作長圍、藤孝善文藻、賦將谷衞友、皆師事藤孝、每戰輒不丸銃、藤孝兵少死傷、初、藤孝從三條西實枝、學古今集、集有秘蘊、授受不泄、藤孝適之、諸公卿無與其傳者、衆恐藤孝死、秘旨絕矣、藤孝則條記秘訣、而封上之朝廷、詔以歌一章、從臨成帝、深善之、且將其意、遣烏丸氏往大阪、諭旨大阪、總使能田邊之兵、衆意藤孝出蹕、不敢收兵、朝廷命藤孝講和、藤孝對曰、藤孝顧臨、且夕將入地、死無遺恨、然獨匹夫、有違帝命、於意不安、敢以奉命、德川公舉兵、討平三成、藤孝自勤入高野山、公召還之、老京師、帝擇公卿有才學者、就藤孝受訓詁矣、十五年八月、藤孝薨于京師、享年七十有七、稱泰勝院、藤孝爲人明敏、少在將府、歷代典禮、無不研究矣、德川公爲征夷大將軍、召迎藤孝、諮詢府法、事皆立辨、公特賞其能、凡德川氏建法、藤孝所參畫居多云、藤孝爲公作家傳禮式三卷、獻之、自餘著述闕疑抄、百人一首抄、玄旨錄等、行于世、藤孝文才智力、一世無比、且該通諸藝、至樂曲茶理、亦能明解之、雖然謙讓持身、不敢自矜、人自推尊如父兄、嘗諸侯在京尹會、論天下人才、曰、文武才幹既通雖技者、世無其人、唯藤孝獨步海內、未見其亞也、藤孝出行、有牛車橫道、藤孝推角牛則却退矣、豐臣秀次張散樂、樂部闕人、藤孝擅鼓、音律絕妙、遂與金春觀世諸氏、論曲調、衆不能勝矣、蒲生氏鄉聞藤孝多藏茶器、請一見之、藤孝則招氏鄉、室中陳列甲冑弓劍、光彩奪眼、氏鄉讓之曰、小子所望、非此器也、藤孝曰、茶事非專門、如其具兵器之餘也耳、延入茶房、氏鄉悅服辭去、嫡子忠興、嗣有傳、次子玄蕃頭興元、驍勇著功、賜下野田萬石、大阪之役、與立華宗茂、丹羽長重、勳名不相下、人呼爲三傑、加賜常陸田六千石、

續日本史卷之八十九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

列傳六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文學下

藤原肅、字斂夫、號惺窩、播磨人、十二世祖中納言定家、父爲純、世食播磨細川莊、肅幼穎悟、從僧東明入浮屠、稱蕣首座、居龍野、其讀書、一閱目、輒背誦、里人號爲神童、稍長、遊京師、肅叔父泉在相國寺、名博學、見肅、歎息曰、子平生負才辯、陵人、然至對之子、自覺拙劣、而趾縮不能開口矣、肅研精勤學、通覽經史、終悟釋教多邪、而改歸儒、以世無良師、將航海入明國、中道遇颶風、不得至、而還、慨然曰、孔子無常師、余何確求一師矣、再遊京師、專以典籍爲業、最好道學、初後醍醐之世、北小路玄惠、始唱道學、朝野多事讀點、無傳、唯肅之讀旨、實于海內、朝鮮人姜沆、有才學、歸化在播磨、見肅、歎曰、我邦、三百年來、不聞有若人也、豈圖遇其人於異域、肅少時見赤松廣政、廣政器之、禮待甚渥、及其在京師、使聘不絶、時或迎之、諮議國政、而益敬尊焉、天正季、豐臣秀次、聚五山詩僧、僧周保、以旋銳事、招肅、肅辭不往、秀次遍促之、

廣政實作政村年譜作廣通

肅曰、凡物以類合、學彈浮屠、非予類也、秀次不憚肅、行入肥前、文祿元年、朝鮮役起、小早川秀秋、司兵權、留肥前、麁傲肆行、肅諫之、秀秋屢迎肅、加優禮矣、德川公聞其賢、延見、命解大學、肅發讀增、默坐良久、有司促之、肅曰、大學、脩身治國之要矣、公令解之、衣冠不正、此所以待其整之也、公即起、改服、終聞以經義、肅對辭詳明、公咲歎稱佳矣、二年、公聘肅、詢治道、慶長五年、石田三成聘肅、肅固辭不就、明年、三成敗亡、時人歎其見幾、肅侍講德川公、序屬當三、承兌、或列講席、一日、觀壁間懸摩書一軸、而二人不能讀焉、或人云、草書難讀、肅云、能讀者文能讀草、乃就見之、一讀無窒礙、音如流、承兌不悅肅棄佛爲儒、從容說曰、以子之才、遠其歸俗、竊不取、肅曰、我已志道而已、弃俗也、子將以志人爲俗乎、承兌不能答焉、他日、承兌與靈三謂肅曰、豐臣公即世之後、西討事壞、側聞朝廷、許和明國、以予博聞强記、故明和漢、若充其使、則重利予所欲矣、肅曰、予等欲利、則自爲之、我惟欲之、而不樂接此業、稱病、辭退、列侯聞肅之名、多就質入門、細川忠興、淺野幸長等、敬崇信其德、議遊幸長之國、不受其祿、生徒高肅之節義、從學者四方輻湊、林信勝、那波方、曾玄同、堀正意、三宅島、松永遐年等、出其門而以文學著于世、京師人角倉

玄同一作玄圃

貞順、亦來受學、貞順、精好水利、疏鑿大堰川、以通丹波、衆庶便之、貞順、迎肅遊覽川上、顯境有未名者、肅爲名之、元和中、德川公聞肅之疾、然益甚而議辟之、有司、鈴其議、會肅死、公痛惜焉、肅有遺稿八卷、後光明帝賞肅之才學、賜以御製序、世傳爲榮、肅性剛直、不求媚於貴權、而家貧、時酌盡陶潛之操行、發白居易之詩文、嘗謂居易之文才富贍、辭旨輕俊、使讀者忘倦矣、肅子冬、亦有文學、

松村一作松井　閒星一作明巴

里村紹巴、本稱松村氏、號臨江齋、南都人、頗愁有志氣、削髮寓于興福寺中明星院、嘗食然生、微然歎息曰、人生三十、無聞者、終身不能成名也、吾歌詠雖區區小技、一世所流行、以此得名、亦藝林之一技也、斯時有周桂者、以善連歌張門帳、紹巴一夜逃亡、而師事周桂、受教訓、從入京、日夜勤學、殆忘寢食、周桂重之、紹巴入近衞、三條西諸家、聞歌道、三條西公條謂紹巴常有傳秘奧、而紹巴自發明定連歌新式、先是、宗長宗牧之徒、以才思勁敏、肆名一世、以雄長詞壇之上、紹巴一出、忽傾其勢、而紹巴名動海內、公卿士庶之求爲贄薦門庭、永祿十一年、織田信長定京師、設庭會、衆從僧入見、多詞謝矣、紹巴、挾二扇詠歌、以獻信長、拜賀、因歸其音、天正中、明智光秀將逆、宿愛宕、一夕數數紹巴、與間之、不管、翌日、張連歌會、反形露于辭旨、紹巴諫之、弗聽、紹巴入京、光秀亦入、舉兵、皇太子在二條、忙遽、命乘輿、不許、紹巴獨過其門、以所乘之轎而奉之、皇太子免難、入大內、正親町帝、賞其功、擢法印、紹巴、固辭不受、曰、見危效節、臣子之分也、微臣何敢論等、貪爵位之榮、遂補法橋、紹巴、與細川藤孝、聯吟交歡、以追悼織田信長、豐臣秀吉聞稱歎、大加殊眷、而賜宅地、其門前曰紹巴街、紹巴辭爲是利義昭所賜、屢以文辭相往來、一日、從容謂秀吉、促禮義昭、秀吉不可、豐臣秀次、亦因紹巴、有田[illegible]、乞辭讓、殺秀次、疑紹巴黨秀次、而流之、既、有司辨其冤、召還、是時、有良[illegible]七人、名聲藉甚、世謂之七能、紹巴居其一矣、利紹巴與松永永種、有婦、紹巴論解、永種不許、紹巴文、名曰婦[illegible]、始甲于一世、永種、居師來此、令子貞德入門受學、豐臣秀賴、寵紹巴、秀賴之亡、紹巴連坐、官籍沒其家寶、紹巴死、直不撓伸變、而察其不降、貞取初、紹巴問字於三條西公條、其沒也、慟哭痛哀之、忌日必拜其墓、紹巴、嘗步過山野、有盜挺刀劫紹巴、紹巴奪刀、擊盜、盜遂奔走、紹巴二子、曰玄仍、曰玄仲、並名于世、

木山惟久、號紹宅、肥後木山城主也、稱左近大輔、文才聰敏、巧連歌、一日、里

閑陀一作羅陀

村紹巴、與歌會於北野、文人騷客、少長群聚、惟久亦赴之、嘲噱、賦一句、紹巴一見、愕然問曰、足下何許人、惟久曰、筑紫、紹巴曰、然、爾亡乃木山公乎、曰、然、遂相結驩、如舊識、一時傳唱北野所咏、賞譽不容口、天正中、西海不靖、所在蜂起、島津氏爲其渠魁、惟久亦擁兵衆、而拒朝命、及島津氏敗衂、人懷危懼、惟久自首請罪、或訴豐臣秀吉曰、惟久之罪、不輕、此不可不法、秀吉曰、予酷愛其詞文、竟曲赦之、

三宅島、字亡羊、號寄齋、又號江南野水翁、稱玄甫、和泉人、年甫十一、喪父、遊京師、僑居大德寺、而涉獵書史、聞藤原肅才德、從學焉、肅固守程朱章句、而島不肯泥宋儒、采摭漢唐諸家之說、教授門生、操行不苟、以節義爲己任、一世稱醇儒、少時、客于伏見、豪家有富翁、其女絕美、翁招島、島不往、或問曰、奚以不往、島曰、瓜田不把履、石田三成、謀亂也、欲延名士爲徒、而甘言招島、贄遺極豐侈、島固辭却之、稱疾、不見、三成臣柏原者、私贈黃金若干、島謝不受、近衞信尋、及黑田長政、藤堂高虎等、迎島、皆以賓師之禮、後陽成、後水尾二帝、嘗召講書、而加顧問、慶安二年、死、春秋七十、合田道乙、從島受學、島愛爲子、以己女妻之、而仕備前、號道鑑、剟目、著書傳于世、

[illegible]

松永貞德、本貫江氏、小字勝熊、彈正少弼久秀之孫也、甫七歲、入東福寺、二旬、諳誦法華經全部、人稱文殊再來、漸長、束髮童髻、衆異之、自號長頭丸、又號閑陀、或逍遊軒、或明心居士、好和歌、師事里村紹巴、紹巴稱曠世之器、貞德、入細川藤孝之門、親炙有年、究歌學奧義、諸生敬尊之、貞德無有驕色、胸懷灑落、愛風月花卉、吟咏自適焉、不求媚於富貴、富貴之人、盛德、往往伺候貞德、忽然法親王、賜宅地、貞德手自培養草木、起居其間、九條植通、近衞前久、九條稙孝等、以關白、嘗間之自餘、台輔華族、委質從學者、前後無算、林信勝戲錄和歌十餘篇、請判新古、貞德一覽斷之、略無所難矣、山崎宗鑑、巧俳詠、名聲一時、而著集、貞德、斥正其謬、世人、稱貞德之博涉、貞德、嘲嘲自若、不敢自矜矣、嘗、細川靜孝、謂貞德曰、歌道若行于世、予當依杖歸矣、貞德答曰、果如先生之言、名族鉅卿、爭聚高第、而吾儕、擯排不得預聞金玉也、歌道不行、於小子、幸矣、承應二年、死于花開舍、壽八十有三、嘗、貞德、講徒然草於三條橋畔、一富人、來聞之、深服其高致、而所惡之舍也、予還年、以舊書名、門人北村季吟、野々口親重、松江重頼、山本西武、鶏冠井令德、安原正章、高瀬梅盛、荻野安靜等、各自樹旗、擅名文場、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終

續日本史卷之第十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一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列傳六十七

賢媛

續史氏曰、昔者、天子有后妃嬪嬙、以治其內、公卿士庶、各有伉儷、亦以治其內、無有悉適中批、頗縱閨閫出入、雖露聞閉、公然甚訐、或伸吟咏、或脩音問、目爲戀歌豔書、露之衆中、而覥面無慚、畢以致保平治天之禍矣、不踰二季、弗能抑損、內主威權、而男子樹功於外、婦人害之內、隨治隨敗、皆絕其後嗣、歷永、至慶長二百年間、婦人挾媚賣、蠱惑人主、不知其幾多、而事既繫于人主、不足以復舉焉、唯撰貞烈不失節操者、因作賢媛傳、

勝子、京師人、姿容端麗、爲織田信行侍女、信行使勝子許嫁津田八彌、八彌才智超衆、雅于農民、而兼家政、佐久間盛政弟與之同列、有嫌、而衆中唯啓之、八彌不抗、則密遣人嬌八彌之家、八彌遂出見殺、信行命吏搜求不得盜矣、八彌屍側、有匕首、驗之、蓋織田信長所賜盛政之物也、即鞫問盛政門族、盛政弟遁走、仕豬飼秀龍、信長使人告秀龍反之、不可、勝子謂信行曰、八彌既死、遺念在匕首、願賚之、信行允之、勝子挾匕首、行仕秀龍家、秀龍命部士習騎射、勝子陪觀焉、佐久間調馬入埒、勝子躍出呼曰、復亡夫之讐矣、刺之、白首丐罪、秀龍欲法、夫人惻之、竊語勝子曰、汝不去、則處于刑、勝子曰、甘心鼎鑊、夫人殷勤說諭、畀金遁亡、勝子、如岡崎織田信長聞之召還、德川公不予、佐久間盛政、發刺客殺勝子、公吏縛刺客、訊之、信長怒、謀與公絕交、勝子曰、以賤妾之故、構二國之難、可乎、伏劍而死、公、感稱其義烈、使有司厚殮之、歲時祭焉、

奈良氏、伏見人、有殊色、筆努適踐新和歌、兄義成從貞光氏學筋、貞光一見妹氏、縱綣不能、則請得之義成曰、足下、有夫人、得吾妹奚爲、貞光曰、遂妻以更迎矣、義成不聽、義成獲三好氏攻足利義昭、軍失利、走東寺、貞光躡擊之、義成反鬪、斫貞光之膝、貞光部兵誠義成、貞光奪奈良氏、奈良氏、佯慘曰、妾承君之殊眷、以此聞母氏、羅猶可知也、請各遣音問、貞光然之、奈良氏、成書、剛絕命詞、封緘、附使者、母氏熟閱悲泣、而自刃、使者前使者駭然、却是此際、貞光入室欲私、奈良氏、奮起刺貞光、身亦自殺、織田信長聞之曰、貞光兇虐淫昏、自取屠滅、不可以不戒矣、乃併其族戮之、

川合氏、越前人、父爲安藝守、川合氏有謁藏、鳥居與七郎娶之、父夫竝仕朝倉義景、義景之滅也、夫殉節、時川合氏年十七、容貌絶倫、暴卒使陵之、川合氏涕泣丐赦、曰可、川合氏自度不可免、而請筆紙、手書袖之、佯赴厠而遁逃、後聞投井、衆驗搜之、既死、袖中有絶命吟、

幸田媼之子、彥右衛門、仕織田信孝、信孝與豐臣秀吉生隙、信孝部士之質任、皆在安土、秀吉使媼要招彥右衛門、媼不從、媼寄書曰、汝委質事君、勿以予爲念、秀吉以刀擬媼曰、而不召子、即死、媼曰、予常訓子以忠、今臨大節、命之反、可乎、秀吉怒、磔之、彥右衛門奮起、狙秀吉、不獲、終爲見殺、

三村氏、爲三村高德妻、三村氏兄元親、叛毛利輝元、輝元滅元親、攻高德、高德守于常山、孤危無援、三村氏擐甲、以三十婢爲一隊、而出鬬、婢不樂鬬、三村氏曰、而等勞苦至矣、故保壁到今日、然未有毫釐之報、予太愧之、自今以後、欲去即去、衆感義曰、苟益社稷者、夫人之處分、死不敢顧辭、則手執槍而奔死防戰、三村氏自斬七騎、既而高德勢窮自殺、三村氏介刃之、又刃其兒女、以自盡、

高臺夫人、尾張人、杉原家次之女也、幼養于姑夫淺野長勝、前田利家欲取

之、不肯、豐臣秀吉語利家曰、子會之、予已私焉、利家矣曰、果然、則盍早行禮、吾請媒之、時秀吉赤貧、成婚之夕、藁席瓦盞、禮式多闕、夫人固知秀吉非常人、事之甚謹、自操井臼、澹無有厭色、秀吉定四海、夫人多所裨助、及秀吉貴、立爲嫡夫人、稱高臺、或稱北廳、任從一位、無子、大夫人生男秀賴、勢傾高臺、德川公特尊重夫人、夫人亦不薄公也、關原之役、夫人戒姪小早川秀秋曰、德川公寬仁、非得我家者、汝愼勿負公、秀秋則應公、役後加封、深感夫人遠識矣、德川公使人來慰問夫人、賜河內田爲六千石、爲湯沐邑、夫人視秀賴如自出、倚有過、輒匡補之、不令與關東鬬、豐塢及夫人老、無復戒秀賴者、卒以亡矣、論者惜之、初秀吉薨也、夫人剃髮、日夜祈其冥福、爲起高臺寺、福島正則、加藤清正、皆其親屬、而助役、以殷秀吉與高臺之會衆、後世以爲時既事之二象並存、至今云、

奧村永福妻、嬖心、善理家事、永福爲前田利家校將、守末森城、佐佐成政將兵來圍太急、永福寡兵防戰、妻衆薙刀、鞭控勑激、日夜不交睫、士卒有倦憊、煖溫酒撫慰之、衆爲感奮、而忘其勞、得城終不陷者、妻之力居多、

星合氏、伊勢人、年十六、出嫁、善事舅姑、翌年、夫病、星合氏養視累月、絕誠勞

苦、無不盡矣、夫死、即祝髮、稱慶質尼、忌日必手營享祭、而自矢不見二夫、以遂貞節、爲鄉里所善、豐臣秀吉圍松島、守將爲瀧川雄利、尼夫所嘗事也、城中食竭、憚秀吉之威、尼潛出詣秀吉、告急、辭氣懇款、有足感動人心者、秀吉不忍犯之、終爲解圍、

妙林、父爲林左京亮、豐後人、鶴崎城將吉岡掃部娶之、天正六年、掃部從大友義鎭、攻日向、戰死、妙林守節撫孤、剪髮寡居、爲人智力超男子、慷慨有氣節、時人比之巴、板額、十四年、島津氏來攻、妙林擁子甚吉、守丹生高崗深溝、滿巾敵簇、身擐甲、手提薙刀、晝夜巡視壁中、糧餉累月、接戰十六合、無挫色、德丸者、圖妙林曰、敵十倍我衆、不可支也、盍作降而后圖焉、妙林瞋目厲聲叱曰、怯夫欲誤事歟、我恭分死矣、德丸羞退、島津氏將伊集院、野村、白濱等相謀、以和陷妙林二臣、二臣謂妙林曰、城中食竭、矢丸亦匱、何如、曰、自刃而已、曰、勿輕死、一旦棄城、他日復之、不亦可乎、妙林許諾、則委城而歸鶴崎、設饌勞衆士、次年、豐臣秀吉討島津氏、島津氏罷退、三將欲誘妙林而去、使人來諭、妙林陽諾、邀三將饗之、命少艾佐酒、三將醉還、妙林伏兵乃津川井、斬三將、餘兵潰走、此役也、大友義鎭之軍破敵者、獨妙林耳、妙林以捷獻義

鎭、義鎭歎異之、秀吉聞妙林之勇毅、欲召見、妙林不肯往、稱病辭絶焉、

織田氏、號太政大臣信長之女也、美艷絶世、歸于蒲生氏鄉、氏鄉沒後、豐臣秀吉竊聞其殊色、欲納之、織田氏堅拒不往、秀吉使人來言曰、不來、將不利乃子、或勸織田氏姑屈節、以全其家、織田氏曰、守節取滅、天也、非未亡人之罪矣、即下髮、而矢以死、視不再醮之意、

信松尼、大膳大夫武田晴信之女也、有姿色、甫八歲、約婚織田信忠、十二歲、有故絶婚、則自矢不復出嫁、賴兄盛信、祝髮、稱信松院、常齋、菲咬葷肉、十八歲、武田氏亡矣、尼挈季妹幼姪、逃匿栗原、或給衣食、有賊奪之、尼則去入武藏、隱于安下山、人多欲迎娶焉、尼皆固辭之、結廬於橫山、與妹姪共栖遲、而紡績不厭貧困、事聞于德川公、公賞其節、賜以月俸、元和二年、尼死、歲五十六、

山內一豐妻、性恭謹、善理婦道、一豐微時、東人挾千里馬、販于安土、其價極貴、衆相顧不能買去、一豐固欲之、然乏其資、歎息曰、方今多事、壯士徒觀駿馬、不能得焉、傷乎貧也、妻曰、妾竟辨之、即取金於鏡匣、以與焉、一豐喜且駭曰、乃不意生平之貧窶、以迄今日、果奚謂也、曰、嘗聞之家翁、翁命曰、以此備

良人不歸、夫質者、士之常也、不足以爲歎、至如今日、拔命雖復也、故敢奉之、既而織田信長、異其馬、問其所以得、一豐、告以故、信長曰、東人踰嶮涉遠而援馬來、以我國有人也、汝以寒士、得之、其雄心可見矣、遂遇一豐、異他日、一豐累功封于懸川、立爲夫人、關原之役、夫人在大阪、爲間使、告變、慮道經敵中、密書易爲、而剪紙寫字、納以充笠係、達阪東、一豐取、獻德川公、公深嘉之、一豐更封土佐者、夫人之力居多、

明智氏、日向守光秀之女也、容姿殊好、有詞才、嫁爲細川忠興夫人、光秀作逆、忠興幽夫人於三戶野山、置衞士、光秀亡矣、或謂夫人曰、日州不得其死、夫人亦應逝矣、盍蚤自圖矣、夫人曰、死生、待官命耳、忠興絕婚、逐之、夫人無所據託、而流落民間、艱苦守節、有年乎斯、豐臣秀吉聞、愍之、諭忠興、復明智氏、秀吉召諸侯夫人、爲質、皆以時月入見、獨明智氏、以逆人子、託疾、曰不敢齒矣、衆憫奇之、石田三成之亂、兵來圍第、明智氏、命子婦前田氏、微服遁出、曰、衆女猝出、必見異、汝先去矣、予當縊去、前田氏出、明智氏閉門自守、詞曰、予潛豐臣之恩也、深矣、今日以死報之、遂刺一男一女、放火自焚、三成兵解圍、明智氏既死、時人激賞曰、凶逆門生義烈、或曰、西士多從三成、德川公之將、或在西土者、公慮其去就、而求其質、明智氏不肯往、使者數反、終欲要去、明智氏確守不撓、而刺子自焚、公愍歎之、不復求諸將之質、

小萬、性質謹愼、有操行、爲豐臣秀頼部將之侍婢、部將隨謙秀頼、兆敗則去、秀頼怒、幽閉其妻及一男一女、小萬竊問主之所在、率其妻子、而夜遁矣、妻擁女、小萬擁男、泄涉淀水、浮沈達岸、偶覘有空舫、則跳躍乘之、自棹入京、而道遇盜剽、奪其男、娶刃之、并殺其男、又斬四人、小萬斬六人、亦自傷、賊勞猶熾、妻觀不可免、以女託小萬、賦辭世一首、吟了而死、小萬挺躬脫難、見主、告故、以其歸妻、不敢自稱其勞、衆懸賛其爲、至刊行圖繪有爲之者、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一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二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六十八

隱逸

續史氏曰、雖擁蛟龍鴻鵠之才、潛鱗戢翼、自晦沸涸、濵猶安得既之、隱逸者流、夙覺之恬淡優游、無求于世、世亦無忌之、以全其身於澆薄之際也、有其操行不可沒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亦是歟、因作隱逸傳、

福可、河野別族、伊豫人、出治和泉、法令寬簡、百姓愛之、稱疾免職、爲衆所痛惜、福可夙遂辭色、有脫塵之志、周遊名山、隱居水飮、何日忘歸、終泛海、入明國、歷覽吳楚、直至燕境、歸後、隱居美作山村、迹蕭滿宅、風儀蕭然、福可起臥其中、破鐺自炊、楮衣禦寒、無有長物、與僧天隱有往來、其他鮮所交矣、

意濟、逸其姓氏、號可休、浮沈人間、卜居泉南、家扁曰隱、好圍碁、世無敵手、

板阪宗德、本姓平氏、爲人簡易、不拘禮節、而隱于琵琶湖畔、少交友、獨僧周麟與之親善、一日、來過宗德、求卒號、周麟名爲湖隱、宗德少精醫術、四方爭迎、不往、貴賤踵來、請診脈、踏轍滿街、晦晤輪湊、宗德厭之、則杜門謝客、以絕塵事、

佐佐木善住、逸其名、以號行、爲人澹泊寡欲、好讀書、通曉醫學、幽栖叡山之麓、而家臨湖、波浪激于石礎、帆往來于几案之前、善住看之、怡然自樂、時人呼爲隱君子、不敢名、善住嘗倚周麟、周麟問曰、善住何義、曰、東湖無文禪師、嘗住闊詩曰、湖前溪水深淺漫、閣後山色青巑岏、取之不得舍不得、善住道人如是觀、此得我意者也、

日光、下總人、幼歸浮屠、紫衣台轄、而說法於岩邊、聞者傾市、日光厭世煩、而潛逃矣、適尾張、僞居槃寺、并自白給、居三年、弟子偶來、見識曰、我曹失師、猶嬰兒失母、日夜尋求不得、奚爲在此、日光笑而不答、後徒能覺、晩歸鄕里、衣敗不易、垢則粥瀞濯之、手收織亂、貯之榴囊、衣敗放之、

妙官、若狹小濱人、濟貧無常栖、衣食不給、姿如貧老丹、而寄寓人家、居一二日、輒去矣、妙官工書法、名聞四方、人爭乞書、日書二紙、不敢求厚謝、唯承二升米、母死後、減一紙、人强乞、不答、豌入桑門、再問成臨終、端坐瞑目、一僧在側曰、子無辭世乎、妙官開眼曰、此一大事之秋也、即死、

總歸居士、三好氏苗裔也、少壯、從事干戈、一日、慨世路險巇、而蹈海、隱棲下

續世人。蓋謂東海道者。麁衣糲食。家徒四壁。立檐掛一瓢。無他長物。日誦讀
佛經。不復問人間俗事。土人憐其窮居。而發饋之。輒受以支飢。如斯者有年。
慶長十六年。德川公獵于河越。謂新莊直賴曰。竊聞東海道者。爲三好之族。
必能知卿父。往問之。直賴至。見茅廬有皓髮老人。問曰。東海道者無乃子乎。
曰。是也。話之次及江口之役。直賴曰。金履箝額驍健無匹者爲誰。曰。吾也。曰。
子有何功。曰。獲新莊直昌。直賴潸然失涕曰。此予家翁也。居士駭愕改容。直
賴問其姓名。不告。直賴歸白。公高其風。而不加害。以終其身。

道觀。不詳其姓氏。大津人。資產窮空。衣食不足。意自如矣。家有一鐺。饘粥之。
柚其口。又以湘茶。而喜誹歌。自遣焉。豐臣秀吉聞奇之。給月俸。則辭曰。茶湯
無異味於千。既足矣。亦何外求。苟仰廩米者。口適身官。心適爲累。予不忍爲
焉。秀吉益奇其資。命道觀從學焉。而資生活。道觀又辭。或曰。何累辭之爲。道
觀乃然之。於是出杓於窗外。爲征一錢。杓盈則收之。鐺竭。又出杓。粥皆饗餘
錢云。

壽輔。逸其姓氏。或稱壽法。又稱壽清。國音相通云爾。居栗田口。胸懷灑落。不
拘禮節。任達自得。茅屋飛床。往來之人。休息之頤笑。不論晝夜。壽輔權烟則
丐。而無意餘蓄也。座無長物。一鐺并煮茶爐。事聞于豐臣秀吉。秀吉想像其
風致。使千宗易求其鐺。則來諭曰。若獻供命。其報不貲。壽輔不悖曰。奚爲此
累也。碎鐺。不答。宗易憚秀吉之忿。志而逡巡反命。秀吉笑曰。無慾。如哉王侯
不能屈焉。則命良工。鑄二鐺。以其一錫壽輔。一則自留。寶藏之。世多擬造之
者。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二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三

列傳六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方術

續史氏曰。堂堂皇土。何物弗備。雖曲學異端。有一藝可觀者。容不拒。收不除。
以遂其爲矣。所謂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者歟。夫人之存與亡者。躬自
取之耳。豈非術之罪也。因作方術傳。

小田等揚。號雪舟。或號備溪齋。又號米元山主。備中赤濱人。天性縱逸嗜畫。
不欲襲前人軌轍。從心所欲。而脫塵垢。好用木墨。以主風韻矣。山水其所長
也。人物次之。花鳥又次之。年甫十二。以父命爲僧。然非其意。不敢事法務也。
師譴責之弗聽。一日縛于堂柱。日下晡。師往。視見等揚膝下有數十鼠。而怪
異之。此遂不動矣。就觀之。則等揚淚痕。所足畫也。奔止面背。體容不一。皆有
意理。師不覺感歎。遂從其志。從事圖繪。等揚從如拙周文。得其法。心未滿焉。
渡入明國。求畫工李張二氏。其國之高手也。等揚一見傳之曰。明中無可師
者。唯名山水。花草木。是我師也。明人求畫大壁。等揚無泥色。把帚濡墨。一塵
數笑矣。又畫富士山。三保松。皆有神助。明主聞等揚之名。命揭禮部院壁。觀
者傾座注目。等揚嘯咏俯仰。旁若無人。既成。態度形勢極妙。明主拚喜。大加
褒賞。等揚歸自明。而居周防雲谷寺。以雲谷爲別號。八十餘歲。筆力不衰。文
龜二年。死。大內義興。求良畫於明國。明人來致。等揚見之曰。此予所筆也。義
興怒。逐等揚。既得明國義與懊悔。召等揚。等揚既沒。義興爲之悔憾矣。常陸
人。雪村。亦能畫。心醉等揚之筆勢。終入門受教自餘。宗淵。秋月等。從等揚學。
畫皆鳴于世。

釋兼壽。小字布袋。或稱幸本。號蓮如。皇太后宮大進藤原有範之後也。有範
子範宴。號親鸞。或號綽空。又號善心。又號善信。少小穎悟。六歲。丁父憂。鞠于
伯父從三位範綱。九歲薙髮。從釋慈圓。學台教。任少僧都。更師事釋源空。受
法疏。關白九條兼實。語源空曰。得高足弟子。而配予女。雖可者。源空以範宴
對焉。範宴不可。源空教喻再三。範宴竟娶焉。別建一家。教名一向宗。以優婆
塞列居士民。子孫襲倣之。範宴坐流于越後。居數年。遇赦而轉移下野。常陸。
相模。諸國。所在建精舍。傳法。創高田專修寺。歸于京師。設廟廬於大谷。曰本
願寺。範宴後數世。爲圓兼。圓兼生兼壽。或云。範宴徙弟爲覺惠。兼壽其裔胤

也、兼壽、有口才、唱祖風、爲衆所欽仰、著書五卷、廣教其文、務用俚語、令市井田野鄙人易解也、人多便之、翕然奉其教、兼壽、改門風、剃度緇衣、然其啖肉畜妻、如故、又明中、兼壽、與叡山徒、關隙、山徒來襲、兼壽失利、移大津、尋移越前、居五年、入加賀、以梵法、說降衆民、高田派僧侶保己法、不降、以故、相誘排相乖睽、而訴國司富樫政親、政親尊信高田僧、以文致兼壽之罪、兼壽懼襲政親、政親委國遁亡、越前人堀江景用、救政親、不及、兼壽、自饋加賀、而逐高田徒、略地、至越中能登、後轉遷近江、攝津、河內諸國、終建寺山城山科、又曰本願寺、其支派、布滿天下、兼壽、與細川晴元、有隙、晴元嗾法華徒、焚山科、兼壽、奔攝津、而傳檄集衆、天年、攻界府、逐晴元、法華徒、救晴元、行平、兼壽、築石山寺、號如故、都鄙歸依者、益昌、兼壽爲權大僧都、延德初、老、明應八年、逝于山科、享年八十有五、稱信證院、有二十六子、男女相半、嗣子光兼、

光兼號實如、或號實如、擬大僧都、父兼壽在越前也、遣超勝勝興等道場、與加賀能登諸寺、連結、以聚法徒、朝倉貞景麾下、多歸之、永正中、貞景令國中彌寺逐僧、與隣國一向徒、屢相攻擊、此際、皇綱頹傾、京師匱乏、後柏原帝、立二十年、不能行即位之禮、大永元年、光兼、給費用、而行大禮矣、帝好之、

詔陞光兼准門跡、累世因其禮、五年、逝、稱教恩院、有四兒二子、光融、號圓如、其子光教、嗣、

光教、號證如、父光融、蚤死、以故、光教承祖後、而累任權正、享祿二年、下間顯秀、謀立光教爲國王、自任將軍、以聚天下兵權、而之賀、聚法徒、議之、不可、顯秀曰、不用命者、法敵也、則縱火而歸、天文初、細川元與三好氏、構兵、而請援、光教出兵、亡幾、生隙、擊晴元、六角定賴、嗾法華侶、襲山科、光教、防戰却之、由是頻年迭攻擊、不輟兵矣、山科罹災、則大營山、糾集門黨、法威益熾、二十三年、光教、逝、稱信受院、子光佐、

光佐、號顯如、立、襲權僧正、元龜元年、光佐、黨三好氏、作三年、遺使通好織田信長、天正初、信長、覦石山地形宜城、使人來諭曰、若石山者、易地唯所欲矣、御監之賜、助其費、光佐、惡其紿、固辭不受命、信長曰、不聽命者、我自取哉、光佐、據寺設砦、以召四方僧徒、誘何南北諸道僧召來會者、五萬人、光佐、結三好氏、拒信長、信長、度其難猝拔、先攻三好氏、好氏、敗潰、光佐之衆、出河內、取森口禾、信長來擒、衆以銃爭、破信長、信長師、更來、復破之、當此時、淺井長政、亦構兵、信長、請援光佐、光佐、檄越前近、召衆、衆僧起者、二

萬、與信長將戰、失利、光佐、鎮大阪、閉壁自固、信長來圍、光佐、食盡、請救於毛利輝元、輝元、令兵八千騎、致二萬苞、來援、命根來寺僧亦來援、而約中旋賑矣、四年、光佐、遍諭諸國、集兵、而連結武田上杉二氏、圖擊信長、信長將佐久間信盛來攻、光佐、戰敗之、信長救信盛、猝舉而遷、八年、正親町帝、遣近衛前久庭田重通、諭光佐、降信長、光佐聚部衆、議之、下間仲之進曰、我與織田氏、構兵、十有一歲、諸民之歷校遭殺者、無算、其可降、一也、本城之衆、食鮮充賑、窮郡安枕、日耕樂勸餘、雖有死者、不復埋葬者、孰敢欲之、其可降、二也、織田氏、所攻、必克、別所荒木氏等、不量力、角爭、亡不旋踵、我爲因其罷敝矣、其可降、三也、天子有詔、不可背、其可降、四也、光佐、然之、則散遣兵衆、而自遷于紀伊鷺森、留子光壽守大阪、約以七月致城、或謂光壽曰、斯城、據天險、信長、攻之、一紀弗能援矣、奚輕棄之爲、信長爲人殘忍、多智數、而一致城者、亡乃陷彼計中乎、光壽、乃俯守備、再募兵衆、光佐、僞隨使止之曰、是自殃也、亡爲焉、光壽弗聽、信長聞之曰、老賊、上亡天皇下背我約、不可不誅夷也、則發兵、而取勝、尾碕、光壽悔過謝罪、信長曰、我收城而后、聽耳、光壽致城而遁、十年、信長使子信孝攻光佐、未至、信長、爲其下所殺、光佐父子、歸于大阪、十五年、

豐臣秀吉、攻薩摩、光佐、從之、遣諭、諭降法徒、法徒、具撒兵、迎師、發術相闢、吏禁之、不能止、薩島津義久、嬰城自守、而降僧諸地理、導師、由舟路入薩、義久、不知所爲、則出降、秀吉、賞光佐、建寺於京師六條、文祿元年、光佐、逝、稱信巧院、有三子、長光壽、號教如、次佐超、號顯尊、爲興正寺祖、次光照、號順如、或爲准如、光壽嗣立、豐臣秀吉聞光照母有姿色、召之、因廢光壽、立光照、法徒往往背光照、歸光壽、母氏請秀吉、使光壽諫光照、光壽不隱杜門屏居、德川公、憐之、令織田長益、諭曰、子失位、非其罪、海內所知也、一朝太閤之怒、恐無賦矣、子盍圖嗎、光壽、從長益見秀吉、秀吉、聞與廩米千石、慶長五年、德川公東征、二人送公、爲石田三成所遮截、獨光壽間行達江戶、及其還、三成怒、捕前舉兵、黑田長政、謂德川公曰、撤一向僧、令之起京畿、此三成肘腋之變也、乘其騷之、擊其背、可一舉而殲矣、公曰、我豈借浮圖氏力者哉、乃止、三成、亡、光壽、迎公大津、賀戰捷、公憫光壽之窮、爲建一寺於東六條、命曰東本願寺、破鉄觀本寺、令門徒分屬兩寺、於是、東西宗始分矣、兄弟並任大僧正、門跡號、如故、子孫相襲任、

狩野正信、本姓藤原氏、稱大炊助、僧緣、號祐勢、相模小田原人、父景信、好丹

實足利義教、東游觀富士峯、作一世高手、寫其真、衆推妙信、妙信死、東國大亂、正信失產、入京師、仕足利義政、補侍官、正信承父業、善畫、嘗師事周文宗丹、畫名未著矣、義政令宗丹畫金殿、未竟而死、世無續之者、時小田等揚自明國歸、衆推之、等揚辭曰、金殿之繪事、余不能矣、正信其人也、則命正信、既成、觀者歎異、因斯聲價頓顯矣、賜食邑五千貫、任法眼、子元信、

元信、幼稱四郎二郎、俗號永仙、或號玉川、巧圖繪、自成一家、冠絕古今、雖其父不能及焉、甫四五歲、畫禽獸花卉、皆老成所不及矣、世稱神童、比十歲、足利義政辟補侍臣、而從事筆硯、大被寵眷、土佐光信無嗣子、元信配其女、任畫所預、越前守、歷仕足利義澄、義植、義晴、恩遇不弛、元信探勝、跋涉大和紀伊之地、圖寫佳境、元信遺山水花鳥數幅、與明人、明人歎羨見歎曰、日本五百年來、無如斯人也、若遭夏士良之時、必在圖繪寶鑑之列也、乃贈書曰、吾聞先生畫彩、恰若趙昌、又如馬遠、筆跡甚可觀也、若游我國、必作先生門下弟子、元信、叙法眼、後嗣皆繼家業、多爲法眼、世稱元信爲古法眼、有二子、長宗信、號祐清、次直信、號松榮、直信子重信、號永德、稱源四郎、技不減元信、名動海內、織田信長之安土城、豐臣秀吉之大阪城、及聚樂第等、特撰良工、畫其障壁、重信在其撰矣、其餘列侯縉紳營造大廈、其畫多出于重信之手、子孫傳其業、

冢原卜傳、稱土佐守、常陸人、從備前守松本尙勝學擊劍、日夜勉勵、技愈其師、周游海內、皆歸益鍊、一世鮮其比矣、大將軍足利義輝請學、自餘諸侯委贄入門者、前後無算、北畠具教、細川藤孝、爲高足弟子、列國賄賂、迎送卜傳、卜傳家累千金、而從騎絡繹、傳食於諸侯、一日、微行、泛湖、有俠客同舟、傲然撫劍、顧望左右曰、此劍無敵天下、卜傳爲不聞、客滋矜誇矣、謂卜傳曰、子亦學劍乎、卜傳曰、聊志之、道未熟矣、客曰、子亦好勝乎、曰、否、好不被勝耳、客請角技、卜傳不聽、客強請弗停、卜傳、指湖磧曰、於斯地、何如、客曰、諾、乃進舟、客踊躍上磧、攘臂挺劍曰、一擊無敵、卜傳手篙退舟、客呼曰、怯夫、欲逃、卜傳撫掌曰、我所以不被勝、果在此矣、又一日、有客來訪曰、子巧左刀、請試擊、卜傳、稱疾辭之、客以爲拙、而譏詈不已、以強請、不厭、卜傳乃起、揖之、客委劍謝去、卜傳三子、並傳其道、卜傳試其技、懸一鞠於檐外、召長子、鞠觸額、徐々收之、拜謁、次子、搠鞠而入、季子以刀斬鞠、鞠即中裂、卜傳曰、長男紹我業、少男汙我門、果如其言矣、

長田德本、號知足齋、參河大濱人、恬淡寡欲、不慕榮利、而精醫術、洞見肺腑、直言無所辟諱矣、周游諸國、所在被宗仰、大永享祿間、仕武田氏、天文中、致仕、卜居信濃、武田氏滅、後寓于甲斐、其救療施針石、皆驗矣、衆人請診藥、門前成市、德本峻斷攻治、弗顧世評、常惜衆醫趨勢利、而自出間病人、朱門白屋、不肯抑揚之、頸懸藥囊、跨牛往來、其藥價不過十八錢、名德本藥、疾謂療無驗、有司、命德本、獻藥、得愈、而有重賚、固辭不受、丐定價而歸、寬永七年死、壽百十八歲、

曲直瀨道三、字一溪、京城柳原人、天資敏悟、少時、爲僧入近江天光寺、十三歲、轉入相國藏集軒、號守皓、能詣蘇軾、黃庭堅諸集、既冠、赴東關、而受學於文伯者、該覽群籍、一見醫生導道、奇之、導道字三喜、號範翁、別號自支山人、嘗遊明國、留學一紀而歸、居下野古河、道三從學、技愈精、道、永祿中、毛利元就聞道三之名、召曰、吾闢國、巨領十餘州、天若加數年之壽、宿志可遂矣、子、天下之良醫、幸診我脈、答曰、明公風霜霜沐、不辭寒暑、非養生術、距今五年、疾必發、發而后藥之、不及、預爲之備矣、爲著一書、名雲陣夜話、以贈元就、元就弗信、後五年病死、果如道三之言、天正初、正親町帝疾、命道三上藥、藥

立奏效、敍法印、先是、道三自號雖知苦齋、詔號翠竹院、後陽成帝屢召侯脈、凡道三所攻療、無不驗也、或謂道三曰、世傳子、該綜易曆醫三道、而審知人命、故名道三、果然耶、道三曰、吾豈敢矣、吾嘗跋涉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故名耳、文祿四年、道三卒、享年八十有九、其所著、有啓迪集全九集、授蒙聖功、指南針灸集、要試驗神術、有可類、自顏神鑑、正心集、摘英集、要語集、功紙等、若干卷、天下久事戰爭、醫方殆熄、道三振起之、所拔門生、數百人、救病者、不可勝數、後世、謂仁術者、祖道三云、姪孫玄朔、嗣、又名道三、稱東井氏、或稱延壽院、紹術家業、正親町帝、弗豫、獻藥累遷法印、豐臣秀吉、賜秩五百石、子孫相承、不墜家聲、

丹波全宗、號德運軒、近江人、入叡山爲僧、改轍爲醫、入曲直瀨道三之門、聲稱亞道三、豐臣秀吉愛其才、奏請進法印、補施藥院使、聽昇殿、先是、織田信長滅叡山、全宗請再興、秀吉允之、與秩二千石、子秀隆、任四位少將、後嗣承醫業、

和氣明德、世以醫爲業、受朝廷官爵、祖父利長、號道三、博涉醫書、多所纂鈔、父實長、初名明親、號館軒、天子詔爲春闕軒、名聞海外、永正中、入明、明人多

師事之、明主、疾、巧藥、稱號曦菴、技藝超父祖、正親町帝、尋其診察有驗矣、紹稱通仙院、賜家傳醫心方三十卷、織田、豐臣、並渊遇瑞策、一日瑞策謂人曰、足下死在近矣、其人不信、曰、予無疾、瑞策曰、不必在疾也、翌日、其人戰死矣、時人、傳普以爲神、瑞策子孫、仕德川氏、

釋惠瓊、字瑤甫、小字竹若、安藝沼田人、年甫十一、爲僧入東福寺、名韜藏主、轉入南禪寺、爲藏司、惠瓊、薄行嗜酒、有口才、通占筮之術、一日、賣卜三條橋上、豐臣秀吉、過來求相、時秀吉尚微、未知惠瓊、一見之曰、貴不可言矣、秀吉、悍去、惠瓊、日送之嗟歎、而合者甚、投水矣、秀吉返、問故、答曰、予熟觀子貌、樂審貧賤、不與骨相相似、故絶止卜筮、復歸佛耳、秀吉哂曰、問他日何如、瓊以一朝困厄、爲累矣、惠瓊、俗奇其言、傾心結之、惠瓊歸安藝、爲安國寺主、馴遊退耕庵、招聚武人、好說兵、耐毛利輝元聘之、參預國政、豐臣秀吉、攻輝元、惠瓊、周和解、大體秀吉寵昵、而權傾一時、於是、衆附惠瓊者、往來如織、四方饋賂、擁門庭、惠瓊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送相推尊、援連根結、以樹黨援、小早川隆景、不好惠瓊之佞媚、謂毛利輝元、絶之、德川公、亦惜惡瓊、惠瓊、三成等、謀除公、惠瓊、說毛利秀元、黨三成、三成戰敗、惠瓊、逃入伊吹山、欲投秀元、而聞秀元通好於公、去入鞍馬、有司搜索大急、又去、匿本願寺子院、臥廁、潛走過東寺、有司止之、變童平井長族、謂惠瓊曰、事急、和尚盍自圖矣、惠瓊、命二童刎己、二童交刃、惠瓊、縮頸、傷其頰、不死、二童、解復刃、惠瓊、不可、二童、則稱刺而死、惠瓊、就縛、尋見殺、梟首于京師、

千宗易、本田中氏、其先千阿彌、仕足利氏、司茶事、子孫、以千爲氏、宗易、宗實之子也、小字與四郎、號利休、又號拋筌齋、或號不審庵、和泉界人、心志輕傳多才能、克揣人意、歷仕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並被寵遇、初南都僧珠光、好茶道、有臺子傳道耳、宗悟得相受授、至武野紹鷗、宗易、年十七、從紹鷗學其傳豐臣秀吉、嗜茶、以宗易精茶理、常侍左右、天正十六年、天子、幸于聚樂、宗易周旋給事、秀吉奏授位階、宗易辭曰、得稱利休居士、於臣足矣、此歲、秀吉、盛張茶讌於北野、四方挾名器而來衒矣、宗易特承秀吉之命、皆其事、時人、深榮宗易、翕然徵其爲、茶事大行、宗易、累秩、至三千石、加藤清正、不喜之、謂秀吉曰、宗易無汗馬之勞、重秩至此、亡乃黍發乎、秀吉曰、我亦恒惡之、雖然、彼富鑑鼎、氣體充盛、幾不可槍矣、此我所以不遽授也、汝欲刺、則刺、恐無其間、即召宗易、取事清正視之、果紙圍云、宗易有智數、而評論器玩、被之顧訴者、價倍蹤昂、以此、世人、皆宗仰宗易、宗易、晚年、就私營、爲人鑑識器、因貨賄曲證其眞贋、秀吉、頗不懌、宗易自見太崇、而畢已得像置千大德寺門閣、秀吉、益不懌、宗易女、名吟、或名三、嫁萬代屋宗安、而少寡、有姿容、秀吉召之、宗易、固辭弗與、曰、業既爲奉、任勅之再醮、予不能矣、秀吉聊之、乃賜死、中村一氏、傳旨宗易、拜命、手挾花點茶、供佛前、以碗匙、分與弟子宗擬等、口唱絕命辭、而后割腹、時、年七十有一、宗易、梟首、致一氏、秀吉、併其像、磔之、後宗易、寓中設茶會、雖氏附革、是名茶踏、世稱其風韻、世人做造之、茶跡、廣于天下、相傳至後世矣、子宗淳、孫宗旦、以茶道著名、其後、傳家渝、至今、

古田重勝、本姓藤原氏、一名重然、又名重照、或名重誠、或名重成、父主膳正、重定、仕豐臣秀吉、爲同朋、司茶儀、爲秀吉所厚遇、累食三千石、重勝、號中川秀成、少小嗜茶事、從千宗易遊、宗易、死後、時人、推重勝、爲茶宗、仕豐臣氏、任織部正、食萬石、關原之役、重勝、陰從德川、陰結豐臣、內攸京師、以脅天子、重勝黨、被捕、重勝自殺、初、重勝、好器物、務尚古樸、雖珍瓷異器、全者、爲不雅、則壞之、繕飾而用焉、大河內秀綱、謂人曰、古器傳世、經大災、弗滅者、天也、發壞之、猶怨其損、況自壞諸、重勝逆天、以遂己癖、非完身之術也、果如其言矣、

小堀政一、小字新介、近江人、仕豐臣秀吉、秀吉沒後、仕德川公、食遠江萬石、任其國守、從古田重勝、學茶式、有出藍之稱、好文墨、寫字絕妙、一世推之、爲師宗、巧勸察古器之眞否、人常取其鑑、以爲證左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三終

女一作妹

[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illegible]則一作[illegible]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四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七十

悖逆上

續史氏曰、悖逆之士、何國無有、玆唯皇國鮮之耳、在盛世、固絕拂地、及至戰國、僅有數人、此害其君也、非害天子也、然天誅立至、罔亡不旋踵、後世用之爲鑑戒、於是則知惡人亦不可以無沒矣、赤松陶氏等、暴虐易見、而石田氏暴虐難見也、或人以爲由呼笑其緣也、彼謀吻書商食音、無所不至矣、以甚其陰慝詐僞、小則吞之、大則噬之、不知傍鑿也、考其孝敬、則身處于大辟、而連逮父兄、考其忠貞、則謀君命、而猶脅金幣而犯法、考其信義、則北顧關而實僞友、彼毒過赤松陶氏等也、遠矣、雖然皆非擬弓推刀於天子者、歸之悖逆無宅、允其宜而已、夫皇國之悖逆、猶西土之忠孝也、越府殺其君、傳列其惡、制檄寄其君史、稱其忠、曹操蘇峻之屬、效作亂、借稱孝、厭朱溫之惡、暮名全忠、秦檜之貪贓、濫忠獻之類、不可勝數矣、是故赤松陶氏等、在西土、爲忠孝、亦可在皇國、則不許、因作悖逆傳、

赤松滿祐、號性具、本姓源氏、出自具平親王、親王九世孫季秀、爲征西將軍、領播磨守護、居其赤松、季秀後九世、爲則村、始氏赤松、拜正四位上、行播磨守、累定鎭前奏作、以日封爲、生範資貞範則祐、則祐圖足利氏、從軍旅、功而襲父封、爲三州爲律師子上總介、義則驍勇顯名、山名氏淸大內義弘之亂、從足利義滿有功、補侍作守護、天子賜之桐鳳旗號、將軍子之重書旗號、都下、有兒賊散發伎賊、校滑無狀、橫行街巷、官吏不能執矣、則命義則誅除、義則奉命直討殄之、廷議高其功、而賜以輪佃馬攝津各一郡、任從四位下、累遷大膳大夫、義則有子、伯則友、仲滿祐、叔祐之、季義雅、則友夭、滿祐立、襲封、歷永末、討足利義嗣、克之、貞範孫持貞、性質頑昔矣、委曲足利義持、深寵持貞、大賊、以之而削滿祐之封、以與持貞、持貞恃勢驕汰、滿祐甚好之、恨憤尚竟、持而宿將而連署、劾持貞、義持不得已、而勳持貞自刃、既滿祐惡義持之患已日甚、其舊歸國、義持從弟、且弟義教立、滿祐入朝、義教復滿祐舊封、持貞兒子貞村、幼[illegible]季義[illegible]一[illegible]使之承、滿祐從一日謂左右曰、貞村孫于其範[illegible]非路[illegible]也、今[illegible]滿祐[illegible]貞村[illegible]異議、竊稱等以爲可知、皆然之、滿祐聞之、意不平、先是滿祐女、入義教之房、

一無首諸削髮在焚前　教康一作教祐　要[illegible]一作[illegible]某　遺說明僧教祐之傍父敗之崩之子　教康一作教祐攻作義康

而料事死、或因義教曰、滿祐怨望、從及矣、義教將捨擭滿祐遠歸、義教遣兵攻滿祐、滿祐削髮出降、一夕、侍燕義教、義教見滿祐形貌矮陋、而戲呼曰、三尺入道、滿祐立舞、謠曰、短勿醜、三州守、義教不悅、既是、每滿祐之入、義教使猴爬其面、滿祐子教康、謂滿祐曰、先則制人、後則制于人、大人盍蚤擧大事、遂密狙義教、久不得間、而命殿工秦光造腰刀三百口、人礪之、以伏帳下、畢辭降禮、迎義教、義教來、樂假方酣、而奏散樂、樂半放馬、一座用驚、則鎖門、伏起、義教遂立、滿祐從子教祐與教康、交執義教兩手、伏之曰、將軍好殺戮、故自取殺戮也、安積行秀、自屛後跳出、揮刀斫義教首、義教之從士、驟起應手殺數十人、斯波義廉、大內持世等、被創、超垣逃去、滿祐計義教遺族之來報、而且日、以三百騎、出京歸國、擁白旗、縛城宮幟、以待敵來、頃之、細川持之、山名持豐等、帥兵來攻、滿祐遂營阪、斬首七千、而轉戰明石人麻呂阪、皆有捷、退守白旗、孤立無援、努力獲病、滿祐割腹而卒、有四子、長教康、次則尙、次若松、次乙松、若松乙松從死、教康則尙遁亡、赤松氏國除、而足利氏怖滿祐爲祟、因請朝廷、贈右大臣、教康有婿于細川成之、乃往謂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唯止其身、今父以罪而沒、其子遠屛、豈不太酷乎、盍爲執政、

一說則賜受封作閣之下　一說教則國義則則繁性量　雅元一作雅光　祐貞一作貞友　實量一作重量

不取、雖然、刑人雖自明、爲因足下、得罪、幾屬加之、成之爲白幕府、府議紛紜、成之曰、赤松氏、先世以佐命功績、國家倚賴之、豈以一夫之實、而廢功臣之祀矣、願誅戮奸人、宥不辜、議則決、而賜播磨、分賜教康則尙、時播磨隸山名持豐、持豐憤懣、發兵來擊教康、就國日淺、人心不固、而委國遁、投于北畠教具、則尙奔于備前、被殺、教祐走伏小鹿嶺、敵兵來攻、國失利、如對馬、滿祐族祐家、依南朝遺族、起兵、尋滅矣、又有族雅則者、入朝、歸後、謀復其家、覺伏誅、初、赤松氏與山名、一色、京極三氏、勢不相下、稱之將府四職、滿祐亡、闕其一、足利義政、憫之、留山持國、謂義政曰、功臣之後、不可絕矣、滿祐族、則重、其父爲滿則、死于明德之役、而則重不與滿祐之逆、此宜立也、義政然之、以播磨、于則重、率世祀、又爲山名持豐所害、滿祐姪孫政則、小字一松、稱次郎、其祖義雅、其父性存、號勝所、滿祐之亂、性存從僧天隱、匿山中、得免、石見雅助、間島雅元、中村祐貞、蓉什赤松氏、滿祐亡後、寓食三條實量、每數故主無後、謂自效功而贖其罪、實量奇之、爲奏朝廷、廷議許可、當是時、神器在吉野、雅助等乘夜、侵吉野、奪神器、而歸朝廷、多其功、以加賀半國、及三邑、予政則、政則時甫五歲、既封、與富樫氏、連年相軋、政則受足利義政偏諱、拜兵部少

一說晴賢父弘護一名持長

輔、兼伊豆守、轉遷大膳大夫、左京大夫、娶細川勝元之女、應仁中、勝元與山名持豐相持京師、而告政則曰、今播磨人士、服役于持豐者、非垂役老奴、則乳臭兒童而已、輸之必降、況子之舊領乎、欲得其地者、時勿失矣、政則喜從之、率兵向播磨、明石垂路白旗諸城、未攻降附、播磨悉定、遂行入備前、備前堡郡、當風披靡、竟復舊領、而赴軍、將會勝元、時大內政弘、師兵援持豐、政則戰于住吉、離被尼崎諸地、具艨艟七百餘、以要政弘、政則之兵、不閑水戰、爲敵所乘、而退營陸、又失利、轉鬪入京師、政則爲侍所別當、尋列相伴衆、明應五年、授從三位、威名大顯、遭疾、小瘳、出狩、疾復發、薨于阪田、稱松泉院、無嗣子、遺命以族政村紹家、以己女配之、政村、一名義村、小字才松、稱次郎、高祖範資、生淡路守滿村、滿村生治部少輔教政、教政生元久、稱七條、職人、元久生政村、政村立爲兵部丞、歷上總介、下野守、任民部少輔、播磨守、老臣浦上村宗、悉政村母、政村子母不相善、村宗謀叛、政村討之、不克、村宗動母氏、廢政村、立其子晴政、政村創發、號常印、大永二年、被弑、稱祥光院、晴政、初名政祐、宿將奉晴政、伐村宗、村宗擁晴政族德法師、爲假主、晴政攻殺德法師、及村宗尼子政久來伐、晴政防戰失利、小寺職隆守御治于高砂、小寺明石二

氏、叶晴政、又徙淡河、而告急於細川氏、細川氏授兵、事稍平矣、晴政遣使朝于京師、任左京大夫、遷下野守、天文二十三年、卒、子義祐立、任兵部少輔、上總介、浮田直家、襲政、功蓋舊智、欲併殘義祐、及浦上景宗、而離間之、以義祐冒、討滅景宗、以其邑自封、稍稍拓疆宇、奪備前美作、唯播磨餘則所氏、赤松氏、國除、

陶晴賢、初名隆房、號全姜、大內氏支族也、十餘世而盛長、始稱今氏、盛長後數世、弘政、爲若山城將、後又數傳至興明、一名興房、號道麟、歷事大內義興、義隆、以公族耆稱矣、任尾張守、義興闢國也、興明之功居多、義隆崇禮之、每出征、必屬大師、天文中、討龍造寺少貳氏、功冠于諸軍、興明長子義清、小字五郎、少有盛才、心輕義隆爲人、興明以爲不臣、而殺之、次晴賢也、或曰、興明養妹子爲嗣、即晴賢也、父爲問田紀伊、晴賢既立、任中務權大輔、兼尾張守、嘗相良武任子中止之、武任憤恚、譖晴賢、晴賢畏怖曰、爲樹所庇者、不害其枝、入水而濡者、不除其源、予少長于大內氏、蒙其德、沐其恩、有年于茲、豈忍背其本矣、不若逃伏完命、則退居若山、天文中、尼子經久侵安藝、大內義隆、使晴賢及深野興房、擊經久、戰于青光山、興房敗死、晴賢奮進、得克、義隆陣大嗜音、行多肆侈、晴賢屢諫之、弗聽、義隆左右短晴賢、晴賢懼、稱疾、自免、歸若山、決心謀反、而事聞朝廷、後奈良帝、遣使和解之、晴賢逐其使、而囚義隆之吏、殺之、設關富田、隔塞往來、以示絕矣、晴賢使人謂大友義鎮曰、寡君不道、吁嗟滋路、晴賢不得爲社稷、不救瘡痍也、願賜公族一人、鎮敝邑、義鎮許諾、晴賢傳檄、聚兵、家臣深野房滋、宮川房勝、交諫曰、先君納忠本國、以殺嬙子、君反之可乎、晴賢弗聽、二人自刃其庭、江良與網、說晴賢曰、今使仲孤城、居待資用之竭、以國門覆亡、當斧鑕者、丈夫所不爲也、願晉之職齊、孰敢不切齒、足下首唱舉事、奚爲早不任衆人之望矣、晴賢悅、急治兵、與與網等、率兵、渡佐波川、登古田嶺、布陣、嶺大嶽鳴、晴賢命山須房尚祭稽北辰、爲厭勝法、房尚退營曰、以臣逐君、非禮也、非禮者、鬼神不禀、祭祀之、將焉用矣、雖然起事至此、不可徙然也、今西海之衆、爲之鼓舞、取納音、不爲無、房尚致死前驅耳、遂進戰、斬石川、破大內義隆、帝又遣使講和、與網不欲和、圖晴賢曰、詔旨雖重、今日之事、亦不輕、一身不可兩全也、子犯死創業、中道廢之、不如不創、爾辭帝使、晴賢許之、與網又說曰、深夜襲納音、可一舉而取焉、晴賢然之、襲義隆、義隆走府川、晴賢攻滅之、迎大友義長、爲義隆之後、乃發二使、入

奏曰、寡君厲岳牧之任、而不能撫綏衆庶、其楚奔流于國縣、晴賢屢諫不聽、則與一二耆宿、謀擄補濟之、是所以竭力致忠於王室也、朝議怡晴賢、將遣使者、二使懼、夜遁、歸國、初杉重政、憲晴賢、既而悔之、白逃去、晴賢殺之、相良武任、據華尾城、請援於毛利元就、元就未來、晴賢急攻陷之、元就來擊、取佐東、佐西諸城、晴賢討元就、假國家累竊、越滑行、擒其嚴、必大雜焉、使發、而遇元就于折敗畑路、程梗澀、隊列弗整、壞敗蝕、晴賢退次岩國、然永興寺、寺中多怪、衆心不靖、弘治初、晴賢欲據嚴島裝成、晴賢子隆房、諫與往、晴賢不可曰、嗣君沖弱、非汝左右之、何以能振、汝曹舉之、與嚴島相爲掎角、縱令爲敗、不太甚也、以六萬九千餘兵、渉海、城于嚴島、城未堅、元就來襲、衆潰敗、季萃子城、無有鬪志、晴賢航海道走、海賊抱走路、不得踰去、即退、遭害、初、晴賢好戲、嘗謂之、及晴賢死、皆自傷死、觀者歎曰、禽鳥不義、猶如斯、我曹可以人不如鳥乎、殉死者八人、次年、元就攻江良與網於沼城、與網降、杉重政二子、隆重、惠重、攻隆房、祖稱義長之教至、隆房啓門存隆重、呼曰、父讎也、隆房出走、至德地、土賊邀要之、隆房自殺、隆房弟鶴壽亦既被殺、陶氏亡、

齋藤秀龍、一名利政、少時、稱莊九郎、號道三、山城西岡人、父松波基宗、貧困

不自支、以秀龍爲僧、乞食他口、已而畜髮、爲商賈、稱山崎屋、販賣膏油、時或作傘工、秀龍狡黠辯給、而善歌謠、巧媚取容、東遊美濃、與西村氏親善、西村氏、土岐賴藝將、長井長弘之臣也、因之仕長弘、稱西村秀元、大適寵幸、亡幾、弒殺長弘、與稱長井政利、而直仕賴藝、又寵曰任山城守、秀龍召致三吉野於京師、獻致賴藝、蠱惑之、以傾其國、而內外百事、悉決于秀龍、秀龍爲政苛酷、御衆英刻剝、無不至矣、終與賴藝生嫌、戰敗之、行成、秀龍以女配賴藝子賴充、一日、賴充出狩、秀龍乘虛舉兵、賴充走秀龍尾躡擒之、以平美濃、或曰、秀龍父、稱豐後守、仕齋藤利親、將永井氏、利親嗣絕、因與永井分其家、於是、稱永井氏、利綱、世居革手城、守護不便、豐後、更城于稻葉山、秀龍尋承井之采邑、改稱齋藤氏、大永中、淺井亮政、既定北近江、而劫掠隣縣、六角定賴討亮政、亮政請援、秀龍許諾、定賴先入、秀龍後矣、定賴歸之、秀龍怒、起兵曰、此行平亮政、長驅攻定賴、則入北近江、戰無利、歸後數歲、終結婚和解、天文中、織田氏來侵、秀龍逆戰、斬將校十餘人、士卒五十餘人、轉兵、攻大垣、織田氏救之、織田氏、更舉來攻、秀龍爲和、以女妻織田信長、斯際、土岐賴藝在尾張、秀龍、迎納之國矣、秀龍、未見信長、則曰、昏因之家、不可疏濶也、遣使召信長、一見奇之、及其歸、目送久之曰、嗚呼、取我國者、必之子哉、秀龍、尋三吉野、爲妾、時既有身、生義龍、一名義糺、更娶、生二子、龍元、龍之、謀廢義龍、義龍稱疾、召二弟併殺之、秀龍伐義龍、戰不利、弘治二年、秀龍求援織田信長曰、事定、則舉國附子、遂破義龍、永祿二年、義龍舉兵、攻秀龍、戰于長柄中瀨、秀龍敗走、再戰又敗、義龍士長井道勝、仆秀龍傳誠之、小牧道家、追及縱秀龍、義龍獲秀龍之首、罵曰、汝兄逆自覆其分也、遂恐立、自任治部大輔、足利義輝、授偏諱、稱義龍、爲左京大夫、四年、卒、有二子、長龍興、次長龍、龍興任刑部大輔、遷右兵衞佐、五年、織田信長來攻、焚掠多藝山北、而次洲股、龍興攻九條、信長敗之、龍興爲人暗弱、以政事委倭倖、而疏損舊臣、國中多叛人、龍興妹、有姿色、信長欲得爲妾、不予、信長啣之、七年、信長來攻、叛臣內起、應信長、以逐龍興、國亡、元龜元年、龍興與三好義繼等、起于攝津、天正元年、信長攻朝倉義景、龍興從義景、防信長、戰敗而沒、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四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五

尾張　一色進熙　著

列傳七十一

悖逆中

浦上村宗、中納言紀長谷雄之遠裔也、父則宗、爲赤松氏老臣、權論收人心、而務植私利、嘗京師所司代拜美作守、村宗嗣執國政、爲協部助、或云則宗子宗助子村宗、村宗狂狡肆逆、陵蔑亡法、嘗久米近氏候其門、願見、待三日、不得而而徒還、歸之後數日、賂謙斯路、招村宗、宴酣、披胡蝶出、佐飲、村宗忻忻色動、問其所由來、近氏曰、頃者主君求于京師、託吾許、有日、吾遇少強、足下有意、使私誘之、吾弗敢泄、而主君來、則吾口舌以飾理爲、村宗悅、次日與胡蝶入家、近氏謂赤松政村曰、胡蝶、稱君命、取胡蝶、果然邪、政村曰、否、此爲奸凶徒所賣也、速以我命大索、封內必無不獲矣、近氏曰、不則位日淺、志在姍嫚、則衆心必沮、豈如密捕殺之矣、政村然之、居數日、近氏入白曰、臣丹訂者、政村曰、爲誰、對曰、村宗也、渠不法之故、反生亂、宜遣人召彼、來則刺之、政村如其言、村宗稱病、不入、而謀所親曰、少主悖狂、淫逆已極、國家之泯、在近矣、予列老臣、不忍傍觀其亡也、今捨滴城邑、擁衆弊政、以擇明主、與之自新、而安社稷、何如、衆然之、則傳檄、聚衆於三石、分兵、守謙要領衣笠村氏、保松山、東條氏秀、保向岡、谷澤甲斐、保備高山、殘急勸力、相爲表裏、政村自督兵、拔向岡、氏秀走松山、政村進圍松山城、中食竭、告急備高山、諸將備高亦乏食、不得毀、氏秀、建議曰、困乏如斯、餓死弗遠、盍姑使人議降、而衆離其人、氏秀日、鎌原主膳、必辨其事、主膳怒、按劍曰、余未嘗披形、予白設此策、奚爲自取不往矣、村氏議主膳曰、非明敏勇毅者、但託大事、子在其選、而不足以爲嫌、幸斬蕩滅、主膳、返報、因謂諸將順政村、有之、主膳令語政村曰、君從外攻、臣從內應之、無不克矣、政村善之、以宍粟郡高神村鎮撫、猪股光秀、勝田村定俊、覺藏等、附壕、主膳設伏誘之、兵入、伏起、鏡高等、殊死奮戰、以計鄉政村、政村僅免歸營、有叛者、欲村宗、事覺、就縛、政村欲斬徇、秋津秀國諫政村曰、叛者之食否、村宗、未之知也、若爲叛者遺書、招村宗、村宗必至矣、及至因之、我事成焉、政村如其言、村宗逸去、已而追政村、政村、以提撥之、乘兵、攻備高居之、乘勝、圍三石、村宗爲黃諾曰、村宗疾病、謹聽命、在滿刻、政村、聞信之、來襲、村宗、附其軍、政村單騎敗走、初久米近氏寵于政村、且於評秀國少柔

景宗一作宗景

前史逸史並云三好氏出自甲斐源氏後小笠原氏

範高名關在己右、始昆之謀政村、政村斥外二人、二人稱病不出、政村、戰屢失利、近氏降村宗世人爲語曰、赤松鬱森往額嚴陰、赤松顯化、去而佛顧、村宗丞政村母以此政村與母、忍好乘隙、久不附村宗、告曰、臣祖先以來、參事累功、而充國老之員、一朝以微過、催罪辭不得命、率因太夫人、得赦、便死不朽、日政村悔、欲致卿之累、且邪之影響極矣、不虞謀者宗祐之傾陷、無口、杜漸防萌、後不可失矣、遂殺政村、足利義晴幼孤在播磨、政村挾義晴來攻三石、村宗擊却之、會京師因村宗迎義晴、村宗與政村和解、而衞護義晴入朝、後柏原帝好村宗、授從五位、尋進正五位、村宗結管領細川高國、而歸參勢攝信篤日、幽政村於室津而弑之、小寺政職、宍栗蒔範等奉政村子晴政來攻、斯時細川高國與其族澄元相攻、高國戰敗來託村宗、以兵納之阿波、晴政、進擊至攝波、村宗力窮卒北、而不能支、投水卒子備前守景宗、立晴政卒、其子義祐立、浮田直家執政、欲襲赤松浦上二氏、而爲浮語曰、景宗不利嗣任義祐、怜景宗、直家爲義祐乞兵於織田信長、以殺景宗、浦上氏亡、

三好長慶、本名長基、或名範長、小字千熊、更稱孫二郞、出自信濃守小笠原長清、長清子長經、封于阿波、居三好、因氏焉、北細川氏封于南海、三好氏佐

本甲斐源氏出外史稱云長衡二男長時爲阿波守護長秀後八世三好長居三好郡因氏之

阿州將裔記元長號海雲三好別記元長號海雲細川兩家記三好家成立記元長號

或六敗長輝自殺五子

而隸屬之、長經後數世爲之長、一名義基、號喜雲、拜筑前守、細川勝元與山名氏持京師之長、以兵三千破敵二萬、名始顯、終見大用、至專管細川氏國政、其適庶之建弃、一賴之長之長、死、單字長輝、初名元長、號奇齋、或希齋、或喜齋、立號筑前守、細川政元久在京師、長輝留守讚岐、得衆心、政元卒、養子三人爭立、國中大亂、長輝輔細川澄元、攻細川高國於京師、高國遁師桂川、而將擊半濟、長輝分兵三隊、盛進高國、擊其上隊、中下二隊先潰、以殺上隊、高國敗、朝名孝景救高國、先是、長輝子長光、長則爲孝景所害、長輝深怨之、勵衆衝孝景中堅、不利、中流矢、從者扶走、追者太急、長輝自殺、有五男長爲下總守長秀、次之長次、長光、次賴澄、次長則、長輝之敗、長秀之長、舵走阿波、既而長秀從澄元擊高國、而敗沒、子元長、一名長基、號海雲、歷任筑前攝摩二守、爲彈正少弼、又從澄元擊高國、大克之、朝倉氏援高國、攻細川晴元、之長戰死、元長擁晴元、歸阿波、亡幾起師、取界浦、留晴元鎭之、盛行至山崎、高國請和、元長威勢大盛、族政長、號宗三、與柳本木澤二氏、妬忌其功、諂之晴元、元長憾不釋、慍恚歸阿波、晴元悔召元長、弗往、高國時之攻晴元、陷池田伊丹諸城、元長起援晴元、而戰克之、斬高國、晴元爲管領、元長之力也、元

四子或作五子季子爲野口冬長安宅木一作安宅大緒一作小關

長孫功勳橫族一秀、殺柳本晴元、不平之、元長創變謀罪不釋、則自殺、有四子、長慶、其長也、次義賢、次攝津守冬康、號一舟、出養于安宅木氏、次民部大輔長正、一名之虎、號一存、出養于十河氏、長慶立爲筑前守、或云、長慶長輝之子、實承其後、初長慶母游三好川、七夜、祈子、門生男則秉天下權、生女則爲皇后、既生長慶、長慶壞偉倜儻、文中輔細川持隆、居勝瑞、而細川氏綱攻細川晴元、召長慶長慶以父故不肯出師、義賢說出師、三好政長迎之、共擊氏綱、內賊貞正、後氏綱在關城、長慶攻下之、游佐長教欣晴元、而爲氏綱晴元命長慶討長教、氏綱閒間來使、長慶戰不利、晴元聞是、和義晴助氏綱、而攻義晴、長慶從往、劉北白河而師潰遁、更起復閒、義晴奔于坂本、而請和、長慶曰、怨三好政長、罪諂父、一日謂晴元曰、先臣世忠公家、而致死、不一世、嘗君少時、先子最竭力以除君宿讎、然爲政長等所枉害、臣與之誼、不同仕、而與讒諂臣、何乃將聞罪、君、原顧先臣之微忠、假臣偏師、以滅讒慝之口、而慰先魂於地下、刑法嚴、臣士卅心焉、故敢瀝之、晴元不可、遂語政長、政長懼、長慶怨叛而降氏綱、晴元來討長慶、三弟皆擁兵衆、而補翼長慶、縱却晴元、以擊政長、子政勝、晴元救政勝、長慶結游佐長教、拒晴元、以界河內三宅芥

川氏等降欸相繼、長慶咸賞識、何政長在中島、擊兵陷崇島、遂攻榎並、晴元、陷三宅城、救政長、政長出兵應之、安宅木冬康、十河長正、稱擊斬政長、晴元、弃城遁走、長慶盡陷長慶長慶入京師、留松永久秀、撫綏衆庶、而歸攝津、足利義晴、新立義晴元、長慶率師入京、經火東山、長慶入近江、焚掠大津、阪本、諸樂而收都下、戶調、閒晴元於相國寺、義輝失援請和、晴元遁去、氏綱爲管領、戶位充職內外百事、決于長慶、長慶攝叙四位、伊勢貞孝迎領長慶、奏有一士承義輝密旨、而刺長慶、長慶、後用不獲、起晴之長慶既詣播中島、與松永久秀代己執政、遣播磨之管督五畿南海諸軍務、義輝陰召細川晴元、長慶聞之大怒、率兵入京、義輝晴元出京、京出奔頃之義輝請和、歸京與治中官闕傾頹、日尙衰、長慶奏請修繕之、傳令都下、收稅賦、充來、而中長慶、生嫌是利義輝、稱兵藉又和長慶、及世子義輿、從義輝入朝、長慶遷修理大夫、補管領、義輿任筑前守、義輝授從號、初長慶父與自口高政有隙、挂隱及弟義賢、攻高政、數戰皆克、根來寺僧援高政又克之、既而義賢敗沒、此時長慶在極樂、有賓連歌、假敗聞至、長慶舒成句、則謝賓曰、家弟戰死、不可不出也、自將擊高政、安宅木冬康、自淡路、三好康長、自阿波來援、大破高政、長慶率老、

康長一作長緣、又作長房、一說康長義父宿季、從三位中納言、政康一作政勝

永久秀、心險弄權、世子義興、弗悅久秀、久秀毒殺之、義興初名義長、承足利義輝偏諱、與名、累轉四位、爲幕府相伴衆、長慶喪義興、哀悅弗已、舉措失度、久秀又譖殺安宅木冬康、長慶追悔生疾、七年卒、遺嘱秘喪、立姪左京大夫義繼爲嗣、義繼一名義照、又名義次、或名義嗣、十河長正之子也、長慶沒後、三好氏漸衰、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是爲三黨、爭權内亂、織田信長獲賞來攻、時風雨酷烈、淀水逆流、義繼使人决水以窘信長、長曁畧京師、攻殺足利義輝、此役也、未公長慶之死、義繼以長慶命而用兵、衆故謂長慶猶將軍、三黨與松永久秀生隙、而挾義繼自固、畠山高政擾久秀、三黨擊高政、克之、心高其功、假遂多禁、而義繼投久秀、三黨來攻、久秀奉義繼、焚却三黨、織田信長兵威日昌、義繼與高政同降、分食河内、天正元年、義繼攻滅高政、信長怒、來伐、三老臣欵信長、義繼勞窘自刃、三好氏不祀、

義賢、一名之成、弱冠創髮、號實休、又號徹實、天性猜忍、左右兄長慶、從事鋒鏑、爲豐前豐後二守、輔細川持隆、持隆放肆、以英傑自居、欲圖京畿、取幕府、鞭撻諸侯、樹功海內、部下之士、諂媚推詡、獨義賢以爲、持隆言不副其行、則入强諫、持隆不懌、竊命刺客、害義賢、刺客悼義賢、告以實、義賢即起殺持

隆、立其族眞元爲後、葬勝瑞、其不從者、盡殺之、以定阿波、而恭眞元、有岡本氏、淑、取爲妻、持隆舊臣久米義廣、志復讎、因義賢妹爲質、以來討、義賢邀戰、殺之、義賢與長慶、數攻畠山高政、破之、根來僧侶援高政、又破之、未退、一夕夢細川持隆唱歌曰、草彫于霜、霜消于陽、既寤、意不平、又戰、失利、中流矢而沒、子長治、或名長存、既卒嗣、與同族不相善、長治母岡本氏、與篠原自遁姧、自遁子紫雲、諫自遁、弗聽、岡本氏譖紫雲、長治遂殺紫雲、尋殺之、并中騷擾、長治受浮屠日蓮派、令管内悉奉其教、有非宗派三千人、不肯、引根來僧爲黨、以攘日蓮派、邦中益亂、妖怪屢見、細川眞元、惡長治、遣人誅之、長治奔于淡路、道被止、而自殺、長治弟義堅、號存保、幼養于十河氏、入爲長治後、任河内守、護民部少輔、大西角養叛、而附長曾我部元親、義堅因角養伐之、元親來略、縱火、義堅防戰失利、會大水倖至、濟元親之營、義堅乘之、元親請和、亡幾和敗、義堅奔讃岐、轉移西海、豐臣秀吉以讃岐二萬石、封義堅、從薩摩之役、戰戸次川、敗沒、祀絕、

角養一作覺養

松永久秀、西岡買人也、以慧黠仕三好長慶、長慶器之、引帷幄、而參贊軍政、長慶闢廣境宇、久秀之功居多、長慶推爲彈正少弼、陞從四位下、筒井順慶

信貴一作志貴

年少治國、久秀誘降其民、取多門城、爲信貴城、將久秀從弟喜内、夭產、客于大和、久秀使喜内仕足利義親、喜内坐死、久秀殺義親、久秀與三好黨、共不協、殺之、安宅木冬康不好久秀、久秀譖冬康謀反、命刺客殺之、三好氏害足利義輝也、衆議有異同、久秀曰、將軍微我力弗能立也、既立忘我、不義孰大焉、今討不義人、何憚之爲、衆然之、久秀與子久通、合千餘騎攻之、久秀累食三十萬石、織田信長始大、久秀降之、信長入京師、朽木元綱擐甲率兵、迎信長、信長疑其有異心、久秀曰、臣請往質之、若或有叛形、使刃之耳、既往喩元綱、元綱奉信長、信長悅、既而忌久秀、久秀密圖扶三好氏、害信長、信長詰責久秀、久秀謝罪、信長愛其智勇、不敢誅、事在佐久間信盛傳、信長伐三好義繼、以利啗久秀、久秀誘降其舊宿、而攻滅義繼、德川公謁信長、見其側有一老人、問之、信長笑曰、松永彈正也、此人爲常人所不能者三矣、弑其主、殺將軍、焚大佛、久秀恥赧拜俯、而内銜悔之、久秀有茶鐺、名平蛛、信長求之、不與、而長其怨矣、結釋光佐等、叛信長、織田信忠來討、久秀擁平蛛、登天主閣、放火自焚、長子右衛門佐久通、將自殺、久秀遺命脫走、覘間刺信長、久通出城被縛、與季子吞松同殺、松永氏亡矣、久秀貪頑褊急、少忤意者、皆中傷之、以

蔽欺其主、而平素好内、四方漁色、恣縱、無不至矣、三好長慶死後、奪其婦、雖部下之婦、聞其美、輒取之、人皆惡之、至其死、衆相謂曰、天命不助奸夫、果信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五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六

列傳七十二　　尾張　一色直熙 著

悖逆下

明智光秀、稱十兵衞尉、美濃人、土岐氏族也、居明智邑、因氏焉、祖父光繼、父光綱、一名光國、光秀幼孤、依叔父光安、號齋藤秀龍、秀龍子義龍、作逆、光安不肯從焉、義龍攻殺之、光秀攜其子光俊遁去、而流寓諸國、仕朝倉義景、義景謂光秀曰、智勇絕倫、恐非人下、義景信之讒、疏斥光秀、光秀轉仕細川藤孝、與其老臣米田氏生隙、時織田信長威名始隆、光秀行從焉、信長器光秀、擢列士隊長、是歲永祿九年也、十年、從信長攻伊勢、先登有捷、十一年、徇近江、駐觀、入白河道、攻池田城、說守將下之、十二年、略地抵丹波、取黑井城、元龜元年、信長伐越前、近江使光秀徇若狹、二年、信長焚叡山、和爾氏條、攖叡山途遇光秀、光秀擊殺之、攜氏條、信長悅、裂近江地、予光秀、光秀城坂本、食十萬石、三年、從信長擊近江、攻木戶田中二城、不降乃圍成、留光秀及丹羽長秀守之、天正元年、從信長攻足利義昭、定京師、遂拔木戶田中、信長以其

或云光春光秀之從子

二城及兵糧十餘艘賜光秀、是歲、信長滅朝倉氏、置假守、鎮越前、命光秀監之、三年、信長請光秀、爲日向守、爵惟任氏、五年、攻雜賀松永氏、六年、光秀與丹羽長秀、攻荒木村重於大坂城、明智光春、先登、信長賞之、爲左馬助、光春、初名光俊、更名光昌、光秀之從弟也、七年、光秀與秀長、分道徇丹波、遂拔十餘城、圍八上城、城中糧竭、啖卉葉、卉皆禿、則食牛馬、光秀招降城主秀治、弟秀尚、光秀遣母爲質、秀治及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執之、檻送安土、織田信長、命磔殺焉、城中聞之、磔光秀母報之、光秀益攻拔城、丹波平、以功封于丹波、居龜山、光秀妻有色、信長欲私之、妻不聽、信長忿、一日、信長設讌、而強將酒、光秀不堪飮、而出逃、信長自追攖其髮、伏之跨其背、抽刀擬曰、汝不堪飮、則能堪此乎、光秀不得已、釂一椀、信長摘光秀、鼓其首、爲節、光秀卿之、稻葉長通臣、齋藤那須有罪、去仕光秀、長通訟之、信長命光秀、誅那須、光秀不奉命、信長不悅、信長寵森長康、長康請得滋賀、信長曰、少頃待之、不久、光秀餘、光秀戮辱之、悁慍曰、滋賀我所領也、其被奪在通日乎、身不自安矣、信長命光秀、以其女、嫁長康、而讓之滋賀、光秀又不奉命、十年、德川公如于安土、信長使光秀掌其饗饌、光秀盛治供帳、勸勞具至、會豐臣秀吉征毛利氏、

讒攖於信長、信長使起師以光秀、爲先鋒、以促軍裝、光秀大恚曰、事遽未就、而有師命、奚其多事邪、一身不能兼辨兩用、乃悉掛擧具湖水、而廢師宿愛宕山祠下、再三探籤、簡自占矣、徹夜不寐、數太息、從者問曰、何故作嘆、光秀叱曰、非汝等所知也、或人進粽、光秀不脫包而食焉、此時、織田信長在本能寺、光秀率爾問左右曰、本能寺隍深幾尺、衆異其問、既而歸于龜山、明智光春、盛用東、齋藤利三、溝尾茂朝、一名茂俊、明智光忠、藤田行政等、參預之、六月朔、光秀召光春等曰、我有大事、諸卿率爲我效死乎、若弗效死、則速制我、光春曰、苟利社稷、死且不辭也、利三等曰、臣等亦然、光秀告以故、曰、右府欲殺我者數矣、事已切迫、道之無所不可不先也、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如君書、遂與之相盟納質、盡發國中師兵凡二萬人、分爲三隊、光秀自督之、二日、昧爽、宣誓曰、視軍容於右府、道涉桂川、隱衆曰、敵在本能寺、獲者有賞、既抵司銃進病、鼓譟踰壁、而殺百餘人、信長縱火自焚、光秀擾索信長骸、不得、甚大恨焉、利三取一尸灰燼中、服章微見、則知其爲信長、以致光秀、光忠率兵四千、襲二條城、織田信忠、防禦之、光忠分兵、攀登隣屋下瞰城中、且銃發、以殺信忠、松野平助、以勇敢著聞、利三與之有舊、以書招之、平助佯應之、欲乘

間刺光秀、事覺、自殺、光秀收信長像屬、在京師者、悉殺之、遂擊德川公、公既逸去、使人要之道、不及焉、光秀赴安土、至勢多、而遣人說降其士豪山岡景隆、景隆不聽、斷其使者、燒橋杜途、光秀退于阪本、發卒葺橋、入安土、取貨寶、而分與將士、朝廷悼其兇焰、使人慰勞焉、以三宅秀朝、爲京尹、溝尾茂朝、爲市監、以鎮衛京師、光秀自滿有得色、使入京、行觀禮、而欲得衆心、因下令、除都下戶調、復往安土、光秀自以爲織田氏諸將皆拒外敵、柴田勝家、在北陸、瀧川一益在東山、丹羽長秀在南海、豐臣秀吉在西道、不能遽反、而徼何空虛、不足定矣、光秀傳書遠近、召萃親衛、而無應者、細川忠興、光秀之女婿也、遂却使者、筒井順慶、有倚于光秀、光秀以大封啗之、順慶佯從、爲謝絕、光秀始怖、俄頃聞秀吉率兵在攝津、而驟然起、使明智光春守安土、自至洞嶺、十二日、入淀城、聚諸將議戰、齋藤利三曰、秀吉以新勝之勢、而來矣、其銳難力角也、宜姑避其衝、而入阪下、俟時擣其虛、光秀曰、不然、天下英雄、眞出右府之右者、然予一舉殲之、秀吉其枝葉也、寧非我敵矣、則分兵一萬六千、爲六隊、夜半、渡桂川、留山崎、翌日、登天王山、未陣、秀吉將來襲、光秀失利而還、秀吉、直逼、光秀怒反鬪、比田則家、叩馬諫曰、君如蹉跌、群下失望、願且

入勝龍寺、然後、餘黨戰、光秀外勇內怯、目眩不知所步、呼曰、勝龍安在、則家臣在彼、導赴、敵兵塞絶道路、則家臣且戰且走、入勝龍、敵圍之、麾下兵稍稍潰亡、見兵不滿百人、光秀以左右十餘騎脫逃、向阪下、到小栗栖、土人要殺光秀、既斃、嫡子光慶在龜山、爲秀吉所攻殺、明智光春聞光秀敗、而火安土、趨阪下、抵大津、敵兵梗塞、光春輕騎少利、策馬濟湖、濟唐碕、殺刃光秀之妻孥、而放火自焚死、齋藤利三被捕、明智氏亡、

石田三成、本姓藤原氏、初名宗成、小字左吉、近江人、父晴成、一名爲成、又名政成、家素貧陋、以三成之故、擢拜隱岐守、三成狡猾有智數、初學書於觀音寺、豐臣秀吉出狩、而渴欲飲、來求茶、三成進之、又求、較熱進之、又求、則大碗盛熱以進之、太適秀吉之意、秀吉請承戒師、三成時年十三、出入帷幄、大遭寵用、而賜秩五百石、三成請刈宇治淀水葦荻、供軍資、秀吉奇其請、從之、三成從秀吉、徇丹波、秀吉親帷幄精選、問之、則三成也、倍寵三成、三成威權日盛、爲約內外、大谷吉隆初名吉繼、豐後人、三成薦仕秀吉、增田長盛、有寵于三成、二人並斷議多算、而附三成、三成與之表裏、迭相推獎、有異己者、輒讒智閒害之、多不當其事、三成任治部少輔、封于佐和山十九萬石、長盛、

任右衞門尉、加侍從、進四位、封于郡山二十萬石、兼大和和泉紀伊三州管領、三成長盛並爲豐臣氏奉行、吉隆任刑部少輔、封于敦賀六萬石、三成從秀吉、攻降佐佐成政、繼從討越後、秀吉斥左右、與上杉景勝、面晤、獨三成扈侍、薩摩之役、三成與吉隆及長束正家、掌糧餉、小田原之役、與吉隆正家、攻降館林、圍忍城、淺野長政來援、使人訴降其守將、以告三成、三成忌長政之功、紿之曰、彼既乞和於我、而彼圖多詐、不可信、獨講與子挾擊之、長政許諾、擊之、三成不顧、長政失利而退、降議乃敗矣、三成巡視城外、曰、城枕大川、四面多濕、可灌也、募民築隄防、一夜暴雨、隄防壞破、而漂溺數百人、三成內自恧縮、文祿中、朝鮮軍起、官軍將攻之、豐臣秀吉、惡明人救朝鮮、遣三成等授官軍、戰至、宜令行賞、三成與馬違、失利、三成與加藤清正、加藤光泰、生隙、而讒清正、毒殺光泰、光泰子貞泰襲封、三成譖秀吉曰、貞泰幼少不慧、不堪大藩、竟遷其國、三成短蒲生氏鄕於秀吉、又毒之、左貶其子秀行、木村重茲爲秀吉所愛、既、三成妬之、誣屬豐臣秀次、秀次不善三成、三成構之秀吉、并殺秀次、重茲連坐、淺野伊達最上諸氏、與知秀次之謀、秀吉撿之、亡實、伊達標曰、伊達最上、國分豐臣氏、爲二伯、秀吉曰、此怨人所爲耳、不問矣、慶長三年、秀

吉疾篤、舉國屬德川公、公不受、則召三成及增田長盛、告故、二人對曰、殿下混一宇內、幾爲一朝、附屬他人、臣等雖不才、以死事國子秀吉、使委以後事、而遺命三成及淺野長政、秘喪、三成惡德川公、長政與之好、三成欲圖之、謀長政曰、機事易泄、宜用計而秘喪矣、曰、計將何出、曰、與足下、交讒德川氏、以窺外人、長政從之、翌日、德川公入問秀吉疾、三成迎公中道、而密訴讒公、退歎曰、三成猶告以實、長政詭欺外我、而疏長政、公乃與前田利家、三成又欲圖之、招增田長盛密謀、而欲爲相惡者、三成結利家、長盛結公、一日、利家約饗公、期已定矣、長盛白公曰、利家將不利于公、毋往、公納之、稱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日、公不果來、而竊自悔恨、欲再請者、必躍喜、聘來、利家從之、公欲往、長盛沮止、公曰、一辭爲甚、豈可再乎、及期、車馬騎從皆具、且出、長盛、輸密謀、而入謝公、公始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憤恚絶公、四年、三成、宜貧公不利于豐臣秀賴、乃結黨、百方謀除公、大谷吉隆、謂增田長盛曰、吾輩蓋日之事、諸公欲除德川氏、顧而除于彼者也、此非所以爲國君矣、彼苟成謀、無若緩其養、然後討之、天下孰敢弁此、就彼者備不誠其謀發事、曲在我、不敢矣、爲不知長其舅禍必遂國君、長盛以語三成、三成不可、初、朝鮮之役、淺野

長政、黑田孝高、後至、三成長盛吉隆、就見焉、二人方奕、閽者弗通、三成等恨之、二人適出、呼招三成、三成不入、卒惡二人於豐臣秀吉、二人子、結加藤清正、加藤嘉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細川忠興、謀德川公、謀討三成、公不許、曰、彼苞藏禍心、未形、由我興兵、彼則有辭、遂喩三成、使歸佐和山、諸將欲襲擊、公爲止之、遣兵護送三成、三成以利害、啗上杉景勝、約東西並起夾擊德川公、公將如大阪、三成遣書語、請前田利長於公、公嫌惡之、則使增田長盛長束正家、說公曰、公果如大阪、利長設伏、要公、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左右刺之、其謀覺、既無幾矣、顧公備之、公察、稱疾不行、竊疑利長、利長送質、示無他矣、初、豐臣秀吉之世、爲豐臣禁裏賀、五年、三成奉公背其盟之罪、且歷陳其餘十餘罪、宣布遠近、而矯豐臣秀賴之命、傳檄諸侯、印章、爲同盟連署、以誘聚兵衆、上杉景勝先起兵其國、德川公率諸將東下、三成請願從、公不許、三成欲躡公後、七月、大谷吉隆將會公軍、三成使老臣樫原氏邀之路、告以謀、吉隆語樫原曰、治部有才多足、衆不歸、若推毛利浮田、自下之、合其軍、以聽號令、事或可僥倖、雖然、德川氏、拾東赴西者、則治部事去矣、子以此、且諭治部、乃見三成、反覆評說、三成弗聽、曰、我以豐臣公命、召西南諸侯、悉既聽命、東北諸將、亦率

或云五十餘諸侯十五萬騎或云步騎十三萬人十餘騎

遇昆勝、而與某甲、四面攻之、可一擧而定矣、吉隆曰、恐不如子意、子擧事、有五不可、某甲挽毅、四海無匹、雖太閤、弗能勝、豈子所覦覬、此其一不可也、彼國大地險、據形勝者、孰與比之、此其二不可也、彼威懾甲于諸侯、四方豪傑、傾心服膝、成與之交結、不如子位卑力微、以烏合兵衆擧事之類、此其三不可也、昔者織田氏、撰諸國之驍士、時彼有參河一州、入其撰者、十九人、今什伯之、子師所不能抗、此其四不可也、彼撫民樹恩者、有年于茲、衆莫不欽戴、此其五不可也、子盍思之、三成曰、我既業定約、不可中止矣、吉隆曰、子有斷事、何不早告于、予託逃彼、而剿之、一人力能辨焉、今既填悔不及也、則訣出、低回良久、以爲子與三成、有舊親知、事不成而捐之、不義、乃還三成、大怡、時、諸侯質任、悉在大阪、三成挾之、要毛利輝元、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以下、四十餘諸侯、三十六州十八萬騎、前田利長、攻拔大聖寺、及北莊、北莊告急、吉隆救之、或曰、堀尾吉晴、必躡我後、不若先取吉晴、吉隆曰、北莊附則小松體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即擬赴國、遇利長姊夫中川宗伴、給之曰、德川氏敗績、其黨盡潰、西師轉嚮、向加賀、宗伴、告利長、利長疑懼、收軍而退、吉隆、復大聖寺、而及聞三成、招織田信秀、三成、遣僞金、以饋秦資、八月、饋

續日本史卷一　石田三成　二十八　我自刊我書

一說三成弟重成高野山成作武州岩槻

僞金、結信秀、啗以大封、東軍攻信秀、三成救之、不及、會諸將於大垣、定方畧、三成營伊吹山、布陣、小早川秀秋、陣松尾山、吉隆疑其有異心、陣其麓、吉隆、有惡疾、以繒蔽面、不甲、在輿、謂左右曰、戰若失利、遣刎予矣、既戰、聞秀秋巡衞下、吉隆怒曰、豎子果叛、勿免之、麾衆邀擊、敗之、東軍三面來萃、武藏守、戶田重政、因幡守平塚爲廣等防之、皆死、湯淺五介、馳退、告故、吉隆悉散贐金、使各自散、行、謂五介曰、勿令人傳予元、乃自刃、五介刎之、而埋泥中、吉隆子吉胤、稱大學、大吉之、及義子山城守賴繼、皆走、三成敗還、而遇山關、屏息潜行、採拾支飢、卒患下痢、匿民與家、或謂曰、今也、官懸索治部甚急、而汝藏之、事發、必逮捕、勿藏焉、三成憐之、語家翁曰、子不可免、汝速自首、翁曰、余非敢傳君、而但畏其難庇、幸他行、三成曰、吾疾矣、行亦死、不行亦死、寧與不利于汝而死、不如利于汝而死、翁使出告、田中吉政、縛三成、初、三成居約、輸吉政事之、太悉、既捕、遇之如故、觀于德川公、命醫、治其疾、三成父、隱岐守晴成、兄、木工助重成、長子、隼人正重家、姪、右近大夫朝成等、在佐和山、皆自殺、十月、朔、三成斬于京師、三成少子左吉、脫走高野山、未至、從者、奪貲財而去、左吉、僅免、入山、山僧拒不納、則流寓失據、而遭縛、尋殺焉、增田長盛、放于高野、長

盛次、稱兵大夫、仕尾張、食千石、大阪前役、屬東軍、勝則聽、敗則否、後役、屬豐臣氏、紺甲錦袍、出戰、東人以爲非常人、而問其名、不告、鬪死、衆以長盛猶存也、搶其佩刀、知其爲盛次、此役、大谷吉胤、兄弟並死、增田長盛、賜死配所、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六終

續日本史卷十　石田三成　二十九　我自刊我書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七

列傳七十三

尾張　一色重熙　書

外國一

續史氏曰、符史云、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經營天下、其後、少彥名命適常世郷、先儒以常世郷、爲外國之謂、其土、則少彥名之所經營、其傳、則少彥名之苗裔也、韓明等、諸蕃之先、皆出于我矣、果然乎、其初世、簡朴敦厚、有類皇國者、世逾降、俗逾澆、而入超浮薄險譎、而鷹揚狼噬、殆非人爲也、朝廷見其貪獸、肆其去就、而不敢羈縻、彼乘其禁網寬洞、或有窺窬邊疆者、此不可以不膺逐矣、於是、皇師有事于異域、而載籍間存海外之事、是不可復蕪沒、因作外國傳

朝鮮、在對馬之北、舟程、一日可至焉、其先爲檀氏、檀氏亡、箕氏嗣、箕氏亡、衛氏嗣、衛氏亡、高氏嗣、改國號、爲高麗、或稱高句麗、或下韓、或弁韓、或弁辰、與新羅、百濟、鼎峙、新羅、或稱辰韓、百濟、或稱馬韓、是爲三韓、高麗之地、東至海、南至漢、西北隣遼河、新羅之地、東南至海、西至智異山、北至漢、百濟之地、東南至海、北至漢、上世、素戔鳴尊、帥其子五十猛、到韓國曰、此地、吾不欲居、乃還、少彥名、亦到此時、朝廷務尙簡易、而不絕其朝貢、神功后、親征三韓、新羅先降、高麗、百濟聞新羅降、而又降、叩頭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絕朝貢、推古之世、隋國、起兵、入高麗、高麗擊却之、以捷入奏、天智元年、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乞救、乃遣軍將援之、高氏亡、王氏嗣、終倂新羅、百濟、居松岳、是爲東京、以平壤爲西京、南北朝之時、高麗人來、其後、聘問不絕、高麗王、王顓、爲其臣李仁人、所弒、顓無子、以寵臣辛旽子禑、爲嗣、禑旣立、與其臣李成桂生嫌、成桂攻禑、禑力竭、讓國其子昌、成桂廢昌、立顓族瑤、旣而逐瑤、簒國、依舊號、曰朝鮮、其疆界、東南至海、西接明國、北接靺鞨、中有八道、中央曰京畿、東曰江原、東南曰慶尙、南曰忠清、西南曰全羅、西曰黃海、西北曰平安、東北曰咸鏡、慶尙、忠清、全羅、三道、地廣物衆、稱富庶、俗尙文學、人才之出、比他道、尤多、平安、咸鏡、二道、俗尙弓馬、兵士比他道、驍精、大凡、郡四十一、州五十八、府三十三、縣六十九、國出銅鐵、有大棗如梨者、人知田蠶、作綿布、成桂、晩更名旦、歿永中、以老子芳遠立、芳遠長子、不肖、第三子祹、爲嗣、祹大舉入寇對馬、九州兵救對馬、戰少利、再戰破之、屍排塡崩、死者無算、流屍蔽

江原一作江陵又云南曰全羅西南曰忠清

海、役數年、來貢一切輟、禑子珦、珦子弘暐、相嗣立、弘暐嬰夙病、讓國於叔瑈、瑈死、子晄立、晄死、子幼、兄暲子娎立、娎死、子㦕立、㦕子、𤨒早死、乃哀㦕成疾、以國事讓其弟懌、懌死子峼立、峼早死、其弟峘立、弘治二年、日本船、偶漂入朝鮮、峘遣兵掠擊之、永祿初、日本船、二十五隻、又入、又遣兵擊殺殆盡矣、識者非之、峘死、其姪昖立、初、朝鮮與足利氏、有好、屢入貢日本、申叔舟者、以書狀、往來、而臨死謂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毋之貢聘多闕、天正中、豐臣秀吉、遣宗義智、及其臣柳川調信、僧去蘇等、喩昖、賜以鳥銃鎗刀、朝鮮有鳥銃、始于此、昖命僉知黃允吉副成金誠一、隨義智入貢、秀吉延見二人曰、中國久屬分裂、諸侯離叛、時之、或闕朝貢、今國家新定、汝國先修聘禮、天子嘉之、明國未至、我欲假道汝國、而往問焉、汝宜爲鄕導、則遣歸二人、遂使調信玄蘇復喩昖、允吉、誠一、復命、昖恐懼、誠一曰、妄虛喝也、允吉曰、以允吉觀之、不若子意、昖命二人、館官使館、以私問諸調信曰、豐臣公、欲明貢、而未奉冒、貴國能辨之、則無事、不者、公必出師、子等、不欲就意從事、而卽安于明、公不赦遂子、昖以敵讎來承命而已、誠一憚難、飾辭沮征議、玄蘇鹿釋曰、豐臣公、自有處置、而弗假子意矣、欲出朝鮮、上下疑懼、喩離轄々、老臣曰、具狀以告明國、首相曰、然則、明人疑我、與日本有私、不如諱之無告矣、曰、事泄聞、明人疑我、倍甚矣、遂論曾爲慶尙道監司、金睟、爲慶尙道監司、李洸爲全羅道監司、尹先覺爲忠清道監司、俱修城隍、而督操練、衆苦之、怨聲載路、井邑縣監李舜臣、以果毅著名、超拜水使、申砬、李鎰亦有驍名、聘、遣砬鎰、巡視郡國、砬、審事朝有功、而意輕日本、所至、要人立威、已還、老臣柳曰、倭勢奚若、曰、不足患矣、文祿元年、小西行長、入釜山、釜山僉將僞狼狽退還、閉壁、壁敗見執、左水使、朴泓、不敢支吾、棄城而逃、多大浦守尹興信、戰沒、東萊亦陷、守將宋象賢死之、行長嘉其節、收葬焉、於是、諸縣瓦解、行長鼓行至鵲院、加藤清正等、諸軍相繼上陸、諸道敗聞交報、擲比聯屬、昖、部署將士、分防諸道、特命李鎰、爲大將、率京兵三百、兵不足、以市井白徒、充之、多自匿不行者、鎰受命、三日、未發、乃促遣焉、申砬、請往援鎰、遂以砬、爲都巡邊使、招募武士、砬性殘忍、衆不樂屬之、無敢應募者、昖以劍與砬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劍、金功、守慶尙左道、金睟守其右道、小西行長、截斷中道、令聲聞不得相通、李鎰、兵敗、還忠州、轉赴尙州、牧使已遁焉、判官權吉、守而無兵、鎰請斬之、吉、請自出促調發、乃允之、翌日、吉集衆、皆農民也、鎰、發倉賑散民、凡千許人、莫一堪

戰者、故人、告鎰曰、敵近、鎰以爲妄言惑衆、因斬之、其人臨死曰、明旦、敵不來、而後斬未晚矣、鎰弗聽、斬以徇、其後、無復告變者、鎰進軍、小西行長、設伏橋下、鎰軍半渡、伏起、聯銃急發、鎰衆擾亂、行長縱兵鬬、而殲之、鎰棄馬解甲、赤體挺走、士卒皆沒、鎰聞申砬在忠州、而投之、砬欲扼鳥嶺、聞鎰敗而還、行長陷嶺、砬入城潰、衆不知其所在、既索之、纔以保彈琴臺、背水而陣、行長分兵夾擊、砬敗死、餘衆相排沒溺、加藤清正、會行長於忠州、分道趣國都、初、朝及大臣議防禦、四求方略、或建議曰、日本所長、刀槍也、請造甲、而扞禦焉、朝然之、令函人、迫趣取辦、既成、擐之、人不堪其重、乃捨矣、諸大臣緘口無策、有一人、憤氣而前、衆注目、問曰、子有奇計耶、曰、有設高棚於漢江、而敵近、縱射之、以令不能濟矣、或曰、奚以禦敵之矢丸、其人無語而退、廟謨愚昧、大率斯類也、朝聞李鎰之敗、驚愕、唯希申砬之捷、俄有軍卒三人、馳至、報曰、申砬敗死、朝不知所出、都中鼎沸、哭聲震天、朝分遣諸子於諸道、徵兵自援、世子、遂奔于平壤、從者不滿百人、皆無糧食、中路從殘、諸軍悉潰、全羅道巡察使、李洸、入援、而聞朝已奔、途還、或留洸徒還、洸更合忠淸道巡察使尹國馨、慶尙道巡察使、金睟、凡五萬餘兵、至龍仁、遇官軍、三人皆文弱、暗兵機、

而未交兵、先遁、士卒四散、委器械、蔽路、元帥金命元、既弃漢江、而退、副元帥、申恪、不從、屯楊州、而合李陽元兵、以邀擊淨田氏、斬首僅六十、以爲殊勳、自軍起、至是始有捷、命元、憤恪剛愎違命、請誅之、朝許諾、亡幾捷書至、朝遽赦恪、不及、則遣申硈韓應寅、助命元、守臨津、夾水相持、而斂舟筏、不戰、官軍、設伏誘退、硈應寅覺衆追之、副將劉克良曰、敵非遽退者、必有以、勿追、硈叱斥曰、怯夫勿言、克良退歎曰、我豈爲國非爲身、即以麾兵而先涉、伏起、克良奮戰而死、硈、被擒、士卒自投入江、如落葉、留者、悉殺、命元、應寅、喪氣而走、官軍、至安城驛、分兵、小西行長、由平安道、加藤清正、由咸鏡道、黑田長政、由黃海道、皆引軍北入、北道兵使韓克誠率六鎭兵、邀清正、而遇于海汀倉、戰敗、遁保嶺上、清正襲之、克誠兵、悉潰陷澤、死者無算、克誠、入鏡城、遂被擒、會寧吏、縛二王子、降清正、朝在平壤、聞諸軍交敗、而官軍將至、議遁、倉黃顚仆、會李鎰奔還、鎰於將中、素有重名、衆喜悅、迎之、則布衫茅鞋、無人色、或謂曰、衆待君爲倚賴、而形容如斯、何以慰衆、辦與錦衣、而茅鞋如故、見者笑曰、衣鞋不相稱矣、朝又命鎰、防官軍、時、鎰之屬士數十、皆淵敝、不可用矣、則以他軍、屬之、鎰點兵不即發、老臣促之、而後行矣、守兵各自爲遁計、朝、聚父老、喩慰

守之誼、父老、俯伏承命、朝、留左相尹斗壽、右相柳成龍、元帥金命元、守平壤、而自遯、父老失望、罵曰、何故給我曹、入城而令魚肉乎、挺刃遮路、紛譁不可制矣、朝、欲入咸鏡、聞既失守、赴義州、小西行長陷平壤、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薲、攻平壤、再戰再敗、而聞朔寧守將沈岱、頗有氣節、謀復國都、一戰敗死、初、朝在平壤也、遠近轉輸、既委去、自後糧餉不給、時、會大旱、則禱雨於檀君箕子、皆無驗、且國民、役于軍事、無暇稼穡、翌年大饑、餓死者盈溝、老臣延議、府松葉與米相和食之、會大雨連日、疾疫亦多、而僵屍滿野、虎豹出亂、其閔、官兵多殺之、韓人所氣稍覩、既衆不敢出、既而、約和、官軍、弃都城、而南下、金命元、權慄等、皆約追官軍、慄等抗官軍、小捷、而孜功輕進、嵩彥伯諫不可、轉鬬累敗、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擁衆入晉州、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圍之、此際、牧使徐禮元、合明人、在尙州、聞變、馳反、與保守、官軍、起飛樓、而毆城、城兵、亂發矢丸、官軍、環竹盾、而日陣、千鎰與禮元爭、勢相惡、以此號令乖違、衆不知所從、會大雨城頹、清正長政、率衆入城、殺其兵千餘、禮元等皆沒、得脫者、僅々數人、自軍起以來、此敗爲最甚矣、頃之、和成、朝、歸其都、人馬死者填積、與畿邏道路、民庶百不一存、慶長元年、明使赴日本、請朝鮮亦發使、朝知

其和議未堅、而危不許、強之、乃遣黃愼者、既至、豐臣秀吉、以其賤斥之、二年、官軍、復征朝鮮、朝鮮國震動、朝、弃海州、命李舜臣、元均出拒、二人不相善、均譖舜臣、舜臣下獄、舜臣母、驚悸而死、諸將交救舜臣、遂釋、削其官職、均專擁兵柄、至閑山島、改舜臣約束、號令無度、而引妓妾於帳中、日夜事遊戲、諸將以下、不能輒見其面、而斛其觸怒者、即刑、衆怨之、朝、促均進抗官軍、均至絶影島、小西行長、僞伏爲走、均、驅衆爭進、時、風烈海湧、艦船亂、夾還者加德島、將士皆渴且憊、且飲、伏起、掩之、殺四百餘人、均奔巨濟、權慄爲元帥、在固城、謂均、令更進、均忿懣、飲酒、行長傳之、均方醉、未覺、衆潰、行長斬均、別將裵楔曰焚糧仗而遁、南海順天、望風陷沒、加藤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會行長而攻南原、權慄等、不戰而走、清正攻黃石山城、斬其守將郭𧺝、自士林、有勇名、在城中、衆倚以爲重、而一戰敗走、諸軍皆奔散、復起李舜臣、爲將、至珍島、遇官軍、遂發大敗、日本一校將、誤所殺舜臣、雀躍、進掠、毛利秀元、進兵全羅錦、黑田長政、爲先鋒、燒夷縣邑、而官軍、保蔚山順天泗川諸要地、首尾聯接、緩急相助、朝又謀逐官軍、三年、官軍、撤還、李舜臣、合明將鄧子龍等、攻小西行長、子龍敗、舜臣轉舟赴救、官兵銃之、舜臣殪、臨死而起、謂從者曰、我死、士氣

汨撓勿發喪、吾畢而賦兄子先代總軍、行長役明軍、先陞衆救明、而得免、行長等諸軍隨而役、賂復其居、明人置戍而退、朝鮮苦明兵之暴、而恐日本之威、而欲通款、九年、徳川公謂宗義智曰、豐臣氏有事于韓國、我不敢與焉、我於彼固無怨也、彼苟欲入貢、我不防之、雖然非自我求之、汝體我意而往誠之、義智遣使諭瑠、瑠聞之喜、偕交集使孫文彧、因義智請修聘貢、且求囚者、十年、義智挺文彧入京師、見徳川公於伏見、公悉放囚者、十二年、瑠遣呂祐吉入貢、朝于江戸、駿河二府、自此而後、貢獻不絶、毎將軍襲代、輒朝、承爲日本屬國、

兀良哈、昔者爲鮮卑之地、吐谷渾契丹、迭有其地、在朝鮮之北、土著有城郭、加藤清正討朝鮮、乘勝入之、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七終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八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七十四

外國二

明、在朝鮮之西、陶唐夏殷周之地也、古分州爲九、曰冀、其土白壤、曰兗、其土黒墳、曰靑、其土白墳、曰徐、其土赤埴墳、曰揚曰荊、其土塗泥、曰豫、其土壤下土墳壚、曰梁、其土靑黎、曰雍、其土黄壤、唯殷世分冀置幽并二州、分靑置營州、夏殷沿革、大率不出古範、周置冀兗靑揚荊豫雍、如故、併徐梁、加幽并、冀地、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兗地、利漆絲、其民二男三女、靑地、亦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揚地、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荊地、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豫地、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雍地、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幽地、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并地、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凡土田傳潟、或休一歲、或休二歲、而後種、以試種之地、爲民田、秦取周、漢取秦、魏晉宋齊梁陳隋唐相禪、而篡改其國號、皆僭稱帝、其間割據邊隅、而僭號帝王者、以百數、爲師徒不用實數、而得數萬、則稱十萬、得十萬、則稱數十萬、其得其首級者、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歷世概爾、魏時、國淵者、用實數獻捷上、魏異之、其不生、關梁誇飾如斯、觀始通中國、晉宋承之、聘問不絶、事見其國史、然皇朝史不載其事、蓋畢其國也、觀晉至梁陳、國勢分裂、無寧歲、隋取陳、隋主爲楊堅、堅子廣、通中國、事在前史、隋起兵號二百萬、其傀儡者僭之、以人爲高麗、高麗擊卻之、遂使使來奏捷、且獻方物、因齎隋鐵三十萬衆、攻我、反爲我所破、故貢獻此兵數、隋用於高麗、用實、故致斯亂、隋耳隋亡、唐代之、聘使屢來朝廷、亦遣使報之、唐常厚待焉、延喜中、唐亡、國復大亂、五代、隨立隨亡、天徳中、宋起併其國、承延中、僧奝然私如宋、宋主趙炅見奝然、聞日本皇系相紹、臣下皆世官、而大息久之、顧謂其宰相曰、世祚遐久、其臣亦世襲不絶、此蓋古之道也、我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我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我之心焉、深宗仰日本、自勵焉、是以宋之治、比前代稍優矣、文永中、元主奇渥温忽必烈、既陵轢宋國、使人來奏曰、冀自今以通問結好、以相親睦、朝廷惜其不義、不聽、強乞、終不聽、弘安中、忽必烈滅宋、自代之、使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來寇、官軍伐滅焉、忽必烈欲再寇、

其臣劉宣諫曰，再興日本之師，安危繫焉。日本海洋萬里，風土淵遠，其國地險，徒衆殺多。役兵四集，我師縱發，萬一不利，欲盜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況日本相懸萬里哉。忽必烈覺其言，而不敢復入寇。忽必烈死，子鐵木耳立。其臣也速谷兒勸鐵木耳伐日本，鐵木耳曰，今非其時。遂使使求和，朝廷終不聽，終元世不納其貢。南北朝之時，明主朱元璋起。元璋少時，家貧愁黯亡行。年十七，父母兄俱餓死，元璋貧不葬。里人給資用而役焉，埋葬，衆賤之，無敢庇元璋者。元璋爲僧而游食四方。當是時，元主失政，盜賊蜂起，元璋亦擁兵而爲盜，衆稍來歸，竟滅元，自有其國。爲直隸者二，曰北京，曰南京；爲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元璋命史官編元史，以宋濂王禕充總裁。濂以學術師法文章古茂，稱其國爲一代宗工，禕與之領頤。史既成，無條理，則改正編與其編者，先後三十餘官，誅其事者，不知其幾百千人，猶不免獄檄請怨於烈入日本事，而本紀則曰軍大失利，十存一二，相威傳則曰士卒十喪六七，日本傳則曰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作佛事則本紀必書，游王城則入之遊樂志。遺不台與當不台、完者都與完者拔都、石抹也先與石抹阿辛，各一人有兩傳。阿塔赤與阿答赤，非異人，既有附傳，別有傳。忽剌出亦有附傳，別有傳。凡肉杂此之類也。關西親王在西海，親王諱良懷，後醍醐帝之子也。西海人利明人怯弱，屢侵其國。元璋震怒之，使楊載告親王以邊害曰，宜朝則來，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爲寇盜，即命徂征耳，王其圖之。親王惜其辭禮不遜，而不答。邊民復入明，攻山東，轉掠溫台明州，遂犯福建沿海諸郡。元璋使趙秩諭親王，而北邊親王不敢北，然發使報之。元璋陰賄之，贈文綺紗羅。是歲邊民復掠溫州，由是以降，無歲不有兵難。元璋留沿海諸城而防之，耳不敢來報。爲元璋致書足利義滿，固不習中國故事，而推尊義滿爲王。義滿喪之，不敢拒，竊自當爲遜承中。元璋死，長子標早死，標子允炆嗣立，通信於中國。標弟棣害允炆而篡立，方孝孺景清等不義之，交口罵詈，棣皆屠戮，而極慘刻。足利義滿薨，棣使周全來祭，且致賻。義滿子義持忿然爲也，防絕明之通聘。義持子義教從容許和，此後通使不絕。棣死，子高熾立，高熾死，子瞻基立，瞻基死，子祁鎮立。瓦剌入寇，執祁鎮而北去，祁鎮弟祁鈺自立。祁鈺

還，廢祁鈺。祁鎮死，子見深立，見深死，子祐樘立，祐樘死，子厚照立，厚照死，無嗣，從弟厚熜立。厚熜，見深之孫，祐杬之子也。大永三年，大內義興、細川高國二使至寧波府，爭先爲國之使，賂府吏，吏則偏之。義興之使怒，毆府吏，殺之。自是攻明無虛歲。天文十年，明人來尋役，贈綾羅錦繡猩猩皮諸物於大友氏。十二年復來聘。後十五年，來佐伯。明人以故時貢聘大內氏，大內氏亦遣使答之。大內氏亡矣，燒失符節，使信不通，貢聘乃絕矣。弘治二年，海盜掠明國，明人苦之。鄭舜功來訴，求禁中聽入貢。此際邊民大起，稱日本人，劫浙江。明人震恐，瀕海州吏，敢擇將率，固浙江福建二鎮，民不相屬，使掠徒肆。乃增設金山參將，分守蘇江練鄉，調募江南北徐邳之民，充戍守。杭嘉湖亦增參將守兵，又調撥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揚。日本民縱掠杭嘉蘇松，取柘林城，爲根據。大江南北大騷擾，既而退，復犯蘇州，入閩廣，攻溫州，陷南陵，擊南京，諸軍奔命，明人大騷擾。自厚熜以來，沿海諸寨，各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總兵官參將游擊等官員，以防日本兵，而甚懼其勁也。至海上有功者，比北邊尤爲殷。厚熜死，子載垕立，載垕死，子翊鈞立。天正三年，明人以虎四頭、象一頭、孔雀鸚鵡若干頭、犀角珍器，來贈之大友氏。十二年，大友氏遣使報之。先是，明人納方物於北條氏康，觀其都下繁盛而歸化者不少。又有贈於尼子毛利氏，殆無虛歲，猶錫獻未及。豐臣秀吉十八年，秀吉召入貢，弗納。文祿初，大舉伐明，朝鮮當其衝，敗問荐至，使者絡繹道路，而明國朝動。翊鈞使祖承訓史儒救朝鮮，二人以驍勇名其國者也，皆破胡軍，而甚輕日本。至義州，聞朝鮮人曰，和退否。曰，未。承訓喜，舉酒祝曰，天錫我以大功矣。進驅安定館，小西行長擊敗之，斬儒，明兵大亂，相踐踏死者無算，承訓僅以身免。蹤論者石星爲翊鈞曰，姑和以紓禍。翊鈞然之，乃募使者。嘉興人沈惟敬應募。惟敬傅行，有口才，與燕似家僕鄭四者有舊，鄭四答遊對馬，以此惟敬粗聞知中國事，星召惟敬與語，喜之，遂使惟敬多齎寶貨而往爲平壤，說小西行長和。既而行長怒惟敬違約，惟敬擇答入明，明上下恫懼，皆衒揃而立。翊鈞不知所爲，懸令曰，能有不和軍者，千萬金封伯爵，世世無絕。莫一人應之者。衆推宋應昌曰，應昌去歲容和，兵必來，是能見機者也。翊鈞拜應昌爲都御史，令李如松平寧夏而還，又拜之爲東提督，兼遣之君，猶欲和，命沈惟敬偕前議。惟敬復說小西行長，相約而還，道遺如松，語以和媾既成矣。如松然惡激功，叱之，且曰，惟敬險邪，可斬。人或救之，參謀李應試曰，宜藉惟

敬給和、而陰畏之、如松然之、二年、如松次于肅寧館、使傳將查大受耕惟敬而往矣、行長使一將以二十八人出迎之、順安、與欲爲大受狩起召兵、格鬪、僅殺三人、行長謂如松、如松愚遣之、遂以諸軍攻平壤、如松攻小西門、使其弟如柏攻大西門、吳惟忠駱尙志攻北門、祖承訓攻南門、承訓欲立功償前敗也、知官軍易韓人、詭爲其裝、遂逼不備、行長輕之、專守三門、明軍挑戰、如松斬其先退者、以狗而募死士、從鉤梯登城、行長殊死禦之、承訓卻裝露明甲、傅堞、行長驚怠分兵捍拒、如松如柏等二門、行長弃城而去、如松乘勝深入、小早川隆景邀于碧蹄館、大敗之、追北、至臨津、虜軍排擠墮水溺死無算、如松僅免、終夜痛哭、聚敗軍、退入東坡、始知官兵強勇、而屏息自保、爲朝鮮人勸更進、如松託雨泥路滑不前、更保開城、而遂使其國將兵請代爲加藤淸正旣取咸鏡、收軍還國都、明人駭曰、淸正將平壤、扼如松歸路、如松聞栗、退走平壤、遂使沈惟敬計和、惟敬赴北京、與石星定議、修和親、言者詆其屏國、翊鈞不聞、三年、以李宗誠爲正使、楊方亨爲副使、惟敬爲鄉導、並赴日本、初惟敬自以爲正使、及命下、失望、遣石星曰、約束多謬、事必不行、星強遣、土慶長元年、正月、惟敬謂二使曰、吾先往結和、二使許之、惟敬單辭巧媚、獻爲物而還、欺宗誠曰、和敗矣、不日、和復來、宗誠怖、遁去、方亨曰、事將何如、曰、爾國奉日本耳、翊鈞更使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使、多出金帛、而資遣爲八月、二使至伏見、見于豐臣秀吉、致翊鈞書、秀吉見其書辭倨傲、而不報、遂二使曰、再起兵、屠汝國、二使竊以爲虛喝已、而見沿道將兵爲、知其非虛、然畏復命得罪、而多買邊海珍貨、僞造秀吉答書、二年、二使歸、詭報曰、和全整、石星信之、餘衆皆疑、亡幾、官軍至朝鮮、於是、方亨吐本末、出石星前後手書委罪惟敬、翊鈞逮星惟敬、而索國得買道、以邢玠麻貴楊鎬丁應泰道一元等、援朝鮮、星下獄而死、惟敬遣叛、明韓交唯罟惟敬、惟敬着縮不知所爲、欲終加藤淸正取和、淸正不聽、惟敬益着、因小西行長、丐歸化、行長許之、邢玠聞之曰、彼入日本、深爲明患、則遣兵邀走路、因殺之、明軍至朝鮮王京、官軍已入慶州、據閑山島、南原守將楊元遁、全州守將陳愚衷亦遁、官軍臨王京、及冬、軍退、明軍四萬人、分爲三協、高策將中、李如梅將左、李芳春解生將右、麻貴楊鎬率之、合朝鮮軍、攻蔚山、加藤淸正救蔚山、貴遣黃應陽給淸正丐和、邢玠、則益攻之、蟻附上城、淸正投巨木石、拒之、貴鎬知其不可力取、而休戰爲長圍、絕汲道、三年、春、小早川秀秋、浮田秀家等救蔚山、而出明軍背、淸正

順天朝鮮　倭作栗林　今從別撰　偽及身[illegible]　鮮史

自內逃之、明人省皇敗師、鎬僅與馬先逃、餘衆土崩、相枕仗藉、陷琉、捨士卒、亡二萬餘、詭以捷而報、且曰、僅喪百餘人、既而敗狀聞、翊鈞怒、罷鎬、責貴樹功以償罪、是役也、謀之經年、傾明國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破事於一旦、舉朝嗟恨、翊鈞以萬世德代鎬、旣日本諸將承豐臣秀吉旨、多撤軍而還、唯小早川秀秋、加藤淸正、小西行長、島津義弘等、十餘將、十萬許兵、留屯爲、分兵爲四屯、秀秋守釜山、淸正守蔚山、行長守順天、義弘守泗川、萬世德邢玠相議、使麻貴當蔚山、劉綎當順天、李如梅當泗川、陳璘以水軍、分布忠淸全羅慶尙諸海口、以應三將、皆畏官兵之勁健、而擁兵不前、翊鈞狩召還如梅、以董一元代之、七月、綎畏行長勁、欲給執之、謀洩、八月、爲行長所伐、乃退、九月、貴師屢挫、又遇立華宗茂、三戰三敗、淸正乘其弊、擊大破之、璘亦弃舟逃洪、獨一元進、暑晉州、乘勝渡江、取數壘、時義弘在新寨、築金海固城等七壘、一元直逼新寨、茅國器謂一元曰、破諸壘、新寨自然、遂攻破諸壘、十月、一元發礮碎寨、殆陷爲、營中誤失火、上下擾亂、義弘乘之、騎兵先奔、餘衆相踐蹂、伏尸二百餘里、死者不可枚舉焉、一元既還、晉官、日本軍皆撤還、小西行長最後、陳璘鄧子龍陳蠶馬文煥等、要之、戰于海中、子龍敗死、璘失利、蠶文煥救之、黃行長却、行長退、合島津義弘、反擊、破虜軍、劉綎以生兵來、行長義弘擊却之、璘等還、詭報曰、擒義弘、出他首、祇之、綎貴亦以捷而詭報、翊鈞皆信之、論功、璘爲首、綎次之、貴又次之、初、李如松父、爲成梁、世居鐵嶺、有九男、如松最果敢、其次如梅、麻貴居沙嶺、並以將種、而顯聞焉、號曰東李西麻、自餘、祖承訓宋應昌邢玠楊鎬、董一元劉綎陳璘鄧子龍、皆以名將、稱于國中、而抗官軍者也、相角前後七歲、而無一勝、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國勢大悴、初、沈惟敬獻務性丸藥於豐臣秀吉、議者曰、外國所獻、不保無毒也、則命侍臣二人服之、踰月不死、秀吉與前田利家、小早川隆景倂之、未出數年、相繼而死、於是、始覺其爲毒矣、翊鈞季年、愛覺羅氏、起滿洲、乘明弊、侵蝕其地、未幾、奪其國、凡、明主十六世、二百七十七年而亡矣、其遺民朱子瑜等、不義愛覺羅氏、而謀擱之、來丐官援、官不出師、爲子瑜不食其粟、終歸化矣、

續史氏曰、余考地理、昔者、高辛氏畫九州、虞夏后、承之、平水土、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四海、以定五服、服五百里、有國之者、位置井然、善布諸侯、嚴正疆界、此亡乃參合之乎、何者、九州之地、不均齊、或分、爲十二州、輿各有變遷、是可怪、一也、冀都冀州、南嵌北縮、而冀北二千五百里、入沙漠、

非九州之地、是可怪二也、周吏之成九服、服五百里、方正截然、廣下四乘而未聞沙漠入周域、又未聞東逾海西逾流沙、九州如充時、呼九服何爲者耶、五服與九服、理難相掩、說者苦之、強爲之說曰、禹貢當面、周官當方、或曰、禹五服王畿數兩面、侯服數一面、周官王畿不在服內、除畿數方面、或曰禹貢數一面、周官王畿外八服皆累四面、或曰古今尺有長短、或曰後世有人迹屈曲、故互相斷不升確論也、有仍以一成、旣夏王殷起于七十里、滅夏、周起于百里、滅殷、諸侯之大小可淮知矣、至周末、諸侯頓大矣、於春秋、晉最大、於六國、楚最大、子産偁晉爲數圻、蘇秦謂楚爲地方五千餘里、晉楚不出周之服圖、以伍諸侯而據方隅、才保一二州、有數圻五千餘里、安以充其理矣、漢之土地幅員雖超周、以舟與所通爲貢域、不必其有也、六朝分裂、無大國、隋爾一併之、通好我皇國、使聘相蹈于路、唐克羅我地形、而有謂倭國都方數千里、推之、知彼之里數、詭左莫好于此矣、斯際、我國都不太廣、猶有彼謂而若充彼謂、以度我畿內、爲方數萬里、可也、以度四境、不啻億兆也、明淸與地、旋溯于隋唐、未聞國都方數千里、由茲較和漢廣狹、則不論既辨矣、人或不深考之、願欽西土之宏大、可以一哂也、

續史氏曰、余考兵勢、軒轅氏創爲萬國、以分諸侯兵、堯舜禹皆依其制、至商存三千餘國、周發討商、八百諸侯會之、書記其衆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以其車卿配諸侯、一侯或不保一兩、嗚呼、奚兵之少乎、此竊謂發之麾下耳、不建諸侯之衆也、則按史記、諸侯會者、車四千乘、然則諸侯各五乘、是亦不足以爲多矣、周既三分天下有其二、兵衆如斯、因推商衆、蓋有億萬、周發克商、滅國五十、封國七十一、凡諸侯不啻千也、然於傳、有周千八百諸侯、雖數不相合、此亦一說、不足以深致也、春秋距周初、未遠、更相吞滅、國名見于經傳者、百七十、其最著者、拔十二、雖時有盛衰、兵有多寡、例盛孫衰、絶多補寡、各國、轍三軍、凡十二國、共三十六軍、古今雖異、域內之兵、不太異、以其軍分之、千八百國則五十國共一軍、若分之萬國、將如之何、且春秋諸侯、莫強于晉、晉當世莫強于齊耳、城濮之一戰、取勝、兵唯七百乘、而未聞其國有萬乘也、晉稱數圻之地、兵賦如茲、王者以一圻、有萬乘、然不能焉、漢初封侯者、百四十三人、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據兵法、使七家賦一兵、則大侯不過千四百兵、小侯不過千兵、一來大小侯總兵、不過二十萬、數世之後、雖戶口殖息、子孫驕逸、亡國者、前後相踵、至劉秀之世、存者唯三侯也、宜矣、梁與領國、王莽篡位之不離也、三國之時、魏最大、然兵不逾三十萬、曹操告擅域之詔、可以證矣、吳兵三萬、能挫操勢於赤壁、此役、雖操衆八十萬號百萬、固非其實數也、魏志云、破賊文書、以一爲十、蓋師徒亦是類也、擠於國國七雄之際、楚居于吳地、而稱帶甲百萬、秦齊三晉等、割據于魏地、而各國稱數十百萬、以區區三晉、猶稱失數百萬衆於秦、而猶有遺類、以國勢不至凋萎、呼、奚妄昏之甚矣、晉主炎封諸子弟、爲王者二十餘人、大國置三軍、兵五千人、邑五千戶、大國、小國以差降損、而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渡江以後、九分食一、由斯觀之、兵亦不必如其數也、晉主擁虛器、畏首畏尾、耗盡不自保也、隋氏混一南北、騁弩強勢、終掠高麗、兵百三十萬、號二百萬、高麗逆擊破之時、高麗屬我皇國、以捷來獻曰、隋與三十萬衆、攻我、反爲我所破、凡斬獲者、矣衆多、高麗數隋兵、誠應多之、反少之、實無其詞矣、然則隋無百餘萬衆、可復知也、唐勢不及隋、宋不及唐、元不及宋、猶能奮螳斧、犯我西邊、自取敗衄、素其分也、明氏兵衆較遜隋唐、當此時、安南兵二百餘萬、號七百萬、蓋其數亦濫矣、明攻之、覆巢穴、此似明兵多于彼者、不必然也、明人桂萼謂、天下兵籍、九十七萬、假令明用其全兵、不有百萬、況交代使之乎、豐

臣氏征韓、韓與明、相爲脣齒、以守其國、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我兵渡海懸軍、深入、非有餘力、安得克之、且軍國、諱敗矜勝、古今所同然、彼敗績不能自掩、筆于史、鐫于梓、公然布之世、核實姦加之、人或不敢審覈、而啗于彼誇誕、以爲我兵力不及彼、此奚心耶、

續史氏曰、余考幅員、世人或謂、西土幅員之多、非皇土能所及也、衆傳以爲實然、此蓋起于誤方百里之解、賈氏解周禮曰、方四百里、徑只百里、衞氏撰漢官儀曰、長安城方六十里、經緯各十五里、朱氏語錄曰、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世人或未致之、以方百里爲方面各百里之謂矣、物茂卿之博學、且猶誤之、以公侯之國、當我土二百七十萬石、吁、是奚之說耶、孟子曰、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朱氏引徐氏說、注之曰、君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以我國量量之、一口食歲一石八斗、食其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則我五千百八十四石也、彼公侯不及我尾國上卿之祿、寧敢匹君、彼大國之大、三萬二千人、概上下農、而二十餘萬口、此我尾國之什二也、以此推之、我尾國者、爲彼所謂千里國可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皇土如尾國者六十、以我比彼、其廣狹將何如、然彼土多磽瘠不毛、少歲稔之地、地曠人稀、我土多膏腴

長田恐爲蔵確之地、地縮人破、以此、概見彼土、不能無闕晷也、漢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比二千石、月俸百斛、亦能參政事、漢主徵時、九州置刺史、秩六百石、按漢食貨志、食人月一石半、我士、食人月一斗半、以此計之、彼六百石、當我六十石、唐正一品、米七百石、從一品、米六百石、二三品、品降殺其秩、按唐食貨志、人食米二升、我士、人食米五合、以此計之、彼七百石、當我百七十餘石、宋元之秩、雖有軒輊、不失其大旨、明親王、萬石、朱之瑜、談綺曰、官升、以日本六合、爲一升、然則彼萬石、當我六千石、而其威福、重于彼朝廷、而公侯大臣、領政鈞軸、若以其秩、入皇朝、雖小侯、固不敢與之齒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八終

屋此恐作屋恐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九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列傳七十五

外國三

琉球、或稱流求、稱瑠球、稱留仇、稱瑠球、稱流虬、以音相通也、又稱流鬼、稱瑠虬、以音相近也、又稱惡鬼納島、稱屋其惹島、稱鬼島、稱奉島、以其在南海、又稱南島、稱南私、或曰掖玖、亦琉球也、多禰、亦琉球也、掖玖、或爲夜句、爲益求、爲益救、爲邪久、爲屋久、多禰、或爲多褹、爲多泥、爲種、以邪音相通也、推古之世、掖玖人、來朝、欽明之世、復來朝、天武之世、多禰人、入貢其地圖、元明之世、南海諸島、內附、文武之世、置益救郡、屬之、以祿位、與之以冠服、自王妃宗族、至國相衆官、賜與有差、或隷大隅、或隷太宰府、其朝貢歷歷史籍、而不可枚算焉、孝謙以降、省而不記、蓋厭其煩也、延喜式、有南島方物、由斯觀之、非無貢獻也、其國、盛夏蒸溽、隆冬無霜雪、草木不凋、歲中稻再收、仲冬播種、季春移秧、季夏穫之、又播種、孟秋移秧、孟冬再穫、四時栽甘蔗、土不宜麥、有取蕉葉經三年者爲布、地不產鐵、有取螺殼爲釜、無鵝鴈鶴鶉、多蛇蝎、百蟲不蟄、常用蚊幮、其王之世系年代、不可得而詳焉、世傳、鴻荒之時、有二神、降其國、是爲天孫氏、承國、一萬八百餘歲、或曰數千歲、天孫氏、爲其臣所弑、國亂、舜天、誅其賊、一國靖亂、衆推尊爲主、是歲文治三年也、舜天、源爲朝之子也、初、爲朝、謫地到琉球、取大里按司妹、生舜天而歸焉、舜天、與母氏留居、年甫十六、爲浦添按司、二十二歲、立爲王、舜天子舜馬順熙、舜馬順熙子義本相嗣立、義本時、不穀荐饑、疾疫大行、國中大亂、天孫氏復興、號英祖、此際蒙古始大使人、矜天孫氏曰、來則安堵如故、不則必致征討、英祖不往、英祖子大成、大成子英慈、英慈子玉城、相嗣立、玉城之世、國亂、爲三、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王城居中山、至子西威、薨、叔父察度者、起不詳其姓氏、或謂舜天之後也、察度子武寧、武寧子思紹、相嗣立、以尚爲姓、思紹子巴志、併山南山北、巴志子忠、忠子思達、相嗣立、忠弟金福、爲思達之後、文安五年、入貢、寶德三年、又入貢、其後、朝貢不絕、而請互市、許之、則置同易場於兵庫、金福死、弟布里、與金福子志魯、爭立、國亂、金福次弟泰久、定其亂而立、泰久子德、德死、無子、支族圓立、圓子宣威、宣威子眞、眞子淸、淸子元、元子永、永子寧、相嗣立、此時、豐臣秀吉、覇于中原、琉球朝貢疎然、以遠服多故、而未收貢矣、一日秀吉封

鄂覇津城　作倍巴津　嵯峨城　作要瀬　劍坂城　作虎竹城

龜井茲矩以因幡茲矩謁曰茲矩固無望皇國而願君之恩惠得茅土願得琉球秀吉許之茲矩即凡兵仗渉海發風濤猝酷舟檣摧損以溺死天正十五年秀吉征薩摩琉球與薩摩世有隣好寧侵直聘入貢時明國索來琉球有觀于明十八年秀吉命寧召明之入貢犒納十九年秀吉征明寧長罪不朝鮮役中島津忠恒奉德川公命招寧不至討之十四年忠恒使其將新納一氏等攻琉球寧以鐵鎖結艦而據那覇津遂一氏之軍津旁險阻多蛇蝎寧恃之不設備矣一氏焚之寧請以尊嗣膝灘被朝鮮城寧使其弟具志出乞降不許長驅至國都生擒寧及諸族大臣數十人琉球悉平十五年忠恒以寧等見于德川公遂復琉球隷島津氏由是朝貢不絶

蝦夷其土人髭鬚如蝦蝦與蝦音相通故名其國云國或稱蝦蟆或稱蝦狄或稱野作或稱毛人國在陸奥之北海外故又稱北倭地勢險隘中央稍坦為二灘東灘南流入東海西灘北流會諸水為大灘入西海地生金銀人不知鍛錬砂金隨水流出無探者瘴癘氣寒不宜禾穀而無君主御其民賦其田不有文字不知支干但以寒暑知年以盈虧知月為不貴金玉不解音律男女皆徒跣漁獵為業以食其肉衣其皮山有熊羆麋鹿無牛馬黥能成群疾走如飛咀嚼害人衆常畏辟之水有海豹海狗海獺巨鯨如山者又有異魚其形如江豚其鼠鈹長名加志衆魚網其鼠立死國人獵之啖其肉燃其膏利亦廣矣有鮮魚松魚松魚尤多七八月間遡流泝水流塞不通有品布其大者廣可二尺長數丈鳥多鷹隼鷂鷺無雉雞草有百合花黑者上古犯掠奥越二州與其國人雜居鶏貝行二十五年遣武内宿禰察東北之地勢宿禰歸奏曰東夷之中男女並椎結文身為人勇悍是曰蝦夷土地沃壤而曠可擊取也此蓋謂在奥越者也故稱土地沃壤四十年東夷叛宿詔日本武尊曰朕聞其東夷也識性暴強陵犯為宗村無長邑無首各貪封堺相盗畧其東夷中蝦夷最強未嘗服王化汝往征之日本武尊師至蝦夷蝦夷嘗島津神國津神等屯於竹水門而望王師意知不可勝悉棄弓矢謝罪曰本武俘其首帥而歸應仁三年蝦夷朝貢即役蝦夷而作廐坂道仁德五十五年蝦夷叛遣田道往擊雄畧二十三年使人征新羅蝦夷屬之至吉備國夷人抄掠傷郡清寧四年欽明元年蝦夷人並歸附敏達之世蝦夷魁帥綾糟等曰臣等自今以後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舒明元年越邊夷俄數千人内附齊明元年召北蝦夷九十九人東蝦夷九十五人饗之難波

大墓一作　大墓公　一作盤具　又作盤具　大墓公　具公

協饗夷種九人津刈夷種六人賜冠各二階四年阿倍臣伐蝦夷齶田渟代二郡夷人來降授齶田長恩荷以小乙上召聚渡島等夷種大饗而歸五年又遣阿倍臣討蝦夷阿倍臣大饗夷人與祿秩以一隻船五彩絹祭其土神前至肉入龍飽田郡領而歸是歲遣人使唐以蝦夷男女二人示唐主唐主問曰蝦夷幾種曰三種遠者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熟蝦夷今此熟蝦夷毎歲入貢日本之朝問曰其國有五穀乎曰無之唯食肉問曰有屋舍乎曰無之唯止宿樹底天武十一年東蝦夷二十二人賜爵位北蝦夷伊峙岐州等請停人七千戸為一郡乃聽之和銅二年東北蝦夷並作亂養老四年東蝦夷叛殺按察使寶龜中又殺按察使延曆七年蝦夷亂以上田村麻呂討平之二十一年蝦夷酋大基公盤具公等率其衆五百餘人而降誅其二酋由斯蝦夷不復敢入貢元慶二年出羽之夷種作亂翌年平其後陸奥出羽等處饗撫戰內地至一廚無留者世傳文治中源義經免難入蝦夷其從所歷從之義經居東部為土人承其遺化而崇敬尙氣諸部長之名義經權逆所曰波伊被伊被伊謂判官也土俗祝德設像曰遠岐久留美遠岐久留美廷尉也判官廷尉並義經之稱也西部有辨慶祠嘉吉三年若狹守武田信廣辟世亂避渉入蝦夷信廣本姓源氏後稱蠣崎氏取南界畧地寇北地拓闢四百二十里當斯時夷俗既移易為男截髮不冠女子倚髻頗手腕黥卉花而染唇用青草汁尊者耳穿環平者用鉛錫蟄居結藤蘿以支柱稱矣房舍不關狗外而觀子兄弟雜居以同寢食而取卉皮碎擣織布偶得中國細船飯珍異為人性好闘爭故有兵器弓長不盈四尺草皮為弦矢長尺餘施骨為鏃淬以毒草刺及如鞭木幹長五六尺甲冑用海獺皮而制栗不知醫藥若有疾疫瘡瘠則委之山壑而人死莫有喪服親屬互以刀斧擊傷其額流血被面以頭于痛悲也信廣子為光廣永正十五年夷亂討平之使廣領政光廣生義廣義廣生季廣相繼任若狹守季廣兼撫降敵勝降邊民以白封殖羽威令大張季廣生慶廣天正中慶廣遣使人貢請內屬於豐臣秀吉許之遂以松前為氏任志摩伊豆二守民部大輔於是蝦夷入版籍慶長九年慶廣承德川公命約束蝦夷慶廣子孫累世為內臣

續日本史卷之九十九　終

續日本史卷之百

列傳七十六　　尾張　一色重熙　著

外國四

呂宋、一名瑪泥剌、在南海中、北極出地十九度、距長碕可八百里、國管轄百餘島嶼、周年分八季、季四十五日、時氣常暑、歲中稍數熱、多椰子、胡椒、桂樹、檳榔、産金銀珠玉、中國之民、流寓其地、而因其利矣、佛郎機與呂宋互市、見其國弱可取、而略重賂、請牛皮可蓋之地、國王許諾、佛人則剪牛皮、聯屬至數千丈、環土地取之、有司責之、佛人曰、既得王許、終據其地、襲殺其王、遂斥其臣、而蠶食諸島、以擅閩粵海上之利、南海諸番、無敢與抗者、又招中國之流民、借其威、國勢益熾、屢攻寇明人、明人常怖之、明人張鳴岡曰、粵之有澳、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猶虎之傅翼也、慶長六年、入貢、然後貢獻不絕、

阿媽港、或稱香山澳、或稱濠鏡、或稱天川、在明國之南、突出臨海、北極出地二十一度、東土峻巖、西邊平濕、其人因狡、漁獵爲業、大永五年、杜瓦爾人、始寄寓其土、與明人通販、而南海客、交來懋遷、頃之、戶口滋繁、竟爲商賈輻湊之地、皇土人、亦往往赴焉、港人聞中國之肥沃殷富、齊齊之、天文十一年、港人來、著大隅、弘治永祿之際、屢來薩摩二肥二豐諸地、港人、尊奉天主教、伴天連者、以其教來啗邊民、織田信長、頗惑溺之、爲建永祿寺、弘其法、時論致紛紜、則改爲南蠻寺、論議沸騰矣、信長亡後、毀其寺、誅伴天連、而沾染其教者、悉斬之、遂下令、禁天主教、慶長十三年、中國商舶至港、港人利其貨財、殺三百人、翌年、港人來、有馬晴信、以聞、府命而殲港人、報之、後二年、其酋長來謝、請貿易、許之、

阿媽港或作阿馬港又亞媽港

安南、在長碕西南、千餘里、北極出地十六度、晝夜無短長、國有二京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十九州、黎莫二氏王其地、不相下、男女皆披髮、或在頂、或剪髮、以香蠟斂之、不令散亂、人皆徒跣、以地沙濟濕、腳不汗也、衆庶戴笠、不論晴雨、夏日暑酷、歲中稍再熱、無麥、多蠶絲魚鹽之利、産珊瑚玳瑁、有猩猩、犀、象、白鹿、白雉、翡翠等、隆冬無霜雪、草木常鬱茂不凋、人質淳朴、好學、所在築學校、教育子弟、而慕中國之化、慶長六年、入貢虎象孔雀等若干、翌年又貢、大率仲夏以後、得南風、來舶、殆無虛歲、

占城、古越裳氏之地、或稱林邑、或稱象林、或稱占不勞、或稱占婆、其王所居曰占地、中古改國號、爲環、又改爲占城、北極出地十二三度、氣候溽暑、土壤隣安南、世不相善、而舉兵相攻、田畝無二麥、農者少收穫、衆食檳榔、多業漁矣、無米酒、釀椰子酒、飲之、人被短衣狹袖、以白㲲纏胸、垂至足、服飾悉露、有履無襪、日中而起、夜分而寢、以爲常、晝夜分十更、歲月不置閏、每歲正月元日、率象巡行樓所、然後驅逐之、四月、作游船之戲、十一月望、爲佳節、人相賀、十二月望、祭天、高官八員、領四方、方二員、文吏五十員、掌政治法令、有司十二員、司藏貨、將校二百餘員、皆師旅、皆無秩祿、而給魚鹽、以充食、畜産有猫、象、水牛、山牛、牛不任耕用也、有鱷魚潭、土人相訟弗決者、輒跨牛、臨其潭、鱷躍食其曲者、而其直者、數往來、不有害、人之疾病、采生藥服之、其死也、王七日、官族三日、庶人即日、葬焉、櫃中盛屍、燒之水濱、取其骨、王則收于金函、官族則銅、庶人則瓦、以沉于海中、男女皆截髮哀悼、每七日、焚香、祭奠、至七七而罷矣、互市、用金銀、無錢、慶長十一年、中國召其朝貢、遂來、其後、每歲抵長碕、交易通商、

暹羅、古之赤土也、在占城之西北、北極出地十四五度、初、暹與羅斛、爲二國、羅斛併暹地、遂稱暹羅、南方諸國斜仔、六坤、宋腳等、爲屬國、暹羅城中、東南平衍、西北嶮循、分爲十二道、歲中稍三熱、春初種苗、後皆自生、夏收之、其味、春秋不及也、時氣不正、大概甚熱、亦忽冷、土壤汙濕、貴人樓居、藉藤席竹簟、起臥其上、而其死也、葬高阜、衆將、賤人裸體跣足、木棉蔽腰、伏俯蹲踞、見于尊者、其死也、寘海濱、而任鳥鳥之啄食、謂之鳥葬、男子剃除鬚髮、少留頂毛、戴金華冠、加瓔珞、婦女盤髻加飾、衆崇信浮屠、多僧尼、公私之事、委婦人、官附之職、錢貨之出納、男子承其指揮矣、國王獨與御象、庶人畜象、供耕耨任載之用、猶中國之牛馬也、土有麒麟、孔雀、犀、豹、香、蘇、紫檀、白檀、檳榔、椰子、又有白竹大拱者、比家用之、爲棟梁、麻麥不殖其地也、水多鱷魚、人質勁悍、好水戰、將帥者、聚人腦骨、裹鑄、名曰聖鐵、刀矢不能入也、削檳榔、作槍、用水牛革、爲牌、擁斧鉞、沉海、以毀裂剖腹、往往得克矣、皇師破明國也、暹羅遣人明國、請擁師直擣中國之巢、明人有是然之、薊遼督、陳其不可、乃已、慶長十一年、日本召其朝貢、乃來、六七月、乘便風、常來貢、

柬埔寨、或爲柬埔塞、或爲甘字智、或爲政浦只、或爲甘被牙、或爲淡甫寨、以邦音相通也、在暹羅之東南、北極出地可十度、國有文字、類回鶻、土人富饒、宮室壯麗、每歲、洪水來浸、是故、人恆樓居、使諸事、男女並椎髻、袒裼、以布繞

波羅多伽 或作波羅多伽兒

髮，貧人鬘體塗檳榔，手足塗紅藥，無貴賤，皆跣，俗奉佛教，諸寺悉瓦葢，無繪鼓嚨嚨，僧徒黃衣偏袒，食肉飲酒，衆忌汗穢，田園不用糞灌，赴廁輙浴，交接亦然，無浴室澡器，每家掘池，一日數浴，時候常熱，池水如湯，唯夜分微冷，日出乃溫，人多癩癩之疾，其死也，貧俗布掩委屍於郊野，禽獸食盡之，子弟相賀云，父兄死有餘福矣，若不食，則愁嘆云，餘罪未消也，莫有忌服，男子秃顱，女子剪髮，以爲孝矣，慶長六年，入貢虎象孔雀，後累貢獻，

太泥，在暹羅之南，國有糖蜜，胡椒，丁子，沈香，麝香，藤席，乾蝦之產，多鸚鵡孔雀，有異鳥，名厄慕，有翅翼，不克飛，其足如馬，疾走勝于馬矣，風俗鄙陋，婦女，累世王其國，戶位不替，政令三老秉焉，慶長四年，入貢，七年又貢，

波爾杜瓦爾，或爲佛朗牙，或爲波羅多伽矣，或爲羅鄙都家兒，以假音相近也，西距長碕萬餘里，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其人長壽，其土饒絲縷，產金銀，鉛鐵，瑪瑙，水晶，橙橘，葡萄酒，西域諸蕃所交會，國人歷按之，以捷識四方之事，國設二學校，日既物理，日哥應技，以撰舉賢良，由斯兵勢剛强，銃砲精研，大闢邊境，永正七年，脩好滿剌加，構居其城外，而舉兵攜其不豫，國王委都遁亡，杜瓦爾有其國，又與瓜哇，和蘭攻擊，而延礙場，天文中，佛來釋古者來貢

爲航，洋人入中國，蓋肇于此，然後，浙至，轉洄豐後肥前薩摩諸國，傳天主教，豐臣秀吉，不好邪教，驅斥洋人，洋人辭罪，請互市，聽之，竟歲入貢，

和蘭，或爲喎蘭，或爲荷蘭，或爲阿蘭陀，或爲法蘭得亞，或爲法蘭得斯，甚轉音云爾，又爲紅夷，又爲紅毛，在杜瓦爾之東北，北極出地五十餘度，地產金銀，銅鐵，珠玉，玻璃，磁石，其人長身高準，髮鬚皆赭，毯笠腰衣，狀貌儀容，體心思細巧，造大艦數十丈者，樹五桅設三層樓，役使烏鬼，往來萬里，轉販諸國，其造紬布，令機杼自織，不勞人手也，昔者，入爾馬尼亞人，爲天者，攻平其地，國號按苔非亞，是爲始祖，後數更國號，慶長五年，蘭人諳界浦，請貿易，聽之，轉到浦賀，犯法加罪，止留有年，十三年，蘭人來平戶，謝罪，十四年，入貢，翌年，又貢，而后，累貢不絕，

漢叉利亞或作漢叉 諳厄利亞或作諳厄利亞 伊伽羅諳羅或作伊伽羅 悉留蘭士或作悉留蘭土

英吉利，或爲英圭黎，或爲英機黎，或爲飛利須，或爲以幾黎須，或爲伊毛邏須，或爲漢，又利，亞，或爲諳，厄，利，亞，或爲伊伽羅諳羅，或爲以年計，貝武登，或爲悉留蘭士，皆借音通用，云爾，在和蘭之北，風俗相似，地產銅鐵，錫鉛，苧麻，莽根，烟草等，人好喫阿片烟，氣候融和，晴雨變，國域狹小，有長湖及三十洲嶼，國王居蘭頓，分三道，每夜邏卒轉行諸街，街張燈，殆無算，以防盜賊閒

嘉前一作理專　耶穌子或作耶穌了或作耶穌子

謀也，民口滋息，列肆昌熾，冠于西域諸番，其人赤毛碧眸，性質狡黠，勇悍，家畜牛豕，供饌種，少粒食，毛衣革履，以氈毯爲席，俗奉天主耶穌之法，究勘天文地理，好習水戰，造鐵艦，鍊火器，陵轢諸國，無不往矣，天正八年，始來平戶，相繼浙來，而傳法，煽惑愚民，大友義鎮，喜其法，此際杜瓦爾阿瑪港人，亦傳之，法教遍布衆海，浙漸東遷，及上國，荒木村重，高山長房等，亦嘉之，織田信長，信長設天主堂於安土，豐臣秀吉，禁其教，然長碕寫舍洋人，而唱邪說，如故，時長碕係大村嘉前之所管，而弗肯糾察，秀吉怒，取長碕，捕洋種，及弟子二十餘人，悉磔殺之，逐舶，禁攘容異種，頃之，禁紀稍弛，慶長五年，英蘭通來，賓界浦，耶穌子者，請通商，德川公召之江戶，賜俸米宅地，爾後洋人踵至，耶穌子，上書曰，洋人前次來入者，大率覦日本也，公則令海內撿察異域之來賓，一切逐擯之，我民溺于邪說者，喩之曰新矣，其不改者，輙處刑，十六年，公賜朱章，聽英人交貿，

續日本史卷之百大尾

明治十四年五月廿四日出版御届
同十五年八月　日出版
著述人　一色重熙
名古屋區南長島町十九番地
出版人　南喜山景雄
京橋區西紺屋町九番地

飯田忠彥修
男 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

二百九十一卷
全部百冊

飯田家藏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東京國文社鉛排本影印

野史序

野史二百九十一卷為余家舊臣飯田忠彥所修蓋源光圀所修大日本史絕筆於南北合

統忠彥有志于續撰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巨祠名刹之秘旁搜博採拮据四十餘年終克為茲編於是明德以降四百年之間

治亂成敗忠奸淑慝之跡歷歷如指掌其功韙矣自

王綱解紐史官之廢久矣光圀修之於前忠彥續之於後然光圀

以雄藩之資賴諸名儒之助為之忠彥則一介書生獨力辨之其勞不啻天淵焉光圀之書已經

奏覽賜以嘉名刊行布

世野史則成於幕府之時事多忌諱以故隱晦不行維新之初
朝廷置史官首徵茲編乃以一本
奏進辱蒙
褒賞賜金幣忠亮地下之喜可知也頃日男文亮為加訓點活刷公于世来謁序余舊誼不得辭為弁一言

明治十四年三月

陸軍大將二品大勳位熾仁親王撰并書




校刻野史序

紀元以降二千五百餘年其間行
事所載於史傳者僅有舊事紀古
事記及六國史而已欲觀其治亂
興廢之迹察正邪得失之分非稗
官野乘則家記私錄無由考信焉
及大日本史出大綱細目羅擧無

遺洵絕代之偉觀也但其述作至
後小松帝而止爾後五百年無復正
史爲可憾焉耳余嘗讀飯田子邦
所修野史立紀設傳擧明德至文
政凡四百二十餘年行事盡綱羅
之其間雖未免有考据不覈繁簡
失宜行文冗長澀晦而繼水史體

者獨有斯書也因欲上梓行之於
世而未得善本頃者請其男子華
欲得其家藏本參考之而子邦所
手輯罹元治甲子兵燹今坊間所
傳轉輾抄寫者而皆逸
仁孝天皇紀及文恭公傳葢當時幕
府之事多忌諱或避而刪之歟今

且據坊本脫者脫之闕者闕之如
其字句難解事實難明則就其引
書正之無者加案揭之欄外以俟
他日校訂其他一仍其舊不敢妄
改之因付諸聚珍版以備於修史
者藥籠中一味云

明治十四年四月

竹中邦香撰

野史序

天七地五邈矣悠哉自
人皇繼天立極以定
神器
聖子神孫永守其成萬世一統極天罔
墜猗歟盛矣哉古者國家置史官以
記政治得失如古事記六國史是也

逌至中葉史失其職間有偏記私史
之類然而統紀不一君子憾焉黄門
源義公深有慨於此迺開史館網羅
群籍聘召名士以作大日本史二百
五十卷始於
神武天皇元年絕筆於
後小松天皇明德三年蓋有深意存焉

此葢國史之集大成者而可謂炳煥與日星爭光也友人源子邦幼好典籍成童讀日本史而恐明德以還事迹之或湮晦因搜括實錄野紀家牒譜系凡可資採獲者幾乎二千餘部手自纂輯而一沿日本史體例記自明德至文政之間二十一世四百二

十餘年之事迹凡二百九十一卷名曰野史嘉永壬子五月始克成編葢用功三十八年其勤至矣嗚呼史豈易備乎哉先是天保癸巳奉時與子邦同在江戶談偶及史事子邦因出稿本示之其已編集者僅數十卷耳奉時慫慂曰劉勰有云史之爲任乃

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劉知幾亦有云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修史之難如此子其勉旃而來倏忽二十一年矣一日子邦來告曰野史幸克成編子實知予者請爲之序奉時受讀曰嗟呼子之業可謂

勤矣而編中繁簡或異詳畧難均者有矣文頗冗長語或鄙朴者有矣實爲可惜耳子若能更加删潤則可謂完書也子邦曰余性謭劣誅姦發潛之事非所肯任冗長鄙朴之誚固所不辭而余一生精力亦實盡於此書矣余之纂此者亦竊欲列四百二十

餘年事迹以資史官之採擇耳若夫删潤之則俟後人矣奉時曰善哉夫修史大業也古人論三長五難誠非易事故遷固之史不以一人而成在彼且然況乎於我修之難之更難也故日本史之修也以懿親之大藩而不愛金帛財物網羅群籍聘召名士

亦必須數十年而後成今子邦一介布衣亦能搜括遺書以續四百二十餘年之事迹而俟後人之删潤其功豈亦淺尠也哉謂之日本史之忠臣亦無不可焉因冠其語於簡端

嘉永六年癸丑春正月

華頂王府侍讀池內奉時撰

進野史牋

恭以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是以修文報德備武酬恩各盡其
職焉而已矣昔源准后著官志於關
城楠廷尉遺家訓於櫻井體雖各異
用自似同斗筲 小臣忠彥 誠恐誠惶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竊以爲
皇天眷命照臨下土自百世之後鑒百
世之前者莫著於史籍我
皇國開闢而來
大寶行仁慶雲呈祥宰輔應職海晏時
至廐王祖述佛敎憲法永傳王仁捧
獻聖經五常道存爾後古哲先賢紹

述歷史
朝廷有史局野有家乘可徵治亂興廢
者文之德也剗平寇賊姦宄者武之
力也 臣忠彥 受生於西陲長成於武
林弱冠辭弓馬把耒耜備嘗稼穡之
艱難未遑學辭章之彫飾然性有書
癖幽邃僻地史籍固乏孤陋管見賤

劣殊甚何圖夙奉 大王殿下之恩
眷辱列侍臣洪澤溢於胸襟明恩浹
於骨髓思所以報効其萬一幸浴昇
平之餘澤猥閱靑史之古籍流俗之
惛虛誣不寡 臣忠彥 固非其職然竊
其志雖恐僭踰之罪竊企編纂之業
殆三十餘年於此矣感

天恩之無疆歎時勢之循環治亂興廢
吉凶榮枯拾芥拔萃累篇成帙遙擬
司馬遷之發憤竊慕水府君之盛蹤
欽仰
皇上經天緯地之明德首述
帝王本紀伏載創業守成之洪勳次記
武將傳文臣奏補天浴日之功武臣

稱干城貔貅之績儒林競華袞之榮
和歌發心地之根孝子承菽水之歡
貞烈彰節行之異義勇有松柏之節
方技主岐黃之術或顯丹青之妙隱
逸遊俠姦叛逆繹各取事實殊載要
旨昭昭
皇化赳赳武威遙布數萬里之蠻夷終

立外國傳明德以還四百二十餘年
之事跡瞭如指掌竊欲使海內人民
知治亂興亡之所以然榮枯得失之
所以繫焉臣忠彥草茅愚夫叨弄禿
筆雖欲取人才不遺一善獨柰事實
泯滅而難嚴簡册浩繁而莫盡如臣
踈淺寧免漏逸雖殫淘汰之勞尚恐

紬繹之短焉然　大王殿下垂宥含
弘而照察臣繼志述事之誠意恭荷
殿下之啓發得塵乙夜之
清覽一部二百九十一卷永傳於無窮
以報
國恩積歲志願一旦獲伸則臣雖死永
不朽矣謹隨牋

上進以
聞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忠彦誠恐
誠惶謹言
嘉永四年六月　飯田忠彦上牋

野史自叙

嗟夫
神代邈矣史闕不傳逮
皇代僅有記錄史鏡十餘篇撰述各異
體裁亦殊其所傳者斷續不全未有
備歷代治亂者也而羅保元承久之
大變建武應仁之兵燹史籍散逸多

委灰燼遺傳者少今也泰平日久雖
有充棟之史策各私其所見或謂
神胤爲夷種或衒文華晦事實不爲無
憾矣余總丱讀司馬遷史記慨然竊
欽之迨成童讀西山君史記始識
天子以下迄外夷紀傳煥乎可以爲徵
獨惜止明德三年而不傳焉余雖非
其職大啓其志欲續之乃起筆於明
德而終於文政體例史記文依國書
已踰知命歲月之久稿萃成堆卒編
纂作册庶幾欲使世代興廢名言篤
行不泯滅余素野人雖陋學寡聞至
報國之微志則所不敢辭也

嘉永辛亥六月　飯田忠彦撰

野史　自叙　二

默叟飯田先生傳略

先生姓源諱忠彥字子邦初稱要人又刑部後改左馬考里見義十郎君諱秉門周防德山藩士也以寬政十一年已未十二月十八日生先生於德山先生幼岐嶷家藏菅相公畫像乳母每遇先生啼泣抱就像前卽止

五六歲時克描公像又寫蠅頭字隣里異焉既而義十郎君使先生從師受學聰明絕倫比十三四略通經史兼修武技鬱如成人爲藩侯近習文政元年戊寅有故致仕去遊河內八尾豪族飯田謙介君諱忠直大奇其爲人請以爲嗣因冒其氏先生益勉

讀書樓居不下者殆十年人呼曰二階先生二階邦言樓也嘗嘆曰我國中世而降武弁秉柄
朝廷史局遂廢是以系譜上自
皇家下至諸氏皆措而不問于今不之正則恐亂君臣之分乃考索諸史撰諸系圖八十卷以明

天潢源委諸氏流派傍逮漢土帝系又撰門跡傳黑御所傳等若干卷先生不以爲足更志於續修水藩大日本史拮据奔走蒐集實錄日記野乘隨筆二千餘部淘之汰之經三十八年而後始脫稿其書始于明德終于文政凡二十一世四百二十餘年爲卷

二百九十有一體例一沿大日本史命曰野史先生少時病羸冐義母憂之勸就攝養先生懼傷母氏心陽廢講讀然鉛槧之業未嘗一日怠懈痾亦得從瘳竟克以獨力成就此絕大著述是雖出於精力過人抑非具才學識焉能至此先生以文政六年始

赴關東天保五年西歸十一月釋褐於　有栖川王府居大阪邸十年冬我　中宮寺宮請以爲門客奉旨再赴關東一年所前後行役跋涉名山大澤搜訪巨刹秘閣之藏大廣見聞多獲材料云後辭　中宮寺宮再住大阪又轉入京　王府擢爲侍臣居

夷川邸先生自號夷濱釣叟廣與當時名士相結春日讃岐守梅田雲濱鵜飼吉左衛門藤田東湖大橋訥菴橋本左內等最友善者也沿迨安政年間幕政衰弛海內不靖先生痛論時事獲罪于幕府下獄於江戶鞫問不屈既而得釋歸屏居深草之里有

人問時事輙曰勿勞多言不若俟時因又號默叟萬延元年三月櫻田之變起事連於先生伏見尹拘之先生憤懣割肚而死時年六十三實文久元年五月二十七日也葬于京都河原街專修寺子院龍源寺法謚曰志信院默叟理現居士

皇室中興特憫其忠志以明治二年三月二十二日爲設祭於靈山尋徵其所修野史於家賜金五百圓先生無子養三重縣士永島三華第三子文彥爲嗣今官于司法省先生爲人淡雅眞率善國風觸事感情立得數首皆可誦鄕之伴林光平者亦同好之

士也當時輦轂下以是技鳴者頗流浮薄靡然成風光平將往正之先生使人諷曰光平年壯才銳都下葢無當其鋒者或恐自得之心生自得之心生則害於進步不若身安邊境以俟他日之大成也光平悟遂止識者以爲知言先生於余爲父執屢辱訓

誨其歿前數月余偶訪其廬談時事臨去先生拊余背曰天下將大亂

皇室中興其在於斯時歟若不幸遇奸雄如賴朝家康者復出則我黨宿志亦歸畫餅而已吾老矣子其勉旃其言悲壯慷慨今猶在耳而先生歿後二十餘年果有今日嗚乎志操學識

如先生者古今能有幾人也今玆辛巳野史鏤版將成文彥屬余作先生傳義不可辭乃紀其梗槪如此

明治十四年三月

大審院判事正五位北畠治房識

野史凡例

一歷年書太歲。以便檢閱。日辰甲子上書日。皆據前史。特太歲上年號每年。使易推算也。

一歷代多稱院。一准前史爲通例。但光格天皇非其例。

一史體。以歛璽所歸爲主。紀首不繫四時受禪之後。繫之即位之後。雖太歲四時重複必書之。

一母氏位號。爲親王。爲皇太子。前後兩書。着袴讀書加元服受禪讓位即位。其餘大抵從前史。

一攝政關白太政大臣去姓。攝關三公皇太子傅左右近衛大將。書例皆准前史。更加以准大臣。

一薨卒。凡百官身亡者。親王及三位以上曰薨。五位以上皇親曰卒。六位以下達於庶人曰死。婦人及僧亦準喪葬令書之。

一人臣贈官位不書。有故則書。

一朝廷年中行事。如四方拜小朝拜元會等節會。內侍所常例臨時御神樂。恒例御修法等。不差例者不書。有故則書。罷則書之。延而行之則不書。再舉則書。不詳事條者。一從本書。

一奉幣諸社。皆依前史。

一妃夫人。皆附后妃傳。不生皇子皇女者不書。特有故者載。

一皇子傳序篇目准前史。除爲帝者。摽數次不詳次序者。不在此限。

一皇子爲僧者。初爲親王而後爲僧者。稱入道親王。爲僧而後爲親王者。稱法親王。以別之。

一前史所根據。遮日本紀舊事紀古事紀。及國史等正史。不註所出。列傳以下每傳。皆註所出云。迄今述斯史。無正史之所徵。惟包攬明據。稽核至要。一事雖見數書。所准照不過二三部。省其繁也。

一天皇皇帝之稱。大事必書天皇。敘事臨文則書帝。

一准前史。

一紀首書某天皇諱某。某帝之子或弟也。至敘事書帝。立爲太子以後。稱皇太子。皆從前史。

一即位後遣使。其餘發使。常典則不書。異則書。

一天皇始臨朝皆書。以正禮典。

一天皇在位擧動詔敕。異於常典則書。讓位後皆載紀末而不日。落飾遊幸皆然。年月係後紀者。各亦係日。敘事擧動。有不得拘於不日之例。

一天皇崩。每七日誦經追薦爲常典。故不書。從小祥

而後。勅會行之者皆書。
一皇后門院皇太后。皆書崩葬。當時未爲皇后。而追尊爲皇后者。亦同書法于前史。
一皇太子納妃書。准前史。
一皇子諸王。爲親王。薨。並書品官。親王薙髮入道者。皆省而不書。
一皇太子傳則書。至罷薨亦書。羣臣納言以下。補任薨卒不書。
一朝章大典。有故罷廢者皆書。復擧亦書。替爲恒典者書其事。以視爲永式。

一赦。大赦非常赦。載舊史者書。賚物錫爵異常例者皆書。
一災異大小。罹宮殿門墻者皆書。五畿七道災變。大者皆書。小者不書。
一火災。官府宮門。雖小必書。諸國社寺。大者書。城寨亦書。
一神社佛寺興造。事出於官則書。雖不詳事條。大社巨刹皆書。
一歌合舞樂申樂等。有中外差別。中則不書。外則書之。

一伊勢兩大神宮春日社若宮賀茂下上兩社。造替正遷宮。有定額故書。中興而後。每造營不書。
一大祓淸祓恒例皆不書。
一石淸水賀茂臨時祭書。復擧而後不書。
一延曆寺三大會。興福寺維摩會。慶元以後無斷絕。故不書。有故則必書。
一火災。不載地名者皆京師。有故者特書。
一朝廷世職文臣。本紀各書姓。列傳書稱。皆以便撿閱。武弁將校以下士庶人。悉冠稱呼。不詳悉者。或係以其地名。

一前史立將軍傳及其家族家臣傳。自鎌倉創霸府而後。天下大勢一變。殊立武家法令。今更分流文武。曰文臣。曰武臣。所以分官家武家也。
一擬前史。更立公族傳。
一列傳。凡推次第載之。文臣以下。大概推年紀載之。雖然各家子孫。有事可傳者。則皆從父祖載之。欲令讀者莫混支流也。或改族稱者。多從其後稱。又子弟稱他族者亦附之。雖他姓臣屬者准之。
一人臣剃髮入道稱法名者。雖流弊之俗。世皆聞做知之。姑從世俗之所傳。書法名而畧其名。如武田

信玄。上杉謙信者是也。
一百官職員。諸國守護。古來朝廷之所任。元弘建武之後。任職違法。羣國僭上。慣以爲常。迄今武官皆爲員外。故國守以下。係多用稱字。
一本朝本無侯爵。今時諸州大名及小名。群列儀似准侯爵之例。國主館主。或某侯等。因文勢書侯字。與大名無異。
一諸國城寨。城乃載曰城。寨今俗所謂館。或陣屋是也。載用砦壘等字。意乃一也。
一本朝古來定姓氏之例。瓜蔓緜緜。本支混亂。頗以

苗字。苗字之稱乃俗言。故代以族字。
一猶子。前史未論之。非讓其家者。又非爲養子者。義如文字。然困學記聞云。劉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爲猶子。與皇朝之所稱義殊矣。
一人名具載之。如不詳名者。姑書俗稱。皇朝俗呼有某左衛門某兵衛。中古人呼下畧。今從之。其初見皆具書。至數次者。多下畧書之。厭冗長也。
一群國地。多除國名郡名。單書地名。皆厭煩繁耳。
一參內者。參內裏之下畧。院參者。參院御所之畧語也。中古以來。上皇所居。總稱院。與中古以前亦

異矣。莫與寺院之院混焉。
一幕府諸職員。曰管領。曰執事。曰大老。曰老中。曰所司代。進退黜陟皆書。下如代官番頭目附等。雖不雅字。叵妄改之。故具從今日所唱書之。今時有御側御用取次者。以申次字代之。
一壁書臨時德政等文字。皇朝之通稱。故不私改之。
一書人俗稱曰字。據月輪殿下兼實公玉海之文。自與外國稱字者異也。雖然古來業儒者稱字。偏與外國之制不異。今通稱字者。自異于此。
一國語不可翻譯者直書之。如骨折煉雲雀是也。

一皇朝刑罪之號。有閉門遠慮逼塞等字。亦不可改書。故直載之。
一前史外國通聘投化皆書。商船不書。有大處分則書。又外國使其來書。其去不書。有事故書。賜物書。中古以來。國制與上古不相同。故今更書與皇朝通商者。或聘問者。皆載外國傳。
一雖大臣名族。無事可傳者不立傳。而附其父祖。或支族孝友義烈方技隱逸任俠之類。雖微殊各立傳。年次叵辨者。大概列序次耳。
一亂臣賊子。中古以來各家亦多。雖然一邦域之中。

而非征討使所誅罰者不立傳。唯如九戶政實。雖爲南部氏屬下之亂臣也。關白秀吉公下命遣征師伐平之。故特立叛臣傳。

一前史不立釋氏傳。今具載之。則實雖汗牛亦猶有餘矣。聊以有所志。採摭其卓絕者。一二殊立傳。稱役氏者。前史無所載。其始祖役小角剏建之。支流亦分在。姑准釋氏之例。係役字以分其派。

一外國往來書翰。唯書其一二。視體裁耳。但有異事者。具載之。

一外國紀年。大率書干支及我曆號。雖然外國有無

年號者。書其國事者。或省繁煩。從支那年號。或彼紀年者。亦間有之也。

野史凡例終

野史引書用目

神器授受正統
天祚禮祀職掌錄
皇胤紹運錄
皇胤紹運續錄
一本皇胤紹運錄
帝王系圖
近代帝王系圖
帝王畧記

續神皇正統記
南朝紹運圖
皇記
皇代紀事
皇代紀事附錄
皇代譜
後光明天皇外記
女后女字抄
女院記
天子冠禮部類記總錄

永德御讓位記
永和大嘗會記
永享大嘗會記
寬永御卽位記
大嘗會延引勘例
管見記　天皇元服部類
椿葉記
院號定部類記
親王系圖
親王家譜

王代記
北山亭行幸記
室町亭行幸記
聚樂亭行幸記
應永二十一年御幸記
永享九年行幸記
二條行幸記
修學院御幸宸記
文政修學院御幸記
王代式

永享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行幸記
後水尾院當時年中行事
前王陵廟記
山霞
菅原和長明應凶事記
菅原和長雲井御法繼書
與路津乃御法
魚山乃御法
後光嚴院三十三回聖忌記
後土御門院十三回聖忌記

陽祿門院三十三回忌記
藤原雅緣昇遐記
後小松院崩御記
後奈良院御拾骨記
延德御八講記
後花園院消息
東叡山門主法親王根元記
解脫院一品親王御傳記畧
一品尊敬親王御傳記
仁和寺御傳

鏡一本作錄

仁和寺諸院家記
一休年譜行實
東海一休和尙年譜
神明鏡
二十二社註式
石淸水放生會記
神社考
神社啓蒙
神祇拾遺
藤澤山宇賀神緣起

二宮銘論記
熱田神社問答雜錄
太宰府天滿宮故實
伊勢內宮外宮兵亂記
王代一覽
續王代一覽
一本續王代一覽
皇年代畧記
皇年代畧記首書
如是院年代記

雲井下恐脫御法二字

地下女房
天台座主記
天台山座主略記
足利家官位記
花營三代記
鹿苑院殿御元服記
普光院殿御元服記
光源院殿御元服記
普光院殿任大臣節會女房
普光院殿左大臣御拜賀記

正保二年御元服記
鹿苑院殿薨逝記
鹿苑院殿追善記
悼鹿苑院殿記
將軍義熙薨逝記
萬松院殿穴太記
總見院殿追善記
豐臣太閤御葬式帳
東照權現御遷座之記
鎌倉大草紙

八幡社參記
八幡宮御社參記
春日社參記
富士紀行
覽富士記
富士御覽日記
富士歷覽記
享德御鞠記
長享元年常德院殿江州御動座當時在陣衆着到
飯尾宅御成記

畠山亭御成記
伊勢守貞忠亭御成記
三好筑前守義長亭御成記
文祿三年御成記
文祿四年御成記
殿中申次記
御隨身三上記
御亭始記
長祿二年以來申次記
室町年中行事

明德記
應永記
嘉吉記
文正記
永享記
應仁記
文祿記
天正記
慶長記
長祿記

慶元記
寬永記
應仁略記
應仁別記
重編應仁記
室町殿日記
齋藤親基日記
御産所日記
祇園修行日記
梵舜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增補追加
安土日記
寬永日記
親元日記
多門院日記
正廣日記
寬明日記
元寬日記
御選大坂日記

御選大坂日記附錄
鎌倉大日記
西征日記
山本日記
關原首御實檢之記
仕丁記
天和記
信長記
太閤記
德川記

宗淵記
大內記
宗長記
貴久記
江濃記
家忠記
元親記
清正記
創業記
創業記考異

夏目記
金鑰記
參遠記
氏鄉記
成寶記
豫章記
九州記
西遊記
並合記
諫懲記

嵯峨記
夢想記
故諺記
兼山記
木造記
豐西記
大坂記
遠山記
底倉記
太平記

勝山記
管領記
村翁記
別所記
盛正記
忠眞記
賤嵩記
高橋記
立花記
豆相記

河越記
深谷記
江北記
羽尾記
依田記
富樫記
伊亂記
末森記
松島記
赤松記

松蔭記
上月記
殘櫻記
四戰記聞
關原軍記
蒲生軍記
織田軍記
難波軍記
難波軍記附錄
難波戰記
越州軍記
三木戰記
元就軍記
伊勢軍記
大和軍記
石田軍記
會津軍記
東源軍記
勢陽軍記
印本勢陽軍記

眞田軍記
四國軍記
宗像軍記
嘉吉軍記
堂洞軍記
濃陽戰記
明智軍記
房總軍記
肥陽軍記
小松軍記

荒山合戰記
清須合戰記
名古屋合戰記
遠州味方原合戰記
奧羽永慶軍記
高野山燒失記
天下南禪寺記
洛陽般舟三昧院記
房州白濱杖珠院舊記
南禪寺記註

足利季世記
毛利舊記
阿州將裔記
伊勢舊記
毛利家記
溫故私記
寺社雜事記
快元僧都記
伊東法師記
毛利傳記

龍造寺記
佐野宗綱記
宇佐美定祐記
夏目定房記
大村家記
文明十一年記
三好家成立記
三好別記
日光御社參記
享保日光御社參記

太閤續記
太內家記
大內家守護代記
波多野家記
家中竹馬記
萬壽禪寺記
攝津國多田院記
南都東大寺大佛記
細川賴之記
三塔巡禮記

石山月見記
唐碕松記
高野参詣日記
吉野詣記
玄旨九州道記
長嘯九州道記
鹿苑院殿嚴島詣記
筑紫道記
中興源記
關難間記

明政間記
武德大成記
細川大心院記
小田原記
桑名雜記
蘆名家記
片桐家記
秀賴事記
渡邊勘兵衛記
太田道灌自記

藤堂家古老筆記
立齋舊聞記
井伊家秘記
慶長年中記
御乘馬始記
北野大茶湯記
富士見道記
廻國雜記
熊野遊記
稱名院右府七十賀記

東國陣道記
伊賀名所記
多賀谷記
大坂始末記
菊池佐佐軍記
納旗山見性寺傳記
紀伊國造家舊記
布帛襍記
武功雜記
折燒柴記

中國治亂記
相州兵亂記
加越闘爭記
越後騷動記
類聚武家盛衰記
中興武家盛衰記
最上陣寶記
陰德太平記
後太平記
後太平記評判

南朝太平記
中國太平記
殘太平記
北國太平記
新篇東國太平記
難太平記
朝鮮太平記
國朝記
某氏筆記
鎌倉管領九代記

朝井三代記
眞田三代記
秀吉三代記
北條五代記
陸奧九家世記
兼貞齋筆記
弘賢筆記
閑際筆記
姬路城主歷代記
若狹守護代年數舊記

若狹國稅所今富名領主次第
若狹國守護職次第
東大寺別當次第
御評定着坐次第
龜田大隅柏野江合戰之次第
若狹國佐柿國吉籠城次第
諸家傳
柳營婦女傳
和州諸將軍傳
禪林七絕海傳

東照宮御年譜
本多家譜
吉良家譜
前田家譜
石川家譜
小笠原家譜
最上家譜
伊達家譜
島津家譜
蒲生家譜

木下家譜
藩翰譜
續藩翰譜
藩翰譜備考系圖
城主譜
中川系譜
六鄉家譜
西尾系譜
柳營譜畧
蜂須賀系圖家譜

狩野五家譜
沼田家譜
西塔各坊世譜
東塔各坊世譜
仁賀保家譜
大道寺家譜
蘆野家譜
鳥居中興譜
菅氏世譜
岡野家譜

三楠實錄
舊章錄
國史實錄
駿府政事錄
謚家手錄
武林隱見錄
君臣言行錄
明君享保錄
公實嚴秘錄
德川武顯錄

大君言行錄
武家深秘錄
武林大秘錄
士林禁秘錄、
奧陽軍秘錄
紀侯言行錄
立花戰功錄
立花事實錄
烈士報讐錄
赤穗義人錄

諌諍錄
祭名錄
諸役人前錄
白川躬行錄
天元實記前錄
東武實錄
武家秘錄
松窓漫錄
萬天實錄
思齋漫錄

書諸目錄外錄
臥雲日件
南山巡狩錄
和漢辨會錄
神戸錄
本佐錄
仰景錄
古戰錄
讀諸錄
三省錄

雜錄
感入錄
盍簪錄
戰死錄
近代實錄
了翁禪師記年錄
杏林內省錄
結毦錄
日本史
逸史

遯史
讀史餘論
某氏記典
諷諭願文草案
砂玉和歌集
後水尾院御製和歌集
孝範集
常緣集
爲和集
慕京集

草根集
京花集
東海瓊華集
東海一漚集
湘山星移集
禪林集畧
落穗集
本多正信集
岩淵夜話集
岩淵夜話別集

武功吟味集
茶道應宜集
紹述文集
周南文集
明霞文集
惺窩文集
羅山文集
臨川全集
秦山集
李花集

武德編年集成
甲斐潮水見聞集
薩州舊傳集
新著聞集
松坂雜集
鐙銘集
日工集
風也集
利光編集
諸寺公帖

花押藪
玉露叢
武陰談叢
芝山遺文
白石遺文
北畠物語
大內物語
義光物語
淺井物語
古戰場物語

武家物語
松平物語
參河物語
大久保彥左衛門物語
朝鮮物語
武者物語抄
十河物語
莊內物語
故鄉物語
遺老物語

三季物語
沼田物語
長元物語
丹州三家物語
結城戰場物語
桑島若狹大坂物語
昔物語
翁物語
十時相撲物語
宇都宮國綱朝鮮歸陣物語

老師物語
嚴屋物語
今市物語
松田元心物語
會津陣物語
自樂軒物語
三日抄
拾芥抄
年立抄
竹馬抄

體源抄
代始和抄
醍醐枝葉抄
年代和歌抄
有斐錄抄
源氏系圖
藤原氏系圖
古本藤原氏系圖
山口系圖
清原累系

菅原系圖
上杉系圖
細川系圖
清原系異本
平氏系圖
伊勢系圖
宗系圖
松平系圖
一本松平系圖
異本松平系圖

朽木系圖
狩野系圖
相馬系圖
水野系圖
喜連川系圖
新編纂圖
伊東系圖
有馬系圖
松浦系圖
秋月系圖

相良系圖
大內系圖
伊勢系圖
北條家系
武田源氏一流系圖
斯波系圖
新井家系
由良系圖
飯田系圖
里見系圖

梅華無盡藏
毛利家捺子
安西軍策
官軍秘策
和漢合運
和漢合符
和漢年契
樵談治要
温故知要
大岡政要

知時政要
寶永新令
雨夜燈
窓乃口號
草茅危言
君則
拾遺和漢名數
塩尻
逆衣
小島乃口號

山門法名豪宜
道行布梨
明貝洪範
異說區
山鹿語類
浦乃錦
房總志科
丹波風土記
雲遊文蔚
參河雀

碕陽拾芥
長碕寶記大成
關原正僞
島原秘翰
東遷基業
三內口
東路乃產
水蛙眼目
慶長野聞
二葉松

机塵
驛路鈴
見聞雜書
大和事始
洛陽大火行
清水長左衛門宗治由來
慶長五年人數記
東照宮御遺誡
東照宮御遺訓附錄
鳥居元忠自伏見城註進並息忠政へ遺誡

明君文武蹟
豐鑑
甲陽軍鑑
慶元通鑑
萬代江鑑
播磨鑑
柳營秘鑑
拾遺柳營秘鑑
江家秘鑑
享保通鑑

水月名鑑
東國通鑑
壤鑑
比賣鑑
東源武鑑後錄
元錄以來武鑑
上杉家說
鳩巢小說
高野山成慶院說
參州大濱稱名寺說

龜田傳說
西島氏說
新宮家傳說
宇喜多傳
大橋家傳
服部家傳
岡本家傳
村上家傳
長野家傳
川北家傳

川村家傳
上林家傳
革島家傳
加納家傳
忠婦富士傳
岡野家説
宇都宮家説
武具要説
公名記
勢州兵亂之事

長久手合戰之事
長久手合戰或説
越國內輪弓矢
醍醐寺應永十三年曆裏書
加藤清正掟書
黑田長政遺書
紀侯大坂御陣之一卷書上寫
田中氏與某氏書
豐太閤大坂城中壁書
朝鮮征伐之時豐太閤賜女房書

武邊咄聞書
細川幽齋覺書
細川幽齋丹後田邊籠城覺書
吉川氏覺書
加藤宗月覺書
勢州吉田鄉民覺書
毛利家判斷書
小早川隆景朝鮮都合戰聞書
土岐家聞書
福富覺書

紀州藩士四家書上寫
土屋忠兵衛覺書
佐竹士梅津憲忠大坂冬陣覺書
余吾莊合戰覺書
藤堂家覺書
藤堂高虎贈子息覺書
石谷士人覺書
横田覺書
保科賴母祖父以來留書寫
西岡孝子行狀聞書

八尾若江合戰聞書
大坂冬夏聞書
九鬼守隆働拔書
九鬼家大坂冬夏覺書
松平忠明書上
本多越前守書上
水野日向守覺書
水野左近一代武功覺書
有吉家代代覺書
請創建國學校上書

豐前覺書
長澤聞書
淺利聞書
岡田竹右衛門覺書
堀內傳右衛門重勝覺書
關城書
秀吉公賜織田長臣書
豐臣太閤御事書
向家舊書
高忠聞書

岩田平七武邊聞書
大高忠雄寄母書
甘雨亭叢書
白川古文書
佐野十兵衛覺書論
關氏先祖由緒
侍所沙汰篇
喫茶指掌編
翹楚篇
中原高忠軍陣聞書

武藏野紀行
蒲生氏鄉紀行
平安紀行
鎌倉紀行
北國紀行
善光寺紀行
東野州消息
東素山消息
柯山隨筆
淡島隨筆

芝屋隨筆
萩原隨筆
石鹿隨筆
醍醐隨筆
尙齋隨筆
二州隨筆
藝海涉筆
梧窓漫筆
諸家人物志
關原大條志

泉志
雍州府志
常陸國志
駿河府志
甲斐國志
豐後國志
南留遍志
古今人物志
豐前古城志
富嶽焦志

大三河志
三國志
奥羽觀蹟聞老志
背書國志
吉蘇志畧
志陽畧誌
桑名郡賦
鈴鹿郡賦
伊達氏語談
武野燭談

北越軍談
北窓瑣談
常山記談
神境記談
川岡雜談
唐澤軍談
諸士軍談
下學老談
草廬筆談
虎敦雜談

松陰私語
並河寒泉賦古詩註
假名世說
年山打聞
延曆寺御朱印寫
白櫻便覽
古曆便覽
三國通覽
皇和通曆
續長曆抄出

熱田大宮司七月二十五日古狀
榊原康政從小田原陣中贈加藤清正狀
菊池武朝申狀
上杉輝虎申狀
蒲生氏鄉申狀
沙彌洞然長狀
反町大膳訴狀
阿蘇大宮司惟澄申狀
井伊家士岡本半助告大坂落城狀
權中納言秀康卿行狀

松平忠明行狀
中邨惕齋行狀
契沖阿闍梨行狀
荒木素白行狀
室鳩巢行狀
大坂陣首帳
大坂兩陣供奉帳
淺野長直大坂陣首帳
永享以來御番帳
塔寺村八幡長帳

永祿六年諸役人附
諸役人帳
小幡牛一事歷
常州黑子千妙寺列祖譜
東叡山子院歷代主僧記
信松院百會回場記
陶弘盛肖像贊
小郡妙堪寺緣起
大原山緣起
東叡山慈眼大師緣起

紀州九度山邑法羅陀山善稱名院碑
上野沼田平公祠碑文
京師三條瑞泉寺碑銘
洛東善正寺墓銘
京師誓願寺墓銘
京師誠心院墓銘
平等院上林政重碑銘
孝女於以麻碑銘
相州鎌倉松岡東慶寺過去帳
常州茨城郡六段田村六地藏寺過去帳

常州田島村傳燈山和光院過去帳
常州水戸清巖寺過去帳
駿州臨濟寺過去帳
房州白濱杖珠院過去帳
常州牛久本土寺過去帳
糺河原勸進猿樂日記
粟田口猿樂記
倭樂傳記
貫香錄
善隣國寶記

環海異聞
蝦夷記
蝦夷亂記事
異稱日本傳
華夷變態
中山聘使畧
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圖
萬國新話
續萬國新話
臺灣鄭氏記事

外國書翰
外蕃通書
隣交徵書
唐土皇輿全圖
紅毛雜話
采覽異言
增譯采覽異言
華夷通商考
呂宋國漂流記
西域聞見錄

坤輿圖織補
從信錄
元史
明史
東都事畧
漂海錄
職方外記
西洋雜記
五倫書
明世法錄
大明一統志
武備志
蒼霞草
獻徵錄
圖書錄
資治通鑑
明政統宗
明評斷實記
平壌錄
閫書

懲忠錄
慕齋詩集
三朝實錄

通計一千一百四十部

野史引書用目終

野史總目卷上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卷二十三

列傳第二

后妃二

卷二十四

列傳第三

后妃三

典侍藤原經子
掌侍藤原婧子
卷二十五
列傳第四
皇子一
後小松帝二皇子
皇子
僧宗純
後土御門帝四皇子
尊敦親王

仁悟法親王
皇子
皇子
後柏原帝五皇子
皇子
覺道法親王
淸彥親王
僧道喜
彥胤法親王
後奈良帝一皇子

覺恕法親王
正親町帝一皇子
陽光院　空性法親王　興意法親王　良恕法親王
後陽成帝十二皇子
良仁親王
承快入道親王
近衛信尋
毎敦親王
常嘉親王
好仁親王

直輔親王
一條昭良
庶愛親王
道晃法親王
道周法親王
幸勝親王
卷二十六
列傳第五
皇子二
後水尾帝十二皇子

高仁親王
皇子
幸教親王
周敦親王
眞敦親王
定敏親王
穩仁親王
良賢親王
嘉遐親王
常賢親王

周賢親王
常尹親王
後西院帝十一皇子
長仁親王
幸仁親王
貴平親王
幸嘉親王
幸智親王
秀憲親王
宗範親王

尙仁親王
昌隆親王
皇子
勝明親王
靈元帝十七皇子
寛清親王
師永親王
皇子
周慶親王
皇子

文仁親王
皇子
皇子
寛敦親王
皇子
皇子
庶賢親王
皇子
皇子
職仁親王

卷八十三

押小路實岑
風早公雄

野史總目卷上終

野史總目卷中

飯田忠彥修
男　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校

村越直吉
川村瑞軒

卷二百五十
列傳第二百二十九
武臣一百五十八
柳澤吉保
田沼意次

野史總目卷中終

野史總目卷下

飯田忠彥修
男　田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校

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第二百四十一

卷二百六十三

列傳二百四十二

卷二百六十四
列傳第二百四十三
孝子三

卷二百七十

列傳第二百四十九

貞烈三

卷二百七十一

列傳第二百五十

方技一

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第二百五十四

任俠

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第二百五十五

姦臣

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第二百五十六

叛臣

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第二百五十七

本紀二十一卷

列傳二百七十卷

共二百九十一篇

野史總目卷下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15
SS号=14664015